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سلسلة كتاب قديم قومية هوى في الصين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中　卷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中　卷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丁毅民

主　　编　杨怀中

副 主 编　余振贵　刘景隆

编　　委（按姓氏笔划）

丁　力　马塞北

刘景隆　余振贵

杨怀中　杨继国

纳国昌

目　　录

仁宗嘉庆皇帝实录 …… （1）

宣宗道光皇帝实录 …… （63）

文宗咸丰皇帝实录 …… (711)

仁宗嘉庆皇帝实录

嘉庆二年三月己未（1797.4.15）

谕内阁：喀申和卓前因捏病，仅予罚俸，乃至今并未当差，昨特遣乌尔图纳逊、阿兰保传唤喀申和卓，仍称未愈不到。因将喀申和卓革去公爵、侍卫，仍遣乌尔图纳逊、阿兰保锁拿来园，交御前大臣等严讯。一介回奴如此荒唐，若不重加惩治，何以警众？著将喀申和卓重责二十板，拿交刑部牢固监禁。乌尔图纳逊乃尚书都统，阿兰保乃副都统，俱系御前乾清门行走大员，令伊等往唤喀申和卓，乃任其抗拒不到，殊属无能。设令伊等赴军营拿贼，岂有如此空回之理？看来伊二人前在军营亦不过如此塞责，未必实力奋勉。乌尔图纳逊著革去尚书都统，降补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同齐里克齐出牧。阿兰保著革去副都统，作为头等侍卫仍在御前行走，以观后效。

（卷15　7页）

嘉庆二年三月壬戌（1797.4.18）

谕内阁：近因喀申和卓捏病不肯当差，是以革去公爵，交刑部监禁。伊之公爵并非军功所得，核其罪，原应削夺，但念伊父伊叔自投诚以来奋勉行走，著加恩将伊镇国公爵作为辅国公，令伊从弟巴巴克和卓承袭，以示朕矜恤回奴至意。寻命将喀申和卓释放，交该旗管束，不许滋事。

（卷15　9—10页）

嘉庆二年五月乙丑（1797.6.20）

谕内阁：前因陆有仁将撒拉尔回兵暂停循化，以致迟误军行，当经降旨将陆有仁交部严加议处。汉中一带兵力稍单，是以檄调此项回兵，乃教匪窜至汉阴而回兵尚在循化，且经宜绵连札屡催，此时尚无入陕之信。是陆有仁从前遇事张皇，假称自愿带兵前赴陕境，一经降旨申饬，正称其不欲向前之心，于檄调应援之兵亦竟屡催罔应，迟误军情，较永保之漫无调度者尤为过之。不必更俟部议，陆有仁即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至四川军需事务，有该省司道董率办理，且宜绵现在川境带兵，所有总督事务即著宜绵就近兼办，英善即驰驿前赴甘肃。新任藩司杨揆现在川省，未即赴甘，英善著仍以刑部侍郎兼摄藩篆，并代理总督事务。

（卷17 15—16页）

嘉庆二年闰六月癸丑（1797.8.7）

谕军机大臣等：据丰绅殷德审讯额勒春等供词内，商民恭格即张云上年曾赴乌梁海贸易等语。西北两路将军、大臣官兵所在之处向不禁民贸易，然内地之民与外夷交易，皆系外夷来至内地置买，并无内地民人越境任意前往之例。即如恰克图与俄罗斯交易，伊犁等处与哈萨克、布鲁特等交易，喀什噶尔、叶尔羌等与安集延等回夷交易，皆系来至内地，方准与商民交易。乌梁海在卡伦外，商民恭格任意前往，皆由将军、大臣等素不留心之故。若不禁止愚民惟利是图，久之，恰克图商民直赴俄罗斯，伊犁等处商民直赴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等处，倘滋生事端，尤属非是。著通行饬交西北两路各城办事之将军、大臣等留心查察。嗣后，总俟该夷来内地方准交易，不得仍如恭格任意越卡妄为。著永远为例，附入交代，俾各通行。如再有似此者，必将该将军、大臣等从重治罪。将此传谕知之。

（卷19 12—13页）

嘉庆二年七月己卯（1797.9.2）

谕内阁：据长麟等奏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因仓贮无多，请动用库存银两、普尔钱买粮一万石存贮等语。回部地方种地不专赖雨水，是以数年来并无旱潦之灾。今请存贮粮石以备荒年，尚属可行。但二年之间若即采买万石，则恐粮价转昂。著长麟等分作三年陆续采买，务须留心妥办，毋致所属之人侵渔扰累贫回。

（卷20 10—11页）

嘉庆二年八月丁未（1797.9.30）

谕内阁：前因陆有仁停调撒拉尔回兵一事办理错谬，几致贻误，是以将该员革职解京审讯，并令宜绵、秦承恩据实查奏。续据宜绵等先后奏到"陆有仁因拘泥候旨，于四月二十五日檄令回兵暂停候信，旋于五月初一日接到秦承恩知会，即饬令回兵克日起程，由小路兼程前进"等语。今据委员将陆有仁解到，经军机大臣严讯，所供情节与宜绵等所奏尚属符合。而检查柯藩奏报之折，此项回兵由白马关兼程前进，俱全数赶赴西乡，经柯藩带领剿贼，亦有案据。是此次所调回兵虽经陆有仁停调于前，一得秦承恩知会即催令兼程前进，仅迟五日，且俱已赶赴西乡，经柯藩带领剿贼，不致终于迟误，其罪尚属可原。陆有仁著加恩免其治罪，即发往四川军营交与宜绵，令在军需局效力赎罪。

（卷21 5—6页）

又谕：长麟等奏据提伊特部落布鲁特报称，萨木萨克、鄂布拉散约会喀尔提锦部落布鲁特等率兵前赴喀什噶尔，现差弁兵前赴喀尔提锦之卡伦安放地雷，并探明鄂布拉散由何路前来，已调各路满汉官兵、回兵备用等语。办理未免张皇。萨木萨克逋窜多年，穷蹙无依，今有此举，或系伊等散布谣言

哄诱回众，趁机抢掠。正在降旨谕知，又递到长麟等奏报萨木萨克尚无确信及喀什噶尔回民安静情形一折。据折内称，授意官兵等令其故作声扬，诈称已调兵二万余名，俾知悚惕。长麟所见大错。喀什噶尔闻有萨木萨克前来之信，正当加之镇抚，使之毫无疑惧，乃令闻而惊悚，是欲安其反侧，转生愚众猜疑。况新调各处兵丁回众等皆所闻知，又安用此虚声恫喝之言？此奏殊不晓事。总之，所调官兵只须在卡伦防堵，不必远出剿杀。将此谕令知之。

（卷21 7—8页）

嘉庆二年八月癸亥（1797.10.16）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麟等奏探明萨木萨克确系被纳尔巴图截回各缘由一折，此事只系鄂布拉散藉萨木萨克名目哄诱回众希图抢掠，以为报复之计，果不出朕所料。至纳尔巴图虽情愿派兵截拿，亦因长麟等所办涉于张大，藉此见好。果系真心出力，则纳尔巴图有兵三万，何难将萨木萨克等即行拿获？但既恳为天朝出力，自应加奖。已另颁敕谕赏给贝勒衔，并赏宝石顶、三眼花翎、珊瑚朝珠、蟒锦闪缎等件俾知感激。其出力之布鲁特回子等亦照所请加恩。至喀什噶尔业经宁谧，不特伊犁官兵应停，即叶尔羌、乌什之兵亦何须再留？长麟等惟当安抚回民及众布鲁特等照常安业，绥靖边疆。将此谕令知之。

（卷21 13—14页）

嘉庆二年十一月癸酉（1797.12.25）

恒瑞等奏报渡江截剿窜匪。得旨：奖赉。赏佐领佛尔庆额、云骑尉安庆巴图鲁名号，土都司韩光泽花翎，千总李兴政等蓝翎，撒拉尔回兵一月口粮。

（卷24 5页）

嘉庆二年十一月庚辰（1798.1.1）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麟奏那尔巴图前因截回萨木萨克，蒙赏贝勒衔并颁给敕书、宝石顶、三眼花翎，但那尔巴图自称阿浑，按回子经典即不得承受官职，可否无庸发给敕书、翎顶等语。前次那尔巴图派兵截拿萨木萨克未必出于诚心，特以其情词恭顺，恳请为天朝出力，是以加之奖赏。今长麟等以不应承受官职，已令军机大臣将敕谕另行改拟，长麟等接奉后，即可将朝珠、蟒缎等物赏给，俾知欣感。但此事据长麟等称"不惟未使霍罕来使闻知，即伊斯堪达尔亦未令知悉"等语，所见非是。伊斯堪达尔系回子旧仆，与内地臣民无异，长麟等与之同事，此等事件理宜会商具奏，今乃不令与闻，转似待伊疏远，殊失朕一视同仁之意。长麟、策拔克俱著传旨严行申饬，并著长麟等告知伊斯堪达尔"此次奏折系属汉字，是以未与会衔，今特蒙指示将我等申饬，谕令嗣后办事务须公同商榷，共矢寅恭，"谅伊斯堪达尔自必倍加感激，遇事奋勉也。至折内所称"那尔巴图锁禁鄂布拉散，并未杀戮"之处，原可毋庸究诘。又，那尔巴图禀称萨木萨克、玉素普现已不在鄂罗退帕居住，或逃往伊妻父所住之西牙尔萨布斯地方等语。此等言词原不足深信。萨木萨克既已穷蹙远窜，谅不敢复行滋事也。将此各传谕知之。

敕谕霍罕伯克那尔巴图：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奏尔一闻萨木萨克等有欲来滋扰喀什噶尔之信，即带兵前往堵擒，又遣尔子迈玛迪敏往拿萨木萨克之子玉素普等语。从前尔祖额尔德尼比在时，诸事恭顺，曾受恩眷。尔承袭后，能继尔祖恭顺之忱，朕深嘉悦。今又能带兵协剿萨木萨克，尤为可嘉。朕意欲赏尔职衔以示鼓励，但闻尔已为阿浑，尔等回教，凡阿浑即不应补放伯克，今特赏尔珊瑚数珠一串、锦二匹、蟒缎一匹、闪缎二匹，尔其祗领，更当感戴朕恩，愈加奋勉。嗣后再有出力

之处，朕必倍施恩赏，勉之毋怠。特谕。

（卷24 10—12页）

嘉庆二年十二月丁未（1798.1.28）

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议奏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等请拨兵防守事宜。得旨：依议。长麟历任督抚，于新疆事宜本未谙悉，本年秋间，偶有萨木萨克纠约鄂布拉散滋事虚信，辄复过于张皇。经朕节次降旨令其镇静弹压边境，萨木萨克之子玉素普早已闻风远窜。今又奏请于伊犁官兵抽拨六百名以资防守，是长麟等之胆怯过虑已可概见，著传旨申饬。试思该处卡伦外地方辽阔，如果有需兵之事，六百名又焉能敷用？但长麟等既有此奏，若竟不允所请，设有缓急，长麟等转有以藉口。此次姑准于伊犁官兵内抽拨添防。将来萨木萨克或畏惧远徙，或其老死子弱，边境愈增宁辑，此项兵丁仍可酌量情形随时裁撤。总之，回疆要地固不可好大喜功，亦不可过于畏葸也。

（卷25 4—5页）

嘉庆二年十二月丙辰（1798.2.6）

上侍太上皇帝幸瀛台阅冰技。回部四品伯克玛穆特等二人、五品伯克谟们·聂咱尔、阿布都·里体布等四人、朝鲜国正史金文淳、副使申耆等三人、琉球国正使东邦鼎、副使毛延桂等二人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25 10页）

嘉庆三年六月癸巳（1798.7.13）

谕军机大臣等：长麟等奏萨木萨克输诚向化、恳请内投一折，览奏俱悉。萨木萨克系回部嫡裔，该处布鲁特向俱借其名目摇惑众听，今因逋窜日久，穷蹙无依，而各布鲁特又闻喀什噶尔有调兵之信不敢与之勾结，经长麟等晓谕令其内投，可期永除余孽，回疆益臻宁谧，实属极好机会。现在萨木萨克已

令其为首办事之迈玛特尼牙斯递表文禀帖，并力辩上年并无纠众滋扰之事，自系感畏出于真诚，此时自不必深诘。但其表文内只令伊子先行进京瞻觐，俟伊子由京回至鄂罗退帕后，再带家口同来。虽据迈玛特尼牙斯禀称曾与彼抱经起誓，未必心存疑畏。长麟等严加驳斥，已令迈玛特尼牙斯复往饬谕，令其携眷同来。萨木萨克如果倾心向化，遵照亲来，长麟等自当派委妥员迎出卡伦，分起照管，将萨木萨克父子俱行送京安插。将此传谕知之。

（卷31 2—3页）

嘉庆三年八月丙辰（1798.10.4）

定留养及军徒脱逃改发例。刑部议：留养一项，原系国家矜恤孤独，特施法外之仁，似应量为推广。应请将例文内情节较重者共二十五条概不准声请留养。……回民犯窃结伙三人以上及执持绳鞭器械者，旗人逃走一月内自行投回及拿获者，行窃军犯在配复行窃者，如不知悛改，复行犯罪，仍不准留养。庶于矜悯之中仍寓分别惩创之意。再，查由新疆改发内地人犯，如窃盗临时拒捕，伤非金刃，伤轻平复，抢夺伤人，伤非金刃，伤轻平复，回民犯窃结伙三人以上及执持绳鞭器械三项，情罪较重，如有脱逃，自应照新疆人犯脱逃之例即行正法……

（卷33 16—20页）

嘉庆三年十月己未（1798.11.6）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喀尔喀贝勒衮布多尔济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36 15—16页）

嘉庆四年正月壬戌（1799.2.7）

又谕：据御前额驸等奏请除服后再回游牧处等语。伊等身

受皇考恩眷多年，今遭大故，恳请除服后再回游牧处，尚属出于至诚，著照所请行。但念乾清门行走及闲散蒙古王公、台吉内扎萨克较多，该处各有应办事件，俟二十七日后即著伊等各回游牧处。御前额驸未回以前，均著照例赏给廪饩。至年班朝觐之蒙古、回子、呼图克图喇嘛等及各国使臣，向例俱于紫光阁筵宴一次，各有赏赉。今虽停止筵宴，所有伊等应得赏项仍行照例赏给，以示朕仰体皇考敷施周泽之至意。

（卷37 15—16页）

嘉庆四年正月戊寅（1799.2.23）

又谕：上年十二月间，都尔嘉将由叶尔羌采解大块玉石运送艰难之处寄知和珅，和珅匿不陈奏，现经军机大臣查出具奏。叶尔羌离京路途甚远，运送玉石倍觉费力，彼时和珅据情陈奏，断无因此劳役回众之理。今阅都尔嘉原书，得知回众劳苦情状，朕心甚为怜悯。将此速谕所经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不必前解。惟是由叶尔羌采取递送之回子伯克以及众回人费力良多，著寄谕奇丰额并所过各城大臣酌定赏赐伯克头目缎匹、众回人银两，一面具奏，一面赏给，以示朕矜恤回奴之意。

（卷38 9—10页）

嘉庆四年三月乙丑（1799.4.11）

又谕：据长麟等奏称伊斯堪达尔闻皇考大故甚为哀恸、恳请率子玉努斯叩谒梓宫、经长麟等遵奉前降谕旨将伊阻止一折。正月间猝遭皇考大故，朕所降谕旨乃专指未出痘之蒙古王公等而言，并非全行阻止。此实和珅传旨时任意书写，行文各省。今据长麟等奏称“伊斯堪达尔感戴皇考深恩，未遂瞻谒之忱，阖家暨诸伯克、头目、小回民俱照内地例缟素成服”等语，具见诚悃，朕心深为悯恻。将此谕知长麟等，即照伊斯堪

达尔所请，准其率子玉努斯前来恭谒梓宫。但喀什噶尔地方最为紧要，长麟、伊斯堪达尔俱系彼处办事之人，责任较重，若令一同前来，将事务交翁果尔海等办理岂能胜任？长麟俟伊斯堪达尔回后再行来京叩谒。

（卷40 14—15页）

嘉庆四年三月丁丑（1799.4.23）

又谕：昨据奇丰额将从前在叶尔羌采取不堪用之大玉二块补送情节咨报军机处，此项玉料初采得时，因瑕裂处颇多，奇丰额始另行寻采，将此二块酌量琢开，再为运送等情请示和珅。乃和珅竟未请旨，私札奇丰额令其补送，显系和珅有预存肥己之见。昨已降旨将从前运送之大玉二块停止运送，并赏赉出力回众矣。著速行谕令驻扎各回城大臣等，此二块玉料运至何处即行挪放该处，所有经过地方运送之伯克、回众等，仍照前赏赉。

（卷41 11—12页）

嘉庆四年四月丁未（1799.5.23）

又谕：据长麟等奏请将伯德尔格回民每年增纳金两钱文及葡萄折价等项概行禁革等语。朕体恤回民，前此叶尔羌采运大玉尚降旨停止，今伯德尔格所交金两钱文本系例外加增，于国家无补毫末，而在回民等急公输纳，生计不无拮据，长麟等据实奏请革除，所见甚是。嗣后伯德尔格回民著仍照初定章程，每年只准贡金十两、金丝锻二匹，又应进葡萄亦只准进二百斤。其每年所增金两、普尔钱文及葡萄折价俱著加恩宽免，以示体恤。

（卷43 4—5页）

嘉庆四年四月丁巳（1799.6.2）

和阗办事大臣徐绩、帮办大臣恩长奏：和阗向来玉禁綦

严，回民等日用一切什物俱赴叶尔羌采买。今既弛禁，应将各卡官兵撤回归伍，免致藉端扰累。更请每年于官玉采竣后，准商民请票出境互相售买玉石。得旨：所办甚是。总宜恩养回民，疆宇宁静，是朕之至愿，玉之多少有无何足重轻耶？

（卷43 20—21页）

嘉庆四年五月甲戌（1799.6.19）

军机王大臣议覆：奇丰额等奏办理叶尔羌、和阗贩卖玉石请照旧例一折。查叶尔羌、和阗等处出产玉石，向听民间自行售买，并无例禁。后经高朴奏请间年一次官为开采，名为严禁偷漏，实阴便其营私肥橐之心。应如该大臣所奏，嗣后回子得有玉石，准其自行卖与民人，无庸官为经手，致滋纷扰。惟民人起票进关时，仍应照向例于票内注明造册，移付嘉峪关以凭查核。再，乾隆四十三年禁止私玉之后，于密尔岱、巴尔楚克地方各添设卡伦一处，原以防私采及夹带之事。今业奉恩旨"新疆玉石无论已未成器者概免治罪"，是民间玉料既准流通，该处卡伦即成虚设，亦应如所请一并裁汰。报可。

（卷45 2页）

嘉庆四年六月丙申（1799.7.11）

又谕：此时甘境已无贼匪，但贼踪往来无定，而兰州省城现有杨揆、蔡廷衡在彼足资弹压，广厚、吉兰泰仍当在甘省边界一带驻扎防堵。设有败窜贼匪仍行折回，广厚等即可迎头截击。但亦不必越境追剿，惟当严防本境，不使贼匪复行阑入，以期绥靖地方。至撒拉尔回兵，此次折内未将伊等是否出力之处提及。该回兵等从前告请来营，原资剿捕之用，今甘境已就肃清，自不必令伊等一同在彼闲住。但既已远来，如有出力者，亦应量加奖赏。著广厚查明此项兵内若有实在奋勇出力之人即行奏明，赏给顶带以示鼓励。并著广厚察看情形，如该

回兵已无需用之处，即厚加赏赉遣归本处。倘蓝白二号贼匪尚有窥伺甘境折回之意，势须多兵剿捕，即将该回兵等仍暂留营应用亦无不可。将此传谕知之。

（卷46 17—18页）

嘉庆四年六月辛亥（1799.7.26）

以迎剿蓝号贼匪出力，赏守备李殿魁等蓝翎，撒拉尔回兵总约韩四个等守备、千总衔。

（卷47 20—21页）

嘉庆四年八月己丑（1799.9.2）

又谕：恩长奏和阗回民莫罗爱底勒强奸十岁回女色克呢已成，请将莫罗爱底勒即行正法等语。强奸本律罪应拟斩监候，今恩长所奏莫罗爱底勒凶淫已极，新疆又非内地可比，请将该犯即行正法以惩淫风，所办尚无错误。莫罗爱底勒著依拟应斩监候，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卷53 3页）

嘉庆四年九月庚午（1799.11.13）

命回部郡王哈迪尔仍在御前行走，睿亲王淳颖子宝恩、喀尔喀亲王拉旺多尔济侄达什丕勒、喀喇沁公丹巴多尔济子勒福在乾清门行走。

（卷51 30页）

嘉庆四年十一月甲子（1799.12.6）

又谕：本年朕亲政之始，闻松筠为人尚能持正，即擢用陕甘总督，晋加宫衔。乃伊数月以来，办理殊多错谬。即如庆成系革职拿问尚未定罪之人，辄令带领撒拉尔回兵前赴西乡，既已檄调，一经奉到谕旨旋即撤回。回兵素性骄悍，倘因心生疑畏，别滋衅端，更复成何事体？又如恒瑞本在甘境专办蓝号贼，松筠令其回陕，致蓝号贼乘间他窜，至今贻害。本日据

额勒登保奏，游击阿克东阿原在甘省追剿杨开甲等股贼匪，经松筠饬回西乡，行抵界牌遇贼阵亡。是阿克东阿之死及杨开甲之遁孽未尽，实皆松筠之咎。其种种调度失宜，殊负委任。著先将太子少保及御前侍卫革退，拔去花翎用示薄惩，仍留顶带以观后效，并传旨严行申饬……

（卷54 18页）

嘉庆四年十一月庚午（1799.12.12）

赏挑挖河道叶尔羌五品伯克额则斯花翎，六品伯克和琳霍卓斯第克蓝翎。免挖河回民七百名次年额征普尔钱一半。

（卷55 2页）

嘉庆五年二月庚子（1800.3.12）

谕内阁：据理藩院奏回子郡王衔贝勒哈迪尔之母请旨给予诰封等语。从前各城回子及在京回子王公等并未编旗分佐领，是以不予诰封，唯哈密、吐鲁番已编定旗分佐领之回子王、贝勒与蒙古王公、扎萨克等一体给予诰封。今哈迪尔已入镶黄旗蒙古旗分，现在御前行走，著加恩照旗人例赏给诰封。其余回子王公仍照旧例不必给予。

（卷60 2页）

嘉庆五年七月辛巳（1800.8.20）

谕内阁：恩长等奏续经查出和阗所属各城有粮无地之回民七百五十二户并丈出官荒地二万零六百四十余亩、请全数拨给开垦一折。著照所请，所有查出官荒地亩即照前次分拨官地章程，按数拨给有粮无地之回户均匀开垦，以示朕惠养回民有加无已至意。

（卷71 1页）

嘉庆六年九月壬寅（1801.11.4）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富俊等请定回疆钱价，每两准折普尔钱

二百六十。下部知之。

（卷87 29页）

嘉庆六年十月戊午（1801.11.20）

免阿克苏所属阿哈雅尔村被水回民本年应纳官粮。

（卷88 22页）

嘉庆六年十一月丁丑（1801.12.9）

谕内阁：长麟奏土司韩辉宗承袭世职，请酌量加恩稍增威重等语。土司韩辉宗之父韩煜本系千户，例用五品顶带，因乾隆四十六、四十九等年随同征剿逆回著有劳绩，蒙皇考高宗纯皇帝特加恩赏给三品顶带花翎。今韩辉宗照例承袭，非如其父屡经立功可比，但念韩辉宗于嘉庆四年亦曾带撒拉尔回兵跟同打仗，现在承袭土司，著加恩赏给四品顶带以资弹压。俟再有出力，另加恩赏。

（卷90 5—6页）

嘉庆七年五月丁丑（1802.6.7）

又谕：户部奏闲散回子爱默特和卓应否赏给钱粮、请旨遵行一折。在京八旗回子向无赏给孤子钱粮之例，但爱默特和卓年仅五龄，其父喀舍和卓业已身故，伊母先经回至喀什噶尔，并无依靠，殊属可怜，著加恩照八旗之例赏给孤子钱粮一分以资养赡。嗣后此等八旗回子身后所遗孤孀，如原处尚有依赖，或其亲戚前来领回者，著该旗查明具奏，准其各回原处居住；如本人并无钱粮产业又别无依靠不愿归原处者，即著照此次爱默特和卓之例办理。至爱默特和卓现年仅止五岁，将来或伊母或伊亲戚情愿领回至喀什噶尔原处，亦听其便。

（卷98 8—9页）

嘉庆七年六月辛丑（1802.7.1）

定哈喇霍卓附近之大台作为吐鲁番交界，以其地四百亩有

奇，仍令原垦之鲁布沁回民耕种，毋得越界。从吐鲁番领队大臣明兴请也。

（卷99 3页）

嘉庆七年十一月壬午（1802.12.9）

谕内阁：兴肇等奏称此次和阗采办白玉二十七斤、次白玉二十四斤各一块，请将回子伯克伊斯玛伊勒、爱玛尔和卓二人赏戴花翎，回子爱玛沙等七人赏戴翎顶等语。所奏殊属非是。和阗为产玉之区，该处伯克等率领回民捞采玉石，每年解运至京，只系任土作贡之意。今兴肇等因伊斯玛伊勒等采获白玉两块斤数较重，辄请赏给翎顶，此玉有何足贵？翎枝顶带为国家名器所关，该伯克及回子等如果奋勉勤能于防卡屯田，一切差使办理妥协，该大臣等据实奏闻，必照所请加恩用示奖励，岂得以采获玉斤较重，遂为伊等之功滥行恳请乎？朕数年以来节经降旨停止中外臣工贡献，凡金玉珠宝等物概不准呈进，前叶尔羌采得数百斤成块大玉业已运送起程，曾降旨即于所至地方截留弃置，兴肇等宁不知之？况此区区数十斤之玉块又何足为贵乎？朕所宝者，唯在时和年丰，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实所鄙弃。若如兴肇等所奏获一玉块即赐以翎顶之荣，则伯克回子等势必争相慕效，专以搜采大玉希冀邀荣，而外闲无识之徒或因此妄生揣摹，此则甚有关系。兴肇、额勒金布均著传旨严行申饬。其所请赏给翎顶之伊斯玛伊勒等俱不准赏给，并著晓谕各伯克回子等嗣后惟当实力当差，如有出力之处，该大臣等奏闻时必当加恩赏赉。至此次该回子因未得大玉诵经祈求，此语如果属实，更觉无谓，岂采得大玉即为伊等报效乎？所有现获大玉二块，如可趁例贡之便送京，方准其附带；若沿途运送稍有不便，即掷于该处，不必呈进。

将此通谕知之。

（卷105 10—11页）

嘉庆七年十二月丙寅（1803.1.22）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喀喇沁、巴林……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哈密郡王衔扎萨克贝勒额尔德锡尔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06 30—31页）

嘉庆八年十月乙丑（1803.11.17）

谕军机大臣等：据多善等奏叶尔羌城垣年久倾颓，业经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等带领回子等自行修理等语。叶尔羌城垣年久倾颓，自应勘估具奏，动用公项修理，不可稍累回民。即回子等感恩报效，亦应请旨兴修。多善等并未先行具奏，任意扰累回民修理城垣一千一百余丈，殊属非是。除将多善等严行申饬外，并通谕新疆各城将军大臣等，嗣后凡遇工程，该将军大臣等务须请旨遵办，不可似多善并不具奏即行扰累回民也。

（卷122 5—6页）

嘉庆八年十二月庚寅（1803.12.12）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喀喇沁、……回部台吉、伯克等随文武大臣依次就坐。诸乐并作。上进酒，召左翼科尔沁扎萨克土谢图亲王诺尔布琳沁、科尔沁卓哩克图亲王拉旺、……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24 30—31页）

嘉庆九年三月戊申（1804.4.28）

赏阿克苏赛哩木贫回地五千三百亩以资养赡。从办事大臣富色铿额请也。

（卷127 20页）

嘉庆九年六月壬戌（1804.7.11）

谕内阁：朕躬驻跸圆明园时，所有内廷行走兼管部院之满汉大臣俱应乘暇赴署办事，每日早朝退后不得以内廷行走为词优游园囿，仅令属员赴园禀事，前经降旨训饬不啻再三。本日恭阅《乾隆三十五年实录》，内载回子白和卓参奏舒山、李漱芳监放米石旷误未到一折，仰蒙皇考高宗纯皇帝天语，褒嘉景缅之余，觉朕节次训谕与皇考高宗纯皇帝诰诫臣工冀其力惩懈弛各勤职守之圣心适相符合。白和卓乃御前行走回子，尚尔黾勉奉职，岂内廷及御前、乾清门行走之王大臣转可托故偷闲，竟不赴署办事耶？……

（卷130 2页）

嘉庆九年七月甲寅（1804.9.1）

谕内阁：松筠奏伊犁采炼铜铅厂夫口食，总须哈什河南屯田收获小麦二千石方足一年之需；该屯向系派拨遣犯数十名前往耕种，不但不习耕作致所收麦石不敷，且因毗连额鲁特游牧，每多偷盗，于屯种有名无实；莫若拨给伊犁种地回子六千户，俾应纳官粮，盈余即可养赡家口等语。著照所请，将哈什河南遣屯地亩改拨伊犁种地之六千回户耕种，仍将本年回子借种额鲁特之地一并拨给，其春稽地方有田二千余亩亦准回子耕种，每年交纳小麦二千石，以供铜铅厂夫口食。所有拨往种地之遣犯数十名即著撤回，归厂当差。

（卷132 22页）

嘉庆九年八月甲申（1804.10.1）

谕内阁：据达庆奏叶尔羌所属东路十三军台本年六月以后河流漫溢，道路被淹，各台官房、回房不无倒塌冲没等语。该处军台驰递文报关系紧要，今既有被水淹浸之处，著加恩将被淹地方搭桥系筏及修理冲塌之官房并回民房屋俱准其官为给

费，以示体恤。

（卷133 41页）

嘉庆九年十月辛巳（1804.11.27）

又谕：御前大臣绵恩等代奏扎克塔尔、桑吉斯塔尔恳恩将伊等由包衣佐领改入外旗等语。朕抚临天下，综理庶务一秉至公，于内外臣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满洲、蒙古、包衣、汉人、回子、番子等一视同仁，从无区别。……

（卷135 26页）

嘉庆九年十一月己丑（1804.12.5）

又谕：理藩院奏玛哈巴拉业经承袭阿拉善亲王所遗加赏公爵，请旨裁革等语。玛哈巴拉所袭公爵并非世袭罔替，本应裁革，但念旺沁班巴尔前于剿办甘肃逆回著有劳绩，是以加赏公爵令伊弟玛哈巴拉承袭，兹若以玛哈巴拉承袭阿拉善亲王即行裁革，朕心殊有未忍。著加恩将此公爵准其再袭一次，交理藩院将玛哈巴拉之弟二人带领引见，候旨指定一人承袭，以示朕矜恤蒙古世仆至意。

（卷136 7页）

嘉庆九年十二月甲子（1805.1.9）

谕内阁：和宁、伊斯堪达尔奏调剂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属仓贮余粮一折。据称该处仓贮三色粮八千四百余石，并备贮小麦一万石，足敷官兵口食；请将从前减运伊犁布匹改收之粮四千石照乌什粜粮之例，于明春青黄不接之时按市价酌减钱文出粜；并请将此项粮石自嘉庆十年秋季为始改收钱文，小麦每石交钱一百四十文，大麦、高粱每石交钱一百文，以免各小回子驮运，以平回庄市价等语。著照所请行。仍将每年折收粮价回钱搭放官兵盐菜，报部核销。

（卷138 6—7页）

嘉庆九年十二月壬午（1805.1.27）

又谕：本日那彦成奏阿拉善贩盐情形据实密筹一折。……那彦成此次所奏回民马姓即系阿拉善专管贩盐之人，现在该犯被控有案，即当借此严办，将该犯问拟远戍，去其羽翼。其余似此奸民再有私出冒禁情弊，或随案惩办，或设法剪除。该蒙古无指道之人，一切不禁自绝矣……

（卷138 32—34页）

嘉庆十年二月己卯（1805.3.1）

谕军机大臣等：据方维甸、蔡廷衡覆奏阿拉善贩盐情形一折。据称蒙古盐斤自乾隆五十一年以后旺沁班巴尔妄行干请，准令水运赴晋，改易旧章；五十九年盐课改归地丁；从此运盐道路不分疆界，阿拉善营运日广，勾引奸商窜通吏役、汗奸等惟利是图，偷越贩卖，并有违例贩木、贩粮、顶买官引、售卖私茶等事，实属牟利无厌，不可不严行查禁。……现在阿拉善勾结汉回奸民牟利营私，皆系旺沁班巴尔在日之事。现已另降谕旨交理藩院饬知玛哈巴拉，令其按名献出。此等奸民自应按律惩处，量加遣戍，使之离析，俾绝根株。至本日所降训饬玛哈巴拉清字谕旨，并译出一分发给方维甸、蔡廷衡阅看。该署督等惟当妥为筹办，于申严法令之中仍寓怀柔体恤之意，并当随时体访玛哈巴拉于接奉此次敕谕后能否自知儆畏、改革伊兄积习之处据实奏闻。将此谕令知之。

（卷140 27—29页）

嘉庆十年四月庚申（1805.5.5）

又谕：和宁奏叶尔羌已故阿奇木伯克迈玛特·阿布都拉之妻子情愿居住叶尔羌地方看守坟墓；该回子向无产业，请俟叶尔羌六品伯克缺出，以迈玛特·阿布都拉之长子二等台吉迈玛特·阿散补授，俾得养赡家口等语。著照所请，叶尔羌六品伯克

缺出，加恩即著迈玛特·阿散补授，俾资养赡。

（卷142 10页）

嘉庆十年五月甲辰（1805.6.18）

谕内阁：刑部奏审讯递匿名呈词之已革护军校皂保、按律拟绞、请旨即行正法一折。此案皂保前于充当护军校时，曾起抓金会，系属会首，因拖欠钱文，被人逼讨争闹，经步军统领衙门奏明革职，交部审讯鞭责有案。该犯犹恐众人索欠，欲图禁止抓金会，以免赔还旧欠，遂起意书写匿名呈词，先经三次投递。至本年四月内，该犯因不闻查办信息，复恐词不耸听，辄称"抓金会有山东、山西及回民等共五六千人在内，如同白莲教，恐怕人多滋事"之语，并牵引逆犯陈德一案，率意写人，以冀即行查办，遂其倾害之私。京师辇毂之下，似此谣言布散，骇人听闻，殊属可恶，若不严办示惩，何以禁戢奸宄？皂保投递匿名呈词已罪应绞候，今复摭拾狂诞之语，应即照刑部所请即行正法，并著派刑部堂官赓音、祖之望监提该犯，先行刑夹一次，再行处绞。……

（卷144 13—14页）

嘉庆十年八月癸未（1805.9.25）

谕军机大臣等：据松筠等奏伊犁阿奇木伯克鄂罗木哨布病故、所遗头等台吉请以伊子密哩克咱特承袭、其所遗阿奇木伯克之缺可否一并补放密哩克咱特之处请旨一折。阿奇木伯克办理回务，职任较大，遇有缺出，自应拟定正陪奏请补放。兹若将承袭台吉之人一并补放阿奇木伯克，不惟回子不知感激，且竟似将阿奇木伯克员缺作为伊家世职矣。著传谕松筠将伊犁阿奇木伯克一缺另拟正陪，奏请补放。如密哩克咱特果素为回子等爱戴，又于屯田事宜均能熟悉，松筠等将其拟正奏请补

放，候朕施恩，尚无不可。

（卷148 6—7页）

嘉庆十年八月丙午（1805.10.18）

又谕：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刑部奏审明回民洪明宜控诉伊表弟湛大被修道官役殴打落河身死一案、将三儿等分别定拟一折，所议尚轻。朕举行谒陵大典，临幸陪都，省方行庆，渥泽频颁。正欲使穷檐黎庶普被恩施，乃因修道派夫之事酿毙人命，殊为不惬，总缘承办官员经理不善所致。此次邱家屯一带道路地方官既不能妥为修治，始派旗员督催，乃富俊等又不慎选妥员，率派令糊涂任性之防御英福等前往帮办。迨至民夫刘兴等以该屯旗夫全被披甲扎隆阿雇去向其争吵，经英福传到刘兴面行斥禁，纵刘兴出言顶撞，亦只当加以惩责，又何必追究余人？且据刘兴供出湛大，安知非信口仇扳？英福率行派人往拿已属非是，乃既令披甲德明等押同刘兴找寻湛大，又辄带同德特赫之雇工人三儿乘骑追赶，谕令殴打，尤为张扬滋事。迨三儿将湛大赶至河坡乱殴落水，湛大爬起，三儿复用马鞭当头殴打，至令淹毙，情节实为凶横，何得尚以“犯事在恩诏以前”量予末减？三儿依议应绞，著交盛京刑部监候秋后处决，入于明年秋审情实。英福于三儿致毙湛大时虽相隔尚远，但究系主令赶殴，罪与原谋无异，英福著改发伊犁当差。已革知县伊诚虽讯无听嘱故纵情弊，而于人命重案并不即时通详缉拿，几令正凶漏网，著发往乌鲁木齐当差。均不准其援免。骁骑校德特赫虽未在工，但三儿系伊仆役，亦有应得之咎，著降为领催，无庸再交部议。至此案湛大最属无辜，乃被殴淹毙，尸骸亦遭残毁，殊为可悯。回民洪明宜控诉得实，并非由尸亲嘱托，虽冒昧叩阍罪有应得，而其心究尚可嘉，著加恩免罪，并无庸收赎。仍罚令富俊、宜兴二人共出银二十五两，以二十

两赏给尸妻姜氏，以五两赏给洪明宜。余依议。

（卷149 29—31页）

嘉庆十年九月丁卯（1805.11.8）

又谕：前据松筠奏酌裁水磨、加增屯粮一折，因保宁前在伊犁年久，熟悉该处情形，发交核议。兹据保宁详议覆奏："伊犁塔尔奇地方向设水磨，派拨弁兵轮流磨运麦面以给各项应差兵役口食。今因麦面陈积霉变，该官兵等情愿领麦易面，自系实在情形，且撤出此项兵丁，仍可分屯耕种，增交麦石，于仓储亦有裨益。"著即照松筠所奏行。其请令绿营屯工交纳粮石时与回户一律加交斛面三升并补足斤称之处，绿营兵丁派拨屯田，仍须兼习操防，原与回户专事种艺者有别，所交粮石但应令其照原定斛额交足斤数，若责令加交斛面三升，恐丁力不免拮据，且仓员等或藉辞勒索浮收，尤易滋弊。松筠所奏不可行。……

（卷150 21—22页）

嘉庆十年十月乙巳（1805.12.16）

谕军机大臣等：据继善等奏请停巡查回城、以免扰累一折，所奏非是。回疆地方设立办事大臣，原令随时稽查弹压，俾边境永臻宁谧。今继善等奏称巡查之举似属虚循故事，兼恐回众备用饭食，跟役人等不无扰累，请嗣后将查城一事停止等语。该大臣等于所管地方亲历查巡，果能加意体恤，洁己奉公，何难将所备供应预行禁止并严饬跟役人众毋许丝毫勒索？若该大臣等罔知体恤，即安坐署中，恐亦难免扰累。且新疆地面广阔，巡查一事系属旧制相延，若如继善等所奏，将仅停止和阗一处乎？抑将概行停止乎？在继善等以为现无应办要件，遂可苟且偷安，殊不知相率因循必得有要务始行前往，岂不更滋贻累乎？看来继善等竟系意图暇预，且不晓事体，著传

旨申饬。嗣后仍照旧巡查，并传之回众毋许预备饭食，跟役人等毋许骚扰勒索。倘有违犯，即当严办示惩，切勿稍存怠玩。将此谕令知之。

（卷151 34—35页）

嘉庆十年十二月丙戌（1806.1.26）

谕内阁：据御史花良阿奏西城居住回民甚多，贩卖牛肉为生者不少；查入口牛只在京师无耕用之处，与素习耕犁者有间，请嗣后将口外贩卖牛只令各该坊官验明，准令回民宰卖等语。花良阿又非回教中人，矢口乱言，荒谬已极。牛为太牢，非寻常牲兽可比，每年恭遇圜丘大祀太庙时享，用以享帝享祖，况东郊力作全赖耕犁，于农民利益甚广，即老病残废，亦当念其筋力向尽优予饲养，不忍遽行宰杀，定例查禁特严，非徒阴骘之说，为士民所宜持戒也。今该御史乃称"定例指宰杀耕牛而言，现在入口牛只系蒙古回民交易行贩来京，与素习耕犁者有间，不便一概严禁"，试思耕牛、菜牛凭何分别？一经开禁，宰剥纷然，坊官等又何从一一验明，辨其能耕与不能耕，当宰与不当宰？若谓两翼牛税日渐减少，系由禁止宰杀，牛贩不敢进城之故，尤属见小。国家税课出入，亦岂系此区区？向来私宰牛只，地方官虽出示严禁，尚恐视为具文，该御史简派巡城，正当实力禁止，今乃倡为开禁之说，欲使回民等人人宰杀自便，其意何居？其中或竟有受托别情亦未可定。花良阿不可复任御史，著降用为六部员外郎，仍著交部议处，以示惩儆。嗣后著地方官遵照定例通行查禁，凡有私宰牛只者，均著即予惩办。倘地方官失于查察，亦著照例议处。

（卷154 16—18页）

嘉庆十年十二月戊申（1806.2.17）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回部吐鲁番扎萨克郡王伊

斯堪达尔、郡王衔贝勒哈迪尔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55 20—21页）

嘉庆十一年正月庚午（1806.3.11）

谕内阁：和宁奏查明喀喇沙尔库内亏欠银两、请将历任办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一折。各处库贮银两专备办公，岂容该大臣等任意私借？喀喇沙尔库贮银两，自乾隆五十九年历任大臣官员等不但私行借用，并放给该处兵丁、商民、土尔扈特、回子等使用，殊堪骇异，历任办事大臣均应惩办。除明兴、阿尔塔锡第、来灵、德勒克扎布等均已另降谕旨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外，此事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著和宁详查始自何人任内，严行参奏。余俱照和宁所请行。将此通谕西北两路将军大臣，嗣后凡遇应查各处库项，务当亲往严查。仍严饬管库官员详稽出入，务须实贮。倘有似喀喇沙尔任意借用情弊，一经查出，不但将该官员等严行治罪，仍将该将军大臣等一并治罪，断不轻宥。明兴等是其前辙也。寻议上。得旨：兵部奏议处前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来灵等一折，前据和宁奏喀喇沙尔亏空库项一事，因系来灵查明参奏，尚无明知故纵等情，当经降旨将来灵处分宽免。昨据和宁查出该城官兵、商民、土尔扈特、回子等零星借欠，积习相沿，来灵折内并未据实奏明，乃于现在商民、土尔扈特、回子所缴银钱捏称严追叶布肯缴出，冀图掩饰本任知情及同官挪借处分，显系有心蒙混，著照部议革职。其历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除德勒克扎布另降谕旨外，明兴、阿尔塔锡第明知属员有亏挪情弊并未参奏，实属徇隐，均著照部议降三级调用。

（卷156 26—28页）

嘉庆十一年正月丙子（1806.3.17）

以故回部辅国公伊巴喇伊木子阿布都·莫敏袭爵。

（卷156 31—32页）

嘉庆十一年七月癸丑（1806.8.21）

又谕：此案民人姚奉义家被邻省回民张永让等纠伙肆劫，甚至持刀吓禁，情节甚重。直隶昊桥与山东德平为两省交界处所，地方官据报后，均应不分畛域上紧查拿，乃各该员因欲规避处分，互相推诿，以至两处差捕等得以乘机串诈，滋生弊端，最为外省恶习。且该民人失事现在直隶地方，尤应就近审办，亦断无因窃犯籍隶山东转将事主移解之理。著交裘行简、长龄将案内应讯各犯严密查拿，统归直隶省严审定拟具奏。

（卷164 11页）

嘉庆十一年七月癸酉（1806.9.10）

谕军机大臣等：赛冲阿奏拨补缺额戍兵并陆续撤遣征兵内渡归伍一折。前因台地搜捕肃清，谕令赛冲阿体察情形将所调官兵酌量撤遣归伍。兹据奏称查明挑补水陆缺额兵共一千七百余名，而凯旋兵三千余名，班满换回兵二千余名，俱应分起内渡等语。现在台地虽已肃清，但贼情诡谲，转盼西北风当令，仍恐其复窜台郡。若将凯旋兵三千余名俱行裁撤，恐贼党闻之复生窥伺。即该处居民见大兵俱已撤回，亦难保无胁从助恶情事，并恐陆路尚有余匪潜匿。著赛冲阿将凯旋兵三千余名内酌留一半暂停内渡，并留许文谟在彼以资弹压而壮声势。

（卷164 35—36页）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辛亥（1806.12.17）

又谕：新疆采办大玉，回民运送维艰，是以从前特降谕旨令于所在弃掷。本年九月内忽据玉庆奏请将弃掷之大玉三块招商认买，朕以所奏图利失体，断不可行，即经降旨饬禁。惟令酌量情形，如其中差小者二块运送尚属不难，或于每年秋

季进玉之便附运至京亦可。如办理稍觉费力，即毋庸运京，仍任在该处弃置。彼时所降谕旨甚明，玉庆自应钦遵办理。乃本日又据玉庆奏报伊接奉谕旨后即亲往验看，玉块一重七千五百余斤，一重三千七百余斤，比正贡玉料较重；诚恐运送迟延，因查照从前运送大玉应用车马例案，急赶办车辆及绳索一切应用器具，即行起运赴京；仍觅雇回民并马匹等，派委妥员护送，并移咨各城一体护送等语。所办竟不遵奉前旨，错谬已极。试思玉块重至数千斤，其运送车辆需马五六十匹、三四十匹不等，另须佥派回子数十名，又恐越岭过河疲乏伤损，尚须将马匹、回子照数预备一分以便更换，而沿途各处皆须派员帮护，种种烦扰舆致此无用之物，实属轻举妄动。朕不贵异物，务恤远人，节经降旨令其不必运送。朕实天性不喜珠玉，非故为矫情之举，是以谆谆停止贡献。今玉庆必欲将此项玉料锐意运京，不顾地方纷扰，是诚何心？玉庆著传旨严行申饬，并交宗人府议处。伊自到喀喇沙尔后，屡次条奏事件惟知见长高兴，罔识治体，于回疆办事大臣殊不相宜，著调补伊犁领队大臣，令其自备资斧前往，仍交松筠严加管束。如在彼再不安静，即著据实严参，加以惩治。……

（卷170 15—17页）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戊午（1806.12.24）

谕内阁：前经屡降谕旨令各衙门遇有应奏事件即随时陈奏，毋需涉缓积压。乃本日奏事者又复寥寥，惟理藩院具奏谢恩、内务府奏回子学生二事，此外各该衙门竟无一陈奏事件。……

（卷170 25页）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丁卯（1807.1.2）

谕军机大臣等：全保等奏请将降贼二百二十余人与各处未

动新兵三百余名一体搭配酌派，以新疆换防为词分起调出；仍将新兵、降贼分造两册，飞咨各该处大臣于到戍后除新兵照例屯防当差外，其余降贼即分给各回城回子伯克为奴等语。降贼二百余名本应拘传到案明白宣谕，远配新疆。今全保等恐复生反侧，拟借换防为名遣令随众远戍，到彼后再分给回子为奴，为此权宜办理之法，细思究未妥协。降贼等均系罪犯极刑，此时贷其一死，并未能声罪发遣，但以换防为名，于国法仍属未伸。且甫经宣传谕旨派赴换防，迨至到戍后又复传旨将伊等拨给为奴，忽为防兵，忽为罪隶，岂有如此不信之诏旨乎？国家明罚敕法，措政施行，不值于此等玩愚驭之以术。今既以换防为名，莫若径行加恩，即令分赴新疆各回城充当戍兵，永不换回。此时止传令换防，不必宣令此意。既稍示惩创，而办理仍不失为正大。惟专派新兵，犹恐该兵丁等心存疑虑，自应将旧兵搀入一同派往。该督等接奉此旨即将旧兵酌派若干名，并未动新兵及此项降贼二百二十四名，搭配分赴各回城换防，仍造册咨明新疆大臣存记。除新旧各兵届时照例换回外，其二百二十四名永作该处防兵，不准换回，一面仍将回城十处某城换防若干名之处造册奏闻。至降匪等应得口粮分例，均著一体支给，并即派令原管将领带同出关。如传令换防时有稍形违抗者，即当立置于法。其沿途或有滋事及到戍后不安本分犯有罪案，均当加等严惩。此内有曾给军功顶带者，亦准戴用，不准再予升擢。至所称将降贼内著名头目作为末起，俟出山行抵平原相机拿解，定拟斩绞，请旨办理等语，尤可不必。此时无论首逆与否，总著归并一体办理，无庸再分等差，转生枝节。此朕保护良民之苦心，不得已如此办理，然非正办，悔已无及矣。将此谕令知之。

（卷171 15—18页）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己亥（1807.1.10）

谕军机大臣等：据德楞泰将新疆永戍降匪名单分别地方、名数具奏，著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于此项降匪到后严密管束。或有些小过失，即革退名粮，作为遣犯，或给回子为奴。若竟滋生事端，即一面奏闻，一面正法。倘有脱逃者，拿获后立正典刑，不可稍涉姑息。将此谕令知之。

（卷172 36页）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壬寅（1807.2.6）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喀喇沁、奈曼、……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阿鲁科尔沁扎萨克贝勒多尔济帕勒玛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72 38—39页）

嘉庆十二年四月庚辰（1807.5.15）

又谕：据松筠奏查明各回城虚设金顶，议定留减数目，分别缮写清单请旨等语。著照所请。俟额设金顶陆续缺出，即于虚设金顶人员内择其奋勉者报部补用。一经足额，即行停止。该大臣等断不可于定额之外多增一人。如仍额外私赏，该将军、参赞、大臣等即行参奏。仍著行文各城大臣明白晓谕各回子，以此项虚额金顶系历任各大臣沽名私赏，本应全行裁汰，今奉大皇帝谕旨格外施恩，将有差使者定为额缺，余亦暂留陆续充补。该回子等宜各知感激，恪遵宪制以图报效。

（卷177 12页）

嘉庆十二年四月辛丑（1807.6.5）

又谕：刑部议驳松筠奏屯兵姜发捉奸殴伤回民赵贵身死一折。所驳甚是。此案魏氏于上年六月间与回民赵贵通奸，姜发初不知情。迨七月间，该犯由屯工回家，望见赵贵从伊家门出去，辄即心疑，向魏氏再三吓问，魏氏随称与赵贵有奸。其时

姜发如果激于义忿，即应有殴骂伊妻情事并急图捉奸，不能少待，何该犯以正值收割事忙，意欲缓图捉奸，仍即赴工当差，直迟至半年之久？本年正月间，该犯由绥定城至晚回家，适见赵贵与蔡氏坐炕对酌，该犯前次既蓄意捉奸，此时即应立时捉捕，何以仍问赵贵因何来家？赵贵答以前次所交香牛皮尚未换得羊只，该犯始斥其言语支吾，责其不应与伊妻同坐饮酒。赵贵复行回言，该犯即气忿拳殴，赵贵亦揪该犯发辫，该犯即顺取菜刀向赵贵头面砍殴，蔡氏犹在旁夺刀。迨后赵贵仍坐炕上不动，该犯随取柴棒殴伤其左太阳殒命。核其情节，不但捉捕已非奸所，其殴砍赵贵时亦并未声言捉奸。或姜发平日实有纵奸情事，继因需索不遂顿起杀机，或挟有别嫌，衅由斗杀，狡供捉奸卸罪亦未可定。著松筠亲提案证，将以上指驳情节逐一研鞫，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毋得稍涉回护，致滋枉纵。

（卷178 22—23页）

嘉庆十二年十一月丁未（1807.12.8）

谕内阁：步军统领衙门奏称有陕西商贩回民马典呈报在广宁汛小井地方遗失银四百两，旋即民人吕有年带领伊甥张自得将拾获原银赴营禀报，验明无缺等语。张自得以乡曲小民，拾获道遗多金不敢隐匿，告知伊舅吕有年，吕有年因虑及失金之人生计攸关，立即赴官呈报。该民人拾金不昧，重义轻利，风俗淳良，深堪嘉予。著将原银内赏给吕有年、张自得一百两，再加赏官布各二匹，并著地方官制给扁额，以旌其庐。余银给失物之人领回。

（卷187 15—16页）

嘉庆十二年十一月甲寅（1807.12.15）

又谕：广厚奏酌筹隙地拨给军台当差回户一折。据称回

子虽有官给口粮，仅敷本身食用，当差仍不无赔补，兼之马牛到台之后，因乏水草，易形疲弱，不能供差等语，自系该回子实在情形。现经广厚等查明开都河北台东西荒地二段约五顷余，又乌沙克他尔三工屯田余地内拨出六顷余，计共地亩十一顷余，可以拨给该回子耕种。著即照所请办理，以资调剂。

（卷188 3—4页）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戊子（1808.1.18）

上幸北海阅冰技。科尔沁扎萨克郡王敏珠尔多尔济等六人、喀尔喀扎萨克郡王达玛琳扎布等十五人、……阿克苏三品伯克玉素布等三人、叶尔羌六品伯克伊斯喇木等六人、伊犁五品商伯克索丕之子等二人、暹罗国正使丕雅史滑里巡段亚排那车突等四人、琉球国副使梁邦弼于神武门外瞻觐。

（卷190 14—15页）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丁酉（1808.1.27）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喀喇沁、巴林、……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土默特扎萨克贝子固伦额附玛呢巴达喇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190 25—26页）

嘉庆十三年三月丁酉（1808.3.27）

贷库车沙雅尔被水回民籽种口粮。

（卷193 1页）

嘉庆十三年三月辛亥（1808.4.10）

谕内阁：玉德奏覆讯卡伦侍卫巴哈在回庄搜查布鲁特被回子逼凶殴打一案、另行分别拟办一折。此案前据范建丰审办到时，朕稔知巴哈平日不安本分，饮酒滋事，恐范建丰原审情节未确，特交玉德覆讯。兹据玉德奏称巴哈委系前此看见巴瓦产妻女年纪少艾，希图叫来一同饮酒，因萨木萨克叫唤不至，

嗔其藏匿辱骂，致被萨木萨克殴打等语，其为渔色滋事果不出朕所料。除萨木萨克肆殴官长至十二伤之多、逞凶不法已即处绞示惩外，巴哈身系职官，先与回子回妇饮酒已属卑鄙不堪，又因渔色滋事，尤为罔顾廉耻，著于枷号三个月后再行重责四十板，发往伊犁充当折磨苦差以昭炯戒。其余均照所拟完结。至折内称范建丰前此所取供词与现在情节多有不符，系章京等取供不明，请将伊与章京达灵阿等分别议处等语，范建丰审办此案并不研讯情节，辄据章京等所取之供入奏，办理草率，著同章京达灵阿、张观一并交部议处。

（卷193 15—16页）

嘉庆十三年九月乙亥（1808.10.31）

又谕：本日勾到陕西省情实人犯招册，朕详加批阅，内有该省原拟缓决、经刑部改入情实者共有七起……田元亨一起，因妄疑田清凌讼贿，央回众攒殴毙命，罪坐原谋。核该犯等所犯情节均重，乃该省俱一体率行入缓办理，实属失出……

（卷201 10—11页）

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壬子（1809.2.5）

上幸瀛台阅冰技。科尔沁郡王栋默特等五人、敖汉扎萨克台吉栋罗布等三人……土尔扈特来使二十一人、回部贝子迈哈默特鄂三等二十二人及朝鲜国正副使沈能建等二人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205 8—9页）

嘉庆十三年十二月癸丑（1809.2.6）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年班朝觐之回子伯克等来京，据金顶回子伊布喇依木报称伊父五品伯克阿布都·色默特行至西安坠马跌伤，现在未能赶到等语。阿布都·色默特现既坠马跌

伤，一时未能痊愈，著该抚即于西安地方拨良医前往调治，并传谕该伯克此次无庸急于来京，所有本年例应赏给细缎、瓷器等物仍加恩照常颁赏，交伊子祇领赍回。俟年班来京之回子伯克等届期回至西安，彼时阿布都·色默特谅已养伤就痊，即与该伯克等同归部落可也。

（卷205 9页）

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庚申（1809.2.13）

上御皇极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巴林、奈曼、……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喀喇沁贝勒丹巴多尔济、土尔扈特扎萨克贝勒旺扎勒车凌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205 15—16页）

嘉庆十四年四月戊申（1809.6.1）

谕内阁：前此松筠因塔尔巴哈台安插叛兵马友元等二十四人于查拿谋逆之蒲大芳时并无畏惧，饬令调赴中途即行正法，其分戍南路之王文龙等一百三十五名与蒲大芳相隔虽远，松筠恐其闻知信息心生疑惧，或敢妄逞桀骜，又调赴中途分起正法，并未将供情详悉声叙即概予骈诛，未免草菅人命，是以降旨将松筠交部严议。部议革职，并令俟晋昌到任后来京候旨，先行明白回奏。本日据松筠奏称“前此蒲大芳谋逆，曾称‘我们五十余人约定日期，一面通知南路弟兄，一面先杀官兵’等语；其马友元等素日强入饭铺任意索食，强赊强买，商民畏其凶恶，不敢声张；当办理蒲大芳时，马友元等跪视行刑，向蒲大芳等言‘汝等先去，我等随后亦去，却不似汝等空自受死’；至王文龙等调赴伊犁，行过阿克苏，于扎木地方闻得蒲大芳正法，不肯前进；及就戮时，有言早不举事为恨者，有言谁未杀过数十百人死亦无怨者；且分戍南路，各回民畏之如虎，任入谁家无人敢拒；该匪等实在情形知之既确，是以迅速办理”

等语。该匪等原系宁陕叛兵，免死遣戍，稍有过犯，即当严惩。设当该匪在彼强夺滋事之时，该管大臣官员等立即查办示儆，何至株累多人？今蒲大芳逆谋败露，马友元、王文龙等竟敢出不法言语，而平日又有桀骜情事，若再为姑息，伊等狼子野心不知悛改，必致互相勾约或生他衅。是松筠办理此案，并非滥及无辜。若彼时松筠具奏将供词声叙明确，断不加以严惩。即因其办理草率，亦尚可原恕，必不令遽离将军之任。今伊前奏既属含糊，而此一百余人必应调至伊犁复加研鞫，使其供吐确实，明正典刑，原非过当，忽于半途山谷中截杀，成何政体？不知者转似酷暴滥刑矣。在松筠自恐事机不密，酿成他患，然案关多命，措置未免失当。姑念松筠平日操守尚好，熟悉新疆情形，著加恩赏给头等侍卫，授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回疆事务紧要，松筠职司总辖，仍当认真整饬，办理诸事宽严得宜，无负委任。积拉堪著即回京，另候简用。

（卷210 4—5页）

嘉庆十四年八月庚寅（1809.9.11）

谕内阁：晋昌奏审明定拟乌什粮员亏短仓粮及印房各员互相控告一案，所有张观等应得罪名著交部核拟具奏。其穆精阿前因赌案革职，复更名得官，保至主事，殊属冒滥；郎中达灵阿身任司员，于堂官买物受礼，意存迎合，亦属卑鄙，均著革职。至阿齐木伯克馈送佛伦保礼物一节，讯因佛伦保向其屡次需索所致。佛伦保胆大无耻，使其身尚在，必当予以刑诛。阿奇木伯克究系畏其陵虐，尚非得已，著加恩免议。此外应议各员，著该部照例议处具奏。

（卷217 1—2页）

嘉庆十四年八月辛卯（1809.9.12）

谕内阁：刑部奏湖南、河南、陕甘、四川等省造报已未到

配遣军流罪官犯、将应否准减摘叙案由开单请旨一折。朕详加批览，……许升一犯因官运绅缎到台，未经亲身押送，辄交当差回子等经管，以致在途被窃，未及觉察，尚非有心故纵。以上四犯均著加恩准其援减，其余各官犯均不准其援减。

（卷217 2—3页）

嘉庆十四年八月壬寅（1809.9.23）

御万树园大幄次，赐宴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六人、噶勒丹锡呼图克图等六人、哈萨克多索里苏勒坦等十六人、回部伯克和卓木呼里等食。

（卷217 15页）

嘉庆十四年十一月癸酉（1809.12.23）

谕内阁：那彦成奏覆查纳尔松阿保奏修理乌什仓廒各员种种不合、请旨交部议处一折。仓廒工程系属官事官办，纳尔松阿自应筹拨公项动用兴修，即欲捐资办公，亦应自出己资率属办理，乃辄令微员捐资，代悬优叙。其所奏兴办工程统计不过七十余间，丰绅等捐办铁钉并拉运土坯柱石脚价所费不过百余金，即入山伐木等事亦非格外奋勉，岂得遽予升擢？且安知该员等非派令回子摊捐办工，自行出名冀邀恩叙？纳尔松阿既札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又不俟议定率行保奏，殊属不知政体，况丰绅、拜凌阿二员系喀什噶尔差往乌什办事，非纳尔松阿所当保奏之人，尤属违例。纳尔松阿著交部议处。所有丰绅等捐出之项仍照伊措还，交该员等收领。其保奏各员内著照那彦成覆议，阿奇木伯克迈玛特伊巴喇伊木加恩赏给大缎一匹，七品伯克木萨加恩赏六品伯克顶带，余俱无庸议。此后该处遇有官修工程，只须动用官项，毋许再有派捐。

（卷221 2—3页）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乙卯（1810.2.3）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扎萨克郡王达玛琳扎布、土尔扈特郡王策伯克扎布、青海扎萨克郡王沙克都尔、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哈密郡王衔扎萨克贝勒额尔德锡尔、科尔沁贝勒理藩院额外侍郎鄂勒哲依图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223 30—31页）

嘉庆十五年正月乙丑（1810.2.13）

上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外藩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

（卷224 8页）

嘉庆十五年正月戊辰（1810.2.16）

上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外藩使臣等食。至辛未皆如之。

（卷224 8—9页）

嘉庆十五年五月丙寅（1810.6.14）

谕内阁：来灵奏回子殴死胞兄之妻并推碰幼侄致毙、审明定拟一折。此案托克塔库楚克因甫二岁之幼侄戏将柴枝打醒，即推碰致死，旋因伊嫂护子情急诟骂，复用木棍殴伤身死。该犯托克塔库楚克于新疆重地连毙二命，殊属凶恶，著即行处绞，以昭炯戒。

（卷229 13页）

嘉庆十五年九月戊寅（1810.10.24）

又谕：刑部奏查讯叩阍山东回妇张杨氏呈控伊子张进才身死不明一案，请交山东巡抚验讯提质等语。此案张杨氏叠次翻控，业经该省审明照妄诉律治罪。今复在道旁叩阍，经刑部审讯，该氏坚执伊子身死不明，控求质讯，自应验讯明确，以成信谳。著交吉纶亲提犯证秉公审讯。如该氏所控属实，即代为

审理；若系虚捏，即将该氏治以应得之罪，虽系妇女，不准收赎。嗣后如遇妇女叩阍审属虚诬者，均照此例办理。

（卷234 25页）

嘉庆十六年三月癸丑（1811.3.28）

谕内阁：铁保等奏阿奇木伯克入觐年班恳恩展限一折。阿奇木伯克等年班瞻觐之例，向系分为六班，每班派三品阿奇木一员，带领四品以下伯克九人。该处三品阿奇木共九员，六班轮派领班止须六员，其余三员即作为散众跟随，未免于官制未符，且四品以下伯克六年一轮，为期既速，其程途迂远，往返旅费亦未免拮据。著照铁保等所请，所有八城回子阿奇木等年班加恩改为九班，俾三品阿奇木俱得一律领班，而四品以下伯克亦得稍为宽假，以昭体制而示优恤。

（卷240 6—7页）

嘉庆十六年六月辛亥（1811.7.24）

予堵水淹毙阿克苏伯克依斯玛依勒恤典，并赏恤被水回民。

（卷244 3页）

嘉庆十六年六月乙亥（1811.8.17）

赏阿克苏被水兵丁盐、菜银，并免回庄额粮，缓征商民房屋地基银。

（卷245 24页）

嘉庆十六年七月丙申（1811.9.7）

免喀什噶尔回庄本年水灾额赋。

（卷246 23页）

嘉庆十六年八月己未（1811.9.30）

谕内阁：铁保等奏查拿指称叛裔名目敛取钱物并捏写回经妄添不法语句之首从各犯、审明办理一折。新疆回民久经安居

乐业。萨木萨克远窜穷边，距喀什噶尔尚有五六千里之遥。伊故后，其子玉素普穷困无依；欲向伊旧日属下回人敛钱帮助，乃沙朵斯等胆敢私通书信，藉名惑众，敛取钱物，实属不法。铁保等一经访问，即能不动声色密饬阿奇木伯克玉努斯等将案内首从各犯全数拿获，办理甚为妥速。铁保著加恩赏给副都统衔，其本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交吏部开缺，照例进本。哈丰阿著加恩赏给二等侍卫。阿奇木伯克郡王玉努斯甫经到任，即差七品明伯克阿布都拉、五品顶带蓝翎侍卫爱里巴克依等借清查回庄为名悉心访拿，搜获各项字迹解送到案，甚属奋勉。玉努斯著加恩赏给大缎二匹、五丝缎二匹，明伯克阿布都拉著赏给大缎一匹、五丝缎一匹以示奖励。爱里巴克依系玉努斯属下之人，令其自行加赏。所有案内首从各犯俱著照所奏办理。

（卷247 3—9页）

嘉庆十六年十二月丙寅（1812.2.4）

幸瀛台阅冰技。回部伯克伊斯玛伊勒等十四人及缅甸国使臣孟干于神武门外瞻觐。

（卷252 17—18页）

又谕：直隶天津一带向有私贩盐斤卖给回空粮船之弊。前任盐政嵩年查缉甚力，惟将肩挑负贩之人纷纷查拿，未免苛扰，曾经温承惠奏及。乃祥绍接任后又一味因循，任令奸商私售。前经沧州回民王大有呈控命案，首出彭姓等盐店私卖给湖北三帮粮船盐一万八千余担，当饬许兆椿派员截查。兹据该漕督奏称“将湖北头、二、三帮一体搜查，共起出私盐二十九万二千余斤，并讯据丁舵等供称，所带盐系买自天津一带常春等店，并非买自沧州彭姓等盐店”。粮船私载盐斤至二十九万之

多，必非零星担负所能售给，自系奸商私开店铺，大起贩运，毫无顾忌。盐政系专管之员，祥绍著交部议处。温承惠不能查察，著交部察议。所有应行承缉各员，著该督查明参奏，分别议处。现在粮船丁舵等供出情节与王大有所控不符，经许兆椿咨行该督提讯王大有及彭姓等确供私盐究系卖给何帮，著温承惠即行讯明，复知该漕督核办。倘许兆椿所讯丁舵续行供出有与王大有控案相涉应行质讯者，著即解交直隶归案办理。

（卷252 19—20页）

嘉庆十六年十二月甲戌（1812.2.12）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喀尔喀、奈曼、……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喀喇沁扎萨克贝勒丹巴多尔济、土默特扎萨克贝子固伦额驸玛呢巴达喇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252 25—26页）

嘉庆十七年六月己未（1812.7.26）

拨喀什噶尔阿克达什闲地四千亩给道兰回子垦种。从参赞大臣范建丰请也。

（卷258 18页）

嘉庆十七年十一月癸未（1812.12.17）

谕军机大臣等：温承惠覆奏办理贩羊滋事回民一折。回民领票贩羊，进口牧放佣卖藉以营生，本属例所不禁。此次在保定滋事羊贩，系因践食麦苗起衅争闹，经地方文武官弹压查拿，胆敢拒捕殴官，情势凶悍。所以必应严办者，其罪在此。

折内据现犯所供，其拒捕之人系马三骡子一起，并称系马文魁等六人动手将把总杨起发揪扭下马，夺去鸟枪。所供是否的实，该督严讯明确，即将现获之犯并在逃各犯严饬迅获，从严定拟，以示惩创。其并非拒捕案内各羊贩，审明即予省释，不可株连。至回民贩羊进口，途间买马乘载并身配小刀均无不合，即随带梃杖防夜亦属无干例禁。惟绳鞭枪杆究系兵器，不应任其执持。该督即出示明白晓谕严行禁止，并谕知贩羊回民以“尔等商贾谋生，农民以田苗为业，皆应各安生理。若纵放羊只践食麦苗，必致彼此争斗，甚至经官捕逐，受罪拘系，并将资本亏折。嗣后务各安静贸易，毋得滋生事端。”至此次保定县羊贩拒捕一案，该县傅德临于回民牧放羊只、乡民集众驱逐之时并不妥为弹压，迨至拒捕之后，犹不迅速禀报，以致案犯远逃，实属疏忽；把总杨起发带兵往拿，未获一犯，转至被揪下马，亦属庸懦无能。傅德临、杨起发均著革职，其随往兵丁均著革伍。该管南路同知李成集、霸州营游击明禄于禀报后并不就近督拿，又迟延不行转报，均著交部严加议处。该督温承惠平日不能督率属员稽查弹压，亦有应得之咎，著交部议处。将此谕令知之。

（卷263 22—23页）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戊辰（1813.1.31）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喀尔喀、……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科尔沁贝勒理藩院额外侍郎鄂勒哲依图、土默特扎萨克贝子固伦额驸玛呢巴达喇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264 33—34页）

嘉庆十八年八月乙卯（1813.9.15）

谕内阁：御史王庭华奏请将步甲等缺改拨一万挑补旗人一折。步军统领所属步甲等缺，自汉军步甲改拨九百余名挑补旗人正身之后，朕复降旨改拨二千名挑补八旗闲散，原因此项额缺向系挑选旗下家奴，乃近日旗下家奴与挑者仅十之二三，甚至回民亦有充当步甲者。翼尉奎亮于挑甲时不准回民承充，自属正办。步军统领衙门转刊刻告示晓谕回民准其挑选，殊属不合。著将出示之步军统领等交兵部察议。至此项步甲等缺，除两次拨挑正身旗人二千九百余名外，是否尚可酌拨若干缺改归八旗挑补之处，著兵部会同步军统领等再行详悉妥议具奏。寻议：前经奉旨添拨满洲、蒙古步甲二千缺，迄今将及一年，仅挑补五百四十四缺。若再议挑补一万，不独有名无实，且于添拨二千名之缺转至壅塞。请俟前项额缺挑补将足之时，再行酌看情形具奏。报闻。

（卷272 29—30页）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戊戌（1813.12.27）

谕军机大臣等：新疆南北两路自乾隆年间开辟以来，设立驻防以资控驭，地方辽阔，道路遥远，各路卡伦、驿站繁费在所不免。从前新疆经费系由内地拨解备用，岁以为常，原难一时裁减。惟思巴里坤、乌鲁木齐已列为郡县，南路各城回民岁输贡赋亦比于齐民，大率与内地无异，其伊犁、塔尔巴哈台兵丁亦多给与屯田，该处自平定以来五十余年，人民日聚，土地日辟，今昔情形不同，因时制宜，亦宜量加裁定。著传谕松筠、长龄将新疆南北各城及镇西、迪化二府州所属每年出纳大数通盘核计，其地利所产、人力所生是否岁有增益？不须取资内地者约有若干？即不能以该处岁入给该处之用，但使经费岁有

所减，则于国用不无稍裨。此事关系甚大，总在松筠等公忠体国，实心擘画，务为经久无弊之策，朕亦不责以近功速效也。

（卷280 9—10页）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辛酉（1814.1.19）

回部伯克喇哈密地等九人、朝鲜国使臣韩用铎等二人于午门外瞻觐。

（卷281 30页）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壬戌（1814.1.20）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巴林、敖汉浩齐特、苏尼特、……塔布囊等及回部伯克、朝鲜国正副使等随文武大臣依次就坐。诸乐并作。

上进酒。召左翼科尔沁卓哩克图亲王噶勒桑栋罗布、……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喀喇沁扎萨克辅国公、理藩院额外侍郎玛哈巴拉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281 32—33页）

嘉庆十九年二月癸巳（1814.2.20）

又谕：松筠奏接阅恩长信称，霍罕伯克爱玛尔遣使呈请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自行办理安集延事务，不必阿奇木伯克管理，恩长欲与松筠会议具奏；经松筠访知系因玉努斯遣人致送爱玛尔礼物与之通好，爱玛尔遂有是请等语。玉努斯系回子郡王阿奇木伯克，前经松筠访有营私取利、苦累回民等款，因令松筠前往查办，今复又遣人与霍罕伯克通好致送礼物，致该夷使有自设哈子伯克之请。著松筠将前后访出各款逐细向玉努斯诘讯，务得真实情由再行奏明办理。恩长、玉福系该处参赞、帮办大臣，如玉努斯款迹属实，均有失察之咎，著松筠

玉定案时附参……

（卷284 11页）

嘉庆十九年二月戊戌（1814.2.25）

又谕：松筠奏行抵叶尔羌面询玉努斯及差赴霍罕之阿巴斯供词一折。玉努斯身为郡王，现系阿奇木伯克，乃率自遣人前赴霍罕送礼通好，访问萨木萨克之子下落，致被爱玛尔轻视，向其所遣之人争添礼物，不肯见面，并令称其为汗，皆由玉努斯多事取辱。现在霍罕地方讯明并无萨木萨克有子之说，而爱玛尔因见玉努斯卑礼厚币从而生心，旋即遣人前来欲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玉努斯无端生衅，是即其罪。松筠现将玉努斯摘去顶翎在叶尔羌看守，一面前赴喀什噶尔讯办恩长具奏霍罕遣使缘由，并确查玉努斯各项款迹，著即据实讯明，秉公定拟。如玉努斯之咎只在革职以下，松筠奏明，候旨饬遵；若其罪系在革职以上，著松筠一面具奏，一面解京听候核办。现在该处有换班之领队彦吉保、百祥回京，著即派令押解玉努斯到京，勿稍疏失。松筠于此案讯明具奏后，仍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行文饬知霍罕伯克爱玛尔，将玉努斯前此私自遣人送礼，现在查明治罪缘由明白晓谕，俾爱玛尔得知原委，自不敢生心轻视。其恩长等失察之处著于定案时一并附参。将此谕令知之。

（卷284 14—16页）

嘉庆十九年二月辛丑（1814.2.28）

又谕：本日朕恭阅皇考《高宗纯皇帝实录》，内载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圣谕："昨召见雅德，据称'回子伯克每日俱上大臣衙门，每见必叩头行礼，'殊属非是。中国之待外藩，原有定制，不在接见间过事森严。朕抚驭怀徠，回子等无不感恩知法，不敢稍怀异心。然而必命大臣前往驻扎者，乃国家亿万

年之计。我后世子孙不可不善体朕意，将所定成法永远遵守。大臣等果能正己率属，恩威并施，伊等自然悦服。倘回子伯克干犯法律，据实参奏，小则降革，大则予诛，亦不为过。若徒倚恃尊严，欺陵作践，断乎不可。不但见回子伯克不可如此，即土尔扈特、金川番子见大臣亦不可如此等因。钦此。”仰见我皇考统驭外藩恩深虑远之至意，国家抚有万方，长驾远驭，回疆、卫藏俱特派将军大臣驻扎抚绥，当令知大皇帝威德远播，统于一尊，同深感畏。至将军大臣等于回番伯克部长虽有约束镇抚之责，然同为朝廷臣子，于接见时自当各按定制以礼相遇。若妄自尊大，将伊等视同奴隶，殊乖抚绥之义，且伊等于将军大臣之前几同臣僚，又何以辨上下、别等威乎？著传谕该将军大臣等并转饬所辖各处，务遵照乾隆四十三年颁发圣谕，恪守定制，不可将外藩等欺凌蔑视，并将此旨各抄录一遍，永远奉行。

（卷284 23—24页）

嘉庆十九年二月丙午（1814.3.5）

谕军机大臣等：松筠等奏驳饬霍罕来使、现已倾心感服一折。该夷使回霍罕后，如果爱玛尔遵奉饬驳不敢再请则已，如再来渎请，即当谕以“尔霍罕部落不过边外小夷，天朝准令来往贸易已属格外恩施。今尔敢为无厌之请，试思天朝之人岂无在尔处贸易者？若在尔境内添设官员，稽察税务，向无此例，天朝尚不肯为越界之事，尔何得妄行生心，欲于天朝境内违例妄为？此后尔若不恭顺小心遵守法度，即当通饬各卡伦不准尔处之人前来贸易。”如此严切晓谕，爱玛尔自不敢再行妄请。松筠现已由喀什噶尔起身，即将此旨传知恩长等遵照妥办。

（卷284 32—33页）

嘉庆十九年二月丙辰（1814.3.15）

谕内阁：松筠奏查明喀什噶尔已革阿奇木伯克玉努斯邀功妄杀四命并其余苦累回众各款一折。前此铁保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时，曾据玉努斯禀报有回众等私敛金钱送给萨木萨克之子一案，当经审办，奏请将回子毛拉素皮、乌舒尔、爱玛尔、沙尕斯四名正法。兹据松筠查明此案情节均系玉努斯同伊莫洛伯克阿布都拉仔斯商量捏造，其所云攒凑金钱等物竟系玉努斯自行备出，并将伊父伊斯堪达尔从前招降萨木萨克原书添写捏作毛拉素皮带来凭据，酷刑取供；现在该处大小伯克、回子阿浑等人人痛恨称冤；经松筠查讯得实，覆讯玉努斯审拟治罪，先将铁保等参奏请旨等语。铁保前在两江总督任内于王伸汉谋毒李毓昌一案毫无觉察，将伊祴革发遣，旋又奔瑕录用，授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洊升吏部尚书。乃前于玉努斯编造谣言、刑求无辜不加详勘致成冤狱，枉杀四命，其咎甚重，且伊前此办理阿克苏钱局一案，现被革员官成控告多款，可见伊在新疆时仍前溺职。自任吏部，所言甚属谬妄，毫无胆气，竟是无能废物，不能屡恕。铁保著革职发往吉林交该将军富俊等派拨当差。其原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伊犁总兵哈丰阿著革职发往乌鲁木齐当差。当日随同审办之额外主事丰安、主事衔拜凌阿均著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至恩长、玉福二人接任在后，未经审办此案，但不能查出参奏，且又有失察玉努斯纵容护卫家人屯粮贵卖、苦累回民之事，恩长、玉福均著交部严加议处。

（卷285 15—17页）

又谕：松筠奏确查玉努斯款迹一折。玉努斯编造谣言，妄杀四命，实为残忍。玉努斯应得罪名，著松筠于讯取亲供后，一面定拟具奏，一面遵照前旨派交彦吉保、百祥押解来京，

俟到京时降旨核办。再，折内据称此案传话通事阿布都·克比尔于上年十月内忽尔呕血亡故一节，此甚可疑。阿布都·克比尔系当日讯供传话之人，即属案内要证，何以上年忽尔呕血亡故？安知非玉努斯防其漏泄事机，杀以灭口？并著松筠详加查访玉努斯有无将伊毒害之处，一并讯明具奏。

（卷285 19页）

嘉庆十九年闰二月甲戌（1814.4.2）

谕内阁：松筠奏审明玉努斯邀功捏报、妄杀四命及抬价卖粮、苦累回众各款、分别定拟一折。此案玉努斯捏造逆裔萨木萨克子嗣遣人带信敛钱，将毛拉素皮等刑逼成招，四人同懼重辟，业据玉努斯供认属实。本应照松筠所拟抵罪，惟玉努斯因奸娶仆妇色奇纳，被其镇压蛊惑，种种唆使，以致迷惑颠倒，行类疯狂，业将色奇纳正法，玉努斯尚有一线可原，且伊祖额敏和卓著有勋劳，伊父伊斯堪达尔宣力多年，姑援议功之例，稍从末减，玉努斯著加恩免死，解往伊犁永远监禁。案内首先诬捏之阿布都拉仔斯一犯及肆行迎合之伊弟里斯巴克伊一犯实属罪无可贷，松筠于审明后已按例正法。其阿布都拉一犯妄拿无辜，但到案即行供明，著照所拟免死，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其余各犯均著照松筠所拟完结。至从前被诬案内发遣黑龙江之回子呢亚斯素皮、库察克二名及毛拉素皮等四名缘坐家属自应一体昭雪，即行释回。其呢亚斯素皮、库察克二名于归途经由吉林，已罚令铁保捐给盘费银两，并著松筠传谕哈丰阿，该回民路过乌鲁木齐时，亦令捐给银两以示罚惩。其另折所奏查抄估变赃物除解京交纳外，余著松筠查明被累回众及台站回子一体给赏。至被诬之毛拉素皮等四名家属及现在释回之呢亚斯素皮、库察克二名无辜冤滥，情殊可悯，著松筠将抄变银物优为赏给以示矜恤。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子迈哈玛特

鄂散等随同松筠平反此案，认真查办，贝子迈哈玛特鄂散著加恩赏给大缎二匹，阿奇木玉素布、伊萨克、玛木特三人各赏给大缎一匹，即于该处库项内动用分赏以示奖励。

（卷286 13—15页）

嘉庆十九年三月丁巳（1814.5.15）

又谕：明亮等奏会议松筠条奏回疆事宜一折。所议俱是。伊犁将军总统新疆事务，其南路地方向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各城阿奇木伯克等缺即由该参赞大臣验看，分别奏调验放，向例并不会商将军。若调赴伊犁验看，长途跋涉，殊非体恤之道，将军事权亦不免过重，自应仍照旧章办理。至军台当差回众口粮向不动支官项，从无年终咨报之例。其开垦闲田、疏引余水系各城随时兴办之事，亦无庸另议升科。余俱照所议行。

（卷288 20—21页）

嘉庆十九年四月戊寅（1814.6.5）

谕军机大臣等：松筠奏玉努斯之子迈玛特·玛哈苏特年甫十岁，性颇良善，请暂停王爵，先袭封贝子，俟其及岁当差，果堪造就，陆续加封贝勒、郡王等语。所奏非是。玉努斯缘事获罪，所出王爵系伊祖额敏和卓功勋所立，承袭自有定例。玉努斯之子系罪人之子，例不应袭。松筠率为奏请，且令先袭贝子，尤属非宜。松筠系大学士兼任将军，办事历练有年，今如此游移软弱，锢疾难除，本应交部议处，姑念此系密奏，免其交议，著传旨严行申饬。其承袭王爵谱系，著该将军行示吐鲁番领队大臣报明理藩院照例办理可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289 19—20页）

嘉庆十九年四月庚寅（1814.6.17）

谕内阁：晋昌奏回民马二用药迷奸孙晁氏、将马二拟绞监

候一折。强盗用药迷人、取财杀害者俱例应斩决，此案马二因孙晃氏央伊治病，设计用药迷倒，将孙晃氏奸污，孙晃氏醒后羞忿自戕，几致殒命，实属淫恶奸险，且在新疆地方不可不严办示惩，马二即马福保著改为绞立决。

（卷289 34—35页）

嘉庆十九年五月乙未（1814.6.22）

又谕：松筠等奏吐鲁番回众交粮当差颇觉苦累，必须量为调剂，该处地方宜种木棉，近来种植甚广；再有南路皮张商贩云集，每因自相交易，时滋讦讼，莫若官为经纪，按则征税，在于城乡适中之区设立经纪数名，给予官称；税票评价，每两征收三分，仍招殷实良民详请给帖，责成该同知经理，试收一年，得有成规再行定额；所有抽收税银每年拨出十分之三，由该同知分给四佐领回子并军台当差回子以济困乏，其余税项解归道库以充经费等语。吐鲁番种植棉花均系回子地亩出租招种，若即在产花之区抽收税银，恐滋纷扰；如由商贩经由处所如嘉峪关等处酌量抽税，事或可行。高杞系乌鲁木齐都统，现署陕甘总督，著详细查明此项棉花与南路商贩皮张从前嘉峪关等处曾否定有税额，并体察吐鲁番回众如何苦累情形（及）骤增此项花税有无纷扰之处，不妨宽以时日，务计议周妥，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示之。

（卷290 11—12页）

嘉庆十九年六月癸未（1814.8.9）

又谕：松筠奏查明回子通事阿布都·克比尔身故缘由、附参署任阿奇木伯克并自请议处一折。此案前据松筠奏称阿布都·克比尔呕血身故，彼时朕即疑有毒毙灭口情弊，谕令松筠查讯。兹讯据回子伊斯麻依尔供明实系伊弟里斯巴克依与阿布都拉仔斯二人听从玉努斯之妇色奇纳主使，用药毒毙，果不

出朕所料。除色奇纳及伊弟里斯巴克依、阿布都拉仔斯三犯业经正法外，其时玉努斯年班进京，署阿奇木伯克事务之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玛木特毫无觉察，且年已衰老，著革退阿奇木伯克。伊斯麻依尔知情不举，仍发回喀什噶尔枷号，期满重责示惩。至阿布都·克比尔被毒身毙，情殊可怜，著于抄变玉努斯财物项内拨出银一百两，由恩长就近赏给伊子阿布都·纳什尔以示矜恤。松筠前此未经讯出，兹已查办明确，其自请议处之处著加恩宽免。

（卷292 27—28页）

嘉庆十九年八月丁丑（1814.10.2）

又谕：恩长等奏卡伦官兵通同舞弊、审明定拟一折。福通阿派管卡伦索诈得财，因赃私败露复以自刎挟制，行同无赖，著加枷号二年，满日发往伊犁充当苦差。隆祥、硕凌阿、德玉及巴图鲁托克托拜等均著照所拟完结。恩长、玉福失于查察，著交部议处。其从前各任官兵历年久远，人数过多，其得赃与否既无确实证据，俱加恩免其查究。嗣后该参赞大臣于官兵派赴卡伦时，务严切训诫，勿许需索钱文扰累回众，并出示晓谕回民，如有私行勒索者，准其据实首告，审明后将该官兵从重治罪。

（卷295 9—10页）

嘉庆十九年十月庚辰（1814.12.4）

谕军机大臣等：据恩长奏伊兰瓦斯卡伦官兵向回民需索钱物案内之副护军参领福通阿于审讯时自刎伤愈，嗣于九月十六日夜自缢等语。福通阿需索钱文一案，前据恩长等审拟具奏，降旨将福通阿枷号二年，满日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罪原不至死，乃福通阿于谕旨到来之前畏罪自尽。从前佛伦保亦有自戕之案。缘新疆官弁不谙律例，一经被事，未知获罪轻重，

心怀疑惧，辄行自戕，看守官役又不严加防范，屡有疏失，殊属不成事体。著松筠传知新疆南北两路各大臣，嗣后审讯官犯，应收监者即行收监，应看管者派人严加看管，勿稍疏纵，俾罪应拟辟之犯不得幸逃宪典，其罪不至死者也不至冒昧轻生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298 22—23页）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庚午（1815.1.23）

又谕：韩鼎晋奏请添设回民学额一款，断不可行。回民散居各省，所在皆有，非如苗民之聚集一方者可比。湖南苗民另行编列字号，原所以示区别。若各省回民久与本处生童一体考试，如果文艺可观，原准取入学额，并无多寡限制。若如该学政所请将回民专列字号，则直省各州县皆有回民，处处援以为例，岂不将学额广行侵占？必致彼此攻讦，转非相安之道。所奏著毋庸议。将此谕令知之。

（卷300 24页）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戊寅（1815.1.31）

上幸瀛台阅冰技。科尔沁郡王栋默特等三人、敖汗扎萨克郡王达尔玛济尔迪等二人、……回部阿齐木伯克巴彦岱等十五人、土司丹紫江楚等三十二人、琉球国使臣向斌等二人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301 12页）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丙戌（1815.2.8）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巴林、喀喇沁、科尔沁、敖汉、……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喀尔喀镇国公巴彦济尔噶勒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301 20—22页）

嘉庆二十年正月乙未（1815.2.17）

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伯克、外藩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

（卷302 7页）

嘉庆二十年正月庚子（1815.2.22）

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伯克、外藩使臣等食。至壬寅皆如之。

（卷302 13页）

嘉庆二十年二月乙丑（1815.3.19）

又谕：庆长等奏回部哈密郡王衔贝勒博锡尔吁请本年来京瞻觐祝嘏一折。博锡尔来京祝嘏，十月自可到京。惟念伊尚未出痘，博锡尔著由乌里雅苏台草地行走，于本年八月初旬在热河瞻觐。

（卷303 23页）

嘉庆二十年二月乙酉（1815.4.8）

谕内阁：理藩院奏玉努斯所遗吐鲁番回部郡王爵或仍承袭，或即裁汰，并将家谱进呈请旨等语。该郡王爵系因额敏和卓军功所封，乾隆四十八年奉旨作为世袭罔替。前据松筠保奏额敏和卓之孙诺什咱特稳妥有识，通晓清文。兹阅伊等家谱，若令诺什咱特承袭，于例不符。从前额敏和卓出缺，将伊子苏赉满承袭。苏赉满缘事褫革，复奉恩旨将额敏和卓之子伊斯堪达尔承袭。今伊斯堪达尔之子玉努斯获罪，所遗之缺，念额敏和卓功绩，著加恩仍准其承袭。长龄现在乌鲁木齐，即交长龄、高杞将额敏和卓之子丕尔敦、拜喇木二人拣拟正陪具奏，再降谕旨。寻奏上。命以丕尔敦袭爵。

（卷304 2—3页）

嘉庆二十年五月庚戌（1815.7.2）

谕内阁：此案豢贼肆窃之回民发遣到配后，若复潜逃回籍，

必故智复萌，仍为地方之害，著交配所该管官严加管束。如在配脱逃，应如何加重定罪，其失察之该管官应如何从重议处之处，著该部酌议条例具奏。此案人犯即照新例办理。寻议：嗣后回民在配脱逃被获，初次递回配所枷号六个月，二次枷号九个月，三次以外枷号一年。如脱逃后行凶为匪及拒捕情事，除犯该斩、绞监候改为立决，犯该军流发遣改为绞候仍照原例办理外，如犯该徒罪，递回配所枷号一年；犯该笞杖，枷号九个月。其在配行窃，初犯枷号二年，再犯枷号三年，三犯永远枷号。若在逃行窃，亦照此例办理。再，请嗣后回民窝窃，罪应发极边烟瘴者，悉改发黑龙江为奴。似此严定科条，庶匪徒知所儆畏。至失察之该管官，应照寻常遣犯逃脱之例加等议处。吏、兵二部画一办理。请分别纂入则例，由刑部通行各直省驻防一体遵照。从之。

（卷306 19—20页）

嘉庆二十年六月戊午（1815.7.10）

又谕：西拉布奏从前赏给回子耕种乌什所属沙图卡伦附近地亩回子等并未耕种、现已就荒、请拨给兵丁耕种、其兵丁所种地亩照数赏给回子一折。此项地亩乃从前撤兵后空闲之地，赏给回子耕种，不令纳粮。今已多年，回子并未耕种，自系田地瘠薄，难以挑浚沟渠。若改给兵丁耕种，于该兵丁有何裨益？西拉布并不筹画及此，而欲将兵丁熟地改给回子耕种，实属冒昧不晓事体。所有赏给回子地亩既已就荒，只可听其自便。若如西拉布所奏，因回子等无力，将兵丁等熟地改给回子，令兵丁等转垦荒地，种种更张，断不可行。西拉布甫经办事，不循旧章，率听属员之言，实属冒昧好事。所奏不准行，并著严行申饬。

（卷307 2—3页）

嘉庆二十年六月壬午（1815.8.8）

又谕：吏部具题据热河都统咨议处前任建昌县知县广庆于所属地方贼人拒捕、抢去马匹等物一案本内因贼犯系属回民，书写“回贼”字样，太不成话。各省办理抢劫之案，如贼犯系属回民，只须于案供内叙明贼犯某人，系某处回子，何得捏写“回贼”二字？至乖文义，著通行饬禁。吏部据咨具题，未经更正，著传旨申饬。其原文率行书写职名，著查明交部察议。

（卷307 24—25页）

嘉庆二十年九月丁亥（1815.10.7）

谕军机大臣等：玉麟等奏接准成宁等来咨，有塔什密里克回庄阿浑纠众滋扰之事，调取叶尔羌官兵前赴英吉沙尔，即先在彼防守听候调遣；当经拣选绿营兵三百名，派令将弁等管带前往驻守，声势足资联络等语。现已有旨令松筠带兵会同成宁办理。叶尔羌地方据喀什噶尔不远，本处回民闻该处有用兵剿办回众之事，恐不悉原委，未免有惊惶之意。玉麟、景行皆未历行阵，不可轻往，惟当督率存城官兵在本城镇静弹压，并于各卡伦密为防范。如喀什噶尔有剿散贼众潜行窜至者，即行拿获，解交松筠、成宁审办。其本处回众并著玉麟等饬知该阿奇木伯克等广行晓谕“喀什噶尔阿浑孜牙墩滋事，与尔等全无干涉。务各安心乐业，毋得稍有疑惧。”将此谕令知之。

（卷310 3页）

嘉庆二十年九月己亥（1815.10.19）

前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成宁等奏：逆回孜牙墩就擒，回庄照常安业。得旨：嘉奖。擢守备武光琳为都司并赏花翎，赏民人高建洛六品顶带，回子迈哈索特、通事推列克五品顶带，擢

六品伯克斯底克为五品伯克并赏花翎，余赏赉有差。

（卷310 15页）

嘉庆二十年十月壬子（1815.11.1）

叶尔羌办事大臣玉麟奏：叶尔羌荒地经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三等开垦一千二百九十余顷。得旨：嘉奖。赏赉有差。

（卷310 26页）

嘉庆二十年十月壬申（1815.11.21）

又谕：松筠等奏查讯孜牙墩起衅情形并严参阿奇木伯克一折。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玉素普于孜牙墩纠众谋逆事前毫无觉察，咎无可辞，著革退乾清门行走，拔去花翎，降为六品伯克，发往阿克苏效力赎罪。英吉沙尔四品阿奇木伯克玉努斯亦有失察从逆回人之咎，著拔去花翎，降为七品伯克差遣效力。

（卷311 15页）

嘉庆二十年十一月戊戌（1815.12.17）

谕内阁，伊玛依尔于孜牙墩起意谋逆时能不顾私亲，立时禀首，实为深明大义，著加恩赏给七品伯克以示鼓励。

（卷312 16页）

嘉庆二十年十一月戊申（1815.12.27）

谕军机大臣等：据松筠等奏查明初与孜牙墩同谋之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讯供定拟一折。此案孜牙墩纠众谋逆，前据成宁等奏报，降旨令松筠前往喀什噶尔查办。松筠到彼已阅四旬有余，尚未将逆首孜牙墩等正法。兹又奏称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反侧无定，当未擒首逆之先饬令协剿，该比竟不同行，以致官兵间有伤亡，其卡伦被戕官兵器械并孜牙墩全家衣物尽被该比之人抢去；成宁等知其诡诈，羁縻差委，正在设法查办，适松筠到彼，向其告述；时值颁到赏件，因一面传

令祇领，一面密谕阿奇木伊萨克设法询其实情，经伊萨克设席邀请该比等叙言世好，图尔第迈莫特随已吐露似与孜牙墩有同谋情事；适贡楚克扎布到任，会同派员诘讯，孜牙墩供称与图尔第迈莫特上年八月有抱经发誓、有事互相帮助等情，当将图尔第迈莫特锁拿审讯，该比供认曾与孜牙墩抱经发誓，言定彼此有事互相帮助；本年八月初三日夜间，民人高建洛在孜牙墩庄内风闻其将赴城闹事，即向图尔第迈莫特住所询问，该比支吾不过，向说闻得孜牙墩竟欲闹事，命该民人自行赴城禀报；成宁、永芹当派笔帖式霍隆武以花翎、荷包前去奖赏，该比已带人乘马执械欲帮孜牙墩，见霍隆武知事已泄，诡言恐孜牙墩来抢游牧，故为预备；至初六日，始带数十人前赴永芹军营，禀请随营效力；永芹知其鬼诈，羁縻差委；所有戕害官兵、抢劫马厂，尽系图尔第迈莫特约令布鲁特爱勒奇伯克并柱玛带同孜牙墩之人所为，请将图尔第迈莫特定拟斩枭等语。此案成宁等初次奏报时，首叙八月初三日民人高建洛来城禀报，据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嘱伊送信来城，有该庄回贼勾引布鲁特欲于初四日抢城，禀知速为预备等语。其图尔第迈莫特诡诈情形，成宁等屡次奏折从无一字提及，何以转向松筠备述？即松筠前几次奏折亦无一字提及，今忽有此奏，实属可疑。如该比果有助逆情事，当民人高建洛向其查问时，该庄据城一百五十里，图尔第迈莫特既系同谋，何难立时将高建洛杀害，或就近缚孜牙墩处，一面与孜牙墩同来抢城，乃纵令高建洛连夜来城禀报，使官兵得以先发？逮成宁等遣笔帖式霍隆武以花翎、荷包等物前往奖赏，霍隆武仅止一人，彼时该比业已乘马执械，既欲抗拒官兵，又何畏霍隆武一人而不加戕害？至松筠令伊萨克密行询问，伊萨克仅设席相邀一饭，该比何遽将谋逆真情向其吐露？且该比如与孜牙墩同谋在先，后又帮助官兵协拿逆党，

孜牙墩必怀愤恨，何以两月以来总未供扳，直至十月二十以后松筠派人诘讯始行供出？种种疑窦，殊难凭信。非朕不信松筠，恐松筠受伊萨克愚弄，为铁保之续耳。现已有旨饬令松筠速回伊犁，著长龄于接奉此旨后即带伊犁将军印篆，由木素尔达巴罕前赴喀什噶尔，并带伊犁明白通事将此案另行审办。途中与松筠相遇，以上各情节不许泄露一字。密之，慎之。先将印篆交其带回伊犁，并已有旨令成宁、永芹仍回喀什噶尔帮同长龄查办。长龄到彼后，即提图尔第迈莫特复行审讯，并传到民人高建洛与笔帖式霍隆武，令将当日初与该比见面时话言情状详细叙述，毋稍隐漏。谋逆重情非一二人所能为，无难查访得实。如讯明图尔第迈莫特实系助逆，自应照松筠原拟奏明办理，不可疏纵。若该比并无同谋助逆情事，且曾协同官兵查拿逆党，今以疑似之情置之重辟，边疆重地，若各布鲁特俱心怀不服，所关匪细。事关国家要务，长龄不可因松筠已有此奏稍涉回护，务与成宁、永芹同秉公心，虚衷研鞫，不可稍有成见。倘松筠所奏竟系轻疑妄听，则将松筠据实参奏，毋稍徇隐。其孜牙墩等应行正法各犯如无应讯之事，长龄到彼后即先行分别办理，附报奏闻。将此谕令知之。

（卷312 29—33页）

嘉庆二十年十二月辛酉（1816.1.9）

谕内阁：松筠等奏办理孜牙墩谋逆案内各犯一折。松筠前经派往喀什噶尔查办孜牙墩一案，孜牙墩系谋逆首犯，经朕降旨饬令严刑审讯，即行凌迟处死，乃松筠到彼将及两月始将该犯正法。至图尔第迈莫特，前据松筠奏称系与孜牙墩同谋，定拟斩枭，请旨办理。朕核其情节不符，降旨令长龄覆讯。松筠既经请旨，自应候旨遵行，乃忽又奏报已将图尔第迈莫特与孜牙墩一同凌迟处死。松筠办理此事实属错谬。松筠著革去

太子太保，仍交部议处。

（卷313 13页）

嘉庆二十年十二月戊辰（1816.1.16）

以剿办喀什噶尔逆匪孜牙墩出力，赏四品伯克博巴克、五品伯克帕拉特、伊布喇衣木花翎，金顶回子博巴克蓝翎，并升补有差。

（卷314 7页）

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己卯（1816.1.27）

回部伯克莫罗阿布都尔咱克等十一人、朝鲜国使臣洪义洁等三人于午门外瞻觐。

（卷314 24页）

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庚辰（1816.1.28）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喀喇沁扎萨克贝勒托恩多、喀尔喀镇国公巴彦济尔噶勒、喀喇沁扎萨克辅国公理藩院额外侍郎玛哈巴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314 24—26页）

嘉庆二十一年正月壬寅（1816.2.19）

谕军机大臣等：据松筠奏请将孜牙墩等犯缘坐妻女幼子十三名口解交乌鲁木齐都统，分赏该处驻防官员为奴，以免长途解送等语。逆回孜牙墩、莫洛萨赉、通事萨赉等犯缘坐家属，前经成宁等奏明解送刑部办理。今松筠奏称内地似此缘坐之犯多发新疆，不知此等逆回在新疆犯事，其家属应行解送刑部办理，正与内地犯属发往新疆徙诸远方者例意相同。若谓道路遥远，徒劳驿站，则近日发往新疆缘坐犯属不下数百名口，此次逆回家属应解京者仅十三名口，何至有劳驿站？松筠不知例意，所奏不准行。其孜牙墩三犯缘坐妻女幼子十三名口，著长

龄于奉此旨后，即解京交刑部照例办理。

（卷315 12—13页）

嘉庆二十一年正月癸卯（1816.2.20）

又谕：朱勋奏查明伯克过境委员接护交替日期一折。向来回子伯克等年班进京，经过省分例派道府大员接替护送。上年伯克过陕省时，朱勋并未派出道府护送，即或该道府等应于冬闲往各属抽查保甲，仅可于护送伯克后再往抽查亦不为迟，朱勋仅派同知护送，实属违例。其伯克等入境出境程限并未迟逾，朱勋前已交部议处。嗣后每年伯克过境，务遵照定例派委道府大员接护，毋再迟误。

（卷315 14—15页）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癸丑（1816.3.1）

大学士管理藩院事托津等奏：各回城伯克等年班来京，请将所带行李照例称验，除方物外，如有多带物件及代奸商夹带私货者，查出参办。得旨：年班回子伯克进京，沿途于例带斤数外代奸商夹带私货，应以私货之多寡定伯克处分、奸商罪名之轻重。著理藩院会同刑部再行详议具奏。寻议：奸商托年班进京回子夹带私货在五百斤以内者，分别拟杖；至六百斤者，杖六十，徒一年；私货俱照例入官，每百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回子伯克年班进京夹带私货在百斤以内者，停升一次；至一百斤者，降一等；私货俱照例入官，每百斤加一等，罪止革去伯克。回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年班进京夹带私货者，俱按其兼任伯克等第降革，私货俱照例入官。从之。

（卷316 4—5页）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戊寅（1816.3.26）

谕内阁：绪庄奏审明遣犯高尔丙教令回民诬良为窃、请交刑部拟罪一折。此案遣犯高尔丙因奉差缉捕，恐限满被责，起

意诬赖回民马祥行窃，吓诱教供。该弁兵等复用刑拷逼，以致马祥情急，自戕受伤。绪庄既讯出各情节实系诬良为窃，并弁兵私用非刑，库车颁有《大清律》及续纂条例，即应按律定拟罪名。乃谓“案情与律例不符，不能拟罪，请交刑部核拟”，试思案情与律文安能字字符合？准情比例，自无枉纵。况此案行窃正贼与赃物俱已就获，其诬良及刑拷各条均例有明文，无难引断。乃欲交刑部拟罪，刑部为刑名总汇，各省奏咨案件所定罪名是否允当，该部应分别准驳，若刑部先代外省案犯拟定罪名，国家岂有此规制耶？绪庄因循推诿，无耻无能，太不晓事，岂复能胜西宁办事大臣之任？前闲放时，由四等侍卫升授二等侍卫，著仍降为四等侍卫。所有高尔丙一案仍著绪庄定拟具奏。俟来灵接任后即行回京，在大门上当差。都司郑栢著交部严加议处。

（卷316 17—18页）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庚寅（1816.4.7）

谕内阁：前因松筠审办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罪名前后两歧，于该犯谋逆情形声叙亦未明晰，特降旨令长龄会同成宁等秉公确查。兹据长龄等奏讯据图尔第迈莫特之子阿则依及婿莫玛什等供，该犯先曾应允帮同孜牙墩滋事，抱经起誓，继欲谋害霍隆武等，经其妻及子弟等劝止；嗣事竣后，贪得孜牙墩庄田未遂，心怀怨恨，复有“断不甘心，定行闹事”之言。是该犯同谋助逆，有众供可凭，自应按律治罪。但该犯究系谋而未行，与孜牙墩之纠众背叛戕害官兵者情罪有间。松筠既经奏请将该犯斩枭，原拟罪名原无错误，必应俟奉到谕旨后再行处决方为正办。乃未奉明示忽将该犯凌迟处死，与孜牙墩毫无区别，且纵令该犯家属多名同时遁逃，办理实属草率。松筠前已革去太子太保，部议降四级调用，无级可降，应行

革任，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经松筠派查图尔第迈莫特逆迹，既查有端倪，即应将该犯家属先行严密防范，乃于席间探出逆言，乘夜面禀，全不慎密，以致犯属脱逃，亦属疏纵。伊萨克著即降补五品伯克。其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员缺著长龄会同松福、贡楚克扎布秉公拣选，择其实堪胜任者奏请调补。

（卷317 9—10页）

嘉庆二十一年四月丁卯（1816.5.14）

河南巡抚方受畴奏审拟鲁山等县匪徒罪名一案。得旨：王太平、王有贵俱著即处绞，赵丙柱等十九犯均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其年逾七十之宋王宾、王添珠、张林及尼僧绪贤均毋庸发遣，即在豫省犯事地方分置各处永远枷号，并将该犯等犯事案由标明晓示，俾众触目警心，用昭炯戒。……

（卷318 8页）

嘉庆二十一年九月戊辰（1816.11.11）

谕内阁：松福等奏图尔第迈莫特之妻自行投回一折。图尔第迈莫特潜谋不法时，曾经伊妻木巴喇克、伊子阿则依劝阻。迨滋事后，木巴喇克畏惧逃出卡伦，将阿则依监禁。今该回妇自行投回，念其从前劝阻逆谋，尚知畏法，著加恩准其在卡内原游牧处居住。其子阿则依释放，交其领回，并将希布察克部落图尔第迈莫特原有随比田地房间赏给该回妇等俾资养赡。至希布察克总比之缺本非额制，著即裁撤，毋庸请补。

（卷322 12—13页）

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戊戌（1818.2.4）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喀尔喀、阿拉善、巴林……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土默特扎萨克贝子固伦额驸玛

呢巴达喇、喀喇沁扎萨克辅国公理藩院额外侍郎玛哈巴拉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337 31—32页）

嘉庆二十三年正月辛酉（1818.2.27）

谕内阁：方受畴奏审拟马贩妥文兴纵马践食麦苗、被村民驱逐失散一案，已交刑部议奏矣。农亩禾苗攸关民食，朕每遇巡幸地方，恐随扈人等乘马践踏青苗，特派员查禁，违者照例惩治，原以保护农民生计。乃贩马奸商辄将马群昼圈夜行，纵令践食田禾，大为闾阎之害。著该督等出示遍行晓谕，严禁马贩人等，不准纵马夜行。如有不遵禁令带领马群乘夜行走践食麦禾者，该村民即行报官追拿。除将马贩照例治罪外，其所贩马匹由营县衙门拿获，即报明该管上司全行入官，以充营驿公用。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方受畴奏审拟贩马过境践食麦苗之回民妥文兴等一案。各省马贩赴口外买马赶回内地售卖者，往来络绎，即如此案妥文兴一起赴张家口外买马即有二百三十余匹之多。此外各商贩每岁所买殆不可以数计。即此以观张家口外一带产马非不蕃息，何以察哈尔各牧场近日马群日形支绌，每遇调用率以羸瘦者充数？自系该牧长、牧丁等将膘壮马匹抵换盗卖，而以下劣者充公，该都统、副都统等不行查禁，以致马政日敝。松筠、瑞龄俱系新任之员，无所用其回护，著即明察暗访，实力整顿。如有前项情弊，立行据实参奏，从严惩办，不可稍存姑息之见。将此谕令知之。

（卷338 16—18页）

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庚子（1819.2.1）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庄浪土司鲁纪勋、岷州土百户马乾恳请来京祝嘏。朕本年六旬正寿，该土司等既情殷祝嘏，著准其

前来，照上届土司朝觐之例给予驿廪，惟不必令该土司到京。前有旨准吐鲁番回子郡王迈玛萨依特、哈密回子郡王衔贝勒博锡尔来热河祝嘏，约于八月初间到热河。长龄先饬知该土司等，俟该回王行抵甘肃时随同一路行走；亦于八月初间在热河接驾。即祝后，即由热河径回甘省可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353 7—8页）

嘉庆二十四年六月癸卯（1819.8.30）

又谕：长龄奏审明匿名揭告回民叛逆重犯、请旨办理一折。撒拉尔回子自乾隆四十六年惩办后极为安静，该犯杨启才屡犯偷窃，辄挟回民马包福成等斥辱之嫌，捏写撒拉尔回子谋叛告示，镌刻泥印盖用其上，粘贴营门，计图倾陷，奸恶已极。该督已将正犯拿获，并起出泥印，当堂默写，字迹相符，案无疑义。此等不法匪徒何待请旨致稽显戮？杨启才著即处斩，传首撒拉尔回子地方枭示，并晓谕该回民等"造言诬陷之人业经立正典刑"，俾各释疑惧，共安耕凿。

（卷359 5—6页）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甲辰（1819.10.3）

御卷阿胜境，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伯克、甘肃土司等食。至丁未皆如之。

（卷361 15页）

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丁卯（1819.10.26）

谕内阁：御史张元模奏请禁回民充当捕役承差一折。所奏非是。回民隶居各省，分业四民，久与编氓无异。其有习为盗窃或身充捕役通盗豢贼者，如该御史所奏王明等四犯，一经破案，自当按律惩办，以戢奸宄。若因此即禁止回民不令在官充当差捕，试思小民良秀不齐，各直省民人以盗贼犯案者何地

蔑有？岂独于回民加以厉禁耶？该御史所奏实属一偏之见，难以施行，著无庸议。

（卷362 9—10页）

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庚戌（1820.2.6）

幸瀛台阅冰技。苏尼特扎萨克郡王喇特纳锡第、喀尔喀扎萨克郡王楚克苏木扎布等四人、杜尔伯特扎萨克郡王曼达尔等二人、……喀什噶尔四品伯克体巴尔迪等三人、和阗五品伯克莫罗托克塔、叶尔羌六品伯克萨木萨克等七人、暹罗国使臣呸雅唆滑里巡段呵叭腊车突等四人于神武门外瞻觐。

（卷365 28—29页）

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辛亥（1820.2.7）

上御抚辰殿大幄次。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伯克、外藩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

（卷365 29页）

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丁巳（1820.2.13）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科尔沁、苏尼特、浩齐特、阿巴噶、喀喇沁、……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青海扎萨克辅国公琳沁旺舒克、伊克明安扎萨克辅国公呢玛藏布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365 36—37页）

嘉庆二十五年正月戊辰（1820.2.24）

上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外藩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

（卷366 8页）

嘉庆二十五年正月乙酉（1820.3.12）

谕军机大臣等：斌静等奏霍罕遣递信字请添阿克萨哈尔管理买卖事务、痛切驳斥一折。所办甚是。喀什噶尔呼岱达向由

阿奇木伯克选派，霍罕伯克从不干预。乃爱玛尔承袭后，前次即请设海子伯克抽收税务，业经松筠等严行驳斥，嗣复更换名目，先将博塔占私作为阿克萨哈尔，兹又欲令托克托和卓接替管理，实属贪利妄行渎请，自应严词驳斥。斌静等既将博塔占托克托和卓遣还霍罕地方，著严饬各卡伦不准纵令再来内地。如该伯克或再饰词呈请，仍当严行驳回，务令遵守旧章，不得稍有紊越以靖边圉。将此谕令知之。

（卷366 18页）

宣宗道光皇帝实录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癸丑（1820.10.6）

乌什办事大臣巴哈布奏：八月十一日申刻，卡外有安集延、布鲁特滋扰。现带兵三百名兼程前往喀什噶尔防堵，并传示各属回众守业安居，严饬阿奇木伯克鄂斯曼等妥为管束，一路卡伦添兵严密防守。报可。

（卷3　22—23页）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庚申（1820.10.13）

又谕：　据斌静等奏图舒克塔什卡伦外之冲巴噶什爱曼布鲁特比苏兰奇串通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滋事，贼众约有三百余人，业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官兵杀伤，并将伊斯里克卡伦马匹抢去，其呈报公文之马兵二名已被贼匪杀害；色普徵额带同官兵追捕，杀贼五十余名，生擒贼八十余名，贼即纷纷逃窜出卡；现调叶尔羌官兵三百名、乌什官兵三百名、伊犁预派兵二千名，俟官兵到来即带兵进剿等语。此事恐斌静不能办理。色普徵额亦仅能带兵，未能筹划全局，　调度得宜。　著庆祥接奉此旨即日选派得力将备兵丁，星夜兼程驰赴该处将为首滋事贼匪奋力擒捕，讯明谋叛情由，　按律严办。　其余胁从之犯不可株连妄加杀戮，致令各回众相率惶惧，别滋事端，是为至要。再，此次苏兰奇等滋事究因何起衅？是否系内地官兵因事激变？并著庆祥到彼后详细察访，如有激变情事，如实参奏，勿得稍有瞻徇。其伊犁将军事务，著庆祥于领队大臣内择一老成晓事者，

令其暂行代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 10—11页）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辛酉（1820.10.14）

叶尔羌办事大臣长庆、帮办大臣福勒洪阿奏：八月十三日接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等咨称该处卡伦以外布鲁特、安集延回子变乱，调取官兵，当即拣选绿营精壮兵三百名，派游击马金魁、都司姜邦治等管带，于次日起行，饬令迅速前往。臣等督率副将曾受、防御伯岁等镇静操防。现在叶尔羌城乡回众乐业如常，边境均极静谧。得旨：小心镇静防守，毋稍疏懈。

（卷4 13页）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甲子（1820.10.17）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斌静等奏逆犯苏兰奇等聚众滋事，前经色普徵额剿毙并生擒一百余名，余众二百余名已窜出卡外；现在所调叶尔羌头起官兵一百五十名已到，派员管带星驰赴营；其二起官兵一百五十名，斌静留守城池；色普徵额管带叶尔羌官兵及索伦、锡伯、伯克回兵进山追捕；并讯据活贼安集延回子迈玛特里提普供称，张格尔于本年五月内曾向霍汗伯克爱玛尔借兵来抢喀什噶尔，未允，遂纠同苏兰奇并图尔第迈莫特之子胡则会集三百余人前来滋事，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城池烧毁，戕害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并满兵十三名、余丁一名，玉斯图阿尔图什六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亦被戕害等语。庆祥接奉前旨自已带兵星驰前往相机剿捕。惟是苏兰奇系布鲁特比，因何遽尔生心，谋为不轨，欲占据喀什噶尔城池？其中必有起衅根由。萨木萨克之事传闻异词，张格尔是否果系萨木萨克之子虚实未定。图尔第迈莫特前因孜牙墩谋逆案内凌迟处死，其子胡则数年来逃往何处？此次带兵前来，其意可知。庆祥到彼，均逐细察访明确，据实速奏。至斌静前调叶尔羌官兵三百

名原为剿贼，今仅令一半随同色普徵额前往追捕，以一半留守城池。城池固属紧要，但本城自有官兵防守，看来斌静竟系惟怯无能，留以自卫。设色普徵额兵力单弱，致有挫失，殊与国体攸关。庆祥一到，当鼓励将弁兵丁迅扫贼氛，以靖边圉。勉之。其守卡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及满兵、伯克等，查明实系御贼被戕，即行奏请恩施。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 20—22页）

乌什办事大臣巴哈布奏：八月十五日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等咨称安集延、布鲁特等谋逆，调乌什绿营官兵备用，随拣派参将林向荣、都司德亨等带领精壮兵三百名于八月二十日由乌什西边固勒扎巴什前往。复恐乌什回子等闻知派兵未免惊疑，饬令署阿奇木伯克鄂斯曼传谕所属回众各安生理，并于乌什西边通喀什噶尔要路所设巴什雅哈玛等六卡伦各添满洲兵五名驻扎防守。得旨：所办甚是。

（卷4 22页）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丙寅（1820.10.19）

谕军机大臣等：据庆祥奏喀什噶尔卡伦外布鲁特滋事、预派官兵一折，此事前据斌静奏到，已两次降旨谕令庆祥前往查办矣。斌静原奏内称系苏兰奇串通张格尔滋事。苏兰奇系阿瓦勒之孙、博硕辉之子，阿瓦勒在乾隆三十年平定乌什叛回时曾经出力，博硕辉并曾赏给二品翎顶，苏兰奇袭职受封安居已久，何以此次忽萌异志？且仅有众三百人，遽思抢掠城池，谋为不轨，亦觉太不自量，恐斌静前奏尚多不实不尽。庆祥须详加访察并讯获犯供词，如内地官兵有激变情事或别有起衅之由，即行据实参奏，不可稍有隐饰。

（卷4 24—25页）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乙亥（1820.10.28）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斌静等奏色普徵额带兵出卡剿捕，苏兰奇等带领匪众由山僻处奔窜，追至巴勒滚山内，杀贼三十余名，擒获活贼二十余名，讯供后俱已正法；又，拿获布鲁特岳哈西第一名，讯据供称系图尔第迈莫特之堂弟，因孜牙墩谋逆案发，逃至安集延爱玛尔地方，本年七月间会同张格尔等犯卡，杀伤官兵，因官兵追捕，奔出卡外；色普徵额将该犯交斌静审办，斌静将前此拿获逆匪八十余名均于取供后即行正法等语。此案苏兰奇等纠结谋逆，仅有贼众三百余名，连次据斌静等奏报剿杀生擒者已有一百余名，其余贼众无多，何以至今尚未扑灭净尽，逆首苏兰奇、张格尔亦无下落？其所获活贼自应先将起衅缘由讯问明确，并查明孰为起意、孰为胁从，分别办理，乃色普徵额将卡外所获之贼全行正法，但云俱系情罪重大，并无切实犯供，恐系斌静等因事激变，此时转妄行杀戮，希图灭口。边陲重地，所关甚巨，庆祥接奉此旨自已带兵驰往，即迅速前进赶抵该处，速将贼首苏兰奇等设法擒获，扫除余氛，并细访起事根由。该处回民众多，必不能掩人耳目。庆祥访察真确，如实有激变及妄杀情事，即行据实严参，不可瞻徇讳饰。斌静等折著发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5 10—11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丙戌（1820.11.8）

伊犁将军庆祥奏：准斌静等抄折移知余匪业已歼擒殆尽，其首犯张格尔、苏兰奇等似不能再有勾结，可期速获。如果实系穷蹙窜匿，或应力擒，或应诱取，现已飞咨斌静等查访明确，相机妥办。报闻。

（卷6 3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辛丑（1820.11.23）

又谕：本日据斌静等奏绥福驰抵喀什噶尔会同酌办情形，所奏殊未明晰。斌静等发此折时，距张格尔、苏兰奇等滋事之日已一月有余，其何以起衅缘由岂有仍未查明之理？色普徵额既已率众杀贼众多名，追出卡伦，何以张格尔、苏兰奇忽查无下落？前此色普徵额所获活贼二十余名及解交斌静八十余名，正可根讯确供，又何以全行正法？究竟所杀是否逆贼，抑系无辜布鲁特，或系无辜回民？斌静等一味滥杀，以期灭口。从前屡传萨木萨克滋事，及经查办，皆无其人，此次张格尔称系萨木萨克之子，何以突如其来？苏兰奇祖父著有劳绩，伊亦赏加翎顶，素为出力，何以遽萌异志？且贼众仅三百余人，辄敢图为不轨，均非情理，其中必另有激变缘由。又，或斌静等愚怯无能，一闻讹言遽尔张皇失措，办理乖方，以致边人惊窜。此时张格尔、苏兰奇二人毫无踪影，斌静等此次之奏但称山内雪深草枯，兵难行走，看来伊等之意竟系全无把握，希图含糊了事。前已有旨令庆祥驰赴喀什噶尔查办，著即迅速前往该处查明起事根由，或应带兵追捕逆首，或应传檄谕令缚献，一面抚定边疆，一面将实在情形据实奏闻，以凭核办。至绥福本系庆祥派往之员，庆祥到彼后即随同庆祥办事，不可再与斌静等会衔奏事，扶同支饰。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庆祥并传谕绥福知之。

（卷7 8—10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壬寅（1820.11.24）

谕军机大臣等：布鲁特滋事，前后据斌静等奏到三次。其因何起衅缘由，总未据奏明。其擒获贼匪，色普徵额处先行诛戮二十余名，解交斌静审办者，又续诛八十余人，并无一确实供词，曷不留要犯数名以待覆讯？其中必有办理错谬，是以滥杀灭口，甚有可疑之处。现在逆首张格尔、苏兰奇查无下落，

张格尔是否实有其人？从前屡传萨木萨克滋事，均属子虚乌有，此次张格尔称系其子，恐亦系谎播之词。至苏兰奇，自其祖父向化已久，嘉庆二十年孜牙墩案内苏兰奇颇为出力，何以忽生叛志？均属可疑。庆祥现已驰往彼处，必当彻底查明。前所获之布鲁特虽已正法，该处回民及其他爱曼之布鲁特自必能知其详。庆祥访查明晰，如苏兰奇、张格尔实系纠合谋逆，此次虽逃窜无踪，必当设法购致，明正典刑，不可以道远雪大为词颟顸了事，示弱边境。如张格尔并无其人，或苏兰奇并未谋逆，斌静等另有激变情事，其抢夺卡伦并非苏兰奇部众，斌静不为查明遽行加兵，以致惊惶远窜，庆祥访有确据即行据实参奏，不可代人受过。若稍涉瞻徇欺隐，将来别经发觉，恐庆祥不能当此重咎。该将军身膺重寄，边疆重地务办理公允以安众心，方为不负委任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7 10—11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己未（1820.12.11）

谕军机大臣等：据庆祥奏驰赴喀什噶尔查办布鲁特等滋事一案、接奉两次谕旨、先行覆奏一折。庆祥于途次接奉连次所降谕旨，现已兼程前往，计前月二十日后已可抵喀什噶尔。此案张格尔等起事根由，前据斌静等三次奏报总未明晰，且将所获多犯全行诛戮，昨斌静等又有奏留粮员折报，于前事竟未提及，伊等之意以为业已颟顸了事。究竟张格尔等是否实有纠众谋逆情事，抑系始而张皇，续而激变？斌静等回护前奏，不敢据实陈明，庆祥务遵照历次所降谕旨指示之处，将起衅根由详细确查，如斌静等实有办理错谬之处，该将军即行据实参奏，不可稍有瞻徇讳饰。现在各首逆俱已逃窜出卡，卡伦外冰雪在地，难以驻兵，该将军将预派官兵二千名停止前往，所办甚是。该将军如查明张格尔实有其人，胡则实有叛谋，苏兰奇实经助逆，访明各

犯下落，或应购线擒拿，或应传檄擒捕，该将军自行斟酌办理。边疆以外万不可深入穷追，别生枝节。庆祥接奉谕旨，即将查办实在情形先行据实覆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8 11—12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丙寅（1820.12.18）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斌静等奏逆匪远飏、侦探无踪、暂为撤兵分守各卡一折。此折斌静等系于十七日所发，计庆祥二十日后即可到喀什噶尔，是斌静等明知庆祥将至先为此一奏，以为站脚地步。就其折内声叙绥福出卡伦行有六十余里即与色普徵额会晤，可见前此斌静等屡奏"色普徵额带兵出卡"、"入山穷追"、"分布侦探"全系虚词。看来色普徵额不过带兵出卡行走数十里，即择有水草地方在彼驻扎，差遣一二回子前往侦探，及探无踪迹，则以雪大草枯、马匹瘦乏为词搪塞了事。庆祥现已到彼，著即遵照节次所降谕旨查明张格尔等是否实有纠众谋叛情事，抑另有起衅原由，或竟系斌静等办理乖方以致激变，据实参奏。斌静、色普徵额历次奏折含混，于所获多犯全行诛戮，不留一名讯取确供，其办理错谬已咎无可辞，俱著先行解任，留于该处听候查办。现已将武隆阿授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秀堃调为该处帮办大臣，武隆阿令其作速赴任。秀堃本系庆祥带往，即令接印任事。斌静等原折著发给庆祥阅看。其折内所称撤兵及防守卡伦各事宜，均著庆祥斟酌妥协办理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8 26—27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1821.1.1）

谕军机大臣等：据庆祥奏查明张格尔纠同苏兰奇等谋逆大概情形一折。此案逆裔张格尔欲图抢复喀什噶尔，与苏兰奇潜通信息，纠结谋逆；苏兰奇煽惑回众首先接应，烧毁卡伦，残害

官兵。是该逆等久蓄逆谋，尚无激变枉杀情事。现在贼氛四散，余党歼擒，惟有张格尔、苏兰奇窜逸未获，断无有因一二逋贼带领大兵深入夷地穷追大索之理。庆祥所办甚是。即晓谕众伯克及布鲁特、安集延等协力访拿，并悬赏购线，设法诱擒，以正刑诛而靖边圉。其守卡官兵及伯克等御贼被戕，深堪恻恻。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及卡伦满洲兵十三名，余丁一名、在途被戕满洲兵二名、探信被害绿营兵二名，著该将军即行查明咨部，照阵亡例赐恤，以慰忠魂。至伯克阿布都尔满于该逆滋事时首先禀报，被贼拿获抗言不屈，致被戕害，深知大义，著庆祥查明从前回子伯克内有效忠尽节者曾作何褒恤并荫给伊子何职，援照奏请施恩，再降谕旨。

又，另折参奏斌静被众伯克公同控告行止不端并回务章京绥善、废员贾炳与斌静家人张得幅结拜弟兄、倚势婪索、凌辱伯克等款，朕早已料及，实为可恶，大干法纪。斌静、绥善均著革职拿问，交庆祥严行审讯，其家人张得幅已经该将军截留带回，废员贾炳另降谕旨饬拿迅速解往。庆祥即提同人证彻底严究，务将所控各款逐一讯明，按律定拟具奏，不可稍有宽纵。其色普徵额与此案如有关涉，即著归案审办；若仅于带兵时办理粗疏，此时且暂缓交议，俟定案时声明，再降谕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9 17—19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巳（1821.1.2）

谕军机大臣等：松筠奏回疆各城军台回民差使繁重，生计疲累，查有喀喇沙尔所属之布古尔、库尔勒及吐鲁番地方商民租赁地亩，种植棉花贩卖，获利数倍，莫若官为经理，令该管官颁给牙帖，按例抽税，即将所收税银量给各城军台当差回子并吐鲁番所属四佐领回子官兵，于新疆南路有裨等语。新疆南路

各城军台回子及吐鲁番四佐领回子官兵现在是否实有苦累情形应行调剂之处？其吐鲁番、布古尔、库尔勒三处有无商民租赁回子地亩种植棉花牟利之事？是否可以颁帖抽税？如何酌定税额与回民可以两便，不致滋弊？著庆祥会同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哈喇沙尔办事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详悉查明，妥议具奏。松筠原折著发交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9 20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1821.1.13）

谕军机大臣等：据庆祥奏审拟从逆各犯情罪、附参失察之该管伯克并参奏斌静、色普徵额办理草率各一折。此案张格尔与苏兰奇潜通信息，纠结回众谋逆，现讯各犯供词，均称系张格尔因穷苦起意抢复喀什噶尔。但该逆等纠集贼众仅三百余人，一经官兵接仗，即已张皇逃窜，是该逆等鼠窃情形显然，何以遽敢图为不轨？恐另有激变情事，该将军因斌静等已有办理不善之咎，即存化大为小之见，欲将就完案，辄将起衅根由匿不奏闻。朕办理庶狱原无成见，不为已甚，亦不能将就了事。第斌静纵容委员、家人等苦累回众，前据庆祥等访察并该回人控告已有端倪，此时若颟顸定案，不将罪状明白宣示，该回众等必心怀不服，以为天朝办事如此朦混草率，其何以伸国法而震边陲？且使后来派往之人益无所儆戒，于新疆全局大有关系。斌静前已降旨革职拿问；色普徵额将捕获各犯不问姓名全行正法，办理乖谬之至，并著革职拿问，归案审办。该将军务再详细严究，并密加访察，秉公据实审拟具奏，不得稍有不实不尽，自蹈欺隐。其迈玛特里提普等应行正法、发遣、留质各犯，均著照所拟分别办理。专管回庄之六品哈孜伯克迈玛第敏、七品明伯克岳和普、五品阿奇木伯克特木耳和卓于苏兰奇纠人策应毫无觉察，均著革去伯克，统辖回庄之喀什噶尔

三品阿奇木伯克额依默尔、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布拉失于查察，额依默尔著降为五品伯克，阿布拉著降为六品伯克。至布鲁特苏云都克一闻苏兰奇谋逆，劝阻被伤，霍罕伯克爱玛尔不敢助逆，该将军或当堂奖赏，或传谕奖励，所办俱是。仍即晓谕该回众等访查张格尔、苏兰奇等下落，一经侦探确实，务设法诱擒，审明治罪，以彰国宪。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 18—20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午（1821.1.15）

谕军机大臣等：斌静等奏喀什噶尔坐卡副护军参领音德布被戕、护军校明顺病故、此二缺请照前奏裁撤一折。向来新疆各部落人等俱属安静，无多事端，拟将各处坐卡侍卫员缺酌撤，以省京中多派人员。近因逆回张格尔与冲巴噶什部落布鲁特比苏兰奇等密商滋事，图舒克塔什坐卡侍卫音德布被戕，可见该卡乃为要隘。著寄知庆祥查明图舒克塔什坐卡侍卫员缺究属应否裁撤，酌定具奏，再降谕旨。明顺所遗员缺，即照原拟裁撤。寻奏：图舒克塔什卡伦界连外夷，实属要隘，坐卡侍卫不应裁撤，仍请由京派往。从之。

（卷10 24页）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乙巳（1821.1.26）

谕内阁：嵩安奏承办库车之别什托固喇克等处新垦地亩挑挖水渠事务官员等请旨交部议叙、伯克等赏给翎枝等因一折。库车之别什托固喇克等处荒地辽阔，嵩安拣派该伊什罕伯克阿布拉等常川在工看管，主事职衔图明阿等催办，未及五月即开垦五万三千余亩，所挑水渠均属深阔，引入之水足以灌田。该员弁及回子伯克等虽属奋勉，宜示鼓励，惟嵩安此次所派回子伯克等仅止开垦地亩，别无奋勉之处，若于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布拉等五人概行赏给花翎，反不足以示鼓励。著加恩四品伊什

罕伯克阿布拉、五品商伯克斯迪克、六品哈资伯克爱默特、七品密喇布伯克托呼塔、六品虚衔顶带回子阿克伯克等每人各赏给大缎一匹。所赏缎匹就近即于彼处库内动支赏给。其次回子等另有奋勉之处，再行加恩。在工督催之主事职衔图明阿、粮饷处小京官职衔广惠、额外主事职衔双庆，著交部议叙。

（卷11 10—11页）

道光元年正月丁巳（1821.2.7）

谕军机大臣等：庆祥奏设法擒捕逆匪并密陈回疆情形各一折。张格尔既实有其人，藉名和卓后裔，冀图煽惑回众，苏兰奇、胡则二犯预知逆情，巴依哈什、蒙达拉克等倡先助逆，均应按名擒获，以正刑诛。庆祥密派妥干之员前往布鲁特各爱曼分投侦访，不泄机宜，不动声色，务期必获，并谕知霍罕伯克爱玛尔，令其献贼立功，所办皆是。现在蒙达拉克已报拿获，系于某处跪擒？被何人所拿？著刚报具奏。庆祥于蒙达拉克解到后即亲提研讯，务将此次起衅缘由及现在张格尔、苏兰奇、胡则等下落令其逐一供吐，即跟踪设法擒捕。

新疆开辟以来已六十余年，休养生息，边圉无事，旗民回部，富庶恬熙，总当安不忘危，使各安居乐业。该将军有总统之责，凡都统、参赞以下，廉能者不可壅于上闻，贪劣者尤不可稍为回护。镇守边疆必先藉有可信任之人，若待其侦事贻患即立绳以法，已不如早为办理。现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一缺已简任武隆阿，其人精力富强，结实可靠，到任后庆祥仍细心查访，将胜任与否据实奏闻。……

（卷12 2—4页）

伊犁将军庆祥奏：回疆内外夷众无不信奉牌罕巴尔。查迈玛特玉素普即玉素普、札罕格尔即张格尔、巴布顶弟兄三人

为牌罕巴尔之后、萨木萨克之子，屡见奏案。是萨木萨克无子一节，外夷究无此说。今张格尔滋事脱逃，各部落必曲为庇护。至胡则为图尔第迈莫特之子，而苏兰奇即当年诱擒图尔第迈莫特之人，是诱擒一层该二犯已熟筹之。他如助逆之巴依巴哈什、蒙达拉克等，如能擒获数名，翦除羽翼，庶人知畏慑，元恶势孤。不然，胁从之技易行，觊觎之心未泯，难保其不为边患。……得旨：……我皇祖开拓新疆，处处皆劳，睿谋宸算，功成匪易。我君臣各尽厥职，矢勤矢慎，务令旗民回部怀德畏威，安居乐业，是为至要。……

（卷12 5—6页）

道光元年正月壬申（1821.2.22）

又谕：据庆祥奏查讯斌静、色普徵额办理乖谬情形、请会同秀堃审办一折。前经降旨将斌静、色普徵额革职拿问，计此时庆祥早已接奉前旨，即当遵照所谕认真办理，务将斌静如何纵容委员、家人苦累回众，是否因此激变，色普徵额于斌静纵容需索曾否知情逐一根究确实，按律惩办，断不可稍涉颟顸致回众心怀不服，是为至要。秀堃现已接印任事，即著会同查办，秉公定拟具奏。至各卡伦添驻及巡查之兵裁撤归伍，绥福无须差委，令其回伊犁供职，所办俱是。其另折奏请将蒙达拉克暂缓行刑一节，此时首逆张格尔、苏兰奇等未经捕诛，尚须设法诱擒，现据该将军密派官员、回众相机办理，若将蒙达拉克即正刑诛，恐该首逆益复远窜深匿，转难弋获。蒙达拉克一犯著暂缓行刑，严加收禁，留心看守。其余各犯罪名俱著照所拟办理。该将军务饬派出员弁、回众一得该首逆等端倪即行获解，以正刑诛而靖边圉。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拿获喀什噶尔滋事首犯蒙达拉克等功，赏佐领苏章阿等

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12 31—32页）

道光元年二月壬午（1821.3.4）

谕内阁：庆祥奏遵旨查明效忠尽节之伯克、请予褒叙一折。喀什噶尔六品伯克阿布都尔满于布鲁特滋事时被执不屈，慷慨捐躯，深堪嘉悯，其祖逊都拉霍卓从前曾因追贼被戕，世守忠节，尤为难得。阿布都尔满之长子鲁提普拉著加恩赏给五品顶带并赏戴花翎，世袭罔替。其袭次人内如有能胜伯克之任者，量补五品以下伯克。鲁提普拉年已十六，著即交该处参赞大臣等令其在署学习当差，俟年岁稍长，察看才具酌量补用，仍加赏伊家属银二百两俾资养赡，用示朕褒恤忠贞至意。

（卷13 1—2页）

道光元年二月癸卯（1821.3.25）

又谕：御史梁中靖奏请查禁山西驿站扰累一折。向来回子伯克年班来京行礼，跟役照例给以夫马，原不许私带货物皮包致滋扰累。兹据该御史奏称近来年班来京者沿途售卖货物，络绎不绝，州县驿马不敷，票拿车马应用，甚至派拨民夫抬送，岁以为常，驿站不胜其扰。著山西巡抚严行查禁。其甘肃给发勘合时，该管衙门务遵照定例填写跟役包斤数目，毋许私自加增。如有私带货物，概令自雇脚力，不许滥给车马，派拨人夫，以符定例。

（卷13 30—31页）

道光元年二月己酉（1821.3.31）

谕内阁：庆祥奏遵旨查明逆回张格尔等滋事缘由及审拟回子伯克控告斌静家人张得幅等讹诈等款各一折。张格尔纠同苏兰奇等滋事，实因穷苦起意抢掠，并非由斌静激变，现据众伯

克出具甘结，尚属可信。惟斌静以参赞大臣镇守边疆，年老昏愦，行止乖方，于家人、废员等通同婪索伯克等赃物并恐吓凌辱以致众心不服毫无觉察，实属辜恩负职。除贾炳、张得幅二犯业经正法外，斌静著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色普徵额到任未久即带兵在外，其失察情尚可原，业经革职已足蔽辜，著免其置议。绥善身系职官，结交奴仆，饮酒宿娼，卑鄙无耻，著枷号一年，满日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谕军机大臣等：据秀堃奏酌裁接济换防官兵口粮一折。回疆久隶版图，已成康庄大道，与当年荒远情形不同。现在换防官兵按例于经过各回城支领口粮，可以无须接济。著即照秀堃所议，喀什噶尔接送乌鲁木齐及伊犁换防官兵并接送绿营官兵之侍卫伯克备办口粮均永行裁革。其伊犁换防官兵到境，既有领队大臣带领接送并伯克随往支搭桥座，足资照料，其旧派侍卫亦著裁撤。该大臣当妥为经理，俾兵丁、回众等均免扰累，永远相安。将此谕令知之。

（卷13　43—42页）

道光元年三月戊辰（1821.4.19）

又谕：庆祥奏上年张格尔滋事时檄调叶尔羌官兵，该城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散、四品伊什罕伯克鲁则衣捐办马匹棉衣，令五品商伯克迈哈默特鄂对照料官兵即刻起程，请量加鼓励等语。迈哈默特鄂散急公报效，其子商伯克迈哈默特鄂对与伊什罕伯克鲁则衣俱著加恩遇有相当伯克缺出量予升用。

（卷15　7页）

道光元年三月己巳（1821.4.20）

谕军机大臣等：庆祥奏张格尔等逃匿及霍罕通信情形并筹办善后事宜各一折。逆犯张格尔、苏兰奇既已远窜，此时卡伦外各布鲁特爱曼查明并无该逆等踪迹，断无带兵远越外夷部落

追擒之理。就现在情形，无论该逆是否逃往布噶尔或藏匿霍罕，只可听其苟延残喘。且待其稍懈或潜来附近游牧窥探，再行擒捕以正刑诛。至霍罕伯克爱玛尔藉张格尔为奇货，暗令其滋扰边界，复匿之境内，故使内地闻之，其情实为狡谲。惟此时彼尚深讳其事，以张格尔等业经窜往布噶尔，不敢容留在伊地方居住为言，其情词甚为恭顺，该将军亦未明诘其奸，看来爱玛尔之意竟系欲藉此为通使天朝、夸耀邻封之地。霍罕在乾隆年间曾经八次遣使入觐，非未通中国者可比。此时因朕登极初元恳请朝觐，则允其前来，与事理俱顺。惟出于该伯克吁请则可，庆祥断不可稍露招致之意转以示弱。若该伯克果遣使恳求，庆祥当查照乾隆年间旧例，一切供给悉仿成规，一面先行奏闻。该将军酌定行期，令与回城年班应来伯克一同来京，以符体制。……

至喀什噶尔帮办大臣既与参赞大臣同城办事，一切公事俱公同办理，则验放伯克自应一体查看，联衔奏放，以昭公允。其补放伯克当首以劳绩为重，次论其门第，次论其资格，即七品虚顶回子亦以此为准，庶人知奋勉而回情变顺。各城阿奇木伯克禁止与霍罕伯克通信，此乃嘉庆十九年因玉努斯获罪后所议，原非旧例，嗣后仍准其照常通问。遇有公事，禀明参赞大臣等办理。……以罕爱里克等七处闲地分给回民富户，仿种交纳首蓿高粱之处，均著照所议办理……嗣后回民等有代张格尔等偷寄书信、传送钱物者，审实，将传递信物之人即行正法，出钱帮助之人发极边烟瘴充军；其仅止藉名敛钱希图肥己者，将敛钱之人发伊犁给额鲁特为奴，出钱之人枷责示众。该将军即仿知该参赞、帮办大臣一体遵行。

（卷15 8—11页）

道光元年四月甲午（1821.5.15）

谕内阁：秀堃奏喀什噶尔伯克、回众以六品伯克阿布都尔满世守忠节，情愿公交房地给伊嗣子鲁提普拉作为养赡等语。阿布都尔满效忠殉节，经朕加恩优恤，赏给伊子鲁提普拉五品顶带花翎世袭罔替，该处伯克、回众因闻有恩旨同深欣感，群愿赡以公产倾心慕义，甚属可嘉。著照所请，将该伯克、回众交出住房一所、随房田地四帕特满给与鲁提普拉管业，将来何人袭封，即作袭封之人恒产，以恤忠裔。

又谕：秀堃奏查明逆产、分别办理一折。苏兰奇从逆滋事，其从前所给普尔钱、官园及伊在内地所置私产自应分别裁撤入官。著照所议，每年支给普尔钱七串五百文及官园一处均即停撤。其官园租息准其作为印务处公费。阿尔图什回庄苏兰奇所置私产房十五间、地六察拉克即作为该庄六品哈资伯克、七品明伯克官房公产，俾资办公。

（卷16 27—28页）

道光元年六月壬午（1821.7.2）

谕内阁：前据松筠奏回疆军台回民差使繁重，请将商民租种棉花官为收税，量行分给，当经降旨令庆祥会同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查议具奏。兹据覆称新疆南北两路惟南路回民勤于种植，回民自种者十居八九，汉民租种者十之一二；若将棉花概行抽税，则回民于当差纳粮之外又添税课，竟同加赋，无此政体；如专抽汉民花税，则为数无多，易滋影射；一经颁帖，假手牙行，官役倚势横征，汉、回交受其累，种棉者少，必致棉价日昂，徒饱官吏之私囊，实苦耕织之良回；且据查明，军台当差回子十数年始轮一次，各有盐菜口粮，或拨给地亩养赡，不致若累，无须调剂。庆祥虑及远大，所奏甚是。回疆抽收棉税一事断不可行。所有军台一切章程均著照旧办理，不可轻议更

张。

（卷19 3—4页）

道光元年七月壬子（1821.8.1）

予剿捕回匪阵亡镶蓝旗副护军参领音德布祭葬、世职，并入祀昭忠祠，领催凤阿拉、兵丁倭什铿额等十七名赏恤如例。

（卷21 6页）

道光元年八月乙未（1821.9.13）

谕军机大臣等：……本年各回城伯克因例不筵宴，均暂缓年班入觐。

（卷22 19页）

道光元年九月丁巳（1821.10.5）

赏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迈玛萨依特移眷银。

（卷23 16页）

道光元年九月戊午（1821.10.6）

谕内阁：西本布等奏世袭公爵回子请在原籍学习当差。著照所请，阿布都莫敏准其在和阗学习当差，如果始终奋勉，以该处六品伯克酌量补用。

（卷23 16页）

道光元年九月癸亥（1821.10.11）

大学士戴均元等奏：律载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之案，除致毙人命拟抵外，其余纠伙共殴之犯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结伙虽在三人以上而俱徒手争殴，并无执持凶器者，于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结伙在十人以上者，虽无执凶器但殴伤人，仍照三人以上执持凶器例。又，例载豫省南阳、汝宁、陈州、光州所属及安徽颍州府属遇有凶徒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伤人之案，俱照回民定拟。盖回民与南阳等处人民性皆桀骜，动辄纠众，故定例并严。惟必须预谋结

伙，方依本例分别问拟，若猝然争斗，虽数至三人，并非预谋纠约，即不得滥引此例。并请于律例各本条内详晰添注。从之。

（卷23 20—21页）

道光元年十月丁亥（1821.11.4）

谕军机大臣等：武隆阿等奏冲巴噶什爱曼一带之布鲁特约有二百余户，上年随苏兰奇逃赴霍罕……（武隆阿）所称密饬阿奇木伯克等派委回子扮作贸易之人不时前往各爱曼密行查察一节，务须委用得人，使该布鲁特安处无疑方为妥善，慎勿别生事端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24 15—16页）

道光元年十月戊戌（1821.11.15）

伊犁将军庆祥奏：回户粟谷歉收，请抵交小麦。允之。

（卷25 8页）

道光元年十一月辛酉（1821.12.8）

谕军机大臣等：武隆阿等奏英吉利夷人给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递字求来贸易买马、现经驳斥一折。英吉利系海外夷人，向在广东贸易，温都斯坦一带地方并非伊国泊船口岸。今爱孜图拉执有夷字，据称系英吉利头目果乃尔辗转所遣，要到西北一带买马贸易，并欲到布噶尔地方，先来给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散递字，求向叶尔羌、喀什噶尔一路行走。武隆阿等令迈哈默特鄂散以己意作字驳斥，所办甚是。至所称“英吉利据有温都斯坦已五六十年，其旁克什密尔音底亦皆听从”等语，外夷部落荒远难稽，疆圉之外原可置之不问，惟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一带卡伦均与外夷接壤，地方紧要，总当留心稽察，严密防范，不可大意。武隆阿现已饬向在叶尔羌贸易之克什密尔回人分起探访此事。该夷人究有多少？其来意何居？

一俟探有确情，即行迅速奏闻。将此谕令知之。

（卷26 23—24页）

道光元年十二月乙酉（1822.1.1）

谕内阁：前据庆祥奏调剂伊犁事宜一折，当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兹据按款查明覆奏伊犁库贮不敷。著于乌鲁木齐备用银内提拨银十万两永远存贮伊犁以备要需，寻常不准动用。其回子每年交谷五万石内准其少交一万石，抵交小麦五千石以剂盈虚。回户所交解面余粮，著拨归正项一体奏销。……

（卷27 11页）

道光元年十二月丙戌（1822.1.2）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奏：据迈玛萨依特报称，玉斯图阿尔图什回庄六品阿奇木伯克托里牙克将上年从逆回子他什帕拉特拿获，审明后传集回众环视，斩决枭示。得旨：嘉奖。

（卷27 13页）

道光元年十二月丁酉（1822.1.13）

谕内阁：明叙奏酌拨军台回子地亩一折。喀喇沙尔所辖军台六处，例由库尔勒、布古尔派拨回户赴台当差，向给开都河北荒地五顷及乌沙克他尔屯工余地六顷以资补贴。兹据明叙查勘，前项地亩碱薄，历年收成灾歉，且本城回子代种，长途往返，殊形苦累，奏请酌拨调剂，自系实在情形。加恩著照所请，准其按照原数改拨库尔勒各爱曼隙地五百余亩、布古尔各爱曼隙地六百余亩，于明春开垦，按年轮派回子就近代种，所收粮石均匀分给六军台当差回户，其开都河北及乌沙克他尔二处地亩即自明年停止耕种。至库车所辖喀喇布拉克军台派拨布古尔回子当差，地处戈壁，并著再拨布古尔各爱曼隙地二百亩一体开垦，轮派回子代种，粮石分给该台回子，俾资调剂。

明叙务当严饬该阿奇木伯克等秉公办理，毋得稍有偏枯侵蚀，以期回户均沾实惠。该部知道。

（卷27 28—29页）

道光二年二月辛卯（1822.3.8）

命自道光三年为始，内务府三旗女子内所有回子、番子之女著毋庸入排引看。

（卷29 25页）

道光二年闰三月壬午（1822.4.28）

又谕：御史董国华奏漕船帮丁积弊一折，据称江淮各帮有尖丁名目，如常德广、马回子等数人皆著名刁横，包派帮费致富，累丁病漕，不可不严行禁革等语。著李鸿宾于回空归次时，挨帮密访常德广、马回子等数人，按名查拿惩革。……

（卷32 13页）

道光二年闰三月癸巳（1822.5.9）

谕军机大臣等：松安奏沙雅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本年年班恳请朝觐并进献马八匹、雕八只、转行请旨一折。阿奇木伯克伊萨克轮应本年来京进献土产马雕，尚属至诚。惟库车距京窎远，伊萨克挟带马、雕若干未免糜费。此次谕令伊萨克仍照嘉庆二十年之例进献马五匹，其余马三匹、雕八只均无庸进献，以示朕体恤回仆之意。将此晓谕伊萨克遵行。

（卷32 24—25页）

道光二年四月丁未（1822.5.23）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宾覆奏访查帮船积蠹、核减闸坝费用、严禁陋规需索一折。……至帮丁积蠹，既有常德广、马回子著名刁横，常德广是否即系茉德光？抑或另有昔充伍丁、今已退出之常德广？并马回子究系何名？务即访查明确，严拿惩

办。……

（卷33 5—6页）

道光二年四月庚午（1822.6.1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武隆阿等奏英吉利洋人给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递字，求来内地贸易马匹，业已驳斥，当经谕令查探该洋人情形具奏。兹据奏称于本年三月间差委回人孟干等前赴推巴特地方探得英吉利二人，一名木尔齐喇普、一名铁里伯克，随带跟役约有二三十人，均系温都斯坦、克什密尔等部落，在推巴特居住贸易，尚属相安；现又据该洋人差人递字，求由叶尔羌一带行走，赴布噶尔等处贸易，且称从前曾有该国洋人到过叶尔羌地方，联名出具保结作证；查询并无其事，现拟仍行驳斥等语。布噶尔等处地方从无与英吉利洋人交通贸易之事，武隆阿等所办甚是。其所拟驳谕一件及代阿奇木伯克迈玛萨依特等拟成回谕两件，朕俱已阅览，批改数处发给。著武隆阿等即遵照翻译各谕，交差来洋人赍回。该洋人求向内地行走之处断不可行。武隆阿等惟当督饬各卡伦官兵小心防范，严密稽查，勿令潜入内地，以靖边圉。将此谕令知之。

（卷34 21—22页）

道光二年十月己酉（1822.11.21）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奏确查青海现在情形并酌安卡隘、严拿汉奸一折。据称长龄剿办野番屡获胜仗，所奏尚非虚捏，惟撤兵太早，且察罕诺们汗实系野番中祸种雄谋，长龄反为捍护，草率轻忽。已明降谕旨将长龄撤去双眼花翎，准戴单眼花翎，仍交部议处矣。野番冥顽成性，蒙古虐其属下，其属下反投野番谋生，因导引抢掠其主。至内地歇家奸贩贪利潜往贸易，无事则教引野番渐扰边境，有兵则潜与报信，近年番势渐张，弊实在此。蒙古、回民、汉奸皆能为番子衣冠，始仅勾结

乡导，继或冒名肆掠。欲除外患，自应先绝内奸。其西宁之丹噶尔、哈拉库图及贵德、循化、巴燕戎格各属回、汉民人并熟番私贩茶叶、火药、口粮潜往贸易者，悉属汉奸。至各属蒙古、番子、歇家择山僻处所私开小店销变赃物亦所不免。此等回民、熟番与内地奸民抢劫成风，甚属可虑。那彦成所奏乃正本清源之道。然必须办理周妥，计出万全，以期一劳永逸，不可稍有疏失。其请分防提镇查明毗连番地卡隘，通衢要路酌增防兵多不过百名，山僻小路增防兵二三十名，其路径丛杂即挖断以防偷越，野马川一带酌驻备兵数百员名，俱照所议行。倘番贼仍前占据，明岁春融即厚集兵力痛加驱剿。

（卷42 19—20页）

道光二年十一月丁丑（1822.12.19）

谕内阁：那彦成奏覆审部驳之回民马噶奴一案，请仍照长龄等原奏问拟等语。此案马噶奴胆敢纠约庄邻番、回二十四人置备口粮杂货，持械潜运口外，向野番易换羊皮等物，通番济匪，大干法纪。除马如世一犯业经病故外，马噶奴著即处绞。嗣后有情节似此者，即照此定拟。若审有勾通、煽惑重情，仍加以枭示，以儆奸宄。俟边疆静谧后，再照常例办理。该部知道。

（卷44 13页）

道光二年十二月丁未（1823.1.18）

谕内阁：那彦成参奏才具平庸之道员、请交部严议一折。甘肃安肃道瑞林于回民田全呈控麻木沟等偷挖金沙一案并未察知该督，又不即时会营查拿，迟逾数月之久，以致巨案未能早结，此等疲玩不职之员断难姑容。瑞林著先行开缺，交部严加议处。

（卷46 9页）

道光二年十二月壬戌（1823.2.2）

……吐鲁番二品协理旗务伯克伊斯玛依尔沙雅尔、三品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等九人、和阗属策勒城四品阿奇木伯克呢雅斯等二人、叶尔羌属什拉木五品阿奇木伯克阿布拉等三人、喀什噶尔六品明伯克都那什尔、廓尔喀使臣噶箕达纳·彭咱邦礼等十六人……于神武门外瞻觐。

（卷47 20页）

道光三年二月癸亥（1823.4.4）

谕军机大臣等：程祖洛奏县丞昏夜被戕、现获挟仇凶犯提省审办一折。此案沈邱县槐店分防县丞王庆澜被匪扎伤身死，房内衣物箱柜均未损失，经该县叶先张访出该县丞衙门巳革差役、屡次犯赌被责之回民刘三轩在逃获案，讯系挟恨商同杨海云谋杀该县丞情节。缉获杨海云质讯，供亦相符。刘三轩以革役挟嫌，胆敢逞凶戕害本管官，同谋者断不止首从二人。该县丞家人虽非同屋住宿，何竟毫无听闻？该抚现将犯证提省，著即虚衷严鞫，务令讯出确情，无枉无纵，照例定拟具奏。……

（卷48 31—32页）

道光三年五月庚辰（1823.6.20）

谕军机大臣等：孙玉庭奏查拿积枭张建礼等及衙蠹胡成、王琯等犯，现俟漕船全帮北渡后，即回省亲提拿获单开各匪审究严办等语。此等凶淫恶匪立就擒获，甚快人心，可嘉之至。张建礼为江南、山东、河南各处私枭巨魁，白龙王庙私关即其派出党羽，系著名积恶、最要首犯王琯。（王琯）系蒙城皂役、张建礼之耳目，先经升任颍州府杨国桢访拿收禁，后任被朦释放，仍复勾串作恶。该二犯狼狈为奸，在各犯中尤为稔恶，倘经杨国桢访拿收禁后即行从严惩办，何至日久稽诛？

……其现获之王瑄、济恶之胡成、张斌及探信之回民朱廷松俱著隔别严审，定拟具奏。……

（卷52 13—14页）

道光三年八月庚子（1823.9.8）

又谕：庆祥等奏新疆行茶枯碍情形、请仍循旧章一折。回疆各城向准商民贸易，以茶易粮，历久称便。前据陕甘总督以甘司官引滞销奏请严禁私贩，经部议准后，茶商不能运往该处售卖，以致兵民回众均形竭蹶，实属格碍难行。著照庆祥等所议，嗣后新疆地方仍准商茶由北路运售，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体办理。如有私带附茶者，仍严拿治罪，以期夷民两有裨益。……

（卷56 12页）

道光三年八月癸丑（1823.9.21）

又谕：理藩院奏请将黑龙江将军拿获布噶尔回子四名解送喀什噶尔办理一折。布噶尔回子绥彭穆鲁特、穆萨帕勒、赛丕拉、倭里萨等供词虚实之处，在京既无凭据可查，即照该院所奏，从兵部由驿解送喀什噶尔，交参赞大臣永芹等就近查询明白。如无别项情节，即照从前办理，遇便解往布噶尔。

（卷57 6—7页）

道光三年九月乙亥（1823.10.13）

又谕：永芹等奏久窜霍罕投回之布鲁特仍旧安置原驻游牧一折。占帕拉特前因迫于逆回等逼吓，随窜霍罕，兹率众投回原驻游牧，尚知悔惧。占帕拉特加恩仍著赏还顶带。

（卷58 20页）

道光三年九月辛卯（1823.10.29）

又谕：永芹等奏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郡王迈玛萨依特向于地方事务均能认真经理，兹复将私给逆裔传信、敛钱各回犯留

心盘获，殊堪嘉尚。迈玛萨依特著加恩在乾清门行走，并赏给大缎二匹，即在该处库内发给，以示优奖。嗣后该郡王务当益矢慎勤，倍加奋勉，永承恩眷。

（卷59 13—14页）

道光三年九月甲午（1823.11.1）

刑部议覆：云贵总督明山等奏云龙州汉民秦贤中等与回民马良才纠众持械伤毙多命一案，并将草率完案之署云龙州事、宣威州知州雷文枚等分别定拟。得旨：已革知州雷文枚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前署大理府事东川府解任知府张志学、云龙州吏目张尚志俱著革职，前署云龙州事解任通判李兆榜著交部严加议处。

（卷59 19页）

道光三年十月庚子（1823.11.7）

陕甘总督那彦成奏：蒙番、回众均极安谧，并将公呈译奏。得旨：蒙番、回众果能长此畏威怀德，边徼无事，则是长龄等卿莫大之功也。嗣后仍当随时留意，相机料理，以期永靖边陲。慎勉而行。

（卷60 5页）

道光三年十一月庚寅（1823.12.27）

又谕：哈迪尔著加恩赏假，令其照料明年年班回子伯克等回去，乘便回籍祭扫祖茔。回来时，仍著照料明年年班回子伯克等前来。往返俱著赏骑驿马。

（卷61 37页）

道光三年十二月丙辰（1824.1.22）

……和阗三品阿奇木伯克穆巴喇布阿等二人、库车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布拉等三人、哈拉哈什四品阿奇木伯克岳尔达什、布古尔伯克阿尔楚曼第等二人、伊犁伯克图尔都什、喀什噶尔

六品密喇布伯克博巴等二人、叶尔羌六品巴克玛特尔伯克穆喇等二人……于神武门外瞻觐。

（卷63 14页）

道光三年十二月辛酉（1824.1.27）

谕内阁：回子阿布都哈里从前曾经赏给原任大学士傅恒使令，今平定回疆已越多年，各回子王公等俱极恭顺出力，著加恩将阿布都哈里及伊子博巴克·阿布都色默特、伊孙阿锡木俱著赏给马甲、钱粮，入于正白旗蒙古当差。

（卷63 24—25页）

道光四年三月甲戌（1824.4.9）

谕内阁：永芹等奏参擅换官地转卖各员、请分别革职议处一折。喀什噶尔附城官地种植蔬果，以为分赏官兵之用。乃二等侍卫阿布都尔满告假回籍养亲，辄敢将自置小地易换官地，并于调升叶尔羌伊什罕伯克时有私卖得价之事，实属渔利。阿布都尔满著先行革去伊什罕伯克，勒令回阿克苏原籍养亲，仍在二等侍卫上交部严加议处。五品伯克玉努斯胆敢私买官地，又复散卖与安集延等，故违例禁，巧图获利。玉努斯著革职，交阿奇木严加管束。所有换出官地，即饬该章京会同阿奇木郡王迈玛萨依特查明，层次回赎，照数入官，以复旧额，仍交城守营经管。……

（卷66 15—16页）

道光四年六月癸丑（1824.7.17）

谕内阁：永芹等奏布鲁特爱济伯克病故、所遗五品翎顶可否赏给伊子毕叶克戴用一折。布鲁特爱济伯克之翎顶原系伊父哈尔噶沙齐前在乌什军前奋勉所得，后经赏给爱济伯克戴用。今爱济伯克已故，著加恩将此五品顶带花翎即赏给伊子毕叶克戴用。

又谕：永芹等转奏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郡王迈玛萨依特呈恳进献海青雕马一折。迈玛萨依特因遵奉谕旨遇伊年班时再来瞻觐，呈恳将伊所进海青雕马交今岁年班来京之伊侄佐尔霍迪音进献，尚属伊之诚悃。即照所请，交商伯克佐尔霍迪音呈进。

（卷69 26—27页）

道光四年七月己巳（1824.8.2）

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等奏：向例库伦办事大臣更换之时及每届十年应查毗连俄罗斯卡伦，均预行文俄罗斯固毕尔纳托尔。近又奏准照俄罗斯所请，为续给在京之僧俗银两，雇恰克图回民遣送。应将此三件一并咨行，谨将咨文底呈览请旨。……报闻。

（卷70 9—10页）

道光四年七月甲戌（1824.8.7）

赏故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子迈哈默特鄂散银二百两。

（卷70 14页）

道光四年七月庚辰（1824.8.13）

谕军机大臣等：特依顺保等奏访获代逆裔传递信字之回犯、请解交喀什噶尔归案审办一折。叶尔羌所属恰克恰克回庄拿获喀什噶尔回犯莫洛巴依默特及其弟伊布拉依木，并起获信字、发辫等物，讯明该犯等实系代逆裔传信敛钱之人。现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等已将同案各犯拿获审讯，著特依顺保派委员弁兵役即将该二犯解至喀什噶尔归案办理。务令该员弁等沿途小心护送，毋稍疏虞。……

又谕：本日据特依顺保等奏访获传递逆裔信字回犯、解交喀什噶尔审办一折。喀什噶尔回子莫洛巴依默特并其弟伊布拉依木前曾潜至边外与逆裔迈玛特玉索普服役，复持信字向喀什噶尔白帽回子敛钱，亲交收受。上年该逆裔又写就给迈玛第

敏信字一件、发辫一根交该犯收持，该犯添入私写信字，希图多收钱文，因辗转藏匿，逃至叶尔羌居住逗留，旋经特依顺保等派员在恰克恰克回庄拿获，已有旨饬令将该二犯解往喀什噶尔交永芹等归案严审矣。新疆回部地方往往有代逆裔寄信敛钱之事，总由愚回无识，妄存系念，渐至勾串煽惑，不可不防其渐。从前如张格尔、苏兰奇各案皆系庆祥经手办理，一切情形自所深悉。此次莫洛巴依默特兄弟胆敢两次为迈玛特玉素普传递信件，捏词骇听，以冀可多敛钱，种种不法，尤应亟加惩创。该将军接奉此旨，著与永芹等札商妥议，严行究办。务须出以镇静，不可稍示张皇，致涉惊扰。至于匪回偷越边境私相勾结，逆裔藉端构煽，一有访闻即当查拿净尽，以绝根株。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据特依顺保等奏访获代逆裔传递信字之回犯莫洛巴依默特及其弟伊布拉依木，已谕令派拨弁兵解赴喀什噶尔交永芹等归案审办矣。此案该回匪等不尊法禁，胆敢与逆裔勾通串结，代为辗转营谋，实属可恶。永芹等务当提集各犯详细质证明确，从严惩办，以期净绝根株，毋稍疏纵。

至特依顺保另片奏称二等台吉噶杂纳齐伯克迈哈默特鄂对拿获回犯二名，实为奋勉等语，迈哈默特鄂对前已升补伊什军伯克，该伯克屡次缉捕出力，著永芹等遇有回疆各城阿奇木伯克缺出，即行奏请升补，以示鼓励。将此谕令知之。寻永芹等奏：接据特依顺保知会，即将莫洛巴依默特供出喀什噶尔回子迈玛第敏、萨木萨克等按名拿获，现将叶尔羌解来各犯质讯其为玉素普服役、寄信敛钱及回子萨木萨克、迈玛第敏两次敛钱各情，与叶尔羌所讯供词大略相同。至带来图书信字，一是逆裔所给，一是该犯盗用逆裔图书捏写。再四穷诘，矢口不移。将莫洛巴依默特处斩，伊布拉依木及萨木萨克等问拟军遣如

律。下部议。从之。

（卷70 21—24页）

道光四年闰七月癸巳（1824.8.26）

谕内阁：前任和阗办事大臣文弼办理遣犯孙尔男重利放帐一案，于原告诬控情由未经究办，已属草率。至查抄孙尔男资财辄散给众回子，又复报查寄顿物件，株连案外，尤属错谬。文弼著交部议处。……

谕军机大臣等：刑部议覆敦良等审拟遣犯孙尔男重利放帐一案，已明降谕旨依议办理矣。惟敦良等原奏内称该犯被抄资财散给回众，房地、契纸、钱文核计人数众多，应免追缴；众伯克当押物件，所欠本银缓为设措，听其自行清理等语，该犯既非例应查抄之犯，则被抄资财自应照例追还。除散给众贫回钱文人数众多应免其追还外，其众回所借钱文及所押房地契纸自当照数追给，以昭平允。至该伯克等当押物件，既经该前任办事大臣散给原主，该伯克等均系职官，又非众回可比，所欠银钱必当急为清理，何得以缓措为词致滋悬宕？著敦良等将该伯克及众回子等所借银钱及房地契纸等物、当押各项一并追出，给该犯具领后再行起解。毋任该回子等抗不交还，该伯克等故为延缓，令该犯稽留该处再滋事端。将此谕令知之。

（卷71 3—5页）

道光四年闰七月癸丑（1824.9.15）

谕内阁：据富纶奏阿克苏回子郡王衔哈迪尔遣护卫来言，特尹地方有恩赏地四十余塔哈尔，被乌什阿奇木伯克穆萨令回子占去二三十塔哈尔；又，有伊家人名色黑一户，穆萨得钱十千文将其拨入纳粮回户册内，哈迪尔已送信穆萨，令其妥办，倘有办理不善，即行呈控；当经调取哈迪尔原信译出，核

其所写情节，与该护卫言词互异；现届阿奇木伯克穆萨年班起程期近，请暂行扣除等语。著永芹于回疆各城办事大臣中择其明白干练者酌派一员前赴乌什，会同富纶确切详查阿克苏所辖特尹地方有无哈迪尔遗产、乌什回子果否侵占并传讯家丁户口及穆萨有无受贿之处，秉公据实具奏。阿奇木伯克穆萨本年年班著暂行扣除，俟此案讯结，于明岁班期再行进京。……

（卷71 29—30页）

道光四年八月己卯（1824.10.11）

谕军机大臣等：哈迪尔奏声明乌什回子等占伊地亩细故、伊自行寄知乌什阿奇木伯克穆萨缘由一折。哈迪尔因系伊家地亩，并未报乌什办事大臣富纶，只寄彼处阿奇木伯克，尚属可行。此案曾有旨著交永芹秉公查办。哈迪尔无论行抵何处，接奉此旨即妥为照料霍罕来使及各城年班回子伯克等来京。

（卷72 26页）

道光四年九月乙未（1824.10.27）

又谕：永芹等奏营兵勾结外夷合谋外投、事泄拿获审办一折。喀什噶尔营兵海常禄因派往换防，在回城市上常与安集延回子等讲经，辄起意改装偷出卡伦图谋外向，藐法已极。副将富哈善等派兵拿获，并起获回经二本、安集延衣帽、鞍马各物，永芹等随饬将同谋出卡之回子等严拿到案，审明定拟，查办甚属认真。把总张泰系专管该营兵之员，未能先事觉察，其咎甚重，著即革职。副将富哈善、游击刘发恒系管理绿营大员，均有失察之咎，惟将该犯等即时拿获，办理尚属迅速，著加恩免其议处。永芹、巴彦巴图自请交议之处，亦著加恩宽免。嗣后该大臣等务当严饬各卡伦员弁随时留心查察，如有奸宄之徒改装混迹，立即严拿究办，毋稍疏懈。所拟该犯等罪名，著交刑部会同理藩院核议具奏。其同谋之玉努斯在逃未

获，著即饬阿奇木迈玛萨依特上紧查拿务获，讯明办理。

（卷73 8—9页）

道光四年九月己亥（1824.10.31）

以故叶尔羌阿奇木伯克散秩大臣贝子迈哈默特鄂散子迈哈默特鄂对袭爵。

（卷73 12页）

道光四年九月甲寅（1824.11.15）

谕军机大臣等：永芹等奏闻报逆裔前来滋事、密派将弁防捕一折。逆裔张格尔由霍罕纠约布鲁特多人欲来喀什噶尔滋事，该大臣等陆续派员侦探明确，随派官兵同阿奇木迈玛萨依特派出之伯克护卫回兵出卡堵截。永芹在城调度一切事宜，巴彦巴图复带领官兵前往英吉沙尔，与领队大臣色普徵额定议防守，即驰赴乌鲁克等卡伦设法擒拿。该大臣等布置悉为妥协。张格尔豺野性成，胆敢仗和卓名色摇惑回众，殊属可恶。著永芹等督饬将弁于各卡伦严密防范，将该逆犯张格尔及伊弟巴布顶迅速掩捕务获，永绝根株，方为万全。若该逆犯等行踪靡定，亦不可远带兵役出卡穷追。总在该大臣等相机妥办，实力防守，勿涉张皇，以靖边圉。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73 30—31页）

道光四年十月壬戌（1824.11.23）

伊犁将军庆祥奏：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咨称，逆回张格尔与其弟巴布顶由霍罕逃出，纠约多人欲由图木舒克、乌鲁克卡伦来抢喀什噶尔，永芹已派官兵出卡截堵。但恐该逆裔声东击西，其沿边如图舒克塔什等诸卡伦皆严饬镇静防守。如果尚需兵力，再由邻近各城调派策应。报闻。

（卷74 3—4页）

道光四年十月乙丑（1824.11.26）

谕军机大臣等：永芹等奏守卡官兵轻敌致有伤亡并将弁即时击贼纷窜卡外、分路追剿情形一折。张格尔自阿赖地方胆敢纠合二百余人到乌鲁克卡伦焚抢滋扰，官兵伤亡三十余人之多，经游击刘发恒排队放枪连毙数贼，纷窜卡外。现经巴彦巴图派人追探贼踪，将卡伦赶紧整顿，带兵出卡，色普徵额亦带兵追贼出卡。张格尔一见官兵即行遁逃，谅不出喀拉他什山左近。永芹等前派由伊尔古楚卡伦出去截堵之官兵当已到齐，趁此雪未封山，即著巴彦巴图等上紧追擒，两路合围，自可得手。如能拿获张格尔及伊弟巴布顶明正典刑，永绝根株，实为妥善。倘该逆等查无踪迹，亦不必带兵深入。总在该大臣等相机妥办，以靖边圉，朕亦不为遥制。此次守卡官兵遇贼被戕，殊堪悯恻。永芹等所奏侍卫一员，是否即系花山布？外委贾贵格斗被伤，现在是否存亡？查明具奏。其阵亡满洲兵十三名、汉兵八名、通事回子七名，著该大臣等咨部照阵亡例赐恤。至接运口粮、安汛、传报等事，著酌量道路，派官兵协同回子于紧要处所安置，务令声气联络。所奏自伊尔古楚卡伦迤南至乌鲁克卡伦每卡添兵四十五名，俱著照所请行。其阿奇木伯克郡王迈玛萨依特传派部落并伯克等带领布鲁特回兵在伊尔古楚卡伦外协力堵截，预备接济乌拉马匹，勇往急公，深知大义，可嘉之至。著永芹等查明该郡王出力之处，俟事定后据实奏闻，再降谕旨。……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等奏：喀什噶尔有备贮银钱、粮石，此次派出官兵及回兵、布鲁特等应给口粮并酌赏出力之布鲁特等银缎，查照成案动用，俟事竣奏闻。得旨：如所请行。

（卷74 7—10页）

道光四年十月丙子（1824.12.7）

谕军机大臣等：永芹等奏官兵剿贼连获助逆贼目多名、审明惩办并酌量撤兵一折。张格尔纠合贼众到乌鲁克卡伦焚抢，旋

窜卡外，经巴彦巴图、色普徵额带兵追剿，斩获抢卡布鲁特贼匪二十余名并拿获贼目伊斯拉木。经永芹督率郡王迈玛萨依特讯出张格尔烧卡，与官兵对敌不住，率同四五十人尽命奔逃，现探明张格尔仅带二十六人，困乏已极，奔投喀拉提锦部落苟延残喘。……

（卷74 22—23页）

道光四年十一月丙申（1824.12.27）

以剿捕乌鲁克回匪出力，擢游击刘发恒为副将，予弁兵、回子伯克等分别升补并赏翎顶、缎匹有差。

以轻信讹言，纵首逆张格尔窜逸，革委协尉巴克唐阿职，枷号发遣，遇赦不赦。予伤亡官兵、回子等赏恤如例。

（卷75 9页）

道光四年十一月丁酉（1824.12.28）

追予嘉庆二十年喀什噶尔剿办逆回被戕马甲海凌阿等十四名入祀昭忠祠。从乌鲁木齐都统英惠请也。

（卷75 9页）

道光四年十一月丁未（1825.1.7）

又据奏乌什沙土卡伦开齐外巴克塔大山地方及库库尔巴克塔两处向俱设有鄂博，派满兵、回子防守。查系例不应设立之处，请裁撤安设于城北大山口，派拨兵丁驻守，以重边防。……

（卷75 25页）

道光四年十一月乙卯（1825.1.15）

又谕：永芹奏查明哈迪尔田产家丁无人侵占、究出倚势巧占官地之家人回子讯明定拟一折。此案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地亩，现据永芹查明系在阿克苏所辖境内，乌什地方并无田产，哈迪尔轻听家人之言，以阿克苏所属特尹之地牵混侵占邻境乌

什海洋庄官地，不行查明，即差护卫往乌什阿奇木伯克处札问，转以为乌什回子侵其田产。又，与乌什阿奇木穆萨信内语近傲大，又称伊侄阿布都尔杂克身系三等侍卫，抗不准提。阿克苏办事大臣英桂办理此事漫无决断，意存推卸。哈迪尔、英桂俱著交部议处。哈迪尔之侄、三等侍卫阿布都尔杂克于巴哈第拜侵占官地多年有心诿卸，著即革职。至乌什前任阿奇木伊布拉伊木现在年班进京，其所垦并未与哈迪尔办过地亩、亦未送交其家人色黑等情，著理藩院俟该阿奇木到京时，传同哈迪尔质对明确，据实具奏。

又谕：永芹奏查明阿克苏窃盗各案、滥给事主印票出境查拿缘由一折。此案阿克苏办事大臣英桂于回子固尔板被窃马匹及民人马陇玲白昼被抢两案呈报到官，不即派员缉捕，辄发给印票令事主自行访拿，且不查明失主与正贼，概令带赴乌什质对，仅据属官及阿奇木等呈禀一咨了事，实属谬误。英桂著交部议处。……阿奇木伯克巴彦岱于所属回子控告窃案既不认真推究，率令事主与贼犯前往乌什质对，又失察该管回子私引民人潜走山僻贼路，其平素办事怠忽、不能约束回众已可概见。阿奇木巴彦岱著革去三品阿奇木，以四品伯克降用。

又谕：永芹奏查讯官海揭控富纶各款大概情形一折。乌什办事大臣富纶任性刚愎，于查办屯弊一案任听委审章京等恳请免参，且失察书吏诈赃、家人勒索回夷钱财等情，著即革职，交永芹提同解任之粮饷章京富隆额、桂芬及应讯人证严究有无知情通同护蔽之处，按律定拟具奏。

（卷75 37—39页）

道光四年十二月癸亥（1825.1.23）

又谕：兵部奏议处郡王品级贝勒哈迪尔及阿克苏办事大臣头等侍卫英桂，请分别降调、革职。哈迪尔本应照部议降

调，姑念年逾七十，又系回子，著加恩以原品休致，其折罚世职半俸九年之处著加恩宽免。英桂著革去头等侍卫，加恩赏给鸿胪寺赞礼郎。……

（卷76 7页）

道光五年正月壬寅（1825.3.3）

谕军机大臣等：永芹等奏逆裔张格尔窜至喀拉提锦，近日屡经布鲁特等探报该犯流移不定，招集匪类名曰"格得勒沙"一种，潜往喀拉霍尔罕地方，距卡伦远近不过数日之程；附近布鲁特等因其吓诈摇惑，生计不安，每以风闻报信等语。张格尔以逆犯余孽，胆敢勾引党类，妄思滋事，自前次剿捕窜匿之后，力穷势蹙，尚复在卡伦附近纠约匪众，仍图觊觎，实属罪不容诛。惟该逆现既逃至卡外潜匿无定，不值再劳兵力远出追拿，永芹等务当剀切晓谕布鲁特人众，如果能将该逆等悉数擒献，固属尽善；否则，饬令各卡伦随时严密防范，毋稍疏懈。倘该逆等愍不畏死，仍来窥伺，立即相机擒捕，以净根株，切勿坐失机会。……

又，另折奏霍罕伯克遣递信字，分别准驳。所奏是。外夷钱债细故，天朝体制原未便代为查办。至晓谕帖内因该伯克不敢提及张格尔事，亦未宣露此意，俱属妥协。将此一并谕令知之。

（卷78 15—16页）

道光五年三月甲寅（1825.5.14）

谕内阁：英惠奏查明吐鲁番差营军台私收租课，分别办理。……其回子买卖、帖令等租种地九段，准其赏给缠头回子耕种，毋庸征收租课。……

（卷80 31—32页）

道光五年四月丙寅（1825.5.26）

谕内阁：据永芹等奏称巴申庄回子控告阿奇木伯克衙门之多尔瓜回子等将伊等捆缚苛责、逼取钱文一案，审明请旨定拟等语。多尔瓜回子阿布都喇依木、阿布都呼依木、什瑚勒回子斯潘迪彦托瑚塔胆敢指称催取官项将无辜之人私用绳锁，肆行惩处，以致逼众成群齐赴喀什噶尔控告，情殊可恶。著照永芹等所奏将阿布都喇依木等枷号，解至英吉沙尔示众，照例发往伊犁。其管理该庄之七品伯克多列特知情不报，著即革职。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并未查出，著革去四品阿奇木伯克，以五品伯克降补。英吉沙尔领队大臣色普徵额亦属失察，著交部议处。

伊犁将军庆祥奏：查探张格尔在塔什霍尔罕地方穷蹙已极，随行只十数人，已不敢回霍罕，欲赴喀什噶尔自投，又恐被获就戮，游移无定，遂至奈曼部落与布鲁特比伊满抱经起誓，欲行投诚，伊满已赴喀什噶尔禀报各等情。报闻。

（卷81 11—12页）

道光五年五月丁酉（1825.6.26）

又谕：庆祥等奏严定回疆敛钱条例一折。新疆回部地方往往有代逆裔寄信敛钱之事，甚属可恶，不可不严立章程。著照所议，嗣后如有代逆裔寄信敛钱者，一经审实，将传递信物之人即行正法；其出钱帮助之人发极边烟瘴充军，遇赦不赦；仅只藉名敛钱希图肥己者，将敛钱之人亦发烟瘴充军，遇赦不赦；被惑出钱之人亦改发内地近边充军。该伯克等务须实力稽查，认真办理。凡请票出卡贸易回子，责令该庄温巴什具保，定限按月呈报。至安集延贸易出入，亦著呼岱达会同伯克随时严查，毋得日久生懈。

（卷82 9—10页）

道光五年五月癸丑（1825.7.12）

谕军机大臣等：逆裔张格尔自上年九月经官兵剿捕窜投喀

拉提锦，又来至伊尔古楚卡伦外仍图窥犯，因防捕严紧仍复远窜；差人投降数次，经永芹等选派伯克、护卫出卡申约晓谕，该逆始终犹豫；诱约奈曼部落布鲁特比等不从，退移二十里外窜去无踪。狼子野心，情殊狡诈。其擅缚布鲁特比伊满及呈霍罕伯克原信并恳求释放伊斯拉木出卡见面种种叵测之处尤堪发指。该逆如敢再来，该大臣当相机尽力歼擒，不可轻信其言，致堕奸计。现已窜逸无踪，亦不必徒劳兵力尾追。即再来逞诈约降，正可置之不理。永芹等现派协领等带兵在木吉地方防其复来，所有各卡伦著即严密巡缉，加意防范，毋稍疏虞。其喀什噶尔回众及卡外布鲁特，该大臣等当加意安抚，俾人人系为我用，得以侦探该逆踪迹，相机办理。至张格尔之弟巴布顶现在窜往何处？是否随同张格尔勾结野夷滋事？并著永芹等查明具奏。此次差委出力之布鲁特比等虽未将该逆擒获，著有劳绩，惟始终效顺，勤奋可嘉。所有奈曼部落四品顶花翎布鲁特比伊满自张格尔滋事以来诚心出力，差探多次，被缚不屈，至张逆到木吉勾结，经伊满密告伯克等防备，得泄奸谋，始终勤奋，著加恩赏三品顶带、缎二匹；五品顶花翎布鲁特比阿布都拉依木不受逆回勾结，被格得勒沙伤其头颅，著加恩赏四品顶带、缎一匹；六品顶布鲁特比曼勃特率属挡护伯克等不致被害，著加恩赏五品顶花翎、缎一匹；吐勒额依格尔部落六品顶布鲁特比巴哈提拜差探认真，著加恩赏五品顶带；奈曼部落闲散布鲁特多列特、住玛喀跟随伊满出探贼情均属出力，多列特著加恩赏六品顶蓝翎，住玛喀著加恩赏金顶蓝翎；闲散布鲁特提拉巴尔底等八人差探得力，不辞劳苦，俱著加恩赏给金顶，并共赏给盘费银三百两以示鼓励。将此谕令知之。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等奏：霍罕夷使自去年七月至本年

二月来使三次，实为烦渎。此次复上书请安，并欲求免全税，且称去岁勾通汉兵海常禄合谋外投案内安集延等不应内地办理，情词刁谲。又闻前两次夷使皆其属下掌事所遣，未便仍事优容，将原递信字发还，派伯克等照料出卡。仍俟现在入觐之夷使阿布都哈里克等事竣回到面加晓谕，再饬阿奇木迈玛萨依特信致霍罕伯克，此后遣使仪节均照旧规，不可任意烦渎。得旨：嘉奖。

（卷82 25—28页）

道光五年六月戊辰（1825.7.27）

又谕：那彦成等奏边要地方请拨添弁兵、增设塘汛一折。甘肃西宁镇属之康家寨堡为汉、回、番民杂处之区，且山后插帐野番往往勾结熟番乘间出没地方，最为紧要。据该督等查明该处旧设弁兵除分拨屯防、守卡、分巡外，该营堡存兵无多，不足以资防缉。著照所请，准其在该镇属标路各营抽拨经制外委一员、马步守兵五十名，连原设额外外委、马步守兵共有一百一十五员名，于控制缉防两有裨益。其巴燕戎格厅属之日兰木地方为河北渡口要津，南岸野番尤宜加意防范，并著准其于该处添设塘汛一处，就近派拨巴燕戎格营外委一员、兵十名随时更换稽查，务期周密，毋得日久生懈。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卷83 21—22页）

道光五年九月壬子（1825.11.8）

又谕：永芹奏逆夷张格尔纠约夷匪滋事一折。逆夷张格尔纠约布鲁特夷匪汰劣克、拜巴哈什等在卡外滋事，经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卡剿捕，已杀贼百余名，于撤退时误入山险被围，致与随往官兵同时阵歿。办理虽失机宜，其为国捐躯之情实深

悯惜。……

（卷8 9 28—29页）

又谕：庆祥奏接据喀什噶尔咨调官兵、拣派前往并续准报称官兵出卡被围、巴彦巴图及官兵等同时阵歿各一折。逆夷张格尔屡在卡外滋扰，本年夏间复逞诈约降，事泄远窜，今又勾结布鲁特汰劣克、拜巴哈什等潜至卡外劫掠。览奏深堪痛恨。庆祥接据来咨即派令穆克登布带兵一千名先行驰赴听候调遣，并预备兵一千名俟续接知会令乌凌阿随后带领前往。所办甚是。……

又谕：逆夷张格尔自上年经官兵剿捕窜投喀拉提锦部落，屡次来至卡外窥伺，并差人约降。本年夏间，复诱约奈曼部落布鲁特比等谋将派去之伯克等戕害，来喀什噶尔滋事，见奈曼不从，退移远窜。此次复潜赴萨雅克部落布鲁特处勾结滋事，何以布鲁特等附和者甚多？前此逞诈约降，何以即知官兵欲出擒捕辄行远窜？此次潜来卡外纠结多时，何以直至屡次劫掠贸易回子之时该阿奇木迈玛萨依特始行报知？是否永芹照察不周，迈玛萨依特抚驭失宜，不得回众之心；致有回众、伯克等潜通消息之事？边疆地方紧要，不宜稍涉颟顸。其此次永芹所奏该逆滋事及官兵剿办情形是否确切，抑或有不实不尽之处，在永芹固不可轻离职守，何以并不酌量派兵往援，坐令巴彦巴图孤军尽歿？至巴彦巴图既透围十余里将次抵营，距坡口不及一里，何以勒马不前致被戕害？虽系为国捐躯，亦不可不根究明确。著庆祥逐一密加查访，据实具奏，勿得稍有徇隐。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永芹奏逆夷张格尔复纠布鲁特夷匪汰劣克、拜巴哈什等在卡外滋事，巴彦巴图带兵出卡剿捕，已杀贼百余名，于撤退时误入山险被围，与官兵同时阵歿等语。逆夷张格尔屡次在卡

外滋扰，本年夏间复逞诈纠降，事泄远窜。前经降旨令永芹等加意严防卡伦，并安抚喀什噶尔回众并卡外布鲁特等相机办理，永芹自当确探该逆踪迹，严密防范，不可轻堕奸计。乃因迈玛萨依特报称该逆劫掠出卡贸易回子，辄调派官兵连出卡外三站希冀擒捕，巴彦巴图于贼匪退败后，旋师并无纪律，复被逆贼截追，抵御无计，又无救援，与官兵同时阵歿。……现在该逆等虽已分头远窜，焉知不探知我兵暂缓进剿，乘机复来窥伺？永芹务当选派妥干员弁及伯克等密侦贼踪，并督率官兵严加防范，不可因卡内安静如常稍涉大意，致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89 31—35页）

道光五年九月癸丑（1825.11.9）

又谕：理藩院奏请将黑龙江将军拿获前来之布噶尔回子二名解交喀什噶尔办理一折。布噶尔回子塞潘穆鲁克、塞丕依罗拉供辞虚实京中无凭查考，著照该院所奏，即由兵部驿站解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等就近讯明。如无别情，即著照从前办理，遇便解送布噶尔地方。

（卷89 35—36页）

道光五年十月己未（1825.11.15）

谕军机大臣等：庆祥奏续准喀什噶尔咨报贼匪分窜、仍须兵力御防一折。逆夷张格尔现虽远窜，惟喀什噶尔甫经滋扰，回情不无惶惑，且恐该逆复来窥伺，不可不严加防范。该将军前派穆克登布所带兵一千名，已降旨令永芹暂留备用，所调补额官兵，现即谕知永芹于此一千名内拨补足额矣。其派备后起官兵一千名，著该将军俟派往侦探之佐领等回报到日，应否饬令起行，再行详察情形办理。至该逆张格尔屡在卡外滋事，总以伊系霍集占后裔煽惑回众，前此被剿远窜，潜投霍罕地方。

上年九月间，据永芹奏该逆自霍罕逃出，势甚穷蹙，随带八九人到阿赖地方后，辗转流移，在各布鲁特部落纠结，随聚随散。现在该逆于拒伤官兵后潜逃，是否仍匿居霍罕地方，抑在各布鲁特部落伏匿？并无一定巢穴，不值远劳兵力搜捕。朕思以夷制夷，可收以逸待劳之效。从前玉努斯在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任内，曾以萨木萨克有子玉素普在霍罕潜匿遣人探问。嗣经审属虚捏，治罪羁禁。后因伊母思子情切，令该将军察看情形释放。玉努斯系曾经获罪之人，此时若差令设法诱擒，俾伊藉此图效，或能办集此事亦未可知。惟玉努斯能否办理，现在可否差往，著该将军详查。如果可用，即面加晓谕"伊曾袭封郡王，因罹重辟，仰荷天恩宽宥；此时现有张格尔自称萨木萨克逆裔在卡外各布鲁特游奕，时来近卡地方窥伺；玉努斯如能设法令卡外布鲁特将张格尔及伊弟巴布顶擒献，大皇帝必念伊祖伊父诚悃及伊此番出力勤劳加以逾格厚恩。"如此凯切晓谕，伊或感激思奋，冀图重膺爵赏，藉除逆裔根株，岂不较劳师糜饷为得计？如不堪任使，亦即据实具奏。此外或另有能事可用之伯克，并可奏明调往差遣。再，此次与巴彦巴图同时阵歿之官兵不为不多，何以并无回子伯克、通事等一人在内，于追剿贼匪情形内亦未叙及？殊不可解。恐其中另有别情，可一并密加访察，据实具奏。若稍有徇隐，则是汝大负皇考委任之意矣。懔之，慎之。将此谕令知之。

（卷90 9—11页）

道光五年十月壬申（1825.11.28）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永芹奏逆夷张格尔在卡外滋事，巴彦巴图于撤兵时误入山险被围，与官兵同时阵歿，当降旨由五百里谕知永芹，令侦探该逆确实信息并督率官兵严加防范矣。迄今又阅两旬未据永芹续奏，究竟该逆是否远窜？该参赞大臣如

何防范？朕心日深悬盼。乃庆祥于本月初六日已续奏喀什噶尔情形，而永芹至今未见续奏，杳无音信，殊不可解。所有被围阵歿官兵、伯克、回子名数及巴彦巴图尸身是否查有下落、各处卡伦是否安静、该逆远窜是否探有踪迹及所有喀什噶尔一切善后事宜现在如何办理之处，即著迅速覆奏，以慰廑注。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90 27—28页）

道光五年十月乙亥（1825.12.1）

谕军机大臣等：永芹奏查明官兵伤亡数目、现在差探贼踪、分防要隘一折。前此出卡剿捕逆夷张格尔被围伤亡兵丁，现经永芹派员收合溃散，查明伤亡伊犁满兵五名、壮丁一名、索伦锡伯兵三十五名、绿营马步守兵九十五名、带伤绿营兵五名，著即按名造册咨部，照例分别给予恤赏。阵亡兵丁失去军械马匹，准其一并报部核销。随营接仗之六品伯克推列克、七品伯克开色木、素皮尼雅斯三名或临阵伤亡，或迷失未归，著即详查确实，奏明办理。至差探张格尔现在窜至硕拉地方与助逆之布鲁特头目汰劣克及贼目拜巴哈什潜相团结，即应设法歼擒以彰国宪。现既查有布鲁特头人那帕斯、提里斯、伊里斯曼底能知大义，并不甘心从逆，伊里斯曼底因先事报信，汰劣克欲加抢劫，现已率其所属五百余户移住奇里克部落，情愿合力效顺，听候差遣，正可趁此机会加以奖励，谕以利害，庶可坚其心志。著永芹查明，即将伊三人招致，宣示谕旨，嘉其诚悃，如无顶带即各赏给七品顶带，其有顶带者各赏给加一等顶带，并谕以“此系大皇帝因尔等不肯从逆特加奖赉。如能再将张格尔、汰劣克等设法剿捕，或得生擒缚献，或歼毙得有确据，将来奏明，必逾格懋加封赏，非常荣显。现在汰劣克既恨尔等，倘若将张格尔、汰劣克等留在卡外，日日找寻尔等

泄恨，尔等家口及所属人等必致被其戕害。尔等此时当仰藉天朝威力，确探张格尔、汰劣克等贼势，并力攻剿歼擒，不但保全尔属下人等安居乐业，并可渥受厚恩，为布鲁特有功一大部落，在卡外岂不更觉体面？”如此凯切晓谕，或可收以夷制夷之效。该参赞既探有张格尔仍投霍罕之信，已于该夷使额尔沁阿布都哈里克等到喀什噶尔时，饬令传谕霍罕伯克“若张格尔投去，该伯克即行擒献，不特表尔伯克世代恭顺之忱，即当仰受格外恩赉。如不能缚献，亦断不可收留。”所办已属周密。

又，据另片奏称张格尔之弟巴布顶现经浑都斯伯克安插所属之达哈奈地方居住，不准外出；并欲发信唤取张格尔一同居住；如不听从，另约希格南部落伯克胡瓦特带兵将张格尔拿去等语。虽系得自贸易回子巴杂尔拜等传闻，未为的确，永芹当饬迈玛萨依特善待该部落贸易回子，令其传谕该伯克，使知顺逆之理，俾令设法缚献，奏请恩施。并再留心确查该逆夷踪迹，务期永绝根株，勿留孽种，以安边徼。……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奏：拿获陡逆抢卡之回子沙巴拉特、迈玛特阿里，即行正法。报闻。

（卷90 31—34页）

道光五年十月庚辰（1825.12.6）

又谕：逆夷张格尔屡次来至卡外窥伺，何以布鲁特等附和甚多？永芹在喀什噶尔参赞有年，平日是否抚驭失宜，不得回众之心并营伍有无废弛？庆祥久任伊犁，自必有所闻见，即此次该逆滋事及官兵剿办情形是否确切岂得诿为不知？著于到喀什噶尔后逐一查访，据实密奏。……

（卷90 42页）

道光五年十一月癸卯（1825.12.29）

谕军机大臣等：前经降旨令长龄署理伊犁将军，庆祥俟长龄到任后前往喀什噶尔办理剿捕逆夷。昨据长龄奏已由四川广元驰赴伊犁，即可克期抵任。庆祥于交卸后，迅速前往喀什噶尔督同永芹遵照节次所降谕旨相机进剿，设法擒捕。固不可冒昧轻率，亦不可老师糜饷，务期罪人斯得，勉赎前愆。现在已有伊犁派去官兵一千名在彼驻守，该将军到彼后察看情形，如该处存城及派往官兵足敷分派则已；设不敷用，即奏明于就近各城调往，以壮声威。再，阿奇木迈玛萨依特其人是否可信？平日办事能否实心出力，得回众之心？朕意该阿奇木若能将张格尔等设法擒获，即照伊斯堪达尔之例授为该处参赞，期于边备有裨。著庆祥、永芹细心体察，据实密奏，毋稍迁就。将此谕令知之。

（卷91 20—21页）

道光五年十一月己酉（1826.1.4）

又谕：庆祥等奏查明回子伯克随营阵亡、请给恤赏一折。喀什噶尔六品伯克推列克、七品明伯克素皮尼牙斯随同巴彦巴图出卡捕贼，临阵捐躯，现据查明属实，深堪嘉悯，著准其照乾隆年间回子伯克胡图鲁克莫特等恤赏之案办理。永芹等即查明推列克等子及兄弟内，择其能胜伯克之任者拣选充补，以示褒恤。随营阵亡之回子、布鲁特，俱准其照马步兵伤亡之例减半给予恤赏。……

（卷91 35—36页）

道光五年十二月乙丑（1826.1.20）

谕内阁：庆祥奏查访喀什噶尔官兵出卡失利实在情形一折。前据永芹奏巴彦巴图带兵出卡剿贼被害情形，朕即疑其所奏未尽确实，当降旨交庆祥密加查访。兹据查明，张格尔于七月间至萨雅克部落居住，跟随仅十八人，经该阿奇木迈玛萨依

特带同贸易回子及小布鲁特等禀报，永芹即令巴彦巴图带兵二百名以查卡伦为名前往搜拿，行至都尔伯津地方，将汰劣克及伊属下人等之家口男女大小百余名全行杀害，询知张格尔已于前五六日潜匿拜巴哈什处。汰劣克带同众布鲁特追围官兵，力战一夜，剿杀布鲁特百余人，官兵多有阵亡，巴彦巴图旋因臂中枪伤自刎身死。是张格尔穷蹙余生，甚好机会，转致措置乖方，重损声威，实堪痛恨。永芹身为参赞，既已调度失宜，又复奏事不实，若使其身尚在，必当革职拿问，按军法治罪。前已降旨将永芹革去都统，不足蔽辜，其子绵焕、绵星俱著革去辅国将军、二等侍卫，降为奉恩将军，永不准挑别项差使，以为贻误军务者戒。巴彦巴图轻率出卡，妄杀多人，转致逆夷张格尔先期窜匿，罪有应得，姑念其被围受伤，事急捐躯，究系殁于王事，尚堪怜悯，著加恩仍留都统衔及加赏世职，其余应得恤典著概行停止。

又谕：据庆祥奏现查张格尔在托古斯托罗地方阿坦台家居住，汰劣克、拜巴哈什、玛达特等俱附近居住，霍卓巴尔迪带二百余人往霍罕去；已谕令迈玛萨依特查探进兵路径，并令晓谕效顺之布鲁特设法擒献，藉兵威使之合力，悬重赏使之乐从。各节筹画悉合机宜，自当如此办理。惟赏项所需，将来若能将首逆张格尔缚献，俱应准其作正开销。其所奏阿奇木迈玛萨依特尚能抚驭回众，办事亦能认真，张格尔于七月间至萨雅克部落汰劣克处居住，跟随仅十八人，系迈玛萨依特带同贸易回子及小布鲁特等禀报，是该阿奇木之尽心效力似属可信。但所禀报张格尔跟随仅十八人，尚须详查确实。朕闻巴彦巴图之轻出卡伦，系有以张格尔此次穷蹙前来投诚为言者，永芹始商令巴彦巴图带兵前往，以致堕其奸计。是当时造言之人即系内外潜通消息之奸细，必应查访明确，密拿惩治。著庆祥于到

喀什噶尔后再行密加访察究系何人倡为此说，据实奏明办理，勿得稍涉颟顸。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92 23—27页）

道光五月十二月庚午（1826.1.2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永芹奏差探张格尔与助逆之汰劣克等在托古斯托罗地方游奕盘踞；嗣据庆祥奏张格尔等在卡伦外七八百里游奕无定。是该逆尚无实在下落。来春到彼时，务将一切妥备。然总在用人得力，方能集事。无论满、汉官兵以至回子、伯克人等何人堪用，各尽所长。如迈玛萨依特及现赴喀什噶尔听候差遣之玉努斯，择其出力可信者，令其差亲信回子出卡探明确实下落，认真购线，并卡伦外各布鲁特查明何人效顺，何人助逆，务令瞭如指掌，计出万全，庶功立奏。若逆贼远窜，断不可轻易出师，致堕奸计，仍当设法擒捕。若能将张格尔、巴布顶兄弟搜获，聚而歼旃，勿留余孽，固属甚善；或张格尔业已远飏，能将从逆之汰劣克、拜巴哈什、阿坦台、玛达特等拿获，尽法惩治，亦可以伸国威。若该犯仍敢犯我卡伦，必应统兵迎剿。然亦必得道路分明，前路、后路互相援应，不致有意外之虞，方为至善。……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奏：咨行吐鲁番札调玉努斯前来伊犁面加询问，凯切晓谕。玉努斯感激形于词色，尚堪任使。饬赴喀什噶尔听候差遣委用。报闻。

（卷93 5—8页）

道光五年十二月甲戌（1826.1.29）

……和阗三品阿奇木伯克瑚达巴尔第等四人、喀什噶尔四品商伯克帕拉特等五人、阿克苏属赛哩木四品伊什罕伯克密尔布拉、叶尔羌五品喀喇都观伯克贝子衔公迈玛特爱玛特等二人、乌什五品阿奇木伯克木萨、伊犁六品密喇布伯克哈里咱

特于神武门外瞻觐。命随至北海阅冰技。

（卷93 16页）

道光五年十二月辛巳（1826.2.5）

赏叶尔羌五品伯克贝子衔公迈玛特爱玛特花翎。

（卷93 21页）

道光五年十二月壬午（1826.2.6）

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召……回部郡王衔贝勒哈迪尔……至御座前赐酒成礼。

（卷93 21—22页）

道光六年正月乙酉（1826.2.9）

又谕：庆祥奏接据常德札覆须于二月进剿，即将前派后起官兵一千名派领队大臣乌凌阿管带启行，计二月初间即已到齐等语。庆祥前此所奏调度官兵并查探逆夷踪迹、镇以兵威、悬以重赏、设法将该逆夷等缚献，种种筹画机宜尚不为无见，何以接据常德札覆二月进剿之言，率令乌凌阿将后起官兵管带前往？试思该逆夷窜匿各布鲁特地方，并无一定巢穴，即使二月间大兵云集，不但张格尔无从擒捕，即汰劣克等亦游奕无定，卡伦外皆外夷部落，路径丛杂，从何进兵剿捕？庆祥熟悉彼处情形，乃因常德之言转致游移无据，冒昧拨兵前往，著传旨严行申饬。常德前因擅发急递交部议处，俟奏上时再降谕旨。此时计算长龄、英惠必有一人行抵伊犁，庆祥仍俟伊二人无论何人先到交卸后，再驰往喀什噶尔相度情形遵照节次所降谕旨详筹妥办。……

（卷94 3—4页）

道光六年正月甲辰（1826.2.28）

谕军机大臣等：庆祥奏逆匪张格尔逋匿一方，勾连聚集，将来总不免窥伺；此时我兵原不宜深入，第期陈兵示威，悬

赏结信，加以设法购线。均合机宜。即著照所奏办理。……

本日又据常德等奏探得张格尔、阿坦台、拜巴哈什等藏匿地方，所奏情形是否确实？庆祥到彼即详细密查，相机办理。又，常德等另片奏招致布鲁特头人提里斯，未据覆信；伊里斯曼底遣子爱里雅尔、那帕斯遣弟噶勒奇雅来城禀称伊父兄患病，不克前来，愿大兵进剿，出力效顺。该布鲁特等平日是否可信？现在是否患病，抑竟系怀疑观望？著庆祥一并确查筹办，据实具奏。……

（卷94 26—27页）

道光六年正月丁未（1826.3.3）

又谕：长龄奏称此次庆祥所调伊犁、乌鲁木齐及各路换防官兵共有四五千名，均系未经军旅之师，带兵又无得力之员，不识纪律，如必须进兵，尚须妥为斟酌，不可轻举妄动；张格尔生长外夷，路径最熟，我兵不识路径，又无向导，且出卡尚系布鲁特，再入即是霍罕地界，官兵到处不能不扰及外夷，倘若激成事端，遂致复启边衅；该逆现在托古斯托罗等处游奕之说，尚系九、十月间探听之言，将来我兵出卡，定必闻风远窜；否则诱令我兵深入，另设诡计；我兵追捕愈深，一切粮饷、军火、文报、军台并无谙熟官兵经理，该逆一日不获，官兵一日难撤，喀什噶尔又无存贮粮饷接济，必致进退为难等语。逆裔张格尔犯罪稽诛，窜匿各布鲁特地方勾结煽惑，必须设法擒获，尽法惩治，以张国威。第卡伦外路径丛杂，我兵不宜深入，庆祥节次所奏陈兵宣威、悬赏购线各事，种种尚合机宜。长龄因在途次闻调派各路官兵，以为必欲进兵剿办，未悉该参赞筹画事宜与节次所降谕旨，故有此奏。并据奏称现已详晰，札致庆祥。该参赞接信后，亦必将现筹机宜札商办理。庆祥到喀什噶尔后，惟当体察情形，坚持定见，相机筹办。如

能得以夷制夷之力，将张格尔及巴布顶、汰劣克等诸逆悉数歼擒或缚献数犯，固可申国法而靖边圉；倘一时不能擒获葳事，庆祥自必筹画善后之计，不致旷日持久，老师糜饷，进退两难。该参赞务将一切情形通盘熟筹，悉臻妥善，不负委任，朕亦不为遥制也。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卡伦外各布鲁特地方路径丛杂，该逆夷等窜匿无定，我兵原不宜深入穷搜。节次庆祥所奏调派官兵，计不过三千名，无四五千名之多，并据奏宣威擒逆、不敢轻进贪功及所筹陈兵以示威、悬赏以结信、晓谕各布鲁特设法缚献各事，尚合机宜。历次所降谕旨甚明，庆祥自当遵照办理。长龄在途次尚未悉近日筹画情形，是以有此陈奏，自系老成持重之见。现已谕知庆祥前赴喀什噶尔察看情形，相机妥办，并令将一切事宜与长龄札商，不可冒昧轻进。该处现有如许兵力，足壮声威，既可坚布鲁特等效顺之心，倘该逆夷敢来窥伺，亦可就地歼擒。或布鲁特等畏威图赏，将张格尔及巴布顶、汰劣克等缚献，自可以此撤兵。倘不能迅擒渠魁，亦难令其旷日持久，老师糜饷。并已谕知庆祥，令其妥为筹画。至所奏敕谕霍罕擒献张格尔弟兄并附近之人一节，外夷居心叵测，未必听信玉努斯等传谕即如此效顺。该将军惟当遵照节次所降谕旨，与庆祥札商办理，勉副委任。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94 32—35页）

道光六年二月丙辰（1326.3.12）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奏：连日接常德来信，探得张格尔、汰劣克、拜巴哈什各逆首均在托古斯托罗一带地方藏匿，前此助逆之布鲁特等均未分散，大雪封山，未能远窜。当即飞札常德等于此等外夷出入之际示以大方，尤必密加访察，无使得知虚实。现已交代清楚，即兼程前往，悉心筹办，期于净

绝根株。得旨：言何容易！以常德之为人，真不值告以此等机宜。汝已起身前去，约计二月望前总可到彼，朕心稍慰矣。汝务要尽心尽力相机诱擒，可以临畏之者即遣将出师，切不可轻听浮言妄行举动，前鉴不远也。慷之，勉之！

（卷95 3—4页）

道光六年三月癸未（1826.4.8）

又谕：据庆祥奏查明贼众确实下落，现在聚集多人勾连串结，各布鲁特观望犹疑，不可专恃等语，自系实在情形。逆夷勾结匪党，分聚六处，约有三四千人之多，并敢于各要隘安设贼目马匹互为声援，情实可恶，亦由于畏惧我兵前往剿捕之故。此时调派伊犁及乌鲁木齐官兵二千五百名次第到齐，分驻各卡适中之地，声威不为不壮。该参赞大臣惟当选派干练员弁勤加训练。如贼众竟敢近我卡伦，即应统师严剿，大加惩创；若随即远飏，断不可轻易出师，致堕奸计。总期布置严密，毋得稍失机宜。该逆夷等勾连煽惑，以致附从日多。各布鲁特窥测迁延，情殊黠滑。若听其日相联结，更恐滋蔓难图。计惟有明示宽大，设法以解散其党羽，一面随时确密侦探，相机筹办。著庆祥凯切晓谕各布鲁特中其效顺者如能计缚渠魁，自当立予懋赏。即从逆之沐劣克等若能悔罪投诚，自相解散，亦当待以不死，酌予恩施。并檄谕霍罕等处若各逆窜投，毋许收留容庇；若将首贼擒戮，不但赏其头人，即出力之散小布鲁特亦著核明赏赐，使其知感知畏，庶可伸威威事。庆祥惟当慎益加慎，勉益加勉，以副委任。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奏：请调阿克苏阿奇木伯克贝子衔迈哈默特鄂对、五品噶杂纳齐伯克斯底克、叶尔羌四品伊什罕伯克迈玛特西哩普、和阗所属玉陇哈什四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赴喀什噶尔差遣。从之。

又奏：遵查迈玛萨依特上年带同贸易回子托克塔尔出卡探信，旋回报称张格尔仍跟随十八人，现在汰劣克处约人来抢喀什噶尔，并据萨尔巴噶什爱曼布鲁特头目塔什坦伯克遣使递马探信，愿效堵擒。报闻。

（卷96 3—6页）

道光六年三月丙申（1826.4.21）

谕军机大臣等：据庆祥奏称逆夷滋事以来，并未分投各窜，勾连串结至三四千人，难保其不复来窥伺；前调伊犁头起官兵分驻城卡，每处不过一二百名，兵势殊为单弱；其伊犁后起官兵及乌鲁木齐官兵到后，即令在各要卡内适中之地分营驻扎，联络照应，计立三营，每营五百人；该逆等如敢犯我卡伦，即统兵迎剿；否则，亦藉此威势，庶设法缚献之计方能得力；并酌派能通言语之兵丁、熟悉情形之员弁、伯克等分别传谕效顺之布鲁特，催令擒贼立功；亦必妥筹前往，俾保无虞等语。所奏不为无见。著加意防范，妥为办理。至所请于喀什噶尔旧额防兵外酌添换防官兵多则千人，少则七八百名，即在现调满汉各兵内挑选留防一节，逆夷踪迹无定，现在勾连串结多人，如敢复来窥伺，自应趁此兵力一鼓歼擒。倘见我卡内陈兵备御，匿迹远飏，亦不便全行裁撤，致有疏虞。庆祥所请酌添换防官兵，系为防奸夷之萌蘖、备回众之反侧起见，是否应行照数酌添及应调何处官兵换防之处，著长龄会同详筹妥议，奏明办理。……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奏：遵旨赏给那帕斯加等二品顶带。报闻。

（卷96 18—20页）

道光六年四月丙辰（1826.5.11）

予直隶故四川提督哈攀龙暨其子故云南提督哈国兴入祀乡

贤祠。从总督那彦成等请也。

（卷97 4页）

道光六年四月庚申（1826.5.15）

谕军机大臣等：庆祥奏据委官伊仁布、商伯克克奇克带同伊里斯曼底亲信得尔瓦什来城称，阿坦台接谕，欲遣子来，适张格尔到彼阻止；张格尔欲令伊回明参赞差要紧人到彼，又问天朝有多少兵力等语。张逆蓄奸逞诈，种种鬼蜮伎俩可恶之至，得尔瓦什所言自非捏饰。惟张逆欲参赞差要紧人前往，心怀谲诈，断不可堕彼奸计。所奏布鲁特等以"阿奇木曾经出力，子孙现无一存"此等言词，自系为张格尔所惑。现在办理该逆，以夷制夷，正须善用布鲁特，散其党羽，免令蔓延。若竟明言其不可恃，岂不益令解体？庆祥惟当存之于心，断不可宣之于口，以致人心涣散。至所奏该逆等戒严既久，懈怠必生，且又见增设防兵，似不虞其复犯卡伦。张逆聚谋肆逆，并探问天朝多少兵力、作何动静，其心叵测已可概见。汰劣克仍在哈瓦克地方，阿坦台、拜巴哈什约共有一二千人，若竟来犯卡伦，正可一鼓歼擒，尽法惩治。必须严加防范以备不虞，不可一日松劲致失事机，是为至要。其现调各兵，著庆祥随时察看，或添定防额再行陆续分撤。该参赞总当筹度万全，妥为办理，毋稍疏懈。将此谕令知之。

（卷97 6—8页）

道光六年四月丙寅（1826.5.21）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都察院奏陕西大荔县民人朱士成控告回匪牧马放羊、践食禾苗、复聚众焚抢逞凶一案，已明降谕旨交鄂山督同臬司严拿审办矣。回民纵放羊群践食禾苗，最为农民之害，往往有因乡民驱逐辄复聚众逞凶之事，地方官早应严行饬禁。此案该民人朱士成所控回匪等纵羊食禾，复纠众焚

抢，该县既经勘验属实，拿获案犯于邪子虎、于四娃、于起蛟三人，讯据供认殴抢不讳，即应严究伙党，悉数查拿惩办，何以辄将该犯等释放，并因乡约朱正已不敢私和竟加掌责？是否该民人一面之词，抑该县意存消弭，延案不办？均不可不彻底根究。著该抚即饬该县将知名指控之于邪子虎等三十六人严拿务获，并饬提一干人证秉公严审，务得确情，无许存化大为小之见，致有枉纵。将此谕令知之。

（卷97 10—11页）

道光六年四月乙亥（1826.5.30）

又谕：逆夷张格尔等上年滋事潜逃，私聚勾结，兹复派头目赫尔巴什潜赴绰勒萨雅克爱曼一带纠合夷众，经庆祥选派将弁分起探拿，复晓谕布鲁特比那帕斯等带领百余人随同官兵密往堵拿，适赫尔巴什前来，率众格斗，官兵、回子等扬威齐进，该逆旋即逃窜，经萨底克追及擒获，并戮毙从逆七名，拿获一名，余俱带伤远窜。赫尔巴什系上年戕害主事职衔法里那之要贼，罪大恶极，兹被擒获，足以彰国宪而纾义愤。庆祥自调任参赞以来，于一切堵防事宜办理认真，事机极为顺利，著颁赏白玉四喜搬指一个、黄辫荷包两个以示嘉奖。如能将各首逆设法歼擒，必当加以懋赏。那帕斯不避嫌怨，深明大义，前已加赏二品顶带，此次著赏给大缎四匹。萨底克当先奋勇，生擒要犯，尤为出力，著赏给五品顶带花翎并银二百两。噶勒奇雅探信擒贼，著赏给六品顶带并银一百两。所有伤亡布鲁特三名、受伤二名，查明咨部，照例恤赏。派往之西朗阿、富呢雅杭阿及伊斯玛依尔俱著以应升之缺升用。金顶回子库尔班差探得力，著赏给六品顶带蓝翎，遇有七品伯克缺出尽先补放。其余出力之弁兵、回子著分别奖励。该参赞仍当趁机妥办，迅奏肤功，以副委任。

又谕：庆祥奏拿获戕官逆夷并差探现在情形，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奖励矣。逆夷张格尔等自知罪在不赦，潜遣赫尔巴什前赴绰勒萨雅克爱曼一带以图纠结，情殊狡诈。……现据迈玛萨依特、玉努斯等查明，张格尔等因托古斯托罗人多粮缺，差奇比勒迪带人到冲巴嘎什爱曼附近巴雅尔一带，欲种地以资口食。奇比勒迪系著名逆党，其手下人托克绰尔即系枪伤巴彦巴图坠马之犯。该逆现离巢穴，其爱曼距卡甚近，正可设法擒捕，无使积粮聚众以为抗拒之计。该参赞即传知现派之科凌阿等带领壮兵、回子及占帕拉特等，指示机宜，就地歼擒。固不可贪功深入，亦不可坐失事机。再，赫尔巴什等所供张格尔因官兵云集，意欲先赴霍罕再看机会，汰劣克等与张格尔意见不合。该参赞正可趁此机会于效顺布鲁特中凯切晓谕，悬赏购线，设法诱擒，或令自相残食，藉收以夷制夷之效。至赫尔巴什本当亟正刑诛，但须暂留查讯张格尔游荡踪迹，俟拿获要犯时，亦须该犯质认，可牢固监禁，毋令瘐毙也。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97 23—26页）

道光六年五月甲申（1826.6.8）

谕内阁：逆夷张格尔前因人多粮缺，遣奇比勒迪带领多人潜赴巴雅尔一带意图种地聚粮，当经降旨以该逆现离巢穴，正可设法擒捕。本日庆祥奏到派委员弁密探奇比勒迪出入踪迹，经占帕拉特率其属众就山设伏，铁杂克拜带人前往引诱，该逆带领多人甫进出口，官兵、回子枪箭齐施，该逆惶急奔逸，铁杂克拜奋勇仰追，将奇比勒迪顿时枪毙，余逆悉数就歼。奇比勒迪系巴斯奇斯爱曼大头人，与汰劣克勾结滋事，上年首先率众戕害官兵，其手下人复枪毙巴彦巴图，兹复与张格尔聚谋种地，实属大逆不法。此次旬日之内将助逆首犯节次擒诛，所

办甚合机宜，允宜懋加恩赉，以示奖励。占帕拉特情殷效顺，实心探诱，可嘉之至，伊本系四品翎顶，著加恩赏给二品顶带；铁杂克拜深入诱贼，枪毙首逆，著赏给五品顶带花翎，并照赏格颁赏诱贼、杀贼之商伯克、布鲁特等银两；协领科凌阿著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领队大臣缺出，奏请简用；出力之佐领、伯克、弁兵等俱照所请分别升用，赏给顶翎。迈玛萨依特深知大义，俟再有成效，即当立予恩奖。庆祥筹画有方，调遣均能得力，洵属能事，著先行交部议叙。现在助恶首逆迭被擒诛，张格尔等自已闻风胆落，且粮乏势穷，诛锄更易。该参赞当趁此声威益加懋勉，俾渠魁悉数歼除，边圉日臻绥靖。俟全案告竣，朕必渥予恩施。……

（卷93 2—4页）

道光六年六月庚申（1826.7.14）

又谕：前据庆祥奏将助逆首犯奇比勒迪设伏枪毙，其子胡达巴尔底及其胞侄伊斯玛依尔窜至皮产地方，潜至奇里克爱曼一带游奕窥伺，经庆祥派委佐领景兴等将二逆擒获，讯系上年诱陷官兵，首先接仗，手戕兵回多名，迨逆首既正刑诛，复敢意存窥探，实属罪大恶极。该参赞于审明后即将该二逆正法，所办甚合机宜。所有闲散布鲁特比伊斯拉木伯克效顺擒渠，实属奋勉，著加恩赏给六品顶带蓝翎，并赏银一百两、大缎二匹；佐领景兴派令差探节次认真，该员曾经拟陪协领，著加恩遇有伊犁协领缺出尽先升补，先换顶带；七品伯克帕特尔协同擒逆，著加恩遇有伊犁六品伯克缺出尽先升补，先换顶带；其一体出力之二等护卫阿布都拉喜特著加恩赏给头等护卫；金顶回子莫洛爱比普著加恩赏给六品顶带，遇有喀什噶尔七品伯克缺出，酌量补用。

前经降旨令庆祥查明张格尔及汰劣克等诸逆下落，兹据该

参赞奏张格尔同汰劣克一处居住。现在迭次擒斩各逆，托古斯托罗所聚各逆逃散渐多，张格尔等自更闻风胆落。该参赞当趁此时益加懋勉，乘机设法俾渠魁悉数歼除，以壮国威而靖边圉。

（卷99 10—12页）

道光六年六月戊辰（1826.7.22）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奏：差探逆夷张格尔、汰劣克、拜巴哈什、阿坦台现俱在呼尔特哈地方胁纠各部帮助筑城。报闻。

（卷99 26页）

道光六年六月乙亥（1826.7.29）

谕军机大臣等：庆祥奏审办著名逆首，所办甚好。逆首迈玛呼里上年率众助逆，并先于嘉庆二十五年戕兵滋事，罪大恶极，经庆祥设计诱擒，尽法惩治，斩决枭示，实足彰国宪而快人心。其子额喇哈满讯明两次均未助逆；姑贷其一死，著发往伊犁给察哈尔、额鲁特兵丁为奴，遇赦不赦。迈玛萨依特诱擒逆首认真出力，著加恩颁赏白玉翎管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并于该处库存缎匹内赏给大缎二匹以示嘉奖；玉努斯著加恩赏戴花翎，遇有附近各城相当伯克缺出酌量补用，仍留喀什噶尔差委；伊什罕伯克博巴克一体出力，著加恩赏换二品顶带，仍留伊什罕伯克之任；商伯克克奇克妥慎勤能，著加恩赏加三品顶带，仍留本任；金顶回子塔他里克·阿布都拉、伊本·胡图鲁克均著勤劳，著加恩赏给六品顶带蓝翎，遇有七品伯克缺出尽先挨次补用。余俱著照所奏办理。……

（卷99 34—35页）

道光六年七月癸巳（1826.8.16）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庆祥奏张格尔率领安集延、布鲁

特五百余人由开齐山路突进，经舒尔哈善等带兵迎截，共杀贼四百余名，生擒四十余名；贼分路窜回，现请添兵防堵。又据庆廉奏接到英吉沙尔咨文，喀城回子全行变乱，道路不通，万分紧急，现咨长龄酌发精兵救援。伊犁为新疆重地，该处领队大臣穆克登布、乌凌阿等已在喀什噶尔防剿，所存官兵势难再行分派。该将军总统新疆地方，尤不可轻举妄动。惟当相机调度，设法策应。其各城附近喀什噶尔地方回子是否安静？并著加意严防。朕现派署陕甘总督杨遇春选带精锐将弁，统领大兵前赴回疆筹办剿捕事宜，所有南路各城务宜严密查察，妥为防守，不可稍有疏虞。此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并谕巴哈布、果良额、长清、庆廉、苏伦保、印登额、多隆武、奕湄、桂斌知之。

又谕：喀城回子全行变乱，现在分股猖獗，道路不通。除降旨飞饬各城大臣严密防范外，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一颗，交杨遇春迅速驰驿前往查办。陕甘总督已降旨令鄂山驰驿前往署理。杨遇春接奉此旨，即于陕、甘两省自提镇以下及满汉官兵，听杨遇春择其曾历行阵、得力精锐者，一面调遣分起前进，督率起程，一面由驿驰奏。出嘉峪关后，须多设侦探，务得逆匪确实踪迹，于南路扼要处所驻扎，相机堵剿。总期慎重，不可轻率。道路辽远，运饷维艰，经过地方尤须加意体恤。所有军需、粮饷、驮载等项，先与藩、臬两司妥商酌定，交鄂山随时妥速筹备。该署督老成历练，特资倚任，诸事务当计出万全，朕亦不为遥制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现派杨遇春酌带官兵驰赴回疆堵捕逆回张格尔等，著鄂山速即驰驿前赴甘肃署理陕甘总督。……

（卷100 23—25页）

道光六年七月甲午（1826.8.17）

又谕：据印登额等奏逆裔张格尔分股滋扰及贼势猖獗、侵占地方各一折，览奏俱悉。昨据庆廉由六百里驰奏喀城回子全行变乱，当降旨令杨遇春为钦差大臣，带领得力精锐满汉官兵驰驿前往新疆堵剿。该大臣等务须严密稽查，竭力防守以待大兵，毋稍疏虞。该城离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最近，如侦探该处军情，即速由驿驰奏。又，另片奏今岁应入觐叶尔羌五品伯克伊斯玛依勒、六品伯克阿拉胡里、阿玉普席勒察克等四员，现值用兵，正需差遣。著照所请，准其留城听候调拨，无庸来京。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印登额等驰奏接准英吉沙尔来信，探得叶尔羌参将吴亨佑带领官兵在单板桥遇贼打仗，全军被陷；贼匪现在欲窜英吉沙尔，晨夕即至城下；英吉沙尔存兵不多，现咨调喀喇沙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兵三四千名星驰救援。回疆情形紧要，已降旨授杨遇春为钦差大臣，令其拣选精练官兵三千名驰往剿办，并据长龄驰奏现调伊犁官兵二千名并令达凌阿带领乌鲁木齐官兵四千名驰往会剿，计日可到。至土尔扈特、和硕特俱系蒙古，未经训练，向来回疆用兵总未调遣，此时即调赴英吉沙尔，恐难得力。该处系巴哈布所辖，所有兵丁是否足恃？派往英吉沙尔能否得力？如已派员带往，须沿城探听，会合救援；如未调遣，即可停止。该大臣惟当慎守城池，随时稽查防范，以待大兵云集，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昨据乌什办事大臣庆廉驰奏喀城回子全行变乱，当降旨令长龄相机调度，设法策应，不可轻动，并派杨遇春为钦差大臣，选带精锐将弁统领大兵赴回疆筹办剿捕事宜。本日又据印登额等驰奏叶尔羌参将吴亨佑全军被陷，现在贼势猖獗，欲攻英吉沙尔，朕心正深注念。适接长龄奏报接庆祥来

咨喀什噶尔被围，现调乌鲁木齐官兵四千名、伊犁兵二千名星驰前往。伊犁地方紧要，长龄在彼驻守调遣策应，所见甚是。现在喀什噶尔被围，日内又未据庆祥奏报，该处婴城固守，必须援兵早到，内外夹击，方保无虞。此次所派领队大臣祥云保等由冰岭行走，自应迅速。达凌阿带领乌鲁木齐兵四千名是否起程，未据奏报。著即赶紧前往，相机前进，毋稍迟误。伊犁领队大臣俱已派往喀什噶尔，只有恩绪一人，并不同城，著派布彦泰、那桑阿、忠山驰驿前往伊犁作为领队大臣，交长龄差遣。……

又谕：前有旨令武隆阿前往台湾，并派乾清门侍卫额勒经额、庆安等随往差委。昨据庆祥驰奏逆回张格尔率领安集延、布鲁特五百余人由开齐山路突进，复据庆廉、印登额等驰报喀城回子全行变乱，贼势猖獗，已授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由陕甘挑派将弁官兵驰往筹办。因思台湾匪徒分斗之案前经孙尔准奏明渡台督办许松年带兵剿抚，此时回疆事机紧要，自应先其所急。著武隆阿暂缓前往，亦无庸来京。……

（卷100 27—31页）

道光六年七月丙申（1826.8.19）

又谕：前据乌什办事大臣庆廉由六百里驰奏喀城回子全行变乱，万分紧急，同日只据庆祥奏拿获奸细及大获胜仗各折，未据续奏该城情形。朕心正深廑注，寤寐难安。本日据庆祥奏白帽回子滋事及台路已被贼断，此次奏折系专人由巴尔昌卡伦外投至乌什转递等语，览奏不胜悬念。至乌凌阿、穆克登布追捕张格尔至玛杂地方，逃脱之后，伊二人曾否带兵回城，未据奏及。朕前已降旨授杨遇春为钦差大臣，带领陕甘精锐满汉官兵星驰前往，又派乌鲁木齐提督达凌阿带领汉兵二千五百名，多贵带领满洲兵一千五百名，又派伊犁领队大臣祥云保等带领

劲兵二千名由冰岭迅速行走。伊犁劲兵日内计已驰抵喀什噶尔，各路精锐不日云集。该参赞惟当督同舒尔哈善等激励将士戮力一心，婴城固守，以待大兵，内外夹击，务保万全，此为至要。著将乌凌阿、穆克登布带兵现在何处并现在防守情形随时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印登额等奏逆回分股滋扰，贼势猖獗，当降旨谕令竭力防守以待大兵。兹据奏称侦探叶尔羌西路军台，瞭见贼匪往回窜扰，业派弁兵及伯克回子兵前往防堵；又，东路军台防堵之弁兵、伯克等或经战歿，或被掳去，城中无兵前往堵剿。叶尔羌去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最为逼近，该大臣等务当督率本城弁兵及伯克等昼夜竭力防范，总以坚守城垣为要，毋稍疏虞，并侦探喀什噶尔及附近各城情形，随时设法驰奏，以慰廑念。……

又谕：恒敬等奏筹备军粮、马匹一折。前据庆廉等先后驰奏喀城回子全行变乱，分股猖獗，当经降旨令杨遇春为钦差大臣，选带精锐官兵往剿。又据长龄奏调甘肃兵三千名，即令杨遇春统带，齐慎不别前往。杨遇春计日驰抵哈密，所需一切口粮，该大臣等即饬宽为预备，到日照例支给。其骑驮马匹，据称原设屯差马匹未便动拨，著将现存备拨马二百匹拨给添补。如有不敷，即就近在巴里坤孳生厂内咨调应用。务须选择膘壮，以利军行。至官兵前进所过地方应支盐粮，并著移咨各处早为筹备。总期源源接济，勿致临时迟误，此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01 2—6页）

道光六年七月丁酉（1826.8.20）

又谕：现在喀什噶尔逆回勾结布鲁特分股滋扰，贼势颇众。昨已授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由陕甘挑派精锐将弁官兵驰往

筹办，伊犁、乌鲁木齐现亦派兵前往救援。伊犁地方紧要，襄赞需人，德英阿素娴军旅，本日已另降谕旨授为伊犁参赞大臣。德英阿接奉此旨，即将将军印务交伦布多尔济署理，迅速驰驿前往新任，与长龄将一切应办事宜商同妥办，用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喀城回子变乱，一节经调派各处官兵星驰剿办。阿克苏存城官兵为数无多，不能再行赴援。长清惟当激励兵回固守疆圉，随时稽查防范，毋稍疏虞，并侦探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各处军情，随时由驿驰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01 7—8页）

道光六年七月戊戌（1826.8.21）

谕军机大臣等：逆裔张格尔勾结布鲁特白帽回子分股猖獗，各城回子、伯克等或守本处城垣，或预备各项差使，甚为紧要。著长龄即转行各城大臣，将本年应行入觐之回子伯克等暂行停止。现在各路大兵业经陆续进剿，指日即可歼除。著俟明年再行照例入觐。

又谕：长龄奏南路各城军需紧要，土尔扈特、和硕特官兵虽不能得力，亦可稍壮声威，安定人心；已札谕该盟长，令其自行凑集蒙古兵数千名，交巴哈布带领前往等语。土尔扈特、和硕特系蒙古未经训练之兵，前据该大臣等奏请调派，已谕知巴哈布如已调派前往，须沿途探听，会合救援；若未调遣，即行停止。该将军前奏亦言未便派往，兹又以军情紧急，檄谕该盟长等凑集派往，亦只可听其自愿效用，不可勒派。……至伊萨克自愿带领回兵效力行间，该将军已令带兵前往，自应俯如所请。惟各城伯克等兵既无多，所管地方俱为紧要，只应饬令严守疆界，不必又派兵随往。叶尔羌办事大臣印

登额虽曾经历戎行，惟该城地方紧要，多隆武一人不足以资防范，印登额未便轻离城守。且伊犁官兵已有祥云保、硕隆武分起管带，现驰谕印登额俟官兵到彼，察看情形相机调遣，不必定须会同前往也。该将军统辖新疆，虽未躬历行间，亦有总统之责，凡各路军情及一切军火、粮饷、马匹等项事宜，均须通盘筹画，计议周详。如有应行调遣筹备及杨遇春有咨商办理之处，即当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妥办。新疆距京遥远，奏报往返需时，无致稍有延误，朕亦不为遥制。至所请拨用银十万两，已饬户部速议拨解以资应用。其庆祥专差赍折之外委索文由卡外取道布鲁特，徒步赍送至阿克苏转递，昨已于十六日递到，尚无遗误，著长龄存记，加以鼓励。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有旨派杨遇春统带陕甘精锐官兵驰赴回疆，筹办剿捕事宜，该署督接奉谕旨自已星驰前进。此次调赴各官兵俱归杨遇春统辖。本日据长龄奏称檄谕土尔扈特、和硕特盟长凑调蒙古兵数千名，交巴哈布带领前往。朕以该蒙古兵不谙纪律，当经谕知长龄巴哈布如尚未起程，即行停止调赴；倘已调齐进发，必须会合大兵方资得力。又，沙雅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请带回兵二百五十名，巴哈布奏派喀喇沙尔兵三百名前往助援，均经降旨准行，并前经奏调伊犁兵二千名、乌鲁木齐兵四千名，计可陆续前进。该署督相机调拨，总令大兵云集会合，一鼓歼擒，不可零星分拨，致形单弱。其各城存兵无多，应令各守疆圉，保护防范。该署督业经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即系总统军务，凡将军、参赞、都统遇有应行会筹事宜，皆当咨商办理，其余自提督、总兵、副都统以下，悉听杨遇春节制调遣。……

又谕：本日据长龄奏伊犁官兵已派祥云保、硕隆武管带

前进至叶尔羌，令印登额会同前往救援。叶尔羌地方逼近喀什噶尔，最关紧要，若留多隆武一人在彼，不足以资防范，印登额未便轻离城守。伊犁官兵已有祥云保管带，计日可以到彼，乌鲁木齐官兵亦陆续可到。该大臣察看情形，令其相机进剿，不必会同往援，惟当慎守城池，督饬各回庄伯克镇静防范，勿致人心摇惑，并探明各城军情，设法驰奏，以慰廑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印登额，并谕多隆武知之。

（卷101 9—14页）

道光六年七月己亥（1826.8.22）

又谕：本日据杨遇春奏接据长龄知会，哈密为新疆咽喉要地，必须重兵驻扎以为各城援应；已饬令甘州提督齐慎带兵三千名前往驻守等语。前经降旨派杨遇春驰赴哈密驻扎，筹办剿堵事宜，齐慎不必前往。长龄所请调派陕甘兵三千名，即交杨遇春统带。仍遵前旨饬令齐慎即回本任。此时尚未得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实在情形，该署督当一面相机调度，驰抵哈密，确探妥筹。查附和逆回多系布鲁特番贼，素能以枪马剽掠，务当加意慎重，以期战则必克，不可轻率前进。其所奏动拨甘肃藩库银二十万两，著准其拨解安肃道库收贮，以备军需供应。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1 16—17页）

道光六年七月庚子（1826.8.23）

又谕：据英惠等奏喀什噶尔逆回滋扰，挑拨乌鲁木齐满、汉兵四千名前往接应，现已陆续起程；达凌阿暂时统领，沿途遇有从逆回子随时剿办等语。张格尔勾结布鲁特并喀什噶尔回子变乱，达凌阿由乌鲁木齐带兵经过回疆地方，尤当加意体恤，严饬该官兵等整肃遄行，毋得稍有骚扰。约计过阿克苏时，伊犁官兵当已前进。该提督等探明前路情形，或分或合，

相机援剿。遇有零星滋扰逆回，自当歼除。尤以严防后路、廓清台站、毋堕贼人奸计为要。……

（卷101 19—20页）

道光六年七月辛丑（1826.8.24）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喀什噶尔及叶尔羌各台站逆回滋事情形，览奏实堪愤恨。喀什噶尔、叶尔羌尚未得实在信息。伊犁援兵二千计七月望间可抵阿克苏，乌鲁木齐官兵四千计八月初旬才可到彼。现在贼势甚众，断非六七千兵力所能痛剿，万一轻率前进，转致腹背受敌，堕贼奸计。著长龄即饬祥云保、硕隆武、达凌阿等沿途侦探何处可以驻扎，即在何处会齐，等候大兵云集，会合前进。现已饬宁夏将军格布舍带兵二千名前赴哈密驻扎以壮声援，诸事与杨遇春商办。杨遇春带领陕甘兵五千五百名，计八月中旬可抵哈密相机堵剿。又，另降谕旨令富俊、禄成挑吉林、黑龙江兵各一千名，派副都统带兵，不日前赴军营听杨遇春调遣。又谕：武隆阿来京陛见，即令带巴图鲁侍卫前往会办。并谕杨遇春转饬各带兵官，于勇往之中寓慎重之意，养精蓄锐，务期厚集兵力，一鼓扫除，以彰天讨。至军火、粮饷、一切军费，已饬户部速行筹款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杨遇春奏接据恒敬等及巴哈布咨会筹办逆回情形，请前赴肃州驻扎，随时调度，并派格布舍及固原提镇各属带兵前往等语。前已降旨令杨遇春总统军务，迅赴哈密暂住督办。甘肃控制新疆，最为扼要。所派绿营官兵五千五百名，应于陕甘两省酌调，无致后路空虚。如察看尚不敷用，即飞咨成都将军、四川总督、提督于四川官兵内酌定数目调往，并将素知得力之将弁指调，一面奏闻。现据奏派固原提督杨芳、汉中镇总兵吕天俸带兵往剿，如杨芳等业已启程，陕甘两省提督未

便俱带兵远出，著仍遵前旨令齐慎即回本任，俾资弹压。现降旨交吉林、黑龙江将军各挑备精兵一千名，派副都统管带前进，及前所调伊犁等处官兵，不下一万数千名。总须厚集兵力，势出万全，朕亦不为遥制。该署督职司总统，将军、参赞、都统一切均应咨商，提、镇以下悉听节制。应于何处驻扎大兵，即在该处会齐，俾得养精蓄锐，为一鼓扫除之计。惟当加意慎重，无许冒味轻进，即飞行前途各路带兵官一体遵照。倘有侦探不确，粮运不济，贪功深入，致有疏虞，即当治以轻率偾事之罪，不可不慎之又慎也。……

又谕：前令富俊等挑备吉林、黑龙江精兵并挑派谙练带兵官员，候旨调遣再行起程。本日据杨遇春奏吉林索伦兵丁最为骁勇，请酌调马队二千名，派大臣带往协剿，所见与朕意相同。著该将军等遵照前旨即各挑精兵一千名，各酌派副都统一员，并酌派得力带兵官员迅速带领各官兵，骑本处马匹分起前进。该将军等即饬知带兵之副都统等，行抵哈密一带，探明杨遇春驻扎处所，即会齐到彼等候，断不许冒昧轻进。至军行道路，据杨遇春奏口外草地较近，更为迅捷。惟目前草地是否可以行走，沿途马匹一切作何备办，抑或必须由内地经行，著该将军等悉心筹定，即飞咨前途妥为预备，一面饬令官兵遵照迅速起程，一面由驿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现因喀什噶尔逆回滋扰，已降旨令富俊、禄成挑派吉林、黑龙江马队兵各一千名驰赴回疆赴剿，并饬各派副都统一员及得力带兵官员带领分起前进。该官兵等自骑马匹长途疲乏，至大凌河应需更换。著晋昌、奇明保接奉此旨即挑备膘壮马二千匹在大凌河预备，一面探明吉林、黑龙江两路官兵，如由该处行走，到时将疲乏之马照数更换，其该官兵等原骑马匹即留于大凌河牧厂喂养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现在喀什噶尔回众变乱，势渐蔓延，已派杨遇春为钦差大臣带领甘肃精锐兵丁五千五百名前往剿办。哈密为新疆咽喉要地，必须大员带兵在彼驻扎以壮声威，著宁夏将军格布舍挑派精锐满营官兵五百名、凉州、庄浪满营官兵五百名、宁夏镇属官兵一千名前往驻扎以资防守。该将军遇事与杨遇春筹商妥办，毋得冒昧前进。慎之又慎。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01 20—25页）

道光六年七月壬寅（1826.8.25）

命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于三旗侍卫、前锋参领、护军参领、护军校内拣选年壮技优者七八十员带领引见，简派三十员发往回疆军营差遣。

（卷101 26页）

道光六年七月甲辰（1826.8.27）

又谕：回疆逆裔张格尔潜谋煽惑，前已命杨遇春为钦差大臣带领陕甘精锐，格布舍带领宁夏官兵，并调乌鲁木齐提督达凌阿、伊犁领队大臣祥云保等带领各该处满汉官兵前往剿办，统计将及二万名。现又飞调吉林、黑龙江劲旅数千前往协剿，自必所向有功。惟思命将出师，事权宜归统一。大学士伊犁将军长龄公忠体国，老成谙练，著授为扬威将军，并由京颁给印信，军营大小官员悉听节制。杨遇春前已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计已自甘肃起程。武隆阿由山东来京陛见，亦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与杨遇春俱参赞军务。武隆阿起程时，朕再拣派巴图鲁侍卫随同前往。其京营曾经出兵得力官员，著武隆阿奏明带往。如有续行添调官兵之处，并著长龄等一面奏闻，一面飞调。至军火、粮饷、一切军费，已饬户部速行筹款，源源接济。兵精粮足，天戈所指，无难悉数扫除。第念喀什噶尔回子

久隶版图，素称恭顺，即布鲁特部落亦输诚归化有年，此次勾结滋事自系逆裔张格尔煽惑所致，其中甘心助逆者诚必无多。大兵到日，其被胁附和之众果能解甲迎降，投诚乞命，皆可量予宽贷，仍令各复旧业；倘敢执迷不悟，抗拒大兵，必应殄灭丑类，俾无遗种。该将军等务当合力同心，善体朕意，恩威并用，首先效顺者许其自新，负隅不悛者尽行剿灭。尚其迅奏肤功，绥靖边域，用副朕锄逆安良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现降谕旨授长龄为扬威将军，剿办逆回，军营大小官员悉听节制。派杨遇春、武隆阿俱为钦差大臣，参赞军务，并已饬德英阿速赴伊犁参赞之任。长龄将将军印务交德英阿署理，即前往督办军务。杨遇春已自甘肃起程，计八月中旬可抵哈密。武隆阿日内到京，朕拣派巴图鲁侍卫随同前往，并将扬威将军印信交武隆阿带交长龄祗领任事；计九月内亦可抵哈密。长龄侦探大军现抵何处，即驰赴该处会齐，合力同心，相机进剿，总须慎重办理。本日又据长清奏称叶尔羌所属伊勒都军台兵丁均被回匪杀害，并据台兵禀称六月二十六日夜间，叶尔羌十台当差回子变乱，抢车杀人；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自六月二十、二十二等日起，叶尔羌、和阗自六月二十六日起，回子抢掠商民，文报不通；现在叶尔羌等处咨催新换及调拨各城前往进剿官兵八百七十余员名行抵阿克苏，饬令相机前进，并将铜厂、钱局、柴滩工作暂行停止，挑派兵二百员名防守阿克苏城等语。前已有旨令长龄饬祥云保、硕隆武、达凌阿等沿途侦探，何处可以驻扎，即在何处会齐。现在飞饬各该带兵官酌量兵力如何，迅速救援各城，即著前往。如必须厚集兵力，即在阿克苏防堵，俟大兵云集，会合前进。务当养精蓄锐，一鼓扫除，以彰天讨。至军火、粮饷、一切军费，已饬户部速行筹款，源源接济矣，并发去朱谕一封给长龄阅

看。长龄当善体朕意，与杨遇春、武隆阿等熟商妥筹，计出万全，迅奏肤功，伫膺懋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颁给杨遇春钦差大臣关防，带领陕甘精锐官兵驰赴回疆筹办堵剿。本日降旨授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并颁给武隆阿钦差大臣关防，与杨遇春均参赞军务。杨遇春此时计已出关。长龄俟新授伊犁参赞大臣德英阿到任后，交卸起程。武隆阿于八月初由京驰驿前往，约计九月内可抵哈密。著杨遇春行抵哈密即相度回疆扼要处所，何处可以驻扎，即在何处会齐。务当戮力同心，公同筹办，加意慎重。总期厚集兵力，势出万全，用副倚任，并飞饬达凌阿及各路带兵官员一体遵照，毋稍疏虞。本日又据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奏侦探逆回情形，叶尔羌东路军台弁兵均被贼杀害，现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俱文报不通，不知局势如何，已将经过阿克苏之换防进剿官兵八百七十员名饬令赶紧探明前往，并于铜厂、钱局、柴滩工作内挑派二百员名来城防守等语。阿克苏毗连叶尔羌军台既已断截，是该城防堵事宜甚为紧要。计祥云保等所带伊犁官兵二千七月中旬应抵阿克苏，达凌阿等所带乌鲁木齐官兵四千八月初旬亦可到彼。已另降谕旨饬长清侦探贼势众寡确实情形，如果力能救援，方可向叶尔羌等城相机前进，亦须严防后路；若贼众兵单，断不可冒昧深入。即饬达凌阿、祥云保等均在阿克苏驻扎防堵，俟长龄等督同大兵云集，以期一鼓歼除。至军火、粮饷一切，已饬户部速行筹款，源源接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遇春，并谕达凌阿知之。

又谕：长清侦探逆回现在情形，令叶尔羌等处换防进剿官兵相机前进，并以阿克苏存城官兵无几，调回铜厂、钱局等处官兵来城防堵，所办甚好。朕现授长龄为扬威将军，并授杨遇春、武隆阿为钦差大臣参赞军务，带同侍卫巴图鲁统领大兵

约二万名会同进剿，天戈所指，不日即可悉数扫除。此时祥云保、硕隆武所带伊犁援兵二千计本月望间已抵阿克苏，达凌阿等所带乌鲁木齐官兵四千计八月初旬亦可到彼。著长清会同侦探实在情形，计算官兵多寡，如力能救援，即著祥云保等同此次换防及进剿官兵探路递往，仍须加意慎重，严防后路，毋堕贼回奸计。如尚须厚集兵力，即令暂在该城驻扎巡防，候大兵云集，一同进剿。务期动出万全，不可冒昧轻进。长清即设法知会各城一体慎重防守，毋稍疏虞，并探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各处军情，随时驰奏，以慰廑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赏河南城守尉苏清阿头等侍卫，命参赞大臣武隆阿带往回疆军营差遣。

（卷101 29—35页）

道光六年七月丙午（1826.8.29）

又谕：逆裔张格尔敢于入卡滋扰，固有白帽回子为之接应，而其恃以无恐者，赖有布鲁特相助为虐，遂至披猖。至于卡内从逆回子素称怯懦，纵令乌合众多，不能技械精利。现计调集各路兵力不下二万有余，若一时会合进剿，不难聚而歼旃。惟布鲁特性类贪狼，人尤狡黠，此次助逆远来，不过阳为应援，阴图剽掠，利则争趋，败则思遁，亦未必始终联为一气，固结不解。若当大兵进发之时竟敢公然迎拒，则兵戈所向，痛加剿洗，歼厥渠魁，自可以惩凶顽而彰天讨。第恐该逆等于我兵未到之前肆其鸱张，迨大兵云集辄又闻风遁去，或甫经接仗而悉众远窜，或只将布鲁特加以惩创而紧要逆首张格尔仍行逃匿，卡伦外路径丛杂，我兵既未便深入穷追，又岂能多兵长驻以待贼至？是既堕奸谋，徒劳兵力，尚复成何事体？长龄、杨遇春久历行间，素娴韬略，长龄与武隆阿又谙悉回疆

情形，必须熟商一出奇制胜之策，或诱之使来，或就地擒戮，或设法绕在近卡地方分出奇兵要截去路，以期一鼓歼擒，扫除遗孽。其卡伦外布鲁特丑类虽众，而甘心从逆者惟汰劣克等数逆，谅必无多。该布鲁特等唯利是视，若啖以重赏，使不从逆者乐于输诚效命，该逆裔纵或逸出卡外，岂能复任潜藏？该将军等俟武隆阿到彼，会同相度舆图形势，悉心通盘筹画，妥为布置，应如何冲其前敌，如何截其后路，务期算无遗策，帑不虚糜，大振国威，毋贻后患，方为不负委任。但机不可失，若于武隆阿来到之前能出奇制胜更好。须要慎之又慎。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命管理火器营、健锐营王大臣等会同参赞大臣武隆阿于两营内各选兵一百名并章京数员，随往回疆军营。

（卷101 41—43页）

道光六年七月丁未（1826.8.30）

命前锋统领哈哏阿为领队大臣，会同吉林带兵之副都统等驰赴回疆军营。

命乾清门侍卫容安、内阁学士容照、奉宸苑卿桂轮、二等侍卫奕山、庆安驰赴回疆军营，赏治装银，并命容安赍颁扬威将军印信。

命御前侍卫桂成、额勒经额、乾清门侍卫巴清德、阿保、固英阿、德勒格尔桑、色克精阿驰赴回疆军营，并赏治装银。

（卷101 44页）

道光六年七月戊申（1826.8.31）

谕内阁：逆裔张格尔恃有白帽回子为之接应，竟敢纠同布鲁特突入卡伦，屯集回庄作乱，经庆祥先期访获奸细，究出谋逆情由，预派领队大臣乌凌阿、穆克登布带兵迎击，杀伤贼匪四百余人，已将该逆裔围入回庄大玛杂内，因夜雨昏黑，草深

树密，逆裔张格尔舍死突出逃逸。官兵正在追捕，该逆回等闻风响应，分路迎拒，官兵腹背受敌，乌凌阿、穆克登布竟被枪伤阵亡，效命捐躯，深堪悯恻。乌凌阿、穆克登布俱著加恩晋赠都统衔，照例赐恤。伤亡官员兵丁著该将军查明咨部，照例恤赏。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续接据总管额尔古伦禀报喀什噶尔被围情形及筹办进援防守各事宜并将该总管等原禀进呈一折。喀什噶尔城门已被贼匪自外堵砌，日夜围攻，能否保守，至今未得确信。英吉沙尔、叶尔羌距喀城甚近，势亦难免该逆等窥伺。该将军请于伊犁、乌鲁木齐官兵到后，凑集七千兵力前往救援。惟该处贼匪众多，出没无定，此时进兵往援必能大挫贼锋，使之胆落，方于全局机宜有济。若计算兵力尚单，只宜在阿克苏暂时屯驻，不可冒昧轻进，致堕贼人奸计。本日据杨遇春奏于七月二十六日选带本标官兵一千五百名先行驰往，并即谕令该署督于出关后探听前路情形，再行督兵会合，相机前进。阿克苏为回疆适中要路，务当严兵固守，加意防范，毋稍疏虞。至请令齐慎带兵赴阿克苏防守之处，前因杨遇春奏调提督杨芳、总兵吕天俸带兵往剿，已谕知该署督陕甘两省提督未便俱令带兵远出，总须酌留一员在任俾资弹压。杨遇春驰抵哈密一带，应否派得力提镇一员带兵赴阿克苏防守之处，该将军即驰商办理。至锡伯带兵总管额尔古伦等官兵共六百九十余员名未能捐躯行阵，退回阿克苏，本应按军法治罪，姑念事起仓猝，当逆回群起为乱时，贼势甚众，原不应派兵轻出，致令腹背受敌，且该官兵等因城门被贼匪堵砌不能入城，尚与临阵逃回者有间，著贷其一死，俱行斥革，交该将军饬令各带原兵在军前效力自赎。

又，另片奏现署阿克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年力已

衰，请令伊萨克署理。所奏是。伊萨克曾任阿克苏阿奇木伯克，熟悉该处情形，著准其署理，饬令该伯克妥为安抚回众为要。乌凌阿、穆克登布所遗伊犁领队二缺，已有旨将布彦泰、忠山补放矣。至内地官兵行至口外应行调马更换及就近调取乌什存贮小麦磨面备用之处，该将军随宜调度，不必事事候旨遵行。前经户部筹拨饷银三四百万两迅速解往，又派前任陕西巡抚卢坤前往甘肃会同鄂山督办军需、粮运一切事宜，自当源源接济，不致短绌迟误。朕命该将军总统军务，信任綦专，凡军前一切事宜惟当竭诚尽智，随时相机妥办。遇有应商之事，与杨遇春、武隆阿和衷商榷，期臻妥善。朕委心任用，不为遥制，该将军亦勿恤人言，稍存顾虑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杨遇春奏接奉谕旨于本月二十六日先带本标官兵启程，催趱各路官兵分起进发等语。喀什噶尔被围紧急，英吉沙尔、叶尔羌道路梗塞，至今未得确音。本日据长龄奏称俟八月望后乌鲁木齐官兵到齐，凑足七千名之数先图救援，即谕知"如能一鼓扫除，自可迅速前进；否则，暂时屯驻阿克苏，俟大兵会合云集，一同进剿"。著杨遇春带兵出关后，随时确探各城情形，俟驰抵哈密相机调度。如叶尔羌等城尚可救援，固不可轻率前进，亦不得坐失事机。总期粮运、军火无缺，操必胜之权，而重兵驻守阿克苏尤为紧要。……

参赞大臣武隆阿奏：请添带人员并调炮位兵丁前赴军营。得旨：健锐营前锋参领景福、塔斯哈、副前锋参领兴安泰、山东文登协副将成玉、候补参将桂明、青州营参将周志林、候补游击托明阿、济南城守营守备马现、前任潍县降调知县章寅、陕西候补县丞应袭云骑尉江士松俱著驰驿随往，交武隆阿差遣委用。又，请调山东抚标抬炮二十位、兵二百名，系武隆阿

平时选练。著陈中孚迅速照数备齐，即派参将周志林、守备马现驰往山东管带，赶赴军营交武隆阿备用。

命西安右翼副都统卓尔珲保为领队大臣，会同黑龙江带兵之副都统等驰赴回疆军营。

命侍卫孝顺岱、那立善、达哈逊、都林保、德升额、哲斯呼朗、莫崇武、委护军参领拜苏礼、亲军校巴立善、护军校丹斌布木逊、齐克唐阿、富音泰、丰伸、巴尔经阿驰赴回疆军营，并赏治装银。

（卷101 45—51页）

道光六年八月壬子（1826.9.4）

又谕：前有旨令印登额等督饬各回庄伯克慎守城池，镇静防范，日久未据该大臣等奏报，朕心正深悬注。本日据奏阿奇木伯克玉素普节次差派亲丁回子拿获从逆通信之伪列胡万等，均即正法；并据拿获英吉沙尔伯克阿布都拉差人送给玉素普纠约献城从逆信一封，经玉素普呈出，当将该犯正法。玉素普深知大义，迭次擒拿逆犯，甚属可嘉，著加恩赏给二品顶带，并赏戴花翎。如能竭力防守，克保城池，必当特沛逾格殊恩用酬忠悫。其拿获逆犯之六品伯克毛拉等，该大臣已分别赏给金顶、缎匹，如始终奋勉，并其余出力之众伯克一并奏请恩施。……该大臣等惟当督同玉素普及副将乌大魁等奖励民回婴城固守，俟大兵云集，一鼓歼擒，该大臣等均可立膺懋赏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长龄奏筹派官兵及伊萨克回兵由草地前往叶尔羌救援一折，同日又据印登额等奏拿获逆匪办理及长清奏侦探叶尔羌贼匪渐逼、催兵救援并奕湄等奏派兵听候调遣各折，览奏俱悉。和阗草地既可通达，自应亟发官兵出奇不意前往救援。该将军奏请饬甘肃提督齐慎带兵前驻阿克苏以为声援，

前经降旨令杨遇春于提督齐慎、杨芳二员内酌令一员回任弹压，现在齐慎早经奏报起程，计此时可抵哈密，即飞饬齐慎星速驰赴阿克苏驻守，令杨芳回任。如接奉前旨已令齐慎回甘，即令代齐慎带兵之大员星速前往。长龄俟德英阿到伊犁，即星赴军营总统军务。长龄未到以前，一切军务著杨遇春随时相机调度。总期于事有济，务保万全。至张格尔之弟巴布顶，前据庆祥奏去年九月间在鄂罗退帕地方身故；乃本日印登额等奏审讯阿布都拉差人牙伙普等，有巴布顶已将英吉沙尔城池攻破等供。长龄到军营即查明该逆实在下落覆奏。至阿布都拉一犯身为阿奇木伯克，不图报效，胆敢从逆，并约邻封伯克献城助逆，狼子野心，可恶已极。长龄到军营后，务将该伯克擒获，照叛逆律尽法处治，毋任漏网。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又谕：据长清转递叶尔羌、和阗奏折并据奏称，接得叶尔羌信函，该处贼匪愈集愈多，渐逼城下，催令迅速救援；现饬令都齐特地方暂驻之换防及出征各官兵妥为预备，一面飞催伊犁官兵合兵进剿，并飞催乌鲁木齐官兵迅速行走以资接应；其额尔古伦等由喀什噶尔退回之官兵等暂留阿克苏防堵等语。朕披阅印登额等奏折，据称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玉素普拿获从逆通信之伪列等多名，并呈出伯克阿布都拉纠约献城回字信一封，现在督率固守；本日又据长龄驰奏接准叶尔羌来咨，当即飞咨长清饬令伊萨克、额尔古伦等由草地驰赴和阗，绕至叶尔羌救援。该处势甚紧急，现距印登额等拜发奏折之期又逾一月，未知现在情形如何？长龄既经行知长清催令三项官兵前往救援，自应星速驰往，乘贼之不备，俾叶尔羌可保无虞。但额尔古伦所带退回官兵既属疲乏，又复军械不全，安能得力？如此项官兵业经起程，亦只可饬令相机前进；如尚未起程，即仍留阿克

苏防守，俟大兵到时再令随同进剿。此时伊犁官兵计已早抵阿克苏，乌鲁木齐官兵日内亦可到彼，长清总须确探叶尔羌如尚在固守以待援兵，即会商达凌阿、祥云保等由大路探明前进。必须揣度兵力可以制胜，沿途遇见贼匪实能随剿随行，方可为折冲夹击之技。仍须严防后路，无致腹背受敌，堕贼奸计，并酌留官兵在阿克苏驻守。该城为回疆适中之地，万不可稍有疏虞。若探明叶尔羌竟已失守，则阿克苏地方尤为扼要，和阗情形亦甚吃紧，长清即传知达凌阿、祥云保等均不得冒昧轻进，即在阿克苏严密防守，并飞饬由草路绕赴和阗之官兵等即在和阗防守。长清惟当相度机宜，加意防范，督率官兵，鼓励回众，以待大兵云集一鼓歼除，此时不可不慎之又慎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又谕：据奕湄等奏叶尔羌迤东台站阻隔，该处折报由和阗草地驰送阿克苏转递；并接据英吉沙尔文札，选派弁兵先赴叶尔羌听候调遣；本日据印登额等奏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玉素普拿获从逆递信回子多名，俱经正法，并将阿布都拉逆信呈出，深明大义。惟据长清奏叶尔羌贼匪愈集愈多，万分紧急，催兵援剿。前已命长龄等统领大兵迅速进剿，兹据长龄奏已调拨先到阿克苏之官兵二千有奇从草地径赴和阗，取道绕至叶尔羌。著奕湄等随时查探彼处实在情形，如叶尔羌现尚被围，当令迅速相机前进，仍须严防后路，毋堕贼人奸计；倘已失守，即令留驻和阗防守以壮声威，不可冒昧轻进，俟大兵云集再行进剿，以期一鼓歼除。奕湄等惟当晓谕该伯克木巴拉普沙等鼓励汉回人等相度形势，严查固守，无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卷102 4—10页）

道光六年八月丙辰（1826.9.8）

赏太仆寺少卿斌良、降调江西布政使苏明阿头等侍卫，驰赴回疆军营。

（卷102 16页）

道光六年八月丁巳（1826.9.9）

谕军机大臣等：据杨遇春奏前经奏调各路官兵五千五百名督催陆续启程，分起出关，星驰进发；齐慎所带官兵三千名，前曾饬令分起前进，今派总兵德克登额赶往接管，换回齐慎；至喀城是否失守，尚在未定；叶尔羌虽经被围，现在玉素普呈献逆信，自可并力协守；此时进兵往援，当以喀城为先；飞饬达凌阿酌量如能胜敌，整旅往援等语。喀什噶尔系回疆极边重地，果能并力救援，固属甚善。惟节据长龄并各该城大臣奏报，叶尔羌所属十四路军台回子均皆变乱，管台官兵被贼杀害，揆其形势，非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难以救援，诚恐叶尔羌亦难保其必不失守。计刻下大兵云集，该署督随时转饬分投确探，详审贼势，酌量兵力，如叶尔羌尚可救援，即当厚集兵力内外夹击，倘已失守，则阿克苏为回疆适中最要之区，其路直抵吐鲁番、哈密，所关甚巨，必当激励将士及伯克、回众等尽力固守，以待大兵。再，前据长龄奏调先到阿克苏三项官兵共二千余名从草地行走，取道和阗，绕至叶尔羌；本日又据和阗领队大臣奕湄等奏叶尔羌至和阗台站被贼拆毁，伤害官兵，存城官兵无多，不敷防守。著杨遇春饬知带领前项兵丁之官员，如能救援叶尔羌，仍遵前旨进发；倘势难赴援，即将前三项官兵留驻和阗协同防堵。总之，行军情势随时变迁，不能一一悬揣，应援，应守，应剿，该署督临时筹画，相机审度。总须计出万全，操必胜之权，断不可堕贼奸计，稍有疏虞。至叶尔羌等处各路军台被贼抢劫，未必全系张格尔从中勾结，或该处应差之情兰回子及附近军台之各村回民乘势扰害亦

未可定。著该督到彼时，逐细详查，明确具奏。……

又谕：新疆回部向隶准噶尔，悉索敝赋，不堪苦累。其附近布鲁特者，抢劫剽掠，尤不胜其欺凌。自我朝平定回疆以来，各城回子咸隶版图，纳赋交粮轻减者奚啻倍蓰，而布鲁特亦震慑天威，不敢入卡滋扰，八城回子安居乐业者垂六十余年。虽其结习崇信和卓，而愚回素性愎怯，久已习为恭顺，何致遽思变乱？总由近十余年来历任参赞、办事大臣等贪淫暴虐，回子等忿恨忍受，当时伊犁将军或漫无觉察，或隐忍不言。迨至嘉庆二十五年，经朕降旨饬交庆祥详查，亦复隐徇，未经据实具奏，驯致酿成叛乱。此时虽已声罪致讨，而致乱之由不可不根究确实，纵不遽正刑诛，亦当明示谴罚。长龄畀任伊犁将军，现命总统军务，著于前赴军营时沿途细加察访，以此时之物议，证诸曩日之听闻。务将近十余年历任各员某某等在任公廉称职，为回子等所感服，某某等在任荒谬，为回子等所痛心疾首，逐一查明，分别等差，据实具奏，无得稍有隐讳。至巴彦巴图上年轻出卡伦妄杀汰劣克家属一节，庆祥所奏起衅根由及巴彦巴图阵殁情形，闻尚有代为回护，不实不尽。即如巴布顶尚在，而庆祥奏其已故，此其一端。倘庆祥到任后有失回众之心及堕奸计之处，一并详查覆奏。如巴彦巴图有妄杀汰劣克家属之事，汰劣克亦可量从末减也。再，现在张格尔纠约回子布鲁特逞其凶狡，其中甘心从逆者谅必无多。回子素性多疑，将来大兵云集，未必不以为玉石难分，群生畏惧，或更为逆裔等煽诱裹胁。该将军进兵之始即当用扬威将军衔广张告示，预行晓谕，以该回众等久隶版图，素称恭顺，即布鲁特输诚归化历有年所，此次勾结滋事自系被张格尔蛊惑所致，岂必尽皆甘心从逆？现命扬威将军统领大兵数十万分路进剿，天戈所指，原期歼厥渠魁，其甘心助逆者亦无难悉数诛夷。第念

尔回子布鲁特恐我大兵压境，不免玉石俱焚，以致心存疑惧，用特剀切晓谕：凡前被逆裔煽诱者，果能解甲迎降，投诚乞命，皆当量予宽贷，仍令各复旧业；如能将张格尔缚献军前，无论回子、布鲁特，俱当奏明大皇帝锡封王爵，赏赐十万金；从前平定回疆时，如额敏和卓、鄂斯满、霍集斯等输诚效命，懋赏藩封，世袭罔替；即此次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玉素普节次差派亲丁回子拿获从逆各犯，呈出逆字，深知大义，现已蒙恩赏给二品顶带花翎，将来事定功成，尤当赐封爵土；尔等回子、布鲁特无论是否从逆，但能及早悔罪投诚，缚献首逆，必当一律加以封赏，断不究其既往；倘敢始终执迷不悟，则大兵进剿，必应殄灭丑类，俾无遗种，勿谓传檄之不预也。如此广为宣示，或可解散党羽，而渠魁自不难授首。该将军当善体此意，妥为办理，以期恩威并用，早藏大功。并发去朱谕一道，该将军与杨遇春、武隆阿阅看。此外尚有应行预筹事宜，亦即早为备办，总期一鼓集事，不可不慎之又慎。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朱谕大学士扬威将军长龄、参赞大臣武隆阿、杨遇春知之：一、为主帅者，贵在赏罚公当，号令严明。此次调集各路军马逾二万，若赏罚稍紊，成何事体？尔将军等皆系朕亲信大臣，万里而外，朕亦不为遥制。一切军情，无论满汉官兵，总当视为一体，秉公持正，微功不掩，小过亦惩，俾令众志成城，同心敌忾，用集大勋而膺懋赏。朕日日默祝上苍，翘首西望也。一、进兵后，当其攻城对敌之时，必应一力剿杀，焉能辨别逆顺？贼回力穷，必然乞命。此等机宜，全在尔将军等随时斟酌。如实系助逆戕我官兵者，虽哀求万状，亦不可感于慈悲之说稍为宽贷，贻患于将来。即如英吉沙尔叛贼阿布都拉，既通信煽诱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玉素普，必是害我官兵，以

城叛降，若此者，克复后虽全城屠戮亦不为过。如实未助逆之回庄，不但不可妄行杀戮，仍要严束兵丁勿得骚扰。然受降甚易，抚降最难。贼回狡诈异常，能保其不复变乎？朕因是再四筹思，惟有先声夺人，进兵时调度万全，痛加剿洗，令其心胆皆惊，望风披靡。倾心效顺者，又须施以德惠，俾令知感。更要重兵镇压，在我免后顾之虞，而回民等亦不敢有他志。慎勿稍有怠意，致有变动阻隔之事。慎之，戒之。一、大军进剿之时，凡设卡安营，必就水草之地，自不待言矣。然路径生疏，逆回奸诈百出，窃恐于上流暗施毒物，或装作善良回子，以贱价卖食物、草豆于我军，俱不可不防也。务要饬知各路军马一体留心防范，勿中其奸计为要。一、朕亲派领队大臣、巴图鲁侍卫以及健锐、火器二营、吉林、黑龙江官兵等，必须调拨壮实马匹，俾无缺乏，方可得力。若旷野长途，马不敷用，焉能望其摧锋陷阵，扬我满洲之声威也？妥办勿误！一、军行利器，远则鸟枪为先，近则弓箭为要。况此二者又是我东省官兵之所长。故火药、铅弹、弓矢等项必须宽为预备，毋致缺乏。一、新疆炮位，未知大小如何，可否适用？凡攻取城垣、庄堡以至大伙贼匪，必要摧坚致远、所向无敌之大炮方可得手。如就近有可调堪用者甚好；如不敷应用，亦当早为筹办，勿致临时乏用。一、当大兵云集之后，已值气候严寒之时，满汉兵丁等应如何制备御寒之具而又要奔驰便利？亦应妥办。一、各城大小伯克如能实心出力、著有劳绩者，必当立加褒奖，以励其余，兼收以夷制夷之效。一、如分路进兵，相隔远近不能预定，总要差探路径分明，声息相通，断不可彼此不能相顾也。戒之。一、逆裔张格尔、巴布顶暨附逆之布鲁特等务要设法擒获，勿令免脱。或临阵歼之，或围困诛之。若能生致，尤非常之功也。或啖之以利，使其自相猜疑，互相残

杀。经此番大举之后，若仍令其逃遁，则太不成事，而朕之忧勤惕厉付之虚无矣。尔将军等其同心合力，佐朕成此大功。伫望捷音之至。一力慎勉为之。道光六年八月初八日手书寄谕，不觉心驰万里也。

（卷102 16—25页）

道光六年八月戊午（1826.9.10）

谕内阁：鄂山奏筹办军需一折。前已降旨特派前任陕西巡抚卢坤驰赴甘肃总理军饷，将如何派员分段经理与该署督商筹周妥，卢坤即专驻肃州督办，鄂山仍驻省城调度策应。兹据该署督奏称肃州距阿克苏道里遥远，仅于哈密派员督办，尚恐鞭长莫及；拟在吐鲁番、库车两处设立粮台，专派大员分驻，并多设腰站，委员催前提后，递相接运；镇迪、安肃二道属存粮较多，足敷拨运；驮载、脚价由镇迪道属雇觅，如有不敷，再由口内雇觅拨往。著照所请妥速办理。卢坤到甘后，仍遵前旨与该署督及局员悉心筹议，即驰赴肃州督办。所有米面等项一应食物，均责成专司粮台之道、府大员随时筹备，迅速转运，毋稍迟延短绌。至军火器械最关紧要，著于武职内拣派明白谙练之员，责令逐件点验配制，务期应手得用，以收实效。……

（卷102 26—27页）

道光六年八月庚申（1826.9.12）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奏七月二十一日接到和阗咨报叶尔羌文报不通，贼势日炽；又据阿克苏咨报库车派往之阿奇木伯克伊萨克探得喀什噶尔、叶尔羌往阿克苏总路巴尔楚克地方，有贼匪数千在彼伏匿；乌什卡外亦有贼匪多人，等候官兵往援叶尔羌、和阗即来抢占，并闻叶尔羌城池已于六月二十八日失守等语。前据印登额等奏阿奇木伯克玉素普拿获阿布

都拉差人纠约献城助逆之折，系六月二十八日丑刻拜发，又，恭祝万寿折系六月二十九日未刻拜发，所云该城二十八日失守之信，恐系逆回传播讹言，不可凭信。至称“贼匪伏匿各处，等候官兵往援叶尔羌、和阗即来抢占”之语，亦恐系逆料我兵援剿，构造蜚语，缓我师期。然贼匪奸狡异常，不可不随时加意防范。阿克苏为回疆适中之地，关系最要，亟须重兵防守。长清已将派往和阗一路赴援之郭继昌、王鸿仪、额尔古伦所带官兵及伊萨克回兵留防本城，伊犁官兵据长龄奏七月二十二、三日必到阿克苏，乌鲁木齐官兵及齐慎所带甘肃兵刻下亦将次可到，合此兵力尽可分派防堵。著杨遇春迅速驰往阿克苏相机筹办，并飞催达凌阿、齐慎星驰前往协守。如齐慎业已折回，仍著赶赴阿克苏会同防堵，并确保前路情形。其乌什、和阗二处亦关紧要，该署督即酌量分派官兵前往固守，毋得稍有疏虞。总以得保一处、守一处为要，断不可贪功速战，致有挫失损威也。顷据富俊等奏吉林官兵一千已于八月初三、初八等日起程，黑龙江官兵一千于八月初十日起程，现复续派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五百名，亦饬催跟接前进。必须陕甘兵力厚集，方可审势进攻。此时一切防剿机宜全在该署督随时筹度，迅速饬办，加倍慎重，最为至要。其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已降旨令巴哈布仍行折回喀喇沙尔防守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至张格尔家属，除伊弟巴布顶外，此外兄弟尚有几人？有无子侄亲属？现在何处居住？是否随同进卡滋事？著长龄到彼一一查询明确，据实奏闻。至阿克苏地方安静，回众出力，皆由阿布都尔满等帮同伊什罕伯克色提巴尔第安抚探信，自应量予鼓励。色提巴尔第著加恩赏给三品顶带；候补五品伯克巴彦岱著加恩赏还原衔，仍以三品阿奇木伯克补用；

已革二等侍卫阿布都尔满著加恩赏还二等侍卫；原任五品伯克现补七品伯克托克托尼杂尔著加恩赏给五品伯克，遇缺即补；沙雅尔三品阿奇木伯克伊萨克首先呈请出力，尤为急公向义，著加恩赏二品顶带以示嘉奖。其伊犁现在协领等官不敷差遣，各营额缺兵丁为数甚多，著照所请，先将各营前次出征兵丁概行挑补足额，俾资操防。其协领以下等官亦按缺拣选，暂行递署，俟探得确信再行奏请补放。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03 1—6页）

道光六年八月辛酉（1826.9.13）

谕军机大臣等：阿克苏为回城适中之地，朕前节经降旨长清严密防堵，俟大兵云集一同进剿。本日据长清奏河子湖木地方有贼匪窜入，杀伤兵丁并掳去空金顶伯克；又，都齐特台民报称七月二十一日该处官兵与贼交仗，未知胜负，惟闻枪炮不绝，营盘外贼匪约有千余；二十二日亥刻，又闻贼匪窜入浑巴什军台等语。阿克苏存兵无多，据奏现留喀喇沙尔官兵三百员名，又祥云保先带到兵二百名，其余想不日可到。浑巴什河最关紧要，水深处所将船只尽行撤去，毋令偷渡，水浅处所亦须用枪炮排列轰击，勿任蹚浅过河，而尤以保守城垣为至要。现已飞饬杨遇春星驰赴援，并飞催齐慎、达凌阿等星夜赴阿克苏防堵。齐慎于七月十二日起程，达凌阿等于六月二十九及七月初三日分起行走，计七月内达凌阿总可到彼。惟以纠合兵力，设法堵御，断不可多为分拨，挫失损威。再，昨据长龄奏阿克苏回众出力，皆由阿布都尔满等帮同色提巴尔第安抚探信，业经降旨分别嘉奖。著长清传谕阿布都尔满等，如能竭力防守，克保城池，必当再沛殊恩，用酬忠荩。长清惟当督率兵丁，鼓励回众，加倍防范，以待大兵之至，不可不慎之又慎

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此节经降旨，以阿克苏为回疆适中扼要之地，必须重兵防守，万不可稍有疏虞，并谕令杨遇春迅速驰往相机筹办，飞催达凌阿、齐慎等驰往协守。本日据长清奏贼匪已入阿克苏境，距城仅八十里。该城存兵无多，亟应添兵防守。伊犁官兵七月二十二日已先到二百员名，计三四日内必可到齐，惟达凌阿等及齐慎所带官兵未知此时曾否到彼？杨遇春务即飞催该官兵等迅速前进，竭力堵御，断不可零星分拨，致有损伤，徒张贼势。至乌什距阿克苏甚近，久未奏报情形，亦应探明，分派官兵防守。该署督亦即迅速驰往，遵照节次谕旨，随时相机筹度，先保守东四城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03 7—9页）

道光六年八月壬戌（1826.9.14）

谕军机大臣等：杨遇春奏统计现调大兵一万八千五百名，用剿即不敷防，留防又不敷剿；请添调西安满兵一千名、固原、甘州提属、延绥、宁夏、西安、肃州、凉州镇属各兵共六千一百名及四川附近陕甘标营添调三千名，统共续添兵一万一百名，以资进剿等语。现在贼势猖獗，必须厚集兵力用敷调遣，杨遇春酌量情形预为添调官兵，飞行各处期于迅速调集，所见极是。本日据果良额、达凌阿奏，达凌阿已于二十三日赶抵库车，适接沙雅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禀称前带回兵赴和阗一带救援，因逆裔现经扰及阿克苏所属之柯尔坪卡伦，伊闻信未敢前往和阗，随令锡伯兵三百名前赴柯尔坪会同防堵，并闻英吉沙尔业已失守；又，长清咨称所属之都齐特军台被焚，回户变乱，参将王鸿仪被围；该逆已到浑巴什军台，距城八十里；库车城内只有兵二百名，与回子杂处，更觉可虞；请将达

凌阿所带官兵内留一千名防守库车。现已降旨准其截留以资堵御。看来此时不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救援不及，即叶尔羌之失守与否尚在未定。刻下紧要机宜，总以严守东四城为要。阿克苏尤为适中扼要地方，更应加意固守。该署督当一面饬知达凌阿催齐乌鲁木齐续到官兵速赴阿克苏，一面檄知齐慎将前带官兵三千名亦即径赴阿克苏，协同前到各路官兵，等候该署督到彼相机调遣。固原地方紧要，必须杨芳在彼坐镇，务即饬令速回本任。又据另片奏饬行副将胡超、李士林等将齐慎所带官兵分起带领，赴克里雅沙里雅可通库车地方择其扼要驻扎，并令游击武光琳将所带西宁兵六百名驰赴吐鲁番，暂归多隆武管带驻守之处。此时情形，总以大兵会集阿克苏，再行相机调度。杨遇春即当迅速驰往，务于过哈密后侦探前路情形，应于何处驻扎，何处应添防，何处可援剿，总须相度军情，随宜办理。长龄俟德英阿到任后方能前赴军营，此时杨遇春即便宜行事，不必专候长龄会商酌办，致误事机。现畀该署督以参赞军务重任，自能仰体朕意，勉副委任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果良额等奏达凌阿行抵库车，适接阿奇木伯克伊萨克来禀有英吉沙尔失守之语；并据阿克苏咨报所属之都齐特军台被焚，参将王鸿仪被围，库车城内存兵无多，请于达凌阿所带官兵四千名内酌留一千名防守库车等语。阿克苏为回疆适中扼要之地，必须重兵防守。库车与阿克苏军台大路虽有七百余里，其西南、正南有通叶尔羌、和阗及都齐特台戈壁捷径，自应酌留重兵以资防守。著照所请，将巴里坤古城满兵四百名、汉兵六百名留驻库车。其未到以前，将玛纳斯等营汉兵一千名暂驻库车弹压，俟巴里坤古城官兵到日，再行赶赴阿克苏。所留库车之兵，著交果良额督率防守。达凌阿仍带乌鲁

木齐官兵三千名，随时探明前途情形，分起前进，会同伊犁官兵二千名驻扎阿克苏尽力防堵。总当首尾联络，前后照应，不可堕贼奸计。仍俟大兵云集，再图援剿。再，阿奇木贝子迈哈默特鄂对在喀什噶尔备历艰险，今间道奔回阿克苏城，不愧忠荩后裔，殊堪嘉悯。著达凌阿会同长清传旨令其益加奋勉，竭力守城，朕自必渥沛恩施。其伊萨克所禀赛拉里克卡伦宜严密防范之处，并著果良额加意堵守。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果良额，并谕达凌阿知之。

（卷103 10—13页）

道光六年八月甲子（1826.9.16）

谕内阁：新疆逆回滋事，调派大兵剿办，军需、粮饷、驮载等项事宜必须分段筹办。前经谕令鄂山驻扎省城，卢坤驻扎肃州。至哈密为新疆咽喉要地，关外粮饷向有哈密办事大臣经理。恒敬前在四川军营曾经办理粮饷，著在哈密督办一切，转饬派出之道员等及地方官迅速转运，源源接济，毋得短绌迟误。

谕军机大臣等：齐慎奏带兵已抵哈密，得悉阿克苏告急情形，即饬派将弁分起管带兵三千名先行驰往，留续调西宁兵六百名驻守哈密，并自请准令随同杨遇春前往堵剿等语。前因杨遇春奏请带同杨芳前往军营，陕甘二省提督未便同时带兵远出，是以降旨令齐慎仍回本任。嗣因阿克苏一带急须重兵防堵，齐慎已经奏报起程，节经降旨仍饬该提督速赴阿克苏驻守，令杨芳回任。齐慎尚未接到续降谕旨，行知吁请随赴军营，足见急公悃忱。现在贼势鸱张，已阑入阿克苏地方，距城甚近，必须加意防堵。该提督接奉此旨，著即星速驰往。其续调西宁兵六百名无庸留驻哈密，仍带赴阿克苏与前兵会合，探明贼踪，以堵为剿，不可轻近远追，堕贼奸计。总以严守城池为

要。俟杨遇春督率大兵云集，再行相机进剿。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03 15—16页）

道光六年八月乙丑（1826.9.17）

谕军机大臣等：行军之道，出奇乃可制胜。前经降旨令长龄等于进兵时筹画奇策，要截兜剿，以期聚而歼旃。近日朕披览舆图，有由乌什之巴什雅哈玛山至喀什噶尔之巴尔昌山草地，一路甚属偏僻，非若巴尔楚克由树窝至喀城为民回往来熟径可比，且更近捷。若彼时一面统领大兵由台站进发，一面酌分参赞一人潜率奇兵由草地抄出前路，兜转与大兵会合，两面夹击，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将该逆裔等就地歼擒，不使临阵窜逸，漏网稽诛。惟由草地进兵，一切军火粮饷更应裹带充足，必须预为设法筹办，且经由布鲁特游牧地界，尤须加意详慎，勿使惊惶，并不致为贼所觉，方为妥善。长龄、杨遇春、武隆阿素谙韬略，长龄、武隆阿于该处道里山川尤为熟习，如能由此地分兵抄截先断其逃窜之路，无难捣穴擒渠，即行商办。或此外另有捷径可以分翼进兵，或彼时张格尔已离喀什噶尔，又复占据他处，亦不妨另行相机行事。朕只就舆图形势指示机宜，究竟可行与否，该将军等自能审察决择，以期应手成功，不必拘执此谕也。将此附本日报便谕令知之。

又谕：长龄奏迈哈默特鄂对自喀什噶尔受张逆主使潜回阿克苏意图勾结、私遣回子递寄书信、现讯递信回子供认属实、与长清札商办理一折。迈哈默特鄂对世受国恩，承袭贝子，既被张格尔擒获，派人看守，何以遽能逃回？前据果良额、达凌阿奏“接据伊萨克禀称，系逆裔遣人执赴阿克苏要结取城，经押送之惰兰回子念其祖父旧恩，放令潜逃”，情节本属可疑，乃竟私差回子与逆裔潜通消息，现据拿获之回子迈玛得里

等供认属实，自应即正刑诛。长清等接到该将军覆札，当已照办。现复降旨令长清等即将伊萨克传至，宣示迈哈默特鄂对罪状，嘉奖伊萨克自请出征忠诚，一面将该逆正法，一面即令伊萨克承袭贝子，先换顶带，接管阿奇木事务，并谕知长清等当善为驾驭。至其居心，亦难深信。总宜外示优容，密加防范。即令其将色提巴尔第、巴彦岱二人曾否接收逆信、有无逆迹，看其如何禀覆，详加察访，以证其言之信否。现在伊犁、乌鲁木齐官兵将次到齐，除留防库车兵一千名外，阿克苏已有五千名。齐慎所带甘州兵三千名已饬令赶赴阿克苏，合之前有官兵尽可藉资防守，以堵为剿。……此时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情形，总未得确实信息，即使城已失守，亦断无汉兵及商民无一人逃出之理。该将军务当侦探实情，迅速奏闻，以慰廑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长龄奏接据长清信称该城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对自喀什噶尔逃回，讯其情节，仓惶失措；旋据千总程谦拿获回子三名，讯系迈哈默特鄂对差往与张格尔递送书信，所递之信已交鱼子巴什送去；并据迈哈默特鄂对供称，阿克苏伊什军伯克色提巴尔第之子阿布都尔满并巴彦岱之婿鲁吐普拉都领了张格尔书信，给伊父伊岳丈，约在阿克苏造反等语。迈哈默特鄂对既被逆裔擒获，何能逃脱？其潜回情节本属可疑，现又拿获为逆裔送信回子，供系该阿奇木差往属实，是其包藏祸心，叛迹显著，若不亟正刑诛，何以申国宪而杜乱萌？此时长清等接到长龄函覆机宜如已照办则已；倘尚未办理，即将伊萨克传至，告以迈哈默特鄂对罪状，并谕以“尔族系忠悫后裔，与张格尔世为仇敌，今迈哈默特鄂对不绳先志，叛迹显然，应按国法；尚念尔诚悃可嘉，自愿随征效力，应即奏明以尔承袭贝子，尔益当感奋图报”，即令其先换顶带，接管阿奇木事务，

安抚回众。伊萨克接印后，该大臣等会同各领兵大员，密集在城官兵排列队伍，一面将迈哈默特鄂对传至当场，宣示罪状，即行正法。其拿获回子三名内，迈玛得里、库吐鲁克二犯已据供认差送逆信属实，其尼牙斯素皮一犯，据供系跟随爱仔巴依迎伊阿奇木前去，于途次遇见与张格尔送信各犯，正盘问间，即同被拿获，是否狡供，亦须究讯明确。应否将该三犯与该逆一同正法，著长清等酌量办理。至色提巴尔第之子、巴彦岱之婿俱经张格尔差送书信，其子阿布都尔满、其婿鲁吐普拉是否俱在阿克苏？其书信曾否呈出？长清等细心查察有无逆迹。伊萨克既令承袭贝子，亦当善为驾驭。至其居心之顺逆亦难深信。总宜外示优容，密加防范。其随时禀报军情，一面再加侦察是否属实，并令其密访色提巴尔第、巴彦岱二人逆迹之处，看该阿奇木若何禀覆，即可判其真伪。现在伊犁、乌鲁木齐官兵将次到齐，兵威稍振，长清等当督率将弁加意防守，以堵为剿，无稍疏虞。一俟将军、参赞到彼，大兵云集，再行相机剿办。其千总程谦拿获递送书信回子三名，得以究出迈哈默特鄂对叛迹，明正其罪，甚属可嘉。程谦著以都司即行升用，先换顶带，并赏戴花翎以示鼓励。此外官弁兵丁如能盘获紧要奸细，亦必优加奖擢。至伊犁带兵之领队大臣祥云保、硕隆武于六月二十七、八等日分起管带起程，由冰岭行走十五台站，何以迟至七月二十二日始到兵二百名，其余官兵尚未到齐？殊属延缓，著传旨严行申饬。即饬令带领官兵小心防守，勉赎前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再，据长龄奏阿克苏拿获送信回子，审系由喀城逃回伯克迈哈默特鄂对差往张格尔处递送书信。可见回众中有与逆回暗通消息之事，尤须密加防范。如遇有南路传来之信，难保非此等通贼回子播散谣言，意图摇惑。该大臣当详加

体察，随时访查，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果良额奏到伯克伊萨克原禀内请将沙雅尔之赛拉里克卡伦严密防范，当经谕令果良额加意防守。本日据长龄奏阿克苏拿获回子讯系由喀城逃回伯克迈哈默特鄂对差往张格尔处递送书信。该伯克与逆裔潜通信息，难保无从中勾结情事。沙雅尔系库车所属地方，该伯克伊萨克虽赴阿克苏，其眷属尚在库车。但系迈哈默特鄂对之胞叔，果良额须不露声色，密加防范，固不可致生疑惑，尤不可稍涉大意。倘有贼营投出之人，其言尤难凭信，更当详细审察，毋堕贼回奸计。该城前已酌留巴里坤古城满兵四百名、汉兵六百名，足敷防堵。该大臣督率前项官兵并本城兵弁尽力固守，毋得稍有疏虞。至伊萨克所请防范赛拉里克卡伦之处，安知非藉词防守为分我兵力之计？该大臣当体察情形，相机酌办，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于七月十三日据庆廉奏报张格尔进卡滋事，喀城回子全行变乱，分股猖獗，当经谕令严密查察，妥为防守。迄今一月有余，未据该大臣续行奏报。是否该大臣查探军情不得确信？抑该处军台亦有文报不通之处，是以迟延未奏？现据长龄并叶尔羌、阿克苏办事大臣奏报叶尔羌所属十四军台及阿克苏迤西军台俱被贼匪焚毁，杀害官兵；本日复据长龄奏接准长清信称阿奇本伯克迈哈默特鄂对由喀什噶尔逃回，据称六月十八日派阿克苏六品伯克玉素普等由巴尔昌一带前往乌什；又据长清信称拿获回子三名，讯系迈哈默特鄂对差至张格尔处递送书信。所供虽未尽确实，该伯克与逆裔潜通信息，即难保无从中勾结情事。乌什回户系由各城移驻，庆廉须不露声色加意防范，固不可致生惶惑，尤不可稍涉大意。倘有贼营投出之人，其言尤难凭信，更当详细审察，毋堕贼回奸计。玉素

普潜往乌什是否实有其事？并著密行查访。至乌什军台有无滋扰？该处存城官兵能否足敷防堵？现在伊犁兵二千、乌鲁木齐兵三千已抵阿克苏，齐慎甘州兵三千亦不日可到，如须酌添兵力，即行咨商达凌阿等就近分兵防守。该大臣务当安抚回众，激勉官兵，固守城池，并侦探各路军情随时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松筠奏伊犁卡伦外各部落哈萨克向无布匹，每年三月起至九月陆续前来伊犁以羊易布；每年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处回子贡布约共九万余匹，运赴伊犁应用；至塔尔巴哈台与哈萨克贸易所需布匹，半由伊犁转运回布，半由乌鲁木齐采买布匹应用；来年该三城贡赋维艰，请于乌鲁木齐所属州县商贾百姓准其以布捐监，并准捐都司以下职衔，所捐布匹运赴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备与哈萨克贸易；如有不敷，由甘省官为运办；再，喀喇沙尔所属之布古尔及库尔勒两小回城附近大路，商民并吐鲁番商民各租回子地亩播种棉花甚多，并请饬下乌鲁木齐都统商同吐鲁番、喀喇沙尔办事大臣，晓谕该三处商民人等，准其即以棉花捐监，并捐都司以下职衔，将棉花运赴伊犁搭放官兵正饷等语。布匹为哈萨克所必需，现在逆回滋事，喀什噶尔等城被贼骚扰，回子贡赋一时难复常制。松筠所奏乌鲁木齐并吐鲁番、喀喇沙尔等处商民准以布匹、棉花报捐监生职衔，其事窒碍难行。从前回子未经贡布之先，所需哈萨克贸易布匹系由甘省官为运办。著长龄详查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每年共需布匹若干，如何预为筹备，届期运往该处，务期无误贸易以示体恤之处，核议奏办。松筠折著抄寄阅看。将此谘行本日报便谕令知之。

（卷103 18—28页）

道光六年八月丁卯（1826.9.19）

予喀什噶尔阵亡领队大臣乌凌阿谥“武壮”，穆克登布谥“壮节”，祭葬、世职均如都统例。

（卷103 31页）

道光六年八月戊辰（1826.9.20）

谕内阁：乌尔卿额奏请前赴军营一折。乌尔卿额因喀什噶尔逆回变乱，经杨遇春咨调凉州、庄浪满营官兵五百名，该副都统自请前往帮同剿办，具见悃忱。惟凉州副都统本任事件亦关紧要，现在宁夏将军格布舍业已带兵出口，所有凉州、庄浪满营官兵五百名，应即拣派官员带领跟接前进，该副都统著无庸前往。

（卷103 31—32页）

道光六年八月己巳（1826.9.21）

谕军机大臣等：杨遇春奏接到长龄及各城来信，逆回窜至阿克苏所属地方，飞饬副将胡超等将齐慎所带出关官兵分起赶往库车驻扎，一面令提督杨芳驰赴前途接管，令齐慎、德克金布各回本任，德克登额回署固原提督印务等语；本日长清由六百里驰奏派往浑巴什河沿锡伯总管额尔古伦官兵途遇贼匪，交仗杀贼一百有余，贼势退败；复探有喀什噶尔前来大阿浑二名，由叶尔羌所属之巴尔楚克一带纠约回匪，窜入阿克苏所属之都齐特、郝紫尔等处煽惑回民附同叛逆，约有数千人，经长清明白晓谕，尚属安堵；又据庆廉奏该城现在安静，惟留城官兵不满三百名等语。前因甘省控制新疆，固原及河州一带均系回民杂处，不可无大员镇守，是以节经降旨令该署督于杨芳、齐慎二人中酌派一人回任。嗣据齐慎吁请随同该署督前往堵剿，已准令驰赴阿克苏驻守。杨芳现赴前途接管首先出关官兵。该二人俱系向来带兵得力之员，此时均已出关，即著无庸回

任。所有固原提督现派德克登额署理。德克金布亦回本任，足资弹压，较之姜长龄自为得力。刻计达凌阿已驰抵阿克苏，合之前项官兵足敷防剿。惟乌什西南有通喀什噶尔要路，迤北山内俱系布鲁特游牧，应即严密防范。该署督即飞饬齐慎带兵速往阿克苏，一面于现在业经出口官兵内酌拨数百名前往乌什，交与庆廉调遣防守。该署督仍遵前旨，迅速驰往阿克苏相机办理，便宜行事，不可有误事机，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长清奏防堵官兵遇贼交仗得胜一折。此次长清派额尔古伦带领锡伯等营官兵三百员名、该营官兵二百名过浑巴什河堵剿，七月二十七日与贼交仗，官兵奋力向前，杀毙贼匪一百余名，夺获马匹、器械、长号等物并生擒贼匪一名于讯明后正法，所办好。除官兵业经奖赏外，额尔古伦等从喀什噶尔退回，前经降旨令其效力赎罪，此次著长清等存记。如更有出力之处，再行奏请施恩。所奏自喀什噶尔前来大阿浑二名，由叶尔羌所属之巴尔楚克一带纠约回匪，窜入阿克苏所属都齐特、郝紫尔等处煽惑回民同叛，约有数千，实属可恶。经长清饬令色提巴尔第、巴彦岱等明白晓谕，现在阿克苏及东、西、北各村庄回民均极安堵，览奏稍慰。长清等仍不时鼓励阿奇木伯克等往来稽查，勿致勾结，此为至要。前已降旨将色提巴尔第、巴彦岱、阿布都尔满、托克托尼杂尔、伊萨克等分别嘉奖。如该伯克等始终出力，克保城池，必当再沛殊恩，用酬忠悫。此时阿克苏统计伊犁、乌鲁木齐官兵到齐不下六千名，尽足敷防守剿捕之用，贼来则击，贼退勿追，一俟大兵云集，再行酌量剿办。

至祥云保、硕隆武等带领伊犁官兵，何以迟至八月初一日尚有七百五十名未到？该领队等所司何事？前已降旨申饬，著

长清等查明参奏。其达凌阿所带官兵已于七月二十三日到库车，何以八月初一日尚未到阿克苏？亦属迟缓。著即飞催胡超等所带甘州兵三千名赶到库车，即速来阿克苏听候调遣。至乌什与阿克苏辅车相依，据庆廉奏存城官兵不满三百，已降旨令杨遇春于业经出口官兵内酌拨数百名交庆廉调遣防守，或由阿克苏先行拨往亦可。其郝紫尔防堵游击隆顺匪贼匪纠约叛逆径自驰回，本应治罪，姑念其兵力单弱，带领官兵拔营抵浑巴什河协防，尚与临阵退缩者不同，著即在浑巴什防堵，效力赎罪，其遗失锅帐马匹，著该游击自行赔补，不准开销。再，前据长龄奏接准长清信称自喀什噶尔逃回之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对与张格尔送信一节，长龄以该伯克包藏祸心，诛不容缓，札覆长清即将该伯克正法，当经降旨令长清照依办理。其供单内并有"听闻张格尔给信色提巴尔第、巴彦岱"之事，现奏色提巴尔第等晓谕回民各安本业，尚为出力，或迈哈默特鄂对所供竟系听闻子虚之言亦未可定。如长清接到长龄函覆并前次谕旨后尚未照办，此时正当用人之际，非特色提巴尔第、巴彦岱等前不可稍露形迹，即迈哈默特鄂对如此时实有不便拿办之处，或前寄长龄信内情节尚须详察，亦著不动声色随时密加防范，毋令疑惧。至伊萨克尤宜善为激励，谕以"尔叔侄系忠良后裔，此时自当加倍出力报效，以期渥受国恩"，断不可令其猜疑为要。达凌阿日内定已驰抵阿克苏，长清于该城情形较为熟悉，办理亦尚妥协，著与达凌阿督同副将郭继昌悉心商榷，不可推诿。遇有应办事件，即行会商妥办。俟杨遇春到彼，即相机进剿可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庆廉奏乌什与阿克苏唇齿相连，回众尚属安静；惟西南各卡伦有通喀什噶尔要路，迤北山内均系布鲁特游牧，每从小道潜出抢窃回子牲畜；现在留城防守官兵不满三

百， 督率严备防范等语。 前因乌什回户俱由各城移驻，庆廉久无奏报，正深廑念，特降旨令该大臣加意防范，如须酌添兵力，即咨商达凌阿就近分兵防守。本日据称该处兵势单弱，自属实在情形。此时阿克苏各路换防、应援并锡伯等营官兵共有二千余员名，伊犁官兵二千及达凌阿等所带乌鲁本齐官兵（除留库车一千外，尚有三千）并齐慎所带甘州兵三千六百名计均可陆续到彼，现已飞饬杨遇春于业经出口官兵内酌拨数百名交该大臣调遣防守。此时总宜安抚回众，激励弁兵，婴城固守，无稍疏虞，是为至要。其西南通喀什噶尔要路，著随时侦探，加意严防。迤北山内游牧之布鲁特时有抢窃回子之事，虽与喀什噶尔布鲁特勾结从逆者不同，但须设法防范，或震以声威，或结以恩信，无致煽惑滋事，方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03 32—39页）

道光六年八月辛未（1826.9.23）

又谕：据庆廉奏随同参将王鸿仪出征之明伯克色里克到城供称， 都齐特台防堵官兵两起 （一系乌什派往，一系叶尔羌换防官兵）俱已打仗阵歿，伊被贼缚去，乘机脱逃；在贼营时，听得张格尔分派布鲁特头目二人带领七百人，由巴什雅哈玛卡伦前来进取乌什。又据果良额、达凌阿奏逆回每扑城池，必先绕路焚掠军台，使道路梗塞；库车至阿克苏一路台站先须顾及，除前此请留兵一千名外，复于乌鲁木齐官兵内拨出四百名在拜城军台驻扎巡查；兹领队大臣多贵带领三起官兵七百员名已到库车，令其协同防堵；达凌阿带领官兵六百余员名驰赴阿克苏等语。乌什所属巴什雅哈玛卡伦系通喀城捷径要隘，且乌什与阿克苏辅车相依，前因兵力单弱不敷防堵，已降旨令杨遇春于出口官兵内酌拨数百名前往以资调遣。此时该城情形恐分拨数百名尚不敷用，已谕知长清、达凌阿将阿克苏

已到各路官兵内先行酌拨。此时统计伊犁、乌鲁木齐两处官兵六千余名除留库车及分赴乌什外，合之阿克苏前存官兵不过四千余名，著杨遇春即飞饬胡超、李士林将所带甘州官兵星驰赴阿克苏，并催令齐慎、杨芳兼程前进，会集阿克苏。杨遇春亦当督兵兼程驰往，一面飞催所调各路官兵迅速进发，勿稍延滞。现在库车已前后留兵一千四百名，足敷防守，并谕知多贵在彼帮同守卫，其余续到官兵即饬齐赴阿克苏，无得再行截留。该署督亦即转饬该大臣等，总以慎守要隘、保护城池为急，勿令多分兵力转有挫损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庆廉奏阿察他克台官兵送到随同参将王鸿仪出征之明伯克色里克到城，报称逆裔张格尔分派布鲁特头目带领七百人由巴什雅哈玛进取乌什，存城官兵不满三百，势难抵御等语。色里克供内有“被贼擒缚，求伯克爱里什向贼头阿浑说情，始行解脱”之语。色里克既经被贼擒缚，何以一经说情遽行放脱？其所称“派布鲁特头目进取乌什”，安知非该逆裔散布谣言，冀图摇惑？惟巴什雅哈玛卡伦系通喀什噶尔捷径要路，布鲁特各部落游牧迤北山内，该城官兵单弱，实不足以资防堵。前已谕知杨遇春于出口官兵内酌拨数百名，并谕知长清等或由阿克苏先行拨往。现在乌什情形吃紧，复谕知长清、达凌阿于已到阿克苏各路官兵内先行酌拨一千名并分派大员一人带领，迅赴乌什帮同堵御。该大臣务当安抚回众、布鲁特，密为防范，督率兵弁婴城固守，不可不慎之又慎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果良额等奏库车至阿克苏一路台站先须顾及，于前此请留兵一千名内派赴赛拉里克兵五百名、沙雅尔回城兵三百名、库车城内兵二百名，复于乌鲁木齐官兵内拨出四百名

在拜城军台驻扎等语。库车要隘、军台、卡伦原应分布防守，惟保护城池尤为紧要，亦不可多分兵力，致形单弱。现计所留官兵一千四百名，合之原有存城兵，已有一千七百余名足敷分拨，并著多贵留驻库车帮同防守，自可无虞。其所带官兵七百余员名及以后续到大兵，总令齐赴阿克苏以备杨遇春到来相机进剿，不得再行截留。该大臣当安抚回众，保守城池及要隘地方，无得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果良额，并谕多贵知之。

又谕：据庆麟奏阿察他克台官兵送到随同王鸿仪出征之明伯克色里克，讯据供称都齐特台防堵官兵俱已阵歿，伊被贼捆缚，乘机逃回；被缚时见贼分两股，一打叶尔羌官兵，一围王鸿仪官兵；叶尔羌官兵俱已阵歿，王鸿仪营盘尚在；贼头阿浑留下二百人，其余往洋阿里克去；又听说张格尔派布鲁特头目二人带兵七百名，由巴什雅哈玛卡伦去取乌什，两面夹攻等语。巴什雅哈玛卡伦系通喀什噶尔捷径要隘，乌什与阿克苏辅车相依，现在该处兵力单弱，不敷防堵，前已谕知杨遇春于出口官兵内酌拨数百名或由阿克苏先行拨往以资调遣。现在乌什情形紧要，数百名尚不敷用。著长清、达凌阿即于已到阿克苏各路官兵内先行酌拨一千名，分派大员一人带领，迅速前往帮同防御。现已飞饬杨遇春催令带领甘州官兵之胡超、李士林星驰赴阿克苏，并飞催齐慎速往阿克苏会同办理。所留官兵，可敷分拨。一俟杨遇春督兵到彼，再行相机进剿。至派赴都齐特防堵官兵两起内，一系参将王鸿仪所带乌什兵三百名，其叶尔羌官兵一起，自系岳振太所带前往叶尔羌换防兵丁九十余名。此次既据贼称俱经阵歿，是否即叶尔羌换防之兵？曾否实已阵歿？著长清等查实具奏。再，据色里克供内有“被贼擒缚，系求阿克苏巴吉格尔伯克爱里什向贼头阿浑说情，始行解脱”，

则爱里什之通贼已可概见。此时爱里什是否仍在阿克苏帮同防守，抑竟已从贼前去？如尚在该城，长清等当访查明确，设法拘禁，以免勾结。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鄂山奏大兵进发，沿途州县应付，饬局预为筹办；吐鲁番、库车等处各设粮台，雇拨牛马驼只，酌商英惠筹办；哈密为官兵必由之境，军粮亦应多备，现由安肃道属磨面运往；惟各路官兵所骑之马，远道难免疲乏，除英惠截留伊犁拨补内地营缺马四百七十一匹、杨遇春札调马五千匹，陕甘两省额马有三万余匹，核计营中差操之外，尚可酌量动拨；已行知各营加意喂养，以备续调；杨遇春所调火药、铅丸、战筒等项，业经照数拨运，现又饬局多为制办，并制帐房、马鞍等件；乌鲁木齐调经费二十万两，现又拨银三十万两，委解安肃道库，咨明英惠就近调拨；又据片奏陕西司库尚可筹拨银五十万两，其数不在户部指拨之内，已飞咨徐炘委员解甘各用各等语。军行马匹最关紧要，必须先期调集，喂养壮健，方可克期应用，不致贻误。现在所调陕甘各兵陆续进发，武隆阿带领京营劲旅并吉林、黑龙江兵及四川所调之兵接续经过，该署督当通盘核算，将陕甘两省额马三万匹内除应留差操之外实可调拨马若干匹，是否足敷各项官兵乘骑之用，速即行知各营，挑其膘壮者预行调赴肃州、哈密一带加意喂养，俾马力充裕，足供驰骋，以便随时拨用。其所奏添设粮台、磨备面斤、制备军械，均著照所议办理。务当妥为经画，不许稍有迟误。至所请由陕省拨银五十万两，已谕知徐炘迅速委员解甘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4 6—13页）

道光六年八月癸酉（1826.9.25）

谕内阁：那彦成奏请停运药铅火绳并筹议兵行供应一折。

此次吉林、黑龙江官兵三千名前赴回疆军营协剿，所需药铅火绳由京分起解送，各省派委员弁交替转运。兹据该督奏称自京至甘相距道路绵长，逐站更换车辆供应较难，且长途遇雨受潮，恐亦不堪应用。前据鄂山奏明火药、铅丸、火绳现已饬局多为制办，甘省筹备充裕，足敷调用。著将前项应解药铅火绳未经起运者留于京中各营配用，其已由京起运者随处截留，作为直隶各营操演之用。……

谕军机大臣等：据那彦成奏条议剿办逆回事宜、请敕下在事诸臣详议一折，朕详加披阅，各款内如"酌用伊犁遣犯"一节，不但此时调集兵弁甚多，其中不乏材勇可用之人，何至录及遣犯？且该犯等皆曾获罪谴，若使效力立功，将来应如何位置？又"用鹿角木架，两人抬走，以便支放抬枪"一条，军行贵于便捷，若以木架笨重之物令人抬走，岂能迅速？设若贼匪马队突来，必待安好木架始行开枪，岂能轰击便利？又"摆齐队伍，分为两梢、两翼、两辅，左右穿截抄杀"一条，行军之道原宜纪律严明，队伍整肃，而临阵时应如何抄截，如何冲击，亦当随机应变，若必待分梢分翼，翕张而进，亦殊拘执，且阵法必须平时操演纯熟而后得力，岂能于对敌时期其速效？又"善后之要，首先剿洗白帽回子，已从逆者童稚不留，未从逆者按户迁徙云、贵、闽、广各州县安插"一条，此种回子狼子野心，将来办善后时，已从逆者自应童稚不留，未从逆者自宜妥议安插之道，无留后患为要。若迁徙内地州县，似更不成事矣。且内地回户已不为少，此种回子日久孳生众多，岂不更难防范？此四条均属窒碍难行。其余各条是否可以照办，著长龄等体察情形，悉心酌议具奏。那彦成折著抄寄阅看。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

（卷104 14—17页）

道光六年八月甲戌（1826.9.26）

又谕：长龄奏接奉谕旨筹办一折。所奏均悉。此次额尔古伦等在浑巴什河得有胜仗，已据长清奏到。参将王鸿仪等阵殁，亦据庆廉具奏。节经降旨令齐慎带兵三千六百名迅赴阿克苏，探明贼踪，以堵为剿。至乌鲁木齐官兵，业经果良额、达凌阿留防库车一千名。伊犁官兵内，经长清派赴乌什五百名。昨据庆廉奏存城官兵不满三百，复谕长清、达凌阿于已到阿克苏各路官兵内先酌拨一千名，并分派大员带领，迅赴乌什帮同堵御。所奏川、楚各省民人及当差遣犯内有曾充乡勇、惯历行阵、年力精壮者呈请出征，著准其挑选一二千名，并著派绿营员弁先管带五百名赴阿克苏，交长清等派充前敌。其给银置备衣履、官给器械马匹、发给盐菜口粮，均著照所请行。该民、遣等果能奋勇出力，分别随时存记，再行酌办。至伊犁官兵久经训练，自宜有勇知方，何以该将军转称此项民、遣较口外生兵健勇敢战？殊不可解。或系历任将军并未认真操练之所致？著长龄附便覆奏。长龄俟德英阿到伊犁后，即日迅赴阿克苏，会同杨遇春等相机剿办。至迈哈默特鄂对与张格尔通信一节，该逆包藏祸心，罪不容诛。惟念该逆系南路回夷世族，党类甚众，现当用人之际，或此时不便拿办及情节尚须详察，朕已谕知长清等务须不动声色，随时密加防范，断不可令该逆猜疑，尤不可令各回众等解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04 19—21页）

道光六年八月乙亥（1826.9.27）

谕军机大臣等：前此节经降旨谕长龄等于进兵时筹画奇策，要截兜剿，断其归路，务将首逆张格尔设法歼擒，勿令窜逸为要。昨据奏报，贼匪扰及阿克苏地界，经长清派额尔古伦带领官兵过浑巴什河堵剿，杀毙贼匪一百余名，余贼即已退散。

可见该逆回等性本悭怯，又复狡黠异常，乘大兵未集之先乌合鸱张，肆行无忌；一经战败，即纷纷鼠窜，彼此不能相救。看来大兵云集之后，若仅由大路直前进剿，张格尔及附近之布鲁特等势穷力蹙，必思窜出卡伦。彼时既不便悬军深入，亦难久驻防窜，纵将惰兰回子全行剿洗，而首逆业已远飏。试思经此番大举之后，仍不能歼厥渠魁，永除后患，成何事体？该将军等将何以对朕耶？此时计武隆阿到彼尚需时日，长龄与杨遇春会齐时，先将该处道里山川通盘筹计，于未经进军之前，即将何处捷径可以分兵抄出前路、兜转夹击之处筹商周妥，必须心有成局。俟进军时即酌分大员出其不意潜师抄截，一面由台站统领大兵进发。务期前后会合，一鼓歼擒，毋任窜匿。尤须加意详慎，务保万全，毋负朕谆谆告诫之至意也。……

又谕：据杨遇春奏官兵一至阿克苏，如得机会即须进剿，大员不敷分派，请仍将杨芳带往等语。朕因甘省地方必须大员镇守，是以节经降旨谕令该署督于齐慎、杨芳二员内酌留一员回任弹压。嗣据齐慎奏恳随往堵剿，并据该署督奏称派令杨芳驰往接管首先出关官兵，复经降旨以该二人俱系向来带兵得力之员，此时均已出关，无庸回任。其固原及河州一带回民杂处，关系紧要，业据该署督奏明派德克登额署理固原提督，并令德克金布回河州镇本任。该署督必深悉此二人足资弹压，自可放心前进，不致有内顾之虞。著即遵照前旨，饬令齐慎、杨芳均驰赴阿克苏相机防剿，俾资得力。……

又谕：长清奏都齐特官兵失陷并现在防守及贼匪分窜情形一折。此次参将王鸿仪、千总岳振太在都齐特防堵，贼匪由伊勒都窜至，经参将王鸿仪枪毙贼匪四五十名，贼匪将千总岳振太围住，因众寡不敌战殁。贼又将都齐特军台烧毁。王鸿仪迭次打仗前后杀贼五六百名，因铅丸、火药用完，战殁于阵。该员

等为国捐躯，情殊可悯。参将王鸿仪、千总岳振太俱著加恩照例赐恤。伤亡官员兵丁，著长清查明造册咨部，照例恤赏。其兵丁杨自学供内，常守备、刘把总、马外委及兵丁李成、宋钺、侯有旺等三名俱被贼获，著长清查明该守备等系何名字，并兵丁等现在下落，遇便覆奏。其阵亡之张千总并著查明名字，咨部照例赐恤。至贼匪经浑巴什官兵打败，四路分窜，经制外委施大勇、沙雅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带领兵回续获贼匪五六十名，讯出张格尔差来阿浑二名，因败阵同叶尔羌等处逆回由伊勒都转逃，并供出柯尔坪等处从逆伯克，经长清分别正法、留质，并因乌什告急，分拨五百名交祥云保带领前往协防，所办甚属可嘉。昨因乌什存兵不满三百，已有旨谕知长清拨兵一千名前往帮同防堵矣。贼匪所供柯尔坪等处通贼伯克，务须不动声色拿获惩办，并就现在留质各犯讯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三城现在情形是否婴城固守及张格尔现据何处，遇便覆奏。经制外委施大勇著以千总即行升用；沙雅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前已赏给二品顶带，此次复经出力，可嘉之至，著赏给大缎二匹。长清即传该阿奇木伯克祗领，并谕以“尔本忠荩后裔，迭蒙嘉奖。嗣后如再有出力之处，必当渥膺懋赏，用答忠勤”。所有此次阵亡参将以下等缺，即著由该处最为出力人员内递次奏补。其前次拿获递送逆信以都司即用之程谦著即升补，以示鼓励。长清一面奏闻，并一面咨报长龄等。其马步粮缺，俱著照所奏办理。其伊犁后起官兵至八月初六日尚未到齐，疲玩已极，该协领等所司何事？节经降旨申饬查参，著长清即查明严参惩处。现在阿克苏城及东、西、北各村庄均属安静，长清现饬官兵防守要口，并饬伯克等妥为安抚，办理俱极妥协，仍应防备此次败回之逆匪等又复凑集多人前来窥伺。长清务遵节奉谕旨，与提督达凌阿会商，督同副将郭继昌以堵为

剿，贼来则击，贼退勿追，俟杨遇春到彼，大兵云集，再行相机进剿可也。

又另片奏民人封印魁带领遣犯姚必英等六十二名、充当苦差哈达布等七名，参将存住带遣犯音德布等三名均愿效力防堵等语。此等遣犯与伊犁遣犯入籍者不同，可令其协同防堵，不必令其前敌。其发给银两制办军械及给口粮盐菜，均著照所请行。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4 22—28页）

道光六年九月庚辰（1826.10.2）

予回疆阵亡侍卫伯庆、章京法里那、委协领穆腾额、锡伯章京苏勒通阿、索伦骁骑校特克绅布、前锋校舒通额、笔帖式纳苏鄂额、景毓、参将刘发恒、守备武开江、千总都有周、把总谈禄、外委李文彦、马鹏祭葬、世职；兵丁木通阿等一百二名赏恤如例。

（卷105 2页）

道光六年九月辛巳（1826.10.3）

谕军机大臣等：长清等奏会商筹办防剿及和阗失守情形一折。阿克苏浑巴什河一带贼匪，前经额尔古伦击败窜回，现复探明洋阿里克又有贼匪屯聚，自系该逆等随处勾结，复来窥伺。该处沿河一带及各要隘地方必须分布周密，加意防堵。现在阿克苏已到各路官兵及各处换防兵弁，据奏除分派各处外，存城兵只一千七百余员名。前已有旨饬催甘州带兵副将胡超等督兵速赴该城听候调遣，自可克期赶到。达凌阿当侦探贼踪，应剿则带兵迎击，如觉兵力尚单不能制胜，则帮同长清严密防守，慎勿轻敌穷追，致堕贼人奸计，是为至要。……

现在和阗业已失守，据兵丁王相泰供伺，系因内变所致。阿克苏回子众多，更当加意防范，善为驾驭。以后大兵陆续云

集，兵威可以震慑，再能遇事令其怀畏，自不致心生反复也。至达凌阿另片奏现在情形惟有保护阿克苏、乌什、库车三城并阿克苏迤东台站等语，所见甚是。此时逆贼既随处勾结，和阗已失，必又窥及他城。前据色里克具有差派布鲁特往取乌什之供，其库车有通和阗小路，焉知不潜往煽诱？长清等当多设侦探，查访奸细，一面传谕庆廉、果良额留心防范侦缉，总以遵照前旨保守东四城为要。专待大兵会集，长龄、杨遇春有一人赶到，再行相机进剿。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长清、达凌阿，并谕巴哈布、庆廉、果良额及祥云保、多贵知之。

（卷105 4—5页）

又谕：鄂山奏固原提督杨芳、甘肃提督齐慎俱赴军营带兵，甘州提督事务请以现署固原提督西安镇总兵德克登额改署，其固原提督请调何占鳌署理等语。前因甘省控制新疆，地方紧要，不可无大员镇守，节经降旨令杨遇春于杨芳、齐慎二员中酌派一员回任。嗣因齐慎先抵哈密，吁恳随同堵剿，并据杨遇春奏杨芳业已出关，是以俱令前往。其固原、河州地方，回、民杂处，俱关紧要，已据杨遇春奏明德克登额署固原提督，德克金布回河州本任。兹据鄂山奏请调署各缺，自系为慎重地方起见。惟古北口与固原相距辽远，到任需时，且直隶提督亦关紧要，前经降旨派特依顺保为阿克苏办事大臣，现在达凌阿业已到彼，齐慎、杨遇春亦不日可到，计特依顺保月内尚未出关，已有旨令署甘州提督印务。其现署固原提督西安镇总兵德克登额，著鄂山留心察看是否胜任，即行奏闻。至宁夏镇总兵史善载调赴军营，即著靖远协副将富桑阿署理可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05 6—7页）

道光六年九月癸未（1826.10.5）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前调兵力不敷分拨，请添调西安满兵二千名、塔尔巴哈台厂马五千匹，并查探布鲁特阿坦台、汰劣克并未进卡助逆等语。现在贼氛日炽，原须厚集兵力一鼓歼除。前据杨遇春奏请续调官兵一万一百名内，已有西安满兵一千名，业经奏报起程。今该将军复请添调，除已调一千名外，准其续调一千名，即令副都统卓尔珲保管带前进，无庸等候带领黑龙江官兵。其请调塔尔巴哈台厂马五千匹，已据该将军咨会彦德挑备，著即传谕该参赞务拣膘壮之马分起速解阿克苏，勿得迟误。此时回疆西四城虽有英吉沙尔、叶尔羌失守之信，然皆出自贼供，尚未可遽信。惟昨据长清奏兵丁王相泰自和阗逃回，供系该城阿奇木私约所属回城伯克齐来取城，以致被陷，深堪痛恨。已谕知长清、达凌阿等总以保守东四城为要，专候该将军等到彼相机进剿。现据查探汰劣克等并未入卡助逆，可见上年巴彦巴图贪功妄杀汰劣克家属多人，致该布鲁特纠众报复，与朕采访众论相符。前经降旨令该将军详查确实，或汰劣克可以稍从末减。今既查明该布鲁特并未进卡滋扰，正可剀切晓谕以“上年巴彦巴图贪功轻出卡伦，妄杀汰劣克家属多命，现经奏明大皇帝，已洞鉴汰劣克冤抑。使巴彦巴图尚在，必当以贪功妄杀重治其罪。汰劣克虽有擅杀巴彦巴图之罪，念其全家被杀，情有可原，今又查明该布鲁特等并未进卡助逆，特颁恩旨，不究其已往罪状，从宽原宥。汰劣克等再能纠合部落效顺天朝，在卡外堵御，若张格尔窜逸出卡即拿获缚献，定当量其功绩奏明，加以封爵，并赏银十万两。尔布鲁特等当审察顺逆，勿为张格尔所愚，以致自取罪戾，有干天讨也”。如此明白宣示，俾布鲁特从逆者咸知自新，不从逆者坚其效顺之悃，与我进兵机宜当为有益。

刻计所调大兵前后已有三万余名，本日又据武隆阿奏请添

调四川兵三千名，是兵力不为不厚，将来分路进剿足敷分派。惟该逆裔所恃者惟布鲁特，汰劣克、阿坦台既未助逆，则帮同滋扰者谅必无多。现虽勾结回子甚众，然回性反复无常，前见逆裔鸱张，群思从逆，迨知我大兵云集，声威壮盛，未必不反而归降。彼时逆裔计无所出，必又以卡外为逋逃薮。该将军当与杨遇春遵照前旨早为筹画，断其归路，以期大加惩创，歼厥渠魁，毋致窜逸为要。此时一面晓谕布鲁特，固可期其得力，仍当密加防范，不可堕其狡计，是为至要。

又谕：武隆阿奏现饬回疆近日情形并请添调川省官兵一折。所见甚好。现在逆回猖獗，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三城均未得确实信息。其和阗一城，昨据长清奏兵丁王相泰供七月二十日因内变失守；并贼匪扰及阿克苏都齐特军台，参将王鸿仪等战殁；额尔古伦于七月二十七日在浑巴什河得一胜仗，贼匪退散，伊萨克等又追获贼匪五六十名。节经降旨令长清等以堵为剿，贼来则击，贼退勿追，并谕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等城一体防范，总以保守回城为要，俟长龄等大兵云集，再行相机进剿。现在伊犁官兵到齐，祥云保分兵五百前援乌什；达凌阿、多贵带乌鲁木齐兵除留防库车一千四百名外，到阿克苏二千六百名；齐慎共带兵三千六百名，先饬胡超等带甘州兵三千速赴阿克苏调遣，齐慎亦于八月十三日由哈密起程前往，统计阿克苏官兵已多。其杨遇春续调官兵及吉林、黑龙江劲旅均已分起前进。本日又据长龄奏调西安满兵二千名，杨遇春先已调一千名，兹又准其续调一千名。署伊犁将军德英阿于八月十三日抵古城，计八月二十五、六等日可抵伊犁，长龄即可径赴阿克苏。武隆阿到彼即遵历奉谕旨，与长龄、杨遇春随时详慎筹办，务歼首逆，迅奏肤功，勿任窜逸，方为不负委任。所奏通伊犁、乌鲁木齐之路均须设备防范，更有从前由八城移

驻伊犁回民尤须留心，已降旨令德英阿到任后不动声色，密加防范，并将南路回子潜赴伊犁境内者盘诘究办矣。其宁夏、庄浪满营，前已谕长龄等酌量撤回。至乌鲁木齐满汉兵丁未经行阵，著武隆阿到彼与长龄、杨遇春熟商办理。所请续调四川兵三千名，已降旨令瑚松额等挑派前往。惟四川地方亦关紧要，该省总兵四员，二员俱系新任，应酌留总兵二员在川以资弹压，另派得力副、参前往。至长清函致长龄，阿克苏伯克贝子迈哈默特鄂对自喀什喀尔逃回，复与张格尔通信，并有张格尔寄信色提巴尔第、巴彦岱之说，虚实未定，且伊萨克、巴彦岱等现在杀贼出力，只当妥为驾驭，不可令其惶惑。俟大兵云集，察看情形，再行分别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05 8—14页）

又谕：……至伊犁种地回子数千户，俱系从前由南路八城拨往，近来各回户约有若干人？是否各安耕作？现当逆回滋事之时，尤当留心查察。仍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其南路从逆回众，亦难保无潜赴伊犁递信煽惑之人。该署将军务即严饬各要隘弁兵随时访查，遇有南路回子行至该处境地者，即严行盘诘，拿获究办。毋得稍有疏纵，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武隆阿奏请添调川省官兵一折。前据杨遇春奏调四川兵三千名，当经降旨准行。兹据武隆阿奏请续调三千名，其带兵镇将总兵余步云、副将谢金章、游击张必禄、都司李思贵均谙练勇往，已飞咨成都将军、四川总督、提督等派各该员带领，听候调遣等语。现在逆回势甚鸱张，必须厚集兵力方敷进剿。前杨遇春奏调兵三千名自已挑选赶程。著瑚松额等再挑选精练兵丁三千名，前赴军营听长龄等调遣。……

（卷105 15—16页）

又谕：据长龄奏大兵分路进剿，后路粮饷更为紧要，请饬前任甘凉道英启驰驿赴阿克苏分办后路粮饷军火事宜等语。前经卢坤奏令英启随同赴甘，计已将次抵省，著鄂山即传知英启速即驰驿前赴阿克苏听候派委。其关内外一切粮饷、军火、马匹，务当会同卢坤妥筹宽备，并随时咨会英惠、恒敬商办妥协，源源滚运，无致短绌迟误，以利军行。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05 17页）

道光六年九月戊子（1826.10.10）

又谕：长龄奏由库车赴阿克苏并请移驻大员专办阿克苏后路粮饷一折。所奏均悉。朕命长龄为扬威将军，自应带领官兵由冰岭一路行走，程途较近，正可弹压经过各回庄。乃因未便派累回子乌拉，取道那拉特卡伦，越达巴罕，由库车前赴阿克苏，转致纡迟十余日。计此时业已载途，言之亦无及矣。齐慎、杨芳均已先后降旨令其俱赴阿克苏。杨芳经杨遇春派管首先出关官兵，齐慎亦于八月十三日由哈密起程。其那桑阿一员，著照所请准其驰赴军营带兵。现在统计所调各路兵丁有三万七千余名，惟吉林、黑龙江劲旅到彼尚需时日。武隆阿于八月二十七日抵咸阳，杨遇春于八月二十六日抵大泉，计程当先抵阿克苏。兵力未集，只宜以堵为剿。俟川、陕、甘肃大兵到齐，不必等候吉林、黑龙江官兵，即与杨遇春、武隆阿分路前进，并多设侦探，查明喀什噶尔等四城实在情形，相机进剿。尤须严防后路，不可堕贼奸计。该将军与参赞等同事有年，当和衷会办。总期擒获逆首，迅奏肤功，方为不负委任。

所请敕卢坤带领英启等三道员赴阿克苏总办粮饷，朕现派鄂山驻兰州，卢坤驻肃州，恒敬驻哈密，英惠驻乌鲁木齐，经理粮饷。其道员英启，前已降旨令其前赴阿克苏。本日又令鄂

山等于杨翼武、查廷华二员内酌派一员前往阿克苏，并有长清在彼，即可督同该道等兼办粮饷事宜。

至剿办逆裔，应由该将军随时奏报。阿克苏若另派大员驻扎，兼以奏报军情，迹似监军，与事无益。卢坤仍在肃州扼要之地办理转运事宜。其库车、喀喇沙尔现派何员驻扎办理，已令鄂山等一面奏闻，一面咨长龄等查照。至饷银一项，已令鄂山等先拨三四十万运阿克苏备贮支放所有现到各兵月饷并将来供支大兵进剿各路军需之费。应于大兵云集之前筹备三月之粮，以后源源滚运，毋稍短绌迟误。至于英惠等请银六十万两，已饬鄂山等查明迅速解往矣。

另片奏"飞札长清等，如已将贝子迈哈默特鄂对解送伊犁，俟讯明办结再行起身"一节，殊属不知轻重。该伯克虽有寄信张格尔之说，尚无确据。伊系南路回夷世族，党类甚众，且伊萨克、巴彦岱等又复杀贼出力，现当用人之际，务须不动声色，随时密加防范，断不可令其猜疑，尤不可令各回众解体。该将军到彼当与杨遇春等妥商驾驭，察看情形再行奏明酌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杨遇春奏接奉节次谕旨并现在筹办情形，览奏俱悉。本日复据长龄奏报德英阿于八月内行抵伊犁，俟交卸后，即由那拉特卡伦卓地越过达巴罕，由库车驰赴阿克苏督办。彼时杨遇春计已先期赶到，齐慎、杨芳带领官兵谅亦早经至彼。该参赞即同长龄和衷商办，分派将弁，以堵为剿，并探明喀什噶尔各城实在情形及进兵路径，俟大军云集，遵照节次谕旨办理。固不可坐失事机，亦不可轻率前进。总须计出万全，擒除首逆，方为不负委任。武隆阿刻始行抵甘境，吉林、黑龙江兵三千名计九月内皆可由京起程，须冬腊月方能赶到阿克苏。如川、陕、甘肃续调官兵到齐，兵力已厚，粮饷已足，即

会商长龄、武隆阿相机进剿，不必久待。至各路军台被贼抢劫，多系该处应差惰兰回子及附近军台各村回民附和胁从。该参赞到彼据实详查，分别办理。总兵德克登额等现已饬令署任、回任，顷复有旨令特依顺保驰赴甘州署理甘肃提督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5 24—28页）

道光六年九月己丑（1826.10.11）

谕军机大臣等：据户部奏新疆各城设立钱局鼓铸制钱，搭放兵丁盐菜及官员养廉、公费等项公用，伊犁钱局每年额铸制钱一千七百二十二串，南路设局于阿克苏，每年额铸普尔钱二千六百余串，所用铜斤大半产自回疆；阿克苏钱局铜斤向系阿克苏、赛哩木、拜城、库车、沙雅尔、喀喇沙尔等六城回子及官兵采办交局，伊犁钱局铜斤向系喀什噶尔、阿克苏、喀喇沙尔等处回子采办运往，其伊犁本境所采之铜仅六千余斤；现在逆回滋事，采铜未能足数，兼以大兵云集，支用较多，近来伊犁铜厂、巴彦岱呼巴海地方采获不能如前丰旺，自乾隆、嘉庆年间先后移设哈尔海图及哈什地方，闻该处山场处处多有铜苗，应招募殷实商民，令其别开新矿，加卯鼓铸，每年增多数十串，于边城大有裨益；又，回疆所铸普尔钱以一当五，伊犁现有钱炉二座，以一座照旧鼓铸制钱，一座仿照阿克苏模式铸当五钱等语。伊犁为新疆根本，鼓铸攸关经费，现当军用浩繁，尤须预为筹备。著德英阿会同英惠、恒敬等通盘筹画西南两路鼓铸事宜，如伊犁山场现有铜苗，即派明练委员，募熟谙工匠，指定矿穴，招商开采，加卯鼓铸，以期泉布充盈。现在阿克苏办理军务，鼓铸势难兼顾，应令伊犁钱炉二座内，以一座照旧鼓铸伊犁制钱，以一座仿照阿克苏模式铸普尔钱，运往回疆行使，庶西南两路均可流通敷用。抑或另有调剂之法，即查明妥议具奏。

将此谕知德英阿，并谕英惠、恒敬等知之。寻德英阿奏：请将阿克苏、喀喇沙尔本年例解伊犁铜三千二百斤截留阿克苏，俾资添铸。一俟军务完竣，仍照旧章办理。从之。

（卷105 30—32页）

道光六年九月庚寅（1826.10.12）

谕内阁：长清等奏现在防堵河口及搜拿附近零匪一折。所奏均悉，深堪嘉悦。阿克苏贼匪前经额尔古伦在浑巴什河剿败，此时复敢自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纠约回众五六千人在浑巴什河南岸屯聚，希图窜越，并访知波斯图哈拉塔尔惰兰回庄，前经过河附逆与官兵打仗，潜回本村者有一二百人，经长清派参将存柱、王登科带领官兵，并令三品伯克巴彦岱等带引，分两路进剿，贼匪用木筏分起过河，施放鸟枪抗拒，我兵枪箭齐发，将贼众全行击毙，生擒贼匪二名，又于树林内搜获七名，夺获鸟枪、刀矛数十件，牛羊一千有余。又，二等侍卫阿布都尔满拿获探信逆匪二名，于讯明后即行枭示。均属可嘉。长清办理防堵事宜俱极妥协，此次复连获胜仗，为殄贼之先声，著加恩赏戴花翎，仍交部议叙。参将存柱、王登科、三品伯克巴彦岱俱著加恩赏戴花翎。二等侍卫阿布都尔满认真出力，著加恩赏升头等侍卫，伊子迈玛特爱孜斯并著加恩赏给金顶。其拿获贼探之军台伯克托克塔，著长清优加赏赉，以示鼓励。

长清系兵部司员，经尚书玉麟保送副都统，朕授为阿克苏办事大臣，甫经到任即能抚驭回众，督剿贼匪，动合机宜。玉麟荐举得人，著加恩赏戴花翎，为朝臣以人事君者劝。长清经朕施恩奖励，惟当益加奋勉，会同达凌阿等督饬官兵严密堵捕，保障一方。计此时长龄、杨遇春先后驰抵阿克苏，大兵云集，即随同进剿，以副委任。

（卷105 33—34页）

谕军机大臣等：逆回勾结窥伺，情殊狡诈。经长清等分派官兵防剿，杀贼多名，足壮声威，此时长龄计已交卸，取道达巴罕草地，不日可抵阿克苏。杨遇春亦自哈密起程。均著迅速驰往，会同筹办，并飞催甘州各路官兵及续调川陕官兵赶紧前进，勿任迟延。现据果良额奏接到长龄照会，将存留库车官兵一千四百名全行撤往阿克苏，该处存兵无多，不敷防堵。初次所调陕甘兵陆续到齐，即可分拨库车防守。如乌什兵少，亦须酌量添派前往，严防后路。……

又谕：现在库车存城兵力无多，防守亦关紧要。此时各路所调兵计陆续驰抵阿克苏，本日已有旨令长龄及杨遇春酌量分拨官兵，前往库车、乌什驻扎防守。果良额务当督率弁兵镇静防范，安抚回众，保守城池及要隘地方，毋得稍有疏虞，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5 35—36页）

道光六年九月壬辰（1826.10.14）

谕军机大臣等：庆廉奏据察哈拉克军台委笔帖式巴达兰布禀报，八月二十一日，贼匪约七八百名东南扑来，军台被焚；又据阿奇木伯克探报贼匪已到阿察他克一带各回庄，纠约本处回子前来攻城；乌什官兵除派守西北山内要卡外，其新到伊犁兵及存城兵共七百余名，不敷分布；现在设法行文催调阿克苏已到官兵，分拨接应等语。前因乌什有通喀什噶尔草路，并据贼供有派布鲁特六七百人前来攻取之语，已谕知长清等酌分官兵一千帮同防御。旋据该大臣派令祥云保带兵五百名前往接应，计八月二十三、四日可到。现在贼匪已由浑巴什河分股窜扰，占据该城两处军台，并纠约该处回子攻城，若不急将察哈拉克、阿察他克两处军台贼匪廓清，则乌什文报又难通行，孤城甚为危急。据庆廉奏尚有蹦获北山小道，可绕至阿克苏

台分路转递文报。必须分兵加意防守，勿致贼匪再行断截。长龄、杨遇春如能先后齐抵阿克苏，即当飞催所调各路官兵星驰进发，一俟兵力稍集，即将如何扫除该两处台站贼匪、进援乌什、如何分布要隘保守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之处会商妥办。惟长龄由那拉特卡伦取道绕越，行走纡迟，恐未能克期赶赴。杨遇春已过哈密，计日当可先到阿克苏。该参赞即将一切事宜早为调度，不可以长龄将次到来等候商筹致失事机。现已降旨飞饬沿途各督、抚、将军、大臣等催趱各路原调、续调官兵已出关者星驰进发，未出关者兼程前进，自当陆续赶赴。此时阿克苏大兵云集，声威自壮。惟库车、喀喇沙尔兵力尚单，前又将库车所留乌鲁木齐官兵调赴阿克苏。该将军亦即于续调官兵内酌量分拨，俾资防堵，勿致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乌什兵备空虚，当饬长清等分拨官兵一千名派大员带往协同防堵，业经长清等令祥云保带兵五百名先行驰往。昨因浑巴什河岸屯聚贼匪分股逼近乌什边界，又据将扎木防守伊犁官兵五百名撤回派往乌什，计庆廉发折时此项添派官兵尚未到彼。此时贼匪已窜至察哈拉克、阿察他克两处军台，并纠约该处回子攻城，若不急将该二处占据贼匪速行扫除，则乌什文报不通，孤城更为危急，而阿克苏亦将腹背受敌。长清等固当保守本境，亦须设法将该二处军台廓清，则声势相联，自可相机接应。现已谕知长龄、杨遇春迅抵阿克苏，催集各路官兵筹商办理。该大臣等当将阿克苏、乌什联为一气，互相声援，应剿则剿，应守则守，勿致坐失事机，稍为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庆廉奏祥云保带兵五百名已到乌什安插巡防，并片奏贼匪已窜扰至察哈拉克、阿察他克一带，纠约该处回子攻

城等语。前因该城兵备空虚，已饬长清添派兵一千名前往防堵。昨据长清奏报，因瞭望浑巴什河南岸贼匪分股向西北行走，逼近乌什边界，又拨伊犁官兵五百名前往，统归祥云保带领严防，约计八月二十三、四日即可赶到。此时贼匪窜扰，距城甚近，兵力尚单，不可分拨。前据长清奏该处存小麦一万余石，尚可为婴城固守之计。惟当会同祥云保督饬已到官兵将城池加意防守，务保无虞。现已飞饬长清、齐慎等务将乌什、阿克苏两处联为一气，互相声援，俟长龄、杨遇春驰抵阿克苏，即当廓清台站，相机堵剿。该大臣总当激励将士，抚绥回众，以待大兵援应，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庆廉，并谕祥云保知之。

（卷105 33—42页）

道光六年九月癸巳（1826.10.15）

又谕：长龄奏交卸起程日期并请饬催部拨饷银迅速解送甘省各一折。长龄拣派民遣一千名，已令协领托恩多布统领先期前进。该将军另带文武官员、满汉兵丁共二百三十员名，现在扬威将军印信尚未颁到，自应先将伊犁将军印信带往以便办公。前因部拨饷银共四百万两未能即日解甘，已准鄂山所奏，先将陕西藩库存款银五十万饬令徐炘迅速委员解往。现又降旨分饬各该督、抚迅行解运，并沿途催令趱行。当可源源接济，无虞短绌。此时各路官兵已到阿克苏者，合计将及一万有余，其前调陕甘兵并杨遇春所带本标兵又五千五百名八月望前已经出关，比及该将军到彼，该官兵等亦陆续可到。齐慎、达凌阿先已在彼，杨遇春、杨芳亦同时会集，兵威已称壮盛。浑巴什河南岸屯聚贼匪时时伺隙踹渡，固应加意严防，其乌什察哈拉克、阿察他克两处军台被贼占据，乌什孤城亦甚危急。该将军到时，总当审察贼势，先将乌什一路贼匪扫除净尽，则阿克

苏既不致两面受敌，即将来大兵进剿，亦可无后顾之虞。现在和阗已失，有小路可通库车，该城又与喀喇沙尔俱兵备空虚，昨已有旨令该将军等酌分兵力防堵，亦当妥协分拨。齐慎、达凌阿、杨芳皆带兵得力之员，如该逆匪竟敢仍前窥伺，即著督兵迎剿，就地歼除。总揣度必能制胜，方可打仗。不可轻敌远追，堕贼奸计，隳我先声，是为至要。至迈哈默特鄂对与逆裔潜通信息各情节，原有不实不尽，尚须详细根究。现既起解在途，该将军如已于途次讯问明确办理则已；倘未及讯结，能就近解至伊犁交德英阿妥为拘禁防范，固属甚善；若去伊犁已远，则阿克苏既不可再令旋回，即库车系其居家地方，亦未便在彼羁禁。总当筹画周妥，严行拘绁。在迈哈默特鄂对已经逮系，力何能为？惟伊族众甚多，不可稍涉大意也。其伊萨克人素能事，无论其居心是否可信，适当用人之际，总当善为驾驭，勿令心生疑畏。并色提巴尔第、巴彦岱二人现俱随同出力，业经屡加恩奖，前此虽有该逆裔与伊二人通信之说，其事亦无确据，焉知不以伊等心存效顺，计图反间？其余伯克等有在军前效力者，皆宜好为驾驭，留心察看其诚否，不可遽以蜚语堕贼中反间之计也。另片所请以张文浩、朱锡爵赴乌鲁木齐差委之处，该革员等向未谙习军务，岂能胜办理粮饷之事？著饬令赴乌鲁木齐交英惠酌量差遣，不别管理粮台。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长龄奏土尔扈特亲王鞥克济尔噶勒两次吁请带兵前往军营效力等语。现在调派官兵将及四万名，足敷剿捕逆回之用。鞥克济尔噶勒游牧在塔尔巴哈台地方，距回疆甚远，今该亲王欲挑派蒙古兵一千四百名亲身带往，诚悃可嘉。著彦德即传旨嘉奖，并谕知无需带兵远涉也。将此谕令知之。

谕署伊犁将军德英阿：前因长龄奏伊犁生兵不若民遣之健

勇敢战，朕以或系历任将军未经认真操演之所致，降旨令随时实力操防，俾成劲旅。兹据长龄奏带领民遣一千名、伊犁兵二百名前往阿克苏等语。伊犁额设官兵一万四千余名，除先后调赴回疆四千名外，计现在存兵尚多。此次长龄所带伊犁兵仅止二百名，该城现存满汉兵实有若干？锡伯等四部落现存兵各有若干？遇便开单具奏，并于该处各城挑选得力官兵二千名预备调遣。如长龄等调派前赴军营，再行奏明起程可也。

（卷105 45—49页）

道光六年九月甲午（1826.10.16）

谕内阁：杨遇春奏途次接据阿克苏驰报剿堵贼匪连获胜仗情形，览奏欣悦之至。阿尔苏浑巴什河南岸屯聚贼匪竟敢踹浅渡河滋扰，经达凌阿、巴哈布督兵迎剿，歼擒贼匪多名。突有另股贼匪由托什罕过河，扑围协领都伦布营盘，并分贼断阻副将郭继昌往援之路，复经该副将率同都司李遐龄带兵出营迎敌，枪毙多贼，余匪退避，连夜调集额尔古伦所带防河锡伯兵齐赴都伦布营盘奋勇冲击，该协领亦与都司孙旺带领满汉官兵突围冲出，两面夹击，贼众溃散，痛加剿戮，贼首奔窜，复经兵丁单存等追及刺毙。统计临阵剿杀及坠马落河伤毙并搜获活贼共一千数百余名，大河以北已就肃清。该逆裔屡次差人煽惑附近回庄窥伺阿克苏，今将窜扰股匪杀戮净尽，并将其贼首库尔班素皮就地歼戮，实足以快人心而褫贼魄。长清、达凌阿、巴哈布督率有方，俱著加恩交部从优议叙。郭继昌亲率马队夺路杀贼，立解重围，最为奋勇，甚属可嘉。郭继昌著加恩赏给"干勇巴图鲁"名号，记名以总兵用。都司李遐龄著以游击升用，先换顶带。都伦布与都司孙旺带兵冲围，两面夹击，贼始溃散，亦属奋勉。都伦布赏戴花翎，孙旺著赏加游击衔。已革总管额尔古伦戴罪自赎，两次杀毙贼匪多名，兹又随同

奋力剿贼，著加恩以防御补用。固原兵丁单存奋勇直前，追杀贼首，著以千总即用，并赏戴蓝翎。现在伤亡满汉兵丁二十余名，除阵亡者先行查明咨部照例赐恤外，带伤兵丁著长清等即行查明，奏请恩施。其余此次满、汉、蒙古官兵尤为出力者，并著长清等据实详查，统交长龄分别奏请鼓励。该部知道。

又谕：据杨遇春奏阿克苏驰报堵剿渡河贼匪连获胜仗、河北现就肃清一折，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矣。现在浑巴什河以北虽已捕贼净尽，其南岸屯聚之贼前奏有五六千名，兹将窜渡者歼除一千数百余名，其余贼匪是否仍屯南岸，抑竟退避远窜？前此窜往乌什贼匪已将该城两处军台占据，此时贼势若何？该城能否固守？亦当侦探明确。昨据活贼供认，已毙贼首系和卓库尔班素皮，是否张格尔差来逆党，抑系各城回子新近从贼？著于留质各贼匪内详悉讯明具奏。至贼首逃窜时，据奏系兵丁单存等追至用矛戳死，割取首级。单存既列名在前，自系首先刺毙贼首之人，是以降旨加恩。著长龄等详查确实，如当时非单存首先追及戳毙，究系何人首功？据实奏请更正，以昭核实。其土尔扈特蒙古兵此次如亦随同巴哈布前往御贼，不应没其微劳，如有出力之处，亦著查明归长龄一体分别核办。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长龄、杨遇春，并谕长清、达凌阿知之。

（卷106 1—5页）

道光六年九月乙未（1826.10.17）

谕内阁：昨据杨遇春奏接据阿克苏驰报剿堵贼匪连获胜仗，当经降旨将该大臣等分别加恩。兹据长清等查奏连日打仗情形，览奏曷胜嘉悦。昨已有旨将长清、达凌阿、巴哈布交部优叙，著再加恩发去白玉翎管各一个、四喜玉搬指各一个、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四个交长清等分领。协领都伦布昨已有旨赏戴花翎，著再加恩交部从优议叙。其随同出力之侍卫阿布

都尔满、阿奇木伊萨克及打仗出力之协领富盛阿、参将王登科、三等侍卫吉拉布、前锋校松林等，著长清等一并查明，交长龄等分别奏请恩施。

又谕：前因阿克苏系回疆要隘，当防堵吃紧之际，念及长清未历新疆之事，故以特依顺保为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作为帮办大臣。现在长清指挥官兵防守城卡，调度悉合机宜，今特依顺保既已署理甘肃提督事务，无庸赴阿克苏，长清即作为阿克苏办事大臣。益当始终奋勉，以副朕委用之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据英惠奏乌鲁木齐存贮粮石除酌留本处供支外，可支征兵两年之需；前已奏明动拨五万石，请再调拨二十五万石，连前共计三十万石；该处距阿克苏三十余站，以三十万石计，需运价银二百数十万两等语。该处存贮粮石既尽足敷用，较之内地运往省便实多，惟军行久暂难以预定，固须宽为预备，亦只可陆续转运，断无一时需用银二百数十万两之理。著英惠会同鄂山、卢坤等通盘筹画。该处存粮足敷兵食，即无庸由内地买运。其筹拨运费，必当核实妥办。著约计现调兵数每月实需粮若干石，每石实需运价若干两，核明确数开单具奏。至需用官兵盐菜及调拨军火什物等项，前调陕甘等处银五十万两尚未解到。此后需用运价，请再调银五十万两。现据徐炘奏各省拨解饷银均已陆续入境，足资接济。著鄂山等即于解到甘饷内迅即如数拨解，无稍延误。至官兵应备马匹，前据哈密存备拨马二百匹，陕甘两省共调满汉旗营马五千匹，伊犁共调官马八千余匹，塔尔巴哈台现调马五千匹，本日该都统奏共挑备马二千三百余匹，统计调拨二万有余，自已足敷应用。鄂山、卢坤再与长龄、杨遇春咨商筹备，无致缺乏。

又据奏阿克苏请拨饷五万两，经该都统飞咨赓音岱，俟乌鲁木齐所调甘饷路过该处时截留转解，所办尚好。其需用纸

札等项，并著英惠如数置办，交派往阿克苏废员潘煜星速运往，统俟事竣报销。所奏废员张金办理汉文事件尚无贻误，著加恩赏给从九品职衔。仍随时察看，如果始终奋勉，俟年满再行具奏。至英惠另片请将张文浩派赴喀喇沙尔，朱锡爵派赴库车常川驻扎，经理运粮事宜，前据鄂山等奏已派镇迪道汤鼐在吐鲁番、安西直隶州知州赵宜暄在喀喇沙尔、宁夏道瑞庆在库车安台督办，无须张文浩、朱锡爵前往办理。昨已有旨谕知长龄饬交英惠酌量差遣，不必管理粮台矣。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昨据杨遇春奏长清等剿贼连获胜仗，业经降旨施恩。本日长清等奏到，朕详加披阅，又明降谕旨将该大臣等加赏物件以示嘉奖矣。据活贼供称贼伙内伪阿奇木伯克极多，达凌阿等打退贼匪系玉努斯阿浑为首，副将郭继昌等打退贼匪系伊斯拉木素皮及库尔班素皮为首，均系张格尔心腹；喀什噶尔、叶尔羌共来三千余贼，并沿途纠约附逆回匪二千余人，分为四股在沿河游弈，均被官兵打散；河以南留贼匪一股千余人接应；闻和阗数日内尚有贼匪前来，并喀什噶尔城垣坚固，攻打不动，现在尚存各等语。喀什噶尔自六月二十一日被围，距今将及三月，果能婴城固守，自当设法救援。现在官兵抵阿克苏不下万余人，长龄等当派精兵从间道往救，以速为妙。仍沿途多设侦探。万一此信不确，或城虽尚存而屯聚之贼较多，道梗不能前进，仍须慎重，不可堕贼奸计，以致轻敌损威。和阗一城已据兵丁王相泰供称于八月二十日失守，叶尔羌、英吉沙尔现无的确信息，著长龄等一并查明具奏。其玉努斯阿浑等人均系张格尔心腹，除库尔班素皮业经戳毙外，玉努斯阿浑等尚俱在逃未获。该逆等是否各城叛回，抑系卡伦外回子随同张格尔进卡滋事，著长龄等查明覆奏。其头戴金线帽、身穿红衣之回子，自即系伊斯拉木素皮，该犯业经带箭而逃。

著长龄等查明曾否射毙，其射贼兵丁系何姓名，据实奏闻，候朕施恩。其贼供和阗尚有贼匪前来，和阗草地可通库车，现在留防库车兵丁一千四百名俱已撤回阿克苏，库车兵力太单，长龄等仍遵前旨，派兵前往防守。乌什与阿克苏唇齿相依，不可因乌什近城并无贼匪稍存大意。长清等将原拨伊犁官兵五百名仍令前往，所见甚是。并令将头台照旧安设，所办亦好。总须声势联络、铜鼓相闻为要。长清由兵部司员简用，甫经到任即能抚绥回众，办理周妥；此次将城外备防兵分派关厢守御，并令马队三十余人往来驰骋，飞沙扬尘，使贼匪惧有准备，深得兵家虚实之法；其开挖濠沟，安设木栅，颇能实心出力。著长龄等再加察看其办事才识究竟如何，遇便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06 5—11页）

道光六年九月丙申（1826.10.18）

谕军机大臣等：杨遇春奏提督杨芳、齐慎均遵旨赶赴阿克苏；其乌什地方经达凌阿等击退逆回，道路疏通；长清等调派札木防兵五百名计早赶到。览奏欣慰。格布舍所带宁夏、庄浪、凉州满汉官兵二千名，现在兵力未厚，著照所请，拨留庄浪、凉州满兵五百名，派协领管带驻守哈密，归恒敬调遣。其满汉兵一千五百名仍令格布舍带领随进，俟至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拜城等处随地布置。惟该处满兵开销太多，又不得力，将来续调陕甘精兵云集，足敷堵剿，即将宁夏、凉州、庄浪满兵撤令回营为是。至另片奏天气寒冷，请照例马兵借银十两、步兵借银六两以纾兵力，俱照所请行。

再，逆裔张格尔年岁若干，系何状貌并伊出身、家属，长龄等自必遵照前旨侦探明白。著再就现获各犯逐细讯明，以便辨认。仍遇便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杨遇春等奏筹办续调满汉官兵应需车辆事宜。据称每一千兵一起，需车二百余辆，口外、口内车辆俱形短绌；请于口内有车处所定数派买双套铁脚马车，每车一辆、马二匹定价四十两，合计买车四千辆；自肃州至阿克苏计程五十八站，按雇车需银二十六万余两；按买车除费价银一十六万两、草料价银六万四千八百余两，通盘计算，尚可有盈无绌等语。现在大兵陆续出关，口外车辆不敷雇用，该参赞奏请买车运送较为节省。若能如此办理，甚属得宜。著鄂山、卢坤查照所议，飞饬口内各州县迅速购买四千辆，即交就近驿站，俟官兵过境照数拨给，无稍迟误。此项车辆马匹即责成带兵官妥为照料，到日交总理粮饷处查收，即为挽运粮石之用。前拨各省饷银四百万两，现计均可陆续抵甘。本日复有旨拨内库元宝银二百万两运解赴甘。军饷既裕，该署督等务须妥为经理，源源接济。仍当加意撙节，勿任稍有浮糜，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6 11—13页）

道光六年九月己亥（1826.10.21）

谕军机大臣等：庆廉等奏贼匪击窜出境、城守严密、现派出搜拿零匪一折。庆廉等前此探知贼匪窜扰本境，一切调度尚合机宜。现在贼匪已奔窜出境，台站肃清，阿克苏续派官兵五百名已到乌什，即当督饬分驻严防，期与阿克苏声势联络，互相接应，勿以贼匪远遁稍形懈弛。至该处各回庄间有被胁回子，固应查拿惩办，然须查访明确，分别良莠，密行踊缉，勿令群相惊扰，方为妥善。其探贼被戕之外委焦士贤及军台被害兵丁张智、白升周，著即咨部照例赐恤。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6 17页）

道光六年九月辛丑（1826.10.23）

又谕：长清等奏阿克苏境内肃清、派兵严防并访获纠众首逆一折。所办甚好。阿克苏自前此痛剿渡河贼匪后，经官兵等于浑巴什河南搜获带伤零匪并附近回庄从贼逆回三百余名，又据三品候补阿奇木伯克巴彦岱及头等侍卫阿布都尔满、五品伯克托克托呢杂尔等访有阿哈雅尔七品伯克鄂斯满首先纠众附逆，因值达凌阿等将贼击败，逃回本处，复敢带同伊二子潜来阿克苏假作避难良民，窥伺城内虚实，不法已极，现经拿获讯明正法。巴彦岱等倾心效顺，诚悃可嘉。巴彦岱、阿布都尔满俱著加恩赏给二品顶带，托克托呢杂尔著加恩赏给四品顶带，以示奖励。

又据另片奏伊萨克自带兵随营效力以来，认真出力，现复带领回兵赴阿哈雅尔访获从逆之玉子巴什等三十余名，并捐马二百二十余匹、矛一百数十件，实属急公。伊萨克前已赏加二品顶带，并令承袭贝子世职，著再加恩赏给白玉搬指一个、白玉鼻烟壶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以示优奖。其随同出力之库车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布拉、沙雅尔五品商伯克阿里玛、六品哈资伯克托胡达、七品伯克塔赖八海、阿克苏六品军台伯克托库达、七品伯克阿哈毛拉，著各赏给加一级，先换顶带。

谕军机大臣等：前令长龄于进兵之始广张告示，晓谕回子布鲁特等俾知顺逆，不致为该逆裔煽诱裹胁。原命以扬威将军衔随时随地遍行晓示，不必专候印信颁到再行办理。刻计该将军于月内可抵阿克苏，杨遇春亦随后继至，无庸等候武隆阿会商，即遵照节次谕旨大张告示，剀切晓谕回子布鲁特等，务期从逆者咸知自新，不从逆者群思效顺，方于进兵机宜为有裨益。惟布鲁特散处卡外，当遴选能事员弁传檄前往，俾令周

知。其汰劣克前此抗拒官兵一节，原因巴彦巴图将其家属妄加杀害，是以心存报复，尚非甘心助逆者可比，亦当于告示内明白宣谕以“现经奏明大皇帝，鉴其冤抑，特颁恩旨赦其擅杀巴彦巴图之罪，檄令效顺图功，当与各布鲁特一体邀恩懋赏也。”至所奏以叛逆伯克阿布都拉、博巴克二犯用为内应一节，虽是一时权宜之计，惟此辈心存反侧，无论此时断难委以心腹，即使幸能成功，将来论功行赏，何以服恭顺回众之心？若不加以恩赉，又何以示信外夷？诸多费手，未为尽善。

又据另片奏“迈哈默特鄂对免其一死，以伊萨克承袭贝子，调补阿克苏阿奇木伯克”之处，前已有旨饬将伊所袭贝子令伊萨克承袭，迈哈默特鄂对暂缓正法，妥为拘禁。该犯与张格尔潜通信息一节，前此长清所讯本有不实不尽。现在该将军即日可到阿克苏，著将该犯仍带回阿克苏，传旨念其祖父勋劳，贷其一死。令其将在喀什噶尔如何与张格尔商谋诡计，如何即回阿克苏，所差玉子巴什送给张逆之信是何言词，意欲何为，务即一一供吐实情，勿任稍有狡饰。该将军讯问明确应如何安置，奏明候旨遵办。现计该将军等到后，所调各路大兵亦陆续云集。俟兵力壮盛，再当商筹妥策，克期进剿。总于大兵进发之前，一面声言于何日督兵前往，一面预分奇兵两路，每起各三千名，遴选得力带兵大员并派熟悉路径之人（如防御额尔古伦及外委索文等）衔枚疾走，由便捷草地先后进发，抄至喀什噶尔为要截兜擒之计，然后正兵由大路而抵该处。两路粮饷必须源源接济，方可进兵。先当多设侦探，如喀什噶尔尚在坚守，自当进兵速为救援；倘已失守，尤当早图克复，重兵驻守，共筹夹击攻剿之策。各开齐路径，处处可以窜越，必须以奇兵截其要路，或檄谕布鲁特效顺助力，以期歼擒首逆为要。总之，责成该将军等勿令张格尔窜逸，徒劳无功。其应如何设法

办理之处，朕亦不为遥制也。

再，本日据长清奏前此痛剿贼匪，复派兵在河以南树林搜获带伤零匪并各回庄附逆回匪多名；又据巴彦岱等访获阿哈雅尔七品伯克鄂斯满首先纠众附逆，现带伊二子潜匿阿克苏城内，当饬拿获，据供有和卓大阿浑差人邀伊所管回子从逆，伊即应允，令伊子爱里什及玉子巴什等在阿哈雅尔上下两村纠约骑马贼三百、步行贼四百前去附逆，正值达凌阿等将贼打散，带同贼众各回本处，复带伊二子潜来阿克苏假作良民，窥伺城内虚实等语；现经长清等饬令伊萨克访获三十余人讯明办理。所办甚好，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矣。惟该回庄户口甚多，其中良莠不齐，固须将附逆回子密为访察明确，按名查拿，亦不可稍有惊扰，致善良者群相疑惧。现在阿克苏境内虽已肃清，亦须严加防范。如贼匪复敢纠约前来，即当迎剿歼除。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长龄、杨遇春。俟武隆阿到时，令其阅看，并谕长清、达凌阿知之。

（卷106 18—23页）

免阿克苏附近回庄本年应交麦石。

（卷106 24页）

道光六年九月丙午（1826.10.28）

又谕：巴哈布奏带领蒙古官兵自阿克苏起程旋回一折。所奏均悉。巴哈布前因带领蒙古官兵会同达凌阿前往阿拉尔回庄打仗杀贼，并生擒贼匪，当经降旨将巴哈布优叙，颁赏物件以示嘉奖，并因土尔扈特、和硕特兵随同御贼，不应没其劳绩，降旨交长龄等查奏。兹据该大臣奏称接奉折回喀喇沙尔谕旨，即传集贝子巴勒丹喇什等晓谕各回游牧；于九月初八日自阿克苏起程，所带备用银一万两除动用外，存银七千二百二十五两零及铅斤、火药、火绳等项，均交长清等收存阿克苏库；

其由乌鲁木齐调解帐房等物业经起程，已咨长清等俟解到收存，以备军需应用。办理均属妥协。另先奏请将蒙古官兵带回原处，仍赴军前听候调遣，喀喇沙尔系回疆南路咽喉，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其间，并所属有库尔勒、布古尔两回城，该大臣惟当旋回本境，镇静抚绥，令该处胥臻静谧。况大兵云集，一切军火粮饷经过络绎，尤当沿途照料，迅速催趱，以利军行，不必身在行间乃为报效也。……

（卷106 28—29页）

道光六年十月己酉（1826.10.31）

又谕：鄂山等奏请饬山陕两省购备驼只，并调拨宝陕局钱文各等语。现在征调各路官兵并粮饷、军火、器械，皆由甘肃运送回疆，所需驼只必须宽为预备，且需用银两浩繁，以致钱价增昂。著福绵于杀虎口、归化城等处采买驼六千只，徐炘在于所属采买驼二千只，务须一律膘壮，委员迅速解送肃州。山西所买之驼，或由驿站、或由边外草地行走，即著福绵酌量情形办理。所用价银，由该二省核实造报。至陕西宝陕局现存司库钱文六七万串，除随时搭放兵饷外，尚有赢余，并著徐炘转饬该署藩司于库存兵饷钱文内拨出三万串，沿途各尽额设车辆运交肃州军需局应用，以平市价。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鄂山等奏请饬山西、陕西购备驼只协济军需一折，已降旨令福绵购驼六千只、徐炘购驼二千只迅速解往矣。前据杨遇春等奏请于口内各州县置办双套铁脚车四千辆，当饬鄂山等照数购备。此次又办驼八千只，是否前办铁脚车可以减少？抑仍须照数购备方可敷用？著该署督等体察情形，撙节妥办。

又据奏大兵云集，备贮三月之粮一节。此时所调各路官兵陆续行抵阿克苏，前运之粮虽可供支三月，惟大兵到彼随时动

支给领，自不能仍有此数。总须源源滚运，务令常存三月之粮方为妥善。又所奏筹备军需各款，朕详加披阅，内请拨陕西省制钱一条，已降旨令徐炘饬司于库存兵饷钱文内拨出三万串，陆续运至肃州军需局备用。又，请赏给征兵皮衣皮帽并预备赏需一条，所议甚是。前因吉林、黑龙江劲旅前赴军营御寒无具，曾经降旨令鄂山、徐炘酌量给办。所调满汉官兵自应一体给赏，俾资挟纩。著照所议制备，解赴军营按名颁赏。其牛羊、茶叶、银牌等项，亦军前犒赏所必需，并著预为购办，解送军营，以备鼓励弁兵之用。此二项所需银两约须（需）若干，著该署督等酌量确数，奏明动支，事竣准其照数核销。又，后路粮台驻兵防守，必应加意守护，以昭慎重。除吐鲁番已有多隆武带兵驻守外，其库车、喀喇沙尔，该署督等现咨长龄等酌办。著再传旨咨会该将军等，令其于所拨防守城池官兵之外，再酌量分拨官兵于安设粮台处所小心防范，务保无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7 4—7页）

道光六年十月庚戌（1826.11.1）

谕军机大臣等：据恒敬奏吐鲁番迤西所需兵粮由乌鲁木齐所属州县仓存粮石动辗，现据咨报已运过米面十二起，计粮一万二千石；哈密所需之粮系安肃道所属拨运，前据该道陆续起运来城，除沿途支给兵丁口粮不计外，现在运存本城四十余万斤，运至吐鲁番由该处转输前进；现于本月初四日开运，计一月之内可运送五十万斤，约计前后所调官兵丁役等五万人，每月口粮总需面一百五十万斤，合之乌鲁木齐每月运送粮面一百万斤，计口授食，仅足一月之需；哈密向无民车，饬令地方官雇觅骆驼赶运，尚不敷用，哈密回子郡王职衔贝勒伯锡尔请将回民牛车凑备一千辆，以俟挽运军粮至吐鲁番交卸，可期无

误等语。前因英惠奏乌鲁木齐存粮可供征兵两年之需，已先后共拨粮三十万石陆续转运，当饬鄂山等通盘筹画，如足敷兵食，即无庸由内地买运。今阅恒敬所奏，是口内外每月由两处运送粮面，始敷官兵等一月之需。是否必由两处转运方可无误？抑乌鲁木齐再添备车驼辗运亦可源源供支？若能统归乌鲁木齐一处转运，岂不较内地省便？再，前据鄂山等奏请于山、陕办驼八千只，其杨遇春前请采办铁脚车四千辆，现又据该回王伯锡尔凑备牛车一千辆，虽只由哈密接运至吐鲁番交卸，与所购车、驼长运者不同，但既有此项牛车，是否可将别项车脚稍从节省，留为他项应付？著鄂山等通盘熟筹，会商妥办。其伯锡尔所备车辆如果能得力，即著恒敬留供挽运，照例支给脚价，并奏请加以奖励。至各路粮饷、车、驼等项，虽派英惠、恒敬等分段管理，而总局专设肃州，凡一切转运军火、粮、饷，雇备车辆驼载等事，必须统归一处核计，方可照察全局。恒敬因伯锡尔系该管回王请备车辆，是以单衔陈奏。此外如有粮台应办一切事宜，务当随时咨商总局，会同奏办，庶不致各行奏请，转有歧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鄂山、卢坤、恒敬，并谕英惠知之。

（卷167　8—10页）

道光六年十月甲寅（1826.11.5）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筹拨阿克苏进兵后路运脚经费银两及覆奏条陈各款并讯迈哈默特鄂对供词各折。览奏均悉。长龄由那拉特草地于九月十六日绕出喀喇沙尔大道，计九月底十月初可到阿克苏。杨遇春于九月十七日抵吐鲁番，计迟到不过旬日。武隆阿计程亦十一月中旬可到。一俟兵力壮盛，粮饷敷足，该将军当与杨遇春等熟商进剿。惟用兵之道首贵多设间谍随时侦探，俾贼情瞭如指掌，方能所向克捷。该将军等久历戎行，

自已早为筹办，并遵历奉谕旨明张告示晓谕各回庄及布鲁特等，悬赏购线，解散党羽，收为我用。计逆回滋事已阅数月，长龄本系伊犁将军，有统辖八城之责。现在西四城内惟和阗失守已有逃兵供明月日可凭，此外三城杳无信息。究竟该三城是否失守？系何月日？庆祥等作何下落？现在某城系某贼首占据？汰劣克及各布鲁特等曾否进卡滋事？贼党及从逆回庄究有若干？从张逆滋事者究系卡外带进，抑全系各本城从逆回子？均应确切探明，方可审度进剿。至进兵时分奇正两路，武隆阿熟悉回疆情形，当由捷径带领奇兵先赴喀什噶尔以截其后，杨遇春当由台站正路统领大兵沿途剿办以出其前，长龄即可同杨遇春作为一路，或稍分前后亦可。总须探明各城情形、进兵路径，临时相机办理，并于齐慎、杨芳及其余带兵得力大员内选定分派，多为接应，严防后路。其树窝子一路系该处往来捷径，其中沙冈密林处所并防埋伏抄截之贼，均须计算万全，一鼓成功为要。

该将军请将附逆各回庄全行剿洗，外夷强者示以威，顺者抚以德，俾先知畏而后知感，所奏甚是，但恐大加惩创之后窜逸四散。非但张格尔必应歼擒以伸国宪，即爱萨等著名逆党亦不可任其漏网。所奏"密令伊萨克等遣人先赴各布鲁特处，作为伊等之意许给银物，截阻该逆归路，帮同伊萨克等成功，并通信阿布都拉、博巴克等，使其拘绊张逆，不令逃窜"，果能如是，实为极好机会，但须加意慎重，不可惜费，亦不可堕贼奸计。

至迈哈默特鄂对供词俱悉，只系畏死幸生。其给张逆送信，有"伊犁、乌鲁木齐派来官兵八千，一二日内可到"等语，如果属实，乃哄骗张格尔之意，但彼时并未回明长清，事后如此供吐，其言亦未可尽信。惟当用人之际，既有此供，亦只可贷其一死。倘能知愧惧，勉图立功自赎，尚可许以自新，

仍须密加防范。

伊萨克带领回兵随营最为出力，前经降旨令其承袭贝子，先换顶带。著照所请，准其调补阿克苏阿奇木伯克，所遗沙雅尔阿奇木伯克即以巴彦岱补授。此外效顺出力、才具可用、与伊萨克相仿者，随时察看奏闻。至议驳那彦成、松筠条陈各款，所见俱是。松筠所奏以布匹、棉花捐监及职衔，朕早觉其必不可行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长龄、并谕杨遇春、武隆阿知之。

（卷107　22—25页）

道光六年十月乙卯（1826.11.6）

又谕：据理藩院转奏阿拉善亲王玛哈巴拉因闻逆回张格尔在喀什噶尔一带地方跳梁，呈请由所属旗分输驼一千只、马一百匹等语。所有军营应需驼马，昨据署督鄂山等奏闻业经计数陆续备办，足敷应用。今玛哈巴拉因闻逆回张格尔滋事呈请由伊所属旗分输驼一千只、马一百匹，具见伊之诚悃，殊属可嘉，若行驳回，转不足示朕轸念蒙古臣仆之意，所输驼马即照玛哈巴拉所请赏收。或解送兰州、或解送肃州之处，著鄂山酌定，转饬该亲王遵照办理。玛哈巴拉著加恩赏用紫缰，仍赏给白玉翎管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鼓励。

（卷107　26—27页）

道光六年十月戊午（1826.11.9）

谕内阁：户部奏慎重军饷钱粮一折，所奏甚是。从前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事皆创始，一切军需悉照出征外域办理；嘉庆年间，川、陕、楚三省军需未经预定章程，以致用项糜费。此次回疆用兵，经部臣两次筹拨银四百万两，复特旨动拨内库银二百万两陆续解甘，俾源源接济。该处城堡、台站建置均极详

备，所有计站运粮等事，比较开辟新疆时自可大加撙节。必应严切钩稽，预杜浮支滥应。将来核办报销，无得稍有虚冒……

（卷107 29—30页）

道光六年十月庚申（1826.11.11）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清等奏传询自喀什噶尔前来兵丁阎义、巴兰，供称喀什噶尔汉城于八月二十五日被贼攻破，庆祥自缢身死，舒尔哈善不知下落；贼将官兵、商民从城内撵出，约有六七百人，活捉去官兵三百余人，尽行圈起，将发辫剪去，胁令投降，并将城墙及衙署、兵民房屋全行拆毁，止留铺民房屋二处作为办事地方；旋有张格尔办事回子将伊等带至城内去看，见城墙、房屋俱已拆毁；又带至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处看明，衙署、民房均被焚毁，惟留叶尔羌西府衙门楼房；据带去贼匪令伊等回至阿克苏告知各处城池、房屋俱已拆毁，官民全行杀害，叫阿克苏官兵不必来喀什噶尔四城，来亦无益；并据看明张格尔面貌，现在喀什噶尔阿奇木衙门等语。览奏曷胜愤恨。该逆酋既将西四城攻陷，转将各处衙署、民房尽行拆毁，不为占据坚守之计，是该逆等探知大兵云集，一经接仗不利，即思就近窜逸，已可概见。其特地将兵丁阎义等放回之意，亦不过欲缓我师期。本日据武隆阿奏先后所调各路官兵必须年内方能到齐，时届严寒，拟令暂为休息，统俟一切筹备齐全，竟于开正专力进剿。此时西四城业已失守，无可救援，自应筹备周妥再图克复。但兵贵神速，若遇有机可乘，亦不可稍为拘泥。如探明张格尔仍住居喀什噶尔回城外，其叶尔羌等处只有贼党分住，自以密速进取喀什噶尔为急。一面扬言官兵驻守阿克苏、乌什，且不进剿，以懈贼心，一面分奇兵绕越兜转，断其归路，再统率大兵由英吉沙尔等处前进，两路会合夹攻。总须专注喀什噶尔，将张格尔擒获，尽法惩治，方足

以伸国宪而慰忠魂。断不得稍事疏略，致令窜逸，有干严谴。其叶尔羌、和阗二城，似可作为后图。倘张格尔潜往别城，则须另作计较。前已有旨令该将军广张告示，宣谕布鲁特效顺帮擒逆裔，今武隆阿又有宣威布赏晓谕霍罕、安集延等外夷之请。前闻斌静曾强占安集延回子之女，经其父将其女砍落头颅，掷入斌静署内，怨恨已极。现据阎义等供，果有安集延头目助逆情事。昨长龄有霍罕将张格尔家属拘禁之说，从前玉努斯向霍罕购求张格尔不为无因。此时应如何设法用间，令该逆等与外夷彼此猜忌携离，将其获献，该将军等当妥速商筹办理。庆祥婴城固守为国捐躯，朕垂泪览之，可悯之至，已明降谕旨褒恤。至其尸身，据该兵丁等供称有兵丁翟凤鸣移至上房安置，此时衙署被贼拆毁，庆祥尸身作何下落？务须于克复喀什噶尔时先行查明，舆榇回京。其舒尔哈善、印登额、多隆武、苏伦保、弈湄、桂斌及各城被害官弁兵丁，均著查明实在情形，分别奏咨办理。

祥云保、硕隆武带领伊犁官兵行走迟缓，据长龄查明实因冰岭难行，马匹多有倒毙，徒步背负衣履军装而行，以致迟误，情尚可原。祥云保、硕隆武俱著免其议处，责令奋勉图功，以赎前愆。其所带甘州兵三千六百名，前令副将胡超等先行管带前往，究于何日到齐，未据长清等奏及。著长龄等查明该官兵行走有无迟延，并将以后所到官兵每到齐一起，即附奏一次，以慰廑注。武隆阿现因关外程站较大，兼多戈壁，不能兼程前进，亦应加紧催趱，不可迟滞。总期早到一日，得早一日商办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杨遇春、武隆阿，并谕长清、达凌阿知之。

（卷107　34—37页）

道光六年十月戊辰（1826.11.19）

谕军机大臣等：据英惠奏阿克苏官兵到齐后，每月需粮一万五千石，现有之车驼不敷运供，暂雇民车添用；总须口内调拨驼两万只如数协济，方能拨运无误；计运粮一万五千石，需用运价十余万两，加以各属运粮到城，脚价及人工在在需费；前准解到银二十万两，除阿克苏调去五万，实收银十五万两，又于商民汇兑银十一万五千两，共收到银二十六万五千两，实不敷支发；所调驼只，尚未接准咨覆；请拨之项，所到无几，余亦未准起解日期等语。乌鲁木齐存粮充裕，自以全由该处运往库车较便。惟距阿克苏尚有三十余站，需用驼只甚多。前经隆旨饬令鄂山等通盘筹画究须若干方敷转运，自已熟商妥议。前此杨遇春奏请打造车四千辆，该署督等奏于山、陕两省采买驼只及阿拉善王所进共有驼九千只，此外，乌里雅苏台及伊犁两处牧厂调拨驼只即或不能如数，总可量为协济，现在英惠已运过粮二万石，其折回驼脚亦可供间起运送之用。军需以粮运为大宗，既须全由乌鲁木齐供运，则口内转运他项军需运脚无多，一俟兵差全数过竣，即可将他项驼载车辆拨归乌鲁木齐添资应用。总之，转运往返必须筹计撙节，亦不可迟延短绌。著鄂山、卢坤熟商核算，乌鲁木齐运往阿克苏之粮现供兵食者一月、存贮者一月、拨运在途者一月，周而复始，究竟用驼若干只，飞咨英惠照办，一面速催山、陕两省将所买、所进驼只即陆续起解趱行，以资应手。

至乌鲁木齐转运兵粮最关紧要，只有镇迪道汤 鼐一人在彼，恐不足以资襄办，并著鄂山等遴派明干大员驰往，帮同该都统妥慎办理。其张文浩、朱锡爵二人只准帮办文案，一切经手钱粮之事俱不准委用。再，喀喇沙尔、库车二处粮台，前经该署督等派委瑞庆、赵宜暄二员分驻管理，恐或呼应不灵，著巴哈布、那彦宝、果良额各于所管地界督同筹办。该二处如能

备车、驼若干将乌鲁木齐所运之粮接运若干石，即可省乌鲁木齐长运之驼再回运后起粮石。如该二处粮可采买，虽价值稍昂，约计由该处运往阿克苏运价较省，以节省运价之有余，补采买价值之不足，自亦不相上下。著巴哈布等察看情形，能否随地购买就近运往，或只可雇备车驼稍分转运？总期添车驼一具即省乌鲁木齐长运车驼一具，添运粮一石即省乌鲁木齐运粮一石方为妥善。前经英惠所调饷银，该署督等当遵照前旨源源接济，无误要需。该都统亦当将阿克苏应用粮石合计本月支食及存贮在营、起运在途者共有三月之粮，庶不致有误兵糈，而运脚亦少可节省。各宜勉竭心力，用副委任。懔之，慎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8 14—17页）

道光六年十月己巳（1826.11.20）

谕军机大臣等：庆廉奏惩办续获逆匪一折，所奏均悉。阿察他克地方，经庆廉分派祥云保所带官兵五百名在该处扎营防守，近来伊勒都已无贼踪，深慰廑注。其密差赵洲等查拿逆匪十七名，讯系纠约迎投、见贼匪遁窜潜回之犯，业经于审明后正法，办理甚属妥协。至密探卡外二百余里之各爱曼布鲁特俱各安静游牧，并经庆廉勤恳化导，布鲁特比库图鲁克、噶尔察等均知义愤，请带领本部落布鲁特出卡打仗，深堪嘉奖。庆廉当谕以“现在大兵云集，尔等将卡隘把守，远近巡探，如拿获寻常奸细，自当加以赏赉；倘能拿获滋事大头目，必当奏闻大皇帝优加封赏；万一大兵由草地行走，经过布鲁特游牧，俱各安堵无恐。”如此剀切晓谕，务令该布鲁特等实心恭顺，为我藩篱。庆廉仍当督率官兵严密防守，安抚回众，以副委任。

署伊犁将军德英阿奏操演兵丁并严查屯田回子。得旨：所奏均悉。务要随时认真操练，必期有勇知方，不可徒充兵

额，尽是无用之人。懔之，勉之。至稽查奸细，抚驭回众，尤现时之急务，断不可或有疏忽不妥之处。一力勉之，以副委任。

（卷108 19—20页）

道光六年十月辛未（1826.11.22）

谕军机大臣等：巴哈布奏行抵库尔勒地方接准长龄咨调将土尔扈特等官兵撤回游牧，迅赴阿克苏大营听候分派带兵进剿；现回喀喇沙尔伤土尔扈特、和硕特兵丁各归游牧，即起程驰赴大营等语。前据巴哈布奏请仍赴军营，当经降旨以该大臣所属库尔勒、布古尔两回城须镇静抚绥，并照料过境军火粮饷，不必身在行间。该将军既因巴哈布曾经行阵调赴军营，自应奏明候旨。此时巴哈布业经起程，若再令回任，转致仆仆道途。巴哈布著准其调赴军营听候长龄差遣，所有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印务仍著常格署理。嗣后各处实缺人员该将军有必须调派者，总须一面奏闻，一面札调。将此由四百里谕知长龄，并谕巴哈布知之。

（卷108 25—26页）

道光六年十月癸酉（1826.11.24）

又谕：长清奏设局办理军需并添备台马、鼓铸钱文一折。阿克苏为回疆总汇之区，现在调集满汉官兵三万数千员名，需用粮饷、军火等项收支运供均关紧要，经长清于九月二十日设立总局，以期无误军需，自应如此办理。所有该处东路接壤库车向设军台八处，准其每台添马三十匹，北路接壤伊犁向设军台六处，准其每台添马二十匹，共采买马三百六十匹分拨各台应用。每马一匹，冬春二季准日给草十斤、料三仓升，事竣核实报销。夏秋两季仍随地放牧。俟大功告竣，即行裁撤。

前有旨令德英阿等招商开采铜斤，加卯鼓铸普尔钱运往新

疆行使，自已遵旨妥办。兹长清因阿克苏大兵云集，钱价较昂，将本年秋季分现存采就铜斤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局鼓铸普尔钱一千三百三十串零，亦属因时制宜，著即赶紧办理。仍一面委员于各路采买铜斤，添炉鼓铸，以期钱数充盈，帑项既可节省，市价亦当平减，于军需实有裨益。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行抵阿克苏日期并经过回城安静一折。据称逆回经官兵打散后，未敢再来阿克苏窥伺；惟叶尔羌所属之十二台乌图斯克满并阿克苏所属柯尔坪尚有贼匪游弈；长龄现同提督杨芳将已到官兵分扎浑巴什河先行剿办零匪，俟陕甘官兵到齐，即当会商进剿等语。阿克苏、乌什一带贼匪久已搜捕殆尽，此时零匪想不过曾经从逆逃回之人，责成各伯克访缉，自不难于捕获，亦不别过于搜求。惟恐张格尔探知大兵云集，接仗不利，即思窜逸卡外，办理殊费周章。长龄当令伊萨克探听张逆实在下落，设法哄骗羁留，毋令逸去。俟武隆阿到后，当定期先分两路进兵，一由乌什草地潜赴喀什噶尔以截其后，一由树窝一路沙冈密林处以出其前。每一路约需精锐七八千人，派得力镇将督带，各分两起前进，察探策应，会合堵剿。务令一鼓歼擒，凶渠授首。断不可先由正路进兵，致令张逆闻风窜逸，是为至要。所奏“经过各回城回民叩迎，并有感激流涕者，情形甚属恭顺”，览奏深慰。其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前在浑巴什河从剿，由两旁抄出抢上土坎，贼始退避，深堪嘉奖。贝子巴勒丹喇什、台吉乌尔图纳逊俱著加恩赏给大缎二匹，饬常格由库贮颁给。若无翎枝，并著加恩各赏戴花翎。其阿勒巴图一千名，每兵加恩赏银一两；受伤兵二名，加恩各加赏银四两。并传谕该蒙古在各要隘防守，无稍疏虞。巴哈布曾经行阵，前已有旨令其仍赴军营听候长龄调遣矣。

另折奏张格尔势穷力蹙，必思逃窜。官兵前剿后堵，亦藉

布鲁特之力。至沙劣克上年戕害巴彦巴图，本由伊贪功妄杀所致，此次并未入卡助逆，正可赦其前罪，许以自新。当谕以“并非为现办军务曲予赦原，上年伊眷属无辜被害，此时大皇帝深鉴屈抑，若使巴彦巴图尚在，必当从重治罪。该布鲁特务将卡隘把守，如拿获寻常逆犯，自当加以赏赉；倘能拿获张逆，当奏闻大皇帝照赏格加以封赏”。其卡外各布鲁特恐不能尽识汉字告示，长龄当遣通事回子到彼晓谕：“如能擒渠，一体封赏；倘敢纵逸，即系通贼。天戈所指，悔之无及。”如此剀切晓谕，务令各布鲁特实心恭顺，为我翦除凶慝。其粮饷事宜仍遵前旨令长清督率道员兼办，现已设局妥为经理。

又另片奏传询兵丁阎义、巴兰，供称“有官兵三百余人被张逆剪辫胁降，又从城内撵出六七百人”，可见该官兵等不尽死难，著长龄查明覆奏以凭核办，并查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三城大臣下落，以便降旨赐恤，以慰忠魂。至从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等荒淫狂悖，及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犯卡败窜，只有十余人逃出，斌静留色普徵额过中秋节，迟延不追，并上年巴彦巴图贪功妄杀之案，朕已稔知。长龄务即遵照前旨据实参奏，断不可如庆祥之查办不实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08 27—31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辛巳（1826.12.2）

谕内阁：前经降旨赏给斌良头等侍卫，令其驰驿前往新疆交长龄差遣。斌良于保定途次摭拾理藩院所存远年回子为奴档案，缮折交那彦成转奏，当交军机大臣将折内指出理藩院书吏包安和等传询。据该书吏供称“先与斌良途遇，将伊等唤至家中询问”，与斌良折内情节迥不相符，是以降旨令其回

京，提该书吏等质对。兹据包安和供出“听信伊弟包安泰之言，自赴斌良家中面呈档案，希图提拔”。该书吏等并非斌良管辖人役，乃以不干己事妄生冀幸，实属不安本分，且到案后又复信口捏供，情尤狡诈。经刑部按“一家共犯，止坐尊长”律将包安和问拟枷号一个月、满日杖一百革役，包安泰革退供事并革去未入流。惟究系包安泰造意，包安泰著再加枷号一个月，余著照刑部所拟完结。斌良于该书吏等将远年档案无故送看不即斥退，又不于起程前据实奏明，途次具折交那彦成附奏，殊属不合。斌良毋庸再交部议，著以六部郎中降补。

又谕：据李鸿宾等奏称进剿逆回，需费较繁，请将粤东藩库封贮及运库盐本项下动支银三十万两解甘备用，于该督、抚及司道、知府养廉内分作十年匀扣归款等语。各官额设养廉，原以资办公之用，若因边陲偶有军兴辄纷纷奏请摊扣，于用度未免支绌，且亦不成政体。所有该督等奏请动支银两解甘、扣廉归款之处，著不准行。

谕军机大臣等：据恒敬奏筹备运粮车驼，除雇佣回子车辆外，雇觅商驼五千余只、商车一千余辆供送官兵过境；因吐鲁番挽运北路兵粮不敷转运，致将哈密车驼直送阿克苏；现派回务章京图勒炳阿携银前往传谕回目，宽给雇价购觅，就近交托克逊办理粮务道汤鼐经收等语。前因乌鲁木齐存粮充裕，节经降旨令将兵粮全由该处供运，计供兵粮者一月、存贮者一月、拨运在途者一月，并谕巴哈布、那彦宝、果良额各于所管境界筹备车驼接运，如喀喇沙尔、库车等处粮可采买，就近运往阿克苏较为节省。此时军粮全从北路转运，并不经由哈密，该处所雇车辆、驼只俟兵差过竣后，即可为北路转运之用。现由阿拉善及陕西、山西两省陆续解送驼只不下一万有余，鄂山等接奉节次谕旨，自当通盘筹画。如已足用，即据实奏明，以

慰廑念……

（卷109 8—10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甲申（1826.12.5）

又谕：据武隆阿奏于十月十八日行抵哈密，各路官兵陆续接踵前进，现距阿克苏尚有三千四百余里，若带同官兵行走，长途车马不能迅速；先于侍卫官兵内择其马力结实者带领兼程遄发，其余官兵派员照料催趱随进等语。本日据长清奏长龄、杨遇春先后已到阿克苏，武隆阿兼程遄发，计期本月中旬亦可行抵该处。可嘉之至。各路官兵计亦陆续到齐。进兵之期朕固不为遥制，长龄等当体察情形，随宜进发，不可坐失事机。如张逆仍住喀什噶尔，侦探明确即当迅图进取，扬言官兵驻守阿克苏、乌什以懈贼心。先分奇兵两路，一由乌什巴什雅哈玛卡伦外草地潜赴喀什噶尔，一由巴尔楚克军台向树窝子一路潜进。每一路酌带精锐七八千人，派得力镇将督领，各分两起，衔枚潜发。武隆阿熟悉回疆形势，统领奇兵至喀什噶尔堵截，断其归路；长龄等再统率大兵由军台正路前进，察探策应，会合攻剿。务期一鼓歼擒，巨慝授首，并凯切晓谕各部落布鲁特"诚心恭顺，把守卡隘。倘能擒渠生献，为我翦除凶慝，必当奏明大皇帝照依赏格加以封赏。"该将军等总当熟筹妥计，毋任张逆潜踪逃窜。仍当互相侦探，不可稍为轻视，并严防后路抄袭树窝埋伏之贼。至后路粮饷，自当跟接转运。浑巴什河以南军台被贼焚毁，该将军等自已筹议修复。奇兵经行之路向无军台，进兵之后有传递文报、运贮粮饷等事，亦当密为预行筹备，毋致临事周章。再，前经降旨德英阿挑选伊犁各城得力官兵二千名预备调遣，本日据德英阿奏称两满营挑选一千一百名，锡伯等四部落挑选兵九百名，俟长龄札调饬令起程。阿克苏与伊犁连界，征调较易。惟伊犁为新疆总汇重

地，应须多兵驻守，著长龄等通盘筹计。所有伊犁预备兵二千名，约可无须调往。长龄即札知德英阿停其调遣，俾资弹压，仍附便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09 17—19页）

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奏谢赏戴花翎。得旨：大兵进发之后，阿克苏乃后路最要之地，供输粮饷、抚驭本城回众、稽查外来奸细，在在均关紧要，尤当加意防守，不可稍忽。勉之，慎之。

（卷109 20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乙酉（1826.12.6）

谕内阁：长龄等奏撤回不谙夷情之乌什办事大臣并委员接办一折。庆廉于七月间因回子失去马匹将布鲁特比噶尔察、库图鲁克传到，革去翎顶，圈禁数日，嗣寻获马匹始行释放，办理已属错谬。此次又令阿奇木伯克木萨催逼库图鲁克来城，致该布鲁特比心存疑惧，不敢前来，并将木萨砍伤。庆廉办理不善，咎无可辞，现又患病，庆廉不胜办事大臣之任，著即撤回交部议处。念其数月以来筹办防守等事尚为出力，仍令前赴大营交长龄等差遣，以观后效。多贵著署乌什办事大臣，会同祥云保办理一切，并著伊犁协领扎克桑阿前往帮办。

（卷109 20—21页）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查复节次奉到谕旨并现办情形，览奏俱悉。前屡经降旨令长龄等体察进兵机宜，酌分正、奇，数路前进，务期巨憝授首，并晓谕各布鲁特把守卡隘，设法擒渠。兹据称现到官兵一万三千余名，除分拨库车、乌什外，其余分扎浑巴什河南北洋阿里克等处；现因柯尔坪尚有窜回零匪，须先行搜捕净尽，挑派官兵三千六百余名令提督杨芳率同将备等前往。该处为将来进兵后路，且附近阿克苏，自应迅就

肃清，此时自已蔵事回营，不可深入。现在只须扬言官兵驻守阿克苏、乌什，但期防守各城，且不进剿，断勿将兵行路径及出师日期令贼知觉，致伊设法拦截或闻风远遁，误及机宜，是为至要。……

大学士扬威将军长龄奏：据庆廉信称拿获布鲁特三名，讯系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托依莫特、爱散克勒底部落下人，随差笔帖式兴绪等前往察看。旋据回称托依莫特言语举动骄慢，其心叵测，请再拨官兵一千名以防要路，臣随札令差送来营面加询问。据供“来时闻有张格尔差来三人纠约伊等头目，并未应许帮助；如未回去，情愿拿献。”臣思该比向称恭顺，去岁巴彦巴图鲁殖即系该比弟兄带领找获，而爱散克勒底本年又复拿获附从张逆布鲁特头目奇比勒迪、迈玛呼里、霍卓巴尔第等多名，今庆廉派员远出查看，未免心怀疑惧。臣当即译写回字谕帖，嘉奖该比出力报效，“刻下速将张逆差来三人拿解大营，将来若能再将张格尔擒献，定当奏明赏封王爵，并赏银十万两”，令布库、阿依特克二人持回。赏给布库等银牌、布匹，酌留满华特候信。报闻。

（卷103　13—25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丙戌（1826.12.7）

库车帮办大臣果良额奏：据参赞大臣杨遇春带领官兵过境面商库车地方紧要，必须留兵防守，随即将带来之肃州、吐鲁番等处官兵四百七十四员名派往沙雅尔驻扎。并据咨称“库车地方有通和阗捷径，最为紧要。前经奏明以宁夏将军格布舍带领宁夏满汉官兵一千一百名留驻防守，尚需时日。兹又札饬署参将张作友等将督标兰州城守各营官兵八百名带领前往沙雅尔扼要地方，协同前到官兵并力防守。统俟宁夏官兵到日，再行更替前赴大营。”臣当即遵照来咨，饬令粮员支给该官兵盐菜

口粮，迅速驰赴防守。报闻。

（卷109 26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戊子（1826.12.9）

谕内阁：长龄等奏官兵将柯尔坪回庄逆贼剿洗净尽一折，览奏嘉悦。阿克苏官兵前将浑巴什河南岸贼匪剿杀净尽，该逆裔复派贼目带领喀什噶尔、叶尔羌贼匪并纠约柯尔坪南北两庄从逆余匪通计三千余人恃险踞守，并阻截大兵进剿之路。该将军等饬令杨芳督率官兵前往剿办，该逆匪抵死迎拒，经杨芳分派将备两路抄截，贼势汹涌，副将胡超身先步战，毙贼数人，众力随攻，杀贼过半，余贼溃窜南庄。复两路夹击，追杀十余里，直至大郝紫尔卡伦以外，将贼匪全数歼除，并无一名兔脱。生擒活贼七十三名，搜获妇女五十四口。于贼尸中据活贼认出贼目约勒达什、伊瞒、玉努斯、热依木、托胡坦五名，割取首级，并夺获枪矛、腰刀、撒袋、铅丸、火药及马牛羊只无算。长龄、杨遇春初到军营即获胜仗，已褫逆酋之魄。此皆该将军等韬略娴熟，兵将一心，督率有方，所向克捷。著赏给长龄四喜白玉搬指一个、嵌宝石小刀一把、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杨遇春双喜白玉翎管一个、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杨芳白玉翎管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胡超火镰一把、小刀一把。杨芳仍著交部议叙。胡超著赏加总兵衔以示嘉奖。其余打仗出力人员业经该将军等存记，俟奏到再行加恩。伤亡官兵咨部照例恤赏。该部知道。

又谕：户部具题甘肃省报销各属供支本内，有“回目伯克入觐回巢”字样，自系相沿书写。惟外藩皆有该游牧、部落可称，嗣后或称“游牧”，或称“部落”，或称“该处”，不准沿用“回巢”字样。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官兵将柯尔坪回庄逆贼剿洗净尽，览奏嘉悦，已明降谕旨加恩矣。逆裔张格尔因前此窜扰阿克苏贼匪被官兵痛加剿戮，复派贼目纠集贼匪前来救应，并阻截大兵进剿之路。现经杨芳带领将弁分投剿捕，又复全数歼除。是官兵所向克捷，已褫逆酋之魄。惟恐该逆闻知出战不利，早作窜逸之计，不可不先事预防，屡经降旨分出奇兵要其去路，此时自已将奇兵路径及后路粮饷预为妥筹。计算武隆阿于十一月二十前后可抵阿克苏。一俟该参赞到彼，即确探该逆盘踞何处，遴派得力将领先带奇兵克期进发。仍扬言大兵剿捕浑巴什河等处贼匪净尽，暂行屯守阿克苏，且不进兵，以懈贼众之心。一切机宜固当严密，不可为贼所觉，而奇兵进发尤须严防埋伏之贼抄截后路。此次杨芳搜剿柯尔坪，即有贼匪潜袭其后，可知贼智诡谲，断不可稍涉大意。至防贼匪窜逸卡外，必须收服各布鲁特效顺缚献，方冀成功迅速。据该将军等奏已遵节次谕旨译写回字谕帖交噶尔察前往传谕，复访查能事回子再行持谕出卡传布。总须令外夷等心知顺逆利害，将来必照赏格论功封赏。俟传谕后，伊等若何回禀，即据实奏闻，以慰廑注。至安集延现在助逆，恐即为张格尔逋逃之薮。必须先为设法解散，不再容留，或能将该逆缚献，更易得手。其叛逆伯克阿布都拉、博巴克等，该将军既以办理贼情不能不稍为权变，著即相机调度。惟当留心防范，断不可堕其奸计，亦不可令将来费手，方为妥善。现获活贼甚多，务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各城失守官兵被害情形及张逆盘踞处所贼众多寡并前饬查访逆裔弟兄、家世等事讯问明确具奏。再，据奏"将伊萨克所带沙雅尔回兵三百名令其撤回本处防守"一节，现在伊萨克调任阿克苏阿奇木伯克，虽有该城回兵可带，惟沙雅尔回兵是其旧时训练，如果素称得力，令其酌留在彼；若无

须留用，即饬撤回本处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09 29—33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丙申（1826.12.17）

谕内阁：长龄等奏讯明拿获活贼供情一折。柯尔坪南北回庄屯聚贼匪，前经杨芳带领官兵剿洗净尽，临阵歼毙贼目玉努斯阿浑等五名，已经活贼指认。现据萨依特等供称，已毙贼目皆系该逆自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先后遣来。其前在阿克苏带箭逃回之伊斯拉木素皮，现亦于贼尸中检出，令活贼认明属实。是该逆裔所遣贼目悉就诛夷，无一幸脱。将来大兵进剿，自不难拉朽摧枯。惟前此各城死事大臣、官员，现据贼供或力竭自尽，或临阵捐躯，闻之实深恻恻。除庆祥业经加恩赐恤外，叶尔羌办事大臣副都统印登额、英吉沙尔领队大臣副都统苏伦保俱著加恩照都统例赐恤，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头等侍卫舒尔哈善、叶尔羌帮办大臣副都统衔多隆武、和阗领队大臣头等侍卫弈湄、帮办大臣副都统衔桂斌俱著加恩照副都统例赐恤。印登额等应得世职，俟伊等之子百日孝满后，由该旗带领引见。其未及岁者，著该旗奏明承袭。已革回子郡王阿奇木伯克玉努斯，前经赏给五品顶带随庆祥赴喀什噶尔办事，现亦为国捐躯，著加恩赏给一品职衔，照头等台吉例赐恤。其余死事官员兵丁，俱著该将军查明咨部，照例恤赏。

又谕：长龄奏筹拨伊犁存贮粮石由冰岭转运阿克苏一折。此次征调各路官兵并余丁、跟役，每月支领口粮需粮二万余石，节经英惠奏明乌鲁木齐备贮粮三十万石陆续运往支放，尽有赢余。惟口外车驼不敷，转输未能迅速。兹据该将军奏调伊犁仓存粮石由冰岭转运，恳请酌分程站加增工食料银，均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准其作为十九站，按照道路险易，分别用车、用驼、用夫。其雇用民车民驼，按石照例发价。酌拨伊犁官驼

三千五百只，均交驼夫承领。重运空回，每日每驼给银三钱。如有疲乏倒毙，扣价赔补。雇用回夫二千名，每夫每站给工食银一钱。事竣照所奏章程核实报销。其伊犁磨面工价并奖赏回夫及咨拨银两，均照所议办理，并著鄂山、卢坤、英惠等查照。该部知道。

又谕：据理藩院转奏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永呢多尔济、协理台吉张楚布多尔济、贡楚克多尔济因闻逆回张格尔在喀什噶尔一带地方跳梁，呈恳输马一千匹，具见伊等诚悃，殊属可嘉。惟军营应需驼马现已陆续拨办，足敷应用，若将此项马一千匹赏收，该蒙古等未免浮费。著理藩院转咨该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永呢多尔济等，所输马一千匹令其停止备办，用示朕轸念蒙古出力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讯据活贼供出西四城失守官兵死事情形，览奏实堪恻悯，已明降谕旨加恩赐恤矣。该逆裔自占踞西四城，据贼供"多用安集延回子管事，旧时伯克惟博巴克、迈玛特依斯二人，此外如阿布都拉等皆不管事。最信用者是爱萨一贼"，检阅庆祥前奏，爱萨、木萨兄弟二人系霍罕逃回，为张逆羽翼。此时该逆所用之安集延回子，焉知非安集延逃出之人为逆裔所勾引，与爱萨相同？此时安集延是否助逆，总不必深究其来历。现在该逆裔终日向从逆伯克索要妇人，并纵容伙党抄索，其鼠窃情形已可概见。阿布都拉等从逆之后既不得信用，未必不无他志。该将军等前欲引为内应，正可藉此离间。其爱萨等现为张逆所信用，总须设法招致，或可令其羁縻逆裔，不致逃窜，俾得一鼓歼擒。此时既无布鲁特在彼助逆，爱萨又系霍罕逃人，将来张逆势穷力蹙，必以安集延为逋逃薮。必当鼓励布鲁特阻其去路，方不能越境远窜。该将军等当悉心妥筹，相机办理。

武隆阿日内即可到彼，自已将该逆裔盘踞处所及分出奇兵道路侦探明确。一俟吉林、黑龙江头起官兵到有千余，即当审察时势，克期进发，不可坐失事机，是为至要。至庆祥尸身现有埋葬处所，将来事定后当舆送回京，俾正首邱。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玉素普曾献阿布都拉逆信，现在圈禁在彼，俟收复叶尔羌时，亦当查出升赏，以昭忠荩。再，据奏“转运存贮粮石所雇回子二千名，饬令伊萨克选派能事伯克十名分带管束”一节，该阿奇木带兵得力，应令其著绩军前，其照料运粮事宜，只当饬其选派能事伯克前往足资管束。所有搜获妇女幼孩一百三名口，著即分赏出力回子，断不得令满汉官兵私留一人也。附报发去密封一件，该将军、参赞等密行拆阅。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0 10—14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壬寅（1826.12.23）

又谕：鄂山等奏各路官兵齐集阿克苏约有五万余人，每日需粮五百余石；由乌鲁木齐转运，每站需驼五百余只，以三十二站核计，共需驼一万六七千只；乌鲁木齐本有驼六七千只，只需协济驼一万二三千只；今调拨、雇、买之驼已有二万六千五百余只，除拨解乌鲁木齐外，尚有多余；杨遇春所奏购办双套铁脚车四千辆，现已购得九百余辆，足敷应用；所需粮石既由乌鲁木齐转运，不必再由内地协济；饬令前任臬司方载豫驰赴乌鲁木齐帮同英惠妥办；并据另奏接准长龄咨称，伊犁拨运粮石先经筹拨银二十万两并口袋三万条解往应用各等语。乌鲁木齐存粮充足，运往阿克苏。调拨内地驼只，前经赏收阿拉善王进驼一千只，伦布多尔济并蒙古汗王公等进驼三千二百只，乌里雅苏台孳生官驼内调拨八百只，徐炘筹驼四千只，福绵购解驼五千二百只。因为数已多，谕令福绵将未解驼八百只如未

经购买，即行停止。兹据鄂山等奏于甘省雇买驼一万二千五百四十只，通计已有二万六千五百余只；除拨解乌鲁木齐一万二三千只，余驼一万数千只。著俟供应各兵差过竣后，分拨关外之安西、哈密、吐鲁番及喀喇沙尔、库车各台站，专供内地解往大营兵饷、军火、器械滚运驮载之需。其购备双套铁脚车九百余辆，送至肃州供载出口官兵之用。所有陕、甘两省未买未雇驼只并未经购办之铁脚车，业经该署督等通饬停止，著即停其购办。此时乌鲁木齐驼只甚为宽裕，所拨粮石转输自可迅速。前据长龄奏请拨运伊犁粮石，当经降旨准行。两处运送粮石，源源接济，兵糈益增充裕，自无庸再由内地分运，以节糜费。……

（卷110 23—25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癸卯（1826.12.24）

又谕：据蕴端多尔济等转奏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领诺们汗、喇嘛等呈恳输驼一千只、马一千匹、请旨一折。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因闻逆回张格尔在喀什噶尔一带地方跳梁，呈恳输驼一千只、马一千匹，具见伊等诚悃，朕深嘉悦。惟军营应需驼马现已充裕备办，足敷应用，该呼图克图等弟子甚众，而蒙古生计全赖牲畜，若将此项驼马赏收，朕心深为不忍。业据长龄等奏称官兵甫至已将逆回三千余人剿戮等语，看此情形平定喀什噶尔等城尚属甚易，著蕴端多尔济传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将所输驼马令其停止备办，仍著加恩赏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黄哈达一幅，俟发到时，著蕴端多尔济转行赏交，并将朕优待呼图克图等以及官兵战胜之处俾令呼图克图欣悦知之。

（卷110 27页）

又谕：据蕴端多尔济等奏称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落之汗、贝勒、公呈请输驼二千只、马二千匹，蕴端多尔济并自

请输马一百匹、驼五十只，派令伊子多尔济帕拉木等照料解到军营，恳在侍卫差使上效力请旨等语。土谢图汗卫多布多尔济、车臣汗阿尔塔什达、贝勒那木济勒多尔济、公索诺木旺楚克奏请共输驼二千只、马二千匹，蕴端多尔济复输马一百匹、驼五十只，具见伊等诚悃，殊属可嘉。惟军营应需驼马现已备拨，足敷应用，且库伦距回疆较远，若将此项驼马赏收解送乌鲁木齐，该王公等未免浮费，著蕴端多尔济传谕土谢图汗卫多布多尔济等所输驼马及蕴端多尔济所输驼马俱著停其备办，用示朕轸念蒙古臣仆至意。至蕴端多尔济恳请令伊二子前赴军营在侍卫差使上效力等语，尤为可嘉。惟现在军营所派大臣侍卫甚多，无庸再派，蕴端多尔济之子多尔济帕拉木、多尔济旺楚克俱著不必遣往军营。

（卷110 28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乙巳（1826.12.26）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檄谕布鲁特部落及官兵现抵大营各情形一折，览奏俱悉。柯尔坪回庄剿洗后，经长龄等挑选弁兵带同明白回子四路分探，都齐特以南数百里内并无贼踪。其进兵机宜现经长龄等差查乌什草地有无积雪难行抑或别有捷径，访查明确，俟武隆阿到彼，即令带领奇兵径赴喀什噶尔。但该逆狡猾异常，若专由一路行走，恐该逆并力堵截，转非万全之策。长龄等务遵节次谕旨仍分两路，一由乌什巴什雅哈玛卡伦外草地潜赴喀什噶尔，一由巴尔楚克军台向树窝子潜进，每路总须七八千人，并令杨芳、齐慎分带，出其不意以分贼势，使彼此不能相顾，方可夹击歼擒，一鼓集事。长龄、杨遇春统领大兵由正路进发，转不妨略为迟缓，只须克复喀什噶尔，擒获首逆，其叶尔羌等城自能势如破竹。朕意如此，总在该将军等相机办理。至张逆击败后势必远

遁，长龄等现在筹备遣噶尔察将奇里克、萨雅克两部落檄谕，其托依莫特复差布鲁特木斯玛呢同来禀称不敢附和张逆，此后张逆再差人来即当拿送大营，并有固资伯克情愿出力，经长龄等分别给赏并令分投檄谕汰劣克、阿坦台各部落，所办俱是。至伊萨克觅可靠回子六人分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城，作为伊等之意勾结众伯克回户通信阿布都拉、博巴克等使其拘绊张逆，不令逃窜，所办亦好。总之，各布鲁特及回子伯克若能拿住张逆，即当照赏格封赏；即拿住张逆党羽爱萨、木萨等，亦当从优奖励；即前经从逆回子若能归正为我出力，当赦其既往，加以赏赉。至霍罕相距太远，自不必徒劳晓谕。从逆之安集延想系该部落贸易回子挟嫌滋事，未必全部皆助该逆，亦不必差人檄谕。只须各布鲁特为我出力，该逆自不能越境逃窜。一经擒获，即派文武大员慎速解京。所奏随营伯克察其才具可用如伊萨克者实无其人，该将军等仍留心察看，不必尽如伊萨克才具，但能实心奋勉、尚能抚驭回众者，长龄等即当存记数员，预备将来任使。至伊犁领队大臣祥云保、硕隆武前次带兵行走迟缓尚属有因，已加恩宽免处分，观其后效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10 32--34页）

道光六年十一月丙午（1826.12.27）

又谕：已革回子郡王阿奇木伯克玉努斯随同庆祥在喀什噶尔办事为国捐躯，前经加恩赏给一品职衔并照头等台吉例赐恤。兹据理藩院查奏回疆则例内并无头等台吉阵亡优恤专条，玉努斯应如何恤赏之处，著兵部会同理藩院再行核议具奏。寻议上。得旨：照提督阵亡例给予恤赏银八百两，其应得世职著加恩授为三等台吉，世袭罔替。

（卷110 35页）

道光六年十二月丙辰（1827.1.6）

又谕：据那彦宝奏肃州前起兵丁出关后，因无车马更换遂全行越站直至大营，而后起踵至者赶办不及，以致积聚至三四千人之多，该地方官几至束手无策；约计吉林、索伦并川、陕兵丁分起启程，恐岁底尚不能全到军营，兼之粮饷等项同时并举，以至临期拥挤，不能随到随行等语。现在将军、参赞已先后齐抵大营，专候吉林、黑龙江及各路官兵到齐方能克期进剿，乃官兵出关后因车马不能应付聚积至三四千人之多，且将车马全行越站，该地方官所司何事？著鄂山等即严行饬催赶办，无误军行。此时不但军行紧要，即粮饷等项亦须随到随行，不得稍滋延误。前据该署督等奏所办铁脚车已办就九百余辆，其余已饬停办，自系车脚、驮载已敷应用，何以又致临事周章？现距那彦宝奏报之期又及一月，是否车驼已敷轮转？官兵粮饷等项仍否如前拥挤？即行据实具奏以慰廑注。至所奏由冰岭转运伊犁粮石一节，已经长龄等奏明雇觅回子在冰岭接运，无须再用民、遣也。又据恒敬奏请将赵宜暄仍留哈密，其喀喇沙尔转运事宜另委昌吉县知县吴景玉前往办理等语。喀喇沙尔有转运粮石事宜，较之哈密专办兵差尤属繁剧，吴景玉现往喀喇沙尔能否办理裕如？赵宜暄于兵差过竣是否仍须留于哈密？并著鄂山等体察两处情形酌量调遣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鄂山、卢坤，并谕那彦宝、恒敬知之。

（卷111 25—26页）

道光六年十二月辛酉（1827.1.11）

谕内阁：朕前闻喀什噶尔历任参赞办事大臣种种乖谬，节经降旨交长龄等据实确查。兹据奏自嘉庆二十年起，该处历任大臣内如松福声名平常，各城皆知，虽查无实在劣迹，其办理不善已可概见。松福著革去三等侍卫，永不叙用。斌静在任事事

妄为，奸宿回妇及安集延回子萨赖占之女，致萨赖占气忿自行划伤，几致酿成人命，荒淫已极，若于在任时早经发觉，即应照乾隆年间高朴之案立予正法。该员业经发往黑龙江释回，两目俱瞽，亦不能竟予宽贷，著拿交宗人府会同刑部严行治罪。色普徵额于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内张格尔入卡滋事时，令参将玉森带领步队迎敌，该员挑带满营马队继进，彼时贼众不过一二百人，该员等追至霍尔罕庄，若使赶紧扑捕，即可永除后患，乃逗留不进，贻误事机，若即时发觉，亦应立正典刑。兹已事逾数年，色普徵额著革去三等侍卫，拿交刑部严行治罪，伊子博勒洪武并著革去二等侍卫，逐出乾清门。至上年张格尔在卡外游奕，永芹与巴彦巴图并未确探情形，又不详慎剿办，巴彦巴图率将汰劣克家属妄行诛戮，旋致全师被害，若使其身尚在，亦应从重治罪。现已身故，著革去都统衔及加赏世职。永芹于巴彦巴图在外妄杀无辜虽未预知，伊身任参赞大臣，办理率忽，咎无可辞。伊子绵焕、绵星前已隆为奉恩将军，著将绵星再行革去奉恩将军以示惩儆。该部知道。

又谕：前因大军进剿逆回节届严寒，叠经谕令长龄及鄂山等为满汉兵丁制备御寒之具。惟道里遥远，由口内赶制解送缓不济急，现经长龄等奏请酌给银两，著照所请除在口内领过皮衣兵丁毋庸再给外，其先行出口兵丁每名赏给皮衣皮帽银二两令其自行制办，俾资挟纩。

（卷111　36—38页）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会筹军务情形一折，所奏均悉。喀什噶尔卡伦外均系布鲁特游牧，现在奇里克等部落俱已遵谕投顺，其余如冲巴噶什等部落均系通霍罕及巴达克山要路，必须将该夷等逐一收为我用，方能不令张逆逸去。长龄等当遣派妥人以赏格明白晓谕，并察其是否实在输忱，方可收以夷制夷之

效。现在兵未到齐，固不可轻举妄动，但从前平定回疆不过二万余兵，此时务期将张逆设法诱擒，出奇制胜，是以需兵较多。但使兵力足敷分剿即当会商前进，不可旷日持久，坐失事机。至进兵机宜，前经降旨令长龄等分正兵一路、奇兵二路，一由乌什巴什雅哈玛卡伦外草地，一由巴尔楚克军台向树窝子潜进，再以大军由正路前进，原以牵制该逆俾分贼势，并前后兜击不令窜出卡伦，今长龄等奏分奇、正两路进发，恐奇兵一路悬军深入，与正兵不能相顾。但军行万里之外，一切机宜朕亦不为遥制，计年内外总可进兵，惟在该将军等妥商酌定，务保万全。商定后一面具奏，一面进兵，不必候旨。至和阗一路程途更远，自不必分兵前往。总以声势联络，严防埋伏抄袭为要。至噶尔察禀称张逆带四万人上阿克苏，自系该逆虚声恫吓之辞，不足凭信，然亦当随时防备，该逆果肯前来，正可迎头截剿以期一鼓歼擒。至所奏采买粮石、喂养马匹、雇觅驼载，俱著该将军等酌筹办理。另片奏斌静等贪淫贻误各情形，深堪痛恨。若斌静、色普徵额当时发觉，必应立予刑诛，巴彦巴图尚在，亦应从重治罪。兹已明降谕旨将斌静拿交宗人府会同刑部，色普徵额革职拿交刑部一并从重治罪，巴彦巴图革去都统衔及世职。该将军等当晓谕回城及布鲁特，俾令咸知，谕以“大皇帝信赏必罚，尔等惟当输诚效顺，藏定大功，伫膺懋赏。”将此由八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1 39--41页）

道光六年十二月壬戌（1827.1.12）

署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常格奏：前奉谕旨雇备车驼接运乌鲁木齐粮石，当饬章京雇觅商驼五百只、蒙古驼八百只、又回子牛一千二百只以资加运。至喀喇沙尔每年收获仓粮仅敷屯防官兵并寻常供支之用，现在官兵络绎前进，恐致临时竭蹶。前咨乌

鲁木齐拨银三万两照时价采买京石小麦五千余石磨面供支征兵行粮，如有盈余，尽数运送大营接济。又，准长龄咨令截留军需银两采买马匹，当即截留军需银六千两于土尔扈特、和硕特两游牧并两回城价买骟马五百匹听候调用，仍饬章京等再雇驼只以资粮运。报闻。

（卷111 42—43页）

道光六年十二月癸亥（1827.1.13）

谕内阁：苏成额奏筹备回疆军需银两、请扣廉归款一折。各省额设养廉以资办公，该抚因军需较繁请将藩库封贮项下动支银十万两解甘肃备用，于巡抚两司应得养廉内各扣一半分作十年归款，办公未免支绌，且亦不成政体。所奏著不准行。

（卷112 1页）

道光六年十二月己巳（1827.1.19）

大学士扬威将军长龄等奏：乌什卡外皆布鲁特游牧，卡内亦有布鲁特居住。此时大兵渐次云集，正当分扎镇抚回夷。前闻张格尔有遣贼前来乌什之说，虽不足信，亦不可不防。况我兵将来进剿喀什噶尔应由该处出卡取道潜往，此时正可扬言拨兵驻守，将后路粮运陆续预运存贮。现饬提督齐慎带同侍卫苏清阿及马步官兵三千六百余名前赴该处，将祥云保原带之伊犁官兵一千名即与巴哈布、苏清阿分带，再于前次拨往之乌鲁木齐满洲兵内拨出五百名，选派谙练协领一员管带，均交齐慎统领于卡内卡外择要分营驻扎防守。其余尚有乌鲁木齐官兵一千名，以五百名留为守城，以五百名另派协领一员带领，于卡内各处常川往来梭织巡查。再，前因阿克苏地方紧要，驻防官兵无多，经长清奏明就近调拨喀喇沙尔官兵三百名，饬令参将存柱带领来城防守，喀喇沙尔另调乌鲁木齐官兵二百名前往代防，现在

阿克苏已有大兵驻扎，前调喀喇沙尔官兵臣等即饬该参将带回喀喇沙尔，其该城所调乌鲁木齐官兵亦即饬令回营归伍。报可。

又奏：谢领扬威将军印信恩。得旨：卿同两参赞大臣务要合力同心早擒首逆，恢复四城，速建大勋，共膺懋赏，朕伫望捷音之至也。又奏谢其子桂轮随营效力恩。批：锋镝之下，不可妄遣。朕以卿年近七旬特命伊随侍左右，兼可练习也。

（卷112 10—11页）

道光六年十二月辛未（1827.1.21）

谕内阁：前据长龄等奏查明斌静、色普徵额等前在喀什噶尔荒谬失机，当降旨拿交宗人府、刑部治罪。兹据审奏斌静荒淫不法，众证确凿；色普徵额逗留观望，贻误事机，以致养痈贻患，失陷城池。经该衙门均拟斩候，实属罪所应得。斌静著宗人府圈禁，色普徵额著刑部监禁，俱归入明年朝审情实。

（卷112 16页）

道光六年十二月癸酉（1827.1.23）

哈密办事大臣恒敬奏：查哈密迤西车驼缺乏，前派回务章京带银赴吐鲁番筹办，据称吐鲁番供送兵差，车驼支绌。再，哈密回子木轮牛车向不出境，仍留备本境驱使。至吉林等处官兵所需车驼，经鄂山等加价雇送出关，行抵哈密，各该驼户等畏惧途长不肯前进，情愿将驼出售，各兵亦愿领此驼，因即给价置买，点交带兵官派兵经管，照例每驼一只至吐鲁番给银三两，并移知前途各城照例发给，直至大营交营务处查收应用。途中设有疲乏，即由各该城随时更换，兵行可期迅速。报闻。免库车、沙雅尔出征回兵应交本年粮三百石。

（卷112 19—20页）

道光七年正月己卯（1827.1.29）

谕内阁：昨因元旦朝贺礼成，百官甫退，有穿补服二人自东而西在太和门阶下趋过，降旨查询。本日据那清安等奏向来朝会有御史、礼部司官、侍卫等分列左右纠察失仪，请将该员等察议等语。朝会大典自应整齐严肃，该员等于任意趋走之人竟不照例指拿，所司何事？并闻侍卫处久未派员，自系相沿积习，亦属疏忽。本应照例将该堂官惩处，姑念由来已久，并非起自近年，著吏部查取此次专司越班失仪御史及礼部司员各职名照例察议。嗣后丹墀南仍派礼部司员四人，仪仗后仍派御史四人、礼部司员四人，并著添派侍卫四人分列昭德、贞度门内阶下左右专司朝仪，遇有越班行走者立即指拿奏办。倘再怠忽从事，定将各该堂官一并惩处不贷。再，向来朝鲜、琉球诸国俱列在西班百官之末，蒙古台吉、回子伯克在东班行礼者亦俱参差不齐，殊属非是。此后著理藩院派司官二人带领另为一班，或应在东班之末，或原有一定制例，著理藩院查明议奏，并著护军统领于升殿前稽查弹压，一切随从人等勿许混入，以肃朝仪。寻议上。得旨：东班纠察御史福智、王云岫、西班纠察御史佟济、但明伦、丹墀南监礼礼部主事恒泰、陈世泰、额外主事吴一枝、司务临保，于越班失仪之人并不稽查指拿，均著照议罚俸六个月，不准抵销。至昭德门监礼礼部郎中成存、候补主事周颐、贞度门监礼礼部主事崇福、七品京官黄富民相距稍远，均著减为罚俸三个月，亦不准抵销。

（卷113 3—4页）

道光七年正月乙酉（1827.2.4）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等接奉密谕覆奏回疆八城形势甚属明晰，览奏俱悉。著该将军等留心物色，妥为办理。现在武隆阿前往乌什查看道路情形，长龄到阿克苏已经三月，自必详审熟筹，或分正、奇兵为三路，抑或分为二路，当已早有定见。

至奇兵行走意在掩其不备从后拦截，勿令窜逸，不拘一路、二路，总在该将军等相机办理，断不可令正兵先入而奇兵未到，转驱该逆使遁也。吉林、黑龙江头起马队官兵二千计正月初必到，各官兵裹带行粮谅已充足，征兵马匹疲乏者当亦喂养膘壮，交春后自可迅速进兵，计此时该将军等奏报进兵日期之折当已在途。固不可轻率前进，更不可日久耽延，致令老师糜饷。进兵时何路系某某管带，每起满汉兵若干，阿克苏后路存留若干，务即详细奏报以慰廑注。至现在从逆之伯克博巴克、阿布都拉等，既访探伊等之心已不向张格尔，正可趁此机会设法用间，收为我用，或令为内应，或密为拘绊，惟在该将军等运筹周妥，同心协力，一鼓集事。必须将首逆歼除，勿令逸出卡外。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以柯尔坪剿捕逆回功，赏参将刘允忠、游击李遐龄、都司李万余、冉贵、徐福、守备高玉连花翎，守备范履中等蓝翎，余分别升用，并予已革佐领德克精阿等降补有差，兵丁六百余名免罪开复。

（卷113 12—13页）

道光七年正月己丑（1827.2.8）

谕内阁：向来元旦受贺蒙古台吉等本有一定班次，因理藩院不派熟谙典礼之员带领，以致多有参差。嗣后元旦朝贺，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仍照旧入于内地王公之次行礼，其扎萨克台吉以下，著按照品级列于东边行礼内地大臣官员各排之次。其各部落回子伯克、土司等若照理藩院所议列于内地大臣之次，殊失体制，著另为一班，列于西边行礼内地官员之末。如遇廓尔喀年班来京，按照向来班次列于回子伯克、土司之末。著理藩院先期于司员内择其熟谙典礼并通晓蒙古语者每项派出二员，届期带领行礼。倘临时拥挤及搀越不齐，著将

该带领司员查参。

（卷113 18—19页）

道光七年正月丁酉（1827.2.16）

又谕：长龄等奏和阗回众缚贼投诚、派遣官兵前往抚守一折。上年逆裔张格尔滋事，派贼目约霍普等占据和阗并伪封和阗王子等职，经长龄等派令年班回至阿克苏之五品伯克伊敏前往查探，该回众因大兵云集，震慑天威，约会民人将贼首约霍普、捏克托胡达及从贼阿布都、克里木等四名缚献军营，并将附贼一百余人全行击毙，复据阿布拉缴到和阗大臣印信，该将军安设阵亡大臣官员牌位，将七犯凌迟正法致祭忠魂。览奏稍伸愤恨。大兵甫筹进剿，回众即已闻风投诚，缚贼自赎，克日天戈西指，剿抚兼施，自必势如破竹。此次出力之伯克回子民人应即加以奖赏，所有差往探信之五品商伯克伊敏著赏戴花翎、元宝一锭，拿贼出力来营之六品哈资伯克玉苏普沙著赏戴蓝翎、银三十两，七品密喇布伯克多洛沙罗迈呢牙子、巴土尔伊斯、坎达尔爱满沙、金顶回子爱自雅尔鄂斯满沙、托胡达、爱玛尔、伊萨克、呼达巴尔底、斯底克、阿什木鄂斯满沙俱各赏六品顶带蓝翎、银二十两，小回子迈底沙、阿希木达里木、买迈特、满素皮、爱买特沙俱各赏六品顶带、银十五两，护送贼犯小回子一百八十名俱各赏银十两并五钱重银牌一面，首先纠众杀贼出力之民人海近勇著赏六品顶带、蓝翎、银五十两，民人马廷宣、高万友俱各赏戴金顶、银二十两，民人黄登魁、马忠俱各赏银十两，其未到大营、最为出力七品伯克阿里玛斯著赏五品顶带花翎，七品伯克阿布都尔满、沙木沙爱满、沙斯那木努子比俱各赏六品顶带、蓝翎，金顶回子阿孜斯著赏戴蓝翎，回民迈买第著赏戴金顶，原任伊什罕伯克赫玛尔著赏元宝一锭，阿浑穆图巴拉著赏元宝二锭、绸一套，革去顶带之四品伯克阿布拉、

六品伯克公阿布都莫敏俱各赏元宝一锭以示奖励。

（卷113 23—25页）

谕军机大臣等：和阗回众商同缚贼自赎，虽据吁恳自行固守，不须多烦兵力，惟巴哈布所带马队步队仅一千五百名，兵力尚单，该回众甫经归正，是否足资防范？著长龄等再行酌量应否添派官兵前往帮同巴哈布或于城内城外分兵防守之处，详察妥办。该回众等因逆裔需索苛派人心离散，我兵前往镇抚尤须加意体恤，不可丝毫扰累。据阿布拉供该处现存粮六仓，自已足敷兵食。和阗既已投诚，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三处贼情亦可想见，然总须大加惩创，方可以申天讨而弭后患。该将军等当奇、正并用，剿抚兼施，如张格尔竟敢迎拒，正好就地诱擒；倘见事机不利辄思窜逸，必当遵照屡次所降谕旨截其归路，断不可稍有疏失。既据贼供霍罕伯克因向张逆索地不遂颇不和睦，爱萨亦与该逆口角，同伊弟木萨俱回霍罕，则逆裔窜逸之路未必再向霍罕，不过以安集延为逋逃薮。武隆阿前赴乌什查看进兵道路回营，想已将奇兵路径查探明确，据奏东省、川省官兵正月半间均可到齐，应即商定进兵日期，何以此奏尚未陈及？前令晓谕喀什噶尔一带布鲁特等效顺擒渠，加以爵赏，曾否遍行晓谕？现在如何稟覆亦未据奏及，殊深廑系。该将军等务当催集军火粮饷克期进剿，不可再事迁延。若如约霍普所供张格尔又思纠结汰劣克、阿坦台等，倘竟啗以重利助其逆焰，岂不坐失事机？至武隆阿所带奇兵总须后路再有重兵接应，彼此联络，粮饷源源随行，断不可孤军深入，致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3 25—27页）

道光七年二月辛亥（1827.3.2）

又谕：恒敬奏哈密郡王衔贝勒回子伯锡尔因挽运军粮雇备

牛车一千辆领价当差，现在兵差过境，复派伊弟扎萨克伯克讷孜尔随同当差，尤为出力，请将伯锡尔加恩鼓励，讷孜尔可否赏戴花翎等语。此次大兵经过地方差务浩繁，伯锡尔兄弟情殷报效，具见悃忱，朕心深为嘉悦，将来大功告竣，自应特沛恩施以奖劳勋。恒敬所奏尚无不合，惟此时殊觉过早，统俟凯旋时如果始终出力，再行一体加恩。至所奏安西直隶州知州赵宜暄经理粮台支发撙节，回务章京图勒炳阿、吐鲁番同知佛灵阿及在局委员等均能不辞劳瘁，著恒敬暂行存起，并俟大兵凯撤后据实奏明，再降谕旨。将此谕令知之。

（卷114 9页）

道光七年二月己卯（1827.3.6）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和阗回众甫降，恐大兵往剿颜形惶惑，暂将官兵进扎巴尔楚克以便进兵等语。和阗回众甫经投诚辄复群相疑惧，此辈狼子野心，反覆无定，前据奏到时朕已意料及此。此时该将军不复派兵前往，遣人赴彼晓谕，令其各安本业，自行固守，所办甚是。即将来叶尔羌如亦悔罪投诚，只须谕令尽心守卫，不必复分兵力往抚，统俟喀什噶尔进剿得手再行以次抚定。现将巴哈布所带官兵一千五百名并添派官兵五千五百名驻扎巴尔楚克，该处系扼要总路，杨遇春亲督前往以为分兵进剿之计，办理亦协机宜。惟史善载系由巡捕营出身，未曾经历行阵，恐带兵不能得力。军营内尽有久历戎行之人，倭楞泰、吉勒通阿、安福、余步云现亦先后抵营，该将军等当量材调派，以资襄助。现在巴尔楚克一路已有兵七千，将来乌什巴什雅哈玛一路必须带兵万余分为前后两起进发，以期声势联络，断不可孤军深入，粮饷不继，稍有疏虞。该将军等虽已遣人往谕博巴克设法离间，擒献张逆，然此辈居心叵测，未可深恃，且汰劣克、阿坦台又已进卡助逆，各布鲁特意存观望，该逆

等联为一气，情实可恶。如有可乘之机，必当示以兵威痛加剿戮。即才具可用之回子伯克亦须带兵出力，方可酌用。倘逆裔竟敢负隅固守，无窜匿之志，则是天夺其魄，正好聚而歼擒；若见事机不利遽思窜逸，彼时兵威大振，各爱曼观望之布鲁特未必不畏威归附，为我擒渠。总在该将军等相机设法办理。长龄统领大兵应于何路进发自当随宜审度，朕亦不为遥制。惟计长龄、杨遇春行抵军营已四月有余，武隆阿续到亦逾两月，自已将进兵各路踊探明确，何以屡次奏报尚无定议？武隆阿前赴阿克苏查验军器、督催粮运亦不过数日可毕，所奏“兵力足敷分剿，即当克日前进”只系空言塞责。刻计原调、续调官兵二月初旬总可到齐，伊犁、乌鲁木齐两路所运粮饷当敷随营裹带之需，正宜趁此兵力壮盛克期进剿，一鼓歼擒。若大兵久驻，不但老师糜饷，更恐益张贼智。现在汰劣克等既被逆裔纠约进卡助其逆焰，已失机宜，倘再任其日久勾结羽翼更多，办理益形费手，该将军等自问当得何咎？务即将奇兵、正兵进发路径早为定议驰奏，以慰宵旰焦盼，一面克期督兵进剿，不得再事迁延。又据奏将那彦宝调补乌什、恒敬调赴阿克苏一折。阿克苏筹济后路粮饷军火最关紧要，上年长清在彼，大兵未集，正当危急之时一切调度尚属妥协，此后事务较繁，如诚端等可派一人帮办，并于道、府、州、县内派员随同办理军饷等事，以期无误。若将恒敬调往会办，转恐事权不一，或致推诿观望，于事无益。至乌什为奇兵进发路径，转运粮饷、防范后路尤关紧要，多贵带兵在彼数月，亦不必调赴军前，著恒敬调补乌什大臣，仍令多贵帮同办理。库车有催趲后路粮运事宜，亦属紧要，仍著那彦宝与果良额在彼经理以期应手，苏明阿仍令赴军前听候差遣。至阿克苏后路大营驻兵万余，必须妥干将领在彼统领，该将军等于得力大员内如达凌阿等酌留一二人驻彼统率弹

压并为后路应援。此时军营差委已经鄂山等先后奏调多员，如不敷委用，尽可就近饬调。所有另片奏请酌留投效人员之处，著不准行。侍卫李东山立即饬令回籍，所办甚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4 13—17页）

道光七年三月丁卯（1827.3.18）

又谕：前据英惠奏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二处解到驼只仅止一半得用，当降旨令鄂山等飞催口内驼只跟从到彼，无许玩延，并飞咨哈密不得再行截买。其驼只一经夏令脱毛疲乏，并令鄂山等会同英惠通盘筹算办理。本日据鄂山等奏各项驼只解往口外者总共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九只，其实在解到各台堪以驮运者尚无确数；该署督等查照长清来咨，于驼只未届脱毛之前倍加趱运，以春令之有余补夏日之不足；请于乌鲁木齐及回疆各城雇用牛车驴头按城滚运，其行不远，牲畜当不致疲乏；其难走处所或添雇回夫因地妥办，自可济驼力之不足，转运较为迅速。至雇备牛车驴头需用银两之处，据鄂山等奏乌鲁木齐及各城前已拨给经费，当可敷用。现在大兵到齐，克期进剿，道路辽远，惟责成该署督等会同英惠赶紧筹计，飞咨各城妥速办理。如粮运迟延，军需短绌，恐该署督等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4 29—30页）

道光七年三月壬申（1827.3.23）

谕内阁：长龄等奏筹定大兵进剿日期并请将熟悉道路情形之阿奇木伯克带赴军前一折。现在吉林、黑龙江劲旅及原调、续调官兵已陆续到齐，该将军等定于二月初六日统领大兵分队进剿，据奏阿克苏阿奇木伯克伊萨克自军兴以来屡次出力，近复办运兵糈、采购牛羊马匹等事均能迅速妥协，且熟悉道路情

形，准其带赴军前以资差遣。该阿奇木前已叠加奖擢，著加恩在乾清门行走，伊子六品伯克爱玛特已另降清字谕旨照例授为二等台吉，并著赏戴花翎，即令协同阿克苏伊什罕伯克色提巴尔第代办阿奇木事务。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长龄等奏定期二月初六日大兵分队进剿，除支发各项外，现存阿克苏军需局及各粮台银十六万一千余两，伊犁拨运粮石已过冰岭一万一千余石，共收乌鲁木齐及伊犁拨运并采买麦四百三十八万余斤，除支放兵粮及进征官兵裹带口粮外，现催各处迅速运供等语。大兵既经进发，后路粮饷最关紧要，况兵行日远，转运尤当迅速，俾得随时支发。前经准拨伊犁粮十万石，已报起运米麦二万七千八百石，除已过冰岭外，其未过冰岭及未经起解各粮石著德英阿转饬委员赶紧转运，毋致稍有迟滞。乌鲁木齐拨运粮石前令英惠妥速筹运，复因驼只不敷，节经降旨鄂山、卢坤筹画办理，设法接济，并于回疆各城雇用牛车驴头按城滚运。著鄂山、卢坤会同英惠及方载豫通盘计算，将乌鲁木齐粮石上紧起运，飞咨回疆各城节节催趱，总期陆续接到，支放无虞缺乏。再，前据鄂山等奏所拨饷银六百万两，内解过阿克苏大营银二百三十八万余两，兹据长龄等奏收过饷银一百三十四万余两，自系起解在途，尚未行抵大营。著鄂山等饬属迅速催令遄行，并咨各城逐站严催，妥为照料，毋任稍有延缓。又，粤东洋、盐两商并淮南、两浙盐商公捐银三百一十万两前已饬催沿途速解甘省备用，并著鄂山、卢坤于解到后酌量拨解大营以期源源接济。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德英阿、英惠、鄂山、卢坤并传谕方载豫知之。

又谕：据长龄等奏筹定大兵由树窝子一路合力进剿并酌办后路一切事宜一折。乌什赴巴尔昌一带既多戈壁，水草缺乏，卡外各布鲁特又皆踪迹诡谲，恐奇兵深入或有牵制，该将军等

议定统领大兵于二月初六日经由树窝子一路分为前敌、后应突往围攻，所见甚是。行军之道，移步换形，原在该将军等审势相机妥办，务保万安。惟兵贵神速，必须掩其不备克日围攻，既足以振军声而褫贼魄，且使逆裔无窜逸之暇，方为妥善。布鲁特等虽与逆裔声势相通，现在兵威大振，自各心存震慑，临时相机招致，定可为我堵御。黑帽回子因受张格尔荼毒已有分类之势，现发檄谕令其纠约族类设法擒渠，固是有隙可乘，第恐回性反覆无常，现虽情词真切，未必悉能实心效顺，尚须密加防范。如果能将张格尔缚献前来，自当照悬格懋加封赏。此时大兵进发，所过附近从逆各回庄如尚敢负固不服，即须顺道剿洗，廓清后路，庶兵行粮运俱无阻滞。此时计已到喀什噶尔，即当并力进攻，设法兜擒，并将大小卡伦、僻路预为堵御，断不可使张格尔战败逃遁，或有外援贼匪，尤当先行相机剿御。总趁此天日融和于三四月间一鼓蒇功，方为不负委任。朕日日叩祝上苍加佑，兵行顺利，伫望捷音之至也。此后大兵进剿情形自当随时驰奏，即使无紧要军情，每届七八日亦须将军行现办事宜奏报一次，至迟总不得过十日，以慰宵旰殷盼。昨据鄂山、卢坤奏共解阿克苏大营兵饷银二百三十八万余两，俱已起解在途，运粮驼只亦俱全行出关。现复降旨饬催，饷银兵糈自可源源接济。其粤东、两淮、两浙报效银三百余万两，前亦饬谕该督、抚等迅速解甘备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4 36—41页）

道光七年三月庚辰（1827.3.31）

以前任陕西陕安镇总兵官马腾龙署直隶古北口提督。

（卷115 4—5页）

道光七年三月壬午（1827.4.2）

谕内阁：庆祥原袭三等义烈公并所得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著归并为一等公兼一云骑尉，令伊长子文辉承袭。

哈密办事大臣恒敬奏：查托克逊地方尚有兵粮百余万斤、军火十余起未经转运，当与赓音泰、汤鼐会商，即将关内解到驼只迅速解运。至夏令驼只不堪负重，必须预筹车辆，托克逊一带尚有旧存铁轮车一千一百辆，因马疲不能应用，现已委员分赴各处采买马匹，多雇牛驴并飞咨英惠于乌鲁木齐雇备商民车辆前来以资接济。报闻。

（卷115 6页）

道光七年三月壬辰（1827.4.12）

乌什办事大臣那彦宝奏：乌什西南一带直通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为大军后路；西北一带俱系布鲁特游牧，该部落等赋性凶顽，习尚抢掠，自张格尔滋事以来从逆背叛者多，均须加意防范。臣于二月初九日亲往卡伦查阅，并先期知会提督齐慎约至巴什雅哈玛卡伦会晤，商定于西南要隘适中地方齐慎带领甘州兵弁二千余员名防堵；其偏南柳树泉一带游击武光琳带领西宁兵六百名堵御；西北一带地方辽阔，多贵带领乌鲁木齐兵五百名并伊犁、察哈尔兵三百名驻扎，就近弹压布噜特；其余山路、小径、隘口亦酌量分布卡伦，多设侦探，并拨兵守护城垣仓库。惟乌什地方较小，仓贮粮石麦斤合计留防后路官兵四千四百余员名每日支放需粮十四五万斤之多，仅敷两月之用，臣已饬令陆续采买，妥为筹备。报闻。

（卷115 17—18页）

谕内阁：本日正白旗蒙古将庆祥长子文辉带领引见。庆祥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任内已逾半载，并未将逆裔探访明确，以致勾结煽乱，办理虽未妥协，惟念贼匪围攻喀什噶尔，庆祥婴

城固守将及七十日，杀死贼匪万数千人，迨该逆挖通地道进城，复能率兵巷战，因道远援兵不至力竭自尽，实堪怜悯。文辉前已降旨承袭一等公兼一云骑尉，著加恩赏给散秩大臣，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其次子文焜年尚幼稚，俟年届十六岁时著该旗带领引见。

（卷115 18—19页）

道光七年三月丙申（1827.4.16）

谕内阁：长龄等奏官兵行剿大获胜仗、现督兵抄击贼巢一折，览奏嘉悦之至。逆裔张格尔因大兵进剿派其贼目纠结贼匪，声言五万人在洋阿尔巴特地方迎拒官兵，并派贼数千于大兵扎营后乘夜前来潜袭，我兵枪炮齐发，贼始窜逸。长龄等督率将领官兵于次日星驰进发，贼匪排列沙冈抵死抗拒，官兵分路扑杀，勇气百倍，贼众溃败披靡，纷纷逃窜，长龄督兵由中路追杀，杨遇春、武隆阿跟追窜贼三十余里，统计杀贼万余名，生擒活贼三千二百余名，夺获军械马匹牛羊无算。该将军等勋勤懋著，忠勇可嘉。长龄著晋加太子太保，并赏给御用喜字玉搬指一个、黄辫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杨遇春、武隆阿著赏给白玉翎管各一个、黄辫珊瑚豆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二个，仍俱著交部从优议叙。此次在事将领、官弁、兵丁亦俱奋勇出力，除俟该将军等查明具奏再行加恩外，并发去玉搬指十个、玉柄、牙柄小刀各二十把、洋磁鼻烟壶十个、玛瑙鼻烟壶十个，著分赏出力将弁，其出力兵丁并著该将军等于前次发去银牌内酌量分别给赏。

（卷115 23—25页）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长龄等奏官兵进剿途次大获胜仗，现督兵抄击，激谕黑帽回子及布鲁特情形，已明降谕旨奖励矣。

此次大兵甫经接仗即得痛加歼戮，实足以振军威而作士气，该将军等当乘势抄击，迅速围攻，以期擒渠扫穴。想此时已经得手，捷奏在途。据奏贼供入卡布鲁特俱已走散，安集延亦只剩千余人，凡从逆抗拒者自无难悉数歼擒。第恐逆酋无所依恃不敢为负隅之计，遽思窜逸卡外苟延残喘，是功隳垂成，徒劳师旅，该将军等当无不预筹及此。现在黑帽回子自愿效顺，已令纠约族类作为内应，如能缚献首逆，自当照格封赏，助逆之布鲁特等既已震慑天威散去，亦当乘机招致，宣示恩威，庶可资其并力擒献渠魁，成功迅速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5 25—26页）

道光七年三月己亥（1827.4.19）

谕内阁：长龄等奏官兵续获胜仗一折，览奏欣悦之至。逆裔张格尔白洋阿尔巴特被大兵痛剿，复纠约十余万贼匪于沙布都尔庄外临渠排列，并决水挖坎，用马冲突，仍据险施放枪炮，我兵用连环枪炮轰毙甚多，仍敢扑渠下压，我兵奋勇抢上，飞渡渠水，短兵相接，长龄等复派马队由左右浅渠抄击，贼匪难支，安集延大头目色提巴尔第犹击鼓驰骋，死力抵拒。该将军等督令马队横截入阵冲作数段，枪箭如雨，马甲贝洪阿箭毙色提巴尔第，马甲图明阿夺获贼马、鸟枪、铁甲，贼始溃散。长龄等复派员督催各路满汉马步官兵分投掩杀，逼至浑水河边，赶剿三四十里，残匪都尽。突有援贼数千自西北林来，复经杨遇春等赶往迎剿，毙贼千数百名，余众纷窜。河西有马步贼匪二千拥桥策应，官兵用大炮轰击贼始溃窜。统计擒戮贼匪不下四五万人，夺获枪炮器械马匹无算，并于首级中识出回子大头目索丕卡克、安集延头目占巴克等俱已戮毙。该将军等懋著勋勤，实堪嘉奖。长龄著赏给白玉吉祥如意牌一面、珠镶宝石带板一副、白玉鼻烟壶

一个、镶宝石小刀一把，杨遇春、武隆阿俱著赏给白玉带钩各一副、白玉鼻烟壶各一个、嵌银丝小刀各一把。该将军、参赞前经降旨优叙，此次著再加恩交部从优议叙。马甲贝洪阿、图明阿俱著以骁骑校升用，贝洪阿并著赏戴蓝翎。此次打仗奋勇以及伤亡官兵，即查明同上次出力员弁兵丁等一并具奏，候朕施恩。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长龄等奏官兵续获胜仗一折，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矣。长龄等督率满汉官兵两次接仗擒戮贼匪，事机甚为顺利，自可迅奏肤功。该逆裔现于回庄内纠约二三万人，十五岁以上均已派去，不愿者即行杀戮，暴虐已极，众心自必怨恨。计该将军等必乘此机会就近招致，谕以“尔等被贼胁从，无辜受戮，不如相约效顺缚献首逆，即可懋膺封赏。”据奏黑帽回子现俱闻风归顺，令其纠约回众擒渠截剿，所办俱合机宜。至张逆现在喀什噶尔凑集男妇大小四五十万人防堵，此等乌合之众正可聚而歼旃，且该逆负隅固守，攻围尤易得手，只须堵截该逆窜路，此时计已就擒，伫望捷音迅至。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5 33—35页）

署陕甘总督鄂山等奏：内地协济乌鲁木齐运粮驼只已分起拨解出口，统计一万三千八十六只，足资畅运。至大营军饷前解银二百三十八万余两，并臣等先后于司库筹垫银共七十万两及所借陕西银五十万两，共银一百二十万两转解大营。计商捐银两未到之先，尚可不致短绌。其军火器械未经解到者，现已飞饬前途星夜赴行，以期充裕。报闻。

（卷115 36页）

道光七年四月丙午（1827.4.26）

谕内阁：长龄等奏部驳筹办军需各款会同体察情形、熟商妥议、请仍照原议章程撙节办理以昭核实一折。此次回疆用兵远在口外，一切军行驮载供支等事原与腹地不同，前经户部以鄂山等所议军需各款多与定例不符逐款议驳，当降旨令该署督等会商长龄等体察情形妥酌办理。兹据逐款确核分析陈奏，朕详加披阅，如乌鲁木齐办运大营军粮脚费等项及关内关外供支哈密调拨驻防官兵口粮一款，此项应需拨银若干，动碾麦面若干，遽难截数，著俟粮运事竣再将乌鲁木齐前后拨解银两用款及安西、肃州等州县动碾仓米并伊犁协运兵粮各费一并分别报销。又，兵丁加增口粮一款，甘肃食物昂贵，口外经行戈壁买食愈难，东三省兵丁既于例领口粮外按日加增，所有各路调集征兵著照东三省一律给发，口内日给银一钱，口外日给银一钱、白面一斤，以示体恤。又，官兵骑驮马匹出口筹给草料一款，此项出口行走马匹官为采办草料，及抵营后分别留防日给干银、进剿日给马料之处，前已准令照办，著于事竣后将采买草料实价及留防日给干银细数核实报销。又，买补缺额营马借调一款，各营调赴军前马匹一万二千有余，自应预行买补以备凯旋时续调，现据查明甘肃各属牧厂孳生之马逐年拨补各营例倒马匹外，仅有应行出群马一千七百余匹，尽数拨补尚不敷额，著先发例价交各营酌买十分之六七，俾免缺额，俟军务告竣撤回原马归营，即以此项酌买马匹为常年拨补之用，勿任虚糜。又，雇用车驼请给守候、回空等价一款，该署督等既系援照旧例办理，著仍照例给发，其守候、回空例准临时奏请，亦著准其酌给半价。至军需项下买备各物，现值军兴，诸物腾贵，自系实在情形，著准其照案办理，核实报销。又，雇募护台民夫一款系为沿途慎重防守起见，现在大兵进剿，营垒日移，后路粮饷尤关紧要，著准其援照川、楚成案，大台募夫七十名、小台募夫四十名以

资防护。又，颁给征兵皮衣皮帽并预备赏需牛羊茶叶等项一款，除皮衣皮帽前已准其颁赏，所需银牌亦经由内库发交备赏，其牛羊茶叶等项本系例所不准，姑念回子暨布鲁特随营效用者在在均资其力，该将军等体察回情，较赏给银两尤为鼓舞，著准其以此项备赏，不得另立赏号名目。又，酌定程站里数一款，口内口外山路崎岖陡险，且有戈壁间阻，若悉以百里为一站，恐多窒碍，著照所请自肃州出关后凡运送军火兵饷等项由驿站行走者仍以百里为一站；如无驿站处所由军台滚运者，按程核算，不计里数；若有一百四五十里之戈壁，以一站改为两站，给予脚价；其口内遇有崇山峻岭、溪河间隔处所断难日行百里者，准照例核减，以七十里为一站；其余仍照常办理，以归核实。又据另片奏前后计办勒鞯三万一千一百有余，除已分赏进征兵丁外，其余留备分赏吉林、索伦、山东、四川等兵之用，此项制办价银亦著准其与前赏皮衣皮帽银两一并核销。此皆例不准行之事，朕因此次军兴道途遥远，一切供支非内地可比，格外加恩俞允，概不得援以为例。该将军等当力加撙节，勿任稍滋浮冒。该部知道。

（卷116 1—4页）

道光七年四月戊申（1827.4.28）

谕内阁：长龄等奏官兵三获胜仗一折，览奏欣悦之至。贼匪自沙布都尔庄痛剿后，胆敢纠合余烬在阿瓦巴特回庄派贼众十余万负隅抗拒，经长龄等先派哈良阿、阿勒罕保等左右兜剿，贼匪在冈上排列形如雁翅，长龄等即督提镇领队等率领马步分为两翼一鼓齐进，贼据险迎拒，我兵奋勇抢扑，枪炮兼施，贼众佯退，即令步兵用连环枪炮，乘风施放喷筒，该贼匪马队冒火突烟死力冲压，长龄等复令虎衣虎帽民遣跃舞藤牌，贼众马惊阵乱。突有红衣贼目率领埋伏援应，哈良阿等所带官兵从庄

后掩杀，贼势不支纷纷奔窜，大兵抢过沙冈分投赶杀，毙贼二三万众，生擒二千余名，于贼尸中认出安集延大头目阿瓦子迈玛底那尔巴特阿浑，夺获马匹枪炮器械无算。追至洋达玛河，四散逃窜，随将沿河一带回庄匿匪搜剿净尽。该将军等懋著勋勤，深堪嘉奖。长龄著加恩先赏紫缰，杨遇春著加恩晋加太子太保衔，武隆阿著加恩赏加太子少保衔。指日扫穴擒渠，朕再渥沛殊恩，用酬勋绩。并发去四喜玉搬指十个、玉柄小刀二十把、火镰十把，著分赏出力将弁。

（卷116　11—12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等奏官兵三次续获胜仗情形，览奏欣悦之至。此次大兵进抵阿瓦巴特回庄，贼众十余万人排列迎敌，经长龄等派令哈良阿、阿勒罕保等分左右抄击，杀贼二三万众，生擒二千余名，歼毙安集延大头目二名，所办甚合机宜，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奖励矣。据称贼匪节次据险迎拒，诡谲百出，官兵现距喀什噶尔仅七八十里，中隔七里河一道，沿途均有匪党防备，自应谋而后进，所见极是。行军制胜之道总须谋出万全，该将军等忠勇素著，此时谅已扫穴擒渠，朕惟计日以俟捷音。如张逆刻已成擒，即著遴派干练文武大员妥速解京；倘竟临阵歼毙，亦即割取首级面送献馘。伊妻子前在霍罕，如已来至喀什噶尔，著同伊亲属一并擒献，分起押解来京，毋致一名漏网。该将军等必能一鼓荡平，迅奏肤功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6　12—13页）

道光七年四月庚戌（1827.4.30）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那彦宝等奏二月二十一日有布鲁特贼二十余人抢劫守卡回子马匹，那彦宝等即派副将李士林等带兵进剿，杀贼七十余人，又陆续歼毙二十余名，在事出力官兵

咨报长龄备案等语。现在大兵进剿张逆，计日即可荡平，乌什地方近接布鲁特，又为大军后路，西南一带直通喀什噶尔，长龄等前奏令齐慎等带领官兵在彼防守控制。倘该布鲁特等竟敢率众进卡，有背叛从逆、抗拒官兵情事，自应痛加剿杀，俾知震慑；若仅止卡外抢劫，乃布鲁特常有之事，只宜就地掩捕，按法惩办，无庸带兵深入。该大臣等惟当镇静防守，不可张皇喜事。此次出力官兵即咨报长龄等核办，一切剿堵机宜仍随时报明该将军等，听候指示，相机办理，毋得轻率贪功，别滋衅端。其获犯所供奇里克头人库图鲁克被张逆勾结前往谋抢乌什，无论虚实总应严密防范。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恒敬、多贵、齐慎，并谕那彦宝知之。

（卷116 14—15页）

道光七年四月壬子（1827.5.2）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大兵克复喀什噶尔、擒获贼目、逆裔张格尔已乘间窜逸、现分兵追捕一折。大兵自进剿以来连获胜仗，数日之间乘胜进攻，兹复竭两昼夜之力克复喀什噶尔，实为迅速可喜。该将军等鼓勇直前，将士人人效命，固堪嘉奖，惟张逆势穷窜逸久在朕意料之中，屡经饬谕长龄等设法堵截，防其潜遁，不啻至再至三，乃大兵已临城下，功在垂成，犹任逆裔乘间窜逸，览奏实深痛恨，殊失朕望。据活贼供称卡伦以外现有黑帽回子堵截，霍罕又与该逆不睦，不敢窜往，因逃赴英吉沙尔、叶尔羌苟延残喘。贼情诡谲，均不可尽信，并恐逆贼声言他往为缓我追兵之计，现获活贼甚多，逐细向其严究，当可得逆酋实在踪迹。此时既有该逆带领骑贼逃逸之供，其非临阵歼毙可知，该将军等分兵追捕当已布置周妥。总须将张逆设法擒拿，务在必获，或直逃往英吉沙尔、叶尔羌，抑或竟逸卡外，务即严密兜截，迅速掩捕，毋得再任远飏，尤当据实奏

闻。现虽安抚黑帽回子于卡外截拿张逆，恐尚未能得力，必当严行檄谕霍罕及布鲁特一体效顺擒渠，照格封赏。如竟敢纵匿，即当移兵进剿。想该将军等已计画施行。若此番兴师致讨仅擒一二逆裔家属即可塞责，岂非徒劳师旅，虚糜帑项？该将军等屡承谆谕，将来何颜见朕？现在长龄留驻喀什噶尔带兵若干，杨遇春、武隆阿向英吉沙尔、叶羌尔进剿带兵若干，兵以分而见单，总应随时随地体察情形相机调度。如此时喀什噶尔贼势尚众，须用重兵镇抚，该参赞等即当酌分兵力留助长龄；倘英吉沙尔、叶尔羌两处军情紧要，喀什噶尔无须多兵驻守，即将得力将领官兵酌调前往随同该参赞等剿捕。务期声气相通，加意慎重，无致堕贼奸计。至张格尔之妻前有拘禁霍罕之说，今爱则尔毕比等三口是否系其原妻，抑进卡后始行招纳？必须根究明确。如是其原妻，即行解京，若只随时掳掠，该将军等讯明即在该处正法。倘已起解在途，亦即酌量前途地方知会该处就地办理。其巴布顶之子呵里雅仍即派委妥员解京，无稍疏懈。将此由八百里谕令知之。寻奏：前获张逆之妻爱则尔毕比等三口，查均系进卡后招纳，现已正法。巴布顶之子呵里雅，现委副都统容安小心押解进京。报闻。

（卷116　15—18页）

又谕：恒敬奏接奉谕旨驰赴乌什新任一折。前经长龄等奏令齐慎等带领官兵四千余员名驻扎乌什卡外留防后路，兹据该将军等奏添派四川后起官兵一千名，令齐慎带领于乌什北路一带酌量前进等语。乌什地方紧要，现在驻扎官兵为数较少，该处惟恒敬、多贵二人在彼控制，尤宜加意防范。该大臣等惟当遵照昨降谕旨镇静防守，倘布鲁特等胆敢擅入卡伦以内肆行抢劫，自当严拿惩办，断不可喜事贪功带兵轻出卡伦妄杀无辜，

致滋衅端，是为至要。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

（卷116 18—19页）

道光七年四月甲寅（1827.5.4）

又谕：鞥克济尔噶勒因回疆军兴呈进马五百匹，诚悃甚属可嘉。惟自进兵以来连战克捷，现已克复喀什噶尔，大兵将次凯撤，军营马匹自已敷用。著彦德等行知长龄，如此时尚需马匹，即照前此由乌里雅苏台解送驼只之例委员将该亲王所进之马妥送军营；若无需用，即不必预备。寻彦德等奏：接据长龄咨称军营无需马匹，当即传谕嘉奖鞥克济尔噶勒，令其停止呈进。报闻。

（卷116 20—21页）

道光七年四月辛酉（1827.5.11）

谕内阁：上年逆裔张格尔滋事，朕特命长龄、杨遇春、武隆阿驰往回疆督办。万里之外调兵转饷，阅时既久始克会齐进剿。朕以天戈所指各城无难克期收复，惟张逆系元恶大憝，必应设法歼擒以彰天讨而靖边圉，节降谕旨令长龄等同心合力，奇正分途，总须布置周妥，无任窜逸，申谕不啻至再至三。本年该将军等由洋阿尔巴特进剿，每获胜仗无不立沛恩施，并屡颁赏件，俾共知奋励，迅获渠魁。前据奏大兵克复喀什噶尔，张逆已先期乘间窜逸，方冀数日之间即可追擒歼事，乃本日驰报官军收复英吉沙尔，张逆尚无实在踪迹。长龄等未能仰体朕宵旰忧勤之意致有疏纵，办理不善，自应加以惩创。长龄著革去紫缰，杨遇春著撤去太子太保衔，仍留太子少保衔，武隆阿著撤去太子少保衔。朕赏罚一秉大公，该将军等如能迅速擒渠，永杜后患，仍当格外施恩，懋膺重赏；倘竟任该逆远飏，仅以歼获贼目、收复城池草率塞责，则是老师糜饷，大负朕望，惟该将军等是问。杨遇春之子杨国佐、武隆阿之子庆安随营出力，

此次本应加恩，惟首逆既未就擒，无庸遽加升秩。其所请桂成、固英阿开复侍卫之处，桂成著赏给三等侍卫，固英阿著赏给蓝翎侍卫，俱在大门上行走。原任漕标副将缘事降为千总之满德坤，著加恩以都司补用；巴哈布之子监生扎尔汉，著加恩赏给笔帖式；其余单开保奏官员弁兵，著长龄等核叙确实功绩，奏到时再降谕旨。

（卷116 25—26页）

又谕：原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帮办大臣舒尔哈善及伊犁派往带兵之领队大臣乌凌阿、穆克登布，或婴城效节，或临阵捐躯，叠经加恩分别赐恤。现在喀什噶尔业已克复，经长龄等将从逆伯克阿布都拉即赵通事并该逆之子阿布都萨塔尔尽法处治，致祭忠魂，所有该处参赞衙署著即改建昭忠祠，安设牌位以旌忠节，其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殉节诸臣，著加恩照喀什噶尔一体办理。原任喀什噶尔阿奇木郡王迈玛萨依特，于张逆围城时带领回子与贼匪接仗，被白帽回子用棍击毙，殊堪悯恻，著加恩照回子郡王例赐恤；其妻子经黑帽回子阿浑藏匿，伊子阿克拉依都年甫六岁，现已投出，著准其袭封郡王。前任叶尔羌阿奇木玉素普深知大义不肯从贼，曾呈出阿布都拉纠约献城书信，旋被张逆圈禁，现经长龄等查明开释，委令署理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事务，著照前旨赏给二品顶带。

（卷116 26—27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等由六百里加紧奏报，朕以为必系擒获张逆飞章告捷，或探有实在下落，乃披阅奏折，系克复英吉沙尔并驰赴叶尔羌查拿张逆情形，仍未知该逆下落，殊失朕望。张格尔小丑跳梁，戕害官弁，窃据城池，是以命将出师，声罪致讨，节经降旨令该将军等设法兜擒，出奇制胜，并颁发朱谕勿令该逆兔脱，或临阵歼之，或围困诛之，若能生致，尤

非常之功，该将军等接阅后岂竟毫不记忆耶？逆回不过乌合之众，本无纪律，喀什噶尔等四城何难克复？朕所日夕廑念者在擒获首逆耳。节据该将军等奏到洋阿尔巴特等三战捷音，无不立沛恩施并屡颁赏件，该将军自当布置周密，分兵兜截，出其不意断其去路，一鼓歼擒以彰天讨，以副委任。且朕面谕武隆阿是何等言语无微不至？乃并不斟酌轻重，一味迎头攻击，坐失机宜，致令该逆闻风潜窜，将军等所谓谋而后进者安在？办理不善，咎实难辞。再，历次颁发谕旨，将军等上年尚有覆奏，数月以来并未一字提及，亦属含混，殊不可解，已明降谕旨将长龄等前赏紫缰、官衔分别撤去用示薄惩。倘知愧惧速将该逆擒获，仍当格外施恩；如竟不获，该将军等自问可称藏功否？至所奏“将叶尔羌戡定即当带兵出卡，确查张逆所在专力跟踪追捕”等语，将获之时尚且令其逃匿，卡外追捕未见必得，且路径荒远，提兵深入，恐卡外各部落转致惊疑扰乱，别滋衅端，所关甚大。况未知张逆下落，又将从何处出卡？据奏各布鲁特冲巴噶什、奈曼岳瓦什等送回迈玛萨依特家属情形尚属恭顺，惟当趁此机会查明该逆逃窜处所，整军扬武怵以兵威，示以恩信，并遣人招谕各部落及霍罕等处一体擒献，遵前旨照格封赏，令其怀德畏威，以期必得，庶不虚此一举。现在逆酋未获，原无可施恩之处，姑念将弁兵丁同一尽力，尚可量予奖励，惟所奏打仗出力得胜额等各员并未声叙如何出力之处，著将各大员确实功绩简明摘叙，候朕施恩。至请赏蓝翎之千总朱成贵等至六百十八员之多，未免太滥，著该将军等核实删减，奏到时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卷116、27—30页）

道光七年四月壬戌（1827.5.12）

谕军机大臣等：据那彦宝等奏连次剿办叛逆不法奇里克部

落之布鲁特、现在乌什地方肃清一折。前因长龄等奏派齐慎带领官兵由乌什北路一带酌量前进，乌什地方存城官兵为数较少，降旨令恒敬、多贵在彼控制。计此时齐慎当带兵前往北路，著恒敬等遵照前旨加意防范，不可带兵轻出卡伦妄杀无辜，致滋衅端。再，前据长龄等奏报克复喀城后张格尔乘间逃窜英吉沙尔、叶尔羌一带，现在分兵追捕查拿，并无实在下落。倘该逆势穷力蹙或窜入乌什一带地方藏匿，该大臣等当随时随地严密访查，如得有确实踪迹即行设法掩捕，勿得坐失机宜，致令逆酋日久稽诛也。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那彦宝等奏二月间东南控台地方有布鲁特贼二十余人抢劫守卡回子马匹，派副将李士林等带兵入山进剿，杀贼七十余名，又陆续歼毙二十余名，生擒四名；讯系前随库图鲁克叛去潜回、抢劫杀人之犯，随即正法；本日又据那彦宝等奏称齐慎督率将弁分路搜捕，行至佳噶赖地方见有贼众数百名藏匿，放枪掷石迎据官兵，当经杀贼一百数十人，千总尤渤等各受石伤一处，余贼溃窜；又，追杀贼二百余名，生擒七名，讯系奇里克部落从逆纠众抢劫杀人之犯，随即正法；又于阿勒他克地方山沟内有贼聚集迎拒官兵，被恩骑尉马伦宝首先枪毙一贼，其余贼众约有一百余人持械抗拒，马伦宝中枪阵亡，兵丁韩升等各受枪伤矛伤，官兵枪炮齐发将贼众全行歼毙；又据回子约尔达什禀报有贼匪数十人在北山内窝藏，派兵追至乌玉布拉克地方，乘其无备将七十余名尽皆诛戮，并生获二名，讯系跟随从逆头人爱什胡里之贼，随即正法各等语。奇里克部落布鲁特近在卡外，如果从逆确有实据或纠众来犯卡伦，自应痛加剿戮，使各部落咸知震慑。现据两次具奏进剿情形并无逆迹昭著实据，辄行连次发兵进山剿捕，即生擒之犯讯有从逆抢劫杀人之供，其所杀者何人？其所从者何逆？是否曾与张逆勾结？

亦未讯取确供，概行正法。如库图鲁克等为首各犯，又未拿获一人讯问明确。统计两次歼毙有六七百人之多，若尽皆匪犯，原无足惜，倘系贪功妄杀，何以服卡外诸部落之心？并据奏库图鲁克等逃往喀什噶尔，是否与张格尔勾通肆逆亦须查明，且所带仅三十余户；则现在所杀之六七百名岂尽系从逆逃回之人？必须查访明确，以定功罪。恒敬甫经到彼，无所用其回护，著秉公密加访察，是否所杀均系逆贼，抑竟系无辜被戮，均须确有凭据，不得稍有牵混，即行据实密奏，更不可稍存成见致涉欺隐。倘所查有不实不尽，将来别经发觉或致激成事端，惟恒敬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卷116 31—34页）

道光七年四月甲子（1827.5.14）

谕内阁：长龄等奏官兵收复叶尔羌一折。此次杨遇春等由英吉沙尔进攻叶尔羌，先派头等侍卫阿布都尔满前赴该城查探情形，大兵行至佽巴地方，据阿布都尔满带领该城大小阿浑、伯克迎接投诚，并缚献贼目乌舒尔巴凯等十一名，拿获逆贼一百六十余名，交出军火马匹无数，经杨遇春等妥为收抚，派兵弹压，将从逆匪党分别凌迟致祭忠魂，并檄谕各部落访拿张逆，所办俱属妥协。阿布都尔满上年随营出力，经朕节次施恩赏授头等侍卫、二品顶带，此次收复叶尔羌不烦兵力，尤昭伟绩，著加恩授为散秩大臣，署理叶尔羌阿奇木事务，以示奖励。阿布都尔满系郡王衔贝勒哈迪尔之侄，伊一门世笃忠贞，洵堪嘉尚，哈迪尔著加恩授为内大臣。伊精力尚健，仍著照旧供职，用示朕眷念旧臣推恩无已至意。

（卷116 34—35页）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长龄等由六百里加紧驰奏收复叶尔羌并查拿首逆情形一折。杨遇春督兵前赴叶尔羌，先派头等侍

卫阿布都尔满查探情形，旋据带领该城大小阿浑、伯克来营投诚，缚献贼目乌舒尔巴凯等十一名，拿获贼匪一百六十余名，交出军械、马匹、火药、火绳等件；伪阿奇木博巴克先于三月初三日带贼百数十名逃往色呼库勒一带，现亦派人追拿；杨遇春带兵入城，复获贼五百余名，所办俱好。阿布都尔满上年随官军出力，节经降旨赏升头等侍卫、二品顶带，现已明降谕旨赏给散秩大臣并将哈迪尔授为内大臣以示优奖，所有搜出该城阿奇木印信一颗，即着交阿布都尔满暂署，并择出力之能事伯克帮同阿布都尔满查办一切。现调提督达凌阿并原带官兵驻叶尔羌防守，并将都齐特等处官兵酌量调赴巴尔楚克，布置俱极妥协。其和阗尚有安集延贼目爱玛尔阿里及喀什噶尔贼目玉努斯带领马贼并惰兰回子千余人在彼盘踞，自应趁此声威迅往戡定。现在叶尔羌甫经克复，亟应抚绥，杨遇春自应在彼驻扎。所派提督杨芳、领队哈良阿、阿勒罕保、总管额尔古伦等带官兵四千五百余名驰剿，并派已革公爵回子阿布都莫敏、大阿浑穆图巴拉等密谕和阗回众内应，所办甚合机宜。惟现在克复三城而逆酋未获，如何了局？据奏卡外色呼库勒阿奇木伯克迈玛第专差伊子密杂尔、伊什罕伯克迈玛什沙专差伊弟散加尔等来营禀称，有伪伯克佐霍尔带领喀什噶尔打散安集延贼匪七八十人潜匿，已经堵截出路，赶回拿献；并称上年张逆曾以重赂勾结外番帮兵入卡，缘什克南等五部落皆与迈玛第有亲，经该伯克寄信各部落，未经从逆等语。色呼库勒地方接壤布鲁特，该处各部落既不肯从逆，甚为恭顺可嘉。若能缚献张逆，尤为莫大之功。现据杨遇春各赏给大银牌优加奖励，并缮檄谕赏格告示密杂尔等驰回转给各部落一体查拿，如果各部落实在出力，即据实奏闻，朕必渥沛恩施。总之此次用兵必须将张逆设法歼擒，方可永杜边患。杨遇春现派妥员四出查探，务得确实踪迹专力擒拿，

不可任其远飏，老师糜饷，然尤须加意慎重，务保万全。卡外路径荒远，倘未探得确踪，亦不可冒昧轻进。武隆阿现因患病回喀什噶尔调养，全愈后不必前赴叶尔羌，即在喀什噶尔帮同长龄妥为筹办一切事宜，查探张格尔踪迹，设法追捕，务期必获，迅速蔵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卷116 36—39页）

道光七年四月己巳（1827.5.19）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添派官兵兜剿和阗贼匪并访察张逆确切下落、分兵出卡追拿一折。前此逆酋窃据喀什噶尔，原因大兵急切未能赴援，群回多被煽惑助其逆焰。迨大兵既集，早料其穷蹙奔窜，是以屡经敕谕该将军等分路进兵以期出奇制胜，乃长龄等以为分路进剿不若统归一路，使贼猝不及防，朕以伊等随宜调度自必确有把握。及至喀城克复之先逆酋早已潜遁，至一月之久始据奏称该逆未逃往英吉沙尔、叶尔羌，自已窜出卡伦。是该将军等此时如梦方醒，览奏实深愤懑。前据奏称令伊萨克觅可靠回子六人分往喀什噶尔等处，作为伊等之意勾结众伯克、回户等拘绊张逆，又令噶尔察等前往卡外各部落传檄晓谕，责令缚献逆裔，予以封赏，及进兵之时，又称黑帽回子情愿纠同族众俟大兵到日设法帮擒首逆，何以迄无影响？是否所差间谍被贼知觉加害，抑系谋而未行一奏塞责？其颁发檄谕曾否于各部落遍行宣示，及遍谕后有何禀覆，均无一字奏及。至黑帽回子自愿效顺擒渠，耳目较为切近，何以克复之先并未预为布置，克城之后又未指出逆裔下落？所谓效顺者安在？该将军等既无成竹在胸，岂能通筹全局？兹逆酋不知潜逸何所，只有一二余匪窜匿和阗，又辄欲添兵兜剿，分兵追捕，亦何见事之晚耶？现据贼供有张格尔逃往塔什霍罕及阿赖之言，并非切实下落。该将军等总当侦探逆酋确踪设法掩捕，务须计

出万全，期于必获。若使渠魁日久稽诛，以致老师糜饷，惟长龄等是问！自谓当得何罪？武隆阿仍即遵照前旨驻扎喀什噶尔帮同长龄竭力擒渠，断不可任其漏网。此次在二台地方迎候官兵之阿浑穆图巴拉父子并回子伊斯玛依尔等被贼杀害，情殊可悯，著长龄等查明奏请恩恤。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16 42—44页）

道光七年五月庚辰（1827.5.30）

谕内阁：长龄等奏和阗克复、西四城全经戡定一折。和阗回众前已将贼首约霍普等缚献投诚，逆裔张格尔复差贼目噶尔勒、玉努斯带领安集延并惰兰回子一千五百人在彼盘踞，将迎候官兵之阿浑穆图巴拉父子及回子伊斯玛依尔等一并杀害，又纠约该处无赖回子三千余人抵死抗拒官兵。经提督杨芳等带兵前往剿办，探得毗拉满地方有贼数千，随即整队前进，迎见贼匪排阵击鼓、施放枪炮直前拒敌，杨芳等带领马步队迎剿，并分兵潜由北面沙山驰抄贼后，四路夹击。见有手执红旗身穿花衣之骑马贼目指挥其间，驱众死战，我兵奋勇冲杀，贼势业已难支，忽于东南沙山后突出执旗贼目，带领马贼五六百名飞骤前来，枪矢交加，刀矛相接，吉林佐领富尔松阿等带兵冲入贼阵，兵丁田兴起被贼砍伤左额，富尔松阿、韩国彦等将花衣贼目噶尔勒擒获，官兵乘势力扑，贼众溃乱奔逃，赶杀二十余里，斩贼二千三百余名，生擒一千余名，夺获炮位、刀枪、火药无数，乘胜直前，即有旧时伯克等带领回众千余人迎接官兵入城，和阗全复。杨芳前此随同长龄等连获胜仗已著劳绩，此次专派带兵收复和阗复能筹划周妥，因贼匪直前拒敌分兵抄入贼后四路夹击，使贼目不及逃窜，登时就擒，实属调度有方，深堪嘉奖。杨芳及领队哈良阿、阿勒罕保、总兵余步云俱著交部从优议叙。杨芳、哈良阿著加赏白玉翎管各一个、四喜白玉搬指各一个、小刀各一把，阿勒罕保、余步云著加

赏白玉翎管各一个、玉搬指各一个，小刀各一把，以示奖励。其拿获贼目噶尔勒之佐领富尔松阿、把总韩国彦等究系何人首功？著该将军等确查具奏，候朕施恩。兵丁田兴起因冲入贼阵致被砍伤，并著查明该兵丁受伤轻重，一并具奏。

（卷117 4—6页）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此次杨芳等带领官兵立将和阗收复，查起存粮军械，饬传各庄回目令其搜拿余匪，一面饬委随征之沙雅尔阿奇木伯克巴彦岱暂署该城阿奇木事务，并选择出力回子暂署大小伯克，查办一切，约束回众；其贼目噶尔勒解大营讯办。杨芳等能分兵四路夹击，俾贼目不及逃窜，调度有方，已明降谕旨将该提督等加恩奖励矣。惟现在四城虽已收复，而逆酋逃逸无踪，眼看莫大之功赏汝等不能承受，曷胜愤懑！朕阅折内所称闻该逆有逃往阿赖及塔什霍尔罕等处之说，虽不知其确向，大约不出此一带地方等语，殊不成话。张逆逃遁四十余日尚未探得确信，并汰劣克、阿坦台等亦俱远窜不知下落，该将军等安坐喀什噶尔直同聋瞆，徒以空言塞责于事何济？此时该逆究系潜匿何所？务当确切探明，设法擒献，期在必得，断不准任其漏网。果能迅速擒获，朕不但不论以稽迟之咎，将军等仍可渥受厚恩，否则，何颜对朕也？勉之，惊之。至和阗逸贼玉努斯、叶尔羌贼目博巴克助逆肆虐，亦必应赶紧拿获立正典刑。现值大兵搜捕逸贼之时，各该城甫经戡定，必须分驻大员以资弹压，长龄等已饬派总兵史善载带兵前赴和阗驻扎防守，提督达凌阿带兵驻守叶尔羌，著即照所奏办理。所有迈提特楚呼察克及波斯图等处投诚回子三千余名，又原在叶尔羌各台当差之温巴什回子数十名，虽讯明并未从逆，仍派往各原处供差，难保其中竟无潜怀诡诈、暗通消息之事，尤当

随时查察，勿稍疏虞。其后路各处防守官兵有应行减撤者，该将军等应及早体察情形奏明办理。至一切善后事宜最关紧要，务须慎密妥筹，请旨遵行，万不可轻率稍有宣露。再，从前嘉庆年间滑县凯旋官兵携带幼孩，曾经严立科条颁发饬禁，将来大兵凯旋时务当申明纪律通行宣布，如有违犯按军法治罪，并将失察之该管官严惩不贷。又，昨经降旨将喀什噶尔参赞衙署改建昭忠祠，著长龄等将碑石高宽尺寸遇便开单具奏，以便书写惘忠诗发交勒石。至上年喀什噶尔等四城死事官员，除庆祥等业经降旨赐恤外，其余将弁、办事司员、笔帖式及效力废员并卡伦侍卫、兵丁等，著长龄等逐细查明，据实开单分别奏咨，候朕加恩赐恤。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卷117　6—8页）

道光七年五月辛卯（1827.6.10）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长龄等由六百里加紧驰递奏折，朕以为必系拿获张逆，或得该逆切实下落相机督捕。乃披阅折片，仅系带兵出卡捕逆情形，一派空言，览奏实深愤懑。安集延、布噶尔系该逆遁迹之薮，其次则汰劣克、阿坦台为该逆羽党，长龄等俱所稔知，前此早应筹及，何待今日如梦方醒而为此敷衍塞责耶？长龄自到军营，节经降旨勿令张逆逃出卡外，不啻至再至三，乃张逆于三月初一日从数十骑遁去，距四月二十二日发折时已五十余日，该逆虽如鬼如蜮，何至毫无踪影？该将军等所办何事？汰劣克、阿坦台、伊里斯满底等断无不知该逆下落之理，惟汰劣克、阿坦台曾经从逆，明知其逃匿之所或未必即肯吐实，但既据抱经设誓，已属回心效顺，即应向其确切根究。伊里斯满底□递马匹求赏差使，经长龄等给以回谕并赏给银牌绸缎等物，令其帮拿张格尔，伊果能擒送，自当照格封赏。惟该夷类多疑诈，均未指有确切，亦难据以为凭。朕意夷众

固属狡谲，或长龄等已知张逆所在，因卡外道路纷歧且系外夷地方竟尔束手无策，恐未能即时擒获罹致重咎，故为此尚无下落之说？若果如此，则居心更不可问。试思兴师动众，若不速得首逆，作何了局？长龄等将何颜对朕耶？前奏驰催霍罕将该逆妻子缚献，曾否得有该处回信，是何情形？著迅速据实奏闻。所奏现商令武隆阿挑派满汉官兵四千二百名驰赴图舒克塔什卡外暂行驻扎，该参赞若遵照前旨早由乌什草地前进，岂但张逆可就擒获，亦必早膺懋赏，又何必如此周章也。长龄现派官兵在各要隘安营，联络声势，一面飞谕汰劣克等部落，自应如此办理。务须得有该逆确实下落，设法擒拿，期于必获。此时四城全复，张逆苟延残喘，不值久驻重兵致糜粮饷，著该将军等通盘筹划出卡兵应需若干，留防兵应需若干，其余兵丁先撤若干，一面具奏，一面迅速办理。至另片奏投效各员请量予鼓励一节，前已叠经降旨不准委用投效之人，何得仍行冒渎陈请？长龄等不思速拿首逆以伸国威而锄余孽，惟知为各员乞恩，是诚何心？所有单开之候选知县石常泰等俱不准行。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卷117 22—24页）

道光七年闰五月乙巳（1827.6.24）

谕内阁：回疆八城自入版图以来，任土作贡，岁有常经。该回户踊跃输将，争先恐后。上年逆裔滋事，喀什噶尔等四城先后陷没，经朕命将出师，现俱克复，该逆裔逃窜卡外，不难立就诛戮，大功指日告竣。因念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四城自军兴以来各回户协同防守，各路大兵经临，壶浆载道，效顺输诚，殊堪嘉奖。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各城从逆回众现已悉就歼戮，其未经从逆者，天戈所指，献款争迎，具见忱悃，且被贼滋扰多时，田园庐舍蹂躏殆尽，亦复

深堪悯恤。著加恩将回疆八城应征上年并本年粮石、布匹、贡赋等项一概普予豁免，用示朕休养生息、加惠回疆之至意。

（卷118 1—2页）

又谕：上年张逆滋事，曾经降旨将年班应行入觐之伯克等暂行停止，令于本年入觐。今大兵进剿，四城克复，回疆全就荡平，正在陆续凯撤，该伯克等尚有应备差务，著长龄、德英阿即转行各城大臣饬令本年应行入觐之回子伯克等仍著暂缓来京，俟明年照例入觐，以示体恤。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克复喀什噶尔已经三月，朕无时不悬盼擒获逆首捷音。今既拿获奸细巴依莫特等，搜出逆匪潜通信字，究讯张逆现在木吉地方潜匿，该将军等派令安福等四人带兵二千余名出卡掩捕，惟恐兵力尚单，应再于杨芳、齐慎二人内添派一人，其周志林所带官兵五百名前往接应。必须声势联络，期于前敌有济。杨芳现驻和阗搜捕零匪，如能迅速调令出卡最妥，或一时不能调集，乌什草路距喀什噶尔较近，即令齐慎前往会同安福等妥速办理。伊萨克拿获形迹可疑之布鲁特巴依莫特等四名，究出张格尔遁匿踪迹，甚为可嘉，伊萨克著加恩先赏给白玉翎管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奖励。总兵余步云追捕和阗逸贼玉努斯，副将胡超追捕喀什噶尔逸贼左霍尔，悉就捕诛，所办甚好，余步云著加恩赏给提督衔，胡超著加恩以总兵即行升用。所有连次打仗受伤、阵亡官兵，著查明咨部照例分别恤赏。此时四城已经克复，从逆零匪搜捕殆尽，逆酋穷蹙逃窜，指日就擒，未便仍留全师久驻荒徼，虚糜军饷。喀什噶尔现有该将军、参赞等在彼驻扎，叶尔羌办事大臣著派达凌阿前往署理，巴哈布著署理帮办大臣，英吉沙尔领队大臣著派苏清阿前往署理，和阗领队大臣著派成玉前往署理，史善载暂令帮办。该三城只宜酌留官兵

镇抚，无须多兵驻守，著该将军等悉心筹划，或将省分较远之四川省原调、续调官兵酌撤数千名及东三省官兵三千名内酌拨一千名，派令带兵大员先行统带各回原营，其余官兵应先撤若干，酌留若干，该将军相度情形，一面妥办，一面奏闻，不必俟奉到谕旨再令起行。其善后事宜亦应熟商妥筹，预为办理。现准该将军等所奏，饬令恒敬速赴喀什噶尔帮同经理一切。方载豫昨已有旨补授陕西臬司并令即赴新任，无庸再令帮办。又据奏伊犁民遣一千五百名，除各处民人暨已赦遣犯照凯撤征兵资送回籍外，未赦遣犯九百三十九名悉予免罪释回，尚无不可，惟请将无家可归者分拨口内各营入伍断不可行。该将军等应即传旨免罪释回，咨送该原籍，一面行知各督、抚妥为安插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加快谕令知之。

又谕：恒敬奏遵旨查明那彦宝等进山剿办布鲁特情形，并称听从张逆勾结之库图鲁克业已擒获护解大营，所办甚好。此次拿获库图鲁克之出力官兵，著即咨报长龄等查明奏请鼓励。再，本日据长龄等奏调恒敬前往喀什噶尔帮办一切善后事宜，恒敬著即前往帮同办理。多贵著署理乌什办事大臣，庆廉作为帮办大臣。该大臣等惟当遵照节次谕旨镇静防守，如布鲁特等并无抢掠不法情事，不可带兵轻出卡伦致累无辜。将此谕令知之。

（卷118 2—5页）

道光七年闰五月丙午（1827.6.25）

谕军机大臣等：昨因四城戡定，惟逆首张格尔穷蹙逃窜，即须派兵追捕，亦未便仍留全师久驻荒徼，饬令该将军等酌撤官兵并将善后事宜及时妥办。朕思杨遇春出关日久，陕甘总督事务紧要，凯撤官兵亦不可无统兵大员弹压，所有应撤官兵即著杨遇春分起督押启行，俟进关后先行来京陛见，再回陕甘总督之任。杨芳著补放参赞大臣。该提督素娴军旅，现既授为参

赞，凡一切设谋用间及调度追剿各机宜必须尽心竭力，与长龄、武隆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期将张逆设法擒拿，务在必获，不可因有将军在前意存迁就观望，方为不负委任。史善载无庸留驻和阗，著即回阿克苏，等候凯撤官兵到彼酌分一起管带进关，即回本任。昨据长龄等奏令恒敬、方载豫赴喀什噶尔帮办善后事宜，因方载豫已放陕西臬司，只派令恒敬前往，著再调派诚端前赴该处与恒敬帮同该将军等妥为经理。容安现已有旨补授阿克苏帮办大臣，其所解逆裔呵里雅，已谕令嵩惠迅速迎赴前途小心押解来京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杨遇春、武隆阿，并谕杨芳知之。

（卷118　6—7页）

道光七年闰五月庚戌（1827.6.29）

谕军机大臣等：张逆现在木吉地方潜匿，惟当严饬各该员等出其不意密速掩捕，并晓谕奈曼爱曼布鲁特比等令其协力擒拿，万不可再任远飏又致费手。俟续得擒逆消息，随时速奏以慰廑注。至助逆之库图鲁克得受伪封，业经审明凌迟处死，并将该犯之弟色第克等七名立即正法，其随同出卡伤毙官兵小布鲁特二十五名解往乌什正法，实足彰国宪而快人心。该犯母、妻及未及岁子女四名口并随同叛逆布鲁特家属妇女幼孩七十六名口，俱著发往伊犁与察哈尔、额鲁特为奴。噶尔察实不知情，现在随营效力，前经赏给四品顶带，著即充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此次出力之冲巴噶什爱曼布鲁特比斯底克、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托依莫特著各赏三品顶翎、银各五百两，托依莫特之子加立满、斯底克之子珠玛拜著各赏五品顶翎、银各五十两；其余小布鲁特及回子一百余名，经该将军等酌赏元宝、银牌、茶叶、布匹，并谕以如张逆窜至该处即擒献立功，定当照格封赏，所办俱属妥协。目下四城已就肃清，自应酌量凯撤以

节糜费，长龄等即遵照前旨分别应留应撤妥慎办理。此次凯撤马步官兵，肃州以西著仍照军营支给盐菜口粮，并照例应付步兵车马，肃州以东俱著照凯撤之例办理。此系朕轸念关外道远，该官兵等夏令经行沙漠，是以格外施恩，嗣后不得援以为例。又，侍卫庆廉前经降旨授为乌什帮办大臣，今据奏该员病未全愈，著准其随同嵩惠护解呵里雅来京。再，喀什噶尔等四城甫经克复，亟须抚绥镇静并密侦匪党，前经降旨将达凌阿、巴哈布、成玉、富升阿、苏清阿、容安、多贵暂署各城办事及帮办、领队大臣，该将军留心察看，各该员俱能胜任则已，如不胜任或人地不甚相宜，即密行奏闻以便更调。此外从征各员内有能胜回城办事之任者，并著秉公保奏以备简用。将此谕令知之。

以克复喀什噶尔及沙布都尔庄、阿瓦巴特剿贼出力，赏侍卫德胜额、总管额尔古伦、副总管哈丹保、参领兴安泰、协领全凌阿、佐领德成额、色普星额、佛灵保、占布、德克登布、勒尔精额、德克精阿、色德克、额斯库、都司段永福、王万得、守备陈启贵、伯克伊萨克巴图鲁名号，总兵官成玉等花翎，千总朱成贵等蓝翎，副将周志林总兵衔，侍卫恩绪、祥云保、那桑阿、苏清阿、参领景福、总管特松阿副都统衔，道员杨翼武按察使衔，余升补、议叙、开复有差。

（卷118 11—13页）

道光七年闰五月辛亥（1827.6.30）

谕内阁：回疆自入版图以来安居乐业者六十余年，大小回众向化倾心均极恭顺。惟当日在逃之逆裔萨木萨克匿居外夷地方多年漏网，其子张格尔于嘉庆二十五年潜图煽乱，扰及卡伦，历任参赞大臣等既不能即时掩捕，又未能严密防范，以致该逆于上年六月间窃据阿尔图什回庄，乘机勾结白帽回子肆行猖

獗，喀什噶尔等四城先后陷没，并扰及阿克苏，经长清等屡挫贼锋，该逆始不敢东来窥伺。朕君临天下，必应特伸天讨歼厥渠魁，乃命长龄为扬威将军，杨遇春、武隆阿为参赞大臣，颁给印信，带巴图鲁侍卫，调吉林、黑龙江劲旅及陕、甘、四川等处并火器、健锐营曾经出师官兵，谕令剿抚兼施，于本年二月初六日由浑巴什河进兵，天戈所指，如摧枯拉朽，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等处三战皆捷，杀贼至十余万，生擒数千名，张逆仅以数骑逃去，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浃辰之间均已肃清，和阗负隅抗拒，我师一鼓作气聚而歼旃，四城全就荡平。此皆仰赖昊苍福佑，祖考垂庥，迅奏肤功，边隅绥靖。现在各城回众从逆者概予骈诛，乞命者量为宽贷，莫不畏威怀德，革面革心。朕因张格尔乃元恶大憝，不可日久稽诛，屡降严旨令长龄等擒拿务获。第思该逆所恃者只安集延及内地白帽回子，今逆回悉就诛夷，安集延大头目色提巴尔第等又尽心剿戮，张格尔纵以外夷为逋逃薮，亦执之一夫力耳。从前乾隆年间阿睦尔撒纳窜至俄罗斯界，旋伏冥诛；霍集占等窜至巴达克山，亦即就戮献馘。今张格尔入卡肆逆，生灵遭其荼毒，断无久逃天网之理。现经长龄等差探张逆在木吉地方潜匿，已派得力将弁带领熟习路径之回子乘其不意密速掩捕，并派官兵络绎前往随后接应，谅该逆釜底游魂，无难克期就获，不值多劳兵力，且当此伏暑已近，将士等勤兵万里之外，朕心实深轸念，著长龄等一面将善后事宜妥为筹划，一面体察情形于喀什噶尔等处酌留官兵弹压搜捕，其余各路官兵即行分起次第凯撤，以息劳勚而节糜费，用示朕保大定功、止戈为武之至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118 13—16页）

又谕：据松筠奏卡伦官兵勒掳安集延等夷商，转致霍罕伯

克捏恳免税，坐收其利，请嗣后安集延各项贸易夷商到卡伦时只报人数、驮数，酌量减税免税，及喀什噶尔四城须循照旧制办理；将乌鲁木齐所调之官兵四千名内留驻二千，加赏盐菜，责令建筑城垣、衙署、官房；移驻乌鲁木齐兵丁家属作为眷兵，照西藏换防官兵减半支给盐菜银两，并酌加驻扎大臣养廉及侍卫、官员、兵丁等增给银两；又另片奏台站回户苦累，请将商民租种回地所收棉花酌抽税银分赏哈密至喀什噶尔一带台站回户以资调剂等语。回疆善后事宜前饬该将军等妥为筹议，今松筠所奏各条是否善后事宜内有可采之处？著长龄等悉心核议，据实覆奏。松筠折片著钞寄阅看。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

（卷118 19—20页）

道光七年闰五月庚申（1827.7.9）

谕内阁：德英阿奏已经起运粮石现在停运存贮各台、请分别办理一折。伊犁起运军粮因大兵克复喀什噶尔停止转运，分贮各台。兹据德英阿查明此项停运粮石距城较远，若仍令运回，核计运脚需费较市价多至数倍，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所有离城较近各台存粮准其分给八旗兵丁自行运回酌抵月粮，每石减去二成，俾资运费；其离城较远各台存粮尚与额鲁特游牧相近，准其饬令该部落就近分领，照采买市价酌减四成，分限三年于应领钱粮内陆续折抵充饷，归入俸饷按年报销。该署将军仍俟分领完竣即将粮石银两细数先行咨部，以备稽核。至前经运到噶克察哈尔海粮石，除已运赴大营外，其余存贮粮石准令阿克苏回民照市价买食。该部知道。

（卷119 1—2页）

道光七年闰五月甲子（1827.7.13）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长龄等由六百里加紧奏报，朕意必

是擒逆捷音或得其逆属，乃览奏只系跟捕张逆并歼剿和阗逸匪情形，又成虚盼。张逆前在木吉藏匿，又窜到拉克沙地方，距喀拉提锦布鲁特爱曼较近，经长龄等檄令该部落帮同官兵设法围拿，副将郭继昌等即在倭里塔克暂扎，俟拜哈第等确探的信驰往密捕。困兽犹斗，总须加意提防，乘机掩取，勿任再窜。至霍罕不肯借兵助逆并有要拿该逆献功之说，其言似属恭顺，但长龄等两次差派回子前往谕擒张逆并令将该逆妻子同巴布顶之子先行送出，何以至今未得回报？其言恐不足凭信。惟既称擒逆自效，亦可乘机导谕，催令缚逆及献出逆属以膺封赏。至提督达凌阿送到自卡外投出陕西民人白凤仪等称系什克南伯克库布特差来报信，经长龄等饬该民人白凤仪同叶尔羌伯克回子前赴什克南给谕奖励，令其设法擒献，照格封赏，毋泄风声，所办尚属妥协。朕心悬万里，亟望捷音之至，总以必获张逆为要计。此时克复四城已及数月，一切应行查办之事甚多，何以未据该将军次第具奏？长龄惟当一面督饬将弁设法擒拿首逆，一面将善后事宜悉心核酌，赶紧妥办，毋再以空言塞责。至杨遇春已有旨令其来京陛见，今奏杨遇春于本月十八日带领马步官兵三千余名出卡接应，自系尚未接奉前旨。此时该署督曾否折回？著长龄体察情形，如必须杨遇春出卡，即著仍留该处暂缓来京，如杨芳可以接办，仍遵前旨令杨遇春来京陛见，回署陕甘总督本任。嗣后拿获张逆，驰报红旗用八百里具奏；或探得张逆确信，即日可以成擒，用六百里加紧；至办理善后事宜及一切覆奏，止准用五百里驰报，不得概用六百里加紧，漫无区别而劳驿站。所奏赫子尔拉克地方有马步贼匪数百人，经郭继昌等带兵追剿歼毙贼匪二百数十人，捉获活贼十四名，及在和勒木地方拿获在逃贼目伊满等八名，俱系张逆信用头目，讯明正法，办理俱好。其乌什黑帽回子纠众被戕及晓谕布鲁特回报献马各

情，所奏均悉。至穆图巴拉父子效顺被害，情殊可悯，著长龄等确查该阿浑有无子嗣，奏请恩恤。其伊斯玛依尔既据伊兄玉素普禀称该回子曾经从逆，其在台迎候并非出自诚心，著毋庸议恤，以示区别。玉素普竟能大义灭亲，可嘉之至。其伪阿奇木伯克阿布拉攻陷和阗，甘受伪职，前经降旨革去顶带留营效力，该伯克并未出力，及暂留待质安集延头目推立汗，狼子野心，经长龄等将该二犯凌迟处死，亦足伸国法而快人心。又据奏巴哈布甚为出力，前已有旨令其署理叶尔羌帮办大臣，毋庸饬回本任。至吕天俸病未复元，汉中地方紧要，著即令其回任。所带汉南官兵，即派参将唐俸妥为管带，俟事竣再行撤回。至凯撒官兵，前经长龄等奏撤二千四百余名，兹又据奏凯撒三千六百名，俱著照所奏办理。现在军务大局已定，无庸多留兵力，凯撒为第一要务，著长龄酌量情形，四城应行留防若干，阿克苏、乌什二城应否酌留若干，剿捕张逆需用若干，此外多余官兵即令全撤，次第起行，以节劳费。叶尔羌大臣印信，著交礼部补铸颁发。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武隆阿、杨芳，并谕杨遇春知之。

（卷119 9—12页）

道光七年闰五月癸酉（1827.7.22）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探明张逆藏匿地方、分路往捕并卡外回夷来营纳款一折。张逆现窜至拉克沙，距喀拉提锦较近，并与达尔瓦斯珲都斯及布噶尔拔达克山等处相通，杨遇春带领马步官兵三千余名出卡，所过布鲁特爱曼随处抚谕，甚为恭顺；并据副将郭继昌等探明拉克沙山内有贼党数百人，其山后深河一道，上系铁索浮桥，现饬该副将等选派官兵、回子带同奈曼布鲁特比爱散绕山潜往拆毁浮桥，现又派杨芳带领马步兵一千一百余名星夜驰往相机督办，并据各部落伯克差人来营

纳款投诚；又据干竺特呈进帕尔西字表文、金两，并递将军等物件，斡罕伯克递将军腰刀等件，经长龄等谕令赶紧前往设法擒逆，可膺莫大封赏，该回夷等均称已派人于各境要路堵截，必定生擒送营；该将军照例筵宴，优加奖赏，并回赏各伯克元宝、绸缎、茶叶、布匹等物，令其携回爱曼，并派官兵护送出境。所办甚是。此时外夷各部落及阿坦台、汰劣克等各布鲁特均已差人堵截各要隘，布置尚属周密，朕日夜伫望驰奏红旗。所奏擒获贼目噶尔勒之吉林佐领富尔松阿，前经降旨赏换花翎，著加恩以协领升用，先换顶带；固原把总韩国彦著加恩赏守备衔，以千总即补并赏戴花翎；被贼砍伤之固原兵丁田兴起著以把总拔补并赏戴蓝翎；其先后冲入贼阵之吉林笔帖式富顺、马甲奎升、西兰泰、富常、成德，著该将军等酌量奖赏。至巴彦岱年方已衰，著照所请饬回阿克苏帮同爱玛特办事，其和阗阿奇木即著托克托呢桑尔署理。又，另折奏密陈筹议办理善后情形。现在四城甫定，若遽请分封，恐一时未能周密，有事仍须办理，所费不可胜计，自系实在情形。将军等请暂驻重兵分城镇守，一二年后酌量裁撤，所议不为无见。前经降旨将达凌阿、巴哈布、成玉、富升阿、苏清阿暂署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各城事务，是否胜任？该将军等仍遵前旨留心察看，据实奏闻。若仅设总兵、副将、参将不足以资弹压。其酌留满汉兵丁八千名，著照所请暂留，以壮声威而靖边圉。至官兵所需口粮，现在四城入官地亩请照伊犁回民每年纳粮十万石供六千兵食之例，著长龄再体察情形，总须官兵足敷食用而又能体恤回子，勿令苦累方为妥善，并著饬伊萨克等分别核实妥办。其棉花、布匹亦著酌定章程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武隆阿、杨芳，并谕杨遇春知之。

（卷119 21—23页）

道光七年六月丙戌（1827.8.4）

又谕：前据恩铭等奏哈密修整铁瓦车及木轮车，选用官马、购买牛只分别驾运，雇用回夫驱策送至吐鲁番，已陆续收过车八十五辆；嗣送车至吐鲁番无人接收，又运至托克逊，据赓音岱、方载豫称奉过长龄饬知此项车马吐鲁番不必接收，转饬直送大营；因所雇回夫向不越境，致业经起运之车寄放该处，马匹暂为牧放，未运之车暂缓运往等情，当饬鄂山等查明办理，并令赓音岱明白回奏。嗣据鄂山等覆奏此项车辆原议改为托克逊及迤西各粮台运粮之用，嗣因各台脚力已敷，复改议将已起运者交吐鲁番备供兵差，未起运者仍留哈密；其前收车八十余辆，吐鲁番并未报明总局，所称奉过长龄饬知一节，亦未据方载豫禀知；本日复据赓音岱回奏内称各处解送大营一切官物均系专弁管解，哈密所解车辆并未派有长解之员；车马与官物事同一例，若无长解人夫照料，恐沿途喂养不周，倒毙损失，是以经方载豫等驳回；至奉过扬威将军饬知一节，实未奉有札饬，哈密系据差弁之词，缘方载豫面见哈密差弁时曾谕以并无扬威将军饬将车辆解送大营明文，尚须筹酌办理，或因此讹传等语。哈密解送车辆虽经屡议改拨，然既解到吐鲁番，自应查点接收，或须转解他处，或须留备兵差，总不得以车马与一切官物比例，因无长解人夫即行驳回。如谓马匹疲乏恐不适用，岂令远解大营，长途跋涉，转可供驱策之理？明系赓音岱等办理不善，藉词推诿。且既称未曾奉到长龄不令接收饬知，又称系方载豫见哈密差弁面谕之言，差弁因此讹传，试思该差弁即或一时听闻不确，何至以并无饬知听为已有饬知之理？即使方载豫果有向该差弁传述扬威将军并无饬将车辆解送大营明文，何以又驳令直解大营？是已自相矛盾，其为见有特旨饬令将长龄札饬进呈之谕多方支饰又属显然。赓音岱、方

载豫前既心存诿卸，追奉旨查询，赓音岱又不据实陈奏，其前次陆续收到哈密车八十余辆，迄未咨报军需总局，今垂询及之，又无一言覆奏，所司何事？是诚何心？赓音岱、方载豫俱著拔去花翎，仍交部议处，姑示薄惩，并著长龄、鄂山、卢坤互相严密查察，如伊二人另有办理不善之处或别有他情，即著严参治罪，断不可瞻徇隐饰也。

（卷120 12—14页）

道光七年六月庚寅（1827.8.8）

又谕：连日盼望西师红旗，本日长龄等由六百里加紧驰奏只系霍罕遣使纳款及官兵追捕张逆情形，览奏殊负朕望。前因张逆窜至拉克沙，副将郭继昌等潜断铁索浮桥杜该逆窜往达尔瓦斯之路，兹据奏达尔瓦斯伯克沙伊布拉依木将该逆引赴达尔瓦斯地方，是我兵纵已将桥拆毁，该逆已由拉克沙逃赴达尔瓦斯。现经杨遇春饬库布特迈玛特沙等往谕该伯克擒贼立功，并饬署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妥差查探，张格尔如果被达尔瓦斯圈住，此系极好机会，该将军等动之以利，怵之以威，所办亦尚妥协。此时当已迅速就擒，朕惟计日以待。至霍罕伯克迈玛达里派头人密尔杂爱斯玛特到营甘言诱我，不足凭信。其求大兵缓进，此则系其本心。该将军发给回谕，措词尚为得体，并优加犒赏令其星夜驰回，勒限二十日来营禀报。计本日距该将军发报时已过二十日之限，再，计接奉此旨时距发报将五十余日，达尔瓦斯是否缚献张逆？霍罕是否协擒并能否献出该逆亲属？朕心殊深廑注。综阅该将军节次奏报，张逆愈窜愈远，倘各部落观望，领兵各员迁延，日复一日，作何了局？非但老师糜饷，抑且启外夷轻视之心，成何事体？现在大营官兵计一万八千余名，旷日持久，费用愈大，转饷愈难，且困兽犹斗，张逆虽釜底游魂，相从尚有数百人，卡外部落皆其同类，

我兵出卡虽有八千六百余名，尤须加意提防，不可恃勇深入。转瞬大雪封山，计将安出？该将军等务立定主意，一面檄谕各部落擒拿张逆，期于必获，一面将卡外各兵妥慎筹酌，可撤即撤。一切善后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毋徒以空言塞责。倘一筹莫展，虚糜粮饷，则惟长龄等是问。朕必执法严惩，毋谓言之不早也。该将军等请撤留防阿克苏、沙雅尔二处延绥兵一千名、乌什甘肃提标官兵五百名并调齐慎赴营，俱著照所请行。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武隆阿、杨芳，并谕杨遇春知之。

（卷120 17—19页）

道光七年六月丁酉（1827.8.15）

谕内阁：从前乾隆年间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以叛伏诛，布拉呢敦之子阿布都哈里本系应行缘坐之犯，皇祖高宗纯皇帝怜其年幼无知贷其一死，赏给功臣家为奴。道光三年，朕因其为奴已久尚属安静，加恩照当差回子之例将伊一家入于正白旗蒙古，赏给差使。今张格尔胆敢入卡肆逆，跳梁不靖，实为元恶大憝，张格尔系萨木萨克之子，布拉呢敦之孙，阿布都哈里系其胞叔，法当缘坐，朕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不忍予以骈诛，然究不便仍令在京居住，阿布都哈里并其长子博巴克、次子阿布都色默特、其孙阿锡木及眷属俱著拿交刑部定地发遣，并著理藩院、内务府通行晓谕在京当差居住各回子，以“此次阿布都哈里及其子孙发遣因其本系逆裔，又系张格尔亲属，应行缘坐，不忍诛戮，仅予发配，即系宽大之恩，与另族回子全无干涉，此外毫不株连，尔等俱宜各安生业，照旧当差，不必妄生疑畏。”将此通谕知之。

（卷120 26—27页）

道光七年六月戊戌（1827.8.16）

谕内阁：阿布都哈里及其长子博巴克、次子阿布都色默

特、博巴克之子阿锡木，著刑部分拨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四省定地发配，各在该省按察司监内永远严密监禁，毋许与外人交接及传递信息等事。每届年终，各该省臬司将该犯等在监是否安静禀详巡抚具奏一次。阿布都哈里之妾冯氏、女帕特买、博巴克之妻杨氏、女大妞，著刑部定地发江宁、京口、杭州、乍浦等处驻防为奴，其女如年未及岁，俱准其母随带。到配后，该将军、副都统等即咨报军机处，每届年终著将该犯妇等是否安静咨报军机处一次。阿布都哈里等分起发配，著沿途各督、抚派委妥员小心押解，所有该犯等在京资产俱著准其带往。其仆妇马氏、石氏及伊家人马老即孺孜勉、马三即玉荀、杨大即阿克底、李大即木勒满等俱属无干，著刑部即行释放，并著将该犯等配所及分起押解日期具奏。

（卷120　29—30页）

道光七年七月丁未（1827.8.25）

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等奏：大兵于二月初六日自阿克苏进剿后，当经按站设立滚运粮台，雇觅脚力转运。嗣交夏令，骆驼歇厂，复经添雇牛马以备更换。截至闰五月底止，共计起运过麦面三万五千三百余石、马料一千三百余石、饷银六十五万两，按照进剿官兵员名数目核计运过军粮饷银尚不敷用。屡接大营来信，知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均可就近采买，较之远道运供并可节省运费。现在官兵出卡剿拿逆首，口粮无虞缺乏，需用饷银俟兰州续解到日即行赶紧转运。其应用之火药、铅丸、战箭、鞘鞋等项亦均随时转运足用。现在凯撤官兵接续前来，督饬委员妥为照应，并令带兵将弁严加管束，不致滋事。至浑巴什及铜厂等河每至夏秋河水涨溢，人畜不能蹚渡，而水势汹涌，流沙无定，又难建桥，均备宽大船只，俾粮饷凯兵皆无阻滞。又，阿克苏所属洋阿里克至都齐特一站、哈拉玉尔滚至察

尔齐克一站、河色尔至库车城一站均系一百三五十里戈壁，当饬开掘井泉十余处。其河色尔一站，挖深数十丈并无涓滴。复经相度地形改移道路，挑挖深沟引灌河水以备人畜渴饮。报闻。

参赞大臣杨芳谢恩。得旨：汝之忠勇朕早知之。一力擒拿逆首立功，身膺懋赏，勉之又勉。

以阿克苏守城并拿获奸党出力，赏主事衔忠麟蓝翎，伯克色提巴尔第三品顶带、花翎，余加衔、升选、赏换顶带有差。

以办理阿克苏军务出力，赏知府朱绍颖花翎，余升补有差，准七品顶带废员沈琮送部引见，释遣戍废员潘煜、丁垣回籍。

予赛里河玛杂阵亡外委曹喜祭葬、世职，兵丁张升等十四名赏恤如例。

（卷121 6—8页）

道光七年七月己酉（1827.8.27）

谕军机大臣等：自六月十六日接到长龄等奏报业已两旬，朕时切悬盼。及至昨日申刻，据长龄等由六百里加紧奏报，急行拆阅，尚非获逆喜音，览奏曷胜愤怒。计自喀什噶尔克复以来距今五月之久，每有奏陈该逆窜逸地方及侦探追捕情形，总不过藉词支吾，办理全无把握。如果实有该匪藏匿地方，饬派官兵、回兵跟捕，又得各部落帮同截拿，何至令逆裔此拿彼窜？现计出卡官兵已八千六百余名，声威不为不壮，若不趁此天时未寒设法即日成擒，转瞬大雪封山，官兵等岂能久驻卡外竟成海捕？纵该逆以釜底游魂断不能复肆猖獗，亦恐师出无功，转令外夷轻视。且此数月之久虚糜帑项不可胜计，若再虚词搪塞日复一日，不惟卡外转饷綦难，岂能以无数帑金尽输荒徼？该将军等必须前后熟筹，立定主见，断不容任意迁延，重取咎戾。杨遇春既已带兵出卡，正当督拿吃紧之时，即著暂留

在彼，俟得捷音再遵照前旨先行进关。至成玉、苏清阿现随杨遇春等出卡，亦即暂缓饬令赴任。应否添员前往署理及达凌阿等署理各城能否胜任，著遵照前旨留心察看，据实奏闻。其应撤火器、健锐两营官兵二百余员名、西安满营官兵五百余员名，即著照议减撤回营以节糜费。东三省及四川省各官兵前已降旨先行裁撤，著该将军等酌量情形陆续撤令归伍。军营后路饷银，现已谕知鄂山等将解甘银两随时迅解军营备用。至前在和阗迎接官兵被贼杀害之阿浑穆图巴拉，现既查明伊次子玉素朴愿充阿浑，其三子土敏尔著赏给六品顶带以示矜恤。现附报便发去四体字恫忠诗，著长龄等勒石喀什噶尔昭忠祠前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武隆阿、杨芳，并谕杨遇春知之。

又谕：昨日据长龄等奏报折内称统计军营共收饷银一百万零二万八千余两，除在阿克苏、乌什等处采买粮料牛羊马匹暨克复喀什噶尔后购买粮石各项支用外，皆按例支给官兵；嗣因后路粮饷未能随时解到，尚有未发各营盐菜等银多寡月日不等，业已飞催后路赶紧拨解；其先撤官兵短交银两，饬令进关后归入军需局截数找发等语。粮饷需用紧要，现在军营尚有未发盐菜银两，业经长龄等节次咨催，计此时鄂山等谅已拨解无误。嗣后遇有咨拨之项，著鄂山等妥为筹备，随咨随解，务期源源接济，不可稍有迟缓，致误要需。将此谕令知之。

以克复和阗并追剿逸贼卓霍尔玉努斯及接运军火粮饷出力，赏游击徐廷彪巴图鲁名号，章京丰林保等花翎，守备朱永福等蓝翎，余加衔、升补、开复处分有差。

（卷121　8—11页）

道光七年七月乙卯（1827.9.2）

以克复回疆四城，乌鲁木齐迤西至伊犁一路军台差务较简，撤洛克伦台至托霍木图十六台，增设马八十匹、兵四十八

名。从都统英惠请也。

（卷121 22—23页）

道光七年七月丁巳（1827.9.4）

又谕：多贵奏讯明前逃之布鲁特比色黑拜等五名并无助逆情事、照旧安插一折。所奏是。奇里克爱曼六品顶翎布鲁特比色黑拜等前因库图鲁克拒伤木萨潜逃卡外，查无实在下落，业将该比销除册档。现回至乌什卡伦探望，经官兵等拿获，讯系畏惧逃避，并无助逆情事，著准其照旧给还顶翎，约束所管夷众各归原处游牧安插。

（卷121 25—26页）

道光七年七月甲子（1827.9.11）

谕内阁：武隆阿著赏给副都统衔作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诚端、苏清阿俱著作为喀什噶尔帮办大臣，那桑阿著作为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恒敬著前往叶尔羌作为办事大臣，扎克桑阿著作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果良额著调补和阗领队大臣，富升阿著作为和阗帮办大臣，多贵著作为乌什办事大臣，容安著仍留阿克苏帮同长清办事，巴哈布著即回喀喇沙尔本任。此内有未戴花翎者，俱著照例赏戴花翎。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喀拉提锦布鲁特比来营效顺并卡伦外近日筹捕情形及保奏各城参赞、办事大臣各折。朕阅该将军等所奏，喀拉提锦布鲁特比萨底克既愿出力报效，亲见张格尔带数十人穷蹙逃往达尔瓦斯，何难在彼设法擒献？乃复远来卡内送信，始回该部落与沙伊布拉依木商同擒拿，是其狡诈情状已属显然。即前此各处侦探逆裔潜匿地方迄无定所，是否该逆窜迹无常，抑系该夷等虚词搪塞为尝试官兵之计？该将军等不加深究辄以入告，试问该逆果有确踪，各部落同心效顺，何至四五月之久竟同海捕？计自克复四城后虚糜帑项不可胜数，长龄

等不自知筹办之失宜，仍欲留兵荒徼俟剿捕得手再行陆续撤回，岂不思官兵出卡既不能深入穷追，转令外夷窥我虚实，启其轻视之心，所关甚巨，而转饷之难尚属其次？长龄等接奉此旨著即将出卡之将领官兵全行撤回，仍檄谕外夷各部落以“张格尔入卡肆逆，荼害生灵，实为元恶大憝，罪不容诛。现在各部落既多输诚效顺情愿截拿，谅该逆飘泊游魂，不难擒缚来献以邀封赏。大皇帝因官兵出卡驻扎恐尔恭顺各部落不无警惧，并恐官兵不无滋扰，特降恩旨曲加体恤，即将大兵全行撤回卡内，尔等部落益当勉竭诚悃，商同设法将逆首张格尔迅速擒拿，或献馘军门，必当奏明大皇帝照前悬赏格懋加封赏。”该将军等一面缮发檄谕，一面即将大兵暂留八千名，其余均即分起凯撤，自杨遇春、杨芳、齐慎以下将领及御前乾清门侍卫、巴图鲁侍卫等悉令进关。杨遇春仍遵前旨督押官兵进关后来京陛见，再回总督之任。杨芳等各回原任。前经降旨将东三省官兵先撤二千，兹亦著全行撤回归伍。长龄著暂留喀什噶尔督同各城参赞、办事大臣等办理善后事宜，并设法擒拿张格尔务获，俟一切军务完竣再行奏明候旨。所留官兵八千名应如何酌量分布各城，即著体察情形办理。所奏苏伦保骨殖，即著色普清额携回归葬，并饬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以慰忠魂。前据鄂山奏善后事宜一折，著钞寄长龄等阅看是否可行，一并妥议具奏，并发去新铸叶尔羌办事大臣印信一颗，交长龄等祇领颁给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杨遇春、杨芳，并谕武隆阿知之。

署陕甘总督鄂山奏：首逆张格尔潜踪无定，率师深入似非所宜，请迅饬将军、参赞等遵照前旨将出卡及军前各大兵速撤回营，酌留或一万或八千之数分布四城筹办善后，严禁往来贸易，将外夷之人不准轻放一名入卡，其隶入版图各回城之人亦不准轻放一名出卡，并不准在附近卡地游牧，使内奸外逆声息

不通，回众资生乏策，即足制其死命。至酌留各兵经费，现闻四城叛产不少，或将清出各地亩作为屯田，分拨留防兵丁垦种自食，或招内地民人耕种照回例纳租，请饬下将军、参赞等察看情形妥协筹办。报闻。

以前在佳噶赖等处剿匪拿贼并运供军粮办理文案出力，赏游击陈金绶巴图鲁名号，游击史臣等花翎，骁骑校阿尔绷阿等蓝翎，余升用、选补有差。

（卷122 11—14页）

道光七年七月己巳（1827.9.16）

谕内阁：上年逆裔张格尔入卡滋事，攻陷城池，戕害官弁，叶尔羌接壤阿克苏之伊勒都军台官兵被贼伤害；迨额尔古伦打退贼众，复敢纠约回匪五六千人在距城八十里之浑巴什河南岸屯聚，向西北行走逼近乌什边界，乌什存城官兵不满三百，时扬威将军长龄由伊犁取道那拉特卡伦，距大营尚远，贼氛甚炽，势若燎原，倘守御无方致有失事，则东四城俱危如朝露，尚复成何事体？长清甫经到任即能激厉兵回查拿奸细，婴城固守，调度得宜，并以乌什辅车相依分兵防堵，钲鼓相闻，声势联络；巴哈布接据苏伦保求援之信即檄调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带其子扎尔汉迅速前往，奋不顾身；达凌阿一闻征调即带劲兵往援，与长清尽力防御；浑巴什河南岸及乌什察哈拉克台之战，达凌阿、巴哈布督兵迎剿杀贼无算，并将贼首库尔板素皮等歼毙，已为殄贼之先声。是长龄等未到大营之先，非长清不能力捍孤城，非达凌阿、巴哈布不能痛褫贼魄，保障东四城，俾大兵进取有资，厥功甚伟。现当大功告竣，允宜特沛殊恩用酬懋绩。长清、达凌阿、巴哈布俱著赏给云骑尉世职；长清之子翰林院笔帖式富春著加恩以六部主事即补；巴哈布之子扎尔汉前已降旨赏给笔帖式，著加恩以六部笔帖式即补；达凌阿之子庆安年甫十四，

著俟及岁时加恩以六部笔帖式即补，以示朕论功行赏之至意。

（卷122 18—20页）

道光七年七月庚午（1827.9.17）

谕内阁：上年逆裔张格尔入卡滋事，朕命将出师声罪致讨，天戈所指，四城立克。若能即日擒渠，朕功全藏，则扬威将军长龄等宜如何论功行赏？殊勋伟绩，自不待言矣。乃张逆先期遁去，至今迄未就获，实由长龄等办理不善所致。今当凯撤竣功，在事出力人员均应叙绩加恩，其中亦不能不略示区别。长龄前因三战皆捷已赏加太子太保衔，此时无可施恩，俟拿获首逆再降恩旨。参赞大臣杨遇春于克复喀什噶尔后亲自带兵收复英吉沙尔、叶尔羌二城，并派杨芳等攻取和阗，调度得宜，杨遇春著赏还太子太保衔，仍交部从优议叙；其子都司杨国佐著赏加游击衔。参赞大臣武隆阿前因患病回喀什噶尔，后甫出图舒克塔什卡伦又复因病折回，并无出力之处，无可施恩，今已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著随同长龄办理善后事宜，并严缉张格尔务获以观后效。参赞大臣杨芳上年在柯尔坪前敌著有劳绩，本年收复和阗一切布置俱合机宜，并生擒贼目噶尔勒，伊本兼云骑尉世职，著加为骑都尉并挑乾清门行走，仍交部从优议叙。新授都统哈良阿、副都统阿勒罕保、卓尔珲保、倭楞泰、吉勒通阿、德海、新授乌什办事大臣多贵、新授英吉沙尔领队大臣那桑阿、新授喀什噶尔帮办大臣苏清阿、新授叶尔羌帮办大臣扎克桑阿，俱著交部从优议叙。内阁学士容照、桂轮、副都统新授阿克苏帮办大臣容安、伊犁领队大臣恩绪，俱著交部议叙。新授察哈尔都统安福著赏戴花翎。伊犁领队大臣祥云保、硕隆武上年带领伊犁官兵行走迟缓，本应革职治罪，因查由冰岭难行，责令图功自赎，该二员功罪仅足相抵，无庸给予议叙。甘肃提督齐慎、陕西汉中镇总兵吕天俸、四川重庆镇

总兵余步云、山东登州镇总兵成玉、甘肃永昌协副将胡超、庄浪协副将李士林、安西协副将郭继昌、金塔协副将张国相、云南曲寻协副将周志林，俱著交部从优议叙。甘肃宁夏镇总兵史善载著交部议叙。其办理粮台及转运各员经理妥协，均无贻误。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鄂山总理军需事务繁剧，著加太子少保衔并赏戴花翎。新授山东巡抚卢坤著加太子少保衔。乌鲁木齐都统英惠著赏戴花翎。新授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副都御史诚端著赏给二品顶带。英惠、鄂山、卢坤、诚端仍俱著交部从优议叙。新授叶尔羌办事大臣副都统恒敬、库车办事大臣头等侍卫那彦宝、新授和阗领队大臣头等侍卫果良额、新加副都统衔授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常格，俱著交部从优议叙。吐鲁番领队大臣副都统衔赓音岱前因陈奏不实拔去花翎，部议降调，已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无庸给与议叙。土尔扈特贝子巴勒丹喇什、和硕特头等台吉乌尔图纳逊前因带兵出力已加恩挑乾清门行走，仍俱著交理藩院从优议叙。土尔扈特管旗章京陇吉特、甲喇章京额尔德尼等俱著交理藩院议叙。其跟随巴哈布打仗之蒙古阿勒巴图一千名，再著赏银一千两。此次议叙各员均著照军功例议给，用示朕振旅策勋、有功必录之至意。

又谕：自上年回部军兴，各蒙古汗、王、贝勒等以及呼图克图喇嘛均经呈进马匹驼只，洵属急公，已随时分别加恩矣。今大功告蔵，用再量予恩施，阿拉善王玛哈巴拉、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贝子伦布多尔济、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两爱曼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杜尔伯特汗齐旺巴勒楚克等、土尔扈特郡王三达克多尔济等、和硕特扎萨克台吉布彦克什克，俱著交理藩院分别议叙。呼图克图喇嘛等俱仍照前次分别赏给缎匹，由各该处库存颁发。哈密郡王衔贝勒伯锡尔备办车辆供送兵差，实属急公效顺，可嘉之至，著加恩赏给白

玉翎管一个、白玉搬指一个、顾绣蟒袍一件、大卷八丝缎两匹。扎萨克伯克纳孜尔随同当差尤为出力，著加恩赏戴花翎，并赏给小卷五丝缎两匹用示朕绥怀藩服、恩加无已之至意。

（卷122 20—25页）

道光七年七月壬申（1827.9.19）

谕内阁：逆裔张格尔自去岁夏秋之间勾结内外回匪侵扰边境，戕害官兵，窃据四城，贼势甚炽，朕即命长龄为扬威将军，以杨遇春、武隆阿参赞军务，飞调陕、甘、四川暨吉林、黑龙江官兵并巴图鲁侍卫等急赴军营，于本年二月内长龄等督率大兵自阿克苏进发连获胜仗，克复四城。深堪痛恨者逆首先期逃遁，未能就缚。现已谕撤大兵，筹办善后。计逆裔犯顺一年有余，凡一切军报、承书谕旨，军机大臣等夙夜殚心，勤劳懋著，允宜特沛恩施以昭奖劝。大学士曹振镛著晋加太子太师，大学士新授两江总督蒋攸铦、尚书文孚著晋加太子太保，尚书王鼎、玉麟著加太子少保。所有军机章京等，著军机大臣保奏尤为出力者数员候旨施恩。特谕。寻赏光禄寺少卿吴孝铭四品顶带，余分别升补，并照军功例议叙有差。

以接递军报无误并派办军务文案出力，奏事处及兵部捷报处、职方司各员下部议叙，并予各驿站文武员弁议叙，兵夫赏赍有差。

（卷122 31—32页）

道光七年七月癸酉（1827.9.20）

谕内阁：鄂山等奏筹备善后经费，恳酌量加拨银两。此次回疆用兵，师行粮运需费浩繁，所有先后拨解军需本款银两俱经节次转解大营及口外各处动用，现在办理善后及凯撤官兵各事宜支用尚多，亟须预为筹备，著照所请准其动拨甘肃藩库银五十万两、陕西藩库银三十万两以资接济。其所请于就近省分

再行酌拨银一百万两，著户部速议具奏。寻议：于部库拨银一百万两，飞咨直隶总督委员解往甘肃备用。从之。

（卷122 32—33页）

道光七年八月癸未（1827.9.30）

又谕：长龄等奏官兵出卡剿洗逆党情形。前据长龄等奏称探知张格尔逃往卡外在达尔瓦斯之藏堪地方藏匿，杨遇春、杨芳分带官兵前往追捕；兹据奏于七月初七日在塔里克达巴罕相近地方遇见贼匪二千余人，当经副将郭继昌等督兵迎击，贼匪上山用枪抵拒，协领寿昌等直上攻击毙贼二三百名，该匪复敢放枪抵敌，协领都凌阿、委参领郭全首先攻上，均中枪阵殁，嗣经官兵击毙督阵红衣贼目三人，始败退后面山梁据扎；旋经杨芳督同领队安福等分路进攻，郭继昌等由贼后兜击，贼匪腹背受敌，拚死抗拒，官兵两面夹击，斩擒一千五六百名，脱逃者仅百余人；侍卫色克精阿、委参领巴尔江阿、守备蔡汝寅及参领哲里善均先后被伤阵亡，殊为可惜。该将军等既探知张逆藏匿地方派兵出卡追捕，自应倍加慎重，乃虚延时日，糜费兵饷，竟令零星残匪伤我官兵，纵将该逆党斩获多名已属不值。长龄等调度失宜，办理不善，咎无可辞，杨遇春、杨芳、武隆阿俱著交部议处。安福首先击贼致受枪伤，著赏给誉勇巴图鲁名号。其阵亡之都凌阿等著交部照例议恤。所有伤亡官兵著该将军等查明咨部，照例赐恤。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等奏官兵在卡外剿洗逆党、兵将间有伤亡、霍罕回禀殊不足信并筹议善后、请以逆裔管理西四城各一折。大兵克复四城已经数月，迄未得逆酋张格尔实在踪迹，虚延时日，糜费兵饷，只遇逃窜卡外零星残匪竟致损我官兵，虽据奏斩擒逆匪千余名，逃脱者不过百余名，而我带兵将弁及兵丁等已伤亡数十人之多，殊为可惜，不值之至。外夷

各部落内声言效顺者既知其为缓师图赏之计，乃犹称布鲁特咸睹兵威，或将该逆拿献，岂非仍在梦中？其霍罕伯克之谲诈，又何待遣使来营求赏元宝始为派兵擒渠方知其妄？长龄等总不咎前此办理之失宜，迨接奉六月十六日所降谕旨饬将卡外官兵酌撤始为此奏，披览之下，愤懑殊深。大军久驻卡外，各布鲁特势不能不自保其疆圉，即有逃窜零星回子依附其地，亦只可待其来而歼之，何得堕其诡计，深入其阻？况张格尔并不在其中，更不值轻劳兵力，致损国威而张贼势。至所奏善后之策，竟请以久经羁留之逆裔阿布都哈里赏给职衔放归回部管理西四城回众，尤为纰缪之极！长龄老悖糊涂一至于此，武隆阿随声附和，俱著严行申饬。为今之计总当遵奉前旨将西四城仍照旧章办理，一切分兵防守及清查叛产、筹备粮饷并种种未尽事宜，作速从长计议，务期经久无弊，方为妥善。其所奏传谕霍罕伯克以张格尔系无足重轻回子、该伯克既不肯将其拿献、又不肯将其家属送出、即永远不准入卡贸易一节，尚为得体，稍合朕意。该将军等一面筹撤官兵，议及善后，一面设法擒拿张逆，小心防范各城。若再稍有挫失，首逆又不可得，试问能当此重罪耶？惕之，慎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扎遇春、杨芳，并谕武隆阿知之。

（卷123 13—16页）

道光七年八月戊子（1827.10.5）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回疆大功告竣，官兵次第凯撤，第念善后事宜必须有备无患，伊犁将军有统辖八城之责，朕闻由伊犁至喀什噶尔除冰岭一路外另有由草地抄近捷路可以行走，计程几日可抵喀什噶尔境界？其间所经是何地方？著德英阿密派明干熟谙员弁踊度该处路径及程站里数、军行有无窒碍，据实具奏。惟兵贵神速，道阻且长，若马匹中路疲乏，应于何处更换接

济？并著德英阿妥议奏闻。此系朕思患预防，可以不用、不可不备之意，该署将军当不动声色密行查勘，断不可稍有漏泄，以致骇人听闻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卷123 19—20页）

道光七年八月己丑（1827.10.6）

谕内阁：长龄等克复四城距今已六月之久，张逆愈窜愈远，不能立定主见筹办万全，转顿兵荒徼虚延时日，糜费兵饷，致零星残匪伤及官兵，虽据奏斩擒一千五六百名，脱逃仅百余人，究属长龄等办理不善，咎无可辞。本应照部议革职，姑念道路辽远，一时难以更换，长龄、杨遇春、杨芳、武隆阿俱著从宽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卷124 1页）

道光七年八月庚寅（1827.10.7）

谕内阁：那彦成奏预筹凯撤官兵过境供应章程。前调剿办逆回之火器、健锐二营及吉林、黑龙江官兵，现已次第凯撤，沿途经过地方自应将供应车马妥为筹备。惟此次凯旋官兵无须似出征时趱行之速，俾该州县将车马轮流递送，应付无误。著鄂山于吉林、黑龙江官兵进关时即令分为二百名一起，间四日行走，其经过之陕西、河南、直隶、奉天等省亦可按起应付，庶沿途地方只备车马一分，稍省民力，足敷轮转。余俱照所议办理。

（卷124 2页）

道光七年八月辛卯（1827.10.8）

又谕：前据奕颢等奏盛京、金州、盖平等处拿获外来夷人四名，当经降旨饬解刑部审办。兹据奏讯明伊尔纽万、雅哈木图喇、阿布都阿迪尔均系布噶尔回子，于本年三月间承领在喀什噶尔贸易回子哩雅斯花布等物，欲赴塔什蹇地方贩卖，途遇哈萨克之阿布萨塔尔邀往哈萨克营运，与伊等一同前往，行至噶

勒噶尔巴地方被黑帽贼人抢去货物，迷失路径；其所带字条系避邪经文等语。所供均属一面之词，且该犯等本年三月间既在喀什噶尔承买货物，乃于该处滋事均未闻知，难保无避匿情弊。伊尔组万、雅哈木图喇、阿布都阿迪尔、阿布萨塔尔四犯连起获字条著一并交兵部解交陕甘总督转解喀什噶尔，交武隆阿、诚端、苏清阿提同该处贸易之哩雅斯质讯。如审明只系贩卖货物，被抢属实，即著解交各该犯原处释放；如讯出别情，即行按例严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讯明伊尔组万等实系承领货物，被抢迷路，并无别情，已赏给马匹口粮押送出卡，俾令各回本处。报闻。

（卷124 10—11页）

道光七年八月乙未（1827.10.12）

又谕：据福绵奏接鄂山等咨会押解逆犯呵里雅一名进京，由晋行走妥为护送；其凯撒各路官兵内有京营、东三省官兵，出陕西境后或由山西经过，一切须及早筹备方免贻误等语。现在解京之逆犯呵里雅已定由山西行走，著福绵派员护送，并饬沿途州县营汛各带兵役协同小心押解。至凯撒之火器、健锐二营及吉林、黑龙江官兵，昨已降旨令该署督于进关时即分为二百名一起，间四日行走，经过之陕西、河南、直隶、奉天等省按起应付，该署督等即遵照前旨办理，令各州县车马轮流递送，无庸由山西行走。将此谕知鄂山、徐炘，并谕福绵知之。

（卷124 22—23页）

道光七年八月丙申（1827.10.13）

署陕甘总督鄂山等奏：遵查军兴以来节次拨解过阿克苏供支军营兵饷银四百万八千六百余两，前准长龄等来咨五月以前所拨饷项大营只收到银二百零二万两零，其余有已由阿克苏转解尚未运到大营者，亦有尚未解至阿克苏者。兹复飞行口外各

城滚运粮台上紧转运，并咨阿克苏于收到一起饷项即速解往大营以备支放，仍遵旨妥为筹备，先于借拨陕、甘两省藩库银八十万两内再行酌量拨解，无误要需。报闻。

（卷124 25页）

道光七年八月己亥（1827.10.16）

乌什办事大臣多贵奏：乌什屯工、回户岁征大麦前经奏准于回户内仍征三百石，余皆改征小麦。查屯工每名种地二十亩，地广力单，究不能如回粮之纯净，请嗣后将回户应交大麦亦改征小麦，屯工应交小麦改征大麦，并令屯工以小麦地与回户易种交纳。得旨：依议妥为办理。

库车办事大臣那彦宝等奏：库车、沙雅尔各回户上年、本年额征粮石已蒙豁免，明岁官兵口粮请采买小麦三千石、大麦五百石以备支放。从之。

（卷124 30页）

道光七年九月甲辰（1827.10.21）

以哈密承办军需出力，予知州赵宜暄等升补、加衔、叙选有差，释回废员珠尔嵩阿，赏扎萨克台吉鄂尚花翎。

（卷125 3页）

道光七年九月戊申（1827.10.25）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卡外官兵先后撤回、杨遇春等带领酌撤远省官兵起行并审办贼目、饬拿逆首情形一折。官兵出卡追捕张逆日久未获，早应撤令回营以节无益之费。现据什克南将助逆之布鲁特大头目集阳伯克拿获解营审办，讯系张逆紧要贼目，该伯克库布特既经此次奖谕令其设法擒拿逆首，拔达克山伯克密勒雅尔亦经长龄等奖其来使，仍令擒渠立功懋膺封赏，固可期其认真出力。其喀什噶尔回子多列特胡达巴尔底自愿以家属为质往拿张逆，亦尚可信。惟此时只应令伊等自行设

法擒献，无须兵力，如能得有报获逆首确信，再酌量派兵接应护解来营，尚无不可。至带兵大员哈良阿等，前已降旨分别施恩。伊犁领队大臣硕隆武因上年带领伊犁官兵行走迟缓，本应革职治罪，从宽责令图功自赎，此次随同出力功过仅足相抵，仍遵前旨无庸给予议叙。再，前经武隆阿带往之山东开复知县章寅，续经程含章参奏该员亏短库项，降旨革职拿问，现在曾否解往山东？如尚未起解，即著长龄等迅速派员押解前往归案审办。又，从逆伯克博巴克为张格尔亲信羽党，既带叛回窜出卡外，复由霍罕逃出，纠约零匪二千余人往寻张逆，经官兵在塔里克达巴罕地方截拿，复敢迎拒伤我官兵，将来生擒该逆时，即著派员押解来京尽法惩治，以彰国宪。再，据御史钱仪吉奏称此次南路办理善后，非增驻兵丁不足以壮军威，而官兵既多，难尽取给于回部，自应仿照北路开设屯田；喀什噶尔之东大河沿一带傍乌兰乌苏河岸，多有旧时沟渠遗迹，且由此至阿克苏又是捷径，可否于所调各兵内择其曾在伊犁、乌鲁木齐屯工种地者酌留数百名，于大河沿一带分筑数堡使之居住，俟交春令逐渐开垦，所收粮石分贮喀什噶尔及阿克苏两城，或于巴尔楚克地方建置仓厥，尤为适中之地，南北声势亦足联络等语。官兵留驻各城较前增多，自应预筹经久之策以供兵糈，该御史所奏屯田裕饷不为无见。第开垦新荒急切难以奏效，前经该将军饬查叛产为数甚多，现在曾否清厘？将来即以查出叛产酌留熟悉屯工、种地兵丁分领耕种，再将官荒地亩逐渐开垦，未始非边备之一策。惟议及屯田必须先筹水道，其大河沿等处地方是否旧有沟渠遗址？此外能否另筹引水灌田沟洫？著长龄等详勘妥议，奏明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长龄、杨芳，并谕武隆阿、诚端、苏清阿知之。

大学士扬威将军长龄等奏：前蒙豁免回疆八城上年、本年

粮石贡赋，查和阗回众前已交布二万匹，请准作为道光八年正供。伊犁现需布匹购换哈萨克牲畜，即发交运往应用。报闻。

（卷125 6—9页）

道光七年九月辛亥（1827.10.28）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卢坤奏查探口外情形秋成丰稔，现在扬威将军长龄饬委阿克苏阿奇木爱玛特在该城采买二麦，此外各城当亦可买；至各路官兵未撤者尚多，就近买粮固可大省运费，但究竟能买若干，将来驻兵若干，刻下未接大营及阿克苏确信，尚难悬计；其乌鲁木齐粮石必应照常趲运，断不敢因有采买之说稍事耽延；俟长龄等札知到日，即会同鄂山确核具奏等语。本年回疆秋成大稔，若就近采买，较之乌鲁木齐计程三十余站所省实多。阿克苏既可买运，此外各城当亦有可买之处。惟念足食尤须便民，军兴以来西四城既疮痍未复，东四城亦供亿寖繁，著长龄留心察看，并饬各城办事大臣随时体察情形，可买则买，应少买则少买，倘不可买则竟不必买，总须按照时价公平采买，断不可以苛派扰累回子别滋事端。此次调兵计三万六千余名，其满汉马步官兵进剿者共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余名，朕自五月内节次降旨撤兵，迄今五月有余，统计长龄等节次奏报共撤官兵一万零七十七名，计未撤者尚多，何迟缓一至于此？虚糜粮饷伊于胡底？速撤一日即早省一日之用，著即次第凯撤以节劳费。至长龄等前奏西四城甫经克复，请留兵八千以资镇抚，当经降旨准行。朕思兵贵精不贵多，且多留一兵即多一兵之费，著长龄悉心斟酌，能于八千之中再省二三千更好。其各城应派若干并著派定，据实奏闻，毋再迟延。此外一切善后事宜应办者甚多，长龄均未奏到，该将军所司何事？岂待朕一一指示遵照办理耶？逆首弋获无期，布置一切均须周密，方能有备无患。朕心悬万里，即速奏闻以慰廑注。将此由六百

里谕知长龄，并谕鄂山、卢坤知之。

（卷125 12—14页）

道光七年九月乙卯（1827.11.1）

谕军机大臣等：据给事中杨殿邦奏风闻安徽凤阳、定远等处私枭充斥，霸占口岸，滋扰地方，凤阳之溪河、小溪、定远之三河集、明光集为回民贩私口岸，有里口、外口之分；其霸据里口者系河南及颍、凤、淮、徐等处之人，其在外口者俱系籍隶山东之人，该犯等各据口岸，往往互争界限，聚众械斗，出监以贩私为生，无事以劫盗为业；内中穆荣昌一名住凤阳县乌云山下，系饬拿枭犯穆凤林之胞兄，马克俭一名系前次奏请饬拿枭犯李大本之母舅，该二犯尤为怙恶不悛；其余各犯，非旧经犯案，即现作窝家，党羽日结日多，且皆系回民聚族而居，更恐肆行无忌；并将著名要犯姓名住址开单进呈等语。所奏甚是。枭徒充斥肆扰，非贩私侵灌纲引，即盗劫为害闾阎，该地方文武各员若随时认真查拿，何致肆行无忌？前此饬拿之枭犯李大本等日久迁延，竟成海捕，皆由该兵役等或潜通消息，或受贿隐匿。现据该给事中开明各要犯姓名住址，不难悉数查拿，著蒋攸銛等即遴委妥员按照所开姓名住址严密搜缉，务绝根株，毋使一名漏网，从重定拟具奏。如再任听不肖之官吏一味朦蔽，别经发觉，惟该督等是问。该犯等姓名住址单并著钞寄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现获李盛文等七犯提省审办，未获各犯严饬查拿。报闻。又批：李大本一犯务要设法拿获，不可视为海捕。

（卷125 25—26页）

道光七年九月壬戌（1827.11.8）

谕内阁：长龄等奏采买铜斤加卯鼓铸一折。阿克苏自上年军兴后钱价骤昂，已经长清等于额铸之外添铸钱文，本年复采

买铜斤铸钱搭放兵饷。现因长龄等筹办善后事宜、各城添建城垣及修盖衙署兵房等项需用较繁，已预拨银两采买铜斤加卯鼓铸。惟此项工程有需时日，自应预为筹备宽裕，著照所请，阿克苏所属之拜城北山一带旧设上下铜厂二处原拨驻防兵三百名，准其每厂再添给兵五十名供采铜斤，所需兵丁即将由营撤回兵一百五十余名内拨给铜厂兵一百名，其余五十余名拨于钱局供役，仍照征兵分例每名月给盐菜银一两四钱五分、口粮面一分，暂留一年，俟善后事宜完竣再行察看情形办理。该部知道。

补赏留防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等处之乌鲁木齐官兵俸装银，撤回者以前贷半年俸饷抵算。

予塔里克达巴罕阵亡协领都凌阿、参领哲里善、委参领郭全、巴尔江阿、侍卫色克精阿、守备蔡汝寅祭葬、世职如例。

（卷126 8—9页）

道光七年九月癸亥（1827.11.9）

谕内阁：上年张格尔进卡滋事，朕命将出师志在歼除元恶。本年二月进兵，天戈所指，四城迅就荡平，惟逆首尚未弋获。朕思该逆荼毒生灵，断无久逃天网之理，不值久劳师旅。今出卡大兵全回大营，各城办事大臣俱经简放，一切善后事宜即可及时经理。喀什噶尔现有武隆阿、诚端、苏清阿三人，长龄无庸在彼督办，著即来京供职。伊犁将军著德英阿补授，伊犁参赞大臣著容安补授，即赴新任。现除凯撤官兵外，留防官兵尚多，不可无大员统辖，参赞大臣杨芳著暂留喀什噶尔，所有一切善后事宜会同武隆阿等妥速办理，事竣听候谕旨。各要激发天良，和衷共济，不准推诿，并著四城大臣各就该城情形妥筹经久之策，知会杨芳、武隆阿等会同具奏。其扬威将军印信及武隆阿参赞大臣印信，遇有大员入都之便俱著赍带回京。

谕军机大臣等：上年张格尔进卡滋事，朕命将出师志在歼除元恶，永靖边陲，乃四城克复，张逆日久逋诛，均系长龄等办理不善，朕心深为愤懑，鄂山、卢坤谅所深悉。溯自军兴以来，朕颁发朱谕，指授方略，并于武隆阿陛辞时面谕机宜，总以分兵为奇正两路，一路由巴尔楚克进攻，一路令武隆阿由乌什草地出其不意兜擒张逆，勿令远飏。此次调兵三万六千余名，不为不多，尽可分用，乃二月初六日进兵仍是归并一路，自洋阿尔巴特之役三战皆捷，仅得空城，该逆远窜，毫无踪影。究竟乌什草地是否实有戈壁数站、大兵断不可冒险前进，并张逆羽党埋伏拦截？如布鲁特、库图鲁克等是否实系同恶相济，其四城克复是否实有博巴克、噶尔勒等抗拒官兵，张逆是否先期遁去，抑竟于克复喀城后该逆乘间逸出卡外？计四城戡定以来已逾六月之久。一切善后事宜仅据长龄等奏酌留满汉兵丁八千名及伤伊萨克核查入官地亩一节，此外应办者甚多，该将军仅将什克南等伯克递禀敷衍了事，应撤官兵奏到者止一万零七十七名，虚糜粮饷，所办何事？是否长龄刚愎自用，抑系轻听浮言所致？又，武隆阿既不肯由乌什前进，乃于克复英吉沙尔后前赴叶尔羌时即因肝气复发回营，病愈后出图舒克塔什卡外本不甚远，又因臂痛折回，该参赞虽在行间，未曾勇往直前，是否真病抑系托故避就？此一节尤须访问的确。或武隆阿有所建白，长龄不能信用，以致该参赞袖手旁观亦未可定。朕心悬万里，惟据长龄等节次奏报，恐系纸上谈兵不甚确实，鄂山现办粮务，卢坤现驻肃州，闻见较真，倘长龄刚愎自用，责在将军，或系轻听浮言，咎在参赞，现当凯撤之时，领兵大员陆续前进，已过各员传闻当得其概，现到各员博访自得其详，其陆续进关各员亦可前后印证，备知颠末，著鄂山、卢坤作为己意密访，据实覆奏，不许稍有含混，亦不许少有漏泄。朕因鄂

山、卢坤平日实心办事不避嫌怨，特降旨密询，总要还朕一实字。将来领兵各员到京时，朕必一一详询，如该署督抚有扶同徇隐情事，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卷126 10—13页）

道光七年九月甲子（1827.11.10）

吐鲁番领队大臣赓音岱奏：前因运粮驼只歇夏，筹雇回子车辆赴托克逊粮台供用。嗣交秋令，驼只陆续到台挽运，当与英惠咨商将车辆裁撤。至上年奉派吐鲁番满洲营兵一百名随同进剿，兹已凯撤五十名。其后起官兵五十四员名复奉调赴乌什地方防守，经协领朝善带往。报闻。

（卷126 14—15页）

道光七年九月丙寅（1827.11.12）

署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常格奏：前蒙普免回疆八城上年、本年粮石贡赋，查喀喇沙尔上年、本年额征之粮俱经征收，支放官兵、回子口粮，应按照时价发给补还，当即在本处库存经费银内先行动给，一面咨署陕甘总督鄂山即行拨解归款。报闻。

（卷126 19—20页）

道光七年九月戊辰（1827.11.14）

以办理乌什军务出力，赏都司赵世芳花翎，笔帖式倭克精额等蓝翎，伯克迈玛他里普等顶翎，余升选、拔补有差。

（卷126 22页）

道七年十月庚光辰（1827.11.26）

又谕：长龄等奏续查打仗奋勇官兵、分别保奏一折。大兵进剿克复四城，前因长龄等所保人数过多曾降旨驳饬，嗣据核实保奏，业经节次分别施恩。现在官兵已陆续凯撤，何得再行渎请？所有单开黑龙江总管舒凌阿等八十一员请量予鼓励之处，俱著不准行。

谕军机大臣等：自九月初六日递到长龄等奏报后，迄今一月有余未接军报，及至本日报到，无非乞恩搪塞，善后并未分明，逆首仍无音信，曷胜愤懑之至！前据奏请留兵八千已降旨允准，滋复请多留防兵，所议亦未允协。如巴尔楚克牌素巴特前此尚为军营后路，此时已无转运军粮、防护台站要务，留驻多兵徒滋糜费，缓急亦无济于事，著无庸驻兵；乌什著留兵五百名；阿克苏著留兵五百名；叶尔羌准其留兵二千名；和阗、英吉沙尔准其各留防兵五百名；喀什噶尔留兵一万亦觉过多，准其以伊犁马队二千名留用。再，留绿营兵二千名足资镇抚，其吉林索伦官兵一千名及其余官兵仍遵前旨即行撤回。现在逆首帑匪卡外固系釜底游魂，然外夷各部落利其抚害以资掳掠，难保其不复相煽结。朕料该逆不能复行蠢动则已，倘再图窥伺，恐出我不意料我无备必向叶尔羌侵犯，著杨芳等于带兵得力将领内酌派一人奏明暂令前往帮同恒敬等镇静防守，仍当随时察看光景，密设侦探，相机调度，切勿堕彼奸计，是为至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印信著礼部速行铸就，交军机处附报颁发。甘肃提督齐慎，准其给假百日回籍治丧，事竣仍回本任。军营历次保升各员内有留防在各城者回营需时，著该部先行发给札付，以便支食廪俸。其现留之兵准其照例月给盐菜，夫折银二两四钱一分以资食用，并准作正开销。至所请制给兵丁皮棉衣服之处，此时留防非上年出征可比，著不准行。再，据片奏原任同知张循征仍以原官留甘补用，陆有恒赏给通判职衔，又调伊犁废员马伯乐办理汉字文案等语。善后事宜甫经办理，何得遽将留办之员请予恩施？且张循征已入大计参劾，陆有恒前此未允所请，何以既调马伯乐到彼，又请留张循征等？办事即或需员，亦不过一二人足供差遣，著杨芳等酌量留用，不得概行收录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杨芳、武隆阿，并谕诚端、苏清

阿知之。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谢授参赞恩。得旨：汝今责无旁贷，善后诸事一有不妥，惟汝是问。果能办理得宜，边境又安，何处不承受朕恩？否则难邀宽典。勉益加勉可也。

以承办回疆树窝子一带粮运出力，予主事衔讷恩登额等升擢、铨补、开复有差，赏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贝子伊萨克双眼花翎，伊萨克子迈玛特、阿布都尔满子迈玛特爱孜斯三等侍卫，署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玉素普等花翎，阿克苏五品顶带七品伯克萨木萨克等蓝翎，余分别赏加顶带。

释回乌什效力遣犯、旗犯三十二名。

（卷127　19—22页）

道光七年十月壬午（1827.11.28）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回疆底定，大兵凯撤，惟逆首尚未弋获，谕令该参赞等暂留官兵在彼防堵，大约以八千名为率。向来新疆兵饷俱由甘省办理，今又暂添兵力，自须于常年经费之外另为筹款。官兵凯撤后，军需总局自应裁撤，此项留防官兵即责成陕甘总督率同藩司先行通盘筹划，即以留兵八千名核计一年应需盐菜口粮若干，并查明现已运往军营者尚有若干，该省藩库存饷尚有若干，核定章程，以期源源接济。固不可稍滋糜费，亦不可偶形短绌，庶免临时周章。一经议定，即速由驿奏闻，候朕降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27　23—24页）

道光七年十月戊子（1827.12.4）

谕内阁：德英阿奏伯克等请将蠲免粮石分限摊交一折。前因回疆军务告竣，降旨将伊犁办理粮运各回户上年及本年应纳粮赋全行蠲免。兹据该将军奏称该阿奇木伯克等以运送军粮俱已照例发价，回户并无苦累，且此项粮石攸关兵食，恳请分限

完纳，情辞剀切，出于至诚，实堪嘉尚。所有蠲免粮二十万石，著准其分限四年摊交。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据德英阿等覆奏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兵丁所需军械、茶、布等项向系派员赴甘省藩库领银，分赴西安、凉州会同各该地方官将应置货物循照市价购办，自行运回，设立官铺，俟各兵销售后按月坐扣饷银交库归款，所售价值比之向商人购买减省较多，核之原本，稍加利息，作为一切津贴之需等语。新疆各城赴内地置办军装茶布等项相沿已久，今若遽议更张，转使商民垄断居奇，而兵丁生计日滋若累，自系实在情形。著照该将军等所议，嗣后仍循旧章办理。至委员等如有藉口公差夹带违禁货物，著该将军、督、抚等随时派委妥员严密稽查，有弊即参，毋许稍有徇纵。其货物到城，不准先行按名分给，著饬令各兵丁于需用时自赴官铺取用，以杜弊混。将此谕知德英阿，并谕英惠、容安、鄂山知之。

又谕：据德英阿奏称北路送到由霍罕投出原任喀什噶尔商伯克作霍尔顶，讯系回子郡王迈玛萨依特之侄，上年在喀什噶尔守城被张格尔将伊并家奴回子古尔板、巴克依托呼达拿去，押发霍罕地方，转拨给布噶尔库什伯克阿奇木名下为奴，本年四月间逃出，由俄罗斯逃至塔尔巴哈台地方投回，请赴军营为其叔迈玛萨依特等复仇等语。作霍尔顶系额敏和卓后裔，今于被执后自行带同伊仆远道投回，颇知大义，情殊可悯，已经德英阿传谕该商伯克遵用原品顶翎，派员送至喀什噶尔听候差委。著杨芳等遇有可以差委之处酌量委用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28　1—3页）

道光七年十月癸巳（1827.12.9）

以运送回疆军饷及防堵沙雅尔出力，赏三品顶带阿奇木伯

克胡达巴尔第二品顶带，七品伯克阿哈伯克蓝翎。

免哈密回民应交春间出借麦石。

（卷128 15页）

道光七年十月乙未（1827.12.11）

谕内阁：本日朝审勾到有官犯斌静、色普徵额二起。斌静前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任内行止不端，失于抚字，经刑部会同宗人府照激变良民律问拟斩候；色普徵额在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任内，逆回张格尔入卡，追至霍尔罕庄逗留不进，贻误事机，经刑部照失误军机律问拟斩候。该犯等罪状若系即时发觉，朕必执法从事，决不宽贷，惟事隔数年，并无实在证据，该犯等在部亦未经取有确供，罪疑惟轻，俱从宽免勾。斌静著宗人府永远圈禁，色普徵额著刑部永远监禁，以示朕法外施仁至意。

（卷128 15—16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乙巳（1827.12.21）

谕内阁：长龄等奏东省进征官兵骑驮马驼倒毙过多、请免追赔一折。上年进征逆回调派吉林等处官兵，所领马匹等项因口外戈壁地方并无水草易致受伤，且为时已久，程站穹远，未免倒毙过多。若照例著赔，兵力益形拮据。加恩著照所请，所有吉林、黑龙江出征官兵领过马驼车辆价银准其免赔，俟东省马队全数撤回，造册咨部查核。其火器、健锐两营官兵领骑马匹均一律照办。至伊犁官兵现俱留营，著俟凯撤时查明领过马数再行据实具奏。西安、宁夏、凉州并乌鲁木齐各满营官兵或早经撤回，或派令防守，所领马驼尚不致倒毙逾额，著咨明各该将军都统确查办理。又，另片奏塔尔巴哈台马五千匹因上年军务紧急不能随时缓息以致倒毙过多，所有领解员弁查无经牧不善及盗卖捏饰情弊，均著免其议处。该部知道。

（卷129 11页）

又谕：长龄等探明首逆确踪、分饬截拿防堵一折。张格尔窜赴库库苏地方，闻拿逃至阿坦台等处意欲纠合各布鲁特再来抢喀什噶尔并抢乌什卡伦，阿坦台等将张逆留住，又据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萨底伯克等愿往托古斯托罗设法擒拿。此等情节俱不可尽信。惟该夷犬羊成性，难保不随同附和，萨底伯克等或以报信为名探我虚实，均未可定，自应周密严防。长龄等赏给银牌等物谕令擒献并遣色布星额等由彼确探，严谕阿坦台等兼谕乌什布鲁特截拿，所办俱是。达凌阿尚未行抵阿克苏，即著折回，带乌鲁木齐官兵四百五十名并留防阿克苏官兵五百名赴乌什驻扎，并著移咨德英阿遣协领前赴哈萨克谕令阿布拉协力截拿。又，另折奏善后大概情形，所请喀什噶尔另建城垣在迤南二十余里之喀喇哈依地方，已于九月兴工，并将逆产银八万三千六十两拨用，俱著照所奏办理。惟所称英吉沙尔、叶尔羌二处另筑新城，建盖兵房、衙署情形殊未明晰，著各该大臣勘定分别办理，由长龄分晰具奏。所请一切科派陋规永远革除、不准藉差摊派、译写简明告示张贴并著勒石以垂久远，系必应查办之事。至留兵一万八千名，自系未经接奉前降谕旨，著俟长龄等覆奏到时再行核办。再，前此谕旨内巴尔楚克未准驻兵，惟查此地系叶尔羌前往阿克苏要路，著长龄等酌量是否应留弁兵驻守，据实具奏。所奏大河拐一带屯田及裁撤卡伦侍卫、改设绿营各弁两条，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议奏。所请口外田地不能科亩，房屋俱系土筑，难照内地造册报部，著照所奏办理。其新城东南建筑土堡驻扎伊犁满兵，并将所占新城回子庄田俟叛产拨还，并每户赏给银两以为迁移之资，俱著照所请行。前因四城办事大臣俱经简放有人，是以降旨令长龄回京供职。现在武隆阿患病开缺，所有一切善后事宜应办者甚多，长龄著暂缓来京，督同杨芳等悉心办理。如已起程，即

行赶紧折回。礼部新铸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印信著附便发去，长龄等转饬该参赞祗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因病乞解任，命即在喀什噶尔调理。赏库车办事大臣那彦宝副都统衔，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以和阗办事大臣果良额署库车办事大臣。

（卷129 14—16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辛亥（1827.12.27）

又谕：前据长龄等奏西四城及阿克苏、乌什酌留满汉官兵一万八千名，著照所请行。内吉林劲旅留五百名，黑龙江劲旅留五百名，已降旨令哈良阿、吉勒通阿于所带凯撒官兵内挑选得力精锐折回喀什噶尔。哈良阿等行抵何处，即著杨遇春、鄂山、徐炘传谕该二员挑选劲兵，每员分带五百名折回喀什噶尔听候长龄等差遣委用。总兵成玉亦系带兵得力大员，伊行抵何处，亦著杨遇春等传谕该镇，令其折回听候差委。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9 21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壬子（1827.12.28）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鄂山。昨因元恶未除，西四城尚须暂留官兵驻守用壮声威，已降旨酌留满汉官兵一万八千名，并派那彦成前往喀什噶尔会办善后事宜。现计军营留兵尚多，应需粮饷必当预为筹备，前拨军饷计运到大营者若干，起运在途者若干，此后应如何筹划？务期源源接济，勿致短绌延误为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29 23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癸丑（1827.12.29）

谕军机大臣等：鄂山奏筹划暂留回疆防兵经费一折。据称

此次军需最后部拨银一百万两及陕省调拨银三十万五千两，除解往乌鲁木齐等处外，实解大营银五百六万两，现存司库银八十一万九千余两，以备供支凯兵过境及各处找领之需；所解大营饷银，接长龄来信足资接济等语。所奏均悉。惟现在因元恶未除，降旨暂留满汉官兵共一万八千名，明岁一年经费断断不可支绌。鄂山此次覆奏经费所称岁需盐菜银十四万二千二百两零，口粮岁支白面三百九十一万三千二百斤，需小麦三万六千二百三十三石零，系就八千名核算；今又增兵一万，盐菜口粮又需增至一倍有奇。著鄂山督同该藩司颜伯焘再行核算留兵一万八千明岁一年应需盐菜口粮若干，除本省报拨银二十余万两及由乌鲁木齐等处运往并在各城采买粮石外不敷若干，务须通盘筹划，核定章程，以期源源接济，断不可偶形短绌，以致临时周章。一经议定，即速由驿奏闻，候朕降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寻奏：官兵一万八千名计一年盐菜银及采备半年粮石，请敕部添拨银一百万两，甘肃拨银二十万两，方足支应。下部速议。寻议：甘肃藩库可拨银二十万两外，请于山西、河南拨银五十万两，其余五十万两随后筹款拨解。从之。

（卷129 24—25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乙卯（1827.12.31）

又谕：前因各城办事大臣俱经简放，是以降旨令长龄回京供职。旋因武隆阿患病，复降旨令长龄暂缓来京，如已起程即赶紧折回喀什噶尔，并因长龄偶患脾泻，复令那彦成作为钦差大臣会同长龄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兹据长龄奏四城虽复众志未定，该逆窜至托古斯托罗地方，难保不复萌故智，请暂留军营督办等语。所奏甚是。长龄著仍遵前旨在喀什噶尔办理一切，其扬威将军印信即著留彼钤用。那彦成到彼尚需时日，其一切善后事宜应办即办，不必等候。至张逆现窜阿坦台、汰劣克爱

曼，距乌什较近，前已降旨令达凌阿折回赴乌什驻扎，会同多贵督兵严防，并著长龄移咨德英阿遣协领前赴哈萨克阿布拉谕令协力截拿。倘接据卡外探报，即速奏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29 27—28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丙辰（1828.1.1）

谕内阁：英惠奏停止粮运并裁撤军台兵丁马匹一折。现在大兵凯撤，回疆各城就近可以采买粮石，乌鲁木齐运出之粮分贮阿克苏、库车二城，足资接济，著将各该处粮运即行停止。镇迪道汤鼎、吐鲁番领队大臣赓音岱著于粮运完竣后各回本任。至所设军需局报销款目纷繁，查核钩稽应须专员经理，著英惠遴派委员将运过粮石数目以及运价、分晰车运驼运分别准驳，据实开造，毋许稍有浮冒。其自乌鲁木齐至吐鲁番、哈密至喀喇沙尔共十九台，添设之马匹兵丁亦即全行裁撤以节糜费。该部知道。

（卷129 28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丁巳（1828.1.2）

命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郡王阿布都哩敦更名阿克拉依都。

（卷130 1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戊午（1828.1.3）

谕内阁：托津等议覆长龄等奏试垦大河拐屯田及裁撤卡伦侍卫、改设绿营备弁一折。驻兵屯田，自古备边之良策。现在回疆西四城虽经戡定，而逆首仍窜逸稽诛，尚须多留防兵，豫筹粮饷。据长龄等奏喀什噶尔大河拐一带有空地一百余里，来春令原设回兵先行试垦，如有成效，陆续添设屯兵，以岁获粮石供支兵饷。惟所称该处地势较高，必须筑坝引水，是否水源甚旺足资灌溉？其下游回户田亩能否不虞阻遏？著那彦成于到

彼后再行详勘筹办，务期经久无弊方为妥善。至所请减裁直省额兵粮饷马干只补留防兵饷，似尚可行；其回户私垦田亩约略定赋，恐滋流弊。以上二节并著那彦成体察情形斟酌妥善，据实具奏。至额设守卡侍卫三十员俱由京营挑派前往，远道更换，于回疆情形俱未熟悉，所带各卡兵丁非所素辖，难资约束，尚系实情。著照所议将额设侍卫悉行裁汰，即于留防官兵内遴派得力员弁分驻防守，并于大小卡伦酌加兵额，以期周密。其应加兵若干、如何分布巡防、稽查弊窦之处，亦著那彦成妥为筹议，奏明办理。

（卷130 1—2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乙丑（1828.1.10）

护陕西巡抚徐炘奏报吉林、黑龙江头、二、三起凯撤官兵过境日期。得旨：陕省距京不远，此等奏折尽可由驿驰递，何必亦用四百里？识之。

（卷130 13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丙寅（1828.1.11）

以署阿克苏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捐给坐卡兵丁皮衣一千件，赏头等台吉。

（卷130 14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己巳（1828.1.14）

以回疆凯撤官兵过境，免奉天、辽阳、复义、岫岩、海城、盖平、宁海七厅、州、县地丁银十分之四。

（卷130 16页）

道光七年十一月庚午（1828.1.15）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那彦成奏回至保定交代事毕，二十四日起程前进。西陲道里遥远，即趱程前往，总须三月内方抵喀什噶尔，善后事宜必当趁春融办理。那彦成于途次酌量可以

趱程之处即加紧进发，早到一日，可早一日就理。前据长龄等奏请断绝各外夷贸易并严禁大黄、茶叶出卡，该夷等或可将张逆擒献；亟须严防各处卡伦及开齐小路，以免偷漏等语。大黄、茶叶系该夷必需之物，果能严行禁绝，俾外夷无以资生，藉擒献张格尔为求通贸易地步，固属甚善；倘阳奉阴违，或奸贩偷漏，或兵丁卖放，致为外夷所窃笑，转属不成事体。那彦成到彼体察情形严定章程办理，务须实力稽查，不可有名无实。再，上年张逆入卡勾结煽乱，各城回子从逆者固多，然其中能知大义、不甘从贼被害及自行殉节如和阗阿浑穆图巴拉父子者当不乏人，必应查明恤赏以励恭顺。此外死事官兵跟役，有随伊主死难者，其抗志捐躯，同堪矜悯。前经降旨令长龄等详查四城被害粮员、侍卫、官弁、兵丁及效力废员分别奏咨办理，嗣只据笼统奏及，曾否按名分晰造册咨部，未据续行奏明。又，上年逆裔将喀什噶尔满城攻破，被掳官兵三百余人，尽将发辫剪去，内有西宁马兵阎义、额鲁特兵丁巴兰二名曾经该逆释回送信，其余掳去官兵有无下落？克城后曾否查明？著那彦成到彼详查据实具奏，并将各城小回子中有不甘从逆遇害及捐躯自尽者查明，奏请加以恩恤。其被害粮员、侍卫、官弁、兵丁、效力废员及伊等跟役同时死难者，亦即详查奏明，给予恤赏，以慰忠魂。该督到喀什噶尔会同杨芳办理善后事宜，遇有应奏事件当联衔具奏。以上皆面谕未尽之言，特谕令知之。

（卷130 17—19页）

道光七年十二月丙子（1828.1.21）

谕内阁：此次军需动拨银一千一百一十六万余两，统由兰州转运肃州，由肃州分拨口外各粮台应用，是甘肃兰州总局为军需总汇之所，自应统归省局汇造报销。惟内有分拨各处备用者，有先行垫用续经还款者，必须逐一划清，方免缪镭。至口

粮一项多动用本处仓粮，著照户部所议，由兰州、肃州两局支拨者，统归总局报销，由该将军、都统、大臣等动支本处银粮者，即令自行咨部核销。

（卷131 5—6页）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卡外禀报张逆近日情形及现在筹办一折。张逆闻大兵陆续撤回，胆敢分遣回子向各爱曼借兵借粮意欲仍来抢占喀什噶尔，可见狼子野心，虽窜败游魂仍敢觇我虚实，该将军前此虚延月日一无措置，岂未虑及此耶？阿坦台等禀称张逆跟随二百余人，不敢下手，现在给伊搬至伊里斯满底处再来禀知前往掩拿，显藉投禀为名打听官兵数目，该将军面加谕斥并译发回字谕帖，尚为得体。前已降旨留兵一万八千名，并令那彦成为钦差大臣趱程前来会办一切，该将军即照所留兵数分派驻扎要隘，星罗棋布，严密防范，断不可轻率出卡致有疏虞。所有善后事宜应办即办，不必等候那彦成到彼，致稽时日。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长龄、杨芳，并谕武隆阿、苏清阿知之。

（卷131 6—7页）

道光七年十二月辛巳（1828.1.26）

又谕：德英阿等覆奏察勘道路情形一折，所奏甚是。将军等出卡巡查自应酌带兵力，惟现在张逆潜逃，附近各地方未免人心惶惑，若因履勘道路带兵远出，骇人闻听，致外夷妄生疑惧，所关匪细。况自伊犁之格根卡伦至那林桥一千数百余里，经过生熟布鲁特游牧始达喀什噶尔地界，必须裹粮三月，中间并无更换歇乏接济之处，军行实多不便，此路竟可无庸置议。其冰岭迤西可通乌什之路，既据查明亦系布鲁特游牧，久经封闭，已派员前往踏勘，俟奏到时再降谕旨。朕意冰岭路虽险峻，近年往来络绎，已与大路无殊，将来设有缓急，自应仍由

冰岭一路为是。特兵贵神速，必须预筹便捷之法，断不可如上年祥云保等援兵过于濡滞，以致缓不济急，乃于军务有益。至另片奏据哈萨克公阿布拉禀称今年秋收后有霍罕伯克带人在皮斯格克筑城，寄信哈萨克前去游牧，伊并未允从，且愿拿献张格尔，差伊弟台吉伊赖里与将军递马，情词恭顺，出于至诚，殊属可嘉。该将军等面加奖励，甚为得体。现发去敕谕一道并颁赏内府物件，德英阿等接奉后，著于二三月派员巡边之便赍往颁给，并面谕阿布拉等“大皇帝因尔不为霍罕所惑特颁赏件。尔务在卡伦外督同部落人等安居乐业，断不可被外人引诱迁移致受盘剥，自贻后悔，并须设法严缉张格尔以膺重赏。”至霍罕筑城一节虽系布鲁特地方，但距伊犁、喀什噶尔均不甚远，亦应密加访查，以期边圉有备无患。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敕谕哈萨克公阿布拉：据伊犁将军德英阿等奏接据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咨称，探明张格尔要由布鲁特、哈萨克路径逃往布噶尔之信，即发谕帖给阿布拉，务将张格尔围住以便官兵督同拿获。据阿布拉禀称今年秋收后有霍罕伯克带人在皮斯格克筑城，寄信哈萨克前去游牧，并未允从，情愿拿获张逆，特差台吉伊赖里与将军递马等语，情词恭顺，具见悃诚。自尔祖父投诚天朝，世笃忠贞，甚为出力，朕所深悉。尔游牧地方距霍罕甚近，霍罕带人在皮斯格克筑城，尔能深明大义不肯前往，朕甚嘉焉，兹颁赏蟒袍一袭、大缎四匹用昭优赐。霍罕狡谲性成，恐此后仍不免多方引诱，尔须持以定见，不为所愚，庶不致受其盘剥自贻后悔。尔当督同部落人等安居乐业，不可轻易更动。倘张格尔窜至附近地方，尔能侦获缚送伊犁，朕必照赏格赏尔元宝二千锭，晋封尔以王爵，永承恩眷，延及子孙。尔既受兹宠锡，益当感恩出力，永为天朝屏翰，仰副朕抚远绥来

至意。

（卷131 15—18页）

道光七年十二月庚寅（1828.2.4）

谕军机大臣等：德英阿奏补授伊犁将军不敢遽请陛见，恳加训诲等语。伊犁将军统辖南北两路责任綦重，现在西四城甫经戡定而首逆尚在稽诛，已派那彦成前往筹办善后事宜，留兵一万八千分驻防守，伊犁地方亦须遥为声援，同资防范。该将军不敢遽请入觐，所见甚是。边疆重地，回夷亲处，总须恩威并用，控驭得宜。如有应行抚戢之处，当曲示怀柔；其应行惩创者，亦不可姑息。此外，布鲁特、哈萨克等既须使之震慑，亦宜得其诚心。该将军当随事随时妥为镇抚，务期边圉永靖，方为不负委任。至整饬营伍、训练士卒，尤为此时要务。国家设立营制，原期有勇知方，折冲敌忾，况伊犁为边疆重镇，遇有调遣总宜迅速勇敢，始可资其缓急。乃上年逆回变乱，调援之兵多不得力，是平日营伍废弛已可概见。该将军惟当力加振作，勤于操练，其有老病无能及懈怠疏玩者，务即严行澄汰，庶一兵得一兵之用，不致军饷虚糜，以肃营制而重边防。再，前据那彦成奏请带兵得力大员，著即传谕领队大臣布彦泰前往喀什噶尔听候差遣。其伊犁领队大臣员缺，该将军委员署理可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131 27—28页）

道光七年十二月丙申（1828.2.10）

谕内阁：德英阿奏伊犁随征南路绿营官兵借支行装等项银两，请饬部照例核销等语。上年跟随长龄前往南路出征之绿营官兵八十余员名支过赏银，经部核令减半借给，惟上年伊犁派往带领民遣壮勇之绿营官兵业经准其全支，此项赏借银九百余两事同一例，著加恩准其核销，照例于凯撤回营后分年扣还。该

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奏途次传闻有张逆遣使投诚之说，俟到彼访察实在情形相机办理；并称禁止大黄、茶叶，严禁于卡伦不若查察于各城等语。本月初二日据长龄等奏探知张逆闻大兵陆续撤回，分遣回子向各爱曼借兵借粮，意欲仍来抢占喀什噶尔；旋据阿坦台等禀知张逆潜逃彼处已经月余，因跟随尚有二百余人，不敢擒拿，现在哄伊搬至伊里斯满底处，离卡仅八九百里，再来禀知前往掩拿。显借投禀为名探听官兵消息。该督所闻张逆投诚之说，自系道路讹传。该逆等狼子野心，诡诈是其惯技。那彦成到彼，纵该逆实有投诚之意，总当就计诱擒，相机妥办，断不可堕其奸谋。至严禁大黄、茶叶原可制外夷之死命，然必须稽察严密，勿使偷漏，又必须妥议章程，方免扰累。该督现已咨商各城，应如何核定斤两数目、禁止官吏诈索，务期斟酌详尽，既不可有名无实致为外夷所窃笑，尤不可使商民回众稍形滋扰，方为妥善。再，另片奏请带提督齐慎及游击米兆元等前往差委，前曾降旨令齐慎于回籍治丧百日后来京陛见，该督已于途次晤及，准其就近带往。甘肃大靖营游击米兆元、陕西靖远营都司向荣，俱准其带往差遣。其陕、甘两省各营千、把、外委、兵丁内如有向来实在得力者，准其酌带数员名前往，不可过多。该督行走甚速，遇有可以趱程之处，仍当加紧遄行以慰廑盼。再，京师于本月二十三日竟日大雪五寸有余，实近来所罕遇，仰见天心佑助，普迓春禧，伫望卿成此大功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31　36—38页）

道光七年十二月戊戌（1828.2.12）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查探张逆情形及请留带兵大员并建筑叶尔羌、英吉沙尔城垣衙署、议覆善后事宜各折，览奏俱

悉。现在张逆窘迫情形只系传闻一面之词，不可深信。釜底游魂，难保其不死灰复然潜来窥伺，该将军等惟当饬各路防兵随时加意防范，倘有可乘之机诱之使来，务即就地歼擒，勿留遗孽。惟不可轻率出卡堕其奸计，亦不可务为镇静有失机宜。至达尔瓦斯所禀张逆前此闻信折窜、未能缚献情由，真伪虽不足信，惟既遣使远来，该将军乘机招致尚无不可。前此准留吉林、黑龙江官兵，已降旨令哈良阿折回与阿勒罕保分带。其现留伊犁官兵管带当不乏人，祥云保著不准留营，仍令回京。总兵成玉，昨复降旨令其回任。和阗领队大臣富盛阿，著赏给副都统衔以凭支食廉俸、盐菜。喀什噶尔四品商伯克员缺，著照所请以作霍尔顶补授。其议覆松筠所奏各款内酌抽棉花税银调剂台站回户一条，所驳甚是。其余各条俟那彦成到彼通盘妥筹。至建筑叶尔羌、英吉沙尔城垣、衙署、兵房，非喀什噶尔情形可比，何不修复故城，另费周章耶？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长龄等奏探询张逆仍在阿坦台处居住，势甚窘迫，各处防范周密，如该逆穷迫力竭拚死前来，正好诱进卡内痛加剿办；否则，明春确探贼情，知会达凌阿等由乌什前来，两路进兵设法兜擒等语。张逆以釜底游魂，穷促情形原可想见，惟传闻之词亦难遽信，已谕知长龄等饬各路官兵加意防范，不可轻率出卡，亦不可坐失机宜。惟所奏建筑叶尔羌、英吉沙尔两处城垣、衙署，一移叶尔羌旧城之西，须建衙署、仓库、兵房八百四十余间；一移英吉沙尔旧城之北，须建衙署、兵房三百余间。此二处只因隔住回城一隅，迥非喀什噶尔改建昭忠祠、不敷居住者可比，何不修复故城，必须另费周章？该将军等现因严寒未能工作，先派员采运木植，著那彦成经过该二城时悉心察看情形，如非必不得已，无庸轻议更张。又据议

覆松筠前奏善后事宜各条内酌收商民棉花税银调剂台站回户一款，所驳甚是。其屯田、裁兵各款，前已交该督到彼酌筹是否可行，另行妥议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31 39—41页）

道光八年正月癸亥（1828.3.8）

又谕：长龄等奏生擒首逆、由八百里加紧驰报红旗一折。览此捷奏，实深嘉悦。上年十二月逆裔张格尔纠约布鲁特多人欲乘岁除潜入卡伦，经长龄、杨芳分带官兵探闻该逆向阿尔图什回庄前来，因被黑帽回子四百余人持械拦阻，旋即折窜出卡，杨芳带领官兵连夜赶至卡外喀尔铁盖山内追及贼尾，分路兜剿，立毙贼匪二百余人，该逆在前率领马贼三百余人迎面冲突，我兵排枪抵敌，先令马队官兵抄及贼后，领队大臣阿勒罕保等复分路带兵下压，贼匪向山沟逃窜，我兵力追，剿毙三百余人，仅剩马贼三十余骑拥护该逆上山，总兵胡超等飞骑直前追捕，山高路滑，众贼弃马而上，胡超等率领官兵、回子亦弃马穷追，毙贼五名，余贼滚山逃窜复奔大梁，该逆只剩贼匪十余名掷石回击，都司段永福及额尔古伦、胡超各带兵拥上山巅尽力追及，该逆情急将欲自刎，胡超、段永福、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兵丁杨发、田大武等夺刀生擒，并获贼目八名，余贼歼戮无遗，飞章奏捷。此皆仰荷昊苍加佑，祖考垂庥，俾得元凶就缚，遗孽翦除，洵足以安边徼而快人心。朕寅感之余，与中外臣民同深庆幸。长龄等统师进剿若能于克复喀什噶尔时就地擒渠，其显功丕绩当与兆惠、阿桂后先媲美，现迟至十月之久始将该逆擒获，功已稍次。惟念该将军等督率官兵不避艰险，于卡外临阵生擒巨憝，槛送京师，与檄谕外夷设计缚献者迥不相同，其在事将领官兵等争先效命，自系该将军督率有方，仍当渥沛殊恩，用昭懋奖。长龄著加恩锡封威勇公爵，

世袭罔替，并赏戴宝石帽顶、两团龙补服，授为御前大臣，赏用紫缰，换戴双眼花翎，并解赐佩囊二件、宝石顶一个、双眼花翎一枝、龙补一副、白玉双喜翎管一个、御用白玉搬指一个、白玉吉祥如意佩一件、黄辫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杨芳著加恩锡封果勇侯爵，世袭罔替，并赏用紫缰，换戴双眼花翎，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并颁赏双眼花翎一枝、白玉巴图鲁翎管一个、御用白玉寿字搬指一个、黄辫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其子有无官职、现年若干，著查明具奏；长龄、杨芳并开复一切处分。杨遇春、武隆阿虽未与其事，惟前曾督兵进剿克复四城，此时首逆就擒大功告蔵，亦应量予恩施，杨遇春、武隆阿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总兵胡超著加提督衔，赏给骑都尉世职，并颁赏白玉翎管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总管额尔古伦著赏加副都统衔；都司段永福著赏给云骑尉世职，仍以参将即行升用，并颁赏白玉翎管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马甲讷松阿著赏给侃勇巴图鲁名号，舒兴阿著赏给绍勇巴图鲁名号，俱仍以防御即用；兵丁杨发著赏给直勇巴图鲁名号；田大武著赏给确勇巴图鲁名号，俱仍以守备即用；以上四员均照例赏戴花翎。贝子伊萨克自军兴以来诸事奋勉，实心出力，兹复带领回众随同杨芳等出卡擒贼，忠勤可嘉，著加恩晋封郡王，并颁赏白玉翎管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所有在事出力官弁兵丁，著查明秉公保奏，候朕施恩。其拦阻张逆之黑帽回子四百余人及随同伊萨克出卡回子，著长龄等查明，分别从重奖赏。现据该将军派诚端等押解张逆来京，进关后著沿途督、抚派令文武大员带兵按站接替护送，无稍疏虞。长龄自赴回疆总统军务，宣力年余，今得蔵此大功旋师奏凯，著俟那彦成到彼将善后一切事宜详细交代，即迅速来京展

觐，以慰廑怀。将此宣谕中外知之。

又谕：我朝定鼎以来，关帝屡彰灵佑，昨据长龄等奏上年张格尔煽乱遣其逆党扰近阿克苏，当官兵冲击之时，陡起大风，尘沙飞扬，该逆等遥见红光烛天，遂被歼擒；又，长龄等督兵进剿师次浑河沿，该逆等竟夜扰营，风起猛烈，官兵乘风冲贼，俘馘无算，次早接仗时，据活贼金供又见红光中兵马高大，不能抵敌，即各窜逸。此皆仰赖关帝威灵显赫，默祸贼魄，用克生擒巨憝，永靖边圉。必应加展诚敬，以期亿万年护国安民。著礼部拟加封号数字具奏，用答神庥。寻议上。得旨：加“威显”二字封号。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长龄等驰奏张逆已于除夕生擒，槛送京师，派诚端、吉勒通阿、祥云保带领吉林、黑龙江官兵押解前来。东三省官兵已经全撤，哈良阿无须再往军营，著那彦成于何处接奉此旨即传知该都统会同诚端等押解张逆来京。前据那彦成奏留吉勒通阿赴喀什噶尔差委，现经长龄派令押解张逆，亦即令其来京，无庸再行带往。现在逆首虽已就擒，其善后事宜尚须妥为筹办，本日已降旨令长龄于交卸后作速来京，那彦成仍当遄速前赴喀什噶尔与长龄会晤，以便长龄将一切经手事件面为交代，即带扬威将军印信起程回京。该督与杨芳、武隆阿务将应办善后各事妥协经理，以副委任。将此由八百里谕知那彦成，并谕长龄知之。

以武隆阿病痊，仍授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赏伊犁协领湍多布副都统衔，为领队大臣。

以督办粮台始终勤奋，赏署陕甘总督鄂山、山西巡抚卢坤头品顶带。

以红旗报捷，赏奏事处接报员外郎兴保、兵部捷报处总办郎中恩龄花翎，候补主事恒祥蓝翎，余下部议叙，沿途弁兵升

赏有差。

（卷132 16—21页）

道光八年正月甲子（1828.3.9）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长龄等奏移建叶尔羌、英吉沙尔两处城垣衙署，朕以该二处只因隔住回城一隅，非喀什噶尔情形可比，自应修复故城，不必另看。兹据恒敬等奏叶尔羌旧城迤西罕那里克地方业已勘定界址，先筑城基。著暂行停办，仍俟那彦成到彼相度形势定议具奏，候旨办理。至所称查出续垦官荒田地，照较轻之阿勒板科则量减升科，每岁增粮九千余石，合之原额岁征粮七千余石，足供防兵二千名口食，即照所议办理。其从前隐匿未报回户，著免其查究。又，所称属境西北隅踹出荒地一百余里，地土肥饶，引水尚易，著照所议试垦。其旧额粮石内折收布匹暂停一年、全征本色一节，该城岁征粮石向以布棉抵交三分之二，今全征本色，是否不至苦累回民？亦著那彦成悉心体察情形妥议具奏。将此谕知恒敬、扎克桑阿，并谕那彦成知之。

（卷132 23—24页）

道光八年正月乙丑（1828.3.10）

谕内阁：自道光六年喀什噶尔用兵以来，军机大臣曹振镛等佐朕运筹军务，夙夜勤劳，承书谕旨巨细无遗，去岁因四城虽复首逆未获，曾经稍示恩荣，朕意未惬。兹元凶生获，红旗报捷，军机大臣等尤当再沛恩施，用昭奖劝。大学士曹振镛著晋加太傅衔，赏用紫缰；吏部尚书文孚著晋加太子太傅衔，赏用紫缰；户部尚书王鼎著赏戴花翎；兵部尚书玉麟著晋加太子太保衔；工部尚书穆彰阿著晋加太子少保衔，即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仍俱著照军功交部议叙。其满汉军机章京等，著军机大

臣编列一、二、三等，候旨施恩。

又谕：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那彦成奏回疆积弊请加考核一折。新疆西、南两路分设大臣驻扎，皆受伊犁将军节制，自应分隶考察，以期抚驭得宜。著照托津等所议，嗣后哈密办事大臣与吐鲁番、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归乌鲁木齐都统专辖，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等七城归喀什噶尔参赞专辖，均属于伊犁将军统辖。每届年终，该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将各城大臣出具切实考语，密行陈奏。如有人地不宜及才不胜任者，随时奏明更换。倘有失察徇隐，一经发觉，即将该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交部分别议处。其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内有不正己秉公者，亦准各城大臣据实参奏，以资维制。各城章京、粮员责成该城大臣认真考察，务期人地相宜。新疆驻防人员非实系守洁才优者，不准保奏。倘所保之员或犯赃私，即将原保大臣一并议处。其操守、才具平常者，亦即随时奏咨更换。至各城大臣及司员、笔帖式等原设养廉不敷办公，亦应量为议增。伊犁将军现支养廉银三千两，著加一千两；伊犁参赞大臣现支养廉银一千两，著加五百两；伊犁领队大臣现支养廉银七百两，著加二百两；乌鲁木齐都统现支养廉银一千八百八十八两，著加五百两；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现支养廉银四百两，著加四百两；哈密办事大臣现支养廉银七百两，著加二百两；哈密帮办大臣现支养廉银四百两，著加二百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现支养廉银一千五百两，著加五百两；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现支养廉银七百两，著加三百两；叶尔羌办事大臣现支养廉银一千一百两，著加二百两；叶尔羌帮办大臣现支养廉银七百两，著加二百两；乌什办事大臣现支养廉银七百两，著加二百两；阿克苏办事大臣现支养廉银四百两，著加六百两；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和阗、英吉沙尔领队大臣现

各支养廉银六百两，著均加二百两。其章京、笔帖式等盐菜银两何员应酌加若干，应由何项支给之处，著交那彦成详细核议，奏明办理。该大臣等俱著准其携眷，愿否携带听其自便。

又谕：杨遇春自简署陕甘总督以来，办理诸务悉臻妥协。前因逆回滋事授为参赞大臣差赴军营，上年进兵克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皆系杨遇春身亲统率，其派委将领收复和阗亦复调度有方，实为尽心出力，著加恩实授陕甘总督。

（卷132 24—27页）

又谕：昨有御前行走科尔沁土谢图亲王诺尔布林沁等六人，因闻扬威将军长龄等擒获渠魁张格尔特来圆明园叩贺，该蒙古王、公、台吉等世受深恩，朕复加优待，视如股肱，伊等此时正宜速净尘氛。兹于四城克复以后，生擒巨憨解送京师，由兹边陲永靖，内地居民与外夷人等共享太平之福，洵属庶欢大庆。今诺尔布林沁等六人前来叩贺未免浮费，所有土谢图亲王诺尔布林沁、车臣汗阿尔塔什达、喀喇沁亲王衔郡王满珠巴咱尔、巴林郡王那木济勒旺楚克、敖汉公那木扎勒多尔济、喀喇沁公玛哈巴拉等，著加恩均各赏给半年俸银以示朕曲体至意。所赏银两著由该院即行给发。至内外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等一闻红旗捷音，喜必不胜欢欣，俱各踊跃来京叩贺，惟是年班已来之蒙古王、公、台吉、呼图克图等甫回游牧又复前来，远路风尘，转失朕体恤之意，著理藩院通行晓谕内外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呼图克图等不必来京叩贺。

（卷132 28—29页）

道光八年正月丙寅（1828.3.11）

谕内阁：自道光六年逆回张格尔入卡滋事，经朕命将出师，天戈所指克复四城，因首逆窜逃留兵防剿。昨据长龄等将

巨憝生擒，红旗奏捷。此次用兵道途寥远，调派需时，迥非内地可比。计收复四城以至生获首逆为期仅阅十有一月，办理尚为迅速。现在回疆底定，永靖边陲，朕与天下臣民同深庆幸，在廷诸臣允宜渥沛恩施。大学士托津著赏还紫缰；大学士两江总督蒋攸铦军兴时尚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襄赞机务颇著勤劳，著晋加太子太傅衔；协办大学士尚书富俊著交部议叙；协办大学士尚书卢荫溥兼管顺天府府尹，支应兵差妥速无误，著与府尹何凌汉俱交部议叙；户部、兵部堂官或筹备饷需，或督办军报，均臻妥协，除户部尚书王鼎、兵部尚书玉麟业经加恩外，所有户、兵二部堂官俱著交部议叙；热河都统英和前在户部尚书任内于军饷一切悉心筹划，甚为出力，著加恩赏还太子太保衔以示嘉奖。

（卷132 30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长龄等奏生擒首逆，红旗报捷，克成大功，现在善后一切事宜尚须妥为经理。业经降旨令那彦成迅速驰往，并令长龄详细交代即行来京展觐。那彦成接奉此旨仍著赶紧驰赴喀什噶尔会同杨芳妥办，以便长龄交代起程。钦差大臣关防仍即带往钤用，容照仍著随侍前往。至此时军务虽竣，仍有需员差遣之处，伊犁领队大臣布彦泰、乾清门头等侍卫舒伦保、三等侍卫贵成、大名府知府壁昌并该督奏请带往之河间府同知濮城、西安协领德惠、直隶都司郝永泰、守备刘正并酌留直隶、陕甘千、把、外委等，俱著那彦成带往以资任使。其余文武各员弁俱著回任，兵丁饬令归伍。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32 31—32页）

以首逆张格尔生擒，予阿拉善王玛哈巴拉、贝子伦布多尔济、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两部落之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

克、台吉、杜尔伯特汗齐旺巴勒楚克等、土尔扈特王三达克多尔济等、和硕特扎萨克台吉布彦克什克等议叙，赏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喇嘛等缎匹有差。

（卷132 33页）

道光八年正月丁卯（1828.3.12）

谕内阁：昨因西陲红旗奏捷，军务蒇功，业将在廷臣工分别施恩。诸王、贝勒等分属宗亲，谊关休戚，允宜同被恩纶，用昭笃眷。仪亲王、瑞亲王绵忻、定亲王奕绍、惇郡王绵恺、庆郡王绵慜俱著赏给纪录四次；郑亲王乌尔恭阿、肃亲王敬敏、克勤郡王尚格、郡王衔贝勒绵志、贝勒绵誉、御前侍卫载铨俱著赏给纪录二次；御前大臣禧恩、玛尼巴达喇内廷翊卫夙夜勤劳，亦应一体恩赉，禧恩著赏加太子少保衔，玛呢巴达喇著赏加郡王衔，并赏给四团龙补服，支食贝勒全俸，以示朕嘉赏成功、覃敷阊泽至意。

以首逆张格尔生擒，赏军机章京光禄寺少卿吴孝铭、户部郎中阿达顺花翎，候补四品京堂赵盛奎等议叙、赏赉有差。

（卷132 33—34页）

道光八年二月壬申（1828.3.17）

谕内阁：回疆远在西陲，征调未易集事。前此逆裔张格尔入卡煽乱，各路官兵应援不及，遂被该逆窃据四城，生灵遭其荼毒，甚至我大臣、官兵效命捐躯，惨罹锋镝，实为天讨所必诛。自长龄等于上年二月间督兵进剿三战皆捷，未及匝月四城以次荡平，固已大张国威，稍纾众愤，惟逆党虽就骈诛而凶渠尚稽显戮，是遗孽一日不除，则军务一日不竣，屡经饬谕该将军等妥筹善后，仍一面设法擒渠，以期迅速蒇功。昨长龄等露布驰奏元恶生擒，从此边徼乂安，外夷慑服，宜修告功之典用昭寅感之诚。本年孟夏时享太庙及常雩方泽大祀，朕将躬展明

裡，其饬所司于祝册内敬举受厘宣捷之忱，用申虔告。恭惟盛京三陵礼应亲诣叩谢，惟念畿辅、陪京地方应付东三省凯撤官兵尚未竣事，恐跸路所经重劳民力，宜先遣亲王前往恭代行礼东陵、西陵，朕于九月间敬诣展谒。仲秋恭祀社稷坛，亦当亲诣将事，并著于祝文内敬载申悃。其应行礼仪及此外一切典礼，各该衙门察例具奏，以次举行。

（卷133 4—5页）

道光八年二月癸酉（1828.3.18）

谕内阁：那彦宝等奏筹计兵糈以节糜费一折。前由乌鲁木齐运往阿克苏、库车存贮粮石，据该大臣等查明内有粟米一项，其质不能经久。该二城有前经豁免应行买补之粮，现在大兵凯撤，应留之兵所需口粮减少，各城采买粮石已足敷用。该二城分贮之粮现有三万余石，除供支凯撤官兵口粮外尚有余存，著照所请将所存粟米小麦照应买额数划出，预备支放。其喀喇沙尔如有应行采买之粮，亦著于途次运到粮石内照额数截留，毋庸运往，以省经费。

（卷133 6—7页）

谕军机大臣等：德英阿等奏请饬甘省筹解布匹以备易换哈萨克牲畜一折。向来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城每年额征回布九万九千余匹，运至伊犁分拨塔尔巴哈台为易换哈萨克牲畜之需。兹据德英阿等奏现在伊犁库存布一万余匹，又上年和阗回众交布二万匹，共计库布仅存三万余匹，殊形短绌。上年该将军因布匹不敷奏准由甘肃购办布六万匹，分拨伊犁及塔尔巴哈台以备易换牲畜，本年库存布匹既属不敷，自应预为筹备，著鄂山即查照道光七年办理章程数目再为采买一年，即于本年春间陆续分起解运，毋误贸易之期。所需布价，著即于调拨

例饷内递年分限按扣归款，牲畜布价分别报部，其分给各官兵者照价扣饷，余著照该将军等所议办理。将此谕知鄂山，并谕德英阿、容安知之。

（卷133 7—8页）

道光八年二月甲戌（1828.3.19）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讯明拿获贼目、分别办理一折。此次在喀尔铁盖山生擒贼目及陆续搜获活贼概予骈诛，并将贼目迈玛特玉素普等九犯于昭忠祠前尽法处治，擒心致祭忠魂，庶可稍纾积愤。惟叛逆伯克博巴克与迈玛特呢雅斯等俱系逆裔亲信伙党，得受伪职，前由霍罕逃出往寻张逆又于途次迎拒，伤及官兵，必应查拿务获，尽法惩办，以申国宪。现在首逆就擒，余党悉获，而博巴克等逆贼尚在稽诛，曾否查有下落？谅总不过在近卡各部落藏匿，务当设法擒捕，更不值动用大兵。至所奏阿坦台闻知张逆被获业经远窜，该将军檄谕汰劳克等责令阿坦台搜捕零贼赎其前罪，但使其知感知惧，不必尽以法绳，所见极是。前此该将军等因张逆家属及玉素普尚在霍罕布噶尔地方，檄谕该部落令其送出。如果畏我兵威遵檄解送，尽绝根株，固属妥善；倘竟有意观望，亦不值与之相较，但当明白宣谕以“张格尔入卡肆逆，现已生擒槛送京师，明正其罪，国法用申，其家属潜匿外夷苟全生命，安足重轻？尔等部落能知大义悉行缚献，固见悃忱；即力有不能，天朝亦不以区区逆回子女重劳师旅压境搜拿，致沿途恭顺各部落惊惧滋扰。”长龄等当善体此意传檄前往，断不可令其窥我虚实，或别生枝节重费周章也。此时那彦成已经出关，长龄计算该督何时可抵喀什噶尔，该将军何时可以交代起程，何时可以到京，先期由六百里覆奏以慰廑盼。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长龄、杨芳，并谕武隆阿知之。以生擒首逆及剿贼奋勇并办理粮饷、军火、文案出力，赏

喀什噶尔帮办大臣苏清阿、吉林副都统吉勒通阿、协领阿精阿、总管乌齐拉尔、佐领阿勒吉讷巴图鲁名号，副将琦忠等花翎，知县丁文锜等蓝翎，余加衔、升赏有差。

以随同出卡擒逆出力，赏库车五品商伯克斯底克沙雅尔、五品伯克托胡达四品顶带，五品蓝翎回子爱散迈玛萨赖迈玛特等花翎，六品顶带回子阿布都拉依木等蓝翎。

（卷133 8—10页）

道光八年二月丙子（1828.3.21）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署陕甘总督鄂山。前据长龄等奏生擒首逆张格尔，业于正月初六日派委诚端带领凯撒吉林等处官兵解送起程，并咨明前途一体派拨官兵接替前进。张逆罪大恶极，必应生致京师明正典刑，以彰国法而快人心。惟道路辽远，官兵等沿途护解是否将该逆照例囚槛抑系设法哄诱，暂为松放刑具？著该署督查探明确据实奏闻。至该逆进关后，该署督务饬派送文武各员弁妥为照料，总须将该逆生俘犖下显就刑诛，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张逆行走迅速，并未加以刑具，约计三月初十内外即可入关。添派副将窦德挑带通晓回语之内地回兵会同升任盐茶同知陈士桢跟随诚端等小心照料，妥速抵京。报闻。

（卷133 15页）

道光八年二月丁丑（1828.3.22）

谕内阁：吏部将长龄等公爵、侯爵应作何等秩之处查照定例请旨。大学士长龄著封为二等威勇公，陕西固原提督杨芳著封为三等果勇侯。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回疆用兵自浑巴什河堵御贼匪痛加歼戮，已为剿贼先声，迨大兵云集，先将柯尔坪伏匿回匪剿洗尽净，绝其应援，嗣是长驱直入，势若摧枯，迅复四城，生擒大

悫。凡我将士劳绩卓著，均应绘成战图以昭武成盛典，著将浑巴什河、柯尔坪、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庄、阿瓦巴特、攻克喀什噶尔、克复和阗及喀尔铁盖山各战功绘图八分，所有各该处山川形势及将帅士卒若何督兵、若何接仗各情形详晰声叙，分条贴说，迅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长龄、杨芳，并谕武隆阿知之。

（卷133 16—17页）

道光八年二月庚辰（1828.3.25）

谕内阁：礼部遵旨将回疆底定应行告功各典礼查明具奏。朕于四月初一日孟夏时享亲诣行礼，即于是日遣官告祭奉先殿。其释奠先师孔子，著于明春举行。至御制碑文勒石太学，著该衙门将碑石妥为预备，候旨颁发碑文，敬谨摹勒。所有擒获首逆地方应行勒石之处，前因红旗奏捷御制诗章，著俟书写发交那彦成等于喀尔铁盖山前建碑镌刻以垂久远。

又谕：朕惟此次回疆用兵首逆就擒，西陲底定，仰荷天祖垂佑，迅奏肤功。现在军务告蔵，该将军、参赞等输忠奋勇，各将士效力行间，其端委曲折非纪载详明无由稽考，且朕于此事始终经划，宵旰焦劳，不可不垂之方策。著照历届办理成案编纂方略，以示成功而昭奕祀。

（卷133 18—19页）

道光八年二月壬午（1828.3.27）

谕内阁：吉林佐领色普青额、骁骑校扎隆阿出征凯旋，沿途携带民人高孝、周景成跟随服役，虽讯系高孝等因贫难度，自愿随往，该员等不遵禁令辄敢收留携带，本应照律治罪，惟念东三省官兵此次远赴回疆甚为出力，现值大功告成普沛恩施，亦应稍从宽贷，色普青额、扎隆阿俱著加恩改为降一级调

用以示薄惩。

（卷133 20页）

道光八年二月壬辰（1828.4.6）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前遣副都统阿勒罕保赍递贺折，现于二十二日到京，行走甚为迅速。朕召见该副都统询悉官兵追擒张逆情形，深堪嘉悦。阿勒罕保已加恩在御前行走，并补授正黄旗护军统领矣。昨据那彦成奏现已星夜出关，计三月内可抵喀什噶尔。长龄俟那彦成到彼交代后即速起程来京，沿途有可加站之处酌量趱行，及早展觐。先行寄赏白玉喜象暖手一件、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用示廑盼之意。至此次平定回疆生擒逆裔，军务蒇功，自应照从前成例将在事功臣绘像紫光阁，纪实铭勋，用示酬庸懋典。除长龄、杨芳、杨遇春、武隆阿四人应行列入外，其余战功最多、劳绩最著及随同转战各员分别功绩开具衔名、详注事实迅速覆奏，候朕酌定，并将前降谕旨所绘战图作速呈览。将此谕知长龄、杨芳，并谕武隆阿知之。

（卷133 30—31页）

道光八年二月癸巳（1828.4.7）

谕内阁：长龄等奏回疆西四城尽节满汉官兵并无卷册可查、请由各原营确查造报并查明陆续投出官兵分别办理一折。前年张逆进卡滋事，西四城相继失守，各该城粮员、侍卫、废员及换防之满汉官兵被贼戕害掳掠者甚多，前经降旨令该将军等于克复四城后详悉查明奏请恤赏，兹据查明四城文案册档全被焚毁，无从查考，已分咨原派换防官兵之各该营及由京派往之各该衙门查明造具妥册办理。著照所请即饬各该处分别奏咨，吁恳恩恤，以慰忠魂。至陆续投出官兵内卡伦二等侍卫连成、玛纳斯营把总张洪均系职官被掳拘禁，不知尽节捐躯，本应按律正法，惟念连成受伤被掳后，因与黑帽回子商谋刺杀张

逆事觉送往霍罕拘禁，张洪因差赴阿克苏调兵中途被掳，尚有一线可原，连成、张洪俱著加恩免死，饬令各回旗籍严加管束，永不叙用。原任叶尔羌办事大臣音登额次子哈当阿随侍伊父任所，城陷之日被贼冲失，遇救送还叶尔羌，主事职衔格僧额之侄扎勒罕布随同伊叔赴任，城陷被掳，念其年俱幼稚，随任闲散，且音登额、格僧额俱因督兵杀贼尽节捐躯，情尚可悯，著加恩免其治罪。余俱照所议办理。又据另片奏原任阿克苏阿奇木伯克贝子迈哈默特鄂对、和阗六品伯克公爵阿布都莫们、叶尔羌五品伯克公爵迈玛特伊布拉依木均被张逆擒获，贿嘱贼目释回，迈哈默特鄂对前已革去贝子，随营效力，进征以来前敌带路颇知愧奋，阿布都莫们回至和阗随同众伯克拿献贼目约霍普解送军营，告恳随征，克复和阗之时尚属出力，迈玛特伊布拉依木回至叶尔羌遁赴远庄并未理事，念其均系忠良回子后裔，尚非甘心从逆，俱著加恩免其治罪，作为闲散回子交该伯克严加管束，不准录用。所袭之爵，除伊萨克前已承袭贝子、晋封郡王外，其余应袭公爵著该参赞大臣查明，奏请承袭。

又谕：长龄等奏先后查获逆匪并律应缘坐人犯分别办理一折。上年克复四城，从逆各回均已审明正法。现在喀什噶尔各庄搜获伏贼，除将实系从逆者分起正法外，其被胁入伙、情有可原、应行发遣者一百余名，又律应缘坐各犯内有罪恶显著之贼目家属男十岁以下及妇女等，俱著造具清册，派员解交刑部办理。其余缘坐逆属，准其照例分解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办理，并分赏回疆各城出力伯克为奴。缘坐男犯同被胁入伙之犯，著一并发给伊犁、锡伯、索伦、额鲁特、察哈尔为奴。惟该遣犯等人数较多，著各该管大臣分拨零星安置，严加约束，毋令聚集一处致生事端。

又谕：武隆阿等奏斟酌旧制请拣派章京各员并分别咨调一

折。喀什噶尔各城额设章京人员向系照例奏请拣派，兹据武隆阿等奏现值办理善后事宜，印房为文案总汇，若专俟拣派京员未免需时，难资熟手。著照所请，所有喀什噶尔、和阗印房章京各一员、叶尔羌印房章京二员，准其于就近各城有现任章京二员者酌调一员，如无二员之处，即在部缺笔帖式内拣送酌量奏补。其喀什噶尔回务、粮饷、经牧章京三员、叶尔羌粮饷章京一员，著照例拣选，候旨发往。至西四城额设部缺笔帖式九员额缺虚悬，著准其于东四城及乌鲁木齐、伊犁等处咨调。又，委笔帖式三十一缺，著于伊犁、乌鲁木齐征兵内酌量挑补。再，据查明喀什噶尔印房、回务、粮饷、经牧四处、叶尔羌印房、粮饷二处、和阗印房一处所有钤用关防俱已失落，著礼部另铸颁发。

又谕：武隆阿等奏请将本年年班之各城回子伯克暂行停止，来年再令其照例赴京瞻觐等语。现在首逆张格尔就擒，地方甫经平定，本年若令各城回子伯克等年班来京，未免力有不逮。著交武隆阿等即将八城大小伯克复行分班，俟来年年班再令其赴京瞻觐。至伊萨克呈请作为本年年班瞻觐，虽系伊之诚悃，惟是喀什噶尔一带军务甫竣，伊承办事件自属繁多，若令其来京，转与回务无益，著即照武隆阿等所奏俟伊轮应年班之时再行照例令其来京瞻觐。

（卷133 31—35页）

以回疆底定，赏保守阿克苏之副将王登科总兵衔，游击孙旺花翎，游击彭玢等蓝翎，余升补有差。

（卷133 35页）

道光八年三月甲子（1828.5.8）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入卡肆逆原系张格尔首先倡乱，现已法网难逃，生俘阙下，明正刑诛。该逆裔家属潜匿外夷苟全生

命，原无足重轻，如果该部落遵檄解送尽绝根株，固属甚善，倘竟视为奇货，断不值与之相较。前降谕旨甚明，该将军等又复传檄前往。那彦成到彼看其若何禀覆，如该夷等尚存观望，但当严守卡伦，不准通商贸易，一面将卡内善后事宜布置周妥，总令各回众畏威怀德不复思乱，自当绝其煽诱永靖边陲。切勿劳师远出，严索穷搜，方为得体。至博巴克等甘心从逆固属罪不容诛，然视逆裔家属更无关轻重，总责令布鲁特等严拿缚送，尽法惩治，亦不必派兵出卡查拿也。再发去御制诗清汉文各一张，那彦成等即遵前旨于喀尔铁盖山勒石建碑。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那彦成、杨芳，并谕武隆阿、苏清阿知之。

又谕：长龄奏已于三月初三日自喀什噶尔起程回京展觐，览奏欣喜。那彦成出关已久，此时早当迎晤，该将军交代后自已遄速前来，朕专待面晤。途次有可趲程之处务即赶紧行走，以纾盼注。时已入夏，发去御笔书画诗扇一柄、扇袋一个交长龄祗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34 32—33页）

道光八年三月丙寅（1828.5.10）

云贵总督阮元等奏贺平定回疆。得旨：此皆仰荷天祖加佑，成此大功，朕初愿未敢豫期者也。从此与天下臣民共庆升平，时存保大定功之念，深戒穷兵黩武之心，惟有日加儆惕耳。

（卷134 35页）

道光八年三月戊辰（1828.5.12）

又谕：长清奏阿克苏收发军需粮饷请统归兰州总局报销一折。此次军需动拨粮饷，前经户部奏准由兰州、肃州两局支拨者，总归兰州总局报销；其由各城动支本处银粮，即令自行咨部核销。兹据长清奏阿克苏支发各款与各粮台均有牵涉，各官

兵支领盐粮等项先后参差不齐，款目繁多，必须会同粮员查核；现在各粮台委员均已携带案卷进省，未便令其复至塞外筹办报销，且各城分办册籍一时未能汇总报部，将来往返驳查徒稽时日，自系实在情形。所有阿克苏动用军需银两著准其统归兰州总局汇造报销，以昭核实。

又谕：长清奏查出叛产变价充公，并确勘回户私垦地亩等语。阿克苏从逆伯克鄂斯满等逆产，据长清饬令该阿奇木伯克逐细查出地亩八十一段、房屋四百四十间，果园五十七处，准其变价存公，俟那彦成到彼查勘阿克苏增筑城垣应行兴办，即将此项变价银两作为修筑城工之用。至阿克苏各回庄私垦地亩，自应核实勘办，著严饬该委员及阿奇木伯克等务妥为履勘，据实查报，断不准稍滋扰累。

谕军机大臣等：逆回到京，礼宜献俘。现定于五月十一日行献俘礼，著哈良阿等计约行程，务于五月初十日押解到京为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134 36—37页）

道光八年四月己卯（1828.5.23）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长龄等奏筹议善后章程，请留防八千名分布各城以资镇守。兹既查明乌什地方近接外夷，较叶尔羌尤为紧要，自应将议留叶尔羌防兵二千名内酌拨一千名添留乌什，共计已有防兵二千名，足敷分拨。著照所请办理，并另降清字谕旨准其将布彦泰调补乌什办事大臣，其乌什应设帮办大臣，亦即准以德惠补受。惟请将和阗帮办大臣裁汰一节，此时和阗甫经戡定，虽僻在一隅，防范亦关紧要，未便遽行裁撤，著暂仍其旧，俟一二年后再行体察情形办理。现在和阗帮办大臣富盛阿据称精力渐衰，是否尚能胜任？著那彦成等详加察看，如难期称职，即据实奏请撤回，另行就近酌保一员请旨补授。

至叶尔羌办事大臣，已降旨赏给扎隆阿头等侍卫更换恒敬，著那彦成随时详察，扎隆阿如能办理裕如，即随时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署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自军兴以来诸事奋勉，实心出力，忠勤可嘉，前经降旨加恩晋封为郡王。朕思乾隆年间出力回臣如额敏和卓、玉素布俱曾用为回城办事大臣，伊斯堪达尔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现在伊萨克于喀什噶尔情形自为熟悉，其能否堪胜该处帮办大臣之任，著那彦成等留心察看，据实覆奏。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此次平定回疆，生擒巨酋，大功告成，军营将帅大臣或督率有方，或转战克捷，应择其劳绩卓著者图像紫光阁以彰武功。著杨芳、武隆阿各绘小照一分，并绘伊萨克小照一分，附报呈览以便绘图。将此附本日报便谕令知之。

命叶尔羌办事大臣恒敬来京；赏长芦盐运使扎隆阿头等侍卫，为叶尔羌办事大臣；西安协领德惠头等侍卫，为乌什帮办大臣；伊犁领队大臣布彦泰副都统衔，为乌什办事大臣；调乌什办事大臣多贵为伊犁领队大臣，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常格为库车办事大臣，库车办事大臣福绵为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

（卷135　10—11页）

道光八年四月庚辰（1828.5.24）

又谕：琦善奏凯撤官兵损失军装器械、请先行动款修制、分别应销应赔一折。前由山东省派往回疆官兵现已凯撤回营，所带军装器械多有损坏不全，应行赶紧修制。据该抚查明请将已逾例限之帐房等件照例销用，其损坏腰刀铜锅亦因修理铜铁等项器械俱无原物缴回，应著落管带之升任副将周志林及守备马现赔补；除周志林应赔左右两营银一百九十六两零、马现应

赔济南城守营银七十两零外，应销例价津贴银共六百四十两零，著照所请准其于司库存公耗羡项下动支。其周志林等应赔银两一时未能完缴，著先于耗羡项下借支赶办，仍于该二员廉俸内照数分限两年扣缴。所有该二员管带不慎应行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

（卷135 13—14页）

又谕：琦善奏凯撤官兵损失军装器械、请先行动款修制一折，已降旨准行矣。该抚折内称据该管将备册报原带抬炮二十位，已移交善后局存贮。现在该省应否补制，未据该抚声明。此项炮位前经武隆阿由山东带赴军营，是否系武隆阿在山东添制，于该省各营操防有无裨益并是否必须另制之处，著该抚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以扬威将军大学士威勇公长龄将次进关，命其子内阁学士桂轮驰驿迎赴前途随同来京，并颁赏珍玩。

予塔里克达巴罕剿贼阵亡兵丁余伏成等一百名赏恤如例。

（卷135 15页）

道光八年四月壬午（1828.5.26）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军务蒇功，应将在事功臣绘像紫光阁，前经降旨令长龄等查明随同转战各员开具衔名，详注事实具奏。兹据将满汉大臣官员并乾清门侍卫、副都统及赏加升衔各员分别开单呈览，朕披阅单内所开人数过多，著长龄再行详加核减。除长龄、杨芳、杨遇春、武隆阿及伊萨克应行列入外，其余各员弁无论有无勇号及官阶之大小，总须择其战功最多、劳绩最著者始得列入，统计不得过四十人之数。回子中伊萨克之外有实在出力者，亦应查明开列。至容照、桂轮、恩

绪、奕山、庆安五人，著毋庸列入。将此谕令知之。

（卷135 16—17页）

道光八年四月丁亥（1828.5.31）

谕内阁：戴三锡奏官兵借支银两并口粮、米价、夫价等项恳准分别扣销一折。前因剿办逆回调派四川出征官兵，借支行装银两并沿途所需人夫口粮等项该督先后题奏，经户部逐条核议，行令遵照办理。兹据该督查明出征官兵借支整装一项，因赴军营道里辽远，行期迅速，且时值严寒，置备皮衣借支并无浮滥。若照议扣缴，在官则办公竭蹶，在兵则事育无资，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准其将该官兵等借支整装银两一并分年扣还，如有无著，照例查办以纾兵力。至夫价一项，既据查明兵行山路崎岖，势难按站定为百里，人夫计日给价较之例用有减无浮，应扣站夫已于随行运送军火器械项下扣除，其米价一项因兵行遄急就地采买供支，尚为简速便捷起见。所有该官兵经过各州县支给米价等项，俱准其查照原办核销。该部知道。

（卷135 19—20页）

道光八年四月辛卯（1828.6.4）

谕内阁：那彦成等奏查勘阿克苏展宽城垣基址一折。前因长清奏请展宽阿克苏城垣，修建兵房，当降旨交那彦成相度具奏。兹据奏称旧城西门外隙地只有客店三家，计房一百一间，估值银四百三十余两，给价不多，无庸另建兵房存贮军火器械，并可居住兵丁五百名；其濠沟三栅之外尚有隙地一段，堪以分修兵房一百间，较为宽展；城内兵丁驻扎即用现在官买店房，此项节省即修城外兵房，并都齐特等三处军台应修工程，通共原估工费连房价银四千五百余两不须增添。著准其照原估兴办，在查出逆产变价内拨用，即责成长清督率工员乘此夏日天长赶紧兴办，限至秋间一律完竣。务须工坚料实，毋得

草率偷减。此项工程免其造册报销，以归简易。

（卷135 24页）

又谕：那彦成奏酌议阿克苏归并防兵一折。据称长龄移交善后条议内拟将阿克苏添兵一千名，并于所属之柯尔坪设兵五百名。阿克苏为南路适中之地，形势最要，设兵千名，除各项坐卡、差役外所余不过五六百名，未足以壮声威；柯尔坪距城三百余里，该处回户众多，设兵五百名恐兵单势弱，非惟不足弹压，且无事时徒滋扰累。著照那彦成等所请，将柯尔坪议设防兵五百名统归于阿克苏以收实效。又，阿克苏所属拜城地方原设分防参将一员，管领官兵七十余员名，该处回庄富庶，向多苛敛相沿之弊，不可不除，著即将拜城一营裁撤，所有官兵亦全行归并阿克苏，仍于该处设台兵二十名、把总一员以供文报往来之役。统计新归旧设防兵二千二百余名，除设卡及各项差兵外，可得操兵一千二三百名，控制南北两路足成劲旅。至冰岭一路向为南北通衢，其阿克苏所属西南巧塔达坂及赛哩木所属之阿尔通霍罕什均为赴伊犁捷径，著概行封禁，以杜弊端，并著酌派本城官兵数十名分拨设卡，严查偷度，以稽茶叶、大黄之出入。倘封禁之后有私贩经由，即行严拿治罪，并著伊犁将军由北路派拨员弁设卡盘查，毋稍疏懈。该部知道。

（卷135 25—26页）

又谕：那彦成奏回疆大概情形，所奏俱是。向来安集延进卡贸易，转贩内地大黄、茶叶、硝磺接济外夷渔利，其流寓各城者均已私行置产安家，与卡内回民无异，乃相率助逆，戕害官兵，蹂践回民，实属可恶。现在各城寄居安集延之人自数十户至数百户不等，那彦成已委员确查，驱逐出卡。朕思此项人数较多，相沿已久，固不可姑息容留任其盘踞贻患，但欲全行逐出，设办理不善转恐激成事端。该督务当实心体察情形，持

以镇静，通行各城妥办，并著参赞大臣每年查核具奏一次，以收实效。至大黄、茶叶严禁出卡，现拟设立官商承运行销，以免私贩偷漏。那彦成已派员前赴凉州确查并札商鄂山，必须实能绝其出卡而于卡内回民仍无不便之处方为妥善，著俟议定时即行具奏。嗣后各外夷即恭顺听命，亦照伊犁贸易亭派官经理，只准来卡交易而退，不准在各城安家置产，永绝后患。其乌什卡伦侍卫，著即一律裁撤，改归绿营。至近年各城大臣及本处章京、司员、笔帖式等并大小各伯克剥削回众，弊非一端，必应将陋规概行裁汰，前据那彦成奏请加增各城大臣养廉，业经降旨分别酌量加增，其司员、笔帖式等亦著筹议加增盐菜银两，兹据奏拟将现办地亩征收粮石内筹议津贴各城大小官员，自已足敷办公，断不准再有收受陋规，违者严参惩办。现在各该城应办事宜尚多，那彦成请与各该大臣会商办理，所见极是。此后事关善后者，著随时会商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普尔钱以一当五行用多年，兹那彦成等请改铸当十钱相间通行，事属创始，必须试行无弊方为妥协。著详加体察，如果通行便利固属甚善，倘有轻重搀杂、格碍难行之处，即据实奏明停止。将此谕令知之。

（卷135 28—30页）

道光八年五月己酉（1828.6.22）

献俘于太庙、社稷。都统哈良阿等率解俘将校以俘囚张格尔自天安门入，至太庙街门外，俟承祭王至，俘囚张格尔北向跪伏。承祭王入，行礼毕。都统哈良阿等率诸将校以俘囚张格尔至社稷街门外，北向跪伏，承祭王入，行礼如前仪。

（卷136 8—10页）

以解俘到京，赏四品顶翎库车五品商伯克斯底克三品顶带，五品顶翎喀什噶尔六品密喇布伯克迈玛特四品顶带，无顶

回子库图鲁克五品顶带，尼雅斯托等六品顶带，鄂素满等七品顶带，并章服、文绮有差。

（卷136 10—11页）

道光八年五月庚戌（1828.6.28）

上御午门楼受俘。都统哈良阿等率解俘囚将校以俘囚张格尔预俟于午门外之西，大乐鼓吹，金鼓全作，上升座，解俘囚将校行礼毕，令俘囚张格尔北向跪伏。兵部尚书跪奏：平定回疆，生获俘囚张格尔，谨献阙下请旨。命王大臣会同刑部严讯，刑部尚书跪领旨。兵部司官以俘囚张格尔交刑部司官，自天安门出。王公百官行庆贺礼。

（卷136 11页）

谕内阁：逆裔张格尔自嘉庆二十五年以后屡次入卡扰我边陲，道光六年复勾结布鲁特、安集延等回众抢占四城，朕命将出师，天戈所指迅就克复。嗣因该逆乘间逃逸留兵防缉，乃故智复萌，敢以釜底游魂复于上年除夕潜入卡伦希图窥伺，经长龄督同杨芳统率将领官兵立擒巨憝，槛送阙廷。朕仰赖昊苍加佑，祖考垂庥，于本日御午门受俘礼成。感慰之余，益深祇惧。因念该将军等先事预筹，督兵追获，克奏肤功，前已懋赏酬庸，兹当大礼庆成尤宜渥加恩赉。扬威将军大学士公长龄著加恩晋加太保衔，赏戴三眼花翎；参赞大臣侯杨芳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哈良阿、诚端、吉勒通阿、祥云保解俘来京，一路管束妥协，著交部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其自军营派出长解到京官弁，亦俱著照军功例从优议叙。至沿途接替护解官弁，俱著照军功例议叙。在京王、贝勒、贝子、公等，著加恩各赏给纪录四次。在京文武大小官员，俱著加恩赏加一级。八旗兵丁著普赏半月钱粮，以示朕大武告成，覃敷阐泽至意。

（卷136 11—12页）

道光八年五月辛亥（1828.6.24）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覆奏酌拟功臣绘像大臣官员开单呈览。朕思乌鲁木齐提督达凌阿前在浑巴什河与巴哈布督兵攻贼同著战功，亦著添入绘像。所有长龄酌拟绘像开单各员，俱著照拟列入。本月十二日，朕御午门受俘礼成，当经降旨加恩晋加长龄太保衔，赏戴三眼花翎。现据奏称赶紧遄行，六月初旬即可抵京。务即迅速前来，以纾廑盼。将此谕令知之。

（卷136 17页）

道光八年五月壬子（1828.6.25）

御廓然大公殿，廷讯逆俘张格尔罪状毕，谕内阁：逆裔张格尔著即寸磔枭示，派协办大学士尚书富俊、尚书明山、侍郎锺昌、奕经前往监视行刑。庆祥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遭变被困，力竭捐躯，领队大臣副都统乌凌阿因带兵围捕临阵陷殁，皆由该逆倡乱以致伤我大臣，殊堪发指，著庆祥之子侍卫文辉、乌凌阿之子侍卫忠泰同往市曹看视，俾抒积愤，并将该逆摘心，交文辉于伊父庆祥墓前致祭，用慰忠魂。

又谕：回疆未隶版图以前，各城回众内受准噶尔之欺凌，外遭布鲁特之掳掠，几致日不聊生。迨我朝戡定以来，轻徭薄赋，减免者奚啻倍蓰，而布鲁特亦多向化归诚，咸得各安生计，纵有逆酋遗孽偷生卡外，亦不过亡命逋逃，原可网开一面。从前逆裔萨木萨克等虽在卡外潜滋煽惑，尚未敢公然肆逆，乃张格尔以伏匿余生竟敢妄生觊觎，而布鲁特、安集延又利彼剽掠，助其逆焰，遂致屡扰边圉。前年复又入卡煽乱，勾结逆回抗我颜行，伤及大臣官兵，窃据四城，罪大恶极，实为天讨所必诛。前此命将出师大申挞伐，天戈所指有战皆捷，四城迅就荡平，而逆酋竟致窜逸，彼时朕即料该逆自作不靖，荼毒生灵，断无久稽显戮之理，是以屡谕将军、参赞等总宜设法掩

捕，不值多劳兵力。今幸神褫其魄，天网自投，业经槛车解京，献俘庙社，本日廷讯尽法惩治，寸磔枭示，实足以申国宪而快人心。在该逆自取诛夷，固无足论，惟各城回子受天朝覆育深恩垂六十余年，何致自外生成，甘就夷灭？总由惑于崇信和卓之习未能湔除，致被煽诱。讵知逆酋当窃据之时惟事诛求悉索，迨天讨所加，亦只穷蹙奔窜，其伎俩不过如是。各城回户中能深明大义矢志忠诚者固不乏人，而听其胁诱死于锋镝者亦复不少，何迷而不悟以至于此？现在元恶伏诛，边疆大定，该回众等益当明于顺逆之理，咸思怙冒之仁，怀德畏威，交相诫勉，慎勿冥顽不灵，受人愚惑，庶可奕世蒙庥，永享升平之福也。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卷136 18—20页）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回疆军务告蔵，应行绘像紫光阁大臣官员昨据长龄酌拟人数开单具奏，经朕酌加达凌阿一员。此内除来京各员随时绘像外，其现回本任不能来京者，著吉林、黑龙江、伊犁各将军、陕甘总督查照开列清单，行知所属之员各绘小照一分，由该将军、总督等具奏呈览。其察哈尔都统安福应绘小照，著自行具奏呈览，以便绘图。将此谕令知之。

（卷136 20—21页）

以办理进征凯撤兵差始终出力，赏甘肃道员桂葛按察使衔，道员朱树、游击袁钢花翎，余升补、议叙有差。

以解逆首张格尔来京沿途接办妥协，予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前任库车办事大臣果良额、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巴哈布、吐鲁番领队大臣赓音岱、哈密办事大臣恩铭、帮办大臣国勒明阿、陕甘总督杨遇春、护陕西巡抚徐炘、河南巡抚杨国桢、护直隶总督屠之申优叙，并开复陕西巡抚鄂山处分。

以查验出关官兵军器马匹认真，予甘肃肃州镇总兵官刘瑞议叙。

以帮办兵差出力，赏甘肃庄浪土司鲁纪勋二品顶带。

以办理兵差车辆迅速，予休致甘肃府经历胡彬以吏目巡检补用。

（卷136 21—22页）

道光八年五月丁巳（1828.6.30）

命绘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功臣扬威将军大学士成勇公长龄、参赞大臣固原提督乌能伊巴图鲁果勇侯杨芳、参赞大臣陕甘总督葬阿巴图鲁一等男杨遇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阿勒精阿巴图鲁武隆阿、都统西朗阿巴图鲁威勇侯哈良阿、护军统领喀屯巴图鲁阿勒罕保、提督衔署固原提督葬阿巴图鲁胡超、贵州提督法哩巴图鲁余步云、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副都统巴哈布、副都统奇成额巴图鲁苏清阿、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长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达凌阿、多罗郡王博多欢武巴图鲁伊萨克、察哈尔都统格绷额巴图鲁安福、头等侍卫法式尚阿巴图鲁巴清德、直隶提督强谦巴图鲁齐慎、吉林副都统萨奇克起巴图鲁吉勒通阿、安徽寿春镇总兵官伊清阿巴图鲁郭继昌、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副都统衔果勒明阿巴图鲁额尔古伦、陕西西固营都司即补参将阿察本巴图鲁段永福、头等侍卫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德勒格尔桑、头等侍卫额图珲巴图鲁华山泰、宁夏副都统沙噶巴图鲁伊勒东阿、吉林协领刚安巴图鲁寿昌、黑龙江协领喀勒崇依巴图鲁鄂尔托彦、黑龙江协领阿勒金图巴图鲁全凌阿、黑龙江总管副都统衔舒凌阿、伊犁察哈尔总管扎布都勒噶巴图鲁得胜额、吉林佐领博启巴图鲁乌凌额、吉林佐领苏彰阿巴图鲁德成额、黑龙江佐领苏尔巴图鲁占布、黑龙江佐领扎萨克巴图鲁阿勒吉纳、伊犁锡伯佐领齐朗阿巴图鲁德克精阿、伊犁索伦副总

管达哈逊巴图鲁哈丹保、伊犁锡伯马甲防御衔骁骑校西喇琿阿巴图鲁舒兴阿、陕西马兵升甘肃宁远堡守备西吉尔珲巴图鲁杨发、陕西马兵升抚标左营守备胜奇楚克巴图鲁田大武、钦差大臣直隶总督那彦成四十人像于紫光阁。

御制序曰：兵凶战危，古人垂戒深矣。然兵可百年不用，岂可一日无备？历观史册，凡开创之初无不兵强将勇，中叶以后享承平而尚安逸，率以偃武为辞不加练习，设遇不逞之徒将何以御？渐形衰弱，职此之由也。夫偃武，非弃武也，盖不可无故兴戎，贪功构衅，又其可不训练于平时，以待不得已之用也？况我大清龙兴东土，统一寰区，祖宗之神谟大烈无远弗届，伊古以来幅员未有如今日之广大，疆域愈广，保守愈难，予小子仰承皇考付托之重，兢兢业业，勉绍鸿图，于今八载，深恐弗逮。幸天下乂安，海内无事，乃和卓木逆裔张格尔者包藏祸心，殆非一日，突逞狼贪，攘窃我皇祖所开之边域，戕害我官兵，此国法所难容，人心所共愤者也。事已至此，岂容置之而弗顾？实应兵非佳兵也。于是特简元戎，遄征劲旅，虽万里而遥，诸端匪易，朕志先定，默叩天祖，勉竭寸忱，非敢邀功拓土，只以失守旧疆是惧，且丑虏无厌，得陇望蜀，其事尚可言乎？幸赖上天鉴佑，祖考神威，三战三捷，四城继下，附逆众回虽云丧胆，特首逆未擒，厥功未竟也。岂料逆恶贯盈，天夺其魄，遽尔故智复萌，仍思煽诱，杨威将军长龄、参赞大臣杨芳急率精兵，不舍昼夜，莫不抒忠勇，奋雄威，卒追擒之，献俘告捷，威震边荒。在朕曷敢以功自居？而将军将士不避艰险成此大功，于以见我朝人材辈出，其可泯不传乎？回疆大兵之余，抚绥尤要，朕命那彦成前往筹办善后事宜，剔除积弊，整饬官方，规划周详，厥功甚伟，较之扫穴擒渠战绩未可遽分轩轾，允宜列其名于诸臣之左，与长龄后先辉映，而斯事之

成始成终亦可昭示来许。爰命图四十功臣像于紫光阁，亲为制赞，所以彰伟绩而表殊勋，一遵成宪，敬志保大定功，守成不易，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之意也。

（卷136 27—31页）

谕内阁：那彦成奏查办乌什私垦地亩并分设卡伦一折。乌什地方自乾隆年间戡定以来，回户孳生日繁，多有私垦地亩，据该督逐一查明，请将征收粮石以资增兵口粮。无论旧户、新增均照从前按二石四斗交纳，以示体恤。又于旧屯附近勘明隙地八千余亩，以一种二歇计之，岁可种植三千亩，除去籽种约可收粮二千四百余石，筑坝开渠约需工费银三千余两。即于新增防兵内分拨一百五十名开屯，将渠坝工程赶紧兴办以便来春耕作。俱著照议办理。至该处原设巴什雅哈玛、沙土、毕底尔、贡古鲁克、毕得里克、雅满素卡伦六处，前据长龄等奏裁各城卡伦侍卫，改用绿营官兵，惟乌什尚未裁改；兹据该督查明除毕底尔、雅满素二处向未设有卡伦侍卫，其巴什雅哈玛等四处卡伦统计二百余里，接壤外夷，若零星散布，兵分见单。著照所请将四处卡伦分设三堡，中堡驻八十名，左右两堡各驻兵五十名，三堡之间设卡房二处，各驻兵十名，会走开齐，声势联络，务令巡防周密以期得力，并于留防绿营备弁内遴委守备、千、把共三员带兵前往接替。

又谕：前据长龄等奏移建叶尔羌城垣，并据恒敬等奏勘定旧城迤西罕那里克地方界址，当经谕令俟那彦成到彼相度形势再行办理。兹据该督查明该处满城原建在回城之西隅，形势逼仄，不足以壮观瞻而资捍御；复将恒敬等所勘旧城迤西三里许之罕那里克地基详加履勘，该处地势高阜，渠流环绕，移建城垣、衙署形势亦复相宜。著照所请准其在罕那里克地方另建新城，所需工费即著在该城查抄逆产变价项下支拨，毋庸动用正

项。

（卷136 32—34页）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奏据恒敬等于上年派令回子库尔班等出卡搜捕余匪，访有霍罕回子逃窜前藏推依博特地方，已被该头目敦诺普纳莫扎尔截拿围禁，当据将逃匪阿布都萨塔尔等二十四名交库尔班等管解，并添派小头目萨莫等协解进卡，讯明分别办理等语。在逃零匪阿布都萨塔尔等或从逆攻抢，或被贼胁从，既据那彦成逐犯研讯属实，自应分别正法发遣。惟所奏前藏推依博特地方是否即藏内所辖处所，抑另系部落名目？其头目敦诺普纳莫扎尔是否番子，抑系回子？折内亦未声明。该头目于回疆从逆人犯窜匿在境协拿护解，甚属恭顺，该督只将差来之小头目萨莫优加赏赉，其头目敦诺普纳莫扎尔亦须加以赏赉。如该头目再有遣人效顺之处，即著从优奖赏以励其余。至喀什噶尔、叶尔羌新筑各城，自应另锡嘉名，著将各该处旧有名目一并奏明，以便颁给。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36 36页）

道光八年五月辛酉（1828.7.4）

谕军机大臣等：多贵奏前因查穆苏尔岭西由伊犁通乌什之路，经德英阿派往之领队大臣湍多布禀称“由伊犁通乌什之路甚多，一时难以周查，俟旋回伊犁禀知德英阿再为酌定，”当即派前曾屡过此路之主事衔雄煦率同回子伯克、布鲁特比及回子、布鲁特等一百名，令带应需物件前往修治山径一折。此路究属可开抑或封闭之处，著德英阿、容安等与那彦成彼此札商，悉心参酌，定议具奏。俟奏到之时，再降谕旨。多贵折内既奏称俟德英阿查办山径如何酌定再为遵行，自应听候办理，今迫不及待即派官员、伯克回子、布鲁特等前往修治山径，殊属冒昧。多贵所派官员、伯克等著即撤回，俟德英阿等如何酌

定再为遵行。将此寄知多贵外，并谕令布彦泰知之。

（卷136 40—41页）

道光八年五月癸亥（1828.7.6）

谕内阁：扬威将军大学士公长龄凯旋入觐，昨据奏于六月初旬可以抵京，届期著派郑亲王乌尔恭阿、松筠、格布舍、哈良阿、奕经前往良乡迎劳。所有应行典礼，该衙门照例妥为预备。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那彦成奏叶尔羌上年派六品蓝翎回子库尔班出卡搜捕余匪，在前藏推依博特地方访有霍罕回子逃窜到彼，已被该头目敦诺普纳莫扎尔截拿，当经指交阿布都萨尔等二十四名令库尔班等管解，并添派小头目萨莫等协解进卡。推依博特地名是否系藏内所属？在前藏何方？距藏若干程？该头目敦诺普纳莫扎尔及小头目萨莫等是否皆系番子？是何等头目？系何官所管？著惠显等详细查明，据实覆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136 43页）

道光八年六月癸酉（1828.7.16）

又谕：德英阿等奏请撤卡伦侍卫、改派驻防官员接替一折。伊犁等处卡伦由京城侍卫派往防守未能熟悉口外情形，难期得力，该将军等请照南路章程划一办理，所有伊犁卡伦侍卫十一员、塔尔巴哈台卡伦侍卫八员著照所请全行裁撤，俱改用本处驻防官员。该将军等务当秉公拣选小心干练通晓夷情者派令接替，饬令该员等实力巡防并随时认真查察，如有疏懈偷漏及混行勒索情弊，即行严参惩办。余著照所拟办理。又另片奏驻防章京守卡，请暂戴花翎等语。嗣后派出坐卡章京无花翎者准其于坐卡之日起暂戴花翎，差竣仍不准戴用。该部知道。

又谕：德英阿等奏伊犁出征兵丁应赔骑驮马匹一折。道光六年征剿逆回由伊犁各营挑派兵丁二千名随同出征，在官厂内

调拨马匹，每兵一名给骑马、驮马各一匹，共给马四千匹，又酌给民遣等驮马三百三十四匹。现经凯撒回营，据该将军等查明，各营兵丁原领马匹由冰岭行走倍形疲乏且历时既久，倒毙愈多，若照例分别销赔，兵力未免拮据。加恩著照所请，所有伊犁兵丁原领马四千匹准其于定例骑马五分准销外再销三分，照驮马八分准销例普律著赔二分；其民遣等原领驮马三百三十四匹均已倒毙，应行追赔之处著全行豁免，以示体恤。该部知道。

（卷137 4—5页）

谕军机大臣等：德英阿等奏查明霍罕在皮斯格克地方只筑土堡并卡外安静情形一折。霍罕所筑之城既据查明只系土堡，且在布鲁特境内，距那林换防巡边大路尚有数站，自未便过事苛求致启外夷疑惧。惟哈萨克游牧地方与皮斯格克相距不远，恐其倚恃天朝威势稍构衅端。伊既系臣服部落，设若仓卒求援，不应则失于抚绥，应之则徒劳兵力，不可不预为筹计。德英阿等当檄谕阿布拉以“尔上年经霍罕邀往皮斯格克游牧并未允从，奏明大皇帝嘉尔恭顺，特颁赏件。现在查明霍罕所筑土堡原系防范布鲁特抢掠而设，并无别情，又值首逆张格尔就擒，诸夷震慑，尔当督同部落人等各安生业，不可倚恃天朝威力与霍罕及布鲁特肇衅生事。倘霍罕复以甘言多方引诱，亦须坚持定见勿为所愚，庶可长守藩封，永承恩眷。如或约束不严，致尔属下人等与诸夷有构怨之事，在尔等彼此相争，天朝体制从不过问，即使事急求援，天朝亦不应以纪律之师出为尔部落争胜负之理。特此先行剴切晓谕，尔其懔遵勿替，毋谓教诫之不豫也”。该将军等当善体此意传檄前往，仍须将沿边卡伦随时留心防范为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137 6—7页）

道光八年六月乙亥（1828.7.28）

又谕：那彦成等奏请简派换防总兵等语。喀什噶尔准其添设换防总兵一员，即著舒伦保补授。

又谕：那彦成等奏请建设义祠以慰忠愍等语。叶尔羌旧城为前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之祖义烈公纳木札尔殉节之所，向有义祠，此次业经烧毁，现已另建新城，著仍在旧城建立专祠，春秋致祭，并颁发御笔扁额以垂久远。

又谕：那彦成等奏酌定回夷难荫章程一折。喀什噶尔被害伯克之阿布都热依特、迈买底雅底噶尔、迈玛斯底克吐尔底、伊斯玛依尔等六人，前经降旨赏给五品翎顶，著加恩准其作为世职承袭罔替。内向无品级之小回子，著查明另议。至嗣后遇有伯克缺出，仍应择其才具明白办事可靠者遴选补用，不得概以世职充补。其应交种地粮赋及阿勒板等项钱文，著概行豁免。那彦成等将现定章程缮写告示，颁发西四城遍贴晓谕，并著各大臣详查被难殉节各伯克及小回子分别办理。其各城从逆伯克亦著咨令确查据实惩办，以昭激劝。

又谕：那彦成等奏查勘移建新城并设兵情形一折。喀什噶尔满城前经长龄奏准在喀喇哈依地方改建，兹据那彦成等奏新建城垣工程业已全竣，其去该处回城二十余里之七里河为适中之地，应分设兵丁，形势方为联络，著照所请准其于河口筑堡，设兵六百名，并将旧城修葺，留兵二百名以资防守。至英吉沙尔旧满城向在回城之内，地势湫隘，兵回杂处，既多未便，且衙署兵房俱经焚毁，与其修复旧城，不如择地另建。现在新勘城基距回城不及一里，著准其移建，俾官兵另居一城，一切俱照旧制办理。所需工费即在抄获叛产内筹拨，无庸动支正项。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等奏霍罕遣人投书道喜，当经遵旨传谕该夷使，即日拨兵八十名，酌给口粮，押送卡外，不与传见，亦无犒赏等语。前据长龄等檄谕霍罕布噶尔拿送逆裔缴

属，特降谕旨令那彦成到彼看其若何禀覆，具奏办理。乃霍罕于未奉檄谕之先遣人投书尝试，殊为诡诈。那彦成等于该夷使到卡时派拨弁兵严密防查，不准与流寓安集延及本处回子交接，亦不准其开包贸易，一面遵旨传谕，并未犒赏即行拨兵送出卡外，所办深得大体，与朕意相同，可嘉之至。霍罕每借通市获利用以恐吓附近外夷，此时惟严守卡伦，禁绝贸易，该大臣等务当遵照前旨妥为办理。其从逆逸犯，总责令布鲁特等严拿缚送，不必派兵出卡远索穷搜。至伊萨克现已蓄留发辫并伊子孙及现充伯克各回子等均愿蓄留发辫，情词真切，具见爱戴之忱，洵堪嘉奖。其赏世职之回子等愿留发辫固属可嘉，若习俗相沿，难于骤改，亦听其便。所有新建各城应另锡嘉名，前已有旨令那彦成将各该处旧有名目一并奏明以便颁给，著俟奏到时再行核定。现在那彦成于接见阿奇木伯克、阿浑时宣谕朕意，抚绥开导，并缮发告示，译写回字张贴各城，所办甚好。发去御笔画扇一柄、扇套一个、香袋四个，著交那彦成祗领以昭眷注。将此谕令知之。

（卷137　8—11页）

道光八年六月戊寅（1828.7.21）

颁叶尔羌纳木扎尔义祠御书扁额，曰“忠贞世笃”。

（卷137　15页）

道光八年六月己卯（1828.7.22）

谕内阁：军机大臣等会同长龄议覆那彦成等奏增设防兵、通盘筹拟一折。前因回疆甫经平定暂添防兵八千名，合之旧设兵共计一万余名，分布各城以资守御。现在首逆就诛，边陲安谧，那彦成等体察情形请于伊犁满兵及绿营兵内共减兵一千五百名以节糜费，著照所拟办理。其喀什噶尔新设总兵，著将甘肃凉州镇总兵一缺改为该处换防总兵，班满三年由参赞大臣奏

请简派。应行增设副将等官，著那彦成等妥议具奏。现任凉州镇总兵哈丰阿著留于甘省交该督差委，俟有缺出，请旨简放。其凉州镇营汛，即以甘肃庄浪协副将移驻该处以资统领，并将凉州中营游击移驻庄浪。至凉州既改镇为协，应裁汰额兵一千五百名分拨甘肃督标及河州镇标各营。一切事宜著该部行知陕甘总督照例办理。至口外换防官兵向系尽陕甘两省口内外十四标营派拨，从前内地派兵换防故习，大半以上衰老充数，到戍后复准告驻一两班至三班不等，以致虚糜粮饷。嗣后该管督、抚、提、镇等务须认真挑派，兵丁内年逾四十者即不准换防，其班满告驻陋习，著永远禁止，并著参赞大臣等务将派往之换防兵丁加意操演，俾得悉成劲旅，以归实用。此项换防兵丁三年后应酌减二千名，五年后再减二千名；届时何城应减若干或有暂难裁减之处，由参赞大臣等酌量奏办。现在留防均系前此出征官兵，已经三载，著陕甘总督自本年秋季起按照现定数目分三季派遣前往更替。此后仍循五年旧例，分三班更换，以期经久。余俱照所议行。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等现抵喀什噶尔，一切善后事宜自已商有就绪。此时杨芳在彼如无应办之事，即著来京陛见后回任供职。再，喀什噶尔帮办大臣苏清阿，朕意令其来京，所有帮办大臣一缺著那彦成、武隆阿于现留回疆各员内详加察看，有才堪胜任者即秉公据实保奏，候旨简放，以便更替苏清阿来京，并发去御书扁额交该督等于新建纳木扎尔义祠悬挂。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37 15—17页）

道光八年六月甲申（1828.7.27）

谕内阁：现在回疆底定，大功告成，在事各员均已分别施恩。因思斌静、色普徵额二犯事属既往，亦可量从末减，用示

法外之仁。斌静、色普徵额俱著加恩释放，斌静著交该族长严加管束，色普徵额著交该旗都统等严加管束，永不叙用。

谕军机大臣等：德英阿等奏查明道路、筹议情形一折。冰岭迤西皆系布鲁特游牧，现经德英阿等派令湍多布前往踏勘明确，伊犁西南卡外各站接替马匹势所难行，其现通南路之军台向由额鲁特游牧，此时亦难将该处军台轻议改设。但既查得此路可以直通乌什，惟中间七站系布鲁特地方，著那彦成就近酌量实在情形，是否应于无事时预为修治，备而不用，抑或竟行封禁以杜偷越之处，悉心筹度，据实具奏。原折著钞寄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137 27—28页）

道光八年六月乙酉（1828.7.28）

又谕：上年回疆滋事，征调各处官兵，据长龄、杨遇春等奏称乌鲁木齐驻防官兵最形软弱；昨那彦成奏回疆增设防兵折内亦称该处马队弓马平常，技艺生疏，难期得力。总由该都统、领队大臣等平日因循废弛，昧良耽逸，不肯随时整顿所致。本应严加惩治，念其事属已往，非止一人一任，姑免查究。嗣后该都统务当督率领队实心实力训练操防，必期一兵有一兵之用。如仍前毫无起色，恐该都统等不能当此重咎也。并此外各城办事、领队大臣俱著一体督饬弁兵勤加操演，悉成劲旅，俾平时可资捍卫，有事可以折冲，方为不负委任，不可因军务告竣又形懈弛。倘有视为具文仍前怠玩者，经朕查出或因事显露，必将该管之员无论现任历任一并从重治罪，决不宽贷。著将此旨实贴衙署或教场，俾知儆省，日久毋怠。将此通谕知之。

（卷137 29—30页）

道光八年七月辛丑（1828.8.13）

又谕：前因伊萨克实心出力，忠勤可嘉，谕令那彦成等看其能否堪胜帮办大臣之任据实覆奏。兹据奏伊萨克遇事奋勉，颇具忠诚，其才实属可用。伊萨克著即以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加恩作为该处帮办大臣，仍照伊斯堪达尔帮办之例，一切营制、军民交涉事件不准干预，凡遇回务与边外各事宜，准其会衔具奏，名列帮办大臣之次以示优奖。至土尔扈特汗前因西四城军兴协济蒙古兵丁打仗出力，恭顺可嘉，近已有旨加恩将策登多尔济并其弟台吉呼恩臣多尔济均赏花翎矣。又，另折奏和阗帮办大臣富盛阿年力渐衰，办事不洽舆情。富盛阿著以原品休致。该员曾经出师著绩，著兵部照例核办。

又谕：那彦成等奏敬陈回疆历年补放伯克积弊、拟定章程一折，所议甚属周妥。定例各城大小伯克缺出，由本城大臣拟定正陪咨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验放，分别奏咨。现据那彦成等查明从前伯克缺出往往有贿属营谋等弊，积习相沿，回民受累。现在回疆底定，首重抚绥，欲戢众心先清弊窦，自应明定章程以垂久远，著照所议嗣后各城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本城大臣查明，先尽出力受伤或家口被害之人，次尽死事人之子孙，次尽出力世家，并视其人才能否办事逐细声明，照内地体制造具四柱清册，一劳绩、二资格、三人才、四家世，填注事实，出具切实考语，将应升应补之人开列四五员咨送参赞大臣验看。其应升之员亦定为历俸三年之例，俸满者方准保送。如有朦混不清，即行驳查；如果覆核无异，即照各城大臣原送考语开单奏请补放。此后该伯克犯有公过，与原保大臣无涉；若有扰累回众或将已革陋规改易名目、敛钱肥己等事，一经发觉，即将原保大臣严加议处。其六七品伯克及金顶回子缺出，由各城大臣详加遴选，查明俸满应升及应补之人亦造四柱清册，酌保三四员咨送参赞大臣验放，毋庸具奏，仍咨明理藩院查

核。此外，回子工匠及阿奇木家人并在京为奴遇赦释回之回子，均因通晓汉话充当通事，各城办事大臣以其当差熟识，或瞻徇情面遂至违例升用伯克，此辈出入衙门，内外串通，遇事滋扰，著于现在伯克内查明，如有曾充工匠家人及有罪赦回之犯有已放伯克之人即行斥退。以后此等出身之回子充当通事，不准升补伯克。至各城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都管伯克均有经管粮赋差徭之责，一切苛派弊窦皆出其手，乾隆年间旧例大伯克回避本城，小伯克回避本庄，近来阿奇木伯克多用本城回子，小伯克以本庄之人办本庄之事，该伯克等情形熟悉，剥削尤甚。嗣后升补各城阿奇木、伊什罕、都管等伯克回避本城，五、六、七品伯克回避本庄，如有朦混错误补放者，理藩院查出照例请旨交部议处。该参赞大臣仍随时密访，如有前项各弊，严行参奏，从重办理，以昭炯戒。至旧制英吉沙尔属于喀什噶尔，和阗属于叶尔羌，属城与本城著一律回避。该衙门知道。

钦差大臣那彦成等奏：请裁喀什噶尔副将一员，添设游击一员、都司三员、守备六员；添设英吉沙尔守备、把总、外委各一员；裁叶尔羌副将、游击、都司各一员，改设参将一员，添设守备二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三员；裁阿克苏游击二员，改设参将一员，添设都司一员、守备二员、千总、把总各一员、外委三员；裁乌什参将、守备各一员，改设副将一员，添设都司一员、把总二员、外委四员。得旨：此项换防人员每届班期，著陕甘总督于陕、甘两省酌派实缺人员一半，其余候补各员内或品级较小之员择其才技堪以造就著给与委牌，令其统带该属兵丁出口，到防后再有不敷，由参赞大臣及各城大臣按缺委署，照例咨部。其各城现应凯撤各兵，俱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卷138 8—13页）

道光八年七月丙寅（1828.9.7）

又谕：德英阿等奏筹酌稽查北路茶叶、大黄章程一折，所议详细周妥。前据那彦成奏称张格尔滋事悉由安集延内外勾结，请严禁安集延贸易茶叶、大黄出卡，降旨饬令体察情形严立章程，实力稽查以杜偷漏。兹据德英阿等奏南路章程由那彦成议定具奏，其界在北路之伊犁、塔尔巴哈台在在毗连哈萨克、布鲁特诸部落及南路各城，必须一律设法严禁。向来卡外如霍罕诸回部落多食杂茶、细茶，往往私贩出卡，有流寓伊犁之安集延预用重价购买，每俟哈萨克贸易事竣时混杂携带，以致每年茶叶私贩出卡者竟有十余万及二三十万余斤之多。该安集延等并有夹带硝磺违禁诸物，于边防大有关系。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现在出卡者多系细茶、杂茶，皆北商自归化城私贩，由古城转运伊犁等处为安集延偷贩出卡之用，著即严行禁止，不准贩入伊犁及塔尔巴哈台境内，以绝安集延私贩之弊。其大茶、斤茶安集延外夷向不兴贩，亦系北商运卖便于兵民，嗣后准其贩运。其副茶一项向由伊犁置办官货时搭买三万余斤，听官兵领买，著自明年为始再加置副茶数万斤，随时酌定数目，即配官引运至伊犁存贮备用，毋使奸商居奇以致兵民食贵。至大黄一项兵民岁需无几，著一律稽查，妥为办理。所有行茶之法，应安设官商经理，著乌鲁木齐都统、陕甘总督酌定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行商，无论兰商、北商均属便于稽察。其未定官商以前商民所贩之茶叶、大黄，著于经过乌鲁木齐时由该都统发给印票，注明名色斤数以便查察，并于紧要隘口派委官兵验明，与票相符方准放行，稍有夹带杂茶、细茶，即照私贩究办。倘该官兵等有勒索贿纵及隐匿偷漏等弊，查出一并严惩，并著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派员在所属之奎屯地方设卡严密稽查，逐起备文报明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及贩至

伊犁，由该大臣派委官兵在塔尔奇第一台站复行稽查。已到之后，责成抚民同知设立循环簿按月汇数详报，并著知照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一体办理。至伊犁境内各卡伦，每于哈萨克贸易事毕派协领等员稽查，迭加并无私贩茶叶、大黄出卡甘结，如有偷漏私贩，将出结加结之员严参惩办，以除安集延交通之弊。现在安集延因不能私贩无利可谋，大半自愿出卡各归部落。所有寄居伊犁之安集延内有愿归该部落者，给与路票，分起解送；其居住在十年以外者，准其编入伊犁种地回子户籍一体耕种当差，不准婚娶置产。仍饬该管理事同知等随时严查，如有囤积私茶，从重惩办。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均无殷实富户领运官茶，著乌鲁木齐都统于议定官商后，商民贩运副茶即以配引为凭，其大茶、斤茶以古城官商戳记为凭，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行销以该都统印票为凭。凡无配引、戳记、印票者，悉照私茶惩办。至伊犁岁需茶叶总数，著于一年后酌定确数，行知陕甘总督及乌鲁木齐都统备数配引运销，永远奉行。

伊犁将军德英阿奏：伊犁每岁经费向由甘肃先期一年调解银六十一万两，现奏定议恤，应裁云骑尉俸银并各兵家属、孀妇钱粮等项共需银四万余两，请嗣后拨银六十五万两以供支放。再，伊犁原存备贮银十万两经庆祥带赴南路遗失无存，请饬陕甘总督如数筹拨解交，照例封贮。下部议行。

（卷139 18—20页）

道光八年八月甲戌（1828.9.15）

谕内阁：那彦成奏裁革各城陋规条款一折，所奏甚是。回疆各城大小衙门一切需费繁多，阿奇木伯克等往往藉办公之名向各回户摊派苛敛，从中肥己。据那彦成查明相沿陋规，分别条款，或此有彼无，或此多彼少，其尤甚者每月按户派钱名为“克列克里克”，如有不敷再行续派，名为“色里克”。似此

行同饕餮，殊出情理之外，若不严行禁绝，何以安回众而靖边陲？著照那彦成等所议即将前项扰累之事勒石永远革除，一勒各城大臣衙门，一勒各城阿奇木衙门，通行刷印分贴各回庄明白晓谕，并令各城大臣按季查核有无干犯例禁之人，报明参赞大臣每届年终汇奏一次。至伊犁将军统辖各城尤当破除情面，认真查察。倘章京、伯克等违禁滋扰，该管大臣奏明严办。若瞻徇容隐，经参赞大臣查奏，即将该管大臣照例议处。各城大臣或受巳禁陋规，或改易名目仍有侵削，参赞大臣奏明参办，即照乾隆年间格绷额之例立行正法。所有滥应中饱之阿奇木等亦予正法。若参赞大臣不能洁身表率干犯禁令，及徇庇各城大臣有犯不举，著伊犁将军访查参奏，并准各城大臣指实揭参。如将军有瞻徇容隐情事别经发觉，除将不法之员治罪外，定将该将军一并严惩，决不宽贷。至各城回子如有受该处大小官员侵削者，准其赴参赞、将军各衙门呈控；如该衙门不为究办，即于年班进京时赴理藩院呈控；倘理藩院仍不代奏，准其赴在京各衙门控告。如所控得实，免其坐罪；其申诉不实或未经在参赞、将军等衙门呈告者，仍照例治以诬告及越诉之罪。自此次明定章程，各城大小臣工务当各矢天良，洁己奉公，毋得仍蹈前辙致干咎戾。将此通谕知之。

又谕：那彦成等奏查出各城私垦地亩、增收粮石以供兵糈并就余粮抵作官员加增养廉盐菜银两一折。回疆各城大臣前巳加恩酌加养廉银两，其章京、笔帖式等盐菜银两何员应酌加若干，应由何项支给之处，并令那彦成核议具奏。兹据奏各城章京等原设盐菜银两不敷办公，酌议章京每月加增银十两，部缺笔帖式每月加增银六两，委笔帖式每月加增银二两，喀什噶尔等城通共岁需加增盐菜银五千余两；回疆无款可筹，请将新增余粮按回疆例价每石合银五钱，折给各大臣及章京、笔帖式等

养廉盐菜银两；惟不准大臣等发交阿奇木抬价勒变，致滋扰累。所有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各城应行折给口粮、养廉、盐菜银两并拨补章程，俱著照所议办理。至阿克苏为南路适中之地，必当熟筹储备以资缓急之需，应将叶尔羌余粮留备本处一年饷需外，以后续有盈余或酌征折色，或出粜变价，解赴阿克苏采买存仓。将来喀什噶尔试垦地亩增粮渐多，亦著照此妥办。其北路各城并吐鲁番、哈密章京、笔帖式应加盐菜与南路情形不同，应如何加增支给，著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妥为筹议，核实具奏。至乌什新设帮办大臣，著加恩加养廉银二百两，其应得原额养廉银两著在裁撤卡伦侍卫盐菜项下动支，毋庸另行筹款。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平定回疆大功告蔵，军营将帅大臣及出力各员弁经朕酌定人数图像紫光阁以彰武功。因念那彦成派赴喀什噶尔办理各城善后事宜筹画悉臻妥协，公忠体国，甚属可嘉，著即绘小照一分附报呈览，以便与各功臣一体绘像，用示朕褒奖贤劳至意。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此次平定回疆成功迅速，军营将帅大臣及在事出力员弁经朕酌定人数图像紫光阁纪实铭勋，因念长清当逆裔煽乱扰及阿克苏，彼时大兵尚未调齐，该大臣督率有方竭力捍御得保安全，应与各功臣一体绘像用示褒奖，著即绘小照一分呈览。将此谕令知之。

（卷140 9—14页）

道光八年八月乙酉（1828.9.26）

又谕：惠显等覆奏查明推依博特即前藏界外拉达克部落，曾据该部长禀称拿获逃至彼处逆回一百余名等语。拉达克部落在藏属堆噶尔木边外，距叶尔羌较近，该头目敦诺普纳莫扎尔因逆回窜入其境即行拿获，遣人随同差员将该犯等解交，实属

恭顺可嘉。该部长敦诺普纳莫扎尔著加恩赏给五品顶带花翎，并赏大缎二匹，小头目萨莫著加恩赏给金顶蓝翎，并赏官绸二匹。所需绸缎均由该处赏需项下颁给，并著惠显等传旨嘉奖，俾知感奋。至所禀拿获逆回一百余名，仅解交二十四名，是否前禀不实抑该部落尚有匿存余匪？惠显等已派员确查，俟覆到时即行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据该部长夷禀译称前次押送逆回实止五十七名，余四十五名系避难良夷，释放回籍。除已解交二十四名并先后病故十九名外，应续交回犯萨领景等十四名，现已起解。报闻。

（卷141　6—7页）

道光八年八月丁亥（1828.9.28）

谕内阁：刑部将喀什噶尔解到应行缘坐逆属请分给八旗大臣为奴。此起逆属情罪较重，未便留于京师，除年届十二岁之男犯迈玛特尼雅斯一名照例牢固监禁，俟成丁时发往极边足四千里安插外，其余缘坐妇女二十六口、十岁以下男犯五名著刑部酌发河南、青州、太原、江宁、京口、杭州、乍浦、荆州、成都各处驻防为奴。到配后，该将军、副都统、城守尉等每届年终将该犯等是否安静咨报军机处备查。

又谕：那彦成等奏请更调各城办事帮办大臣一折。苏清阿著来京供职，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员缺著额尔古伦补授，那桑阿著调补乌什帮办大臣，多隆武著调补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所遗和阗领队大臣员缺著德惠调补。至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向只办理本城事件，嗣后庆祥奏明将八城事件协同参赞经理，兹据那彦成等奏称该帮办大臣与各城大臣相等，若亦随同参赞节制各城，于体制未协。著照所请，嗣后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只办本城事件，不得干预别城公事，以复旧制。所有各城办事大臣照例折奏，若该处一时事务无多，未便徒劳驿站，著照本年五月间所降谕旨

附于邻近各城大臣奏事之便一同发递。如有紧要事件或条奏、参劾等事，仍著专折，不得藉词推诿。

又谕：那彦成等奏严禁奸商私贩茶叶并设局稽查一折。甘肃官引额销茶叶每年例应出关二十余万封，近来行销竟至四五十万封之多，显系以无引私茶从中影射，其行销各城又复递加价值，每副茶一封售银七八两至十余两不等，此等奸商私贩勾通外夷剥削回众，不可不严行禁绝。现据那彦成等酌请每封官为定价，阿克苏价银不得过四两，喀什噶尔、叶尔羌不得过五两，作为永定之价，不许增添，并于嘉峪关地方照杀虎口、归化城、张家口等处设立税局，阿克苏照古城设立税局，喀什噶尔、叶尔羌为行销总要之区，均设立税局，稽查奸商私贩以杜流弊。俱著照所议办理。其详细章程，著那彦成等另行妥议具奏。寻议上：命大学士托津、长龄、协办大学士富俊会同户部核议。寻奏：商人贩茶远赴口外行销原为利往，如层层纳税，节节盘验，恐商人仍取给于食茶之人，茶价势必增昂，回民转滋苦累。若虑回民买食价昂，抑勒商人减价销售，尤恐该商等裹足不前，回民或至乏食，关系非浅。且原奏内称商人因避西四城茶税，将茶斤卖与东四城回子转运西四城贩卖，亦令回子在西四城一体纳税，是因征商税而并及回众，于边地尤不相宜。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向食北口商茶，并未议征税课，今伊犁等处同系口外地方，独令该处兵民买食纳税贵茶，亦不足昭平允。俱无庸议。从之。

钦差大臣那彦成等奏报：驱逐南路各城流寓在十年以内之安集延回子出卡，查起囤积茶叶、大黄入官，其余未经驱逐各外夷，一体编入回户当差种地。如有犯禁令及囤积违禁物件，即行驱逐。每年逐出若干，将增减户口责成参赞大臣查核具奏一次。数年之后不难驱逐净尽。得旨：数年后果能驱逐一空，

岂非安边之良策？总要实力奉行，断不可日久疏懈。

又奏：各城现充伯克之回子等，均因伊萨克得蒙恩奖纷纷请留发辫以表爱戴之忱。但漫无区别，转不足以示优奖，应请嗣后凡阿奇木伯克以下至四品伯克及尽忠有功伯克之子孙方准蓄留发辫，以昭宠荣，其余均不准妄自蓄留，以示限制。从之。

铸给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印信并修喀喇沙尔城垣兵房。从钦差大臣那彦成等请也。

（卷141 9—12页）

道光八年八月甲午（1828.10.5）

定喀什噶尔城名“恢武”，叶尔羌城名“嘉艺”，英吉沙尔城名“辑远”，和阗城名“威靖”，阿克苏城名“普安”，乌什城名“孚化”，库车城名“巩平”，喀喇沙尔城名“协顺”。命缮满洲、蒙古、汉文、回子四体字颁发。

（卷141 22页）

道光八年八月乙未（1828.10.6）

又谕：理藩院奏阿奇木伯克回子郡王伊萨克可否给予王俸一折。伊萨克系闲散回王，例不给俸，惟伊萨克此二年间在军营实心输诚，宣力报效，特旨封为郡王，究与别项散秩王爵不同，著加恩即照伊斯堪达尔、迈玛萨依特之例赏给王俸，以示朕优待宣力回仆至意。

（卷141 24页）

道光八年九月庚子（1828.10.11）

又谕：那彦成等奏请建贸易亭控驭外夷、通商杜弊一折。喀什噶尔、叶尔羌地临极边，卡外各部落商贩往来均必由霍罕经过，该部落皆以贸易为生，未便因禁绝霍罕不与通市而令恭顺各部落生计缺乏。兹据该督等查明要隘处所，请照伊犁与哈

萨克贸易章程办理，系为因时制宜起见，著照所请于喀浪圭卡伦外明约洛地方建设贸易亭，修展堡卡，派都司、守备一员带兵二百名前往弹压稽查，一切贸易置货均照伊犁官铺章程办理。惟所奏"嗣后贸易各物当议定价值以货易货，永禁内地元宝出卡；商民、回子中有以银置货者，一经查出，将所置之货概行入官，仍从重治罪"，果能如此办理，自系筹边良法。但恐有名无实，日久玩生。嗣后该大臣等总当认真查禁，永远遵守，无任玩法滋弊。余俱照所议行。

（卷142 4页）

又谕：那彦成奏查明伊犁通乌什道路、酌议封禁备用一折。伊犁西南卡伦外有直通乌什捷径，经由布鲁特地方，前饬德英阿派员查勘，据奏应于无事时预为修治平坦，各在原设卡伦添兵巡防，每年由伊犁、乌什派员会哨一次，当经降旨令那彦成悉心筹度。兹据奏南路通伊犁捷径如巧塔尔达板、阿尔通霍什均经奏请封禁，此路并无险阻，为行兵捷径，亦请封禁备用。著伊犁将军、乌什办事大臣即将伊犁西南哈布哈克卡伦、乌什迤北贡古鲁克卡伦各添派官兵认真巡防，不准夷民取道往来。倘有匪徒潜越，一经盘获，照越度边墙例从严治罪。倘守卡员弁不实力稽察任令潜越，即一并严参惩处。该将军前奏每年会哨修治之处，著无庸议。

命撤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三城换防满洲官兵归伍。从钦差大臣那彦成请也。

以承办回疆军需出力，赏哈密协副将倭恒额、同知志奎花翎，主事衔莫尔根等蓝翎，余升补有差。

（卷142 4—5页）

道光八年九月壬寅（1828.10.13）

又谕：昨刑部题覆安徽省回民李大本等因与郭六争卖私盐

互相纠斗、伤毙六命一案，内马六一犯枪伤刘大和身死，与郭六商谋将致毙各尸身弃入水中，马六起意将刘大和头颅四肢割落，剖取肠脏并弃水中，情节极为残忍。该省以该犯于殴杀后欲求避罪割尸弃置，原无支解之心，仍照殴杀本例定拟绞候，刑部并未详核，亦即照拟具题。朕详阅案情，引例殊未允协，当命军机大臣交该部详查成案，据覆并无成案可稽。试思马六等一造杀死尸躯共有五具，同时弃置水中，何以止将刘大和一尸支解？若以刘大和周身俱有疤点，恐尸浮起被尸属认明控究，则支解之残尸头颅岂无疤点可认？而其余四尸又何以不虑其浮起被人认明？此而谓其原无支解之心，仍依本例治罪，岂得情法之平？即使有成案可循，尚须衡情酌改，况据该部检查从无似此成案，何得率行题覆？著将原题发交刑部悉心酌核，另行妥议条例，奏明更正再降谕旨。

（卷142 9页）

道光八年九月辛亥（1828.10.22）

又谕：刑部覆奏安徽省回民李大本等与郭六争卖私盐、互斗伤毙六命一案，内马六一犯于各尸身弃入水中时起意将刘大和头颅四肢割落，剖取肠脏并弃水中，情节极为残忍，若仍照原题拟以绞候，实属情浮于法。检查条例内殴故杀人后复挟忿逞凶，似此情节者未经议及，兹另行酌议条例奏明更正，马六一犯著即改为绞立决。嗣后谋故及斗殴杀人之犯罪止斩绞监候者，若于杀人后挟忿逞凶，割落尸头四肢并剖腹取脏掷弃者，俱各照本律例拟罪，请旨即行正法。该抚等于马六一犯并未详核案情辄照殴杀本例定拟绞候，刑部照拟具奏亦有不合，邓廷桢、岳良并刑部堂官俱著交部察议。

（卷142 26页）

道光八年九月己未（1828.10.30）

谕内阁：那彦成等奏回疆各城印房章京复由京拣派旧制并请酌留在外奏补一折。回疆各城额设印房等处章京向俱由京拣派，嗣因京员情形不熟不能得力，每于驻防笔帖式内遴才奏补，日久相沿，难尽核实，且该员等把持固结，流弊日滋。兹据该督请复旧制并酌留三缺俾驻防笔帖式中才堪造就者亦不致阻其上进之阶，著照所请，除英吉沙尔向无章京外，其余七城印房章京七缺悉用京员作为掌印章京，喀什噶尔回务章京一缺亦著由京拣派，其经牧一缺公事无多，改归印房掌印章京兼管，其缺改为印房帮办，准其留补驻防人员。叶尔羌原设印房章京二缺，内一缺已用京员作为掌印章京，其一缺准其改为帮办，留补驻防人员。喀喇沙尔夷回章京一缺，亦准其留补驻防人员。以上所留三缺遇有缺出，该城大臣务择其才品兼优者保送，该参赞大臣核定奏补，不得仍前徇情滥竽。其由京拣派章京缺出，亦著照所请将通晓清汉文义之满洲笔帖式由各部、院衙门保送一员汇考录取，带领引见补放，作为委署主事前往换班，三年期满如果得力出色，奏明咨部以主事即选，得缺后即由部奏请咨取，带领引见更换，俟由京拣派之员到日再行给咨回京。嗣后遇有掌印章京缺出，永不准通那奏补驻防人员，违者照徇庇例议处。现在各城印房章京或早经奏补，或甫经升调，未便一时更撤，著俟各该员年满，再行奏请照新定章程办理。该部知道。

又谕：那彦成奏筹议操兵章程一折。回疆增设防兵，筹给饷糈，原期折冲御侮，悉成劲旅，俾外夷震慑，永靖边陲。兹据该督等筹议按期操练章程，与朕本年通饬各省营伍勤于训练谕旨相符，其令满兵于草肥马壮时演习行围，尤当如是办理。著照所请将喀什噶尔现设防兵四千三百名内除分派防守及各项差役外，挑选年力精壮技艺可观之兵二千名，责成总兵舒伦保

督率将备分为十班，按所定日期操演各项技艺，每日派将备轮流看操。每届十日，由该总兵校阅一次。每届一月，该参赞大臣校阅一次。倘有步伍不整、技艺不熟者，将镇将等记过一次，记至三次即行据实参办，以肃军令。该总兵校阅时分别枪炮弓箭中靶多寡，长矛步伍捷速者照所定数目分赏。其有生疏怠玩者，随时责处。每届该参赞阅视之期，一切赏需俱准加倍。其伊犁满兵五百名亦令勤习骑射，该参赞于秋末冬初之时遵照旧例带同演习行围，酌加赏赉。其余各城防兵亦著各该大臣等酌量挑拔，随时简练。武隆阿等嗣后当照此章程认真督率，加意策励，务期日久勿懈，以简军实而壮声威。

又谕：那彦成等奏回疆遣犯请给章京衙门服役并驻防人员请挈眷赴任一折。向来发遣回城人犯例给伯克回子为奴，近因渐积渐多，回子难于管束，且各城印房等处章京、笔帖式役使乏人，著照所请，嗣后发给回城为奴之犯准其酌量拨给印房各章京、笔帖式等供役。该章京等卸任之时列入交代，不准携回本旗。俟拨给各章京衙门足敷役使，再分给大小伯克为奴，毋庸分给小回子，以免拖累。著该部载入条例，通行各直省及回疆各城大臣一律遵照办理。至回疆大小官员向例不准挈眷，兹议定章程各城大臣已降旨准其挈眷，该驻防章京、笔帖式等事同一例，亦著照所请嗣后各城驻防官员均准其携眷赴任。只准带本身子孙，其亲族人等一概不准带往，以示限制。该部知道。

（卷143 14—17页）

钦差大臣那彦成等奏：回疆西四城三品至五品伯克四十六缺请以托克尼杂尔等升补，并请裁改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处伯克员缺。得旨：照所请升补。责成各城大臣随时察看，如果实在洁己办公，俟一年期满出具考语，咨明参赞大臣另行奏请实授；如不称职，立即撤参，另拣妥员请补。至叶尔羌所属之色

呼库勒地方向设五品阿奇木及伊什罕等小伯克距卡伦较远，与什克南巴达克山连界，非本庄之人熟悉情形不能胜任，毋庸照卡内回避本庄之例，著遇有缺出，由该城大臣秉公拣补，咨明参赞大臣分别奏咨办理。喀什噶尔额设五品讷可布伯克、五品密图瓦利伯克、五品莫提色布伯克三员，管理工匠及田房、地契等件均无重任，罕爱里克和色尔布依二庄回户较多，原设六、七品伯克照料难周，察拉根地方系大河拐开垦新田处所，向无伯克经管，著将前项五品伯克三员各给与五品阿奇木职衔移设罕爱里克等处驻扎，其阿尔瑚庄额设六品阿奇木伯克与六品哈资伯克品级相等，无所统属，著将六品哈资伯克移驻察拉根管理农田。又，阿斯图阿尔图什庄额设七品明伯克五员，著裁撤二员，以一员移驻察拉根帮办农田事务，以一员移驻阿尔瑚庄抵补六品哈资伯克裁缺。英吉沙尔额设四品阿奇木一员，并无伊什罕伯克帮办，该城公事较繁，所有六品哈资伯克著照拜城之例赏给五品伊什罕职衔，以资襄理。

赏英吉沙尔四品阿奇木伯克迈玛哈素特世袭三等台吉顶翎，叶尔羌色呼库勒庄五品阿奇木伯克迈买沙三品顶带，喀什噶尔回子哈底尔努鲁斯六品顶翎。

（卷143 19—20页）

道光八年九月乙丑（1828.11.5）

谕内阁：杨遇春奏护送回疆进贡伯克、请由内地挨省派员以专责成一折。喀什噶尔等城阿奇木伯克每年额贡金丝缎、果膏等项向派年班进京侍卫押解，现在各城侍卫业经裁撤，所有此项贡物嗣后著即于年班伯克进京时解送前来，沿途仍照向例由各省派委妥员各按界址分段护送。本年该伯克等停止进京，著将本年额贡留于明年年班伯克带京呈进。

（卷143 30—31页）

予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阵亡甘肃副将乌大魁、游击苏超、锺虎翀祭葬、世职，兵丁张璧等四名赏恤如例。

（卷143 32页）

道光八年十月癸未（1828.11.23）

谕内阁：那彦成等奏请增给换防满洲兵马料、添设绿营差马一折。喀什噶尔换防伊犁满洲兵向在原营支领马干，锡伯、索伦两营向无马干，官兵所骑马匹俱系自行喂养，以致占据回庄地亩或强派回子交纳粮料均所不免，自应筹给草料将马匹全行存城喂养，以利差操而免扰累。据那彦成等查明新增粮石充裕，岁需马料足敷供支，著照所请，锡伯、索伦两营兵四百名均给予马匹草料，伊犁驻防满洲兵一百名著于原给五十匹马料之外加给五十匹草料，俾得普律支领官料，仍免扣原营马干，以示体恤。统计额马五百匹，并领兵官员例马准其每匹日给料三京升，春冬二季全数在槽喂养，夏秋四分在槽，六分出青，以备调遣。至南八城内之喀什噶尔等四城换防绿营马兵无多，每遇查探卡外差务俱骑用回子乌拉马匹，不免扰累，著于绿营内每营添设差马十匹，喀什噶尔城守、中、左、右、前、后六营设马六十匹，叶尔羌、英吉沙尔、乌什等三城共六营设马六十匹，均于抄获逆回马匹并各爱曼布鲁特呈递马匹内拨给。其锡伯、索伦两营兵丁如有未经携带马匹者，亦著于前项马匹内给领，班满缴还，所需马料著照满洲营马匹之例在新增粮内照数支给。所有满洲营及绿营马匹均著责令带兵章京、将领等实力稽查，并著参赞、办事、帮办各大臣按月点验一次，如有短缺疲瘦，从重究办。现在满洲营及索伦、锡伯官兵既已官给马料，倘有仍前强派回子供应及占据地亩等事，一经查出，即行从严惩办。至喀什噶尔附近地方无处樵采，据那彦成等请于阿克苏军需余剩车辆内拨调大车七十辆，分给各营为运送柴薪之用，

所需车马一百四十匹准其于抄产马匹内拨给，俾兵丁轮流驱使，以资便利。余俱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又谕：那彦成等奏伊萨克吁恳入都瞻觐等语。回子郡王喀什噶尔帮办大臣阿奇木伯克伊萨克，前自军兴以来克著忠勤，兹因受恩深重吁恳展觐，并带同伊次子迈玛特来京求赏差使，览奏具见悃忱，朕心甚为嘉悦。伊萨克即著于明年年班时带同伊子迈玛特来京以示眷注。

又谕：那彦成等奏移改军台道路并择地改建军台一折，所办俱是。阿克苏至叶尔羌向设军台处所近年浑河水大东注不畅，每当漫溢，大路不通，而河形迁徙，日久难免冲刷。兹据那彦成等查明叶尔羌境喀拉塔克军台迤北旧有路径一道与阿克苏之浑巴什河相通，请动项迁移为一劳永逸之计，著照所请，所有阿克苏境内移设军台二处、叶尔羌境内移设军台四处、裁撤军台二处即各按新勘地面如式建盖。倘有占碍回子地亩，即行拨还，并将程途里数由各该城大臣绘图咨部查核。又，乌什所辖察哈拉克军台地滨大河，土性松浮，尤难捍卫，著将台西五里哈拉克齐地方之隙地一段移建军台。除将察哈拉克旧房拆取料物添补外，估需工料银四百七十余两即在西四城叛产变价项下动支，毋庸报销。该部知道。

又谕：那彦成等奏各城小回子戴用五、六、七品顶带者甚多，并有戴用蓝翎之人，查系领兵将领随时给与，并无奏明案据；请祇准其顶带荣身，与小回子一体纳粮当差等语。顶带为名器所关，原不容稍滋冒滥，既据该督等查明前此带兵将领等随时给与，均无票据，若此时一律革除，其中有实在出力者转致向隅，著加恩将此项回子祇准其顶带荣身，凡未经奏明滥戴翎枝者概令拔除，均著与小回子一律纳粮当差。遇有伯克缺出，如有实在才具可用者，由各城大臣切实保奏方准录用，其

余不得滥入拣选，并著西四城办事大臣逐细查明实在出力、确有凭据者，随时奏明办理。其余只准戴用虚顶之回子，即行造具花名清册咨送理藩院存案，以杜冒滥。

又谕：那彦成等奏查明大河拐试垦情形一折。喀什噶尔大河拐一带空地前据长龄等奏拨回兵先行试垦，俟有成效再行添设屯兵，当经降旨交那彦成详勘筹办。兹据查明该处滨临大河，水源甚远，本年春间派拨回兵等播种杂粮，均已一律成熟，交纳粮石，著俟明年麦熟再定岁赋科则。惟防兵专事操练，未便仍派屯田，所有该处空地著即责成伊萨克广募无业穷回及情愿试垦之人陆续认种，逐年加增，照额纳粮，以期经久。该部知道。

（卷145 3—7页）

道光八年十月己丑（1828.11.29）

四川总督戴三锡等奏秋操省标官兵情形。报闻。又批：川兵尚称得力，即如前岁征调回疆，询之领兵大员皆称勇敢，是平日操练已有成效，朕甚嘉悦。此后务要精益求精，以备缓急，断不准稍形废弛。汝诸臣应共勉之，慎之。

（卷145 10页）

道光八年十一月癸卯（1828.12.13）

又谕：那彦成等奏建设堡卡、酌定分巡驻守章程一折。前据长龄奏请裁撤喀什噶尔等城卡伦侍卫，改派绿营官兵驻卡防守，当经降旨准行，并令那彦成查明大小卡伦应加兵额若干及如何分布巡防、稽查弊窦之处妥为筹议。兹据奏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三城通共卡伦二十处，中间俱有开齐小路，各卡相距数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向来卡驻兵十名，稽查未能严密，请于各卡伦适中要隘之地添建土堡及官兵额数，分巡驻守。著照所请，喀什噶尔所属卡伦八处，内喀浪圭、图舒克塔

什乌、帕拉特三卡为通霍罕等外夷要路，该三卡适中之明约洛地方著筑土堡一处，遴派得力都司、守备一员管带绿营兵二百名驻守，其贸易亭即建设堡内，并于巴尔昌、伊兰瓦斯、伊斯里克三卡适中阿尔瑚庄西及玉都巴什、伊尔古楚两卡适中之马厂地方均筑土堡一处，每处遴派得力千、把总一员，各管带绿营兵六十名驻守。以上三堡俱著酌量兵数添建兵房。其余各卡派千、把、外委一员带兵专司稽查出入、探信瞭望及押送来往夷人与各堡策应，遇有探报事件，就近报明驻堡员弁派兵接报该城。再于各卡派设满营骁骑校等官一员各带兵七名专司查对明齐信牌，逐日踏看有无偷越踪迹。该驻堡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逐日派兵稽查所属卡伦及小卡开齐路径，间日带兵亲查会哨。至叶尔羌所属卡伦七处，内亮噶尔卡伦通巴达克山等外夷，库库雅尔卡伦通克什米尔等外夷，均系要隘，著于该二处各筑土堡，添建兵房，每处安设得力千总一员，各带绿营兵六十名驻守。其余和什喇普、玉拉里克、奇灵、桑珠、赛里克等五处卡伦均非外夷必由之路，著各派把总、外委等官一员带兵十五名驻守，其查对开齐等事与喀什噶尔一体办理。英吉沙尔所属卡伦五处，惟乌鲁克为通各外夷及布鲁特要路，著于该卡建筑土堡、兵房，遴派得力千、把总一员管带绿营兵六十名驻守。其余图木舒克、特尔克齐克、特比斯、铁列克四卡各派兵十名，责成驻堡千、把总周历巡查，足资控制。至和阗所属卡伦十二处并不与外夷相通，每卡兵数著仍其旧。以上各官兵均著按月更换，并著各该城大臣随时派委大员带领兵丁抽查开齐，如查有私越形迹，该管官未能盘获及匿不禀报者，即行严参惩处。其各守卡官兵如有偷避潜回及私放茶叶、大黄出卡或讹索外夷入卡贸易并禀报迟延不实情事，一经发觉即按依军法办理。各城所需建筑土堡、兵房工费，著归于城工案内汇奏。该部知道。

又谕：那彦成等奏请设喀什噶尔等三城银库并按例严定经管章程一折。回疆南路八城每岁食茶至少二十余万封，每附茶一封五斤，杂茶以五斤准附茶一封；自嘉峪关至阿克苏及喀什噶尔、叶尔羌等三城共四处抽收税课，请于各该三城设立银库以昭慎重。著照所请准其于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三城大城衙署内各设银库一所，专派掌印司员经理。应设书吏著各该大臣于换防营兵内选择。每城定为额设库吏、经承二缺、贴写二缺，专管簿籍并一切有关库项文案，所需工食银两准其照例支给，作正开销。惟是各城库贮既多，若不严定章程，必至日久弊生，致滋侵蚀。嗣后各城库项如大臣中有那移情事，准章京等援例阻止。倘敢故违功令，准章京、库吏揭报，照上司逼勒所属那移库项之例治罪。匿而不举者同罪。章京与库吏通同舞弊亏短钱粮，照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章京与库吏舞弊，互相举报，各照监守自盗本例办理。知情不举，照故纵例治罪。各该大臣及章京人等务当奉公守法，认真妥办。其管库章京三年期满，由该管大臣查明库项一无弊混，准其咨部议叙。库吏五年役满，考取典吏一名，准其咨部铨选，照回疆各城额设书吏道光四年吏部奏定章程一律办理，俾知惩劝。再，各该大臣每遇迁转更调，当造具清册交代新任，归新任大臣具奏。司员班满，亦造具清册交代接手司员，由本城大臣造册咨部查核。倘该大臣、司员尚未到任，暂署之人亦应将库官册据查报，分别具奏。如有造报不实及匿不奏报者，查出从重办理。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等奏请以黑帽回子之才具明白者挑补伯克一节。向来各城伯克曾否将黑帽回子一体挑补？若向无此例，该回子阿浑等既与白帽回子素不相能，今竟补放伯克，白帽回子未必咸相悦服。在我朝抚恤夷众原无分于种类，惟恐

伊等因此更相猜忌，转或别生衅端。著那彦成再行体察情形筹画周妥，奏闻候旨遵办。将此谕令知之。

赏回疆因差受伤之乌什阿奇木伯克木萨子迈玛特塔里普三等侍卫。

铸给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四城换防参将、游击、都司、伯克等关防、图记。从钦差大臣那彦成请也。

予回疆被害伯克回子阿布都拉里等世职，并免应纳粮赋。

（卷146 12—17页）

道光八年十二月庚午（1829.1.9）

又谕：惠显等奏拿解逆回审明定拟一折。逆回萨领景等十四犯在喀什喀尔等处均经从贼打仗，嗣后张格尔势穷窜匿，该犯等由叶尔羌逃至拉达克地方被获。据惠显等审明该犯等跟从张格尔占据四城，扰乱地方，实系罪大恶极，俱著即行正法。又，另片奏派员拿解逆回颇为出力，恳请鼓励。加恩著照所请，噶布伦敦珠卜多尔济著赏加二品顶带，五品番目朗噶布著赏加四品顶带，遇缺即补。该部知道。

（卷148 11页）

予回疆阵亡笔帖式扎尔罕泰、巡检倪绳、从九品李洁、典史李昌遐祭葬、世职如例。

（卷148 13页）

道光八年十二月辛未（1829.1.10）

又谕：那彦成等奏查明西四城先后抄获逆产并叛产变价银两、动支城工衙署各工费一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新建城垣、衙署、兵房等项工程及和阗修补城工先后完竣，所需工费经那彦成等于抄获逆犯资财及叛产变价银内共支银十六万六千余两，尚余银一万四千九百余两留为未办各工及官铺资本之用。回疆工程向无例价，此次均系实用实销，并未动支正

项，著免其造册报部核销。至办理城工，该阿奇木伯克等捐备面斤供支工匠、兵、回食用，踊跃急公，殊堪嘉尚。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玉素普、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署和阗阿奇木伯克托克托呢杂尔，加恩各赏大缎四匹，由各城库贮内支给。余著照所议办理。

又谕：那彦成等奏查明私垦地亩应增粮石、请量予轻减一折。喀喇沙尔所属布古尔、库尔勒两城，据那彦成等查明私垦地亩各照旧则升科共应增粮一千七百一十余石，惟该城回子等于张逆滋事之时始终效顺，甚属可嘉，所有查出私垦地亩，每城著增粮四百石，共增粮八百石，其余应增粮九百一十余石概予优免，以示奖励。至该城岁征屯粮、回赋共六千四十余石，仅敷本处官兵口粮马料之用，现在各城增设防兵六千五百名，分年换班，来往应需行粮，著准其将新增地粮八百石留为该城支拨，归入奏销案内造报。所增粮石于道光九年秋后启征。其应需折给加增领队大臣、章京养廉盐菜粮二千八十石，著即在叶尔羌余粮内拨给。每年于秋征全完之后，由该城大臣委员备文赴叶尔羌咨领。该部知道。

又谕：那彦成等奏回子已革公爵查明支派、请旨承袭一折。回子和什克、噶岱默特于乾隆年间平定回疆历著忠勤，得膺公爵，世袭罔替，和什克之孙阿布都莫们、噶岱默特之曾孙迈玛特伊布拉依木所袭公爵前俱因罪斥革，自应于和什克、噶岱默特各嫡支子孙内遴选承袭。兹据那彦成等查验得应袭之人，并绘具宗图奏请承袭。所有和什克公爵准其以迈玛特热依木沙承袭，噶岱默特公爵准其以木萨承袭。

（卷148 14—17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卡外各部落皆赖商贩为生，未便因禁绝霍罕致令群夷生计缺乏，特允那彦成等所奏章程办理。现在

布噶尔吁恳贸易，该部落虽亦有逆裔家属潜匿在彼，尚未若霍罕之公然助逆，准其通市事尚可行，惟必须认真查察，不致令霍罕夷商影射冒混方为妥善。若名为禁绝霍罕而仍堕该夷术中，不但该夷不知警惧，转为他夷所窃笑。现据那彦成等查询布噶尔夷商实苦于霍罕之剥削，恳由喀拉提锦及巴达克山绕越前来，悉听其便，但当时加访察，不得任其与霍罕狼狈为奸致滋流弊。此时立法之初，派出稽查弹压官弁、伯克等或尚知奉公守法，惟恐日久弊生，殊于边防大有关系。著武隆阿、额尔古伦、伊萨克督率所属实力奉行，无任稍滋弊端，致肇边衅。将此谕令知之。

（卷148 17—18页）

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六城办工出力，赏同知陆有恒、守备朱连花翎，余加衔、升补，伯克回子等分别赏给翎顶有差。

（卷148 19页）

道光八年十二月乙亥（1829.1.14）

谕军机大臣等：伊犁回户无多，固与南路各城情形不同，而陋规之弊岂必尽向回户需索？即使实无其事，亦应杜渐防微，认真查办。该将军等所奏既称尚无似南路需索陋规，又云或不免有苛派等弊，是有无需索情事该将军等尚未稔知，只以一奏塞责。著德英阿等再行详查明确，如有其事，应如何禁革；即无其事，以后应如何防范，务即妥议章程奏明办理，不可稍涉含混。将此谕令知之。

（卷148 32页）

道光八年十二月癸巳（1829.2.1）

又谕：那彦成等奏讯办被胁从逆及娶有回妇之汉回、分别定拟一折，所办甚属周妥。叶尔羌地方拿获从前被胁从逆之汉

回马伏、赵永伏二犯，著照所拟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擅娶回妇之马得隆、马建林二犯，亦著照所拟杖一百流二千里。汉回盘踞各城，有剃发从夷及擅娶回妇者，作何治罪之处例无明文，著刑部分别定罪，并将剃发而又娶回妇者一并明定科条，奏准通行，遵照办理。寻刑部议：汉回甘心剃发从夷助逆者，不分首从，拟斩立决；被胁剃发并未随同戕官抗拒、复经悔罪投回者，拟遣；如又擅娶回妇者，到配加枷号一年；并未剃发从逆、止于擅娶回妇者，拟流。从之。

又谕：那彦成等奏增兵盐菜钱文不敷搭放，请变通旧制并筹补不敷银两一折。喀什噶尔等城添设防兵应支盐菜钱文，岁征阿拉板及阿克苏钱局拨解普尔钱文不敷搭放。据那彦成等查明各大臣养廉除库车、阿克苏、乌什全支银两，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系银钱各半支给，喀喇沙尔系按银八钱二支给，每银一两均折普尔钱一百文；其各城官员盐菜除库车全支银两，其余各城均系按成分别支给，每银一两均折普尔钱一百六十文；请以搭放官员钱文放给兵丁，其官员请改支银两；惟原定钱价参差不一，应需加增经费银三千余两，请将阿克苏改铸当十钱文以资添拨。著照所请，自道光九年始各城官员养廉盐菜向系银钱搭放者一律准其全支银两，阿克苏钱局即于春卯开炉，加铸当十钱十分之五，除旧额外改铸长余钱文，分别拨解各城搭放兵丁盐菜，归入奏销造报。仍著武隆阿查明各城新增、旧设兵额及岁入普尔钱文确数并酌定搭放兵丁成数，均匀拨解，咨部查核。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霍罕每藉通商贸易渔利外夷，又以逆裔家属在伊部落居为奇货。此次因将安集延驱逐出卡，严禁茶叶、大黄不与通市，该处管事头目明巴什迈玛特习里普听遣回之毛洛阿奇木忿恚遣人送信，虽不似前此倨肆，而词语仍复不驯，

那彦成等仍未令其谒见派人押送出卡，所办极是。现自禁绝贸易以来，外夷各部落因诸多不便怨藏霍罕，如果各城认真严禁，该夷无利可牟，日久自当穷蹙，将来诚心慑服，断不敢大言不惭。此时若以其意欲修好即信以为实，必致伊夸耀外夷，岂非堕其术中？该督等既见及于此，必要妥为筹计，务当严饬各城稽察要隘，不准茶叶、大黄稍有偷漏。在卡外恭顺各部落，自当按照奏定章程通市互易，惟不可任霍罕夷商有影射冒混情弊，致查禁有名无实，转为外夷所窃笑。现在送出之官兵、回子等固是无关轻重，即张逆家属在彼潜匿不过苟全生命，亦不值与之相较，责令必为献出。该督折内既称张逆之子布素鲁克至极不过又一张逆，一二万兵便可平定，是亦有何紧要？该督惟当遵照节次所降谕旨示以无足重轻，断不可勒令缚献。如果霍罕因绝其通市实形悔惧，将张逆家属送出绝其根株，固属甚善；若必加之以威而仍居奇如故，或竟以假淆真，彼时又将如何办理？岂不又生枝节耶？该督等虽难已向送回兵丁、回子德克金布等询问霍罕情形，惟恐或有串捏，不实不尽，著即于官兵、回子等二十二人内择其明白诚实者督同伊萨克隔别讯问，务将霍罕一切情事及近日情形逐一详加研鞫，据实具奏。至送回子之兵丁、遣犯、回子等二十二名，因被胁送至霍罕，与甘心从逆者不同，著加恩免其治罪。德克金布等释回本旗，不准再挑差使；沈长发等释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回子等交该伯克就近安置严管；其五品哈资伯克阿布都拉系黑帽回子，因不降张逆送往霍罕，情尚可原，著加恩赏还翎顶，仍交伊萨克察看，如无他故，将来遇有五品伯克缺出，仍准录用。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那彦成等奏招致附从霍罕之额提格纳布鲁特部落，指于特依劣克达巴罕地方妥为安置等语。览奏嘉悦之至。额提

格讷前此为霍罕所胁，强占其地，现因苦于悉索遵檄率其部众前来投诚，俾霍罕顿失羽翼，固属甚善，然受降易，抚降难，在该布(部)落现与霍罕为仇敌，或不致有虚假，惟伊归附霍罕有年，一旦遵我檄谕前来，未必霍罕不以我纳彼叛人为词，设以此遣使致问，岂不又生边衅？且特依劣克达巴罕地方既在卡外，该布鲁特等自往住牧则可，亦未便即为天朝指与地方令其安置。该督等当体察情形妥为办理，慎勿视为易易。凡抚驭之方或通商等事，尤期经久无弊。该部落向为霍罕羽翼，今复徙居他所，岂肯弃若敝屣？设有蛮触相争之事，该布鲁特等必当求援，不应则失信外夷，应之则无此政体，亦当预为议及。该督等当谕以"尔部落既诚心归命，大皇帝嘉尔效顺，将该比阿里玛卡加恩赏换二品顶带，与效顺各布鲁特爱曼一视同仁，善为抚恤。尔等当自安生计，永作藩篱。惟与外夷有构怨兴兵之事，天朝体制从不过问，不但尔部落一处为然，并非稍有歧视。"如此预为晓谕，庶将来有求不应，不致稍生觖望也。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49 23—28页）

道光九年正月丁未（1829.2.15）

谕内阁：那彦成等奏收抚从前畏罪逃出之布鲁特并参办巴革回务章京一折。希皮察克爱曼布鲁特阿仔和卓前因伊父被戮畏罪逃赴霍罕，兹遣其弟热仔并神巴噶什爱曼苏兰奇之族叔拜莫拉特及苏兰奇之侄拜尔第阿里雅先后投诚，情词恭顺。既据那彦成等先行宣示朕恩赏给热仔六品翎顶、拜莫拉特三品翎顶、拜尔第阿里雅五品翎顶，著即分别赏给。至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纠众犯卡，布鲁特比苏兰奇入城报信被巴革回务章京绥善斥骂赶逐，以致该比远飏助逆，现据彼时印房当差之回子玉努斯与布鲁特拜莫拉特等所供相符，是绥善任性乖谬，贻误军机，本应

按律治罪，姑念事属已往，著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以昭炯戒。

又谕：那彦成等奏调剂防兵一折。回疆南路八城换防绿营兵丁，向例马兵月支银一两二分五厘，步守兵月支银一两，兹据查明现因物价较昂，食用拮据，自应量加调剂。著照所请马步守兵每月给银一两四钱五分；其应领马兵分例者，每月津贴银四钱二分五厘；应领步守兵分例者，每月津贴银四钱五分。统计八城绿营防兵一万六百余名，共需银五万五千余两，先行动支正项垫给，俟届年终将喀什噶尔、叶尔羌二城官铺款内所得六分余利若干两奏明拨还正项垫款，尚有盈余，归下年动支。不敷之年，在于茶税项下拨补，核实造册报销，以裕兵食而重帑项。该部知道。

又谕：那彦成等奏查明阿克苏、乌什所属卡伦侍卫现已改归绿营，其驻卡巡防满洲兵并无差使，请一律裁撤等语。著照所请，所有阿克苏、乌什两城原设满洲营驻防官兵著概行裁撤，各归原营操防。所挑委笔帖式、贴写满洲兵，准其照旧额咨留，年满仍在古城、巴里坤各旗营咨取当差，以符旧制。该部知道。

（卷150，8—10页）

又谕：据那彦成等奏差人赴卡外筹办各逆犯情形一折。朕命那彦成前往喀什噶尔，只为筹办卡内善后事宜，业将八城善后诸大端筹办周妥，即为不负委任，是以叠经赏赉，前降恩旨甚明。至逆裔家属及从逆余党潜匿卡外，原无足重轻，只可檄谕外夷各部落，如能擒献固佳，否则任其偷生视息，亦不过釜底游魂，有何紧要？在我示以宽大，无意购致，尚恐外夷居为奇货；若屡次差人赴彼暗索穷搜终不能得，岂不为外夷所窃笑？其布鲁特各爱曼有来归附者，只可抚戢羁縻，亦不必特地招致指给游牧地方。设日久溪壑难盈，又将如何筹办？前经属谕及

此，该督何以总未领会？岂非必欲邀功，转生出许多枝节？现在善后诸事业经办竣，已另行饬谕武隆阿等遵旨镇静办理，该督接奉此旨著即迅速起程来京，勿再迟留。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寄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帮办大臣额尔古伦、伊萨克。本日据那彦成、武隆阿奏遣人出卡筹办逆裔布素鲁克及从逆匪犯阿坦台等一折。逆裔家属潜匿霍罕，搜之愈急则愈视为奇货，现在张逆既已生擒明正刑诛，卡内逆回业经大加惩创，从此镇静抚绥，按照奏定善后章程妥为办理，自可永靖边陲。至阿坦台、汰劣克二犯前此虽经从逆，尚未敢随同张逆入卡滋事，现已畏罪远窜，亦可置之不问。前经屡降谕旨甚明，何以屡次差人出卡搜求各犯，复欲必得逆属而后已？若如此布置竟不能擒致，岂不为外夷所窃笑？纵令布素鲁克将来似张格尔之所为，又复何难剿灭？现既将安集延驱逐出卡，自当严密稽察，勿任茶叶、大黄稍有偷漏，亦不得仍令该夷隐混贸易，即为妥善，何以授意于已驱之安集延为我筹谋逆属？该夷等声气相通，岂能真心效顺，乐为我用？至布鲁特之诚心归附者，自应就地抚戢以示羁縻，断不可指给游牧地方有意招致。武隆阿等当善体朕意镇静抚绥，一切悉照奏定章程办理，既不可稍形怠忽，亦不得遇事张皇。倘办理不善致生边衅，惟伊等三人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那彦成等奏喀什噶尔官铺余利为调剂兵丁津贴、各衙门公费，请派员经理等语。该城官铺余利既经奏明为津贴各项之需，即系公事，何得专令一人经管？著派武隆阿、额尔古伦、伊萨克会同妥为经理。其如何办理章程，并著核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150 11—14页）

道光九年二月乙丑（1829.3.5）

又谕：前据那彦成等奏请将黑帽回子挑补伯克，当降旨饬查各城是否向有成例，筹议具奏。兹据奏称向来伯克挑用黑帽回子居多，白帽回子历久相安，其阿浑向不当差，亦不挑用伯克；各阿浑子孙人多者，只有一二人充当阿浑，其余或自谋生理，或充当伯克，均听其便等语。著通谕各城，以后无论何项回子，当阿浑者只准念习经典，不准干预公事；其阿浑子弟有当差及充当伯克者，亦不准再兼阿浑，以昭限制。

（卷151 2页）

又谕：武隆阿等奏请将各城交过应免红钱分别抵免一折。回疆八城应征六、七两年贡赋、粮石等项，前经降旨普律豁免，兹据武隆阿等查明六年分西四城未陷以前应征普尔红钱虽未报部造销，实已如数交纳。各该城甫经安戢，回力拮据，自应量为变通，著照所请加恩将六年分交过应免之六个月红钱抵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本年未完之六个月钱文；其叶尔羌、和阗二城本年并无未完钱文，著于九年应征红钱内如数抵免，以示体恤。该部知道。

又谕：武隆阿等奏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每年应领养廉普尔钱外可否再赏普尔钱十串请旨一折。伊萨克著加恩除每年应领养廉普尔钱外，再加赏普尔钱十串。

又谕：那彦成等奏参玩忽奏定章程之大臣、将弁一折。英吉沙尔城守营游击张作友于巴达克山夷人入卡贸易误认为布鲁特，且仅拨兵一名押送，并未遵照奏定章程办理，殊属玩忽，著降为守备；卡伦外委治沛章著降为马兵；领队大臣多隆武失于觉察，著交部于任满回京后议处；该城四品阿奇木迈玛特玛哈素特亦著撤回，与喀什噶尔四品伯克斯底克对调以示惩儆。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等奏布鲁特全部效顺、酌定岁俸以

示羁縻一折，所奏甚属冒昧。从前乾隆年间平定回疆，卡外各布鲁特爱曼甚多，并无赏给岁俸之事。彼时爱曼中之出力者并非无人，如必须给予岁俸，各该办事大臣早应筹议及此。当年从无一人议及，可见此事断不可行，何以那彦成等此次办理善后因各爱曼陆续来城请安递马极为恭顺，援引乾隆年间奇里克、冲巴噶什、希皮察克等爱曼曾有世袭岁俸，辄行分别等差给予翎顶、银两、缎匹，发给札付令其按年分季持照领赏，并令乌什照办？卡外各布鲁特部落如果奋勉出力，朕原不靳帑藏，量加恩赏；现在该夷等虽相率来归，并无劳绩，不过请安递马，那彦成等遽欲给俸以为羁縻之计，国家无此政体，且此事并非迫不及待。那彦成等即有此议，自当先行具奏请旨，乃并未奏明率行发给札付，那彦成、武隆阿俱著传旨严行申饬。此时业给札付，殊不成事，必当设法停止，著那彦成、札隆阿体察情形妥为筹办，据实具奏。那彦成著仍遵前旨迅速起程，于六月内到京。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寄谕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帮办大臣额尔古伦、伊萨克。据那彦成等奏差人前往霍罕要出黑帽阿浑奈玛特等四人，并霍罕伯克差人请安递伯勒克等情。朕命那彦成前赴喀什噶尔筹办善后事宜，并未责成伊于卡外搜捕要犯及逆裔家属，乃那彦成有意邀功，屡次遣人赴卡外刻意搜求，殊大负委任之意。本日复据奏报设法要出黑帽阿浑奈玛特等四人，给予翎顶及赏给元宝、绸缎、茶叶等物，并有谕霍罕伯克说帖，欲其将逆属弋获送出断绝根株。如此布置，殊可不必。现在善后奏定章程业已周妥，该大臣等务当遵照前旨严密稽察，勿任大黄、茶叶偷漏出卡，亦不得仍令该夷隐混贸易，即为妥善。至卡外各犯既已畏罪远窜，总当置之不问，断不可意存招致，妄生边衅。如办理稍有不善或致大黄、茶叶仍有偷漏，惟伊等三

人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喀什噶尔帮办大臣阿奇木伊萨克办理回务出力，命其子阿克苏阿奇木爱玛特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

以筹办回疆善后事宜出力，予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乌什办事大臣布彦泰优叙，赏和阗领队大臣德惠副都统衔，吐鲁番领队大臣赓音岱等花翎，西安满营骁骑校富通阿等蓝翎，余升擢有差。

（卷151 3—7页）

道光九年二月丁卯（1829.3.7）

以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命勒石于大成门外，御制碑文曰：征而灭之谓之剿，生而致之谓之擒。命将出师，声罪致讨，此可必得之数也；戟手张拳，生累骈系，此不可必得之数也；矧既已遁逃而犹望其自投罗网，尤难之难矣。乃失之而复得之，且生得之，此岂人力哉？天也。逆回张格尔者为萨木萨克之子，自称系和卓木后裔，嘉庆二十五年，冲巴噶什爱曼布鲁特比苏兰奇与张格尔纠煽回众杀伤卡伦官兵，欲围喀什噶尔，经官兵击败，张逆等窜逸。道光四年，张逆复纠合回众夤夜抢卡，官兵歼获助逆贼目，张逆复遁。五年，差人诈降，勾结四百余人为乱，因奈曼部落不从，仍复窜赴萨雅克部落勾结汰劣克等同来喀什噶尔滋事，巴彦巴图带兵出卡遇贼接仗，中枪自刎。朕谕庆祥往喀什噶尔督同永芹办理剿捕事宜，旋因永芹病殁，以庆祥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六年六月，张逆率安集延、布鲁特五百余人由开齐山路突至阿尔图什回庄，众回从逆者多，分投抢城，台路断绝，所调援兵路梗未能猝赴，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既分兵应援，存城兵少，贼势猖獗，各城纷纷告急，乌什、阿克苏二城亦俱戒严。朕遂授长龄为扬威将军，杨遇春、武隆阿参赞大臣，先后调派吉林、黑龙江官兵三

千名、各路官兵三万二千余名，又简派巴图鲁侍卫、章京等驰往带兵进剿，随颁发朱谕十条指授机宜。而贼匪扰至阿克苏浑巴什河南岸屯聚，伺隙蹦渡，经长清、达凌阿、巴哈布等督兵昼夜严防，两路夹击，杀贼甚多，贼首奔窜，追毙之，杨芳搜剿柯尔坪从逆贼匪歼戮殆尽。七年，长龄等于二月初六日统大兵进剿，二十三日至洋阿尔巴特，甫经接仗，贼势披靡，布鲁特俱奔窜；二十五日进至沙布都尔庄，两次鏖战擒戮贼匪数万；二十八日进至阿瓦巴特回庄，三次续获胜仗；三月初一日克复喀什噶尔，张逆先已乘间窜逸，长龄留喀什噶尔，杨遇春等带兵进剿，英吉沙尔、叶尔羌以次收复；杨芳分剿和阗，亦克复其城。朕以四城虽定，逆首未除，谕长龄派兵各要隘安营，务确探张逆踪迹，期于必获。五月，长龄奏张逆在木吉地方潜匿，饬安福等出卡追捕，添调杨芳督办。张逆复窜拉克沙地方，檄令喀拉提锦部落助擒。朕谕杨遇春来京入觐，杨芳授为参赞大臣。长龄奏请仍留喀什噶尔，朕允其所请，并谕以张逆势虽穷蹙，难保其不复来窥伺，该将军等当严加防范，设法剿擒。张逆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潜由开齐山路入卡，长龄、杨芳分统将领连夜剿捕，追及于喀尔铁盖山，两路并剿，众贼逃窜，张逆仅剩贼党十余人，情急将自绝颈，总兵胡超等夺刀生擒之，余贼歼戮无遗。随将张逆解大营，槛送阙下献俘，长龄等红旗报捷，阅二十日递至京师。爰锡封长龄为威勇公，杨芳为果勇侯，其余将士升赏有差。朕思回疆自皇祖高宗纯皇帝平定以来，休养生息六十余年，彼回众践土食毛，无不感承圣化。乃张格尔以逆裔遗孽招集沙虫之族，潜行枭獍之谋，朕何敢不导扬先烈，勉迪前光？是役也，擒渠于万里而遥，奏绩于一年以内，倘胁从之众一鼓就歼而煽惑之魁只身远遁，事未称为尽善，功犹堕于垂成，且逆首或畏罪自戕，或拒追被戮，虽伸国

法，未快人心，是既得而犹未得也。今则飞蛾赴火，自蹈危机，临阵生擒，束手就缚，与檄谕外夷设计获献者厥功尤伟。然此岂人力所能为哉？罪人斯得，天夺其魄也！我武惟扬，天之所助者，顺也。礼曰：执有罪，告成于学。故据事书之，系以铭曰：惟我皇祖，拓土开疆。大小和卓，自取灭亡。背恩反噬，敢肆鸱张。爰敕将师，翦彼披猖。二酋授首，献馘庙堂。慑威怀德，绥靖遐荒。济恶作奸，萨木萨克。遯匿深藏，苟延喘息。弗忍加诛，投畀有北。逞其诡谋，为鬼为蜮。助虐者谁，狼心叵测。曰安集延，曰布鲁特。根株弗断，滋蔓难图。蠢张格尔，甘自速辜。巧营三窟，雄长一隅。窥边越卡，常苦觊觎。有时击败，窘若囚拘。乘间而遁，终为逃逋。煽乱游魂，稽诛遗孽。抢占城垣，弃离巢穴。虺毒豹凶，蜂屯蚁结。竟抗颜行，群效据窃。前围后攻，左牵右掣。燎之方扬，如火烈烈。恭行天讨，诘尔戎兵。卜云其吉，命将遄征。三战三捷，克复四城。以少胜众，猛助军声。狡哉鼠窜，惜死偷生。神人共愤，星扫欃枪。穷狼投林，枯鱼泣釜。遁迹莫侦，孰袭而虏？自夏徂冬，以防为堵。彼若不来，我焉能取？惟天不容，俾罹网罟。故智复萌，余勇欲贾。霜锋雪甲，桓桓我师。贼弃马走，高山屣屣。挥弓电闪，激矢风追。逆渠生缚，援戈而麾。自我剿之，自我擒之。堂堂正正，荡定西陲。将军长龄，首功懋赏。参赞杨芳，壮猷优奖。尔公尔侯，用褒忠谠。大小臣工，恩波浩荡。押献戎俘，乂安边壤。紫阁铭勋，凌烟画像。凯歌除夕，庆洽元辰。万方送喜，九寓同春。肇应灵序，允惠黎民。如天之福，如天之仁。告功太学，勒碑成均。严恭寅畏，天命懔遵。

（卷151 7—13页）

道光九年二月乙亥（1829.3.15）

伊犁将军德英阿、参赞大臣容安奏：驱逐流寓安集延并严

定稽查贸易章程。得旨：所办甚好。总要行之久远，断不可不数年间又滋流弊。勉之，慎之。

（卷151　30页）

道光九年二月戊寅（1829.3.18）

谕内阁：那彦成等奏请重申抽收外夷税课定例一折。回疆自开关以来，曾经奏定章程，外夷货物入卡贸易，每三十分抽税一分，原非重科，特藉以稽察各夷出入，慎重边防，立法本为至善。乃近年以来各城大臣往往因外夷恳求免税即量准减免，且有全行免税者，殊属不知大体。著通谕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各城大臣，嗣后各夷入卡贩易，务当遵照旧制每三十分抽税一分，无论何处部落概不准丝毫减免。如各城大臣滥行减免税课，著该参赞大臣据实参奏；倘参赞大臣有减免情事，著伊犁将军及各城大臣据实参奏，均照违制例交部严加议处。毋得日久玩视，以肃法令。

又谕：那彦成等奏请定限裁撤换防兵丁等语。喀什噶尔等五城增设防兵六千五百名，前经军机大臣等议准三年后酌减二千名，五年后再减二千名，届时由参赞大臣酌量奏办。兹据那彦成等奏现在回子安居乐业，卡外夷情静谧，著照所请于二年后在喀什噶尔增兵内裁撤一千名，阿克苏、乌什两城增兵内各裁撤五百名，由参赞大臣先期咨明陕甘总督，于换防时将陕甘紧要营分均匀摊减，以实内地营伍。再二年后再减二千名，届期仍由参赞大臣酌量情形具奏，毋庸拘定五年期限。该部知道。

（卷151　31—32页）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等奏达尔瓦斯部落遣使递马恳求内附、酌加赏赐一折。前据那彦成等奏卡外各布鲁特爱曼全行归顺，声明酌赏俸银、俸缎，即以其事涉冒昧，旨令那彦成、扎隆阿设法停止。兹复据奏达尔瓦斯伯克差额尔沁沙阿布都拉等

带同跟役前来请安递马并呈递禀帖，情词恭顺，拟照现议酌赏布鲁特岁俸章程一体办理等语。边疆重务全在镇静抚绥，即布鲁特等果有诚心归附者，亦只当就地羁縻，从无酌给岁俸之事。达尔瓦斯远在霍罕西南，若以其向与霍罕为仇、人民亦属强富，遂欲将该部落招致收服以为钤制霍罕之计，实属不成政体。且外夷部落如果蛮触相争，天朝从不过问，那彦成所称"该夷希冀中国剿灭霍罕，坐收其地，谕以静听霍罕轻离巢穴乘机深入，俟有用汝等之时再差人告知"一节，殊不成话。此等外夷贪黠性成，岂肯真心乐为我用？正当开诚布公使知安分守己，何得以此言向其传说，致该夷妄生冀幸？朕命那彦成办理善后事宜，原不应妄图卡外之事，乃于此处费心饶舌，甚可不必。所有谕帖内酌赏达尔瓦斯银缎、给与札付之处，断不可行。著仍遵前旨设法停止。至另片奏达尔瓦斯伯克恳求瞻觐，谕令静候谕旨再定行止，所见尚属得体。著那彦成等传谕该伯克差来之额尔沁等，以"尔伯克情愿遣人进贡，具见悃诚，深堪嘉奖，但尔部落距京窎远，现已奏明大皇帝，不忍尔等跋涉，无庸进京"。如此剀切宣谕，该夷等必当感激恩施。那彦成接奉此旨仍著迅速起程，限于六月内到京。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1　33—35页）

道光九年二月辛巳（1829.3.21）

谕内阁：德英阿等奏妥议伊犁查禁需索陋规章程一折。前据该将军等奏称伊犁回户与南路各城情形不同，尚无需索陋规，惟恐或有苛派等弊，降旨令详查明确，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兹据奏该将军到任之初即严饬理事同知暨回务章京、阿奇木伯克等谕行各回户，如各衙门有指称官差、需索供应、代办皮张粮料等事，准令该回户指控得实，奏明惩办。嗣后将南路各

城新定章程饬令逐条译写回字告示，在固尔扎回城勒石以垂久远。此外两城满洲营、锡伯、索伦、额鲁特、察哈尔四部落并理事抚民同知及所属巡检四员，屡经督同各领队大臣、伊犁镇总兵严密稽查，委无需索陋规情事，所办甚好。嗣后著该将军等随时查禁，严加防范，统于年终确查具奏一次。其新任将军、参赞大臣，无论正署人员均于到任三个月后确切查访，如有干犯禁令者，立即奏参惩处，不必待至年终汇奏。倘将军、参赞大臣不能洁己率下，营私贪污及徇庇所属，有犯不举，除将军参赞大臣互相稽查、据实参奏外，并准各该营领队大臣单衔密奏。各领队大臣、总兵官及同知、章京等簠簋不饬者，著该将军等即时参办，勿稍姑容。该将军等务当遵照奏定章程行之以实，不可日久视为具文，致干重咎。

（卷152 1—2页）

道光九年二月丙戌（1829.3.26）

又谕：英惠奏酌定运粮驼只赔销数目一折。此次回疆用兵，乌鲁木齐运粮驼只因沿途戈壁、水土恶劣，兼之行走紧急以致倒毙者多，尚系实在情形，著照该都统所请所有乌鲁木齐及托克逊实收到协济官驼一万四千七百八十七只，准以六分报销，四分著赔。其随驼破烂之鞍屉、绳索、锅帐什物，著即饬地方官变价，所得价银咨交陕甘总督划入应行找拨军需项下收支。该部知道。

以吐鲁番承办军需出力，赏陕西都司曹天佑花翎，吐鲁番回子墨勒章京下尼雅斯等蓝翎，余升补、议叙有差。

（卷152 9—10页）

道光九年三月丙申（1829.4.5）

谕内阁：理藩院奏议恤随从回子郡王被害护卫七员，请将伊子均赏戴金顶，仍照跟役回子阵亡之例恤银各十二两五钱。该

护卫等系回子郡王迈玛萨依特典仪，与各城伯克有间，亦与跟役回子不同，其随从效力为国捐躯，情殊可悯。爱里阿拉打尔挂、特们尔海提普、迈买沙依提、阿们尔、阿布都艾里、美尔牙斯、阿哈满提，除照所议各赏戴金顶毋庸袭替外，均著格外加恩恤银各二十五两，即由该处大臣就近核给。

予回疆阵亡陕西都司阿穆昌、守备李景云、甘肃千总康喜贵、外委陈士俊祭葬、世职有差，兵丁张廷栋等七十五名赏恤如例。

（卷153 2—4页）

道光九年三月庚子（1829.4.9）

谕内阁：那彦成等奏推依博特夷使续拿逸犯协解进卡一折。叶尔羌六品顶翎回子库尔班在推依博特地方协同该夷使索尔莽素续获从逆逸犯及被胁逃出各犯，讯明分别办理。所有前经随贼攻城戕害官兵之齐鲁克、多斯、萨比尔、沙米尔等四犯均著即行正法；其库尔班、推米尔、柔则三犯俱系被胁同行，并无抗拒官兵情事，著发往伊犁锡伯、索伦等营给官兵为奴；牙和普、米尔杂巴、依巴拉特三名均系布噶尔回子，前在卡内贸易，因贼匪抢掠逃出卡伦，并未被胁入伙，著给票遣令出卡，即回本处。

（卷153 7页）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成等奏查明霍罕削弱情形、并投出回子、汉民据供办理逆裔家属各一折。霍罕以藏尔之区，近复翦其羽翼日就削弱，不致为我边患，固属甚善，然当处以镇静，听其自毙，断不可喜事邀功别滋衅端。惟该夷贪利无耻，现因严立章程不准通市，未必不贿嘱附近各布鲁特影射贸易，该大臣等惟当严饬各卡伦及经理贸易之官弁、伯克等严密稽查，勿致堕其术中，转而为群夷所窃笑。至所奏“饬知各布鲁特如有

该夷贩货之人及时禀报，即将私贩货物全行赏给，此外尚有重赏”一节，行之恐有流弊，若布鲁特贪图重赏辄将他夷货物指为霍罕私贩，岂不又生边衅？尚当悉心妥酌，务期严绝偷漏，不致日久滋弊方为至善。现据投回汉民、回子供称，从逆回子塔迪里克能将张逆之子布素鲁克设法缚献。若能如此办理，自可赎其前罪；倘不能如其所言，亦不必刻意求获即谓可以永除孽萌也。将此由四百里谕知那彦成，并谕扎隆阿、额尔古伦、伊萨克知之。

（卷153 8—9页）

道光九年三月丙午（1829.4.15）

又谕：武隆阿等奏查出续增回庄、酌拟改移事简额设伯克员缺以资管束一折。叶尔羌新增回庄，据武隆阿等查明相距旧庄或一百余里至二百余里不等，各伯克势难兼顾；与其议增额缺，徒滋糜费，莫若移简就繁较为省便。著照所议额设管理词讼五品斯帕、哈资伯克二员内改移一缺管理伊垦苏阿拉斯庄回户，仍留一员管理词讼；原管回子乌拉马匹之五品喀喇都管伯克一缺，著移管密沙尔庄回户；管理礼拜寺之六品莫提色普伯克一缺，著移管塔哈尔齐庄回户，所遗礼拜寺伤令各阿浑自行经理；管理官园之六品巴克玛塔尔伯克一缺，著移管奎里铁里木庄回户，所遗官园伤令明巴什接管；经管读书幼子之六品杂布提玛克塔普伯克一缺，著移管卡木拉庄回户，所遗读书幼子伤交教书之莫洛接管；经管街道之六品色依得尔伯克一缺，著移管塔塔尔莫克哩特庄回户，所遗街道并伤缉捕之帕提沙普伯克兼管；坡斯坎木旧庄回户，著将经管工匠之五品讷可普伯克一缺移往，与原设六品伯克一员分管。该大臣等即公同商酌，或就本员改移，或另选对调，奏咨补放。其另片奏和阗与开雅两处回户殷繁，原设七品伯克各一员照料难周。著将管理乌

拉马之七品喀喇都管伯克一缺改移和阗本城帮办回务，管理读书幼子礼拜寺之七品莫提色普伯克一缺著改移开雅帮管回户，所遗读书幼子礼拜寺交给阿浑莫洛自行经管；其管理工匠之七品讷可普伯克一缺，著移管卡伦军台回户，稽查来往商回。该伯克等应得养廉燕齐地亩均照原设，毋庸另议增损，并严禁私役新管回户，以杜扰累。

（卷153 19—21页）

道光九年三月己酉（1829.4.18）

甘肃布政使颜伯焘奏：查此次军需节次请拨银两，拨解大营暨口外各城外，兰州总局应请销银三百一十七万三千二两零，内进征七十案，请销银二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九两零，连现办凯撤十五案，统共请销银三百一十五万六千五百九十四两零。余银一万六千四百七两零，应俟各州县查明具报，统归尾案收支造报。

（卷153 22—23页）

道光九年三月辛亥（1829.4.20）

谕军机大臣等：惠显等奏拉达克部长呈进奏书、哈达、花绸谢恩一折。前因拉达克拿解逆回，加恩赏给该部长及小头目萨莫等顶翎、绸缎。兹据惠显等奏该部长敬备奏书一分、哈达一方、花绸一匹祈为代进，因于体制不符未敢遽行呈进，亦不便即行驳回；现将递到各件暂为收存，请旨办理等语。西藏沿边小部落遇有事件向未呈递奏书，拉达克本非廓尔喀之列在藩封者可比，今呈递奏书等件原与向来体制不合，该大臣等所见尚是。但该部长究因赏给顶翎备物谢恩，且奏书等件业已递到收存，若遽行驳回，转恐该部长别生疑虑。所有此次呈递之件，著该大臣等遇便呈进，并著传谕该部长以“尔部落原不应呈递奏书，兹经本大臣据情奏闻，大皇帝嘉尔恭顺姑准呈进。此乃格

外施恩并示体恤之意”。将此谕令知之。

（卷154 4—5页）

道光九年三月癸丑（1829.4.22）

又谕：德英阿等奏承袭五品顶带伊犁回子帕塔尔之子阿布都哈尔恳请赏戴花翎、世袭罔替一折。此次南路各城阵亡回子伯克之子嗣等均已加恩赏戴五品顶翎，世袭罔替，今伊犁回子七品伯克帕塔尔在喀什噶尔抵死拒守，不肯降贼，以致捐躯阵殁，所有承袭五品顶带回子帕塔尔之子阿布都哈尔著加恩赏戴花翎，准其世袭罔替。该院知道。

（卷154 8—9页）

道光九年三月乙卯（1829.4.24）

谕内阁：武隆阿奏循例编派年班一折。八城回子阿奇木伯克等年班朝觐向例分九班，兹据武隆阿将每年领班之三品阿奇木伯克编列班次开单呈览，著即照所拟令其依次入觐。至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郡王伊萨克，前经降旨准其于今岁年班随带伊子迈玛特来京瞻觐，现据武隆阿奏喀什噶尔等四城新定一切章程尚须该伯克等一手经理，兼之西四城大小伯克均系甫经补放，更替乏人，本年年班先就东四城指派，著照所请所有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四城阿奇木伯克俱准其缓至一二年后再行入觐。

谕军机大臣等：据那彦成等奏抚驭投诚外夷、严防通商影射、酌议章程各条，朕详加披阅，如晓谕布鲁特“有互相争夺之事不得告禀求援”一款，外夷蛮触相争，天朝从不过问，自应将前降谕旨宣示远近各布鲁特，庶免稍生幸冀。又，抚驭归顺各布鲁特及相机控制二款，前据那彦成奏称卡外各爱曼由近及远齐心向化，请赏顶翎并优予岁俸、缎布等物，发给札付，当经降旨饬即设法停止。至结以恩信，示以大方，使之自安生

计，自是羁縻外夷之道。布鲁特犬羊成性，固不必招之使来，亦不必挥之使去，其有慕化归附者，只当善为抚驭，一视同仁，以资控制作我藩篱，著扎隆阿等体察情形随时妥办。又，严查霍罕影射贸易及布鲁特为安集延包揽代销二款，嗣后各夷入卡贸易，责令各城阿奇木伯克细心密访，究其来历，如查安集延影射货物，即行入官，将该商贩及携带之夷人从严究办，照例治罪。布鲁特只准入卡贩卖羊马易换粮布，如有别项货物，即恐代人销售，务当详查确实，照例惩办，永不准入卡通市。又，稽查贸易出入人数及私贩接济霍罕二款，嗣后无论他夷及布鲁特，总由坐卡官员禀报，分别派令官兵点明人数进卡，事毕押送出卡。如有疏漏，将原派官兵科以军律惩办，逗留卡内之夷人押逐出卡。其前此寄居日久未经驱逐之安集延只准种地，不准贸易，如有混迹易换货物者，即将稍达噶尔回子及管带商回之伯克从重究处。布鲁特赴官购茶不得过一斤，如有敢夹带私茶出卡者，即行入官，照例治罪，仍通咨临卡各城，凡遇布鲁特入卡贸易，均不准逾额易茶，并不准夹带杂茶，以杜接济之弊。以上各款务当实力奉行，不得有名无实，日久懈弛。至“禁绝霍罕，俟其恭顺仍准通商”一款，可以勿论。霍罕伯克泥金书名妄自尊大，此等犬羊之性，其恭顺与否，亦何足与之较量？此时严定章程禁绝贸易，自当认真查察，勿使影射觊觎，令其穷蹙自毙。若因其恭顺即许通商，其诚伪又岂能遽办？此一条著毋庸置议。将此谕令知之。

（卷154 11--14页）

道光九年四月己巳（1829.5.8）

谕军机大臣等：据那彦成奏回疆兵、民、商、回有干例禁应行出示永禁各条，朕详加披阅，内如责成各城阿奇木逐户搜查私藏私造军械鸟枪一条，徒多扰累；严禁阿奇木伯克及

众伯克奸占淫靡一条，徒增案牍之烦；严禁回子与外夷私买私卖人口一条，亦非备边急务。此三条著毋庸置议。其余查禁私磺私硝、严防私毁私铸、稽察各城回子出卡与外夷勾结、禁止大小伯克占据水利、稽查暂准居住卡内之安集延每月增减人数、不准与回子联姻、严禁招引回妇私入满城、饬禁牧放营马践食回子田禾、禁止商民重利盘剥穷回及稽查内地汉回出关充当阿浑、擅娶回妇各条，所议俱是。又，慎选回子阿浑、严禁兵丁私入回庄游荡及防兵、汉民霸占回子园地、稽查内地汉民私赴回疆各条，所议俱好。著照所请交扎隆阿等译写简明告示通行晓谕城庄回户商民等，务令周知，并著咨行回疆各城一体出示，遍行晓谕。如有干犯，均即据实究办，勿得视为具文。将此谕知扎隆阿，并谕额尔古伦、伊萨克知之。

又谕：那彦成覆奏拟给恭顺布鲁特岁俸札付并未发给现、点交扎隆阿暂存一折。前因那彦成请给布鲁特等岁俸，并未奏明请旨率行发给札付，降旨令与扎隆阿体察情形设法停止。兹据奏称拟赏之布鲁特四十三人内，除乾隆年间曾赏有翎顶者十七人外，此次军营出力奖赏翎顶者十六人，其余如额提格讷之阿里玛卡等五名、苏兰奇族人拜莫拉特等二名、善后出力之托依迈特等三名均系节次奏明赏给，前折止于未经分晰奏陈，其岁俸札付亦尚未发给。所有那彦成自请交部议处之处，加恩宽免。其岁俸札付，著扎隆阿详细点明，即行销毁，无得再行存留。又，另折奏善后事宜详细交代扎隆阿照办，尚无不可。惟称"霍罕不久必叩关效顺，与之详细条约，准其通商"一节，仍在梦中，不特被掳内地兵民无庸责令送出，即首逆家属亦何必示意令其缚献？此后断不准擅差卡内回子前往霍罕妄通一语，即使该伯克遣人来卡，亦断不准该参赞等即令入卡接见。总当遵照节次谕旨严查防范，勿致稍有冒混通商偷漏茶叶、大黄之

事。如实在穷迫不支诚心慑服，款关效顺，一面仍示峻绝，一面据实奏明请旨遵办，断不可轻听妄信草率从事。将此谕知扎隆阿，并谕那彦成知之。

（卷155 9—11页）

道光九年四月辛未（1829.5.10）

又谕：昨因那彦成奏霍罕生计日蹙，不久必叩关效顺，与彼条约仍准通商，降旨饬谕扎隆阿等遵照节次谕旨严防峻拒，不可轻听妄信，该参赞等自当懔遵照办。控驭外夷之道务在镇静，况霍罕妄自尊大，辄以逆裔居为奇货，在我示以无足重轻，尚恐妄有希冀，乃前此那彦成等屡次遣人示意设谋，志在必得而后已，设该夷窥视此意竟敢作伪尝试，何从辨明真假？岂不堕其术中，为彼窃笑？此时无论该夷是否穷蹙，是否削弱，总不可有意招致，即使因禁绝贸易、严察偷漏实有穷迫不支之势，竟将首逆家属缚献或函送首级前来，尤须防其以伪乱真，勿稍疏率。如果实无虚假，必须确有凭据，仍应饬令该夷使在卡外听候，谕以此事必俟奏明大皇帝候旨定夺，一面只由五百里具奏请旨，不可以此即为该伯克奇功，稍涉张皇也。将此附报便密谕知之。

（卷155 15—16页）

道光九年四月乙亥（1829.5.14）

谕军机大臣等：英惠奏酌议乌鲁木齐抽收茶税一折。回疆行茶规条，前据那彦成、德英阿等先后具奏，经朕派托津、长龄、富俊会同户部悉心核议。已据覆奏回疆伊犁抽收茶税事属难行，各城茶务应仍照旧章办理，无须另议更张，业经降旨依议。乌鲁木齐事同一例，著该都统仍遵照旧日章程妥办。其所奏乌鲁木齐收税各条款并另片奏称古城户堡子地方添设卡伦

之处，俱无庸议。将此谕令知之。

（卷155 18—19页）

道光九年四月丁丑（1829.5.16）

叶尔羌参赞大臣扎隆阿奏报到任。得旨：汝系朕特加擢用，授以边疆重任，务要刻刻留心，正己率下，抚驭内地回众暨卡外诸部，恩威并行，自不待言矣。而尤贵乎公明诚信，风土夷情有难尽绳之以法，总在随机审度，务得其平。文武属员以及服役人等留心稽查，不准滋扰生事，违者从严惩办。勿令回众轻视。慎之，勉之。

（卷155 22页）

道光九年四月己丑（1829.5.28）

又谕：德英阿等奏请酌添北路军台牛马一折。阿克苏所属扎木至噶克察哈尔海军台七处，因附近冰岭半皆沙碛，水草缺乏，额设牛马不敷运载，向调回子马匹通融办理，现当查禁各城藉差扰累，体恤回众，自应另筹调剂。著照所请于额设牛马外，扎木台添牛五只，阿尔巴特台添牛十只，亮噶尔台添牛十只，图巴喇特台添马十二匹，瑚斯图托海台添马十匹，塔木哈塔什台添马八匹，噶克察哈尔海台添牛十只。此项所添牛马准其由伊犁官厂内照数拨给，按年报销分数。所需马料，除扎木、阿尔巴特、亮噶尔、噶克察哈尔海等四台尚有水草可资牧放，原设牛马及新添牛只仍照旧章夏秋无须给料外，其图巴喇特、瑚斯图托海、塔木哈塔什等三台原设及新添马匹均准四季全支料石，仍照例每日支料二京升，每牛日支料一京升，俱由阿克苏粮饷局按月支领，归于仓储项下报销。该将军等仍当不时稽察，无任稍有偷减克扣。如查有情弊及喂养不善以致疲瘦之处，即行严参惩办。

又谕：扎隆阿奏查明西四城岁需经费银两、循例请拨一

折。喀什噶尔等城岁需经费，向例奏明在于甘肃预行拨解应用。兹据扎隆阿查明道光八年分经费均就各城解在军饷等项动支，计至本年冬底不敷支用；其道光九年经费及应预调十年分备用银两，循例奏请拨解以实边备。著照所请所有喀什噶尔每岁需银九万六千九百三十三两零、英吉沙尔每岁需银八千一百一十五两零、叶尔羌每岁需银二万七千七十九两零、和阗每岁需银六千八十五两零，统计四城共需银一十三万八千二百一十五两，著陕甘总督即将道光九年分及应预调十年分经费按款迅行拨解，分拨各城应用。该部知道。

（卷155　36—33页）

道光九年五月丙午（1826.6.14）

谕军机大臣等：达凌阿等奏酌议塔尔巴哈台茶税章程一折。回疆及伊犁行茶规条，前于那彦成、德英阿等奏到时特添托津、长龄、富俊会同户部核议。已据覆奏抽收茶税事属难行，各城茶务仍照旧章办理，无须更张，业经降旨依议。嗣据乌鲁木齐都统英惠议奏，亦协无庸另议。塔尔巴哈台事同一例，著该参赞等仍遵照旧日章程妥办，所奏抽收查验各条款及另片奏拨借库贮银两置买茶斤，官定价值，俱无庸议。惟回疆地方现既严禁茶叶、大黄偷漏出卡，塔尔巴哈台所属卡伦多通外夷，该参赞等务当督饬所属认真稽查，不得于例外丝毫偷漏。如有奸商潜与外夷交结及卡伦官兵有受贿纵放情弊，即当从重惩办。将此谕令知之。

（卷156　20页）

道光九年五月丁巳（1829.6.25）

又谕：托津等议覆长清奏酌撤阿克苏铜厂官兵并免征赛哩木拜城回户粮石、折交铜斤一折。阿克苏岁收铜斤从前系派回子协同兵丁刨挖，嗣将回子撤去，专派兵丁承办。现据长清查

明近来铜苗不甚丰旺，兵丁采办维艰；访察赛哩木拜城回子久住山内，皆能辨识铜苗，情愿采铜交纳以抵应交粮石；且阿克苏粮储充裕，岁需兵食足敷，若令该二城回户采办铜斤免征粮石，其生计不至苦累，事属可行。著照所议自道光十年为始所有赛哩木拜城回户准免征粮二千六百八十九石零，折交铜一万六千二百斤。其铜厂兵丁三百名概行裁撤，选派五、六品伯克二员专司铜厂事务，并著随时差委员弁认真稽察以杜弊端。如该伯克员弁等有藉端勒索并行文仓场衙门，将该经纪送交刑部治罪，其家产交地方官变卖著赔，并著该御史随时稽查防范，有犯必惩，不得稍涉宽纵。

（卷156 34—35页）

道光九年六月己丑（1829.7.27）

又谕：扎隆阿等奏修建叶尔羌显忠祠工竣、请将新旧尽节诸臣设位致祭一折。此次喀什噶尔等四城大臣将士并满汉各官兵或效命行间，或捐躯殉节，自应循照旧章入祠致祭，并据查明乾隆年间旧祀各大臣、将士衔名现俱被焚失考，著礼、兵二部将新旧尽节各大臣将士详细查明，录咨该大臣等按名设位，于春秋岁暮致祭以妥忠魂。

又谕：扎隆阿等奏请将尽节伯克回子附祠致祭等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尽节伯克回子前经加恩赐恤，著一体附祠，每逢春秋岁暮遣令伯克致祭，以慰忠魂。至商民、汉回随同官兵防御，抗志捐躯，情殊可悯，应如何赐恤之处，著礼、兵二部核议具奏。

谕军机大臣等：扎隆阿奏陈经理官铺现在情形一折。喀什噶尔议设官铺，前经那彦成等酌议章程，尚须试行有效、经久无弊方为尽善。兹据扎隆阿体察近日交易情形已与初时迥异，自不得拘泥原奏致滋流弊。此事可行则行，不可则止，朕亦不

为遥制。扎隆阿等惟当悉心体访，斟酌尽善，据实奏明办理。其叶尔羌情形亦复相同，统俟汇核奏到时再降谕旨。将此谕知扎隆阿，并谕额尔古伦、伊萨克知之。

（卷157 25—26页）

道光九年七月己亥（1829.8.6）

又谕：前据扎隆阿等奏查出喀什噶尔殉节商民、汉回张明堂等八百八十八名，叶尔羌殉节荆中璞等一百一十八名，英吉沙尔、和阗现令咨会查报，恳请一体赐恤，当降旨交礼、兵两部核议。兹据礼部议请将该商民、汉回等照乡勇自卫村堡力屈阵亡之例，准其与阵亡官兵一体入祠立传；又据兵部议称该部例无议恤商民之条，详核议恤乡勇例义，该商民等若系官为差遣，随同官兵打仗阵亡殉节，自可照乡勇议恤；倘非官派抵御，则虽殉难捐躯，止系自卫村堡，准其入祀，无庸议恤；此次该商民等当防御之时是否官派打仗抑系自为守卫，请该大臣等详细查明再行核办等语。该商民等惨被逆贼扰乱，始则与官兵一体防御，继则抗志捐躯，情殊可悯。惟是否官为派往抑系自相守卫，当时猝遭变乱，现在从何详查？兵部堂官实属拘泥不晓事体。所有喀什噶尔殉节张明堂等八百八十八名，叶尔羌殉节荆中璞等一百一十八名，俱准其一体附入昭忠祠，立传恤赏，以慰忠魂。其英吉沙尔、和阗亦著查明人数，咨部照办。

（卷158 10—12页）

道光九年七月辛丑（1829.8.8）

又谕：朕召见武隆阿询及喀什噶尔军务情形，伊奏对时词多掩饰，特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公同询问。据称伊在军营闻张格尔复来卡外窥伺，曾向长龄言及欲行前往，长龄向其阻止，伊云尚可勉力督带马队。武隆阿前于大兵进剿打仗三次旋即患病，至张格尔复行进卡时伊尚不能乘骑，安能督带马队？其

派令黑帽回子截拿张逆，本系长龄在彼公商定议，出示晓谕，乃伊在朕前口称系伊指派，实属有心含混，不知愧惧，且于陕甘凯撤征兵一事又复办理不善，武隆阿著降为头等侍卫在大门上行走，伊子侍卫庆安著逐出乾清门，亦在大门上行走，以示惩儆。

（卷158 15—16页）

道光九年七月乙卯（1829.8.22）

又谕：扎隆阿奏阿奇木伯克呈请留伊子帮办事务一折。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之子迈玛特爱孜斯，前经赏给头等侍卫，应进京当差，惟念叶尔羌阿奇木伯克事务较繁，需人帮理，侍卫迈玛特爱孜斯著准其暂缓进京，留于叶尔羌随同伊父当差，俟有相当伯克缺出，酌量奏补。

（卷158 32页）

道光九年七月庚申（1829.8.27）

又谕：璧昌奏请添设军台一折。叶尔羌所属之西路喀拉布扎什军台西至英吉沙尔所属之察木伦军台，中隔戈壁绵长一百四十余里，每值盛暑驰递文报，马力难支。据璧昌查明黑色热巴特地方土色肥沃，试开渠道，堪资播种，为喂养马匹之用。著照所请准其在黑色热巴特地方添设军台，于叶尔羌东路奏改军台，节省两台内拨马十五匹、回子十户、牛二只、车三辆接递文报，运送饷布。该署办事大臣即就修理军台余剩物料建盖房屋，俟完工之日即行安设。该部知道。

（卷158 41页）

道光九年九月甲辰（1829.10.10）

又谕：御史豫益奏请旨严饬回疆查办恤典、认真给领一折。喀什噶尔等四城殉节各商民、汉回等前经降旨一体赐恤，据该御史奏称该商民等多系四方贸易之人，或一时流寓，或万

里为商，其有无家属并姓氏籍贯是否确真，必须详细查明，不得从中别有冒充假借。著各城办事大臣认真督率所属按奏准名册如数给领，务使殉节者均沾实惠。倘承办属员暨胥吏人役有侵扣朦混情弊，一经查出，即行按律惩办。毋稍宽贷。将此由报便谕令知之。

（卷160 15页）

道光九年九月乙卯（1829.10.21）

以办理喀什噶尔七里河等处城堡工竣，予出力委员吴洪相等加衔、升补有差，赏阿奇木伯克郡王伊萨克缎匹并优叙。

以塔塔尔和沙瓦特开垦荒地、疏挖河渠出力，赏四品商伯克爱里木沙、五品密喇布伯克斯克克花翎，六品伯克阿里等蓝翎，余升叙、赏赉有差。

予回疆守御尽节副护军参领倭什洪额、蓝翎侍卫文祥、三等侍卫诺朗阿、庆福、护军校德庶、富明祭葬世职如阵亡例。

（卷160 31页）

道光九年十一月辛丑（1829.12.6）

以叶尔羌承办军台出力，赏伯克毛拉黑孜满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162 13页）

道光九年十一月壬寅（1829.12.7）

又谕：英惠奏运粮官弁支过驮折夫价等项恳准报销一折。前年回疆军兴，由乌鲁木齐动运粮石至阿克苏，所有押运官弁按照口外进征例加给驮折夫价、草干等项业经户部核咨令其删赔。兹据英惠查明此次军需该员弁随驼趱运实属苦累，若令承办台员代为赔垫，未免向隅。著照所请将前项运粮官弁支过驮折夫价、草干银九千五百八十六两零准其报销。该部知道。

（卷162 14页）

道光九年十二月辛未（1830.1.5）

谕内阁：扎隆阿奏请停办官铺并另筹生息一折。喀什噶尔等处试办官铺，前经降旨令扎隆阿悉心体察具奏，兹据查明各城现在茶价较贱，羊只进卡亦少，碍难照原议章程办理，自系实在情形。著将试办官铺易羊事宜即行停止，仍循旧制听令夷回自行交易。即照新定章程官为稽查弹压，以杜流弊。其请将茶价息银发商生息一节，著交户部核议具奏。

（卷163 10—11页）

道光九年十二月癸未（1830.1.17）

敖汉扎萨克郡王达尔玛济尔第等三人、苏尼特扎萨克郡王齐旺扎布、喀尔喀扎萨克郡王托克托瑚图鲁等九人、扎萨克贝勒布木色楞等二人、土默特扎萨克贝勒济克默特扎布、茂明安贝勒达木丕勒等二人、翁牛特扎萨克镇国公乌呢济尔噶勒、阿拉善镇国公德勒格尔布彦、科尔沁辅国公巴图等二人、青海扎萨克辅国公达玛林扎布等二人、附在察哈尔旗下辅国公桑鲁布多尔济等二人、喀喇沁多罗额驸巴勒丹蕴丹等四人、土尔扈特二等台吉诺尔布策林等三人、附在察哈尔旗下和硕特四等台吉多尔济锡喇布、赛哩木三品阿奇木伯克玉素普等三人、阿克苏伊什罕伯克色提巴尔底等四人、布古尔四品伊什罕伯克色提等四人、乌什五品阿奇木伯克哈莫特等二人、库尔勒五品商伯克阿布都克勒布等二人、伊犁五品噶杂纳齐伯克额依莫尔等二人、土司明正宣慰司甲木参多结等三十八人于西华门外瞻觐。

（卷163 32—33页）

道光十年正月戊申（1830.2.11）

又谕：民人杨生发以所贩引茶图利，向私越开齐之布鲁特易换缎匹金线，实属违禁，著照部议发边远充军。布鲁特胡达巴尔底、阿布都尔哈里携带缎匹金线偷越进卡与杨生发货卖易换

茶叶，俱著发云贵、 两广烟瘴地方充军。 回子阿巴斯窝藏私货并从中说合换茶，著改发边远充军。该犯等著各于犯事地方枷号三个月以昭儆戒。至回疆现当严禁霍罕通商之际，该部将私越该处货物入边及违禁易茶酌定专条，著照所议嗣后商人有携带引茶货物在喀什噶尔等处与私越进卡之布鲁特等易换货物或相卖者，除违禁军器实犯死罪外，余俱照私通土苗互相买卖例发边充军。如系私茶，即照私茶与外国人交易例发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容留之歇家、说合之牙保，各与本犯同罪，货物入官。如商人携货私越卡外及越卡进内交易之布鲁特，仍从重照私越开齐奏定章程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该部即纂入则例永远遵行。

（卷164 7—8页）

道光十年二月甲戌（1830.3.9）

谕军机大臣等：杨遇春奏恳免口外犁贡一折。口外犁贡向例由陕甘总督衙门差派弁兵赴吐鲁番采买进呈，该处距内地数千余里，所办犁果仍交伯克代为采购。惟念该处穷苦回子咸藉所艺梨果为生，每年差往弁兵虽经严立期限饬令照额采办，毋许扰累，诚恐道远稽查难周，其承办之大小伯克辗转假手，亦不免有藉端滋扰之弊，著自本年为始将此项梨贡即行停止，以杜滋扰而示体恤。将此谕令知之。

（卷165 17页）

道光十年三月壬辰（1830.3.27）

谕内阁：曹振镛等奏审拟回民张殿文因索欠讦讼牵控各款一折。此案步军统领衙门主事宝和置买房间始立典契不将佐领中保写明，迨投税驳回，误填佐领，虽讯系业主自行誊写，不得诿为不知，且不将原契收存，咎有应得。理藩院额外主事扎克当阿事不干己，辄向张西柏说合欲令和息，并称转托刑部员

外郎霍隆阿照应，虽系空言并未和息，究系私和公事。宝和、扎克当阿俱著交部议处。

（卷166 2页）

道光十年三月乙未（1830.3.30）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陕西巡抚鄂山。有人条奏陕西同州府属之朝邑县数年之内除盗窃不计外，前后掘冢取财者至数十案，如附近县城之白家社、田子村、寺后社、东林村、严伯村等处，或二三起，或五六起，均报案未经获贼；又道光六年有长随黄升自直隶回籍，经过朝邑被人劫杀取财，凶犯至今无获，尸亲催缉，转被掌责；又大荔、蒲城间有无赖棍徒名曰刀客，皆系械斗余党，因平时抵御回民练习拳勇，无事则掖刀游食，散居各邑市镇结交捕役，每一招呼，百十为群，奸民得所倚仗，良民被其逼胁；如县令严明，则刀客不敢入境，或招告搜拿，遂相率迭窜；又西安府属之临潼、渭南、同州府属之大荔、蒲城、朝邑一带毗连之处名羌白镇，该地方回汉杂居，因事械斗无岁无之，前年临潼县回汉互杀之案甫经办结，又有大荔县八女井械斗之事，均距羌白镇不远；缘春初麦苗发生，回民兴贩羊只千百为群，持铁鞭斧刀等物乘夜牧放，肆行践踏，汉民防护田苗。截断羊只，因此纠结相斗；至冬间回民盗砍树木，汉民追捕，又至相斗，彼此各集数百人，并有鸟枪铅药兵器，伤害多命；经地方官缉拿，而械斗自若，莫可禁止等语。发掘坟冢及劫杀取财之案，如果地方官上紧缉凶，何至日久无获？至刀客结交捕役聚众生事，逼胁良民，最为地方之害，著该抚查明，责成该州县迅速严拿究办，毋任远飏。其回汉械斗相寻不已，成何政体？地方文武所司何事？自应设法严禁，并著饬属认真稽查。其纵容之县令即行参劾，随时惩创，以靖闾阎。若畏难苟安，一味宽纵，贻患将来，责有攸归，朕不能

稍为宽贷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166 8—10页）

道光十年五月丙戌（1830.7.19）

是月，纂辑《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成。御制序曰：西域自皇祖戡定以还，土宇皈章，久归声教。逆回张格尔以逋亡余孽肇衅窥边，殆非一日。潜入卡伦，叠行纠煽，厥辜自速，既窜复来。成擒行阵之间，生致阙廷之下。由始事以迄成功，亦既于告成太学碑文备胪本末矣。兹廷臣纂辑方略成书，以弁首之词为请，乃援笔而序曰：方道也，略法也。出谋发虑，决策制胜，明炳于几，先智周乎万里而总不离乎道法，乃足以彰声讨而殄丑虏也。张逆游魂残喘，偷息荒陬，逞其谲谋，傲扰边圉，固天道所不容，王法所不宥。临轩命将，绝域行师。宵旰筹几，发踪指授。挞伐伸乎遐裔，谋谟运于庙堂。尤勤惕厉，曷敢稍释？敬体钦崇天道之心，以行抱法处势之事。戎臣效命，劲旅同仇。狡兔脱而旋即投罗，狂儿奔而终于触阱。驰槛车以俘获，正藁街之刑章。视前代檄谕擒献，招致受降，相去远甚。此中消息，实有阴为之驱而默为之相者。朕仰承昊佑，寅绍前模，惟以守道执法为兢兢。是役之蔵，国宪彰，人心快，而道法显著寰区；是编之垂，赏罚信，逆顺明，而道法丕昭于奕祀。从前皇祖《平定准噶尔方略》成于庚寅之岁，迄今甲子一周而是编适成。缵武绥边，后先符合，尤有不可思议者，岂徒摩崖勒石，远耀边陲，沃雪浇萤，全操胜算而已哉？

（卷169 37—38页）

道光十年六月丙午（1830.8.8）

谕军机大臣等：据玉麟等奏探闻那林一带布鲁特不靖情形、将南路换防官兵暂缓更换、另筹办理一折。前经该将军等派令领队大臣湍多布巡查布鲁特边界，于起程后适有哈萨

克公阿布拉差人来城，经该将军等询知有布鲁特勾结霍罕聚谋抢劫情事，即密札湍多布留心访察，旋据禀称“行至鄂尔霍卓尔卡伦，阿布拉前来面禀，听得跟过张格尔的霍罕人名叫依散即爱散现同阿坦台、汰劣克等约同霍罕共有几千人，在那林桥一带等候喀什噶尔换防兵丁，欲行谋劫等语；续据该领队禀称有布呼爱曼布鲁特比鄂勒吉拜迎接面禀，据称阿坦台、汰劣克依散即爱散、又有布鲁特奇布勒岱、莫得特、讷苏普、伯库巴萨尔、色依特、洋阿尔西及霍罕人木苏伯克纠约布鲁特及霍罕人众上年谋抢换防兵丁，因布呼爱曼将汰劣克拿去不放，所以耽误；并有布呼爱曼之布鲁特比遣其子铁列瓦玛特来见，所禀与鄂勒吉拜之言无异”。该领队以所言虚实难以遽信，但向来领队大臣巡边出卡时，塔什坦伯克先来接见，此次遣其子三人前来递马，并劝该领队勿轻信人言只管前进，伊已预备人马等候护送官兵，且云阿坦台、汰劣克久已远飏无踪，该领队欲留其一子随营行走，察其情状甚属虚怯，种种情节均属可疑。惟鄂勒吉拜等所言是否确实？该将军当再加密访，务得确情，妥为办理。所有本年南路换防官兵，著照所请援照从前间一年更换之例暂停一年。又据另片奏酌议办理机宜三条，均属可采。该将军等以阿坦台、汰劣克等日久恐为边患，请于来年四五月间巡查边界酌添兵力数千，带送换防兵镇静弹压，为陈兵之举。该逆夷等悔罪投诚自应顺势招徕，如敢自作不靖，即大加惩创。但既欲进兵剿办，必须一鼓作气，操必胜之权，计出万全，以靖边圉。至所称该逆夷等踪迹，伊萨克必能密访得实，著该将军等即自行札致扎隆阿，令其密向伊萨克传知设法办理。其喀什噶尔近卡各布鲁特及前此收抚之各布鲁特爱曼向皆纳款输诚，均可为我所用，伊犁卡外各布鲁特如布呼等各爱曼均极恭顺，亟宜加意羁縻，卡外动静可以时时得其梗概。其中有实在

出力者，查明优奖，亦著该将军等自行札致扎隆阿及叶尔羌、乌什办事大臣等一体加意妥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70 18—20页）

道光十年七月甲子（1830.8.26）

谕军机大臣等：据玉麟等奏巡边之领队大臣湍多布旋回，询据伊出卡时阿布拉前来禀称霍罕屡向哈萨克索取牛马租税，不敢应允，又惧霍罕强横，所以避居近卡，冀仗天朝威福；那林以北苏勒团爱曼布鲁特上年抢劫霍罕一次，近闻霍罕来向布鲁特报仇，互有杀伤；现闻阿坦台、汰劣克等勾结霍罕布鲁特人众在那林道上要抢换防官兵，接见布鲁特比鄂勒吉拜等，皆称阿坦台等谋抢换防官兵，若官兵人少，前往恐有不利；玉麟等复面询旋回之官兵及途次差探之富克吉布等，佥称此番出卡途遇布鲁特甚多，且屡有远来之布鲁特，三五为群随营侦探官兵多少，复经恭顺之布鲁特节节劝阻，不可前往，与向来送兵出卡情形迥别等语。又据扎隆阿将伊犁派防官兵中途撤归及喀什噶尔接换官兵至那林不能久候、仍行折回各缘由具奏，并密陈各布鲁特恭顺安静，伊犁撤兵失误情形。前据玉麟等奏探闻那林一带布鲁特将作不靖，请将南路换防官兵暂缓更换，当经降旨允准，并令密访是否确实，妥为办理。兹据玉麟、扎隆阿等各将查访情形具奏，那林地隶外夷，如果布鲁特等纠约谋抢，必须该将军等会同访查，相机妥办。若照常安静，亦断不可轻听谣言，致损天朝声威。本年南路换防兵丁业经援照向例暂停一年，至明岁则断不可再停，著玉麟等妥为筹商，届期查探明确。如恐换防兵力单弱，即添派兵丁一二百名，于协领、佐领中择其曾历戎行者派委数员，饬令小心弹压。倘布鲁特等果有意图抢劫情事，不难一鼓作气大加惩创。该将军等务当镇静抚绥，计出万全。即因传言可疑加以慎重，亦只可于换防时酌添

兵力以壮声势，不可示弱外夷。总须令其知感知惧，边圉永臻静谧。将此各谕令知之。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奏：访获阿斯图阿尔图什庄白帽回子迭捏雅尔、则依特、阿布拉等妄言倡众，以迎奉玉素普为词意图谋变，除阿布拉病故不议外，将迭捏雅尔、则依特二犯押赴回城当众杖毙，以昭炯戒。得旨：嘉奖。

以纂辑《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成，总纂兼提调官光禄寺卿赵盛奎下部议叙，余升补有差。

（卷171 7—9页）

道光十年七月庚午（1830.9.1）

以修筑喀什噶尔新建满洲城沿河堤岸出力，赏六品顶带回子呢雅斯等蓝翎，余赏赍有差。

（卷171 19页）

道光十年九月戊午（1830.10.19）

谕内阁：扎隆阿奏本年来京瞻觐之回子伯克等已由喀什噶尔起程一折，本日又据扎隆阿等奏称八月初十等日有安集延回匪突入喀什噶尔卡伦内戕害卡伦官兵之事。该年班伯克等俱有应办事件，且回疆现有安集延跳梁滋事，该伯克等不无系念家属，著陕、甘等省督、抚于该伯克等行抵何处即在何处申谕，俾仍由驿递回，以示朕体恤之意。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杨遇春由六百里加紧驰奏，据喀什噶尔等处大臣咨报喀什噶尔有安集延贼匪扑入卡伦与官兵打仗滋事，帮办大臣塔斯哈追击至明约洛地方遇伏陷殁，并将带兵策应之副将赖允贵一并被困，势甚危急，叶尔羌亦有不靖情形等语。回疆各城戡定未久，乃安集延回匪复敢入卡滋事并伤陷大臣、官兵，现在喀什噶尔婴城守御，势在危急，叶尔羌亦有不靖情形，阿克苏等各城兵力无多且尚须防守本境地方，断难

兼顾，自应调集内外官兵前往合剿，以期迅就肃清。伊犁、乌鲁木齐以及喀喇沙尔所辖之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处官兵相距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较近，业经降旨饬令玉麟、容安、成格、萨迎阿等即照该处所调兵数各一二千名，派员迅速驰往救援，琦善选调四川官兵三千名驰赴肃州，并令固原提督杨芳、甘州提督胡超迅速出口，一路迎探情形，至阿克苏再行相机进剿。所有挑带各镇官兵及西安满洲营马队一切事宜，均著照该督所请行。陕甘总督已降旨令鄂山驰驿前往署理，著杨遇春将应需官兵粮饷一切事宜与藩、臬两司筹商料理后，即挑带督标官兵一千八百名并委员兰州道图明额等驰赴肃州，即在彼驻扎妥办后路事宜，毋庸出关。其军需银两著即在甘肃藩库封贮银内先行动支应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寄谕伊犁将军玉麟、参赞大臣容安。本日据杨遇春奏急请派兵援剿，已飞咨伊犁等处。伊犁距喀什噶尔较近，该将军等自必据咨妥为调度。惟事在仓猝，诚恐各路往援官兵到彼稍迟，缓不济急，著该将军等酌量情形可派官兵若干名迅即调派，并著选派领队大臣带领前往，务须妥速，不可如从前祥云保、硕隆武之迟延贻误。倘稍有迟逾，必当按律治罪，断不能宽其一线。至饷粮尤为紧要，该将军等即将所贮粮石酌量运往阿克苏，务使源源接济。再，马匹一项更须宽为预备，挑选肥壮以便调拨，毋致临时迟误干咎。未刻又据扎隆阿等由六百里驰奏贼势猖狂，喀什噶尔新城恐不能固守，已谕令扎隆阿等酌量退守。所有派往救援之官兵，著探明扎隆阿等现在退守何处，即赴该处并力抵御。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寄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帮办大臣伊萨克、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棍楚克策楞、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帮办大臣常丰、和阗办事大臣诚端、帮办大臣舒伦保、乌什办事大臣

常德、帮办大臣景昌、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库车办事大臣常格、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萨迎阿。本日据杨遇春奏探得贼匪尚欲由树窝一带直扑阿克苏，以截西四城官兵后路等语。据该督现已调派各处官兵驰往救援，朕特降旨令提督杨芳、胡超即行带兵出口相机往办。但贼匪现在情形尚未据各处奏到，各城回众性情反覆，易于煽惑，倘内外勾结，或径扑阿克苏截我后路，则贼势益炽，愈难剿办。各该大臣务宜严密防范，婴城守御，不可稍有疏虞。其现在贼众如何？即各迅速由驿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杨遇春急请派兵援剿，著琦善即调四川省官兵三千名，务须挑选精练，并选派得力领兵员弁带领迅赴肃州听候杨遇春调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杨遇春奏一面亲往肃州照料调度，一面咨会乌鲁木齐等处调兵救援等语。乌鲁木齐相距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较近，著成格即照该处所调兵数迅速派往救援。所有该处仓贮粮石，著尽数运赴阿克苏为供亿官兵之用，并著于此外宽为储备，以期源源接济，毋致临时周章。其马匹一项尤为紧要，著将肥壮著（者）预期挑选以备调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杨遇春奏飞咨甘州提督胡超挑带官兵三千名，顺道再带肃州官兵一千名，并飞咨固原提督杨芳预为挑选官兵三千名听候调用。此时胡超应已迅速起程带兵前往，杨芳现在尚未调派，著该提督接奉此旨迅即带领所挑官兵一并驰往，与胡超察看情形，随时相机妥为剿办，固不可贻误机宜，亦不可轻率前进致有挫失，是为至要。嗣后凡遇应奏事件，如杨芳、胡超同在一处，著联衔入奏；倘该提督等分投各路，即著单衔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未刻据扎隆阿等由六百里驰奏官兵防剿贼匪情形，并另片奏据探报塔斯哈追贼至明约洛遇伏陷歿等语。奸回如此猖獗，可恨之至。现在贼势张狂，有径扑新城之势，该处存兵不满一千，应援少迟恐难固守。著扎隆阿等察看情形，能婴城固守以待救援固好，倘必须退守，即于英吉沙尔、叶尔羌两城酌量退守，并力抵御。总在该参赞等计出万全，无堕贼人奸计。至塔斯哈在明约洛遇伏陷歿情形，并带兵策应之副将赖允贵现在下落如何，均著查探明确迅速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杨遇春奏逆回入卡滋事，当降旨照该督所奏调派各处官兵前往，并令杨遇春驻扎肃州督办，杨芳、胡超驰赴阿克苏相机进剿，复通谕八城各大臣等严密防范，婴城守御。未刻据壁昌等驰奏叶尔羌所属八十里亮噶尔卡伦外色呼库勒地方亦有安集延一千余人前来抢劫，将阿奇木伯克迈玛沙捆缚，杀伤回子等情。叶尔羌存城官兵仅余六百名，势难分拨剿捕，据称业经飞咨伊犁等处速即拨兵救援，并派员带领官兵、回子前往把守，又经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添拨回子一千余名协同官兵分守军台、卡伦等处。办理尚为周密。该大臣等务当慎固防守，不可稍有疏虞。至和阗亦属紧要，现在诚端暂留叶尔羌，该处只有舒伦保一人，著诚端即回和阗以资守御，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73 4—10页）

又谕：本日未刻据长清奏派调官兵前往喀什噶尔救援一折。据称接扎隆阿来咨，贼匪入卡将及新城，万分紧急，请调兵迅速往救，该大臣已于新增防兵内拨派官兵三百名交候补守备祁升带往喀什噶尔。惟现据扎隆阿奏喀什噶尔如不能守，即由英吉沙尔、叶尔羌合兵同退至阿克苏以待救援，此时长清

所派之兵自已前往，但可径赴喀什噶尔，著沿途侦探，如扎隆阿等已带兵撤退，即探明退至何处迎赴救援，不可中途错过。又据称贼匪现欲由树窝直取阿克苏，该处毗连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处，形势紧要，已咨调伊犁满汉官兵二千名、乌鲁木齐满汉兵二千名、喀喇沙尔兵二百名、土尔扈特、和硕特兵二千名、库车兵二百名前来协防。俱著照所请准其调取。阿克苏为呢侯重地，守城为要，该大臣务当慎重防御，不可稍有疏失。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73 11页）

道光十年九月己未（1830.10.20）

又谕：昨据杨遇春等奏喀什噶尔有安集延逆回入卡滋事并叶尔羌卡外不靖情形，该督亲往肃州照料调度，所有伊犁、乌鲁木齐官兵已降旨令该将军都统等迅速调派前往救援，并将乌鲁木齐仓贮粮石赶紧运赴阿克苏为供亿官兵之用。兹据壁昌等奏现在贼已扑近旧城，英吉沙尔城垣被围，文报不通，情形危急；又据长清奏喀什噶尔咨调官三百员名，因恐贼匪由树窝子直扑阿克苏，存城兵力单弱，实难周顾。所有此项官兵著仍留阿克苏防守，毋庸派往。其库车调赴阿克苏绿营兵一百名，业已派员管带前往。惟该处存兵无多，著照常格所请俟乌鲁木齐征兵到境留驻三百名以资防守，并著敦良将库车道光十一年经费银八千两由哈密赶紧拨解库车以备供支。至壁昌等所请兵饷，已谕令鄂山于甘肃藩库拨解银二十万两赶紧运至阿克苏，再接运叶尔羌备用。该大臣等当各保守城池，严密防范以待大兵之至，毋得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壁昌、常丰、诚端、舒伦保、常德、景昌、长清、常格，并谕令敦良知之。

又谕：前据杨遇春奏逆回入卡滋事，当降旨令该督驰往肃州驻扎，并令杨芳、胡超带兵出口前赴阿克苏相机妥办。本日

据壁昌等奏探明贼势猖獗，大路断截，情形甚为紧急，该督接奉谕旨著即饬催胡超迅速带兵即日先行出口，一路迎探情形，赶紧至阿克苏驻扎，与长清相机固守，听候谕旨，不可冒昧前进致有挫失，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杨遇春，并谕胡超知之。

又谕：现在逆回入卡滋事，应调集官兵剿办，著福克精阿挑备吉林官兵一千五百名，富僧德挑备黑龙江官兵一千五百名，均须精壮，照上次之例各酌派副都统一员并谙练带兵官员管带。该将军等务须不动声色预先妥密筹备，俟续奉谕旨再令起程前往。福克精阿本年年班著毋庸来京。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降旨令福克精阿、富僧德挑派吉林、黑龙江马队兵分起前进，该官兵等自骑马匹长途疲乏，至大凌河应须更换，著瑚松额、奇明保接奉此旨即挑备肥壮马匹在大凌河预备，俟续奉谕旨，探明吉林、黑龙江两路官兵如由该处行走，到时将疲乏之马照数更换，其该官兵等原骑马匹即留于大凌河牧厂喂养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降旨令将杨遇春咨调兵数迅速派员带往救援。本日又据壁昌等奏称现在贼已扑近旧城，甚为危急。玉麟、容安、成格接奉此旨即将调集兵丁派员饬令迅速带往喀什噶尔，探明扎隆阿现在何处，即到该处并力抵御，不可稍有迟误。至伊犁为新疆重地，该将军等务须严密查察，镇静防守，毋致疏虞，此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173 13—16页）

道光十年九月辛酉（1830.10.22）

谕军机大臣等：前降旨令伊犁、乌鲁木齐、喀喇沙尔所属土尔扈特、和硕特及库车等处照该参赞等所调兵数迅速派往救

援，并令杨遇春驰赴肃州督办后路，飞饬胡超领带官兵先行出口，赶紧至阿克苏迎探情形进剿，复派哈良阿、杨芳带兵一并驰往。本日又据扎隆阿等驰奏贼势猖獗，系安集延、霍罕、布鲁特勾结突入卡伦，英吉沙尔军台亦有夷贼拦阻，截回各城公文；现在调取游击马天锡来城督率官兵固守等语。该处兵力甚单，贼来仓猝，且恐四面截阻，叶尔羌不能策应，难以久守。著扎隆阿等察看现在情形，如本城各处回子并未摇动，自可婴城固守；倘必须暂退，著即酌量退守，并力抵御。总在该参赞等临机审度，可守则守，可退则退，以待大兵到时再图进剿。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玉麟等奏喀什噶尔咨报逆夷犯卡，势甚紧急，当即拣派领队大臣额尔古伦带兵一千名，贵成带兵一千名，定于八月二十日先令一起启行，以后间一日行走一起，由冰岭星速前往救援；其喀喇沙尔所属之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官兵，已飞咨萨迎阿速为如数调发，并派曾经出征能蒙古语之协领奇拉布由那拉特一路迎赴带领前进；该处距阿克苏道途较平，可期早到等语。所有此项官兵二千名业于八月二十日先后启程，务即飞饬沿途带兵各员加紧遄行。现在喀什噶尔一带军台虽断，仍当探听明确相机前进，能早到一日，即得一日之用，愈速愈好，不可稍有迟误。至所称如再探有紧急情形，即于该将军、参赞二人内酌定一人带兵前往，此时伊犁地方一切防守稽查事宜均关紧要，且领队又带兵前往二人，该将军等均著毋庸前去。又据奏阿克苏需用粮石已飞札长清、成格妥速筹备，就近接济，并知照哈丰阿亲带乌鲁木齐官兵迅速启程，所办俱是。其经费一项业经降旨谕陕甘总督于封贮一百六十余万两内随时拨解，并据户部奏拨山西等省银一百万两解赴甘肃备用，所有伊犁一年经费已谕令鄂山筹拨迅速解往矣。并伊犁派赴南路换

防官兵事宜，著俟来年应需换防之时再行奏请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昨叠经降旨调派各路官兵迅速前赴阿克苏，计可陆续云集，著胡超等行抵阿克苏与长清会同商酌，侦探贼情。现在喀什噶尔台路虽有阻隔，然各台贼匪谅亦无多，务须相度机宜带兵前进，以期廓清台路直抵喀什噶尔为保护城池之计。无论何人先到阿克苏，总当从长计议，可进即进，断不可因军台已断迁延观望。设喀什噶尔尚在支持，亟望救援，若稍耽延，岂不大失事机？至该逆等乌合之众，一闻大兵将至，或即从喀什噶尔纷纷逃窜，其围自解，岂非又计之上者？更可合兵剿捕，迅就肃清。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胡超、哈丰阿、长清、额尔古伦、贵成、奇拉布，并谕萨迎阿知之。

又谕：据长清奏接据叶尔羌咨报喀什噶尔贼势猖獗，立待官兵救援；叶尔羌迤西军台亦属不靖，现在防范守御迤东各台，不能兼顾催调官兵前往等语。所有先后调派官兵，叠经降旨催令迅速前赴阿克苏，计可陆续到彼。阿克苏地方固属紧要，但只须酌留兵力足敷防堵，不可全行留驻。此时喀什噶尔、叶尔羌待援甚急，当侦探情形酌量分兵进剿。惟前途军台已断，征兵前进必须裹粮，著长清将官兵等应带口粮妥速筹画以利军行，毋致稍有短绌。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73 17—20页）

道光十年九月壬戌（1830.10.23）

谕军机大臣等：据壁昌等奏派拨弁兵、伯克、回子等分防要隘，保守城池；并据查探信息之叶尔羌委笔帖式吉禄等将英吉沙尔逃出民人都隆阿押赴到城，供称闻喀什噶尔贼势甚众，已经打仗四次，英吉沙尔迤西五十里有贼匪一千多人；又据出卡探信回子莫洛黑雅斯、迈玛散二人声称，行至黑色塔克布鲁特

游牧地方查看众布鲁特神色傲慢，不似往常，传闻霍罕有巴图鲁爱散带领马队安集延等前往喀什噶尔打仗，并闻色呼库勒地方亦有霍罕、安集延人马前去等语。壁昌等因叶尔羌卡外亦有不靖情形派拨弁兵防守，并传集本城回众剴切晓谕，分派各要隘驻扎，均踊跃前往，同力堵御，保守城池，所办甚好。所有调派各处官兵已屡次降旨严催加紧遄行，计可速到。现在叶尔羌东路军台文报尚通，必须防守周密。壁昌等当激励兵回加意堵御，并随时侦探贼情，以待大兵到时及早进剿，迅就肃清。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壁昌、常丰，并谕诚端知之。

又谕：据常德等奏探得乌什所属巴什雅哈玛卡外松塔石地方潜来面生可疑之布鲁特约有四五十人，盘踞数日复行散去；该处西通喀什噶尔边外各布鲁特爱曼，恐系霍罕、安集延勾结贼匪潜来窥伺；并接长清札称喀什噶尔五品伯克阿纳雅特绕路至阿克苏，据称贼匪有从小路窜赴乌什之信，已严饬妥弁昼夜巡卡以壮声威，并派拨回子四百名协同官兵分守军台、卡伦等处，尚属周密等语。乌什地方西通喀什噶尔边外各布鲁特爱曼，现闻贼匪有从小路窜赴乌什之信，各卡伦、要隘处所必须严密稽查，认真防范，其乌什至阿克苏一带军台尤须加意防守。所有调派各路官兵，已屡次降旨饬催迅速前进，计可陆续行抵阿克苏相机进剿。该大臣等当随时侦探贼情，激励兵回小心固守，毋得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3 21—23页）

又谕：玉麟等奏南路贼情待援甚急，所有调派各处官兵已屡次降旨严催驰赴阿克苏，计可迅速到彼。兹该将军等复于前派二千官兵之外添派惠远城、巴燕岱两满洲营、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营及绿营官三十员、兵一千名，并檄调库尔喀喇乌苏及精河两处游牧之土尔扈特王、贝勒等，令其拣派精

兵一千名，又招募乡勇、酌派民遣一千名，并拣派得力文武员弁，均由容安带往阿克苏防堵。昨该将军等请酌定一人带兵前往，朕因伊犁地方紧要，谕令均毋庸前去。兹因南路情形紧急，添派援兵著容安即督率前进，赶紧驰赴阿克苏会同长清相机妥办。本日已有旨令福克精阿等先调吉林、黑龙江精兵二千名迅速启程，其陕甘官兵，已谕令杨遇春于该二省提镇各标酌量添派官兵驰往以壮声援。又据奏布鲁特比鄂勒吉拜禀称霍罕与汰劣克等谋逆情形，不顾与其同类结仇，尚属恭顺。著俟其到城详询确实，即传旨酌加赏赉，并赏结（给）顶翎以示鼓励。至伊犁为边疆重地，一切防守调度事宜该将军当加意妥办，用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成格奏派兵迅赴南路救援并拨饷接济一折。昨因逆回入卡滋事，蛾势猖獗，乌鲁木齐相距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较近，当已降旨令哈丰阿带兵赴援，并令成格将该处粮石迅速运赴阿克苏应用。兹据奏已挑派绿营官兵二千二百名、满洲营官兵八百名交提督哈丰阿带领协领乌珍泰等分起前进，并于巴里坤、古城两处酌派满洲官兵五百名，咨调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查隆阿管带驰往救援。官兵早到一日即得一日之用，该都统即飞饬带兵各员加紧遄行。所有乌鲁木齐提督印务，即著成格兼署，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印务，著协领都伦布前往署理。军行粮饷军火尤关紧要，喀喇沙尔咨调银五万两著即转饬迪化州，于该处商民内汇兑银三万两迅速派员解往，此项银两已降旨令署陕甘总督鄂山俟该商民赴省时如数给领。至喀喇沙尔所调军火及一切锣帐等物，亦著如数备齐解往应用。另片奏前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德勒格尔桑、蓝翎侍卫德恩、主事职衔双庆、主事职衔改就武职慧奎，该四员愿赴军前效力，俱著交哈丰阿带往差委。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降旨令杨遇春驰赴肃州督办后路，并照该督请调兵数令其迅速派往救援，飞饬胡超先行出口赶赴阿克苏相机进剿，复派哈良阿、杨芳一并驰往。本日据玉麟等驰奏南路情形紧急，必须厚集兵力星速进剿，著该督即于陕、甘两省各营内再行酌量添派兵数，拣派带兵官员，一面饬催星速前进，一面奏闻，并饬带兵各员一路侦探贼情加紧遄行，不可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玉麟奏喀什噶尔逆夷犯卡势甚紧急，已饬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等带兵前往，并飞咨提督哈丰阿管领乌鲁木齐官兵救援，当降旨令玉麟、容安均在伊犁严密防范，无庸前往。本日又据奏容安已督兵前进，自已加紧遄行，与哈丰阿先后抵阿克苏会同长清相机妥办。惟是一切防守进剿事宜务须和衷商榷，不可各执己见，致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又谕：壁昌等奏防堵要隘并和阗办理堵御情形一折。叶尔羌各要隘卡伦经该大臣等派员分路各带兵回设法防堵，其阿克苏援兵三百名现留叶尔羌驻扎以资堵御，布置尚为周密。该大臣等当激励兵回固守城池，以待大兵到时会合进剿，毋得过事张皇，致令人心摇惑。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壁昌、常丰，并谕诚端知之。

又谕：萨迎阿奏喀什噶尔贼势猖獗，接准扎隆阿咨调各处官兵救援，并阿克苏存城官兵不敷防守，飞咨各处官兵情形，当即飞驰前往土尔扈特、和硕特两游牧传知；旋据土尔扈特汗策登多尔济挑选精壮阿勒巴图一千名，恳请亲自带领报效；和硕特贝子车丹多尔济称拣选二百名，派出台吉鄂勒哲依图管带；俟兵丁调齐，即派定夷回处章京富伦布随带笔帖式、弁兵等会同汗策登多尔济、贝子巴勒丹喇什、台吉、章京等即行带兵

起程等语。土尔扈特汗策登多尔济既愿带兵报效出于至诚，著准其会同台吉鄂勒哲依图等前往迅速赴援。其营屯中挑选兵丁一百名，已派游击伊龄阿带领于八月十九日起程，著照所请准其马兵每名借给银十两，步守兵每名借给银六两，官弁每员借给盘费银两，并支给路行盐粮携带军械等项前往协助。又另片奏布古尔阿奇木伯克迈玛底敏曾经报效，已札调回城赴布古尔弹压回众；再，此次派出绿营、蒙古官兵等应支盐菜口粮等项，现存经费不敷供支。现有解送乌什经费银一万一千四百余两，准其截留四千两支发，以应急需。又另片奏土尔扈特所属阿勒巴图等一时实难凑集，现该汗遴派出随征贝子、扎萨克、台吉、各章京等名单共三十八员、阿勒巴图一千八十名，著俟策登多尔济到城即令台吉鄂勒哲依图会齐起程，并届期移咨长清，如蒙古兵到阿克苏，务须斟酌，或随伊犁满洲兵或随乌鲁木齐满洲兵一同前进，不可冒昧。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穆馨阿等奏选派官兵起程等语。该大臣等因喀什噶尔咨调官兵，当即挑选精壮马步官兵一百名派员带往，著即饬催迅速前赴随同哈丰阿统领进剿。哈密为各路官兵经由之地，需用马匹等项务须预为筹备以资接济，毋得稍有短绌。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降旨谕令福克精阿挑备吉林精壮兵一千五百名，富僧德挑备黑龙江精壮兵一千五百名，并挑派谙练带兵官员，候旨调遣再令启程。本日据玉麟等奏新疆南路各城贼情紧急，著该将军等即各先行挑派精壮兵一千名，各派副都统一员并酌派得力带兵官员迅速带领各官兵乘骑本处马匹分起启程，饬令赶紧来京候旨带往，并将启程日期速行具奏。其余五百名，著仍各行挑备听候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降旨谕令瑚松额、奇明保挑备肥壮马匹预备吉林、

黑龙江两路官兵更换，现已降旨令福克精阿、富僧德各于挑备精壮兵一千五百名内先行挑派一千名并各派副都统一员及得力带兵官员带领分起启程，著该将军等即将挑备马匹在大凌河预备，探明吉林、黑龙江官兵到时，将疲乏之马照数更换，该官兵等原骑马匹即留于大凌河牧厂喂养。其余吉林、黑龙江挑备兵各五百名现令候旨起程，所有应行更换马匹，著仍预为挑备，听候谕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3 24—31页）

道光十年九月甲子（1830.10.25）

又谕：寄谕盛京将军瑚松额、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富呢扬阿、府尹乌尔恭额。昨因安集延入卡滋事，调派吉林、黑龙江官兵前往协剿，此项官兵经过盛京，所需车马等项自不能不借资民力，惟地方官承办兵差往往藉端勒派，吏胥等即从中舞弊，苦累闾阎，不可不严行查禁。此次该二处官兵过境，著该将军等严饬所属查照成案妥为办理，不许丝毫扰累。倘办理不善，即将承办之员据实严参。如有心徇隐，别经发觉或被人控告，除将承办之地方官从重惩处外，必将该将军等严惩不贷。将此各谕令知之。

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赴军营。得旨：现在尚未得有确信，不必再行渎请。

以故回子郡王衔贝勒哈迪尔子克克色布库袭爵。

（卷173 35页）

道光十年九月乙丑（1830.10.26）

又谕：现在回疆办理军务需用兵粮，户部奏请在口外各城酌量采买，著陕甘总督及回疆各大臣酌量情形于阿克苏附近各城预行采买以备供支，一面迅速办理，一面即行具奏。

谕军机大臣等：杨遇春奏续报口外贼匪情形及催兵筹饷一

折。据称已飞催前派之肃州镇标兵一千名作为头起先行出关，仍令胡超带兵三千名继发，前赴阿克苏会集；又，口外乌鲁木齐、伊犁等处官兵亦已分起前进；指日大兵云集，粮务最为急要，该督业经飞咨成格查照上届章程筹运，并咨各城采买粮石。此次粮务著各归各城办理，内地不必另行派员前往。惟哈密为往来要道，该城粮务著责成该大臣敦良专司妥办，仍由该督派委妥员前往随同经理。所有此次进征官兵口食，著准照上届之例，每兵口内日给银一钱，口外日给银一钱、白面一斤，用示体恤。至应需饷项，该督已由甘省拨银二百万两解赴肃州，并著陕西巡抚速拨银五十万两解往甘肃应用。现经节次降旨调派各路官兵驰往，户部已奏派拨银一百万两，现仍筹拨款项以资接济。甘省地方紧要，提督杨芳、胡超均已出关，著该督务遵前旨在肃州料理一切事宜，断不可遽行出关，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玉麟等奏南路贼情待援甚急，于前派二千官兵之外添派各处官兵二千并乡勇民遣一千名，请令容安带往阿克苏，业经降旨允准。朕念伊犁地方紧要，该处领队大臣已有二人带兵赴援，现只玉麟在彼，所有防守调度事宜必须会商办理，容安著于行抵阿克苏后将所带官兵统交长清等，迅速折回伊犁与玉麟等商办一切。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长清奏阿克苏连境叶尔羌所属图木舒克台被贼劫掠，并阿克苏派兵防堵情形。据称贼匪到处勾结，叶尔羌所属东路军台已被劫掠，文报不通，该大臣差派弁兵确加侦探并挑调官兵设法堵御。阿克苏为回疆适中之地，必须严兵固守。至浑巴什河一带地势辽阔，尤当加意防范。现在库车所派援兵业经行抵该处，喀喇沙尔挑派官兵已于八月十九日起程，伊喇沙尔挑派官兵据玉麟等奏已于八月二十日起程，此时计可陆续到

彼，胡超、哈丰阿及容安所带官兵不日均可赶到，该大臣务当激励官兵小心防堵，固守城池，俟大兵到时和衷会商，相机妥办，断不可冒昧轻进致有挫失。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常德等奏侦探窜入喀什噶尔贼匪名目并乌什阿奇木伯克等恳请捐办乌拉马匹一折。据称乌什卡内五品顶带蓝翎布鲁特比库曲圭并阿奇木伯克木萨差派六品顶带回子多列特、金顶莫洛雅和普克里木出卡，探得霍罕、安集延贼匪头目爱散木萨、前次从逆之喀什噶尔白帽回子伊闵察克等勾结布鲁特比阿坦台、汰劣克、沙提伯克、斯底克带领各爱曼布鲁特等入卡滋扰，卡外仍陆续纠约，尚无从小路直扑乌什确信等情。布鲁特比库曲圭等均著该大臣等一面传旨奖励，其如何加恩之处即奏明请旨。又据探得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白帽回子从逆者甚多，乌什虽有白帽回子，均甚安静。该大臣等务当严密稽查，激励兵回妥为防范。至阿奇木伯克木萨率领阿浑及众伯克等禀称伊等世受深恩，断不能从逆，并率同哈资伯克伊萨克、巴吉格尔伯克伊杂克、明伯克胡鲁板等恳请除前次捐办乌拉马二百匹之外，情愿再捐六百匹等语，情甚可嘉。著该大臣等即饬阿奇木伯克木萨将所捐乌拉马六百匹令其在城附近牧放，以备乌什马队及侦探官兵轮流骑用。又，另片奏据长清飞咨叶尔羌军台道路阻断，文报不通，齐兰台当差回子亦有变乱等语。该大臣等尤当督率防卡，固守城垣，并分拨官兵前往浑巴什河沿一带帮同堵御，不可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杨国桢奏喀什噶尔逆回滋事，伊父杨遇春带兵驰赴肃州调度预备进剿，恳请随赴行营同伸敌忾兼遂私情等语。览奏忠孝可嘉。朕现经降旨令杨遇春驻扎肃州督办一切事宜，并未令其出关，杨国桢著毋庸前往。将此谕令知之。

（卷173 37—41页）

道光十年九月戊辰（1830.10.29）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直隶总督那彦成、署陕甘总督鄂山、河南巡抚杨国桢、署山西巡抚阿勒清阿。前因杨遇春等奏喀什噶尔有逆回入卡滋事，已先后降旨调派吉林、黑龙江及四川、陕西、甘肃等处官兵前往堵剿。经过各该地方，著该督、抚等派委藩、臬大员会督该管镇将、道、府妥为照料，催趱遄行，毋任沿途骚扰逗留。至该官兵所需车马等项，该地方官往往藉端苛派，吏胥等即从中舞弊，苦累闾阎，不可不认真查禁。此次各路官兵过境，毋得稍有迟误。如有勒派扰累情弊，即著据实严参。倘有心徇隐，别经发觉或被人控告，除将办理不善之地方官重惩外，并将该督、抚等惩处不贷。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74 8—9页）

道光十年九月己巳（1830.10.30）

谕军机大臣等：玉麟等奏南北两路情形及叶尔羌等处咨报贼情各一折。此次喀什噶尔、叶尔羌被逆回滋扰急待援兵，已先后降旨征调官兵不下万余名，计可陆续驰抵阿克苏相机进剿。惟该逆回等起事之由并如何商谋勾结尚未得有确情，传闻之辞殊难遽信，所请另派精兵剿灭霍罕一节，已于该将军等折内详细批示，此事断不可行，著毋庸议。至塔尔巴哈台所属和博克萨哩土尔扈特王鞥克济尔噶勒恳请带兵前往南路，具见悃忱，惟该部落距阿克苏道途较远，缓不济急，业经该将军等谕令该王拣选精锐前赴伊犁，所有此项蒙古官兵即著留驻伊犁防守。其南路所需军粮，昨已有旨谕令成格妥筹拨运以资接济。所请将布彦泰、苏明阿调赴伊犁，布彦泰前已补放西宁办事大臣，苏明阿现署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均著毋庸前往。伊犁地方紧要，已谕令容安带兵行抵阿克苏后即行回任，该将军等于

防守调度事宜务须妥为筹办，以副委任。至布鲁特比鄂勒吉拜情词恭顺，前经谕令该将军传旨赏赉并赏给顶翎，兹请给予三品顶翎及加以赏件之处，著照所请行。惟鄂勒吉拜所称卡外情形究系一面之辞，未可尽信，该将军等当细加体察，留心访查为要。所有伊犁调赴南路兵勇五千名，该将军等请于此内减留五百名为各卡巡防之用，著照所议办理。又，另片奏请拨伊犁一年经费，前已谕令鄂山预行筹拨，现又饬知该署督酌筹，或可先拨半年即解往伊犁以资备用。昨已降旨派长龄驰往新疆督办军务，此后南北各城情形均应随时咨报长龄。该将军等如探闻各路军情，一面具奏，一面咨行长龄知悉可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玉麟，并谕容安知之。

又谕：杨芳奏带兵起程日期一折。前因喀什噶尔有逆回入卡滋事，当派哈良阿、杨芳、胡超会同剿办，并谕令胡超带兵先赴阿克苏相机前进。兹据杨芳奏称已挑带官兵三千名于本月初九日起程分起进发，哈良阿业已自京起程，如杨芳途次与哈良阿遇晤，著即会同驰往。如哈良阿行走在后不能相值，该提督即迅赴阿克苏会同胡超相机进剿，务期计出万全以副委任。至所奏喀什噶尔等处善后章程一折，俟军务告竣再行妥为筹议。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鄂山奏杨遇春咨调陕西司库银五十万两，现已筹拨分起解往甘肃等语。著即饬令该委员等迅速起解，毋稍稽迟。至所拨银两有关要需，著俟将来遇有拨解甘肃银两，随时酌量咨会截留归款。再，伊犁一年经费著鄂山酌量筹拨，或先拨半年解往备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萨迎阿奏筹调兵力以资防守一折，所见是。喀喇沙尔为新疆门户，地方紧要，防守必须周密，该大臣请调乌鲁木齐绿营官兵三百名前来差用，当即降旨谕令成格调拨。但乌鲁

木齐亦属紧要，节经饬调官兵至三千八百名之多，现谕成格察看该处情形酌量应拨。至催调土尔扈特、和硕特兵一千二百名，此时计早调集来城，该大臣即饬带兵员弁及该汗、台吉等在阿克苏听候调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萨迎阿奏请调乌鲁木齐绿营官兵三百名，俟节次所调该处满汉官兵起程后，即派员管带前赴喀喇沙尔听候差用。著该都统察看情形酌量应拨，一面选派前往，一面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户部奏酌量办理需用驼只情形。现在回疆办理军务，指日大兵云集，所需驮运兵粮器械驼只自应宽为筹备。据该部查明道光六年旧案，山西省采买驼五千七百只，陕西雇用驼四千只，核计各该省报销之数，采买喂养与雇用给价所费相等。惟采买有例准倒毙驼价，不能归款，且军务告竣以后未经变价以前仍须逐日喂养，较之雇用需费较多。此时所需驼只，陕西省著徐炘仍循照旧章办理；其山西省情形自与陕西不甚悬殊，著阿勒清阿酌量筹办，或仍须采买，或仿照陕西成案雇备；如何可以节省、迅速听候调拨之处，一面即行妥办，一面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杨遇春等奏报喀什噶尔有安集延入卡滋事，叠经降旨调派各路官兵迅速前往，并谕令胡超等驰赴阿克苏会同长清商办。兹据胡超奏称接准杨遇春咨文，当即飞催肃州镇将官兵一千余员名，饬令沙州营参将伍魁英先行带领出关，并飞饬凉州、永昌二协摊派官兵一千三百五十余员名，西宁镇属将备弁兵六十余员名，分起兼程前进；又，永固协属官兵五百五十余员名、甘标官兵一千一百余员名，共四千二百余员名，该提督已带领甘州、永固官兵一千六百余员名于九月初三先行起程前往等语。该提督业已带兵起程，著迅速前往阿克苏侦探情形相

机办理。总当从长计议，可进则进，如尚须厚集兵力，即当并力守御以待大兵，不可冒昧前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长清奏叶尔羌海南木桥台逃出弁兵并安插逃难伯克回子情形。据称叶尔羌迤东各台据逃出弁兵供称均被贼匪劫掠，文报不通；阿克苏回子现尚安静；该大臣一面选派妥干回子由草路往和阗侦探，一面饬令该管阿奇木伯克等晓谕回众，妥为安抚，并将被难之伯克等就地安插。所办甚好。所有喀什噶尔等处逃至阿克苏伯克回子男妇大小二百九十名口，著即在于该处北山一带相距大路城垣窎远地方分散间隔各回庄暂为安插看守，接济口粮，勿令聚众蓄谋。现在伊犁所调官兵已据额尔古伦等管带于八月二十日分起启程，此时计可陆续到彼，胡超、哈丰阿及容安所带官兵不日均可赶到，该大臣务当激励兵回严密防堵，固守城池，以待大兵到时相机进剿，不可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降旨调派各路官兵，特命大学士公长龄颁给饮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督办军务。此后南北两路各城情形均应随时咨报长龄，著杨遇春等一体遵照办理。将此谕知杨遇春、成格、胡超、长清、萨迎阿，并谕杨芳知之。

伊犁将军玉麟等奏：南路逆谋已逞，恐贼料我兵尽数南行，万一乘虚北至，关系匪轻。得旨：此言是。分布亦好。又奏：往剿南路官兵之外，应请另简派大员管带精兵二万，出关后分路直来伊犁，即由伊犁出卡，先灭塔什坦伯克部落，直下吹塔拉各城，进剿霍罕，与南路同时夹击，俾腹背受敌，庶可净扫贼氛。批：此计早在朕心思维已久。如尔等所议，乃攻心之计，然可言而不可行。试思卡外步步非吾土，处处非吾人，各布鲁特爱曼必应厚加抚恤，粮饷必应充足，后路必应接续，台站必应安设，兵饷不知几何矣。即获全胜而归，在霍罕可谓

落魄。而日后奸回中如霍罕者又能保其必无乎？即欲大彰天讨，永定边疆，亦必筹一万全之策。若以二万师干成此大举，或前或后稍有疏失，汝二人虽万死不能偿误国之罪也。朕非柔懦畏难，乃审天时度人力之苦心也。

（卷174 9—16页）

赏二等侍卫苏清阿等七员银各四十两，委前锋侍卫三星保等五十员银各三十两，前往新疆军营差遣委用。

赏三等侍卫回子那逊银四十两，随大学士公长龄前往新疆军营。

（卷174 16页）

道光十年九月庚午（1830.10.31）

又谕：据常格奏阿克苏因差务繁多，该处伯克不敷差用，咨调沙雅尔等处伯克前赴该处差委等语。库车为阿克苏后路，必须缓急相顾，该大臣现已派沙雅尔阿奇木伯克巴彦岱带领伊什罕伯克阿勒满等五员前往，并将库车、沙雅尔二城遣犯共八十四名给发盐粮、乌拉马匹，差派外委谭成龙带领前赴阿克苏并力防堵，所办甚为周妥。库车、沙雅尔回众现俱安堵，该大臣务当严密防范，保守城垣，不可稍涉大意。又据奏各路官兵过境应需各项现已委员赶紧备办。库车为南疆通衢，不日大兵接踵而至，所需兵粮粮饷马匹等项均关紧急，该大臣尤当预为筹办以利遄行，断不可临时贻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常德等奏侦探贼匪前有欲从小路窜赴乌什之信，现在该城卡内布鲁特回众均甚安静。常德等布置尚为周密。看来贼势不至十分猖獗，现饬该大臣遴选干事兵回从草路密赴喀什噶尔等处侦探确情驰奏，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三城尚可支持，亟望救援，自应及早进剿。已谕令额尔古

伦等迅速前赴阿克苏与长清会商，相度机宜可进即进，毋得稍有观望。所有本日常德等奏到一折著钞寄长龄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174 19—20页）

又谕：昨据长清奏阿克苏回众现在尚属安静，叶尔羌军台被贼劫掠，催调官兵未到，不能即时应援；本日据常德等奏探听贼势尚无从小路窜赴乌什之信，回众均属安静。看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一带贼匪情形不甚猖獗，若该三城尚可支持，亟望援救，倘我兵已抵阿克苏观望不进，岂不大失事机？著额尔古伦等星驰到彼，即会同长清侦探情形，及早筹酌定计，无论何人先到，总当相度机宜可进即进，不可因前途军台已断稍有耽延，致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哈良阿、杨芳、胡超、长清、额尔古伦、贵成、哈丰阿、查隆阿，并传谕奇拉布知之。

又谕：据常德等奏分拨兵回协力防堵一折。该阿奇木伯克木萨等拘集回众抱经明誓，并按户添派回子帮同官兵堵御，可嘉之至。乌什城小兵单，该大臣等派营屯副将富桑阿管带兵回二百名扎营城东，景昌督同守备马鹤龄等管带兵回三百名扎营城西，常德督率文武及各伯克、兵、回等在城策应，协力防堵，布置尚为周密。现在各路调兵不下三万，计可陆续到彼，常德等当激厉兵回加意防堵，毋致稍有疏虞。至喀什噶尔自八月十三日发报后，续未得有确信，该大臣等即遴选妥干兵回设法由草路密赴该处，侦探切实情形即行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74 20—22页）

道光十年九月壬申（1830.11.2）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清奏叶尔羌、和阗拜发奏折专差由草

地赍送阿克苏接收转递、并阿克苏复派回兵堵御缘由，所递各折均经阅悉。叶尔羌迤东军台截断，阿克苏所属各隘口存城官兵不敷分拨，必须添派回兵分布防范。该大臣已令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挑选健壮回兵一千名交五品伯克斯迪克托胡达、六品伯克胡达巴尔第、阿玛尔萨木萨克等分领在柯尔坪、博斯图、惰兰一带驻扎，又将库车、沙雅尔阿奇木伯克巴彦岱、四品伯克阿里玛、七品伯克塔赖素皮、伊斯玛依尔、六品顶带回子萨木萨克等五员名调到帮同爱玛特办理一切，弹压回众，并据另片奏现已招募民勇、遣勇共三百七十五名，均交台市把总杨汪带领安设就近各要口防堵，其库车挑派遣勇八十四名俟到日再令随同协堵。所办甚好。至伊犁官兵由冰岭行走，该大臣现令爱玛特派去打板齐回子一百五十名前往修路，颇有识见，甚属周妥。又，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在冰岭迤南五台捐办乌拉马一千匹、草五万斤、料五百石以备接乏马匹之需，该阿奇木伯克踊跃急公，可嘉之至，著加恩授头等台吉，并加赏大缎二匹，即由该处发给以示奖励。叶尔羌境内军台虽据壁昌等奏现被贼匪滋扰，而城内兵回尚能固守，待援甚急。此时伊犁援兵想已到阿克苏，昨有旨令长清等及早筹酌定计救援，无论额尔古伦等何人先到，即侦探确切情形相机进剿，若能一鼓作气将叶尔羌一带贼匪迅速剿灭，廓清台路，则阿克苏地方回民益可安堵，朕惟盼望救援佳音之速至也。所有本日寄壁昌谕旨并发回原折，著仍递至阿克苏交长清妥速转递。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74 25—27页）

又谕：舒伦保奏和阗六城伯克回子出力防堵并绿营员弁守护城垣一折。据称接准喀什噶尔有霍罕、安集延入卡滋事之信，当即调齐阿奇木伯克回子等剴切晓谕，令其加意防护，各保身家，察看情形均极踊跃急公，现在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

自捐粮价，派五品商伯克托胡达采买面三十万斤以备回兵口粮，即调六城马步回兵一千名守护城池，并派伊次子迈玛特阿皮斯等带领回兵一千名前往五家滩防堵，又派伊长子阿布都迈里普策勒等带领回兵二千名前往杂瓦军台要路严密防堵，以免贼匪窜入滋扰。该伯克伊斯玛依尔急公报效甚属可嘉，著赏给大缎二匹，即由该处发给以示奖励。至该大臣现令都司王之贵督率弁兵昼夜巡逻，派令商民、遣犯守护城垣，并于和阗通阿克苏之喀勒塔尔草地安设军台以通文报，差派妥当回子并官兵守护，办理亦属妥协。惟现在大兵未到，该处存城兵力无多，该大臣务当激厉本城兵回竭力固守，切不可轻易迎剿，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璧昌等奏叶尔羌东路军台被贼滋扰，抢劫台马并将五台大路拒断，文报不通，已派拨官兵、回子前往爱吉特虎头台扎营防守以堵近城来路；其西南路亮噶尔及西路科科热巴特两处均有弁兵回子堵御，贼众尚未敢遽近城垣；该大臣等咨明舒伦保由和阗草路安设马匹腰拨以通折报等语。叶尔羌东路虽有贼匪扰乱，尚未进城，看来该城尽可设法保守。现计伊犁等处所调官兵已可陆续行抵阿克苏，昨已谕令额尔古伦等会同长清筹计迅速进兵救援。该大臣等务当激厉本城官民、兵、回戮力同心固守城池，以待救兵赶至，不可稍有疏虞。至由和阗草路另设军台固属权宜办理，但和阗本城官兵无多，恐又分势益形单弱，著该大臣等斟酌情形慎筹妥办，毋致转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74 27—29页）

道光十年九月癸酉（1830.11.3）

谕内阁：上届派调京兵及吉林、黑龙江官兵进剿，均降旨令由直隶、河南、陕西前进，兹据那彦成奏应行经由之直隶磁

州等处地震以后灾区元气未复，恐兵丁无可栖止，河南安阳等处情形相同，所有此次进征官兵俱著由直隶井陉县入山西平定州前往潼关一带行走。各该督、抚即饬属妥为预备，毋致临时贻误。

（卷174 30页）

道光十年九月乙亥（1830.11.5）

谕军机大臣等：成格奏委员驰赴各城筹备脚力挽运军粮并调撤换防官兵前往伊犁、派兵驰赴库车防堵及该处存城兵丁数目各一折。前据成格奏乌鲁木齐仓贮粮石宽裕，已谕令饬属赶紧辗磨，雇觅车驼转运，并令通盘筹划，宽为预备。其官兵所需驮运兵粮器械驼只，亦经降旨令阿勒清阿、徐炘妥为筹备。兹据成格奏现拟于迪化、托克逊、库车、喀喇沙尔等处遴派妥员总司筹运支发脚价，即令酌带银两前赴各处设法筹备，并将现在雇获车驼按城均散，饬令划定界址，不得搀越过站，尽现有之脚力赶紧先为起运。将来无论何处续有雇觅，即照数摊派。该都统自系为挽运迅速起见，惟库车、喀喇沙尔二处现在能否照上届之例雇觅脚力？必须会商妥办。业经降旨谕令常格、萨迎阿查明该二处情形，一面具奏，一面咨覆。该都统著俟咨覆到日妥为筹办，总须于大兵未集以前多为储备，源源接济，不得稍有迟误。至前次内地出口驼只多系带运大营军火直送阿克苏，兹该都统以此项驼只一经行抵大营，不但留备进剿，即使拨还运粮，往返已经两月，必致疲乏，且恐缓不济急；除带运本处并吐鲁番以东饷鞘外，请将大营应调军火各物即由内地另为筹备驼只运送，不得再将协济本处驼只直赴大营。乌鲁木齐现派进征官兵数千名，所用车驼均由本处直送阿克苏，将来内地征兵均照此办理是否可行？现令杨遇春、鄂山熟筹妥议。其前此奏请在于安肃道库先拨银二十万两，再由司库筹拨银五十

万两，已有旨令杨遇春等迅速拨解，计可陆续解到矣。至玉麟等前奏请另派精兵剿灭霍罕，已于该将军等折内详细批示，此事断不可行，所有玉麟等咨调兵饷粮石著毋庸议。至都司周国魁带往伊犁兵四百名此时如已起程前进，著即赶紧饬令折回乌鲁木齐本城。其喀喇沙尔咨调该处绿营兵三百名，前已有旨令该都统察看情形酌量应拨，兹据奏乌鲁木齐兵丁不敷差遣，著毋庸调派。至另片奏现将前项筹拨粮五万石先行运赴南路，所办甚是。现据玉麟奏伊犁粮石不能运送，所有乌鲁木齐存粮著该都统派员迅速陆续运往以供军食，毋得短绌。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成格奏乌鲁木齐自上届军需以后民间元气未复，商货车驼缺乏，仅足供支本处调往官兵之用，若兼供各路官兵，办理殊形拮据；且内地调拨驼只到彼需时，查上届曾经奏准令库车、喀喇沙尔二处雇办马牛车辆牛只驴头并小车回夫等项协济，现在咨照常格、萨迎阿督同该处派往委员设法广为购觅等语。著常格、萨迎阿接奉此旨即行酌量于该二处雇觅脚力，在内地驼只未到、大兵未集之先，妥速多为预备以资挽运，一面咨明成格，一面奏闻。又据成格奏前准萨迎阿咨调兵丁三百名前往喀喇沙尔防守，现在乌鲁木齐除调赴南路防剿及各项差使外，所有兵力实不敷差遣。已有旨令成格将萨迎阿咨调之兵三百名无庸调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据成格奏此次拨出口外驼只请由内地另为筹备等语。著杨遇春、鄂山即将成格所奏是否可行迅速妥为筹划，一面咨会，一面奏闻。再，前据玉麟奏请饬筹拨伊犁一年经费银两，著杨遇春、鄂山即将该处一年经费如数迅速拨解以备应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玉麟奏探知阿克苏、乌什回情尚俱安静、伊犁、乌

鲁木齐官兵均已起程一折。前据长清等驰奏侦探东路情形，朕以喀什噶尔、叶尔羌一带贼匪不甚猖獗，该三城待援甚急，叠经谕令长清等定计救援，无论额尔古伦等何人先到，即相机进剿。兹据玉麟奏各处官兵、民遣九月内陆续可以全到，计长清等此时业经会同相机妥办，将叶尔羌一带贼匪剿灭，台路廓清，朕盼望捷音之至。布彦泰、奕山、忠泰已有旨均令驰驿前往伊犁交玉麟差遣委用。容安著仍遵前旨，到阿克苏将所带之兵交长清，迅即折回伊犁。至所需经费，前于本月初六日已谕令鄂山预行筹拨伊犁一年经费迅速解往备用，十四日复降旨令鄂山酌量筹拨，或先拨半年解往，本日又降旨令鄂山迅速拨解一年经费矣。现在卡外附近部落据该将军奏俱属安静，朕早料知。该将军等所请以二万兵分路进剿之折业经详细批示，接阅后或可醒悟。鄂勒吉拜本属妄言，不可太无主张率行听信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4 39—43页）

道光十年九月丁丑（1830.11.7）

又谕：本日据常德等奏晓谕乌什卡外布鲁特，俱各安静；侦探喀什噶尔新城尚未被贼攻破，卡内回子未尽从逆，贼数尚单，贼目沙底伯克出卡纠约，各布鲁特亦多观望，并探得阿坦台、汰劣克出卡仍回萨雅克爱曼，霍罕、安集延贼目分遣贼众探听大兵多少等语。喀什噶尔城垣尚在坚守，该逆附从尚少，自当及早救援。现已谕知额尔古伦等迅速带兵进援叶尔羌、英吉沙尔，直抵喀什噶尔剿除贼匪，一鼓肃清，即于喀什噶尔等候长龄到彼筹办，不得妄行出卡邀功。昨长龄咨报文内已于十八日行至定州，计此时谅已行抵山西，务当赶紧遄行，以期早日出关相机调度。所有此次常德等奏到一折，著钞寄长龄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常德等奏晓谕卡外附近布鲁特比等齐心效力并减撤屯工兵丁来城以资防堵及现在乌什夷回安静情形一折。乌什地方紧要，前经常德等分拨兵回协力防堵，布置尚为周密，当经降旨令遴选妥干回兵设法由草路密赴喀什噶尔，侦探切实情形即行驰奏。兹据奏现当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被围，叶尔羌卡伦军台截断，惟乌什尚通卡外声息，屡次探报霍罕、安集延勾结各爱曼布鲁特愈结愈多，所有乌什卡外各布鲁特比恐亦有首鼠两端之意；当派印务章京德克崇额等译写饬谕，传令卡内布鲁特比噶尔察、库曲圭等持谕亲赴卡外，晓谕附近胡什奇等爱曼布鲁特比霍卓木胡里姜萨里吐尔底、托依莫特等，令其一心报效，保护身家；据各该布鲁特比等免冠叩首，以伊等世受国恩，当此逆贼滋扰，情愿于大兵未进之先侦探贼踪，大兵既进之后随营效力；昨已探得霍罕、安集延勾结布鲁特等在喀什噶尔围困新城，屡次攻打未破，实因卡内回子未尽从逆，贼数尚少；贼目沙底伯克复出卡纠约各布鲁特，而卡外各布鲁特等亦因回子未尽从逆率多观望；复据奇里克爱曼二品顶翎布鲁特比托依莫特差遣五品顶翎布鲁特那素拜、金顶布鲁特迈玛特禀称，探得阿坦台、汰劣克因攻城未破复出卡仍回萨雅克爱曼；不知因何缘故，现在霍罕、安集延贼目玉都克素皮分领贼众赴叶尔羌树窝子探信，并派贼众扮作穷苦海兰达尔潜伏阿克苏，探听大兵多少等语。乌什卡外各布鲁特因该大臣等剀切晓谕情愿一心效力，恭顺可嘉，并据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等探闻阿坦台、汰劣克因攻城未破复出卡仍回萨雅克爱曼，该处毗连哈萨克游牧，业经该大臣等飞咨玉麟、长清加意防范。其屯工已熟麦石已赶紧运城贮仓，减撤屯工兵丁三百二十名，派令千总马俊、杨松年等各带兵一百名复在城北城南紧要山口扎营防堵，现在乌什卡内布鲁特等回众均极安静，办理甚属周妥，该大臣等务当

抚驭兵回加意防守。此时伊犁、乌鲁木齐、喀喇沙尔等处官兵计已陆续行抵阿克苏，即可相机前进，由叶尔羌至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廓清台路，无难悉数剿除。至此次逆贼起衅之由尚未得有确信，是否系安集延起意勾结，抑系霍罕主谋，或阿坦台、汰劣克复行谋逆？著该大臣等密探确实情形详悉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玉麟等奏伊犁添派官兵并乡勇、民遣由容安管带前进，已降旨令容安行抵阿克苏后将所带官兵统交长清，即行折回伊犁与玉麟商办一切。现在军务情形有需面询之处，著容安接奉谕旨无论行抵何处，即行驰驿来京陛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常德等奏探闻喀什噶尔新城尚未被贼攻破等语。喀什噶尔新城尚在坚守，贼数无多，应及早援剿。著额尔古伦驰抵阿克苏后即与长清筹酌定计迅速进兵，一路侦探贼势，由叶尔羌至英吉沙尔、喀什噶尔。该逆贼等震慑兵威，无难指日歼灭以靖边氛。该提督、领队等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解围，剿散贼匪，即为汝等之功，断不可带兵出卡为邀功地步，并著俟长龄到彼听候调遣，毋得稍有冒昧。将此由六百里谕令长清、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查隆阿、哈丰阿、胡超，并传谕奇拉布知之。

（卷175 5—10页）

道光十年九月戊寅（1830.11.8）

谕内阁：壁昌等奏叶尔羌贼匪窜入回庄勾结前来围城、经官兵剿杀得胜一折。叶尔羌东北奎里铁里木回庄有由喀什噶尔潜来贼匪二百余人，经壁昌等派委署守备黄泰、经制外委张步月、李贵带领马兵，并饬派五品伯克皮鲁斯等带领回众，协同前赴巴尔楚克之千总吴宗耀所带兵丁并力剿捕，行至距该庄三

十里沙滩遇见贼匪百余名在彼侦探，该官兵杀贼三十余名，我兵赶至庄前，贼匪蜂拥而来，我兵施放鸟枪，贼势稍却，随有贼匪赶至相持一昼夜；复调守备邵惠等密令黄泰等潜设伏兵备敌，当将汉城西、北两门堵砌，于垛口多插旗职，排列鸟枪兵丁以壮声威；参将任贵邦带领守备王瑗等派拨矛手抬炮兵丁于东门外分布列队，令阿布都尔满约会阿浑等带领五品伯克阿布都里木等并派拨回众在回汉两城适中大路堵截，瞥见东北树林大路一带骑步众贼约有万余，分路直扑回汉两城，我兵齐放枪炮并力攻击，立毙贼匪二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复经把总罗延带领兵丁、商民、遣犯等于贼匪窜赴南关时剿毙六十余名，余贼扑入回城西门抢掳，又被本城回众按名捕捉，殴毙无数，擒获活贼二百余名，贼势溃散。此次该逆贼等潜来叶尔羌窥伺，经壁昌等分派官兵、回民前往迎剿，于援兵未到之先即获全胜，足以破贼胆而张国威，甚属可嘉之至。该大臣等调度有方，自应加以奖励。壁昌著加恩赏给副都统衔，常丰著赏给三品卿衔花翎，俱著交部议叙；诚端著遇有副都统缺出即行补用，并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员弁、兵丁、伯克、回子等，即行查明奏请恩施；所有伤亡兵丁、伯克、回子等二十余名，并著查明分别恤赏。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据壁昌等奏贼匪窜入回庄前来围城，该大臣等派拨官兵暨伯克、回子并商民、遣犯等合力迎剿，得获胜仗；叶尔羌毗连喀什噶尔之奎里铁里木回庄突有贼匪来到，该庄白帽回子亦被胁从，我兵以少胜众，计阵亡受伤之兵丁、回子等仅止二十余名。该大臣等调度有方，于援兵未到以前即能督率兵回全获胜仗，破贼胆而张我威，深堪嘉奖。现在各路官兵计早陆续前进，已降旨催令迅速往援，该大臣等仍当益加懋勉，防剿兼施，毋致稍有疏虞，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

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壁昌等奏迎剿贼匪杀毙多名，并设法防堵等语。此次贼匪甫经接仗即被我兵歼毙，已足大壮声威。昨据常德等奏喀什噶尔新城尚在坚守，已谕知额尔古伦等驰抵阿克苏后，即与长清筹酌定计迅速进兵，由叶尔羌至喀什噶尔侦探贼势，乘机迎剿。该提督、领队等著即遵照前旨妥速进援，俾逆匪震慑兵威，不难立就歼除，朕伫盼捷音之至。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清、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查隆阿、哈丰阿、胡超，并传谕奇拉布知之。

又谕：本日据壁昌等奏叶尔羌迎剿贼匪得获胜仗各情形，事机极为顺利，已谕壁昌等加意防范，并明降谕旨分别加恩矣。现复谕知额尔古伦等妥速进兵，趁此声威俾贼匪迅就歼除，以安边圉。所有壁昌等奏到一折，著钞寄长龄阅看，毋庸具折覆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175　11—14页）

道光十年九月己卯（1830.11.9）

谕军机大臣等：穆馨阿等奏伯锡尔请带回民前赴军营听候调遣一折。哈密回子郡王职衔贝勒伯锡尔因闻南路不靖，各路大兵进剿，请亲带回民三百名前赴大营听候调遣，忱悃可嘉。惟现在调派各路官兵进剿已足敷用，哈密距喀什噶尔等处程途寥远，往返需时，著饬令毋庸前去。其另片奏称伯锡尔请将所部回民牛马车赶紧凑办一千辆以供兵差运送，至吐鲁番交卸，情词恳切，自应准其筹备，并著该大臣等照例发给脚价以示体恤。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75　17页）

道光十年九月辛巳（1830.11.11）

又谕：前降旨令杨遇春于陕、甘两省各营内再行添派兵

数，兹据奏现拟添派陕、甘二提属官兵各一千五百名，宁夏、延绥二镇属各二千名，肃州镇属一千名，西宁、河州、陕安三镇属各五百名，西安满洲营五百名，宁夏满洲营五百名，凉州满洲营二百名，庄浪满洲营一百名等语。现在各路调派官兵，伊犁已调官兵、民遣、乡勇四千五百名，乌鲁木齐三千八百名，土尔扈特、和硕特一千二百名，吉林、黑龙江各一千名，四川六千名，合之陕、甘前次奏调兵一万二千三百名，约计三万有奇，兵力不为不厚。朕已谕令杨遇春将此次添派西安等处满洲营官兵一千三百名停其调添，其陕、甘二提属及宁夏等六镇属官兵九千五百名令其暂缓起程，各在该原营预备。著长龄抵肃州后与杨遇春会同筹商，相机调度，如必须该督续调之兵前往，即行酌量奏调带往。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玉麟等驰奏南路情形紧急，降旨令杨遇春于陕甘两省各营内再行酌量添派兵数，兹据奏现拟添派等语。现在各路调派官兵业经三万有奇，足敷剿捕，除该督前次奏调官兵一万一千三百名仍令分起出关外，所有此次添派之兵著暂缓起程，令在各该营预备调遣。如业经分起前进，即饬令各折回原营，俟长龄抵肃州后会同筹商，再行酌量奏调带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月二十三日，据璧昌等奏叶尔羌毗连喀什噶尔之奎里铁里木回庄有贼匪潜来窥伺，经该大臣等督率兵回合力迎剿，杀毙多名，大获胜仗，即降旨令该提督等驰赴阿克苏即与长清等筹商由叶尔羌至喀什噶侦探贼势，乘机迎剿。兹据胡超奏带领官兵兼程行走，已于本月十四日驰抵关外安西州属白墩子地方，著即遵前旨迅速前进，会同长清等筹酌定计，探悉情形，妥为剿办，固不可轻率贻误，亦不可坐失事机。务扫贼氛，以期制胜。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5 23—25页）

道光十年九月壬午（1830.11.12）

谕军机大臣等：玉麟奏接据长清信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固守尚存，此次贼匪皆前次从逆之博巴克为首，叶尔羌回众尚无从贼之心；又，乌什报称上届从逆阿奇木萨达特之两子暨明伯克之弟胡达巴尔底等俱系贼目，并布鲁特比遣人至喀什噶尔边外探得霍罕伯克并未亲来，先遣爱散伊闵察克率众勾结阿坦台、汰劣克入卡攻城未破，贼目玉都克素皮带人在树窝子潜匿，令贼匪往阿克苏探听大兵信息，其余各贼均在喀什噶尔新城附近回庄居住，因攻城未能得手遣人至霍罕求援；阿坦台、汰劣克复行出卡，仍回萨雅克爱曼等语。此次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被逆贼滋扰，先后调派官兵不下三万有奇，原欲痛加剿办，永靖边陲，惟逆犯博巴克、阿坦台、汰劣克等本属张逆余党幸逃法网，狡谲异常，若大兵将临闻风先遁，迨兵撤后又复前来，实属不成事体，必应大加惩创以期净绝根株。著长龄于途次面晤杨遇春，到军营见杨芳，总须从长计议，务将博巴克、阿坦台、汰劣克及爱散伊闵察克、胡达巴尔底等犯悉数就擒。应如何截其归路，毋致窜逃？熟筹制胜之策，以杜后患。倘该逆犯等竟已遁逃，尤当相度机宜探明藏匿确切地方，如须加以兵威、前往追捕或悬赏购线、设法擒渠，方为不虚此举。该逆匪等无论由我兵擒获及各夷缚献，不得就地遽行正法，俱著解京讯办。若该贼匪逃窜卡外势有难行之处，亦毋庸徒托空言，仍归无益，反致为所轻视。长龄等务当通盘筹划，计出万全，以副委任。所有本日玉麟奏到一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玉麟奏叠接长清、壁昌等来信，据称叶尔羌尚未被贼围城，附近回庄尚未从逆，并探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固守尚存，亟望援救。现在额尔古伦所带官兵于初二日已抵

阿克苏，行走迅速，甚属可嘉。贵成等所带兵勇计九月望前亦可全抵阿克苏。此时各路大兵谅已星驰云集，相机剿援。兵行之际尤当严申纪律，饬禁兵丁等毋得骚扰回庄。其实系从逆回众，必当大加剿洗以示痛惩；其未经从逆者，亦当详加分晰，不准妄行诛戮一人。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长清、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查隆阿、哈丰阿、胡超，并传谕奇拉布知之。

又谕：据壁昌等奏全获胜仗后跟探贼势情形，并将前次打仗出力官弁、阿浑、伯克等请予鼓励，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矣。叶尔羌奎里铁里木回庄前有贼匪窜入，经壁昌等督率兵回迎剿大获胜仗，兹据奏分路侦探虚实，探得西路英吉沙尔所属黑孜尔庄有贼潜伏未动，西南路卡外色呼库勒地方有布鲁特贼匪千余人在彼滋扰，又东北路贼匪前经剿杀后，仍有逃回奎里铁里木庄屯聚，其被胁回子亦逃往树窝藏躲，经壁昌等添派兵回严密防堵，并晓谕回众协力固守，所办甚属周妥。从逆之奎里铁里木、塔斯哈玛、爱吉特虎三庄，俟大兵到时自应分别剿洗以清后路。现在伊犁官兵已行抵阿克苏，叠次谕知额尔古伦等迅速往援，该大臣等惟当激厉兵回加意防范，以待大兵进剿，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玉麟奏伊犁头起官兵已至阿克苏，并节据阿克苏、乌什探报叶尔羌及卡外情形一折。昨据壁昌等奏叶尔羌奎里铁里木回庄有由喀什噶尔潜来贼匪多名，当即派拨兵回分投迎剿，大获胜仗，并拿获活贼萨底尔等供称“博巴克等现在回城，闻说赖副将已退回新城”等语，与常德等前奏探闻喀什噶尔新城尚在坚守之言相符，当经谕知额尔古伦等与长清筹商及早进兵援剿。兹据该将军奏接长清信称，八月二十五日有贼匪二三千人被我兵剿散后仍在附近回庄藏匿，经该将军飞催喀喇沙尔、乌鲁木齐官兵前进，已据萨迎阿覆称蒙古官兵约于九月初三四间

起程，其伊犁头起官兵据长清咨报已于九月初三日抵阿克苏，其贵成等所带官兵、民勇计九月望前可以全抵阿克苏。额尔古伦等接奉谕旨后自已星驰进剿。至常德等据木萨禀报有上届从逆阿奇木萨达特之两子暨明伯克之弟胡达巴尔底等俱系贼目，闻由树窝子纠结惰兰回子三四百人抢劫军台，并声言有和卓带人直取叶尔羌之说，并据乌什卡外布鲁特比等报称贼目攻城未能得手，复遣人至霍罕求援等语。此次贼目如爱散博巴克、阿坦台、汰劣克等皆系从前助逆之犯，胆敢于脱逃后复行谋逆，狼狈为奸，必应痛加剿洗，悉数就擒，以警凶顽而申天讨。至阿克苏为南疆要路，该将军闻有贼匪遣人潜往该处探闻大兵信息，已知照长清令其静密防范。如有外来可疑之回子，务令设法严防，查拿讯办。所有军行、粮饷、后路一切事宜，已谕知杨遇春、成格等妥速筹办，不致迟误短绌。又，据另片奏称已革领队大臣德克金布派令催趱各起兵行，办理妥速，著加恩赏给七品顶带，准其在营务处章京上效力行走。至伊犁参赞大臣前已简放布彦泰，并派奕山、忠泰前赴伊犁交该将军差委，计可先后到彼，不致乏员。伊犁控制新疆，防守调度事宜均关紧要，该将军当慎重妥办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剿捕窜入回庄逆匪功，赏叶尔羌二品阿奇木伯克散秩大臣阿布都尔满头品顶带，四品商伯克爱里木沙、玉素普三品顶带，守备王瑗、邵蕙、黄泰、伯克阿布都热依木、伙什拉普庄迈玛提呢雅斯、阿布都瓦依特、通事乌舒尔花翎，把总洪世清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75 26—31页）

道光十年九月癸未（1830.11.13）

谕内阁：上届逆回滋事，领队大臣祥云保、硕隆武管带伊犁官兵赴阿克苏，于道光六年六月二十七八等日分起启程由冰岭

行走，至七月二十二日始到兵二百名，八月初一日尚有七百五十名未到。此次额尔古伦带领伊犁头起官兵于八月二十日起程亦由冰岭前进，九月初三日已抵阿克苏，计行走仅十余日。何以上届祥云保等所带官兵迟至一月之久尚未到齐？可见彼时并未上紧趱行，咎实难辞。除硕隆武业经病故毋庸议外，祥云保著革去副都统衔降为二等侍卫，逐出乾清门以示惩儆。

又谕：常德等奏审拟军台官兵无故逃避一折。乌什察哈拉克军台委笔帖式德克精额、台外委李有成同兵丁十一名因闻谣言，并未见贼，辄敢弃台骑马逃避，殊出情理之外，经阿察他克军台帮办台务之军功金顶马甲明阿塔劝谕，该台兵回未敢效尤逃避，德克精额著革去委笔帖式，李有成著革去台外委并军功顶带，即在察哈拉克军台各枷号一个月，满日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惩儆。随同逃避兵丁蒋生幅等十一名各重责四十板，派当苦差。此系从轻办理，若按律皆当正法。姑念该弁兵等尚非临阵脱逃，是以宽其一线。所有帮办台务之马甲明阿塔，加恩著赏给骁骑校，俟有该处缺出即行补用，先换顶带。

谕军机大臣等：据成格奏供支内地征兵喂马草料请由内地派员采办一折。本日已降旨饬谕杨遇春、鄂山统计口内官兵乘驮马匹共若干，每日应需草若干斤，料若干石，令其通盘核算，即派妥员酌带银两迅速出关照数采办，以期无误支应。至另折奏乌鲁木齐都统衙门印房主事郭勒明阿遇事把持，擅作威福，因该都统添派员外郎讷苏肯额等协同办理军务，该主事一切不能专主，心存悻悻，遽于进见时偏执己见，忿怼形于词色，列款将该都统禀讦，显系从中阻挠，意图挟制。郭勒明阿著即撤任，俟军务稍定再行派员彻底查究。其印房事务著另行委员署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成格奏上届军需各路官兵马匹出口，应需草料均经奏

准照口内地方官供应之例支给，此次应照办过成案，自哈密迤西仍令逐站供支，事竣造销；惟查乌鲁木齐向无额征草束，仓贮豆石亦属有限，其喀喇沙尔、库车两处俱系回疆地方，料石草束更属无几；现准各城大臣咨称不敢支应，若非预为采办，大兵一到必致贻误；且上届经英惠派赴各城采买，因此项无款可筹诸多掣肘，迨后内地派员出口采办，已属缓不济急；此次请量为变通，以专责成等语。著杨遇春、鄂山及早通盘核算，会同商酌，照数采办，并协同沿途地方官认真经理，务须先期购买齐备，一俟大兵出口，俾得源源支应，以期无误军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长清奏接收转递叶尔羌奏折并差探和阗情形及伊犁等处官兵行抵阿克苏日期一折。前据璧昌等奏叶尔羌逆回窜入回庄，该大臣等督率兵回迎剿大获胜仗；昨复据玉麟等奏探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固守尚存，亟望援救；叠经降旨令长清等相机援剿。兹据奏库车、喀喇沙尔差派民遣、官兵、伊犁头起、二起、三起官兵均于九月初一至初七等日行抵阿克苏。至伊犁后起官兵、民遣，叠经谕令容安行抵阿克苏后统交长清。其乌鲁木齐官兵、喀喇沙尔、土尔扈特、和硕特业据成格等奏报分起前进，计此时均已陆续到彼，该大臣即遵照叠次所降谕旨与额尔古伦等筹酌定计迅速进兵，由叶尔羌一带侦探贼势乘机迎剿，迅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解围，务令该逆贼等震慑兵威，指日剿灭，以靖边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5　32—35页）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萨迎阿奏：官兵应支口粮台市存积无几，于两回城按照市价采买粮面草料以备供支。得旨：嘉奖。

又奏：出征阿勒巴图等购取皮衣动支银数请归入军需项下

报销。从之。

（卷175 36页）

道光十年十月丙戌（1830.11.16）

又谕：叶尔羌四品伊什罕伯克世袭贝子迈玛特爱莫特前经壁昌等派在回城守御，于贼匪临城时即行逃避，迨贼众捉捕净尽，迟至三日始行来城，如此胆怯无能本应从重惩办，姑念其与从逆者有间，著留其世职，革去伊什罕伯克职任以昭炯戒。

谕军机大臣等：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前因率领回众抚驭有方，已加恩赏加头品顶带，兹据该大臣等奏称该伯克于解到被贼捆送喀什噶尔之小回子迈玛特讯出逆犯玉素普谋逆情形，并将所带玉素普纠约该伯克从逆回字呈明，不稍隐讳，可嘉之至，阿布都尔满著赏大缎二匹，即由该处发给，并著壁昌等传谕该伯克以“伊世受国恩，一心效顺，此次抚驭回众，协同除逆，嘉尔忠诚，叠次恩赏。嗣后倍加出力，更可渥受殊恩”。如此明白宣示，该伯克当益知奋勉，并可以坚回众恭顺之心。该大臣等仍随时严防奸细，如有贼匪潜来冀图煽惑者，即行访拿究办，毋得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以该犯玉素普在布噶尔地方种地念经度日，是以未经搜捕，此次竟敢纠约回夷入卡逞逆，占据回城，显系倚恃和卓后裔煽惑愚回，复敢书写回字逆信妄思勾结。现据阿布都尔满查获送信回人究出逆情，业已降旨加恩，以为忠顺者劝。玉素普父子为逆种祸根，一日不除，则边疆终未能永靖。该都统等当设法擒拿，断不可使窜逸。无论何人临阵生擒或计令缚献，必立加懋赏。此时当已合兵进剿，长驱直入，其围自解。如能内外夹攻，尤可聚而歼旃。朕计日以盼捷音之至。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哈良阿、杨芳、胡超、哈丰阿、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查隆阿，传谕奇拉布，并谕长清知之。

又谕：前据壁昌等奏大获胜仗，拿获活贼萨底尔，供称玉素普等现在喀什噶尔回城，赖副将已回至新城等语；本日又据壁昌等奏续获滋扰贼匪情形，并伯克阿布都尔满将解到被贼掳去送赴喀什噶尔之回子迈玛特讯据供称，伊在喀什噶尔七里河子回庄曾见玉素普并其子，不知系何名字，当将迈玛特所带玉素普纠约该伯克回字一封呈出。已降旨将在事出力之伯克等及阿布都尔满分别加恩赏赉矣。逆回玉素普纠众滋事，罪不容诛，已谕知带兵各大员务须设法擒拿，断不可使窜逸。长龄到彼后，当妥速筹办将逆孽除根，以期边圉肃清，无贻后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两江总督陶澍奏：两淮盐枭情形不一，有回匪、传匪与非匪而暗地夹私者。前准黄玉林投首，原欲资其引缉以杜回、传商私之弊，与蒋攸铦札商，先将混冒投首希图多得工食之余众遣散，再将该犯严行拘束，谅必不安思遁，因而治之，可以示惩。黄玉林果因发营管束过严寄信同首之人图遁，当将书信搜获，经蒋攸铦发交江宁藩司及该府审办。其同来之伍步云等八人于六月在仪征引缉私枭十二名，又于八月在高邮缉获巨枭一起。惟黄玉林既经惩办，此八人现亦收监，拟一并发递以绝根株。至办理投首由署运司王凤生出示在先，原其意在急收缉私之益，平时亦无偏见。倘将来果有未妥，自当另请简放，断不敢稍事姑容。报闻。

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奏报：追捕舒克舒回庄贼匪至科依喀察尔地方，枪毙布鲁特十余名，将所抢人畜全行夺回，余贼逃窜。得旨：嘉奖。赏五品蓝翎阿奇木伯克萨依特花翎，五品花翎伯克爱散四品顶带，六品明伯克迈玛特和色木蓝翎，六品蓝翎回子热依木五品顶带。

以叶尔羌剿贼出力，赏爱里木阿浑鲁普拉子热迈图拉等五

品顶翎。

（卷176 2—3页）

道光十年十月戊子（1830.11.18）

又谕：玉麟奏官兵将次全抵阿克苏一折，览奏均悉。现在伊犁各起官兵计已早抵阿克苏，其余各路官兵陆续赶到，自已相继进剿，无难迅就肃清。至该将军奏霍罕所筑吹塔拉各城恐致匪徒聚集，其城究系何时兴筑？何人在彼潜住？著俟来春巡查边卡时于领队中遴派妥员或即令布彦泰前往，就巡边之便不动声色密查确实情形具奏，再降谕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玉麟奏续接叶尔羌获胜情形，并差探和阗回情安戢，该处至叶尔羌台路尚通，其草地一路暨阿克苏军台亦皆妥谧；又，叶尔羌所获活贼萨底尔。阿比尔等各供称玉素普已占据回城，博巴克充伪阿奇木，派令贼目萨木萨克及胡尔班素皮察克等分扰英吉沙尔、叶尔羌二城，玉素普之外甥推拉罕及莫洛迈玛底敏、爱散巴图鲁率众围住喀什噶尔新城等语。此等著名逆贼妄思勾结为奸，深堪痛恨，前叠经降旨谕知长龄及带兵各大员，所有玉素普、博巴克等按名擒获，将来大兵进剿必须扫穴擒渠，务将前后指出逆首及各贼目悉数就擒，断绝根株，无使一名漏网致贻后患。至玉麟奏霍罕在吹搭（塔）拉地方筑城一节，已谕令玉麟派委妥员前往密查。著长龄于军务办竣后将霍罕所筑各城情形确实访查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6 9—10页）

道光十年十月庚寅（1830.11.20）

谕军机大臣等：据杨遇春等奏遵旨分派司、道大员会同营员照料满汉官兵过境、并将由山西、陕西添雇驼只以备军需一折。前据杨遇春奏添派兵数，当经降旨令将西安等处满洲营官兵一千三百名停其调派，其陕甘提镇各属兵九千名令暂

缓起程，俟长龄抵肃州会同筹商酌量奏调。兹据该督等奏称添派兵数较多，恐前次筹办驼三万四千余只不敷应用等语，自系前降谕旨尚未接奉。现在调派各路官兵约只三万有奇，续调之西安等处满洲营兵业经停止，其陕甘提镇各属官兵应调与否尚未定局，兵数既未增添，所需转运驼只自可量为核减。昨据阿勒清阿奏请照上届成案令内地各州县及归绥道分别购备，已谕令迅速办解。至陕西应办驼只，业据徐炘奏明赶紧雇备。其阿拉善王玛哈巴拉已据鄂山札饬雇办驼一万只，自已分起解往。著杨遇春等核计现派兵数共应需用驼若干只，一面具奏，一面咨会各该处迅速备办解往肃州应用。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6 15—16页）

又谕：本日据容安等奏筹备后路粮饷急需一折。各路官兵陆续抵阿克苏相机进剿，后路粮饷应照上届设立军需局筹办滚运。容安由伊犁起程仅带饷银二万两，邻近各城均无余款可调，部拨饷项道路遥远，一时解运不及，阿克苏百物腾贵，查照成案借用商民银两会兑至甘省清还。又，伊萨克之子爱玛特呈请自愿垫办银两红钱，因其出于至诚已允其垫办，一俟关内饷银解到，即刻如数发还。现在采买马匹并雇觅驼只牛驴等项在在急需，著杨遇春、鄂山即将前次筹拨饷银赶紧解往。其业经起解在途者，催令解员星速前进。如有不敷，并著筹拨银数十万两迅即赶解。总期源源支应，无误要需。至阿克苏军需局督办粮饷需员，著该督等遴选廉洁可靠之员饬令迅速前往认真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6 16—17页）

又谕：据容安等奏会筹进剿机宜并筹备后路粮饷急需及伊犁各起官兵驰抵阿克苏各一折。前据璧昌等奏拿获活贼供出贼

匪滋扰情形，叠经降旨令长清等会筹相机进剿，将著名逆犯悉数歼擒。兹据该大臣等奏侦探毗连叶尔羌之惰兰回庄大半从逆，大路各台当差回子俱聚散靡常；此次进兵请即由叶尔羌军台一路先行剿洗，所过之巴尔楚克等处分别安置领队大臣及将备官兵逐次廓清，至叶尔羌节节安台，一经肃清，即一面进救英吉沙尔、喀什噶尔；惟时内地兵到，即由台路行文知照巴尔楚克所留之官兵，会合约期夹击牌素巴特等庄等语。现在叶尔羌台路回子大半从逆，自应先将前后两路步步肃清，设防而进。此时伊犁官兵已到阿克苏，乌鲁木齐及土尔扈特兵计已陆续到齐，共计兵九千余名，除阿克苏各隘口分留防守外，应有八千兵可以带领，该大臣等务遵节次所降谕旨迅速相机进剿，即由叶尔羌军台大路以次前进。总期及早廓清台路，长驱直入，净扫贼氛，迅将逆孽除根，以期边圉绥靖。至该处筹备后路粮饷，邻近各城均无余款可调，阿奇木伯克爱玛特目睹援兵迅至、内饷未到情形，呈请自愿垫办银两、红钱以为支应，该阿奇木伯克踊跃急公可嘉之至。该大臣现已允其垫办，著俟关内饷银解到即行如数发还。所需军饷业经谕令杨遇春等赶紧筹拨银数十万两委员星速解往，其粮饷委员亦经谕令杨遇春等调派委员前往办理矣。容安此时想已遵旨折回伊犁，著将此旨由六百里谕令长清、哈丰阿、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查隆阿，并传谕奇拉布知之。

又谕：据容安等奏现在伊犁官兵已到阿克苏，乌鲁木齐官兵及土尔扈特兵约九月内均可陆续到齐，除各路分留防守外，尚有八千余名。拥此重兵，应即会筹前进，业经降旨令哈丰阿等由叶尔羌军台一路进兵相机迎剿矣。本日据胡超奏挑带马步官兵已于九月二十日行抵哈密，赶紧星驰前往。著胡超相度机宜，如可由树窝子一带行走，即将所带官兵径由树窝子分路进

剿，俾令贼首尾不能相顾，甚为便捷；若仍须由叶尔羌一路行走，计胡超到彼时哈丰阿等事机顺利早已廓清台站，长驱直入，会同商办即可净扫贼氛。该提督务当随时妥为斟酌，不可坐失机会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库奇克布依、布鲁特比噶尔察子鄂罗斯、库奇爱曼布鲁特比姜萨里实心恭顺，赏换翎顶有差。

赏调赴回疆军营吉林、黑龙江及各路满汉兵丁皮衣银。

（卷176 17—20页）

道光十年十月辛卯（1830.11.21）

谕内阁：国家岁糜钱粮养育兵丁，原以偶遇兵戎共奋剿贼，保卫善良。近来逆回安集延、布鲁特等深负曲宥重恩，纠合霍罕偷入卡伦在喀什噶尔等处猖獗，戕害官兵，实为罪大恶极。爰命大学士长龄督率三万有余官兵剿办，复调吉林、黑龙江二千兵丁，此属俱系精锐，一至军营，乌合贼众自必计日除灭，功竣凯撤，该官兵等受朕恩施，何荣如之？惟经由四省地方恐有无知之徒偶因车辆食物细故肆向驿站争闹，沿途扰累闾阎，卫民而害民，乌乎其可？倘有此等不知体统、妄为滋事者，该领队、副都统等即一面拿交地方官严行圈禁，一面据实参奏，朕必将犯法之徒按军法办理，决不宽贷。领队、副都统等徇庇不行奏闻致被督、抚参奏，不惟犯法之人从重治罪，必将该副都统等一并严加议处。著此次监放官兵赏食王等于吉林、黑龙江官兵到日，即将此旨自副都统以及官兵按名明白晓谕，俾各遵行。

又谕：伦布多尔济等转奏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闻逆回安集延、布鲁特等在喀什噶尔地方猖獗，呈请愿进一千驼只，实出伊等诚悃，朕深嘉念。惟军营需用驼只现据鄂山等备妥足敷使用，呼图克图等徒众甚繁，蒙古生计均资牲畜，如收此项

驼只，朕心殊觉不忍，又兼路途较远，及抵该处必至疲乏，且昨据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等奏称本城官兵已将逆回杀获数百余名，大兵陆续到齐，此等贼匪必可立即扑灭，著伦布多尔济传谕呼图克图等，所进驼只无庸预备，加恩赏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黄哈达一方，以示朕加惠呼图克图等至意。仍将官兵已获胜仗之处一并晓谕呼图克图等，俾各欣悦。

又谕：伦布多尔济等转奏喀尔喀扎萨克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落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等呈请进驼二千只，具见诚悃，甚属可嘉。惟军营驼只足敷使用，且库伦距新疆路途较远，若将此项驼只递解古城，该汗、王等不免糜费，著伦布多尔济传谕二部落汗、王等停其预备，以示朕加惠蒙古世仆矜恤至意。

（卷176　20—22页）

道光十年十月壬辰（1830.11.2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成格奏乌鲁木齐运粮至阿克苏三十余站，每石例需脚价银十余两，计运粮五万石约需运费银七十余万两；现在道州库贮经费借动无存，已照上届章程饬令迪化州向商民会兑秋季标银二十万两，除拨给喀喇沙尔银四万两外，余银支发运粮脚价并归还垫款，业经全数用尽；嗣后节节起运需用浩繁，惟望内地拨银接济，若拨解稍迟，不特粮运停阻，且恐驼只守候需时，办理愈形竭蹶等语。著杨遇春、鄂山即将前调安肃道库银二十万两飞速解送以应急需。至该处会兑标银二十万两，已由该都统出给印领交该商等持赴内地请领，并咨明陕甘总督暨照会安肃道查照核发，著即于续拨银五十万两内如数兑给。其余银三十万两即行赶紧解赴乌鲁木齐，俾支发不致短绌，粮石得以源源滚运，无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6　23—24页）

又谕：据成格奏南路官兵进剿口粮前经筹拨粮石，委员前赴各城分段转运，并将头、二起面斤起运，现又雇觅驼只分为八起相继转运等语。此次官兵所需粮石，前据杨遇春奏请各归各城办理，叠经降旨饬办，各该大臣等想已赶紧采买妥协。现据成格奏乌鲁木齐已运过大营口粮白面七十余万斤，合粮七千余石，阿克苏及库车、喀喇沙尔采买粮石确数尚未据奏到：指日大兵云集，需用浩繁，必须宽为筹备，著长清将阿克苏现在实已预备粮若干石、是否足敷兵食据实奏闻，即行咨会成格，并著常格、萨迎阿各将现已采买若干石之处一面奏闻，一面飞咨成格遵照核办。军行粮运最关紧要，该大臣等务当通盘筹划，先期备办。总须源源接济，断不可稍形支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6 24—25页）

道光十年十月癸巳（1830.11.23）

又谕：有人奏本年七月霍邱县汉回械斗一案，原奏内仅毙四命，风闻伤毙百有余人，皆系用抬枪对放轰毙等语。著陶澍确切访查该处械斗案内实毙命若干名之处据实具奏，无稍隐饰。将此谕令知之。

（卷176 30页）

道光十年十月甲午（1830.11.24）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壁昌等奏拿获喀什噶尔逃来回子爱什木，据供伊前在乌帕拉特卡伦堵御贼匪，旋有黑帽阿浑奈玛特之子托胡达莫特令其充入白帽回子贼队前往英吉沙尔与该城阿奇木斯底克送信，贼目捏科拉克将二百五十人留在英吉沙尔，带五十人到叶尔羌交界黑色尔庄堵道，因此斯底克令伊混入城内来至叶尔羌与阿奇木报信，速催大兵前来救援等语。喀什噶尔送信回子爱什木经千总吴宗耀等于黑夜拿获，现据该大臣等

讯出喀什噶尔各贼目并打仗情形，查办甚属认真，著将爱什木严行看管，俟大兵到时查明所供各情是否属实再行办理。至和阗一路现无贼迹，复经舒伦保拨派伯克回子三千余名在交界各台协防安堵，并于草地添设台拨腰站与阿克苏通递来往文报，办理尚属周妥。壁昌等当严密巡防，毋稍疏懈。现在各路官兵计已相继进发，著于行抵叶尔羌时，该大臣等催令迅速驰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乘机进剿，能早到一日，即早得一日之用，毋许沿途稍有耽延致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6 31—32页）

道光十年十月乙未（1830.11.25）

谕内阁：大学士公长龄前经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命往回疆督办军务，已于九月十五日自京启程，现计将次出关，著仍授为扬威将军，军营大小官员悉听节制。哈良阿、杨芳俱著参赞军务。所有将军印信及参赞大臣关防，著派舒凌阿、巴清德驰驿赍交长龄等祗领钤用。该二员即著留于军营交长龄差委。

谕军机大臣等：玉麟奏探得逆酋是玉素普及其一子，尚有张格尔在布噶尔所属布哈拉地方所生一子，年已二十，不知其名；霍罕从逆者依萨、木萨、胡什伯克，布鲁特从逆者阿坦台、汰劣克、冲莫得特、奇布勒得依，并纠结巴俟斯、希布察克、冲巴噶什等爱曼人众，说有七万人到喀什噶尔打仗，塔什坦伯克虽未同往，却将抢得哈萨克之马匹帮助贼匪；此外布鲁特不肯从逆者尚多，喀什噶尔黑帽回子多不从逆，有逃往阿克苏者；其白帽回子亦不尽从等语。逆回玉素普父子，前经获贼迈玛特供明在喀什噶尔七里河子回庄目睹；惟张格尔只有一子名布素鲁克，今据鄂勒吉拜所闻张逆先在布哈拉生有一子现已长大，是否属实？著确切访查，如果随同玉素普进卡滋事，正可乘机捕获。著长龄迅速行知军营带兵大员将玉麟所奏逆回家属

并著名逆匪依萨、木萨等犯设法擒拿，毋任闻风逃遁。

前据长龄奏称喀什噶尔黑帽回子诚心恭顺，今玉麟访察情形与长龄面奏之言相符。此次黑帽回子戮力同心多不从逆，甚属可嘉，著长龄饬知带兵各员务须加意抚恤，毋许兵丁稍有骚扰。该回子等如能奋勉出力，著即奏明加以恩赏，以示朕锄逆安良之至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玉麟奏伊犁后起官兵到阿克苏并请由乌鲁木齐筹运军粮一折。此次伊犁后起官兵已于九月十二日驰抵阿克苏，行走极为迅速，计此时已与乌鲁木齐等处官兵相机进发，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一带贼势尚单，正可乘机援剿，迅扫贼氛。至伊犁存贮粮石仅敷本年支放，著毋庸运往阿克苏。前经谕令成格宽为筹备，源源解运，并令长清、常格、萨迎阿等就近采买，自已足敷兵食。其伊犁征兵盐菜银两，经该将军续拨银三万两派员解往以济要需，此项银两由军营核实报销，并咨行甘肃如数补解伊犁归款。所有例拨饷银，现又谕令杨遇春、鄂山迅速拨解伊犁，自可不至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玉麟奏请饬拨伊犁一年经费银两，叠经降旨谕令鄂山预筹拨解。复因该处需用紧急，谕令杨遇春、鄂山即将该处一年经费如数迅速拨解。本日复据玉麟奏伊犁各起征兵前赴阿克苏时带去银二万两，续又借拨银三万两运往，现在伊犁库贮饷项仅敷年内支放，亟须接济以应供支。著杨遇春等仍遵前旨如数拨解。倘尚未起解，务即筹款迅速解往，毋致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7 1—4页）

道光十年十月丙申（1830.11.26）

又谕：据萨迎阿奏喀喇沙尔粮台各事宜现在委员办理，不日大兵过境，该处人员实难兼顾，请饬派员带银前往分办等

语。著杨遇春、鄂山即于道府内拣派妥员迅速前往。该处需用银两，并著该督等酌量发给，即交所派之员带往备用。将此谕令知之。

前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萨迎阿奏：自军兴以来，台市银价日减，每银一两换普尔钱一百余文。现在办理草料等项均须用钱采买，查粮饷局有历年库存房租并绸缎变价当五普尔钱七百余串，除留备今冬明春搭放本处兵丁盐菜二成普尔钱三百余串外，其余四百串请即拨在军需项下动用，入于案内钱款造册咨部核销，将来毋庸归还粮饷局库项，以免缪辖。从之。

又奏：喀喇沙尔迤东之六军台内均系戈壁，现在紧急折报络绎不绝，每台额设马匹往返驰递力实不支，恐致迟误，应量为变通。查自乌沙克他尔至喀喇河色尔计一百五十里，自库木什阿哈玛至阿哈尔布拉克计一百三十里，均请于适中之牌坊、桑树园地方安设腰站两处，每处各添设目兵一名、兵丁五名，在本城牧厂内每腰站拨给马十匹，照军台例每马一匹日支料三升以济驰递。俟军务完竣再行裁撤。报闻。

（卷177　5—6页）

道光十年十月丁酉（1830.11.27）

谕内阁：前因喀什噶尔驰报有逆回入卡滋扰，新城被围，戛延英吉沙尔，该处坚守孤城待援甚急，当即调派伊犁官兵、民勇及乌鲁木齐并喀喇沙尔所属土尔扈特等处官兵星驰援救。叠经严催带兵大员无论何人先到阿克苏即会商长清赶紧进发，毋得观望致误事机。乃本日容安等奏称伊犁官兵、民勇四千五百名已抵阿克苏，以之进剿则有余，以之分布乌什、阿克苏并前路进剿则不足；现飞催乌鲁木齐及土尔扈特官兵，俟到齐分拨防守，容安再会同哈丰阿等分队进剿等语，览奏实深愤懑。伊犁官兵、民勇已有四千五百名全抵阿克苏，军声大振，必当

迅速进发，能早到一日，即得一日之用。若犹谓兵力不厚，亦应先行起程驰往叶尔羌一带以壮声威，不日乌鲁木齐等处官兵相继而至，会合赴救即可解围歼贼，况叶尔羌已获胜仗，军台廓清，道路无虞梗阻，乃容安等观望迁延坐视不进，舍二危城于度外，是何居心？至所称分布乌什等处防堵，更不成话。试问飞调援兵因为何事？且援兵未到之前，乌什、阿克苏未能防守耶？容安以带兵大员任意宕延，怯懦无能，著交部严加议处。长清于伊犁官兵到后私心自用，只知防守阿克苏，并不催令前进，亦属迟误，著交部议处以示惩儆。

又谕：彦德等奏喀尔喀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二部落汗、王、公、扎萨克、台吉、呼图克图、喇嘛等闻得逆回安集延、布鲁特等在喀什噶尔一带地方猖獗，呈请各于名下共进马三千八百匹、驼三千只，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进马二百匹、驼二百只等语，具见诚悃，甚属可嘉。惟军营需用驼马已交杨遇春等备办足额，兼之乌里雅苏台距古城路途遥远，现在天寒草枯，若令护解古城，不免疲乏，此项马匹著毋庸预备。但乌鲁木齐解运粮石需驼必多，伊等所进驼只恐尚需用，已谕杨遇春等倘用此项驼只即一面具奏，一面调用，如不需用，亦著行知该将军等停其预备。著彦德接奉此旨转谕该汗、王等，著将所进驼只妥为牧放，杨遇春咨文到日遵照办理。现在该处官厂挑出驼只著即护解古城，择有水草地方牧放以备需用。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扬威将军长龄。本日容安、长清奏兵力未足、请俟各兵到齐再行进剿一折，览奏深为愤懑，已将容安交部严加议处，长清交部议处，并谕胡超、哈丰阿等迅速带兵进援，毋得稍存观望。该将军即当加紧遄行出关督办。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屡经降旨令胡超等迅速带兵进援，将喀什噶尔、

英吉沙尔二城解围，剿散贼匪，即为汝等之功。此时各路官兵已星驰云集，不难妥速进援，著胡超等乘机剿捕，迅就肃清，能早到一日，即可收一日之用，断不准稍存观望致失事机。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胡超、哈丰阿、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查隆阿，并谕长清传谕奇拉布知之。

又谕：常德等奏卡内夷回安静、托依莫特遣人呈献逆信一折。据称卡外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托依莫特遣布鲁特胡玛什迈玛特同前派出卡探信金顶莫洛雅和普到城，呈出逆夷爱散所寄密信，令其纠结所属布鲁特攻取乌什、阿克苏各城，自以世受国恩不敢附逆，现惟弹压所属同心效顺，等候大兵进剿随同出力等语。托依莫特一接逆信即时遣人呈献，情词恭顺，具见忠悃可嘉。既经该大臣等赏给该比缎匹并布鲁特银两，著传谕嘉奖，令其益加奋勉，合力防守。如将来更有出力之处，自必重加恩赏。至所称探得霍罕遣来贼目系明伯克为首，其次爱散木萨等逆，攻围新城俱不得手，可见贼众乌合，我兵天人顺助，即日云集，不难悉数歼擒。现已叠次饬催带兵各员迅速前进，该大臣等惟当倍加防范，随时密加侦探，以待大兵进剿，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容安等奏伊犁官兵行抵阿克苏及筹办后路粮饷各一折。容安于伊犁官兵、民勇全抵阿克苏迟疑不进，尚欲等候乌鲁木齐等处官兵到齐再行进剿，怯懦无能，长清并不催令带兵各员及早遄行，亦属迟误，已另降谕旨将容安、长清分别惩处，并严催带兵各员即行进发，毋得再有耽延。此时乌鲁木齐并喀喇沙尔所属土尔扈特等处兵计已相继而至，该大臣当将粮饷一切事宜迅速筹备以利军行。所请于乌鲁木齐先行筹拨驼一千只，已谕令成格如数筹办，顺带应运口粮一并解往阿克苏以资应用。所有阿克苏设立军需局，已降旨派诚端前往妥为

经理。至另片奏续行筹备各事宜，俱著照所议办理。惟前后路办理文案及军需局营务处、随营粮台等处一切文案照上届成案派员并招募书识人等分司其事一节，此项官员及书识人等帮办文案只须敷用，不准滥派多人以为日后邀恩地步。又另片奏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愿再捐口粮面十万斤供应征兵，踊跃急公，深堪嘉尚，加恩赏给大缎二匹，由该处给领。著长清传旨奖励，并告以“伊父伊萨克现在坚守新城，贼势尚单，必无意外之虞。援兵一到立翦贼氛，彼时大功告竣，伊父子即可庆成欢聚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177 7—12页）

又谕：据彦德等奏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爱曼恭进驼只，已饬知在古城地方牧放，一面派拨官兵将驼只分定起数先行运往等语。现届严冬，天寒道远，此项驼只恐不免疲瘦，难供转运之用。著杨遇春等通盘核算，计应需驼若干只及各处购办若干只，如已足用，即行札知该处不必解往。倘尚有不敷，著一面咨调，一面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成格奏此次大营应调军火各物请由内地筹备驼只直解阿克苏，其东路运送驼只不得截留越过站；兹据容安等奏将来大兵进剿，后路滚运粮饷等项均须由阿克苏一处供应筹拨，若非宽为协济，恐致贻误。著成格即妥为雇觅，先行筹拨驼一千只，顺带应运口粮一并迅速解往备用。俟内地拨解阿克苏驼只出关，该处即照数就近截留以资滚运。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寻奏：查内地征兵除酌拨驼只尚可直送阿克苏外，其甘省车辆多系木轮，难以经久不损。若赶办铁脚车辆，又恐糜饷费时，且车夫等多因站长路生裹足不前，与乌鲁木齐车夫常赴回疆各城载运贸易者不同。倘强令前往，诚恐沿途车损夫逃，转致有误军行。应请仍照道光六年章程按站倒换车马供

送，庶臻妥协。得旨：依议妥速办理。

又谕：前因和阗地方紧要，诚端现留叶尔羌，该处只有舒伦保一人，降旨令诚端即回和阗以资守御。嗣后据该大臣节次奏称叶尔羌屡获胜仗，和阗现无贼迹，该二处防守一切俱尚周密。此时各路援兵自已驰赴叶尔羌进剿，阿克苏为南路总汇，军行粮饷紧要，现准长清等设立军需局支应收发以专责成。著派诚端迅赴阿克苏妥为经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松筠奏途次叠见回疆军报、密陈剿办事宜一折，览奏均悉。此次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被逆匪滋扰，叶尔羌屡获胜仗，和阗现无贼迹。节据玉麟及壁昌等奏探得逆酋是玉素普父子，霍罕从逆者依萨、木萨、胡什伯克，布鲁特从逆者阿坦台、汰劣克、冲莫得特、奇布勒得依，并纠结巴俟斯、希布察克、冲巴噶什等爱曼人众；此外布鲁特不肯从逆者尚多，喀什噶尔黑帽回子多不从逆。虽系侦探之词未足全信，而谋逆起衅亦不尽系安集延因禁贩茶叶激生事端。现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婴城固守以待救援，伊犁等处及关内各路官兵多已抵阿克苏，自可相继进发。昨明降谕旨授长龄为扬威将军，并严饬军营带兵大员迅速剿援，兵威所至，自无难立就肃清。至伊萨克现尚在喀什噶尔新城协力防守，本年并未派伊年班进京。又，所请停调吉林、黑龙江劲旅，该二处仅调兵二千名分起启程，吉林头、二起官兵现已抵京遄发。将此谕令知之。

命乾清门三等侍卫齐克唐阿驰赴军营，赏治装银。

命添阿克苏各军台马四百二十匹以资递送。

免阿克苏防堵逆匪回民本年应征麦石。

（卷177　12—15页）

道光十年十月己亥（1830.11.29）

谕军机大臣等：杨芳奏带兵驰抵肃州、于十月初三日起程

出关一折。现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待援甚急，叠经谕令胡超、哈丰阿等迅速驰往援剿，并令长龄等务将著名逆贼悉数就擒，以除后患。兹据杨芳奏倍道趱程约须十一月初旬可到阿克苏。如彼时哈良阿亦已赶到，著即会同进发；如哈良阿尚未到彼，著杨芳先行带兵斟酌时势，或由树窝子或由叶尔羌大路驰抵喀什噶尔。其时伊犁等处援兵先到已可解围，著酌量应行追剿或应防守妥为办理。如有须筹酌之处，一面咨商长龄，一面具奏。该参赞等膺此重任，当与长龄计出万全，务将逆孽除根，永绥边圉，方为不负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杨遇春奏已抵肃州筹办事宜一折。据称军务所需款目纷纭，支用繁杂，除前经饬部拨银二百四十万两外，仍当筹拨，现经降旨令户部速议具奏。至驮脚一项亦关紧要，前已降旨令杨遇春等通盘核算以备拨用。现在伊犁、乌鲁木齐暨喀喇沙尔所派之土尔扈特等处官兵均已接续会集阿克苏，已谕令胡超等迅速进援。兹据杨遇春将督标官兵选派一千六百九十余员名并河州镇属已到官兵五百余员名共二千二百余员名，即交杨遇春带领于本月初三日先行出关驰往，妥速甚好。其杨芳原带在后官兵，俟逐起到肃州时即饬催继进。至肃州应驻官兵，俟续调兵到应行留驻若干，著杨遇春酌量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7　21—22页）

道光十年十月辛丑（1830.12.1）

又谕：容安带领伊犁官兵、民勇四千五百名行抵阿克苏，即使酌留一千名防守各处，尚有三千五百名之多，且各路援兵接续赶到，尽可先赴叶尔羌一带以壮声威，俾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处贼匪闻风震慑，其围自可立解，即如叶尔羌防守兵力无多尚能大获胜仗，今拥此重兵观望不进，实属怯懦无能。况据容

安等奏委员前往大路一带地方侦探齐兰台以南并无贼踪，是前途军台廓清，道路无虞梗阻，正可乘时进发。若云阿克苏等处尚须留兵防守，何以援兵未到之前阿克苏、乌什皆安堵如常？调度乖方，藉词延宕，迟误之咎实无可辞。容安著暂行革职。将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获保安全，或可施恩另赏差使；若该二城日久力竭，援兵不至，容安必当从重治罪。伊所袭子爵，著容照承袭。长清著照部议降三级调用，仍留阿克苏效力，暂停开缺，俟军务告竣再行降旨。

（卷177 25—26页）

道光十年十月癸卯（1830.12.3）

谕军机大臣等：据壁昌等奏剿败贼匪复率众来城滋扰、经防堵兵回剿散一折。此次贼匪由叶尔羌东北率众滋扰，经参将任贵邦等带领兵回接仗，枪毙贼匪十余名，生擒八名；旋有英吉沙尔黑孜庄骑马贼匪窥伺，复经商伯克玉素普等分带回子两路夹攻，并开放乌枪，贼匪著伤逃散。已另降谕旨将出力之伯克、兵、回分别加恩，以示鼓励。此时叶尔羌贼匪尚未净尽，必须加意严防。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待援尤急，乃昨据容安奏称伊犁官兵勇民四千五百名全抵阿克苏，尚欲等候乌鲁木齐等处官兵到彼，酌分兵力防堵各处再行带兵赴援，如此迟疑，可恶可恨。大兵既已全抵阿克苏，必应迅速起程驰往叶尔羌一带以壮声威，俾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贼匪闻风震慑，其围立解，并叶尔羌余匪亦不敢复来滋扰。设非壁昌等三人能安回众，而该城回众又能如此奋勇效顺，则叶尔羌亦不可问矣。前已叠谕胡超、哈丰阿星驰前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救援，又谕哈良阿、杨芳赶紧驰往；著于官兵等到叶尔羌时催令迅速前进，毋得稍有逗留致滋贻误。叶尔羌地方亦属紧要，诚端前已有旨派赴阿克苏办理粮台事宜，如已起程，著壁昌、常

丰督率兵回严密防范，毋稍疏懈。至另片奏卡外所属色呼库勒地方前有安集延勾结喀拉提锦布鲁特等将该处阿奇木迈玛沙财物家属全行抢掳，嗣经舒克舒庄之五品伯克萨依特带领兵回剿败，贼目素都尔将迈玛沙并所抢人口财物等带赴牌斯热瓦特达坂不知下落；现因兵、回防堵隘口，山内得雪，贼匪未能窜入等语。现在叶尔羌卡内不靖，势难兼顾，自应俟大兵到时将贼兵剿除后再行派员出卡查办。已谕令长龄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常德等奏乌什夷回安静、侦探喀什噶尔贼势情形一折。据奏探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现虽被围，该城官兵守御甚固，霍罕、安集延贼目明伯克爱散等假玉素普和卓之名煽惑勾结，而从逆者多系上次附逆幸逃法网之犯及白帽回子、惰兰回户，现今被逼从逆回众均盼大兵前往救援；其阿坦台、汰劣克、沙提伯克、斯底克等均已先后出卡等语。朕料该处情形亦必如此。容安带兵不肯急速前进，甚属可恨，已降旨将容安革职。前已叠谕胡超、哈丰阿等到彼迅速进兵，又谕哈良阿、杨芳赶紧驰往援剿。此时各路援兵云集，无难克日廓清，常德当激励兵、回严密防堵，毋得稍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寄谕扬威将军大学士公长龄。本日据壁昌等奏叶尔羌剿败贼匪复来滋扰，经参将任贵邦等带兵分路夹攻，贼匪逃散，并安集延勾结喀拉提锦布鲁特等将该处阿奇木迈玛沙财物家属抢掳，赴牌斯热瓦特达坂而去；又据常衡等奏探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守御甚固，霍罕、安集延贼目明伯克爱散等煽惑勾结，其从逆者多系上次附逆及白帽回子、惰兰回户，阿坦台、汰劣克、沙提伯克、斯底克等均已先后出卡各等语。逆回入卡滋事，附逆者自必无多，一经大兵进剿，二城之围即可立解，朕料该处情形亦必如此。可恨者容安、长清迟疑观望，

前叠经谕令胡超、哈丰阿等迅速进兵，并谕哈良阿、杨芳一俟行抵阿克苏即带兵或由树窝子或由叶尔羌大路驰赴喀什噶尔相机办理，现又谕知壁昌等严守城垣，俟各路官兵行抵叶尔羌时即催令进援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俾得及早解围，歼除逆匪。其霍罕、安集延贼目明伯克爱散假玉素普之名煽惑勾结，并阿坦台、汰劣克等入卡抢劫，复先后出卡各回游牧，均属狡谲异常，必应按名捕获。著该将军行抵喀什噶尔与哈良阿、杨芳会商，相机设法务令悉数就擒，以靖乱源而安边徼。至叶尔羌卡外色呼库勒地方安集延勾结喀拉提锦布鲁特等抢劫，现在未能兼顾，大兵一到，卡内肃清，亦应随时剿办。著该将军行抵该处妥为筹酌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乌什办事大臣常德奏：乌什粮饷局存贮普尔红钱一千五百串，经督兵伊犁参赞大臣容安咨调一千串运赴阿克苏备用，并咨调乌什阿奇木伯克等捐备乌拉马二百匹拨赴阿克苏应用。报闻。

以剿散叶尔羌贼匪，赏六品伊什罕伯克库尔察克花翎，金顶回子呢雅斯等蓝翎，兵丁马廷选以外委升补。

（卷177 32—37页）

道光十年十月甲辰（18 30.12.4）

谕内阁：常德等奏酌买粮石并夷回安静、请将阿奇木伯克等鼓励一折。乌什办理粮石，据该大臣等现已饬令阿奇木伯克等赶紧采买，应给价银著先行发交一半，俟解到饷银时即全数发给。其乌什各回户本年应交本色秋粮四千一百五十二石业已扫数交纳，该回户等踊跃急公诚悃可嘉，著将本年已交粮石全行豁免，由该大臣按照时价发给银两以示体恤。所有尤为出力之阿奇木伯克等均应分别奖励。乌什署阿奇木伯克木萨在城年久，素得夷心，著将其子迈玛特塔里普赏给二等侍卫，遇有各

城四、五品伯克缺出尽先补用。乌什阿浑三名，著各赏元宝一个、大缎各一匹。卡内五品顶翎布鲁特比库曲圭，著赏换四品顶带；六品哈资伯克伊萨克，著赏换五品顶带花翎；五品顶带七品明伯克胡鲁板，著赏戴花翎，遇有应升伯克缺出尽先升用；六品顶带七品明伯克托克托逊、六品顶带多列特，俱著赏戴蓝翎，遇有应升伯克缺出尽先升用；金顶莫洛雅和普、克里木、托胡达三名，俱著赏换六品顶带用昭激劝。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清等奏西四城军务紧急，现在各路官兵陆续到阿克苏，已将哈丰阿等所带各项官兵分派均匀，支领粮料，定于十月初七日探剿进发，并请暂令容安统领进剿等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待援甚亟，各项官兵既经行抵阿克苏，即应迅速前进及早解围，歼除逆匪。容安前已有旨令其折回伊犁，哈丰阿亦系带兵大员且曾历戎行，自当与额尔古伦等相机统领各项官兵乘时进剿。乃现据奏到哈丰阿所带之兵定于十月初七日始行进发，其余官兵复请旨暂令容安统领。行军之道以神速为要，万里程途，折报往返动需四十余日，若事事必须候旨施行，岂不耽延时日，坐失机宜？长清等既称军务紧急，即须进剿，仍复如此拘泥，实属不知轻重！前于九月初六日曾降旨令哈丰阿等无论何人先到阿克苏，相机前进，不可迁延观望，嗣后叠经降旨催令进兵，哈丰阿等谅已陆续接奉，何以此次折内并未叙及？其所称十月初七日进兵之期已属迟缓，而届期曾否进发尚未可知。现在伊犁、乌鲁木齐、土尔扈特各项官兵、民遣及胡超所带之兵合计已一万有奇，断无令其坐食阿克苏虚糜粮饷之理。长清驻守阿克苏筹办过兵粮运等事，自不能分身带兵，容安已有旨革职，著哈丰阿统领，会同额尔古伦等遵照叠次所降谕旨乘机进剿，早解二城之围，毋得再存观望致失事机。胡超此时计已到彼，即著会同前进。杨芳奏十一月初

旬可到阿克苏，哈良阿想亦随后赶到，著即加紧前往设法追剿，总期迅将逆孽擒捕，边圉廓清，朕日盼捷音之速至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哈良阿、杨芳、胡超、哈丰阿、额尔古伦、孝顺岱、贵成、查隆阿，并谕长清知之。

又谕：本日据长清等奏请令容安统领进剿折内只叙接奉九月初十日饬令容安折回伊犁谕旨，而于九月初六日饬令胡超、哈丰阿等相机前进谕旨并未声叙。此二次所降谕旨均系由六百里加紧驰递，何以初十日谕旨已于折内声叙，而于前四日所降谕旨转未声叙？如果长清等九月二十九日发折时初六日所降谕旨未经接到，著即逐站查明，将因何迟延之处据实具奏。其关以内，著长清行知杨遇春查明覆奏。将此附本日报便谕令知之。

（卷177 38—41页）

道光十年十月乙巳（1830.12.5）

又谕：理藩院转奏阿拉善亲王玛哈巴拉闻逆回安集延、布鲁特等在喀什噶尔一带地方猖獗，呈请率子囊都布苏咙进驼一千只，又所属公、台吉、呼图克图等一旗共进驼一千只一折。军营需用驼只业据杨遇春等陆续办妥，但运送粮石需驼必多，兹据玛哈巴拉呈请闻得逆回安集延等滋事，率子囊都布苏咙暨所属一旗共进驼二千只，具见诚悃，甚属可嘉。此项驼只著即照玛哈巴拉所请收留，分起护解肃州，加恩赏给玛哈巴拉玉搬指一个、玉鼻烟壶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伊子囊都布苏咙赏给贝子衔，所属旗分公图萨拉克齐、台吉、章京等均交理藩院分别议叙，赏给多布桑呼图克图伊什丹津缎二匹，喇嘛钟尼达尔济缎一匹，以示鼓励。

（卷178 2—3页）

道光十年十月丙午（1830.12.6）

又谕：昨据长清等奏各路官兵陆续行抵阿克苏，朕以喀什

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待援甚亟，当经降旨催令哈丰阿会同额尔古伦等迅速进兵。现当军务紧急，各项官兵自应分别管带及早前进，所有伊犁官兵、民勇即著派额尔古伦、孝顺岱、贵成统领，土尔扈特蒙古兵即著派查隆阿统领，乌鲁木齐官兵即著派哈丰阿统领，胡超所带之陕甘官兵即著胡超统领。该大臣等务当戮力同心，和衷商榷，如遇应行合剿，即归并一处，或须分路前进，即各带所统官兵分投迎剿，毋许互相推诿，亦不可彼此各不相顾。如有意存观望迁延不进，以致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后杨芳先到大营，即各将所带官兵统交杨芳，俟哈良阿到时，即交哈良阿、杨芳二人统领，仍俟长龄到彼悉归长龄统领，听其节制。总须迅速将逆孽歼除，永绥边圉。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8 6—7页）

又谕：玉麟奏南路近日情形及伊犁地方安静一折，览奏均悉。现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待援甚急，伊犁等处官兵陆续到阿克苏，叠经降旨催令领兵大员与额尔古伦等相机进剿，早解二城之围，一俟长龄到时，将各项官兵归其统领调度。计南路一切剿办事宜有长龄在彼自当迅扫贼氛，廓清边圉。其伊犁地方亦属紧要，据奏前于各卡伦要隘添派官兵驻守，复派领队湍多布前往巡查弹压，近据报沿边一带俱属靖谧，该回众等并不因南路军务稍有摇惑等语，办理尚属周妥。该将军务当不动声色严密镇静，将应行筹办事宜次第布置，仍于明春巡卡时慎密稽查，妥为防范，毋稍疏虞，用副委任。至另片奏现因叶尔羌大路军台阻隔，由阿克苏递来朱批扎隆阿等折片七件并寄扎隆阿等谕旨三道著即封固，仍递交长清收存，俟台路稍通由长清径递扎隆阿等祇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8 7—8页）

道光十年十月丁未（1830.12.7）

谕内阁：容安等奏接据叶尔羌信称贼匪滋扰、急待援兵、酌量派兵由和阗进援及分拨阿克苏、乌什防守以待胡超等商剿一折，览奏实深愤恨。前经叠降谕旨令带兵各员无论何人先到阿克苏，与长清会商即行进发，不可因前途军台已断稍有耽延，致滋贻误，乃容安等于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官兵行抵阿克苏后并不迅速起程前进。嗣接壁昌来信以叶尔羌有三百马贼直扑回城，当派官兵矛队二百名，令台市把总罗延带领民勇二百名两路出队，贼始遁去；又一股贼匪约二百名转向东南抢伯什阡回庄，此庄距和阗坡斯坎木头台三十里，若被贼阻断，则与阿克苏文报不通，须速行发兵二千由和阗草路前往，即可安保等语。前据长清等奏伊犁头、二、三起官兵于九月初一至初七等日抵阿克苏，容安等奏官兵、民勇系九月十二日全行到彼，现据奏乌鲁木齐土尔扈特兵丁于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初一日陆续赶到，如果及早进兵先赴叶尔羌一带以壮声援，何至该庄尚有贼来滋扰？乃于兵到一月有余之久且已接壁昌告急之信犹复观望迟疑，坐拥八九千兵，尚云兵力较单，恐贼计诱我大兵深入，试思以大兵进至叶尔羌，何得谓之深入？实属怯懦无能，藉词延宕。且据奏称哈丰阿、孝顺岱定期前往和阗察看情形，再向叶尔羌进发。叶尔羌情形如此紧急竟置诸度外，尚欲先赴和阗探无贼踪再行援剿，似此畏葸不前，丧尽天良，必应严行示惩以儆延玩。容安前已降旨革职，著即拿问，交长龄派员押解来京讯究。长清、哈丰阿俱著交部严加议处。

又谕：云南巡抚伊里布由驿驰奏一折，据称伊前于滇省永北、大姚军务曾经带兵，兹闻喀什噶尔等处有回匪入卡滋事，请派令驰往随同统兵大员剿办等语。同仇敌忾固系人臣分所当然，但滇省距京师程途几及万里，京师距喀什噶尔又有一万余

里之遥，该抚远在滇南，于回疆外夷不靖之事不能悉其梗概，辄自谓曾办永北、大姚军务即可剿抚边陲，师心自命，视为易易。从前云南永北厅野夷纠众扰及大姚，系因该土司将地土典给汉民耕种起衅，与喀什噶尔等处夷匪滋事情形迥不相同，何得以此比较？乃该抚因寻常带兵安抚即自恃身经行阵，不度德，不量力，妄行驰奏，徒劳驿站，实属不知轻重，冒昧糊涂已极。伊里布著先行拔去花翎，交部严加议处。

（卷178 8—11页）

又谕：本日据容安等奏接据叶尔羌信称恐贼匪抢断台路、请发援兵二千由和阗草路进援一折。前经叠降谕旨令带兵各员无论何人先到阿克苏，与长清会商即行进发，不可稍有耽延，乃容安于伊犁官兵全抵阿克苏并不及早赴援，迨乌鲁木齐等处官兵到彼犹复观望不进，并接据叶尔羌告急之信尚称俟哈丰阿等到和阗察看情形再向叶尔羌进发，容安等坐拥重兵畏葸不前，可恶可恨，已另降谕旨将容安拿问，令长龄派员押解来京，长清、哈丰阿俱交部严加议处矣。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待援甚急，叶尔羌亦时有余匪滋扰，前已叠次降旨令带兵各员星速进兵，乃该员等竟屡催罔应。此等怯懦无能之人，朕亦不值再行申谕。著长龄即由六百里加紧飞咨哈丰阿、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查隆阿等迅速进发，毋得片刻迟留。如再宕延，即照军法从事。将来此三城如能保守，该员等尚可将功赎罪；倘稍有闪失，著长龄据实严参，再行从重治罪。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78 12—13页）

道光十年十月戊申（1830.12.8）

谕内阁：昨据容安等奏叶尔羌急待援兵，酌量派兵由和阗

进援，并分拨阿克苏、乌什防守，以待胡超等商剿。朕以容安畏葸不前，业经降旨拿问，并将长清等交部严加议处。本日据壁昌等奏称叶尔羌境内并无布鲁特、安集延之人，惟有贼目库尔班素皮察克、约霍普、黑色木阿浑三名；其和阗情形，据舒伦保奏六城回子现在尚属安静，并无贼匪窜入等语。叶尔羌境内仅止贼目三名，乃容安张大其词称该处贼回势甚猖獗，且所接壁昌等来信只令速发兵二千，各路援兵已到阿克苏者岂止二千名？如果迅速带兵星驰前进，何难即将贼目全行擒获？乃一见壁昌告急信内有贼目，即观望迟疑，坐拥八九千兵之多裹足不前，其派往之兵转令由和阗草路前往，和阗并无贼匪，以有用之兵力反向无贼之处进发，是何居心？容安畏缩迁延，无谋无勇，丧尽天良，实属可鄙可恨，昨已有旨令长龄派员押解来京。道途遥远，此等怯懦无用之人亦不值如此办理，令长龄即将容安派员解赴阿克苏交长清看守，听候谕旨。

（卷178　14—15页）

又谕：本日据壁昌等奏叶尔羌境内并无布鲁特、安集延之人，只有贼目库尔班素皮察克、约霍普、黑色木阿浑三名，勾结惰兰回子七八百名煽惑抢劫，朝聚暮逃，出没无定，并未敢逼近城池；已咨商容安先发马步官兵二千名两路夹攻，应用粮饷业经备办；又据舒伦保奏和阗合境兵、回安静各等语。叶尔羌仅有贼目三名，止须官兵二千即可廓清台路，乃容安闻有贼目即称势甚猖獗，坐拥重兵，虚糜粮饷，迁延观望，畏缩不前，转令派往之兵由和阗无贼之处进发，容安无谋无勇，丧尽天良，可恶可恨，昨已有旨将容安拿问并令长龄派员押解来京，本日又明降谕旨令将容安交长清看守。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玉麟奏敬陈感悚下忱一折。所称该逆回稔知伊犁有

备不敢觊觎，汰劣克等极意诡为恭顺，使扎隆阿深信不疑，乘其不防猝焉入犯，贼情狡狯，兵多则遁，兵去复来，实不值以么么小丑频劳国家纪律之师，又不值以腹地脂膏屡供戈壁驰驱之用等语。所论均是。该将军前与容安奏请由伊犁分投进剿，经朕详细批示，今该将军自知陈奏失当，朕想大半系容安之意，玉麟太无刚决也。现在南路军情紧急，屡次催令进剿，伊犁等处官兵均到阿克苏，乃容安迁延观望总未前进。自伊犁发兵之时若只派领队三人，早当集事。朕料及容安必不可靠，所以叠降令伊旋回来京之旨，今果何如？至另片奏接准长清等咨照奏请暂留容安带兵之信，嘱令照办等语。前次令容安折回伊犁，虽为地方紧要，其实非也，正欲及早离调此无谋无勇之物耳。令伊前去，玉麟之过也。今该将军以南路军行吃紧之时札知容安专心带兵赶赴叶尔羌扫除逆匪，乘势长驱，为喀什噶尔解围之计。该将军如是想，朕亦如是想，孰知容安行为反是？昨已将其革职拿问，令长龄派员押解来京，今复降旨令其暂留阿克苏交长清看守，听候谕旨。所有伊犁地方，该将军务当督率员弁添派官兵小心防守，周密巡查，毋稍疏懈，以副委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壁昌等奏阿布都尔满差派回子探禀，有被胁逃回之小回子口称叶尔羌境内贼匪并无布鲁特、安集延之人，惟有贼目三名，库尔班素皮察克、约霍普、黑色木阿浑均系上次从逆逃往霍罕之人，今复进卡勾结惰兰回子在各庄惑众，强驱本地回子朝聚暮逃；因勾结不固，在各庄劫抢，出没不定；虽不敢逼近汉城，常来回城滋扰，经回子等放枪击退，保守城池；现在兵少回怯，不能远出追捕，如大兵速到，不难剿除；已咨商容安先发马步官兵二千名前来，先清各庄之贼，若能两路夹攻打通叶尔羌台路以会大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贼众闻知，自

必不敢东扰；至所需粮饷现已赶紧备办，足敷供用等语。叶尔羌境内并无布鲁特、安集延之人，只有贼目库尔班素皮察克等煽惑勾结，回众并未全行从逆，不过惰兰回子数百名截路抢掳，此等贼匪若大兵早到，何难即时扑灭？该大臣只称先发马步官兵二千名即可廓清台路，而容安坐拥八九千重兵不敢前进反向无贼之和阗进发，可鄙可恨，难以言喻，其罪实无可逭，昨已降旨拿问并谕令哈丰阿等飞速进兵救援，自可由叶尔羌前进以解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之围。诚端此时当已接奉前旨赴阿克苏办理粮务，壁昌、常丰务当激励兵、回固守城池，并即速行咨催哈丰阿等赶紧督兵前进，毋致再有迟延，以期歼除逆孽，克日蒇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舒伦保奏和阗六城回子尚属安静，并无贼匪窜入。现在各路援兵已陆续抵阿克苏，叠经降旨饬令进剿，和阗境内亦属紧要，前谕诚端由叶尔羌迅赴阿克苏经理军行粮饷，该处只有舒伦保一人督率守护，务期益加慎密，小心防范，毋得稍有疏懈。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两次降旨饬令琦善于四川省官兵内挑选精练六千名迅赴肃州，所有先调之官兵三千名，已据该督具奏于省城各标营及川北、松潘、重庆、建昌各镇并永宁营属如数挑派，分六起前进，此时自已陆续起程，著饬令带兵各员迅速催趱行走。其续调之官兵三千名，亦据该督片奏如数挑派，分起委员管带。现在各路调派官兵已敷剿捕，该处续调之三千名著暂缓起程，令在各该营预备调遣。如业经起程，即迅速行知带兵各员饬令兵丁各折回原营听候谕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8　19—23页）

道光十年十月己酉（1830.12.9）

谕内阁：余步云由驿驰递一折。据奏因闻喀什噶尔有贼匪

入卡滋事，请带兵前往协剿等语。此次派员驰赴回疆剿办逆匪，如欲令该提督前赴军营，自必早降谕旨。原因黔省距彼道途遥远，且苗疆紧要，是以未经派往。乃该提督辄擅行由驿奏请，妄希差委，实属冒昧。姑念其究系武职，且上次曾效力回疆，与伊里布之无因渎请者有间，余步云著交部议处。嵩溥率为代发驿递亦属不合，著交部察议。

（卷178　24页）

道光十年十月辛亥（1830.12.11）

谕内阁：理藩院奏黑龙江将军请将获解布噶尔回子二名暂交刑部监禁、俟剿定安集延贼匪再解喀什噶尔办理一折。布噶尔回子阿敏、阿布都尔锡特著毋庸交刑部监禁，即由兵部递解哈密交松廷等暂行看守，俟剿定安集延贼匪再行照例解往喀什噶尔就近讯明，倘无别情，即照从前办理，遇便解送布噶尔。

（卷178　25页）

道光十年十月壬子（1830.12.12）

谕内阁：昨日理藩院奏讯办布噶尔回子阿敏、阿布都尔锡特等一折，侍郎容照并未列衔，当令军机大臣传询。据容照称因与富俊等意见不符，是以未经列衔等语。容照身任侍郎，于办理布噶尔回子一事如与富俊等两议，即应另陈己见奏明请旨，乃折内既不列衔，又未将意见不符之处另行具奏，殊属不合。容照著交部议处。

（卷178　28页）

又谕：前因伊犁、乌鲁木齐、土尔扈特各路官兵全抵阿克苏，容安等畏缩迁延，其派往之兵转令由和阗无贼之处进发，业经降旨将容安革职拿问，并将长清、哈丰阿交部严加议处。现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待援甚亟，叶尔羌有贼目库尔班素皮察克等勾结情兰回子煽惑抢劫，虽不敢逼近汉城，常至

回城滋扰，该处兵少回怯，不能远出追捕，必须迅速统领大兵前往剿捕。胡超此时计已行抵阿克苏，所有军粮长清自已预备齐全，著将所带甘肃官兵迅即进剿。杨芳前奏十一月初旬可到阿克苏，并著即将容安派出由和阗进发及留防阿克苏、乌什各官兵全行带往相继而进。哈良阿想亦随后赶到，亦著加紧前行设法追剿，不可稍停。前此所调陕甘官兵已据杨遇春叠次奏报出关，四川官兵三千亦据琦善奏报分起前进，吉林官兵已于十月十九日由京全数起程，黑龙江官兵此数日内亦可全数由京前进，计不日均可陆续赶到，足敷分剿防堵之用。该大臣等接奉此旨务即迅速进发，如叶尔羌事机顺利，早已廓清台路，即长驱直入进救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务将二城之围速解，并将逆孽设法擒捕，克日蔵功，断不可稍有迟误，如容安之无谋无勇、畏葸不前、致失事机、身蹈重咎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178　29—30页）

道光十年十月癸丑（1830.12.13）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喀什噶尔自八月十三日发报后续未得有确信，降旨令常德等派人由草路密赴该处侦探情形。兹据奏阿奇木伯克木萨差金顶莫洛胡鲁板托胡达会同托依莫特差派布鲁特萨底尔前往，行抵巴尔昌卡伦，见有安集延贼目玛克素特在彼把守，止准布鲁特萨底尔进卡；旋据报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现仍被围，听说扎参赞等俱在喀什噶尔城内守御甚严，该逆爱散等纠约阿坦台之叔巴依别格什引水灌入城壕，不意数日后冲开决口，水归大河，于城垣毫无伤损，该逆等被城上枪炮打毙数十名；又闻说霍罕伯克遣人送来一千骆驼驮载皮袄散给众贼，嘱令爱散明伯克木萨、胡什伯克等上紧设计攻城，到明春霍罕伯克自必率众亲来接应；并闻喀什噶尔黑帽回子有一千多人在城内随同防守，其余逃避远庄，并未助逆；白帽回子惰兰回众

俱附和安集延从逆，布鲁特等到处抢掳，搜取财物等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尚在固守，前已降旨令该将军飞咨哈丰阿等迅速进兵援应，毋得片刻迟留。现据萨底尔探闻霍罕伯克有明春率众亲来接应之说，所言亦未必确。逆夷狡狯百端，自必虑及我兵驰往剿援不敢遽行进卡，但必须设法诱之使来，或扬言并无大兵前往，只系口外就近所调，兵力无多，庶该逆夷欲图乘虚而入，即可内外夹击一鼓歼擒，实为以逸待劳之上策。长龄当悉心筹划善谋制胜，以期边圉肃清，永除外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常德等奏侦探喀什噶尔贼势情形并乌什夷回安静一折。此时援剿征兵陆续前进，若到叶尔羌可以长驱直入，则围城无难立解。至逆夷狡狯百端，续行探得确实情形著即据实具奏。乌什夷回及卡外附近各布鲁特现尚安静并极恭顺，该大臣等总当悉心抚驭，加意巡防，毋稍疏懈。又据另片奏接准容安等拨派满洲官兵五百员名前赴乌什，著该大臣等察看情形，如必须添兵防守，即留于该处交常德统领调度，若可无需，著俟哈良阿过乌什时将此项官兵交付管带，以资进剿之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8　31—33页）

道光十年十月甲寅（1830.12.14）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清奏阿克苏大兵云集，接济军粮在在需用脚力，现在就地派员雇觅商民、回子驼一千九百二十五只、车八十辆、马牛驴二千五百匹只，搜罗殆尽，再无可设之法，内除拨给伊犁官兵驮载军伙器械、裹带口粮驼一千一百八十三只、马二百匹外，其余备应随营后路驮载粮料等项脚力尚在不敷，若口内官兵前来，更属掣肘；至采买回子粮面料豆马匹并未发给价银；又，供支官兵盐菜车驼脚费、兑汇商民并阿奇

木伯克爱玛特垫办银两，统俟甘肃拨解军饷银两到日即将先后兑汇垫办银两如数发还，请旨饬催等语。阿克苏为进兵总汇之区，现在接济后路需用粮饷驼只最关紧要，据长清奏该处筹办一切实形拮据，除另降谕旨令成格将所运军粮照上届成案办理迅即拨解驼只外，所有山西等处雇备驼只，叠据阿勒清阿等具奏备办齐全，此时自已分起解往，著杨遇春等逐站严催，饬令加紧遄行解赴阿克苏，毋得稍有迟误。至该处所需饷银，叠经降旨谕令杨遇春等迅速拨解，兹据长清奏需饷甚急，著即将该处前调饷银宽为筹划，赶紧派员押运前往以资急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长清奏请赶紧筹拨粮饷驼只以资后路急需一折。据称现在官兵起程进援必须军行粮随，乌鲁木齐拨运阿克苏军粮，接准来咨虽有起运日期，至今总未运到；其驼脚一项需用尤为浩繁，虽据成格奏称该处已收阿克苏旋回驼一千七百只分拨各城，第此项驼只系南路各城商民贩货之驼，于军兴之前旋回乌鲁木齐，并非阿克苏所雇回子驼只；复准成格信称该处拨给乌鲁木齐征兵驮运军装驼一千余只、车一百五十辆直运至阿克苏，令将此项车驼截留需用；查该官兵等既抵阿克苏，仍须驮运军装前进，不惟不能将此项车驼截留，如有疲乏，尤须另为筹换俾得速进；该大臣已就地雇觅商民、回子驼一千九百余只、车八十辆、马牛驴二千五百匹只，除拨给伊犁官兵驮载驼一千八百余只、马二百匹外，其余备应随营后路驮载粮料等项，脚力尚在不敷，若口内官兵前来，更属掣肘等语。现在军行、粮饷、脚力需用甚亟，著成格即将所运军粮照依上届成案办理，并遵前旨迅速拨解驼只前往，以资后路滚运，毋致贻误急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8 33—36页）

是月，署陕甘总督鄂山奏：此次安集延等逆回勾结侵犯势同抢掠，一闻大兵云集自必远窜卡外，四城立就廓清。惟四城卡伦、开齐数十处在在与布鲁特相通，防守实难周密。窃虑兵到贼遁，兵撤贼来，万无重兵久戍，任其牵制之理。若大举深入，则安集延、布鲁特等不过犬羊之类，与西宁、松潘番族相等，夷其族不足为武，得其地亦不能耕，又不值糜饷劳师，以国家有用之经费用之于无益之荒陬。为今之计莫若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仿照各省土司之例，于各城阿奇木伯克中择其世著忠勤并力能约束回众者令其分隶西四城，各守疆圉。该阿奇木伯克希图世守其地，自必勉力保护以防外夷侵欺，而我兵可以以逸待劳，卡外逆回庶无所逞其伎俩。得旨：大旨甚是。应细心商酌，未尽之意甚多。

（卷178 37—38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丁巳（1830.12.17）

谕内阁：前据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等奏闻得逆回安集延、布鲁特等滋事，即同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二部落汗、王、呼图克图等恭进驼马，具见诚悃，当经降旨谕令毋庸预备马匹，惟将驼只解往古城牧放。本日总督杨遇春奏此项驼只尚有用处，即照该汗、王等所请将所进驼只全行赏收，加恩赏给车林多尔济玉翎管一个、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二部落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等均著交理藩院分别议叙，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罗布桑齐旺扎布楚克等俱著分别赏给缎匹。所赏缎匹数目，开单交彦德等由该处库内动支赏给。

（卷179 9—10页）

又谕：据杨遇春等奏续调官兵现经停止，前奏雇办驼三万四千余只无须再议增添；甘肃省已雇买驼九千七十余只，阿拉

善王进驼二千只，代办驼一千只，陕西解到雇驼一千六百余只，山西咨会已办驼五千七百只，共有驼一万九千三百余只，尚短驼一万四千七百只；陕西雇价较昂，应尽甘肃筹办；其陕西雇驼四千只，请饬令雇足二千只，暂行停止等语。陕西雇备驼只价银既较甘肃昂贵，所有应雇驼只著该护抚查明，如已足二千之数即行停止。将来甘肃驼只倘有不敷或添调官兵，再行雇备以节糜费。将此谕令知之。

（卷179 15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庚申（1830.12.20）

谕内阁：壁昌等奏叶尔羌贼匪复行勾结聚众来攻回城、又经兵、民、回子等合力剿杀得胜一折。叶尔羌境内贼匪复行勾结惰兰回子并在附近驱逐本地回子，抢掳马匹，据壁昌等差探有骑马贼匪五六百名、步贼六七千人，全聚东北二十里之内亮噶尔屯扎，已断两地台路，经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伊什罕伯克斯底克等将通大河渠道上游挖开，使贼匪不能近城，办理甚为周妥。十月初七日，有骑马贼匪五六十人欲扑回城，经该大臣饬派即补副将任贵邦、守备黄泰、邵蕙、王瑗、把总罗延分队迎剿，壁昌自督商民三百余人出城随后排列，调拨各队，常丰带领城守营都司那尔扎普并满汉印房章京、笔帖式、书吏等上城督办备送铅丸等事；彼时阿布都尔满带领伯克等亦皆出城分拨迎敌；贼匪见官兵出队，向后招呼马贼五六百骑、步贼三四千人齐扑至河沿，相距隔水对放鸟枪，贼竟踏水而过，将及南岸，任贵邦即将后队抬炮调前连环打放，贼势稍退，任贵邦奋勇当先，各队兵勇枪矛一齐赶抵北岸，杀贼二百余级，炮轰一百余贼，生擒三十一名；见骑马贼首先逃，随后回城中之伯克、回兵并巴达克山、乾竺特、巴勒底等夷、回马队二百余匹向北赶去，亦杀伤、生擒者不少；阿布都尔满即派拨步队回

子等跟追四十里之外，回匪均被打散，赶至贼营生擒十七名并锅帐旗帜等件夺获。叶尔羌屡次贼众来攻，出敌兵、民仅有八百余名，以少胜众杀贼三百余级，该大臣调度有方，迎剿得力，甚属可嘉。壁昌著赏给白玉鼻烟壶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仍交部从优议叙；阿布都尔满著赏给白玉鼻烟壶一个、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并交部从优议叙，俟将来大功告成，仍当渥加恩赉；常丰著交部议叙；任贵邦著赏给坚勇巴图鲁名号，仍交部议叙；把总罗延著赏加千总衔；都司那尔扎普、守备黄泰、邵蔥、王瑗均著交部议叙。所有外来夷商等，据该大臣等奏查其出力者加赏缎匹、茶叶，著将巴达克山、乾竺特、巴勒底等夷回查明具奏。出力之兵、民、回子，并著查明奏请恩施。此次贼匪在该处滋扰系十月初七日，容安所带官兵、民勇于九月十二日已全抵阿克苏，若彼时赶紧带兵前进，正当壁昌等打仗之时，即可合力内外夹攻将贼匪全数歼灭，纵值贼匪已遁，亦可跟追痛剿，则大获胜仗即为容安首功。试思叶尔羌迎敌之兵、民、回子仅有八百余名，带兵将领只有任贵邦一人，尚能以少胜众，足见贼众并不猖獗。容安则统领伊犁马队精兵二三千名之多，而领队、协领以下等官夙经行阵者又不乏人，贼众焉能抵御？乃容安不此之思，迁延观望，坐失事机，不料伊无能无勇至于此极，无福承受朕恩，朕为容安惜，更为容安恨也。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逆回滋事，朕闻起衅根由因安集延向藉贩卖各处货物为生，霍罕亦重资其利，近来不准安集延进卡贸易，深以为恨，遂与霍罕狼狈为奸，复假玉素普和卓之名煽惑白帽回子外勾内应，蓄谋已久，兼之阿坦台、汰劣克反覆无常，从中图利，勾结布鲁特等助逆等情。是否如此起衅？著该将军明查暗访，务得确情据实具奏。其情兰回子、白帽回子等安

心从逆甚属可恶，该将军即先行传知哈良阿、杨芳、胡超等一律剿洗净尽，不可因该逆回等见大兵已到阳为恭顺稍示姑息，务须永绝根株以除后患。本日据壁昌等奏十月初七日叶尔羌贼匪复行勾结聚众来攻回城，经壁昌等饬令任贵邦等带领兵勇五百名，壁昌自督商民三百余人，阿布都尔满带领伯克等分拨迎剿，任贵邦奋勇当先杀贼二百余级，炮轰一百余贼，生擒三十一名，并有巴达克山、乾竺特、巴勒底等夷、回马队亦擒杀不少，抢获马匹鸟枪；阿布都尔满复赶至贼营生擒十七名，抢获锅帐旗帜，贼势披靡逃窜。此次我兵以少胜多，大破贼胆，足壮声威，业将壁昌、阿布都尔满、任贵邦等分别加恩赏赉矣。将此附报便特谕长龄知之。

又谕：据常德等奏派令阿奇木伯克木萨、卡内布鲁特比库曲圭密探逆贼起衅根由，据称安集延向藉贩卖货物为生，霍罕亦资其利，近因不准安集延进卡贸易，无以资生，深以为恨，因与霍罕狼狈为奸，兼之阿坦台、汰劣克反覆无常，从中图利，勾结布鲁特等助逆等情；现在乌什卡内夷回效力，卡外附近各布鲁特均极恭顺，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防守甚固，该逆等攻城不得手，肆掳财物，人心涣散；阿坦台等因卡内回子未尽从逆，早经出卡各回游牧；其余小部落各布鲁特经噶尔察、库曲圭等剴切晓谕率多观望，贼势愈蹙等语。览奏均悉。乌什夷回效顺，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虽被围困，该处近日贼势穷蹙，指日大兵云集，不难迅速扫除。该大臣等务当抚驭兵、回加意防守，毋稍疏虞，以副委任。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

（卷179 17—22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辛酉（1830.12.21）

谕军机大臣等：据御史范承祖奏风闻本年五月间直隶静海县东南乡民人斗殴一案，牵涉本县民人高明德，该县知县张孔道

差衙役陈牛、王六回子等票传高明德，适伊外出，与高明德之父高坦平揪扭争吵，责其款待不周，又不出钱打点，将高坦平拘拿到县殴打致死；该县辄令快头杨国祥及革生董长庚向尸亲贿和，令其自认病死销案等语，事关县差拷毙人命，知县串通贿和，是否属实？必应彻底根究以成信谳。著那彦成亲提人证、卷宗，严审确情，按例定拟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高明德被民妇田周氏在县牵控，经该县张孔道票饬头役杨致祥、王富祥前往传讯，该役转派散役陈玉山、于富成赴乡票传高明德，并未在家，陈玉山商同于富成向其父高行大索诈，高行大不允，以致互踢毙命。将陈玉山依律拟斩，于富成减等拟流。并无串通贿和情弊。其失察衙役诈赃酿命例有处分，饬取职名送部核参。报闻。

（卷179 23—24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癸亥（1830.12.23）

谕内阁：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前于道光六年逆回张格尔滋事时曾经出力，此次贼匪布鲁特、安集延等伙同跋扈，阿布都尔满复率回众随同叶尔羌办事大臣等尽力固守城邑，并率回众奋勇打仗，剿戮叛贼多名，殊属奋勉。此由家教素娴，颇知大义，世代为国效力。阿布都尔满虽经赏给散秩大臣头等台吉，于朕矜恤之意犹觉未洽。阿布都尔满系哈迪尔之侄，哈迪尔之子克色布库现经承袭郡王衔贝勒，著加恩赏戴花翎在乾清门行走，以示朕推恩矜恤效力回仆至意。

（卷179 25页）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报出关日期一折。长龄已于十月二十七日出关加紧递行，览奏深慰廑注。惟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待援甚亟，前次容安奏伊犁官兵、民勇四千五百名于九月十二日全抵阿克苏，彼时并未接奉饬令回伊犁之旨，尽可赶紧

由叶尔羌进发，俾逆匪震慑兵威，二城之围自可立解，乃迁延观望坐失事机，此其罪一；先据容安奏差人前往大路一带地方侦探齐兰台以南并无贼踪，拟俟乌鲁木齐等处官兵到齐即分队先向巴尔楚克相机进剿，嗣又奏称军务移步换形，不可冒昧轻进，显系畏葸不前藉词支饰，此其罪二；和阗并无贼匪，乃容安奏称哈丰阿、孝顺岱于十月初二起程先赴和阗察看情形再行进发，既据伊奏明由大路进兵，嗣复欲由和阗前往，以有用之兵转于无贼之处绕道行走，以致耽延时日，无谋无勇措置乖方，此其罪三；阿克苏、乌什于伊犁等处官兵未到之前本属安堵，此项官兵原系救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并非为阿克苏、乌什防守之用，乃容安欲俟乌鲁木齐等处兵到后酌留一千名分拨防堵该二处再行前进，不知缓急轻重，任意宕延，坐拥重兵，虚糜粮饷，此其罪四。种种乖谬，丧心昧良，实堪痛恨！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待援日久不能支持，则容安贻误事机之罪尤重。前已降旨将容安拿问，留于阿克苏交长清看守。现据容安奏伊于十月十六日自阿克苏起程回京，著长龄即行知沿途截回，派员押解至阿克苏。长龄到彼后即行提讯容安，逐层细究其意何居、应如何治罪之处，著严审明确，定拟具奏。至该将军行抵阿克苏时，哈良阿、杨芳、胡超三人自已先后驰赴喀什噶尔一带，援解围城大局已定，应如何剿捕及如何安抚之处，著悉心筹酌，即知照哈良阿等妥为办理。其惰兰回子、白帽回子等竟敢安心从逆，甚属可恶，著长龄传知哈良阿等务当一律剿除，不可稍有姑息，以期净绝根株，毋贻后患。此次逆回滋扰，贼势尚单，朕意约需二万余兵力即足敷防剿，现在征调各路官兵较多，该兵丁等既派出征，自必咸愿立功自效，不欲折回，惟此内有未经行阵及打仗不能得力者，当详加察看，酌量撤回归伍。长龄务须破除情面，不可瞻徇迁就概行留营，

以致虚糜兵饷。至长清奏俟胡超所带官兵到齐再行进剿一折，所言无非回护前非，竟将危城置之不问，亦属丧尽天良，朕不值再向其申谕。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胡超奏挑带马队官兵三百员名于十月十六日兼程驰抵阿克苏与长清等筹商进剿事宜，探得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尚在坚守，叶尔羌又获胜仗，自应乘机进剿，所带马队官兵能以兼程行走，其步队官兵四千余员名因沿途车马疲乏不能加站，又值封河，不能过渡，约二十余日后方能赶抵阿克苏，现在官兵不敷进剿，暂为等候等语。该提督行走迅速可嘉，虽待兵尚未起程，览奏稍纾愤怒。此时后起甘、凉、肃各镇、协、营步队官兵计可陆续到齐，该提督自已由叶尔羌台路迅速进发，务须一鼓作气大振声威，立解围城痛加剿洗，该提督即驻扎喀什噶尔会同扎隆阿、伊萨克等抚驭兵回，加意防守，以待长龄至彼，听候调度。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在阿克苏帮同防堵出力，赏侍卫迈玛特二等台吉。

（卷179 28—32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丁卯（1830.12.27）

谕军机大臣等：据壁昌等奏东西两路续经剿退贼匪、所有出力官兵等请予鼓励一折。黑色热巴特军台地方有骑马贼匪十数名盘踞，当即派拨回兵前赴侦探，旋据回报贼众渐多，又派库尔察克等带领回兵二百名堵路，见骑马、步贼约有四百余人往东而来，复又差派伊布拉依木等带领回兵一千名直奔来贼接仗，库尔察克等开枪击毙贼三名、马二匹，生擒贼一名，夺获贼马四匹，余贼皆败向西逃；查该五品军功库尔察克左眼右腮带矛伤二处等语。可嘉之至。此时大兵云集，迅速进援，想胡超等带领各兵业已陆续驰抵叶尔羌，即哈丰阿等所带绕道和阗之兵亦应行抵该处。计大兵到日，叶尔羌余匪自必闻风逃窜，台

路当已肃清。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急切待援，该大臣即速令胡超等乘势长驱，解围剿贼，毋少延缓。至叶尔羌防堵事宜，著壁昌等仍随时稽查严密办理，毋得稍有疏懈。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成格等奏长清以随营后路驮载粮料等项需用脚力浩繁，奏请由乌鲁木齐迅速拨解驼只，并另据咨称除现拨驼一千只外，再为筹拨驼二千只方克办理无误；前因事在急需，已于无可分拨之驼内分给一千只，设再有余驼，自当星夜赶紧解往，惟乌鲁木齐距阿克苏程途窎远，以数万大兵供食于数千里之外，筹办运粮驼只已属竭蹶；若阿克苏迤西应用驼只再令乌鲁木齐供应，实属势难兼顾等语。成格等筹办粮运现无余驼，所奏自属实在情形。惟阿克苏迤西应用驼只关系紧要，著长清悉心筹划，妥速办理，毋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长清，并谕令成格知之。

（卷179　44—46页）

以剿办叶尔羌贼匪出力，赏四品伊什罕伯克斯底克三品顶带，把总贺丰年等蓝翎，余升用有差。

（卷179　46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戊辰（1830.12.28）

谕军机大臣等：哈良阿奏请另派熟悉大员参赞军务一折。前经降旨授长龄为扬威将军，令哈良阿与杨芳俱参赞军务。兹据哈良阿奏伊于办理军务机宜实未谙悉，参赞责任最重，请另行简派等语。哈良阿著参赞军务，不准固辞。惟军营一切机宜关系紧要，该大臣不可自以为是或意存急躁，不能详慎，遇有应办各事尤应破除情面，断不可稍涉瞻徇，总须与杨芳和衷商榷，听候长龄调度，以忠勤诚实为主，虚心秉公，努力向上，无负委任。前据胡超奏十月十六日已抵阿克苏，杨芳计亦随后

赶到。兹该大臣奏拜折后即加站前进，计本月二十日前后亦可赶到。胡超等业经叠次降旨催令进兵，自巳由叶尔羌台路迅速进发。该大臣赶到时务即并力妥办，速解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之围，并将逆匪歼擒，以靖边圉。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常德等奏喀什噶尔卡外冲巴噶什爱曼四品顶带花翎布鲁特比托胡达伯克、六品顶带蓝翎布鲁特阿里雅尔伯克来城诉称，本年八月霍罕、安集延贼匪纠约该比等滋事，因一时吓怕应允，只在后路供给羊面，并未敢帮同伤害官兵；贼众因攻城受伤未能得手，各回子亦未尽从逆，被逼之布鲁特因受欺凌俱逃散出卡；现止有一万余贼，一半围城，一半抢掳财物，回子人人怨恨，俱盼大兵速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防守甚严，惟城内柴薪将尽，是飞报求救等情。览奏均悉。并将该比等加意抚绥，赏给缎匹、茶叶、羊面等物饬送出卡，交令托依莫特附近安插，所办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急切待援，业经叠次降旨催令带兵各员飞速前进，指日大兵云集，无难迅扫贼氛以解二城之围。至乌什现在夷回静谧，该大臣等仍当督率防堵，勿稍疏虞，用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9 46—48页）

和阗办事大臣诚端等奏：查明草路、戈壁站大，和阗境内安设军台十二处，阿克苏境内亦安设军台。惟草地向无房屋，即办帐房十二架以备沿台搭用。每台设立马二十匹，伊斯玛依尔加添马二十匹。和阗西路军台七处，每台酌添马十五匹。又，接准阿克苏参赞大臣容安、长清等来咨，巳令哈丰阿等带兵由和阗草路进援，应需粮料、接乏马匹驼只、草束等物均经运送各台，以备大兵进征之用。得旨：和阗原属无事，皆因丧

心昧良之容安、长清妄行举措，致多此一番周章。可恨之至。

（卷179 48—49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辛未（1830.12.31）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飞催胡超等速进兵一折。据称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官兵九千余名已于十月初间齐抵阿克苏，若彼时全力由大路前进，会合叶尔羌官兵、回子直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救援，刻下定已解围；前此之分兵已属示弱于贼，此时若再迟延二十余日，又加程途十余日，二城被围已逾四月，恐难固守；已飞催胡超、额尔古伦、德勒格尔桑、贵成即刻带领伊犁等处全数官兵速赴叶尔羌会同哈丰阿迅往救援，由八百里行知等语。所奏洞达机宜，与朕意符合。此时由八百里行催进兵虽属缓不济急，犹冀以速补迟，不至一误再误。前此进兵濡迟，容安延误之罪重。容安以伊犁参赞大臣，所有伊犁官兵、民勇四千五百名悉听其调遣，伊于九月十二日已抵阿克苏，彼时并未接奉饬回本任之旨，乃坐拥重兵观望退缩，迟误机宜，且先据容安奏差人前往大路侦探并无贼踪，嗣又奏军务移步换形，不可冒昧轻进，显系畏葸不前，藉词支饰。伊既奏明由大路进兵，旋又欲于和阗无贼之处绕路行走，以致耽延时日，无谋无勇，措置乖方已极！阿克苏、乌什于伊犁等处官兵未到之先安堵如常，并不等候此项援兵到彼协同防守，乃容安欲候乌鲁木齐等处兵到彼酌留防兵一千名再行前进，不知缓急轻重，任意宕延，虚糜粮饷，容安种种乖谬，丧心昧良，深堪愤恨！著长龄到阿克苏时即遵前旨将容安罪状逐一究问是何肺肠，严行审讯，令其据实供吐。应如何治罪之处，审明从严定拟具奏。至长清于大兵到阿克苏但知留兵防守本境，并不通盘筹划催令进援，以致如许重兵坐糜粮饷一月之久，是其私心自用不顾大局，所谓“国尔忘家，公尔忘私”者安在？长清亦罪无可

贷。至哈丰阿系乌鲁木齐提督大员，容安不能受伊节制，伊亦不应受容安节制，乃该提督带领多兵行抵阿克苏，迟至十月初六日欲于和阗无贼之处迂道前行，以致稽延日久，亦属可恶。总之，容安之罪重，次长清，次哈丰阿，著长龄分别定拟具奏。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等俱系伊犁领队大臣，不得不听容安调遣，其进兵迟延之咎较之哈丰阿尚属有间，著一并附参。胡超到阿克苏时，以土尔扈特民遣未经行阵恐有疏失，欲等甘州、凉州、肃州官兵到齐再与额尔古伦等整队前进，虽有迟疑之咎，究由容安误之于前，已另降谕旨将该提督交部议处矣。前据该将军奏出关后加紧遄行，约封印前后总可抵阿克苏，其时哈良阿、杨芳等自早先期带兵起程，应如何进剿及如何安抚回众事宜，著随时行知，妥速办理。长龄身任将军，体统攸关，不可轻率前进，当暂驻阿克苏，俟陕、甘及吉林、黑龙江官兵到彼再带数千兵力由叶尔羌大路或由树窝子一带进发，直抵喀什噶尔将应办事宜悉心筹划，以期永靖边隅。所有各路具奏探报贼目，汇录名单发给阅看。内有名字大同小异者，自系传闻互异，著该将军确切详查，务须按名捕获解京讯办。贼目内有博巴克一犯，从前本系喀什噶尔四品伯克，上届背叛附从张逆，此次复敢带同伊子入卡滋事，尤属罪不容诛，必应设法就擒，毋致再令窜脱，幸逃法网。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3—8页）

又谕：据玉麟奏接据叶尔羌、乌什叠报军情、复严檄飞催速由大路进兵一折。据称接到各该城来信，知此次贼势，自口外援兵踵至阿克苏后，各城回情大定；喀什噶尔白帽及惰兰回子虽经附逆，多系逼从，与六年西四城全失者情形不同，乃长清等始则以筹备粮运耽延多日，今又称土尔扈特民遣皆不足恃；土尔扈特及民遣总在管带之人善于约束，上届克复四城及

浑巴什河之捷皆得其力，且孝顺岱、哈丰阿所带兵内亦有民遣一千，未尝不用以冲锋克敌；近日叶尔羌攻扰回城之贼多至数千，壁昌等尚能以少胜众，岂沿台零匪转不能就地歼除？至胡超轻骑赶到，尚因步队未齐，惟额尔古伦、贵成等到阿克苏已逾一月，屡经札催，该大臣又以胡超步队未到之言游移迁就，仍缓进援，辄扶同具奏；计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被围已久，音信不通，倘贼匪探知我兵观望不前，势必坐失事机，功亏一篑；复经飞饬严催并寄信详加开导，令长清先派额尔古伦等由大路进兵，胡超所带步队一俟到日，踵后遄进至叶尔羌与壁昌等会合，彼时哈良阿、杨芳等计亦陆续全到，乘势直赴喀什噶尔，必能立解围城；再，俟长龄到日将著名逆犯设法擒捕解京讯办，请先将长清等一并严行申饬等语。此次进兵迟误，坐失机宜，可恶可恨者首容安，次长清。此等丧心昧良之辈，朕前此屡经严谕，尚复任意迁延，该将军向伊等开导何肯听从？现在已谕令长龄到阿克苏时将容安严审，逐层讯究，诘其是何肺肠，审明定拟具奏，并将长清、哈丰阿分别议罪，额尔古伦等一并附参，胡超亦已明降谕旨交部议处。至霍罕在吹塔拉筑城一节，前经谕令该将军俟来春巡查边卡时于领队中派委妥员或即令布彦泰前往，当仍遵前旨不动声色，确切查明具奏。嗣后如无紧要事件，不必辄发五六百里文报致劳驿站。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7—9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甲戌（1831.1.3）

谕军机大臣等：本月据长清等奏筹议会督官兵由巴尔楚克相机进剿，定于十月二十九日起程等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急切待援，胡超既已起程前往，哈良阿、杨芳计此时当亦由阿克苏进发。其胡超所带之兵，据奏凉州、永昌、庄浪、西宁

官兵一千六百余员名在后尚未赶到，胡超已嘱令长清速催前进。又，另片奏喀什噶尔、阿克苏前经奏调乌鲁木齐所属满汉官兵三千五百余员名全行到齐，此项官兵如尚在途次，即著哈良阿等带领迅速前进。倘该官兵等已赶至叶尔羌，业经胡超带领，哈良阿等即跟接胡超会同并力剿办，不可稍有耽延，以期速解二城之围，俾边圉永就肃清。朕日盼捷音之至。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180 12—13页）

又谕：据长清奏喀喇沙尔贝子巴勒丹喇什病故，已明降谕旨将该贝子照贝勒例赐恤，并将伊子承袭贝勒矣。至该汗策登多尔济现亦患病，所属官兵无人弹压，自未便轻令前进。且合计现在满汉官兵已敷进援，著俟策登多尔济病体稍愈，即饬令协领奇拉布等管带，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土尔扈特饬令委参领伊龄阿等管带退回原处，各归游牧。其协领奇拉布，著俟带领官兵至喀喇沙尔后，仍赶赴军前听候差委。又据奏拿获乌什差往喀什噶尔探信之布鲁特米孜呼尔，供称伊在喀什噶尔听说前次伊萨克带领官兵并黑帽回子打仗，伤坏一千多贼，因此都恨他；再，明巴什跟前有十几岁小孩子，说是玉素普之子，暗暗打听，实系假的，又听得英吉沙尔玉素普也是假的，玉素普并未出来；喀什噶尔听说有四五万贼，看来未必有此数；英吉沙尔贼数多少，伊不知道；听说伊敏察克、玉都克素皮带著数千人在排素巴特、树窝子、巴尔楚克地方堵挡官兵，又说已派人往叶尔羌大路去，所有各处路口俱有人把守等语。是否确实？著将米孜呼尔解回乌什，咨令妥为办理。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

又谕：据长清等奏筹议会督官兵、定于十月二十九日由巴尔楚克大路相机进剿一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待援甚急，被

围已及四月，何可再缓？必须迅速进剿。树窝子一带据奏侦探贼匪均有准备，胡超现在取道巴尔楚克直向叶尔羌大路行走，该处附近惰兰回庄极多，自应妥为布置。著遵照节次所降谕旨严申纪律，饬禁兵丁毋得骚扰回庄。所过地方查有实系从逆之回庄，大加剿洗，廓清后路，不可姑息，并于沿途照旧安设台站，官兵接递文报。此时哈丰阿等所带由和阗草地前进之兵计已早抵叶尔羌，其凉州、永昌、庄浪、西宁各营在后未到官兵，该提督已属令长清饬能赶紧前进，计亦可陆续赶到。该提督务于各处多设侦探，至叶尔羌后察看情形，事机顺利，即赴英吉沙尔、喀什噶尔速解二城之围。查询回庄应剿者剿，应抚者抚。杨芳、哈良阿自亦先后到彼，相与筹商，确探贼情，严密防堵。围不可贪功深入，亦不可坐失事机。随时咨报长龄，听候调度。总须尽心妥办，速擒逆孽，以靖边圉。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60 13—16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辛巳（1831.1.10）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遵旨拿问容安解赴阿克苏一折。容安进兵迟延，种种乖谬，著长龄行抵阿克苏遵照前旨将容安罪状逐层诘讯，严审定拟具奏。长龄行走迅速，已于本月十一日行至哈密，计封印前后可到阿克苏，并著遵照前旨俟陕、甘及吉林、黑龙江官兵到彼再行带兵前进。哈良阿、杨芳计先后行抵阿克苏，自早启程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援救围城。此时局势不难于剿办完竣，而难于善后周妥，著长龄、哈良阿、杨芳循理度势从长计议，或仍照原定规制，或酌量变通，必得一长治久安之策方无后虑。不可如那彦成所办善后，行之未及二年即有此逆回入卡滋扰之事。长龄等当以此为前车之鉴，不可一误再误，贻患将来。此等乌合之众并无志于土地人民，不过欲得

子女玉帛，肆其抢掠，迨大兵一到即纷纷逃窜，及兵撤后又复潜来。国家经费不可不节，民力不可不恤，而地方之辽远疲困不可不思患预防，若常川征调大兵，尚复成何事体？经此次痛加剿除之后，必须边圉肃清，令逆匪不得再施狡计，即或日久间有滋扰之事，亦当预为筹及，只可就近调拨兵、回以资防剿，易于了结，不可动烦关内征兵，裹粮筹饷徒滋劳费。至各路探报贼目名单，前已寄交长龄按名捕获，所有爱散、木萨、博巴克、阿坦台、沃劣克等著名逆犯，尤当悉数擒拿，或悬赏购线以期必得，若任令该逆匪等闻风远飏，更属不成事体。长龄等当善体朕意悉心筹划，远纾胜算，务期永靖边陲，用副委任。昨据松筠、鄂山密奏善后事宜，朕初无成见，是否可行，著长龄等妥议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常格奏采办面斤大麦数目运往阿克苏备用并筹计转运脚力短绌一折。据奏库车采买白面三十万斤、大麦二千石，曾将前在两回城雇觅牛只驴头车辆轮转挽运尚属不敷；其乌鲁木齐粮运原拨驼一千九百只，据报只收到驼九百余只，已经运往阿克苏大营需用驼五百只，余驼四百只尚未旋回，而喀喇沙尔运来面斤若令原驼逐起回空，必致堆积；仍饬粮员以运来原驼暂行通融运往；现在库车脚力短绌，后路官兵接踵而至，大营用粮更多，请分拨驼只以资协济挽运等语。著杨遇春等将阿拉善王所进驼只并迪化州原拨驼只赶紧分拨该处，俾得转运兵食，以期源源接济，毋致有误军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遇春、鄂山、成格，并传谕颜伯焘知之。

（卷180 22—25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壬午（1831.1.11）

又谕：此次回疆用兵，和阗一路并无贼匪，本无须办理军务，乃容安等丧心昧良，措置乖方，于伊犁等处官兵到阿克苏

时不由叶尔羌大路迅速进援，转令哈丰阿等向和阗无贼之处行走，迟误事机。该处供应一切既已虚糜粮饷，而回子等捐备柴草、马匹、羊面亦无端受累。在容安、长清不应令哈丰阿等迂道行走，哈丰阿等亦不应听其指使由彼前行，其咎均无可逭。所有此次和阗一路军需，著交长龄将全数划出，应如何令容安、长清、哈丰阿分赔之处，分别核议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27—28页）

又谕：杨芳奏十一月初五日驰抵阿克苏一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望援孔亟，军台大路地广树密，惰兰遗孽一见兵到自然分投潜匿，不值稽留援兵顾轻失重，即叶尔羌数次扰城之贼亦不过数十贼目逼胁相从，兵到首逆窜飏，胁从自散，后路大兵踵至，不难以次洗剿。该大臣所见如是，朕意亦如是。独容安视惰兰遗孽为劲敌，畏缩迟疑，可恨之至。此时机宜，据该大臣奏以解围两城、擒献首逆为最要，而两城之围又应以英吉沙尔为第一，所见甚是。前据胡超奏十月二十九日将阿克苏满汉马步官兵、民勇带领起程，由军台大路进援。哈丰阿、孝顺岱所带由和阗行走之官兵自已先到叶尔羌，该大臣于拜折后已轻骑赶进，著于会晤胡超时归并兵力以次进援。总须速解二城之围，擒献逆酋，无使巧施狡计希图窜逸。想哈良阿不日亦即可到，并酌量情形应剿应防妥为办理，随时咨报长龄，听其调度，务期早靖贼氛，肃清边圉。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28—29页）

又谕：本日据诚端等奏采买粮料已动用库贮银两，现在哈丰阿、孝顺岱带领各营满汉官兵暨民遣等共三千五百余员名行抵和阗，该官兵等自阿克苏支领盐菜均已过期，该处因无项供支，即饬知伊斯玛依尔暂行垫借红钱一千五百串如数发给，

其采买粮料及草地一带接济官兵口粮、料石、驼只脚价并支放红钱作为征兵盐菜银两，均系伊斯玛依尔垫办，请于阿克苏就近酌拨银三万两以备支发垫款。著长清俟甘肃饷银到时迅即委员拨解银三万两运赴和阗，无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29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癸未（1831.1.12）

谕内阁：本日据胡超奏带领官兵行抵巴尔楚克并察看现在情形、取道由树窝子直驱喀什噶尔一折。前此伊犁官兵民勇四千五百名于九月十二日全抵阿克苏，必应迅速起程星驰进剿，乃容安迁延观望裹足不前，迟至一月之久尚未进兵，旋令哈丰阿、孝顺岱于和阗无贼之处迂道前行，并据奏巴尔楚克、树窝子大路贼势梗塞屯聚，大兵尚未到齐不敢轻进。现据胡超奏行抵巴尔楚克，探得该逆匪等因闻大兵前来均预先向树窝子并叶尔羌之草湖树窝逃窜等语，是巴尔楚克一带早无贼匪踪迹，容安畏葸无能，丧尽天良，迟误事机之罪实无可逭。胡超以此时惟有专力进援喀什噶尔，即由树窝子侦探前进，并于沿途安设台站以通文报，知会璧昌、常丰令哈丰阿、孝顺岱约期由叶尔羌前赴英吉沙尔进剿，两面夹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所办甚合机宜，有胆有识，可嘉之至。所有该提督前经部议革职之处，著加恩宽免。

（卷180 30—31页）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扬威将军长龄。本日据胡超奏带领官兵由树窝子赴援喀什噶尔一折。该提督同额尔古伦、贵成、察隆阿、德勒格尔桑等带领官兵于十一月初五日行抵巴尔楚克，由新改台路前进，所过各台逐处察看情形。该处当差惰兰回子自闻逆匪滋扰之信早将眷口搬移，其从逆回子闻大兵踵至即向树

窝子并叶尔羌之草湖树窝逃窜躲避，应逐加搜捕。该提督因贼匪人数无多，且急于赴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是以未经搜捕，并于沿途安设台站以通文报，所办甚合机宜，已明降谕旨将该提督从前交部议处处分加恩宽免，并另谕胡超到喀什噶尔时将剿办情形随时咨报该将军调度。至惰兰回子一闻大兵踵至先期逃窜，殊属可恶，该将军到阿克苏后，著即派员带兵前往各台查明实系从逆者痛加剿洗，以示惩创，不可稍有姑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胡超奏带领官兵取道树窝子赴援喀什噶尔，所办甚合机宜，有胆有识，可嘉之至。所有该提督前经部议革职之处，已另降谕旨加恩宽免矣。该提督已知会壁昌、常丰令哈丰阿、孝顺岱约期由叶尔羌前赴英吉沙尔进剿，两面夹击，使贼匪首尾不能相顾，所见极是。胡超著即先赴喀什噶尔，将围城贼匪剿散后即当乘势驰往英吉沙尔，彼时杨芳、哈丰阿等所带之兵计已赶到，正可并力夹击解围歼贼。台路一律肃清，该提督仍著折回喀什噶尔，驻扎该处与扎隆阿等会商妥办，将剿抚一切事宜随时咨报长龄，听候调度。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32—33页）

道光十年十一月甲申（1831.1.13）

谕军机大臣等：据常德等奏特派卡外胡什奇爱曼布鲁特比霍卓木胡里之弟金顶布鲁特密尔杂胡里由草地潜赴喀什噶尔侦探贼情，安慰回众；该布鲁特亲入贼营面见明伯克、爱散、博巴克，均相待甚好，后赴喀什噶尔阿勒吐什等回庄与黑帽回子入孜巴依等相见；据各黑帽回子等称“自从霍罕、安集延逆贼滋事，搜取财物子女，均被苦害，专盼大兵到来即可活命；至玉素普与伊子并未亲来，听说霍罕伯克亦未派人前来策应；新城虽然被围，防守甚严，现在贼不甚多，大兵到时就要逃窜”等

语；该布鲁特探听得实并取有入孜巴依回信，由卡外旋回等情。喀什噶尔贼匪无多，城池固守，胡超业由新改台路进发，哈良阿、杨芳亦相继驰往，看来大兵一到，各贼必纷纷逃窜。惟念各黑帽回子不肯从逆，被贼滋扰，情殊可悯，将来事定后著长龄将黑帽回子被害各庄并实在出力守城防御者详细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34—35页）

又谕：据杨芳奏前队改道进兵，立催后队相继策应情形；并据另片奏染患热疖，赶紧医治等语。杨芳于十一月初七日行抵萨伊里亮噶尔军台，据奏数日前生有热疖，近复红肿，暂驻该处疗治，不须半月即可乘骑前进。该大臣现在既患热疖，必须上紧医治，慎重调理。即在该处多驻数日，俟全愈后再行前进亦无不可，切勿过于劳顿。倘勉强就道力疾驰驱，于事转属无益。昨据胡超奏带领官兵于十一月初五日抵巴尔楚克，由新改台路前进，当经谕令先赴喀什噶尔，将围城贼匪剿散后即乘势驰往英吉沙尔。兹该大臣奏询知前队官兵皆已跟及，合计有兵八千余名，足敷剿办。该大臣在该处驻扎，催令后队官兵相继起身，甚合机宜，著即立催后起之兵赶紧驰进，接续策应，合力并剿，解围歼贼，俾台路一律廓清，边圉永靖，朕日盼捷音之迅至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常德等奏遵旨嘉奖托依莫特并卡内外情形一折。据称卡外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托依莫特前次呈出逆信，奏奉谕旨嘉奖，接到后当即差派布鲁特比库曲圭等出卡传旨嘉其忠悃，谕令益加奋勉，如将来更有出力之处，必当重加恩赏，该比感激天恩，情愿竭诚报效，并称卡外路通喀什噶尔一带，各爱曼布鲁特比霍卓木胡里等禀报“现闻大兵进剿，各率所属防守乌什卡外要隘山口，同心效顺”等语。托依莫特及众比等合力防

守，忠悃可嘉。该大臣等务即谕知该比等，俟该逆匪等窜入部落，立时设法悉数擒拿，毋任再行逃窜。倘著有功劳，必奏请恩施，渥加懋赏，俾令感奋，咸思报效以净逆氛。该大臣等仍当随时小心防范，毋稍疏虞。又，另片奏差派金顶布鲁特密尔杂胡里潜赴喀什噶尔阿勒吐什等回庄与黑帽回子入孜巴依等相见，据各黑帽回子回称"自逆贼滋事后，都被霍罕、安集延搜掳苦害，现在还向要钱；专俟大兵到来即可活命"；玉素普并未亲来，伊子是假的；新城防守甚严，霍罕伯克亦未派人策应；该布鲁特探听得实，取有入孜巴依回信等情形。该大臣等业经赏给该布鲁特银两、羊面等物，所办甚妥。各黑帽回子等不肯从逆，被贼扰害，情殊可悯，已谕知长龄等查明具奏，候旨施恩。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35—37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丙戌（1831.1.15）

又谕：穆馨阿等奏伯锡尔恳请呈进马匹、羊只一折。哈密郡王职衔贝勒伯锡尔前请凑备车辆，曾降旨令该大臣等照例发给脚价。兹据奏称伯锡尔仰蒙体恤感激难安，现备壮健马三百匹、羊一千只恳请代奏，情词恳切，自应准其呈进。著加恩赏给大缎二匹，即由该处库贮发给，并著交理藩院议叙以示奖励。

谕军机大臣等：哈丰阿等奏带领官兵行抵叶尔羌并遇贼接仗情形一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被围已及四月，待援甚急，何可再缓？该提督等带领官兵行抵阿克苏后并不迅速由大路进发，转由和阗前往，以有用之兵于无贼之处绕道行走，已属不知缓急轻重。现据奏于十月二十六日行抵和阗，二十八日始至洛河军台，行走实属迟滞。至十一月初四日在叶尔羌迤南玉河大桥遇贼接仗，并不将贼目黑色木阿浑即时擒获，仅生擒

贼匪数十名，其余贼匪任其四散奔逃，于次日即在西路喀拉布扎什头台地方扎住。该提督等明知二危城急切待援并不赶紧进发，转以不敢冒昧轻进饰词搪塞，迁延畏缩，只知保全性命，无勇无谋，可恨之至！昨据胡超奏已于十一月初五日行抵巴尔楚克，由新改台路前进，并知会壁昌等令哈丰阿等约期由叶尔羌前赴英吉沙尔，该提督等自应激发天良带兵前赴。哈良阿、杨芳均系特派参赞军务，此时计已先后赶到，著加紧遄行，于途次会晤时即将所带官兵交哈良阿、杨芳统领，听其调度。将此由六百里报便谕令知之。

又谕：据哈良阿奏已于十一月十二日行抵喀喇沙尔，定于二十日后赶至阿克苏；其官兵已到喀喇沙尔者，业经谕令加站前进，并信致长清先期筹备驼只，在后官兵催令趱行等语。该大臣行走迅速，筹办亦属妥协。昨据胡超奏十一月初五日已抵巴尔楚克，取道树窝子进援；杨芳奏十一月初七日行至萨伊里亮噶尔军台，该大臣于拜折后自亦赶紧前往。著与杨芳会晤后，即一同速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以解二城之围。所有从逆之白帽回子，必须痛加剿洗，其余被胁回众应剿者剿，应抚者抚，一切事宜务当酌筹妥办，用副委任，并随时咨报长龄。朕日盼捷音之至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壁昌等奏叶尔羌近日贼匪情形并救援官兵到城一折。据称十月二十九日西路科科热巴特营盘有贼匪千余骑自英吉沙尔前来扑扰，将出敌之商伯克玉素普等四人裹去，小回子等胆怯惊散，该贼复暗会城东贼匪及从逆惰兰贼众，于三十日到城，屯于南北回庄之后，当即飞差兵回往迎援兵，整队备战；十一月初一日，贼众绕城而攻，经壁昌调派官兵出城接应，常丰在城上督率，调拨枪炮打死贼匪甚多，南关外又有贼匪窜入，复剿杀十余名，余皆窜逃，我兵、民遣等仅阵亡四名，

受伤五名；初三日贼众竟扑回城，经官兵、伯克等用枪炮打死五十余名；连日贼众退聚西南附近回庄屯扎，以致台路文报不通；正在危急，适哈丰阿、孝顺岱带兵前来，于初五日由城东南回庄直奔贼营，杀贼无数，生擒六十余名，余贼拔营西窜，壁昌等即调东门外扎队官兵接应，复搜擒数十名，抢获枪矛马匹锅帐等物，追杀贼踪，已逃过喀拉布扎什头台，随即合兵一处公同计议等语。此次叶尔羌复有贼匪滋扰，经该大臣等即时剿散，哈丰阿等援兵已到，现议先追至西路喀拉布扎什头台、戈壁迤西英吉沙尔交界地方暂为扎营，相机再进。其东路爱吉特虎头台贼匪自必闻风胆落，不敢再来。至从逆侍兰回子甚属可恶，前已谕知长龄到阿克苏后派员查明，痛加剿洗。该大臣等务即谕令阿布都尔满设法先行招集，分别拿献，以免逃窜后剿办费力。此时胡超等带领官兵已由树窝子直驱喀什噶尔，计日大兵云集，自可迅解二城之围。该大臣等务当小心防守，勿使贼匪窜入，以固边圉而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和阗阵亡甘肃把总杨魁祭葬、世职，叶尔羌阵亡兵丁陈万顺等二名赏恤如例。

（卷181 3—8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丁亥（1831.1.16）

谕军机大臣等：据杨芳奏胡超仍由叶尔羌进兵一折。胡超前抵巴尔楚克，即取道树窝子进兵，嗣因接到杨芳前咨令由叶尔羌进援，旋即折回由军台大路行走。该提督既已折回大路前行，自必星驰进剿，不至再有迁延。胡超到叶尔羌时，哈丰阿、孝顺岱早经到彼，谅已会合进援，二城之围即可速解。现据玛杂尔回子萨木克供称安集延、布鲁特多人在喀什噶尔城周围住著，因城上施放枪炮不能进前等语。是该城尚能固守，大兵无难一鼓剿除。哈良阿已于十一月十二日行抵喀喇沙尔，定于

二十日后赶至阿克苏，杨芳前患热疖想已就愈，著该参赞等赶紧遄行，遵奉节次所降谕旨将剿抚事宜酌筹妥办，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1 9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己丑（1831.1.18）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程祖洛、江西巡抚吴光悦、安徽巡抚邓廷桢、河南巡抚杨国桢。据陶澍奏查明安徽霍邱县汉回械斗一案，是日回民逞凶，实止杀毙汉民王三等四命，同时被伤较重之民人张席珍等六名业已医痊，此外受伤尚轻者旋即平复，未经报验；其不知去向之王陈氏、宋学义等俱有著落，实无另有致毙之人；惟颍州等处回民向来凶狠好斗，一呼成群，视汉民如仇，此案被杀之王三等及受伤之张席珍等多非同谋对敌之人，乃回民杀机既动，迁怒旁观，乱刀混扎，枪火轰焚，竟有逢人便伤之势，情形凶横，与寻常斗殴误杀旁人之案不同，而纠人寻衅酿成重案之在逃凶回白姓尤为案内巨恶，土人言之犹为切齿，必须拿获一并按律重办；其已获凶犯杨松山等初供尚多狡饰，现经邓廷桢提省严审等语。霍邱县汉回械斗一案系在逃之回民白姓纠人寻衅逞凶，实为案内巨恶。该犯或逃往邻近各省，或仍潜匿安徽，均未可定，必须拿获到案按律重办，以儆凶顽。著陶澍等即饬所属一体认真访查，严拿务获究办，毋任远飏。将此各谕令知之。寻奏：在湖北沔阳州拿获白秀即白姓，审明回民杨松山等与汉民王三等邻居戏谑，杨松山被骂不甘，纠殴泄忿，各持械争斗并放火枪，因枪筒炸裂误燃集民王得顺店内花爆，延烧草屋九十余间，白秀在场并未伤人，仅将班耀先等纠往，应发极边烟瘴充军，到配折责安置。杨松山扎伤王三致死，拟绞监候。下部议。从之。

（卷181 10—11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辛卯（1831.1.20）

谕军机大臣等：据常德等奏乌什卡外布鲁特比托依莫特遣伊侄爱达尔伯克等报称，喀什噶尔所有霍罕、安集延贼众闻得大兵由叶尔羌进剿，口称霍罕有事必须回去，仅留围城贼匪数百名，嘱令俟贼众出卡较远再随后出去，均于十一月初九日逃窜出卡仍回霍罕，系托依莫特同弟爱散克勒底及众布鲁特眼见之事等语。此等乌合之众，一闻大兵将临即纷纷逃窜，早在朕意料之中，是以屡催迅速进兵，使该逆匪等猝不及防，即可痛加剿洗。乃迁延至今，兵到已在贼遁之后。现据托依莫特所报情形如果属实，是喀什噶尔已无贼可剿，所谓临阵生擒之说徒托空言。此时该逆匪等虽已逸出卡外，安知不就近潜藏伺我动静？长龄当预为筹计，必须将著名逆犯悉数就擒，永除后患。应如何设法搜捕及悬赏购线、令就缚献之处，著即飞咨哈良阿、杨芳、胡超妥速办理。现在局势可无须如许兵丁，若因已经征调概令前往，非特虚糜粮饷，且恐所需柴薪等项不无扰累回庄。看来不过需兵一二万即可足敷调遣，著长龄察看情形酌量裁撤，以节冗费。至胡超前已奏明由树窝子直驱喀什噶尔，嗣据杨芳奏该提督因途次接到杨芳前咨令由军台大路行走，旋即折回，并称树窝子以至牌斯巴特俱有埋伏，道路挖断等语。胡超既已由树窝子前进，复又折回大路，如因树窝子一带恐有贼匪埋伏即不由彼处行走，倘无别路可行，岂遂可驻兵不进？况统带重兵，如途次遇有伏贼正可就势迎剿，焉有转避贼匪之理？今据常德等探报贼情俱已逃逸出卡，是所言树窝子一带俱有埋伏及道路挖断之说并不确实。此言是否出自胡超，抑系杨芳因探有此信令其折回？其言究竟得之何人并折回改道究系何人主见？著长龄密加确访，据实覆奏。又据常德等奏喀什噶尔逃出黑帽回子爱孜木沙等供出贼目伪密喇布伯克委

拉提、伪阿奇木霍扎什俱在前开贼目名单之外，著查明悉行捕获以净根株。再，昨据富俊、那彦成条陈善后事宜各一折。著将原折发给长龄阅看，与前次寄给之松筠、鄂山条奏各折片同哈良阿、杨芳一并筹酌妥议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常德等奏喀什噶尔逃出黑帽回子供出各贼目，并据托依莫特探报喀什噶尔所有霍罕、安集延围城贼匪闻有大兵前来俱已逃窜出卡等语。所奏均悉。该逆匪等虽已逸出卡伦，未必全行远窜。现在胡超等带领大兵计已到彼，不难克日剿除。该大臣等仍当抚驭兵回随时侦探，妥为防守，毋得稍有疏懈。将此谕令知之。

（卷181 13—16页）

又谕：昨因胡超前已奏明由树窝子直赴喀什噶尔，嗣复折回由军台大路行走，并称树窝子至牌斯巴特有贼埋伏，特降旨令长龄查明此信得之何人，改道行走究系何人主见，据实覆奏。本日据胡超奏行至沙湖儿拿获逆回萨木克、色提巴尔第二名，讯称树窝子一带有安集延、布鲁特及白帽回子，因前次大兵由此路进援，此次俱安有埋伏，将道路挖断，拉有栅子阻截官兵，并接杨芳咨称由大路前进更合机宜，壁昌等亦咨令速援叶尔羌与哈丰阿等会合夹攻，贼必逃窜；该提督恐由树窝子进剿欲速反迟，耽延时日，是以不敢拘泥前奏，仍行折回由大路进兵等语。是胡超此次所奏已属明晰，所有昨谕长龄访查之处，著毋庸覆奏。将此附六百里报便谕令知之。

又谕：哈丰阿等奏叶尔羌西路喀拉布扎什头台遇贼接仗得胜一折。据称十一月初六日拔营行至五十里湖滩，探得喀拉布扎什军台迤东有骑马贼目数百人，当即各带十余骑先往查看地势，知有埋伏，正拟分路斜抄，忽见尘土又起，添有马贼五六

百骑、步贼千余人，一齐扑放鸟枪，哈丰阿等各带官兵三路夹攻，将贼截为两断，剿杀一百余贼，生擒五十余名，获马三十余匹，枪矛、大头棍四十余件，余贼逃入回庄施放鸟枪，轰伤我兵四名，哈丰阿等复令众兵放火烧毙五百余贼，追杀一百余人，生擒五十余名；因天晚在彼暂扎，俟胡超一二日后赶到，合兵西援英吉沙尔，即可直抵喀什噶尔等语。此次哈丰阿等追剿至喀拉布扎什军台遇贼接仗，擒杀多名，尚属可嘉。哈丰阿、孝顺岱自已迅速前进解围，所有得获胜仗出力官兵及受伤兵丁，著壁昌等查明名数，咨报长龄分别办理。又，据壁昌等另片奏现在东路爱吉特虎头台贼已闻风胆落，均由奎里铁里木道上仍往喀什噶尔境内逃去，所留满洲马队二百名无所用处，已令赶赴哈丰阿大营归队，一面饬令阿布都尔满选派熟谙情兰情形之五品伯克莫洛黑色木等前往东路招探；其逃避河沿之情兰回子，统俟哈丰阿、胡超等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贼匪剿净，堵住西窜之路，设法全行招出，俟杨芳到来会商洗除；至叶尔羌西南卡外色呼库勒地方贼匪有无盘踞，已令伊什罕伯克库尔察克等出卡招约附近未叛之布鲁特等共力搜拿，冀可务净该处贼目；并授计传谕布鲁特等前往英吉沙尔卡外一带准备，如有从彼逃出贼匪，立即查拿，将夺获轻重赏给出力之人，认有贼目，擒献解城，报功重赏等语。所见甚好。该大臣等务当随时设法搜拿贼匪，剿除净尽，毋使一名漏网，以固边圉而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长清覆奏九月初六日饬令胡超等相机前进谕旨系于九月二十五日奉到，其初十日饬令容安折回伊犁谕旨系于二十八日接奉，并非驿站迟误等语。喀什噶尔被围亟望救援，朕指示机宜降旨饬令进兵，该大臣等接奉后自应遵照妥办，先行覆奏，即有尚须筹议之处，亦应据实陈明。乃该大臣等欲令容安

管带官兵遂先将九月二十八日接奉谕旨声叙，而于二十五日先经接奉之谕旨转不覆奏，实属有心含混。长清著传旨申饬。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胡超奏自树窝子拿获逆贼审明并接杨芳、壁昌等来信改道由叶尔羌大路合兵前进一折。该提督等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行抵叶尔羌，十五日速即前进，现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贼匪据奏一闻大兵进剿，将辎重先运出卡，只留人马抗拒官兵，该提督与哈丰阿等合力进援，自已速解二城之围。此时哈良阿、杨芳计亦先后赶到，务当会商妥办，应剿则剿，应抚则抚，将著名贼目设法追擒或悬赏购线令就缚献，仍将办理情形随时咨报长龄，听其调度。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防堵要隘、采办粮料出力，免阿克苏所属回户本年应征大小麦石。

（卷181 19—23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甲午（1831.1.23）

谕军机大臣等：杨芳奏接据扎隆阿来信、贼已窜逸一折。据称十一月十七日扎隆阿差丁常奉清赍到信函，内称贼人自月初以后渐次移营，至初十日夜全行逃遁；惟细绎来函，有此次贼来，由于内有勾结猝致失事之语，当即讯据常奉清供八月初闻得卡外滋事，塔斯哈带兵去后，伊萨克即报称我兵大胜，与扎隆阿并兵民道喜，扎隆阿随差伊侦探，知官兵全行阵没，伊萨克所说尽是虚言，扎隆阿因此疑惑；伊萨克又请派兵接应，扎隆阿并未准行，当差人前往伊萨克署内暗查，适有众商民禀称街上见伊萨克车内坐有前次与塔斯哈带路之五品伯克一同进署，扎隆阿即派官兵同商民数百人将其衙门围搜，房内并地窖中藏匿许多回子，并搜出刀矛器械交官存贮；扎隆阿将要紧头目存留质对，其余俱杀；现将伊萨克并伊妻派人看守，嗣后官

兵、商民屡次打仗，杀贼无数等语。伊萨克自上届军兴急公报效，著有劳绩，经朕加封王爵授为帮办大臣，此次伊子爱玛特捐办粮马，嘉其忱悃，亦复叠沛恩施。现据长清奏爱玛特自闻喀什噶尔被困，思念其父时常涕泣，随同筹办一切极为出力，现闻贼遁喜形于色，并于九月间将其子阿密提送至伊犁避贼。看其光景，伊萨克感激天恩，不应遽怀携贰，朕思必无其事。且上届克复四城，生擒首逆，天戈所指迅即荡平，伊萨克曾经目睹，岂不知震慑天威？乃反思勾结，自料有何力量足以抗拒官兵？伊萨克虽极糊涂，亦不至此。再，前据长清奏称米孜呼尔供伊在喀什噶尔听说前次伊萨克带领官兵并黑帽回子打仗，伤坏一千多贼，因此人人都恨；或者播造谣言，扎隆阿与伊萨克素不相能，误听蜚语亦未可定。此时该将军计已行抵阿克苏，现在贼匪全行逃窜，台路廓清，正可轻骑赶紧直抵喀什噶尔，著长龄即作为该将军之意密行飞寄扎隆阿将伊萨克妥为看守，勿令稍有伤损。倘或有意外之虞，惟扎隆阿是问。长龄到彼即将扎隆阿所称伊萨克暗为勾结及常奉清所供伊萨克各款逐一研讯明晰，务得确情，据实具奏。至所称地窖中藏匿器械，容有其事；若藏匿回子多名，扎隆阿同在一城，何竟先无见闻？并著一并详细查明。长龄等若稍有含混迁就，不但负恩误国，一生威望扫地尽矣。谅长龄等必不至如此。再，顷据长清奏接到杨芳来信令其将爱玛特看守，业已拘禁在署。爱玛特应否即在阿克苏讯问抑须解至喀什噶尔质讯，或即交长龄带往，著长龄酌量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长龄，并谕哈良阿、杨芳知之。

又谕：本日已刻哈丰阿等奏十一月十二日由叶尔羌整队前进，至黑色尔迤南山边一带追赶贼匪，沿途剿杀二百余人，余皆向英吉沙尔逃窜，一半窜入黑色尔回庄；该提督等饬令官兵先

行圈围回庄，全行搜捕，并生擒安集延队目巴拉特一名，随即追赶至英吉沙尔迤东之头台托布拉克挨路剿搜，贼匪远窜，城内已空，后督官兵在附近村庄遍行搜捕，拿获贼匪三百余名，讯明实系从逆，即行正法等语。英吉沙尔之围业经该提督等带兵剿散，据巴拉特供有毛拉迈玛底阿浑、雅活普阿浑、吉勒达尔伯克等同伊带了三千余人前来，并供伊从喀什噶尔起身，有阿克库里、迈玛西里普、巴图鲁伯克、胳的伯克、舒都鲁伯克、博巴克、玉素普和卓、推里和卓、约洛达什伯克，俱是霍罕人；帕拉特比、萨玛克比共带著七八千人在喀什噶尔住著，同官兵打仗；阿坦台、汰劣克并未进来；十月内玉素普和卓叫人给阿坦台、汰劣克送过六个马驮子的东西等情。此等贼匪因官兵前到先行跑散，必群至喀什噶尔攻围，务须迅速歼擒，不可任令一名漏网。此时该提督等自已星驰前进早抵喀什噶尔，胡超计亦赶到，哈良阿、杨芳不日相继到彼，著长龄飞饬带兵各员合力并剿，速解该城之围，并将著名贼目悉数擒获以靖边圉。所有哈丰阿等单开打仗杀贼出力之员弁兵勇等，著长龄等查明核实具奏。原单发给阅看。至巴拉特此次所供贼目与前此发去贼目名单不尽相符，其阿坦台、汰劣克、玉素普和卓各犯据各处奏报侦探情形，有云已经入卡者，有云并未入卡者，究竟该犯等曾否入卡？并著长龄确切查明覆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先据长清奏接到杨芳密信，因扎隆阿信称此次贼来由于内有勾结，已将伊萨克拘禁在署，密令该大臣将爱玛特暂行看守。该大臣以爱玛特素来恭顺，恐至摇惑人心，仍令照常办事，不露声色暗为羁縻。午刻复据奏数日来人心渐定，该伯克似稍知觉，已将爱玛特拘禁在署各等语。此时长龄计已行抵阿克苏，伊萨克有无勾结，是真是假，已降旨令该将军详细

研讯，据实奏闻，候旨定夺。该大臣务将爱玛特小心看守，听候查办。其阿奇木伯克员缺，即著巴彦岱暂行署理。将此附六百里报便谕令知之。

又谕：据璧昌等奏前经派往奎里铁里木堵御、被贼砍伤捆去四品噶杂纳齐伯克多列素皮、又带领回子打仗被贼裹去之五品花翎密喇布伯克阿布都瓦依特与七品伯克莫洛黑雅斯、五品军功蓝翎莫洛明什库尔班、闲散回子爱散等于十一月十四日同英吉沙尔明伯克萨木萨克、阿克苏贸易回子等共十一人由草湖小路逃回叶尔羌，讯问该伯克等均因遇贼接仗被贼拿去，送至英吉沙尔看押，于十一月初间贼众闻大兵将到纷纷乱窜，该伯克等因乘间逃回等语。多列素皮、阿布都瓦依特俱身受有伤，始终坚不从逆，著准其各回伯克本缺。所有该大臣等前请递相升署各缺，仍著饬归本任。将此附六百里报便谕令知之。

（卷181 24—30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丙申（1831.1.25）

谕内阁：哈丰阿等奏援兵追贼西进、已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二城解围一折。据称十一月十四日带领伊犁、乌鲁木齐满汉官兵、民遣、壮勇等跟踪剿贼，驰抵英吉沙尔，贼匪先经闻风西窜，回城已空，面见棍楚克策楞，询知阿奇木伯克斯底克久已从逆；官兵叠次打仗得胜，贼匪灌水挖城，计无所施，困守数月，至是解围，人人欢忭，即于是日戌刻拔营，饬令伊犁委协领庆吉泰率领满洲营马队沿途在各庄搜捕追剿；该提督等率领马步官兵及民遣、壮勇顺路跟追，杀贼多名，生擒三百余名，追至距喀什噶尔十数里地方，适扎隆阿、多隆武带领城内官兵齐队前来，询悉贼匪俱往西北一路逃窜，随即将兵会合一处，同至喀什噶尔安抚夷回，守护城池，一面侦探贼情，密拿余匪，俟胡超统兵到时剿洗等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被围已

久，待援甚亟，前经调派各路官兵，叠次严催带兵大员无论何人先到即赶紧进援，乃容安昧良观望，坐失事机，哈丰阿等领兵先到，复听容安指使绕道和阗再从叶尔羌大路进发，以致日久稽延。此次贼势并未猖獗，本易剿散，哈丰阿等如早剿贼解围，尤当重加懋赏。此时虽觉稍迟，惟念现在台路廓清，围城已解，究由哈丰阿等首先到彼，尚属可嘉。哈丰阿著赏给云骑尉世职，进勇巴图鲁名号；孝顺岱著赏给副都统衔，仍均著交部从优议叙以示鼓励。帮办大臣塔斯哈前因贼匪滋事出卡追击，副将赖允贵带兵前往，一并俱被陷没，情甚可悯。塔斯哈著照都统衔赐恤，赖允贵著照总兵例赐恤，俾慰忠魂。扎隆阿、多隆武督率官兵困守三月有余，终保孤城，不失国体，可嘉可悯，著交长龄查明该大臣等守御情形据实具奏，再行降旨施恩。至哈丰阿等单开尤为出力之官员兵勇及另片奏请施恩之伊犁遣勇九百六十九名，并著长龄一并查明，候旨办理。又据扎隆阿等奏外委魏起明指挥兵丁将守台贼匪痛加剿戮，满洲防御察隆阿为贼矛伤犹复射中数贼，大伙贼匪始各奔窜，均属奋勇，亦著长龄查明奏请恩施。其另片奏采办军粮，著照长龄奏定价值给发。一切油烛、柴薪、守城旗帜器具，均著照军需定例造销。所有伤亡官弁兵勇等，著查明赐恤。出力文武官弁等，著分别劳绩奏请恩施。兵丁民勇等，著先赏给两月盐菜银两以示体恤。

又谕：哈丰阿奏军前借用银两请扣廉归款一折。哈丰阿带领官兵驰赴南疆救援，借用备带通融银一万两系为奖赏官兵暨招抚良回需用，著加恩免其扣廉归款，归入军需项下报销。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接据英吉沙尔解围确信并筹画一切情形一折。英吉沙尔之围，昨据哈丰阿等驰奏十一月十二日业

经带兵剿散；本日又据哈丰阿奏沿路搜擒，跟踪追捕，复解喀什噶尔之围；并据扎隆阿等将守城打仗杀贼情形暨援兵至喀什噶尔、贼匪逃遁出卡各缘由奏到。我官兵困守三月有余，终保孤城，不失国体，可嘉可悯，已明降谕旨将哈丰阿等分别加恩，并令长龄将扎隆阿等守御情形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矣。前因此次逆回滋扰，贼势尚单，叠经降旨令长龄将征调各路官兵酌量裁撤。兹据该将军奏英吉沙尔既已解围，喀什噶尔亦可一鼓肃清，台路已通，计所调关外及陕、甘各兵足敷剿办，一俟得有喀什噶尔解围确信，即将后路官兵撤令归伍等语。所见与朕意相同。现在该二城之围业经陆续解散，无须如许兵力，著即将后起京营、吉林、黑龙江、西安满洲营、四川各官兵撤令归伍以节糜费。喀什噶尔一带贼匪狡狯性成，现虽纷纷逃窜，其著名贼目难保不仍潜匿卡内探听官兵情形，必应悉数剿擒。哈良阿等此时计均陆续行抵该处，著即饬知该大臣等赶紧设法擒拿，讯明起衅根由，遵旨解京讯办。其余零星贼匪及从逆回子均著痛加剿戮以净根株。喀什噶尔被围已逾三月之久，该处薪米自属无余，而城外叠被肆扰，更无存积，刻下自未便令大兵全驻该城。据该将军奏业经札商哈良阿等酌量情形或即就地采买，或于喀什噶尔酌留若干外，悉令就食于叶尔羌，俾兵食不致缺乏，而于声势亦形联络。著照所议妥办。另片奏途次接得杨芳来信并钞录折稿、扎隆阿原信及常奉清供单，所称伊萨克勾结内应情节支离等语。此事昨据杨芳等奏到，朕即以伊萨克身受重恩，不应遽怀携贰，恐系有人播造谣言，扎隆阿与伊萨克素不相能，误听蜚语，降旨令该将军轻骑赶至喀什噶尔查办。兹据奏伊萨克身沐殊恩颇知报效，常奉清一面之词实难遽信；或系安集延诸夷因抄没驱逐之恨藉以倾陷伊萨克，前于围城之时既不得遂其欲，今大兵一到纷纷逃去，勾串汉奸作此

狡狯，亦未可知。该将军所料此事又与朕意相符，其可谓同德同心。该将军现已飞咨哈良阿等于解围后面见扎隆阿、伊萨克，其虚实无难立辨，并飞咨长清，声称常奉清既系喀什噶尔城内出来送信之人，现在欲知详细情形，即速差人带赴面禀一切，亲自询问。老成谋国，可嘉可喜。本日又据扎隆阿奏伊萨克勾贼入寇谋为内应、当即查破、立时分别剿除一折，并另片奏查出伊萨克勾结缘由。此事关系重大，该将军必当秉公核办，明查暗访，务得确情，并将扎隆阿折片内所称各款逐层根究，不可稍有不实不尽，令外夷轻视窃笑；或伊萨克竟无此事，被人倾陷，不为昭雪，致寒外夷之心，尤属不成事体。该将军公忠素著，想于此事断不肯含混迁就，负朕委任也。其扎隆阿讯据投回之牌素巴特七品明伯克阿布都吉利供出要路把什之父阿布都克里木曾任叶尔羌五品伯克，六年从逆为伊萨克隐匿，现在伊父子俱随博巴克反叛，阿布拉系六年从逆由霍罕投回，现复从逆出卡，阿纳雅特前赴阿克苏勾结等语。著即飞饬长清密行查明阿布都克里木等是否潜逃阿克苏，归案办理。又据哈丰阿等奏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斯底克久已从逆，尤当设法擒拿，毋任漏网。其哈丰阿等单开尤为出力之员弁及另片奏请恩施之伊犁遣勇九百六十九名，并著长龄一并查明具奏，候旨办理。又，顾莼奏条陈回疆事宜，与鄂山、杨芳、富俊、那彦成等各折一并妥议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杨芳奏连接哈丰阿等来信，带兵至英吉沙尔，看得回城及各庄回众尽行逃逸；及赶到喀什噶尔，贼匪已窜至明约洛地方，经扎隆阿派兵截其后尾，追杀多贼，该逆匪等去踪未远，正宜乘势追击，胡超亦可接踵赶到，业经飞咨催令赶紧追剿；该提督已于拜折后带领前起马队即夕起程等语。杨芳自早已赶到喀什噶尔，现已二城围解，所有剿抚事宜必须慎筹妥

办，各庄回众从逆者固应一律剿洗，其不肯附从者亦不可滥杀无辜。至著名贼目，务当悉数歼擒，以期边圉永就肃清，用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胡超奏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城围已解、贼匪逃出卡外、分拨官兵搜剿从逆各回庄一折。现在大兵云集，台路以次廓清，所有剿抚事宜最关紧要。各庄白帽惰兰回子查明实系从逆者，自应剿洗以彰国法，不可稍存姑息；其有被胁从者，亦不可妄戮无辜。黑帽回子尤当绥抚得宜。该提督等由中路直赴喀什噶尔，计此时早经赶到，务期与哈丰阿等会商妥办。至著名贼目，仍当设法追擒，悉数就获，以安边圉。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据扎隆阿等奏守城打仗情形暨援兵至喀什噶尔、贼匪逃遁出卡各缘由一折。喀什噶尔官兵困守三月有余，终保孤城，不失国体，可嘉可悯，已明降谕旨交长龄查明奏请恩施矣。现在该城之围已解，附近各庄回众必应分别良莠剿抚兼施。此外应办事宜甚多，哈良阿、杨芳等谅已先后赶到，该大臣等务当与哈丰阿等酌量情形会同妥办，随时咨报长龄，听候调度。将此附本日报便谕令知之。

（卷181　30—33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己亥（1831.1.28）

谕军机大臣等：官兵进征所用军器，至凯旋时应责令带回，验明收贮。乃该兵丁等间有私将器械就地售卖获利，并不携带回营，实属大干法纪。回疆地方人心易动，若将内地坚利军器售给该处，必至私藏渐多，且恐牟利商人私带出卡转售各外夷，均得仿照制造，尤有关系，不可不防其流弊。著长龄等饬知带兵各员严行晓谕该兵丁等，于凯撤时务将所用军器逐件验明，如查有私售者，即行严究治罪。至凯撤官兵不准

携带幼孩，上次回疆用兵叠经降旨严切申禁，此次各路所调官兵凯旋在即，并著长龄等严饬带兵各员申明禁令，约束该管官兵随时认真查察，倘敢私携男女幼孩，即严行参办，按律重惩，不可稍事姑息。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据胡超奏派往搜剿贼匪之副将张国相等行抵相距木苏里克庄二十余里，知有贼匪，当即整队前进，离庄渐近，即见贼匪约有七八百人竟敢施放鸟枪，各执长矛木棍抗拒官兵，经副将张国相、周悦胜、参将伍魁英、林方标、游击韩振先、岳兴阿、高玉连、马连升等带领马步队直前迎敌，枪炮齐放，贼众被杀一半，余俱逃窜，官兵赶向回庄四面围攻，生擒一百余人，歼毙数十名；讯据活贼供称，萨汉庄尚有贼匪一千余人，该副将等分兵三路前赴该庄，贼匪擂鼓吹号亦分股迎拒，我兵一鼓作气，马队当先，左翼步队直前冲杀，枪炮齐发，右翼步队从庄后抄截，前后夹击，贼始披靡四散，官兵追杀三十余里；统计杀贼六七百人，生擒五百余人，夺获牛羊器械无算等语。此次胡超分拨官兵搜捕潜匿贼匪，业经该提督将打仗奋勇及阵亡带伤官兵咨报该将军等奏请恩施，著长龄查明据实具奏，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1 43—45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甲辰（1831.2.2）

又谕：扎隆阿等奏官兵齐集喀什噶尔分扎防范、会筹剿抚并差探卡外情形、查拿首逆一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固守三月有余，贼匪一闻大兵将到即相率逃遁，而附近地方尚有潜匿余匪，该大臣等将现到之满汉官兵及民遣、民勇共一万一千九百余员名分布各要隘防范搜拿。此等贼匪诡谲多端，必须痛加歼戮以净根株。至著名各逆目，非若上次张格尔逃出卡外为各夷素所崇信不肯绑献，如果设法擒拿，无难就获。该

大臣等务当悬赏购线，相机妥办，俾逆目悉数歼除，勿使一名漏网。其各庄回众，从逆者固应剿洗，亦不可滥及无辜。所有续调关内各官兵，已谕令长龄裁撤归伍。至善后一切事宜，著俟长龄到时再行筹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长龄奏现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业已解围，贼众纷纷逃窜，飞咨哈良阿、杨芳将从逆白帽回子、惰兰回子各庄痛行剿洗；如有从逆伯克阿浑实系知情预谋者，解京讯办，并令将应办事宜亟为筹划等语。计哈良阿等自当遵照妥办。此时台路廓清，大局已定，所有未到之京营、吉林、黑龙江、西安满洲营、四川各官兵，前已降旨谕令裁撤。如哈良阿、杨芳等已将从逆各贼剿捕净尽，其胡超等所带民遣二千名、民勇一百名、吐鲁番屯兵一百四名亦著裁撤以节糜费。再，前路带兵大员足敷调遣，除哈良阿、杨芳、胡超尚有应办剿抚事宜外，奕经、桂轮著仍随长龄同行，其阿勒罕保、安福二员著仍带原兵旋京，布勒亨、伊勒东阿、寿昌三员著各饬回本任。至哈丰阿、察隆阿、孝顺岱、额尔古伦、贵成等，如无可办之事，或应撤回，或应酌留，著分别办理。至粮运一节，如能就地采买俾兵食不致缺乏，并著飞咨乌鲁木齐即行停止以省运脚。又据奏伊萨克一事已咨令阿克苏将常奉清押解前来，并飞咨扎隆阿将伊萨克及家属暨原留人证提解阿克苏，复有查出应质之犯亦令解送等语。此事关系綦重，伊萨克急公报效，屡受重恩，不应遽怀携贰。如果有勾贼入寇、谋为内应情事，自应据实查办；若扎隆阿误听蜚语，亦不可因该大臣守城三月有余著有劳绩稍为迁就。长龄当恪遵前旨将虚实悉心秉公研鞫，务得确情以成信谳。又据奏伊犁各满洲营兵丁于到叶尔羌之时大半逗留，到处抢掠，竟有致伤回子情事，已飞咨哈良阿等前往搜查，将所抢物件追出给领，妥为抚恤，即将为首滋事兵丁立行正法等语。

师行漫无纪律，以致抢掠回庄，必应如此惩办。孝顺岱身为带兵大员不能约束兵丁，疏纵已极，著即摘去翎顶交长龄详细查明，再行据实参奏。此外各处进援官兵倘有似此骚扰情弊，亦著一并搜查严参，勿稍徇隐。又据壁昌等奏叶尔羌三品顶翎四品商伯克玉素普被贼拿去，大骂贼众，凌辱致毙；五品伯克爱散被贼登时杀害。回子中如此忠勇，可嘉可悯之至。玉素普并无子嗣，惟有胞侄闲散回子阿布拉，爱散有无子嗣，现据咨查。其如何施恩之处，著长龄酌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守护叶尔羌汉回二城出力，赏都司那尔扎并千总张满贵、五品军功回子霍扎什、六品军功回子乌舒尔呢雅斯、莫洛密尔托胡达花翎，笔帖式兴安等蓝翎，余升擢、选补有差，并释遣犯回籍。

（卷182 7—10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戊申（1831.2.6）

谕军机大臣等：据户部奏此次回疆军务历届奏拨过部库银二百万两、甘肃封贮银一百六十万两、各省地丁盐课关税等银四百四十万两，共银八百万两，均经陆续起程解交甘肃转解；又，驮运军火等项需用驼只，据各处采买雇备及蒙古王、公等呈进，计报部有案者共驼四万一百七十余只，亦经分起解赴应用；现在二城之围已解，请饬管理粮饷大臣分别核办等语。著杨遇春等即查明各省所拨银两，按照应支款项数目拨解备支。如有盈余，俱截留甘肃藩库。至驼只一项是否均须应用，亦著核实酌办。其雇觅者，分别饬还、留备；其采买呈进者，分别停止、截留，以省脚价喂养之费。将此谕知杨遇春、鄂山，并传谕颜伯焘知之。

（卷182 15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辛亥（1831.2.9）

谕军机大臣等：据扎隆阿奏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被贼蹂躏、请免本年征粮、另筹采买供支兵糈一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回户被贼滋扰，情形困苦，已另降谕旨加恩将该二城本年应征额粮及八月以后应交赋钱一并豁免，以示体恤矣。所有该二城兵食，据扎隆阿奏称系就本城铺户搜买供支，核计仅敷年底之需；现接叶尔羌咨称该处筹办采买磨面供运俱极详备，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兵糈即可就近赴叶尔羌采办等语。此时该二城防兵粮糈关系紧要，著长龄察看情形就近采办以资接济，并统计各城采买粮石足敷兵食，即飞咨成格将乌鲁木齐粮运停止，以节繁费。又据扎隆阿片奏喀什噶尔存剩经费不敷军需，请拨银一百万两，自系合计征兵四万之数需用较繁，尚未见减撤官兵之旨。著长龄酌计该处应留兵若干，需银若干，一面奏闻，一面行知杨遇春、鄂山、颜伯焘速为拨银解往。现在该二城已就肃清，前调各路征兵应即酌量裁减，著长龄遵照前旨妥速筹办。又据扎隆阿另折奏喀什噶尔此次被贼滋扰决水灌城，该处龙神显著灵佑，请加封号，并修建庙宇列入祀典，著长龄查明归于善后事宜一并办理。昨据给事中王云锦条陈善后一折，是否可资采择，酌议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乌鲁木齐都统成格等奏：遵旨验收蒙古呈进驼一千只，内有四百只老弱残废。若概行收用，不但喂养需费过多，且本处俱系户地，无厂可牧，易致倒毙，不足以昭核实。应令该蒙古自行领回，并请毋庸再行补解，以示体恤。从之。

（卷182 25—27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壬子（1831.2.10）

谕内阁：现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业已解围，当降旨将未到之各处官兵俱令撤回归营，其已到各兵亦分别酌留凯

撤。惟是大兵归伍，道路遥长，诚恐带兵官员管束不严，该兵丁等沿途骚扰，以致滋生事端，不可不严行申禁。著各该带兵官员小心弹压，宣示律令，约束严明，务使恪守科条，秋毫无犯，并著沿途各督、抚等随时严加稽查。倘有不肖兵丁私携幼孩、抢掠财物并沿途骚扰驿站或累及居民铺户情事，立即查拿，按律治罪，并将带兵各该管官参奏，从重惩处，如该督、抚等有心徇隐，经朕访闻，亦必严惩不贷。将此通谕知之。

又谕：常德等奏请将屯工、兵丁欠交粮石分年带征并将该管官员交部分别议处一折。乌什新旧屯工、兵丁本年应交粮石，因八月间逆夷仓猝滋事派拨防堵，该兵丁等收割驮运不无遗漏抛洒，致欠交小麦一千四百石，据该大臣等查明实无那移侵吞情弊，若令该兵丁等当年赔补，恐力有未逮，著加恩准其于道光十一、十二两年应交粮石之外分作二年带征，以纾兵力。此项欠交粮石事属有因，并非该管官员督办不善，所有常德等自请议处并请将副将富桑阿等分别议处之处，俱著加恩宽免。

谕军机大臣：扎隆阿奏查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守城打仗出力文武员弁兵民人等、恳恩鼓励各一折。此次逆回滋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固守三月有余，现据扎隆阿具奏该二城守御情形并将出力文武员弁兵民人等开单呈览，著长龄即将单内所开恳请鼓励之处查明具奏，候旨办理。至英吉沙尔于本年八月被围，棍楚克策楞系该处领队大臣，于九年到任时即曾具折谢恩，并非不能奏事之人，于此事初起时即应迅速奏闻，或因彼时台路不通未能驰报，迨解围后亦应具折奏明，乃数月以来并未奏到一折，是否扎隆阿不令该大臣专折具奏，抑由该大臣意存畏葸不敢递折？著长龄查明据实覆奏。至诚端现在阿克苏办理粮饷事务，和阗只有帮办领队大臣舒伦保一人，是否足资办

理？如尚须委员会同筹办，著长龄即奏派一人前往。倘无人可派，即奏明候朕简放。若该处无应办要事，舒伦保可以一手经理，无须添派，亦著奏闻。再，军行以纪律为先，必应约束严明。前据孝顺岱所带伊犁兵丁在叶尔羌即有逗留抢掠之事，现在撤回各兵恐不免沿途骚扰，除关以内已明降谕旨责成各督、抚严加查察，其关外经过地方著长龄严行申禁，倘该兵丁等不守法度竟敢携带幼孩并骚扰驿站，累及回民、铺户，务即查明按律治罪，并将带兵之员严参重惩，毋稍宽贷。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2　27—30页）

以防守阿克苏土尔扈特、和硕特汗、台吉、官兵等不服水土，命撤回游牧，并免缴借支银。

（卷182　31页）

道光十年十二月癸丑（1831.2.11）

谕内阁：长龄参奏哈丰阿等一折。乌鲁木齐提督哈丰阿、伊犁领队大臣孝顺岱前派率领官兵进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搜捕贼匪，于军营出力人员并不咨报将军、参赞听候核办，率行具折保奏，实属冒昧。哈丰阿、孝顺岱均著交部议处，以为轻率陈奏者戒。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奏参哈丰阿等保举出力人员轻率陈奏一折，已明降谕旨将哈丰阿、孝顺岱一并交部议处矣。著长龄即传旨行令回疆各大臣除本城应奏事件仍由各该大臣照例自行具奏外，所有关涉军营事务，均著咨明该将军随时奏闻，不得纷纷自行陈奏，以符体制。又据片奏提审英吉沙尔阿奇木斯底克一节。前据扎隆阿等奏贼目单内有斯底克之名，并云现在投出，该阿奇木究竟如何从逆，如何投出情形？扎隆阿等尚未讯明具奏。又据哈丰阿等奏斯底克久已从逆，如果该阿奇木

已经从逆，何以并不潜逃？是否投出？必应彻底根究。著长龄即饬扎隆阿将斯底克及一干人证迅速解交该将军秉公确切查讯，不可稍有含混。至剿捕一切事宜应留兵若干，按兵计粮，如就近采办足资军食，即遵照前旨将乌鲁木齐粮运速行停止，并将需用饷银若干之处通盘确核；如尚需接济，一面飞咨杨遇春、鄂山、颜伯焘筹拨解往，一面奏闻。现据诚端等奏阿克苏现尚积存粮面一百八十余万斤，拟俟乌鲁木齐运粮驼只到日，赶运至喀什噶尔以资急需；俟大营口粮稍裕，阿克苏积面疏通，彼时内地协济驼只拨到，再按段分设粮台；并称陕、甘筹拨阿克苏等处军饷，已于解到银十一万两内拨银五万两解往喀什噶尔等语。著长龄一并查明核实筹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2 32—34页）

道光十一年正月壬戌（1831.2.20）

谕内阁：穆兴阿等转奏哈密郡王衔贝勒伯锡尔因本年朕五旬万寿，呈请进京叩贺，尚属出于至诚，殊堪嘉尚。前因朕五旬万寿，特降谕旨停止各蒙古王、公、台吉等进京叩贺，况哈密地当孔道，正值陆续凯撤官兵之时，伊所属回子等尚有应办差务，伊正宜在彼弹压。伯锡尔本年著无庸进京叩贺，著穆兴阿转谕知之，以示朕矜恤回仆之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接奉廷寄恭折覆奏并行抵阿克苏日期及筹办一切情形一折。所有容安等罪状此时自已逐款根究，分别定拟，不日即可奏到。至伊萨克案内应讯人证，该将军已飞咨玉麟、常德将阿布都拉什特、色里木堪加及扎拉芬一并提至阿克苏，所办甚好。至布鲁特比推莫特属下之毛拉一名随贼日久，其中大小头目名字自必深知，该将军已飞咨常德速将毛拉传解前来，不但可以详讯入卡滋事头目人数，并可讯问勾结起衅切实根由，所见甚是。此时投信之民人常奉清及前次咨提扎

隆阿原折内所开应质人证自已陆续解到。本日据扎隆阿奏查照长龄来咨将案内人证先行解往，折内称俟长龄抵喀什噶尔时再行提取伊萨克讯问，较之解赴阿克苏似较省便等语。妄行违抗，可恶之至。扎隆阿著即传旨解任，与伊萨克一并迅速提解，交长龄审讯。所有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印务，业经降旨令哈良阿、杨芳护理。该将军即饬知该参赞等将应办剿抚事宜及该城参赞大臣任内应办事件会同妥办。至扎隆阿所称伊萨克勾结一案关系重大，如果伊萨克实有勾贼入寇谋为内应情事，自应据实查办，断不可将谋逆重情稍为容隐；倘系扎隆阿有心倾陷，则是诬人叛逆，岂可迁就含混致成冤狱？该将军务当遵奉节次所降谕旨秉公持正，确切根究，必须水落石出，不准稍有不实不尽之处。其折内所称八月十三日贼至旧城时，伊萨克奔告以为贼人前来报仇，将其坟墓发掘，系托克托呢杂尔目睹等语。究竟伊萨克坟墓是否业经被贼发掘？著即行知哈良阿等亲往确切查明。至所称官兵二千余员名既为截阻阵亡，又复守城九十余日一节，亦著行知哈良阿等迅即查明阵殁官兵究有若干，彼时伊萨克系如何截阻，覆到时一并据实覆奏。该将军此时如尚在阿克苏，即在彼提集扎隆阿、伊萨克及案内应讯人证审拟具奏；倘已自阿克苏起程前进，即驻扎叶尔羌审办，俟此案奏结后，再驰赴喀什噶尔将现在应办剿抚事宜及善后章程详晰筹度，定议具奏。俟奏到时，奉有谕旨令该将军回京再行起程，不可因前此业经降旨准令该将军来京展觐遽行起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哈良阿等奏业于上年十二月初十日驰抵喀什噶尔，沿途察看情形，分别办理剿抚事宜。览奏均悉。现在扎隆阿因参奏伊萨克谋为内应，已降旨将扎隆阿解任，令其前往阿克苏听候长龄质讯。所有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印务，即著哈良

阿、杨芳二人暂行护理。其应办剿抚一切事宜，哈良阿等固妥为筹办。至该城参赞大臣任内事件，亦著哈良阿等商酌办理。此次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从逆回众较叶尔羌更多数倍，虽经先后搜剿，而逃逸藏匿颇为不少，总之二城之根株不断，则卡外之窥伺复生，不可不痛加剿洗。惟据称现在投归者尚未齐集，若遽行诛戮，恐铤而走险，转致棘手。著暂行收抚各回原住，分别良莠，以次严密剿办，毋贻后患。至善后大局关系綦重，现有旨令长龄于查办伊萨克事竣即前往喀什噶尔。哈良阿等俟该将军到彼亲历察看，会同筹办，务臻妥善，永靖边圉。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3 7—11页）

道光十一年正月乙丑（1831.2.23）

谕内阁：长龄奏遵旨审拟容安等罪名一折。前因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二城待援甚亟，容安统领伊犁官兵于九月十二日全抵阿克苏，尽可赶紧由叶尔羌进发解围，乃迁延观望坐失机宜，且先据奏明由大路进兵，嗣复欲由和阗前往，以有用之兵转于无贼之处绕道行走，以致耽延一月之久，无谋无勇，措置乖方，并欲厚集兵力防守阿克苏、乌什再行前进，身为统兵大员不知缓急轻重，任意延宕，丧心昧良，莫此为甚。当降旨将容安革职拿问，嗣以此等怯懦无用之人不值如此办理，复谕长龄将容安解赴阿克苏看守，旋又数其四罪，令长龄到彼后逐层严审，按律定拟，并将长清等分别拟罪。兹据长龄审明容安等罪款定拟具奏。容安坐拥重兵畏葸不前，辜负国恩，贻误事机，本应照军法从事，在阿克苏即行正法，姑念现在二城之围已解，尚可宽其一线。容安著加恩照长龄所拟依军临敌境违期三日斩监候律斩监候秋后处决，即派妥员押解刑部监禁，赶入本年朝审情实办理。长清但知留兵防守，并不通盘筹划催令进援，亦

属咎有应得，惟该大臣究非奉派带兵之员，而抚驭夷回尚为安静，且于扎隆阿信致令将伊什罕伯克托呢杂尔等家产查封并将缘坐人犯一并拘禁，该大臣均未照办，颇有识见。长清著加恩革去副都统，赏给二等侍卫，仍作为阿克苏办事大臣。哈丰阿系乌鲁木齐提督，本不应受容安节制，乃听其指使迂道前行，稽延日久，实属错误。姑念此次进援究系该提督带兵先到，虽未接仗杀贼，惟令贼众一闻兵到即行远窜，得以解围，哈丰阿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额尔古伦、贵成、孝顺岱进兵究属迟延，著一并交部议处。

又谕：乌鲁木齐提督哈丰阿、伊犁领队大臣孝顺岱带领援兵搜捕贼匪，于军营出力人员并不咨报将军、参赞听候核办，率行具奏，均著照部议降一级留任，毋庸查级议抵。该员等系派往军营之员，著俟事竣回营之日补扣降级俸银。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请将扎隆阿先行撤任办理缘由一折。扎隆阿所称伊萨克勾结内应一事，朕于杨芳等初次奏到时即以伊萨克身受重恩，不应遽怀携贰，恐系扎隆阿有心倾陷，降旨令该将军亲提审办。嗣据扎隆阿屡次陈奏，并于该将军咨提人证时不即将伊萨克起解，叠经降旨谕令秉公审讯，并传旨将扎隆阿解任，与伊萨克一并提解。兹据奏行抵阿克苏面晤长清告知，并据常格咨称前接扎隆阿来信并咨令将托克托呢杂尔等家产查封，缘坐人犯一并拘禁等情，该大臣等以案情尚未确实，恐遽行查办致办惶惑，并未照办，所见甚是。现在讯据布鲁特毛拉等各供及询悉情形，所称逆酋明巴什因攻城不得手向爱散问计，爱散告以现有伊萨克在城，是以回心固守，须得先将伊萨克诬蔑，及该城兵民于贼匪围城之际，即将伊萨克衙署抄没，杀毙大小伯克回子二百余人，均称此次贼匪进卡滋事系伊萨克所使，强令扎参赞看守，又于围城时有兵民千余人口称

伊萨克有勾结情事，齐赴阿奇木署中拿住伯克、回子等约二三百名，并不待参赞之谕登时杀戮净尽，财物抢掳一空；伊萨克夫妇先赴参赞署中，仅以身免各等语。虽未可遽为深信，而于伊萨克勾结情事未真、扎隆阿办理错谬已可概见。且任听兵民人等咨行杀掠并将大小伯克、回子杀毙至数百人之多，姑无论所称伊萨克勾结内应是否属实，即此任听妄杀一节，扎隆阿昏谬之处实属难辞。该将军以该参赞所奏情节与询问情形迥不相符，难保其不无回护任听妄杀之前愆，转受兵民之挟制，因而巧为弥缝，所料不错。其于该将军咨提人证时不即将伊萨克起解，转藉口恐奸细探听在途劫夺，并非玩泄，实属有心违抗。昨已有旨令该将军传旨将扎隆阿解任，现据奏到亦请即行解任，并以折报往还需时恐该员稽留多日或致别生枝节，一面奏明，一面先将该员撤任，好极。能如此，不愧朕推心倚任矣。扎隆阿于案情未定之先妄行杀戮，已失本处良回之心，况任听兵民恣肆，毫无约束，复分致阿克苏、库车，令其查封拘禁，以致二城回众亦各惶惶，似此谬妄糊涂之员不但不能无罪，仍当治以重罪，扎隆阿著即革职。该将军现已饬知哈丰阿令其即带马步官兵千余名护解伊萨克一干人证迅速赴阿克苏以免疏虞，所见又是。此事关系重大，必应秉公查办，该将军之心即朕之心，所奏情形与朕叠次所降谕旨均相符合，可嘉之至。此时伊萨克等计可陆续解到，该将军务须严切根究，期于水落石出。如果伊萨克有应与提到人证质讯之处，固当令其质对，即扎隆阿有应与各犯质对之处，现已降旨将伊革职，伊既不知自爱，不值为伊顾惜颜面，亦著令其质对，将此案虚实悉心研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倘审明伊萨克实无勾结情事，著于审明后将道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初次寄谕该将军之旨向伊萨克明白宣示，俾知伊忠悃素著，此次被人倾陷朕早鉴

及，以安其心。至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昨已有旨令哈良阿、杨芳暂行护理，著仍遵前旨饬令筹办一切。所请令胡超帮办之处，著毋庸议。至另片奏此次起衅根由询之该布鲁特比及回子等，皆称由于抄没安集延驱逐出卡，因此怀恨勾结等语。究竟该布鲁特等所称是否属实？著再行详细查明，据实具奏。本日据玉麟等奏体察边界现在情形酌筹办理，所称那林距喀什噶尔卡伦较近，由彼经过特木尔图淖尔，迤北即是吹塔拉斯一带，当为讨逆所必至，请饬长龄等于派兵出卡捕拿逆犯之便，顺赴吹塔拉斯等处确查等语。著长龄自行酌量，如须派人前往，著饬令由伊犁前往会同确切查勘；倘无须派人前往，即咨会玉麟等妥为查勘办理。又另折奏体察中外情形，新疆茶政及夷商贸易似应酌复旧章，并著长龄详查妥议。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3 13—19页）

道光十一年正月壬申（1831.3.2）

谕内阁：前因容安等带兵进援不由叶尔羌大路前进，转向和阗无贼之处行走，贻误事机，所有由和阗一路军需当降旨交长龄查明，令容安等分别赔偿。兹据长龄奏业经行知诚端将此项军需全数划出，分作十成。著照议令容安分赔五成，长清分赔三成，哈丰阿分赔二成，即行照数归款以示惩儆。该部知道。

又谕：成格等奏乌里雅苏台蒙古所进驼只请旨赏还一折。乌鲁木齐粮运现已停止，无需用驼，所有该蒙古等进驼三千二百只著无庸验收，即行全数赏还，俾得早回游牧，以示体恤。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讯据大概供词一折。伊萨克案内常泰清一名业经守备杨应元解赴阿克苏，据该将军讯取各供具奏，内常泰清称参赞衙门书办说幕友周姓因兵民抄杀伯克、回子人数过多并没凭据，都是一片疑心，将来甚难入奏；又，杨应

元称当日抄杀时即系常奉清与刘汉，阎良贵为首，彼时参赞听见嚷闹即差章京金奇贤持令箭前去拦阻不住各等语。幕友周姓系案内要证，其刘汉、阎良贵既据杨应元称抄杀时曾与常奉清为首，亦应提到质讯，即章京金奇贤自当一并讯问，著即迅速咨提到案严切根究。前因扎隆阿有心违抗传旨解任，旋据奏到亦请即行解任，复经降旨将扎隆阿革职，与伊萨克一并提解。此时人证计已陆续到齐，该将军务提集人证秉公审办，如扎隆阿供词狡展，即一面拿问，一面奏闻。总须水落石出，鞫讯明确，按律定拟具奏。本日又据扎隆阿奏到二折，一系密奏伊萨克之事，一系搜获逆贼，讯取供词，分别办理，均著长龄查办。所称逆犯毛拉库恰克、托胡达呢杂尔二名，著即归案严审。又，另片奏买办粮料及派员办理军务、公局等事，著即行饬知哈良阿、杨芳妥为办理。至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前已降旨令哈良阿、杨芳暂行护理，朕意将来即以璧昌补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并将常德赏给升衔作为叶尔羌办事大臣。其乌什办事大臣一缺何人可以胜任，著该将军保奏一员请旨简放。至喀什噶尔向设帮办大臣，现在是否仍须补放，著该将军体察情形据实覆奏。如仍须补放，亦著该将军拟保请旨。又据奏常奉清供贼人围城数日后，有安集延一人向城上告称且不要放枪炮，那些围城千余贼都已跪下，令通事来说"我们是喀什噶尔、阿克苏、伊犁等处逐出的安集延，在卡内买卖多年，并未随张格尔造反，忽于八年间将我们的茶叶、大黄全行抄没入官，并不给价，驱逐出卡无以为生；后来有布鲁特在我们爱曼拿著茶叶夸说这是大皇帝赏还的，我们更加气忿，因此进卡，只求将茶叶、大黄给还，仍准在卡内作买卖，就是恩典"等情；又，十二日有本城许多黑帽回子拿著羊面瓜酒，并未拿著器械各等语。该将军奏出关后访闻情节与所供均属无异，著再行详细访查，核实

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3 25—28页）

道光十一年正月癸酉（1831.3.3）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扬威将军长龄。扎隆阿所称伊萨克勾结一案，叠经降旨谕令该将军秉公查办。本日据扎隆阿奏交卸印篆日期，附片奏办理伊萨克之事，并据哈良阿等奏密陈查办事宜及伊萨克情形。此案关系重大，朕看哈良阿、杨芳似为扎隆阿所惑，卿不可亦为所惑，务当遵照节次所降谕旨一视同仁，秉公持正，将案情虚实悉心研究，务得确情以成信谳，断不可意存迁就，稍有不实不尽之处。至喀什噶尔现在应办之事甚多，前经谕令该将军驰赴该处筹办一切，不准遽行起程回京，哈良阿、杨芳早经到彼，该将军驰往该处面为商酌，较之文移往返自尤详晰。著于此案奏结后即驰赴喀什噶尔，体察情形将现在应剿应抚事宜及善后章程与哈良阿等悉心商榷，筹议办理，据实具奏。又，扎隆阿另片奏请将派兵出城打仗所用赏需银四千两归军需项下报销等语。此项银两据扎隆阿奏系因该兵勇等出城打仗赏给，业经动用，应否归入军需项下报销之处，并著该将军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3 29—30页）

又谕：哈良阿等奏接据长龄咨照署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印务并哈良阿奏沥陈下情各一折。前经降旨将扎隆阿解任，令其前赴阿克苏听候质讯，所有该城参赞大臣印务谕令哈良阿、杨芳暂行护理，自当将任内各务妥为商办。兹据哈良阿奏该城往来文移大半均系汉字，伊不通汉文，藉人口诵恐启弊端，致有贻误，恳请迅速简放以重职守，所奏自系实情。惟现杨芳一同护理，哈良阿务当与杨芳和衷商榷，将该城应办事件并剿抚一切机宜妥筹办理。至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不久即当简放前

往接印，断不可因暂时护理稍有疏懈，勉图报效以副委任可也。将此附六百里报便谕令知之。

（卷183 30—31页）

道光十一年正月丙子（1831.3.6）

谕军机大臣等：据哈良阿等奏接据长龄咨查应办事宜十五条、分别酌议一折。所称檄谕霍罕要人一条本属天朝体制，惟博巴克一犯曾任四品伯克，深悉卡内情形，霍罕既恃为谋主，设竟无覆报或抗言回答，转于大体有碍，著长龄于行抵喀什噶尔后将是否檄谕霍罕一层与哈良阿、杨芳会商妥办。至于著名逆犯，务当悬赏购线，设法擒获，以净根株。此时剿抚事宜急应筹办，所有已到阿克苏官兵无须全行留住，著即饬赴喀什噶尔交哈良阿、杨芳随时调遣。乌鲁木齐粮运现已停止，自应就近办理粮运以供兵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护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哈良阿等奏：伊萨克一案急办不如缓办。咨商扬威将军长龄先赴喀什噶尔面筹大局。得旨：朕初闻伊萨克之事，因关系重大，必应在阿克苏究办严密而能得实，未及降旨，长龄已奏请解至阿克苏审办。至扎隆阿，朕方降旨将其解任革职，而长龄即奏请将伊解任。是该将军于万里之外与朕一心，不谋而合，迥异汝等偏持己见不知大体，中心毫无主张，均为枉费心力、无福受恩之扎隆阿所惑，曷胜愤怒！故汝等前此折奏俱未批示，发交长龄矣。不料汝二人之意见与朕如此相背也。

（卷183 33—34页）

道光十一年正月辛巳（1831.3.11）

又谕：据哈良阿等奏此次路过叶尔羌，访察贼已突入该处回城，赖阿浑等倡言回教经典被杀好人，不戒杀贼，故阖城齐心痛戮贼众，危而得安；由于阿布都尔满黜陟认真所致，喀什噶

尔只黑帽阿浑奈玛特一人为众推重，现饬该阿浑协同阿奇木作霍尔敦等查缉叛众，据查出回城掌图记白帽回子大阿浑密尔和卓业经从贼叛逃出卡等语。阿浑关系回情，必应慎加遴选，近来阿齐木往往利得贿赂，举非其人，应如何慎加选择俾资得力之处，著长龄访察情形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寻奏：查阿浑必须选择，俾资得力，当即行知该参赞督饬阿奇木将充当阿浑之人慎加遴选，务期明白晓事素为回众所信服者方准保举。倘有不公不允之处，即将阿奇木严参治罪。该参赞仍随时查访，如阿浑等不洽回情，立即更换。嗣后各城一体遵照办理。从之。

又谕：哈良阿等奏派员清查回户情形一折。喀什噶尔附近各庄现据该大臣等派员清查，分别严办，并将投出伯克阿布都吉里、回子帕拉提及贼目康玛尔依布拉依木各供呈览，所奏均悉。清查叛户，分别良莠，关系甚重。该大臣等务当督饬所派委员确切查明，如果实系从逆，必当按法惩办；倘查系平素安分，被胁相从，即须谕令各安本业，断不可妄戮无辜致滋扰累。至著名贼目，必应严拿惩办，不可任令远飏，日久稽诛，著即悬赏购线设法查拿。总须多获数名明正典刑，以申国法而快人心。至另片奏伊萨克及该眷属等昼夜号哭，情形慌惧，该大臣等恐其自寻短见，带同镇将等同见伊萨克面加开导，令其静候谕旨，不必疑畏，所办尚是。伊萨克一案叠经降旨谕令长龄将人犯提至阿克苏审办，并据屡次奏到飞咨提解，此时自早已由彼起程。如未起解，著即妥速解往阿克苏听候长龄查办。倘伊萨克有意外之虞，惟哈良阿、杨芳是问。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哈良阿奏接准长龄函商筹议善后大局，伊未识新疆情形，知识短浅，不敢自信等语，自系实情。现在善后章程急应筹定，哈良阿于一切机宜如确有所见，自当公同商酌，会

衔奏办，不可稍存推诿。倘有未能深悉之处，亦不必强所不知敷衍搪塞。总期于边务有益，办理悉臻妥协，用副委任。将此附本日六百里报便谕令知之。

（卷183 43—45页）

道光十一年正月壬辰（1831.3.22）

谕内阁：长龄奏查访逆回起衅根由。此次逆回滋事，前次叠经降旨令该将军查明起衅根由据实具奏，不准含混。兹据奏行抵阿克苏后，询据布鲁特比等佥称"霍罕、安集延逆贼入卡滋事，由于抄没货物驱逐出卡，以致怀恨勾结"，与沿途所访舆论相符，复据各城咨覆，均与传讯各供无异，是起衅根由显系驱逐安集延、查抄家财、断离眷口、禁止茶叶、大黄所致。那彦成上届系特奉谕旨前往办理善后事宜，乃不能体察情形筹画妥善，行之未及二年又有逆回滋扰之事，误国肇衅，罪有攸归，著先行革去太子太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并革去紫缰，交部严加议处。伊子容照著逐出乾清门，并革退理藩院右侍郎、镶白旗护军统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国史馆清文总校，著赏给三等侍卫在大门上行走。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奏查访逆回滋事起衅根由并扎隆阿折内各款、根究案证供词及查办一切事宜，览奏均悉。扎隆阿前参伊萨克勾结内应一事，叠经降旨将人证解赴阿克苏交长龄审办，该将军自应在阿克苏将此案审明奏结，无所用其推诿。现据奏称仅止伊在阿克苏定谳，不但耽延时日，且恐无以折服扎隆阿之心；请将伊萨克全案解京，钦派大臣审办。试思长龄非朕派之扬威将军乎？朕派该将军前往回疆总统一切事宜，推心置腹，信任甚专，该将军何必心怀蒂芥稍避嫌疑？惟当一秉大公遵旨审办，不可稍有不实不尽之处。据奏将经手事件清厘后即于正月十七日起程，前经降旨令该将军俟此案奏结

后，再赴喀什噶尔将现在应办剿抚事宜及善后章程定议具奏，奉有谕旨令该将军回京再行起程，不可因前此业经降旨准令该将军来京瞻觐遽行起程，该将军接奉此旨自已折回。如尚未折回，无论行抵何处，接到此旨断不准来京，即著迅速回至阿克苏。此时伊萨克谅已解到，其已经起解进京之富隆阿等，著飞咨截回阿克苏，长龄即提集一干人证秉公严究确情。如扎隆阿供词狡展，即遵前旨将其拿问。至该将军奏据富隆阿、吉林布供称前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间汉南蓝翎马兵冯敏向副将赖允贵密报，有兵民聚众抢夺粮饷局巴杂尔之信，赖允贵即派兵搜获一百余名，当将起意六人正法，次日已刻始开城门一节，又安集延曾跪求通商并沥陈入卡缘由一节，均未据扎隆阿具奏。著长龄将此二节向扎隆阿详加严究被时何以隐匿不奏，令其据实供吐，毋任狡展。该将军审明定拟具奏后，即遵旨驰赴喀什噶尔督同哈良阿、杨芳将应剿应抚事宜急为筹定后，再将善后章程详晰定议具奏。该将军俟接奉准令回京之旨，方准起程回京。至该将军查明此次逆回入卡起衅根由系因驱逐安集延出卡、断离眷口、抄没茶叶、大黄所致，那彦成办理不善，其咎甚重，已另降谕旨将那彦成革去太子太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并革去紫缰，交部严加议处矣。该将军所奏交查各件已移交参赞查办，此皆该将军应办之事，不当移交参赞，实系该将军之误处。总当任劳任怨，督饬该参赞等悉心妥筹，俾边务永绥，以副倚任。所有侍卫巴清德、舒凌阿、齐克唐阿均著留营差委，俟善后事竣再行随同长龄回京。潼商道庆禄著即饬令回任。又据奏叶尔羌四品伯克玉素普、五品伯克爱散遇贼被擒殉节捐躯，请以五品顶翎承袭之处，著该将军行知璧昌等令其查明该伯克等有无子嗣，或令近支承袭，自行奏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以派赴喀什噶尔军营搜捕出力，赏伊犁民勇民遣银并释回遣犯二千名。

（卷184 12—16页）

道光十一年二月乙未（1831.3.25）

谕内阁：直隶总督那彦成上届经朕特旨派往喀什噶尔办理善后事宜，应即悉心筹酌，一切俱臻妥善，俾边圉永绥，方为不负委任。乃不能体察情形，师心自用，办理失宜，行之未及二年又有逆回滋扰之事。叠经谕令长龄访查起衅根由，据该将军查明该处情形具奏，是此次该逆等勾结入卡显由那彦成前此驱逐安集延、查抄家财、断离眷口、禁止茶叶、大黄所致，当经降旨将那彦成革去太子太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并革紫缰，交部严加议处。兹据吏部奏请照溺职例革职。那彦成办理错谬，误国肇衅，辜恩昧良，厥咎甚重，著即照部议革职以示惩儆。

（卷184 19页）

道光十一年二月丙申（1831.3.26）

又谕：哈良阿等奏审讯拿获贼匪分别办理一折。所有讯系从逆属实并无紧要供情之沙塔尔等八十五犯，业经该大臣等审明正法；其毛拉阿布达里、阿布拉、散库完等三犯供词关系伊萨克一案，虚实均应根究，著交长龄归案办理。又，哈良阿等所奏伯克单内开列新城内所戮伯克十七名，新城系扎隆阿驻扎之所，何以所戮伯克至十七名之多？难保非杀戮无辜，并著长龄查明据实具奏。至伊萨克一案，叠经降旨命该将军在阿克苏审办，并令于奏结后赴喀什噶尔筹办剿抚及善后事宜。前据该将军奏正月十七日起程回京，复经降旨令迅速回至阿克苏审办，不准来京，此时想接奉谕旨早已折回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哈良阿等此次所奏只系审办从逆贼匪，并无紧要事件，何以辄用六百里驰递？著传旨申饬。嗣后如系寻常事件，

均不准擅用六百里急递。将此附本日报便谕令知之。

（卷184 21—22页）

道光十一年二月壬寅（1831.4.1）

又谕：哈良阿等奏悬赏购线查拿著名逸首一折。此次在逃著名逆目，叠经降旨谕令长龄等设法擒拿，无使一名漏网。现据哈良阿等奏接准长龄咨称，奏明照上届拿获首逆赏银三千两例办理等语。该将军等现在既经悬有赏格，自应将著名逆目迅即拿获以净根株。若虚悬赏格，仍令逆贼远飏，日久稽诛，尚复成何事体？长龄等务当设法购线，赶紧查拿，即不能全数就擒，亦须多获数名以伸国法而快人心。至陕西潼商道庆禄，前已有旨饬令回任，兹据哈良阿等奏请仍留军营总理粮务，如果该处实在需人，著即饬令庆禄前往喀什噶尔办理粮务。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4 29页）

又谕：据哈良阿等奏接准长龄咨称奏请押送伊萨克及案内人证解京，另请钦派大臣审办等语。前此叠经降旨将伊萨克及一干人证迅解阿克苏交长龄审办，何以已至正月下旬尚未起解？是何意见？且长龄亦屡次行催，竟置若罔闻。无怪乎长龄气愤，奏请回京另请钦派大臣审讯，皆因哈良阿、杨芳二人偏袒扎隆阿之故。究竟伊萨克延不起解，哈良阿、杨芳二人中是何人主见？著该参赞等即据实明白回奏，毋稍欺饰干咎。现在谕令长龄折回阿克苏审办此案，伊萨克此时应已起解。倘或再有迟延，必将该参赞等重惩不贷。将此附六百里报便谕令知之。

（卷184 29—30页）

道光十一年二月癸卯（1831.4.2）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扎隆阿所称伊萨克勾结内应一案关系

重大，叠经降旨谕令长龄将人证提至阿克苏审办，奏结后赴喀什喀尔筹办剿抚善后事宜。旋据该将军奏正月十七日起程回京，请将伊萨克全案解京派员审办。复经谕令迅速折回，不准来京。本日据该将军奏现已行抵吐鲁番境，仍自请回京，将伊萨克案内人证解京，并请饬令扎隆阿等进京质对等语。伊萨克一案叠经谕令将人证解赴阿克苏交长龄审办，至喀什噶尔应办事件亦屡经降旨谕令亲往筹办，朕意该将军接奉谕旨必已赶紧折回遵照办理，乃竟仍复前进，身为扬威将军，岂于谕旨亦不钦遵耶？且伊萨克一案据奏请另派员审办，昨哈良阿等因该将军咨会起程回京并请派员赴喀什噶尔筹办一切，朕派该将军前往回疆总统事宜，信任甚专，该将军尚不遵旨办理，试思舍长龄又将派何人前往？至该将军折内称加紧遄行，计四月初旬即可到京面聆训示，筹定全局；倘仍须该将军亲往，即于五六月间赶紧前往，较之刻下折回似觉迅便等语。该将军现在由彼折回与到京后再行前往，试思来往程途孰近孰远？显系有心推诿，殊非公忠体国之义。著长龄接奉此旨无论行抵何处，即已经进关，必须迅速折回阿克苏，将伊萨克一案提集人证秉公审办，按律定拟具奏。如扎隆阿等两造竟争不肯输服，亦著据实奏闻，候旨遵行。再，伊萨克日久延不起解，是否系哈良阿、杨芳二人主见，抑系听信扎隆阿指使？并著查明具奏。至喀什噶尔应办事宜，不特该将军前此奏交各款非哈良阿等所能妥办，即此次另折咨查各款，该参赞等亦必不能筹划妥善，该将军竟置之不顾，有是理乎？著于审案完结后即进奉前旨驰往喀什噶尔，与哈良阿等筹议具奏。总俟定局后奉有谕旨饬令回京方准起程，断不准遽行回京。该将军受恩深重，总当任劳任怨以副委任，岂可有心抗违致干咎戾？至吹塔拉斯等处，据奏现经咨明玉麟酌量情形必须查勘，即径行咨嘱哈良阿、杨芳或即令额尔吉

伦、贵成等于旋回伊犁时，管带官兵顺道会合伊犁派出官兵经过该处以示弹压，或另行派员巡查，著即咨会玉麟等妥为商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84 31—33页）

道光十一年二月甲辰（1831.4.3）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扎隆阿奏称此次逆回入卡滋事，伊萨克有勾结内应情事，叠经降旨令长龄将人证提至阿克苏审讯，奏结后前往喀什噶尔筹办善后事宜。昨据长龄奏请回京面聆圣训、筹定善后大局，其伊萨克一案请解京派员审办。复经严谕迅速折回阿克苏提审，并于审结后至喀什噶尔筹办一切，不准即行回京矣。朕思此事长龄有一人商酌更可计出万全，玉麟系伊犁将军统理回疆，可以添派会同长龄查办，著玉麟接奉此旨即将伊犁将军印信交布彦泰署理，迅即起程驰赴阿克苏。如玉麟到彼时长龄尚未赶到，即著玉麟在彼等候，俟长龄到时提集扎隆阿、伊萨克及案内应讯人证会同审办，将此案虚实秉公持正研讯明确，按律定拟具奏。审结后即与长龄一同驰往喀什噶尔，将该处应办剿抚事宜及善后章程虚衷商榷，会同妥议具奏，候旨遵行。长龄、玉麟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两人亦均谙悉回疆情形，朕俱倚为心腹重臣，是以责成两人办理。该将军等务当任劳任怨秉公查办，并筹定久远之策，俾回夷贴服，边务永绥，以副委任。至长龄以扬威将军特派前往回疆总办一切，所有交审伊萨克一案及善后事宜是其专责，想接奉昨日谕旨自必赶紧折回。现在添派玉麟系令会同妥办，长龄应善体朕心，断不可因添派有人稍存推诿，致失大臣公忠体国之义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84 33—34页）

道光十一年二月丙午（1831.4.5）

谕军机大臣等：哈良阿等奏盘获细作、讯得卡外贼情一折。所有差探冲巴噶什爱曼弁兵带来霍罕所遣被裹回子雅霍普及乌帕拉特卡弁解来自霍罕、安集延逃回被裹回子雅和普、阿巴希、爱里、阿布都鲁苏等，业经该大臣等于讯供后明白宣示并缮给谕帖令其出卡招抚逆目博巴克等，据供已回霍罕，著长龄等遵照叠次所降谕旨悬赏购线设法擒拿。至从逆被裹回子将来如有投回者，被裹回众自应给还原业，各安生理；其实系从逆者，即当穷究惩办以靖边圉。至被胁出卡逃归之回子买迈底伊敏、布鲁特阿布拉等供称此次裹胁随贼回子约二万余人，分处安集延、塔什干等处地方居住，麦熟时仍欲出来滋事；又据雅和普供称霍罕头目传给手下人把所有马匹往肥里喂，预备过了年抢汰劣克；喀什噶尔兵出来我们打仗，兵不出来再上叶尔羌去各等语。被胁回众未必竟有二万余人之多，麦熟时仍欲出来滋事及霍罕头目预备抢劫汰劣克等供亦未必尽确。然既有此供，亦不可不预为防范，著长龄等妥筹办理。至另片奏喀什噶尔城垣须趁此春融兴工办理，英吉沙尔城垣亦应一律修葺等语，著长龄即派委妥员前往查明喀什噶尔城垣是否应行加高加厚，其墩堞、角楼、炮台并城内衙署、兵房及英吉沙尔城垣是否应行修理，如应即时修葺，一面派员查照上届建城章程赶紧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查喀什噶尔城垣亟须修筑，前经派员将西北面城垣角楼一律加培包筑，俟春融将周围城垣角楼加培高厚，添筑瓮城，并于城外浚挖深壕；英吉沙尔城垣亦多剥损，已将周围加高加厚，整砌垛口，挖掘深壕，添筑护壕女墙，并将叶尔羌沿城旧壕挖深，添筑护壕，女墙全行修整；兹复勘得嘉艺城东北添筑满城一座，建盖衙署、兵房，为领队大臣统率满兵驻扎之所；又于巴尔楚克树窝子通喀什噶尔牌斯巴特一带拟建筑东西两堡，中设塘汛，拨兵分驻；所有应行

修筑各事宜，悉遵上届章程办理。从之。

（卷184，37—39页）

道光十一年二月戊申（1831.4.7）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伊萨克案内情节一折。伊萨克一案叠经降旨谕令该将军秉公查办，兹据奏扎隆阿掩饰回护并受不法民众之挟制，因而联为一气互相遮庇；其叠次敢行抗违，多方设辞，无非意存罗织；但能将伊萨克诬陷，则其应得之咎与民众妄杀之罪俱可混然无迹。扎隆阿有心倾陷早经朕料及，该将军此次所奏各情节想俱属实。哈良阿等于该将军密信访察时仅以所闻与扎隆阿所奏无异函覆，明系为扎隆阿所惑，其不能办理善后及咨查各件，昨严饬该将军迅折回旨内即经朕明白宣示。该将军折内称到喀什噶尔后并无可商之人，朕昨因玉麟现系伊犁将军，熟悉回疆情形，业经谕令会同长龄查办。所有伊萨克一案务须与玉麟和衷共济，审讯确情，并即咨提扎隆阿、伊萨克及案内一干人证迅速解至阿克苏。如起解后已过阿克苏，亦即饬令折回听候审办，断不可迁就含混。其善后事宜，必须该将军等妥议，奏到降旨。著于到喀什噶尔时会同玉麟细心核议，熟筹久远安边之策，据实具奏。昨严饬该将军迅即折回谕旨，计不日即当接奉，自不敢再行奏请来京。著无论行抵何处，即已经进关，必须迅速折回。总之，伊萨克之案不结，善后章程不定，该将军断不准回京也。至另片请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各缺，已照所请另降清字谕旨准行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赏乌什办事大臣常德头等侍卫，为叶尔羌办事大臣；伊犁协领奇成额副都统衔，为乌什办事大臣；以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头等侍卫副都统衔舒灵阿为喀什噶尔

帮办大臣。

（卷184 40—41页）

道光十一年三月丙辰（1831.4.15）

又谕：哈良阿等奏查明叶尔羌卡外色哼库勒抢劫贼匪现均逃散一折。叶尔羌卡外色哼库勒地方上年被贼抢劫，据该大臣等查明该处阿奇木伯克迈玛沙并其弟苏拉满沙先后被贼戕害，情殊可悯。三品顶翎五品阿奇木伯克迈玛沙著照阿布都尔满之例，该伯克之子以五品顶翎承袭，该城大臣即查明该伯克有无子嗣或令近支承袭之处奏明办理；苏拉满沙亦著查照向例办理，以昭忠恤。至七品伯克散沙，据该大臣等查系被贼裹去，现无下落，著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将此谕令知之。

（卷185 4—5页）

道光十一年三月辛未（1831.4.30）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玉麟奏酌筹回疆善后大局一折，并据另片密陈喀什噶尔现应筹办各事宜等语。前经降旨令玉麟将伊犁将军印信交布彦泰署理，迅即起程驰赴阿克苏会同长龄提审伊萨克一案，并令于奏结后一同驰往喀什噶尔将该处应办剿抚事宜及善后章程会商妥议具奏。此时计该将军业经接奉谕旨起程前往阿克苏，所有该将军此次所奏酌筹回疆善后大局，著于会晤长龄时熟筹妥议，据实具奏。至此次在逃著名逆目，必应赶紧拿获，净绝根株，断不可虚悬赏格，仍令日久远飏。叠经降旨谕令长龄悬赏购线设法查拿，必应多获数名。兹据该将军奏请酌派勇干大员带兵出卡宣威擒逆等语，著与长龄斟酌情形妥慎办理，务须计出万全，俾逆贼迅就擒获，以伸国法而快人心。其伊萨克一案应讯人证屡提未解，如此延宕支吾，若非另有别情，即属意存观望。著与长龄悉心筹划，务将人证迅速提至阿

克苏，秉公持正审讯明确，按律定拟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186 12—13页）

道光十一年三月丙子（1831.5.5）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请将伊萨克一案提至喀喇沙尔，会同玉麟审讯等语。长龄此时谅早由肃州起程折回，玉麟自伊犁前往，途次定可相值。所有伊萨克一案著照所请提至喀喇沙尔，该将军即会同玉麟同赴喀什噶尔。该处应办剿抚及善后事宜最关紧要，自应及早筹定，该将军等必须亲往察看情形方可定议。据该将军密陈善后节略，朕详加阅看，所奏各条款俱不为无见。此事若不亟为酌定章程，因循日久，万一另生他歧，转致难于办理。玉麟亦曾奏酌筹回疆善后大局一折，长龄当于途次即与玉麟预为熟商，行抵喀什噶尔后体察情形，务须悉心筹酌，从长计议。总期事之能行，行之能久，于边务实有裨益，为一劳永逸之策，方为尽善。至前据该将军奏伊萨克一案闻有兵民把持之语，此项兵民三千余人如果聚众阻挠，实属不成事体。长龄当先行知哈良阿等妥为防范，毋任滋生事端，是为至要。又据哈良阿等奏伊萨克祖坟现亲往察看并未被贼发掘，可见从前传闻之误。再，喀什噶尔驻扎官兵现在约计几及二万人，应需粮饷一切，该将军当预为筹备接济，毋致临时短绌。又，哈良阿等奏此次凯撤官兵请照上届支给盐菜口粮等语。上届因拿获张格尔大功告竣，是以凯撤马步官兵准照军营支给盐菜口粮，系格外施恩，前降谕旨内有“嗣后不得援以为例”之语。此次撤回官兵并未接仗，与上次不同，应如何支给之处，著长龄酌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长龄，并谕玉麟知之。

又谕：哈良阿等奏应解伊萨克案内一干人证现已预备、候旨起解一折。本日据长龄奏请将伊萨克一案人证解至喀喇沙尔，该将军谅已行知。兹据该参赞等奏派乾清门侍卫德勒格尔桑、

延绥镇总兵郭继昌管带押解，著饬知该二员即速起程解至喀喇沙尔，沿途小心防护，毋许稍有疏虞，别滋事端。又另片奏查看伊萨克祖坟并未被贼发掘及该处兵民现在情形，览奏均悉。又片奏此次撤回马步官兵应支盐菜口粮可否请照上届给发等语，已另降谕旨交长龄核议。哈良阿等俟接到该将军行知时遵照办理。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

以派往阿克苏防堵出力，释回遣犯八十四名。

（卷186 18—20页）

道光十一年四月己丑（1831.5.18）

谕内阁：成格等奏内地协济各城驼只请就地筹办一折。此次各城前后截止驼只除雇驼随时遣散外，其进买之驼据该都统等奏在吐鲁番者现有四千数百只，已过哈密未到吐鲁番者一千余只，业经委员解交迪化州收管变价。所有阿拉善王玛哈巴拉里进之驼二千只并验收科布多汗、王所进驼六百只，均著加恩赏还，即于此项驼只内如数拨出，饬知该汗、王等派员赴乌鲁木齐收领。至乌鲁木齐前经运往阿克苏驼只，事竣之日亦著将雇驼遣散。其余即由该处酌量办理，毋庸解回乌鲁木齐，以省虚糜而归简易。

（卷187 5页）

谕军机大臣等：玉麟奏遵旨起程前往阿克苏一折。伊萨克一案应讯人证前据长龄行抵肃州接奉饬令折回谕旨早经折回。该将军于三月二十外起程，著即驰赴喀喇沙尔，俟长龄到彼后将伊萨克等各案会同审讯明确，按律定拟奏结后，即遵前旨一同驰至喀什噶尔将应办剿抚及善后事宜妥为筹办，据实具奏。至该将军现带印信前往南路，布彦泰署理将军事务，著即将库贮伊犁办事大臣印信移交钤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87 6页）

又谕：哈良阿等奏起解伊萨克案内应讯之把总刘兆林等及供出斯底克从逆情事之斯玛依等各等语。伊萨克案内人证前据长龄奏请解至喀喇沙尔审讯，业经降旨准行。所有把总刘兆林、外委魏启明并斯玛依、伊布拉依木、斯底克均著解至喀喇沙尔交长龄等归案严审。其自认从逆之阿浑爱里木等，著俟定案时再行照例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87　6—7页）

道光十一年四月己酉（1831.6.7）

以捐办上年回疆口粮并防守出力，免叶尔羌、和阗二城回户本年应征普尔钱文，并减运布匹有差。

（卷187　32页）

道光十一年五月癸丑（1831.6.11）

以派往阿克苏防堵出力，释回遣犯一百二十八名。

道光十一年五月甲寅（1831.6.12）

谕内阁：禧恩等奏参回子郡王衔贝勒克克色布库昨日误班一折。克克色布库平日差使疏懒，朕昨日御门办事，伊胆敢旷误，懒惰已极，克克色布库著交理藩院议处。

（卷188　2页）

道光十一年五月己未（1831.6.17）

又谕：巴哈布等奏筹款采买布匹一折。塔尔巴哈台贸易亭向用官库布匹等项购换哈萨克牲畜货物，如库布不敷，即采买布匹令官兵、商民领买，缴价归款，所得息银以备办公之需。嗣准商民自贩交换，报明贸易亭，官为取息。惟奸商只知牟利，往往私换欠赊，所有息银充公一项辄至悬宕，不敷办公。兹据该大臣等查明请复旧章并筹款采买布匹，著准其于上年所收官兵等请买绸布、茶封变价及官厂牲畜扣价项下除动支养廉盐菜银两外，余银五千余两及官布铺原存本银二千余两内，将银七千两

暂借支给，该大臣等即遴派妥员前往伊犁、乌鲁木齐等处购办布匹，仍准军民领买。每岁所得息银除备拨充公外，著饬令随时撙节。即将前项动支银两按年陆续归款，以复旧章而济办公。

（卷188 7—8页）

道光十一年五月庚申（1831.6.18）

又谕：壁昌等奏查明叶尔羌阵亡被害伯克、回子等子弟、请承袭翎顶并免派差徭一折。叶尔羌四品伯克玉素普等或临阵捐躯，或守城被害，前令壁昌等查明该伯克等有无子嗣及近支可以承袭，兹据查明具奏，自应予以恩施。四品伯克玉素普之胞侄阿布拉、八品伯克迈玛底里之子迈玛底敏、六品伯克莫洛黑雅斯之子迈玛特呢雅斯、六品伯克莫洛伊布拉依木之子迈玛特哈色木、五品阿奇木伯克迈玛沙并其弟苏拉满沙之胞弟散沙、五品伯克爱散之胞弟六品顶带回子入则，以上六名均著援照成案赏给五品翎顶，世袭罔替，照例豁免粮赋。又，金顶回子莫洛特依普之子迈玛特西里普、金顶回子爱里木之子迈玛特玉素普、六品军功通事胡完之胞弟塔赖、金顶通事呢雅斯素皮之子伊布拉依木，以上四名均著援照成案赏给金顶世职，遇有七品伯克及额设金顶回子缺出，择其才具明白者遴选拔补。又，闲散回子玉素皮、托胡达、买提沙、迈买底、托胡达克伯克、伊斯玛依尔、迈玛底敏、伊布拉依木、胡完、迈买底敏等子弟十名，俱著免其乌拉马匹、军台卡伦差使，以慰忠荩而昭激劝。

（卷188 9—11页）

道光十一年五月甲子（1831.6.22）

谕军机大臣等：哈良阿等奏叠据差探卡外之弁兵、回子及布鲁特探报，距喀浪圭卡外三站路之冲巴噶什爱曼所管阿哈素鲁地方，于四月十二日黎明有马贼三百余人抢掠布鲁特三十余

户人口牲畜，拿去差探六品伯克玉努斯、同往探信之千总陈奉魁并兵丁三名，皆不知下落，该大臣等现在严整行阵以待等语。阿哈素鲁地方现据探报有马贼三百余人，是否零贼抢掠抑或系大股复来均未可定。该大臣等严整行阵以待，如果系大股贼匪入卡，力期持重相机大加惩创，擒戮首逆，所见皆是。惟用兵之道虚虚实实，此次该逆贼复行抢掠，务当扬言于众，称大兵已撤，现在只留有兵丁千余名防守，示之以弱，诱其前来，俾该逆自投罗网。若能将著名贼目设法擒获，以伸国法而快人心，实为极好机会。现已降旨令长龄等迅即饬令巴清德、齐克唐阿二员先行驰往喀什噶尔听候该大臣等差遣。该大臣等均久历戎行，必须体察情形妥为调度，固不可轻率冒昧，更不可坐失事机。勉之，慎之。至该大臣等现已交卸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印务，请将军务参赞大臣关防开用，所奏是，著即将此项关防开用以资调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哈良阿等奏距喀浪圭卡外三站路之冲巴噶什爱曼所管阿哈素鲁地方，于四月十二日有马贼三百余人抢掠布鲁特人口牲畜，拿去伯克兵丁，当降旨令该大臣等相机妥办。著长龄等即饬令巴清德、齐克唐阿二员迅速先行驰往喀什噶尔，听候哈良阿、杨芳差遣调度。长龄等计此时均已行抵喀喇沙尔，伊萨克案后，迅即前往喀什噶尔妥行筹办一切，务擒贼目而靖边圉。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8　21页）

道光十一年五月戊辰（1831.6.26）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奏伊萨克一案仍赴阿克苏会同玉麟审讯及玉麟奏报行抵阿克苏各一折，览奏均悉。此时长龄计早已到彼会审，著该将军等赶紧审结，即会同驰赴喀什噶尔筹商剿抚及善后事宜。现据玉麟奏哈良阿等酌拟减撤解案赴阿克苏之

伊犁马队官兵，经长龄檄令仍回喀什噶尔，并伊犁前派抬炮官兵一百二十八员名均令孝顺岱、贵成一并带回军营以备调遣等语。喀什噶尔驻扎官兵较多，不特为防守该处之用，倘贼匪前来窥伺，亦可藉以抵御，大加剿灭。著长龄等体察情形悉心计议，将官兵中之不能得力者酌量减撤，其有用之兵留彼堵剿，固不可虚糜粮饷，亦不可不预为周防，俾一兵得收一兵之益。至著名贼目，前此叠降谕旨饬令悬赏购线，计令缚献，迄今未见弋获，必须上紧设法擒拿，著长龄等遵照前旨务将前单内所开贼目按名捕获以净根株，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89 2—3页）

道光十一年五月庚午（1831.6.28）

又谕：哈良阿等奏查明被裹回子伯克，请分别加恩等语。喀流圭卡外冲巴噶什布鲁特爱曼本年四月有马贼掳掠回户，千总陈奉魁、伯克玉努斯等出卡探信突遇贼匪，或杀贼阵殁，或不屈被戕，情殊可悯。除该千总、兵丁照阵亡例赐恤外，所有逃回报信之回子阿布都八海著加恩赏给蓝翎，遇有六、七品回弁缺出量加擢补；其同伴回子爱依提著确切查明，如实系被害，再行奏请优恤；六品伯克玉努斯，著该大臣等查明有无子嗣，照例奏请恩施；六品布鲁特比莫玛克之子铁牌拜底奉差先回，幸脱于难，伊父既经被害，著将所遗六品比加恩即赏给铁牌拜底，并加赏蓝翎以示鼓励。

（卷189 5—6页）

道光十一年六月丁亥（1831.7.15）

兵部尚书松筠奏：喀什噶尔一带现驻官兵不下万计，业经调饷八百余万，若仍多驻官兵，不但转运维艰，该处回户供应苦累，难保不复滋生事端。此次筹办善后必须计出万全，所有喀

什噶尔参赞大臣请仍遵旧制驻扎乌什，其喀什噶尔应改设正副大臣二员，办事之司员、笔帖式等并卡伦满兵、绿营官兵由乌鲁木齐各城派往，年满更换，各卡伦派侍卫一员轮班驻守，其卡伦以外布鲁特、霍罕等无论有何事故，严禁官兵毋许出卡查探，以杜衅端。英吉沙尔毋庸专驻大臣。安集延回众向以贸易为生，请明降谕旨永弛茶叶之禁。至南路各城回众向与安集延结姻，应循旧联姻以顺夷情。回户安居乐业，虽边疆重地亦可无烦兵旅矣。得旨：著交长龄等于会议善后时悉心妥议具奏。

（卷190 7—8页）

道光十一年六月己丑（1831.7.17）

谕内阁：喀什噶尔带兵大员足敷分派，固原提督员缺紧要，杨芳著即回任，所带固原官兵著交延绥镇总兵郭继昌管带，听候调遣。

（卷190 10页）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乌什等处现驻官兵月需饷银及采买粮料价值、分运脚费，计自五月起至年底止共需银一百五十四万七千余两，除移咨陕甘续调银五十万两外，尚需银一百零四万七千余两，应预为筹备。著杨遇春即于前奏各省解到存留藩库军饷项下照数拨解阿克苏以资接济。至长龄等请敕部筹拨银二百万两解贮甘肃藩库以备就近拨用，已交户部速议具奏。俟此项银两陆续解至甘肃，著随时存贮藩库备拨。将来善后事竣，所余银两著尽数拨归甘肃司库封贮原款。将此谕令知之。

（卷190 11—12页）

又谕：长龄等奏酌留减撤之马队官兵仍赴大营一折。此次撤回之伊犁、乌鲁木齐等处马队官兵暨绿营抬炮官兵，先经德勒

格尔桑等管带押解伊萨克全案人证至阿克苏，现据该将军等奏请仍令回营听候调遣。惟乌鲁木齐官兵向来颇形软弱，即令折回大营，亦必不能得力，此项官兵著即撤回。又据另片奏请仍留诚端在阿克苏会同长清筹办后路粮饷等语。和阗现无紧要事件，诚端著准其仍留阿克苏与长清会办粮饷事务，俾得一手经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长龄、玉麟，并谕诚端、长清知之。

（卷190 12—13页）

道光十一年七月癸酉（1831.8.30）

谕内阁：长龄等奏扎隆阿参奏伊萨克勾结谋逆一案，审明尽属虚诬，并究出商同捏奏之委员、迎合承审之章京及教供诬证之通事回子等按律分别定拟一折。此案已革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身任边疆重寄，于卡外贼情未能觉察，率派满汉官兵冒昧轻出，以致全行阵没；又不将官弁、伯克、兵民、回子等妥为布置，令其并力防堵，一任伯克等奔入新城潜匿，回城失守；转因民众浮言将回众全行拘集，遂致兵民乘乱杀掠，扎隆阿束手无策，已属罪无可逭；迨围解之后，又复姑息奸民，听信劣幕，竟敢藉贼匪反间之蜚言捏构疑狱，图陷伊萨克以叛逆重情；嗣被参解任，仍复摭拾虚词妄奏肆抵。是扎隆阿污蔑伊萨克之罪尚小，其以无据之词妄行入奏，欺君罔上之罪为重。本应在军前即行正法示众，否则解京廷讯后再行正法，实属罪所应得。姑念其在喀什噶尔防堵三月，保守城池究有微劳，尚可暂宽一线，著照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归入明年朝审情实办理。先在阿克苏枷号两个月，满日派委妥员解交刑部监禁。委员候选同知直隶州周彭龄于扎隆阿奏参伊萨克勾结之事虑及杜杀多人难以入奏，辄任意罗织，希图构成冤狱，长龄等拟以发往军台效力尚觉情重法轻，周彭龄著革职，在喀什噶尔枷号一个月，满日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为劣幕舞文者戒。喀什噶尔印

房帮办章京主事职衔金奇贤，于委审各回子供证一味迎合，任听通事莫洛等人串供诬指，实属故入人罪，照例罪应杖流。喀什噶尔印房章京国子监助教升用同知春祥与金奇贤会同审讯，厥罪维均，亦著革职。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多隆武，于兵民乘乱杀掠、恃众挟制不能弹压约束，已有应得之咎，迨哈良阿等咨询，该总兵辄依扎隆阿原奏诬捏各款扶同咨报，实属错谬，多隆武著即革职。参赞大臣哈良阿、杨芳草率取供，辄行入奏，亦属不合，著一并交部议处。回子郡王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著仍留军功王爵，饬令驻京当差，其次子迈玛特准其随带进京，伊长子爱玛特著仍回阿克苏阿奇木伯克之任。回务章京福奎，现经讯明伊萨克并无谋逆情事，其前被扎隆阿奏参失察、请革职治罪之处著毋庸议，即饬令回任供职。蓝翎千总升任汉中镇属守备杨应元，于差探旋回时因疑妄禀，现虽据实供明，惟前后供词狡展，本应治罪，因该弁守城杀贼面受枪伤，亦有微劳，著拔去蓝翎，降为把总，以观后效。兵丁阎喜诡言有贼致众人一齐拥进，又，民人刘汉、阎良贵派充民勇头目不遵禁令，不能管束众民，著将阎喜革退名粮，与刘汉俱发边远充军，阎良贵因守御受伤，著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常奉清供情始终含混，殊属狡诈，著发边远充军。刘绍浚、李绍庚始以怀疑率请参赞搜查，嗣复任意妄供，亦属狡诈，俱著杖一百、徒三年。布鲁特比巴哈提拜占帕拉特讯未从逆，且被贼锁禁，用银赎免，乘间投回，著酌加赏赍，饬令各回游牧。回子通事七品明伯克阿布都吉里教供诬指，著革去七品明伯克，发给各省驻防官兵为奴。其在喀什噶尔供证伊萨克勾结之各回子现俱到案供明，均著免其置议。至喀什噶尔民众当贼匪围城时妄肆浮言，抢掠财物，滥杀无辜，不法已极，本应悉行正法，姑念其随同守城三月尚有微劳，著从宽免死。将来安置各处倘敢稍滋事端，

无论所犯何事即行正法。其无辜被戮之大小伯克，著该将军等查明一并照阵亡例给予恤典。同时被杀之回众，并著确查有无家属，按名照例给予恤赏银两以示优恤。

又谕：长龄等奏上年喀什噶尔卡外贼匪滋扰，伊萨克以马队太少不可轻出，向塔斯哈再三劝阻；塔斯哈告以六月内具奏卡外无事之折尚未批回，现已有贼，当时参赞不听我言致有今日等语。可见塔斯哈从前并不敢捏称卡外无贼，具有天良，其慷慨捐躯，深堪悯恻。前已降旨将塔斯哈照都统衔赐恤，其子应袭世职，本应今冬引见，著再加恩交该旗将伊子即行带领引见，候朕施恩以酬忠荩。

（卷193 8—12页）

又谕：据长龄等奏会筹善后事宜一折。前将内外诸臣各条奏回疆善后事宜发交长龄核议，并派玉麟一同悉心筹酌，务期经久可行。兹据奏参赞总理八城，应请移驻叶尔羌乃能通中扼要，措置咸宜，该处地广户繁，可以多驻官兵，去秋回子用命著有明效；该城距喀什噶尔六站，外夷进卡接见，在不远不近之间，足为控制；其帮办大臣仍照例专管本城事务；再，将和阗领队大臣移驻一员，随同参赞就近听其调遣；喀什噶尔即留换防总兵一员在彼统兵驻守，英吉沙尔仍驻领队大臣一员；再，于叶尔羌、阿克苏适中之巴尔楚克一带添调总兵一员统兵驻守，以为树窝子咽喉锁钥，添此一镇，则六城相距均不过数百里，声气易为联络；和阗僻在一隅，只留领队一员足资办理；其满汉防兵额数，请于西四城现有兵六千余名外，再酌留伊犁、乌鲁木齐马队二千名，陕甘绿营兵四千名，通计原额、新增共满汉兵一万二千余名；除阿克苏、乌什现各有兵一千二三百名毋庸议增外，喀什噶尔拟驻绿营兵三千名，以总兵统之，作为前敌防守边卡，如探有卡外情形随时具报，如遇大股

贼匪，即禀报参赞发兵援剿；英吉沙尔拟驻伊犁马队五百名、绿营兵一千名，领以游、都、佐领等官，统归领队大臣管辖，为前后二城中权接应；巴尔楚克拟驻绿营兵三千名，以总兵统之，择地筑堡驻扎；和阗仅有防兵二百余名，拟再添兵二百余名，共足五百名；以上各处防兵均令各该管官认真操练；此外满洲兵二千名、汉兵四千余名拟令全驻叶尔羌，应以将、协领等官分领，该参赞等督令加意训练，合力操防；至防兵应需粮饷，于各省绿营兵额内暂裁百分之二，每年可节省银三十余万两，所有酌添防兵六千名即在此项节省银两内支给，有赢无绌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至所称新增兵额酌量随时抽撤之处，究竟将来如何情形方可裁撤，及裁撤之后又将如何办理始臻妥善，必须预为筹划，计出万全。现经此次筹议，自必控制得宜，贼匪断不敢遽萌窥伺。倘万一入卡来犯，总要无须内地筹饷调兵方为妥善。必应从长计议，庶免拨运之劳而成久远之道。即屯田一事，以回疆物产供回疆兵糈，均应酌定章程善为经理。将来各城改设各官必须慎拣得力之员以资委任，该将军等久驻回疆，该处各员贤否自必深悉，著出具切实考语，详晰开单保奏，候朕简放。至茶叶、大黄等物准其弛禁。其远部落输忱纳款并霍罕果能献出贼目，请罪投诚，再准其通商交易以示羁縻。至上年入卡各贼目，前次开单交该将军等按名查拿，务须将著名之犯多获数名，不可任其逃匿。惟卡外夷情诡诈百出，或借缚献贼目为名妄希重赏，切勿受其所愚致为外夷所笑。又，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多隆武现已革职，著即先行派员署理以重职守。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93 16—19页）

道光十一年七月丁丑（1831.9.3）

又谕：禧恩奏参昨日朕御门办事、回子郡王衔贝勒克克色布

库旷误一折。本年五月，因克克色布库误差，经御前大臣参奏，即将伊交理藩院议处。乃克克色布库不知悛改，此次朕御门办事，伊又称病旷误，不堪已极。著即将伊逐出乾清门，拔去花翎，革去郡王衔，令其在黏杆处拜唐阿差使上行走以示惩戒。

（卷193 31—32页）

道光十一年八月壬寅（1831.9.28）

谕内阁：国家用人行政全在赏功罚过一秉大公，方足以示劝惩。本年春间，因那彦成上届在喀什噶尔办理善后事宜不能妥善，行之未及二年又有逆回滋扰之事，降旨将那彦成革职。昨因那彦成于嘉庆年间曾在军营出力，道光年间两任总督，办理地方公事均无贻误，且追念伊祖阿桂宣力多年，功绩懋著，实为不可再得之公正大臣，是以推恩后裔，仍将那彦成补授盛京礼部侍郎。本日据长龄等奏行抵喀什噶尔据哈良阿、壁昌等述知霍罕先后差来头人密孜依斯、迈提毛拉、爱克木等三人呈递亲供，申诉五年以来断绝贸易之苦累，总以抄没驱逐为词，恳求照旧通商等语，是上年逆回入卡滋扰实由那彦成严禁贸易、抄没驱逐安集延所致。如果那彦成上届办理善后时体察情形筹划周妥，俾夷回各安生业，何至激而生变，卡外回夷藉口聚众入卡滋扰？乃身受重恩特奉谕旨前往，并不悉心体察，以致酿成事端，一年以来劳师糜帑，卡内回民复遭蹂躏，那彦成误国肇衅，即照例治罪，实属咎所应得，岂可复邀录用？著即革职以示惩儆。

又谕：长龄等奏酌议凯撤官兵、援照章程吁恳恩施一折。此次喀什噶尔留营官兵俟善后定局即应全撤，据长龄等奏该兵丁等长途跋涉关外戈壁重重拮据情形，实与进征时无异，加恩著照所请，所有此次撤回官兵准照上届章程，自肃州以西仍按

军营例支给盐菜口粮，并照付步兵车马，肃州以东俱照凯撤之例办理，以示体恤。

（卷195 11—13页）

又谕：据长龄等奏驰抵喀什噶尔，署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率领城庄大小回众二万余人于数十里内夹道欢迎，佥称感戴皇仁，誓不从逆；经该将军等亲加慰谕，接晤哈良阿、壁昌等，述知霍罕先后差来头人密孜依斯、迈提毛拉、爱克木等三人呈递亲供，追叙七十余年通商纳贡之悃诚，申诉五年以来断绝贸易之苦累，总以抄没驱逐为词，吁求照旧通商，该将军等以屯兵既久，贼目迄无一获，若遽允所请，不但霍罕不知感畏，并恐卡外诸夷轻视，因将该夷使等传至接见，责令缚献贼目，送出裹去民回，谕以"尔伯克果能遵办，必为奏恳恩施，准令通商纳贡"；该夷使等禀称尚须遣人回去告知该伯克定夺，情愿酌留一人候信；该将军等拟照例筵宴，酌加赏赉，遣令旋回，其所留之人交作霍尔敦妥为管待等语。霍罕差人呈递亲供吁求通商，果无他意，正可趁此责令缚献贼目，送出民回，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著该将军等俟该夷禀覆到日妥为办理，据实具奏。至善后章程，前经该将军等酌拟大局入奏，当即降旨谕令妥筹核办。兹据奏于经过各城留心体访，复咨行各该大臣将现行事宜有无格碍、应行变通之处确查咨覆，一面先将喀什噶尔必应筹办之事与壁昌等预为商酌，仍俟奉到前折批谕钦遵等语。该将军等悉心筹划，逐件妥议具奏，务出万全，毋任稍留后患，方臻妥善。其上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处官弁、兵、民等困守三月有余，屡次剿杀贼匪，以寡击众，艰苦备尝，殊堪嘉悯。除该将军等业将守御出力之兵民酌加赏赉外，仍著确切查明再行核实具奏，候旨施恩。所有现在大营驻扎满汉官兵应裁撤者即行裁撤，著该将军等酌量

奏明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95 15—17页）

道光十一年九月戊寅（1831.11.3）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现在筹办情形一折。据称欲令守边兵丁实心出力，莫如屯田之法。但改防为眷，事涉纷更，一时碍难办理。请将各省绿营兵额各按马步守兵分别均匀，于每百名内暂裁二名，咨照各该省核办，即将各省裁缺所节经费由部汇拨，解交甘肃藩库，自道光十二年为始归入回疆经费项下搭运前往，以资支发。已另降谕旨交该部查明具奏。至所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去秋守御极得兵民之力，即回众亦咸知兵威民力，实足以捍卫地方。正宜因势利导，俾联为一体。此时该将军等先将西四城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有愿携眷者听之，其回子地亩亦不禁其租给民人耕种。现令壁昌出示招谕，著妥为办理。如试种有效，皆知地利可守，安家者渐多。有愿入伍者，即准其充食名粮，收一眷兵，即撤一换防兵额。其防兵在戍既久，有自愿从眷安家者，亦听其便。数年之后，可成一半眷兵一半换防之局，节费自属不少。且既有眷兵，即有余丁，种地之人日多，挑兵之人不患其寡，彼时换防之额不难陆续撤回内地。所谓以回疆物产供回疆兵糈，兵民日益蕃昌，则回心日益固结。是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俱照所议办理。其民户如何安插编管，高地如何设法引渠，牛具籽种如何撙节经理，试垦之初如何分段认种，成熟之后如何按亩交粮，此时招民开屯，必须无碍于回众生计，将来因屯募兵，必期无碍于边地操防，一切详细章程著长龄、玉麟与壁昌熟筹妥议，务期经久无弊方为尽善。俟议定即行会同具奏。至茶叶、大黄等物，前经降旨准其弛禁，所有新疆各城茶政著仍循旧例通行，概免查禁。又据称前经谕令霍罕夷使缚献贼目，送出裹去

之民、回，现在该夷使尚未旋回。霍罕狡诈异常，即使此次人来竟能遵谕献出贼目，亦未可全信为真，自当防其诡诈。如果实在悔罪投诚，许其通商交易；历十余年之怙恶难化以德乎，亦不值久驻重兵。惟当妥筹控制，固我边陲，俾顽梗不敢复萌窥伺。所论俱是。至前次奏请于西四城现有兵六千余名之外酌留伊犁等处兵六千名，通计原额新增共满汉兵一万二千余名，兹据核计分驻西四城及巴尔楚克等处绿营兵较前通计总数尚多一千余名，著即查改划一。又，喀什噶尔、巴尔楚克总兵员缺，道光八年奏案系将凉州改镇为协，该处总兵作喀什噶尔换防之缺。今该将军等拟于巴尔楚克添调总兵一员，陕甘地方紧要，拟将凉州镇总兵仍改归原地；现拟安设总兵二员，即由陕、甘实缺总兵内不论满汉择其熟谙行阵、平日训练有方者拣派前往；如一时总兵内难派换防，或即拣选堪胜总兵之副将奏请赏加升衔，署理换防总兵。亦著照所议办理。现在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员缺，据该将军等查明凉州协副将周悦胜久历戎行，边情均所熟悉，著即派委署理，以资熟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97　17—20页）

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上年守城进援打仗出力，赏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棍楚克策楞头等侍卫，协领乌珍泰副都统衔，佐领蒙库伯勒、富隆阿、齐清额、德廉、苏春布、车凌布林特古斯、毕里克图、乌尔图那逊、防御察隆阿、西拉那、莫尔根太、色依伯尼、骁骑校奇克坦布、办事章京福来、参将马殿甲、毛文采、游击马天锡、都司郭兴额、高峻、守备鲁东山、云骑尉杨茂、把总张贤、外委魏启明花翎，前锋校扎拉芬等蓝翎，余升用有差，释回遣犯、军犯三十四名。

（卷197　21页）

道光十一年十月丙戌（1831.11.11）

谕内阁：前经降旨令回子郡王伊萨克驻京当差，其次子迈玛特准其随带进京。兹据长龄等奏伊萨克因资斧维艰，请假暂回库车料理起程等语。伊萨克著加恩准其照年班伯克入觐之例，沿途给予驿骑以示体恤。

又谕：壁昌等奏查明备贮项下动用各款，请分别准销、赔缴、豁免等语。上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守城兵丁经扎隆阿按名赏给皮衣银二两，共用银四千七百一十二两，彼时未经奏明，现据壁昌等查明给领属实，著将此项银两照出征兵丁之例免其坐扣，准令报部核销。至伊萨克在阿奇木任内欠交经费项下兵茶变价并备贮项下官铺茶本二项共银二万三千二百九十一两零，均著加恩一并豁免。该部知道。

（卷198 14—15页）

暂免喀什噶尔上年被贼滋扰回户应征布匹。

（卷198 16页）

道光十一年十月己丑（1831.11.14）

谕内阁：长龄等奏英吉沙尔防兵应支盐粮，援案请照征兵给发。英吉沙尔驻防官兵上年守御出力，该处地当孔道，大兵往来络绎，现在食物较昂，防兵例支盐菜银两不敷日用，据该将军等查明请照喀什噶尔此次防兵一体办理，所有现驻英吉沙尔防兵四百名，著加恩准照征兵例支给菜粮以资津贴。俟大兵全撤，仍照防兵例支给。

谕军机大臣等：据长龄等奏请将额尔古伦调补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已另降谕旨将该员调补矣。额尔古伦谙习战阵，至专办回务是否胜任所有应办事宜？或令其咨请壁昌妥商办理。著长龄等察看具奏。该将军等前请行屯田之法招民开垦，即于民人内挑选兵丁将防兵陆续抽撤，已有旨照议办理。朕思该处回

户多系以种地为生，迩年屡被逆夷蹂躏，伊等不能自保身家，若于回户内挑选兵壮时加训练，则兵丁出缺即可于回户内挑补，俾得自保身家防御外患，即可收以夷制夷之效；且防兵驻扎该处，柴薪等物不无扰累，该回户如自能捍卫，即无须多驻防兵致滋糜费，似于善后之道大有裨益。著长龄等体察情形如属可行，著妥议章程具奏。至带兵大员最关紧要，万一霍罕、安集延等再有蠢动，必须带兵得人。朕思哈良阿久历戎行，或令其在叶尔羌多驻数月俾资防御，并著长龄等体察情形据实覆奏。至所奏据壁昌咨请在参赞衙门设立善后局以便就近核办，著照所请行。该将军等即与壁昌会商，就现在喀什噶尔人员中拣派数员专司其事，毋得稍有冒滥，并著该将军等随时认真督办，妥速蒇事。发去人参一斤赏给长龄、玉麟祇领，俾资调摄，以示优眷。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等奏：请将回疆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总理八城，统辖两镇并兼提督衔。其帮办大臣一员仍照旧制，专管叶尔羌本城，兼辖和阗，裁和阗领队大臣一员移驻叶尔羌，为领队大臣，驻满汉防兵五千名。改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为领队大臣，又驻总兵一员，共满汉防兵四千名。驻和阗办事大臣一员，兵五百名。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一员，兵一千名。巴尔楚克总兵一员，兵三千五百名。四城两镇，合旧额、新增，计满汉防兵一万四千名。其印房等处各官，既将参赞大臣移驻，应将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章京、笔帖式互易。叶尔羌设经牧章京一员专司牧事。裁喀什噶尔、叶尔羌粮饷章京二缺，改设粮饷同知二员。再于叶尔羌、喀什喀尔、英吉沙尔、巴尔楚克各设巡检一员。得旨：长龄等奏拟添回疆防兵并增改文武员弁、核计经费一折，又另片奏乌什添驻防兵，阿克苏添设巡检等语。著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兵部速议具奏。

命和阗领队大臣舒伦保回京，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壁昌为叶尔羌参赞大臣，以和阗办事大臣诚端为叶尔羌领队大臣，调伊犁领队大臣额尔古伦为喀什噶尔领队大臣，以叶尔羌帮办大臣常德为乌什办事大臣，乌什领队大臣奇成额为伊犁领队大臣；赏陕西洮岷协副将唐俸总兵衔，署巴尔楚克换防总兵官；甘肃凉州协副将周悦胜总兵衔，署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官。

（卷198 17—20页）

道光十一年十月丁酉（1831.11.22）

以库车办理上年军需，赏阿奇木伯克胡达巴尔第子迈玛达里五品顶翎，五品商伯克阿散花翎，余升用有差。

（卷199 7页）

道光十一年十月己亥（1831.11.24）

又谕：军机大臣等会同吏部、兵部议覆长龄等奏请添设回疆官兵一折。回疆地方辽廓，现办善后事宜，自应将官制兵数量为变通，悉臻妥协，为长治久安之计。所有参赞大臣驻叶尔羌，有总理八城、统辖两镇之责，著兼提督衔；参赞大臣业经移驻，其印房等处各官亦著将喀什噶尔、叶尔羌现设之章京、笔帖式互相移易，并著于叶尔羌添设经牧章京一员专司牧事；喀什噶尔、叶尔羌粮饷章京二缺著裁去，改设喀什噶尔粮饷同知一员、叶尔羌粮饷同知一员，添设巴尔楚克粮饷同知一员；再著于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巴尔楚克等处各设巡检一员；同知管商民、回子词讼、户籍、屯田，巡检管缉捕、监狱、税课，均作为边远差缺，由陕、甘两省派往；其英吉沙尔分防巡检归喀什噶尔粮饷同知兼辖；新添文职各员由各该大臣专辖，参赞大臣统辖；至拜城距阿克苏较远，著添设分防拜城巡检一员，管理拜城、赛哩木二处商民、回子词讼，由陕、甘选派，作为差缺。此次所设同知三员、巡检五员，俱著

陕甘督、抚遴选操守廉洁、办事勤能之员前往，该管大臣随时甄别，倘有不职之员，将滥行派往之各上司参处。至喀什噶尔等处添设满汉防兵，俱著照该将军等所请办理。

（卷199 8—10页）

又谕：长龄等奏请添回疆官兵折内称防所兵丁缺出，由余丁挑补者仍为防兵，由民人募充者即为眷兵等语。前因该将军等请行屯田之法招民开垦，即于民人内挑兵将防兵陆续抽撤，当经降旨饬令查明回户中可以挑选兵丁，俾自卫身家以攘外患，即可收以夷制夷之效。现在喀什噶尔旧设、新增满汉防兵共四千名，将来自应陆续抽撤。因思喀什噶尔回户较多，类皆以种地为业，前此逆夷入卡滋扰，该处回众被患尤重，今若于回户内挑选壮丁勤加训练，准其食粮入伍，俾得保护身家，无虞外侮，即可将防兵随时撤回以节糜费。著长龄等体察情形如属可行，即妥议章程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99 10—11页）

道光十一年十月壬寅（1831.11.27）

又谕：长龄等奏核议各城酌改事宜一折。著照所议，嗣后各城印房、回务章京缺出，如果驻防笔帖式内实有通晓清、汉文体面能事者，准各该大臣援人地相需之例出具考语保奏升补。倘所保之员犯有贪私劣迹，将原保大臣照例议处。如驻防无人可用，仍由六部司员内拣派。其各城粮饷章京，现将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处改为粮饷同知，尚有粮饷章京四缺及叶尔羌复设经牧章京一缺，均由京拣派赏衔起用废员以符旧制。和阗粮务较简，著仍令换防都司兼管，无庸另设章京。又，嗣后南路各城印房、粮饷、局委笔帖式，著照伊犁之例定为五年报满。除五年内得有升阶者仍照旧办理，其余各委笔帖式五年报满由该管大臣确核，分别等第，如勤奋出色者，出具头等切实考语，准留顶

带，咨回原营作为年满委笔帖式，以应升之骁骑校酌量补用；其照常当差者出具二等考语，摘去顶带，仿回原营当差；其差使懒惰者，随时咨革惩办。至南路各城军台委笔帖式额缺较多，未便一律酌留顶带，著照旧办理。又，西四城现在酌添兵额并兴办屯田，防兵听其徙眷，嗣后各城换防官兵著于班满时由该大臣各就该处差务繁简，准于旧班中酌留得力官兵十分之三以资熟手，先期咨照各原营如数扣调，并随时咨部查核。其满洲营换防官兵，著与绿营一体办理。仍著叶尔羌参赞大臣等悉心校核，如有老弱充数者随时撤回。倘该管官弁徇隐不报，即著参办。又，现例大伯克回避本城，小伯克回避本庄，于回情殊有未便。嗣后三品阿奇木伯克九缺及各大城阿奇木、伊什罕伯克仍令回避本处，自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均由参赞拟定正陪奏请补放；其各城庄六品以下伯克缺出，均毋庸回避本处，由该大臣拟定正陪，咨请参赞咨部补放，无庸送验。如有贿嘱、瞻徇等弊，严参惩办。至乌什近年回务日增，阿奇木职任繁重，著将该处五品阿奇木伯克一缺改为四品阿奇木伯克，再添五品伊什罕伯克一员、六品噶杂纳齐伯克一员、七品都管伯克、七品明伯克各一员，并现有之六品以下伯克七员，共十一员，均令随同阿奇木分理屯局、台卡、回庄诸务俾专责成。其应添给养廉钱文，著该大臣等筹议奏明办理。又，各城需用硝磺改归绿营煎熬，所有产磺处所及扫土煎硝之法皆非弁兵所习，著仍照例由阿奇木伯克采办交纳，饬令绿营弁兵严查私采私煎，不准稍有偷漏隐匿。一经访获，从重治罪。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长龄等由五百里驰奏各城大臣咨请酌改各事宜、分别条款一折，已明降谕旨依议办理矣。朕因该将军等久在西陲，夷回情形素所熟悉，现在办理善后事宜，是以一

切添官添兵之议勉从所请。惟综阅该将军等奏议，不过添兵堵御，添官经理，皆寻常计划，何人不能？溯查乾隆年间戡定西陲，庙谟神算，办理周妥，六十余年久安长治，从未议及增兵。如果必须添兵以壮声威，当日诸臣早经议及，何待今日？且从古以来未见有竭内地之兵力堵御四夷而又能行之久远者，况回疆之极边于居重驭轻之道大相刺谬？俨然回疆添一省会，日后何能治理？必至内外俱困，将如之何哉？此时即照该将军等所议竟能一劳永逸，将国家有常之经费为外夷无益之张罗，实不值如此办理。倘仍不能安靖，徒劳罔功，尚复成何事体？若该将军明示霍罕以大皇帝天恩浩荡，许该夷仍旧通商，其茶叶、大黄俱在所不禁，并免其货税，如此明白宣谕，义正词严，霍罕即犬羊成性亦当感激天恩，不至倔强犹昔，自可保其无事。其缚献贼目、送出民回一节竟可置之不问，以示大方。至喀什噶尔添兵四千亦似太多，终非经久之计，且恐不免有扰累民回之事。堂堂天朝转为霍罕牵制，岂不为外夷所轻视？现在叶尔羌既设参赞大臣，添兵五千，似已足壮国威。如果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可以不设，或酌留兵一千名足以济事，更无虑扰累民回，较为妥善。著长龄等悉心远谋，熟筹妥议，据实覆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99 14—18页）

道光十一年十月丁未（1831.12.2）

谕内阁：前因刑部审讯太监张进幅买运鸦片烟土一案颇有不实不尽，降旨交内务大臣再行严讯。经禧恩等讯出回子贝勒克克色布库有同太监吸食鸦片烟情事，并究出同食之太监熊来幅、于邹、何进绿、杨幅、民人朱玉凤等五名。所有审讯此案不实不尽之刑部堂官及刑部承审司员，著吏部查取职名分别议处。

又谕：此案克克色布库身为回子贝勒不知自爱，与太监交接已属违禁，又同太监吸食鸦片烟，及太监张进幅告病外出，复敢容留在家居住，种种乖谬实属卑鄙无耻。克克色布库著交理藩院治罪。

（卷199 26—27页）

又谕：前据长龄等奏筹办回疆善后事宜，请饬部查明各省绿营兵额，各按马步守兵于每百名内暂裁二名，即将各省裁缺所节经费由该部解交甘肃搭运前往，每岁可得银三十余万两；兹据该部奏称现按饷银计算，每岁只得银十八万四千余两；其粮折、马干、红白赏项，应俟各省覆齐始能定有成数，然约计总不及三十余万两，与该将军等原奏数目不符等语。此项裁减兵额所节经费，现经该部查明计银不及三十余万两，与该将军原奏银数不符，事关裁减兵饷，必须详细确查以凭核办。倘回疆现在一切办理按照原奏三十余万两之数从宽布置，将来不敷支拨，岂不徒费周章？著长龄等将现在该处添兵若干，设官若干，并俸饷等项共需银若干，一并迅速详查，务须通盘筹计，一切经费不得稍有浮滥，查明后即据实由六百里覆奏，毋得迟延。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99 27—28页）

又谕：前据长龄等奏筹办回疆善后事宜，请将各省绿营兵额各按马步守兵分别均匀，于每百名内暂裁二名，将裁缺所节经费解交甘肃藩库，自道光十二年为始归入回疆经费项下搭运前往以资支发，当交该部查明具奏。兹据奏各直省地方险易异宜，兵数多寡不一，且额兵有存城、分汛之别，存城者以备差操，为数稍多，分汛者以专戍守，人数较少，自应由各省查明核办。著各该省督、抚各按全省兵数以每百名暂裁二名核计共裁马步守兵若干名，于所属标营内详察繁简多寡情形，遇有拔

补、开革事故所出之缺应陆续分别扣除，及所裁饷银、粮折、马干并红白恤赏银两应酌定裁减数目，一并迅速查明，各行据实覆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99 28—29页）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壬子（1831.12.7）

又谕：军机大臣等会同吏、户、兵三部议覆长龄等奏各城换防员弁并新设差缺文职各章程、分别准驳一折，著即钞给长龄等阅看。回疆情形非内地可比，现在议屯添兵虽为慎固封守起见，第兵增固足示威，而官增究嫌糜帑，况各城营伍惟期慎重操防俾收实效，足以震慑夷回，原不必悉照内地营制，该将军等请添各城武职员弁之处，著照军机大臣等所议，令其仍照前奏再行酌量删减，以节糜费而昭核实。至请添文职同知、巡检各员，虽前经照议准行，此次复酌拟由内地选派及期满升用各章程，惟思该将军等此番筹划均系寻常计议，溯查乾隆年间戡定西陲，庙谟广运，妥协周详，六十余年边圉绥靖，尔时从未议及增兵，亦未议及增官，如果必须添设文职方资治理，当日诸臣定当早经筹及，讵待今日？且果照所议增设，未必历久行之无弊，况文职尤非武职可比，武职员弁性情粗率，倘或任意妄为，尚属易于觉察，文职各员由内地调派，若年老衰庸者自难任事，其年力富强稍有才具者，各图任满升迁或至夤缘谋调，转不足以收得人之效。况夷回异俗，必不能以内地礼法绳之，徒滋纷扰。又，既添文员，必须书吏，此辈舞文弄法，因缘为奸，必致贪婪需索，苦虐穷回。即经发觉，官畏处分巧为弥缝，边陲僻远易于消弭，是内地回子先受添官之累，于控制外夷之道实属无益而有损。即令得人而治，而回疆纷纷添设文职衙门，是俨然添一省会，殊失居重驭轻之策，亦不值如此办理。所有添设同知等官虽经议准，仍著该将军等悉心筹划，从长商酌，自以不

必添设文员更为妥善。总之，久安长治全在抚驭得宜，断不可徒事铺张，顾此失彼，日后转多流弊，以致内外俱困，则悔之晚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00 7—9页）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癸丑（1831.12.8）

谕内阁：克克色布库身为回子贝勒胆敢交通太监同吸鸦片烟，复容留该太监在家居住，种种乖谬实属卑鄙无耻，现经理藩院照例治罪，议将克克色布库革去贝勒世职，于枷号两个月本罪上加等加枷号三十日，满日照例鞭责发落，原属罪所应得。姑念伊祖霍集斯曾经效力军营，著有劳绩，伊父哈迪尔在御前侍卫行走有年，尚为勤慎，办理旗务亦属认真，克克色布库著加恩免其枷号，仍革去贝勒世职交该旗照例鞭责发落。哈迪尔胞侄阿布都尔满率领回众抚驭有方，上年在叶尔羌甚为出力，著将克克色布库所遗回子贝勒世职给予阿布都尔满承袭。

（卷200 10页）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戊午（1831.12.13）

又谕：因克克色布库获罪，所遗回子贝勒世职降旨给予哈迪尔胞侄阿布都尔满承袭。兹据该旗都统福克津等奏查霍集斯原封郡王职衔，哈迪尔及克克色布库均系世袭郡王职衔贝勒，嗣克克色布库因误差革去郡王职衔，此次阿布都尔满应否袭封郡王职衔之处，请旨办理。阿布都尔满著准其仍袭郡王职衔贝勒。

（卷200 16页）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庚申（1831.12.15）

谕内阁：长龄等奏讯明从逆各回犯分别办理一折。已革阿奇木伯克斯底克先经棍楚克策楞谕令将五卡官兵调回，随于各回庄调羊进城以备官兵口食；迨被贼裹胁，复差爱什木赴阿布都

尔满处报信速催大兵救援，出卡后用银赎放，自行投回，尚与从逆有间。斯底克加恩免其枷号，并免其发往伊犁，著交该城阿奇木伯克严加管束。其从逆回子除康玛尔等七犯已于讯明后正法示众外，爱孜木沙、伊布拉依木、迈玛萨里俱著发给力能管束之伯克为奴；萨底克毛拉、阿布达里、莫洛和则俱著交阿奇木严加管束。此外被胁出卡之回子，著壁昌给限一年，宣示各卡伦准其于限内自行投首，概予免罪，给还原业俾安生理。倘逾限不回或潜行逃归或被获到案，仍照例严行惩办。此次已经正法回子之家属，著就近分赏各城在事出力之伯克为奴，饬令严加管束，有不遵教令者，随时呈明该大臣从重惩办。

（卷200　19—20页）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己亥（1832.1.23）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奏筹议善后事宜一折。据称回疆开拓七十余年，承平既久，近因边臣抚驭失宜致有外寇犯卡之事，今既不战而守，必须壮我声威，严我边备，贼再来即痛加歼剿，无庸由内地征调；贼知惧则随宜酌撤，以图渐复旧规；无如地方辽阔，兵分见单，务须呼应相通始能得力；前议巴尔楚克总兵兼管树窝子一带营汛，统辖屯防兵三千五百名，兹请将该处防兵酌减五百名，仍留三千名；前议同知无庸添设，叶尔羌请酌减满洲兵五百名、绿营兵一千五百名，仍留满汉兵共三千名，足供差操；统计酌裁满汉兵二千五百名；其管兵武职员弁按照兵额核减，可裁去满汉官三十余名，并酌减同知一员。均著照所议办理。惟所称无庸由内地征调及随宜酌撤两层，现在既已添兵足资防御，倘贼匪复来，断不可再由内地调兵拨饷。如卡外安靖，自应随时酌撤防兵。著该将军等将此两层再行切实声叙，并详议酌撤章程具奏。其各城添设文员，前经降旨令该将军等无庸添设，兹请于巴尔楚克专留巡检一员，只酌减同

知一员，自系尚未奉到前旨。朕意各城添设文员流弊滋多，竟可概不议增。著该将军等遵照前旨酌议覆奏。又据称喀什噶尔为极边门户，现在贼情未定，兵力不宜过单，且该城与英吉沙尔、叶尔羌属境共设大小卡伦三十余处，需兵较多，前议驻满洲兵五百名、绿营兵三千五百名，著照所请准其暂留。其署换防总兵周悦胜亦著暂行留驻，俟霍罕通商事定，察看夷情果能相安，即由该参赞酌撤防兵，并于换防总兵二员内奏裁一员管理。至通商一事，如果霍罕遣使前来，察其情词据实奏请，断不可差人前往招徕，致被该夷轻视。所有新调防兵，著该将军等即照此次裁定额数咨明杨遇春作速饬派前往，俾征兵早撤归伍以节糜费。该将军等将善后一切章程筹议周妥，约计何时办竣，届期奏明，俟有旨准令旋回，该将军等接奉谕旨后再行起程可也。又据长龄等会同壁昌奏此次议添回疆官兵俸饷银数、核计裁节经费支拨尚属有余一折。该将军等前奏将各省兵额百分裁二，节出饷银系约略估计，现据奏称此项银两实属有赢无绌，断不致不敷支拨、徒费周章等语。兵虽不虚增，帑虽归实用，总是分损内地精华置于边外之极边，以御去来不定之丑夷，终非久计，务须得一外示羁縻、暗收以夷制夷之道，斯为至善。朕屡次所降谕旨甚明，今复详加批示，该将军等其善领会朕意无忽。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03 12—15页）

又谕：据阿克苏等城各大臣查明办理军需出力文武官吏及伯克回子、请量予鼓励各一折。此次喀什噶尔逆回滋事，大兵西行不战而捷，非上届恢复四城、生擒逆裔可比，所有阿克苏、乌什、哈密各城在事人员虽各著微劳，不过运送粮食、备办驼只、稽核文案，其甄叙较上届成案自宜有所区别。该大臣等开单请加鼓励，未免太多，所请亦觉过优，著长龄等将各该大臣

等单开各员核实查明具奏，无稍冒滥。折片单俱著发给阅看。至阿克苏军需单内已革河督张文浩、已革山西知县吕锡龄，该二员获咎甚重，俱著不准释回；已革知县丁垣前已加恩赏给七品职衔，诚端等请以府经历县丞遇缺即选，著不准行。又，敦良另片奏甘肃降补府经历县丞周士镐请开复知县，留甘补用，该员系大计劾参降调，有缺可补，敦良请仍开复知县，亦著不准行。将此谕令知之。

（卷203 16—17页）

大学士长龄等奏核计兵饷经费。得旨：兵虽不虚增，帑虽归实用，总是分损内地精华置于边外之极边，以御去来不定之丑夷。我大清统一寰区，修明武备，凡满洲绿营分布天下，认真教养，以固邦基而有天下。若如此长征远戍，即获保平安，无非代内地回众看守家园，如有不妥，立费周章。况重兵布列，彼必不来，是空竭精力也；若守御不足，伊又逞其伎俩，是仍劳救援也。更恐日久奸夷探知吾意故为牵制，使我去守两难，势不得已，必致多加兵力，耗竭粮饷，于奸夷毫无损伤，试问成何事体？又虞久驻多兵，将领或失教练，保无骚扰回众者？若内地回众稍有离贰，彼同声同气，更不可思及也。是以总须得一外示羁縻、暗收以夷制夷之道，斯为至善。朕屡次所降谕旨，无非在是。

以备办军务出力，予哈密回子郡王衔贝勒伯锡尔等优叙有差。

（卷203 17—18页）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乙巳（1832.1.29）

以喀什噶尔承办粮务出力，予道员庆禄等加衔、升叙有差。

以喀什噶尔任事出力，赏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头品顶带，

余升赏有差。

（卷203 31—32页）

道光十二年正月甲寅（1832.2.7）

谕内阁：长龄等奏各城移改大臣应行更换印信并补给伯克图记、请敕部颁发一折。此次奏定移改各城大臣，除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原颁印信毋庸更换外，其叶尔羌办事大臣印信准其封贮存库，如遇参赞大臣带印公出，即著帮办大臣钤用。喀什噶尔帮办大臣改为喀什噶尔办事领队大臣，和阗领队大臣改为和阗办事大臣，俱应行颁给印信。裁汰和阗帮办大臣，改为叶尔羌领队大臣，应行颁给图记。著礼部铸造颁发。至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伯什克勒木阿奇木伯克、阿尔琥阿奇木伯克、乌帕尔阿奇木伯克均于十年贼匪滋事时遗失图记，著礼部一并铸造补行颁给。该部知道。

（卷204 4—5页）

又谕：据长龄等奏遵旨核议具奏一折。此次酌减满汉防兵二千五百名，各城文武员弁亦大加裁减，统计旧额、新增各大臣、官员、兵丁、书识等岁需粮料，合并西四城额征各色粮石通融拨用已足供支，毋庸采买津贴；又据和阗阿奇木伊斯玛依尔等呈请岁捐粮一千二百石供添兵口食；乌什阿奇木木萨等呈请在宝兴屯工地内捐资建筑回城，令屯兵归城操演，每岁额交粮石即由回户照数交纳；又西四城岁征赋钱六千七百余串，除搭放外每年存剩普尔钱五千余串，现据该将军等减定暂添防兵五千余名，需饷不过十万两，若将存剩赋钱以二百二十文合银一两折算，可充经费银二万三千余两；此项存剩赋钱向系各城备贮充公，按年报销，用款不一，不皆散在兵众，著将五千余串钱文全数搭放兵饷，则散有常期，城市钱源益加充裕，不

致钱贵银贱；至安炉鼓铸只阿克苏一城，普尔钱文行用止在回疆，非内地可比，额铸之钱与岁俱增，辗转流通总不出八城地面，现驻喀什噶尔征兵一万数千人，并未因此钱价腾贵等语。既据该将军等查明均系实在情形，俱照所议办理。总在抚绥得宜，以收长治久安之策。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长龄、玉麟，并谕壁昌知之。

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等奏：喀什噶尔善后大局已定，酌撤满汉征兵归伍。报闻。

（卷204 8—9页）

道光十二年正月丁卯（1832.2.20）

谕内阁：长龄等奏调任领队大臣并随征出力侍卫恳请鼓励一折。额尔古伦前因在阿克苏进兵迟延革职留任，兹据长龄等奏该员现经调补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有管理回务、训练兵丁之责，非本驻防地方可比，所有该员革职留任处分著加恩准其开复。哈丰阿之子蓝翎侍卫德恩随同进征奋勇出力，著加恩赏给五品衔，仍作为蓝翎侍卫以示奖励。该部知道。

谕军机大臣等：长龄等覆奏叠奉训谕一折，览奏俱悉。此次暂添防兵，既据该将军等查明每岁需饷不过十万两，各城额征粮料足敷供支，既无须采买，即可不致扰累回众，著即照所请办理，并于回户中挑选兵丁食粮充伍，抽撤换防兵额。其应撤征兵七千余名亦著分起撤回，仍著壁昌等察看情形随宜办理。朕前此降旨因各城添设文员流弊滋多，竟可概不议增。此次请将巡检一并裁撤，仍遵旧制，所办是。其请暂留哈丰阿、郭继昌二员演习操防，俾壁昌专办地方事宜，哈丰阿、郭继昌俱著准其留驻，督同各将弁派拨操防，勤加训练。俟通商事定，再奏明各回本任。其从前齐慎驻兵处所既据查明在乌什卡外，该处久已平静，自未便再往扎营转令布鲁特等疑惧。现在乌什有

防兵一千七百余名足壮声威，该将军请就西四城留防兵数通融分设较卡外扎营更为得力，著照所请行，仍准留周悦胜、唐倬二员分投巡防弹压，俾声势益为联络。设遇缓急，相机应援，出奇截击。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阗兵数，据该将军等查明骤难减撤，著俟通商后再将喀什噶尔换防总兵裁撤，并将各城换防官兵次第删减。喀什噶尔现无筹办事件，长龄等即赴叶尔羌、巴尔楚克一带会同履勘后在阿克苏暂驻，候旨遵行。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等奏：查勘喀什噶尔等城应行修筑并添建满城衙署、兵房，即将叛产变价兴工。下部知之。又奏：遵查明巴什阿哈胡里又称明伯克，系霍罕管事头人，滋事梗化皆其主谋。今既照常贸易，明巴什有利可图自不致如前倔强，从此卡内卡外可期静谧。报闻。

（卷204 17—19页）

道光十二年二月乙酉（1832.3.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库伦办事大臣伦布多尔济等奏有被张逆掳出卡外之民人朱田赵、李盛荣、田关、马添喜、吴二启、刘起凤、年登喜等七名逃往俄罗斯，经俄罗斯送至库伦，已有旨谕伦布多尔济等解至甘肃省城交杨遇春审讯矣。杨遇春俟朱田赵等到省，即详细询问该民人等于道光六年经张逆掳至霍罕后拘囚何处，曾给回子使唤系何名姓，系张逆何项亲属，该民人等是否从逆，至道光七年缘何逃回霍罕，曾否遣人来追。此两年间该民人等在霍罕，定知该处一切情形，是否尚有该逆余党意图窥伺？该督当谕令毋稍畏惧，将实情供吐，询明后详晰据实具奏，候旨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卷205 19—20页）

道光十二年二月庚子（1832.3.24）

又谕：本日据长龄等覆奏叠奉谕旨一折，览奏均悉。现在筹办善后事宜必须熟商久安长治之模，为一劳永逸之计，其添兵固守一节系属权宜之策。所奏“官兵减撤日少，回兵挑选益多，操演又复精锐，设被诱胁，转属藉寇以兵，于边防有损无益”，所虑甚为远到。此次议添兵粮、岁需经费只在十万两以内，一二年间再察看情形随时减撤，从此天威远振，即使张逆之子长成，卡外诸夷亦不敢从中怂恿，复萌觊觎。著俟西四城元气渐复，将回兵旧额补足，认真教演以备调遣，无庸再为加增，以防后患，俱照所议行。屯田一事，现据长龄等查喀什噶尔大营驻扎处所田地名喀拉赫依，计延袤二百顷有奇，现令已招之五百余人分认种耕，将来逃散回户归来，即以现存叛产照数拨给；嗣后再有承种民人，于大河拐一带附近荒地酌量分拨；叶尔羌境内毛拉巴什赛克三一带荒地，俟巴尔楚克接连树窝子等处筑堡设汛后广为招徕；其修渠引水、牛具籽种、按则征收各事宜，须试种一年由壁昌详议章程。均著照所奏办理。惟添兵全在加意操防，屯田亦宜广为开垦，总须实力奉行，多一兵得一兵之力，垦一顷收一顷之粮。倘添兵不过虚糜粮饷，屯田不过敷衍目前，设有缓急，仍须内地征兵调饷，尚复成何事体？玉麟系伊犁将军，有统辖之责，壁昌系叶尔羌参赞大臣，有总理八城之任，必应随时认真稽查，遇有训练不精、耕作不力，即据实严参惩办。倘扶同隐饰，经朕别有访闻，则惟玉麟、壁昌等是问。懔之，慎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长龄、玉麟，并谕壁昌知之。

（卷206 14—15页）

道光十二年二月乙巳（1832.3.29）

谕内阁：此案宗室兴达因王六向伊索欠争闹，纠同回民马二等将王六殴伤身死，现据刑部会同宗人府讯明尸亲邻证等供

俱相符，惟传讯兴达，忽认忽翻，供情闪烁，著革去奉恩将军世职，即提同人证研审确情，按律定拟。其在逃之马二满子，著严饬该坊查拿务获，归案审办。寻奏：讯明兴达殴伤王六身死属实，请革去宗室，拟绞监候，由宗人府圈禁。从之。

谕军机大臣等：据御史达镛奏新疆换防章程宜筹经久、请饬加变通一折。内称新疆喀什噶尔各城旧设防兵六千余名，自上年奏准添兵以来，统计满汉官兵一万数千名，除满洲兵由伊犁、乌鲁木齐调拨外，余则均由陕、甘轮派；此项防兵虽出自各营原额，然往来盐菜口粮、军装马干、长支借支以及坐粮等项较之在营当差所需几倍，以关内关外两处钱粮计之，是费二万余人之饷始得一万余人之用；陕甘营汛各处分防均资弹压，今西路轮换之兵既比旧制加增，而本省存营之兵又需百分裁二，若值换防之期，后班已去前班未来，此时各汛额兵岂不更少？至于防所营兵均于两省均分，无论远道奔驰不无疲敝，即尽称精锐，而到防不过数年，于回疆地势、夷情岂能谙悉？此项防兵可不必年年由内地轮换，查上届军兴出力之民勇曾经各城奏报，此辈既经行阵，又悉回情，若使充兵，自当踊跃；再，伊犁满洲营近年曾以生齿日繁请增甲兵未经议准，而新例驻防余丁又准挑补绿营，若将伊犁镇属抽拨一两营前往南路驻防，较之关内稍省行粮，且本有旗人可补空缺，既属两便，亦可常行；若前项抵补陕甘防兵尚有未足，似应就目下防兵及征兵中择其年壮技娴、现无老亲及家有次丁者派充驻防；以上应食名粮，查有每年换防之往来车马盐菜口粮等款似可抵发，若有不敷，再由原营裁拨；仍将该兵家属官为资送到防，数年之后各有室家，一切差操勇于自卫，其得力必倍于客兵；如果善后事竣，西路无须多兵，该处地饶土旷，不难散遣归农，惟是资送兵丁家口创行之始为费必多，然较之频年轮派似属一劳永逸；

至陕甘营分既不换防，则现在所有万余分坐粮除拨补防所外，尚可存留本省挑补兵丁以实营伍等语。该御史所奏系因更换防兵糜费，酌请变通以为经久之计，是否可行，著长龄、杨遇春体察情形悉心筹议。长龄现在阿克苏暂驻，俟有旨饬令回京时，道经甘肃与杨遇春面商妥筹，再行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06 19—22页）

道光十二年四月戊子（1832.5.11）

谕内阁：长龄等奏卡外诸夷进卡贸易、恳恩一体免税等语。现在霍罕免罪通商并邀恩免税，其贸易诸夷事同一律，嗣后叶尔羌、喀什噶尔卡外各部落暨布鲁特等进卡贸易，著加恩一体免税，以广仁施而示体恤。

（卷209 18页）

以承办军务出力，古城领队大臣苏明阿等下部优叙，赏阿克苏、沙雅尔七品密拉普伯克迈玛第敏、七品明伯克萨木萨克、三品顶布鲁特比迈玛第里、喀喇沙尔和硕特贝子车丹多尔济、和阗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长子阿布都迈里普、次子迈玛特阿皮斯、四品伊什罕伯克喀里雅哈第、四品阿奇木伯克阿瓦斯迈玛特花翎，回子毕拉尔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09 24—25页）

道光十二年五月丙辰（1832.6.8）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杨遇春等奏贵德卡外思昂拉千户所管八大族住牧循化卡外地面，内有杨弄、古弄、录弄、钱哇、合尔哇、东什当、水乃害各番，聚集多人，骑马持械各路强劫；当即饬委署循化同知州判夏曰瑚等带领撒拉回民一千名、汉、土弁兵三百名前往弹压，该番等胆敢抗拒，枪毙撒拉回民二

名，该署同知等督率汉、土官兵开枪轰击，打毙番贼六名，烧毁房屋数十间，番贼等逃窜入山，经撒拉回民就近搜捕，杀毙番贼十五名，带伤逃跑者十余名；经该文武各员派委土千总杨万士等唤出该族总管千户观术却合，谕令献出积匪并拒敌番贼二十名，出具永不为匪抢劫甘结等语。朕闻撒拉回民赋性犷悍，时常械斗，素非安静之徒，向来卡外小有不靖，从未派令前往拒敌，诚以用其力而不稍示以恩必生怨望。若遽加以奖励，而若辈自恃为国出力，其恣肆又不可胜言者。且回性贪婪，恐未易满其觊觎之意，倘此端一开，将来该回番等互相寻衅仇杀，尤不成事。流弊所滋，不可不防之于始。此案事属既往，姑勿深究。至此次派用撒拉回民是否系恒敬一人主见，抑曾与该督往返札商？著杨遇春确察情形有无滋弊及究系何人主见之处，据实明白覆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210　22—23页）

道光十二年六月丙申（1832.7.18）

又谕：哈良阿等奏霍罕伯克迈买底里遣使进表，带领贸易安集延一百余人，送出裹胁喀什噶尔回子八十余名，携带货物马匹羊只进卡；哈良阿等即向夷使吊噶尔拜等宣示恩旨通商免税，该夷使畏威怀德，感激出于至诚。览奏欣慰。霍罕既经悔罪输诚，自当赦其已往，准令入卡贸易并免课税。哈良阿等即严饬本城回商向该夷商、头目公平定价，与内地商民妥为交易，并严禁官役人等从中干预，别滋事端。壁昌总理八城，回务是其专责，尤宜随时随事悉心稽察，务期杜绝弊源，永绥边圉。倘经理不善，将来又有苛求克扣、贪婪不法情事，致启衅端，唯该参赞是问。懔之，慎之。缮寄谕帖一道，哈良阿等阅看后应如何发交霍罕之处，仍照上次办理。哈良阿俟通商事定，察看夷情贴服，于筵宴后再行奏明起程回京。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

知之。

（卷214 19—20页）

道光十二年六月丁酉（183.7.19）

又谕：昨据哈良阿等奏霍罕伯克迈买底里遣使进表，送出裹胁喀什噶尔回子八十余名，携带货物马匹羊只进卡，经哈良阿等宣示恩旨通商免税，当将表文给伊萨克阅看并令译出，与哈良阿等所奏相符。该霍罕畏威怀德，感激出于至诚，从此边圉可期绥靖。因思松筠曾经奏及"霍罕通商，边境即安静无患"，松筠在西陲最久，所奏不为无见。上年松筠因蒋兆璠禀讦徐寅第案内牵涉，以三品衔休致，朕不以人废言，且念其究系三朝老臣，松筠著加恩赏还头品顶带、署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以示朕眷念耆臣之意。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哈良阿等奏霍罕伯克迈买底里遣使进表，已降旨准其通商免税，并谕该参赞毋许苛求克扣、贪婪不法，杜绝弊端，永绥边境矣。朕思夷情叵测，该霍罕即怀德畏威出于至诚，恐其中尚有别情，或者外示恭顺包藏祸心，断不可不预为防备。壁昌等务须遵照长龄议定章程于各卡伦密加防范，一切训练巡缉当如霍罕未臣服时，不可因绪重言甘稍存大意。倘竟乘间窃发，则我兵一呼即至，四面响应，有备无患，正可痛加剿戮，夺其桀骜不驯之气。切勿因循玩泄，以致变生措手不及，该参赞等坐失事机，可能当此重咎耶？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寄谕大学士扬威将军长龄。昨据哈良阿等奏霍罕伯克迈买底里遣使进表并送出裹胁喀什噶尔回子八十余名，携带货物马匹羊只进卡，经哈良阿等宣示恩旨通商免税，并将该伯克表文译出清、汉文进呈，当传到伊萨克另行译出，据称该伯克恭顺情形与哈良阿等所奏相符，已降旨准令入卡贸易免纳课税，

复谕哈良阿严饬回商、夷商公平定价，妥为贸易，毋许官役人等从中干预，有苛求克扣、贪婪不法情事致启衅端。朕思夷情反复，未可因该伯克一时恭顺深信不疑，稍有疏懈，本日复谕令壁昌等随时体察，留心防范，不可稍存大意以致变生措手不及。所有谕旨二道并传知霍罕伯克谕帖暨哈良阿等原奏，同译出该伯克表文一并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214 22—24页）

道光十二年六月戊戌（1832.7.20）

大学士扬威将军长龄等议驳御史达镛条奏变通新疆换防章程：一、伊犁满营生齿日繁，驻防余丁例挑绿营，请抽拨一两营往南路驻防，以旗人挑补空缺。查现在绿营生齿亦繁，焉有空缺？若余丁抽拨南疆，多则本境空虚，少则无济于事，且合计一二营兵数不能满抵防御，未免徒事更张。一、防兵、征兵内择无老亲及有次丁者派充驻防。查防兵、征兵内其家无老亲者难保必有次丁，其有次丁者亦不肯抛离父母，若纷纷查询，转致有所藉口，徒费周章。一、该兵家属官为资送，数年后差操勇于自卫，其得力必倍于客兵。查向来防兵皆单身赴防，若改驻防，则长途携眷受累难堪，钱粮安能按家口增益？各城内亦无隙地可建房屋，其柴薪皆远取百里外，向系五兵轮运共爨，若改眷兵，只能各顾各家，势难复事差操。至调遣防兵无室家之累，随调即可随发。驻防有内顾之忧，不能多派分援。是驻防实不如换防之得力。一、善后事竣，西路无须多兵，不难散遣归农。查回疆可耕之地尽是回人本业，其余或不能引溉，或须分拨招民试种，如将兵丁散遣携眷从耕，毫无养赡，又无力移归，即与罪遣无异。该御史所奏均属窒碍难行。奏入。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长龄等议驳御史达镛新疆换防章程请加变通一折。前据该御史奏更换防兵糜费，请为经久之计，朕即觉其

不可行。本日长龄等指驳四条，朕详加披阅，所议俱是。该御史所奏著毋庸议。长龄现已自兰州起程，著于路过山西时将交审案件讯明即行来京覆命。将此谕知长龄，并谕杨遇春知之。

（卷214 27—29页）

道光十二年七月乙巳（1832.7.27）

谕军机大臣等：据哈良阿等奏查明夷回、商民贸易安静一折。前因霍罕悔罪输诚准其免税通商，并赏还茶叶变价银两及抄没安集延田产。兹据哈良阿等奏茶叶变价银两已如数给领，田产一项现饬作霍尔敦查明筹赎，尚有各城查获安集延田产变价之款，行知各城阿奇木伯克一并筹赎。该参赞即饬该夷等具领，分别领回管业。此项银两仍准于喀什噶尔备贮项下动用，核实具奏。哈良阿业已启程回京，其哈丰阿、郭继昌二员著仍遵前旨暂留喀什噶尔统带征兵以资弹压，俟征兵全撤，防兵全到，训练熟习后，壁昌察看情形咨会玉麟，再行奏请饬令各回本任。又，另片奏伊犁锡伯营马甲沙特洪阿前因遇贼受伤被缚出卡，乘间逃回，与甘心从逆者不同，准免治罪，仍著递回伊犁交该旗严加管束，不准再挑差使，所得具报阵亡赏恤银两即向追缴。嗣后有似此投回之兵民，如查有别情，应行奏明办理；倘无别故，即照此次成案办理。将此由三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杨遇春等奏贵德卡外思昂拉番族抢劫，派用撒拉回民弹压搜捕。朕思撒拉回民赋性犷悍，向来卡外小有不靖，从未派令前往拒敌，当降旨令杨遇春将此次派用撒拉回民究系何人主见据实覆奏。兹据奏恒敬酌派兵、回前往后始行札知该督。是此次派用撒拉回民自系恒敬一人主见，不知事体之轻重，实属冒昧，著传旨申饬。嗣后如有卡外抢劫等案，不得派用回民，仍令报官查办以杜流弊。将此各谕令知之。

命回子郡王伊萨克在乾清门行走。

（卷215 2—4页）

道光十二年七月丙午（1832.7.28）

又谕：乌鲁木齐回民张虎等行窃民人孙忠银物，计赃逾贯，该都统讯拟将起意为首之张虎依窃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律拟绞监候，并声明失主孙忠多开元宝二锭，领赃后即已他往，是否捏报，应俟贼犯全获再行质讯。经刑部议驳窃赃一百二十两以上首犯虽同一绞候，而办理秋审则以计赃已未逾五百两为情实、缓决之分。今张虎纠窃事主孙忠银物，据犯供计赃四百三十八两零，与事主原报不符，是否事主冒开或该犯等畏罪谎供，抑行窃后辗转遗失？必应查讯明确。且此案同伙七人，虽王忠虎等在逃未获，而现获之伊玛儿、杨木沙子无难隔别研鞫。事主孙忠已到案领赃，自应质明实数，何以任其他往？即或他往，无难饬传，何以必俟贼犯全获始行质审？仅据贼犯疑似之供朦胧定拟，何足以成信谳？著成格再提集现犯隔别研讯，并严缉逃犯，传讯事主，于被窃及分赃处所确切根究，务得赃银实数，另行按律定拟具奏。寻奏：孙忠已回靖远县原籍，行提需时，经其胞兄孙昌投案，供称孙忠原拟带元宝六锭、碎银三封，临行时伊恐不时需用，留下元宝二锭未向孙忠告知，以致误报，并无别故。请仍照原拟完结。下部议。从之。

（卷215 5—6页）

道光十二年七月丁未（1832.7.29）

谕内阁：前因原任伊犁参赞大臣容安身为统兵大员不知缓急，当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二城待援甚亟，容安庸懦无能，坐拥重兵不赶紧由叶尔羌进发，乃令哈丰阿等绕道和阗前往，以致耽延一月之久，畏葸不前贻误军务，业经问拟大辟，解部监禁，入朝审情实办理，实属罪所应得。姑念伊曾祖阿桂平定西

陲，经理新疆，周详妥协，嗣剿办大小金川，又剿捕撒拉尔及石峰堡回匪立就殄平，入任纶扉，赞勷枢要，二十余年懋绩丕著，有古大臣之风；嘉庆年间赐谥"文成"，并入祀贤良祠；道光三年加恩配飨太庙，功加于时，实堪嘉奖；那彦成虽经获咎，而在嘉庆年间曾在军营出力，道光年间两任总督，宣力中外，尚无贻误。若使容安观望迁延，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二城竟致失事，朕必照军法严办示惩，断不能曲加宽宥。彼时二城安堵，现在霍罕伯克遣使进表极为恭顺，一切善后事宜经长龄等妥为办理，朕轸念忠臣，推恩后裔，容安尚可宽一线，量从末减，著加恩贷其一死，发往吉林充当苦差。

（卷215 11—12页）

道光十二年七月乙卯（1832.8.6）

又谕：壁昌等奏审办和阗纠众谋逆戕害伯克之要犯一折。此案塔瓦克游手好闲，起意纠人抢劫，假捏玉努斯名目纠约哈玛娃子、伯哈提等帮助，戕害伯克，逼索驼马，声言欲抢和阗，实属罪大恶极。壁昌等于审明后将该犯塔瓦克等二十一名概予凌迟，并枭首传示和阗犯事地方，以彰国法而昭炯戒，所办甚是。其被戕之世袭五品顶翎五品采铅伯克多拉特及六品顶翎之七品明伯克伊斯玛伊勒，于该犯纠众滋事时猝被拘执，詈骂不屈，致被戕害，情殊可悯，及被害之跟役回子乌舒尔、催铅回子爱玛特均照此次被害伯克回子之例分别给予荫恤，免其差徭。壁昌等即查明该伯克等子弟奏请恩施，以昭忠烈。克里雅尔花翎四品阿奇木伯克迈玛特于匪徒纠众谋逆重案不动声色，设计将首从各犯全数弋获，不致蔓延，颇为能事，迈玛特著加恩赏给三品顶带，并著交理藩院从优议叙。

（卷215 33—4页）

道光十二年七月癸亥（1832.8.14）

予回疆军营病故甘肃知州丁文炳祭葬、恤荫。

（卷216　8页）

道光十二年八月乙亥（1832.8.26）

陕甘总督杨遇春覆奏：讯明民人朱田赵因习天主教发遣，李盛荣等均内地贸易民回，前在喀什噶尔同随守城曾受枪伤，城破被掳，逼胁未从，经张逆送至霍罕分给各处回子服役，时被磨折，因先后乘间逃出，由布噶尔至俄罗斯所属之哦林布格尔边界，经该夷目回明本国王子送回；伊等在霍罕时言语不通，不知所服役者是否张逆亲属，闻张逆生有一子，现在霍罕，并未见过；霍罕人虽高大，作事蠢钝，前恐大兵征剿，遣人向布噶尔借兵，闻布噶尔以不敢轻惹天朝之言回覆；该民人等所供未经从逆之处矢口不移，惟朱田赵仍不愿出教，请旨遵办。下部议。寻议：朱田赵仍发回城为奴，交伊主严加管束。李盛荣等应照被掳来归免罪例，令该督查明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从之。

改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折征粮一千石自本年始仍征本色，从叶尔羌参赞大臣壁昌请也。

（卷217　1—2页）

道光十二年九月庚戌（1832.9.30）

准回子郡王衔贝勒阿布都尔满世袭罔替。

（卷218　12页）

道光十二年九月丁巳（1832.10.7）

谕军机大臣等：玉麟等奏领队大臣巡边自吹河旋回、遇贼抢劫、现在筹办情形一折，览奏均悉，只可如是办理。伊犁领队大臣西朗阿、湍多布管带官兵出巡布鲁特边界，于八月初一日行抵吹河地方，离霍罕筑城处尚有三四站，在塔拉斯河之东，其地名皮斯格克，有霍罕头人胡什伯克把守，又有阿克胡里收

索税物，该领队等商定无庸深入，派兵丁三名前往探信，定于次日拔营东转；乃初一日晚有布鲁特比塔什坦伯克青格斯来称霍罕头人胡什伯克等预备人马为抵御计，并商量抢劫官兵，又称霍罕头目库勒产霍卓带人由巴雅什买克赴前途会合哈萨克，恐欲截官兵后路等语；领队等先令驼载启行，初二日午后排队旋行，讵初三日傍晚驼载甫过哈什塔克达巴罕，未出山沟即遇贼匪乘夜将驼夫杀伤，劫去口粮、驼马、羊只等物，经领队等赶上断后而行；及至图尔根地方，查点我兵及驼夫短少十余名，又受伤兵丁、回子十二名；于初八日抵勒克卡伦外察林河西暂住，经玉麟等酌拨火药、口粮、马匹接济，并檄巡查哈萨克边界之领队大臣奕山于出卡伦后暂住数日，与西朗阿等遥为声援，并弹压附近各哈萨克俾免惊疑，所办尚妥。皮斯格克地方窎远，我兵巡边不到已阅三十余年，久为布鲁特住牧，霍罕自以所占乃布鲁特地方，不知为伊犁边界，此时自不便骤与理论。该领队等查至吹河，探明彼处情形即行转回，尚无不合。惟令驼只行李夤夜山行，未能先事预防，猝被抢劫，实属疏忽。其跟随驼载前行之佐领勒尔经额、讷莫辙、巴图巴拜、防御托克托布、察隆阿均曾经军旅，不知小心防护，致有疏虞，又未能奋力击贼，其咎较重。领队大臣西朗阿、湍多布及惠远城佐领勒尔经额、防御托克托布、巴燕岱、防御察隆阿、索伦佐领讷莫辙、察哈尔佐领巴图巴拜俱著交部分别议处。此次行劫贼犯自非霍罕胡什伯克等所使，或即系哈萨克、布鲁特诡计，该官兵仓猝格抵，未知人名游牧，又未生擒活口讯取确供，虽击毙贼匪百余名，我兵亦不免伤毙，实属不成事体。倘派兵出卡缉拿，不惟地方辽阔难以海捕，更恐惊扰该夷致开边衅。该将军等惟当慎守边防持以镇静，并设法密谕恭顺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令其将抢劫贼犯确切查实具报。其探信兵丁

自皮斯格克旋回，即行据实奏闻。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19 35—37页）

道光十二年九月乙丑（1832.10.15）

又谕：徐锟等奏请将查报役使夷回迟延之协领等议处一折。原任和阗领队大臣德惠携带喀什噶尔夷回幼孩巴海回家役使，本有应得之咎，业经病故，著毋庸议。伊子音登额初不知巴海来历，一经巴海告知即行据实禀报，尚无不合，亦毋庸议。镶白旗协领塔瑚礼等未能察出，禀报迟延，著查取职名交部议处。至巴海是否安分良回之子，著史谱即行解交叶尔羌参赞大臣确切查明，照例办理。

（卷220 14—15页）

道光十二年九月丁卯（1832.10.17）

谕内阁：从前乾隆年间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以叛伏诛，布拉呢敦之子阿布都哈里因年幼无知贷其一死，赏给功臣为奴。道光三年，朕因其尚属安静，加恩当差回子之例将伊一家入于正白旗蒙古，赏给差使。七年六月，因张格尔入卡肆逆法当缘坐，犹不忍概予骈诛，将阿布都哈里及其子孙分拨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安置，永远监禁，其眷属发江宁、杭州驻防为奴，节据各该省巡抚具奏该回子等在监安静。今张格尔久已明正典刑，阿布都哈里、伯巴克俱经病故，查张格尔入卡滋事时阿布都哈里等并无同谋知情，亦无遥应情事，朕仰体皇祖高宗纯皇帝宽仁之德，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阿布都色莫特、阿什木、冯氏、怕特买、杨氏、大妞俱著加恩准其释回，派员妥送来京，仍隶正白旗蒙古旗籍。其阿布都哈里、伯巴克之柩，并著该省巡抚派人送京，以示朕法外施仁至意。

（卷220 17—18页）

道光十二年闰九月戊寅（1832.10.28）

安徽巡抚邓廷桢奏：颍州、凤阳、庐州等府及六安州等处有匪徒专习火器，名为枪手，纠殴者必雇为保护，因此火器伤人之案层见叠出，嗣后此等命案请照旧例从重问拟。枪手受雇，应照自号教师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虽未受雇而学习已成者，应杖一百、徒三年。又，颍州府凶徒结伙伤人，如有枪手，应照旧例加重，三人以上者发极边烟瘴充军，十人以上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下部议。寻议：该抚酌定各条系为因时惩创起见，应如所议办理。惟回民结伙与棍匪情罪相同，亦应一律加等问拟。嗣后安徽省回民结伙斗殴，除罪在满徒以下、仍按本例从重定拟外，如结伙罪应拟军，即将该枪手加等问拟，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到配加枷号三个月以示惩儆。从之。

（卷221 10—11页）

道光十二年闰九月癸巳（1832.11.12）

又谕：前因筹办回疆善后事宜，曾降令各直省督、抚于绿营马步守兵暂裁百分之二，以所节经费拨解回疆，俟各省奏到交户、兵二部核明具奏。兹据兵部奏称各省已陆续奏到，惟陕、甘二省前据陕西巡抚奏裁抚标兵丁二十二名，其提镇协营应由陕甘总督汇裁，迄今已逾一年之久，经该部行催三次尚未奏到。著杨遇春即按现在情形并将兵额核计，应如何暂裁之处迅速具奏，俾该部汇总奏办，不许再有延缓。

（卷221 13页）

道光十二年十月丁未（1832.11.26）

谕内阁：武忠额等奏同知办案专擅、请解任提审一折。多伦诺尔同知万保承审回犯穆全等案捏称专委，不与该旗理刑官双福等会办，实属违例妄为；又，承审吴来庆等三案并不悉心研鞫，固执己见，出入人罪，将应行会画之案均不与旗员画

行，擅自拟报，更属刚愎自用。万保著解任，即饬口北道委员将各案犯证、卷宗及刑作、差役、幕友、代书人等一并提集，解交武忠额等秉公严讯，多伦诺尔同知著直隶总督遴员署理。

（卷223 11—12页）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己卯（1832.12.28）

又谕：玉麟等奏筹办伊犁旗地佃种收租、作为养赡公用并严禁弊端一折。伊犁土宇宽广，惠远城可种地约计六万亩，巴燕岱可种地约计一万三千余亩，该将军等所请惠远城分晰地亩租给回民耕种，岁收地租抵放兵丁口食，节省银两添补满营养赡、壮丁差操，俱著照所议办理。其巴燕岱地亩得水较难，著该将军等督同该领队西朗阿分投履勘开挖水道，俟招佃得租，亦照惠远城贴补养赡差操以收实用，并著责成各协领随时稽查，取具各佐领并无典卖侵肥切结。如有前项情弊，即将该佐领参革治罪，并将该协领严参惩办。

又谕：玉麟等奏防兵训练熟习、请令暂留之提镇各回本任一折。哈丰阿前已有旨令其来京陛见，郭继昌著即回任，所有喀什噶尔训练操防事宜著移交周悦胜一手接管。

（卷225 12—13页）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癸丑（1833.1.31）

谕内阁：玉麟等奏伊犁官兵留防喀什噶尔班满、请明春由冰岭更换一折。此项官兵于道光十年八月由伊犁派赴喀什噶尔应援，嗣经拣留防所，扣至明春，二年有半，较之换防班次转多半年，自应及时更换。著照所请于惠远城、巴燕岱、锡伯、索伦四营内各按原额共挑精壮官兵五百名，遴派协领一员，会同该营长等管带，明春起程由冰岭行走，到喀什噶尔交该城领队大臣验收操防。其应撤之官兵五百名，令该协领等管带回营。至此次换防官兵仍分两班，于十四年更换一半，十五年更

换一半，以符旧制。

（卷227 17页）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甲寅（1833.2.1）

谕内阁：陶澍奏出征备弁兵丁在途索扰、殴毙人命一折。出征兵丁在途行走，该管官应严加约束，安静趱程。此次河南第八起官兵行至安徽宿州睢阳驿延不起身，河北左营守备马凤、把总拜鹏藉称回教需索银钱，任听兵丁将该署州家人胡林等、差役李万等殴伤，胡林旋即身死，又不将伤人兵丁交出，殊属胆玩，此风断不可长，必应严办示惩。著河北镇总兵谢金章将马凤等所管第八起兵丁另派将备带领，马凤、拜鹏均著革职，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扣留，勒令交出行凶兵丁，一并交该地方官解赴江宁交陶澍严审治罪，并饬沿途州县于后起官兵过境妥为弹压。如再有勒索情弊，即行奏参严办，决不宽贷。

（卷227 17—18页）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乙丑（1833.2.12）

命乾清门行走喀尔喀亲王车登多尔济在御前行走，哈密回子郡王衔贝勒伯锡尔、回子郡王伊萨克在紫禁城内骑马，赏扎鲁特贝勒布木色楞、青海贝勒那木喀旺扎勒、喀尔喀贝勒音登该鲁布双眼花翎。

（卷228 22页）

道光十三年二月壬子（1833.3.31）

缓征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三城上年被灾回户粮石。

（卷231 16页）

道光十三年二月己未（1833.4.7）

谕内阁：成格奏派员前赴内地查办上届军需第三案报销细数、其业经进口各员请饬陕甘总督转饬就近督造一折。前经户部

奏催乌鲁木齐办理道光六年回疆军需第三案内供支官兵各项银五十七万三千五百余两、口粮面二百一万八千三百余斤银粮销册，当即降旨著该都统迅速造具细册送部核办。兹据奏此案销册必须查照出口各官兵衔姓花名及起止月日方能造报，口外无册档存案，自应专派原办之员携带各该员前造底册驰赴兰州总局逐起照钞登填，以免遗漏。现经该都统专派前署吐鲁番同知即补知县福奎星速前往办理，此外尚有吴恕恒、周庆曾、伊昌阿三员前报底册，已饬在局书吏各钞一分一并交与福奎带往登填，俾免迟误。西宁道汤鼐、济木萨县丞即补知县吴龙光、昌吉县知县卢铭瑚、前任宜禾县告病知县常久俱已先后进口，著陕甘总督转饬兰州总局督催各该员会同该局官吏上紧查造，即将所办细册咨送乌鲁木齐覆核，汇咨报部核销。至福奎既称前署吐鲁番同知时并无经收西安满洲营交留驼只情事，仍著西安将军、陕甘总督、哈密、库车、阿克苏等处查明前项驼只各该处是否收留，抑系西安官兵任意捏报，查明报部。

（卷232 5—6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那彦宝等奏夷匪、汉奸互相勾结分起焚抢、调派官兵剿捕一折。据奏宁远府越隽厅大树堡于上年十二月初一，初五等日有曲曲鸟、窝石等支生夷出巢，在西羊场并桂皮罗等处焚抢等情，时值新任建昌镇总兵万荣到省，即饬令酌带弁兵顺路查办，并谕该镇即派剿抚投诚之扪扒等支夷案内大头人，令其前往开导；旋据禀覆扪扒等支夷地界与曲曲鸟等夷地不通，只责令各固藩篱拿献逃窜贼匪，经该府王衡等拿获汉奸黄大五等讯明，分别正法、监禁；讵该处附近熟夷勾通汉奸乘机滋扰，屡次焚抢，经该镇调集属兵奋力抵拒，屡有杀伤，乃该匪等占踞山梁连日攻扑，随商令提督桂涵即调派汉屯官兵二千名亲往查办，并委臬司花杰驰往抚恤难民，清溪县城甚为安静，

提督桂涵亦赶至清溪，适闻该县所属松坪土千户马林管辖熟夷马新明等亦在大树堡相近之马烈场、唐家坝等处焚抢，桂涵将现到官兵派往分投击散，嗣因贼匪窜至万工汛，离城较近，存城止有兵三百名，该匪胆敢蜂拥而至，我兵奋力冲杀，因人数过单致守备杨宗彪、把总屈怀贵被戕，并伤害兵丁十数名，我兵亦将为首之马奇英寄子管双喜砍毙；其毗连峨边厅所属蓑衣坪、金口河一带亦被焚抢；因夷地跬步皆山，须厚集兵力，又添调官兵二千一百名；又有明正鱼通革什咱巴底巴旺各土司情愿各带土兵效力，共有一千一百名；桂涵扎营在清溪县城外之汉源街，万荣守御大树堡，并调派官兵七百余名防御峨边等处；十七日闻有贼匪聚在附近汉源街之羊脑山，经桂涵即派将弁带兵搜拿，追至老瓦崖，该夷匪恃险抗拒，我兵三路兜剿，杀死夷匪二百余人，生擒八人，坠崖烧毙二三百人，夺获器械甚多，零匪逃入老林；又有马奇英之侄马应朋与汉奸杨文斌、马林、马新明等合为一股，贼匪约有三四千余聚集几子山，于二十一日奔扑大营，复经桂涵督兵追逐四五十里，贼退三层山梁，用炮击毙四五十名；又连日拿获约会各寨滋事及探信放火各夷犯，经臬司花杰讯明，缘土司马林因伊夷人改土归流、缴销印信，主令夷人滋事，希图复印，又有为首之熟夷马新明及大田土司马奇英之侄马应明即马老陕等，因见汉民所种田土渐成膏腴，欲夺回播种，别无谋逆情形；其随同马林滋事之汉奸朱士陇已被官兵杀毙，现将其子朱四么、妻朱邱氏拿获禁押，并搜获马林假雕土千户印信，其为主使无疑；尚有形迹可疑之土司马奇英暨其子孙并土差等应行候质各犯分别收禁，俟定案时审办各等语。此次夷匪起意滋事，延及越隽、清溪、峨边三厅县境，必须远捕穷搜，捣其巢穴。现在该将军等调派官兵约有四千余名，又有土兵二千余名，兵力已足，务即督饬将弁等

迅速剿办。该匪等所恃山路险要，易于奔窜，当预派官兵于各要隘防堵，遏其归路，一鼓歼擒。其马新明、马应朋等总须设法拿获，详讯起衅根由，并将其家藏假雕土千户印信令马林指认，汉奸朱士陇是否被官兵杀毙？务令各犯质证明确。其被戕之守备杨宗彪、把总屈怀贵及兵丁等，咨部照例赐恤。该将军等如须驰往策应，著那彦宝前往，鄂山即留驻省城弹压。若未接奉此旨鄂山业已起程前往，即著毋庸更动。又，另片奏副将马光宇因病痊起用，情愿效力戎行，著暂留军营以资差遣，俟事竣日再行奏明送部照例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32 C—10页）

道光十三年二月辛未（1833.4.19）

谕军机大臣等：那彦宝等奏官兵叠剿夷匪、清溪县境肃清一折，览奏俱悉。此次夷匪滋扰，经提督桂涵密派将备带兵驰往沙坪及几子山、水桶沟等处截击，官兵行至沙坪三路并进，奋勇攻击，该匪踞险抵敌，我兵火箭枪炮齐发，杀毙贼匪一千余人，生擒十六名，烧毙及扑崖死者甚多，夺获器械无算，零匪分散；次日桂涵移营富林汛扼住要隘，闻山后香树顶亦有贼匪，派兵驰剿，该匪踞山掷石，官兵左右兜擒，施放枪炮，杀贼百余人，轰毙亦多，余匪奔窜；追官兵进剿几子山，该处系贼匪眷属藏匿，聚匪无多；旋赴水桶沟搜捕，该处系马林住居寨堡，山梁险峻，墙壁坚厚，随放枪炮轰击，毙贼匪二三百人，马林房屋当即焚毁；又有阿吾一支夷匪约千余人占踞山梁，前来攻扑，官兵三路绕道前进，枪炮火箭齐发，轰毙落崖无算，余匪从后山逃窜，官兵难以穷追，引队归营；臬司花杰提讯各犯，据供"马林等意欲夺回汉民地亩分给耕种，我们亦因汉民太多，占住地方，是以随同焚抢"，其马林一犯，佥供各自逃散，不知窜往何处；至清溪县避难民人渐次归里，照常复

业，该匪等并不占踞屯集，沿途禾苗亦未蹂躏。办理迅速，颇合机宜。前经降旨令那彦宝前往督办，清溪县境现已肃清，那彦宝可以无庸前去。惟马林一犯必应严拿务获，从重惩办。该夷匪窜匿之处虽系层峦叠嶂，路径纷歧，著该提督率将备踊探贼踪，设法搜擒首犯马林等以净根株，勿留余孽。其阿吾地方亦须屯兵以遏分窜之路，勿任漏网，亦断不许宕延时日。其大树堡夷匪畏惧敛迹，峨边一路现已派兵防堵，俟清溪夷匪歼除即往查办，俾夷疆一律震慑。又另片奏此次调集汉、土官兵应需口粮，当饬附近州县在常监仓内辗米拨供；其应支盐菜、制办军火及驮运脚价等项，先经花杰在司库存贮义仓余谷变价项下借拨银五万两以备支发；此项未便再拨，请于司库备贮军需银两款内动拨等语。该官兵等应支盐菜等项，著照所请准其在司库备贮军需银两项下动拨银十万两以备军需支用，事竣核实报销。将此谕令知之。

（卷232 27—29页）

道光十三年三月乙酉（1833.5.3）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那彦宝等奏提督因病出缺、那彦宝驰往大营接署、督剿夷匪并添调官兵防堵峨边要隘各一折。四川清溪一带夷匪滋事，经提督桂涵驰往剿办叠获胜仗，清溪县境已就肃清，现复将要犯杨文斌、马新明、马应朋等拿获，贼势穷蹙，正可剿捕竣事。兹据奏该提督于二月二十八日在军营患病出缺，朕心深为轸惜。桂涵业已明降谕旨加恩赐恤，并将杨芳调补四川提督，谕令迅速前赴新任矣。那彦宝现已兼程驰赴富林大营兼署提督印务，此时军务紧要，著那彦宝即督同各将弁趁此事机顺利分别良莠痛加惩剿，严拿要犯马林务获，总期一鼓歼擒，迅速蔵事，毋许稍有迁延，以致老师糜饷。至所奏峨边厅地方要隘处所必须添兵防堵，遏其窜路，著即将调赴

台湾截回之候补参将王玉林、游击包相卿、署都司梁有才等带领省标官兵八百名驰往，饬令相机堵御，毋许一名窜逸。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33 25—26页）

又谕：四川提督桂涵因病出缺，本日明降谕旨以杨芳调补，该提督接奉谕旨即将固原提督印信交中军参将护理，迅速前赴四川新任。川省越隽厅曲曲乌夷勾通汉奸在大树堡一带焚掠，峨边、清溪两处亦有熟夷滋扰，经桂涵带兵剿办，清溪大路已就肃清，其大树堡夷匪闻风畏惧解散，惟要犯马林尚未擒获，现派那彦宝兼署提督驰往接办，并添调官兵防堵峨边要隘。现在贼势穷蹙，无难剿捕速竣，该提督久经行阵，渥受厚恩，著即兼程驰赴富林军营接篆任事，一俟到营即传旨谕知那彦宝回成都将军本任，所有剿捕一切事宜著该提督迅速妥办，以专责成。如要犯马林尚未就获，必当设法擒拿，并将余匪荡扫净尽，勿留遗孽，毋许稍有迁延，致糜帑饷，方为不负委任。该提督未抵军营以前，此旨务宜慎密，不可宣露致有泄漏，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33 26—27页）

道光十三年三月丙戌（1833.5.4）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奏阿克苏加增养廉、盐菜银两应由本城岁额粮内折支，并查上届军需余粮一万五千石，该城历年奏销原册只收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五石零，此项粮石是否短收抑另有别项支用，著诚端查明，专案报部核办。至该城请调加增银二千七百两，应由叶尔羌将应拨粮折银两项下拨解该城，到时即收入正项，于下届该城应调经费银两内如数扣除，一并专案报部查核。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壁昌奏各城大臣、官员加增养廉、盐菜银两请

由经费支领，当经降旨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兹据奏此次善后案内议将叶尔羌建设重镇，添驻满汉官兵，所需一切粮料较前加增，壁昌请将叶尔羌原征四城加增养廉、盐菜、粮折银两改增本色，留充该城兵食，以致本款无项可支，请由百分裁二项下动用；惟前会议酌裁增兵以归节省，其赢绌尚难悬定，未便另拨银款；查叶尔羌等城应征回户新旧额粮每年除支用外向有赢余，如果尽数支食，足备官兵一岁之需，况南八城大臣、官员加增一项本系奏准以余粮折抵，不得因有百分裁二一项遂置余粮于不议；现据各城册报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应征粮三万八千三百余石，岁需三万二千九百余石，加增养廉、盐菜折粮在内，尚存五千余石；和阗应征粮一万六千余石，岁需一万五千余石，加增养廉盐菜在内，尚存一千余石；该三城均系现支各本城粮石，请仍循其旧；至由叶尔羌余粮改征折色分拨支领，仅系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及叶尔羌本城四处经壁昌奏改本色，若复易征银两，未免朝更夕改；查该城应征粮四万一千余石，加以前项余粮改征留支九千余石，共计五万有奇，除岁需外尚存二万数千余石，以之折抵加增，不过需粮二千六百七十二石，余粮尚不止二万，约计可敷裁剩增兵粮料；其移驻参赞大臣应加折粮一千石，应于裁撤喀什噶尔节省粮内照案变价解交支领；阿克苏应征粮一万一千余石，合计岁支并官员加增廉菜折粮共需一万八百余石，该城前存军需余粮一万五千石现据长清奏报支竣，除另行查明片奏外，所有该城加增折粮二千六百四十石应于岁额粮内支销；乌什应征粮一万余石，除岁需外尚存三千余石，该城原折加增廉菜粮一千八百五十六石应以余粮抵支；其喀喇沙尔一处粮额仅敷岁用，所有原折、加增廉菜粮二千八十石应于叶尔羌额调银内拨给一千四十两，仍由该城应领余粮照数变价归款等语；著长清覆加查核，通行

照办。如有不敷支用之处，再于百分裁二余剩项下专案报部酌拨，此外不得请动正项。所有壁昌前经奏调道光十三年叶尔羌各城加增廉菜银两，应令各该城于解到后查明银数报部，统于下届经费内声明扣除少调，以归核实。至片奏内称叶尔羌换防满洲营官兵所骑马匹援照成案每马一匹日支料三仓升，春冬二季全数收槽，夏秋二季四分在槽，六分出青，并免扣原银、马干之处，著准其一体照办。将此谕令知之。

（卷233 27—31页）

道光十三年四月己酉（1833.5.27）

又谕：那彦宝奏连次焚剿贼巢、擒获要犯、清溪全境肃清并移兵剿办越隽大树堡一折，览奏均悉。此次滋事地方界连三厅县，除分拨官兵越隽、峨边两路堵御外，又因清溪大股贼匪尚未歼除不能同时并举，经该将军饬将贼匪巢穴逐处搜擒，其悔罪来投者量予招抚，并饬将首逆马林、罗木则二犯务获，又饬各夷部落如缚献给予重赏，倘敢窝留移兵剿办；旋据副将马光宇于三月初六日分兵三路，该副将由中路直抵所角老林，贼众先将道路挖塞，该副将等站住山包用枪炮轰击，时将昏黑，贼众竟敢拥扑署游击李德溥营盘，势颇猖獗，经署守备马登祥率励汉屯官兵奋不顾身用连环枪炮向贼丛众处轰击，三路官兵乘势并进，一日一夜击毙甚多；初七日五更后，我兵奋勇争先乘胜追压，三处歼毙贼匪及窝石河赴水、扑崖者约一千余人，该逆罗木则、阿耳基等出投叩求免死，缚送大营解省审讯；副将马光宇又于十一日分带汉、屯、土兵进搞上下板牙溪等处，将四堡之贼分股焚剿，贼众望风奔窜，共毙二百余名；又于十二、十三等日游击王进忠等带兵分剿凹岭等处，署游击马庆封等连日分投截剿，已将马林、罗木则二犯所属夷堡十一处悉行烧毁，擒获活贼数十名讯明正法，所办尚妥。署游击李德溥

带伤，守备马登祥受伤较重，现俱在营调养，日内当已全愈。其伤亡屯兵二名及受伤汉、土官兵，著杨芳查明分别办理。其出力员弁，著杨芳择其尤为出力者保奏，候酌施恩，毋许冒滥。马林系此案要犯，于官军未到之前逃窜过河，潜往黑吗溪及窝石河等处，著即跟踪追捕，严拿务获，以伸国法而快人心。现在那彦宝已派副将马光宇带兵一千五百名搜捕零匪，那彦宝已移营大树堡分剿越隽夷匪，杨芳此时想已赶到，昨已降旨令那彦宝来京陛见，杨芳务须克日进兵，一鼓歼除，迅速蒇事。其峨边一路续调官兵八百名足敷堵御，越隽办竣后即分兵两路前往夹击，愈速愈妙，切勿稍留余孽，以副委任。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杨芳，并谕那彦宝知之。

（卷235 9—12页）

道光十三年四月壬戌（1833.6.9）

谕军机大臣等：长清奏访查喀什噶尔情形一折。据称喀什噶尔有无业游民滋扰回众之事，该参赞现因霍罕恳设商头及减撤防兵各事宜尚未完竣，一时不能分身，俟议定后即驰赴该处查办等语。所论极是。喀什噶尔为极边要地，连年遭扰，已形拮据，亟应抚恤辑绥以复元气，当此善后甫定，岂容奸民肆行滋扰？若无业游民竟行诱赌诓骗，甚至索诈强占等弊尤属为害地方。该参赞于事竣后驰赴该处亲身巡查督办，务将宵小匪徒严拿重惩，俾回众各安农业，不致衔怨，使其心悦诚服，回情贴然，斯为绥靖边疆之道。将此谕令知之。

（卷236 16—17页）

又谕：那彦宝奏拿获首逆松坪土司马林并家属等、委员解省及筹办各情形一折。此次夷匪滋事，前经剿办，清溪一带全境肃清，各要犯均已就获，惟首逆马林窜往黑吗溪等处。兹据那彦宝奏带兵前赴越隽大树堡，探知马林确在黑吗溪藏匿，该

处系煖带密宣慰土司岭华封所管部落，即檄建昌镇总兵万荣传到岭华封，谕以生擒马林将功抵罪，该土司懔遵办理，复恐马林党羽众多中途劫夺，派署游击马庆封等带兵八百名尾随防范，并派熟悉夷情兵丁五名改装潜同岭华封派往夷人直达黑吗溪暗中监察，于三月二十七日该将弁等督率岭华封将首逆马林并伊妻女家属共八名口拿解到营，讯取大概供词即于四月初三日派委署守备向仲清解省审办。该逆夷肆意焚杀，分扰各境，并敢伤陷官兵，设险抗拒，实属罪大恶极。兹首逆及从逆各要犯全经擒获，并无一名漏网，著该督即将该逆及家属等讯明，就地办理，以彰国宪而快人心。其曲曲鸟野夷是否随同滋事？大树堡一带各夷堡余匪尚在搜捕，已饬杨芳赶紧前往查办，迅速竣事，勿留余孽。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36 17—18页）

又谕：据那彦宝奏拿获首逆马林并家属等，委员解省及筹办各情形，已有旨谕令鄂山讯明就地办理。所有首从各要犯业已全数擒获，惟曲曲鸟野夷是否随同滋事？著杨芳于剿办峨边夷匪时顺道查明办理。现在越隽大树堡一带夷匪，据那彦宝探明滋事各夷堡均系黑吗溪、恰路果、临日河、上下甘窝、仰天窝、菩萨岗、吗呷山、大维山、西街、片马、泥母猪、西羊肠、舒凶沙得一带熟夷，乌合蚁聚，并无一定头目，计有四五千人，该匪等自知罪大恶极，掘路守险，抵死抗拒；那彦宝已派副将何占魁等带兵分路进剿，连次克捷，惟山深林密，将士攀援崖壁而进，必须搜清一路再剿一路；大营官兵现驻狮子山调度策应，与各路声息相通。杨芳业经驰往川省，自必沿途侦探明确赶赴该处大营，著即督饬将弁痛加惩剿，搜除净尽，妥速竣事，勿留余孽，毋许稍稽时日。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36 13—19页）

又谕：据那彦宝奏清溪县全境汉夷杂处，土地参错，夷民现受土司之累俱愿改隶汉籍，请将清溪夷地尽归地方官管辖，汉夷一体编联保甲，交粮纳课，毋庸再设土司等语。边夷设立土司，原为约束夷民各安住牧，今马林、罗木则等竟敢首先倡乱，夷民受其逼胁乘机蠢动，肆行焚杀，自因土司权能差调，易于煽惑所致。惟改归地方管辖必须妥策万全，方可久安长治。著鄂山、杨芳即将此事归入善后章程内一并妥筹办理，务须布置得宜，杜绝夷患，以绥边圉。将此附报便谕令知之。

（卷236 19—20页）

道光十三年四月癸亥（1833.6.10）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那彦宝奏四川清溪县夷地请改归地方官管辖，毋庸设立土司，当经降旨交鄂山、杨芳归入善后章程妥筹办理。兹据鄂山奏清溪、峨边两处夷户系嘉庆十三、十九等年改土归流，既因图占田地起衅，必须详查户口，将汉夷田土划清界址，并将汉夷交涉事件严立章程，俾公平交易，不致久而生衅；至并未滋事良夷及甫经投首夷人，均须妥为安插，取具保结；其越隽熟夷支派甚众，土司管辖堡寨亦多逼近野夷巢穴，若将土司概行裁汰，恐无统率，必致勾串猓夷潜出滋事；已令臬司花杰督同地方各员周历查办等语。夷民懒于耕作，田土悉给汉民耕种，久之汉民据为己有，夷民生计日蹙，无业汉奸勾结滋事，渐至熟夷假充黑猓贸夜抢掠。地方官相距窎远，责令土司查缉，类多推卸野夷，为历久相沿锢习。此次夷匪滋事之始，乃藉称曲曲鸟野夷焚抢，及获犯讯明，始行据实供出。现在剿办将次完竣，必须杜绝争端，扫除积弊，务令汉夷相安，方为经久之道。著鄂山仍会同杨芳体察情形通盘筹划，悉心议定章程具奏。总须因地制宜，俾得久安长治，以绥边

阁。将此谕令知之。

（卷236 22—23页）

又谕：前因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兵部等部核议回疆经费，请将巴尔楚克移驻叶尔羌、喀什噶尔防兵各一千名先行裁撤，各城防兵内并请酌裁二千名，当降旨谕令长清将巴尔楚克分驻叶尔羌、喀什噶尔防兵二千名即行裁撤。兹据长清奏称此项官兵到防未久旋又撤回，未免跋涉增劳；查叶尔羌、和阗二城旧设防兵一千四百余名，现届班满应须更换之期，请即在此项裁撤防兵内尽数扣留充补；尚有应裁六百余员名，饬令此次撤回之将备分起管带各归营伍。所办甚是，即著依议办理。至各城酌裁防兵，亦著照长清所奏，俟一二年后察看夷情实在贴服，再行统计各城兵额酌量奏请裁减。该参赞务当通行各城大臣督饬训练，毋稍疏懈。总期在防官兵有勇知方，悉成劲旅，俾一兵得收一兵之用，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236 23—24页）

道光十三年六月癸卯（1833.7.20）

谕内阁：长清等奏查明备用官驼倒毙情形、援案拟定销赔分数一折。此次阿克苏军需存剩驼只曾经奏拨各城作为备用官驼，叶尔羌、巴尔楚克拨驼八百只，喀什噶尔拨驼二百只，阿克苏拨驼五百只，均各交给营员派兵牧放。兹据长清等查明此项驼只已倒毙八百二十五只，现仅存驼六百七十五只，皆因水土不宜，又缺口粮，致多倒毙，该官兵等措缴十分之二，其余无力摊赔，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准其援照成案报销六分，追赔四分，核计倒毙驼只内准销驼四百九十五只，应赔驼三百三十只，照依例价共赔银五千九百四十两，除该营员缴出银二千余两外，其不敷银三千余两在长清、兴德、诚端、乌珍泰养廉项下、周悦胜、唐侔盐菜项下按作二年摊扣赔缴归款。其现

存驼六百七十五只，著照乌鲁木齐估变酌减之例每只作价银十二两六钱速售归款，仍造册报部查核。

（卷238 3—4页）

谕军机大臣等：长清等奏开导霍罕夷使输服、筵宴赏赉、护送出卡一折。霍罕伯克前擅额尔沁密尔杂阿依普进卡求立商头并欲向别部落抽税，经长清等派章京会同阿奇木伯克等随时前往开导，反复晓谕，该夷使自知理屈无可置辩，适因交易事竣恳求出卡，并称以后遵照旧章贸易，不敢妄求；长清等又传见宣谕，以"尔等既知悔过，姑且免究"，并令告知霍罕伯克以后当知感知惧，长受厚恩，断不可以非理之事妄生希冀，该夷使伏地碰头，自认糊涂，甚为贴服，随即筵宴，酌赏元宝、绸缎、茶叶等物，差派弁兵、伯克、回子护送出卡；并以该夷人现虽恭顺，似无变更，究竟犬羊性成，其心叵测，不可不时加防范以绝其觊觎，所见甚是。该夷使既经输服，归谕该伯克，以后自可安静，照常贸易。万一觊觎复萌，稍存窥伺，难保不别滋事端。该参赞等务须督率将弁操演兵丁，巡查卡伦内外，仍通行各城办事、领队大臣等一体勤慎操防，并预筹储蓄粮饷，务期兵精粮足，以逸待劳，声势联络，互相应援，方为有备无患。将此谕令知之。

（卷238 4—5页）

道光十三年六月己酉（1833.7.26）

谕内阁：理藩院奏明年轮应年班之内外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塔布囊、回子伯克等可否预行咨调前来叩贺年节一折。孝慎皇后大故，明年正月尚未逾适，所有御前行走之蒙古王、公及应行年班之内外扎萨克、乾清门行走之蒙古王、公并内廷行走之蒙古王、贝勒、贝子、台吉、塔布囊、回子伯克等

俱著停止来京。

（卷238 12—13页）

道光十三年七月戊寅（1833.8.24）

谕军机大臣等：长清奏驰抵喀什噶尔察看地方情形并办理游民滋扰一折，贤奏俱悉。前此无业游民滋扰，经长清委员查办，所有为害匪徒全行拿办，并将前次失察之官弁分别责惩示儆，现在地方安静，贸易如常，深慰廑注。长清现无应办事件，即可回叶尔羌本任。惟喀什噶尔地处极边，为外夷出入门户，一切兴贩商贾云集，最为冲繁紧要之区，奸民、奸回易于混迹，今虽查办清楚，仍须不时密探卡外情形，务期确实，以防不虞，而大要尤在操防，并饬西朗阿、周悦胜不时教练。总须营伍整齐，技艺精熟，以期慎固边疆，有备无患。长清系叶尔羌参赞大臣，有总理八城之责，非特喀什噶尔、叶尔羌应行操防，即英吉沙尔、和阗、巴尔楚克、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等处，均须责令办事大臣及领队大臣等勤加操演，刁斗相闻，首尾相应，以壮声威，庶几士尽干城，人思敌忾，断不可稍应疏懈。如有训练不精，即著长清据实严参。倘意存徇隐，此数城中但有一城废弛，经朕访闻，不特将该城办事大臣及领队等严行治罪，并将长清一并严惩，决不宽贷。懔之，慎之。将此谕令知之。

（卷240 24—25页）

道光十三年七月甲申（1833. .30）

库车办事大臣常格奏：查库车、沙雅尔所属有新垦地五万余亩，请分给无业贫回耕重，俟三年后征粮贮仓备用。从之。

（卷241 1页）

道光十三年八月癸亥（1833.10.8）

谕内阁：邓廷桢奏审拟续获逆匪案内逸犯一折。此案郭泮

前于道光二年拜魏景海为师并赴河南参拜教首邢名章，日久在逃未获。兹据该抚饬属拿获，审明该犯仅止拜师习教，并未传徒，因知邢名章蓄意谋逆，旋即回，并未随同滋事。郭泮著即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刺字发配。该抚仍严饬各属踊缉逸犯张成思等，务获究办，以绝根株。

（卷242 24页）

道光十三年九月丙申（1833.11.10）

谕内阁：前据长清奏参赞大臣请仍循旧制驻扎喀什噶尔一折，当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具奏。兹据长龄等会议喀什噶尔极边要地，现在霍罕通商，外夷声息相通，夷使亦可随时接见，请如所奏仍行改归旧制；富俊另折陈奏参赞移驻叶尔羌总理八城，居中节制，深合居重驭轻之道；喀什噶尔领队大臣不足以资弹压，请改设办事大臣，毋庸移驻参赞等语。从前长龄、玉麟办理善后事宜，因喀什噶尔逼近外夷，两遭兵燹，每遇征调，后路距阿克苏二千余里，鞭长莫及；叶尔羌扼要适中，人稠地广，既可多驻官兵，回子亦能用命，是以移驻参赞俾成掎角之势，用壮声威。自移驻以来，霍罕恭顺，吁请通商，回民安堵，喀什噶尔即有奸邪混迹，各城原归参赞统辖，自可饬令该城大臣随时惩办，且距叶尔羌仅止六站，该参赞亦可以时巡阅。前既经长龄、玉麟筹定，边圉义安，竟可毋庸再议更制。所有参赞大臣，著仍照长龄、玉麟前议驻扎叶尔羌，毋庸移驻喀什噶尔。其喀什噶尔领队大臣亦著仍照前议，毋庸改为办事大臣。

（卷243 43—44页）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辛丑（1834.1.14）

赏故郡王衔贝勒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银五百两，

命其子头等侍卫迈玛特爱孜斯以三品伯克留叶尔羌候补。

（卷246 5页）

道光十四年二月丙申（1834.3.10）

谕内阁：长清等奏屯田试种有效、请定则升科一折。巴尔楚克之毛拉巴什赛克三一带荒地前经奏准开垦，兹据长清等奏查明该处统计开田二万四千余亩，共招种地民人三百六十余名，水畅土肥，夏秋二禾收成均在九分以上，请自十四年起按亩升科，所办甚好。著照所请所有巴尔楚克新垦地亩，准其仿照北路升科则例及民屯认垦各成案酌中轻定科则，同喀什噶尔屯田均自道光十四年启征以供兵糈，并著造具新招屯民年岁、籍贯、认种地亩总数清册咨部备查。所有办理巴尔楚克、喀什噶尔两处屯田各员，著长清等将认真出力者核实具奏，量予鼓励，毋许冒滥。此次开垦屯田试种业有成效，所办尚属认真，惟此外可垦之地尚多，该参赞等务饬委办各员设法招徕，妥为经理，俾认垦之民源源踵至，庶草莱日辟，田亩日增，足以实边储而壮声势。毋许日久懈怠，致令屯务废弛，以收寓兵于农之实效。勉之又勉。

（卷249 1—2页）

谕军机大臣等：长清等奏卡外色呼库勒回庄被贼滋扰、现在办理情形。据称叶尔羌所属卡外色呼库勒回庄于上年九月被霍罕头目诺尔巴依带领布鲁特五百余人前来掳掠，并称欲向该庄收税；维时霍罕额尔沁、吊噶尔拜已至叶尔羌，即令阿布都尔满向伊责问，该额尔沁极口分辩，恳求遣人出卡晓谕驱逐；该头目诺尔巴依稍有解散，尚有数十人驻扎该庄附近地方；经长清等派令伊斯玛依尔复向询问，据额尔沁称遣人回霍罕告知该伯克将该回庄众人撤退，并留额尔沁为质等候回信等语。此次该额尔沁前来送出裹胁兵、民、回子，一闻色呼库勒庄被霍罕

头目率众滋扰即遣人出卡晓谕，并愚求遣人回霍罕告知该伯克将滋扰该回庄众人自行撤退，尚属明白恭顺。此时滋扰回庄各众如该霍罕已行撤回，自可相安无事，倘仍未撤回，该参赞等务当晓以大义，令额尔沁遣人先回谕令该霍罕遵守旧界，长受天朝厚恩，贸易通商，妥为约束属人，不准妄生觊觎，复滋事端。即留额尔沁在此为质，俟该霍罕伯克回覆到时再行奏明办理。该回庄远处卡外，夷人反覆靡常，该参赞等务令该伯克预为戒备，加意提防，并通饬各城严巡各卡伦，一体小心防范，不许轻出邀功，以免疏虞而弭边衅。将此谕令知之。

（卷249 2—3页）

以修建巴尔楚克城垣，赏故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子头等侍卫迈玛特爱孜斯花翎，总兵官唐侍等升补、议叙有差。

（卷249 4页）

道光十四年四月甲辰（1834.5.17）

予故科尔沁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敏珠尔多尔济、乌珠穆沁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多尔济济克默特纳木济勒、浩齐特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额林沁诺尔布、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郡王衔贝勒阿布都尔满祭如例。

（卷251 15—16页）

道光十四年四月壬子（1834.5.25）

免伊犁各营失察回犯脱逃官三十二员罚俸银。

（卷251 24页）

道光十四年五月丁亥（1834.6.29）

谕军机大臣等：巴尔楚克、喀什噶尔两处屯田，前据长清等奏称开办以来认垦之民源源踵至，请酌定应升科则章程，当经降旨允行矣。屯田为兵食攸关，果其草莱日辟，原足以壮声势

而实边储。惟思此项屯田是否尽系荒地，抑系侵占回民产业？如以荒地招民试垦俾贫民既可谋生，兵亦可有赖，固属筹边要务，然亦必当计及久远。民人日聚日众，必有室家妻孥，即耕种无疑于回田，人既众多，回民能否相安？亦当预为料及。倘假开荒名目竟将回民产业强行侵占，将来内地无业贫民纷至沓来，易滋扰累，不但回民生计日蹙，恐至别生事端，不可不防其渐。著该大臣等确切查明，所有现在试垦屯田如实系荒地，即划清界址拨给开垦，倘查有回产在内，趁此试办之初清厘尚易。该大臣等务须认真查勘，早为办理。现在试垦业有成效，可否即以回易民，令其就近承种，尤可日久相安。彼时即可将认垦民人陆续妥遣回籍，亦属一劳永逸，庶无后患。再，屯田事务本系派委周廷芬等承办，此后如须遣送民人回籍及改令回民接种，仍著责成周廷芬等一手经理。如果始终奋勉，诸臻妥善，再行量予恩施。该大臣等若狃一时之小利办理不能妥协，日后致启衅端，朕必将该大臣等从重治罪，决不宽贷。所有现在查办情形，著长清、兴德立即详细查核，毋庸会衔，各自切实具奏，毋稍含混。将此谕令知之。

（卷252 24—26页）

道光十四年六月丙申（1834.7.8）

谕军机大臣等：长清等奏明乌什有安集延进卡情形，经该大臣等开导晓谕，该夷甚属贴服，并屡经遣人出卡侦探，附近布鲁特各爱曼亦皆安静；并据饬令伊斯玛依尔向霍罕现住叶尔羌之吊噶尔拜询问该伯克有无欲向布鲁特抽收马税之事，据称并无其事；体察该夷现在情形，尚知恭顺；此次前来乌什之安集延伊斯玛依尔等七人进卡带来霍罕头目伊萨字据，或系无知匪徒假捏撞骗等语。外夷抚驭道在羁縻，该夷人如能照常恭顺，必应明谕大义，开诚布公，不特弥缝其衅，自当折服其心。此

次前来乌什之安集延，该大臣等奏称无知回民假捏撞骗，所料不差。该夷现在情形既准通商并免抽税，自愈当感激恭顺，遵守旧界，长受厚恩。该大臣等并谕知该夷等"似此安静贸易，绝不滋事，大皇帝深知该夷恭顺，格外喜欢。尔夷等始终不渝，自可永承恩赉"。总须明白晓谕，加意怀柔，俾该夷尽绝猜疑，潜消反侧。即伊等前来通商贸易；亦当加之体恤，以示天朝宽大，自可历久相安。至各城应饬边备，总当于无事之时格外留心。该霍罕现在恭顺情形，谅无他虑，惟夷人犬羊成性，反复无常，不得狃于目前，稍疏防范。各城兵丁务须随时操演，一律精锐，以树先声，俾外夷知官兵精壮自然闻风生畏，不致妄启衅端。至于各城回众，尤须妥为抚驭，一视同仁，断不可稍事苛求致生怨怼。其沿边一带卡伦必须时加防备，严密稽查，固不可怠玩因循至奸宄潜生窥伺，亦不可张皇喜事轻出邀功。总期慎固边陲，镇静抚绥，妥为经理，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蠲缓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三城回户旧欠粮石有差，并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动缺备贮粮石尾项。

（卷253 4—6页）

道光十四年七月庚午（1834.8.11）

谕军机大臣等：巴尔楚克、喀什噶尔两处屯田兵食攸关，本属筹边要务，朕思此项屯田必当计及久远。民人日聚日众，必有室家妻孥，即耕种无碍于回田，人既众多，回民能否相安？亦当预为料及，方可日久无弊，前经寄谕长清、兴德查照办理矣。著苏清阿接奉此旨即亲赴巴尔楚克，至叶尔羌周历履勘，体察情形，现在试垦屯田是否尽系荒地，抑系侵占回民产业，并于回民生计有无妨碍，日后有无流弊之处，详细查明，据实具奏。再，此项屯田民人如须撤回，苏清阿到叶尔羌

时即询问兴德等，如可以回易民，令其就近承种，该参赞即详细查看，传询福奎、周廷芬等，将应如何办理之处再行奏闻。又思屯田民人皆系自备资斧前往，如一时撤回内地，路途遥远，盘费无出，著即照撤防官兵之例沿途按城给与口粮盐菜，派令妥员护送以示体恤之恩，并可稽查沿途落后逃回之弊。至周廷芬本系废员招聚屯田之人，今若撤回民人，必须该废员一手办理方能得力，是以前次谕旨内有"如果周廷芬始终办理妥协，再为奏请加恩。"倘该员前此办理屯田事务稍有不妥之处，刻下不必追究，总俟遣撤回民完竣之后再为查办。此节苏清阿不可宣露，到彼询问喀什噶尔回务章京兵部员外郎福奎后酌量办理，再赴伊犁本任。所有前寄长清、兴德谕旨一道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254 9—11页）

道光十四年八月辛酉（1834.10.1）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巴尔楚克、喀什噶尔两处屯田为筹边要务，回民能否相安必当计及久远，斟酌妥办，当降旨谕令长清、兴德详细查核，无庸会衔，各自切实具奏，并谕令苏清阿亲赴该处详细履勘现在试垦屯田于回民生计有无妨碍，可否即以回易民，令其就近承种，日后有无流弊之处，查勘明确酌量办理，据实具奏。续据兴德覆奏查明该两处屯田情形，巴尔楚克所开之田在毛拉巴什赛克三地方，本系荒地，可以招民开垦，并无熟地可占；所垦之地距坡斯坎木哈尔喀里克等回庄在数百里以外，与回地并未毗连，无从侵占；且以地势论之，将来续增屯民尽有余地可垦，不致有妨回众生计；并查喀什噶尔屯田约二百余顷，开垦试种，立定界牌，并未侵占回地，此外并无可开之田，是以无人续行认种等语。近因总兵唐侒陛见来京，朕于召见时详加询问，据称该两处屯田，喀什噶尔所开之地本

系立定界牌，并未侵占回地，此外并无可开之田；其巴尔楚克、赛克三一带屯田俱系开垦荒地，距回庄在数百里以外，与回地并未毗连，无从侵占；即将来日聚日众，亦不致有妨回众生计，与兴德覆奏情形大略相同。现在苏清阿计可到彼，著会同兴德体察情形妥为办理，不必因奉有谕旨在先稍存成见，总须通盘筹划，计及久远，如果日后永无流弊，即可无庸更动。此次办理屯田为筹边经久之计，该大臣等务当悉心商办以重边陲，方为不负委任。苏清阿著俟会奏拜折后，即赴伊犁参赞大臣之任。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55 38—40页）

道光十四年九月壬申（1834.10.12）

以故回部郡王衔贝勒阿布都尔满子迈玛特爱孜斯袭爵。

（卷256 16—17页）

道光十四年九月壬午（1834.10.2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苏清阿奏途遇霍罕贡使、求还抄获田地各情一折，所见皆是。据称霍罕贡使额尔沁爱连巴依向该大臣面称从前抄获田地皆系安集延回子用银买的，恳求代奏赏还等语。现经该大臣谕以此项田地当日滋事之后人俱逃散，房屋拆毁，所剩荒地全无业主，是否系安集延之田产无从查办，且外夷在内地贸易，例不准置买田地，该贡使既经俯首无词，自无庸再行查办致滋纷扰。况此项田地早经变价充公，事隔多年，若任其空言指认，势必至喀什噶尔地方将来悉成外夷界址，既恐有碍体制，且多窒碍难行。现在民回屯田地界尚须确查，恐贻后患，若再以安集延认还之地纠缠其间，于时势诸多未便。该大臣虑及久远，实为妥协。至该贡使所称从前蒙恩赦回发遣各处为奴男妇回子如今回去一半，还有一半未经放回；再，有逃散各回子留下妻女，多被内地民人分

娶为妻，恳求断回等语。即著该大臣移咨叶尔羌参赞大臣兴德等转行各该城大臣等，即将断离回妇并尚未释回缘坐逆犯之子女详查原委，分别办理，除事阅数年实系无从查办外，其尚可查出者，即由各该大臣传到该回妇子女等面加询问，如果情愿放回，其如何资送出卡之处务须斟酌情形妥为设法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寄谕叶尔羌参赞大臣兴德等。本日据苏清阿奏途遇霍罕贡使额尔沁爱连巴依向该大臣面称从前该处蒙恩赦回发遣各处为奴的男妇回子如今回去一半，还有一半未经放回；再有逃散各回子留下的妻女多被喀什噶尔内地民人分娶为妻，恳求断回等语；当经该大臣谕以俟查明办理，该贡使闻言感激；所有此项断离回妇并尚未释回缘坐逆犯之子女，现据该大臣移咨叶尔羌参赞大臣转行各该城大臣确查办理。著各该城大臣等接奉此旨即将前项回妇子女确切查明，是否系遵照奏引霍集占之案交各城伯克管束为奴未经释回，抑或另有别情，务即详查原委。惟人数既多，事阅数年，除实系无从查办外，其尚可查出者，即传到该回妇子女等面加询问是否情愿放回，该大臣等即酌量情形设法妥办，如何资送出卡之处务须斟酌尽善。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57 8—10页）

以修理库车城垣兵房，赏六品顶带回子玉素普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命陕甘总督杨遇春拨银七万七千六百三十两有奇解赴叶尔羌、巴尔楚克，一万三千七百两解赴和阗，备道光十五年经费。

（卷257 13页）

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丙子（1834.12.15）

谕内阁：壁昌等奏请帮筑城垣一折。乌什为临边紧要之区，其四面城垣均多颓裂松腐处所，急宜帮筑，并须较原筑城墙加高加厚方资保障。惟该城地处偏隅，回户均系屯种纳粮之家，并无闲散回户可用，亦无余粮散给，势不能不动用公项。据该大臣等查该城库贮历年绸缎变价、房地租钱曾经奏明作为备贮之二千串未便动用、仍应备贮外，其自十三年起截至今年底止陆续积存绸缎、房租钱一千三百余串，著准其提出动用。该大臣等即拣派妥实之员于明岁春融雇觅民夫赶紧加筑，务期工坚料实，毋许草率偷减。所有动用钱项，尤须撙节办理，工竣核实报销。

又谕：苏清阿等奏覆查巴尔楚克等处屯田实在情形、请分别办理一折。前因巴尔楚克、喀什噶尔两处屯田为筹边要务，叠经降旨令该大臣等体察情形务须计及久远，斟酌妥办。兹据覆查具奏巴尔楚克屯田原属荒地，距回庄较远，与回民毫无妨碍，现于毛拉巴什赛克三引用玉河之水垦种二万余亩，已于本年升科纳粮；如于马尾巴沙虎尔引用浑河之水，则开地益多，招垦愈众，不惟屯粮可供兵糈，且于边防有裨。所有该处屯田著即照旧办理，无庸裁撤。至喀什噶尔屯田地亩，查系以入官叛产易换回田，与开荒者有间，现虽依界耕种并未侵占回田，恐久后不无缪葛，自应乘兴办之始早为裁撤。所有该处屯民著自明岁麦收后陆续遣散，其实在无力贫民酌给口粮遣至巴尔楚克，交委员周廷芬拨给地亩妥为安置，俟屯民撤竣后，再将喀拉赫依屯地给还原庄之回子认种。其原换叛产地亩即交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拨给无业回户耕种，照例纳租。至遣散屯民，仍责成委员周廷芬等一手经理。如果办理妥协，再行酌量奏请鼓励。

谕军机大臣等：兴德奏查明霍罕夷使禀求各事、奏明办理一折。霍罕夷使额尔沁爱连巴依前因途遇苏清阿，禀求奏请赏还抄获田地。兹据兴德查明喀什噶尔、阿克苏、英吉沙尔抄获安集延各房产地亩均经变价充公，计银一万余两，于道光十二年间办理给还，奏明有案。此系专指驱逐十年以内安集延田产应行赏还，其六年从逆案内抄获叛产不应给还，著毋庸查办。至该夷使所求发遣各处为奴回犯尚有一半未回，恳求释放，兹据查明六年逆回滋事案内发遣乌鲁木齐等处回妇子女并分赏出征官员为奴各回犯均经释回，其伊犁发遣回妇子女及分赏为奴各回犯除释回外，现存三十六名，均经奏明报部有案。该夷使所称尚有一半未经释回之语系属假捏，亦著毋庸查办。至从前逃散各回妇，现据查拿五十余口分拨远庄安置。其民人私娶回妇虽据称实无其事，恐远近各庄尚有藏匿。该大臣已督同办事领队大臣西朗阿等派委将弁分赴各回庄搜查，其查出无业、无票游民及回妇等分别妥为办理，一面取具各伯克并无藏匿游民甘结，仍著该大臣等督率将弁随时严密搜查，有犯必惩，务使地方肃清，俾外夷知法纪严明益加恭顺，毋得稍有办理不善致该夷有所藉口。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据苏清阿奏喀什噶尔现设办事领队大臣一员，管辖满洲兵五百名；总兵一员，统辖绿营兵三千五百名；此二员各守其职，不相统属，实于公务无益；且喀什噶尔为回疆最要之区，仅设一办事领队大臣不足弹压；叶尔羌现设参赞一员、帮办一员、领队一员，应请裁撤一员；参赞虽不能移驻喀什噶尔，仍须添设办事大臣一员统辖满汉一切事宜，于边防大有裨益等语。喀什噶尔原设办事领队一员、总兵一员，数十年来尚堪相佐为理。若再添设办事大臣一员，诸事转难划一。或即将现设之办事领队大臣改为办事大臣，统辖满汉一切事宜，亦足以资

控制。仍归叶尔羌参赞大臣统辖，于回疆事务有无裨益？著特依顺保等悉心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常得来京，赏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棍楚克策楞副都统衔，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命陕甘总督杨遇春拨银十万三百两解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备道光十五年经费。

（卷260 13—17页）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癸巳（1835.1.1）

又谕：杨遇春奏匪徒滋事、拿获审办一折。此案甘肃皋兰县匪徒郑曼年等胆敢纠约百余人在督署大门持械放火，扑嚷滋闹，并将查夜之都司袁贵砍伤落马，复将该员内室焚烧，经外委陈芝桂枪毙一贼，该匪徒等畏惧逃赴东门，杀伤守门兵丁蜂拥窜出，旋经官兵、差役陆续追拿搜获。讯据郑曼得供称系挟都司袁贵不准揽作军火鼓绳之嫌，又因裁汰老兵心怀气忿，起意纠同郑曼年等起事；复忆及都司叶昌泰待伊有恩，俱可藉此报仇；讯之叶昌泰，坚供委不知情等语。此案匪徒殊堪发指，仓卒之间幸不致有伤大体。但叶昌泰上年因规避防差、具禀挟制部议降调，回至甘肃后经该督屡次传见托病不至，且郑曼年曾向该员告知有人为其报仇之语，即不得诿为不知；且郑曼年所持腰刀又系该员之物，聚众之斗母宫复与该员住处相近，是郑曼年断非无端供吐。种种可疑，自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叶昌泰著即革职先行收禁，交该督督同臬司伍长华亲提全案犯证与叶昌泰质对明确，细心严鞫，不可轻脱，按律定拟具奏。至该督自请交部严议之处，著候谕旨。

（卷261 7—8页）

又谕：特依顺保等奏拿获窃马贼犯、分别审办一折。此案姜那伯克胆敢纠伙私进开齐偷窃卡伦马匹，哈萨克阿哈拉克齐

拜哈达木访查该贼犯藏匿踪迹，带引官兵将该贼犯拿获，不顾同类为仇，洵属恭顺可嘉，著加恩赏给六品顶带蓝翎以示奖励。

（卷261 8页）

谕军机大臣等：瑚松额等奏参提臣办理夷案不善一折，已明降谕旨将杨芳等分别严议、议处矣。本年峨边厅支夷因窃挖竹笋肇衅焚抢，本属寻常夷案，果能痛加剿戮示以兵威，然后相机招抚，庶可使该夷等畏威怀德，日久相安。杨芳久历戎行，统兵筹办，自必计及久远，何以该提督前致瑚松额等函内率称事有把握，即可完竣？乃九月十九、二十一等日雅扎等支夷复于夜间至双溪卡、白沙河两处掳去男妇大小六十余丁口，迨经派员查明，该两支娃子因恐前获解省之双甲问罪，故潜抢汉民作当，欲求换释。现经派出之城守营参将唐永清谕以恩威，业据陆续献还汉民二十四丁口，其余亦据该夷目自请立限悉数退回，并按名擒献凶夷。此外各夷支与汉地居民均照常安业。此项夷人素以抢劫为事，杨芳统兵筹办竣事甫及月余，复敢出巢滋事，抢掠人口，是从前所办未能合宜已可概见，自无庸再令亲往。惟所抢汉民尚未全数献还，滋事凶夷亦未按名擒献，瑚松额等所派参将唐永清、都司毛万里前往催办，究竟派何人督办？是否能资得力？务即严饬该委员等确查起衅根由并赶紧追拿各夷匪从重惩办，断不准观望迟延仍蹈前辙。又，另片奏杨芳业已启程北上，即责成委员专办等语。该将军等已饬委马腾龙到省接署提督篆务，总当督饬所属认真筹办，务使附近各夷支与汉民均可相安无事，以清边圉而杜后患。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兴德等奏叶尔羌所属卡外色呼库勒地方有霍罕前来欲行侵占一折。据称本年八月二十一日，色呼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禀称，霍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差派迈买西里普等带领安

集延回子四十名来至塔哈尔玛庄驻扎，并称霍罕伯克现派勒什噶尔胡什伯克管理色呼库勒地方，劝令库尔察克归顺；当派五品伯克皮鲁斯出卡查探，并传谕安集延呼岱达派人会同前往晓谕；皮鲁斯面见霍罕差来之迈买西里普谕以“该处乃叶尔羌所属，向设阿奇木伯克及伊什罕伯克等官，尔等不应侵占地方，乃迈买西里普一昧狡展，不肯输服；旋据霍罕勒什噶尔胡什伯克差人递禀，现仍派令皮鲁斯出卡侦探等语。色呼库勒孤悬卡外，为叶尔羌咽喉要地，该夷于上年藉称向布鲁特收税妄肆抢掳，经该大臣等饬令额尔沁、吊噶尔拜派人出卡晓谕，现在又遣人前来直欲强占地方，披阅该夷禀词，实属狡强可恶。若不严切晓谕绝其觊觎之心，恐由此益无忌惮，于边疆大有关系。该大臣等拟写谕帖甚合机宜，著即将帖交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转行寄知，仍饬令该伯克另行寄谕霍罕伯克，不准听所属之人侵占地方，并传谕色呼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等加意防守，不可稍有疏失。俾皮鲁斯查探实在情形旋回时，即行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261 10—12页）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甲午（1835.1.2）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瑚松额等奏参提臣办理夷案不善，致夷人复出滋事，已降旨分别严议、议处，并著杨芳来京听候部议。该将军等现饬委马腾龙接署提督篆务，马腾龙在州省有年，平日操防训练，整顿营伍，是否堪胜四川提督之任？著该将军等据实由驿覆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察看马腾龙似不能胜川省提督之任。报闻。

（卷261 12—13页）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癸丑（1835.1.21）

布古尔三品阿奇木伯克迈玛第敏等二人、和阗四品阿奇木

伯克迈玛特等四人、喀什噶尔四品商伯克密尔哈色木等二人、叶尔羌五品阿奇木伯克呢雅斯等二人、赛哩木五品噶杂纳齐伯克阿布都勒依木等二人、沙雅尔五品商伯克斯底克等二人、伊犁五品噶杂纳齐伯克鄂斯满等二人、吐鲁番协理旗务伯克爱哈特巴和依等二人、霍罕伯克爱连巴依等二人、朝鲜国使臣李翊会等三人、琉球国使臣向如山等二人、暹罗国使臣呸雅唆滑里巡段呵叭腻车突等四人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281 36页）

道光十五年正月戊寅（1835.2.15）

谕内阁：前据理藩院奏称霍罕夷使在该衙门呈递禀词恳求奏请恩施，该衙门撰给驳饬谕帖，一并进呈，办理尚属得体。昨日召见大学士长龄，奏称该夷使曾到伊寓所馈以土物，仅收受葡萄一盘，该夷使复向长龄呈递禀词，经长龄接受缮写呈览。人臣义无外交，长龄身为大臣自当深知国体，该夷使馈送土物时长龄即当谕以天朝体制概行拒绝，至所递禀词亦应当即驳饬，令其向理藩院衙门自行呈递。乃长龄并不正词晓谕绝其妄渎，率行收受葡萄，并将原呈代奏，殊属不合。长龄著交部议处。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叶尔羌参赞大臣兴德。昨据理藩院奏称霍罕来使爱连巴依在该衙门投递呈词，恳将从前发遣安集延回犯男女十名口奏请释放，俾得顺便带回，经该衙门撰给谕帖，以此项人犯非据该伯克之意恳求，只系各犯亲友情托，且各犯缘事发遣均未叙明，语涉含混，奏明驳饬。嗣据长龄复将该夷使向伊呈递禀词呈览。人臣义无外交，长龄接受禀词不即谕令向理藩院衙门投递，率行呈览，实属不合，已降旨交部议处矣。至该夷使爱连巴依禀词内称"赦回发遣犯人下剩一半，恳求施恩"，上年据该大臣查明除释回外现存回犯三十六名，均经

奏明，该犯等情愿告存该处永远为奴，已饬该大臣无庸查办。又称“入官回子地亩恳求施恩”，此项抄获驱逐安集延田地早经变价给还，其六年从逆案内抄获叛产不在其内，不应给还。又称“各处免纳税银下剩二处，一巴达克山，一克什米尔，恳求施恩，”十二年间业经降旨准令叶尔羌等卡外各部落布鲁特等一体免税，此二处现在如何办理，著该大臣查明具奏。又称“发遣安集延回犯四名，恳求施恩”，业据理藩院驳饬，亦著无庸查办。又称“喀什噶尔回妇被汉人娶去，恳恩放回，”上年该大臣查明实无其事，嗣后远近各庄仍饬随时严查，有犯必惩。该夷使情词诡诈，渎请邀恩，即如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免税与否与霍罕毫无干涉，尤为多事。天朝统驭外夷，总须于体恤之中申明例禁，绝其携贰之念，坚其向化之心。如该夷使回抵该城另有禀求事件，该大臣当正词晓谕，酌量驳饬，宣布国威，诚心开导，俾该夷无虞无诈，历久相安，以示羁縻而崇国体。将此谕令知之。

（卷262 20—23页）

道光十五年正月己卯（1835.2.16）

谕内阁：昨因长龄收受霍罕夷使葡萄并将原呈代奏，业经降旨将长龄交部议处矣。人臣义无外交，在廷各大臣遇有外藩使臣向其馈送，自当正词晓谕绝其妄渎，方为得体。惟新疆西、北两路各城向有夷使致送该将军、大臣等马匹等物，原准其量为收受，加倍赏赉，所以厚往薄来，用示怀柔之意。至该夷使等年班来京，本不准与内地官民私相馈问，各大臣职有攸司，尤不应与属国陪臣互相酬酢。此理甚明，各宜懔遵。至我朝与蒙古世职姻好，其王、公、台吉等多系公主、格格瓜葛之亲，因事来京向内地王公等馈送土物，彼此酬答，原属例所不禁。此外，在廷诸臣与该王、公、台吉等既非姻亲，自应概绝馈遗以避嫌疑。嗣后回城伯克、外藩夷使及蒙古王、公、

台吉等如有违例候问及投赠等事，该大臣等务即申明禁例，力斥其非，概行辞却，以杜请托夤缘之弊。倘不能破除情面违例收受，一经发觉，定将该大臣等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勿谓言之不早也。懔之，慎之。将此通谕知之。

（卷262 24—25页）

道光十五年正月丁亥（1835.2.24）

谕内阁：兴德等奏回户积欠布棉吁恳豁免一折。叶尔羌每年折交布棉陆续运送伊犁，兹据该参赞查明该地方连年棉花收成歉薄，布价昂贵，若饬令将积欠全数交纳，回户力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请，所有叶尔羌回户欠交道光十二、十三、十四等年布共十四万七千四百二十六匹、棉花共三万斤，著概行豁免以纾回力。此项布棉系运送伊犁备用，现因连年歉收特准豁免，以示体恤，嗣后不得援以为例。所有该回户应交布棉，著自道光十五年起照旧按年交纳运送，务须年清年款，毋再拖欠。

（卷262 37—38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兴德奏查明六年间逆回滋事案内发遣伊犁等处为奴男妇各回犯，除释回外现存回犯三十六名，均系情愿告存该处永远为奴，已饬该大臣无庸查办。兹据兴德等奏遵旨查明分给各城伯克为奴回妇子女，请援案概予释回，开单呈览。此项回妇子女据称于九年间分给各城伯克为奴，系计一百九十八名口，除情愿告存及脱逃病故外，其余一百五十一名口现据询明均属愿回。此项回犯是否即霍罕夷使所称一半未回恳求释回之犯？著该大臣等详查原案，其内果有奏准释回、未经放回各犯，俟该夷使爱连巴依回抵该城，著兴德等即将恩旨传知，并将询明愿回本处男妇各回犯交该夷使自行带回。倘非该夷使所求放回之犯，既经援案概予释回，著照所议俟各城回妇子女解到时查照旧案分给各伯克管束安置，均系缘坐回犯，

毋庸资送出卡，亦著照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查明此项回犯均系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城回子，道光六年逆回滋事案内缘坐之犯，并非卡外霍罕、安集延回子，毋庸交霍罕夷使带回。报闻。

（卷262 39—41页）

道光十五年二月庚戌（1835.3.18）

又谕：特依顺保奏叶尔羌请豁回户积欠棉有碍伊犁需用、据实奏闻一折。叶尔羌每年折交布棉陆续运送伊犁备用，前据兴德等奏请将该回户欠交道光十二、十三、十四等年布棉概行豁免，当经降旨准行豁免，当经降旨准行，并著嗣后不得援以为例。兹据特依顺保奏叶尔羌等处每年额运布棉系回子粮赋正供所折，除每年转解塔尔巴哈台布二万匹外，此项应用布棉统抵钱粮正项，其动用数目例应咨部核销，即与正项无异；核计三城按岁折运布棉抵帑金四万余两，最为伊犁关系紧要，因该处连年欠运积多，屡次行催，该参赞并未将岁歉缘由咨覆，且关涉伊犁公事，并不会商径行具奏。将十二、十三、十四等年应交布棉概请豁免；核计抵款六万余两，于伊犁、塔尔巴哈台需用有碍；此次全数请豁，必致日后拖欠过多，另思设法邀免等语。国家经费有常，偶遇水旱成灾，疆臣奏请赈恤蠲缓，从未稍靳恩施。前据兴德等奏回户连年歉收，朕轸念民、回，一视同仁，特恩准予全数豁免。兹据特依顺保奏该参赞并未会商径行具奏，冒滥乞恩，即回疆十年分二次用兵，经璧昌等奏明将十年应交粮布分别豁免一半，何以历今数年犹称元气初复？且十二等年既经奏报丰收，忽又称连年荒歉，是兴德等有心隐匿含混，市恩干誉，并不为国家通盘筹划，殊属有辜职守。兴德、关福均著交部严加议处。此项欠交十二、十三、十四等年布棉既经全数准予豁免，著仍遵前旨办理。其十五年叶尔羌等城折交布棉即

著全数交纳，分起赶紧运送伊犁以资应用。如再拖欠迟误，著特依顺保即行严参治罪。寻议上。得旨：兴德、关福经部议照例革职，本属咎所应得，念系新疆驻扎之员，一经革职，转可置身事外，兴德、关福均著革去副都统，赏给二等侍卫，仍带革职留任。兴德系该城参赞大臣，例应节制各城绿营官兵，著仍兼提督衔以专责成，只准戴用二等侍卫顶带。

（卷263 13—15页）

道光十五年三月丁卯（1835.4.5）

谕军机大臣等：上年据苏清阿等覆奏喀什噶尔屯田地亩系入官叛产易换回田，与开荒者有间，现虽依界耕种，恐久后不无缪葛，应乘兴办之始早为裁撤；现在屯民冬麦俱已播种，请自麦收后陆续遣散等语，业经降旨准行。惟念喀什噶尔屯民甫经招徕垦种，旋即遣散，将地亩拨给回子认种，该屯民未免向隅，或以遣散失业转致滋扰回民亦未可定。其无力贫民酌给口粮遣至巴尔楚克拨给地亩，并屯民撤竣后再将屯地给还原庄回子，办理有无窒碍？著兴德等体察情形据实具奏。要使屯民不致失业，回民亦无滋扰，方为妥善。该大臣等接奉此旨即体察该处情形，或可毋庸更张之处，据实妥议具奏，候旨遵行，不得拘泥前旨迁就奉行，致有窒碍也。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64 8—9页）

道光十五年六月己丑（1835.6.26）

大学士军机大臣遵旨议奏：喀喇沙尔办事大臣额勒锦奏喀喇沙尔铺户商民情愿自备资斧搬接眷口等语。前因回疆甫经戡定，恐民回交涉生事，是以不准商民携眷安家。现在西四城之巴尔楚克等处既经奏明准令携眷，东四城事同一体，事属便民，似无流弊，应如该大臣所奏办理。从之。

（卷267 3—4页）

道光十五年六月己酉（1835.7.16）

谕军机大臣等：兴德等奏查明叶尔羌所属卡外色哼库勒地方安静一折。据称色哼库勒为叶尔羌咽喉要地，克什米尔、巴达克山诸外夷进卡贸易所必经由，霍罕时有人来藉称拿贼实欲占踞该处堵截外夷来路，希图勒索抽税；本年二月间，霍罕又有来指称拿贼在该庄滋扰，抢掳牛羊，均经该伯克库尔察克率领回众击退，仍将牛羊夺回各等语。色哼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本系五品伯克，前于道光十年打仗出力赏给四品顶翎，兹霍罕连次滋扰，该伯克率领回众竭力抵御，实属可嘉，著加恩赏加三品顶带。兴德等即传谕该伯克“已将各情节奏明大皇帝，大皇帝甚为嘉悦，特沛殊恩。该伯克当益矢勤奋，尽心保守所管地方，无负委任，亦不可与外夷构衅致滋事端。”将此谕令知之。

（卷267 19—20页）

又谕：兴德等奏覆查喀什噶尔屯田情形、请照旧裁撤一折。前因办理喀什噶尔屯田事务，降旨令兴德等查明。覆奏该处屯田原系以叛产入官地亩易换回田，与巴尔楚克开荒者有间，现虽依界耕种，并未侵占，恐久后不无轇轕；现在该处屯民已遣散大半，其余播种冬麦之民有愿赴巴尔楚克认垦者，再行酌给口粮，拨往妥为安置，不致失业，所有该处屯田请照旧裁撤等语。边疆屯田事务总须计及久远，筹划方能妥协。前降谕旨以裁撤屯田办理有无窒碍，或可无庸更张，令该大臣等体察情形，不必拘泥办理，并非专为屯民遣散失业、谕令酌拨安置，且原招屯民如果依界耕种日久相安，该处屯田地亩既免荒废，该屯民等室家聚处，安为世业，即有缓急，究属内地人民，各顾田庐，自知捍卫，于边务亦大有裨益，较之拨给回民自更妥协。著兴德等接奉此旨悉心体察，趁此原招屯民尚未全行遣散之时，如可

无庸更张，著即妥议奏明办理，断不可拘泥前奏稍事迁就，有负委任。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67 20—21页）

道光十五年八月乙丑（1835.9.30）

又谕：前据嵩溥奏京控案件究出串谋嘱托各犯，请饬拿归案审办，当有旨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即将回民李学公、叶会川查拿，并讯明蒋逸云住址，一并拿解热河归案审讯。兹据耆英等奏称拿获李学公之侄李万喜，据供"去年五月李学公第五子李万玉在赤峰县因娶有夫之妇涉讼，伊曾向素识之叶会川告知，叶会川因说伊母舅蒋姓认识赤峰县书吏刘姓、李姓，我随悬其写信二封说合照应"；又据叶会川供称"因伊母舅蒋逸云在保定府贡院前居住，一时难以托情，遂代蒋逸云写信托书吏刘姓、李姓照应"等语。蒋逸云既与赤峰县书吏认识，难保无写信嘱托之事，叶会川所供代伊写信之处殊难凭信。著琦善即将在保定府贡院前居住之蒋逸云迅即查拿解往热河交该都统归案审办，毋任远飏。将此谕令知之。寻嵩溥奏：经步军统领、直隶总督先后解到李万喜、叶会川、蒋逸云，讯明李万喜、李万玉、李万和俱李汶忠子，李万玉在赤峰县涉讼被押，李万和诡名李振清，冒认已故族叔李学公为嗣父，捏款诬控。李万喜复求叶会川捏写蒋逸云信，向赤峰县书吏刘尧章、李十二嘱托李万玉讼案。应分别充军、枷杖。下部议。从之。

命陕甘总督瑚松额拨银五万两解赴塔尔巴哈台，八千四百七十一两解赴和阗，备道光十六年经费。

（卷270 12—13页）

道光十五年八月癸未（1835.10.18）

又谕：兴德等奏覆查喀什噶尔屯田情形、请照旧兴办一折。喀什噶尔屯田地亩据兴德等通盘筹划，悉心体察，无碍回民

生计，于边防实有裨益，著即照旧办理，毋庸更张。其原招屯民未回籍者尚有二百三十余名，具准照常耕种。其余屯地陆续招民认垦。口外地方率多游民，良莠不一，著兴德等督率办理各员稽查约束，务俾各安本业，经久无弊，以收屯田实效。其原换入官叛产地亩，著准其拨给回民耕种，以昭体恤。

又谕：兴德等奏请撤回叶尔羌额外多派换防兵丁以符额数一折。叶尔羌应派换防兵丁，据兴德等查明内有西宁镇派拨兵丁二百六十四名，不知接奉何处咨文，缘何派拨，实系额外多派，自应仍令撤回以符防额。著瑚松额查明前项多派防兵究系何处错误，据实参办。所有该官兵等往返多支路行盐粮，一并著落赔缴，以重帑项。

（卷270 33—34页）

道光十五年十月丙寅（1835.11.30）

以捐修吐鲁番城垣等工，予同知宝镇等加衔、升叙有差，赏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土撒拉克齐、迈玛特沙底、扎齐鲁克齐、阿哈满提花翎。

（卷272 29页）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己巳（1836.2.1）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直隶天津府、沧州、盐山各属濒海回民多以扒卖私盐为事，其始不过数十人，在天津东西两岸盐水沽、杨家岑子、邓家岑子及贾儿庄等处招邀匪类结队贩盐，迨后愈聚愈多，每帮自三四百人至六七百人不等，南路直至河间献县、交河、阜城一带，东路直至宝坻、武清、香河一带，各用驴头驮载盐斤，名曰盐驴，动以百计，并携带火枪器械以防兵役缉拿；前月初旬有沧州枭匪刘三、李二、李三、孙六等率领二三百人并盐驴四五百头，手持兵器至河间县属之崇仙镇，当经巡役查拿，该枭即放枪拒捕，巡役受伤及毙命者共十余人

之多，缉犯至今未获；此外各处经过盐驴一日数起，前起未去，后起复来；该枭等皆系积惯巨盗，昼则卖盐，夜则劫窃，是以直隶各州县盗窃频仍，案多无获，盐驴即为逋逃之薮；捕役畏其人众不敢缉拿，且所过村庄勒派居民出钱买盐，并令供给喂驴草料等语。枭匪贩卖私盐，聚众逞凶，必应严行惩办以靖闾阎。况天津、河间附近京畿，岂容枭匪骚扰居民，拒捕伤差，肆行无忌？自总督而下地方文武岂不形同木偶？所司何事？著琦善查明此等枭匪如果属实，必当尽力缉拿，并著督饬天津镇、道大员迅即遴委员弁分驻天津东西两岸各处村庄严行驱逐，勿令纠合成帮，并严饬各营汛遇有盐驴过境实力截拿，遇有盐枭拒捕伤人之案从严究办，务当振刷精神力加整顿。倘奉行不力或致酿成巨案，该督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天津、静海、沧州、盐山、南皮五州县及河间永清等县先后拿获盐匪一百余名，起获盐斤及鸟枪、器械、车驴等物，严行审办。得旨：查缉甚属认真。

（卷275 23—25页）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丁丑（1836.2.9）

库尔勒三品阿奇木伯克托胡塔等二人、和阗策勒四品阿奇木伯克迈玛斯底克等四人、库车五品噶杂纳齐伯克迈玛底敏等二人、阿克苏五品噶杂纳齐伯克萨木萨克等二人、喀什噶尔五品阿奇木伯克爱吉布拉等二人、叶尔羌五品喀喇都观伯克二等台吉巴克依等二人、伊犁六品哈资伯克托克托呢雅斯等二人、鄂克什安抚司哲郎桑尔嘉斯嘉等三十七人、朝鲜国使臣朴晦寿等三人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276 17页）

道光十六年三月庚子（1836.5.2）

谕内阁：容照奏拿获盗砍红椿界内树株贼犯、请部审办一

折。此案贼犯索坤等胆敢叠次偷砍红椿界内树株，实属藐法。索坤等八犯同买赃之从回子即从安均著解交刑部审办。该管镇罗关把总王钢、兼辖都司呈祥失察所管地方树株被窃，惟一经查见即据实禀报，又随同获贼过半，兼获盗首及买赃人犯，功过尚足相抵，所有王钢、呈祥应得失察处分著加恩宽免。把总徐林派委缉拿贼犯勤能出力，著赏加千总衔以示奖励。逸犯张添得等仍著严拿务获，归案审办。

（卷280 23—24页）

道光十六年五月癸未（1836.6.14）

谕军机大臣等：据兴德等奏霍罕伯克差额尔沁前来呈递禀帖、开导晓谕一折。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并非霍罕所属，其人在此贸易多年，素称驯顺，长龄从前所给谕帖只准伊等设立呼岱达约束伊等买卖人安静贸易，并无准向克什米尔、巴达克山抽税之词，该伯克遣人前来呈递禀帖欲求抽税，殊属可恶。兴德等反复开导，严切晓谕，该额尔沁无词置辩。既已输服，照旧筵宴赏赉，并给该伯克谕帖，护送出卡，所办俱妥。惟霍罕犬羊性成，变诈叵测，经此次晓谕之后倘或贪心不足，遣人再来递呈，惟有据理斥驳。兴德等总当督饬所属勤加操演，务使兵力精锐，备豫不虞。仍不时巡察边卡加意防范，并密谕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差派妥靠回子出卡侦探该夷使回去如何光景，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寻奏：密谕作霍尔敦派委七品伯克阿布都热希特出卡侦探，旋据回称该夷使密尔杂阿玉普妄造谣言，霍罕伯克并未听信；张格尔兄玉素普已于六月间病故。又据叶尔羌卡外色哼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禀称有霍罕头目布古奇带领安集延布鲁特数百人前来滋扰，抢取牛羊，经该伯克率众抵御，杀贼二十余名，将

牛羊夺回。报闻。

（卷283 1—2页）

道光十六年五月壬辰（1836.6.23）

又谕：前因回子郡王伊萨克在京当差不习水土，当降旨加恩饬令即回本处调养。兹据国椿奏称该郡王病已痊愈，恳请代奏吁求赏给差使，朕心甚为欣慰。但念该郡王年逾六旬，若使远道来京，依旧不习水土，转增劳勩，伊萨克著无庸来京，随时加意调摄，以示朕体恤有功回臣至意。

（卷283 16页）

道光十六年七月庚寅（1836.8.20）

以修筑库车堤坝等工，予同知文瑞等升叙，赏回子郡王伊萨克孙阿密特等翎顶有差。

（卷285 16—17页）

道光十六年十月丙子（1836.12.4）

又谕：多尔济喇布坦等奏本年西宁寄什密尔回民应贩大黄至恰克图与俄罗斯交易逾限未到、恳请饬催一折。每年西宁贩运大黄至恰克图与俄罗斯交易向有定限，自应依限运至恰克图与俄罗斯交易。乃此项大黄并未运到，上年复有亏欠，殊属非是。著交陕甘总督瑚松额、西宁办事大臣德楞额将本年应贩大黄务须饬催迅速贩往，嗣后务令拣购精良，于每年七、八月间运至恰克图以备交易，不得稍有亏欠。

（卷290 34—35页）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乙未（1836.12.23）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兴德等由四百里驰奏色呼库勒地方被贼滋扰一折。据称十月初三日，霍罕列什格尔胡什伯克带领贼人到色呼库勒地方将城垣用炮打开，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率众抵御，互有杀伤，库尔察克带伤被擒，其余伯克被伤、身死、

逃亡者尚复不少，伊什罕伯克迈热木等家眷均被抢去；大约贼有二千余人，现筹防御等语。霍罕夷人犬羊性成，贪黩无厌。现在胡什伯克既将色呼库勒地方占据，难保不由彼进卡肆行滋扰。计廉敬到彼尚需时日，奕山接奉此旨著即迅速驰赴叶尔羌，并与特依顺保妥商于领队大臣内酌派一二员随同前往，将兴德等折内所称各情节详细确查，先行知照喀什噶尔办事领队大臣等将胡什伯克差来之阿布都尔满等六人严行看守，毋许放令出卡。务当体察现在情形，倘该夷人等胆敢肆意扰乱，势须调兵，该大臣即一面调派官兵，一面据实奏闻，并严谕各城一体防范。如该夷人等进卡滋事，自当实力剿捕。惟不准擅行出卡，致开边衅。并著该大臣驰抵叶尔羌后即书写谕帖晓谕霍罕伯克，以“该伯克素称恭顺并能约束卡外夷人具臻安静，是以大皇帝加恩准予通商并免纳税；色呼库勒系属天朝地方，今闻胡什伯克带领多人在彼滋事，该伯克谅不知情，是以属下之人敢于扰我边陲，妄行抗拒，该伯克深受天朝浩荡之恩，务即查明此次进卡滋事之人自行惩办，并严谕所属嗣后务当各守藩篱，永遵约束，倘再擅入边界致生事端，恐大皇帝闻之天威震怒，绝其贸易，不准通商，是该伯克不能承受天恩，自贻伊戚也。”如此剀切宣谕，该伯克果能悔罪输诚，自可不烦兵力；倘竟执迷不悟，该大臣即行通盘筹划，将应如何办理之处据实具奏，固不可示之以弱，亦不可过事张皇，是为至要。至前交查办各件，著俟廉敬到叶尔羌时再行会商办理。兴德等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91 25—27页）

又谕：据兴德奏现因色呼库勒地方被贼滋扰派人出卡侦探，俟探有确信再行前赴喀什噶尔会办福奎亏短库项一案等语。此

案前已有旨令廉敬、奕山驰往查办，兴德毋庸会同办理，该大臣想系未经奉到前旨故有此奏。兴德著不必前往喀什噶尔，即在叶尔羌镇静防守，差派员弁严巡各卡伦，并行知各城一体防范。仍令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拣派妥靠伯克分投出卡侦探，一有确信即行据实奏闻。将此谕令知之。

（卷291 27—28页）

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壬子（1837.1.9）

又谕：据兴德等奏查探卡外色呼库勒地方被贼占据情形并筹划办理一折。据称胡什伯克在色呼库勒地方滋扰，伊什罕伯克带领回子堵截山口，库尔察克在山南塔什霍罕庄抵御，杀贼十数名，因胸间中枪身死，伊次孙英提巴哈沙在山北本庄防守，亦被枪伤身死，其眷属皆被掳去，该处回庄十四处已被抢占大半；现在胡什伯克差人分赴达尔瓦斯、什克南、干竺特、翰罕各部落招摇煽惑；胡什伯克又差人至叶尔羌投递禀帖，内称库尔察克伤害布鲁特甚多，伊已将库尔察克杀死，占据地方，仍欲向克什米尔、巴达克山诸外夷索税各等语。霍罕远在边隅，趋利若鹜，道光十年以后业经准其通商免税，贪心不足，屡次恳求向克什米尔、巴达克山抽税，甚至遣使入觐仍复渎求，屡经驳斥，尚敢连年在卡外滋扰，今复藉称与库尔察克有隙率领多人伤害伯克，占据地方，欲向各外夷抽税，其情本属可恶。但控驭外夷总当不动声色，镇静防范，既以通商免税安其贪利之心，尤当加意操防慑以天威，俾知有备无患，不敢狡焉思启，觊觎潜消，方为妥善。现据该夷供称与库尔察克有隙，胆敢抗违天朝等语，此事业经差人告知霍罕伯克，自应俟接得回信是否悔罪输诚再行酌办。著奕山等因时制宜会同相机妥办，据实具奏。总不得轻举妄动，致启边衅。至色呼库勒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屡次抵御，中枪身死，伊孙同时阵亡，情殊

可悯，亦著查明奏请恩施，以示体恤。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92 3—5页）

以叶尔羌领队大臣乌珍奉署喀什噶尔领队大臣，甘肃金塔寺营副将哈勒吉那护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官。

（卷292 5页）

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壬申（1837.1.29）

阿克苏赛哩木三品阿奇木伯克阿里依等二人、喀喇沙尔布古尔四品伊什罕伯克托胡达等二人、库车沙雅尔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克伯克等二人、和阗五品采铅伯克爱拜都拉等二人、喀什噶尔塔什密里克五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锡特等二人、叶尔羌五品帕提沙布伯克伊布喇依木等四人、伊犁五品顶带六品都观伯克巴克咱特、朝鲜国使臣申在植等三人、琉球国使臣向大然等二人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292 34—35页）

道光十六年十二月癸酉（1837.1.30）

赏阿克苏赛哩木三品阿奇木伯克阿里依、叶尔羌五品帕提沙布伯克伊布喇依木花翎，喀什噶尔塔什密里克五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锡特四品顶带。

（卷292 35—36页）

道光十七年正月甲辰（1837.3.2）

谕军机大臣等：兴德等奏查探霍罕贼目列什格尔胡什伯克业经旋回并现在卡外色哼库勒地方仍有贼人占据情形一折。据称霍罕伯克已将胡什伯克调回，胡什伯克于回去之便沿途逗留，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卡外一带各布鲁特爱曼妄肆煽惑，复遣人致信于西皮察克爱曼布鲁特比爱里雅尔，亦系勾引之词，该布鲁特比爱里雅尔素称恭顺，未肯听从；现在胡什伯克率领贼众旋回霍罕，仍留贼目阿达那带领二百余人在塔什霍

罕、塔哈尔玛庄等处居住，勾结布鲁特在附近地方往来骚扰；色哼库勒伊什罕伯克仍在通庄防堵各等语。控制外夷总以不动声色，慎守边防，俾外夷震慑天威，潜消觊觎，方为有备无患。上年所降谕旨甚为明晰，著奕山等仍遵前旨镇静防守，一面差派员弁严巡各卡伦一体防范，总不得轻举妄动出卡滋事，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93 24页）

道光十七年二月己巳（1837.3.27）

谕军机大臣等：据奕山等奏体察叶尔羌所属卡外色哼库勒地方被贼占据情形并会同筹划办理缘由暨续探卡外情形、又奕山奏发给霍罕谕帖各折，览奏均悉。天朝控制外夷。总当慎守边防，不可轻举妄动致启衅端。叠次所降谕旨该参赞等自当懔遵。况色哼库勒地方距叶尔羌八百余里，系属卡外，现既探得列什格尔胡什伯克业经旋回霍罕，所留仅止二百余人，应即谕知该回子等设法抵御，亟图收复，自固藩篱。该参赞等惟有操练兵丁遥作声援，尤不宜轻议出兵，昧以逸待劳之义。设卡外回众不胜蹂躏，情愿将家眷人口搬在卡内居住者，著妥为安插以示体恤。至霍罕明巴什迈玛萨依特与呼岱达之信及作霍尔敦差派回子侦探之信，传闻异词，虚实难料，即该参赞等上年十月内传谕霍罕，未见回音。彼虏远在外夷，非比内地有期限可查，是否接到传谕均难豫定。该参赞等此时只宜严加防范以备不虞，倘该夷胆敢进卡肆意滋扰，势须调兵，即著体察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调集各城兵丁合力剿捕，以壮国威而靖边圉。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4 24—25页）

道光十七年五月己卯（1837.6.5）

又谕：廉敬等奏会同查办兴德、寿昌互参各折、分别核议

一折。此案寿昌到任未及旬日，查明福奎亏短银数，擅用六百里催牌骇人听闻，固属冒昧，然其意尚为慎重钱粮起见。即兴德所参各款其咎尚不至过重，惟于屯民控告刘允忠勾串安集延一款并未核实，率行入奏，试思叛逆重情所控若实，应得何罪？诬告律应反坐，本朝一统寰区，满汉臣工皆我一体，从无稍有嫌疑互相倾轧，何得以此等重情漫不加察，辄据屯民挟嫌之词诬总兵大员以叛逆大罪？错谬已极！仅予严议不足蔽辜，寿昌著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以示惩儆。

又谕：廉敬等奏查办已革章京挪移库款一折。此案喀什噶尔已革粮饷章京福奎挪移备贮银两，除粮石、衣物、马匹变价抵款外，实亏银一万九百八十余两之多，著照拟发往近边充军。仍将该革员解交陕甘总督勒限监追。能否依限全完，照例核办。前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西朗阿于亏挪重案未即查明揭报，著交部议处。

又谕：兴德经朕简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有统辖各城之责，文武官员皆归节制，总兵刘允忠纵容兵丁扰累，几至酿成事端，又砍伐围城树株，种种错谬，岂竟茫无见闻？乃并不核实严参，以致与寿昌互相攻讦；至粮员福奎亏空库项累万，设令早为查明据实参奏，何至寿昌擅发六百里，冒昧妄为？是其平日办事一味罢软，实属无能，兴德著交部严加议处，即来京听候部议。

又谕：前据寿昌奏接收屯民呈词三张列控各款，当交廉敬等查明秉公审办。兹据廉敬等逐款查明，刘允忠以统兵大员不知镇抚兼施，且于兵民良莠漫无区别，肆意拆毁城外民房多间，复于夜间开城，致弁兵以搜查回妇为名藉端滋扰，几至酿成事端，并将围城树株率行砍伐殆尽，种种误谬实辜委任，仅归诬揭馈送案内议以革职，不足蔽辜。刘允忠著革

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示惩儆。

（卷297 4—8页）

道光十七年五月乙巳（1837.7.1）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安徽庐州府属地方有巢湖亦名焦湖，沿湖一带多高山，素为匪徒出没之所；近有盐枭回匪聚集数百人，居民俱被骚扰等语。安徽庐州等处匪徒为害地方肆无忌惮，不可不严行惩办，著色卜星额即派明干大员逐案按名查拿，务净根株，以靖地方而儆顽梗。倘稍涉颟顸，或书役泄漏送信致令凶徒漏网，贻患将来，该抚不能辞咎也。至民间私造军器久干例禁，著严行查禁，毋得视为具文。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庐州府属之巢湖，匪徒易于匿迹，密传缉捕勤能之员按址查拿，数月以来报获匪犯熊万沅等十一名。又据缉私委员报获盐犯李春扬等三十二名，起获私盐一万五千余斤及双刀、苗刀等项器械，已先后解省发审，从严追究，不使漏网贻患将来。至民间制造军器，一面给价收缴。如此溯源截流，严督属吏行之以实，持之以久，则浇风可期渐息。从之。

（卷297 27—28页）

道光十七年六月甲戌（1837.7.30）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霍罕胡什伯克在卡外色呼库勒地方滋扰，叠经降旨令奕山等妥为办理。本日据该参赞等由驿驰奏拿获色呼库勒滋事贼目、审明正法一折。据称上年冬间胡什伯克在该地方扰乱并留贼目阿达那带领贼众在彼占据，兹有该处回子吐尔阿沙探得贼目阿达那分派贼众赴各处掳掠，城内仅剩阿达那等八人，因纠约回众潜入城内将贼目等全数拿获，陆续解赴叶尔羌，派员讯明，分别正法等语。此次滋事贼目阿达那等经该回众设法拿获，系色呼库勒回子等遭其荼毒，自报私仇。即其解至叶尔羌，该大臣等自应奏明请旨办理，何得辄行正法，致该

夷有以藉口？试思霍罕犬羊性成，既经该大臣等屡次寄谕晓示，该伯克辄诿为不知，令其属下人等狡强支饰，是该伯克悔罪输诚之处殊难豫必。况该大臣等又称各该回众因设法擒拿贼目，恐霍罕与彼为仇不敢居住卡外，纷纷逃避，若该夷藉词复仇因至卡外滋扰，该大臣等又当如何办理？设使该伯克悔罪输诚尚可相安无事，倘因此启衅以至兵连祸结，重烦区划，是以国家有用之财力仅为色呼库勒私忿之泄，尚复成何事体？朕必先将奕山等三人重治其罪。至所奏边卡渐臻静谧，究竟作何准备及现在情形应当如何措置，著奕山等通盘筹划，毋得稍有疏虞，迅即据实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98 31—32页）

道光十七年七月戊寅（1837.8.3）

谕军机大臣等：前已有旨令奕山等筹办叶尔羌事宜。新任参赞恩特亨额到任尚需时日，计廉敬此时已到署任，著奕山会同廉敬妥为商办。廉敬著俟恩特亨额到时交代后回任。奕山著留叶尔羌，俟奉有谕旨再行回任。至色呼库勒回子等业经报复私仇，自应在本处慎守防御，自固藩篱，乃惧怕该夷纷纷逃避，是先示人以怯。设使霍罕将色呼库勒地方占据，又安望其恢复守御耶？奕山等务当详细开导，俾该回子等仍回故土安其本业，各为自守之计，方为上策。至现在该处情形作何准备之处，著即悉心妥议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99 3页）

道光十七年九月庚辰（1837.10.4）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奕山、关福驰奏查办色呼库勒情形并霍罕遣使递禀悔罪输诚及发给该伯克回谕并将该伯克原禀译汉呈览，所奏俱悉。上年冬间霍罕胡什伯克在色呼库勒地方滋扰占据，嗣经该处回子将贼目阿达那等八人拿解叶尔羌，经

该参赞等讯明正法，当有旨令奕山等将现办情形迅速具奏。兹据奏称该参赞等前于四月二十八日撰给谕帖一道发交呼岱达派人送往；现据霍罕伯克差派夷使木拉特随同呼岱达、阿布都乌舒尔来至叶尔羌投递禀帖，译出原禀，该伯克情词甚属恭顺，并无狡强，且于阿达那被擒一事未敢提及，禀内并称“再不准我们的人往卡内骚扰地方”等语。霍罕伯克遣使递禀悔罪输诚，现经该参赞等酌加赏赍派送出卡，并发给谕帖一道。又据色呼库勒回子迈玛托胡达等四人由卡外逃回，据称列什格尔说阿达那骚扰被拿，此系自取，并经该参赞等探明色呼库勒、塔哈尔玛庄等处并无贼人占据，地方现已空闲。此等回众犬羊性成，情多反复，现在虽甚恭顺，防范仍不可稍懈。著该参赞等随时体察情形严密防守，总期永臻安静，无稍滋生事端，方为安边长策。其色呼库勒回众前有逃至通庄躲避并迁住卡内者，著即悉心筹划妥为晓谕，饬令照旧迁回故土复还本业，无得日久逗留卡内。嗣后发给霍罕谕帖时，只须申明大义，杜其窥探之私，不必再用大兵出卡字样。奕山接奉此旨如一切事件俱已办竣，著即旋回伊犁参赞本任。恩特亨额抵任后，即将此旨交给阅看。务当通筹全局揆度情形，使一应防边要务悉臻妥善，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令知之。

（卷301 8—10页）

道光十七年十一月戊寅（1837.12.1）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喀什噶尔改设办事领队大臣，壁昌拟定官阶章程参差未能划一，降旨令特依顺保等妥议具奏。兹据拟著数条朕已详阅，惟该处一切事宜均归叶尔羌参赞大臣统辖，著恩特亨额到任后，将折内所议各条或即照办，抑或无庸更张，统俟一半年后体察情形妥议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屯田招佃非营员事宜，改归印房、粮饷章京管

辖。回民词讼应令章京审理，绿营不得干预。仓库管钥付办事领队大臣握管。遇有缉捕，仍令绿营查拿，送章京审办，营员不得擅断。叶尔羌参赞大臣应于秋夏二季移驻喀什噶尔，以便接见进卡贸易外夷。英吉沙尔绿营兵一千属总兵管辖，而总兵常驻喀什噶尔，请改归领队大臣训练。巴尔楚克屯民子弟多愿入伍，请挑选二百人补换防兵丁粮缺。裁陕安、汉中现应换防兵二百名并把总一员、外委四员。下军机大臣会兵部议。从之。

（卷303 5—6页）

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庚子（1837.12.23）

以拿获贼目，抚恤回众，赏色呼库勒伯克迈热木等花翎，图拉普等蓝翎，余升赏有差；予阵亡伯克库尔察克等承袭、恤赏有差。

免色呼库勒被兵回众应交布匹三年，并免贡本年硝斤。

（卷303 30页）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壬戌（1838.1.14）

又谕：惟勤奏吐鲁番帮办回旗事务伯克图萨拉克齐迈玛特沙第呈请带领伊子同明年年班之伯克等来京瞻觐一折。迈玛特沙第呈请入都瞻觐，具见坡悃，即照所请，迈玛特沙第著准其带领伊子闲散回子海依木同明年别城年班之伯克等前来瞻觐。

（卷304 28页）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丙寅（1838.1.18）

库车三品阿奇木伯克额则斯等二人、库尔勒四品伊什罕伯克萨依特等二人、喀什喀尔四品商伯克迈玛特热依木等四人、沙雅尔五品噶杂纳齐伯克伊密勒等二人、叶尔羌托库斯谦五品阿奇木伯克伊斯拉木等二人、伊犁五品商伯克萨底克等二人、廓尔喀使臣噶箕邹达热木布、斯噶热萨哈等二人、朝鲜国使臣朴绮寿等三人、暹罗国使臣呸雅萨滑俚巡段呵备哪车突等四人于西

苑门外瞻觐。

（卷304 33—34页）

道光十八年三月甲午（1838.4.16）

谕内阁：惟勤奏吐鲁番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恳请瞻觐一折。阿克拉依都世受国恩，自伊承袭郡王未得瞻觐，恳请随同年班伯克等入都瞻觐，具见诚悃可嘉。著照所请准其随同本年年班伯克来京瞻觐。

（卷307 16页）

道光十八年四月庚申（1838.5.12）

谕内阁：前因富呢扬阿于乌鲁木齐建修书院并不详查奏明请旨，中福折内不将前此案由详细声叙率为承办各员乞恩，当有旨交部议处。兹据该部等查例具奏富呢扬阿、中福均议以降二级留任，请旨应否抵销。乌鲁木齐地处边疆，全以武备为重，该都统等特膺简命，自当讲求训练，实力操防，安辑兵民，抚驭回众，俾得有备无患，方为不负委任。似此不知所重率以振兴文教为词创修书院，是舍本逐末，必致武备废弛，安望其悉成劲旅，缓急有资耶？富呢扬阿、中福均著不准抵销。嗣后新疆各处将军、都统、各大臣等惟当认真教练，使人人有勇知方，平时则习于战阵，有事则足备干城，倘再狃于积习，舍实知而务虚名，则咎等旷官，法难曲贷，朕必严加惩处以为喜事好名者戒。

（卷308 16页）

道光十八年五月癸卯（1838.6.24）

谕军机大臣等：奕山等奏预筹添垦地亩一折。伊犁每岁需放官兵口粮日久渐形不足，据该将军等查明额鲁特爱曼所属有塔什图毕地方，约计长三十里，宽五、六、七里不等，颇可耕种，开渠引水足资灌溉，拟将此项地亩即令所拨回户承种纳

粮，足以弥补口粮，且可渐有赢余藉资积贮。此乃经久善策，该将军等能见及此，甚属可嘉。该处既有可耕地亩，自宜设法开垦，多多益善。该将军等务当妥为筹划，勉力而行，以副委任。其应如何开石浚水、划亩征粮之处，著详细履勘，妥议章程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310 4—5页）

道光十八年六月甲午（1838.8.14）

谕内阁：岳良等奏请将改征大麦仍复征收小麦一折。乌什每岁额征小麦，前经常恒奏请改征大麦，兹据岳良等查明大麦性质不堪久贮，著照所请所有改征大麦一千三百石内，自道光十八年秋季起仍行征收小麦一千一百石，按照办过章程于屯工、回户应交粮内照数均匀派收，以重仓储。该部知道。

（卷311 19—20页）

道光十八年十月辛卯（1838.12.9）

谕内阁：已革兵部差官恒庆因欲带同伊子进京销假当差，既经在旗呈明，并不听候批示辄即携眷起程，已属非是；复因被参不甘，诉称善英率子带领兵丁在署演唱，并牵涉善英坐轿买妾、偕用亲随、冒支差费、养赡回奴等情，先后牵供多款，希图报复。现经讯明均系事不干己，恒庆著销除本身旗档，枷号三个月，满日发近边充军。已革副都统觉罗善英，律以恒庆牵控各款已属违例，况以二品武职大员整顿营伍是其专责，乃于伊子扎拉芬带同兵丁在署弹唱失于禁约，与平日陈奏种种刺谬，其情甚属可恶，善英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已革兵丁罗阿常即巴哈苏、唐连闰即双忠、禄明即额勒赫布，以驻防兵丁学习弹唱，听从扎拉芬在副都统署内弹演，殊属有乖营制，著乍浦副都统提案责惩并另行存记，嗣后永远不准挑差，

以为旗兵嬉戏者戒。

（卷315 20—21页）

道光十八年十月癸巳（1838.12.11）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风闻山东商河县所属之黄王庄只有民人黄、王两姓素不为匪，其余回民百余家人皆盗贼，户尽窝藏；该匪等虑及捕擒，竟敢修凿地道为逃匿之计，此村可通彼村，差役为之包庇，每遇捕拿辄暗递消息，多从地道逃匿，难于破案；前任巡抚讷尔经额曾委员带兵剿捕，不知从何漏泄，贼匪先由地道藏躲，犯无一获；现在匪党日滋，时辄扮作客商农工，纷纷四出纠抢偷窃，深为附近各州县之害等语。匪徒肆行抢窃，必应随时缉办，若如所奏该处匪待竟敢修凿地道预谋逃匿，勾通差役暗递信息，种种诡秘不法，尤当严行拿究以靖闾阎。著经额布速即派委干员严密访查，切勿透漏消息致令闻风避匿，复蹈讷尔经额查拿无获之故辙，务将该匪徒等尽数弋获，按律惩治。如该处差役实有包庇勾通情事，亦著按名查拿，从严究办。其私凿地道，著即拆毁堵塞，不准稍有不实不尽致贻后患。将此谕令知之。

（卷315 23—27页）

道光十八年十月戊戌（1838.12.16）

谕军机大臣等：恩特亨额奏叶尔羌粮饷章京毓祥经收回布运往伊犁，据奕山等挑出粗恶不堪应用者一万八千匹；又据该大臣查明叶尔羌征收在库未经起运并已运未到布匹亦复如是，请责令该章京另换好布如数赔补等语。叶尔羌额征布匹均系回赋正供，经收章京例应亲加检点，不容稍有弊混。此次毓祥所收回布并不亲身点验，以致额外外委庞焕章及兵丁等得受使费钱文，蒙混经收布匹竟有四万一千余匹不堪应用，该章京亦难保无得贿纵容情弊，毓祥著先行摘去顶带，交恩特亨额亲提粮饷

章京等以至该局胥吏严行审讯，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并即勒限四个月令毓祥将已运未运各布匹另换好布如数赔补，倘限满不完，著即行参革，毋稍徇隐。该大臣务当留心访察，如该章京因挑换布匹违例重征，扰及回众别滋事端，著即据实参奏，重治其罪。倘敢意存消弭，别经发觉，定将该大臣严惩不贷，恐不能当此重咎也。懔之，慎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金和奏巴尔楚克屯田眷户因委员等办理不善以致纷纷逃回，当有旨令恩特亨额查明参奏，并令将在屯商户、眷户妥为安集。兹据恩特亨额奏称接据粮员禀报当即缮具安抚屯民告示，委员驰往确查，并经面为晓谕仍令回归屯所各安本业，屯民欣然乐从等语。巴尔楚克兴办屯田，该城地土广沃，历年开垦著有成效，即间有生碱之处，原可另觅佳壤，尽力垦种，何以纷纷呈诉均欲散去？现据恩特亨额查明由于委员王传书经理不善，屯民迫于饥寒先有逃散之事，复因游击福珠凌阿等未能妥为安抚，以致阖屯户民年年所借委员牛具、籽种、口粮等项贫穷者无力归还，丰稔之家亦复抗欠，希图一哄而散，于屯务大有关碍。著恩特亨额即将办理不善各员据实参奏，毋稍徇隐。署参赞大臣金和于屯户逃散并不妥为安抚，任令该游击等传集屯民愿留者出具甘结，愿去者听其自便，以至全屯纷纷欲散，有无偏听妄为之处？并著查明参奏。该大臣仍传集屯民剴切晓谕，其有因地生碱以及无力耕种之户，即责成承办委员或另拨善地，或酌借籽种，并将逃散各户赶紧招回，分别安插妥善，毋致流离失所，以副委任。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车林多尔济奏现在带兵至沙喇托海地方，访知哈萨克贼匪等在玛呢图噶都勒罕卡伦内山林潜住，察看情形酌留兵丁驱逐办理一折。此次因哈萨克贼匪等入卡滋扰，经官兵叠次剿办，该贼匪业经穷迫。虽当乘机驱逐，惟念现届冬季，卡外

严寒，驱逐剿办不甚相宜，著车林多尔济通盘筹划将现在官兵酌量撤回，妥为办理。如该哈萨克等畏威潜住，准其暂令过冬；次年春季仍敢在卡伦内逗留，即当严行驱逐出境，以示朕恩威并施之至意。

以叶尔羌满营官兵全撤，裁领队大臣缺。从参赞大臣恩特亨额请也。

（卷315 31—34页）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己卯（1839.1.26）

谕内阁：前据御史袁玉麟奏山东商河县所属之黄王庄回民百余家多有匪徒混迹其中等情，当降旨交经额布查明办理。兹据奏称派委武定府同知陈光绪前往密查，该地方自道光十年以后即经官为查拿，将首伙各犯破获惩办，并将窝主房屋拆毁入官；现在该庄回民业已畏法敛迹，改业为良；该处四面沙土松浮，亦断难修筑道；附近各县村庄均查无指控该庄回民扰窃之案，实已户口肃清，民鲜盗贼等语。该县回民性多强悍，现既安分敛迹，仍著该抚督同司道严饬该县文武员弁随时留心稽查，务在安良除莠以靖地方。若查办不力或致养痈贻患，将来别经发觉或被人纠参，朕惟经额布是问。懔之。

（卷317 18页）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庚寅（1839.2.6）

吐鲁番扎萨克郡王阿克拉依都等三人、科尔沁扎萨克贝勒扎木扬旺舒克等三人、乌珠穆沁扎萨克贝勒达克丹等二人、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勒棍藏喇布坦扎木苏、喀尔喀扎萨克贝勒巴彦巴图尔等九人、土尔扈特扎萨克贝勒巴图那逊、巴林贝子索哩雅、喀喇沁辅国公德里克呢玛等二人、归化城土默特辅国公齐噜布、阿巴噶扎萨克头等台吉都噶尔布木、察哈尔扎萨克头等台吉翰克博罗特等五人、青海扎萨克头等台吉布彦达赉等二人、沙

雅尔三品阿奇木伯克二等台吉三等侍卫迈玛特等二人、英吉沙尔四品阿奇木伯克三等台吉迈玛特玛哈苏特等二人、喀什噶尔四品商伯克雅霍普等四人、和阗五品噶杂纳齐伯克伊米勒等二人、叶尔羌所属派斯谦庄五品密喇普伯克伊布拉依木等四人、伊犁六品密喇普伯克爱孜木沙等二人、土司宣慰司坚参生郎多吉等二十九人及朝鲜国使臣李羲准等三人、琉球国使臣章鸿勋等二人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317 32—33页）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壬辰（1839.2.8）

以开垦地亩、修筑回城出力，予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二等台吉作霍尔敦散秩大臣衔，余赏顶翎有差。

（卷317 38页）

道光十九年正月癸亥（1839.3.11）

又谕：向来回子伯克每年朝觐，九班轮流；四川土司三年朝觐，两班轮流。在该伯克、土司等输忱展觐不敢告劳，惟念万里驰驱，载涂雨雪，朕俯怀况瘁，为期未免过勤。著加恩自道光十九年起回子伯克年班改为间二年朝觐，仍照旧九班轮流，第一班著于道光二十一年来京，第二班著于道光二十四年来京，此后照此办理；四川土司年班改为间五年朝觐一次，仍照旧班轮流，第一班著于道光二十四年来京，第二班著于三十年来京。此后均照此办理，用示朕怀柔远服体恤优加至意。该衙门即遵谕行。

（卷318 23—24页）

道光十九年四月癸酉（1839.5.20）

谕内阁：恩特亨额等奏本年年班请以第七班三品阿奇木伯克先行领班入觐等语。回子伯克每年朝觐前已有旨改为间二年朝觐，仍照旧九班轮流，所有本年第六班领班之伯克著即遵照

前旨于道光二十一年来京。

（卷321 8—9页）

道光十九年四月甲戌（1839.5.21）

谕内阁：奕纪等奏回子郡王例贡向与年班伯克先后来京，应否照新改班次归并呈进等语。前因回子伯克每年朝觐，降旨改为间二年朝觐以示体恤，所有哈密扎萨克回子郡王伯锡尔、吐鲁番扎萨克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每年遣使呈进例贡之处，亦著改为间二年遣使归并呈进。其每年应领俸银、俸缎，准其照库车回子郡王伊萨克等在外关支之例，由陕甘总督按年附饷拨解各该处就近饬令关支，报部查核，以归简易。

（卷321 9页）

道光十九年五月癸亥（1839.7.9）

又谕：据廉敬奏请留俸满同知一折，已明降谕旨准将该员宝锲再留一任矣。据奏该同知在于所管境内鄯岗湖地方勘有可垦地二千五百余亩，开通渠道，挑挖子渠，业已办有眉目；又在牙木什迤南地方勘有可垦地八百余亩，因附近无水，必须挖卡引水以资浇灌等语。口外地方雨泽稀少，耕种地亩全赖渠水灌溉。此次勘垦荒地，开渠引水，并丈量立界，分别民回，必须实心经理，方可历久无弊。该同知既能熟悉情形，著惠吉于到任后督率妥办，总期成效可收，毋任有名无实，以副委任。将此谕令知之。

（卷322 41页）

道光十九年六月己卯（1839.7.25）

谕内阁：恩特亨额奏粮饷章京赔运布匹全完、恳恩赏还顶带一折。此案叶尔羌粮饷章京毓祥经征回布运往伊犁，均属粗恶不堪应用，前经降旨摘去顶带勒限赔补。兹据恩特亨额查明该章京毓祥并无得贿纵容情弊，赔运布匹业于限内捐资采买全

完，运往贮库。惟该章京经收布匹并不亲身点验，以致外委庞焕章及兵丁等得受使费钱文蒙混经收，本应重治其罪，即撤令回京。其奏请赏还顶带之处，著不准行。

（卷323 16—17页）

道光十九年七月乙卯（1839.8.30）

又谕：恩特亨额奏请将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每年额贡改为间二年归并呈进等语。喀什噶尔、叶尔羌回子伯克年班业经降旨改为间二年朝觐，所有该二城每年应进额贡亦著改为间二年呈进一次，其无伯克来京之年，所有应进额贡著即停止，无庸于朝觐之年归并呈进。因思本年四月间曾经理藩院奏准将哈密扎萨克回子郡王伯锡尔、吐鲁番扎萨克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每年例贡改为间二年遣使归并呈进之处，事同一例，亦著间二年呈进一次，其非朝觐之年，所有应进额贡即著停止，无庸归并呈进，以示体恤而归划一。该衙门知道。

（卷324 28—30页）

道光十九年九月甲寅（1839.10.28）

又谕：前因新疆各城地处边陲，幅员辽阔，难保无洋人入卡贸易夹带烟土辗转售卖之事，曾经降旨著各该大臣等严饬所属地方员弁查拿兴贩、吸食各犯按律惩办。兹据咸龄奏喀喇沙尔地方盘获民人偷带烟土，又于库尔勒迤东拿获栽种罂粟花人犯董孟徇等，讯明首伙，分别定拟。该大臣查办认真，甚属可嘉。鸦片烟流毒日甚，远至新疆等处亦多传染，殊堪痛恨。今复查有栽种罂粟情事，更出意想之外。总缘各城将军、大臣等一味因循，不肯认真查办之所致。因思各该城荒僻处所隙地不少，倘查察不周，即不免有奸民射利私行栽种，熬烟贩卖，贻害兵民，实于新疆重地大有关系。著各该将军、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督饬员弁并回子伯克等各于所属地方随时实力

巡查，有犯必惩，毋少疏懈，以副朕谆谆告诫之至意。至此次除库尔勒阿奇木伯克托胡塔功过相抵外，所有汛防把总赵忠明于该犯等进山种花毫无觉察，又于伯克等获犯解城时并不派兵护送，虽经拿获三犯，不足蔽辜，城守营游击成琨督饬不严，著交部分别议处。

（卷326 29—30页）

道光十九年十月戊子（1839.12.1）

又谕：关福奏开挖渠工告竣、亲诣履勘一折。额鲁特爱曼所属界内塔什毕图所开渠工除支渠不计外，实开正渠二万五千七百四十四丈，合计一百四十三里有奇，得地十六万四千余亩，经该署将军履勘查询，该地实属肥腴，引水足资灌溉，所办甚好。其筹款资生、安插回户、添设伯克诸事，著该署将军悉心筹划，赶为布置，以期无误明春试种。仍将现办情形具奏。所有分拨地亩、经理水务及筹备牲畜、籽种各事宜，著俟现筹诸事将届完毕，会同将军奕山妥议章程奏明办理。

（卷327 34—35页）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丙申（1839.12.9）

又谕：御史善奎奏请整饬营务一折。据奏八旗各营附近之处多有回民开设印局，重利放债，引诱赌博，旗人受其诓骗，钱粮不能顾家；稍不遂意，结党成群，踵门威吓等语。回民放债诱赌致旗人生计日绌，固应严行禁止，但八旗兵丁果能专心本务，不染浇风，即有引诱匪徒，何至受其侵削？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于各旗营附近处所一体严查，遇有回民开局诱赌之事拿获究办，并通饬管理旗营各大臣转饬所属约束兵丁娴骑射以讲武，敦节俭以厚生，俾各有勇知方，崇实务本，用副朕惠养旗人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卷328 3页）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乙酉（1840.1.27）

又谕：恩特亨额等奏查出克什米尔、巴达克山、音底等部落夷商带有鸦片烟土，当经呈缴，并拿获叶尔羌贩烟人犯马德贵、冯毓财等，供出积年贩卖烟土之荣吉祥、冯毓秀二名；现已飞咨乌鲁木齐等处拿解等语。口外各城商民杂处，现既查出烟土六万余两之多，其未经破获者尚恐不少，著即严行究办，随时搜查，务期尽绝根株，以清边境。至另片奏"克什米尔等部落素称恭顺，此次该夷商等贩来烟土实因奸民勾引，一闻查禁即尽数呈缴，可否准予自首免其治罪"等语，该夷商等贪利受惑系属初犯，准其免罪，仍著剴切晓谕，嗣后如再有携带烟土之事，即将该夷商等所带货物抄没入官，并逐出卡伦永远不准贸易。将此谕令知之。

（卷329 31—32页）

道光二十年正月庚申（1840.3.2）

谕内阁：惠吉奏访获贩烟人犯、讯有职官、请旨革审一折。此案荣佶翔兴贩烟土，供系已故从九品王传书起意，王传书之兄王传心复经截留烟土一千两，显有知情合伙兴贩吸食情事，必应彻底根究。投效巴尔楚克屯田候选州同王传心著即革职，解交该都统提同全案人证研讯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寻奏：讯明王传心贩吸鸦片属实，应革职发往伊犁；荣佶翔贩烟七千二百两，应绞候。惟烟土由叶尔羌贩来，须解往备质定拟。下部议。从之。

又谕：恩特亨额等奏夷商呈缴烟土等语。克什米尔等处夷商剖里木爱里等呈缴烟土九万七千九百余两，据该大臣等奏称该夷商等常年贸易极为恭顺，此次远在各庄未能周知禁令，并非有心藏匿；迨经伯克等严查，即随同携烟呈缴，尚属畏法。所有克什米尔夷商剖里木爱里等一十三名、叶尔羌回子那斯尔等

二名均著加恩免其治罪。

又谕：达明阿奏民夷人等首缴鸦片烟土、烟具一折。和阗地处边隅，往来贸易民、回如有夹带烟土，自应严行查禁。兹据该大臣奏称安集延呼岱达沙木沙迈玛特外夷未及遽知禁令，一经阿奇木伯克晓谕即陆续首缴烟土五百四十余两。准其照限内自首之例免其治罪，仍著随时访察，净绝根株，不准稍有懈弛。

又谕：富兴阿奏查禁鸦片情形一折。喀什噶尔为极边扼要之区，近来外夷贩货往往将鸦片烟土夹带进卡，必应严禁以断根株。兹据该大臣查出夷商带来烟土二千二百六十余两业已全行呈缴，姑念系属初犯，准其照限内全行呈缴之例免其治罪，仍著严饬文武员弁并阿奇木伯克等在于所属各处严密查拿，并著传知卡外各部落夷人嗣后毋许再有丝毫夹带鸦片进卡，倘有违犯即从严惩办，以杜弊源而重边陲。

（卷330 29—31页）

道光二十年三月乙卯（1840.4.26）

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等奏：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探知各部落外夷有贩烟之事，令各夷商缴出烟土十万两零，如法烧毁。俱各顺从悔罪。得旨：务要令行禁止。勉之。

以承审鸦片烟案出力，予叶尔羌印房章京尚安布等升叙有差。

以失察官役兴贩鸦片烟土，革叶尔羌都司陆振鸿、千总朱光才职。

（卷332 24页）

道光二十年三月丁巳（1840.4.28）

又谕：前据恩特亨额筹议严禁回疆鸦片章程，当交军机大臣议奏。兹据穆彰阿等逐条筹议，分别准驳。据奏该大臣所议

卡外夷人、卡内回子罪名或由轻改重，或由重改轻，核与新例不符等语。严禁鸦片新例业已颁发，惟新疆地方夷回杂处，与各省不同，著恩特亨额体察情形逐条详悉声明，妥议具奏。寻叶尔羌参赞大臣图明额等奏上。下刑部议。寻议：嗣后卡外贸易洋人有误带烟土入卡为数无多者，应如所奏由该大臣等酌量枷号示惩，余仍照定例办理。从之。

（卷332 27—28页）

道光二十年四月庚午（1840.5.11）

谕内阁：给事中张秉德奏请严禁关口潜带羌土一折。鸦片烟流毒传布甚广，据称回疆贸易民人每夹带羌土由嘉峪、哈密等关潜入内地熬膏过瘾，与烟土无异，并有贩至各省者。著陕甘总督、回疆各城大臣严密访查，如有此种烟土名目，立即拿获惩办，并著该督等派委妥员于进关要隘地方常川巡察，仍严饬嘉峪、哈密等关文武员弁认真稽查，倘有疏懈走漏及胥役卖放等弊，即著从严参办，以肃关口而祛锢习。

（卷333 12—13页）

道光二十年四月壬申（1840.5.13）

谕军机大臣等：昨日据步军统领衙门奏云南猛缅厅回民马文昭呈递封章，诉称回民被杀、文武官员挟嫌不救等情，已明降谕旨饬解云南听候查办矣。此案汉回互斗致毙多命，该地方官听断不公，并不带兵驰往解散，业据伊里布等于上年九月奏请将通判张景沂、参将瑞麟革职严讯。旋据该督等于本年正月奏称派委大员查拿，现已获犯百余名提省审办等语。伊里布已调任两江，此案尚未奏结，桂良甫经接任，无所用其回护，务将前案人证提集研鞫，查明因何肇衅，如果地方官办理公正，何至致酿多命？毋得化大为小，藉词消弭。回民马文昭不日即可解到，据称呈词系文生员薛纪清写就，总须将该生员、民人

等传集晓谕。如果办理公允，自可折服其心，不致另生枝节，并著该督核实定拟具奏。原呈及图式、札付著一并发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333 14—15页）

道光二十年四月庚辰（1840.5.21）

又谕：前据云南猛缅厅回民马文昭以回民被杀、文武官员挟嫌不救等情来京呈递封章，已降旨交桂良提讯核办矣。本日复据都察院奏称云南顺宁府缅宁厅回民马发科以挟嫌纠杀等词赴该衙门具控，又经明降谕旨交桂良亲提严讯。该督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著遵照前旨务将所控各情逐一秉公研讯。其呈内所称"控经督、抚，拿究一百余犯，魏知府一味偏袒，竟以汉回械斗朦详完案"一节，是否实有其事？务当查讯明确，据实具奏，不准稍有含混。将此谕令知之。

（卷333 27页）

道光二十年五月己酉（1840.6.19）

谕内阁：达明阿奏夷人呈缴烟土等语。安集延回子热霍迈提、雅和普、巴拉特、胡达巴尔第等四名夹带烟土进卡，一闻查禁即全行呈缴，尚知畏法，著照例免其治罪。嗣后夷人呈缴烟土或拿获到官，北路各城均著解赴伊犁交布彦泰、关福验明销毁，南路各城均著解赴叶尔羌交恩特亨额、图明额验明销毁，以专责成而昭核实。

（卷334 21页）

道光二十年九月戊申（1840.10.16）

又谕：桂良奏请将京控案内被告备弁及管解人犯中途疏脱之把总革职审办一折。此案云南回民马文昭等呈控回民被杀、文武官员挟嫌不救等情，经该督查明该备弁等身膺武职不能弹压解散，以致酿成巨案，咎无可辞。云南署顺云营守备钟得

礼、把总王钦元俱著革职，交桂良提同原告并各要证彻底究明该备弁有无勒结不救、带兵毁尸情弊，照例办理。至管解此案要犯田小八等之把总范定元并不小心押解，致被中途脱逃，亦著革职，一并交该督提同兵役人等严审究办。其佥差不慎之署猛缅通判椿龄、署顺云营参将抚标右营游击祥瑞，著先行交部议处，仍著勒限严缉田小八等务获究办。寻奏：严讯已革通判张景沂，于回民占地建墙得贿枉断，致汉民屈庭远等纠众互杀，两造惨毙七百余名，并计门丁李钧所得赃，拟绞监候；李钧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屈庭远拟凌迟；署顺宁府知府魏襄讯无朦禀偏袒，惟失察属员受贿枉断，请交部议处；已革参将瑞麟不能弹压，请发新疆充当苦差；回民马文昭、马发科诬告瑞麟纵兵助杀，按律反坐；守备钟得礼、把总王钦元亦无带兵毁尸情事，而奉派弹压不能禁止，革职尚觉轻纵，请各枷号示惩；把总范定元疏脱要犯，俟提到讯明办理，逸犯严缉究办。下部议。寻议：张景沂赃五十两，罪止满流，并计拟绞，与例不符，应令详审妥议。瑞麟、李钧俟张景沂定案时再拟。余如该督所奏。从之。

（卷339 25—26页）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乙丑（1841.1.1）

又谕：布彦泰奏请添设兵丁以严防守一折。伊犁卡伦地方屡被布鲁特贼匪偷抢，前经奕山筹议于要隘处所添置防兵，暂为试行。此次布鲁特抢夺马匹、伤毙兵丁，经副总管乌尔图纳逊于莫多图地方将该匪杀获，并将马匹夺回。据该将军奏称所设防兵得力，已有明证，著准其即行添设，分地巡查，轮班替换。所需经费，即以裁去会哨之兵丁盐菜支给。该将军仍当实力巡查，以时训练，于一切控制防维总期周密，不可徒事虚名。

（卷342 17—18页）

又谕：德全等奏商民因讨欠债牵涉回目检拾饷鞘一折。此案肃州解官王顺遗失饷鞘，曾降旨交瑚松额查讯。兹据德全等奏据哈密郡王报称有商民周思敬向回子讨债，说起遗失饷银系该回城当差头目哎提八海等拾去等语。所有案内之回子二等家占、哎提八海、分得卜硕库乌宗毛拉、商民周思敬、小回子呢牙子乎里合甲、你牙斯阿子合甲、业在尔等，著瑚松额督同臬司程德润亲提人证归案审讯，务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谳。寻奏：哎提八海等讯无伙窃饷银情事，应即省释；周思敬、呢牙子乎里等以揣度之词互相传播，尚非有心诬陷，拟杖八十，枷号一月；解官王顺疏于防范，业经革职，应毋庸议；革职留任哈密通判讷恩登额如限满无获，即行革任；饷银著落地方文职及解委各员分赔；兵役问拟徒杖。下部议。从之。

（卷342 18—19页）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乙巳（1841.2.10）

谕军机大臣等：御史乔邦宾奏奉天所属牛庄地方有地名四大匡，向系回民聚处，其中多属匪类，四出盗劫，并有土棍在牛庄把持地段，或数里或数十里，凡有盛京贩运粮车过境，即行勒索多钱，谓之拦埂，且有发遣人犯为之党羽，该地方官任其肆行，不能查缉等语。除暴所以安良，地方官遇有土棍及盗劫等案必应认真办理，况牛庄为海口要区，现当查办海口吃紧之际，岂容此等奸民混迹滋扰？著该将军等密委明干妥员前往该处确加访查，如果有盗劫勒索情事，即饬该地方官认真查拿究办，以靖闾阎而安行旅。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查奉天所属并无四大匡地名，惟从前边外蒙古地方有背筐丐匪以求乞为名乘间抢窃，因有四大匡名目，早经查拿净尽。城乡内外虽有回民散居，皆安本业。奉天例不安置遣犯，实无党羽，惟巨流河一带间有棍徒拦埂，每遇渔船载运粮货，阑入内河挟制讹诈，甚至酿成斗

毁命案，均照例办理。得旨：认真妥办。

（卷345 4—5页）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癸卯（1841.4.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恩特亨额奏请补伯克一折，已降旨将拟正之迈玛特塔塔里克补放矣。该参赞大臣折内奏称扬威将军长龄等曾经奏明，嗣后各城三品阿奇木伯克九缺暨各城伊什罕伯克仍令回避本处等语。此次拟陪之伊萨克何以并不回避本处？著图明额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遵查恩特亨额奏补伯克并未回避本处，系照成案办理。下理藩院议。从之。

（卷349 1—2页）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甲寅（1841.10.17）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勒清阿奏平泉州知州英宝等以该属回子地地方被匪徒多人放火延烧二十余家，该回民先已闻知逃避，并无烧毙人口具报，经该署都统严饬缉究，迄今月余未据报获；现派该府前往查勘等语。匪徒聚集多人胆敢放火延烧房屋，不可不严行惩办，著桂轮迅将此案人犯即行拿获，讯明放火之人是否系属矿匪挟嫌谋害抑或另有别情，按律究办。至该州文武各官既经疏防，又复观望，是否意图消弭，规避处分？并著确切查明，据实参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357 10—11页）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甲子（1841.10.27）

谕内阁：桂轮奏查办匪徒放火延烧房屋大概情形一折。热河平泉州属回子地地方被匪徒多人放火延烧房屋，该州英宝与知县仲淳所禀情形互异，显有不实不尽。此案放火人犯著即饬令承德府知府上紧缉拿务获，交该都统提同应讯人证究明何处匪徒，是非矿匪挟嫌谋害，严行惩办。倘该地方文武各官有诿卸

消弭情事，即著据实参奏，毋稍姑容。

（卷357　一44页）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辛巳（1841.11.13）

谕内阁：桂轮奏讯明矿匪挟嫌放火情形一折。热河平泉州属回子地地方被矿匪挟嫌放火延烧，该州知州英宝已非寻常疏防可比，乃失事将及两月，犯未缉获，实属漫不经心；捕盗千总赵文德、把总杨凤林，缉匪是其专责，迄今犯无一获，实属因循疏懈；建昌县知县仲淳，既经讯明转山子系所属地方矿匪，聚散又在所属，犹复互相推诿，显系有心卸责；捕盗千总王璞奉委缉犯并无弋获，均难辞咎。英宝、赵文德、杨凤林、仲淳、王璞著一并摘去顶带，英宝仍先行解任，留于该州协缉。均勒限三个月严拿矿匪，务获究办。倘限满无获，即行分别严参。八沟营参将丰生额、建昌营都司乌勒西春均不上紧协缉，亦著交部照例分别议处。此案矿匪滋扰，前据阿勒清阿奏有意图消弭情事，该地方文武官既经疏防，又复观望，究竟有无讳饰等情？仍著桂轮确切查讯，据实参奏。余均著照所议办理。

（卷359　2—3页）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戊申（1841.12.10）

谕内阁：桂轮奏缉获矿匪、讯明挟仇放火情形一折。热河平泉州属回子地地方被矿匪挟嫌烧毁房屋，现据该都统奏缉获矿犯首从二十一名，并据首犯李长春供认与高升等五人起意书写名帖，邀人放火泄忿各情。此案矿匪聚众滋事至二百余人之多，恐为首不止五人。现在获犯仅有十分之一，恐各犯现供尚有不实不尽。仍著该都统严饬各属将未获首要各犯上紧缉拿务获，同现获各犯讯取确供，分别从重惩办。倘所属各员不能迅速获犯，著即严参办理。千总何承泰收到矿匪名帖匿不禀报，著即照议斥革。千总刘德印自甘讳窃，亦属不合，著交部照例议

处，该部知道。寻奏：续获贾汶仲等一百三名，讯明实因挟村民架名偷窃之嫌放火泄忿。请将为首偷挖金砂、起意纠众之李长春拟斩立决，并传首犯事地方以昭炯戒。张幗太等二十五犯除为从燃火、止发近边充军轻罪不议外，应请照偷挖矿砂例发极边烟瘴充军。余分别问拟流徒。下部议。从之。

（卷360 25—26页）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壬寅（1842.2.2）

阿克苏三品阿奇木伯克头等台吉爱玛特等三人、伊犁四品伊什罕伯克头等台吉散秩大臣衔哈里杂特、和阗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布都瓦依特等二人、赛哩木四品伊什罕伯克沙米斯顶等二人、库车五品噶杂纳齐伯克迈玛底里等二人、拜城五品伊什罕伯克阿那雅特等二人、喀什噶尔五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色玛依特等二人、叶尔羌五品讷克布伯克迈玛特哈色木等二人于中正殿门内瞻觐。

（卷364 14页）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乙卯（1842.4.16）

谕军机大臣等：奕经等奏现办防剿事宜一折。据奏总兵段永福及带兵将备均已回营，四川兵丁张光福接到英人回信要将王幗保、陆心兰放回；所获白黑洋人现据查明白人确名味哇噶士，系属船主，并非水手，黑英人系克什米尔回民；英人要挟来浙，现求放回本国；所雇河南、河北庄勇除阵亡、走散及裁汰回籍外，留营计有二千名；定海潜伏之兵现亦分别撤留，一面分探各城军情，另行踏看水陆进兵道路；文蔚调拨兵勇陆续东进，作为防守前路，仍伺隙攻剿等语，览奏均悉。现在续调各路精兵计可先后到浙，该将军等惟当慎密筹商，固不可冒昧轻进，尤不可坐失机宜。其陕甘兵二千名前已有旨调拨，现又飞催河南、广西省将前经有旨预备各一千名迅速赴浙。所请

贵州、四川官兵，未便再行调拨。齐慎计可不日到浙，即著前往曹娥江一带会同文蔚或分或合，作为前路，遇有可乘之隙即行照会该将军相机攻剿。至所获白黑洋人、回民及从洋汉奸，仍遵前旨不准释放，亦不准杀害，并著查明前此讯出供词有无捏饰，务得确情。其所称老将头目恐难凭信。又另片奏该英人有洋船多只，难保非虚词恫喝，著俟侦探得实即行驰奏。又另片奏火攻船只伏应参差各情，著即令承办各该员带罪图功，责令捐办，不准开销，以观后效。其失陷城内之守备王国英及兵勇四十余名现在有无确耗？均著查明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9 8—10页）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甲辰（1842.8.3）

扬威将军奕经奏：请调陕、甘兵二三千名，派大员带领在扬州一带屯扎；湖北、江西、安徽兵三四千名，派大员带领在江宁燕子矶一带屯扎，相机会剿。得旨：正所谓缓不济急，梦呓之谈耳！又奏：请调甘肃撒拉尔回民三五千名，拣员管带拨赴天津、江南军营听候调用。批：尤属不可之事。又批：浙江非前鉴欤？不但无尺寸之功，翻致敌势益张，朕惟自恨自愧，不能知人。即再简派阃帅，无非又添一层忿恨，于国计民生有何补救？

（卷376 20页）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1842.9.1）

又谕：图明额等奏布噶尔伯克夺占霍罕地方，差人进卡递禀，业经发给谕帖，酌加赏赉，护送出卡等语。览奏均悉，所办甚是。布噶尔系卡外远夷，与霍罕蛮触相争，自应置之不问。惟该夷既将霍罕地方并吞，其势自强，必当示以镇静，密加防范。至该夷与霍罕因何启衅用兵，夺占地方，著图明额

等密派明白晓事诚实可靠之回子探得确实情形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378 26页）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壬午（1842.11.9）

谕内阁：布彦泰奏筹办开垦地亩一折。惠远城东三颗树地方经该将军亲往履勘，派委各员办理开垦事宜，计可得地三万余亩，就本地民户选择，种地输粮。又，阿勒卜斯地方亦经勘明，计可得地十七万余亩，即责成阿奇木伯克等筹计户口之数酌量匀拨。至民户应如何选充授田，回屯应如何安插移住，以筹备牛具、籽种各事宜，仍著该将军饬令各委员等赶为布置妥协，俟全工告成后，准其确查督工、捐工出力各员，奏请量加劻勷，候朕施恩。

（卷382 10—11页）

以捐修库车各工，赏阿奇木伯克皮鲁斯等花翎，回子巴海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82 11—12页）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辛丑（1842.11.28）

以故回部郡王职衔贝勒迈玛特爱孜斯子迈玛第敏袭爵。

（卷383 23—24页）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癸丑（1842.12.10）

命库车办事大臣扎拉芬泰往奠故回子郡王伊萨克茶酒，赏银五百两，以其子头等台吉阿克苏三品阿奇木伯克爱玛特袭爵。

（卷384 20页）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午（1843.1.20）

以捐修乌什渠坝工程，予阿奇木伯克迈玛塔里普尽先升补并赏

花翎，余升用有差。

（卷384 12页）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己巳（1843.2.24）

又谕：图明额等奏探明布噶尔与霍罕起衅用兵争夺地方缘由一折。据奏布噶尔伯克与霍罕用兵，既已并吞霍罕地方，嗣被希尔阿里夺回数处等语。卡外远夷蛮触相争，自当置之不问，惟边防卡伦必应加意防范。著该大臣等严饬各卡弁兵遇有进卡外夷认真稽查，并随时侦探情形，严密防守，毋得稍有疏虞。将此谕令知之。

（卷388 32页）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庚辰（1843.5.6）

又谕：联顺奏请筹办开采煤炭一折。喀喇沙尔地方向于附近采伐柴薪供用，比年人烟辐辏，价值倍增，于蒙古、回子、兵、民生计日形支绌。据该大臣转饬查明该处所属哈尔哈爱曼有石炭煤块堪以采取，且离城较近易于稽查，著准其援照成案令民人开采以裨生计，仍著该大臣随时查察，毋令滋生事端。

（卷391 9页）

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乙巳（1843.5.31）

又谕：有人奏上年十月有文安县回民张得成、张黑等包放羊数千只，在雄县、霸州、大成、文安地方缘村牧放，骑马持械，将文安县光周村之李建邦打伤成废，经该县差缉到案，衙役张太和等受赃卖放，该县并不深究；迨腊月间，该匪等挟仇至该处放火，亦不上紧缉拿，以致日形猖獗等语。回匪结伙持械伤民放火，必应上紧查拿，随时惩办。若任听胥役等庇凶渔利，有犯不惩，尚复成何事体？著卓秉恬、讷尔经额、陈孚恩严密查拿，按律惩治。如有受贿卖放情弊，即著据实严参，毋稍徇纵。原折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寻奏：讯明殴伤李建邦

之犯实系吴可常、刘贵生、张三黑三人，应照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张得成并未同场共殴，惟从前曾经放羊践食麦苗，亦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吴可常等并无放火，差役亦无卖放情事。现在严饬回民嗣后牧羊不得过百只。下部议。从之。

（卷392 6—7页）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辛酉（1843.8.15）

又谕：富呢扬阿奏官兵擒斩著名首贼、河南番族缚献逃匪、边境肃清一折，已明降谕旨加恩奖赏矣。此次河北贼匪经官兵擒斩多名，认出著名首犯并由河南番族缚献逃匪，各番咸知儆畏，边境业已肃清。似此大加惩创，可望一劳永逸。惟番族出没无常，大兵凯撤之后，难保不伺我兵退复出滋扰，该督奏请将未撤兵一千名令站柱分领过河，徐华清仍驻忙多防范后路，稽查余匪。该处地方辽阔，徐华清、站柱所带兵勇是否足资防范？设遇番贼复出，能否堵御击散？仍著该督体察情形熟筹妥办，毋以此次剿办得手稍存怠玩。至一切善后章程尤须斟酌尽善，务使番众怀德畏威，永杜边衅，方为不负委任。其争先冲突失足跌毙之外委刘运昌一员及阵亡之则巴回子二名，并著该督查明应否赐恤，照例办理。另折奏德勒克族番稟请内附，此次既打仗出力，自应准其内附，已有旨如所请行矣。但内附之后必须妥为抚辑，驾驭得宜，方可收守在四夷之效。著该督会同青海大臣悉心筹议，毋贻后患。将此谕令知之。寻奏：一、分设百户、百总、什总等番目以资钤束。一、责成保护河北地方，用资绥靖。一、酌定贡马匹数以肃体制。一、酌赏青稞俾知鼓励。一、置买粮茶示以限制。清厘户口以便稽考。下军机大臣会部议。从之。

（卷394 24—25页）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辛丑（1843.11.23）

谕内阁：前据联顺等奏喀喇沙尔裁屯、安户等因，当经交部核议，降旨依议准行。兹据该大臣等查明该处户民应种之地共有十万余亩，必须开挖渠道方资灌溉，估需银四千九百余两，现经阿奇木伯克等禀请捐办粮面，并由该大臣等率同章京等捐廉筹办。此项开渠事宜，全庆既与联顺往返札商意见相同，均著照所议办理。联顺现已赴叶尔羌，即著全庆不时亲诣查验，务期开挖通畅以垂久远。至该处仓廒兵房既多朽坏，所请补修及添盖之处亦著照议准其捐廉办理，于明岁春融兴办。所有各工均免其造册报销。至喀喇沙尔地土既与曲惠不同，自难比照一律升科，著准其酌中定拟，每地一亩征粮六升五合，俾承种之人益可踊跃。其屯田官弁既未便全行裁撤，著于应撤屯田官七员内酌留千总一员、把总一员、经制外委一员以资差委。该部知道。

（卷398 2—3页）

命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拨银八万一千五百五十三两解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备道光二十四年经费。

（卷398 4页）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丙午（1843.11.28）

谕内阁：前据联顺参达明阿遣子行贿一案，当交布彦泰亲提查讯。兹据达明阿奏称联顺有擅作威福、需索伯克银两情事，联顺著即解任，交布彦泰、惟勤、庆昌将达明阿、郭勒敏图及案内应讯人证一并迅速提至伊犁秉公严讯，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具奏。若稍有徇隐，不难提解来京钦派大臣审讯。懔之。惟勤即驰驿前赴伊犁会同审办。乌鲁木齐都统著中福署理。叶尔羌参赞大臣著辑瑞署理。阿克苏办事大臣著赛什雅勒泰派员署

理。

（卷398 8页）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癸巳（1844.1.14）

又谕：布彦泰等奏缉获布鲁特、哈萨克各贼犯、审明办理一折。所有沙拉雅斯卡伦锡伯营佐领舒兴阿失察布鲁特偷进开齐，本有应得之咎，惟能率同伯克、回子跟踪追赶夺回马匹，拿获正凶，功过尚足相抵，著免其议处。其缉获哈萨克盗犯之索伦营防御萨绷阿、骁骑校富珠尔泰，派往查边即能督同哈萨克阿哈拉克齐等将正贼拿获，尚属奋勉，均著交部议叙。

（卷399 24—25页）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丁未（1844.1.28）

谕内阁：布彦泰等奏开垦地亩、分安民户、回屯、核办章程一折，著该部议奏。寻议：该将军奏称伊犁三颗树地方及红柳湾迤东新垦地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亩，以五十亩为一分，共地六百六十七分，安设正户民人五百七十一户；量借籽种纳粮，每亩小麦八升，每年应征小麦二千六百六十八石，以为惠远城续设壮丁一百六十名及孤寡养赡之需。通计有赢无绌，余粮即归正项专款报部。又，阿勒卜斯地方共垦得地十六万一千余亩，分设回庄五处，共安回子五百户及商伯克等，每户拨地二百亩，所余留为歇乏换种；每户征三色粮十六石，每石斛面三升，每年应征粮八千一百四十石，作为满营操演马队之用。均应准照办理。惟阿勒卜斯每年额粮八千石之多，日久储蓄充盈，自宜预筹抵拨，即可于兵饷之需渐次减调。应请饬下该将军等体察情形酌量办理。至阿勒卜斯添设五品商伯克、六品密拉普伯克、七品明伯克各一员、玉子伯克五名，理藩院查与道光二十年开垦塔什图毕地渠、分拨回子、添设伯克一案事同一

体，应如所请添设。从之。

（卷400 11—12页）

以拿获哈萨克私进开齐贼犯，赏台吉海里普、阿哈拉克齐绰尔玛克花翎，余加衔、议叙有差。

缓征伊犁被旱回屯租谷及应还籽种。

（卷400 12页）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丙子（1844.2.26）

谕军机大臣等：回疆所用当五、当十普尔钱文行使多年，颇称便利，因思陕西、甘肃二省相距非远，地方情形大略相同，当可仿照铸行疏通圜法。著富呢扬阿、李星沅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总期利用便民，流通无滞，毋以事属创始稍存畏难之见，率以格碍难行一奏了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01 9页）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丁酉（1844.5.17）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回疆所用当五、当十钱文行使便利，降旨令富呢扬阿等体察陕西、甘肃情形仿照铸行。兹据该督奏称普尔钱一项惟南路八城通行，北至吐鲁番东至哈密即不能行；其吐鲁番所产棉花亦不能以普尔钱买；民间不能施行，在官即难搭放等语。回疆普尔钱文藉可疏通圜法，惟欲自外而内，必须渐推渐近。著布彦泰、达浑阿体察南北两路各城情形能否一律行使，确加访核，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普尔钱系净红铜铸造，仿铸反增工费。其带至东北各城，每个只作一文之用，不能当五、当十。批：候旨行。

（卷404 1—2页）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乙卯（1844.6.4）

谕内阁：布彦泰等奏会讯联顺、达明阿互相揭参各款、分别定拟一折。此案联顺于家人李寿私向所部回子伯克借贷银两

毫无觉察，迨事后仅令退还，并不奏请究办，实属意存消弭，联颇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达明阿两次馈送联额马匹、土宜，不知远嫌，著交部严加议处。嗣后新疆各大臣惟当洁己奉公，不准与所部回子伯克交结，并不准各城馈送马匹、土宜等物。倘仍滥受苞苴，不知自爱，一经发觉，朕必将馈送及收受之人重治其罪，决不宽贷。

（卷404 20—21页）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辛卯（1844.7.10）

谕军机大臣等：海枚奏履勘官荒地亩、堪以开垦一折。据称伊拉里克一带荒地约可垦者有十万余亩，请令就近回子开垦耕种，俟有成效，再行照例量为升科等语。此项荒地是否可以开垦，于蒙古生计有无妨碍，著布彦泰派委妥员随同海勘前往该处查勘情形，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405 19页）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庚寅（1844.9.7）

又谕：布彦泰等奏垦复荒地勘估兴工一折。开垦地亩必先讲求水利，来源畅旺，则灌溉有资。现在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据该将军亲往周历相度，可以垦复十万余亩，拟引哈什河之水以资贯注，将塔什鄂斯坦回庄旧有渠道展宽加深，即接开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并间段酌挖支渠，俾新垦之田便于浇灌，所议均属合宜。该将军等即饬承办各员认真妥办，务在因地制宜，顺流利导，以期经久有益。仍著该将军等随时前往查验督催，毋任稍有怠玩。其应需工费，现据劝谕捐办，著俟全工告成后由该将军等查明捐工出力各员核实保奏，候朕施恩。

（卷407 23—24页）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丙子（1844.10.23）

谕内阁：布彦泰等奏遵查伊拉里克地亩无碍蒙古生计、堪

以开垦一折。据称伊拉里克地方与喀喇沙尔所属蒙古游牧之地以山为界，界址甚明，该处河水一道系由山之东面流出，距蒙古游牧之地尚隔一山，相去甚远，于蒙古生计毫无妨碍等语。该处地亩既无碍蒙古生计，著即由该将军等会筹设法招户开垦。其挑挖大渠、支渠并泄水渠、引用伊拉里克河水之处，均照所议妥行办理。至附近之布拉克泉、红柳滩一带尚有可垦之地，著俟伊拉里克渠道开成后体察筹办。其奎屯地方未垦荒地仍著确切勘明，核实具奏。该部知道。寻奏：奎屯一带地方甚属宽广，其中有河一道系由库尔喀喇乌苏南山积雪融化汇流成河，其近水地亩早有营屯户民承种纳粮。又，苏沁滩荒地查有一万余亩，土脉肥润，皆可开垦，只须挑挖渠道引水入地，俱成沃壤。得旨：惟积雪融化之水能否用之不竭？详酌。

（卷409 10—11页）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丁亥（1844.11.3）

又谕：阿克苏办事大臣辑瑞于该处开垦荒地未经具奏率即兴工，所称阿奇木伯克郡王爱玛特等捐备口粮、羊只之处恐有抑勒捎捐情事，所办实属冒昧。辑瑞著交部严加议处。该处开垦事宜著暂行停工，候旨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辑瑞奏于阿克苏开垦荒地酌给回户一折，当交该部核议。兹据户部酌核具奏，开垦地亩期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阿克苏既查有可垦地十万亩，开渠引水足资灌溉，自宜据实奏明，候旨遵办。乃该大臣未经具奏率即抚招回户于六月兴工，已明降谕旨将该大臣严加议处矣。喀什噶尔等处开垦向系招集眷户认种，此次该大臣声请毋庸招觅眷民，所奏情形果否属实？著布彦泰等确切查明，悉心核议，并著达洪阿亲往阿克苏将可垦之地逐加履勘，何以与喀什噶尔情形不同，其招徕内地眷户认地垦种何以碍难办理之处，务当详细体察，

咨商布彦泰会同具奏。又，据乌什办事大臣维禄等奏酌拟裁屯撤兵及续开地亩拨给夷回耕种各情，著达洪阿于查勘阿克苏竣事后即前赴乌什察看情形，一并妥议具奏。辑瑞及维禄折均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09 20—22页）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丙申（1844.11.12）

谕军机大臣等：据奕山奏查出可垦荒地、招集回户承种并捐廉开挖渠道兴工日期一折。和阗开垦事宜著暂行停工，候旨办理。此项荒地是否可以开垦，其招集回户承种，日后有无流弊，该处现在有无民户可以招垦，著达洪阿于查勘阿克苏、乌什两处地亩事竣后，即前赴和阗将该大臣所指达瓦克地方详细履勘，体察情形咨商布彦泰会同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10 3页）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壬戌（1844.12.8）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阿克苏、和阗等处办理垦荒，酌给回户承种，并据乌什办事大臣奏请裁屯撤兵，节经谕令达洪阿亲往查勘，会同布彦泰妥议具奏。兹据达洪阿奏旧疾复发，骤难就痊，已明降谕旨准其开缺回旗调理矣。阿克苏等城民回杂处，现在开垦荒地若令民户认种，究竟能否相安，及酌给回户承种日后有无流弊之处，必须另行派员亲历各该城体察情形熟筹定议。伊犁前办开垦事宜，经该将军奏明委林则徐查勘办理，尚为妥协，著即传谕林则徐前赴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历履勘，并著布彦泰选派明白晓事之协领一员随同前往勘视。仍由该将军察核情形斟酌议定，奏明办理。再，本日据常清奏查出库车可垦荒地，捐廉兴工，请给无业回子承种等语。著一并交林则徐就近往勘，由该将军核明具奏。务期日久相安，毋启争

占之弊，是为至要。辑瑞、维禄、奕山各折前已钞寄，此次常清原折并著钞给，由该将军一并转给林则徐阅看。再，伊犁所属办理垦地、开渠各该员捐资出力，著有微劳，著该将军于工竣后据实保奏，候朕施恩。将此谕令知之。

（卷410 15—16页）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庚午（1844.12.16）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长芦一带私盐充斥、请饬查严禁一折。长芦盐务日形疲敝，总由私枭充斥，以致官引滞销，必须严加整顿。著讷尔经额、普琳按照折内所指各地方饬令该管文武员弁将私枭渊薮及分股占地之回民实力查拿，其沿海私滩尤应设法封禁。倘查有地方文武因循畏葸，巡缉懈弛，甚至得规卖放，即著该督指名参奏，毋得稍事姑容。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知讷尔经额，并传谕普琳知之。

（卷411 9页）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庚子（1845.1.15）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阿克苏等处开垦荒地，降旨令布彦泰传谕林则徐前赴各城确勘定议，并派协领一员随同前往，谅已遵照办理矣。本日据开明阿奏查出喀什噶尔闲荒地亩堪以开垦，现已捐资兴工，俟开齐后招拨回户分给承种等语。此项闲荒地亩与阿克苏等处事同一律，著该将军再行传谕林则徐并派出之协领一并前赴喀什噶尔详细履勘。应如何妥为筹划经久无弊之处，由该将军定议具奏。开明阿原折著钞寄该将军即行转给林则徐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12 8—9页）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乙卯（1845.1.30）

科尔沁扎萨克冰图郡王林沁扎勒赞等七人、杜尔伯特扎萨克贝鄂绰尔瑚雅克图等二人、阿巴哈纳尔扎萨克贝子桑齐萨拉

特多布、阿巴噶贝子德木楚克达什、喀尔喀贝子阿第雅乌珠穆沁、镇国公桑噶扎布、喀踪沁额驸棍布旺沁克什克腾、扎萨克头等台吉毕玛拉吉哩第、乌喇特扎萨克头等台吉瑚毕图、库尔勒三品阿奇木伯克雅霍普、拜城四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喀什噶尔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哈哩克、沙雅尔五品噶杂纳齐伯克玉素普、和阗五品噶杂纳齐伯克伊斯玛依勒、叶尔羌五品科勒克雅拉克伯克雅斯等二人、伊犁五品商伯克鲁则依、土司宣抚司扎喜等七人于中正殿门内瞻觐。

（卷412 26—27页）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丙辰（1845.1.31）

上御重华宫，赐库尔勒、拜城、喀什噶尔、沙雅尔、和阗、叶尔羌、伊犁各伯克、土司及外藩使臣等食。

赏库尔勒三等阿奇木伯克雅霍普花翎。

（卷412 27—28页）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乙丑（1845.4.10）

以捐建城垣并添盖兵房，赏叶尔羌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子玛普苏五品顶带花翎，蓝翎四品商伯克伊布拉依木迈玛萨赖、新升和阗塔克努拉庄四品阿奇木伯克阿拉胡里、五品密喇布伯克库尔班花翎，六品都观伯克入则等蓝翎，余升擢有差。

（卷415 2—3页）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丁未（1845.5.22）

谕军机大臣等：奕经等奏查出霍尔罕可开荒地、试验水利充裕一折。现在全庆会同林则徐查勘各城垦荒事宜，著于行抵叶尔羌时即将霍尔罕荒地情形一并确切查明，是否可以开垦并应否赏给无业回户承种交粮之处，妥为定议，由布彦泰核明具奏。原折钞给阅看。 将此谕知布彦泰、全庆， 并传谕林则徐

知之。

（卷416 14—15页）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壬戌（1845.6.6）

谕军机大臣等：布彦泰奏英吉沙尔卡伦被布鲁特滋扰情形一折。据称接准奕经知照英吉沙尔卡外有布鲁特多人扑入图木舒克卡伦，并有布鲁特传牌“分扑各卡，到城见面”之语；查系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大阿浑勾结卡外布鲁特滋事，现派员驰往侦探等语。该布鲁特等胆敢扑入卡伦戕害兵丁，并有各城大阿浑勾结之言，必应迅速剿办，不可稍事迁延，致使滋蔓。著布彦泰探访确情该布鲁特等究竟因何起衅，贼匪共有若干，所扑卡伦共有几处，如果贼势猖獗须兵接应，该将军或自行带兵前往，或派得力将弁驰往应援，均著体察情形妥为斟酌，一面相机办理，一面迅速奏闻。该将军仍当知照各城严守卡伦，一律防范。如布鲁特拦入滋扰，即行协力兜擒，毋得稍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417 2—3页）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乙丑（1845.6.9）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布彦泰奏英吉沙尔被布鲁特滋扰情形，当谕令该将军探访确情斟酌办理。兹据奕经等奏称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均经派出伯克带领回兵在索胡鲁克射毙贼匪二名，擒获多名；现在该贼匪等业经远窜，地方安静等语。此案该布鲁特等纠众滋事，旋即解散，办理尚为迅速。惟贼情诡诈，城卡各处仍宜加紧严防，不可以贼匪窜逸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至启衅缘由最关紧要，著该大臣等将现获各犯严行讯鞫，务得确情，毋许稍有不实不尽。该匪等传牌聚众，称系各城大阿浑等勾结滋扰，是否实有其事？尤须查讯明确，分别办理。著该大臣等一面严密访查，一面抚谕该大小阿浑等，务须明白开释，

各令相安，毋任稍存疑贰，是为至要。至该布鲁特与阿奇木信纸内称因爱里雅尔杀过多人，是以滋事，是否果系实情？并著详细究明，毋令含混。其英吉沙尔迤东既无贼匪临近情事，该两台弁兵何得忽然退避，以致文报不通？殊出情理之外，务即确切查明，从严惩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417 6—7页）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己巳（1845.6.13）

又谕：前据布彦泰奏勘明库车开垦地亩一折，当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兹据核议具奏，著即照所议办理。因思回疆各城开垦荒地，朕意原以内地民人生齿日繁，每有前往各城营生谋食者，如能将此项荒地招致户民承种，则地无旷土，境鲜游民，日久可成土著，俾得安所乐生，原非为该处回户另筹生计，所以初降旨时有查明具奏之语。乃各城随奏随办，皆系辑瑞作俑，以致共相效尤。现在库车地亩既据全庆等往勘，请给回子承种纳粮，复经布彦泰核奏，自系因地制宜。惟事当创始，不可不预防流弊，著布彦泰等体察各处回情，如有勒派苦累情事，即不可强以所难，稍存迁就。将此谕知布彦泰，并传谕全庆、林则徐知之。

又谕：布彦泰奏续接叶尔羌来信贼匪遁逃、各城安静情形一折。据称有在索胡鲁克居住之喀什噶尔铁匠回子阿瓦斯率领匪党多人煽惑勾结等情，经该处伯克带领回兵追获贼匪多名，拿获从逆回子九名，一并枭首；又有贼众五百余人，经伯克等带领回兵及民勇等追击溃散，并有大阿浑等沿路拦截，贼众已远逃出卡等语。该城铁匠回子既查有煽惑勾结等情，是传播谣言即系此等匪徒，不难从此根究。著布彦泰派委妥员明查暗访，将首先散布谣言之犯严拿惩办，俾回众咸知畏惧，各城大阿浑亦可以昭白乃心。现在贼匪虽已逃出卡外，仍当饬知各城防守

卡伦，不可稍存大意，并著饬谕各阿浑照常办事，毋生疑虑。至该将军委员侦访情形，著俟查探明确后随时据实具奏，以慰廑注。将此谕令知之。

（卷417 12—13页）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辛巳（1845.6.25）

谕军机大臣等：奕经等奏拿获滋事逆犯、究明起事根由一折，览奏均悉。此案首逆胡完即布孜尔罕，因幼时从母依随张逆，竟以逆裔自居，事隔多年仍复蓄志报复，且自称和卓以图煽惑勾结，情罪重大。著该大臣等派委妥员即将该逆布孜尔罕及现在捕获从逆各犯内紧要人犯一并解赴伊犁，交布彦泰、舒兴阿严审定拟具奏。其要犯阿瓦斯、阿布都色迈提据报中枪落水，果否属实，仍著详细查明，毋令稍有含混。逸犯提拉等严饬迅速搜拿，务期遗孽肃清，勿滋后患。此次该逆等纠众扑卡，经该伯克等率众奋击擒斩多名，并将首犯即时拿获，甚属可嘉。著择其尤为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将此谕令知之。寻奏：遵将布孜尔罕等犯解赴伊犁。提拉等窜匿附近浩罕之阿赖一带地方，已传知卡内外留心侦缉。阿瓦斯首级寻获，传集素识之回子、商民及该犯妻女辨认属实。阿布都色迈提尸身未获，探闻卡外及各回庄均无其人，仍饬确查。报闻。

（卷417 21—22页）

又谕：本日据奕经等奏拿获滋事逆犯、究明起事根由一折，已谕令该大臣等将首逆胡完即布孜尔罕并从逆之紧要人犯解赴伊犁审办矣。此案布孜尔罕因幼时从母依随张逆，竟以逆裔自居，蓄志报复，且自称和卓，煽惑多人，情罪重大。著布彦泰、舒兴阿于该犯解到时严行审鞫，务得确实供情，按律定拟具奏。其从逆各犯亦著详细究明，各按应得罪名分别定拟，

奏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卷417 22页）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戊子（1845.7.2）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保举开垦阿齐乌苏地亩人员，单开之头等台吉阿奇木伯克哈里咱特一员既据声明原系散秩大臣职衔头等台吉，业已赏有花翎，无可加恩，该台吉现在有子几人？系何品职？著该将军查明具奏，再降谕旨。又，另单恳请释回之原任总兵李廷扬、游击丰升阿、德昆、参将图勒明阿、额外外委刘魁均于何年月日到戍，著一并详查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以开垦阿齐乌苏地亩出力，赏五品商伯克赖里柱普花翎，六品都管伯克伊斯玛依尔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417 28—29页）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己丑（1845.7.3）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常清奏办理库车开垦事务，请将开渠出力之官吏、伯克等分别鼓励；旋据布彦泰奏称经全庆、林则徐前往查勘所浚渠道，量验丈尺间有未敷，仍责令加挑等语。常清现已交卸库车篆务，著布彦泰于德全到任后会同核明该处所办渠工果否如式，单内保奏之官吏、伯克等是否最为出力，据实覆奏，俟奏到时再降谕旨。常清所奏原单发给阅看，仍著遇便缴还。将此谕知布彦泰，并谕令德全知之。

（卷417 29页）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乙未（1845.7.9）

又谕：奕经等奏剿办英吉沙尔滋事余匪一折。此次首逆布孜尔罕与卡外布鲁特提拉等勾结滋事，该阿奇木伯克迈玛特玛哈素特于所属回庄潜有逆匪咎实难辞，惟阿瓦斯等先期起事，未及纠集多人，实由该阿奇木伯克查拿较早，且又出卡协助擒获

首逆，尚知愧奋。迈玛特玛哈素特著仍暂留四品阿奇木之职，停其升转，仍责令设法缉匪。将来能否弋获，再行奏明办理。至所称察哈里克、坎帕尔两族庄均经贼匪纠约，并无一人从贼，实属可嘉。除该管之玉孜巴什萨韦舒库尔等业经奖以六品顶带、回户亦给以花红奖励外，仍著该大臣等查明该二庄应完赋税数目据实奏明，候朕酌量加恩，以示鼓励。

又谕：奕经等奏明弁兵擅自离台并在卡官兵遇害、遗失马匹各缘由一折。此案察木伦、托布拉克二军台弁兵等因闻贼匪渐近茫无主见，遽行退避，致将应送文书迟延一日，可恶已极。委笔帖式官永、外委王恺、马升及字识、马、步、守兵等八名均著即行斥革，仍各加枷号两个月，分交各台示众，满日重责发落。所有被害之锡伯营兵色们泰等三人、换防山丹营额外外委李升并步守兵等十名及送文遇贼被害台兵李玉成，所请照阵亡例赐恤之处，著兵部议奏。

（卷418 4—5页）

以擒获英吉沙尔滋事首逆，赏布鲁特提拉拜尔底花翎，济鲁木吐勇号，五品伊什罕伯克萨木萨克、七品卡伦伯克阿布都逊、七品明伯克迈买铁里、六品顶带迈买特那依尔、六品密喇布伯克爱孜孜，布鲁特斯底克蟒拉克花翎，布鲁特阿底尔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418 6页）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己酉（1845.7.23）

谕军机大臣等：布彦泰奏查明伊拉里克地方在吐鲁番境内，向隶乌鲁木齐都统管辖，距伊犁二千余里之遥，所有开垦事宜请由惟勤自行具奏办理等语。此次伊拉里克开垦地亩仍著全庆、林则徐前往该处详细履勘，即将丈地分田招民安户及考核工费各事宜悉心妥酌，与惟勤通盘筹划，联衔具奏。将此谕知

全庆、惟勤，并传谕林则徐知之。

（卷418 14页）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癸丑（1845.7.27）

谕内阁：前因伊犁开垦地亩叠著成效，降旨令该将军等于各城地方查有旷地可以招垦者详细饬查，一律奏办。乃辑瑞于阿克苏开垦荒地并未先行查奏率即兴工，以致回疆各城相率效尤，若仅照部议革职留任，不足蔽辜，辑瑞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卷418 17—18页）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庚午（1845.8.12）

谕内阁：前因布鲁特滋扰英吉沙尔卡伦，所有在事出力之伯克、回子等业据奕经等奏请鼓励，当即降旨分别加恩。兹据布彦泰奏查阅奕经原奏，酌核情形恳请特予恩施等语。所有前经奕经饬令仍行看管之希皮察克爱曼布鲁特比爱里雅尔著即释放；其失察所属回庄潜匿逆匪、前经降旨暂留四品阿奇木伯克之职、停其升转之迈玛特玛哈素特亦能迅速查拿，使匪徒不致蔓延，著毋庸停其升转。至前据奕经奏称索胡鲁克庄玉孜巴什土底巴依一见匪徒立即禀报查拿，使破案较早，尤堪嘉尚，著赏给六品顶带以示特奖。

（卷419 10页）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丁丑（1845.8.20）

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奏：据伊犁将军布彦泰奏称和阗所属达瓦克斯新垦地亩既已筑坝开渠，修立龙口，将境内玉河水源顺势导入，复于洋阿一带觅得泉源五十余处接引入渠，终年皆堪灌注，是此项荒地实有可垦之处，自应准其开垦。但和阗一城在叶尔羌东南八百余里，于回疆中最属偏隅，而新垦地亩又偏隅中之偏隅，不独民户难以招徕，即有恒产之回民亦难强致。应

如所奏，就其情愿承种者先行分给，其将来能安千户与否，随时酌办，庶无流弊。又称今岁春耕已过，应以来岁为试种之年，俟秋成后再行定则升科；其征粮一石折纳银五钱，或按市价折交普尔钱二百文，以四百文抵银一两。均应准其照办。从之。

（卷419 18—19页）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辛巳（1845.8.24）

又谕：有人奏从前剿办青海野番甫报肃清，旋又有伤弁抢马之事，今复戕害总兵大员，总由疆臣阃帅姑息养痈等语。据称山内生番多由内地游民、回子及脱逃遣犯窜匿其中教诱生事，其损失马匹但知分派各营摊赔完结，并有捐赔马价情事；又，前岁西宁会剿时，富呢扬阿与周悦胜并未见贼接仗，惟将番僧邀至大营面结和约，该僧有包管十年无事之语，遂即张皇奏捷；师旋之日，已有贼众围困镇将、焚掠居民之事，并未奏闻。似此弥缝讳饰以致兵制日非，马政日坏，何以绥靖边陲？德兴到任在前次会剿以后，无所用其回护，接奉此旨著即逐条确切访查，究系如何铺张粉饰，马匹实在被抢若干，现在短缺若干，查明后即自行缮折具奏，毋庸会商。倘有不实不尽，将来别经发觉，惟该大臣是问。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19 25—26页）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癸未（1845.8.26）

又谕：惠吉奏行抵潼关、趱程赴甘筹办剿捕一折。据奏甘、凉、西、肃一带无业回民甚多，必有从中煽惑之事等语。回民勾结番众滋扰边境事所必有，该督务严饬守卡弁兵禁止回民私行出入。倘访有从中纠约之徒，即行严加惩办，毋稍姑息。本日又据邓廷桢等奏官兵节次捕击贼番及现在提镇分驻要隘会剿各情形。贼番经我兵捕击歼毙多名，势必分头逃窜窥伺各隘，以

期牵制我兵。惠吉到任后与邓廷桢等熟商妥筹，相机剿办，尤当设法断其后路，俾不至窜归巢穴，空劳兵力，是为至要。邓廷桢等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419 29页）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甲申（1845.8.27）

谕军机大臣等：恒毓等查勘官荒地亩、筹议开垦一折。据奏塔尔纳沁地方有官荒地八千余亩堪以开垦，该处附近并无回户，亦无回民耕种之地等语。此项官荒地亩恒毓无庸前往查勘，著全庆、林则徐前赴该处详细履勘是否可以开垦并能否招徕户民承种纳粮之处妥为定议，由布彦泰核明具奏。将此谕知布彦泰、全庆、恒毓，并传谕林则徐知之。

（卷419 30页）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乙酉（1845.8.28）

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奏：据伊犁将军奏叶尔羌所属之霍尔罕地方新垦田九万八千余亩，现已开挑渠道足资灌溉，但地处偏隅，与回庄杂错，招民承种既多未便，不若分给回户，转可相安。自系实在情形，应如所奏办理。至巴尔楚克为叶尔羌扼要之区，向无回庄夹杂，其未种余地甚多，应令该城大臣设法招徕，将余地全数招垦，务期粮足民多，渐成庶富，即以寓控制边陲之意。此项工程系属捐办，总须妥为经理，不得藉端勒派。其将来定则升科应照叶尔羌历年奏销册报回子承种官地之例，将岁收粮石平分入官，仍悉心查核，随年丰歉，约计每亩岁收之数，酌定每亩征粮之数，以杜收多报少之弊。应由伊犁将军妥议章程办理。从之。寻奏：应仿库车、阿克苏成案每亩征粮五升。但地系新垦，收成尚薄，请自道光二十八年升科起，是年征收一半，至二十九年全数征收。按照部价每石折银五钱，

即留充该处经费。下部议。从之。

（卷419 31—32页）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癸巳（1845.9.5）

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遵旨会议伊犁将军布彦泰奏喀什噶尔新开地亩事宜，原奏内称"该处地亩分河东、河西两处，河东之巴依托海计地六万七千二百亩，河西之阿奇克雅黑计地一万六千九十八亩；查河东毗连回庄，无民可招，不得不酌给回子耕种，仍宜予以年限，督令升科，至河西地亩既称可招民户承种，自应设法速为招徕"。应请饬下该将军等酌定限期并升科、引水各事宜，妥议奏明办理。从之。寻奏：河西现在设法招徕，其民户若干当随时咨部，按年升科，并河东拨给回子之地均应仿阿克苏成案每亩征粮五升，每石折银五钱，自道光二十八年升科起征收一半，二十九年全数征收。下部议行。

（卷420 4—5页）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己亥（1845.9.11）

以阿齐乌苏开垦出力，命散秩大臣衔头等台吉阿奇木伯克哈里咱特在乾清门行走并下部议叙，遣戍巳革总兵官李廷扬等扣满三年释回。

（卷420 9页）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庚子（1845.9.12）

谕军机大臣等：邓廷桢奏遵旨覆奏接仗情形及停止续调官兵一折，览奏均悉。此次贼番胆敢抢掠口粮，伤害兵丁，经官兵等分路剿捕歼毙甚众，其硫磺沟等处贼番亦均逃窜无踪，正当乘其穷蹙之时尽力掩捕，著胡超选带弁兵前赴二寺滩一带细加排搜，一面将居民妥为安抚，不准官兵等以搜拿番贼为名致滋扰累。但不可稍存松懈，致贼匪乘间兔脱回巢，空劳兵力。现在

各管官兵不下五千余员名，业已足敷调遣，所有续调之官兵二千三百余员名自应概行停止。至贼番种类繁多，此次滋扰究系何处番贼？仍著随时查访具奏。其中必有回民汉奸从中勾结滋事，务即设法严拿惩办。惠吉此时计已到任，一切剿捕情形著与胡超通盘筹划，悉心妥办，以期绥靖边陲，克副委任。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2　9　10页）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丁未（1845.9.19）

谕军机大臣等：据卓秉恬等奏现因查拿教匪王寿荣所供之延庆州廪生王姓，适有现在昌平州高立营教书之山东济南府临邑县人杨玉基即杨丕基，又济南府章邱县人柏俭亭，一闻此信即行解馆回家，形迹可疑等语。著崇恩密派妥员速拿杨玉基即杨丕基、柏俭亭到案讯明，如有习教情事，即行解交直隶总督归案审办。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杨玉基即杨丕基、柏俭亭俱拿获到案，讯与王寿荣素不相识，前因农忙解馆回家。王寿荣因穷极无聊捏造图式希冀惑人敛钱，现由张士魁刻字铺搜出图板，上有王寿荣著字样。此案除杨玉基等无庸议外，王寿荣合依律发回城给大小伯克为奴，张士魁杖八十折责发落。下部议。从之。

命陕甘总督惠吉拨银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两有奇解赴阿克苏，备道光二十七年经费。

（卷420　12页）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丙子（1845.10.18）

谕内阁：前据奕经等奏察哈里克、坎帕尔两回庄当英吉沙尔滋事之时，经贼匪纠约，并无一人从贼，当经谕令查明该两庄应完赋税数目候朕加恩。兹据麟魁等查明开单呈览，该两庄回户同心守义，实堪嘉尚，允宜特沛恩施，所有应完道光二十

六、二十七两年赋税各项均著加恩豁免。该大臣等即行宣示，以昭奖劝。

命陕甘总督惠吉拨银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一两有奇解赴叶尔羌、巴尔楚克，拨银八万九千四百六十六两有奇解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备道光二十七年经费。

以喀什噶尔旧贮鸟枪年久残缺改造抬枪。从领队大臣开明阿请也。

（卷421 11—12页）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戊戌（1845.11.9）

谕军机大臣等：贺长龄奏查明永昌府属回匪滋扰情形，现筹捕剿等语。该回匪等因教习拳棒被县查拿，疑为汉民举发，辄敢纠众报复，节经设法开导，仍复坚持相抗，扰掠附近村寨，实属顽梗异常。现据该督饬委迤南道周澍会同提督张必禄严密堵御，相机剿捕，务须谆饬该道等斟酌情形妥慎筹办，毋任稍有疏纵，亦不得过涉张皇。总期边防永谧，汉回相安，方为妥善。将此谕令知之。

（卷422 16—17页）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庚戌（1845.11.21）

谕军机大臣等：贺长龄等奏督办滋事回匪一折，览奏均悉。该匪等胆敢抗杀兵练，焚掠村庄，且逼近永昌郡城，猖獗已极。现经提督张必禄、王一凤等分投带兵前往剿办，自可迅就扑灭。惟永昌毗连顺宁、云川、腾越等处，汉回错杂，顺宁之右甸等处为该回匪后路，尤属紧要。该督现已亲往督办，著与张必禄、王一凤督率文武，激励将士，添派弁兵迅即两面兜剿，毋任窜扰滋蔓。首要各犯务须悉数擒获，勿使一名漏网。其安分良民尤当随时安抚，不可稍滋扰累。至永昌府知府金澄于有事之时藉病推卸，迭次批示文札置若罔闻，实属荒谬，著

先行革职，俟事竣从严查办。署永昌协常景运、保山县知县李峥嵘系该管地方，均难辞咎，著一并摘去顶带，责令实力防护城垣。倘有疏虞，即行严参治罪。其署永昌营都司杨春富不能实力堵御，辄因众寡不敌畏怯逃跑，著革职拿问，锁交大理府监禁，由该督审明治罪，并著查明潘惠扬、杨朝勋实在下落。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22 26—27页）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辛亥（1845.11.22）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贺长龄奏回匪抗杀兵练，逼近永昌郡城，已谕知该督会同提督张必禄等添派弁兵分途兜剿，该督接奉后自必遵照办理矣。本日据奏永昌城内住家回民勾结滋事匪犯于黑夜恣扰，枪炮齐起，经该管文武督率弁兵奋力攻捕，将藏伏各匪悉数歼除等语，览奏嘉悦之至。迤西道罗天池、邓川州知州恒文、游击刘桂茂、练总沈聚成等同心协力加意提防，当夤夜仓猝之间设法剿捕又能镇静不扰，使郡城得以保全，实为奋勉出力，著该督迅即查明，破格保奏，候朕施恩，以昭激劝。又据探猛庭回匪分纠永平各匪欲攻郡城及金鸡哨江桥等处，并勾结上江老窝各匪抄掠村寨，顽梗已极。现在城内兵弱，难以分援，著该督等会同张必禄等仍遵前谕迅速添调弁兵扼要剿截，两路夹攻，并饬该道等严密堵拿，务令将滋事各犯悉数擒获，从严惩治，以申国法而净根株。将此谕令知之。

（卷422 27—28页）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丁巳（1845.11.28）

谕军机大臣等：据惠吉奏现在防堵番贼，并预筹来春剿办大概情形等语。现在大雪封山，派往官兵自难深入，而番贼路径久熟，转易偷渡河冰，且内地汉奸、回子甚多，恐亦潜伏近卡处所伺隙抢掠。现在各卡隘口应如何加意防守，著惠吉、达

洪阿设法巡防，毋稍疏懈。至春融以后作何筹备之处，仍著会同悉心筹画，妥议奏闻，以慰廑注。将此谕令知之。

（卷422 31页）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壬戌（1845.12.3）

又谕： 书元奏勘明户民新垦田禾被淹、 恳恩量予缓征一折。新疆各城应征粮石有关兵糈，历系按年征收，向无因灾缓征之事。兹既据该大臣查明该处户民甫经安插，田地被淹，实形疲困，姑著加恩将此次欠收粮二千二百石准其缓至道光二十七、二十八两年分年照数带征，以纾民力。新疆地亩与内地情形迥不相同，内地分田受种，凡高阜低洼之区地无遗利，偶遇水旱偏灾不得不量行蠲缓，至新疆土旷人稀，尽多隙地，即现在招民垦种，自当详度形势择平原沃壤计亩授田，方可因地之宜尽人之力。若将滨河低洼易于受灾之地聊且播种，使斯民终岁勤动不获享丰收之利，仍以民情拮据奏恳恩施，是有名无实，殊非朕裕国足民之本意。嗣后回疆各城概不得纷纷渎请，妄希恩泽也。

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遵议伊犁将军布彦泰奏勘回疆新垦地亩情形。据称内地换防各城官兵例准告驻，班满酌留十分之三，今因新垦地亩乏人耕种，请将嗣后换防告驻兵丁、家有余丁情愿带来领地承种者准其从眷常住，不必限以十分之三；又，遣罪重犯例准眷属随配，原以有眷相随较单身作配者既易管束，亦免逃亡，请将嗣后发遣伊犁、乌鲁木齐等犯择其情有可原、携有妻室者拨赴回疆承种地亩，系为酌量改防为眷及羁縻遣犯、广垦地亩起见。均应如所奏办理。至称陕、甘等省暨关外各处文武官有能资送眷民到回疆领种地亩者，按户口多寡、道路远近分别奖励，及发遣新疆废员如能捐资招徕户口，准减年限，事属创始，其难易情形无从悬揣，应作何章程，请饬令妥

议办理，以免窒碍而昭核实。从之。

（卷423 7—8页）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午（1845.12.11）

谕内阁：贺长龄奏剿办永昌滋事回匪连获胜仗、余匪逃散一折。云南猛庭寨回匪聚众劫掠，抗杀兵练，逼近永昌郡城，先经迤西道罗天池等将城中内应回匪歼除净尽，并经该督亲往督饬该提镇等分途堵剿；至九月十三日，该匪等绕扑金鸡村营盘，经署腾越营中军游击朱曰恭探知带兵迎敌，被贼放枪中伤左眼，该营弁兵回击，将放枪之贼立时毙命，该游击奋勇扑击，力竭倒地，旋经提督张必禄等督率兵练两路分进，随击随追，轰毙首匪马大一名，余匪数十名；又进至小松寨等处连日剿杀，该匪弃械退走，窜回猛庭，乘夜潜逃四散；经王一凤等亲赴该寨查明，仅有旧居回民百余户，实无匿存余匪；现据该督饬提该寨回民亲行讯鞫并严缉逸犯，其未到之兵均即截回归伍等情。该督督办此案妥速可嘉。其回匪起衅之由是否实系挟哨民旧嫌激成此变？著于回民提到时详细审讯，务得确情，妥为办理。至首匪马大业经击毙外，其余各头目及从逆叛回共有若干名，务当设法悉数歼剿，毋得稍留余孽。未获之丁泳年等，并著四川、陕甘各省一体搜拿，解往云南归案究办。游击朱曰恭首先迎敌，奋勇捐躯，可嘉可悯，著加恩照副将例赐恤。先后阵亡之高朗、沈振淙等亦著该部议恤。当朱曰恭受伤之时，该营弁兵内何人开枪将伤该游击之贼立毙？著该督确查姓名即行破格保奏，候朕施恩。都司杨朝勋、守备潘惠扬不能出力打仗，辄任令该匪等拥至贼寨，复被逼回营代诉，所称各情显系事后支吾，断难凭信，著即革职拿问，交该督确切审明，严行定拟具奏。寻奏：查回匪起衅之由，先挟缅宁、云州、永昌等处械斗旧嫌，此次复因在板桥哨唱曲哗笑汉民，被万材柱等殴逐、拆寺

所致。朱曰恭受伤之时，系马兵汪海将贼击毙。至杨朝勋、潘惠扬因禀请添兵未允，转战力竭仆地昏迷，被贼拥去，醒时即欲自尽，无间可乘，被逼代递禀结回营，尚非事后支吾，拟发新疆充当苦差，到配枷号两个月。报闻。

（卷423 11—13页）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1846.1.1）

先是钦差内阁学士全庆等奏查勘伊拉里克地亩招民试种升科，酌筹经久事宜，下军机大臣议。至是议奏：据称伊拉里克地居吐鲁番所辖托克逊军台之西，开挖渠道引水灌输，垦地十一万一千亩，每年征银八千三百余两。二十六年试种、二十七年征收一半，二十八年照额征收。除采买经费，即于新赋款内动支，毋庸另拨，尚有赢余抵充经费。此后永远减调，于经费大有裨益。查喀喇沙尔征粮每亩七分五厘，此外征粮自五升至九升六合三勺不等，今该处请以七分五厘折征，银数与成案相符。至每年修理渠道及酌开卡井，责成户长约束稽察，并与山内蒙古分别界址，筹划亦俱周备。惟在该都统、大臣等实力奉行，庶于国家经久之计有当。从之。

（卷424 3—4页）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己巳（1846.2.8）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布彦泰奏查明哈密另有可垦地亩一折，已批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矣。其另片所称回子近日穷苦，由于该伯克等科派所致，自系实在情形。各城回子生计本少，加以科敛，愈不聊生，全在各城大臣力矢清操，方能约束该伯克等顾念同类，不致借端鱼肉。此后该将军应如何密加查察使各大臣等破除积习，不令该伯克有所藉口，著布彦泰、林则徐悉心妥议，据实具奏。至该扎萨克郡王伯锡尔将私垦地亩呈献充公，拟安置民户等语，此项地亩既据呈出，一经垦种，渐

可扩充，是否足以安置民户，藉资控制？并著布彦泰等详议奏闻。原片著钞给林则徐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25 9—10页）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丁亥（1846.2.26）

以云南剿办永昌回匪出力，赏道员周澍、同知李恒谦、知州恒文、副将李能臣、邵鹤龄、参将孝顺花翎，马兵汪海等蓝翎，并加衔、升叙有差。

（卷426 2页）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甲午（1846.5.4）

又谕：寄谕伊犁将军萨迎阿、乌鲁木齐都统惟勤、哈密办事大臣钟方、帮办大臣安诚。前有旨令布彦泰等将回疆各城应如何破除积习，不令该伯克有所藉口之处悉心妥议具奏，兹据奏称溯查道光八年筹议善后章程已为周备，惟奉行日久，恐食用物件及役使工作之类难保一无滋弊。著萨迎阿于到任后即将道光八年历奉谕旨敬谨缮录，颁发各城，申明严禁。再于各城大臣莅任之始及常年四季认真传集各官吏宣读晓谕，责令实力奉行，按季咨报，一体查核。如有阳奉阴违，即行据实参奏，毋许瞻徇。至扎萨克郡王伯锡尔将私垦地亩呈献充公，经布彦泰路过哈密查明熟田旧渠一道足资灌溉，安置民户即可耕种，其未垦生地应就旧渠上段加浚宽深，并于旧渠东面接浚新渠，一俟春融估办。著该都统大臣等即将开渠、安户、分地各事宜详细筹划，奏明办理。原折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28 8—9页）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辛丑（1846.5.11）

谕军机大臣等：贺长龄奏上年永昌汉回互斗滋事业经持平审办，其逃散回民所遗田地亦经委员分头清查，不准汉民侵占，并出示招回复业，其不愿回者酌给抚恤，该回民等已属得所；讵

于本年正月，复有外来及永昌逃散回民百余人藉认种遗产为词求赏盘费，迫经该县理谕解散，该回民等辄敢粘挂揭帖声称报复雪恨并邀抢客货，加以游匪藉端冒充，日聚日众，似此玩法藐官，必应及时查办，免致日久蔓延。现在永昌镇道督饬府县修城治械，足资捍卫，并经该督飞咨提督带兵堵缉兼委道将驰往查拿，自可克日蒇事。惟回众甫经上年剿办之后复敢藉端寻衅，披猖已极，且滇省铜锡各厂游匪甚多，若不乘机扑灭，必至勾结为患。该督惟当体察情形，如果一时未能掩捕，即亲往督办。总期立时殄灭，早靖边陲，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428 13—14页）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戊申（1846.5.18）

谕军机大臣等：赛什雅勒泰奏霍罕明巴什遣额尔沁呈递禀字并差人出卡传送谕帖、暗为侦探一折。据称本年二月间有霍罕明巴什木素满库里遣使到叶尔羌呈递禀字，内称欲抽七城贸易之巴达克山、克什米尔、推依博特等外夷货税，并收取希皮察克布鲁特租子各等语，业经该大臣详核所禀各情逐层据理驳斥，并撰给回谕，所办俱是。惟此次所来额尔沁是真是伪，该处夷情若何，自应逐细探访，务得确情。至函致开明阿，在于该处拣派妥实可靠并熟悉霍罕地里之回子二三名协同前往侦探，计该回子等不日即应旋回，所探情形究竟若何，务即随时具奏，毋稍疏忽，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428 19页）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乙丑（1846.6.4）

又谕：贺长龄奏提镇会剿回匪连获胜仗并查明上年办理不善、请撤销保举、交部议处一折。此次永昌逃散回民被外来奸回煽惑纠集，日聚日众，经该督咨会提督张必禄、总兵荫德布等先事准备奋勇迎剿，连获胜仗，轰毙贼匪数百，生擒一贼，并

将贼首歼毙，业已大挫其锋，由此跟踪剿捕，不难悉数歼除。张必禄、荫德布均著先行交部从优议叙。把总陈得功生擒贼匪，追捕尤为骁勇，著以守备即行升用。在事出力员弁著该督酌量保奏，候朕施恩。阵亡之署守备赵发元、署都司缪志林、把总赵得和及阵亡、受伤各备弁兵丁，著一并查明，咨部照例议恤。至此次回匪复事滋闹，现据生擒之马良一犯供称“因上年搜戮内应伤人过多，回众难甘，是以群图报复，”是罗天池等办理不善，咎无可辞。所有前经降旨将罗天池从优议叙、恒文尽先补用、赏戴花翎、刘桂茂尽先升用、补授普洱中营游击、沈聚成拔补千总、先换顶带并赏戴蓝翎之处著一并撤销，贺长龄并著交部议处。

（卷429 7—9页）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癸巳（1846.7.2）

谕军机大臣等：贺长龄奏回匪屯聚、亲往督办并委署抚、藩各篆一折。永昌回匪于前次被剿之后乘夜潜遁，聚集猛庭，经该提镇移营尾追，该匪等辄敢据险相持，并屡次扑攻营盘，该提镇督兵迎击始行败退。惟山深箐密，屯聚尚多，非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难免窜逸。现届暑雨之期，烟瘴将作，若再迁延，不独经费多糜，且必日久生懈。该督已添调弁兵亲往督办，著即相机筹度，策应督催，并严饬在事人等确探贼踪迅即分途进剿，断不准稍存姑息之见，再致延蔓。倘该文武等稍存观望，即著据实参办。其在事出力者亦即奏请恩施，此次伤亡各弁兵著一并查明咨部照例议恤。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430 4页）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丁亥（1846.8.25）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滇南回匪蔓延、请饬认真筹办一

折。据奏云南永昌府回匪滋事，地方官办理不善，经该总督督兵剿办，回匪又皆流入各府、州、县，捕之不及，歼之不能，且或分头啸聚，或四散掳掠，兼以川、陕回民十百为群，相率而至，当熟筹长策无使蔓延等语。回匪时聚时散，最为地方之害，必宜办理得宜，毋致稍贻后患。著贺长龄再行体察情形据实奏办，务令匪徒匿迹，边境肃清，以靖地方而安良善。原折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32 3—4页）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甲午（1846.9.1）

又谕：赛什雅勒泰奏前经派赴霍罕之回子等旋回、询据探报各情、并据探报布鲁特聚众欲行进卡滋事、旋即溃散各一折。据称前经派赴霍罕之回子托胡塔等业已旋回，询据覆称探明前次差来额尔沁实系木素满库里所遣，并非卡杂克之伪造，及木素满库里扶立胡达雅尔为伯克等情；旋据喀什噶尔贸易之安集延呼岱达奈迈提呈递霍罕明巴什木素满库里禀字，虽无违悖字句，惟于卡内居住、克什米尔、巴达克山货税、希皮察克布鲁特地租仍称前已赏了他们；又于推依博特路上色列克雅尔地方将回子迈买底敏放了卡子伯克，在彼抽收货税，又称要在巴达克山路上筑城安卡收税各等情；业经该大臣等据理晓谕并加申斥，该呼岱达方为慑服承应，现已唤回迈买底敏，并将卡子概行拆毁。所办俱好。惟夷性贪诈，以后难保不仍行妄干，该大臣惟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免致滋生事端，方为妥善。其布鲁特等贼匪叠次在卡外地方聚众骚扰，亦经该大臣派兵防堵，自不可稍有疏虞。惟该匪等倏聚倏散，形迹诡谲，究系因何起衅？果系何处布鲁特纠合滋事？意欲何为？仍著该大臣等选派妥当晓事之回子出卡密访确情，据实具奏。又另片奏黑孜塔克布鲁特迈买提玉素普等呈出安集延呼岱达奈

迈提图书字一纸，系称明巴什胡什伯克谕令转传所管布鲁特等，“有戴用中原人之顶带者俱著送还”等语；因疑布鲁特聚众亦系该呼岱达之唆使，自属有因，嗣后仍应随时严密稽查以防隐患；又另片所称齐清额钞寄探信回子报单内有闻得叶尔羌所属奇盘庄明巴什差人与的瓦年送马四十匹，并云送马之回子仍与带路前来叶尔羌等情，亦经该大臣密饬访查，尚无确据。仍应再饬密查，毋任稍存回护。总之，回情叵测，难以逆料，惟在该大臣随时理谕，即事严防，固不可稍涉张皇，亦不容少疏防范，以安夷情而靖边圉，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432 8—10页）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癸卯（1846.9.10）

谕内阁：贺长龄奏汉回构隙，现办情形等语。滇省汉回夙嫌未释，或护其同类，或私设牛丛，偶有争端，游匪怂恿附和，往往酿成巨案，自应破除积习，永杜衅端。著贺长龄督率所属严禁牛丛，力行保甲，凡土著民人，无论汉回悉联为一体，如有外来游匪即行驱逐，以绝其构煽之端。至遇汉回交涉事件，尤当秉公持平，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庶令信义相孚，猜嫌悉化，以靖边域。倘不能认真办理，事事核实，嗣后仍有滋事之处，惟贺长龄是问。懔之。

以云南剿办回匪事竣，布政使赵光祖下部议叙，赏道员徐思庄、知府黄德濂、参将桂林、存住、千总施化庸、陈得功、土把总左大雄花翎，都司巴扬阿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432 17页）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庚戌（1846.9.17）

谕内阁：前据布彦泰奏审讯首逆胡完供词与原卷迥不相符一案，旋因布彦泰已简任陕甘总督，特降旨交萨迎阿研讯确情具奏。兹据奏称讯明胡完本名萨密斯顶，并非布孜尔罕，亦无从

逆情事，证据甚为确凿。是奕经等审办此案并不悉心研鞫，任听伯克诬拿教供，委员刑逼妄认，几至误入叛逆重罪，昏聩谬妄莫此为甚，奕经著即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齐清额以专城大臣审转不实，著一并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赛什雅勒泰随同会奏并未深究案情，亦属不合，著改为降三级留任，不准抵销。英吉沙尔回务笔帖式富德浑承审此案率用刑求，且于迈玛特等捏添供词并不深究，著革职从重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叶尔羌回务章京西林泰、喀什噶尔回务章京和德那派委会审均未能审出实情，俱著革职。换防参将苏芳阿、游击马忠良虽系武职不谙例案，究于重案未能随同详审，咎亦难辞，著一并革职，毋庸交部核议。至胡完一犯虽讯无从逆情事，惟据供有酗酒、赌博、抗欠、诬告及奸拐妇女等情，边疆重地断难容此不安本分之人，著即定地充军。

（卷432 22—24页）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甲戌（1846.10.11）

谕内阁：贺长龄奏军犯奋力效诚，请援照回疆遣勇将功赎罪成案准其释回等语，所奏甚属谬妄。内地与回疆情形迥不相同，在配军犯自宜严加管束，不得藉端遽请免罪，致使妄生希冀。该督总制两省营伍，不惟云南之兵归其统辖，即贵州各营亦无难随时檄调，此次办理么么回匪，何必藉一军犯之力练勇相助耶？所请著不准行。贺长龄办事毫无见识，懦弱无能，有负朕望，著传旨严行申饬，仍交部议处。

（卷433 15页）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乙亥（1846.10.12）

谕内阁：上年云南回匪滋事，经贺长龄亲往督剿，办理果协机宜，何至本年复有蠢动？现在虽据该督奏称连获胜仗，地方安谧，惟究未能及早筹防，优柔从事，致复劳师糜饷，已属

咎无可辞。甚至以总督重任，两省营伍皆其统辖，岂竟调遣乏人？转藉一军犯之力练勇助剿，谬妄无能，莫此为甚。贺长龄不胜总督之任，云贵总督著李星沅补授，即驰驿前赴新任。江苏巡抚著陆建瀛调补，李星沅未到任以前，云贵总督著陆建瀛兼署，俟李星沅到后即驰驿前赴江苏巡抚新任。陆建瀛未到任以前，江苏巡抚著陆荫奎署理，蕃、臬两司即著派员递署。云南巡抚著张日政补授，亦著驰驿前赴新任。贺长龄著即降补河南布政使，均无庸来京请训。

（卷433 16页）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丙子（1846.10.13）

谕军机大臣等：赛什雅勒泰等奏布鲁特贼匪突入山口抢掠回庄、拒杀军台弁兵、即时窜匿情形一折。此次布鲁特贼匪胆敢抢掠军台，拒杀弁兵，必应大加惩创。虽据该大臣等奏称派兵追剿业已即时窜匿，难保不复出滋扰，著该大臣等咨会各城督饬员弁、伯克等选派精壮兵丁严密防堵，如有贼匪窜入，务即认真督剿，或设法兜擒，或断其后路，总期悉数歼除，使该匪等望风慑服。倘既经逃窜，不必出卡穷追，仍应严守卡隘，并相度机宜斟酌妥办。被戕弁兵著该部照例议恤。所请将伊斯玛依勒革去伯克及伊斯玛依尔革职留任之处，均毋庸议。其自请严加议处，亦著加恩宽免。该大臣等惟当激励将弁事事认真，既不可过事张皇，尤不可稍形疏懈。又，另片奏讯出贼首有的瓦年及与贼匪伙聚之苏赖满，究系何处回子？此二人形迹均属可疑，务须严密查拿。一经缉获，著即切实根究有无煽惑诡谋，并其中是否另有指使之人，一并严拿究办，毋令漏网。将此谕令知之。

命陕甘总督布彦泰拨银七万六千两有奇解赴喀什噶尔、英

吉沙尔备道光二十八年经费。

（卷433 17—18页）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戊寅（1846.10.15）

谕军机大臣等：军机大臣等会议贺长龄奏要犯军前缴械投诚、愿招余党一折。此案回民张富两次纠众滋事，本属律不准首，兹据带同伙党赴营投首，并呈缴器械，情愿招出余党，吁求免罪。该犯张富罪重难逭，是否果系悔罪于至诚，力求自新之路，抑系势尽援绝，穷蹙来归？或另有人怂恿令其投首，希图免罪一时，仍难免再行滋事之处，著李星沅、张日政到任后严密访查，悉心体察，据实具奏，毋得稍涉含混，代人受过。倘所查不实，别经发觉，该督等断不能当此欺饰之罪也。懔之，慎之。至该犯张富所带投诚伙党除马效青外共有若干名，有无著名要犯，共缴器械若干，亦著于覆奏时一并详悉声明。将此谕令知之。

（卷433 19—20页）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己丑（1846.10.26）

谕军机大臣等：据开明阿等奏布鲁特贼匪扑卡被击、立即溃散逃窜一折。此次布鲁特贼匪复来攻扑卡伦，经我官兵奋力攻击，箭射黑衣贼匪落马，得获胜仗，贼匪立即溃散逃窜，我兵亦即收撤，并无受伤一人，办理尚好。惟该贼匪虽已窜逸，难保不复出滋事，著该大臣等确探贼匪究往何处逃窜抑或屯聚何处，一面督饬该员弁、伯克等严密防堵。如有贼匪复来滋扰，即相度机宜认真剿办，务须悉数歼除，勿留余孽。倘既经窜逸，仍著不必出卡穷追。其贼匪中骑黑马穿黑衣头目系何姓名？务向此次活捉一贼确切讯明，并将起衅根由一并根究。至我兵箭射该头目落马者系属何人？亦著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四

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34 5页）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丙申（1846.11.2）

谕军机大臣等：赛什雅勒泰等奏官兵击退贼匪、现在办理情形一折。布鲁特贼匪前来扑卡，经我官兵攻击逃匿，曾经降旨饬令该大臣等严加防守。兹据奏现在侦探防守情形，览奏均悉。该大臣等惟当仍遵前旨严密侦探贼踪，防守卡隘，毋稍疏懈。至玉素皮被胁听从，劝令伯克等从贼，伯克等不从，该伯克等颇知大义，甚属可嘉，著即查明何人据实具奏，候朕施恩。至玉素皮供系临时被胁之处是否捏饰，亦著确切质讯，毋稍枉纵。贼首的瓦年现在逃逸何处？仍著严密侦探，查缉务获。此次打仗出力之喀什噶尔官兵、伯克等，著即查明奏请奖励。又另片奏该大臣开明阿等请捐廉办理经费等语。此项防堵经费并各项赏需银二千两，即著作正开销，由陕甘总督布彦泰照数解往，毋庸由该大臣等养廉内扣缴。其前经饬查之黑衣贼匪并箭射该匪落马之兵丁俱系何人？并根究起衅根由，仍著确查覆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34 13—14页）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辛亥（1846.11.17）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有人奏滇南回匪蔓延，请饬认真筹办，当降旨令贺长龄体察情形具奏。兹据将两年办理情形遵查覆奏，著李星沅到任后将贺长龄所称各节逐一确查是否属实，并将该处现在情形及应办各事宜悉心筹划，据实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34 28页）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癸丑（1846.11.19）

又谕：军机大臣等会议贺长龄奏要犯军前缴械投诚、愿招

余党一折。此案回民张富两次纠众滋事，本属律不准首，兹据带同伙党赴营投首并呈缴器械，情愿招出余党，吁求免罪。该犯张富罪重难逭，是否果系悔罪出于至诚力求自新之路，抑系势尽援绝穷蹙来归，或另有人怂恿令其投首，希图免罪一时，仍难免再行滋事，或地方文武苟且了事有所指授之处，著徐广缙到任后会同李星沅严密访查，悉心体察，据实具奏，毋得稍涉含混，代人受过。倘所查不实，别经发觉，该抚等断不能当此欺饰之罪也。懔之。至该犯张富所带投诚伙党除马效青外共有若干名，有无著名要犯，共缴器械若干，亦著于覆奏时一并详悉声明。将此密谕知之。

（卷435 3—4页）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己巳（1846.12.5）

谕军机大臣等：贺长龄奏查明要犯张富等实系真心投诚、现又招出余党、恳请免罪一折。此案回民张富等赴营缴械投首吁求免罪，前经军机大臣等会议以该犯张富等罪重难逭，是否果系悔罪出于至诚抑系穷蹙来归，业经降旨令李星沅、徐广缙于到任后严密访查，悉心体察具奏矣。兹复据贺长龄奏称该犯等系真心投诚，现又招出余党，仍请免罪等语。著李星沅再行详加体察，悉心酌办，断不可将就了事有伤国体，尤不可姑息目前措置失宜，致贻后患。倘贺长龄苟且目前办理不善，即著据实严参，不可代人受过也。原折著钞给阅看。将现办情形以及定拟之折俱著由驿驰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435 13—14页）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1846.12.2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庆祺奏知县调省审案、意存推诿一折，已有旨将该县方发祥勒令休致矣。此案民人刘万强等纠众行劫，奸淫妇女，罪名綦重，无庸发回该县审办。著庆祺、文

俊亲提严讯，务得确情，按律定拟，断不准稍有徇纵。至该县方发祥所称境内现有回民滋事之处，其因何起衅折内未据声明，并著庆祺等派员前往确查，据实具奏，尤不可稍涉含糊。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36 10页）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甲辰（1847.1.9）

谕军机大臣等：赛什雅勒泰等奏巴达克山部落带兵搜获布鲁特贼匪、遣使递禀一折。此案贼首的瓦年等逃至哈巴依塔拉地方，欲往巴达克山、什克南等处藏匿情形，先经该大臣等探明具奏。兹复据奏称现有什克南伯克阿布都热依木差额尔沁库尔班前来递禀，询据声称前闻奈曼等爱曼布鲁特的瓦年称为和卓，在各城滋事，因此巴达克山、什克南两处伯克会同带兵至木洛阿比地方分兵抢夺各爱曼，将的瓦年并朵斯巴依及其家属均已擒获，因差派库尔班带朵斯巴依同来回话；行至格孜地方朵斯巴依不肯前进，改遣阿布都拉带路来城等语。该夷等既将贼匪搜擒，并未即时献出，且任听贼目朵斯巴依中途走脱，是其有无缉获究未得实。现经该大臣等重悬赏格，令其将贼匪解送，将来如果解到，所有的瓦年等犯务当反复究诘，总期确凿有据，毫无可疑，方可分别定拟。倘稍留疑窦致使已定重罪之犯覆讯并非其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大臣等其各详慎毋忽，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436 17—18页）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1847.1.28）

谕军机大臣等：陆建瀛奏委员查办边境游匪滋事及筹拨经费一折。云南大小猛统地方游匪藉称挟道光十九年客民械斗之嫌，胆敢纠约一千余人闯入缅宁界内滋事，实属愍不畏法，且难保无另有匪徒勾结，遇事挑衅，亟应大加惩创。现据陆建瀛

饬委知府宝俊、参将伊昌阿驰往会同镇道查办，并飞咨署提督察看情形亲往督剿。李星沅现已抵任，著即督饬该员等赶紧兜拿，实力剿办，务须迅速蔵事，净绝根株，毋使滋蔓。其所请经费，著准其于边费项下动拨银一万两解往备用。如竣事较速，仍即缴还库贮。至署提督荫德布如已亲往督办，能否剿捕得宜，且于此缺是否胜任？著李星沅详细察看，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将此谕令知之。

（卷437 14页）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乙丑（1847.1.30）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李星沅奏原办回务大概情形并现在筹剿缅宁回匪一折。云南汉回积怨报复，大而械斗，小而焚劫，几至无岁不有。该督著即详加体察，悉心酌办。倘贺长龄从前办理不善，即著据实严参，无稍徇隐。至此次缅宁之扰与永昌前案有无牵涉，并云州处决人犯突被回匪打夺，是否即系缅宁匪徒，抑或另有勾结，均须彻底查明，逐一根究。回匪张富投诚是否出于真心？尤须访查确实，迅速具奏。再，现在剿办缅宁匪徒，该督既饬臬司普泰前往堵缉，如一时未能蔵事，即著李星沅驰赴该处相机妥办。总期赶紧扑灭，毋留后患，是为至要。荫德布是否得力？著该督仍遵前旨查看明确，据实覆奏。将此谕令知之。

以剿办布鲁特贼匪出力，赏守备舒通阿、防御阿木尔图、伯克捏孜尔、阿比提、孜尔花翎，领催伊棉布等蓝翎，余升擢有差。

（卷437 17—18页）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己巳（1847.2.3）

又谕：李星沅奏游匪滋事、专辖总兵未能迅速剿除、请先行议处一折。此次缅宁界内游匪滋扰，该总兵自应立即驰往堵

剿，乃叠经饬令速往，旬日未报起程，殊属不知缓急。云南腾越镇总兵李能臣著先行交部议处，仍著该督确切查明该镇因何迟延，倘系意存观望，即行从严参处，毋稍姑容。寻议：李能臣降一级调用。从之。

（卷437 22—23页）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丑（1847.2.11）

又谕：本日据琦善奏唐古特西界管官禀报有披楞人投递洋禀，欲向唐古特交易等语。披楞即英吉利国，现经战胜森巴，并森巴所属之拉达克、克什米尔地方俱已归披楞管辖。向来唐古特交易由拉达克转卖，今披楞欲觌面交易，复私定章程令人前往会议，其意殊属叵测，难保无藉端寻衅情事。现在琦善即赴后藏阅伍，就近探访信息，训练巡防。拉达克、克什米尔是否系卡外回子？曾否归服披楞及现与披楞有无交结同谋情事？著赛什雅勒泰等严密探访。如有其事，著即预行校练，一体防范，以期有备无患，断不准稍涉张皇，亦不准稍有泄漏。琦善原奏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37 33—34页）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乙巳（1847.3.11）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云贵总督李星沅。御史杨铭柱奏滇省回匪不靖、请饬速办一折。据奏滇省匪势骄横，广匪、川匪勾结益多，肆行掳掠，抗官殃民等语。匪徒纠众滋事，自宜痛加惩创，毋令蔓延。著该督将折内所指各情节确查，如果实有其事，务当严饬地方文武各官相机筹办，毋稍延玩。断不准迁就了事，致贻后患。原折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惟当择吏练兵，无论汉回有犯必获，庶知儆畏。得旨：所论均是。总在实力认真。

（卷438 20—21页）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癸丑（1847.3.19）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云贵总督李星沅等。徐广缙奏沿途访闻投诚回犯，随同地方官清查回寨，并随赴缅宁营前等语。此案张富系一滋事回民，并非外夷海盗可比，业经缴械投首吁求免罪，即准投诚亦不过贷其一死，已足昭法外之仁，何至辄予差委？殊属非是。滇南官兵为数众多，差遣自不乏人，又何用此著名要犯为耶？所有该犯随同地方官清查回寨并赴缅宁军营之处，著即行撤回，仍著该督抚等妥为安插，免死之外不得妄有希冀。至该犯悔罪是否出于至诚，仍当访查确实具奏。原片著发给阅看，遇便缴回。将此谕令知之。

（卷439 5页）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己未（1847.3.25）

谕军机大臣等：李星沅奏官兵筹剿云州回匪情形一折。云州回寨匿犯拒捕，恃险负隅，不法已极。虽据称歼毙五六百名并捆献劫囚重犯、交出伙犯及炮械等件，而藏匿寨外勾结人数尚多，若非实力痛剿示以兵威，迁就于目前，必致贻患于事后。该督等著即严饬镇将激厉军心，立加攻剿，断不可因献出数犯、收缴器械数件遂信为贼势穷蹙，又复将就了事。倘官兵甫撤而匪徒滋扰如前，岂不又堕奸计耶？至前次缅宁散匪逃入猛统地方，仍当侦探贼踪密速堵缉。如敢别图窜扰，即移兵练追拿，严加惩办。提督葡德布能否实力剿办？如有稍涉畏葸退缩不前之处，即著据实严参，毋稍徇隐。将此谕令知之。

（卷439 8—9页）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庚申（1847.3.26）

谕军机大臣等：耆英奏遵查洋人互相攻击一折，览奏均悉。洋人种类繁多，披楞既系英人，森巴即系德人，所称西刻刻、克什米尔即系加治弥耳，拉达克亦其族类，蛮触相争，旋

即和解，原可不必置问。惟英人通商之请虽因条约坚明无从置喙，而洋人叵测，变幻多端，惟当示以大体，持以镇静，随时相机妥办，以杜其非分之请，不致再有渎求。至哈丁与德人信息时通，谅无异议。倘或哈丁来粤商办，亦著向其申明条约，毋任狡执，俾五口通商之外不得再生枝节。将此谕令知之。

（卷439 9—10页）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壬戌（1847.3.28）

云贵总督李星沅奏：缅匪已闻风散匿。其拒捕之回匪，现督官兵上紧剿办。得旨：一鼓作气，最忌姑息。丑类务尽歼除，毋留后患。勉之。

（卷439 10—11页）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乙丑（1847.3.31）

谕内阁：庆祺等奏请开复原参勒休知县一折。据查奉天盖平县东没沟营地方与海城县境连界，前有回匪戴三等纠众械斗，已经闻拿逃匿，现在实无回民滋事；前参勒休知县方发祥禀辞回任，虽未能弋获回匪戴三，而现获要犯多名，尚非因审案推诿。惟禀报迟延究有不合，方发祥著准予开复，仍交部照例议处。庆祺未经详查即行奏参，著一并交部察议。至现任金州厅海防同知安常，前在盖平县任内于戴三等纠众械斗致毙人命既不能防范于前，又不能缉拿于后，实属玩忽。安常著即行革职，以为玩视捕务者戒。

（卷439 11—12页）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癸未（1847.4.18）

又谕：李星沅奏官兵围剿回匪、首要各犯续行拿获勒交、余匪渐就肃清一折，所办甚好，可嘉之至。滇省回匪由缅宁窜入云州勾结拒捕，节被攻击，献出重犯，复经该督严饬密速勒拿首犯即据续获要犯多名；又据回寨续交指拿首犯马登宵一名，

余仍延未交出，该提督等复行督剿歼毙无算，贼营惊溃，该寨衿耆等叠次诣营泣诉；旋续拿到马帼海、海连升两犯，又设伏生擒马效青一犯；张富已据供被伤致毙，著名首恶现已一律歼灭，余匪渐就肃清。李星沅调度有方，办理迅速，著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以示优奖。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著择其尤为出力者据实保奏，候朕施恩，毋许冒滥。

（卷440 2—3页）

又谕：李星沅奏遵旨确查原办回务实在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此次歼擒云州回匪多系永昌前案逸出之犯，是该匪等反复滋扰，显因上届办理回务之告病道员罗天池未能详慎区分率行掩捕，以致众回寒心，有所藉口，实属贻误大局。前任云南迤西道告病回籍之罗天池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为轻发躁妄者戒。贺长龄于罗天池搜杀过多托疾以去并不从严参劾，止请撤销议叙，又率准张富等投诚，代请免罪，种种谬妄，实属办理不善，亦著一并革职。

（卷440 3页）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戊午（1847.5.23）

谕军机大臣等：赛什雅勒泰等奏查明卡外拉达克、克什米尔等处大概情形并访闻音底部落多归附披楞原委一折，览奏均悉。据称披楞即英吉利国，回语呼为排良，向与音底接壤，现在访闻排良已将音底占据，驻兵努普尔地方，虽推依博特、克什米尔之归附与否尚在疑似之间，而音底现无总目，各部落多属排良，其说未必尽皆附会。洋人贪诈，难保不别生窥伺，自应不动声色严密探访并严加防范。惟校练原系边防要务，全在该大臣等随时随处密事防间，固不可稍有疏虞，尤不可少露形迹，方为妥善。又据奏称巴达克山等伯克前次带兵擒获布鲁特贼匪的瓦年及朵斯巴依，并未即时献出，又任听中途走脱各

情，今经查询彼方果以空言塞责，词已遁穷等语。彼方贪得无厌，若索之太急，彼必据为奇货，况的瓦年等釜底游魂亦不值逼令献出，即此后竟不解送，亦无须悬赏向索。既经该大臣等撰给回谕，仍著体察情形相机妥办，以消外衅而慎边防。将此谕令知之。

（卷441 8—9页）

叶尔羌参赞大臣赛什雅勒泰等奏：查明抢掠帕哈普庄之干竺特回子，交该伯克自行惩办，并将该夷使照例宴赏送回。报闻。

以缉获布鲁特贼匪多名并擒贼首，赏五品阿奇木伯克卜巴什四品顶带、世袭五品顶花翎，并加赏缎匹；赏六品伯克约洛达什等花翎；戈什哈回子沙密斯顶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441 11页）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丁卯（1847.6.1）

以库车开垦新地并究出私垦地亩，予印房章京特通阿等升叙有差，赏六品伯克巴拉特等五品顶带、花翎，七品伯克迈玛特等蓝翎。

（卷441 16页）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己卯（1847.6.13）

谕内阁：李星沅奏云州回匪歼除、军务就蔵一折。所有阵亡千总毛文元、外委陆春均著照例赐恤，已革代理云州知州顾玉浚、汛弁苏万年、吏目钮鸣皋于被放监囚内有绞犯三名未获，俱著革职，留于该地方协缉务获。

又谕：李星沅奏请将代办知府之知州革职等语。云南代办顺宁府事晋宁州知州彭衍墀，于回犯张富、马效青投诚并不禀明上司，径自谕令随往缅宁。及该二犯被匪徒裹胁，既未

能先事防范，又不立时具禀，实属糊涂荒谬。彭衍墀著即革职。

谕军机大臣等：李星沅密奏办理回务，体察情形等语。据称此次剿办云州回匪，揆度机要，内回富而外回贫，外回强而内回弱，与其滥杀而徒滋藉口，不如密计而先务攻心，且边郡不知有法由来已久，莫如持平执法，俾汉回同体，犯则重惩；保甲以清内匪，团练以御外匪各等语。著林则徐于到任后详加体察，酌量情形悉心筹办。原片钞给阅看。另折奏回犯张富于投诚后随往缅宁劝谕汉回，旋被该回匪逼令入伙，嗣讯据犯供张富在云州观音阁被矛戳伤身死，旋据回寨缴到犯尸检验被伤处所，与访获该犯之母妻等所供相符，现仍解省验讯办理等语。亦著林则徐详细访察张富果否被矛致毙及尸伤犯供等是否确凿，万不可轻信人言遽以为实，总当设法研求，务得实据，详悉覆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汉回虽分气类，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果能各择其良，以汉保回，以回保汉，协力同心共驱游匪，庶可永冀安恬。但当体以虚心，持以实力，不敢以目前息事稍任因循。得旨：所见是。次第妥为之。又奏：查讯汉犯范小黑等及张富妾亲弟罗恩，佥称张富上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云州观音阁与官兵打仗被矛戳死，时地均属相符，汉民被抢之家无不称快。是该犯实因拒敌格杀似无疑义。批：谅可信矣。

（卷442 2—3页）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辛巳（1847.6.15）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李星沅由驿驰奏鹤丽镇总兵乌精额因病出缺，遗缺已委副将果仁布接署矣。鹤丽镇地居边要，所有前署云南提督、嗣经降旨以总兵留滇候补之荫德布平日操守如何？训练巡防一切果否得力？前据李星沅称其更事日浅，尚少

威重，究于鹤丽镇一缺能否胜任？著林则徐到任后详加察看，据实具奏，候朕降旨。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到省留心察看并密询抚臣程矞采等，均称荫德布在迤西一带已将两年，熟悉情形，带兵勇往，不辞劳瘁，于鹤丽镇一缺似堪胜任。报闻。

（卷442 4—5页）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壬午（1847.6.16）

以擒斩布鲁特贼首提拉，赏伯克爱萨比、阿什巴拉特、阿布都比五品顶带、花翎，爱达尔雅瓦什八品顶带、蓝翎。

（卷442 9页）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癸巳（1847.6.27）

以剿办云南回匪迅速，赏参将爱兴阿、游击倭什浑泰花翎，都司怀唐阿等蓝翎，余升叙有差；予腾越明光隘土守备衔左大雄以土守备世职承袭。

（卷442 18—19页）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壬寅（1847.7.6）

谕内阁：廉敬奏遵旨议覆四川民人前赴回疆种地一折。前据布彦泰条奏内地民人前赴回疆领地耕种，由各省官为资送，经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覆，请旨敕下陕甘、四川、陕西、山西各督、抚详细体察，妥议具奏。兹据廉敬覆称若官为资送，则无业游民势必藉赴回疆为名希图领费，甚至不肖之徒或半路折回，或潜往他处，既不能按户查追，又不能逐程押送等语。所议甚是。现在四川安县、彭县二处既有呈报愿携眷属前往种地民人，著即照该署督所议由该地方官印给路票，发交该民自行前往，庶办理无所窒碍而边疆可望招徕。

（卷442 28—29页）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戊午（1847.7.22）

署云贵总督程矞采奏筹办回务善后事宜，查汉回杂处，

仇杀相寻，或因微嫌纠约多人希图报复，而外来游匪又复从中鼓煽，欲遂其乘机抢掠之私。该回性悍心齐，只呈一时之忿，始则祸延性命，继则害及身家，久之玉石俱焚，几于不可收拾。即如保山回民殷实者多，现经琐尾流离，骤难安集，其中良善回民房屋既被毁烧，田产岂能干没？在汉人意存觊觎，该回众自必不肯甘心。现在札饬地方官设法清厘，毋许汉民侵占。所存田地或官为变价给领，或招回民佃种交租，总期办理公平，该回无可藉口。惟此间常有川匪及陕省奸回因无隙可乘动辄造言出事，各回寨心生危惧，易起猜疑，遂至与民为难，现获各犯即有川、陕之人，必应尽法处治。现已出示禁止谣言，剀切晓谕该回勿为浮言所惑，并饬地方官谆谆劝戒，开诚布公，俾共知一视同仁之意。如复循故辙，敢于作奸犯科，无论是汉是回概行按律惩办，断不曲为袒护，亦难稍事姑容。汉回同隶编氓，即当联为一体，仍饬地方文武清查保甲，严巡卡汛，以杜奸匪往来，庶汉回日久相安，渐渐恶习。得旨：妥协办理。

（卷443 9—10页）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己卯（1847.8.1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都察院奏云南回民丁灿廷等控告香匪串谋灭杀无辜一折，已明降谕旨交林则徐等审办矣。此案控关奸匪挟仇寻衅，串谋倡乱，被害至一万余命之多，如果属实，必须彻底根究水落石出，庶足以服难民之心而除地方之害。林则徐、程矞采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著即平心研鞫，毋枉毋纵，务将棍徒会匪严行查禁，首恶各犯从重惩办，以纾积忿而快人心。倘系从前办理不善，亦应据实平反，奏明办理，不得因案已将就了结颟顸塞责，遂将万余人之屈抑郁而不伸。代人受过已属不可，况数万生灵之沉冤，身为大吏者竟置之不问耶？懔之，慎之。原呈著钞给阅看。将此

谕令知之。寻奏：丁灿廷等在京控诉系指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永昌七哨汉民将城内回民概行擅杀之事，所呈八千余口之数，核与贺长龄原奏四千余人之语不符。案查贺长龄于二十五、六等年将该处汉民萧林桂、杨老九等问拟斩枭，奏办在案，其办理不善之道府亦经奏参。回民仍以惩办尚少归咎于官，其实九月初二前后回民凶横寻斗各情亦何尝在情理之中？臣等现饬文武弹压化导，将永昌、顺宁等处绝产、逃产悉数清厘，汉民回民设法招复，责令回汉中绅耆互相约束，永禁侵凌。至于棍徒首恶严密究擒，断不敢养痈贻患。得旨：秉公办理，永靖疆宇为要。

（卷444 1—3页）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乙未（1847.8.28）

谕内阁：前据回民丁灿廷等控告香匪万重、刘书等串谋灭杀无辜，已交林则徐、程矞采亲提严讯矣。此次复据云南回民杜文秀等控告匪棍刘书等挟嫌藉端诬控从逆，致被搜杀抢掠，迨招抚回籍后又被杀害多名等情。匪棍扰累无辜，大为地方之害，必应严切讯究，从重惩办。著仍交林则徐等亲提人证卷宗秉公严讯，按律定拟具奏，将匪徒查禁，要犯严惩，以纾积忿而快人心。原告杜文秀、刘义，该部照例解往备质。寻奏：先后遵旨查拿匪犯共计四百三十余名，均陆续审明，分别凌迟、斩绞、遣、军、流、徒等罪名奏闻在案。兹将京控名单与已办人犯姓名互相校对，内已凌迟者张时即张时重、张复儒二名，斩枭者刘复华等十三名，斩决者张界等十一名，绞决者刘书等三名，绞监候者赵草果等二名，遣犯改发者沈聚成等三名，拟军者周郁等二十六名，拟流者王全等三名，拟徒者杨春富等三名，统计京控单内已经办罪者六十六名。除凌迟、斩枭、斩决各犯不便稽诛已于未审京控之前业经处决外，其绞决之刘书、周日

庠二犯前经声明俟提同原告质讯后再行处决。其余定拟监候及遣军以下人犯亦经提到原告丁灿廷、木文科、杜文秀、刘义等四名逐一质对，该原告均极输服。续获之黄溃一犯曾为勒休知州垣文服役，胆敢附和哨匪刃毙人命，复将妇女掳藏，又从练丁掳掠，应比照谋叛斩立决律拟斩立决加重枭示，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该犯处斩枭示。李九舟、李廷玉二犯各毙练勇、回民二命，应拟斩枭。严萃容、孙幅沅、马中骥、辉溃登四犯各杀回民一命，拟斩决，除辉溃登系另案重犯业经先行正法、马中骥于解省后病故无庸议外，李九舟等四犯当即咨明提臣会同迤西道，恭请王命即将各犯在大理府正法，免致稽诛。至单开各犯屡讯坚供并未烧香为匪、该原告等亦供并未认识、不能指出为匪确据者，自应分别释回。其有实曾戕杀回民而该原告转未控及者，亦先后并获多人，俱讯明正法，统归入哨匪案内录供报部。原告丁灿廷等控词均有失实之处，本应照申诉不实律定拟，姑念伊家均已被害，情殊可悯，应请免其责处。至黄溃一犯系勒休知州垣文之家人，即使并未纵容，亦属昏愦不职，且该员系与已革道员罗天池同办此案，罗天池业经奉旨革职永不叙用，该员事同一律，仅予勒令休致不足蔽辜，相应请旨将勒休知州垣文一并革职。得旨：垣文著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

（卷444 12—15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己酉（1847.9.11）

谕军机大臣等：吉明奏贼匪滋扰大概情形并派兵剿捕一折，览奏均悉，本日已降旨将奕山补授叶尔羌参赞大臣矣。安集延贼匪出扰盗抢卡伦马匹，并窜入回庄劫掠，戕害伯克，经该大臣等派兵前往剿捕，大获斩擒，余匪现已窜逸出卡。该匪等裹胁多人肆行抢掠，虽已奔逃四散，难保不藏匿各庄希图纠约

复出滋扰，著该大臣等严饬将弁及守卡官兵等不必出卡穷追搜捕，务须严密防守卡伦，实力侦探是否实有和卓，密查据实速行具奏，无得稍有含混。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调伊犁参赞大臣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兼提督衔。

以擒获布鲁特贼首，赏六品伯克希尔、萨伊木、素皮、迈买底里、五品伯克阿布拉花翎，六品顶带迈买斯底克等蓝翎，余赏顶带并升叙有差。

（卷445 4—5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庚戌（1847.9.12）

又谕：寄谕伊犁将军萨迎阿、新授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昨据吉明奏安集延贼匪出扰，官兵前往剿捕大获斩擒，余匪窜逸出卡，已饬令严守卡伦不必穷追，并明降谕旨将奕山补授叶尔羌参赞大臣矣。因思新疆重地幅员辽阔，民回杂处，良莠不齐，各城相距远近互异，在在均关紧要，无事之时固当认真操演以备不虞，偶遇不法匪徒潜滋煽动，应酌量事之轻重，倘其势必需派兵前往，须臾不能稍缓，则不必拘泥奏明请旨致误事机。该处领队、协领等官均可听该将军调遣，一面拨兵，一面奏闻，谅该将军等必能酌量情形缓急得宜也。奕山接奉前旨自必驰赴新任，恐安集延、布鲁特贼匪不时出没，尤宜严为防范。如贼匪业已安静，切不可轻举妄动。倘有必应调兵之处，即著飞咨萨迎阿，无得稍有耽延误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445 6—7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甲子（1847.9.26）

谕内阁：布彦泰驰奏喀什噶尔回匪滋事，现在拨饷调兵筹剿一折。据称喀什噶尔卡外安集延、布鲁特纠约本地回子屯聚城外，寻衅肆扰，该督现已咨会提督先行带兵出关，一面督兵亲赴肃州

照料调度，并预调官兵筹划等语。安集延等回众性类犬羊，反复靡定，胆敢煽结近城回众困扰城垣，貌法已极，必应速伸天讨，以靖逆萌而安边徼。布彦泰著授为定西将军，军务一切悉听节制。奕山著作为参赞大臣襄办军务，均著颁给关防。其所需军饷，即著由陕西、甘肃两省藩库分贮项下动用支发。该将军等务宜激励将弁除暴安良，一切相机剿办，迅速蒇事，俾根株尽绝，边圉肃清，以副朕望。

（卷446 2页）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布彦泰驰奏喀什噶尔被回匪围城、事甚紧急一折，览奏均悉。安集延等回众胆敢煽结近城回匪围困喀什噶尔城垣，情形甚急，已明降谕旨饬令杨以增暂署督篆，文庆前往接署，将该督授为定西将军，奕山作为参赞大臣，颁给关防带兵前往剿办矣。该督现已咨会提督带兵出关，一面亲赴肃州调度，并预调官兵筹办粮饷，自可一鼓歼擒。惟吉明所调阿克苏兵三百名、乌什兵三百名各守地方，均关紧要。再，土尔扈特地方距该城较远，所调之兵能否得力会剿？均著该将军酌度情形或即行调动，或另行更换。倘贼势甚炽，如再须添调陕西、甘肃官兵，著一面调取，一面奏闻。至后路粮台最关紧要，陕、甘两省库贮尚足敷衍，现在先派臬司严良训、道员明谊驰往办理，该将军等亦当札谕办理之员核实撙节，无得藉端虚糜。至附近各处应有预为准备者，即著随时飞咨，有备无患，务使官兵奋勇进剿，俾小丑速就殄灭，毋致滋蔓，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布彦泰、奕山，并谕令杨以增知之。

（卷446 4—5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乙丑（1847.9.27）

谕军机大臣等：喀什噶尔回匪滋事，昨已明降谕旨授布彦泰为定西将军、奕山为参赞大臣，并指示机宜。所有关防二

颗，本日由六百里颁发，该将军等即行祇领，迅速带兵前往剿办，无误事机。惟吉明所调阿克苏兵三百名、乌什兵三百名、土尔扈特兵一千五百名皆距该城较远，各守地方均关紧要，且各该城防兵本属无多，分兵往援是否能期得力？该将军等务须体察情形或照数调拨，或另行更调，斟酌尽善，务使官兵布置得宜，以一当百。其应如何调遣之处，著一面举行，一面具奏，毋稍拘泥迟延，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吉明等奏回匪围困喀什噶尔城垣，现由伊犁等处咨调官兵速往应援等语，览奏均悉。回匪肆扰胆敢围困城垣，该大臣等现已由伊犁等处调兵救援，贼匪诡谲多端，倘有隙可乘，自当不失机会分路兜剿，但不可中其奸计。若贼匪猖獗，众寡不敌，该大臣等务须持以镇静以待大兵，切不可轻举妄动。至吉明所调土尔扈特兵一千五百名、阿克苏、乌什兵各三百名是否能期得力？已饬布彦泰等察看情形酌量分别办理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开明阿等奏七里河兵败退回城内，已飞咨伊犁调兵救援，并请饬派大兵进剿等语。回匪肆扰，该将军、参赞接奉谕旨自必迅速进剿，立殄幺魔。吉明等为中枢扼要，亦必首尾接应。该大臣等惟当激励兵民竭力固守，不可轻举妄动，俟救援一到声势震惊，或可立解重围。至该大臣等自请先行交部严议治罪之处，著俟事竣后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46 6—8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丙寅（1847.9.28）

又谕：昨据吉明等奏贼匪围困喀什噶尔城垣，已有旨谕令该大臣等持以镇静以待大兵，并明降谕旨令吉明署叶尔羌参赞

大臣，舒兴阿署帮办大臣矣。本日据吉明奏到贼匪入卡滋扰喀什噶尔、派兵堵御情形一折，又片奏该城料理守具，拟探明路径派兵前往夹击等语，览奏均悉。此折乃系七月二十六日以前情事，现在军营局面自有变更，难以悬揣，该大臣等惟当相机应援，不可顾此失彼。倘本城距敌甚近，不免为贼所窥伺，则惟有督饬将弁兵丁等严守要隘，竭力防堵，固保城池，毋稍疏失。至该城回民众多，恐有风鹤之警，尤宜加意安辑，毋失其心，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连日据布彦泰、吉明、开明阿等驰奏贼匪围困喀什噶尔城垣，本日据扎拉芬泰奏派兵前往应援并阿克苏调兵防堵一折，又片奏阿克苏卡内安静等语，览奏均悉。喀什噶尔城垣被困，已命将调兵前往剿办，自可速就肃清。惟大兵兼程前进有需时日，阿克苏为扼要咽喉地方，倘防守稍疏，所关匪浅。该大臣现已明白晓谕回子令其安心度日，不可疑忌张皇，并调兵防堵，著即严饬该将弁兵丁等于紧要处所昼夜巡查，认真防堵，毋稍疏懈。该大臣务当固守藩篱，加意安抚回民，毋失其心，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446 10—11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丁卯（1847.9.29）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定西将军布彦泰等，现在回匪滋扰，屡寄谕旨指示机宜。本日据萨迎阿等奏已派兵交奕山督同由冰岭一带至阿克苏，俟各处兵有先到者，即带领前进等语。贼匪围城肆扰，非痛加剿办不足示惩，该将军接奉前旨自已调度齐备，著即带兵迅速前进，与奕山会合商同督剿，务使一鼓歼擒，毋致延蔓。至附近各处有应预为准备之处，均著该将军等酌量情形相机筹划，毋得临事掣肘。现在贼势如何及如何分合剿办之处，随时奏闻以慰朕念。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回疆安集延贼匪出扰被剿出卡，即有旨谕知萨迎阿等倘遇匪徒煽动必须派兵，即一面调派，一面奏闻。旋经布彦泰驰奏贼匪围困喀什噶尔城垣，即明降谕旨将布彦泰授为定西将军，奕山作为参赞大臣，带兵前往督剿，设立粮台接应后路，并谕知吉明、开明阿、扎拉芬泰等固守藩篱以待大兵矣。本日据萨迎阿等奏派兵前往应援一折，又另片奏派员带领土尔扈特、乌鲁木齐官兵前往等语，所办甚好，正与朕前降谕旨一面派兵一面奏闻之意相合。该将军现已派兵分作三起启程，奕山督同由冰岭一带前进，自可迅抵该处立歼幺魔。伊犁地方事事均关紧要，该将军惟当镇静弹压，随时尽心筹划，遥为策应，务臻周密，是为至要。至乌鲁木齐提督成玉已带兵前往，其提督印务即著惟勤就近兼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6 13—14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庚午（1847.10.2）

又谕：本日据吉明等奏探报英吉沙尔现有贼匪扑近城垣、两城文报阻塞、现催官兵驰往援应、又德全奏阿克苏檄调官兵派往接应并酌留乌鲁木齐征兵、又钟翔等奏什乌派往喀什噶尔官兵未能足数各一折，并据吉明、德全等各片奏调兵情形及借拨经费各等语，览奏均悉。吉明等现已探悉贼匪扑近英吉沙尔城垣致两城文报不通，且该处城小兵单，自应派兵速往救援。惟据该署参赞等片奏前经奏请将应换回营官兵暂留备调，计陆续到齐，共有四千五百余名，合之伊犁等处咨调官兵五千数百名，统计已有一万余名，拟即飞咨布彦泰毋庸再行调拨，并行知距关较近之甘州、凉州、肃州各营预为挑兵备调等语。兵贵精而不贵多，著布彦泰、奕山悉心酌核，如所调足敷防剿，即毋庸多拨出关以节糜费。至库车、乌什两处地本蕞尔，兵力尤单，恐有顾此失彼之虞，现据德全及钟翔等奏称各

派兵一二百名驰赴应援，存城官兵无多，著该将军等于大兵云集之时察看情形，正恐得力不在此一二百名，否则徒资蹂躏，自以撤回各归本城严密防守为是。其前经调赴喀什噶尔之土尔扈特兵一千五百名如果不能得力，亦即酌量撤回。现计各处官兵将次到齐，趁此回匪散处攻剿较易，且伊犁兵素称劲勇，分击合击，出奇制胜，不难一鼓作气尽数歼除。该将军等务当督饬将弁谋勇兼施，迅速奏功，俾免蔓延，是为至要。至德全片奏仿照成案由哈密先行借拨库贮二十八年经费银五千两，即将库车经费改解哈密归款，著准其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6 19—21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辛未（1847.10.3）

谕军机大臣等：舒伦保等奏接准布彦泰飞咨挑选弁兵请旨派往一折。据称西路回匪滋事，该处进兵较近，现准咨调当即挑选官二十员、精壮兵丁五百名，应需器械马匹均已预办齐备，并据该将军等自称均经屡次出师，愿图报效等语。所奏可嘉。现在攻剿回匪已由伊犁等处调兵一万余名，将来应否添调，著该将军等挑备齐全，候旨遵行，并著飞咨布彦泰、奕山知悉。将此谕令知之。

（卷446 22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壬申（1847.10.4）

谕内阁：兵部奏台站接递紧要奏折迟误日时，请旨饬查等语。筹办军务之时遇有紧要折报必须迅速驰递，兹据该部奏称本月二十三日接到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舒精阿五百里奏折，并署叶尔羌参赞大臣吉明等六百里奏折，核对传牌时刻，竟有迟至二日、三日之久，未将阻滞声明结报；又，传牌尾单破烂，未注时刻，均属玩误。著直隶、山西、甘肃、陕西各督、抚及新疆经

过各城大臣按站查明系何处迟误，指名参奏，以重邮政而肃军务。

（卷446 22—23页）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布彦泰驰奏筹饷解往关外备支并停调口内援兵一折，又据萨迎阿等奏援兵分起起程并请拨甘肃省库贮新疆备用银两各一折，又片奏伊犁不能再拨官兵，并阿克苏安设粮台，请调大臣会同办理，及派废员办理文案各等语，览奏均悉。此次回匪滋事，关外调留各兵既已足敷防剿，关内之兵著布彦泰、奕山酌量停止调遣。布彦泰接奉颁发定西将军印信后，谅已星速驰赴肃州探察贼势如何，如仍旧猖獗，即速出关进剿，无稍迟延；倘贼众已散或仅止分窜各卡肆行抢掠，并无他意，则关外之兵尽足搜捕，该将军即著暂驻肃州察看情形，居中策应。伊犁官兵及遣勇已分作五起陆续起程，又飞咨乌鲁木齐于前调满汉官兵一千五百名外再行挑派满汉官兵一千名赶紧续进，奕山早已起程由阿克苏直赴叶尔羌，著即迅速督兵进剿，趁势扑灭。道途遥远，若拘泥与布彦泰相商后始行办理，岂不坐失事机耶？至伊犁官兵不能多拨，所见甚是，著毋庸再拨。再，萨迎阿等筹拨甘省库贮新疆备用银一百万两，现经布彦泰奏称原款所存无几，另筹别款凑足二十万两解往备拨，并飞咨陕西、山西两省各筹拨银五十万两。昨已有旨将山西拨银五十万两交杨以增存贮以备不虞，至陕西省应拨之项或杨以增业经酌量带往，均俟确有准数再行奏明报部核算。该将军等于各款解到时务须加意撙节，毋得稍有虚糜。倘贼众已散，即撤粮台，尤不得任听劣员任意铺张，滥行销算。至阿克苏安设粮台必须妥员经理，著派海枚前往会同该处官员办理，并准其派令已革驻藏大臣孟保等前往阿克苏随同襄办。其所请将已革知县刘光斗等留伊犁办理文案并将已革副指挥王莹等由奕山带往行

营帮办之处，均准其派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6 23—25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甲戌（1847.10.6）

又谕：钟方等奏年班伯克入觐请暂行停止一折。喀什噶尔现有回匪滋事，各城伯克等均有防守派差之责，所有此次各城先后起身之伯克等均著停止本年入觐，即令各回原处，俟明岁再行照例前来，以示体恤。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萨迎阿等驰奏飞催援兵起程并各城办理情形一折，另片奏传闻逆首系由霍罕逃出滋事等语，又据钟方等奏筹备官兵过境盐粮车驮等项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昨经降旨令奕山督兵迅速进剿，并谕布彦泰行抵肃州时察看情形酌量进止。现据萨迎阿等查明喀什噶尔存城官兵不下三千余员名，并城内居民甚众，如果调度有方，战守皆资得力。奕山计本月下旬总可行抵阿克苏，自已带同各兵前进，著仍遵前旨迅速进兵，趁势痛加剿办，勿使蔓延，无庸会商布彦泰。至布彦泰则须斟酌情形，倘贼势必须并力攻剿，自应出关；如该回匪仅因逼迫肆掠，则不久自散，仍以安驻肃州居中策应为妥。所有阿克苏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捐备军需等件，著事竣奏明施恩。再，巴尔楚克为南四城门户，且与树窝子相连，地方紧要，无令失机。此次贼匪内传述有逆夷张格尔之弟巴布顶之子倭里汉条列和卓在内，由霍罕逃出滋事，道路之言实难凭信。总之釜底游魂无关紧要，如能就获固可立正典刑，即或逃匿，此种丑类必遭冥谴，断不可黩武穷兵，以必得首逆为快，免得许多影射贪功之念。总期迅速藏事，早撤粮台为要。至钟方等奏筹备官兵供支预为妥办，谅早咨会。应否调遣，不为遥制，悉听随时酌办，飞咨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6 28—29页）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丙子（1847.10.8）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吉明等奏英吉沙尔城垣被贼围困、派往救援官兵中途遇贼得获胜仗、派兵接应、并动项支发官兵盐菜口粮、请拨银接济各一折，览奏均悉。据称七月二十七日有贼匪二三千人围城放火，经我兵开炮击退，旋经带兵游击花沙布等杀毙贼匪不计其数；贼兵败后复聚众围城，请调兵接应等语。此次贼匪围困英吉沙尔虽人数众多，俱系裹胁乌合之众，其贼首名目无非耸人听闻，藉此易煽良回，安可尽信？现在伊犁等处官兵计已陆续到齐，奕山正可乘此锐气一鼓歼灭，务令片甲不回，方足以警将来而靖边圉。奕山系弃瑕录用之人，此次如能殚竭血诚，早告成功，不仅稍赎前愆，尚可恩施格外，正是奕山立功之秋。朕惟知赏功罚过，其各懔遵。至关外之兵尽敷调遣，布彦泰著仍遵前旨暂住肃州居中调度，无须妄动。所有备调之兵可止则止，各路粮台可撤则撤。吉明等请于陕甘拨银十万两解赴叶尔羌以资接济，此次军需均已陆续拨去，著咨商布彦泰知照署陕甘总督酌核应发应止，随时撙节动用。至另片奏贼匪滋扰巴尔楚克情形，虽据奏称经兵勇将贼匪击散，难保不复来窥伺，著督饬该城粮员、游击等竭力防堵。喜尔之地尚保无恙，何以喀城退败株守，调度乖方？于兹益信。奕山等应鉴覆辙而勉力图报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吉明等奏英吉沙尔被贼围困、派往援兵中途遇贼得获胜仗一折。据称派往救援英吉沙尔之带兵游击花沙布等行至伙什滚排孜地方突遇贼匪，奋力攻击，毙贼匪不计其数，并夺获炮械马匹，所办可嘉之至，著俟事竣保奏施恩。此时贼匪既已败走，其势散涣，毫无纪律，奕山所带伊犁之兵甚属骁勇，务即飞咨开明阿等会约并举，首尾互击，使回匪不能相应，当可长驱获胜。奕山于军务一切原应随时向布彦泰商办，

但现在该将军既不出关，而军情紧急，且奉有谕旨，自当趁势扑灭寇氛，无令事机坐失，株守干咎。至此次贼匪聚众滋扰究系因何起衅？该匪大半裹胁良回，器械不过木棒，当其初起事时，开明阿等坐拥重兵何难立时殄灭？乃竟观望因循，遇贼先败，退入城内，是否平日操练无方抑带兵之官首先溃败？或开明阿、丰伸泰两人意见不合，进退失据，或有刚愎自用者致误事机？均著奕山、吉明、舒兴阿等隔别访察，务得真情据实具奏。倘稍涉瞻徇，所查不实，别经发觉或由朕自行访闻，恐奕山等不能当此欺饰重咎也。懔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446 31—34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丁丑（1847.10.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钟翔等奏防堵边卡安静并乌什阿奇木伯克等恳请捐办马匹、派拨回兵分巡台卡一折，又另片请调乌鲁木齐满洲兵五百名驰赴乌什防守等语。乌什地势毗连喀什噶尔，并与巴尔楚克相距较近，自应预筹防范。惟贼势散涣，大兵到齐恐皆窜去，著布彦泰、奕山、吉明等体察情形，如不至扰及该处，所调乌鲁木齐满洲兵即应及时酌撤以节劳费。至乌什阿奇木伯克捐办乌拉马匹并派拨回兵协同官兵分守台卡一节，该伯克既竭诚效顺，自应俯准，俟军务告竣时一并查明具奏，候朕施恩。仍由该将军等先行咨会钟翔等善抚内外回众，加意防范，外示抚驭之恩，内修准备之具，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7 1—2页）

又谕：成玉奏选调官兵起程，带运银两接济军需等语。据奏在于乌鲁木齐提督库贮内拨银七千两，巴里坤总兵库贮内调银三千两，均带赴军前接济盐粮之用，现在情势不能臆揣，若

果各路停止调兵，则此项银两所用甚属有限，著奕山等随时酌核，撙节动支，不得滥费，以重帑项。事竣核实报销。将此各谕令知之。

乌鲁木齐都统惟勤奏：据署叶尔羌参赞大臣吉明等咨称该处官兵足壮声威，拟将续派乌鲁木齐官兵暂缓起程。又奏阿克苏办事大臣扎拉芬泰咨调乌鲁木齐官兵二千名前往防堵，查道光十年阿克苏请调官兵前往该处防守，经前任都统成格因业已派有援兵并未另派防兵前往在案，今查伊犁、乌鲁木齐派往满汉各官兵以及伊犁遣勇、土尔扈特蒙古兵均已陆续前进，不日齐集阿克苏，即使该处必须派兵防堵，应由该大臣会同带兵大员体察情形将援兵酌量留防，相机办理。此次自应援照十年成案，亦毋庸另行派兵前往防守，以节糜费。均报闻。

（卷447 2—3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戊寅（1847.10.10）

又谕：据舒精阿奏派定蒙古兵丁起程一折，并将期满笔帖式暂留差用等语。前据萨迎阿等奏飞催援兵起程，又据吉明等奏派往英吉沙尔援兵击杀贼匪得获胜仗，谅幺魔小丑定已闻声胆落。奕山于八月下旬必可行抵阿克苏，指日督兵进剿，不难一鼓歼除。舒精阿所派蒙古官兵一千余名于八月二十六日起程，此时计已在途，如接到奕山知会，应止则止。又另片奏请将印房期满之笔帖式吉拉敏随同带兵各员照料蒙古官兵，倘调兵停止即著折回。将此谕令知之。

（卷447 5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己卯（1847.10.11）

谕军机大臣等：海枚奏接准飞咨调兵、赶紧预筹粮草车马一折。此次所调乌鲁木齐等处征兵克日起程，经过之处自应将粮草车马一切预为筹备。据称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等来城面禀，

情愿将回部双套车凑办四百辆以供兵差等语，足见急公报效，应即准其所请。但此时停止关内之兵，所用车辆自应少减，如必须供应转运，所有该回子郡王向义输诚之处，著该大臣于事竣后据实具奏，候朕施恩。其车价转运无定，仍由官照例支发以示体恤。将此谕令知之。

（卷447 6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辛巳（1847.10.13）

谕内阁：本日吉明、舒兴阿由六百里驰奏续派接应官兵协同前派官兵中途遇贼、合力攻击、大获胜仗一折，览奏忻悦。叶尔羌前次派往救援官兵中途遇贼，已有斩擒，因贼势太重，续派官兵驰往接应。该大臣等恐军行迟缓，即派署把总马连科执持令箭沿途催趱。前派带兵游击花沙布等折回黑孜布依地方安营，随有贼众追来四面围绕，并于附近营盘高阜垒筑炮台，以回房多间藏避枪炮，该游击双来亲冒矢石率领官兵奋力向前，将炮台、回房全行拆毁，接连五昼夜极力抵御，随闻援兵继至，即率官兵出营堵截，防御爱陈布、守备平喜亦即驱兵近前，两队合一，奋力追击，贼匪被伤落马者不计其数，余众窜散。现在大兵尚未到齐，喀城虽无确信，然发轫之始即能令回众胆寒，深堪嘉尚，必应加恩奖擢。游击双来著以参将即行升补，赏戴花翎，并赏给法福哩巴图鲁名号；防御爱陈布著以该旗佐领升用，遇缺即补；守备平喜著以都司升用，遇缺即补，均著赏戴花翎。署把总马连科著以千总即补，并赏戴蓝翎；吉明、舒兴阿调度有方，甚合机宜，均著赏戴花翎，仍交部从优议叙，并发去花翎五枝，著吉明等祗领。所有奋勉出力之两次派出官兵、伯克等，著查明开单具奏，候朕施恩。其阵亡、带伤兵丁，著查明咨部照例办理。该部知道。

又谕：前因回疆不靖授布彦泰为定西将军，现据吉明等陆

续奏报贼情，关外调集官兵足资防剿，布彦泰现在带印驻扎肃州策应，杨以增著毋庸署理陕甘总督，仍回陕西巡抚本任。所有陕甘总督衙门日行事件，即著甘肃布政使宝清代拆代行。其未撤粮台以前，所有肃州粮台事务即著布彦泰督饬严良训、明谊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回疆贼匪滋事，关外之兵足敷防剿，曾叠经降旨停调关内官兵，令奕山督兵进剿，布彦泰暂驻肃州策应。本日据布彦泰奏接奉授为定西将军谕旨刻即起程、请饬筹拨银两各一折，又据吉明等奏续派接应官兵协同前次官兵合力击贼，大获胜仗，贼众奔窜及现移兵驻扎要隘一折，又据扎拉芬泰片奏截留伊犁满洲三营官兵赴叶尔羌应援，及办理军需支应各等语，已明降谕旨将吉明等优加赏叙，并令布彦泰驻扎肃州策应，督率司道办理粮台，杨以增仍回陕西巡抚本任矣。关外救援官兵叠获胜仗，大兵一到自可立予歼除，布彦泰既不出关，则奕山专司进剿，倘有须接应之处，并著吉明后路应援以壮声势，仍会同商办进剿之方，毋失机会。布彦泰著仍遵前旨居中策应，俟杨以增将总督关防交还时，所有定西将军印除已行文钤用外，著暂行封贮勿用，仍用陕甘总督关防办理一切。其所带官兵一千名与台涌现带官兵一千五百名，著酌量情形可止则止，其选派凉州、肃州各营兵即著停止前进。至土尔扈特兵丁，据布彦泰奏向为回众所畏，亦著奕山察看情形分别进止。贼众煽惑回民，妄称逆裔，无论有无，皆不可信。奕山务当坚持定力，遍谕军民为要。所需军饷已由户部筹拨银百万两，著撙节动用，毋令稍滋糜费。关内粮台原为转输关外军饷驮载而设，但目下情形岂能仿照六年、十年光景动云数百万两？著仍遵前旨加意筹划，可撤则撤，以节虚糜。吉明等奏扎营之处向有水塘，足供千人汲饮，被贼堵塞起源，夜间水复暗长，此皆我将士忠义

之气所感。著该大臣等于事竣后酌量如何仰酬神贶，妥议具奏。扎拉芬泰奏称前截留伊犁换防满洲三营官兵二百四十余员名调赴叶尔羌应援，又于各处调来援兵内酌留二三百名防守阿克苏，著奕山等一并通盘筹划，分布妥协。又奏阿克苏应行筹备军需粮石，著与海枚商同撙节支发，不准滥用，毋得扰及商民回子以顺舆情。再，爱玛特捐备军中器械，著于事竣后奏明施恩。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定西将军布彦泰奏：出征官兵请支用车辆。得旨：著不准行。

（卷447 6—11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壬午（1847.10.14）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惟勤奏预筹粮石并咨商采买以节经费，又奏汇兑商民银两以备急需各一折。此次回匪滋扰调派官兵，该都统业已将粮石等项妥为豫备，惟运脚需费甚繁，咨商阿克苏办事大臣体察情形就近采买，著即照议办理。如该处采买尚不敷用，再将现在筹备粮石迅速运往。至乌鲁木齐库贮银两无多，所有豫筹口粮、车驼等项支发，著准其援照成案。汇兑商民银十万两，即著陕甘总督在于伊犁将军奏拨乌鲁木齐银两内提出解交甘凉道库暂贮，以备商民给领。惟现在已停调关内之兵，关外之兵亦有酌量裁撤之处，该都统于一切筹备支发等项固不可稍有迟误，亦应事先筹划加意撙节，认真办理。如有赢余，即著提回存贮，勿谓业经奏拨必以全行用尽为止。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钟方等奏请添军台夫马等项一折。现在回疆不靖，军书驰递最关紧要。哈密地处冲途，所有原设军台十二处，每台准暂酌添马四匹或六匹、夫二名或三名以资接济。向由军台运送各项官物，著改交该地方官雇驼挽运。其夫马、盐

菜、草料及驼脚价值均准照成案作正开销。惟此次军务指日即可竣事，无得多事铺张，务当加意撙节，核实支销，随时体察情形可撤即撤，以节浮费。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447 11—12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己丑（1847.10.21）

谕军机大臣等：前曾降旨令布彦泰暂驻肃州居中策应，本日据布彦泰奏称接奉寄谕先行覆奏，迅速兼程前进，又据台涌奏复行带兵出关各一折。关外官兵足敷防剿，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尚无确信，布彦泰著仍遵八月二十六日谕旨驻扎肃州居中策应，所有关内调派官兵著即停止，以节糜费。台涌接奉此旨著即折回本任，各兵俱著归伍。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巴里坤领队大臣景亮奏：吐鲁番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恳赴军营效力。得旨：览奏实堪嘉悦。但路途遥远，徒劳跋涉，可毋庸前往也。

（卷447 21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壬辰（1847.10.24）

谕军机大臣等：奕山奏驰抵阿克苏催集官兵即行前进一折。据称由伊犁管带兵勇分起行走，沿途屡接叶尔羌来咨，内称该处兵勇连获胜仗，贼势仍复猖獗，并有喀什噶尔回城已被贼匪攻破之语；该大臣现已一面飞催乌鲁木齐满汉官兵并土尔扈特官兵，一面兼程前进，已于八月二十一日驰抵阿克苏，所带兵勇计日亦可到齐。如能调度有方，尽敷攻剿。现虽闻有攻破喀什噶尔回城之信，果否确实？满洲城谅仍坚守，著即会同乌鲁木齐等处官兵克期前进。惟机宜不可坐失，事势尤贵通筹，该大臣等务当会同吉明妥为商办，于勇往直前之中寓老成持重之意。所有叛逆回匪固当歼灭无遗，而良回被其煽惑裹胁，亦应酌量

抚绥。总期智勇兼施，权衡悉当，不可稍涉孟浪，方为不负委任。至另片所称“此次入卡滋事探系张逆等后裔先后勾结滋扰，愈聚愈多”等语，此次勾结回匪是否张逆后裔殊不足信，或系众回编造藉以惑众亦未可知。惟现既煽乱披猖，如能按名生擒，讯明释疑，固可永除后患，即军前歼毙，共见共闻，亦足大快人心。倘被创窜逸无踪，断不可以必得逆裔为功穷追力索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7 24—25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癸巳（1847.10.25）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钟翔等奏卡外布鲁特比爱吉伯克遣人呈献逆信一折。据称现因喀、英二城被贼围困，业经拣派章京译写饬谕传知卡外附近各伯克，使知从逆难免歼戮，务各保全身家，勿被煽惑；旋据奇里克爱曼布鲁特比爱吉伯克差人呈递逆夷倭里汉条列所寄密信，令其纠结攻城等语；又据胡什奇爱曼布鲁特比木萨拜遣人禀称倭里汉条列差人纠约，情词相同。该布鲁特比等世受深恩，未肯从贼，尚知向风效顺，业经该大臣等赏给缎匹、茶叶等物微示奖励，是所传密信虽未足据，而该伯克不甘从逆确有可徵，自应加等施恩，为各城伯克之劝。著奕山沿途体察，广为宣示，不必遽以各处所传书信为真，而伯克等不为所摇惑者将来必邀重赏。所有此次恭顺之爱吉伯克、木萨拜应如何从优恩奖之处，即行据实奏闻。将此谕令知之。

（卷447 26—27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甲午（1847.10.26）

谕军机大臣等：扎拉芬泰奏叶尔羌军台已有贼匪滋扰、塞断道路、催兵前进一折，又另片奏派兵分布防堵并赶紧筹办粮草等情，览奏均悉。现在叶尔羌一带大兵次第云集，兵威已

振，该逆等如果敛迹，则叶城所属军台道路文报已通。至巴尔楚克城孤兵单，防守尤关紧要，该大臣现已催兵前进，约计乌鲁木齐及各处官兵均已到齐，著奕山督率将弁相机分合，一鼓作气飞速进剿，刻不可缓，庶免坐失机宜。其前在黑孜布依地方出力之游击双来等既经出师得胜，必能奋勇直前，若即派令带兵打仗，自当益加奋勉。切不可调度失宜，摧其锐气。至兵行粮继，所关尤重，奕山更当预行咨会管理粮台各员筹备粮草源源接济，断不可少误供给。如能层层布置，兵集饷齐，该贼匪人数虽多，不过裹胁之众，何难克日歼除耶？前此台站不通，所有发去各件谕旨勿令遗失为贼所得，约计此时谅已赋散路通，早经迅速发给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7 27—28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乙未（1847.10.27）

又谕：本日吉明、舒兴阿由六百里驰奏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城平稳情形一折，又另片奏官兵两次轰击贼匪叠获胜仗等语。据称前次大获胜仗之后，兹于八月初一、初二等日贼匪在英吉沙尔城南筑立炮台，昼夜望城攻打，经领队大臣德龄派令中城两营守备杨成义、兴贵带领精兵奋勇出城剿贼，我兵施放枪炮击毙贼匪多名，乘势将其炮台拆毁，复杀贼数名，夺获器械，并有贼匪经我兵活捉者，连前次拿获从逆之回子一并正法枭示；又，初六、初七、初八等日该匪等仍将炮台筑起，我兵拆毁击杀如前，获械毙贼较前十倍，贼众始行溃散。该大臣德龄两次派兵出城俱获胜仗，于大兵未到之前即已大振军威，俾贼胆落，实属调度有方。该守备杨成义、兴贵所带兵勇不过数百名即能冲锋御敌，所向无前，尤属骁勇，可嘉之至。德龄著赏戴花翎并交部从优议叙，杨成义、兴贵均著以都司即行补用，并赏戴花翎以示嘉奖。发去花翎三枝，著德龄等

祇领。两次出力官兵民勇著查明开单具奏，阵亡兵丁三名，兵勇带伤二十余名，均著查明咨部照例办理。又，另片奏请将拣派未能详慎及未能管束兵丁之伯克等从重惩办等语，本应治以应得之罪，惟现当军务需人，该伯克等尚知图报，著加恩宽免，以观后效。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奕山奏征兵自阿克苏起程并飞催前调官兵赶紧前进、又据吉明、舒兴阿奏应援官兵移驻防堵并据报贼匪情形及喀、英二城现俱平稳各一折，览奏均悉。现在喀什噶尔回城已被攻破，叶尔羌各军台亦有贼匪窜扰，我兵虽连获胜仗，而贼匪裹胁较众，各路分窜，不免蔓延。吉明、舒兴阿保护叶尔羌城池，仍可相机出剿。固不可孟浪从事，谅亦不至株守受困。现在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三城完整，则一面保卫，一面进攻，尚非难事。况该回匪等既不敢围城攻打，闻官兵前来又有畏葸之意，加以志在抢掠，其无纪律而失众心可知，果能趁此并力出奇制胜，岂非奕山等立功之日耶？至大兵压境剿灭无遗，何必以得和卓为功？反多影射疑惑之处。但果能于该回穷蹙之际分兵绕道截其窜逸之路，一面督兵兜剿不令一人生还，则逆首自在其内，录功之时分别生擒、献馘，岂不释众疑而除孽种，更足大快人心？该参赞惟当与吉明等戮力同心，熟筹制胜，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扎拉芬泰奏叶尔羌大路不通、由草地赍到奏折转递并咨催驼只载运一折，又另片奏赏给空金顶回子六品顶带等语，览奏均悉。阿克苏驼只供应征兵驮载军械不敷需用，该大臣设法筹计，咨照东路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处凡有载货及起厂商驼催令赶紧前赴阿克苏以备急需，著照议办理。至沿途酌派官兵妥速护送随征粮料并军食麦石，尤须源源滚运以资接济，不可稍有延误。著该大臣

筹划万全，核实妥办。所有由和阗赍送叶尔羌限行奏折之空金顶回子入斯塔木、素皮二名于六日半内赶至阿克苏，实属奋勉出力，著准其赏六品顶带并加恩赏戴蓝翎。将此谕令知之。

（卷447 29—32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年辛丑（1847.11.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先据奕山奏贼势日加紧急、拟即进兵并分咨各处策应、续据布彦泰奏催令台涌带兵迅速前进、又据吉明、舒兴阿奏贼匪滋扰军台、经换防官兵击散、台路复通、又据钟翔、兴贵奏侦探贼匪情形各一折，览奏均悉。此次贼匪连次围困喀、英二城，又将喀什噶尔回城攻破，嗣复扰断台路，伤我官弁兵丁，将赖里克二台台门烧毁，并将外委贾国相劫去，经新派换防之凉州营守备马兴魁、千总蔡耀宗督率兵丁奋力攻击，歼贼多名，讵贼匪暗中放枪，致马兴魁、蔡耀宗同时阵亡，兵丁亦有损伤；现在叶尔羌东路台站文报虽已照旧往来，而喀、英二城被困日久，亟应厚集兵力及早救援，即叶尔羌、巴尔楚克亦须先事防堵。奕山现已带兵先进，台涌统带甘州、凉州、肃州三处官兵三千余员名亦经布彦泰催令全数出关以为奕山后路策应，兵力无虞单薄，奕山等正可乘机迅剿，毋稍迟回，仍一面商同吉明、舒兴阿赶紧分兵应援喀、英二城，俾免疏虞。惟贼情狡黠，一闻大兵追捕，难保不先行奔窜，奕山等务当审度机宜出奇制胜。应如何牵缀贼势，暗派得力将弁带兵绕出贼匪之前截其归路，自无难首尾夹击，俾逆贼片甲不还；或扬言大路进兵，而暗从捷径兼程超越，声东击西，使该逆腹背受敌，亦可取胜。贼首条列和卓，据钟翔等称探得右手背有黑记一块，较易辨认，尤不难暗谕兵勇著眼兜拿，以除逆种。所有钟翔等差往侦探之布鲁特头目密尔杂胡里等并此次在赖里克二台击贼出力之

凉州营弁兵，均著奕山等会同钟翔、兴贵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阵亡守备马兴魁、千总蔡耀宗均著咨明该部议恤。伤亡兵丁一并查明咨部照例办理。奕山接奉此旨时如贼匪业经击散，可无须再行接应，即酌量情形分别应止应撤事宜，不可轻率。倘后路兵单，虑无接应，则台涌现带兵勇三千余名布置得宜，首尾相顾，尽数攻击，伫望成功。总之，用兵于万里之外，朕固不能悬揣，亦不肯遥制，全在奕山等胸有成竹，欲进兵时先筹全局。若仅以驱逐为事，则该回正当饱飏之时，大兵一到四面分窜，未经痛剿，难保不窥伺再来，以有限之军需供无休之蹂躏，成何国体？必应将骑马凶恶之逆匪数百名尽法惩办，俾巨憝胆寒，永靖边徼，其余裹胁回众趁此离心离德之际大加安抚，方为王者之师。若统兵万余直抵喀城，凶恶者已逃，懦弱者被戮，岂朕除莠安良之意耶？嗣后凡有关军务要件，该大臣等均应由五六百里驰奏。倘大军奏捷，贼众悉就剿除，或将逆首阵毙或被生擒，即著由八百里奏报以慰朕念。至萨迎阿请以舒兴阿署伊犁参赞大臣等语，著俟军务竣后再行奏闻，咨会分别赴任以专责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7 35—38页）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乙巳（1847.11.6）

又谕：本日据萨迎阿奏叶尔羌、阿克苏军饷不敷、请速饬筹拨一折。据称现在大兵齐集，所费不资，兵多无饷，大为可虑，请饬山西、陕西省于藩库内无论正杂何项银两赶紧筹拨，迅速解赴阿克苏以济急需；所拨之项有须赶紧补还者，另由户部筹拨归款等语。军饷最关紧要，刻不可缓，著王兆琛、杨以增即将布彦泰所请筹拨银两及部议拨解款项迅速委员解往该处粮台转运军营。至所拨军需之项，必须赶紧补还，将来缓急足恃，著再由户部筹议归款。将此附本日六百里报便各谕令知

之。

又谕：本日据萨迎阿奏请筹拨军饷一折，并片奏派委大员驰赴巴尔楚克统领官兵等语，又据吉明、舒兴阿奏贼匪潜扰东路三四两军台、派兵往剿贼已窜逸一折，览奏均悉。此次贼匪先因滋扰赖里克二台，当被官兵击散，兹复由树窝子潜出扰掠迈那特三台并阿朗格尔四台，烧毁房屋，杀毙台兵，抢去马匹，旋即窜去。计此时奕山自阿克苏统兵前进，成玉所带官兵当亦到齐与奕山会同进剿，军威大振，不难净扫妖氛。惟所称该匪等甫经击散旋出滋扰，一日之间连烧两处军台，又称有马队贼匪，究竟该处只系匪徒乘间窃发，抑竟系喀城贼党长驱而来？现在该匪等又驰赴何处？著奕山等查探明确，遇便具奏。其伊犁派出喀什噶尔换防满洲三营官兵，即著催令赶紧抵防，以资援应。惟路隔万余里，调兵四路纷纷，谕旨到时已非遥揣所能定计，该参赞等务当恪遵本月二十五日所寄谕旨，统筹全局尽力攻击，究剿成擒，毋令军饷空糜，只成尾追驱逐之局，将来兵撤再有滋扰，岂不愤懑耶？萨迎阿所奏札委换防回任之陕安镇总兵丰伸驰赴巴尔楚克统领各官兵、遣勇严密防堵，著奕山等酌量情形，何处空虚即调驻何处接应，不可株守误事。所请于山西、陕西两省藩库内赶紧筹拨银两解赴阿克苏之处，前已由部飞催起解，兹又谕知各该抚遵照办理，并由户部再筹款预拨听用。但罗掘之余，实形支绌，急盼捷音，该将军等务当将日后情形预为计议，及事至而始图之，恐糜费已不少矣。勉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7 40—43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乙卯（1847.11.16）

谕军机大臣等：奕山奏接奉叠次谕旨、酌量调兵进剿一折，并另片奏相机办理等语，览奏均悉。巴尔楚克为回疆咽喉扼

要之区，奕山现已驰抵该处查悉贼匪前已窜入沙虎尔地方，经领队锡喇布等带伊犁兵到后该匪即各闻风窜逸，现在札留宁夏等处换防官兵，兼有乌什、阿克苏派去防兵多名，计已足资防守。其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此时谅已到齐，既据该大臣奏称该兵素为贼匪所畏，自应饬令前进以壮声威。惟贼匪闻风先窜是其惯技，倘统带大兵甫抵二城而该匪先已饱飏，徒令糜饷劳师，尚复成何事体？现在布彦泰已遵旨驻扎肃州，该大臣责无旁贷，惟当恪遵叠次谕旨督率兵勇出奇制胜，总宜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戮，使贼匪大受惩创知所畏惧，毋令纷纷窜逸致贻后患。至从逆回众固应殄灭无遗，其安分良回必当随时绥抚，切不可妄行杀戮，以至玉石俱焚，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奕山，并谕吉明、舒兴阿知之。

（卷448 9—10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丁巳（1847.11.18）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吉明、舒兴阿奏叶尔羌东西两路贼匪近日情形、经官兵随时击退并严密防堵，览奏已悉。据称贼匪现由推盖卜依呢山口窜入回庄屡肆抢劫，经游击花沙布、双来等率兵迎击旋即退走，嗣又有大股贼匪接踵而至，且有马队冲突，该游击等因众寡不敌折回防堵；其距巴尔楚克较近之沙虎尔卡汛亦有贼众滋扰，经官兵击退后尚复屯聚窥伺；现虽探悉东路二、三、四等台并无贼匪消息，而各城屡被窜扰，贼势仍形猖獗，必当痛加剿捕。刻计奕山统带大兵已抵叶尔羌，自必会同吉明、舒兴阿酌量情形相机进剿。惟兵贵神速，不可稍涉迁延，致贼匪得以乘隙逃逸。自当于大兵未到以前先行密派妥员设法潜赴喀什噶尔城内知照开明阿等同时掩捕，内外夹攻，更可操全胜之权。总在该大臣等谋勇兼施，肤功迅奏，朕惟伫听捷音也。至双来等叠经击退贼匪，如果始终出力，仍著随

时酌保用示奖励。此次伤亡兵勇并著查明咨部照例议恤。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48 11—12页）

又谕：布彦泰奏停止进援官兵、酌撤粮台归并局务一折，览奏均悉。提督台涌现已折回，其托克逊粮台著照议裁撤，俟官兵凯旋时檄令镇迪道明谊驰往办理。所有肃州军需局事务，即著饬令署安肃道庆端暂时经理，摒节妥办。陕西臬司严良训现无应办之事，著即回任。余著照所拟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卷448 12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戊午（1847.11.19）

谕军机大臣等：李星沅等奏再行筹防泖湖等处情形一折，当交军机大臣密议具奏。兹据穆彰阿等悉心酌议，如原奏所称添购木牌，有警则贮石凿沉，并先期预备碎石及密存炮位、安设重兵等事宜，所议均属周密，俱著照该督等原拟办理。惟设防必期扼要，而固守尤在得人，该督等务当于无事之时作有事之想，勤加训练，总期有勇知方，慎选人才，俾共折冲御侮，庶人和兼资乎地利，而天险弥壮乎国威，筹划出于万全而张皇不事，兵民联为一体而避遁无虞，则尤在该督等随事随时实心实力。谅该督等必能仰体朕意，长存此有备无患之心也。穆彰阿等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48 12—13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戊辰（1847.11.29）

又谕：本日奕山由五百里驰奏路遇贼匪连获胜仗一折。叶尔羌所属科科热依瓦特地方有贼匪数万在该处屯扎，该参赞督领官兵赶紧前进，正行走间，马步贼匪数万蜂拥前来，枪炮并发，势甚凶猛，该参赞将马步队分为三路，中路提督成玉率领步队

施放连环抬炮，贼匪不能进前，分左右来冲，复经左翼领队锡喇布等、右翼领队忠泰、毓书等率领马队抬炮枪箭并发，贼匪披靡败走，我兵向前追赶，贼匪左右伏兵来冲，复分兵迎击，贼匪力不能支，随即窜逸；追至科科热依瓦特地方，贼匪复整队来迎，我兵奋勇向击，自午至申，贼匪枪炮不继又复溃散；先后生擒贼匪八十余人，伤毙不计其数，获枪炮、刀、矛、旗帜、驼马、帐房无数，并获大炮一尊。该匪蚁聚数万余人，经该参赞等督率兵勇奋力前击，一日三战，以少胜多，奋勇可嘉，朕心欣慰之至。奕山著赏给二等镇国将军，赏戴双眼花翎，并赏给喜字玉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个，仍交部从优议叙；提督成玉著赏戴双眼花翎，并赏给乌勒兴额巴图鲁名号，领队锡喇布著赏给呼尔敦巴图鲁名号，忠泰著赏给齐琛巴图鲁名号，领队毓书著赏给头等侍卫，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协领西喇那、吉鲁木图、固呢杭阿并在事尤为出力员弁，著该参赞查明保奏，候朕施恩。至署阿克苏办事大臣扎拉芬泰，办理粮台源源滚运，应需军火口粮一切无误，亦著加恩赏戴花翎，仍交部从优议叙。

谕军机大臣等：据奕山驰奏行抵叶尔羌督兵迅速前进、又路遇贼匪连获胜仗各一折，另片奏拿获喀什噶尔送信回子，讯取供词等语，又据吉明等奏添派进征官兵及留防东路台站、又贼攻营盘、官兵极力抵御、适大兵驰至、随同获胜各一折，览奏欣慰之至。此次奕山由叶尔羌督兵前进路遇贼匪数万人连获胜仗，擒斩甚多，奋勇可嘉，已特颁恩旨将奕山等优加懋赏矣。贼势甚众，经中途剿击以少胜多，贼胆已落，著奕山乘机进剿，务须恪遵叠次谕旨督率兵勇出奇制胜，总宜设法断其归路，毋令首逆潜逃致贻后患。倘首逆业经就擒或已确实歼毙，即遵前旨由八百里驰奏以慰朕念。至从逆回众，自应悉数歼

除；其安分良回，必宜加意抚绥俾无失所，断不可妄加杀戮致令玉石俱焚，是为至要。其拿获喀什噶尔所属地方回子巴海一名，既据讯由开明阿等遣与叶尔羌送信，业经赏给顶翎、银两，即著解交吉明查明办理。至贼众围攻科科热依瓦特营盘，经游击花沙布等极力抵御，所有出力员弁著查明保奏，伤亡弁兵查明咨部议恤。其由贼队内逃出叶尔羌回子一名，据供贼匪分为两路来攻，著吉明等密饬防堵官兵随时侦探，加意严防。倘有贼匪窜入，即行相机剿击，毋稍疏虞。余均著照所拟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448 23—26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庚午（1847.12.1）

谕内阁：奕山奏大兵复获胜仗、贼匪分窜、英吉沙尔城垣解围一折。英吉沙尔城垣久被贼匪围绕，文报不通，经奕山于科科热依瓦特地方连获胜仗后督率官兵长驱直进，驰至距英吉沙尔三十余里地方，忽有贼匪数千人自山后突出，该参赞饬令提督成玉率领官兵一同向击，枪炮齐施，该贼匪被击伤毙不计其数，余匪逃窜，复经领队锡喇布等带领马队追赶直至英吉沙尔城西沙梁，贼匪向西窜逃；官兵进城，该参赞等乘胜长驱，重围立解，殊为可喜。奕山著加恩赏给喜字搬指一个、喜字白玉翎管一个、黄辫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并交部从优议叙；奕山之子三等侍卫载龑著加恩赏挑乾清门；提督成玉、领队西喇布、忠泰、毓书均著加恩各赏给白玉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个，俱交部从优议叙，忠泰并著加恩赏挑乾清门；各协领并在事尤为出力员弁，著奕山查明保奏，候朕施恩。

（卷448 29—30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癸酉（1847.12.4）

谕内阁：本日据奕山驰奏喀什噶尔贼匪分窜、城垣解围并

收复回城一折。该参赞于两次击散贼匪后督兵由英吉沙尔前进，未到喀什噶尔即探知该贼匪先已闻风窜逸，尽数逃散出卡，官兵整旅入城，现在搜查回庄余匪等语。此次回匪入卡滋事本系乌合之众，喀什噶尔虽被围困，并未逼近城垣；经奕山等督兵赴援，两次击散贼匪，卡内肃清，剿办尚为迅速。奕山等屡经降旨加恩，所有先后出力各员弁著查明据实保奏。至喀什噶尔城本坚固，当贼匪入卡滋事时，该城大臣开明阿等坐拥重兵，先事既失防范，临时又复退衄，所统满洲、绿营官兵临阵推诿，致误事机，及至城垣被围，存城官兵尚有三千余名之多，未能遣兵出城冲击，坐守待援，一筹莫展，庸懦无能，实属可恨。开明阿、丰伸泰著即解任，由奕山派委妥员解交布彦泰严审确情，定拟具奏。喀什噶尔办事领队大臣著毓书暂署，换防总兵著锡喇布暂署，一切善后事宜并著奕山会同吉明、舒兴阿、毓书等酌量妥办。奕山著俟事竣再回叶尔羌参赞大臣本任。

又谕：现在大兵克捷，二城解围，布彦泰著仍回陕甘总督本任，文庆著无庸前往署理。前颁定西将军印信，著布彦泰遇便恭缴。该督带往肃州弁兵均著撤回归伍。所有军需局务，著即督饬经手各员核实报销，勿稍冒滥。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奕山奏喀什噶尔贼匪分窜、现已解围、回城业经收复一折，览奏已悉。据称贼匪虽经逃窜，该处回庄甚多，且距边卡较近，难保该匪等不勾结藏匿复行窥伺滋事。仍著奕山督饬兵弁详细搜查，务令余匪净尽，边圉肃清，仍不惊扰良回，殃及无辜。此次调证喀什噶尔各兵，该大臣即酌留千数以备防剿，其余各兵均令撤回归伍。领队忠泰及各协领，著奕山择其带兵得力者酌留数员随同防守，期免疏虞。开明阿、丰伸泰坐失机宜，遇贼先败，已明降谕旨著奕山派委妥

员解交布彦泰审办。所有应行质讯之人著一并解往，以便研究确情。其开明阿、丰伸泰因何肇衅，又临时败退，是否因伊两人意见不合，进退失据，或刚愎自用，或不得兵心，或临阵畏葸致误事机及一切废弛情事，该大臣仍一面明查暗访，据实密奏，毋稍瞻徇，断不准令伊二人知之。至另片奏阿奇木伯克伊斯玛依尔捐办面斤、草料等项备赏兵勇之处，亦著该大臣于事竣后声明请奖。此外，各城伯克尚有捐备军需者，著一并查明具奏，候朕施恩。又，另片奏请饬布彦泰前往商办善后事宜等语，此次二城本无疏失，即善后应办各事谅亦无多，即著奕山、毓书会商吉明赶紧妥办。总期周密无遗，是为至要。奕山著俟办理善后事竣再回本任。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本年回匪滋扰喀什噶尔，初起事时人数无多，开明阿等身任大臣坐拥重兵，不难立时殄灭，乃竟因循观望，遇贼即败退入城，被贼围困数月毫无措置，及奕山大兵已到，目击贼匪逃散情形尚不知率兵夹击，其庸懦无能实属可恨，已明降谕旨将开明阿、丰伸泰均解任，著奕山解交布彦泰审明严办矣。该员等平日既训练无方，临事又首先溃散，以致坐失事机，劳师糜饷，且恐有刚愎自用或不得兵心或临阵畏葸、诸事废弛，致启边衅情事，著布彦泰于该员等解到时严行讯究，务得确情，如有狡展推卸，即著奏参革职。设有提同该处章京、兵弁对质之处，即飞咨奕山按名解赴甘肃详审究拟，据实具奏，毋稍徇隐。至二城现已解围，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已派锡喇布暂署，仍著布彦泰于陕、甘两省总兵人员内择其熟谙边情、能胜领兵之任者奏明派往更替，以重边防。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据萨迎阿奏请将派出各员仍留印房会办事件等语。此时大兵克捷，南路各城解严，伊犁军粮局既经裁撤，所有前

经派出之各处当差人员及废员等一应咨覆事件文案谅亦无多，著该将军饬令仍回本处当差。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抬枪为军中利器，最为适用，其带往军营或存贮各城备用各抬枪如有残缺损坏不堪使用者，著奕山、萨迎阿饬令随时检齐解回内地，不得留贻口外致为回人所得，并著传谕各该城大臣一体恪遵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48 32—37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乙亥（1847.12.6）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吉明等奏恭报喀什噶尔城垣解围、停止未到官兵、现办各情形一折，览奏均悉。喀什噶尔城中仓存储备军需粮料既足敷应用，所有叶尔羌尚未起运之粮料著即行停止拨运，其前议按台滚运章程著毋庸议，草地各台站亦即裁撤。至奎里铁列木庄藏匿贼匪已大半逃窜，该大臣等现饬派弁兵前往搜捕，该庄回户均系惰兰，叠次从逆，自不可仍令居住该庄，著吉明等酌量情形严行查办。该回子家属等如何分别迁徙、妥为安插之处，著咨商将军萨迎阿妥行办理。其由喀什噶尔及奎里铁列木庄陆续逃回之叶尔羌伯克、回兵及探信回子共二百数十名，该大臣已饬押解来城审讯，此项回子本无知识，不能以内地之法绳之，著即详细研鞫，如情有可原，尚可贷其一死。该大臣等惟当审度情形分别核办，总期无枉无纵，以惩奸匿而靖边隅，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喀什噶尔地居关外极边，界连安集延、布鲁特等处回庄，该城办事领队大臣有控驭、抚绥、防守边卡之责，员缺最为紧要，得人简任，方不至有辜职守。布彦泰前在新疆年久，于各该城领队、办事大臣及协领之贤否谅所深知，其有堪胜喀什噶尔之任者，即著据实奏闻，候朕简用。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德龄奏贼匪逃窜、英吉沙尔业经解围一折。此次回

城收复，所有善良回众著即加意抚绥，毋令失所。余匪尤宜搜查净尽，贼匪所筑炮台即行拆毁，城外暗挖地道著即赶紧填堵。所有应办各事宜，该大臣务当督饬弁兵认真妥办，次第经理，毋稍率忽，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448 38—40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丙子（1847.12.7）

谕内阁：昨日兵部带领引见期满二等侍卫二等子爵降旨以副将用之马凤图系原任提督马济胜之子，马济胜曾经出师著有劳绩，马凤图著加恩遇有各省副将缺出即行补用。

（卷448 40—41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庚辰（1847.12.11）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大兵克捷，二城解围，贼匪业已远窜，自无须出卡穷追。惟前据吉明等奏称讯据安集延回子热孜克，供称此次贼首系阿里玛斯玉素普和卓之子布孜尔罕、爱林伯克巴布顶和卓之子倭里罕条列、加玛尔密喇普张格尔和卓之子罕和卓斯底尔罕等勾结滋事，并据该参赞及各该大臣查奏名目略同。惟该匪等诡诈多端，托名煽惑希图纠结是其惯技，所称和卓等名号是否实有其人，抑系将年岁相等之人冒名假托，哄诱回众入卡滋扰？未便因探信回子等传讹之词遽信为真。即钟翔等前奏差往侦探之密尔杂胡里所禀因送马面见玉素普之子条列和卓右手背有黑记一块等语，亦难保非捏词饰混。试思该匪等踪迹断难逃人耳目，所有附近边卡之回子居民及各官弁、伯克中必有能知其详者，著奕山等遴派员弁、伯克设法密访，加意详查，务得实在情形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之。寻奏：探访此次滋事贼首系张格尔之兄玉素普两子迈买的明、阿布都拉、张格尔之弟巴布顶之子倭里即倭里罕条列，由霍罕进卡滋事，实未闻有布孜尔罕、罕和卓斯底尔罕等名目。至

条列和卓即系倭里，详加查访，并无人知该逆手有黑记。报闻。

（卷449 8—11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子（1847.12.19）

又谕：前因喀什噶尔回匪滋事，开明阿等临时退衄，坐失事机，曾经降旨将开明阿、丰伸泰解任，交布彦泰严讯确情具奏。兹据开明阿等奏守城始末及援兵解围情形一折。开明阿等坐拥重兵一筹莫展，迨经回城回子报称贼匪逃窜情形，不知乘机邀击，尚复迟疑株守；又经奕山谕令出兵夹击，仍复畏缩不前，乃犹腼然饰词具奏，可恨之至。开明阿、丰伸泰著即行革职，交奕山立即锁拿解交布彦泰审讯。如接奉此旨后开明阿等业已起程，即著布彦泰迅速派员迎提，即行传旨锁拿，解到时著布彦泰严行讯究，毋任狡展，务得确情定拟具奏。

又谕：吉明等奏官兵搜捕余匪、回庄肃清一折。前经该大臣等派令官兵前往奎里铁列木庄搜捕余匪，行至沙梁附近遇见马步贼匪，官兵迎击，该匪等胆敢抗拒，我兵枪炮齐施，贼被轰击败退，把总朱德首先杀贼，该将弁等奋勇驱兵直扑贼巢，擒毙多名，余匪窜散附近地方，均经逐细搜剿，余党悉就肃清。该庄均系惰兰回户，前此屡经附逆，此次官兵往捕仍敢抗拒，实属怙恶不悛。现既悉数歼除，庶足稍示惩儆。所有首先杀贼之把总朱德著以守备升用，先换顶带；其在事尤为出力之官兵、伯克等，著查明具奏。

以剿办喀什噶尔等城回匪出力，赏协领吉鲁木图、固呢杭阿副都统衔，佐领额哲苏、玛克塔春、博尔果苏、奇克坦布、都司达哈春、千总朱云巴图鲁名号，佐领富珠尔泰、阿木尔、吉兴、防御三音布、富珠哩、图且春、守备李鹤林、千总马振邦、伯克鲁则、入则、巴海花翎，骁骑校诺海等蓝翎，余加衔、

升补有差。

以剿办黑孜布依回匪赴援出力，赏游击花沙布、都司张守仁、图塔布、守备夏元赓、把总李廷贵、千总马镇邦花翎，把总徐士贵等蓝翎，余升补、议叙有差。

（卷449 17—19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丁酉（1847.12.28）

又谕：奕山奏审明投回伯克、分别办理一折。五品伯克世袭公爵迈玛特热依木沙、六品阿奇木伯克世袭五品顶翎阿布都卡哈尔虽经被贼圈禁，究未被胁入伙，著加恩免其斥革。塔斯浑庄七品明伯克博巴克被胁随行，旋即乘间投回，著革去伯克，加恩免其治罪，以示法外之仁。其尚无下落伯克三员仍著上紧访缉，查明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奕山奏酌量裁撤征兵以节糜费及现在办理招抚回众情形一折。此次大兵进剿，贼匪远窜，现经招抚回众，搜查余匪，回户虽渐次来归，人心仍未大定，且传闻有大股贼目仍在阿赖等处往来游奕，自仍应密为侦探，严行防范，以备不虞。现除裁撤兵丁外，其截留喀什噶尔换防兵丁并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兵丁共二千三百六十余名，著即酌留该处，俟探明贼匪实系远遁及搜捕安抚各事宜均已就绪后即行裁撤。至阿尔吐什庄回众先行附逆，旋即远散流离，现除招抚来归者尚短三千余户之多。该回众等依恋故土，原有不肯远徙之心，倘搜办过峻必致群生疑畏，窜入贼巢。卡内少一回子，即卡外多一贼匪。该参赞请以安抚为先，所见甚合机宜，著即加意招抚，妥为安插，俟逃亡回户渐次来归，人心大定后，再将从逆、被胁各回犯逐细查明，分别办理，以示怀柔而伸宪典。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449 31—32页）

以剿办苏噶特布拉克贼匪，赏游击马义巴图鲁名号，参将豆光保、游击樊成、张文行、都司兵格、守备田玉生、马俊、佐领巴图鄂奇尔、防御都绷阿、和尔金布、讷勤阿、吉凌阿、萨凌阿花翎，骁骑校图克唐阿等蓝翎，余加衔、升补有差。

以随征回匪出力，释回伊犁遣犯一千一百七十四名。

（卷449 33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戊戌（1847.12.29）

又谕：扎拉芬泰等奏捐银赏给分防之伯克、回子等语。此项捐银一千三百两，著布彦泰筹款拨给，毋庸归入军需报销。

（卷449 34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辛丑（1848.1.1）

谕军机大臣等：开明阿奏请将回子民勇鼓励等语。据称六品顶翎回子达乌塔、金顶回子乌普、闲散回子麦列克当道路梗塞之时往来赍送奏折；又，民勇索发仓、何义发剃发变装，突围前赴叶尔羌驰递公文，分别请予奖励，著奕山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片著发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吉明等奏拿获布鲁特贼匪讯明办理情形一折。布鲁特贼匪前曾乘喀什噶尔等处贼匪猖獗之时纠聚扰掠回庄，经派出伯克、回兵出卡追击擒斩多名，贼势窜散，所有在事出力之伯克、回子等著查明奏恳恩施。至黑孜尔、塔克察隆、牌斯热瓦特三处布鲁特邻近卡伦，向与城上送信，兹该比等递禀以“逃避远方未及与城上送信，并未从贼”为词，虚实殊难凭信。惟既讯据贼犯等供称该比等实未入伙，现复悔罪输诚，自无庸再行派兵出卡搜求，著即曲从宽宥。该大臣等惟当加意安抚，俾众心贴然，毫无疑虑为要。本日又据开明阿奏应征粮布

尚未收齐一折。喀什噶尔贼匪肆扰之时，该处回户应交粮布等项多未收齐，是否因有贼匪未及收纳并该处动用备贮钱文粮石搭放兵丁盐菜等项是否属实，均著吉明等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开明阿原折著发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命陕甘总督布彦泰拨银七万九千五百三十七两解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备道光二十九年经费。

（卷449 36—37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壬戌（1848.1.22）

以堵御回匪，赏乌什阿奇木伯克公迈玛塔里普子买玛特三等侍卫，五品伊什罕伯克阿布都拉依木等赏换顶带有差。

（卷450 28页）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丑（1848.1.25）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奕山等奏捐造炮位、据情代奏一折，已明降谕旨将该提督等加恩奖励矣。因思抬炮、抬枪为行军利器，最为适用，此次攻击贼匪施放抬炮甚属得力，该参赞已饬回疆各城一体教演，自可悉臻娴熟。惟此项抬炮、抬枪只宜于满洲、绿营中制造演习，使之施放有准，至其如何制造如何演放之法，不惟卡外回子不可使其偷试学习，即卡内各城回子亦未便任令知悉。该参赞惟当严饬回城各营弁兵等密为演试，慎重防间，务令技艺娴习而机法秘诀不致外泄，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捐造炮位，予乌鲁木鲁提督成玉优叙。

以击贼出力赏叶尔羌守备石源花翎，武举蒋连捷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450 31—32页）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辛巳（1848.2.10）

谕军机大臣等：扎拉芬泰等奏酌筹应需银两数目一折。回

疆办理善后事宜款目繁多，自应随时通盘核计，以免拨解之烦。共计需银五十五万两，尽足敷用。如有赢余应归何处备贮，著扎拉芬泰等与萨迎阿、奕山商酌办理。除现解到银两并已解在途外，其不敷银二十五万两著布彦泰赶紧拨解。另片奏汇兑商民银两以备急需等语。该署大臣等已由阿克苏商民内通融汇兑大营银六万两、叶尔羌银一万两以备急需，著俟续调之款解到即行归还商民。该大臣等惟当核实筹划，撙节拨运，毋任经手劣员虚糜开销。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51 4页）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壬辰（1848.2.21）

以办理回疆军务出力，赏叶尔羌守备王建功、吴永庆花翎，即房章京瑞昌等蓝翎，回子四品商伯克伊布拉依木等翎顶，余升叙有差。

（卷451 13页）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庚子（1848.2.29）

又谕：奕山等奏查明逃亡回户数目并逃户产业、请暂将闲散回户拨补一折。喀什噶尔逃亡回户现经查明，除陆续招徕外仍有一千五百数十户尚未投回，著准其照案给限一年，于限内自行投首者概予免罪，给还原业，倘逾限不回或潜行逃归、被获到案，即照例严行惩办。其现在所进房产，著准令闲散回户暂行认领，以符原额。

谕军机大臣等：惟勤奏带往军营抬炮请毋庸运回、另行捐廉添制一折。据奏此次军兴由乌鲁木齐带往抬炮一百尊甚为得力，请毋庸带回原营，即分拨存贮等语。前已有旨谕知奕山等毋令回众深悉抬炮制度，该都统具奏时想未见及，故未能领会。此次抬炮应归何处存贮，既可便于调取又不致为回众仿效，著奕山、吉明、舒兴阿悉心酌核，会同妥议具奏，再降谕

旨。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51 18—19页）

又谕：林则徐等奏提解控案，延未赴解等语。云南永昌地方汉回挟嫌互杀，经该督、抚等出示切实开导，汉回已具结互保，矢无反复。惟香匪现经提解，竟敢藉词意图抗匿，该匪等平日烧香结会，往往挟仇擅杀平民，匿不报官，兹于提解人犯复敢纠约庇匿，意欲抗拒，此风断不可长。著林则徐等谆饬该道府等妥为晓谕释其疑虑，固不可操之过促致滋决裂，亦断不能任其抗拒不遵提讯。总须默化潜移，挽回风气，以绥边微而靖凶顽。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吉明等奏军需银两约计数目并请分拨银两封贮一折。据称巴尔楚克向无备贮银两，请于叶尔羌库贮银二十万两内分拨该营五千两，令其永远封贮等语。此项分拨银两所以应急需而备不虞，该处地等弹丸，官弁无多，不足以昭慎重，著将所拨银五千两存贮阿克苏库内，专作为巴尔楚克缓急供支之需。如阿克苏有应需支放之处，亦不得以此项动用。将此谕令知之。

（卷451 19—20页）

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等奏：霍罕遣夷使于十二月十二日至喀什噶尔，据称带有该夷明巴什木素满库里禀函，情词恭顺。得旨：彼此言语不通，文字难凭，断不可信以为实。加以反复无常之性，惟有慎守边疆，习练武备，善抚各城回众俾令心不外向，自能妥善也。慎勉为之。毋忽毋怠。

以办理回疆军务出力，予伊犁佐领图们泰等议叙有差。

以剿捕喀什噶尔回匪出力，赏甘肃参将谢天贵、游击萨保花翎。

以巴尔楚克防堵出力，赏署游击冷震东花翎，叶尔羌章京

讷穆栋额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以搜捕奎里铁列木庄余匪出力，赏守备林维城、马俊、徐登科、五品伯克伊斯玛依勒花翎，把总尹登云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以捐修乌鲁木齐城垣，予甘肃按察使云麟等议叙有差。

以回匪滋扰，免喀什噶尔民户、回户正杂额赋并积欠粮石、布匹普尔钱。

（卷451 20—21页）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辛酉（1848.3.21）

又谕：林则徐等奏保山县七哨匪徒打夺解省人证、随又焚烧县署、残杀城内回民、现在筹办情形一折，览奏已悉。云南永昌汉回互相仇杀，前经调兵剿办甫就扑灭，乃顽悍之徒藐法已久，兹复因永昌府县会营押解京控犯证，该匪等辄敢于中途劫去，旋又拥入城内焚烧保山县署，监犯尽行放出，先经招复之回民现被搜杀无存，镇、道、府、县俱被围困在城，道路梗塞，文报沉滞，不法已极，必应痛加剿洗，方足挽回积习。林则徐现已檄调各营精兵分投进剿，并已亲往大理府督办，荣玉材业经带兵前往，务当筹划万全，操必胜之权相机攻剿。固当分别良莠，不可妄杀无辜致失众心，尤不可再示姑容稍留余孽。总期一鼓作气悉数歼除，方足大昭惩创。所称镇、道、府、县皆被困窘在城，每日市粮限数出粜，现在曾否解围？该镇、道等如何著落？著即查明由驿具奏。其澜沧江为赴永昌必由之路，江桥板片现被匪等拆断，聚众把守，尤当迅即设法击散贼众，修复桥道铁索，俾文报得通，剿办方能得力。至军需经费，除于盐课项下借动十万两外，所有云南、贵州两省现收捐输之款并准其先行动支以济急需。程商采在省督催各路官兵，筹办粮饷，俱当悉心商办，务使兵威远振，汉回各匪尽皆慑

服，断不可稍有挫失，以靖边圉而除凶顽。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52 15—16页）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乙丑（1848.3.25）

以赍送文报出力，赏英吉沙尔回子达乌塔等蓝翎。

（卷452 26页）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庚午（1848.3.30）

又谕：吉明等奏英吉沙尔换防期满弁兵请给路行盐粮一折。上年回匪滋事，该弁兵等守城两月，屡次派出打仗著有微劳，现当班满撤回，所有各营弁兵五百八十余员名，著加恩自肃州以西准照征兵之例支给路行盐粮，以示体恤，其肃州以东仍照防兵之例办理。

以追捕布鲁特贼匪出力，赏叶尔羌五品伯克泰来、六品顶带明巴什迈买底敏花翎，六品顶带回子阿布都尔希特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452 31—32页）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戊寅（1848.4.7）

又谕：林则徐奏匪徒勾结滋事、调兵剿办、地方安静一折，览奏均悉。云南赵州弥渡地方内外匪徒勾结滋事，焚杀掳抢，且敢围署伤官，经该督调兵先往剿捕，将匪犯歼获数百名，并抚恤受害良民，地方均已安静，现在酌留官兵堵拿逸犯。著该督严饬该弁兵等实力查拿，务将逸犯悉数擒获，毋任一名漏网。此次在事人员著该督择其尤为出力者据实保奏，毋许冒滥。

（卷453 5页）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庚辰（1848.4.9）

又谕：奕山等奏霍罕夷使呈递禀词，译汉呈览。此次逆回

由霍罕逃出至喀什噶尔滋事，既据该夷使供称该伯克并不知情，且所递禀词俱属恭顺，著加恩准其照旧通商免税，自放呼岱达，以示怀柔。所有赏给该夷使银六百余两并蟒袍、绸缎等件，均准作正开销。

又谕：奕山等奏善后事宜告竣、存营征兵酌量裁撤一折。著准其暂留兵丁一千名驻扎叶尔羌，俟应撤之时，吉明奏明核办。

（卷453 7页）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辛巳（1848.4.10）

以英吉沙尔领队大臣德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伊犁协领济鲁木图为英吉沙尔领队大臣。

以喀什噶尔军务告蔵，赏伊犁伯克爱玛特、六品顶带通事回子阿布都克里木花翎，六品顶带瓦依斯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453 9页）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乙酉（1848.4.14）

谕内阁：布彦泰奏请分别缓免征兵领过银两一折。此次调赴回疆进征、中途停止之陕甘督标暨甘、凉、肃州各提镇营原派兵丁领过赏装银两，著加恩概免缴还。其官弁借支二年俸银，并著加恩自道光二十八年春季起分作四年在于应得俸廉内按季扣还，以示体恤。

（卷453 10页）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壬寅（1848.5.1）

又谕：奕山等奏军需用项代请捐办等语。英吉沙尔奖赏兵勇回子并修置器械等项费用银七百十两零，据领队大臣德龄呈请捐廉垫办，此项银两著作正开销，毋庸捐办。

以祷祈灵应，命修建察木伦军台龙神庙，列入祀典。从伊犁参赞大臣奕山请也。

以捐办回疆军需，赏阿克苏伯克爱玛特双眼花翎，余升叙有差。

以防守阿克苏出力，赏拜城伯克素皮呢雅斯花翎，毛拉玉奴斯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命回疆各城年班伯克暂缓入觐。

免伊犁奎里铁列木、木华尔两庄被贼回户旧欠钱粮。

（卷453 23页）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癸卯（1848.5.2）

谕军机大臣等：林则徐奏保山七哨慑服军威、缚献匪犯多名、仍饬兜围严拿一折，览奏均悉，所办好。永昌哨匪滋事，经该督亲驻永平督兵入哨，该哨匪等传闻此次所调兵练甚多，又闻弥渡用兵歼杀无算，望风悔惧，现已送回监囚、缴还军械并缚献匪犯一百三十余名，经府县讯取初供，已据承认多系传帖纠人、抗官焚署之犯，并经该督核对京控被告名单，提犯互相识认，所获实皆本人等语。该地方各匪于兵到时即先投诚献犯，惟所献之犯有无袒庇藏匿？必应查究，务期所献实皆本人。首犯尤关紧要，应令按名交出，仍一面明查暗访，断不可有一名顶冒，致有漏网。该匪等聚众抗拒已成积习，若不趁此兵威痛惩，将来必仍反复，岂有时常征调之理？现在云贵两省劲兵逼处，不患其不畏惧，如悔罪非出至诚，仅凭劣员从中调处稍示软弱，日后何以绥靖边圉耶？林则徐等惟当示以兵威，广加晓谕，倘略有恃众难驯情形，仍当立予剿洗。姑息适足养奸，戒之。其前经围困在城之镇、道等是否因力难抵御、畏葸无能、甘被围困抑或因事起衅、办理不善？倘只顾身家，苟全性命，有辱国体，亦应查明惩办，不可因事过遂置之不问。现在解围后该员等作何下落？著一并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有应参处者，据实严参，以儆将来。又，另片奏迤西久为盗薮，非重

兵无以扫清等语。劳师糜饷原非善策，然此次调兵较多，剿平哨匪之后如该督以为必应乘势掩捕方可一劳永逸，即著该督会同提镇择其要害压以重兵。所有著名匪类，责令指名缚献。总期汉回各匪尽皆慑伏，盗踪净绝，边圉肃清，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知林则徐并谕荣玉材、程矞采知之。

（卷453 24—25页）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癸丑（1848.5.12）

以供办兵差车辆，予吐鲁番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议叙。

（卷454 3页）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戊辰（1848.5.27）

又谕：林则徐奏讯办保山滋事匪徒并究办倡乱匪徒及分别酌撤官兵各一折，览奏均悉。云南保山县匪徒沈振达等前因被回民京控，辄敢倚恃匪徒金混秋邪术纠众劫夺提解案证，焚烧官署，将该处招复回户肆行搜杀，并商同阻截文报，抗拒官兵，经该督等檄调各营精兵分投进剿，先行出示晓谕，并于弥渡一案大振先声，该处民人畏慑军威输诚悔罪，迨全师压境之时，即有众庶献俘之举。现在首要各犯查拿到案者三百余名，分别正法、拟罪，办理尚为迅速。各营兵弁著分别撤令归伍。此案事起仓猝，众寡不敌竟能迅速蒇事，不致老师糜饷，文武员弁应得处分及失察各职名均著加恩免议。其未获各犯仍著严饬文武员弁督率兵役认真搜捕净尽，分别究办，勿留余孽。经此次惩创之后，务当严禁妖术，劝导乡愚，俾得永杜奸萌，共安作息。所有善后各事宜，著详细筹议具奏。另片奏在事员弁著有微劳等语，著择其尤为出力者据实保奏，候朕施恩，毋许冒滥。

谕军机大臣等：林则徐奏保山匪犯滋事、究出惑众倡乱之匪徒审明办理一折。此次云南保山县匪徒滋事，据该督查讯根

由皆由奸民金混秋惑众倡乱，该犯现已被获正法。惟当其潜住保山县睡佛寺内，沈振达等密与往来，该地方官既有风闻，若即时严密拿获究办，何至酿成巨案？乃该府、县仅驱逐出境，不即拿办，即该犯之供亦与吻合，似此养痈贻患，殊出情理之外。著林则徐查明参奏，毋得稍有瞻徇。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奕山等奏遵旨会同详议存贮抬炮一折，当交军机大臣议奏。兹据核议覆奏。火药铅丸为演放炮位要需，现在抬炮百尊已照军机大臣所议分贮叶尔羌、阿克苏、喀什噶尔三处，所有奕山等原请制备铅药经费、筹议叛产变价及换防兵丁配带铅药等项事宜并有不敷之处。著布彦泰按照各该处情形悉心筹划，妥议具奏。军机大臣议奏一折并奕山等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奕山等奏遵旨会同详议存贮抬炮一折，当交军机大臣议奏。兹据核议覆奏。所有此项抬炮百尊著即照军机大臣所议拨叶尔羌五十尊、阿克苏三十尊、喀什噶尔二十尊，严密存贮，勤加教演，密为防间，以昭慎重。至制备铅药、筹议经费、将叛产变价等项事宜，已有旨交布彦泰按照各该处情形筹议具奏矣。惟回匪出没无常，军营调取抬炮远近莫必，设遇仓卒调取，车驼人夫按程递送，既不免有中途攘夺之虞，尤恐缓不济急。其应如何豫为筹划，调取如何迅速，届时责成何项员弁方不致临时贻误之处，著萨迎阿、奕山、吉明悉心筹划，妥议具奏。军机大臣议奏一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54 12—15页）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庚午（1848.5.29）

谕内阁：萨迎阿奏查明和阗续垦余荒地亩现已一律开渠安户、拟定试种升科年限并安设伯克等恳请赏给燕齐地亩一

折。此次续垦余荒二万八千一百亩，除招户承种外尚余四千一百亩，著赏给新设伯克等作为燕齐地亩，以资养赡。其所需夫工、牛只、农具等项俱系该大臣率同各章京等捐资办理，并著免其造册报销。

（卷454 17—18页）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乙巳（1848.7.3）

谕内阁：林则徐奏现乘凯撤大兵分投捕获历年窜扰要犯多名、审明立置重典一折。林则徐此次督兵进剿，于永昌七哨慑服军威后，复乘凯撤大兵将历年永、顺、云、缅军营剿散余匪搜捕多起，究出戕害掳禁员弁、拒杀兵丁练勇各要犯七十六名，审明立置重典，自足大快人心，永昭炯戒。此外尚有伙同支解赵发元之姚老五一犯，虽据现犯供称已被击杀，恐难尽信，仍著该督派员密访确踪，毋任捏饰幸逃法网。其在永昌军营阵亡之署守备赵发元，既据查明道光二十六年驻守飞石口时贼匪马无二等央其让路，该署守备大骂不允并发矢射中贼首张富唇吻，致贼匪支解挖心吞食，情实可惨，且该署守备本系回人，深知大义，敢忾捐躯，尤堪嘉尚。赵发元前已有旨赐恤，著加恩照参将例赐恤，所有该部前遵谕旨议恤之处著即撤销，并赏银三百两，即由该地方官支领库银交该故员家属收领，以慰忠魂。其余查明应行议恤之各员弁兵丁，均著该督咨部照例核办。余著照所拟办理。至永昌镇、道等已据查明并非甘心困辱，亦无激变情事，免其治罪。其应得处分，著该督核其轻重定拟具奏。寻奏：腾越镇总兵拴住、迤西道王发越、永昌府知府李恒谦、署保山县知县韩捧日协同访获要犯四百余名，并未敢置身事外，惟究系失于觉察，应请交部议处。从之。

（卷456 5—6页）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癸酉（1848.7.31）

军机大臣等议覆陕甘总督布彦泰奏：回疆各城本地产有铅磺等物，并非购料维艰，官为收买可杜回夷透漏之病，且由各城自行采办既免受湿走硝，运费亦可节省，并责成本营将弁认真制造，似于实用有济。所有回疆各城添演抬炮不敷铅药，应令各城自行制备。至按年添制铅药，应以演炮次数定购料多寡，计抬炮百尊岁需铅价银一百四十四两零，以北路价值最大之营分比较，计岁需火药仅止工料银一百九十三两，应于甘省绿营额设公费支剩银款内每年宽为筹拨银四百两，专备各城新添抬炮操演之需。自道光二十八年为始，统随回疆经费由叶尔羌参赞大臣咨调作正开销。从之。

（卷457 2—3页）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乙酉（1848.8.12）

谕内阁：前因喀什噶尔回匪滋事，开明阿等临时退衄，叠经降旨令布彦泰研讯确情，定拟具奏。兹据该督奏逐款讯明，请将丰伸泰按律拟斩，开明阿从重发往新疆，均属罪所应得。惟据查明该革员等被围之际先后出城接仗多次，又因探知众寡不敌回城调兵，尚非怯懦先退，虽未能相机克敌，而坚守危城不至失陷，尚可原情末减，以示法外之仁。丰伸泰著加恩改为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开明阿亦著加改恩为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

陕甘总督布彦泰奏：遵旨察讯胞弟赛什雅勒泰在伊犁参赞大臣任内自戕一案。赛什雅勒泰前于奏报擒馘布鲁特提拉折内陈明卡外肃清，嗣因又有夷匪滋扰甚为愤懑，所派马队虽已获有胜仗，究未悉数歼擒，更深焦灼，兼之已革领队大臣开明阿等先辞联衔奏报，继又再三恳求列衔，疑其有意推诿，虑以后更多掣肘，遂逞其悻直之气遽尔轻生，实属胸怀逼仄。现在查明实系自戕，并无他故，应请即就现审供情完结，以省案

陕。得旨：公正至当。刑部知道。

（卷457 12—13页）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庚寅（1848.8.17）

以剿办云南弥渡保山哨匪功，加总督林则徐太子太保并赏花翎，赏游击马福花翎，都司陈得功、守备王国才巴图鲁名号，知县李峥嵘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457 16—17页）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癸巳（1848.8.20）

谕内阁：海枚奏撤回遣勇在途致毙人命、审明定拟一折。此案伊犁遣勇赵玉等在途抢掠，致将回子爱木拉等戮伤毙命，经带领之协领那尔洪阿、游击樊成当将该犯等拿获究办，究与带领兵丁行走滋事者有间，著免其交部议处。

命陕甘总督布彦泰拨银一万九千九百两解赴阿克苏，五千两解赴库车，备道光三十年经费。

（卷457 19页）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丙子（1848.10.2）

谕内阁：萨迎阿等奏遵旨查明和阗新垦达瓦克地亩、添设伯克援案给予养廉及分拨燕齐地亩并开单呈览一折。著照所议办理。至萨迎阿前次具奏折内将达瓦克误写达瓦齐、自请议察一处，著加恩宽免。

（卷459 6页）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甲辰（1848.10.30）

命陕甘总督布彦泰拨银九万六千八十两有奇解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五万八千二百八十二两有奇解赴叶尔羌、巴尔楚克，备道光三十年经费。

以捐垦霍尔罕荒地，赏六品伯克迈玛第敏、素皮呢雅斯、伊斯玛依勒、胡达巴尔底、迈玛特热依木、回子依底斯巴海花

翎，回子呢雅斯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460 10页）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丙寅（1849.3.22）

谕内阁：锡喇布、春福奏新垦地亩补拨回户认种及无人认种各情、请旨办理一折。喀什噶尔河东巴依托海地亩既经该大臣等招拨回户分别认种，准其俟本年秋成后察看情形酌量升科。至河西阿奇克雅黑地亩，据该大臣奏称兵燹之后回子民人喘息未定，暂行停缓认种。著俟民力稍纾设法陆续招徕，仍遵前旨妥筹试办以收地利，并将现在升科实数若干造册咨报户部查核。

（卷464 17页）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癸卯（1849.4.27）

谕内阁：吉明、德龄奏边外安静情形并在逃回子全数投回一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在逃回子一千余名口，现经全数投回，虽在一年限外，所有原业田产加恩仍准给还以示体恤，并著该城大臣督饬该阿奇木伯克等妥为安置，勿令滋生事端。

谕军机大臣等：吉明、德龄奏霍罕收取卡外租税，被布鲁特将该夷目杀害潜逃等语。览奏均悉。卡外蛮触相争，事所恒有，抚驭之道但当处以镇静，听其自然，毋须过问，致启哓渎。该大臣等既经密饬三城暗加防范，自应将各城满汉防兵认真训练，军械炮火随时检齐，务须饷足兵精，时存有备无患之意。仍不时妥饬员弁侦探该夷动静，据实禀报，毋许贪功多事，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卷466 3页）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辛卯（1849.8.13）

又谕：萨迎阿、德龄奏请将库贮红钱作为新添伯克养廉

一折。现在英吉沙尔添设六、七品伯克各一员，准其在于喀什噶尔库贮红钱余项内拨给八串五百文作为养廉，以资办公。

（卷469 19页）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庚戌（1849.10.31）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奉天有已革捐复刑部笔帖式宜巨素行无赖，广修房宅，招集匪徒，聚赌蓄娼，大为地方之害；又抢夺重案层见叠出，州县规避处分十匿其九；吉林之北强盗尤多，犄角争雄，戕害行旅；田庄台、没沟营两处亦有回民垄断网利，啸聚械斗，并有知县被炮击坏坐车之事各等语。奉天为根本重地，吉林地方均关紧要，必当法纪肃清，若如所奏职官诱赌窝娼，匪徒肆扰，盗贼横行为害地方，莫此为甚。著奕兴、倭什讷、书元、文俊等各按原奏所指情节遴委干员确查密访，按名弋获，一一破案。其因循不力之州县严参重惩，以肃纲纪而靖闾阎。如有应行知会直隶、山东之处，亦著酌量咨办。将此谕令知之。

（卷472 12—13页）

道光三十年正月庚子（1850.2.18）

谕内阁：奕兴、乐斌奏回民聚众械斗、现获要犯多名一折，另片奏请将防御革职等语。此案回民刘耀与民人刘泳和等聚众斗殴，互相仇杀，复敢逞凶拒捕，致伤官兵，实属罪大恶极。现获首伙各犯非审讯明确尽法惩治不足以昭炯戒，著交奕兴、乐斌会同盛京刑部及兼尹府尹严行推鞫，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界官防御依兴阿于此等凶盗重案既已疏防于前，又不能协缉于后，著即行革职，以为缉捕懈弛者戒。

又谕：书元、文俊奏请将捏禀邀功之撤任知州革职一折。奉天府属辽阳州知州方发祥于该州境内回匪刘耀等聚众械斗一案事先疏于防范，节经饬拿，日久并未获犯，迨经该管上司派员

带兵拿获首从各犯解省，始以会同拿获具禀，显系捏词邀功。现据奕兴等移咨该兼尹等专折参奏，自应严行惩办。方发祥著即革职，以为捏饰取巧者戒。

（卷476 9—10页）

文宗咸丰皇帝实录

道光三十年正月庚戌（1850.2.28）

又谕：各游牧蒙古王、贝勒、贝子、公等俱系多年受皇考重恩之人，兹闻皇考大故，自必同深哀恸，各欲奏请迅即来京叩谒梓宫。若令其全行来京，往返跋涉，反失皇考体恤蒙古臣仆之圣意，且各游牧均有应办事件，所有各游牧内外扎萨克、青海、杜尔伯特、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处之蒙古王、公、额驸、台吉等及回子伯克等俱停止来京，著交理藩院迅即行文遵行。

（卷1 18—19页）

道光三十年二月甲申（1850.4.3）

谕内阁：前经皇祖妣大行皇太后大事，曾经降旨令轮应年班之内外各扎萨克、蒙古喇嘛、回子等均著过二十七个月再行按班来京。兹遇皇考大行皇帝大事，著不论内外扎萨克、阿拉善、青海、杜尔伯特、乌梁海、土尔扈特、霍硕特、伊克明安等处轮应年班之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公主之子孙、御前乾清门及在外行走者，均遵前奉谕旨仍过二十七个月后再行按班来京。其各项应来之呼图克图、喇嘛等亦著过二十七个月照例来京。其藏内呈进丹书克使臣、堪布察木多之帕克巴拉呼图克图等使臣、回子伯克吐斯吐舍廓尔喀等，均著过二十七个月再行各按年班来京。

（卷4 8—9页）

道光三十年二月辛卯（1850.4.10）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捕务废弛、请饬查办一折。据称奉天府复州城东百余里有地名栗子寺，四山险峻，向有回匪等潜居其中，窃掠乡民牛马勒赎变卖，远近居民无不受害，地方官置之不问；自上年十二月至本年二月，抢劫重案层见叠出等语。盛京为根本重地，若如所奏缉捕废弛以致盗却肆行，尚复成何事体？著奕兴、书元、文俊按照原参各案严饬地方文武官员认真捕拿正贼务获，按律惩办，仍著将各案情形现在曾否破获逐案据实覆奏，不准隐饰取咎。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 15页）

道光三十年三月丙辰（1850.5.5）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大兴县属之西营、东安县属之东营、通州所属之余家府各地方回民多抢夺勒赎之事，天津府城匪徒聚会，名曰锅伙，索扰铺户货船，本年正月有拆毁住房一案；又，定兴县姚村镇正月间有钱铺被贼明火持械劫去钱文衣服一案，易州东关于本月有骑马贼匪百余人施放火枪、打劫布铺银两布匹并砍伤铺伙三人、捆缚数人一案，其贼均未弋获；又，涞水县已革武生曹汉广胆敢啸聚贼盗，主使强劫，闻拿拒捕，种种不法等语。畿辅重地亟宜除莠安良，若如所奏，是盗贼横行，商民被扰，缉捕之不力已可概见，不可不急加惩创，著卓秉恬、陆应谷、讷尔经额严饬文武员弁迅速查拿，从重惩办。如有地方官讳盗弥缝，缉捕懈弛，分别严参，毋稍姑息，以儆奸宄而安善良。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6 11—12页）

道光三十年四月丙寅（1850.5.15）

谕军机大臣等：内阁侍读学士董瀛山奏弭盗诘奸一折。据

称邪教盗贼在在皆有，而避藏之巧，蔓延之多，惟交界处所为最。历举从前查办教匪、会匪各案，以漏网余匪支流蔓延，近又结党成群，如江苏盛行吃俸名目，而淮安一带尤甚；直隶盛行在里名目，而天津、静海等处尤甚。在官人役亦多习教之人，妄言祸福，煽惑乡愚，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又如直隶沧州一带回匪往往与山东滕县、峄县、兰山县等处教犯以盗贼为生业，竟至父子习传，师徒授受。近来广西、贵州均有大伙劫抢拒捕之案，直隶、山东均有劫夺人车、赍本折差之案。叠经降旨严饬密拿，而地方文武视为具文已可概见。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四川、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各水陆交界之区盗贼公行，此拿彼窜，地方官吏以界址辏辐巧为推诿之门，行旅商民困人地生疏苦无控诉之路。固由处分例案不严，该管官得以取巧规避，遂置缉捕于不问，而各督抚养尊处优，纵有严参勒缉之文，并无扫除盗薮、肃清地面之实效。著各直省督、抚、顺天府府尹等于各教会名目严密察访，将各匪犯余党遗孽掩捕净尽，从重惩办，以彰国法而正人心，并随时严饬各道府督率该管州县会同营汛员弁于交界处所加意侦缉，两地均任责成，严查兵役贿纵包庇，使匪徒无托足之所，邻境盗犯认真堵截擒拿，不得稍分畛域，庶盗风戢而民生安矣。原折著抄给阅看。该侍读学士所请严定交界协缉章程、斟酌允当、不致两岐之处，著吏部妥议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7 9—10页）

道光三十年七月壬子（1850.8.29）

谕内阁：前据御史陶恩培奏盛京地方捕务废弛，叠出抢劫重案，当交该将军、府尹认真查办。兹据奕兴等覆奏委员分途访查各案，与该部御史原奏大略相符。虽经各该地方官详报有

案并获犯解审，而逸犯尚多未获。所有已届疏防限满各员，应即照例分别题参。其缉捕不力之小凌河管界佐领常禄、锦县知县周良卿均著交部议处。未获各犯仍饬严密查拿务获，归案究办。盛京为根本重地，似此盗劫肆行，成何事体？该将军、府尹务必随时认真整顿，严饬地方文武各员实力缉捕，勿令盗风日炽，方为不负委任。至复州城守尉春英于家人刘成拐骗银物捏词报劫旋即潜逃未能即时弋获，实难辞咎，春英著交部议处，仍饬严缉刘成获案，究讯确情，照例惩办。再，据奏称复州城东栗子寺地方间有回民潜住山内，业经查拿驱逐，仍著严饬该界官常川稽察，不准容留匪类盘踞滋扰。其七道岭盗窝既据查明系在热河朝阳县界内，著热河都统惟勤迅速查明窝盗处所，严密缉拿，悉数弋获惩办，以肃捕务而靖地方。

（卷14 6—7页）

道光三十年八月甲申（1850.9.30）

又谕：此案张二、杨九以回民窝留积匪王六全儿等于南苑附近地方纠伙叠窃，并有吓禁更夫重情，现照部议分别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酌拨种地当差，著沿途督、抚严饬经过地方官小心押解，毋致疏脱，并著该将军、大臣将该犯等到配日期即行咨报刑部。嗣后似此改发重犯，著一体将到配日期咨明该部，以凭查核。

（卷16 8页）

道光三十年九月甲午（1850.10.10）

谕内阁：僧格林沁、阿灵阿奏请将聚众殴差之匪徒查办等语。密云县所属穆家峪地方税局，有贩羊回民胆敢聚众多人持械逞凶，闯关劫犯，不法已极。著顺天府府尹迅速查拿，按名弋获，交刑部从严审办。

（卷17 8页）

道光三十年十月乙丑（1850.11.10）

谕内阁：刑部奏回民滋扰税局，现获各犯并未在场等语。密云所属穆家峪地方税局有贩羊回民滋扰，当经降旨饬拿人犯送部，兹据讯供贩羊之人皆散在天津、保定、河间等处，著将现获案犯解交直隶总督，委员前赴该处严密访拿，悉数弋获，按律惩办，以重税务而肃法纪。

（卷19 11—12页）

道光三十年十月己卯（1850.11.24）

谕军机大臣等：据琦善奏搜捕柯柯乌苏群贼并剿灭雍沙番贼一折，另片奏各犯解省，并斥革格窝、严查汉奸各等语。据称该番族连年伙抢，为西宁、甘州、凉州、肃州之巨害，该督派兵剿捕，而柯柯乌苏地方群贼先已窜去，因将雍沙番贼剿除，并讯据生擒各犯供认抢劫多案；且百户尕鲁库、百总东都鲁父子纠抢戕害大员，自应严切讯究，毋任狡展。所有与贼通信、令其逃避之察罕喇嘛旗下蒙古章京格窝，著即革去翎顶一并严讯。青海大臣衙门蒙古通事何以有三十余名之多？据称有偷漏消息等情，亦应确查核办。惟前据哈勒吉那奏称该督将海兰地方插帐雍沙番子歼毙净尽，该番等平素有无为匪未据营员具报。该管蒙古郡王等亦称该番素无冒番行抢情事，甚至痛哭流涕恳请办理，并称恐附住之阿里克族番与察汉诺们罕旗蒙番人户心怀疑惧等语，当经降旨令该督明白回奏。著琦善遵照前旨一并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含混。将此谕令知之。

（卷20 13—14页）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乙未（1850.12.10）

谕军机大臣等：琦善奏遵旨明白回奏并续捕黑城回匪各一折。据称海兰地面汉名雍沙，现在剿灭之番子系大囊谦千户所属，并非玉树番族；近因大囊谦频年荼毒良民，戕害

大员，是以带兵痛剿；又折奏黑城回匪恃险抗拒，枪毙官兵，经署提督桂龄、总兵萨炳阿等分堵该城南北两门，大兵占住山梁用大炮轰击，弁兵蜂拥直前歼毙多名，各撒拉回众投诚献贼各等语。该番等赋性犷悍，扰害善良，据该督所奏情形，自应如此惩办，所获各犯经甘肃两司讯明供招后妥为监禁，仍著琦善亲提研讯，自行具奏，候旨办理。该督前奏甘省近边番贼以柯柯乌苏为群聚之所，外来番族汇集于此，西路之雍沙、东路之黑城等处皆为贼之腰站，是该督此次阅边既以柯柯乌苏为扼要之地，何以带兵前往，听其窜匿，仅将未逃之番贼什加外荣额群本三名拿获正法，又称穷追深入势有不能，乃回兵于雍沙、黑城等番大加剿灭？该督本意是否欲剿除柯柯乌苏之外贼，因不得手，姑将雍沙等处之内贼掩其不备痛加剿办？该督出省巡阅折内仅称遇有番匪潜出滋扰，乘势掩剿等语，未将如何办理主见详悉声明，而哈勒吉那陈奏情节又多不同，著琦善仍遵前旨将前后剿办根由据实覆奏，毋稍含混。至所称现在撒拉既知畏威怀服，献贼投诚，著即体察情形相机妥办，不值再劳兵力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21 7—9页）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庚戌（1850.12.25）

又谕：琦善奏河北番、回及循化撒拉悔罪投诚、缚献各贼、审明办理一折，另片奏在事出力人员可否分别保奏等语。番、回扰害良民，频年肆行抢劫，自应加以惩办。该督带兵巡阅，先将潜踞内地之雍沙番及黑城撒拉回匪次第剿除，现在黄喀洼番族悔惧，该管喇嘛率领头目人等缚献贼犯一百数十名，均经分别审办，西宁东路河北一带番、回及循化八工撒拉均已投诚，现饬提镇等撤兵归伍，办理尚为迅速。其黑城地方移驻营汛之处，著即妥议具奏。此次在事出力文武员弁，著该督择其

劳绩尤著者分别保奏，候朕施恩，毋许冒滥。

（卷22 11—12页）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己未（1851.1.3）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哈勒吉那奏称琦善带兵出卡将海兰插帐雍沙番子歼毙净尽，夺获牲畜，击打番帐等情，当经谕令琦善明白回奏，并饬哈勒吉那查明覆奏。嗣据琦善叠次奏陈剿办情形，与哈勒吉那覆奏、该管郡王呈诉各情节迥不相符。事关控驭蒙番，办理稍有失宜，易致藉口启衅。萨迎阿现已有旨谕令回京，著即迅速驰赴西宁，沿途密访，并将该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并台吉集克默特、纳木加立多尔济、端多布旺扎勒等传齐，悉心查问该番族住牧该处原委及现在因何迁延未回原牧，其戕官劫抢各案是否积年旧案抑系近时滋扰？琦善办理此事时，其巡边折内未经先行奏明，是否因剿除柯柯乌苏贼匪未能得手，移兵雍沙掩其不备，诛戮过当，以致波及蒙古，滥杀无辜？且牲畜器械夺获者是否皆系贼物？通共击毙番族若干？蒙古人等若干？所讯各供是否确凿，有无刑求威逼情事？其剿办黑城撒拉回匪及黄喀洼献贼投诚等情是否所奏皆实？此次办理之后，现在蒙番情形如何？琦善等折内所陈各节，均著逐一访查，据实具奏。萨迎阿久任边帅，于地方绥辑事宜谅能深思熟计，弭患未然，断不致预存成见迁就了事，务当秉公持平剖析是非。如琦善有办理过当及哈勒吉那偏听饰词之处，即应分别参奏，不得稍有不实不尽。至蒙番如何经久相安，不致别生枝节，一并通筹妥议奏闻。琦善、哈勒吉那前后各折件并单均著发交萨迎阿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3 4—6页）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丙寅（1851.1.10）

又谕：前因琦善叠次奏陈剿办雍沙番子情形与哈勒吉那覆

奏、该管郡王呈诉各情形不符，业经降旨令萨迎阿于回京时驰赴该处密查矣。兹又有人奏称琦善到任后，屡有番贼抢掠重案，该督并未严饬剿除；至本年七月间奏请巡阅时带兵追捕，于时番贼抢劫频闻，该督始犹移兵避贼，迨贼众抗拒，不得已调兵会剿；乃于番贼逃匿之后，将熟番妄行杀戮，并严拷被获熟番，逼令供认勾结；其晚间开炮轰毙撒拉回子情形尤为惨酷。若如所奏，该督滥杀无辜，贪功喜事，于边务大有关系。著萨迎阿于接奉前旨驰往密查之际，按照折内所指各情一并严密访查，据实具奏，断不准稍有隐饰。谅萨迎阿必不肯代人受过也。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3 14—15页）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壬午（1851.1.26）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琦善剿办番回一案，降旨令将前后情由据实覆奏。兹据琦善奏称此次带兵巡阅系自外而内以次扫除，及抵柯柯乌苏，贼已闻风远飏，窜入雪山深处，碍难穷追，即将雍沙、黑城二处番回歼除，黄喀洼旋亦投诚，并非因外贼未能得手始行移剿内匪等语。著萨迎阿仍遵前旨迅速驰赴西宁一带，沿途访查雍沙等处番回果否与外夷勾结为奸，必应剿洗，其杀伤是否过当，所陈先后剿办情由果否确实，有无掩饰。其审拟雍沙番贼现在甘省监禁者尚有二十四名，著萨迎阿到甘省时提讯确供是否与琦善所取各供相符，务当悉心研鞫，无枉无纵。琦善覆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4 19—20页）

咸丰元年四月戊午（1851.5.2）

谕军机大臣等：奕山奏俄罗斯国恳请于喀什噶尔贸易、先事筹度并将德龄函称碍难三条照缮呈览一折。前据该国来咨派员于今春来赴伊犁会商贸易章程，现在尚未前来，奕山以该国

于哈萨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税，用其乌拉，今请于喀什噶尔通商，则路经伊犁西南之哈萨克接连布鲁特，亦必供应乌拉兼收租税，所虑极是。德龄所称碍难三条亦能计及久远。俄罗斯前请三处添设贸易，其心本属叵测，因以近边民人生计为词未便拂其和好，准于伊犁、塔尔巴哈台试行，而喀什噶尔则窒碍之处甚多，断无准行之理。若俄罗斯人来仍复申请无已，奕山等务将碍难各情曲为譬说，以我朝平定新疆、回疆已历百数十年，该国向于恰克图通商历久相安，何以至今忽有三处通商之请？因念和好多年，未便全行拒绝，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窒碍之处尚少，是以勉从所请。三端之中已允其二，即属格外体恤。至喀什噶尔地方过于辽远，货少商稀，卡外夷回种类不一，加以该国人在彼通商必至争论生事，在中国既窒碍多端，即外人亦必有损无益。此理甚明，断难允准。奕山等临会议时固宜平心静气，罕譬善道，以德龄所虑情形逐层分晰开谕，尤宜坚持定见，理直气壮，勿为恫喝之词所夺，遽行草率定议，迁就曲从，将来致滋流弊，惟该将军等是问。其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亦当妥议章程，面面顾到，以期经久无弊。前奏碍难照恰克图之例抵赔遗失货物，此层尤关紧要，如有似此非分干求，即应据理驳斥。凡事均须慎之于始，万不可勉强应允，贻患将来。边防疆计所系极为重大，谅该将军等定能懔遵节降谕旨，加意慎重办理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31 2—4页）

咸丰元年五月丁亥（1851.5.31）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奉天新民厅、辽阳、锦州、承德、海城、岫岩等处沿途白昼抢劫，盗皆骑马，手执大刀鸟枪，或数人，或数十人，拦抢客商；赴案呈报，地方官反将事主扣留，捕役需索费用，因之被抢者辄隐忍不报；间有报者，或讳

匿不行，或改强为窃，或逼具悔状，或赔赃完结；道光二十九及三十年间，岫岩恒裕店劫去银八百两，辽阳沙河南抢劫小车六辆，吉林贡差至新民屯，劫银二百两，职员夏景虞行至海城县，被劫赃至六百余两；又，锦县永和公铁器铺被劫银四千七百余两；其盗窝则在辽阳沙河之刘尔堡、接官堡、笔管堡三处，窝盗二百余名，盗首刘大老虎、刘二老虎每日率领行劫；又有海城牛庄、富家庄回匪一二百名日日行劫，奸污妇女等语。盛京根本重地，前经叠次有人奏参该处盗风日炽，屡经严谕该将军、府尹等督饬查拿，从严惩办。如果认真整顿，何至盗案叠出，肆行无忌？似此捕务废弛，地方文武所司何事？著奕兴、恒毓、文俊按照原参各案著名盗首严饬地方各官认真捕拿，赃贼务获，按律惩办。如有讳饰不报及勒改呈词等情，一并严参，毋稍徇隐。原折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33 2—3页）

咸丰元年五月甲辰（1851.6.17）

谕内阁：朕前因琦善剿办雍沙番族一案与哈勒吉那所奏情形不符，又屡被人参奏各款，降旨令萨迎阿驰赴西宁查办。兹据奏查明琦善剿办黑城撒拉回子及黄喀洼番贼尚无过当之处，惟讯明雍沙番犯等供词并详查番族住牧原委及被剿情形，实属率意妄杀，刑求逼供等语。向来甘、凉一带时有番贼抢掠，居民行旅均受其害，边疆大吏原应随时查拿惩办，以戢奸宄而卫善良。此案若使琦善剿办得宜，朕方嘉其才能干济，乃据查奏所称任性错谬竟至于此，实属大负委任。琦善著即革职，由萨迎阿派员解送来京，交刑部按照折内所参情节严行查讯。又，萨迎阿前奏琦善上年未能禁止张镫演戏一节，著刑部一并定拟具奏。所有前次刑部核拟雍沙番犯罪名折片，著仍交该部于全案

核定时另行奏明，请旨办理。

（卷34 6—7页）

谕军机大臣等：萨迎阿奏遵旨查明琦善被参各款一折。据称琦善剿办黑城撒拉回子及黄喀洼番贼尚非无故兴师，惟将雍沙番族杀毙多名，实系妄加诛戮。边疆地方蒙番杂处，抢掠之案层见叠出，查拿惩办固不可使有屈抑，亦不可稍示宽纵。萨迎阿查办此案于该处情形操纵缓急自必确有定见，琦善既已获咎，蒙古郡王所递诉词业经为之剖白，萨迎阿现署总督，即将蒙古番民日久相安章程悉心酌核，奏明妥办，不可因此案琦善办理过当转开姑息养奸之渐。其现讯之通事千总马图、把总七福供吐不实，并供词狡展之把总康润，均著革职严行审讯，并将现经讯明之雍沙番子等如何安置之处一并妥议奏闻。前交查办各案亦著逐款查明，分别具奏。再，琦善前次保奏剿办番回出力各员，雍沙之案业已错谬，自不能再邀鼓励，琦善原奏折单片均著钞给阅看，其中倘有一二员于另案出力者，亦即核实具奏，毋任冒滥。将此谕令知之。

（卷34 8—9页）

咸丰元年六月壬戌（1851.7.5）

豁免伊犁阿齐乌苏民、回各户借欠籽种。

（卷35 8页）

咸丰元年六月辛巳（1851.7.24）

又谕：前据兵部奏甘肃把总赵胜经总兵派委探贼被戕，该督未将总兵以下各官查参等情，当降旨交琦善确查覆奏。兹据查明该弁赵胜踵探贼踪，实因轻率追捕以致遇贼被戕。该镇萨炳阿于派委查探之时既未详慎指示，及该弁兵被戕之后又不立即踵捕；署永安营游击朱成贵、署察汉俄博营都司张顺于界连地方潜匿贼匪漫无觉察，迨经失事并不赶往截缉，均难辞咎。

萨炳阿、朱成贵、张顺著一并交部分别议处。其被戕官兵，著该部照例核办。

谕军机大臣等：据琦善奏撒拉回子复聚众于卡尔冈庄，前往昂思多、黑城子、拉曲山等处，称欲修盖供拜搬取黑城工所砖瓦，拆烧工用物件，打毁木架、禁条等语。上年琦善带兵剿捕时，各庄撒回恭顺投诚交出贼匪，何以故智复萌，于原争修建地方辄敢攘取工物，妄图修盖？殊属反复无常。著萨迎阿迅饬该镇将将该撒回头人设法查拿惩办，一面将各庄良回妥为开导，毋令藉端滋扰。原片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36 23—24页）

咸丰元年闰八月庚寅（1851.10.1）

又谕：前据琦善保奏剿办番回出力各员，曾经降旨交萨迎阿查核。兹据覆称琦善前次攻剿番回伊未曾目睹，所保人数较多，不能查出何员出力，措词已属含混；又称容俟留心考察，另请鼓励。是于剿办番案之外复开冒滥保举之端，尤属错谬。萨迎阿著传旨申饬。

（卷41 12—13页）

咸丰元年十月甲辰（1851.12.14）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琦善奏剿办番回，酌保出力员弁，当降旨交萨迎阿查奏。嗣据奏称原保人数较多，何员尤为出力未能查出确据，不敢滥保等语。琦善所剿番回不止雍沙一处，如黑城子、黄喀洼等处，岂无一二出力之员堪膺保举者？著舒兴阿再行确切访查，据实具奏，候朕酌予恩施，毋稍冒滥。所有琦善、萨迎阿原奏折片清单均著钞给阅看。其请撤察汉城蒙古防兵并右冀郡王暂居永安一节，事关边界防戍，更易旧章，必应慎重筹议，以期日久相安。著舒兴阿仍遵前旨悉心体察，不可将就目前，致滋流弊。该督经朕特简边疆重任，谅能弹压抚绥，

悉臻周妥也。勉之。将此谕令知之。

（卷46 9—10页）

咸丰元年十月乙巳（1851.12.1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琦善奏撒拉回子复聚众于卡尔冈庄，前往昂思多、黑城子、拉曲山等处称欲修盖礼拜寺，搬取黑城工所砖瓦，拆烧工用物件，打毁木架、禁条等语，曾谕令萨迎阿饬令镇将等将撒拉回子头人查拿惩办。现在如何办理之处尚未奏到。该回子头人曾否拿获？各庄良回是否安静？著舒兴阿遵照前旨妥为筹办，毋令别滋事端。琦善原折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6 12—13页）

咸丰二年二月丙午（1852.4.14）

谕内阁：讷尔经额奏拿获形迹可疑人犯，请旨审办等语。回民杨逢年于夜间在秋润行宫前空地坐歇，被官兵盘获，著交行在刑部审明办理。蓝翎侍卫何瀛著听候传质。其看守园镫疏于防范之官兵，著俟定案时查明核办。寻刑部奏：讯明杨逢年因与何瀛认识，乘夜往觅借钱，擅入镫城。按律拟杖六十、徒一年。从之。

（卷54 16页）

咸丰二年四月癸巳（1852.5.31）

贷伊犁被旱回民籽种。

（卷59 8页）

咸丰二年五月辛亥（1852.6.18）

又谕：奕山、布彦泰奏库存回布壅积过多、请暂停征运一折。伊犁库存回布连起运在途多至四十七万余匹，每年需用不过二万匹，若不及早变通，必至积久霉朽。著德龄会同奕山等查明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城每年回户布匹正赋，应如何变

通折征，仍不至苦累回户，悉心筹议，奏明办理。其塔尔巴哈台分运布匹著即停运。

（卷61　页）

咸丰二年五月戊辰（1852.7.5）

又谕：毓书奏吐鲁番地方回民互斗伤毙多命、派委道员查办一折。吐鲁番回民与打花民人口角争斗，聚众多人互相斗殴，以致伤毙多命，情节较重。其因何起衅，是否约期械斗，均须彻底根究。著乐斌即饬镇迪道和祥驰往该处严拿凶犯，弹压地方，并查明起衅根由，提集应讯人证解交乐斌秉公审讯，按律定拟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63　7页）

咸丰二年六月乙未（1852.8.1）

谕军机大臣等：奕山、布彦泰奏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回子郡王爱玛特呈控该城大臣，请旨查办，并将原呈呈览。著即派布彦泰前往叶尔羌按照呈内所控情节秉公确查，据实具奏。爱玛特本年应归年班来京，著布彦泰传旨饬令毋庸来京，听候审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64　2页）

咸丰二年七月戊午（1852.8.24）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奕山、布彦泰奏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回子郡王爱玛特呈控该城大臣，请旨查办，当有旨令布彦泰前往确查，并传旨饬令该伯克毋庸来京，听候审办。兹据德龄、倭仁奏该伯克藉年班进京讹索路费，各回庄共摊元宝千锭，复讹索羊羔皮二千张，皆系该伯克护卫，阿浑经手等语。爱玛特著即解任，交布彦泰按照折内所参并该伯克前控各情秉公研讯，据实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65　17页）

咸丰二年七月己未（1852.8.25）

又谕：春熙奏夷匪窜扰卡伦、现已堵逐出卡一折。此次夷匪窜扰卡伦，虽经援兵当时击退，该守卡官弁不能先期警奋，以致焚烧房屋，伤毙官兵，均有应得之咎。守备崔万清、把总马钧著与失于防范之副将恒安一并交部分别议处。春熙著交部议处。所有被伤、阵亡之兵丁，著该大臣查明咨部议恤。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春熙奏夷匪铁完库里霍卓于六月初六日窜扰乌什毕底尔卡伦，经春熙先后派委本城驻防副将恒安、守备崔万清、把总马钧等带领兵丁并饬伯克带领回兵分别堵捕；贼匪先因守卡弁兵睡熟偷进卡伦，乘风纵火，焚烧卡房，伤毙官兵；旋经援兵接应，贼始退出等语。现在该匪是否远遁抑仍在卡外游奕？内地回众是否不致被其煽惑勾引？著布彦泰于行抵叶尔羌时与德龄严密侦探贼众多寡，并贼首铁完库里究系何处回子，何以有霍卓名目，查明具奏。春熙另片奏拟请酌派叶尔羌官兵等语。著德龄即选派精兵，先后密咨该城以便调用，仍著布彦泰酌量情形密侦严防，务期弭患未然，不可稍涉张皇。原折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66 3—4页）

咸丰二年七月癸亥（1852.8.29）

又谕：前据奕山、布彦泰奏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回子郡王爱玛特呈控该大臣各情，并德龄、倭仁奏该伯克讹索回庄各款，及春熙奏夷匪铁完库里霍卓窜扰乌什毕底尔卡伦、经官兵击退一折，叠经谕令布彦泰前往叶尔羌查办。兹据奕山等奏爱玛特二次遣人投递呈词，钞录呈览。著布彦泰仍遵前旨迅即驰赴叶尔羌将德龄等所参及该伯克历控各情节秉公确查，逐款研讯，是否该大臣等参办不公，抑系该伯克藉词挟制，据实核办，毋稍迁就。至夷匪铁完库里先扰喀什噶尔，旋即窜至乌

什，虽经官兵击退，现在尚未远遁，事关控制外夷，抚辑回众，布彦泰久历边疆，一切情形熟悉，谅能妥筹办理，操纵得宜也。

（卷66 14页）

咸丰二年七月庚午（1852.9.5）

谕内阁：奕山、布彦泰奏贼匪窜入喀什噶尔卡伦、官兵追剿连获胜仗、余匪逃窜一折。喀什噶尔地方前于五月间有贼匪铁完库里纠众入卡，被剿窜逸，当经谕令该大臣等侦探严防。兹于六月初九日又有逆匪倭里罕纠约布鲁特贼匪二百余人自图舒克塔什卡伦窜至小阿尔图什庄，总兵桂龄带兵往剿，于初十日驰至伊斯里克卡伦，贼已闻风逃出卡外；十三日贼匪由伊兰瓦斯卡窜扑阿尔胡庄，桂龄复驰赴迎击，该匪胆敢抗拒，我兵枪炮齐发，歼擒贼匪多名，复向巴尔昌卡伦追剿，斩获甚多，余匪逃出卡外。仍著督饬守卡员弁随时侦探，加意严防，毋稍疏懈。

（卷67 3—4页）

又谕：奕山、布彦泰奏喀什噶尔又有逆裔带领贼匪入卡、官兵连获胜仗、斩擒多名、余匪逃窜一折。贼匪铁完库里先经窜入喀什噶尔，旋扰乌什卡伦，叠据该大臣等先后奏到，降旨令布彦泰驰赴叶尔羌确查妥筹办理。此次奕山等所称六月初九日又有逆裔倭里罕带领布鲁特贼匪自图舒克塔什卡伦窜入，经总兵桂龄等追剿至巴尔昌卡伦逃出。是该匪等仍在卡外窥伺，并未远飏，守卡官兵何以任其出入，毫无抵御？是否疏于防范？有无被贼拒伤？据报贼匪二百余人，何以又称歼毙不计其数？是否回庄已被裹胁？折内俱未声明。所称逆裔，究系某逆后裔？刻下因何起衅？现又窜往何处？著布彦泰仍遵前旨迅速驰赴叶尔羌逐细详查，相机妥办，并迅饬各城边卡

一体严防，务期弭患未萌，毋得稍形疏懈，亦不可稍涉张皇。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寻奏：喀什噶尔守卡官兵均未被拒受伤，逆裔倭里罕查系巴布顶之子，张格尔之侄，铁完库里勾结前来，并无起衅别情，现已远飏。兵皆归伍。报闻。

（卷67 6—7页）

咸丰二年七月甲戌（1852.9.9）

又谕：特克星额、桂龄奏续有另股安集延贼匪突入卡伦滋扰，经官兵迎击得胜一折。该匪等屡次入卡滋扰，现虽击败逃走，而首逆未除，难保不再行勾结，秉隙窥伺。著该大臣等饬令各卡伦隘口严防密探，倘仍敢纠众入卡，即激励官兵务期悉数歼擒，毋致稍有疏纵。此次拿获贼犯同前次拿获之密呢雅斯等四名，著一并交叶尔羌参赞大臣于审明后即行正法。将此谕令知之。

（卷67 18页）

咸丰二年八月壬寅（1852.10.7）

谕内阁：奕山、布彦泰、德龄、特克星额、桂龄奏贼匪复入卡滋扰、经官兵击败逃遁各一折。据称夷匪铁完库里霍卓与倭里罕霍卓在喀什噶尔卡外阿克萨伊地方会合，并有贼目克奇克霍卓、卡提条列霍卓、依善罕等由霍罕逃出同聚一处，于七月十一日夜窜至小阿尔吐什庄滋扰，经特克星额等先期准备并派阿奇木伯克迈玛特抚谕回庄，桂龄带兵防剿，饬令委营长奇车布吉新布、游击勒丰额等并力攻击，贼不能支，出卡逃窜，拿获贼匪多名，夺获器械多件，现仍严防等语。夷匪屡次入卡滋扰，特克星额区划得宜并能抚绥回众不至煽惑，桂龄督率将弁奋勇击贼，调度有方，均堪嘉尚。特克星额、桂龄著加恩各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个，仍俱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之将弁兵丁及伯克等，著查明据实保奏，候朕施

恩，毋许冒滥。所有拿获贼犯，著仍解交德龄严行审讯，定拟具奏。

（卷70 7—8页）

咸丰二年九月戊午（1852.10.23）

谕内阁：乐斌奏遵查民回互斗起衅缘由、请将缉捕不力之署同知惩处一折。前因吐鲁番地方民回互斗伤毙多命，谕令该都统严饬缉拿要犯并查明起衅根由具奏。兹据奏称民回互斗系因争占庙摊地址及抢钱起衅，并无约期械斗情事；署吐鲁番同知萨斌泰访拿案犯未能全行弋获，经该都统严饬，又仅获一名，缉捕实属不力。萨斌泰著先行革职留任，勒限三个月饬将案内凶犯悉数拿获，严行审办。如限满无获，著即严参。

（卷71 16页）

谕军机大臣等：据奕山、德龄、特克星额、桂龄等奏夷匪四次窜入喀什噶尔所属卡伦、复经官兵击退各一折。该匪等窜扰卡伦已至四次，其中必有巨匪为之主谋，是否即系倭里罕等率领安集延及卡外回众滋事，抑或另有从中勾串主使之人？据拿获安集延、布鲁特奸匪供称勾结潜办铅子、火药，又探听官兵数目，是该匪等蓄谋煽乱已久。现在卡内回子虽未被其煽惑，而贼匪总未大受惩办，仍在卡外窥伺，难保不去而复来。桂龄现在移营托古萨克，务与特克星额确侦严防，毋稍疏忽，并著奕山、布彦泰、德龄严饬所属并附近各城一体严密防堵，不得以叠获胜仗稍涉大意，总以安抚回众，绝其勾结为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71 17—18页）

咸丰二年十月丙申（1852.11.30）

谕内阁：前据御史王茂荫奏驳秋审拟缓之绞犯拜双汶一案情罪未协，当交九卿核议具奏。兹据会同详核，拟请改入情实；

并据兵部尚书魏元烺以该犯情伤俱轻，不应入实，另议具奏。朕详加披阅，此案陕西回民拜双汶刃伤无服族叔拜景汶至死，死者年已七十，且系徒手，该犯等各持有刀械，名曰解劝，意实攒殴，迨拜双滦连戳弃刀逃跑之后，该犯目睹伤重复行冒砍致毙，情节实属凶恶，刑部以“殴非预纠，伤无致命”拟入缓决，虽系查照历年成案办理，究于此案情节尚未允协。所有拜双汶一犯著照九卿改拟入于情实办理。至向来金刃伤人之案，乾隆年间曾奉谕旨“或以骂詈起衅，或以手足先殴，而凶犯辄持金刃抵拒杀伤，”其为逞强毙命已可概见。此等而不入于情实，何以惩暴除凶？后又叠奉谕旨“即以金刃伤而论，亦当核其情事之曲直，伤痕之多寡。”今不详细确核，一概入于情实，又岂矜恤庶狱之意？仰见圣训昭垂，至为平允。现在刑部所查近年成案，或金刃致毙徒手而死者并非年老，或金刃致毙老人而死者又非徒手，情节参差，与此案之理曲情凶、且目睹余人连戳多伤又加很砍者不同，自应酌改入实以儆凶顽，岂可拘泥成案致滋疏纵？惟人命至重，案情不一，嗣后中外问刑衙门遇有此等命案，均当确核情伤，持平定议。断不可惑于救生不救死之说改易情节，牵就成案，致令死者含冤；亦不得因奉有此旨概拟情实，致启深文周内之弊。至案关服制，尤当研讯确情，详核定拟。总期情真罪当，无枉无纵，以副朕明慎用刑之至意。

（卷74 6—7页）

咸丰二年十二月丙申（1853.1.29）

谕内阁：前据春熙奏乌什卡伦被夷匪窜入滋扰，守卡官弁不能先期警备，当降旨将协防卡伦之守备崔万清、把总马钧及副将恒安交部分别议处，并将春熙交部议处。兹据奕山等奏称当贼匪纵烧卡伦之时，该守备等立即带兵往堵，恒安亦即驰

往，登时将贼匪击退，卡外地方并未滋扰，回庄亦未被裹胁等语。该将弁等功过尚足相抵，恒安、崔万清、马钧均著准其开复处分，春熙处分亦著加恩开复。

（卷80 1—2页）

咸丰二年十二月戊戌（1853.1.31）

吐鲁番扎萨克郡王回子阿克拉依都等二人于西苑门外瞻觐。

（卷80 12页）

咸丰三年正月丙辰（1853.2.18）

谕内阁：布彦泰奏审明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禀讦该管大臣、定拟具奏一折。此案乾清门行走回子郡王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爱玛特于所属护卫、阿浑挟势婪赃毫无觉察，又以该管之参赞、帮办大臣逼认摊派路费畏罪情急列款讦控，实属咎无可辞。爱玛特著退出乾清门，革去阿奇木伯克。姑念伊父伊萨克擒获张格尔有功，著仍留王爵，发交伊犁将军差遣以观后效。叶尔羌参赞大臣德龄、帮办大臣倭仁风闻该伯克摊派路费及护卫、阿浑索赃等情并未查讯明确即行参奏办理，殊未允当，德龄、倭仁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寻议：降三级调用。从之。

（卷82 1—2页）

咸丰三年正月壬申（1853.3.6）

以剿办喀什噶尔夷匪出力，赏帮办大臣桂龄巴图鲁名号，领队大臣特克星额、佐领奇车布、吉新布、游击勒丰额、守备富隆阿花翎，千总邹步云等蓝翎，余升叙有差，并赏兵丁一月盐菜银。

以喀什噶尔打仗出力，赏三品阿奇木伯克二等台吉迈玛特在乾清门行走，余升叙有差。

（卷83 33页）

咸丰三年三月庚申（1853.4.23）

又谕：有人奏直隶各属多有教匪等语。据称安肃县境内有万余天竺教匪，景州西南有秘密还乡教匪，沧州小梁山南北赵伙地方有回匪，畿辅重地岂容奸宄潜藏？前次屡有人奏，均经降旨饬拿，总未闻有破获之案，岂陈奏之人皆系风闻无据耶？著讷尔经额密饬各该州县侦探确踪，设法掩捕，毋得养痈贻患，致令匪类横行。倘地方官有弥缝讳饰情弊该督不行参奏，经朕别有访闻，惟讷尔经额是问。将此谕令知之。

（卷88 21页）

咸丰三年四月癸巳（1853.5.26）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奏变通新疆兵制一折。据称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余名，岁需经费一百四五十万两；其换防官兵俸赏、行装、盐粮等项取给于内地者亦复不资；现值军兴数载，议款维艰，拟请将陕、甘两省调往口外换防官兵自本年为始概行停止；其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八城应设防兵，即由伊犁、乌鲁木齐绿营内如数酌拨，如绿营不敷抽换，准其于满洲营官兵内通融调拨，一律定为五年更换等语。新疆兵饷为数最多，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若不亟思变通，此后愈难为继。著陕甘总督、伊犁将军、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叶尔羌参赞大臣按照所奏通盘筹划，如果事属可行，即酌议章程迅速奏明办理。该督等务当公同商榷，于节省经费之中仍寓相为维制之意，不得以窒碍难行一奏塞责。至所称拟以土尔扈特兵换防之处，此项人等能否与回疆相安，有无窒碍？仍须斟酌。又片奏预筹经费并酌拟款目十条，均有实际。著该督等体察现在情形核定章程，迅速具奏办理，毋得因彼此会商以致迁延时日也。原折片单均著钞给阅

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91 30—32页）

咸丰三年六月庚辰（1853.7.12）

谕内阁：奕山等奏回子郡王捐备军饷等语。回子郡王前任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呈请捐输俸银以备军饷，具见悃忱。惟念该郡王所得俸银藉资当差，著毋庸捐输以示体恤。

（卷96 38页）

咸丰三年六月甲申（1853.7.16）

又谕：吴文镕等奏回匪滋事戕官一折。云南东川府属汤丹厂回匪马二花等纠聚多人，声言欲报汉民从前焚抢之仇，胆敢焚烧街市民居，杀毙多命，复将署参将明恒伤跌殒命，并拒毙官兵多名；复有距城数十里之三官庙等处同教之匪闻风乘势焚抢，似此凶横肆行，不法已极。现经该督、抚等调兵会同剿办，并缮发告示晓谕回汉良民毋被煽诱，吴文镕现已统兵出省筹剿，复招募土练以期一鼓歼除，自应如此办理。前有旨令吴文镕速赴闽浙新任，此时剿匪紧要，著俟罗绕典到任后再行奏明赴任。该督等迅即督饬镇道各员相机进剿，及早扑灭。应如何弹压抚绥之处，并著体察情形妥筹速办。总期绥靖地方，毋致蔓延贻误。署参将明恒跌崖殒命，著查明请恤。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97 6—7页）

咸丰三年七月戊午（1853.8.19）

又谕：吴文镕等奏剿办寻甸回匪获胜情形一折。滇省东川回匪滋事，前经吴文镕带兵出省剿办。兹据奏称该匪被剿逃至寻属之柯肚地方，勾结八甲各村寨回民恃蛮抗拒，于六月初五等日经我兵围攻杀贼数十人及百余人；首匪马二花于十五日夜挈带千余人窜至寻城迤北之鲁冲回寨，煽惑八甲匪徒负隅不出，

经吴文镕督令署臬司崔光笏及道府等分兵进剿，并饬总兵爱兴阿、常存两路夹攻，该匪出队迎拒，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算，直入贼巢斩馘数百人，首匪马鹏程等亦经拿获讯明正法；现在八甲地方业已肃清等语。回匪经官兵痛加剿洗，该督务将余匪悉数歼除，勿留余孽。其在逃之首犯马二花等仍著严拿务获惩办，毋稍疏懈。

（卷100 18—19页）

咸丰三年八月庚辰（1853.9.10）

又谕：刑部等衙门题驳奉天省审拟杨堂详罪名一案，所驳甚是。此案承德县回民杨堂详因妒奸谋杀米俭，脱逃至二年之久潜回探信，经伊父杨希孟藏匿，旋被米俭堂兄米淇拿获送官，杨希孟嘱留不允争斗，以致杨希孟被米淇砍伤殒命。该府尹以杨堂详罪犯斩候脱逃二年后被获，照例应改斩决，因逢恩诏免其逃罪，仍以斩候具题。经刑部以杨堂详谋命起衅致伊父被砍殒命，与谋杀人致父自尽者事同一律，即应按例拟以立决，事犯虽在恩诏以前，不准援免，议请驳令该府尹另行按例妥拟报部。该犯情罪重大，毋庸交该府尹另题致稽时日。杨堂详著即处斩，其米淇一犯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所有错拟罪名之审转各官，著该部查取职名照例议处。

（卷102 3页）

咸丰三年八月甲午（1853.9.24）

又谕：周天爵奏颍州回汉械斗、京员、绅士、府、县各执一词、请将该府县撤任提案审讯一折。安徽颍州府阜阳县回民械斗，该府毛含昱批驳诉呈不为审理，以致捻匪乘衅滋事，实属办理不善。颍州府知府毛含昱、阜阳县知县刘梦松均著先行撤任，交周天爵会同李嘉端亲提人证秉公严讯，按律定拟具

奏。其游击、守备二员，著该侍郎等查取职名一并参撤审办。

（卷104 10页）

咸丰三年八月庚子（1853.9.30）

又谕：据给事中吴廷溥奏近来各盐商多招集无业回民，不将姓名报司送部，以致巡役人等借查盐为名讹诈强窃，并有白昼劫掠之事等语。现在贼匪窜扰晋境，与直隶壤地毗连，天津系商贾辐辏五方杂处之所，难保无匪徒潜伏其间暗为勾结。著文谦遵照定例将盐务各巡役姓名查明造册送部，倘有匪徒奸细窜名混迹，即行严拿惩办，并饬各盐商详慎雇募，不得以无业游民充数，以清盗薮而饬纲。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传谕知之。

（卷104 38页）

咸丰三年九月乙巳（1853.10.5）

谕内阁：理藩院奏请暂停年班来京一折。内外扎萨克、蒙古王、公等自军兴以来或捐输经费，或呈进马匹，均属急公报效，本年年班若仍令其照常入贡，费用浩繁，恐增苦累。所有本年内外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额驸年班均著暂行停止一年。其回子伯克及后藏堪布如已启程，无论行抵何处即著折回，无庸来京，以示体恤。

（卷105 13—14页）

咸丰三年九月癸丑（1853.10.13）

又谕：罗绕典、吴振棫奏剿除回匪、首犯就擒一折。据奏回匪裹胁数千人盘踞东川之翠云寺、小雪山，经该督等饬令护总兵王国才等带兵进剿，穷搜巢穴，击杀无算，被胁回民纷纷赴营求抚，首犯马二花及余匪悉就擒获，并将难回一万三千余人派员递回安插；现在东川寻甸地方一律肃清等语。此次剿办回匪文武员弁，著该督等择其尤为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

恩。至该地方失事文武各官功过尚足相抵，著加恩免其议处，无庸再行保奏。

（卷106 3页）

咸丰三年九月丙寅（1853.10.26）

又谕：李嘉端、袁甲三奏颍郡汉回滋事、胁从解散、首犯尚未全获、请将知府先行革职勒缉一折。安徽颍州府汉回滋事，经李嘉端、袁甲三等督同地方绅士妥为劝谕各安本业；所有前次乘机焚杀各匪徒，经颍上县知县程钰等督率各处团练拿获多名，并将汉民首犯张吟盘擒获正法；其回民首犯陈长泗肇衅酿祸，汉回共忿，岂容久稽显戮？乃颍州府知府毛含昱办理此案先既未能持平，复于护解该犯漫不经心，致令中途脱逃，实属庸懦无能。毛含昱著即革职，仍留于该地方勒限协缉，务获究办。至各处汉回共处相安已久，孰非朝廷赤子？嗣后该地方官等于汉回交涉事件务须一视同仁秉公办理，以昭平允而息纷争。倘有意存偏袒致启衅端，该上司即严行参奏，毋稍徇隐。

（卷107 16—17页）

咸丰三年十二月乙酉（1854.1.13）

又谕：明谊等奏哈密扎萨克回子郡王伯锡尔呈请情愿捐输银两以备军需，转行请旨。哈密扎萨克回子郡王伯锡尔现在呈请情愿捐银五千两以备军需，实出于至诚，惟军营所需银两现已敷用，该回子等藉此度日，所捐银两毋庸赏收，以示朕嘉奖体恤回子之至意。

（卷115 22页）

咸丰四年正月己未（1854.2.16）

谕内阁：罗绕典、吴振棫奏覆查总兵等官，请分别办理等语。总兵常存、署总兵爱兴阿前因会剿回匪延误经吴文镕奏

参，降旨将常存暂革，爱兴阿革职留营效力。兹据该督等查明常存被参后即能督率兵勇杀贼立功，尚知愧奋，著开复原官，毋庸来京陛见。爱兴阿自革职后卧病寻甸，不能随营出力，著勒令休致。直隶杜胜营都司白人鹏派赴协剿屡获胜仗，尤为得力，著以参将留于云南尽先补用。

（卷118 32页）

咸丰四年正月庚申（1854.2.17）

以云南剿办回匪出力，赏县丞王炳楠等蓝翎，知府邓尔恒等加衔、升叙有差。

改定新疆南路换防兵制，添派伊犁满洲营兵二百名、乌鲁木齐绿营兵一千二百名、满洲兵三百名；裁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四城防兵一千六十二名，以现裁及告留各兵补充缺额，并就近招募，易为眷兵。从陕甘总督易棠等请也。

（卷118 33页）

咸丰四年二月辛未（1854.2.28）

叶尔羌参赞大臣德龄奏报喀什噶尔回子承袭金顶。报闻。又批：朕闻汝在叶尔羌地方于前岁有建立生祠之事，又闻有彼处兵民潜除汝像之须、剔除眼睛之事，著一一明白回奏。稍有不实，必将汝从重治罪。

（卷120 3--4页）

咸丰四年二月甲午（1854.3.23）

又谕：朕闻盛京锦县一带时有匪徒劫夺情事，如牛庄税银被劫，线儿山回民戴秉权、张丙等盗犯及金宝昌租银被抢，原任知州沈逢恩之子银两被劫各案，均未缉获要犯，以致往来之人无不持械自卫，捕务废弛，深堪痛恨。盛京为根本重地，理宜一律肃清，岂容奸徒混迹，使行旅俱有戒心？现在被劫之案

层见叠出，盗匪肆行无忌，若不亟加整饬，何以弭奸暴而安善良？承志现署盛京将军，著即会同恒毓、文蔚严饬各属将各案盗犯悉数缉获，按律惩办，仍谆饬旗民各界一体严密侦缉。总期有犯必惩，毋得推诿贻误。如该管文武各员仍前怠玩，不知振作，即著从严参处，毋稍姑容。将此谕令知之。

（卷122 17—18页）

咸丰四年三月乙巳（1854.4.3）

谕内阁：德龄等奏各城年班伯克请俟下届进京并应进贡物请旨遵行一折。所有各城年班伯克，著统俟咸丰六年年班再行来京。叶尔羌、喀什噶尔应进道光二十七年额贡，著加恩豁免。其咸丰三年分贡物，著俟六年年班伯克进京时一并呈进，以示体恤。

（卷123 31—32页）

咸丰四年四月乙酉（1854.5.13）

谕内阁：德龄奏奉旨会议事件迟延、自请议处一折。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回布变通折征，前经降旨交德龄会同奕山等查明议奏，自应迅速妥议奏闻。兹据奏称该将军等往返咨商迟至一载有余迄无定议，奕山与德龄会办此事均属玩延，奕山、德龄著交部分别议处。叶尔羌等三城每年回布应如何变通折征之处，著现任叶尔羌参赞大臣常清会同奕山妥速筹议，由奕山奏明办理，毋再推诿延宕致干重咎。

又谕：德龄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折。前闻叶尔羌有建立德龄生祠，旋被兵民毁像等事，批令德龄明白回奏。兹据奏称咸丰二年叶尔羌商民捐资立祠，实不知情，访明后即将原像拆毁等语。部民为本官建立生祠例干严禁，德龄既未能先行禁止，迨访明拆毁后彼时又不据实具奏，实难辞咎。德龄著交部严加议

处。

（卷127 38—40页）

咸丰四年闰七月丁亥（1854.9.12）

谕军机大臣等：易棠奏遵议新疆变通事宜一折。据称马厂及歇稽之地均可开垦，其不便屯兵之处，可募民、回垦种，并招内地民人准其携带眷属藉资开垦；其兵制之可裁者，如伊犁、乌鲁木齐屯田可召民、回承种，屯兵即可撤令归伍；其南路各城换防官兵若改为眷兵，则乌鲁木齐议添之兵可无须调往；又，该处驼马等既经变卖，则经牧官兵亦可入伍各等语。所奏俱系因时制宜，为筹画经费起见。惟口外情形究非该督所能深悉，著奕山、图伽布、常清、春熙、赓福按照所奏各条察看地方民情悉心斟酌，妥速筹议，据实奏办。总期通筹全局节省饷需，而仍于边防无损方为尽善，毋得畏难推诿，徒以一奏塞责。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寻伊犁将军奕山等奏称：伊犁土性寒薄难以开垦。下军机大臣、户部会议。寻议奏：伊犁开垦之案阿桂辟之于前，松筠成之于后，事在必行，以期地利无遗。蒙古牧厂及官兵马厂自应于水草茂盛之处广为踏看，分别撤屯，但使可以省饷，不必尽撤其人。屯兵内有情愿种地者，即给与佃地而开其屯兵粮缺，并于存营兵内添派换防，抵减内地调拨。经牧兵丁亦如之。不必遽有裁兵之名而已渐收节费之效，以后停补减抽，实于经费有益。从之。

（卷139 27—28页）

咸丰四年八月甲辰（1854.9.29）

又谕：刑部等衙门奏遵议阿奇木伯克占地匿粮等罪名一折。伊犁阿奇木伯克头等台吉哈里杂特以管辖耕种官地之员辄敢挟势占种官地，勒派属下代完粮赋，实属肆意妄为。哈里杂特著即照该部院所议退出乾清门，革去散秩大臣衔并阿奇木伯

克，降为三等台吉，交吐鲁番大臣严加管束以示惩儆。其三等台吉著准其世袭。

（卷141 32页）

咸丰四年八月壬戌（1854.10.17）

先是，伊犁将军奕山等奏遵议新疆兵制未易骤事更张，下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至是奏：查原奏称伊犁额设满汉营及四部落官兵一万五千六百员名，分驻九城四爱曼及各卡伦地方，控制夷回，镇抚边屯，最关紧要，未可骤更。驻防满汉之兵皆远年内地移眷前来，住经数代，生齿繁衍，迁归旗籍所费不资，所奏均属实在情形。惟回疆八城换防之兵是否有可变通？应令与各大臣等体察情形商同办理。从之。

（卷143 22页）

咸丰四年八月丙寅（1854.10.21）

谕内阁：常清、法福礼奏回子聚众滋事、拿获审办一折。喀什噶尔罕爱里克庄回子沙木蒙胆敢纠合回众诈称玉素普霍卓后裔在爱吉特虎军台等处持械滋斗，烧毁房屋，戕害兵民，现经常清等派员查办，立将该犯擒获，与听从使令之斯拉木等十八名一并正法，办理尚属妥速。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拉依都事前毫无觉察，本属咎有应得，惟派拨回兵并令亲丁帮同伯克搜拿贼匪多名，尚知奋勉，著免其议处。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迈玛特设法拿获首要各犯，著交理藩院议叙。兵丁李致和迎击被戕，交部照阵亡例议恤。

（卷143 38页）

咸丰四年十二月戊戌（1855.1.21）

又谕：吴振棫奏黔匪逼近滇省、现筹防剿一折。贵州兴义府匪徒滋扰，攻扑兴义郡城，安南、普安二县相继失守。本日据蒋霨远奏安南、普安县城业经收复，惟余匪尚多，犹虞窜

突，且兴义匪党尚未击退，该处距滇甚近，亟宜严加堵御。该抚现调曲靖、寻沾两营并昭通等兵，派委参将鄂勒霍巴管带前赴平樊会同署曲靖府知府贾洪诏妥筹办理，务当严饬该员等择要扼守，毋令黔匪窜越滇境。吴振棫现署总督，两省军务均宜统筹妥办，尤当持以镇静，不可稍涉张皇。再，前因黔省军饷紧急，当经蒋霨远奏准指拨云南藩盐库银二十万两。兹据蒋霨远奏称滇省止能拨银七万二千两，实属不敷支放，著吴振棫查明前项奏拨银两除已经起解外，其余未解银十三万两仍行筹款拨解贵州军营，毋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53 11—12页）

又谕：前以贵州南北两路贼匪蠢动，谕令蒋霨远不得株守札佐，并谕赵万春等先剿遵义匪徒，其兴义一带责成金刚保、福连剿办。本日据吴振棫奏贼氛逼近滇省，现于平彝等处设防，并据蒋霨远等奏收复安南、普安两城，金刚保督兵进援兴义，贼锋虽挫，府城尚未解围。至遵义、桐梓、仁怀有无接仗，未据提及。该抚等前后所调官兵为数不少，兹已谕令骆秉章由湖南调派劲兵一千名迅速赴黔，并谕乐斌将綦江、合江防堵之兵即行前进合力兜剿。胡林翼现在带兵由湖北追贼东下未能调回黔省，该抚惟当懔遵前旨不得株守札佐，即与赵万春等就现有兵力迅将遵义等处贼党全数痛歼，勿得专盼援兵，迁延时日。其金刚保、福连所带兵勇亦恐单薄，并著分兵协剿。若兴义窜匪扰入滇境，朕惟蒋霨远等是问。有人奏桐梓之贼起衅根由并该抚等迁延畏葸以致贼匪横行，若如所奏，是该巡抚、提督纵寇失机，实堪痛恨。著照所参据实覆奏，勿谓贵州距京窎远，朕无闻知也。原折著钞给阅看。黔省需饷已令吴振棫赶紧筹解，并有旨谕恒春即赴总督任矣。阖门殉节之已革署普安县崇璟已降旨议恤。惟据吴振棫奏该革员系自缢殉难，情节不

符，著蒋霨远再行确查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153 12—13页）

予贵州普安县殉节知县崇璟祭葬、世职，建立专祠，眷属赏恤如例。

以击贼复仇，克复贵州普安县城，予殉节知县崇璟子于钟毓以知县用。

调湖南兵一千名赴贵州剿贼。

（卷153 14页）

咸丰五年三月庚辰（1855.5.3）

以办理伊犁雅玛图铜矿出力，赏回子商伯克阿布都苏尔花翎，余升叙有差。

（卷162 14页）

咸丰五年五月丁亥（1855.5.10）

谕军机大臣等：朕闻云南开化府属有回匪聚众抗粮之案，该省回民易于滋事，上年东川逆匪马二花等戕官胁众，蔓延寻甸等处，以致重烦兵力，此次开化抗粮之案若不亟筹妥办，难免不滋生事端。著恒春、舒兴阿将起衅根由密速查访，务将首要各犯克日拿获到案，尽法惩处，并设法解散余匪，以儆刁顽而靖边圉。倘该地方官办理不善以致激成事端之处，并著严行参办，毋稍姑容。将此谕令知之。

（卷168 20页）

咸丰五年八月癸巳（1855.9.13）

又谕：扎拉芬泰、图伽布奏喀什噶尔有贼进卡、已派兵迎击、预筹应援一折。本年六月间喀什噶尔所属阿斯图阿尔吐什庄回子拿获潜入卡内贼匪玉散霍卓依善等十三名送城审讯，该贼首铁完库里、窝里罕等竟敢率众入卡窜至玉斯图阿尔吐什地方，且有布孜尔罕随后亦来之语，业经倭什珲布商令总兵穆特

恩泰带兵迎击，扎拉芬泰等并行知乌什严密防堵。若能即时藏事固属妥善，倘贼数众多兵力不敌，即留法福礼在城防守，著常清就近带兵前往督剿，务当尽力迎击将夷众迅速殄灭，毋任故智复萌，滋蔓贻患。倘或贼众猖獗有必须应援之处，即著图伽布驰往办理，并著酌带领队大臣一员随同前往。至该将军等所筹先期布置一节，自可有备无患，惟须持以镇静，不可稍涉张皇。此股夷匪总须迅速扑灭，叶城相去不远，调兵转饷均属甚便，著责成常清等严堵速剿，断不可稍有纵弛，以致重烦兵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4 13—14页）

咸丰五年八月乙未（1855.9.15）

谕军机大臣等：扎拉芬泰、图伽布奏喀什噶尔击贼获胜并添兵分路堵剿一折。此次贼首铁完库里与窝里罕同时率众进卡滋扰，业经官兵沿途击败，毙贼多名，办理尚属得手。惟该匪并未大受创惩，难保不复来入寇或别扰他城，该处兵力尚单，若必待援于伊犁，恐一时有鞭长莫及之势，著常清遵照前旨就近带兵前往督剿。设贼众猖獗必须伊犁发兵援应，图伽布亦即驰往督办。务当合力兜击，将该匪迅速扑灭，不致回民受其裹胁方为妥善。至该匪入卡启衅根由，并著常清、倭什珲布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仍一面知照乌什严密防堵，毋令分窜。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4 16—17页）

咸丰五年九月己丑（1855.11.8）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蒋霨远奏黔省剿办苗匪，请饬调川兵等语，当谕令黄宗汉酌量抽拨交参将蒋玉龙统带前往。兹据恒春奏滇省回民滋事并有土匪滋扰，滇兵难以骤调，恳调川兵二三千名赴黔剿办。惟湖北贼势猖獗，防剿吃紧，曾谕黄宗汉派兵

助剿，尚未据该督覆奏。至黔省所需川兵，虽经谕令该督酌调，其能否分拨尚未可知。现在蜜蜂屯苗匪经提督孝顺等督兵剿杀殆尽，此路可期指日荡平。若上海地方已就肃清，该提督等即可驰赴下游剿办。其前调川兵著恒春等即飞咨黄宗汉毋庸调拨。云南东川、曲靖各属及蒙化、景东等厅回民土匪纷纷滋扰，著该督严饬各该文武多派兵练上紧缉拿，及早肃清，蒋霨远仍会同孝顺督饬承龄等剿办贵州上下游苗匪，迅速蔵事，毋得日事耽延，致干咎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8 28—29页）

咸丰五年十月庚戌（1855.11.29）

谕军机大臣等：扎拉芬泰等奏查明塔尔巴哈台民回烧抢俄人情形、设法办理一折。该回民徐天尧等挟俄罗斯国人阻止挖金之嫌屡图滋闹，至七月十四日夜间遂敢聚众烧抢俄人房屋货物，迨该将军等派令协领阿克达春前往查办，徐天尧等辄敢投递连名呈禀控告章京萨碧屯等有通外害人情形。若非该章京等平日约束不严，临时复办理不善，何至该回民等肆无忌惮至此？且事经两月之久案犯未获，尤属不成事体。扎拉芬泰等奏称就其递呈之由将该回民等传至伊犁研审，并先将该章京等参处，然后将究贼追赃等事次第筹办，所见均是，著照所请。塔尔巴哈台前署粮员即补防御萨碧屯、管理洋商圈子笔帖式阿弼善均著革职，委营长禧禄、佐领萨炳阿、笔帖式和绷额均著解任，交扎拉芬泰等归案审讯，务将该回民等烧抢实情严究惩办。萨碧屯等如何办理乖谬之处，并著严行审究，毋稍宽纵。其拣派协领哈布齐贤等前往该处验尸缉犯、查搜洋货及行文西毕尔衙门并嘱匡苏勒官从中解释、令逃去之洋官、洋商仍来塔城、会同委员清查货物各事宜，均著照所拟办理。事关华洋交争，扎拉芬泰等督率委员分投查办，务应从公断拟，事事持平，使

该洋人等诚心悦服，勿因细故致启衅端。将此谕令知之。

（卷180 22—23页）

咸丰五年十月甲寅（1855.12.3）

又谕：御史陈庆松奏请饬滇省大吏抚辑民回、不宜过分畛域一折。据称近来云南省永昌腴田尽归民人，将回子驱逐徼外，失其故业，往往勾结夷人沿边滋扰，自曲靖至永昌上下二千余里民回杂处，回子每思报复等语。国家一视同仁，民、回皆系赤子，地方官弹压抚绥本不应过分畛域，况现在黔苗不靖，云南蒙化、景东二厅均有刁民闹粮、土匪劫村之事，若不妥为安辑，恐致重烦兵力，殊非绥边之道。前据恒春奏曲靖府属之寻甸州、东川府属之巧家厅汉回互斗，首伙要犯尚未拿获，务当督饬文武随剿随抚，赶紧蒇事，毋令蔓延，并饬地方官吏遇有民回斗案必当秉公审办，固不可宽纵养奸，亦不可偏私激变。总期戢暴安良，弭患未萌，方为妥善。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1 10—11页）

又谕：蒋霨远奏兵饷急迫、请严催起解一折。前已谕令广东拨银二十万两，四川拨银十万两，赶紧解赴黔省，本日复谕令广东、四川、江西、粤海关将欠解黔省饷银不拘何款迅即筹拨解往。该督、抚等自必设法筹款陆续起解，蒋霨远即传知各营将弁妥为约束兵丁，毋令滋生事端。兹据御史陈庆松奏滇省民回不宜过分畛域，请饬大吏善为抚辑等语。现在黔省苗匪不靖，都江厅失守，贼势披猖，必应迅速进剿，震以兵威。既服之后，应即随时安辑，剿抚兼施，方不致重烦兵力。该抚保举军营出力人员至十余次之多，其中实在出力者固不乏人，但恐不肖员弁滥厕其间，或至有意迁延希图保举，亦不可不虑。著该抚严加查察以杜弊端，仍一面激励兵丁克期蒇事，毋稍迟延。

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1 12页）

咸丰五年十二月辛丑（1856.1.19）

又谕：本日据常清等奏审拟潜入卡伦贼犯玉散霍卓依善等罪名，已谕该部速议具奏矣。复据另片奏浩罕伯克胡达雅尔转求将该犯释回，该大臣拟仍暂行拘禁，留以为质，令将滋扰卡伦之倭里罕霍卓等擒送前来再行释放等语。倭里罕霍卓并铁完库里二犯现尚幸逃法网，至玉散霍卓依善虽心怀反侧，究系听从煽惑，既据浩罕伯克恳求释放，自应相机办理，以资控制而示羁縻。著照该大臣等所议，如果胡达雅尔将倭里罕霍卓等送出明正其罪，即可从宽将玉散霍卓依善奏明释放；倘若故违别滋事端，即将该犯就地正法以示惩儆。将此谕令知之。

（卷186 9—10页）

咸丰六年四月丙申（1856.5.13）

又谕：舒兴阿奏汉回互斗滋事、派兵剿办一折。云南楚雄府属汉回构衅，二月间，因骠练杀毙回民多名，回民亦纠外匪赴南安州城伤毙汉民；三月初二日，有临民率骠练五六千人在富门村一带互斗，并敢进城歼毙回民数十，打毁住屋，攫取衣物，回民躲入衙署，复被搜杀，并攫取军装什物；署南安州事刘名世、吏目蔡家珍、汛弁许春元因城内汉回逃散辄即带印、带犯径赴郡城，均著先行撤任交舒兴阿查讯。该文武等如有规避别情，即行从严参办。该汉回等互斗滋事，业经舒兴阿酌派官兵催令提督文祥前往剿办，即著该抚督饬该管文武妥为弹压，秉公办理，务昭平允，毋令再生事端。

（卷195 19—20页）

咸丰六年四月丙午（1856.5.23）

据舒兴阿奏汉回互斗滋事，派兵剿办，当降旨令该抚督饬

文武妥为弹压，秉公办理。此等匪徒胆敢入城滋扰，攫取军器，自应痛加惩创。惟该匪等究系彼此仇杀，并无抗拒重情，若办理不能平允，骤动兵力，必致激成事端。本日恒春密陈骤难剿办情形，所筹不为无见。文祥现已派兵一千七百余名备调并即亲往督办，该提督驰抵该处一面妥为弹压，一面设法解散，万勿轻举妄动以致别生枝节，并著舒兴阿严饬地方官实力防守，勿任勾结滋扰。南安州文武各员仍著确查，如有规避情事即行严参。恒春另折奏请就近拨解军饷等语。前已谕令黄宗汉筹银十五万两解黔，并谕叶名琛将应解贵州银两解还四川。其陕西欠解银十万六千两，亦谕吴振棫筹解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6 14—15页）

咸丰六年五月壬申（1856.6.18）

以喀什噶尔堵剿回匪出力，办事大臣倭什珲布、帮办大臣穆特恩泰下部议叙，赏守备惠奇花翎，委领催乌勒登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98 9—10页）

咸丰六年五月癸酉（1856.6.19）

谕军机大臣等：恒春奏黔省需饷甚急，请饬四川筹银垫解等语。现在黔省军务上游业已肃清，下游亦渐次得手，惟兵饷必须亟筹接济方可蒇事。陕西省现有应解黔饷十万六千两业经部催迅解，第陕省距黔较远，不能指日解到，若停兵待饷，有误要需，关系非细。著黄宗汉于该省无论何款项下先行筹拨银五万两派委妥员星速解黔，俟陕饷行抵川中再行截留归款。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98 10页）

咸丰六年五月甲戌（1856.6.20）

谕内阁：舒兴阿奏省城回匪滋事、歼除殆尽一折。据称昆阳州回匪马三新率党千余人窜至省城外与该处回匪互相勾结，肆行劫杀，当经兵练立时歼擒，并将首逆马三新当场格毙；其城外回匪亦经兵练歼除殆尽等语。览奏实深诧异。省城重地岂容外来匪徒肆行滋扰？该地方各官于马三新等窜至时未能即行拿办，致令与本境匪徒勾结为患，非寻常疏忽可比。云南巡抚舒兴阿并署任藩、臬两司均著交部议处。其余该管地方文武各员，著该抚查明参奏。

（卷198 11—12页）

云南巡抚舒兴阿奏：楚雄回匪叠受惩创，剿抚兼施尚易得手，惟寻甸悍匪理喻不从，地方多被扰害。现已飞调昭通、开化各镇兵相机剿办。得旨：寻甸岂不能剿抚兼施？若必期剿洗殆尽，焉有多兵？但不可迁就了事也。

（卷198 16页）

咸丰六年六月丁酉（1856.7.13）

又谕：胜保奏西宁、宁夏等处兵丁因请饷滋闹，兰州省城复有兵众围绕总督衙署，打碎藩司段大章、知府刘仲海肩舆之事；并汉回匪党于关内外抢劫，或假冒野番，或勾结番匪，行旅为之裹足，甚至饷银、奏折均被抢掠，请饬整顿等语。甘肃省地处边陲，凡约束兵丁、防范番匪在在均关紧要。前据易棠奏称西宁镇标兵丁因饷银改发粮石聚众哄闹，设法解散，各州县兵丁亦多恃众要求请发银两，抗拒不领粮，亦经地方官调剂息事。现据胜保所奏情形，该兵丁等尤属凶横，何以未见该督奏闻？甘肃饷银虽山西等省陆续拨解，不能足数。所有各营兵丁，易棠仍须督饬将弁设法驾驭，妥为约束，毋令习成藐玩，致生事端，尤不可苟且目前，弥缝了事。至番贼抢劫饷银、奏折，虽经易棠具奏，惟是否汉回匪徒假冒野番，抑系勾结番贼

入卡抢掠？必当严行查办以靖地方，断不可养痈贻患，自干咎戾，著易棠据实覆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本省因库款支绌以粮抵饷，宁夏各营兵丁恳求仍发银两，经地方官解散，并未滋事。又，出征兵丁数十人向藩司求发恤赏银两，亦经臬司晓谕解散，尚无凶横情形。至春间玉门县地方疏失饷鞘、折包之案，经提臣索文拿获随贼番子，讯明实系四川松潘厅之果洛克土番勾结肃州熟番行劫，当即移咨提臣带兵赴西宁会同办事大臣协力剿捕。报闻。

（卷201 2—3页）

伊犁领队大臣胜保奏缴朱批并陈前办军务情形。得旨：汝现虽非统帅，何妨历陈所见所知并举汝素所信者？汝受朕厚恩，不料汝乃不实若是。此疏虽思自效，而云群情不谅，是汝之获咎似谁为倾轧？即使真有其人，朕岂肯明受彼欺？朕治汝之罪亦非朕先存成见，皆汝之自取也。汝今弃瑕复用，不思自愧，仍作是不平之词，事君之义顾当如是乎？岂尚未自悟耶？抑故态复萌耶？汝尚非无血性者，惟自是非人，回护己过，若云少年性，年近四旬亦不为少，若毕生莫悛，非废物而何？朕曾用汝信汝，故是时虽在边荒，尚不惜详细批谕，不知汝悔恨否？又奏：甘肃官兵滋事，汉回勾结野番于关内外抢劫。批：此奏甚是。不似正折空言塞责。

命伊犁领队大臣胜保来京；赏二等侍卫伊昌阿头等侍卫，为伊犁领队大臣。

（卷201 5—6页）

咸丰六年六月辛丑（1856.7.17）

又谕：舒兴阿奏回匪勾结日众、现饬分股剿办一折，又另片奏汉回仇斗势难姑息，拟次第查办等语。滇省汉回互斗相习成风，全在地方官办理得宜，自能消患未萌，不致酿成巨案。兹

据奏称该处回匪自烧抢汉民村庄及至省城滋事后，仍敢四处纠人远近响应，迤东之寻甸、迤西之姚州皆有匪徒聚伏，而近省之宜良、嵩明等州县亦有围扑城池、阻截文报之事；现经该抚等派拨官兵练勇分投救护，嵩明州城围已解，宜良贼众亦歼毙多名，余匪逃窜，并将攻扑镇南州城回匪先后击退。匪势鸱张，非痛加剿洗不足以儆凶顽，惟其中良莠不齐，自应分别剿抚兼施，著即责成舒兴阿、文祥先将愍不畏法之徒痛加剿办。声威所至，余众自必畏罪投诚。倘官军一到即能悔悟捆献首逆者，即予免罪。仍剴切晓谕，解散党与。总当除莠安良；先剿后抚，分别办理，既可折服汉回之心，亦不致久劳兵力。恒春现在贵州，所有滇省回匪应如何布置办理之处，仍著随时知照舒兴阿等妥筹商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1 12—13页）

咸丰六年七月甲戌（1856.8.19）

谕内阁：易棠奏剿捕撒拉回匪、肃清地方一折。甘肃循化厅属撒拉回匪聚众滋事，盘距河北巴燕戎格厅属撒拉回匪亦闻风纠众肆掠，经该督派兵驰往剿捕，各匪畏惧解散，其抗拒不服之阿藏吾具、列尕录、者黑曲等三庄回匪，经官兵分路进攻，击毙首匪五十八等十一名、伙贼五十余名，逃匿麻古塘之首匪沙乙的等二十名均被官兵歼戮无遗，其悔罪投诚各回庄捆献各犯亦讯明就地正法，现在地方肃清，办理尚属迅速。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兵勇，准该督择尤保奏，毋许冒滥。

（卷204 14—15页）

咸丰六年八月丙戌（1856.8.31）

谕军机大臣等：舒兴阿奏西路剿匪获胜及剿办海口回匪情形各一折。云南东西两路回匪蜂起，据所奏姚州等处连日毙匪虽有千余，而损兵折将亦复不少，东路杨林等处及近省之海口

亦有员弁阵亡。舒兴阿于筹办机宜尚未得手。恒春现在贵州督剿，如都匀、镇远等处办理既有就绪，即著折回云南与舒兴阿会商妥为布置；如一时未能离黔，应如何拨兵援应或另有筹划调度之处，亦著知照舒兴阿、文祥妥为筹办。恒春兼辖滇、黔，务当酌度两省情形先其所急。舒兴阿因兵力不足现拟剿抚兼施，然畏威之后方能怀德，亦不可示之以弱，致令匪势愈张。梗化者宜实力剿办，投诚者当加意抚绥，方为情法两平，宽严得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扎拉芬泰奏伊犁地方出产茶斤、商民人等采取售卖拟酌征商税一折，自系为裨补经费起见。惟此种茶斤恐不自今日始行出产，向来何以并未议及收税？其每年计产茶斤若干，约收税课若干，该将军尚未能知其数。现拟试行收税，务须详加体察，如果舆情称便，并无窒碍，再行妥议章程具奏。伊犁地处边陲，民间贸易多与外夷交涉，倘行之或有流弊，不可规目前之小利而贻患于后日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205 4—6页）

咸丰六年八月癸巳（1856.9.7）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何彤云奏云南回匪滋事情形，并以所获匪徒往往身带传单意图勾结他省回民，请饬四川、贵州于交界处所严查等语。云南回匪攻扑省城后，屯据海口、东川、楚雄等属匪徒所在响应，若再令勾结川、陕、甘肃等处回民前往助逆，则剿办更难措手。著乐斌、恒春、蒋霨远于各该省与云南交界处所一切关津要隘严饬地方文武员弁设法盘查，如有回民欲赴云南、形迹可疑者，即行截回，以杜其纠聚之谋。倘各该地方官不能实力稽查，致有回民三五成群潜往云南助逆，一经察出即著乐斌等从严参办。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据何彤云奏滇省回匪滋事情形、请饬剿办一折。据

称该省回匪起事之由，皆因历任地方官袒庇回匪，抑勒汉民，以致匪众毫无忌惮，肆行焚杀。所奏自系实情。当汉回互斗之初，彼此寻仇报复，自应持平办理。迨至因争厂而焚杀，因焚杀而戕官，则回匪已成叛逆，而临安及大小骠川人并无此事，该地方官何得概目为匪，力持并剿之议？又，尽撤各乡团练而转募回匪守城，自坏藩篱，酿成巨患，殊为可恨。现在迤东、迤西各属回匪势欲燎原，海口、碧鸡关等处逼近省城皆有逆回屯据，若非大加惩创，断不能使之畏威敛迹，即议抚亦无从下手。舒兴阿身任封圻，岂可漫无调度？著即督饬在事将弁认真剿办，并通饬各属实力举办乡团以期自相保卫。至临安、骠川人等止与回民互斗，并无不轨情事，著即出示晓谕使各安本业，毋致疑惧惊扰。回民人数众多，良莠不一，此时逆回势盛，即良回亦必被其所胁，尤应设法开导，谕以现在止办戕官扑城之匪，与良回无涉，使之不相附和。一经解散，则其势自孤。该侍郎所保前任知府彭崧毓现在是否尚在云南？如未回籍，即可令其随同防剿。其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垿、总兵周凤岐，即著会同各地方官筹办乡团以佐兵力。恒春现在贵州，前已有旨谕令酌度绥急，如黔省事有就绪，即速折回云南。现在事机紧要，该督是否回滇，抑或札商文祥、舒兴阿妥筹布置，俾两省军务各有把握，不致顾此失彼？并著恒春迅速具奏。至该侍郎所劾前任东川府知府汪之旭于回民争厂烧杀城外百余村仅办匪首马二花，与之构和，前任迤东道潘楷极力袒护，以致势更猖獗；又，署楚雄府知府崔绍中助回匪而剿临安民人，撤乡团而募回匪守城，致有扑城之祸。著恒春等查明参奏，毋稍掩饰。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5 17—19页）

咸丰六年八月丙申（1856.9.10）

谕军机大臣等：恒春奏滇省回匪猖獗、请饬调川兵协剿并恳速筹经费一折。云南各属回匪滋扰，势极鸱张，恒春现在贵州剿办正当吃紧，自未便遽令折回。惟滇省存兵无多，恐不敷剿办，著乐斌赶紧抽调四川精兵二千名，拣派得力大员统带由沾益一带入滇进剿，毋稍迟误。又据恒春奏调兵二千，每月需用军饷六千两上下。此项军饷即著乐斌就近筹划三四万两拨往云南，以资接济。至汉回寻仇互斗，叠次谕令舒兴阿剿抚兼筹，妥为办理，现在逆回戕官扑城，固应痛加惩创，但须分别良莠，解散裹胁之徒以孤其势，剿办自易为力。恒春既未能回滇，舒兴阿身任封疆责无旁贷，务当先就现有兵力妥筹剿办，毋得专侍川省援兵迁延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5 24页）

咸丰六年九月癸亥（1856.10.7）

谕军机大臣等：恒春奏滇黔两省情形、督办不能兼顾一折。前因迤东、迤西各属回匪猖獗，叠谕该督酌度缓急折回滇省，或札商文祥、舒兴阿妥筹布置。兹据奏称都匀等处尚未克复，官兵虽叠获胜仗，总因贼众兵单未能痛加剿洗。是黔省目下情形甚属紧急，恒春仍应驻黔妥为督办，一俟该省防剿稍松，办有就绪，再行折回滇省，即将黔省军务交孝顺会同蒋霨远接办。至黎平需兵救援，前已谕令骆秉章迅调永、靖一带官兵，或酌拨练勇由靖州赴援，昨复据乐斌奏报已派游击钟琦带兵一千名赴镇远协剿，所需军饷已谕令随时解往矣。恒春惟有督饬孝顺等奋力攻剿，将都匀等处次第克复，仍一面知照文祥、舒兴阿将滇省回匪妥筹剿抚，俾两省军务各有把握，不必因不能兼顾另请简员督办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07 17页）

咸丰六年九月己巳（1856.10.13）

谕军机大臣等：恒春奏逆匪捏造伪文纠众倡乱并浪穹县失守，现筹剿办等语。逆匪赵子隆等本系上年闹粮戕官逸犯，辄敢捏造伪文煽惑良民，纠众抗官，杀伤练勇，不法已极，必应赶紧扑灭，毋令勾结党与日事蔓延。五峒十一乡居民业经该督剴切晓谕，务当散其胁从，使贼势日孤，剿办自易为力。所调镇箪镇官兵二千名既有粤饷堪资接济，谅即驰赴铜仁援剿。著即督饬韩超扼驻邛水，会同蒋玉龙激励民团实力防剿，勿稍疏失。一俟大兵东下，即可次第收复。至大理府又有回众数千屯聚，所属浪穹县于八月初六日失守，实在情形舒兴阿谅已奏报在途。现在匪势猖獗，恒春前调四川官兵二千，已据乐斌奏以该省无兵可调，仅派游击钟琦带兵一千名赴镇远协剿，此项官兵即著恒春察看缓急情形酌量调拨，并著舒兴阿会同提督文祥先就现有兵力剿抚兼筹，迅图克复。恒春现在黔省，势难兼顾云南，舒兴阿身任巡抚责无旁贷，著即督饬文武妥筹办理，毋得日久迁延，自干重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贵州都匀、清江府厅城被匪窜陷，总督恒春、巡抚蒋霨远下部议处，副将陈得功革职逮问。

（卷207　30—31页）

咸丰六年九月癸酉（1856.10.17）

谕军机大臣等：恒春奏云南回匪猖獗，拟回滇筹办，并请简专员督办贵州军务等语。据称滇省自杨林至平彝一带遍地皆匪，弥勒、丘北两县回匪复勾结獞匪乘间窃发，澄江、临安两府几无完区；海口未能获胜；姚州亦未收复；浪穹失守，大理被焚，开化亦有回、獞滋扰。是该省情形较贵州尤为吃重。恒春在黔既恐往返札商缓不济急，著即折回云南督兵进剿。此时该督自不能径趋省城，著即沿途侦探，何处匪踪最重，即由何处进兵，先将凶悍大股扑灭一二处，其余自可闻风敛迹，然后

徐图扫荡，剿抚兼施，方能次第奏功。回民族类繁多，势不能概予芟夷，则解散之术亦不可缓，著该督广为示谕“除实在戕官扑城、逆迹显著、不能赦宥外，其胁从及良善之回概置勿问，”则逆回势孤，良回心安，剿抚皆可得手。总当审度机宜迅速筹办。至贵州匪势蔓延，剿办亦甚吃紧。孝顺素有勇略，著即督办该省军务，仍会同蒋霨远筹办，所有川、滇官兵及本省兵练悉归该提督调度，在事文武员弁统归节制，务将失陷城池一律收复，以副委任。其被戕之云南迤西道林廷禧、署参将怀唐阿等，著恒春查明请恤。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208 10—11页）

咸丰六年九月戊寅（1856.10.22）

又谕：御史李培祜奏滇省逆回猖獗、请简派大员剿办一折。云南回匪滋事，姚州、浪穹相继失守，大理复被焚烧，势极蔓延。昨已谕令恒春折回滇省，探明贼踪相机剿办，舒兴阿驻扎省城即可督率将弁为内外夹攻之计，以期渐次肃清。但恐该抚一人筹划调度未能周到，著派藩司桑春荣并暂留臬司清盛随同舒兴阿办理剿捕事宜。该抚于本省汉回互斗之案既未能弭患于事先，又不能迅剿于事后，以致该匪戕官踞城，到处焚杀，若再不知奋勉力赎前衍，自问当得何罪？据该御史奏海口为近省要路，省中粮米不能接济，必致坐困。嵩明、马龙、沾益各州县为进京要道，今被该匪截踞，必应将此两股逆匪先行扑灭，毋令久踞。至大理府北通永北、丽江，南通景东、顺宁，西上永昌、腾越，东下楚雄，为全省屏障，尤应招集团练藉资攻剿。据奏云州、顺宁、永昌、腾越等处土司所管练勇及维西协所辖猓猓夷练皆属矫健，堪以调用，在籍绅士前任湖南衡水郴桂道张其仁、前任浙江衢州府知府杨炳锟、前任兵部主事改用知县张炳绅皆公正可靠，土司左大雄勇于打仗，为回匪所畏，若令

管带土练，必能得力。著该督等体察情形酌量调发土练，即饬土司左大雄管带协同官兵剿贼，并饬该绅士会同地方官筹办团练合力防剿。致所称滇省武弁回人居多，闻提督带兵三百前赴楚雄，即有回兵百余名，打仗尽放空枪，当被查出遣回。此等回弁在营难免与匪党暗通消息，然或遽加遣撤，转恐生其疑贰之心。该督等务饬带兵各员密为防范，毋得控驭失宜致滋内讧。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8　20—22页）

咸丰六年九月壬午（1856.10.26）

又谕：前据乐斌奏调拨川兵一千名交署参将钟琦统领，由酉阳、秀山赴黔与蒋玉龙会合进剿；俟苗匪荡平后，此项官兵应否由黔赴滇，再由恒春酌夺。本日据恒春奏蒋玉龙驻扎镇远，与韩超等兵练协同防剿，势不为孤；云南回匪勾结獞人极为猖獗，现在大理府失守，省城亦为震动，较黔省情形倍形吃紧；请速调四川兵二千名由沾益进剿等语。云南回匪蔓延通省，自应迅速添兵助剿。既据恒春奏称蒋玉龙一军无须协助，著乐斌即将钟琦所带兵一千名改拨云南，并另选精兵一千名，连前项官兵共凑足二千名之数，克日启程由沾益一带相机进剿。四川兵练调拨过多，惟现在滇省情形万分危急，该署督务于无可抽拨之中如数调往，以资助剿。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陕甘总督易棠因病解任，以成都将军乐斌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以甘肃布政使常绩护理。赏已革直隶布政使张集馨四品顶带，署甘肃布政使。

（卷208　31—32页）

咸丰六年十月丁酉（1856.11.10）

又谕：舒兴阿奏大理回匪戕官踞城情形并自请严议一折。云南大理府城于八月初九等日汉回互相烧杀，城外各村寨及下

关一带亦同时起事，大理府知府唐惇培捐募练勇分投救援；十七日贼添外回千余，乡练渐散，贼遂闭城拒守；现经该抚等拨兵选练分援进攻，著即督饬在事员弁迅速攻克，毋稍稽延。舒兴阿未能先事预防，著交部议处。恒春督剿黔匪尚未回滇，著加恩免其议处。唐惇培著先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并著查明有无规避情形，分别参办。

（卷209 26—27页）

咸丰六年十一月壬戌（1856.12.5）

又谕：舒兴阿奏收复姚州城池、肃清地方一折。云南姚州回匪戕官踞城，节经提督文祥督兵围攻，连日歼毙悍匪四百余名，生擒马从友等正法；凶狠匪徒多已临阵被戮，城内被胁良回及被陷汉民畏威投诚，于九月十五、六等日将戕害学正盛续芳首犯何添冲并匪首马帼才等缚献大营，割取要匪沐老十等首级呈验，缴出枪炮刀矛帐房多件；官军于收复城池后，复将著名凶匪马陇骧等四名缉获，并各路擒获要匪马涞等三十一名，均分别凌迟枭示；著名匪徒安十三太宝等均已临阵歼毙，地方肃清。办理尚属妥协。在事文武员弁著准其查明保奏。

（卷210 17—18页）

予云南姚州阵亡守备杨长桂、千总刘丕声、把总田忠、吴秀、王显、柯国升、外委吉凤翔、胡应昌、杨得升、汪揆、牛玉山、云骑尉汪万春、金万春、殉难学正盛续芳祭葬、世职，并盛续芳妻刘氏、子清彦、媳段氏旌恤如例。

（卷210 19—20页）

咸丰六年十一月丁卯（1856.12.10）

以收复贵州安南、普安县城并兴义、贞丰解围，赏知州蒋时淳花翎，知县毓昆等蓝翎，并各加衔、升叙有差。

以四川蒲江剿匪出力，赏道员鄂惠、游击张明等花翎，知

州宣维礼等蓝翎，并各加衔、升叙有差。

（卷212 56页）

咸丰六年十一月丙子（1856.12.19）

以云南东西两路剿匪出力，赏参将福兆、福申、同知孔昭分花翎，守备刘沛然等蓝翎，并各加衔、升叙有差。

以剿捕甘肃番匪出力，予西宁办事大臣东纯优叙，赏布政使常绩、按察使明绪、参将索焕章、游击莫德里、都司闵相儒、吴元诚、同知张作霖等花翎，千总张荣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13 4—5页）

咸丰六年十二月戊戌（1857.1.10）

谕军机大臣等：恒春奏行抵曲靖筹办回匪情形，并据称沾益、宣威等处回民业经就抚，而迤西之大理、永昌、迤东之开化、广南各属回匪仍行猖獗等语。大理逆回尚敢劫害官弁，是舒兴阿前奏该匪有求抚之意殊难凭信。前经叠次谕知该督、抚总宜先剿后抚，方能一劳永逸，岂能专以谕令投诚为事？况近省之元谋、武定、富民、广通、迤西之蒙化、宾川、永平各属均有回匪滋扰，腾越回匪亦俱蠢动，几于流毒全省，急应迅速进兵痛加剿洗。该督此时计已早抵省城，布置稍妥即著带兵出省，择最要之地先行剿办，不得株守省垣致令鞭长莫及。舒兴阿身任巡抚，无论省城、外府皆系统辖，何得一筹莫展，专恃恒春办理？著即会商进剿事宜，毋得心存诿卸，自干罪戾。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15 11—12页）

咸丰六年十二月丁未（1857.1.19）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滇回猖獗情形一折。据称该省办理回匪半载尚无头绪，总由地方官意专主抚，致令回匪藉求抚以

倩奸谋；匪党之在省城者，以训导明赓飏为倚恃；寻甸、东川则误于潘楷、汪之旭之徇庇；现在海口一带投诚既不可信，姚州虽复，匪众皆赴大理，欲图永昌；其广西州、邱北、平彝等县焚杀甚惨；回性狡诈，谬信其解散，必至堕彼术中；现在逆首即系武进士马名魁，是其处心积虑谋逆已久，断难劝谕招降，必得急加扫灭等语。云南回民固属良莠不齐，若不翦除首恶，不但汉民受害，即良回亦必被胁。当此匪势狓猖，亟应慑以兵威。若徒徇属员畏难苟安之见妄思议抚，必至蹈大理之覆辙。恒春现已回滇，著即妥筹剿办，毋失机宜。又据称大理绅民赴省请剿，舒兴阿并不批示，置若罔闻；并称舒兴阿现患怔忡，任信门丁陈喜与巡捕施嘉瑞表里为奸，员弁稍失其意立得过谴，是否属实？著恒春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瞻徇。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16 10—11页）

咸丰六年十二月己酉（1857.1.21）

谕内阁：舒兴阿奏大计届期、恳展限办理一折。云南省现在剿办回匪，应行计典著准其展至来年六月具题。

（卷216 15页）

以陕西西宁剿办回匪肃清，赏道员崇保、游击陈智和、丹金扎普等花翎，千总郝兴邦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以克复贵州都匀、铜仁二府城，擢参将巴扬阿以总兵用，赏军功王士秀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216 17页）

蠲免贵州贵阳、黎平、安顺、思南、石阡、思州、都匀、镇远、铜仁九府，松桃、郎岱、清江、下江、镇宁、独山、麻哈、黄平、平越、安化、印江、铜仁、玉屏、清溪、施秉、镇远、贵定、龙里、都匀、清平、荔波、余庆、长寨、归化、定

番、广顺、开泰、瓮安、开、永宁、贞丰、贵筑、普定、天柱、婺川、龙泉、桐梓三十七厅、州、县暨册亨州同、罗斛、大塘州判所属被扰地方上年额赋有差。

（卷216 17页）

咸丰六年十二月壬子（1857.1.24）

和阗三品阿奇木伯克阿里随带伊孙哈斯木等四人、阿克苏四品阿奇木伯克阿比特随带伊侄阿什木等二人、喀什噶尔四品商伯克玉素布随带伊子迈玛特热依木等二人、叶尔羌五品阿奇木伯克迈玛特雅尔等四人、喀喇沙尔五品商伯克迈玛什里布随带伊子塔依尔等二人、伊犁五品噶杂那奇伯克爱玛特随带伊子伊斯拉依尔等二人及朝鲜国使臣徐戴淳等三人于午门外瞻觐。

（卷216 22页）

咸丰七年正月戊午（1857.1.30）

谕军机大臣等：恒春奏筹办回匪情形、请暂驻省城调度一折，并另片密陈汉回构衅根由等语。回匪未经起事之时原应设法安抚，今既戕官踞城，叛逆显著，岂有尚主招抚之理？即如大理府匪徒以投诚诱官，致被戕害，此辈甘心谋逆，岂肯就抚？此时兵力不足，则民间齐团正是要著，叠降谕旨原令先剿后抚，解散良回，今该省道、府等官已为回匪所愚，倘该督等再受劣员怂恿，不使逆回痛受惩创，安能帖服？恒春等既分兵前赴大理、开化等处，著即饬令带兵各员痛加剿洗，早复城池，不得专事姑息，致令蔓延益甚。舒兴阿既经在省，复有藩司桑春荣帮同办理，足资弹压，恒春著遵前旨带兵出省择要剿办，不可株守省城，坐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17 4页）

咸丰七年二月甲申（1857.2.25）

以拿获私进开齐行劫贼犯，赏伊犁协领富克津泰副都统衔，回子通事五品商伯克蟒里克花翎，余升叙有差。

（卷219 2页）

咸丰七年二月甲午（1857.3.7）

谕军机大臣等：恒春奏宾川回匪蠢动、请调川兵援应永北并陈明现难出省情形各一折。云南各属回匪纷纷滋事，上年十二月，宾川州城内复有回匪分扑文武衙署肆行焚烧，各官均无下落，永北一厅与该处接壤，亟应拨兵堵剿俾免蔓延。惟滇省征兵四出，现已无可分派，著吴振棫檄调建昌镇官兵即照恒春所请饬令就近由盐源县直趋永北，仍相机前进将宾川匪徒速筹扑灭。四川官兵调赴滇、黔、楚北等省者业已不少，惟永北地方吃重，著吴振棫酌量情形抽调官兵数百名前往助剿，早靖边圉。该官兵等粮饷即由川省供支，毋得贻误。恒春所称在省调度于东西两路军务可以兼顾，俟一路肃清，即酌带剩兵合剿，可壮声威等语，尚属实情。著准其暂缓出省，俟一路得有就绪，即行带兵出省将各股匪徒次第扫除，毋许迁延，自干咎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9 24—25页）

咸丰七年二月辛丑（1857.3.14）

以云南剿办回匪出力，赏知府贾洪诏道衔花翎，勇目何自清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云南汉回互斗办理不善，革知府崔绍中职，仍留营效力。

（卷220 5页）

咸丰七年二月癸卯（1857.3.16）

以剿办云南大理匪徒出力，赏千总张正泰花翎，以都司升用。

（卷220 10页）

咸丰七年二月辛亥（1857.3.24）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恒春奏宾川回匪蠢动、请调川兵援应永北一折，朕因四川官兵外调不少，而永北地方吃重，亦须急筹援应，当经谕令吴振棫酌拨数百名前往助剿。兹据该督奏称川省各营兵丁无可调拨，请饬该省督、抚另行设法调练募勇等语。所奏虽系实情，但永北一厅地与宾川接壤，滇省既鞭长莫及，若川省复不协济兵力，恐匪势蔓延更难扑灭。著吴振棫仍遵前旨酌抽官兵数百名，饬令由盐源一带相机进剿，不得视同隔膜，致有贻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20 23—24页）

咸丰七年三月丁巳（1857.3.30）

以疏防云南宾川窜匪，革都司来福、千总孙占鳌、把总李钟鸿职，仍留营效力赎罪。

（卷221 11页）

咸丰七年三月辛未（1857.4.13）

谕军机大臣等：据恒春奏滇省回夷各匪滋扰，剿办正当吃紧，带兵将领乏员，现署鄧阳镇总兵王国才熟悉滇省情形，回民畏服，请饬该署总兵迅速来滇协剿等语。楚北水陆各兵均已乘胜东下，王国才正在黄梅小池口一带剿贼，自系带兵得力之员，惟滇省剿办回夷各匪尚未得手，较楚省尤为吃重，著官文、胡林翼即饬该总兵前往滇省，交恒春调遣藉资熟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22 4页）

咸丰七年三月丙子（1857.4.18）

谕军机大臣等：蒋霨远奏威宁州汉回构衅、分别剿抚一折。该州为回、汉、夷民错处之地，此次起衅本因滇省汉民报复回匪，致宣威之回将威宁所属村房烧毁，境内回匪四起，竟至图

扑州城。署知州周守正虽经撤任，而匪势未衰，汉、夷居民终怀疑忌。骤议用兵固恐勾结滇回酿成巨变，遽行议抚亦恐汉、夷民心不服，且党与既多，良莠不一，未必输诚听命。现在滇省办理汉回，其误即在专主招抚，以致回匪既不畏威，汉民亦不怀德。该州回、夷杂处，办理不得其手难免藉端生事。该抚业经酌调官兵，如果该回民等悔罪投诚，缚送首逆，准予自新；倘仍执迷不悟，必当慑以兵威，不可迁就了事。无论回、汉、夷人，总须论其曲直，不得稍存偏袒，方足折服其心，仍一面剴切晓谕，一面知照恒春等加意严防，毋令勾结延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22 19—20页）

咸丰七年四月甲申（1857.4.26）

谕内阁：恒春奏分剿各路回夷获胜情形一折。云南迤西回匪经官兵追剿，将积匪苏发贵等擒获正法，现在师罗各酋俱各诚心输服，江外肃清。已革副将陈得功前因妄杀冒功发往新疆，不准逗留，兹虽剿办尚知愧奋，惟该革员获罪较重，所请免其发遣之处仍不准行，著俟续有劳绩再行奏请。

（卷223 2页）

予云南阵亡外委蒙占举、王廷标祭葬、世职。

予云南保山、永平御匪被戕知县周锡桐、朱庆镫、把总王岐祭葬、世职。

（卷223 4页）

咸丰七年四月乙未（1857.5.7）

以剿抚云南海口回务出力，加道员邓尔恒按察使衔，赏经历周行钊等蓝翎，余升赏有差。

（卷223 22页）

咸丰七年四月丁酉（1857.5.9）

云贵总督恒春等奏：已革副将陈得功前经御史李培祜劾其习教各款，查明均非实情。现在师宗县带勇显著战绩，请免发遣，责令剿办回匪。得旨：师宗一带现未全行肃清，正须该革员一手办理，况详查各情并非实在，著仍遵第三次谕旨，俟续著劳绩即行奏请免遣，俾知奋勉以赎前衍。

（卷224 4页）

咸丰七年五月乙卯（1857.5.27）

以剿办云南大理府逆回出力，赏都司刘沛然、何有保巴图鲁名号。

（卷225 3页）

咸丰七年闰五月壬午（1857.6.23）

又谕：扎拉芬泰奏库车回匪滋事，晓谕解散，首逆就擒等语。库车回子聚众滋扰，经乌尔清阿晓谕良回，散其党与，饬带乡勇、回兵前往剿捕，业将首逆数名擒获，余党渐即解散。所有调赴喀什噶尔换防官兵二百余员名，著即饬令前赴防所。各城回众近尚安谧，何以库车之素比提等庄陡然滋事？著俟该委员等查明启衅根由即行据实具奏，并著妥为安辑，毋令再滋事端。将此谕令知之。

（卷227 8页）

咸丰七年闰五月庚寅（1857.7.1）

谕内阁：恒春、舒兴阿奏请将革职知县暂行留任等语。云南昆明县知县王同春因上年回匪窜扰省城经部议革职，前据该督等奏该员素洽舆情，现办禄劝匪徒一案妥速蒇事，系应行保奖之员。著准其暂留昆明县本任，俟军务完竣再行分别办理。

又谕：恒春、舒兴阿奏委员会办匪徒、迅速蒇事一折。云南武定州属禄劝县地方有土匪、回匪及川黔外匪先后焚杀滋扰，经该督等派令文武各员就现有兵勇旬日之间即将首匪歼毙，余

匪次第剿除，不致日久蔓延，办理尚属妥速。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兵练著准其分别择尤保奏，毋许冒滥。

（卷227 25页）

咸丰七年闰五月己亥（1857.7.10）

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奏报库车办事大臣乌尔清阿现办回逆情形。得旨：该大臣办理此案，何以取有供招并未咨送伊犁将军，且照外结案枭示？尤堪骇异。朕深恐乌尔清阿必有初事慌张、后难了局情势，抑竟有激变重情，均难预定。汝可速委妥慎章京往查起衅缘由据实具奏。

（卷228 7页）

咸丰七年闰五月壬寅（1857.7.13）

谕军机大臣等：庆英奏贼匪滋事占踞回城、请饬筹拨饷需一折。据称五月间有浩罕贼匪先在喀什噶尔之七里河沿、官水磨一带盘踞，围城放火，延及英吉沙尔，该处伯克逃散，回城已被占踞，现经该大臣调集伊犁、喀喇沙尔官兵前往援剿；惟军需浩繁，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处兵丁缺乏盐菜已有八九个月，叶尔羌库款无存，虽有陕甘解来生息等项银一万六千余两，杯水车薪难敷支给，亟须多为筹款以备攻剿。著乐斌在于该省无论何项设法筹拨银数万两，迅速解往叶尔羌藉资接济，毋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28 15—16页）

又谕：本日据庆英奏喀什噶尔突有贼匪滋事、延及英吉沙尔，复据奏贼占回城、官兵出队获胜各一折。浩罕贼匪仓卒起事，胆敢攻扑喀什噶尔回城并延及英吉沙尔，侵占回城，虽经官兵剿击获胜，而该匪裹胁回民势极猖獗，必应赶紧扑灭以免蔓延。庆英现由叶尔羌派拨官兵援剿，并知照调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裕瑞带土尔扈特、霍硕特官兵三千名会剿，著即飞催前

进。其咨调伊犁官兵一千五百名，著扎拉芬泰于领队大臣内拣派一员统带，克日由冰岭驰赴喀什噶尔以资剿办。巴尔楚克为南四城门户，地方紧要，该大臣拟由阿克苏派兵二百名驻扎，著照议办理。喀什噶尔既有官兵二千名，自应先就现有兵力迅速剿捕，不得坐待外援，致令蔓延。乌勒欣泰显有畏葸退避情形，著该将军等查明参奏。所请陕甘拨银数万两解往等语，已谕令乐斌赶紧筹解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8 16—17页）

咸丰七年闰五月乙巳（1857.7.16）

又谕：前据扎拉芬泰奏库车回子滋事，经乌尔清阿拿获斩枭，该犯等既经具有供招，何以不咨送伊犁将军辄即枭示？难保不另有重情，当经批令该将军速委妥慎章京往查起衅缘由，据实具奏。本日据乌尔清阿奏该城回匪滋事情形一折。据称胡那斯等三庄回子抗粮不交，该大臣派伯克往拿，该庄回子即聚众滋事。所奏情节未尽确实，且不特取供之犯斩枭至十五名，尚有未经取供之犯十五名先已斩决枭示，并以“库车回汉同城，又无监狱”为词，该大臣复称“办理疏忽，请交部议”，显系意在避就，难保非因催粮激变，事后无可弥缝，遂将该犯等致死灭口。著扎拉芬泰即遵前旨速行派员前往密查，倘访有前项情弊，即行据实参奏，毋许稍涉回护。将此谕令知之。

（卷228 22—23页）

咸丰七年闰五月戊申（1857.7.19）

谕内阁：恒春奏分剿回、夷获胜情形一折。云南宾居贼匪叠剿未靖，官寨匪徒窜入阿那邑纠聚回、夷败匪负隅抗拒。五月初一等日，经游击孙钰等带兵攻剿，节次共毙匪三百五十余名；又，四川守备王占荣等于四月十三等日进攻阿那邑、打磨山、曰者乡等处，共毙匪一千数百名，生擒十七名，并伤红衣

贼首二名，焚毁贼营四座，夺获枪炮牛马甚多，剿办尚属得手。仍著恒春激励将弁将宾居及曰者乡逆匪歼除净尽，毋留余孽。其红岩地方自三月中攻克，经该督屡催代理鹤丽镇总兵福兆督兵进攻，该员久未与贼接仗，实属玩延。著先行摘去顶带以示惩儆，仍暂留本任责令进剿。倘再不知奋勉，即著严参治罪。阵亡兵练著查明汇案请恤。

（卷228　28—29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庆英奏喀什噶尔贼匪延及英吉沙尔，当谕令扎拉芬泰调伊犁官兵一千五百名，派领队大臣一员驰往剿办。兹据该将军奏称由伊犁派兵有需时日，不若在南路各城就近酌调；已函嘱新任伊犁参赞大臣法福礼暂缓赴任，即驻行抵处所就近调度，防剿兼筹；并据裕瑞奏庆英咨调蒙古兵三千名，俟奎栋到任即管带启程各一折。喀什噶尔贼匪仓猝起事，人数本不甚多，该城有官兵二千名，何以不能堵御？且恐乌勒欣泰畏葸张皇，致滋延蔓，该将军以南路各城官兵足资剿捕，已嘱法福礼就近调度，筹划尚属妥协。仍当侦探情形，如贼势猖獗必须伊犁官兵往剿，再行酌调。总期克日翦除，以安边圉。法福礼甫由叶尔羌启程，著即会同庆英妥筹剿办，无误事机。倘情形紧急，即飞咨扎拉芬泰酌调官兵星夜驰往援应。至土尔扈特、霍硕特蒙古兵三千名，据裕瑞奏称该蒙古兵进山度夏，距城窎远，恐一时未能凑集，兼恐饷需不继，著扎拉芬泰传谕裕瑞可将此项蒙古兵丁酌调二千名，俟奎栋到任，裕瑞即带兵星速驰赴喀什噶尔援应。所需盐菜口粮，即咨由乌鲁木齐如数运送。再，据扎拉芬泰奏遵查阿尔噶依图金厂一折。该处金厂虽经明谊咨覆自上年申明禁约后现在尚无民人偷往挖金，惟愚民趋利若鹜，自应随时查办，毋令俄夷借端启衅。明谊已派奇车布、哲伦等往卡外查勘，著扎拉芬泰与明谊严饬所派员弁认真巡查，如有流

民偷挖情事，务令悉数勒回以息争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扎拉芬泰、法福礼、广庆，并传谕裕瑞知之。

又谕：乐斌奏喀什噶尔等处贼匪滋事、请饬山、陕等省筹解饷需一折。喀什噶尔突有浩罕贼匪纠众滋事，延及英吉沙尔，占据回城，现经伊犁将军扎拉芬泰等调派官兵前往剿办，饷需刻难缓待，经乐斌将河东解到协饷分拨叶尔羌、伊犁、阿克苏三处暂济急需。此后甘省无项可拨，著王庆云、曾望颜各饬该藩司设措银十万两，即日派员解至甘肃分拨应用。其该二省欠解协饷并著源源报解，俾资接济。至山东、河南积欠甘饷为数甚巨，前曾谕令山东尽先筹拨七十万两，河南尽先筹拨四十万两，现仍未据解往。著吴廷栋、英桂各先行筹解银一二十万两，下欠之数亦著陆续措解，勿再延宕。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8 29—31页）

予云南宾居阵亡把总苏贵祭葬、世职。

（卷228 32页）

咸丰七年六月丙辰（1857.7.27）

户部议覆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奏：防剿喀什噶尔等城回匪需饷孔亟，请饬陕甘总督先筹拨银十余万两，并山西、陕西、山东等省于欠解甘饷项内各按原奏数目尽先筹解，以资接济。允之。

（卷229 22—23页）

咸丰七年六月己未（1857.7.30）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伊犁将军扎拉芬泰等。前因乌尔清阿将库车回子斩枭多名，谕令扎拉芬泰派员前往密查。兹据庆英、固庆奏称访闻起衅根由系乌尔清阿家丁串通回子通事滥行摊派，以致酿成事端。乌尔清阿任听家丁陈泰、李十与通事玉素皮串

通滥派差徭，致回犯迈买铁里等聚众滋事，并不秉公办理辄将回犯斩枭三十名之多；迨固庆路过库车，仍不肯将情节告知；幸庆英业已派员前往访明起衅根由。若不迅速严办，何以服回众之心？乌尔清阿任信家丁凌虐回民，糊涂已极！特克慎到任尚需时日，库车办事大臣著固庆前往署理。到任后即传旨将乌尔清阿革职拿问，解赴叶尔羌交庆英严讯确情，从重惩处，并将该家丁陈泰、李十、通事玉素皮一并锁拿归案审办。其应讯之回妇二名并应行传质之章京、回犯等，均著照所请办理。此案情节扎拉芬泰谅已派员访查明确，如有别项情弊，著一面具奏，一面知照庆英讯办。将此各谕令知之。

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奏报：调赴喀什噶尔之伊犁官兵启程，并陈征兵远戍，不若近募民勇协防得力。得旨：所筹俱属妥协。遣勇一项，若打仗奋勇、实在出力者作何安置？可查成案奏闻。

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奏：访获喀什噶尔安集延呼岱达弟苏赖、满库里等三名，其有无勾结情弊，俟军务竣后审办。得旨：何不一面讯究？岂能无暇？若系良夷，仍应妥为安置；若果通逆，即行正法，免生他变。

（卷229 25—26页）

咸丰七年六月乙丑（1857.8.5）

谕军机大臣等：扎拉芬泰奏阿克苏安设粮台、请派员总司其事，并庆英、固庆、倭什珲布奏请饬陕甘拨饷各折片。阿克苏为南北扼要之地，现在大兵进剿回匪，自应安设粮台以资转运，著即派海朴总司办理。现在内地军务未竣需饷浩繁，是以欠解甘饷为数甚巨。此次回匪仓猝起事，一切支发断难照从前成案办理，著该将军即传旨令海朴撙节动用，毋许过事铺张。事竣之后，即责成海朴核实报销，一手经理。现调伊犁官兵一

千五百名、喀喇沙尔等处蒙古兵三千名、乌鲁木齐官兵一千五百名前往会剿，兵力已厚，著即严饬带兵各员兼程前进，迅将喀、英两城回匪痛加剿洗，以期及早蒇事。倘有迁延观望、贻误事机者，即著严参惩办。至各省应解饷银，前已谕令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共拨银数十万两，已据山西拨银十万两解赴甘肃，此外各省本日复降旨饬催，谅必源源接济。该将军、大臣等于饷银到后，务须查看各路缓急情形均匀分拨，不准各城任意截留。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查喀什噶尔等处贼匪滋事，叠谕陕甘、山东、河南等省筹解饷需，谅皆遵照办理。本日据倭什珲布奏派兵赴喀什噶尔等处策应，并拨兵往阿克苏防堵，其饷无款可筹，请饬陕甘总督即措银十万两解往；又据庆英等奏各路调派官兵约六月中齐集叶城，彼处兵饷自顾不暇，急需内地饷银，并请饬陕甘速解数万两等语。现在回疆需饷孔亟，刻难缓待，乐斌谅已在甘省设法筹措先其所急。惟该省库项无存，全赖各省解到方能分拨各城，现据山西王庆云奏到已拨银十万两起解在途，此外山东省应解银二十万两尚未据奏拨，著崇恩即饬藩司筹款陆续赶解，毋许迟延。河南省前派拨二十万，虽现办军务恐一时未能凑集，仍著英桂先行酌拨银数万两以资接济。至陕西欠解甘饷，已谕曾望颜尽先筹拨银五万两解甘，此外如能酌量筹款，并著酌加拨解，毋误要需。现在回疆兵力并非不足，惟饷需久绌，征调为难，各该抚等接奉此旨务各筹款迅速解往甘肃，以便乐斌均匀转解各城以资支放，俾得克日蒇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0 1—3页）

以叶尔羌、巴尔楚克地方剿贼出力，赏副将特克什布、守备米殿策、史珏花翎。

（卷230 4页）

咸丰七年六月乙亥（1857.8.15）

又谕：恒春、桑春荣奏回匪窜至省垣、现筹剿办情形、自请严议一折。曲江回匪勾结澄江等处回、夷窜至省垣城外肆行焚杀，该督、抚身膺疆寄未能先事预防，咎有应得。除恒春业经身故加恩宽免外，云南巡抚桑春荣及在省司、道等均著交部严加议处。

又谕：舒兴阿、桑春荣奏督臣愤急自尽一折，览奏殊堪骇异。云贵总督恒春扬历中外，平日办事尚属认真，现因回匪逼近省城，虽事处危急而城池並未失陷，该督自应力筹堵剿，乃甫经具折自请严议，旋于六月初一日夜与其妻博禹特氏在署自缢。封疆大吏当时事艰难之际不思力图挽救，辄以一死卸责，不惟无益国事，抑且贻误大局，死出无名，与效命疆场者不可同日而语。惟览其遗折，因堵截计穷，自怨误国殃民，一死不足蔽辜，且惓惓以国计民生为念，无一语涉及家事，其情亦甚可悯。所有该督自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仍无庸给予恤典，以昭平允。

又谕：黄琮等奏办理团练无效、请交部严加议处一折。前任兵部侍郎黄琮、江西道监察御史窦垿、广西左江镇总兵周凤岐办理团练，因回匪猝至未能抵御，致扑省城，均属咎有应得。惟该员等俱系绅士，与地方官究属有间，黄琮、窦垿、周凤岐均著加恩改为交部议处。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恒春、桑春荣奏曲江回匪勾结回夷窜及省垣，请饬拨兵饷；复据舒兴阿、桑春荣奏督臣恒春事急自尽；闻之不胜骇异。云贵总督一缺现办军务甚为紧要，已降旨著吴振棫调补，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矣。川省接壤滇疆，现在大理尚未克复，全滇官兵半经外调，临安府属曲江回匪复勾结澄江等处回、夷潜至呈贡县，纠聚数千人冲散团练，

逼及省城，现在桑春荣等筹划守御，兵饷均缺，吴振棫著再于川省挑拔精兵二千名亲自督带赴滇，并在川筹拨饷银五万两迅速委解，为接济军需之用，毋得迟延致误。四川总督印务即交藩司祥奎护理。云南回匪滋事已阅年余，其始由地方官区分汉回之见不能秉公剖办，及至势成燎原，复未能分别良莠，剿抚兼施，以致回匪犹蓄异志，常谓汉人欺回，日事报复。此次恒春等呈递该回伪示，归咎于劣绅欺陵，大吏偏袒。览其措词，尚未敢公然背叛。吴振棫于云南情形颇能熟悉，经朕委以艰巨重任，务即先行出示剴切晓谕，"但分良莠，不分汉回"，俾先声夺人，解散党与。到滇后恩威並用，示以通权达变之力，不为浮言所惑，方能帖服人心，挽回大局。该督阅历已深，办事素有把握，此中操纵机宜著即悉心筹办。该回伪示並著发给阅看。再，新授湖南臬司徐之铭籍贯贵州，于滇省回务情形尚为熟悉，兹已调任云南臬司，俾该督得收指臂之助。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曲江回匪勾结澄江回、夷至省垣焚杀，狂悖已极。惟据恒春将该回民伪示咨送军机处，朕览其词意，尚未敢自居于叛逆，总以汉匪叛逆有据为词，可见前次办理总未得其平，以致回民有所藉口。桑春荣已补授巡抚，本日复调吴振棫为云贵总督，並谕令由四川带兵二千名、饷银五万两驰往滇省相机办理。未到任以前，云贵总督印务著桑春荣暂行兼署。恒春所调各兵谅已到省，务当督饬文武各员实力堵剿，毋稍疏懈。汉回皆系滇省百姓，办理之法但须分别良莠，不可岐视汉回，务将此意剴切晓谕，俾知官兵剿办毫无偏袒，庶几知感知悔，可以解散其党。吴振棫到任后，该抚即会同筹办军务，毋庸来京请训。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30 20—24页）

以办理贵州威宁回务出力，赏盐运使福连等加衔、升擢有差。

予贵州都匀殉难训导魏中莹並委员计远长、妾唐氏等六十二名口旌恤如例。

予贵州麻哈等处阵亡殉难千总卞鸣珂、黄金贵、张永泰、雷新霆、裴永昌、把总马顺兴、庄继唐、刘光德、王朝龙、梁开泗、许世魁、陈国清、谢占魁、外委彭玉顺、李光增、邹世福、宣明、饶万兴、蒋安邦、邓先荣、黄启云、方文玉、汪湛恩、秦元兴、郭应奎、庞瑞兰、廖连升、从九品李毓芳、杨旭光、训导黄锟祭葬、世职，黄锟子河昶、河清、媳李氏、王氏、孙嵩高、文生陈际昌等旌恤如例。

（卷230 24页）

咸丰七年七月庚辰（1857.8.20）

又谕：本日据常清奏回匪滋事，请派令前往会同堵剿等语。此次回匪滋事，各城派兵堵剿，其土尔扈特等处官兵三千名经裕瑞管带出境剿办。常清熟悉口外情形，既据声请前往会剿，著即准其折回，会同裕瑞管带土尔扈特官兵相机进剿，並著商同法福礼、庆英由叶尔羌一带探明何路紧要，即由何路进剿，毋得株守一隅，致令该匪蔓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1 3—4页）

咸丰七年七月丁亥（1857.8.27）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海朴、培成奏和阗军台被扰、文报不通各一折。喀什噶尔回匪滋事，叶尔羌东路军台业经梗阻，和阗草地所设军台专通文报，关系甚重，乃该匪复敢于坡斯坎木军台肆行扰乱，以致文报不通。和阗距该台六站，兵力甚单，培成现飞咨海朴将叶尔羌前调应援后路官兵酌拨数百名由

草地驰赴和阗，顺道迎击。喀喇沙尔、乌鲁木齐派往叶尔羌应援官兵已于六月初八、九等日启程，不日均可行抵阿克苏，即可酌拨前往和阗，免致由叶尔羌再行折回南路，徒费时日。该处布鲁特回匪丑类无多，不难驱逐出卡，肃清道路，並著法福礼酌量派兵协剿，以期一鼓歼除。再，昨据乐斌奏饷糈支绌，请饬迅速进剿，撙节军需等语。近年甘饷支绌，此次剿办回匪，虽经饬令各省拨银为数不下五十万，但恐一时未能凑集，前经批谕扎拉芬泰，今昔情势迥异，不能动云成案，谅已遵照撙节办理。海朴现办粮台一切俱当核实，未可令带兵员弁浮冒开销。至军务一日不了，军糈一日难停，尤在法福礼等统兵大员相机进剿，迅速奏功，以慰朕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1　17—18页）

咸丰七年七月庚寅（1857.8.30）

又谕：桑春荣奏省城被困情形一折。现在新任总督吴振棫已有旨催令将所统川兵二千名、饷银五万两星速带赴滇省矣。回民既扬言止欲报仇，不敢谋逆，虽其言未足深信，正可乘机晓谕，暂戢凶锋。著该抚一面激励官绅严密防御，一面广为出示晓谕回民，告以“尔等既称不敢谋逆，即不应阻遏粮道，拦截要隘。至欲寻汉民报仇，亦当官为核办，何得纠众肆行焚杀？现在新任总督统领四川官兵前来赴任，並钦派前任巡抚张亮基前来，定能持平办理。无论是汉是回，良者必当安抚，莠者悉于剿除。若仍前凶横，则大兵一到，不免玉石俱焚。”如此慑以先声，安其反侧，当可暂纾目前之急，以待吴振棫前来督办。至汉民既遭回民焚掠，自应协力同仇。若复人怀一心，无怪回强汉弱。著传谕在城绅士不得各存意见，务将城内汉民认真晓

谕，使自相联络，以为守御之计。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31 26—27页）

又谕：本日据桑春荣奏回匪窜扰省垣，分踞城外各要路，阻遏饷道，拦截外援，现在督同司道将弁及在省绅士添募壮丁登陴守御，惟需饷甚巨，库款及地方捐银仅敷两月之用，请饬催陕省将奉拨未解银两迅即拨解，以济危急等语。著曾望颜于应拨滇省项下先行筹拨银五万两，派委妥员探明路径星速解往接济。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桑春荣奏回匪分踞距省数里各要路，关厢村寨俱被焚掠，团练陆续奔溃，城内饷绌兵单，一无可恃，虽据回匪扬言止欲报仇，不敢为逆，而阻遏粮道，拦截外援，省垣空虚，竟成坐困之势。吴振棫计已接奉前旨，所有谕调之四川官兵二千名著迅速挑拨亲自督带启程。其饷银五万两並著迅速委解以资接济。前因张亮基曾经办理汉回互斗之案，已赏给五品顶带，令前往云南帮同办理剿匪事宜。又因徐之铭于回苗匪徒情形尚为熟悉，调任云南臬司，俾吴振棫得收指臂之助。现在回匪尚不敢公然自居叛逆，该督到滇后持平酌办，方合机宜。滇民痛恨回民，其势岂能尽杀？回匪自称不叛，岂应擅自兴兵？务须号令严明，恩威並用，自能解散党与帖服人心，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31 27—28页）

咸丰七年七月壬寅（1857.9.11）

又谕：扎拉芬泰奏请饬拿要犯归案审讯一折。库车回子滋事案内有前库车办事大臣乌尔清阿之家丁李十一犯，据称于未经滋事之前经该大臣遣解出境，难保非畏罪潜逃，著陕甘总督、山西巡抚、直隶总督各饬沿途州县查明该家丁李十行抵何处，

即行拿解阿克苏交海朴归案监禁，听候审讯。

（卷232 10页）

咸丰七年七月甲辰（1857.9.13）

又谕：法福礼奏贼匪裹胁愈多、请添调乌鲁木齐官兵以备援剿一折。此次回匪滋事，各城派兵进剿共计七千余名。昨据扎拉芬泰奏报伊犁兵勇行至巴尔楚克，该匪闻风而遁，立解城围，我军追剿大获胜仗，现在道路廓清；所调乌鲁木齐及喀喇沙尔等处官兵，亦据乌尔清阿报称该官兵于六月十七等日已由库车启程前进，法福礼尚未知悉。所请添调乌鲁木齐官兵一千五百名，如兵力已敷，即可毋庸调拨，仍著倭什珲布照数挑选，预备听调。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调任云贵总督吴振棫奏：云南汉回互斗，必须有大兵巨饷，痛剿一二处，然后可以就抚。得旨：卿所虑甚是，所筹亦极妥协。

（卷232 16—17页）

咸丰七年七月乙巳（1857.9.14）

谕军机大臣等：培成奏贼势紧急、催调后路官兵应援一折。据称和阗回匪变乱，坡斯坎、木洛和、瑚玛三军台被烧，经该大臣派兵往剿，于阿哈雅腰台地方遇贼接仗，贼匪退回张古牙庄，忽有帕尔慢回子从后截杀，伤毙兵勇三十余名，掳去兵丁数名，並夺去抬炮、鸟枪等件；帕尔慢离城甚近，该处回子业被勾结变乱，倘直扑和阗，恐兵单难以抵御等语。贼匪扰及和阗，前据业布冲额奏称挑派所带官兵二百名並阿克苏防兵三百名，共五百名，交守备刘兴带领由草地进剿；其阿克苏防兵由乌鲁木齐备调兵内挑派补还。此时刘兴所带官兵当早经行抵和阗，即著培成督饬此项官兵实力堵剿。和阗僻处一偶，就近实无可调之兵，惟既据培成称贼势紧急，自应续筹调拨，著海朴即将

乌鲁木齐补还派防阿克苏兵三百名先行饬令由草地前赴和阗与刘兴一军会合。和阗得此兵力，自已足敷剿办。培成务当悉心调度，将匪众悉数歼除，毋任再有延蔓。昨因法福礼奏请添兵，曾谕令倭什珲布挑兵一千五百名备调。所有阿克苏防兵亦关紧要，並著海朴飞咨倭什珲布即于备调兵内抽调三百名前赴阿克苏以补前调防兵之数，毋任迟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2 18—19页）

咸丰七年八月辛亥（1857.9.20）

谕军机大臣等：庆英、固庆奏官兵出队接仗先胜后挫，並请饬陕甘总督速拨银两以济军需等语。此次叶尔羌官军正与西路贼接仗业已获胜，忽有东路贼匪抄袭其后致稍挫衄。现在伊犁官兵早已由巴尔楚克前赴叶尔羌，庆英等正可督饬弁兵会合夹击，将该匪赶紧歼尽，毋令蔓延。至所请陕甘拨饷，据乐斌七月内奏拨过西路兵饷十四万两，有叶尔羌银三万两在内，此时计已解到，著庆英等遵照前旨迅速剿除匪众以节饷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32 3—4页）

咸丰七年八月乙卯（1857.9.24）

谕军机大臣等：庆英等奏叶尔羌回城等处击贼解围、搜捕余匪情形一折。此次贼匪围困叶尔羌汉回两城，经庆英等派游击德祥等带兵出击连获胜仗，贼众披靡散窜，并探知巴尔楚克扑城之匪叠受惩创，因知官兵已到图木舒克军台，该匪等张皇逃遁，军威大振。现饬兵勇复由瑚玛一带搜捕余匪，疏通和阗道路，剿办甚为得手。惟喀什噶尔及英吉沙尔两处贼势如何尚无确信，亟应催集官兵趱程前进以解城围。据庆英等奏西路贼党聚集尚多，兵力仅只二千余名未敢轻进，现在乌鲁木齐及喀

喇沙尔、蒙古各兵计日可到叶尔羌，著法福礼迅即督带前往英吉沙尔等处进剿，毋稍延误，致失机宜。其叶尔羌城围已解，并著庆英等将余党搜除净尽，务绝根株。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3 12—13页）

咸丰七年八月己巳（1857.10.8）

又谕：本日据法福礼奏后路官兵行抵叶尔羌、即统带进剿一折。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城被围已经三月，亟应督兵救援。现在所调官兵到叶尔羌者已足五千之数，谅已足敷剿办。所有备调之乌鲁木齐官兵一千五百名著毋庸再调，以节糜费。此次回匪滋事多系乌合之众，一经官兵剿击即纷纷逃窜，若能乘此声威奋力迎击，当可克期殄灭。据称叶尔羌复有贼匪滋扰，经官兵击败之后尚未远飏，著法福礼等督饬官兵前进，仍沿途搜剿余匪，並确探喀、英两城情形迅速剿办，毋误事机。至该匪等一经剿败逃窜出卡，难保不去而复来，如能设计抄袭使其大受惩创，方足以褫贼胆而固边疆，著该大臣等妥筹办理。此次法福礼所保各员均属从优，念其初次接仗即获大胜，是以悉照所请奖励。嗣后保举出力人员不可失之过优，以杜冒滥。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4 9—10页）

伊犁参赞大臣法福礼奏：叶尔羌境内复有贼匪滋扰，督兵截击毙贼无数，余匪败退西窜。得旨：此次不过小胜，杀贼并无确数，阵亡兵勇咨部照例办理，出力人员俟再获大胜方准酌保。

（卷234 10页）

咸丰七年八月癸酉（1857.10.12）

伊犁参赞大臣法福礼奏：叶尔羌境内贼匪经官兵击败后复

行啸聚滋扰，督兵迎剿接仗获胜。得旨：逆回胁惑愚回，不过志在抢掠，一闻兵至，饱飏而归。观此情形，恐真贼已潜出卡，只剩被胁良回聚而难散，欲归不能，欲降不敢。若不随剿随抚，势必愈杀愈多。现在兵力不为不厚，务须另分奇兵由间道袭其归路，正兵多张旗帜以壮声威，庶几成功较速，不致饷虚糜，兵徒劳也。

（卷234 17页）

咸丰七年八月丁丑（1857.10.16）

谕内阁：法福礼奏克复英吉沙尔回城並汉城解围、大获胜仗一折。贼匪占踞英吉沙尔回城，前经法福礼督兵在大桥获胜后，复在柳树泉地方遇匪数千，官军枪炮齐施並用马队击退贼众，奎英带同乌鲁木齐官兵两翼马队轰溃前后伏贼，乘胜追袭，毙匪不计其数，夺获马匹军械甚多，当将回城克复；其围攻汉城之贼亦皆闻风逃窜。此次法福礼等剿办踞城贼匪尚属迅速，著即搜捕逸匪，督率得胜官兵进剿喀什噶尔，歼除丑类，肃清地方。所有打仗出力人员及阵亡兵勇，著该大臣等查明具奏。

（卷234 22页）

咸丰七年九月丙戌（1857.10.25）

谕内阁：法福礼奏官军立解城围并收复回城一折。官军自克复英吉沙尔回城后，探闻余匪逃往喀什噶尔，麇聚回城，引水淹灌汉城。八月初三日，法福礼督兵前进行抵该城，该匪闻风逃散，官军分路追剿，即将回城收复，边境一律肃清。所有蒙古官兵著先行剖撤归伍，续调官兵即行停止。该回城被匪蹂躏，应办善后事宜即著法福礼等妥筹办理，安辑回民，使无失所。

（卷235 18页）

又谕：法福礼奏行抵喀城，回党潜遁，请简员筹办善后各等语。此次大兵甫抵喀城该匪即闻风潜遁，并未大受惩创，难保其不去而复来，且以数万之众一时纷散，岂能全行出卡？其附近地方山深林密之处必有余匪潜踪，尤应实力搜捕。法福礼系此次统兵大臣，即著暂驻该城会同裕瑞将善后各事宜妥为筹办，并函商庆英、固庆悉心参酌，仍咨明扎拉芬泰会同具奏。该处地方甫经肃清，自应酌留兵丁以资防守，吐尔扈特蒙古兵已有旨谕令先行撤回，其伊犁等处官兵应酌留若干，著法福礼观察情形会同扎拉芬泰具奏。其蒙古官兵归伍时应如何酌加犒赏，著传知奎栋酌量办理。常清现无应办之事，著即传旨令其来京。扎拉芬泰前奏应办事宜各条，所称严查办以重职守、简伯克以资抚绥、平差徭以杜苛派三条，均系善后要务，著将原折钞给法福礼阅看，即著按照所陈各条并应行参劾各员认真查办。法福礼请调叶尔羌伊什罕伯克迈玛第敏，著准其调往喀什噶尔，令其安集回众。扎拉芬泰所称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爱玛特与该处人地不宜，并著酌量拣调。至此次回匪逃散，多系闻风先窜，即沿途小有斩擒，並无鏖战，法福礼保奏人员未免过多。因念戡事迅速，加恩允准。此系搜捕余匪，著毋庸再请奖励，以示限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英吉沙尔等处剿贼出力，赏吐尔扈特罕布彦乌拉哲依图、霍硕特贝子多尔济纳木扎勒双眼花翎，仍下理藩院议叙，并赏给吐尔扈特护盟长喀屯鄂斯库吉尔噶勒。

（卷235 21—22页）

以叶尔羌等处剿贼出力，赏伊犁领队大臣锡拉那、佐领伊克坦布、达哩善、防御霍伽布、都司杨成、甲喇章京交加克、千总吉升、把总武殿魁巴图鲁名号，参赞大臣法福礼花翎、头品顶带，乌鲁木齐提督业布冲额、领队大臣奎英、裕瑞、佐领花

连泰鄂奇尔景巴、防御和色本、永谦、游击塔斯杭阿等花翎，笔帖式德贵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235 23页）

咸丰七年九月戊子（1857.10.27）

谕内阁：巴哈善、伊绵阿奏连次剿贼情形并自请治罪一折。此次回匪突入喀什噶尔，占踞回城，该大臣等未能先事预防，本属罪有应得。惟念汉城防守尚严，援兵到后回城亦即克复，巴哈善、伊绵阿均著从宽革职留任。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回匪入卡滋事围扑喀城，致回城失陷，汉城被围，所有该城文武各员均有疏防之咎。其中有无畏葸逃避、御侮不力之员？尤当查明惩办。至英吉沙尔回城失守，除乌勒欣泰已叠降谕旨令扎拉芬泰等查参，此外文武员弁当起事之初何人贻误，亦应分别查明，一体惩办。庆英等系统辖大员，亦有应得处分。至其起衅根由，前据庆英等奏传闻各异，请俟荡平后会查。此时贼匪业已窜出卡外，所有失事情形不难确切查明，法福礼现留喀什噶尔筹办善后事宜，著即就近详查，据实具奏。至贼匪由卡外窜入，守卡各员何以漫无觉察？卡内回众纷纷从贼，该管伯克等何以不能约束，辄行逃避？均著严参惩办，毋稍疏纵。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叶尔羌守城出力，擢副将特克什布为总兵官，赏印房章京西林泰、伯克沙底克伊布拉依木、沙满索尔、都司何文、刘耀武等花翎，守备田丰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予喀什噶尔阵亡云骑尉鞠兆祥、把总赵彦斌、外委包吉、倪生莲、笔帖式额尔德蒙额祭葬、世职。

（卷235 24—25页）

咸丰七年九月己丑（1857.10.28）

谕内阁：文祥奏参玩视军务各员请分别惩办等语。云南省

城剿匪吃紧，经文祥派令游击孙钰抽带宾川等处兵练赴援，该员辄敢托病他往，抗不回营；经文祥摘顶示惩，犹复沿途逗留，实属胆玩，著即行正法以肃军律。革职留营守备丁鹤龄随同孙钰赴省，延不启程；都司高天泽托故回城，以致兵练无人统驭，高天泽著即革职，与丁鹤龄一并交吴振棫提省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尽先游击何有保捏称患病，不候批示辄即离营不知去向，实属胆大妄为，著迅速查拿，即行正法。都司韩宝、守备李高于回匪扑营时未能悉力堵御，致有损失，均著革职留营以观后效。文祥自请严加议处之处，著加恩改为交部议处。

（卷235 25—26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文祥奏军务紧急，请拨兵饷，当经谕令吴振棫于川省筹拨滇饷十万两内酌量分拨。本日复据文祥奏报兵单饷匮情形，并称现暂移营镇南就粮，请饬调陕甘两省兵二千名，并于邻省拨饷十万两藉资进剿等语。该营兵练饷银欠至三月有余，自应速筹接济，著吴振棫遵照前旨于川省拨滇饷银十万两内酌量分拨，派委妥员迅速解往俾资散放。陕甘两省官兵拨赴各路军营者过多，势难再调，且兵多则饷益难继，文祥惟当就现有兵力督饬进剿。如果必须添兵，著俟吴振棫到滇后酌度情形，仍于四川各营内抽调。至饷需不敷，亦惟川省与滇较近，藉可接济。著有凤督同藩司祥奎预为筹划，以免临时贻误。吴振棫此时当已赴滇，即著严督官军沿途扫荡，以期星速遄行，毋稍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5 26—27页）

咸丰七年九月甲午（1857.11.2）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法福礼奏回匪逃窜出卡，边境肃清，当谕令法福礼暂留喀什噶尔会同裕瑞筹办善后事宜，并令其函

商庆英、固庆咨明扎拉芬泰会同具奏。兹据扎拉芬泰奏请留常清会同裕瑞等办理善后章程，自系未经接奉前旨。常清已有旨令其来京，著毋庸留于该处。所有应办一切事宜，著仍遵前旨交法福礼会同裕瑞等妥为筹办。至贼首倭里罕如果尚在内地，自应早为捕获以绝根株；今既已逃出卡外，毋庸深入穷追，惟当严防边卡不使再行窜入，自可杜其窥伺。其附近地方仍当搜捕余匪，毋令潜踪。另片奏喀城贸易安集延回子碍难令其仍住回城，请仿照伊犁等处安顿哈萨克章程，于距城二三里地方择一旷地令其自行建房居住，以便贸易等语，自为弭患未萌起见，著法福礼等筹商妥办。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36 1—2页）

咸丰七年九月乙未（1857.11.3）

以叶尔羌守城出力，予三品阿奇木伯克郡王阿克赖都在御前行走，四品伊什罕伯克贝勒迈玛第敏双眼花翎，在乾清门行走。

（卷236 5页）

咸丰七年九月辛丑（1857.11.9）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法福礼奏请将迈玛第敏调署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当经降旨允准。兹据庆英、固庆奏叶尔羌被贼蹂躏之后，一切善后事宜全赖迈玛第敏相助为理；阿皮斯人尚明白，是以委署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事务，法福礼奏称该伯克声名平常，请饬据实陈奏，以便遵办等语。迈玛第敏熟习叶尔羌情形，既据庆英等奏留该处办理善后事宜，即著毋庸调往喀什噶尔。至阿皮斯如果声名平常，不但喀什噶尔难于胜任，即布古尔地方亦恐不能相当。庆英到任未久，于各城伯克恐未周知，法福礼在南路多年，著即将阿皮斯劣迹据实参奏。其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员缺，著与庆英等商酌另行拣调妥

员，以资整顿。此次喀、英两城解围，该匪多系闻风先窜，并未痛加剿洗，据庆英等奏传闻倭里罕霍卓尚在卡浪圭卡伦外盘踞，并未归巢。倘大兵撤后乘虚复来滋扰，亦不可不虑。前因贼首逃出卡外，谕令法福礼毋庸深入穷追。若仍在附近地方盘踞意图窥伺，应否拨兵追剿使其远遁，或即责成守卡官兵严加防堵，著法福礼、裕瑞妥筹办理。至外匪窜入，总因卡内有奸徒勾引，务当严密查拿以除后患。法福礼等会办善后事宜不可但顾目前，致成不了之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予阿哈雅阵亡和阗四品伯克萨木萨克祭葬、世职。

（卷236　15—17页）

咸丰七年十月庚戌（1857.11.18）

又谕：前因倭里罕霍卓逃出卡外，谕令法福礼如该夷仍在附近地方，自应酌筹追剿。兹据该大臣奏称移营七里河沿相机勾捕，拿获贼犯，知倭里罕尚在倭胡苏鲁尔游奕，现已派兵赴喀浪圭卡伦堵剿，并催锡拉那等出卡兜擒。筹办尚合机宜。各庄回众经该大臣等安抚开导，业已不肯从逆，倭里罕势孤力竭，自不敢复来窥伺。现在附近各卡均拨兵搜捕，如该逆尚在附近地方，不难擒获正法，以绝根株。倘畏威逃窜，亦不必深入穷追，仍应责成守卡官兵严密梭巡，杜其偷越，以免后患。法福礼等现在筹办善后事宜，总须先清内匪以杜其勾引，严定守卡官员处分以固我藩篱，使该逆无隙可乘，庶可为日久义安之计。布置既定，所有官兵亦可酌撤以节劳费。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37　9页）

咸丰七年十月辛亥（1857.11.19）

以和阗防堵回匪出力，赏章京图萨布、都林布、参将倭贺、守备董迁善、伯克阿布拉什、布拉特、土米尔、乌舒尔、库图

鲁克等花翎，笔帖式富升额等蓝翎，余加衔、升赏有差。

（卷237 12页）

咸丰七年十月甲寅（1857.11.22）

谕军机大臣等：据法福礼奏官兵出卡追剿贼匪，至黑孜倭依地方大获胜仗，因卡外道路迷漫，碍难深入，已饬业布冲额、巴哈善撤兵归营，仍令锡拉那、伊绵阿退兵沿卡驻扎，密探贼踪；并谕知浩罕伯克及布鲁特，如倭里罕逃至该处，即行缚送各等语。贼首倭里罕如尚在卡外附近地方盘踞，恐其复图进卡，自宜设法擒获以绝根株；今业已远遁，倘日久并无踪迹，即著饬令锡拉那等将驻扎沿卡官兵酌量撤回。法福礼等现在筹办善后事宜总须布置严密，自固藩篱，使卡内无奸徒勾结，自可绝外匪窥伺之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37 14—15页）

咸丰七年十月壬戌（1857.11.30）

以云南省城剿办回匪出力，赏布政司经历章源、守备赵德昌、千总李发明、外委赵祥花翎，外委张沛霖等蓝翎，复已革知府崔绍中职，免已革游击孙钰、何有保罪，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37 24页）

咸丰七年十月丁卯（1857.12.5）

以剿办英吉沙尔回匪出力，赏主事吉存、都司张耀林、游击伯福、守备忠瑞、王文熙等花翎，把总李杰等蓝翎，余升赏有差。

（卷238 7页）

咸丰七年十月乙亥（1857.12.13）

谕军机大臣等：法福礼奏凯撤官兵并请留带兵大员及筹办各情一折。官兵自出卡追击获胜后，匪踪远窜，边圉肃清，民

回复业，所有土尔扈特、霍硕特蒙古兵及喀喇沙尔绿营兵自应分别凯撤。至一切善后事宜，业已有旨令法福礼会同裕瑞并函商庆英、固庆会同扎拉芬泰酌量办理，并未另派大员。著该大臣仍遵前旨悉心核办。常清即遵旨来京，毋庸暂留军营。至首逆倭里罕在逃，前据庆英、固庆奏已饬阿奇木伯克阿克拉依都函致浩罕伯克胡达雅尔，令将贼目拿送，许以恕罪通商，并谕知卡外各爱曼布鲁特一体擒拿。若能歼厥渠魁，自可消弭后患。倘浩罕伯克抗不遵照，即如庆英等所议不准安集延等通商，以示惩儆。仍无庸深入穷追，致有挫失。将此谕令知之。

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奏：已遇三次军政之协领哈普齐贤恳请卓异，年逾六旬各营员分别留任、休致。允之。

（卷238 19—20页）

咸丰七年十月丁丑（1857.12.15）

谕内阁：云南各属汉回仇杀几遍三迤，一载有余，兵连祸结，朕以启衅根由总因地方官办理不得其平，是以特授吴振棫为云贵总督，统带四川官兵前往，复命前任山东巡抚张亮基带兵随后继进，谕令该督等但分良莠，不分汉回，秉公查办，以息争端而绥边圉。本日据吴振棫奏行抵曲靖沿途查访情形，此次回民滋事半由汉民倡议灭回，以致回民疑畏愤激而成，该督入境停兵，单车晓谕，悔悟者颇多。试思汉回皆朕赤子，本不应有所偏袒，若使启衅之初地方官即从公判断以服人心，何至报复相寻，重烦兵力？今吴振棫既查知回民有负冤之处，而汉民中乘机抢掠可诛者亦复不少，则从前办理错谬已可概见。所有散贴告示倡议杀回之前任侍郎黄琮、前任御史窦垿业经降旨革职治罪，并将办理不善之大员交吴振棫查明参奏。朕大公无我之心，虽在愚民亦当共喻。著吴振棫宣播朕旨，晓谕各属回民：果系止图报复并无叛逆之心，准其悔罪输诚，各安生业。大兵

所至，毋许妄戮一人。其能解散胁从、缚献凶渠、实在出力者，不特宽其既往之罪，仍准该督等据实保奏，给予奖叙。其汉民有藉团练为名肆行杀掠者，即以军法从事。经此次剀切晓谕之后，汉回皆知悔祸，该督等即可持平办理，慎选良吏，妥为安抚，曲直分明，人心自定。倘仍敢负隅抗拒，则是自外生成，甘心叛逆，即著该督等统兵进剿，该回民咎由自取，并非朕不施宽大之恩也。该督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使各属汉回人等咸知朕除莠安良之至意。

又谕：前因云南省汉回仇杀，当令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垿筹办团练，原为保卫闾阎起见，该侍郎等自应会同地方官熟筹妥办。乃本日据吴振棫奏黄琮、窦垿在省城设立总局，镌刻关防，遍贴告示令民间纷纷集团，其意专主杀回，以致回众怀疑，寻仇不已，而汉民之奸者又复散播谣言乘机抢掠，蔓延各属，办理实属不善等语。办团所以安民，黄琮等以乡绅擅出告示已属非是，且持论不得其平转致激成衅端，非徒不能保卫地方，并使民遭荼毒，办理实属错误。黄琮、窦垿均著革职交吴振棫查讯，治以应得之罪。至剿办事宜系地方官专责，何得任听绅士惟所欲为？所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地方各官，除恒春已故外，其巡抚、司、道及各府、州、县均著吴振棫查明参办。嗣后各处练勇均归文武官员统带，如有未奉调遣自行出队者，即将练头按军法从事，统带官严行参处，毋稍宽纵。

谕军机大臣等：吴振棫奏参绅士办团不善一折，并请颁发谕旨，以便剿抚兼施等语。云南省汉回构衅，以致省城日久被困，原应慑以兵威，使莠民知所儆惕再议抚绥。惟现在东南各省军务未平，兵力断难厚集，饷需亦艰于筹措，且据吴振棫奏回民之纷纷寻衅，实由官绅办理失宜所致，此时匪徒蜂起，几遍三迤，倘率行进剿，深恐于事无济，徒损兵威；且曲

靖及省城一带回民尚不肯自居叛逆，乘其有一线可原，请旨剀切晓谕，冀有转机，所奏不为无见。本日已明降谕旨晓谕回民，如该回民悔悟自新，即可从公办理，并著慎选良吏加意抚绥，曲直分明，人心自定。倘仍负固不服或面从心违，则是自外生成，国法所难宽宥。该督惟有统率官兵痛加剿办，无得姑息养奸，为所轻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38 20—23页）

咸丰七年十一月癸卯（1858.1.10）

谕内阁：前因吴振棫奏行抵滇境访知绅士办团不得其平，激成衅端，是以降旨将黄琮、窦垿革职，并凯切宣示回民悔罪投诚，免其诛戮，倘始终怙恶，自外生成，即著该督统兵进剿。此朕一视同仁，不分汉回，但分顺逆之意。吴振棫并非不论曲直，专主抚绥，即朕所降谕旨亦何尝有所偏袒？乃近日御史陈浚、尹耕云奏均以吴振棫办理失当，恐误地方；本日御史吴焯复以"愚民误会，恐团练解体"为词，直似从前办理并无错谬，今颁宽大之诏，转疑故纵回民。岂知从来办理军务原无尽杀之理，或应先剿后抚，或应先抚后剿，全在带兵大员体察机宜，非局外所能参酌。朕以吴振棫久任封疆，于云南情形又能熟悉，是以授为总督，令带川兵赴滇，何处应剿，何处应抚，料该督断不预存成见致误事机。即朕尚不肯于万里之外遥为牵制，使之掣肘，该御史等安见先剿之必有把握，而纷纷弹劾，指为办理失宜？如果吴振棫先抚后剿之议迄无成效，朕不难治以应得之罪；今成败未有端倪而群加指摘，朕岂能筑室道谋，使该督无所适从，异日得所藉口耶？至团练杀贼捍卫闾阎，各省保举奖励者不可胜数，前降谕旨有借团练为名肆行杀掠者即以军法从事，原指云南汉回仇杀而言，然即各省乡团亦岂有听其肆行杀掠不加钤束之理？吴焯恐愚民误会谕旨，贼至而坐以待毙，尤

为可笑。溃散兵勇成群抢掠者尚准民间格杀勿论，何况贼匪？岂有不知抵御？朕知民虽至愚，断不至如该御史之颠倒是非也。所奏均毋庸议。

（卷240 18—20页）

咸丰七年十二月庚戌（1858.1.17）

五品顶带帮办云南军务张亮基奏：查明回民滋事情形，现筹招抚，宣布德威，俾善良悔悟，奸宄势孤，乃可分别劝惩。得旨：所奏实为不易之论。无成见故能有定见，恩威并济，勿为非言所惑，朕拭目以观厥成。

（卷241 5—6页）

咸丰七年十二月甲戌（1858.2.10）

以筹办叶尔羌军需出力，赏陕西知县喻怀恭、叶尔羌章京多仁布、伯克呢雅斯花翎，笔帖式哲成额等蓝翎，余升赏有差。

以剿办叶尔羌回匪并守御巴尔楚克城出力，赏游击博勒忠武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予遇贼被戕叶尔羌五品阿奇木伯克迈呼木子伊布拉伊木世袭五品顶带、花翎，并免应交粮赋。

（卷242 25—26页）

咸丰八年正月己卯（1858.2.15）

又谕：庆英奏拣员调署伯克一折。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员缺著准其以阿里调署。既据庆英奏该伯克前在喀什噶尔熟悉地方情形，倘署任后办理未能妥协，惟庆英是问。

（卷243 2页）

咸丰八年正月癸巳（1858.3.1）

云贵总督吴振棫奏：回民就抚，办理已有端绪。惟汉回忿争不已，烧杀相寻，就抚一局深恐又有变更。得旨：应抚者自抚，违抗者必剿，固可并行不悖，勿忧其局有变更。惟在晓谕

得宜，方能潜消反侧。

（卷244 1页）

咸丰八年二月壬申（1858.4.9）

谕军机大臣等：吴振棫等奏宣威剿匪获胜，并省回就抚，散练滋事等语。吴振棫驻扎曲靖与桑春荣筹办省城安抚事宜已渐有定局，乃宣威回匪竟敢裹胁汉、夷各匪攻扑州城，经张亮基督同司道简选兵练立行击退。此等冥顽回匪自当慑以兵威，使已经受抚者不敢相率效尤，仍不外分别良莠，剿抚兼施。至曲靖距宣威甚近，急应加意抚绥，不令煽惑勾结。张亮基带兵前进，吴振棫仍宜严防后路，不可大意。现在省城回众既经具结不复滋事即系良民，岂容散练任意戕害？除已获各犯业经正法外，著桑春荣将余犯按名弋获，执法重惩，以安回众之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6 28页）

以云南省城安辑汉回出力，贵知县陈庆椿花翎，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用；予宣威阵亡外委舒大猷祭葬、世职。

（卷246 30页）

咸丰八年三月己卯（1858.4.16）

又谕：法福礼、裕瑞奏浩罕遣使恳求通商、抄录谕帖呈览一折。首逆倭里罕在喀什噶尔滋事罪大恶极，现在逃赴浩罕，法福礼等谕令拿解来营始准通商，自系正办。惟据该浩罕伯克派额尔沁等声称倭里罕闹事后曾派人挡路，禁人附从，又将倭里罕拿禁，如准其通商，即将逆首罪名照经典自行惩办等语，情词尚属恭顺。该夷经典既无捆献霍卓之说，此时若不准通商，勒令献出，恐致别生枝节。如果浩罕已将倭里罕等按照经典惩办，即可准其通商。其如何惩办之处，亦可无庸深究，著密访奏闻。现在边疆甫定，未可再开衅端，该大臣等惟当抚绥

回众，严防卡伦，毋令匪徒乘间滋事。将此谕令知之。

（卷247　13页）

咸丰八年三月庚子（1858.5.7）

谕内阁：乐斌奏请将延误公事之厅、县并玩视地方之游击分别惩办等语。甘肃循化同知韩赐麟于撒拉回民马主麻等控案稽至数月并未讯断，实属任意迟延；碾伯县知县谢玉润委赴循化查办韩冲等滋事之案，具禀后不候批示辄行回任；韩赐麟、谢玉润均著交部分别议处。署循化营参将升补延绥镇标中营游击吕祥任听匪徒多人在城逗留，以致滋事拒捕，几成巨案，实属玩视地方，且年老多病难期振作，著即革职以示惩儆。

又谕：乐斌奏循化厅属撒回滋事、派兵查办完竣一折。甘肃循化厅属街子工撒拉回民韩朵四，因族人韩冲等在城涉讼滋事被拿，辄敢起意纠抢，煽惑多人焚毁桥道，实属目无法纪。现经官兵剿办，已将罪应拟斩之韩朵四并为从之韩木洒及在城拒捕之韩冲等一并格毙，余俱悔过投诚，地方一律肃清，办理尚为妥协。西宁道宗保捐廉归补经费，著该部查明该员子弟给与奖叙。

（卷249　4—5页）

咸丰八年三月乙巳（1858.5.12）

谕内阁：前据庆英等奏审拟阿奇木伯克等弃城逃避，业经刑部核议，将叶尔羌五品阿奇木伯克迈买底里、英吉沙尔四品阿奇木伯克阿那雅特革去伯克发附近充军，已降旨准行矣。兹据扎拉芬泰奏该伯克等责在专管回庄，并无分辖营汛，究与守土者有间，恳请法外施仁等语。该伯克等弃城逃避，咎有应得，该部系按律定拟。姑念其并无营汛之责，因一时力难抵御暂避贼锋，尚可量从末减，迈买底里、阿那雅特业经革去伯

克，均著加恩免其治罪。

（卷249 21—22页）

咸丰八年四月庚戌（1858.5.17）

谕内阁：吴振棫奏剿办威宁土匪叠获胜仗、首逆被歼一折。贵州威宁州匪徒李广沅聚众滋事，经吴振棫督饬总兵常山等剿办，于威宁州得著地方毙匪二百余名，生擒宋长溃等；该匪窜至镇雄之彝良、戈魁、毛坪、双山等处，兵练叠次兜剿，复毙匪三百余名，生擒蒋大五等；匪众回窜威宁，被兵练于杨柳树地方将首匪李广沅歼毙，余党悉数解散，仍著督饬该地方文武将逃散零匪搜剿净尽，毋留余孽。

又谕：吴振棫奏回匪攻陷府城、现筹剿办一折。云南大理回匪蔡七二等率党数千人攻扑顺宁府城，署知府吴人彦委令署顺宁县知县汪堃带练防堵，该匪分股攻扑营盘，另股直扑郡城，勾结城中回匪内应，城池失陷。该督已咨文祥督饬永昌右甸文武就近应援，并饬汪堃挑派土司夷练会同攻剿，著即迅速克复郡城，无任负隅久踞。

（卷250 17—18页）

以克复云南姚州城并攻克红崖贼垒出力，赏道员宋延春、知府侯晟、同知张同寿、总兵官福升花翎，通判胡廷良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剿办贵州威宁土匪出力，赏知县叶如松、游击富呢雅杭阿花翎，千总郑宗厚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予云南顺宁府殉难署知府吴人彦祭葬、世职，署知县汪堃、妻王氏等旌恤如例。

（卷250 21页）

咸丰八年五月庚寅（1858.6.26）

谕内阁：吴振棫、桑春荣、张亮基奏回民就抚、省城解严一折。云南省回民因与汉民构怨，纠集多人于省城外四面屯聚，经吴振棫等叠次推诚晓谕，并派员传集汉回人等悉心开导，均各输服，并据回人出具永不滋事甘结，其屯聚省城外之回民二万余人咸已解散，地方肃清，办理尚属妥协。经此次议抚以后，汉回民人可期日久相安。惟回人之良善者既已畏法解散，其桀骜不驯者仍当示以兵威，以昭公允。

（卷254 16—17页）

以招抚云南回民出力，赏道员汪之旭等花翎，知县郑文修等蓝翎，予道员濮诒孙等升叙、开复有差。

（卷254 19—20页）

咸丰八年六月辛亥（1858.7.17）

又谕：蒋霨远奏饷项支绌、恳请添拨一折。贵州都匀、思南等处贼氛未靖，带兵各员分路进剿，镇远、黎平两府及独山、荔波各州县处处防剿，需饷甚巨，虽山、陕、四川等省尚有未解银二十一万余两，且积欠过多，解到后亦不敷分拨。著王庆云、恒福、曾望颜再行各筹银五万两，同前未解之项陆续分起解往贵州。其湖南欠解贵州协饷，亦著骆秉章速筹银三万两，就近解交镇远、黎平两府以济急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蠲免贵州都匀、镇远、黎平、安顺四府，平越、独山、麻哈、黄平、都匀、清平、镇远、施秉、永从、开泰、余庆、荔波、龙里、贵定、永宁、普定十六州县及清江、下江、归化三通判、锦屏乡县丞所属被扰地方额赋有差。

（卷256 17页）

咸丰八年六月癸丑（1858.7.19）

以云南回匪围扑省城防剿出力，赏参将福兆巴图鲁名号，

知府三寿、同知王同春、提举缪关、游击德瑞、守备车图才、刘国乾等花翎，知县丁逢吉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256 22页）

咸丰八年六月庚申（1858.7.26）

以办理阿克苏粮台出力，赏阿奇木伯克阿密特双眼花翎，巴吉格尔伯克哈色木花翎，余升叙有差。

（卷257 3页）

咸丰八年六月乙丑（1858.7.31）

谕军机大臣等：吴振棫、张亮基奏宣威、曲靖剿办回匪各情。据称东路业经就抚，即南路各寨亦均陆续投诚，剿办日有起色。张亮基已简授云南巡抚，现患目疾，赏假两月在任调理。惟回务甫有端倪，如假期限内即已痊愈，即著销假办事。本日谕令徐之铭护理滇抚篆务，著该督等传谕该臬司驻扎宣威以为后路策应。至桑春荣前因咨请该督代奏开缺，谕令来京另候简用，兹据奏病势日重，难期速痊，著即饬令来京。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吴振棫、张亮基，并传谕徐之铭知之。

（卷257 15—16页）

以云南按察使徐之铭暂护巡抚。

以云南剿办回匪出力，赏按察使徐之铭布政使衔、花翎，道员贾洪诏按察使衔，道员姚锡华、参将麟志、守备何自清等花翎，知县程祥栋等蓝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从九品张鼎、申芝耀、千总张国彬、外委周伦、杨占一祭葬、世职。

予云南阖门殉节知府邓国煊祭葬、世职，于蒙化厅建立专祠，家属、幕友、家丁三十三名口一并附祀；并予阵亡知府李嗣元、知州潘仲辑、吴景苏、布政司经历崔鼎彝、府经历万应濂、道库大使孙炘、从九品龚龢、参将杨遵、守备刘沛然、千总董文、把总何正春、外委李存德、云骑尉杨兆培、伤亡都司

门国安等祭葬、世职，武举李虎臣、武生杨经赏恤如例。

（卷257 16—17页）

咸丰八年七月丙子（1858.8.11）

以乌什防堵出力，赏伯克阿拉布敦花翎，余升叙有差。

（卷258 6页）

咸丰八年七月丁丑（1858.8.12）

谕内阁：军机大臣会同兵部等衙门奏遵议法福礼等条陈回疆善后事宜一折。喀什噶尔地处极边，自参赞大臣移扎叶尔羌后，该城领队大臣例不能专发奏报，设有缓急，转达需时，自应量为变通，以资弹压。著照所议喀什噶尔领队大臣著改为办事大臣，所有本城应咨事件仍与帮办领队大臣之换防总兵联衔咨呈参赞大臣查核，遇有边警准其专折驰奏。其行文各城悉用咨行与东四城一律，仍归叶尔羌参赞大臣统辖以符定制。至该城六品以下伯克以别城人员补授，每多不洽舆情，亦著准其专补本城人员。其阿斯图阿尔吐什庄五品阿奇木伯克著改为四品，并准于该处回城内复设回兵七百名，将旧给挖铜回子地一万四千亩给与以充粮饷，仍旧设管辖回兵四品伯克二员以专责成。所有昌巴尔山铜厂即行永远封禁，仍照议征收布税以抵铜厂税课。嗣后该大臣等务当详慎举劾，严密巡查，勤练兵丁，妥筹经费，以期变通经久，永靖边隅。

（卷258 6—7页）

咸丰八年七月戊寅（1858.8.13）

免喀什噶尔被匪滋扰屯户、回户未完新旧额赋并升科粮石。

（卷258 12页）

咸丰八年七月丙申（1858.8.31）

以甘肃循化厅回民缚献贼犯出力，赏总约马复源五品顶带

蓝翎。

以剿捕陕西商洛等处贼匪及防堵出力，赏按察使蔡宗茂、同知张兆蓉、游击施鹏、守备马兆麒花翎，千总李长荣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259 16页）

咸丰八年八月戊申（1858.9.12）

以归诚效力，赏云南回子掌教头人马德新四品顶带。

以剿办云南傥塘等处回匪出力，赏同知李定南等花翎，知县张嘉澍等蓝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把总陈开用、外委黄朝贵、张瀚祭葬、世职。

以收复云南邓川州城并剿办迤西回匪出力，赏都司张正泰巴图鲁名号，都司范成章、土司罕恩沛等花翎，府经历郑锡彤等蓝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额外外委唐自顺祭葬、世职如把总例。

（卷260 20页）

咸丰八年八月丁卯（1858.10.1）

伊犁参赞大臣法福礼等奏议准浩罕通商，以绥夷情而完善后。得旨：办理尚属得体。

以办理喀什噶尔善后出力，赏佐领色普珍泰、色棱额、伯克库图鲁克、二品顶带回子托古达胡完萨依提讷斯尔花翎，余升叙有差。

（卷262 13页）

咸丰八年九月甲午（1858.10.28）

又谕：扎拉芬泰奏查明回庄起衅原委，请将办理不善各员分别惩办等语。上年喀什噶尔回众滋事既因铜厂交课苦累，聚众抗差，经前任领队大臣巴哈善派委骁骑校巴彦察滚、章京佛尔果布叠次往勘，辄听回众饰词草率禀覆，实属颟顸。巴彦察

滚、佛尔果布均照议革职。佛尔果布于派办善后尚能得力，著仍留该城当差以观后效。前任领队大臣巴哈善、换防总兵伊绵阿前经降旨革职留任，著俟八年无过，方准开复。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到任未久，帮办大臣固庆本无统辖之责，前署领队大臣阿克达春未经办理铜厂，均著加恩免议。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乌勒欣泰虽查无畏葸重情，究属疏于防范，著交部照例议处。撤任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失守回城，罪有应得，念其平日尚属急公，亦无苛派陵虐情事，著免其斥革，以昭平允。

（卷265 3—4页）

又谕：扎拉芬泰奏请饬前任阿奇木伯克赴阿克苏听候谕旨等语。前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失守回城，本日据扎拉芬泰等奏请将该员革去伯克，仍留世职，原属咎有应得。因念爱玛特平日尚知急公，业经降旨从宽免其革去伯克。惟据扎拉芬泰奏称访闻逆党因恨爱玛特叠次首告计图报复，该员既无经手未竣及交代未清等事，自不必令其久处喀城以致别起衅端，著裕瑞即饬爱玛特前赴阿克苏伊子任所。将此谕令知之。

（卷265 7页）

以运送伊犁军粮出力，赏伊什罕伯克买孜木杂特花翎，余升叙有差。

以办理阿克苏军需文案出力，予员外郎国㻋等升叙有差。

（卷265 9页）

咸丰八年九月辛丑（1858.11.4）

又谕：前据扎拉芬泰等奏前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文元于议给回子地亩未经开垦，又未将该伯克等呈报之件据实究办，是否委员谎禀，请旨查询，当经降旨令文元明白回奏。兹据惇郡王奕誴等代奏，据称议给地亩因时值严寒未及开垦，伯克爱玛特呈报回子抗粮等事，当派章京勒尔津等查办，取具回子连名甘

结不敢滋事，似无谎禀情弊等语。回奏各情尚属有因。惟该回子于具结后旋即聚众滋事，虽在该员开缺之后，究未能先事预防，文元著交部议处。

（卷265 27页）

咸丰八年十月丁未（1858.11.10）

赏故和阗伯克萨木萨克长子木沙五品顶带花翎，世袭罔替，并豁免应交粮赋。

豁免叶尔羌被扰地方额征布匹。

（卷266 16页）

咸丰八年十月乙卯（1858.11.18）

又谕：据扎拉芬泰奏回疆善后未尽事宜各条，当交原议之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兹据分别奏覆，已照所请依议行矣。惟所称“回庄偶有逆萌，即责成伯克据实禀报”一节，因为消患未萌、有所专责起见，但伯克与回众素相亲习，不免有平时恩怨，设或栽害复仇，以轻报重，亦应防其流弊。总在各城大臣洁己奉公，于所辖伯克毫无需索，则伯克自能畏法，不至苛派回众，而回众生计渐裕，自不至激成事端。即有不肖伯克藉端扰累，加以参劾亦必帖然共服。若徒寄耳目于伯克，尚非正本清源之道。著该将军通行南路各城大臣一体懔遵，务当正己率属，力挽从前积习，以杜乱萌。遇有密告之件，仍当默为查察，不可轻于偏听。至“筹给空地，令安集延贸易人徙居城外”一节，本系扎拉芬泰函致法福礼欲如所议办理，此次该将军折内即称“派员劝谕，该夷坚执不从，致有买房给费之议；尚须夷情允协，出于乐从，徐为举行”等语，仍著该将军等随时体察，妥为筹办，未可操之过急，别开衅端。至删除各项差使，但当去其已甚，如铜厂重累业已允其停止，此外琐屑细务无关生计者自当各仍其旧，未可因噎废食，徒事纷更，并著该将军等

通行各城体察核办。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67 4—5页）

咸丰八年十一月己亥（1859.1.1）

谕军机大臣等：朕闻张亮基初抵云南驻兵曲靖，连次剿办回匪屡获胜仗，回众颇知畏惧，嗣因吴振棫误信回人之言坚请该抚进省，张亮基遂撤曲靖之兵轻骑赴任，甫经抵省，回匪即将张亮基之侄杀害；迨张亮基入城后，回人四处看守，出入均难自主，一切文报均须回人拆看始能发递；该回匪等复于省城之外筑一小城抽税，所收税银半月归官，半月归回人自用，以致居民迁徙，商贾裹足，省城贸易铺户尽属回人，米粮食物价加数倍。此等情形虽系传闻未确，而吴振棫等本日六百里奏报并未叙及张亮基之侄被害一事，恐其受制于回人不便入奏。此时若令张亮基查奏，亦恐事机漏泄，转致生变。著王庆云即选派精细干员改装易服前往云南省城，面见张亮基密访确情，据实具奏。如果此事属实，则张亮基等已有不能施展之势，惟有仍借川省兵力以为援应，或以助剿迤西为名酌派川兵驻扎宣威、曲靖等处，俾张亮基等缓急有恃，庶可渐有转机，并著王庆云一面驰奏，一面斟酌妥办，毋致贻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0 25—26页）

咸丰八年十二月丙寅（1859.1.29）

以云南安抚回民出力，赏知县普惠花翎，以同知直隶州升用。

以云南剿办回匪出力，赏都司罗忠孝花翎，举人李景春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外委张福吉、戴金亮祭葬、世职。

以闻警潜逃，革云南署黑盐井提举罗树勋、署禄劝县知县吴增禄职，并逮问。

以捐资助剿被害，予云南耿马土司罕恩泽赏恤如例。

（卷272　32页）

咸丰九年正月戊子（1859.2.19）

谕内阁：吴振棫奏请开复办团乡绅革职处分等语。云南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垿前因办团错谬，降旨革职，交吴振棫查讯治罪。兹据奏称查明黄琮等办理团练持论未能平允及刊刻告示有乖体制各情虽俱事出有因，惟察访舆论，皆窦垿主持其事，厥咎较重，黄琮止于不能驳正；该革员等当省城被围时均随同登陴固守，又复劝捐出力，功过尚足相抵。黄琮著准其开复原官，窦垿著交部议处，其革职治罪之处著加恩宽免。

（卷274　2—3页）

谕军机大臣等：张亮基奏滇省将备乏员，请由湖南派往差遣等语。该督前任湖南巡抚，稔知该省武职及绅民中甚多出色之人，云南武备废弛已久，现当办理回务之时需材甚急，著骆秉章于该省都司、守备以下及绅民中择其久历戎行晓畅军务者酌派四五员，并选带精练兵勇一百名，饬赴云南以资差遣。武职人员即题补滇省营缺，其绅民中如有将材，并著由张亮基随时保奏以备录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云南攻剿回匪出力，赏守备何占标花翎，知县李凤翥等蓝翎，并升叙有差。

（卷274　3—4页）

咸丰九年三月己亥（1859.5.1）

又谕：倭仁奏贼犯白昼抢夺、请旨从重问拟一折。此案承德县回民王起才骑坐马匹白昼抢夺王守和银两逾贯，例应绞候，惟奉天省为根本重地，现当整顿捕务之际，该犯胆敢在省城以内白昼肆抢，实属目无法纪，自应从重定拟。王起才著即处绞，以昭炯戒。

谕军机大臣等：御史吴焯奏香河等处有匪党窝聚等语。据称风闻香河之南营、三河之回回务、通州之于家府皆为匪党窝聚之所，率多沧州回民，骑马截夺抢劫之案不计其数；上年冬间，隆旺庄八百户地方并有抢去银物之案。似此匪党横行，愍不畏法，亟应赶紧拿办以杜乱萌。著张祥河、董醇派委妥员严密访查，会同地方官迅速掩捕。该匪人数众多，即会营带兵缉拿，毋令远飏致贻后患。将此谕令知之。

（卷279 27—28页）

咸丰九年三月庚子（1859.5.2）

谕内阁：蒋霨远奏贵定等处剿贼叠次获胜一折。贵州荔波县巴亢坡贼匪攻扑水东大寨，经署知县吴德容等将贼营攻破；该匪纠同粤匪往攻吴德容营盘，又经官军击退；游击刘学武与吴德容分队兜剿，复歼毙贼目十余名、伙贼二百数十名，并生擒伪军师等；其文生滕永兰等在茅兰督团截击，亦毙贼百余名，生擒四名；署独山州侯云沂、守备龙建极督兵分路进剿烂土贼营，又围攻拜浩贼营，叠毙贼目多名，连破贼营五座；其甲照之贼亦被我军击溃；嗣龙建极等进剿至甲照山脚，攻破贼垒时都匀麻哈之贼欲图上窜，游击王万祥等于牛了山等处分路剿击，共毙贼六七百名；嗣官军进攻浪坝等处，又毙贼八九百名，总兵巴扬阿旋将匪众设法招降；其教匪头目陈铭勋率党赴营投诚，剿贼自赎，余匪十余寨俱闻风归顺，统计有万余人之多；巴扬阿即令陈铭勋会同官兵复进攻腰家坡等处，破贼营七座，又于下河、牛了山、柳党、石灰坡等处歼毙贼目九名、伙贼一千余名。此次独山、荔波剿贼屡获胜仗，办理尚为得手，著该抚即饬带兵将弁乘胜进剿，迅图克复。

（卷279 18—19页）

咸丰九年四月壬子（1859.5.14）

谕内阁：张亮基、徐之铭奏兵练围攻、城外回众肃清一折。云南省回众上年就抚后，于南城外江右馆驻扎，时聚悍回抢劫讹诈，并扎营于碧鸡关要路，经张亮基等饬署安宁州知州庆安招集练目谢连科等暗袭碧鸡关回营，击毙回众七百余人，嗣官兵与各乡团叠次分攻，将木栅攻破，歼毙首匪马占魁并贼目十余名，又攻破白马庙弥勒寺回营，毙匪二百余人；兵练遂进攻江右馆，歼毙悍匪十余人；回众穷蹙，各分散归籍。回匪久踞云南省城外，诸多不法，该练目等转战两月将该匪全行驱逐，省城得以肃清，实属著有微劳，著张亮基等择其尤为出力者奏请奖叙，以示鼓励。

又谕：徐之铭奏请展缓举行恩科乡试一折。云南省现在军务未竣，各属士子多有办理团练防守事宜，未能赴试，本年乡试难以如期举行。所有云南省已未恩科乡试著准其展缓，俟辛酉科后再为举行。

（卷280 24—25页）

命云南提督文祥来京另候简用，以江南徐州镇总兵官傅振邦为云南提督，未到任前以永昌协副将申有谋署理。

以云南办理军务并整饬井务出力，予同知张同登、夏家畴、署知府章源以知府用，并赏夏家畴花翎。

以剿办云南缅宁回匪出力，赏同知汪堃花翎，把总邢开先等蓝翎，参将魁昌等升叙有差。

以剿办云南临安等处回匪出力，赏同知熊家彦花翎，知县王栋等蓝翎，知府方俊等升擢有差。

（卷280 27页）

咸丰九年四月戊午（1859.5.20）

谕内阁：庆英等奏年班伯克请暂停进京等语。本年轮应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拉依都领班进京，既据该大臣等奏

现有经手事件未便更替，著准其缓至咸丰十二年年班再行进京。

（卷281 5页）

以捐修英吉沙尔城垣工竣，赏六品荫生宝俊员外郎衔，余升叙有差。

赏喀什噶尔被戕五品伯克雅和普等子爱伊普等五品顶带花翎，并豁免应交粮赋。

（卷281 7页）

咸丰九年六月甲辰（1859.7.5）

又谕：张亮基等奏兵练围攻昆阳、海口屡获胜仗、首逆伏诛一折。云南逆回马凌汉纠众滋事，本年二月间该逆聚众数千夜袭昆阳州城，署知州吴襄隆被执不屈，骂贼遇害，该逆占踞州城；经外委陈起龙等督带兵练奋力攻剿，四月初二日该逆率众劫营，我兵设伏以待，枪炮齐施，当将首逆马凌汉轰毙，并击毙匪众各百余人，夺获器械无数，陈起龙亲督兵练直抵城下，被城上炮伤登时殒命；现在兵勇围攻州城，该匪坚守不出；又，海口地方匪徒麇集，我兵屡次进攻叠获胜仗，前后毙匪数百人，贼势已极穷蹙。著即乘此声威饬令该将弁等迅克昆阳州城，并将海口匪党全行扫除，毋留余孽。

（卷285 16页）

以攻克云南阿掌冲回寨，予都司何占标等升叙有差。

予云南昆阳剿匪被戕知县吴襄隆、外委陈起龙祭葬、世职。

（卷285 20页）

咸丰九年六月乙巳（1859.7.6）

以故乌什四品阿奇木伯克辅国公迈玛塔里普子爱玛特袭

弱。

（卷285 23页）

咸丰九年七月癸巳（1859.8.23）

又谕：徐之铭奏请将藉局科派之署知县革职提审一折。云南署呈贡县知县邹庆珍，于回民公局辄会同传单向地方村庄派令壮丁各备军械口粮听用，被昆明县绅耆等呈控有案。该署知县于邻境地方肆意科派，又于该县征收钱粮并未报解，似此藐法殃民，亟应彻底根究以儆官邪。邹庆珍著先行革职，交张亮基、徐之铭提省审明，从重惩办。

（卷289 13页）

谕军机大臣等：张亮基、徐之铭奏药材收税抽厘、俟办有成效报部查核一折。滇省虽据称向无洋药，不过较他省尚少，著先将所产土药分别收税抽厘，迅速办理。该省现尚剿办回匪，经费支绌，准其将抽厘一款实用实销，报部备核。至所征土药正税，仍著遵照部文，收有成数即报明解部，不准擅行动用，尤不准以洋药混土药，致不肖官吏徒饱私囊，以重税课。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张亮基等奏军务紧要，请饬催应解银两等语。云南各属回匪滋扰，兵饷待用甚殷，且各营标已三年未发兵饷，纷纷请领，恐致鼓噪，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所有陕西欠解饷银铜本二十万八千余两、四川欠解饷银铜本十四万二千八百两为数较多，倘不能一时凑齐，亦应陆续拨解。著有凤、曾望颜迅即设法筹措，源源解赴滇省。其山西省欠解奉拨滇饷三万四千两，著英桂即行如数拨解以资接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9 14—15页）

以云南剿办回匪出力，赏都司何自清巴图鲁名号，知府杨覲、吴德清、方俊、同知孙钧、马树清、知州庆安等花翎，守

备张朝玺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克复云南富民、宜良县城，予副将福兆以总兵官用，摘办理未善之知县楼琼、胡禧顶带，仍留营效力。

以堵剿云南迤西回匪不力，降副将吕盛元为游击，参将福申为都司，守备李占先为把总。

予云南阵亡府经历董家兰、典史刘泰庆、彭效武、把总杨煜昌、外委余嘉树祭葬、世职。

（卷289 15—16页）

咸丰九年九月癸酉（1859.10.2）

谕军机大臣等：裕瑞奏回子应交额铜请折交钱文一折。据称叶尔羌库库雅尔、桑珠二庄地方向系开设铜厂令众回子刨挖交铜，将一切粮赋差徭豁免，库库雅尔庄每月交铜一千二百斤，桑珠庄每月交铜五百零七斤；兹据该二庄伯克等呈称库库雅尔庄离挖铜地方路途徭远，耽延时日，其桑珠庄柴水缺乏，挽运维艰，请将应交铜每斤交当五钱二百五十文，按月清款；核计收铜鼓铸、搭放兵饷有赢无绌，恳请俞允等语。该回子等采挖铜厂交纳铜斤历有年所，今请折交钱文以省挖运，似系体恤回民，但轻改旧章，其中恐有别情，日后有无流弊？著扎拉芬泰遴委妥员前往该城确切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293 18—19页）

又谕：据裕瑞奏浩罕遣使递禀复差额尔沁随班进京，当经详为开导等语。浩罕伯克差额尔沁阿布都剀里木进京朝贡，经该参赞大臣详为开导本年各城伯克年班均已停止，该额尔沁应免进京，旋据呈称恳将浩罕伯克诚心代奏，现在暂寓回城候信。该浩罕伯克遣使入觐呈进贡物，诚悃可嘉，既经开导令将贡物携回，倘该伯克来信应允，即毋庸议；如必欲呈进贡物，吁恳代奏，自应准其纳款，所有原进贡物著即赏收，由裕瑞代

递至京，朕仍照例颁赏物件并给与敕书，以奖其效顺之忱，用示怀柔远人至意。将此谕令知之。

（卷293 19页）

咸丰九年九月乙酉（1859.10.14）

又谕：蒋霨远奏回匪窜扑普安、经官兵击退一折。贵州普安厅于本年五月间被回匪窜扰，经蒋霨远派委知府胡霖澍等带兵往剿，该匪拥众猝至攻扑营盘，官军连日夹击，该匪倾巢而至，并由刘官屯窜扑普安厅城，总兵金刚保督率文武登陴守御，把总陈国泰立毙红衣贼目一名，兵练乘势冲杀，贼退城外之观音山；金刚保复令游击邓逢霖乘夜袭营，复暗出奇兵会合团练从后抄击，贼众惊溃，由大坡铺逃逸。此次回匪攻扑普安厅城，经兵练竭力守御，会同击退，办理尚为妥速。所有阵亡之弁兵练勇，并著查明汇案请恤。

（卷294 25—26页）

咸丰九年九月庚寅（1859.10.19）

谕内阁：裕瑞奏请将专擅自用之伯克改调简缺、另行拣补一折。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阿里于布鲁特案件并不呈堂审办辄自监押，实属颟顸，不胜边要之任，著照所请准其改补简缺，阿里著调补喀喇沙尔所属布古尔三品阿奇木伯克，所遗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员缺准其以阿克苏赛里木三品阿奇木伯克库图鲁调补，所遗员缺另行拣员奏补。其布鲁特爱依岱克等原案并著查明办结，以昭平允。

谕军机大臣等：据文艺奏甘肃司库节年欠解乌什经费银两，请饬迅速拨解等语。甘肃司库欠解乌什节年经费银两，前经谕令乐斌迅速筹拨新旧积欠银一万二千四百余两，其欠解八年经费银二万一千八百余两并应解九年经费银两一并筹款陆续接济。兹据该帮办大臣奏称甘肃拨解各城经费仅分拨乌什银三

千两，早经散放无存；现届冬令，该官兵月支盐菜等项无款可资接济。著乐斌即将欠解乌什七、八两年经费银两无论何款迅速筹拨起解，勿再迟延。其应解九年经费银两，并著该督陆续筹拨，毋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95 7—8页）

咸丰九年九月癸巳（1859.10.22）

又谕：有凤奏滇匪窜扰筠连等县地方、调派官兵剿办一折。云南大关盐井渡匪徒聚众数千由母猪崖等处分股窜扰四川筠连、高县、庆符等处地方，逼近筠邑，经叙州府知府英汇亲带兵勇往堵，该署督飞饬参将祥符、永宁道陈枚带兵募勇前往堵击，复商提臣万福并饬臬司蒋徵蒲驰赴叙州相机驻扎调度，先后调拨官兵三千名，派参将高克谦、顺福等统带前往，总归万福调遣，并咨滇省派兵合力夹击，布置尚属周妥。惟筠连等处虽俱系山径小路，而该匪分股窜入，堵御较难，设有疏虞，办理更形棘手。著有凤、万福严饬带兵各官迎头截击，迅歼丑类，毋令该匪阑入叙州府城。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95 12—13页）

咸丰九年九月丙申（1859.10.25）

又谕：有凤奏滇匪窜扰川境、筠连等县相继失守一折。此次云南匪徒李短搭搭等由母猪崖攻扑筠连，复有匪徒马沅盛等会合纷窜，以致筠连、庆符、高县相继失守。虽事起仓猝，而该地方文武毫无堵御，实堪痛恨。现在提督万福督兵往剿，并饬臬司蒋徵蒲驰往办理，前次调兵三千余名并此次抽调各营兵一千五百名恐不敷堵剿，亟宜添补精兵以期迅殄丑类。所有防堵酉、秀、黔、彭一路兵丁为数不少，现在桂林解围，贼已南窜，该处防务稍松，正可移缓就急，将此项官兵酌分一半，派得力将弁带往叙州一带协同剿办，务须克期蔵事，毋得迟延贻误。另

片奏川省军情紧要，请饬祥奎暂缓赴粤等语。祥奎著毋庸前赴广西署理巡抚，俟曹澍钟回川经理丧事时，当降旨另行派员署理。至所称劝谕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在川贸易商民捐输军饷，准其援案办理，以供防堵之用，并饬试用道杨观曜帮同祥奎在省设局，派员分投劝办以资接济。所有筠连等县文武下落并失守情形，著详细查明具奏，毋许含混。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滇匪窜扰四川筠连等县，署总督有凤、道员陈枚下部议处，知府英汇撤任，随营效力，并下部议处。

（卷295 16—18页）

咸丰九年十月戊戌（1859.10.27）

又谕：张亮基等奏克复嵩明州城、攻破贼寨一折。云南嵩明州回匪孙汉鼎等占踞州城，招集匪党肆行焚掠，本年五月内经张亮基派都司何自清带兵练千余名驰往剿办，连获胜仗，毙匪千余，并毙首匪孙汉鼎及著名凶匪十数人；至七月间，嵩明州知州春庆约会城内汉民为内应纵火开城，兵练一拥而入，贼众惊窜，追杀五六百人，遂将州城克复。知州春庆虽随同克复城池，而前次回民入城未能分别良莠，实属办理失宜，著革职暂行留任，并责令随同攻剿，肃清余孽。所有出力员弁兵练并捐资绅民人等，准其择尤保奏，候朕施恩。

又谕：张亮基等奏特参侵蚀捐项、勒捐实收之职官、请旨革职提审一折。云南铸局委员在四川收捐银两，实存捐号捐职游击刘兆麟等抗延不交，复敢将此项银两买铅营运图利，串通在籍捐升知府唐世禄暗中把持，捏造浮言，藐法已极。四川捐升游击刘兆麟、云南通判刘安策、提举捐升知府唐世禄均著革职，提解云南交张亮基等严行审办。所存捐项银二千一百余两及实收三十二张一并追缴，以清弊窦而重军需。

谕军机大臣等：据张亮基等奏云南经费支绌，请饬四川、陕西、山西将应拨滇省银两即日起解等语。云南各路用兵防堵，需饷孔殷，自应亟筹接济，著有凤、曾望颜于应拨滇省银两内各先行拨银十万两，英桂于应拨滇银三万四千两迅速全数拨解，均于接奉谕旨之后限十日派委妥员起解赴滇，以济要需，毋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6 8—10页）

以剿平云南武定夷匪出力，予知县李瑞枝等加衔、升擢有差。

以攻克云南楚雄镇南贼巢出力，予都司高天泽等升擢有差。

（卷296 10页）

咸丰九年十月丙午（1859.11.4）

刑部奏：遵议直隶总督恒福奏定天津锅匪罪名，请照强盗律科罪杀伤人命之案，并参照闽粤等省械斗毙命及回民结伙伤人各例科罪办理。该督所称聚数十人及百人以上持械杀伤人命照拿办土匪正法之处，应毋庸议。得旨：该督所拟是为因时制宜起见，原为严惩于一时。刑部所议太觉宽纵。著仍照恒福所拟以儆刁风，刑部所议不准行。著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阅看。足见刑部堂、司各官惑于习气，不肯为任怨之人也。

（卷296 30—31页）

咸丰九年十月辛亥（1859.11.9）

谕内阁：有人奏云南省自回匪滋事以来，各处绅民兵勇有临阵捐躯、闻警殉节之人未经呈报者，恳请饬访汇奏等语。该绅民见危授命，忠节可嘉，虽经该省大吏随时奏请旌恤，然或阖门共殉，无人为之阐扬；或穷乡僻壤，一时难于周知；甚有因书差需索遂致延阁者，恐日久湮没，殊非所以励节义而慰忠

贞。著张亮基、徐之铭通饬各府、厅、州、县出示晓谕详加采访，遴选公正绅士设局办理，并严禁书差勒索等弊，统限半年汇奏一次，毋任遗漏。

（卷297 13—14页）

咸丰九年十一月己巳（1859.11.27）

又谕：有凤奏贼扑叙州郡城、官军迁延不进、请将带兵大员惩处一折。叙属匪徒既据探报多系乌合之众，其凶悍者不过千余人，自无难立时扑灭。万福于抵牛市塝后迁延不进，业已贻误于前，现经有凤派令副将马天贵统兵由富顺迎剿，并调阜升酌带渝城兵勇驰赴南溪会同永宁道陈枚进攻，复檄调瓦寺土兵及建昌兵前往援应，兵力不为不厚。阜升现既升任提督，即著有凤、曾望颜责令总统各军会合马天贵等迅速进兵，务将扑扰叙城匪众悉数歼除，即将筠连等邑城池克日收复，毋任延蔓深入。臬司蒋徵蒲有督催之责，并著饬令会同署总兵马天贵认真督剿。如再有贻误，即著从严参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9 6—7页）

咸丰九年十一月乙亥（1859.12.3）

又谕：曾望颜奏请调邻省精兵赴川助剿一折。该署督接有凤来函，以滇匪数千围扑叙州府城请调陕西兵一千名赴川助剿，并欲调湖南兵二千名、湖北兵一千名，选派得力之将统带赴川会同剿办，固为保靖蜀疆起见，惟滇匪入川其始不过数百人，缘带兵提督万福畏缩不前，致裹胁众多，业经降旨将万福革职，命阜升补授四川提督，马天贵署重庆镇总兵，即由该署镇统兵由富顺进剿，阜升亦统带渝城兵勇会同前永宁道陈枚进攻。该带兵等官倘能振作士气，则区区小丑不难立就殄除，岂得谓川兵尽属无用，必待借资他省耶？湖南北兵数虽多，防剿吃紧未能遽调，所请著暂无庸议。其陕西兵一千名并清军厅火药一万

斤，均著准其调往川省以备征剿。曾望颜到川后惟当严申军律，督饬进剿，随时体察情形再行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9 21—22页）

咸丰九年十一月丙子（1859.12.4）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川省匪徒滋事系地方官激变等语。据称本年九月间有川省本地民人数起自云南购贩烟土至叙州府属筠连县地方，因该县征收税银较多未能如数应付，议留二人为质，余往措银交纳；该县以报获奸细解府，该府将二人骈诛，遂至纠众踞城，分陷高县、庆符二邑。如果属实，是该府县扰民激变，及至叠陷县城，遂以滇匪阑入为词重烦兵力。曾望颜甫经署任，无所用其回护，著即查明据实严参。如系本省匪徒藉端滋事，即可设法解散。至该地方文武各员，并著查明下落一并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00 1—2页）

咸丰九年十一月戊子（1859.12.16）

又谕：扎拉芬泰、法福礼奏拿获邻境私进开齐掳掠之布鲁特贼犯审明定拟并请保出力人员一折。此案布鲁特贼犯额尔得呢、雀瓦胡里等私进开齐纠众抢劫，实属目无法纪。雀瓦胡里一犯业经正法枭示，额尔得呢既已监毙，仍著照例戮尸以昭炯戒。在逃各犯著按名严拿，务获究办，毋任漏网。所有拿获此案追获赃物各员弁等，著扎拉芬泰等择优酌保，毋许冒滥。其阿克苏卡伦失事各员既经协同缉获，著免其置议。

伊犁将军扎拉芬泰等奏：拿获阿克苏私进开齐抢掠之布鲁特贼犯额尔得呢等审明定拟。得旨：额尔得呢既已监毙，并未戮尸，殊属疏漏。又奏：委锡拉那会查叶尔羌回庄查抄叛产。批：所办尚属认真。虽众人之耳目难掩，只恐该员等不肯为怨

府也。

（卷301 10页）

咸丰九年十一月庚寅（1859.12.18）

谕内阁：有凤奏官军收复筠连等三县、相机进剿一折。滇省匪徒窜陷四川筠连、庆符、高县等县，该匪李花夫率党数百屯踞筠连县，十月十二日经守备涂太平等带领兵练分抵该县杀贼二百余名，余匪溃逃，会同该文武将筠连县收复，并于双合山救出被匪围困之代办知县于廷植及难民百余人，乘胜驰至高县，用大炮轰开南门，兵练拥入杀毙首匪三名、伙贼百余名，当将高县收复；署庆符县典史于水之招集团练，约会该文武驰抵庆邑，逆匪正欲扑河逃窜，我兵迎头堵击，杀毙贼目多名，斩获首级一百余颗，搜获逆匪正法，当即收复庆符县城；现已添调官兵前往应援，并咨会云南迅派官兵驰往盐井渡攻扑贼巢。著即殄尽根株，毋留余孽。此次克复三城文武绅团著曾望颜查明，如实系攻城杀贼出力者，准其择尤保奏；倘查系贼匪退出后收复城池、未有战功者，即著毋庸请奖，以杜冒滥。

（卷301 13—14页）

又谕：曾望颜奏请申明军法等语。四川省官军向称精劲，近闻各营兵骄将惰久未整饬，平时兵丁挟制营员，动辄聚众滋事，及至奉调出征延不就道，甚至沿途抢掠，到营复不遵调度，尚复成何事体？此次滇匪窜入川境叠陷三邑，久围府城，弁兵畏缩不前，并有署守备余振海、把总安定国见贼先逃，以致署总兵马天贵阵亡，情事殊堪痛恨。著曾望颜查明该两员实系临阵溃逃，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并著四川提督阜升率同各该镇总兵申明军律，力加整顿。嗣后该官兵等有能痛悔积习、悉遵调度、杀贼立功者，即著从优奖励；倘有仍前骄惰恶习，致误事机，除将该兵丁照例治罪外，并将该营员按照军法惩办，决不

宽贷。懔之。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曾望颜奏滇匪围攻叙郡，已将城外真武山等处占踞，攻扑府城；滇、黔逆匪分股窜入，意图合并，情形危急，请饬甘肃提督郭相忠带领提标兵一千名驰往助剿等语。川省本完善之区，现被滇、黔各匪滋扰，亟应厚集兵力痛加剿洗。惟该署督所请提标兵一千名，不如于各营分拨、挑选精壮，凑足一千名之数，著乐斌迅速如数派拨，即著郭相忠统带由南站、阶州等处驰赴川省分途进剿，以期迅扫贼氛，勿致蔓延。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有凤奏叙郡战守情形，并曾望颜奏请饬楚兵赴援，添调甘肃官兵，请简提督统带各等语。筠连等三县城池业经收复，叙州府城被围日久，虽悉力守御未致失陷，而贼党裹胁愈多，其真武、翠屏两山之贼尚各踞守险隘，必须痛加剿洗方免蔓延。另股滇、黔各匪阑入酉秀等处边界，亦应添调精兵以资剿办。曾望颜前调陕西兵一千名，本日复照所请，谕乐斌于该省各营内挑选劲旅一千名，即派提督郭相忠统带由南站、阶州等处驰赴川省分途攻剿。四川提督前已有旨著阜升补授，即责成该提督严饬各军迅速进剿。如各将弁有仍前畏缩者，即以军法从事，毋稍宽纵。曾望颜到省后，倘叙州军情仍复紧急，即著亲往督办。至石达开窜至永安等处，有萧启江一军由桂林跟踪追蹑，其川、黔接境之区业经骆秉章饬令田兴恕扼要防剿，石逆未必遂由黔入川。湖南北官兵亦实难远调，川兵虽不足恃，但能申明军律，定当壁垒一新。有凤另片奏虎嵩林自愿募勇投效等语。该革员于本籍地方形势及军务情形尚能熟悉，著即饬其前赴叙郡会同剿办滇匪。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四川叙州阵亡总兵官马天贵、都司王家宾、守备符洪泰、苏光赞、把总马金玉、宋得胜、李三元、马占魁、陈建勋祭葬、

世职，额外外委赖三超等赏恤如例。

（卷301 14—17页）

咸丰九年十二月戊戌（1859.12.26）

谕军机大臣等：张亮基等奏游匪窜入川境筠连等语。四川筠连等三县虽据有凤奏业经官军收复，而叙州府城被围日久，署总兵马天贵阵亡，该省兵丁多不足恃，方虑蔓延为患。兹据该督等奏滇匪李短搭等逃至牛皮寨，系川匪温如玉等勾结由桐子林窜至筠连一带滋扰，必得两省会剿，方足以歼丑类。著张亮基、徐之铭严饬该省地方文武督率兵练越境追剿，会同川省带兵提督皁升等并力夹击，悉数歼除，不准稍分畛域以兵单饷欠为词，庶不令深入川境，亦不至回窜滇疆，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张亮基等奏滇南回务必须剿抚兼施，现在剿除著名凶悍匪党甚多，而畏威求抚者亦复不少。惟回性多疑，须滇省回教中之位望较优者赴各处开导，方足令其信服。查该省在外任官有浙江知府马椿龄素为通省回民所服，著罗遵殿饬令该员迅速回滇随同张亮基等办理招抚事宜，毋稍延误。将此谕令知之。

以云南丽江府属剿匪出力，擢把总杨举、王郁文为守备，赏花翎；知州何凤飞等蓝翎；府经历郑锡彤等加衔、升叙有差。

以剿办云南开化回、夷各匪出力，赏千总陈永和等蓝翎，知府李荣灿等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守备段定邦祭葬、世职。

（卷302 11—13页）

咸丰九年十二月壬寅（1859.12.30）

谕军机大臣等：曾望颜奏滇匪分扰上游、现筹截剿、请饬

催调兵一折。贼匪窜扑叙郡，因带兵文武观望迁延，遂至分窜扰及嘉定等处。据提督阜升咨报与南溪县所禀迥不相符，其为捏饰无疑。赤崖、牛喜垴均为贼窜高家场必由之路，设有重兵驻扎，何以任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臬司蒋徵蒲既因贼窜高家场折回犍为，乃复由犍为退至嘉定府城，节节退缩，实属贻误军情，著曾望颜查明该提督、臬司玩泄情形据实严参，并著该署督另拣大员统带以免玩误，所调维州等协屯兵，迅即饬令赴省用资防剿。其富顺等县盐丁亟应妥为安置，严防勾结，是为至要。该署督请催调楚兵三千名一节，前已谕知现在该省防剿吃紧无可再调。其前次奏调之陕西抚标等兵一千名，昨谕乐斌速催文志等统带前往。至续行请调之甘肃提标兵一千名，因乐斌奏称存营兵单，暂停征调，现在上游均形吃重，毗连眉州等处亦各戒严，自当移缓就急，本日已谕乐斌仍于甘省各营伍抽拨官兵一千名迅交郭相忠带往川境助剿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02 27—28页）

咸丰十年正月癸未（1860.2.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曾望颜奏另股滇匪距川甚近，已饬知府带勇回滇堵剿各等语。滇省界内老鸦滩、黄毛坝、柿子坝、豆沙关、一里坝、两河口等处有匪首马沅盛、韩大耶、楚老五、陈大耶、李偏胡子、简大耶、叶二大耶各聚众数百人在横顺一带盘踞，均距川甚近，并牛皮寨有匪首罗四板枷率众百余人伙同各匪欲窜川疆；又，井底坝啯匪罗新大耶带匪二千余人欲赴青山合伙；首逆李短搭搭之弟李小花幺在牛皮寨老巢亦有蠢动之意。业经曾望颜咨明张亮基等并饬令来川助剿之云南前任知府夏廷楫带所部得胜练勇驰回滇省先将皮牛寨一带入川各路要隘堵御，并将滇省界内匪徒以次进剿。但兵力甚属单薄，前

次窜入川省之滇匪均已由叙州合股上窜至嘉定、犍为一带，各路官兵亦并力驰赴上游，其下游川、滇交界地方未免空虚，该匪难保不乘隙窜扰。览奏殊为可虑。著张亮基、徐之铭迅速调拨精兵，拣派得力大员管带驰往牛皮寨等交界地方，探明贼踪所向，会合夏廷楫所带之勇迎头截击，分路扫荡，毋令阑入川疆，致令蔓延为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06 2—4页）

咸丰十年正月丙戌（1860.2.12）

谕军机大臣等：张亮基奏回匪占踞大理等处，请饬傅振邦赶紧到任等语。云南迤西回匪久踞大理郡城负隅抗拒，亟应痛加剿洗，该督委福兆护理提督篆务，办理数月未有成效，请饬傅振邦赴任，自系为该省军务紧要起见。惟傅振邦现在堵办徐、宿剿匪事宜正当吃紧之际，未能即赴滇省，张亮基现委记名总兵褚克昌前往接办，著即饬令该员督饬兵勇实力攻剿，俟徐、宿剿捻蒇事再令傅振邦驰赴滇省。徐之铭片奏密陈陕西候补知府张向宸叠著战功，不敢没其劳苦等语。张亮基之子张向宸既能带练打仗立功，自应核其劳绩奏请奖励，不必因其系大员子弟归入密奏。著该抚查看该员如续有战功，即据实保奏，候朕施恩。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云贵总督张亮基等奏：黔省拨借铜斤，现在滇南无可拨运，应由黔自行筹采。得旨：该部议奏黔省军饷兵粮尚且不继，焉有余力再筹铜本？以兼辖省分尚如此歧视，总由习气未化也。

（卷306 12—13页）

以云南弥勒、宣威等处剿匪出力，赏知县汤箴卫花翎，未入流张星等蓝翎，知县沈善庆等升叙有差；予阵亡知州庆安、知县王庭焕、游击韩宝、都司刘国乾、车国才、守备曹文科等四

十九员祭葬、世职，举人陈天柱等赏恤如例。

以办理军务胜负无常，云南署临元镇总兵官申有谋革职留任。

（卷306 14页）

咸丰十年正月癸巳（1860.2.19）

以甘肃办理河州等处回匪出力，副将成瑞以总兵官用，赏参将松林、知州章礼筠花翎，知府李怀庚等升叙有差。

（卷306 32页）

咸丰十年正月甲午（1860.2.20）

署四川总督曾望颜奏：官军追剿滇匪连日获胜，拟先择尤保奏。得旨：零星获胜，并未痛加剿洗，著俟续获全捷方准奏奖。

（卷306 34页）

咸丰十年二月壬寅（1860.2.28）

谕内阁：裕瑞、英蕴奏浩罕额尔沁违旨逗留、肆意行凶、经弁兵殴毙一折。上年九月间裕瑞奏浩罕额尔沦阿布都剀里木到叶尔羌恳求进京朝贡，原属诚悃可嘉，当经谕令裕瑞以本年各城伯克年班均已停止，浩罕额尔沁亦应免其来京朝贡，以示体恤；如其吁恳必欲呈进贡物，即著赏收，由裕瑞带递来京，朕仍颁给赏件敕书，奖其效顺之心。兹据奏称该大臣传谕该额尔沁，未能遵顺，逗留不归，并在回城恣意妄为，屡次捆殴军民回户，刁抢回民妇女，恃强奸娶；经该大臣饬令阿奇木伯克叠次开导，该额尔沁犹复抗违，带领安集延回子多人持械进城求见；复经该大臣预备赏物筵宴传见，将前奉谕旨详为宣示，该额尔沁执意不从，出言违悖，该大臣当令阿奇木将其带出，讵该额尔沁肆行凶横，喝令从人各出刀斧先将弁兵刃伤十三名，众兵见其行凶，亦将额尔沁等殴毙共二十五名，夺获刀斧存据，

该大臣即令阿奇木伯克前往回城抚慰安集延贸易人等，均属安谧；查获额尔沁寓内掳去本地回妇艾呢帕等十七名口，讯取供词，并取安集延呼岱达供词开单呈览。该额尔沁违旨逗留，肆意行凶，所为不法已极，经弁兵格毙，实属孽由自作。前叶尔羌参赞大臣裕瑞、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未能先事防维，究属咎有应得，均著交部议处，仍著妥为抚慰安集延回民人等各安生理，毋致惊疑，以绥边圉。

（卷307 15—17页）

又谕：本日据裕瑞等奏浩罕额尔沁在叶尔羌违旨逗留、肆意行凶、经弁兵殴毙一折。该额尔沁违抗谕旨任意逗留，所为种种不法，并敢率众持械进城面见该大臣肆行凶逆，令其从人砍伤弁兵十三人，该弁兵等抵御，致将额尔沁格毙，共毙二十五人，固属祸由自取。第恐浩罕伯克欲图报复，从此起衅，边疆紧要，应如何预为之防，著扎拉芬泰不动声色密为筹备。设或浩罕前来理论或竟称兵犯顺，何以应之，并著扎拉芬泰派委妥员前往叶尔羌将此事起衅本末查明具奏。如裕瑞等所奏有不实不尽，著奏参，毋稍徇隐。原折及所奏安集延呼岱达并被掳回妇等供单一并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裕瑞等奏浩罕额尔沁抗违谕旨、肆行凶横、经弁兵将其格毙一折，并将该额尔沁寓内掳去回妇艾呢帕等传讯并录取呼岱达供词开单呈览，当经降旨宣谕并将该大臣等加恩改为交部议处矣。该额尔沁等不遵理谕，竟敢包藏祸心肆行不法，实属祸由自取。惟该大臣等办理此事如何善后之法，折内未据声明。恐浩罕因此事欲图报复，不可不预为防范。著仍饬该呼岱达善抚安集延回子贸易人等，一面使浩罕知此事系该额尔沁先行用强砍伤兵弁，以致该兵弁抵御致毙多人，并非衅自我开。将来浩罕伯克如何举动，著与扎拉芬泰函商办理。边疆紧

要，应如何密为预备之处，即著详细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307 17—19页）

咸丰十年二月己卯（1860.3.12）

又谕：前据裕瑞奏叶尔羌库库雅尔、桑珠二庄向设铜厂，请将铜斤折交钱文，当经降旨令扎拉芬泰委员查明有无流弊。兹据奏称拣派伊犁领队大臣锡拉那前往查明，咸丰五六年间因筹办开矿，是以将库库雅尔、桑珠二庄每年应交粮布棉花及一切杂差概予豁免；近年铜斤短绌，情愿折交钱文；虽经该伯克等佥称毫无抑勒，惟令该回众因此赔累，非所以示体恤；可否免其折交铜斤，仍复粮赋旧制，请旨遵行等语。该处开设铜厂原以供鼓铸之用，今既产铜短绌，未便令折交钱文，情同科敛，所有库库雅尔、桑珠二庄折交铜斤钱文即著停止，仍收原额粮赋，以复旧章而杜流弊。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裕瑞、英蕴奏浩罕额尔沁阿布都剀里木违旨逗留，肆意行凶，经弁兵将其格毙，当经谕令扎拉芬泰委员前往叶尔羌将起衅本末查明具奏。兹据该将军等奏接到裕瑞等函致此案原委，已派员由冰岭驰往查办，正与朕意相合。本日复据裕瑞等奏查明浩罕额尔沁实系谋逆未成，审明定拟，并译出寄回浩罕逆信呈览各等语。该额尔沁本为输诚效顺而来，何以一朝逞凶毫无忌惮？且此次裕瑞等折内所称额尔沁寄信与浩罕伯克，并嘱呼岱达约会各庄安集延谋逆各情，前次折内并未提及，难保非因事变已成添饰情节。现据扎拉芬泰拣派佐领图们额前赴该城查询原委，而此案业已由裕瑞等拟结，恐有不实不尽，著扎拉芬泰将裕瑞等折件详细阅看，所拟罪名有无未协之处，并著另拟具奏。至额尔沁罪由自取，衅非我开，虽据裕瑞等令阿奇木伯克先行寄信与浩罕明正额尔沁之罪，而浩罕伯克能否折服不致别生事端尚未可定。其应如何防范及一切

善后事宜，俱著该将军会商裕瑞、英蕴悉心妥办，毋稍大意。裕瑞等原折并译出逆信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扎拉芬泰奏遵查回庄抄产案情并请将承办各员解任提讯一折。叶尔羌回庄抄产一案，前因办理含混谕令扎拉芬泰派员认真查办。兹据奏称已派领队大臣锡拉那督同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前往该处查出印房章京西林泰等有藉端渔敛、扶同隐徇等情，必应彻底根究，方能水落石出，已明降谕旨将西林泰等解任交英蕴提讯，即著与阿奇木衙门之毛拉迈买底里等一并派员看管，听候查明讯办。此案种种弊端，蒙蔽已久，非认真清查不足以成信谳。英蕴讯办此事，著督同伊犁派出之伯克爱玛特搜剔弊窦，安抚回众，毋得稍涉瞻徇。扎拉芬泰原折著钞给英蕴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308　17—20页）

咸丰十年三月丙子（1860.4.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扎拉芬泰等奏接裕瑞等函称浩罕所属提拉依地方有托古达买州等带领五六百人扎住；又，阿克苏所管卡拉巴哈地方住站布鲁特进山勾结，探闻浩罕已派倭里罕托古达买州带兵五千于二月间前往冰岭截官兵来路等语。叶尔羌官兵殴毙浩罕额尔沁一案曾据裕瑞等奏明审结，现在该浩罕派兵前来意图报复，是该大臣等前派阿奇木伯克寄信与浩罕伯克并未能折服其心，办理殊未妥协。该浩罕称兵犯顺，虚实虽未可知，必须预为筹办，著裕瑞等一面设法晓谕该夷俾自知理曲，不致别滋事端，一面不动声色妥为防范，并安抚各处回民毋令勾结为患，仍随时与扎拉芬泰会商妥办。总期消患未萌，以安边圉而弭兵端。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据扎拉芬泰等奏请饬催甘省欠饷等语。甘肃省欠解伊犁三成俸饷不下百万之多，前经部议山西、陕西等省报解甘

饷约计三十万两，行令拨给伊犁，并催各该省各拨银十数万两，限三日内凑齐如数解甘。此项专拨银两迄今未据甘省转解，该将军屡次咨催亦无回音，是否已分拨各处，抑或尚有未到？现在浩罕使臣额尔沁等在叶尔羌滋事被弁兵殴毙，闻浩罕业已派兵欲往冰岭阻截官兵，难保不因此起衅。南路各城设有蠢动，所需行粮一切无可支发，贻误非轻。著林扬祖无论何款先行筹拨银数十万两派员解赴伊犁，并查明山西等省专拨伊犁饷银三十万两如已解到，即行起解，兼程前进，并檄饬前途台站毋得刻延，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10　4—5页）

咸丰十年三月己丑（1860.4.15）

又谕：前据理藩院奏书吏马林升勒索哈密、吐鲁番进贡回子银两一案，当交穆萨会同刑部审讯。兹据理藩院奏笔帖式文明禀呈书吏马林升家有该院堂印白空片一件，请饬讯究等语。理藩院印片何以该书吏得以私藏？著交刑部归案究办。寻奏：马林升需索回子银两属实。其空白印片系文明挟恨诬陷。应请将马林升发边远充军，文明从重发新疆效力赎罪。从之。

（卷311　13页）

咸丰十年三月庚寅（1860.4.16）

又谕：前因徐之铭奏保张亮基之子陕西候补知府张向宸叠著战功等语，当谕令该抚查看该员如续有战功，即据实保奏。兹据张亮基沥陈军营出力将士未邀恩奖者尚不乏人，伊子不敢骤邀恩施；徐之铭则称张向宸管带练勇叠破安宁州等处贼营，斩获首逆，奏请奖励。张向宸随同伊父赴滇虽有劳绩，而该抚必欲优保，其意何居？既据张亮基恳切陈情，即著毋庸给奖。以后如有过人劳绩，方准该抚据实声明，候朕施恩。

（卷311　18页）

又谕：前因滇饷紧要，曾谕令曾望颜等迅速筹解。兹据张亮基等奏四川、陕西仅各解到银一万两；山西由蜀兑拨银一万八千两，尚有一万两未据四川起解；请饬令四川、陕西每月拨银八千两，山西每月拨银六千两各等语。滇省军务未竣，合计兵练不下六七万人，全赖四川等省协拨军饷以资接济。现在张亮基等所请月拨之款为数无多，著曾望颜、英桂、谭廷襄督饬各藩司必须按月如数拨解，不得再有短绌，致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张亮基等奏田兴恕现署贵州提督，通省官民无不额手称庆，惟黔省既无存款，他省协饷又不可恃，若驱饥疲之卒枵腹荷戈，田兴恕亦恐束手；请饬骆秉章将楚师之在黔者仍归湖南筹饷等语。贵州饷需支绌异常，骆秉章素能不分畛域，顾全大局，所有现在援剿贵州之湖南各军仍著该抚设法筹拨饷需，毋令缺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11 19—20页）

咸丰十年三月庚寅（1860.4.16）

又谕：有人奏捻匪窜至豫省通许一带，势将窥伺山、陕，且闻陕西泾阳、渭南等处回民有蠢动之意，恐致勾结，不可不预筹防范；西路形势惟虎牢关最为紧要，若派兵扼守，可杜窜扰山、陕之路；访闻丁忧知府张曜素有威望，请饬带兵防守等语。豫省捻匪昨据胜保等奏称窜往西南，已谕令督兵兜剿，迅速就地歼除。虎牢关为西路扼守之区，自应严密防堵。著胜保、庆廉酌量情形，如知府张曜堪胜带兵之任，即派官兵五六百名令其带往虎牢关防守，并准其招募壮勇以资协助；倘该员现署要缺不能抽身，即另行委员前往，或因豫省兵力不能分拨，自应先顾省城，所有虎牢关防务再行筹划办理。总期有备无患，

以免疏虞。原奏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11 21页）

云南总督张亮基等奏：饬令前任迤东道汪之旭赴部引见。得旨：于覆奏之中隐有荐语，殊属不必。又奏：黔饷难筹，惟查泸、永一带有存积黑白铅三千五百余万斤，若就近变价，计值数十万金。批：变价铅斤俟章程奏准后方可运往，不准擅行提解。又奏：请以贵东道何冠英、粮储道韩超帮同署提督田兴恕办理贵州剿匪事务。从之。

以贵州按察使贾洪诏为云南布政使，贵州贵西道龚自闳为按察使。

以剿办云南井地回、夷出力，赏知府张同登花翎，知县王求先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参将孙玉、千总郭绍魁祭葬、世职。

以云南安宁击退回匪出力，予游击何自清等升叙有差，阵亡把总谢绍洪祭葬、世职。

（卷311 22—23页）

咸丰十年闰三月乙未（1860.4.21）

又谕：朕闻川省剿办滇匪甚不得手，贼从自流井窜出后，提督占泰带兵猝遇贼伏，并未接战遽行溃散折回省城，军装器械尽为贼有，以致人心震恐，城门昼闭；又闻自川至陕沿途有携带军械之兵丁纷纷逃散。占泰系统兵大员，如果剿贼失利遽退回省因而省垣戒严，何以曾望颜并未据实查参？著该署督明白回奏，毋得稍有隐饰。至川省正在用兵，而逃兵满路更属不成事体，著曾望颜查拿严行惩办，以伸军律。本日据该署督奏滇匪窜陷青神等处，虽经官兵收复青神、彭山两县，而浦江逼近省垣，尚为贼踞，务即督饬将弁迅速收复，毋令该匪久踞致滋

蔓延。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12 3页）

咸丰十年闰三月甲寅（1860.5.10）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扎拉芬泰奏接据裕瑞函称浩罕因叶尔羌弁兵殴毙额尔沁，有带兵前来滋扰情形，当经谕令扎拉芬泰等密饬各城严行防范，以期有备无患。本日据扎拉芬泰等奏委员查禀及现拟筹办大概情形，并将夷字各件钞录呈览。此次浩罕派来夷使爱孜木巴巴已到喀什递字，库孜伯克尚未进卡，所递字内诡称殴毙额尔沁一事尚未告知浩罕伯克，以额尔沁口回之事先行探听，情词诡谲，其大旨总在笼络愚回，懈我边防，然后入卡勾结，群起响应。惟现在既遣使递字，即尚有可乘之机，该将军等当熟筹驾驭挽回之法，勿使事机即行决裂，方为妥善。著仍遵前旨，一面密饬各城不动声色严行防范，以期有备无患。法福礼前已有旨令驰往乌鲁木齐署理都统，兹据奏称该参赞大臣熟悉该处情形，如浩罕称兵，须令前往统师等语。著扎拉芬泰等酌量情形，如果乌鲁木齐相距较远，于策应实有未便，即著法福礼留于伊犁，暂缓启程前往。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扎拉芬泰等奏据裕瑞函称探闻浩罕有派兵前往冰岭等事，当经谕令裕瑞等妥为防范。本日复据扎拉芬泰等奏查明额尔沁被歼情形，并因接到裕瑞信函知浩罕明巴什续派夷使爱孜木巴巴、库孜伯克两人前来，即将明巴什图书字二件钞录呈览等语。额尔沁于入城筵宴后本已退去，因闻炮警骇，互殴致毙，该大臣等实属未能先事审慎。览明巴什信内有“自古至今并未听见过此事，因恐伯克生气再来骚扰地方，未曾回知”之语，意在笼络愚回，俾知其曲在官而不在彼，且欲懈我边防，一旦入卡必至群起响应，不可收拾，殊属居心叵测。裕瑞等久

无奏报，此次该夷使等既来探信，亟应设法晓谕，将额尔沁桀骜滋事之处详细告知，使自知理屈，以免遽开边衅。其各城回众仍须加意安抚，万勿任令该夷煽惑，致被勾结为患。一切仍与扎拉芬泰会商妥为筹办，不得再涉疏忽，致干重咎，并将近日办理情形详细驰奏。将此谕令知之。

署贵州提督田兴恕奏：带兵先援省城，再图分剿。得旨：黔省饷项匮竭，汝须认真抚循，威令必行，勿使溃散骄惰。

（卷313 36—38页）

咸丰十年闰三月丁巳（1860.5.13）

又谕：前据扎拉芬泰等奏接裕瑞信函，知浩罕明巴什派夷使递字，有未曾回知伯克之语，恐其笼络愚回，当谕裕瑞等将额尔沁桀骜滋事之处告知夷使，并安抚回众勿令勾结为患。兹据裕瑞等奏业已寄信浩罕申说，该夷接信后先派回子于二月中旬到喀与该城阿奇木递字探问，并说与阿奇木仍然和好等情，旋即折回，察其词意尚属恭顺等语。夷情叵测，现虽安靖，难保不暗中勾结，猝启衅端。又，准固庆函称浩罕派来额尔沁捏斯密顶等将到叶城递字，著俟该额尔沁前来，察其情词相机办理，并将额尔沁滋事各情详细告知，使知其曲在彼。倘该夷输诚效顺，自应再加恩抚；如或意存狡赖，即当据理驳斥以服其心。其本地回众先当随时抚慰，以杜勾结。各边卡严饬戒备，以绝其窥伺之心，并觅妥靠回子能深入外夷爱曼者密为探报。如浩罕有何举动，即飞速咨商扎拉芬泰妥筹办理。裕瑞著暂缓来京，俟办理此事得有定局再行奏请。将此谕令知之。

（卷314 9—10页）

咸丰十年四月乙丑（1860.5.21）

又谕：曾望颜奏克复名山县城、攻夺金鸡关要隘并雅州解围、嘉定击贼获胜一折。云南逆匪蓝大顺等窜踞四川名山县城

并分党据守金鸡关，分扑雅州府城。我兵将百文场一带之贼击退后，随即分道由新店子、白土坎、酒冈子等处踏平贼垒，逼攻名山县城，经提督占泰等饬参将马旭林及守备唐友耕等各军复由后山子进攻文昌宫、奎阁、山梁之贼，将贼营寨尽行平毁，马旭林等军攻至东南两门，城内贼营火起，官军乘势登城，逾墙涌进，将名山县城克复；占泰一面派饬都司柏昌怀等军分路围攻金鸡关，叠经痛剿，复探明路径奋力进攻，逆众分股来拒，唐友耕率领敢死兵勇一拥而上，马旭林等复在关之左右山顶开放大炮毙匪多名，当将金鸡关夺获，并连踏关前后贼营七座，逆匪弃营而逃，占泰择兵穿关追剿，直至姚桥等处，土地坎绕出贼援亦经击走；马旭林等兵勇取道平羌渡及姚桥进击，适署重庆镇总兵傅琨剿办车林余贼事竣，率领官兵进剿水津关及大兴场之贼，时雅州城内文武与贼坚持，叠加剿创，已解城围，闻各军援至，复由东西北三门出击，该匪四路狂奔。其嘉定之贼经甘肃提督郭相忠等分拨官兵进捣牛华裕等贼巢，行抵银窝寺地方，贼出抗拒，郭相忠之子县丞郭定疆坠马被贼戳伤，其孙郭廷选将贼立毙，大队继至，痛加剿杀，将四方坝等贼营焚毁净尽，计杀贼千余名。似此节节进剿，克城夺隘，所办尚为得手，务即乘此声威力图进取。

（卷315 2—3页）

咸丰十年四月乙酉（1860.6.10）

又谕：曾望颜奏各路官军剿贼大胜一折。四川逆匪分股从止戈场等处直窜洪雅，经署重庆镇傅琨等过河截剿轰毙甚多，闰二月二十六、二十八等日，贼匪乘筏渡河分窜三宝寺等处，参将马旭林等会合进攻，提督占泰派令守备唐友耕等带领兵勇由夹江渡河迎剿，当将双福场收复，追杀十数里，生擒伪总统李悯发等多名正法枭示。占泰探知贼匪围扑峨眉，随即督队驰往，

叠有斩擒，踏平贼垒，城围遂解。蓝逆退踞大庙山、大佛寺一带筑垒抗拒，我军分路进击，游击琦克坦泰一军将贼营全数攻毁，毙贼一千余名，生擒一百七十三名，内有伪统领王和尚等十五名。其窜扰乐山县属等处贼匪亦经各处兵练随时截剿，毙贼不可胜计，办理尚为得手。著饬各处带兵大员乘胜进攻，毋留余孽。

（卷317　6—7页）

以云南元江等州县剿匪出力，赏都司藩延祚、守备张玉柱、米洪顺、吴劻、邓洪顺花翎，武举阙云龙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云南晋宁州等处被围，赵州等处失守，革知府甘来旬、知州骆景熙、荣光、知县陈栋、张邦彦、汛弁李鹤鸣等职，留营效力。

予云南阵亡都司张福保、守备陈开榜、把总梁用、胡维森、恩骑尉洪钟庆、训导丁荣善祭葬、世职。

（卷317　12—13页）

咸丰十年五月丁酉（1860.6.22）

以滇匪窜入四川荣经县城，署总督曾望颜、提督占泰下部议处。

（卷318　19页）

咸丰十年五月庚子（1860.6.25）

又谕：前因浩罕派来夷使递字，恐其入卡勾结，当谕扎拉芬泰妥筹驾驭。兹据裕瑞等奏称浩罕派来额尔沁捏斯密顶等递字仍求和好，经裕瑞等将前次搜获已毙额尔沁寄回信字谋为不轨情形与此次额尔沁阅看，额尔沁颇有愧色，谓系祸由自取，前已写信回浩罕，将住站呼岱达舒库尔锁押，俟新换呼岱达到

来，商同写信回浩罕将前次之事说明，仍然和好等语。该浩罕既遣额尔沁前来善说，又将呼岱达更换，尚知其曲在彼，似非意图报复。惟明巴什所递字内有不肯凭信之语。夷情叵测，难保不暗中勾结，猝启衅端，已谕裕瑞等严密戒备，深入侦探，著扎拉芬泰派人详查该大臣所奏是否实在情形详细具奏。如该浩罕回信到时仍求和好，或求将呼岱达伯塔尔等罪名减轻，自可俯顺夷情相机妥办，以示怀柔；倘该浩罕有蠢动之意，亦当会商裕瑞等妥为防范，设法晓谕，毋涉疏忽。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裕瑞等奏浩罕递字仍求和好、相机办理一折。据奏浩罕派兵前往冰岭并无其事，此次派来额尔沁捏斯密顶等递字仍求和好，意尚恭顺，裕瑞等所拟俟新呼岱达到喀，与该额尔沁寄信回浩罕之便再饬阿奇木书写覆字一同寄去，详细开导，使该夷诚信不疑；如回信仍然效顺，或求将呼岱达伯塔尔等罪名减轻，再为相机办理。所筹尚属妥协。惟夷情叵测，所言未可尽信，且明巴什等所递字内有不肯凭信之语，难保不暗中勾结猝启衅端。裕瑞等惟当不动声色严密戒备，以绝其窥伺之心，并仍觅妥靠回子深入侦探，不可因该额尔沁言词恭顺稍涉大意。如该浩罕回信到时仍求和好，自可俯顺夷情妥为办结，以示宽大怀柔之意。总在该大臣等明示羁縻，暗加防范，毋为该夷所乘，方为妥善。将此谕令知之。

（卷318 26—28页）

咸丰十年五月甲辰（1860.6.29）

谕内阁：曾望颜奏官军会击滇匪剿抚兼施、川滇边界肃清一折。滇匪李短搭搭窜入川境后，伙党盘踞滇边一带遥为声援，意图会合，经川省官军随时击退，剿抚兼施，匪首马源盛等先后乞降，随同参将祥符等越境进剿擒斩多名，先将柿子坝等处

贼巢扫荡，适云南官兵由大关会剿，分途搜捕，复将李逆之弟李小花么、匪首罗四板枷等次第诛灭；其败窜各匪悉被滇省兵团杀毙，川、滇两省边界地方一律肃清，剿办尚为得手。所有在事出力员弁、绅民准其择尤保奏，候朕施恩。

（卷319 1—2页）

咸丰十年五月丙辰（1860.7.11）

又谕：前据裕瑞等奏浩罕递字仍求和好，当谕暗加防范，以杜衅端。兹据裕瑞等奏浩罕额尔沁递字情词恭顺，并称已由住站安集延人众出具联名结，数前次额尔沁之非，与此次额尔沁信函专人送回浩罕，仍求和好等语。该夷等既称其曲在彼，立意求和，倍常逊顺，或可不致再启衅端。惟详阅浩罕明巴什所递帕尔希字，不但于额尔沁之不法大有疑问，即将该额尔沁殴毙亦大以为非是，种种不平尚未释然于心，须俟此次额尔沁信函到时看其是否诚信无疑方可无虑，更恐该夷伪为恭顺以懈人心，乘我不备暗图报复。夷情叵测，不可不防。裕瑞等仍当恪遵前旨明示羁縻，暗为戒备，并深入侦探，以绝其窥伺之心，不可因其言词恭顺遂涉大意。裕瑞著暂缓来京，俟夷务办结，各卡安静，再行奏明请旨。将此谕令知之。

（卷320 11—12页）

咸丰十年六月丁卯（1860.7.22）

又谕：曾望颜奏石逆叠扰黔省、逼近川疆一折。粤逆石达开由红水江窜入黔省，分股攻陷永宁、广顺等州，势甚猖獗。川东一带与黔省地方在在毗连，若由黔入川，更恐滋蔓难图。前调萧启江一军赴川本为防剿石逆而设，嗣萧启江抵川病故，楚军统领乏人，曾谕令官文等于湖南北两省中拣派得力大员前往管带。此时如已拣派有人，著即饬令迅赴川省以资攻剿。左宗棠现在襄办曾国藩军务，前有旨令官文等妥速筹商该员是否能

独当一面，令其赴川督办军务，昨据曾国藩奏该员在楚南募勇随同剿贼，亦恐不能即往蜀中。此时川省军务毫无起色，滇匪既未能除，石逆又将窜扰，该省据两湖上游，设或糜烂，楚省亦有西顾之忧。曾望颜本不得力，曹澍钟业已撤回，此时并无熟悉军务之员在彼督办，深为可虑。左宗棠前在湖南襄办军务尚为石逆所畏，若令督办川省军务，能否胜任？仍著官文等迅速具奏，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粤匪窜陷广顺、永宁、窥伺定番，贵州省城附近苗教各匪乘间蜂起，省垣危急，当降旨谕令田兴恕即督大队由石阡取道遵义径抵省城力图剿办。兹据曾望颜奏粤匪石达开分陷永宁、广顺等处，并有大股已破郎岱之说，黔省毕节县与川省叙永厅毗连，如该逆由遵义窜扰，则必由南川县入川；倘由仁怀假道，则綦江、江津、合江等处皆属可虞；请饬田兴恕带兵由酉秀一路直入川境，再分兵一由綦江赴遵义，一由叙永趋大定；如兵力未敷，即于川南、川东招募团勇归其统带，饷需亦由川省筹拨各等语。石逆垂涎川省已久，黔省素称瘠苦，该逆未必竟思久踞，恐其声东击西，假道黔疆以遂入川之计。四川滇匪尚未剿除，所有该省兵勇均赴天全、井研两处剿办，未暇分顾川南边防，若令石逆乘间阑入，必致滋蔓难图。著刘源灏、田兴恕酌量缓急通盘筹划，如黔省情形稍松，探明果系石逆大股入川，即带兵迅赴酉秀，由綦江、叙永分投迎剿，既可以保川省藩篱，亦可以树黔省声威，毋致顾此失彼。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21 23—25页）

咸丰十年六月辛未（1860.7.26）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叶尔羌查抄回产，司员有渔敛索赋等情，当谕英蕴督同扎拉芬泰派审之员提讯。兹据英蕴奏伊犁派

来之已革三品阿奇木伯克爱玛特亲赴回庄，所带跟役回子至七十余名之多，声势过大，回子惧怕，全行逃散；请将爱玛特撤回，另行派员查办等语。已革三品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前在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奇木任内均以有失回心两次革退，此次经扎拉芬泰派往清查回庄抄产，该庄回众一闻其至即纷纷逃避，是其积怨已深，且爱玛特所带人役太多，以致回众惊扰，实属不知检束，爱玛特著即行撤回。所有清查回庄抄产一案，据英蕴奏已调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苏皮盖随同伊犁派委之协领乌尔西春同赴各庄认真清查。如该二员仍不能服回众，即著扎拉芬泰添派委员前往查办，一面安抚回众毋令惊扰。将此谕令知之。

（卷321　35—36页）

咸丰十年六年己丑（1860.8.13）

又谕：官文等奏请饬陕甘督抚练勇办团一折。据称陕西南山一带山深箐密，易藏奸匪，且处处与蜀境毗连，为滇匪、川匪贩土熟游之路，恐逆党隐谋勾结乘机滋事，请饬陕甘督抚慎选将领，募土著良民练作劲勇以补兵力，一面责成地方文武筹办团练等语。前经降旨令谭廷襄督办陕西团炼，该署抚于接奉前旨后自已饬属一律兴办。现在川省军务未平，河南捻氛亦未尽息，陕西凤、邠两属界连南山，即应预为防范；潼关、商洛皆与河南接壤，兴安、汉中皆与川省接壤，该处有险可扼，如果认真防堵，自可遏匪徒窜入之路。著乐斌、谭廷襄体察情形何路吃重，即先行遴派妥员会同地方官绅筹办团练，坚筑堡寨，以防各匪窜越。如有土匪隐匿勾结，亦即认真查拿惩办。该督、抚等务当未雨绸缪，毋得临事周章，致滋贻误。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3　24—25页）

咸丰十年七月戊戌（1860.8.22）

又谕：全亮、庆云奏贼势渐蹙，拟撤省城防兵一折。滇匪窜入四川，屡图上犯省垣，经全亮等拣调满洲营马步官兵分驻城外扼守。现在楚军会合川省兵勇分路进剿，连日获胜，井研解围，成都所属地方亦一律安谧。所有防守省城满洲营官兵，著即裁撤归旗以节糜费。

（卷324 27—28页）

咸丰十年七月辛丑（1860.8.25）

又谕：全亮等奏贼匪上窜、省垣吃紧，筹派官兵相机防剿一折。此时省城防守事宜十分紧要，全亮等务当督饬在省官兵严密布置，一面催提占泰所部兵勇速赴省城，绕道攻击，扼要堵剿，毋令竟扑省垣，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24 42页）

咸丰十年七月丁未（1860.8.31）

又谕：本日据官文奏署四川总督东纯在湖北途次病故一折，已令崇实署理四川总督矣。现在滇匪窜扰逼近省垣，又有石逆分股窥伺川境之信，前有旨令骆秉章驰赴蜀中督办军务，恐一时未能遽到，崇实现在川省审办案件，该处情形谅应熟悉，所有防剿事宜责无旁贷，亟应整饬戎行妥筹布置，毋许贻误因循，再蹈曾望颜覆辙。其援剿川省之楚军现归江西补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沐统带，剿办甚属得力，该署督务当妥为驾驭，毋令军心懈弛。前因黔省军饷四川欠解甚多，曾谕曾望颜筹银二十万两就近拨解，复谕令东纯于接署督篆后即行筹解，此时黔省军情紧急，盼饷甚殷，著崇实仍遵前旨速行如数筹解，毋得推诿，致误要需。至已革提督占泰等两次参款并濮诒孙、田良等各案，前经谕令崇实、东纯会同查办，著该署督即遵前旨严密访查，认真究办，毋稍徇隐。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25 17—18页）

咸丰十年七月己酉（1860.9.2）

谕内阁：裕瑞、英蕴奏浩罕输诚纳款一折。上年浩罕遣使额尔沁阿布都剀里木进京朝贡，经叶尔羌参赞大臣裕瑞据情具奏，当谕该大臣将贡物接收代递，乃该额尔沁不即折回，逗留叶尔羌回城招集各城安集延人等任意妄为，滋生事端，于裕瑞预备筵宴传见时辄敢喝令从人行凶刃伤弁兵多名，被兵丁将该额尔沁拒毙，并将同谋之呼岱达伯塔尔等拿获，定拟罪名监禁，并复令阿奇木伯克将全案情形函致浩罕知悉。兹据裕瑞等奏称浩罕伯克遣额尔沁捏斯密顶叩关前来，并呈递图书自认错误，仍求将贡物赏收，尚属恭顺可嘉，自应俯如所请。所有浩罕呈进贡物即著该参赞大臣等遵照前旨接收代递，听候颁给敕书赏件，并准其照旧通商。监禁之呼岱达伯塔尔等十五犯均著加恩免罪释放，即交该伯克自行管办，以示怀柔远人至意。

（卷325 23—24页）

又谕：裕瑞、英蕴奏审拟住站安集延回子聚众阻扰并私随安集延之内地回犯分别惩办等语。本年二月间，喀什噶尔及英吉沙尔内地回子有私随安集延回子纠众聚住英吉沙尔所属之别什盖庄二城情事，当经护理领队大臣德祥分派回兵往拿，住站安集延呼岱达额帕尔等辄敢聚众阻扰，伤毙回兵，复沿途抢夺马匹，直奔卡伦，经希皮察克布鲁特俾斯底克率众兜捕，将额帕尔等七犯擒获，其私随安集延之内地回犯素皮盖等二十一名亦经英吉沙尔回兵续行拿获，经裕瑞等审明定拟具奏。安集延回犯额帕尔等纠众拒伤回兵并抢掠马匹等物，本应从重治罪，姑念此次浩罕额尔沁呈递图书仍请纳贡，尚属恭顺，著准其仿照成案将额帕尔、玉素普二犯留于叶尔羌永远监禁，爱依提、入则、捏孜尔、帕里完库、吐鲁克五犯留于英吉沙尔永远监禁，其素皮盖等二十一犯著查核情罪轻重分别惩办。希皮察克布鲁

特伸斯底克拿获要犯甚为出力，著该参赞大臣等酌量请奖。

（卷325 24—25页）

咸丰十年七月癸丑（1860.9.6）

又谕：据御史梁经先奏陕西刀匪、回匪抢劫各案层见叠出，该匪巢穴即在蒲、富、临、渭四邑之交，二百余里一片辽阔，并无城池，虽渭南之下邽镇、临潼之关山镇各设有县丞，职分俾小，难资弹压，该县等又以四邑交界互相推诿，以致盗风日炽；惟添设县治，庶缉捕责有攸归；下邽之地，处四邑之中，汉唐皆有县治，关山镇亦尚有围墙丞署，若割四邑之地于该处改设下邽县城，修筑较易，而渭南、临潼两县丞即可裁撤；至修葺城池、衙署、学校等项，前有修华岳庙余银交商生息，可以提取动用等语。著谭廷襄察看该处情形是否可行，并修筑城池等经费有无窒碍之处，详细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326 3—4页）

咸丰十年八月丁卯（1860.9.20）

以云南宣威州剿贼出力，赏都司戴新奎、守备狄楷等花翎，千总陈占斗等蓝翎，知府丁凤皋等升叙有差。

以云南景东厅击退回匪，赏都司钱体元等花翎，同知张愉等升叙、加衔有差。

以云南楚雄、广通、元谋府县等城被贼窜陷，总督张亮基、巡抚徐之铭下部议处，革道员宋延春、知县积寿职；予阵亡知府杨覲、副将庆连、都司聂天发、知县江清禄、高翀祭葬、世职。

（卷327 29—30页）

咸丰十年九月乙巳（1860.10.28）

又谕：裕瑞、英蕴奏参滥刑毙命之伯克并扶同徇隐之章京、

请撤任讯办一折。阿克苏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密特因七品明伯克伊萨克、七品密喇普伯克木萨督修渠坝不力辄行重责，伊萨克因伤毙命后，复命章京向其家属强取手印甘结，实属任性妄为，该章京亦难保无扶同徇隐等弊，亟应彻底根究。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密特、印房回务章京伯英额均著先行撤任，交该大臣等提同全案人证严行讯办，以成信谳。

（卷330 38页）

伊犁参赞大臣景廉奏：清查回庄，尚能驯服回众。得旨：所办尚属妥速。

叶尔羌参赞大臣裕瑞等奏：爱玛特私交外夷，请拿要证审办。得旨：该阿奇木身膺显爵，乃不知检束，实属有玷厥职。惟只可就案严办，不准吹毛求疵，以抚回众。仍饬拿雅雅阿浑归案。

（卷330 41—42页）

咸丰十年十月壬戌（1860.11.14）

云贵总督张亮基因病解任，以贵州巡抚刘源灏为云贵总督，云南布政使邓尔恒为贵州巡抚，山东按察使陈景亮为云南布政使，长芦盐运使贡璜为山东按察使。

以云南需饷，命四川、山西、陕西各督、抚将每月准拨银两如数解往。

以四川剿贼解围出力，赏游击雍中耳吉等、守备陈百胜、余占鳌等花翎，州吏目华炜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复职、免罪有差。

以云南克复路南州城，剿办回、夷及编查保甲出力，赏通判保大泉、守备张成贵等花翎，同知直隶州知州姚学海等蓝翎，余加衔、升叙、补用有差。

以滇匪阑入四川，参将马旭林等革职留任有差，署总督崇

实、提督郭相忠下部议处。

予云南路南州阵亡把总邓明贵祭葬、世职。

（卷332 13—14页）

咸丰十年十月癸亥（1860.11.15）

以蜀、滇接壤剿匪出力，赏同知法丰阿、周廷绩、直隶州知州周力墉、都司长德等花翎，知州顾德龄等蓝翎。

（卷332 16页）

咸丰十年十月辛未（1860.11.23）

又谕：前谕直隶等省办理团练，均已次第举行。兹据侍郎梁瀚奏甘肃地方紧要、请饬一律办团并酌保官绅开单呈览一折。甘肃壤控西陲，地方辽阔，且与陕西、四川毗连，现在四川滇匪未靖，自应一律举办团练以靖边陲。所有甘肃省团练事宜，即著陕甘总督乐斌督办，并著甘凉道萧浚兰、丁优、刑部员外郎吴可读、江西候补道杨升帮办团练。

（卷333 1—2页）

咸丰十年十月丁亥（1860.12.9）

谕内阁：田兴恕奏官军剿贼连获大捷、克复瓮安县城、现拟督兵赴省一折。逆匪盘踞龙溪势甚猖獗，田兴恕饬副将沈宏富等各率所部相机进剿。八月十二日，杨严宝等分攻左右各寨，贼匪出营迎敌，我军奋力冲杀毙贼无算，立将笼溪贼巢攻破；十六、十七等日又将水溪屯、崖门、新土、小泥田、构子坪五处贼营十余座次第攻克，副将刘吉三等进攻三角庄，杀贼一千余名；参将李有恒进剿大寺顶之贼三获胜仗，斩擒甚众；八月二十四日，田兴恕亲督长胜军径扎扑溪，逆匪纠约三万余人分路来扑，我军截住该逆归路，兵勇分头冲出迎敌，穷追二十余里，毙贼二千余名，我兵一无损伤；九月十一日冒雨进攻，参将罗孝连等奋不顾身飞登贼墙，大兵继进，攀附而上，歼除

逆贼殆尽，即乘胜直扑松坪，前后夹击，斩馘四千余名，乘势攻克猴坪贼巢，是日三战三捷，踏破贼营七十五座，阵斩伪扶明王石大魁、伪元帅、伪将军十余名，救出难民二万余名，解散余党二万有奇；十八日，踏毁红峒堡贼营后直抵瓮安，杀毙黄衣、红衣贼目数名，斩获不计其数，立将县城克复。此次官军进剿，计两旬以来连获大捷，杀贼二万数千，收复地方三百余里，赴省大路已通。著即乘此声威歼除余孽。

（卷334 10—11页）

咸丰十年十一月壬辰（1860.12.14）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胜保奏称附近土匪王景濬等滋事，派兵查拿情形；本日复据御史刘有铭奏香河县属回子营地方素系奸民纠聚之所，逃犯王景濬聚众抢掳，拥集数百人白昼横行，劫夺牛马税务，请饬胜保密速查拿等语。盗匪聚集多人肆意掳掠，恐日久蔓延，渐难扑灭，著胜保迅饬所派各员弁带兵前往严密查拿，务将匪首王景濬即时擒获，毋令闻风远飏。该犯多系回民，首要各犯必须按名弋获，其余胁从之众设法解散，毋任并聚一处，庶缉捕较易，不致激成事端。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35 3页）

咸丰十年十一月戊戌（1860.12.20）

谕军机大臣等：崇实奏官军乡团击匪获胜一折。蓝逆大股由丹棱窜至近省，官军虽屡获胜仗，地方已被蹂躏；李逆由五里浩窜至薛家湾，经官军攻破营垒，而逆党尚在内江、隆昌、富顺等处奔窜，加以土匪到处响应，若不迅将逆焰扑灭，必致裹胁日多。现在湖南绥宁、城步等处被贼窜扰，军情吃紧，业已谕令骆秉章暂缓入蜀。崇实身任岩疆，责无旁贷，著即督饬郭相忠、蒋玉龙统带官兵会合乡团，觇贼所向认真围剿，务将

蓝、李两股逆匪悉数歼除，毋留余孽。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35　17页）

以四川官绅办团并防剿滇匪出力，赏知州恒保、许培身、李德良、恩骑尉高驭富等花翎，知县李光祖等蓝翎，馀升叙有差。

（卷335　17—18页）

咸丰十年十一月庚子（1860.12.22）

以云南元谋县城被匪窜陷，革同知陈庆椿职并逮问。

（卷335　20—21页）

咸丰十年十二月丙寅（1861.1.17）

又谕：徐之铭奏现饬回务掌教办理抚回事宜等语。云南回务掌教马德新、副掌教徐元吉、武生马如龙办事公正，素为回人所服，既据禀请情愿安抚回众，实属深明大义，著即饬令马德新等妥为办理。

（卷337　10页）

咸丰十年十二月己巳（1861.1.20）

又谕：绵性奏变通私征转为公用一折。据称近日各城回户除正赋外，每年各该阿奇木伯克向回户多收普尔钱，每户不下两三串之数；果能查明回户，将每年所纳私赋之中减免一半，其余一半俾充经费，回户憔悴可苏，经费亦有裨益，所有内地应解之款即可用资京饷；并请由阿克苏先行试办，俟有成效后再请饬回疆各城酌办等语。回疆各城伯克多征回户钱文，本属陋规，例应裁禁，绵性请以私作公，明加暗减，系为经费起见，惟私征改为公用后难保该伯克不私向各回户再行额外加征，重累回人。著常清、景廉体察情形，将绵性所奏有无流弊

之处悉心妥议，详细覆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337 18—19页）

命贵州提督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全省军务。

以收复贵州修文县城并贞丰、仁怀等处守城出力，赏同知樊希棣巴图鲁名号，主事张缙新、知府沈丙莹、吴德溥、同知戴鹿芝、知州邓尔巽、守备罗德光等花翎，知州湛端模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337 19页）

咸丰十年十二月辛未（1861.1.22）

谕军机大臣等：崇实奏请饬调骆秉章随营道、府先行来川各折片。前因湖南绥宁、城步被贼窜扰，军情吃紧，当经谕令骆秉章暂缓入蜀，并谕崇实督饬郭相忠、蒋玉龙统带官兵认真围剿，务将川省逆匪悉数歼除。兹据奏称蓝、李二逆节次上窜图扑省垣，均经兵勇团练击退；惟楚军湘果营自萧启江故后总统无人，请饬骆秉章将奏请随带道员刘岳昭即饬迅带所部先行来川；又，四川候补知府冯卓怀在川年久，深洽舆情，前经骆秉章奏调随营，亦请饬骆秉章令该员先行来川等语。现在湖南武冈等处业经解围，军务稍松，著骆秉章即饬刘岳昭迅带所部赴川统带楚军，并饬冯卓怀星速前往以资差委。绥宁、城步等处业经收复，贼势能否迅即扑灭？骆秉章何时始能入蜀？并著随时驰奏以慰朕廑。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38 2—3页）

署四川总督崇实奏滇匪窜扰永川，现在兜剿情形。得旨：永川失守，著迅速查明，分别办理。

（卷338 4页）

以剿办四川眉州等处窜匪出力，赏副将何胜必、唐星照巴图鲁名号，都司杨应刚、知州李肇奎花翎，知县韦以信蓝翎，

余升叙有差。

（卷338 5页）

咸丰十年十二月甲申（1861.2.4）

以四川会剿黔匪出力，赏道员王庭植布政使衔，副将邹鸾章、赓良以总兵官用，余升叙有差。

以四川永川县城被贼窜陷旋即克复，革疏援游击罗必超职，予阵亡知县沈耀章祭葬加等，世职如例。

（卷339 14页）

咸丰十一年正月辛亥（1861.3.3）

云贵总督刘源灏奏：克复独山州城。报闻。

以贵州独山等处剿匪出力，赏总兵官赵德昌巴图鲁名号，余升擢有差。

以贵州长寨厅城被匪窜陷，革副将贾连升等职，留营差委；予阵亡同知刘宗元祭葬、世职加等，并于死事地方建立专祠。

（卷341 12—13页）

咸丰十一年正月壬子（1861.3.4）

又谕：前因绵性奏变通私征转为公用，诚恐该伯克再行额外加征重累回人，当交常清等体察情形悉心议奏。兹据绵性奏称阿克苏回子生齿日繁，影射之户甚多，非稽查明确不足以昭平允，已派令回子郡王爱玛特帮同章京国㻋等查明三庄户口，并查有勒索钱文之七品伯克二名，即行惩办等语。变通私征以充公用是否可行？尚未据常清、景廉覆奏，绵性自应俟奉谕旨后再行查办。且甫经清查即有伯克勒索钱文之事，爱玛特等亦难保无藉端需索情事，著常清等严密访查，并将变通私征有无流弊之处迅即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341 17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己未（1861.3.11）

谕内阁：徐之铭奏回匪袭踞晋宁州城旋即克复、并江川、宁州等处解围一折。上年十一月闻云南迤西回匪分股袭踞晋宁州城，经知州熊梦昌等调集练勇分队进攻，外委李和首先登城，外委蒋连璧等先经改装进城放火接应，兵勇乘势齐登，毙贼数百名；逃出之贼复经兵练截杀五六百名，夺获枪炮器械无算，立将州城克复；另股匪首马勇即马双恩攻扑江川县城，署知州讷谟谨等分路剿击，武生周钧等杀贼三四百名，武生李必汤矛戳马勇毙命，贼始纷纷败溃出城，追杀三十余里；其攻扑宁州之贼经知州文廷铣等分督兵练竭力守御，并乘夜围攻贼营，枪炮齐施，毙贼无算，复追杀十余里，贼尸遍野，江川、宁州两属均已一律肃清，剿办尚属出力。在事出力员弁，著徐之铭择尤保奏，候朕施恩。

又谕：徐之铭奏请将前署道员革职提问等语。前署云南迤东道汪之旭官声平常，前经降旨送部引见，乃时逾两年辄敢抗不遵依，复藉图差委，任意延宕，实属目无法纪。汪之旭著即革职交徐之铭提问，并查明铜务历年交代，如有亏短情弊，即著从严惩办。

（卷342 1—2页）

又谕：徐之铭上年十月间奏请令张亮基在任调理折内有“七月二十四日，护提督褚克昌阵亡”之语，未见专折奏报，是否折件遗失？著该抚查明该总兵阵亡情形详细具奏。其回务副掌教徐元吉、武生马如龙，前据该抚奏请令其办理应抚事宜，此次窜踞呈贡，经总兵何自清督兵剿击，克复县城，详细情形折内亦未据声叙。至楚雄府城被陷时，迤西道宋延春如何回省？有无逃避情事？均著徐之铭确切查明，据实详晰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克复云南晋宁州等城，赏知州文廷铣、外委李和花翎，军功李之凤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补铸云南迤西道关防、楚雄府知府印信。从巡抚徐之铭请也。

予云南江川县阵亡典史罗宗洲祭葬、世职。

（卷342 4—5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辛酉（1861.3.13）

又谕：前因绵性奏变通私征改充公用一折，复据奏派令回子郡王爱玛特查明户口，并有伯克勒索钱文情弊等语，先后谕令常清等严密访查，并将变通私征有无流弊之处迅速据实具奏。本日据英蕴奏参绵性私设盐课并未与各城商办，于上年三月开征，每月每人收普尔钱二文，三品伯克至七品伯克按品级每月交钱五十文、三十文不等，收至三四个月停止，并向安集延外夷每月挨名收要吃饭盐钱，以致安集延夷人递禀申诉；至该大臣具奏变通私征转为公用，应俟奉旨允准再为举行，辄即咨调已革阿奇木伯克阿密特，并擅留爱玛特办理清查户口事件等语。绵性私设盐课并向安集延外夷一律征收，似此任性妄为，深恐激变地方，著常清、景廉查明绵性所收钱文若干，作何用项，并查明爱玛特如有勒索回众情事，即一并据实参奏，毋稍徇隐。将此谕令知之。

（卷342 6—7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庚辰（1861.4.1）

又谕：春佑奏朝阳土匪分窜赤峰、请饬带兵官驰往剿办一折。据称卓索图盟长色伯克多尔济呈报逆匪占踞朝阳县街，分窜伯尔克、四家子等处，于十六日夜阑入赤峰县街，焚烧衙署，劫放狱囚，复分股扰及该旗布固土哈拉乌苏一带地方；现经札催昭乌达、卓索图两盟长转饬各旗派兵堵剿，请饬带兵副

都统克兴阿等督催大兵驰往剿办等语。土匪滋扰朝阳，抢掠赤峰，该二县并不接界，是否另股贼匪，抑系由朝阳分股窜扰赤峰？著克兴阿、蕴秀确切探明该匪大股现在何处，即会同昭乌达等盟官兵四面兜剿，毋令窜逸。不可因其分股牵掣，以致兵分力单，徒延时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44 7—8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乙酉（1861.4.6）

又谕：前据徐之铭奏克复晋宁州城一折，内称将办理招抚之回务副掌教徐元吉等杀毙，当经谕令将详细情形查明具奏。兹据张亮基奏回民掌教马德新等恳请就抚，张亮基商同先诣江右馆亲加晓谕，徐之铭畏葸疑虑不敢前往，密令四川从九品单功定煽惑刁绅李祖植等怂恿散练赴该前督署内恳求不准抚回，并将署内什物抢毁，杀毙通海县知县雷炎，旋纵兵练将旧抚之回民轰退，又将浙江候补道马椿龄逼令自尽，谋杀招抚委员福建候补知府孙钧，叠次抄其家资；又称该抚将绅民妇女留住署中，有归家自尽者；属吏家眷常相往来，请托贿赂，劣迹甚多；欲令副将麟志之妻进署认为干女，麟志不肯，怀恨将其撤任；又因富呢雅杭阿私行馈赂，遂互相撤换各等语。云南汉回互斗，办理之法全在分别良莠，不分汉回，剿抚兼用，不可稍存私见。张亮基奏称亟宜乘机招抚，系为大局起见，徐之铭任性妄杀，阻回民向善之机，必致激生他变，况贪财渔色，种种妄为，实属大负委任。刘源灏接奉此旨，著即迅速驰赴新任将徐之铭撤任，听候查办。务将被参各款逐一确查，据实参奏，不准稍涉回护，并查明调任陕西巡抚邓尔恒在滇办理回民事件如能持平，即奏请署理云南巡抚，倘民情未能悦服，亦即据实具奏，毋得徇隐。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344 16—18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丙戌（1861.4.7）

又谕：本日据克兴阿等奏请添调步兵、并请拨饷解炮各折片。前谕令乌兰都管带驻扎古北口西安官兵一千名迅赴热河听候调遣，此项官兵到后，即令赴朝阳一带助剿。古北口运到二千四百斤以下铁炮四尊，已传知春佑饬令原派管解员弁赶紧运赴克兴阿等军营。克兴阿等现已行抵建昌东路扎营，距朝阳较近，现在兵力已不为少，急宜乘贼守未固之时迅抵老巢焚其辎重，歼擒首逆，切不可因请调官军炮位稍涉迁延，致令贼匪远窜。前据春佑奏请拨军饷，业经总理行营王大臣议奏由热河都统酌拨矿课银一万九百余两以资军食，惟宜撙节动用，迅速蒇事，勿致虚糜粮饷。截留昭乌达官兵既不得力，著即饬令前赴僧格林沁军营。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据克兴阿等奏调炮位等语。克兴阿等带兵赴朝阳剿匪需用炮位，据称保定营瓶子砟炮颇能致远，著文煜即拨数尊并配齐炮子解交克兴阿等军营应用。将此谕令知之。

（卷344　21—22页）

咸丰十一年二月戊子（1861.4.9）

又谕：胜保奏请带兵千名赴朝阳、赤峰一带剿办土匪，先在古北口屯扎，并驰赴热河等语。朝阳县匪徒滋事，现在陆续调派热河、哲里木及驻防古北口之黑龙江、西安并盛京等处官兵三千数百名，并据玉明派兵千余赴朝阳会剿，计已足敷剿办，胜保著即赴行在。所请带兵一千名赴古北口驻扎之处，著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调古北口驻扎之西安官兵一千名，著归成明统带驰赴朝阳剿匪。乌兰都著暂在热河听候谕旨。

（卷344　29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己丑（1861.4.10）

又谕：昨已谕令成明统带西安官兵一千名赴朝阳一带剿办土匪，著即会同克兴阿所带官兵合力剿洗。成明到营后，蕴秀即回行在当差。玉明所派之盛京马步官兵一千一百名计可行抵朝阳，著克兴阿、成明即约会管带之协领穆锦等四面兜剿，务将该逆匪扫除净尽，毋任窜逸漏网，致令蔓延他处。将此谕令知之。

（卷345　3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辛卯（1861.4.1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克兴阿等奏移营前进、击贼获胜一折。朝阳贼匪窜至波罗赤地方，经官军于水泉接仗斩杀多名，亟应乘势进剿，一鼓歼灭。惟老虎山、木头城子均有贼匪，必须节节扫除，逼令回巢，方可聚而歼旃，不可徒事分防，致兵力为贼牵掣。贼在朝阳挖壕筑墙意在负隅抗拒，现在大炮谅已运到，成明所带西安官兵一千名业经启程，兵力已厚，著即督饬将弁并约会盛京官兵四面兜剿，毋令窜逸，并将凤凰山一带踞贼悉数扫荡，不可耽延时日。将来擒获贼目，即于讯明确供后就地正法，不必解赴热河。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45　9—10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甲午（1861.4.15）

又谕：克兴阿、蕴秀奏官兵三路进剿不敷分布、请饬西安官兵赴营一折。贼匪分踞朝阳县街市并凤凰山等处，克兴阿等虽于上月三十日在水泉地方获有胜仗，而担杖沟梁之南路及老虎山一带均有分股伏贼，恐其乘虚绕窜建昌，已谕令克兴阿等先将分股之贼剿除净尽，令其归并一处，不可先攻中路，致分股之贼绕窜建昌。现在官兵不敷分布，著成明即将所带西安兵一千名星夜驰赴波罗赤地方，会同克兴阿并力剿洗，毋得稍涉迁延，致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克兴阿等奏担杖沟梁之南路及老虎山一带均有分股贼匪伏匿，克兴阿等拟分三路进兵，即于适中之地扼要驻扎，先将分股之贼剿除净尽，或令该匪归并一处，然后官兵合围，庶可聚而歼旃，不可先攻中路，致分股之贼绕窜建昌。朝阳之贼如敢出扑，亦即督兵攻击，并严防珠哩克一路，防其抄我后路。西安官兵计日可到，著即知会盛京官兵合力剿办，毋得迁延时日。所带官兵应需口粮，均准其照古北口防兵之例马兵每月领银六两，步兵每月领银三两，饬令热河道、直隶粮台委员分别支放。直隶粮台已由总理行营王大臣札知文煜移设附近地方，昭乌达、哲里木盟官兵著克兴阿等飞催前进。需用箭枝已令热河都统赶造五千枝，并由武备院调取五千枝解赴军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45　15—17页）

又谕：前因张亮基奏参徐之铭任性妄杀并贪财渔色各款，当经降旨令刘源灏赶紧驰赴云南秉公查办，该督接奉前旨谅可克日赴滇矣。兹据徐之铭奏克复富民、罗次、禄丰、广通四城并元、永、黑、琅、阿陋、草溪六盐井，请将申有谋等奖励；又，攻克安宁，收复城池，请将总兵何自清等奖励；又保举督办东路防剿、保卫地方出力之参将何有保；又请将已革知府夏家畴开复原官。该抚所奏克复地方均系据各路禀报，未将接仗情形详细声叙，恐贼匪自行退出，捏称克复，任意铺张，有不实不尽之处，所保之申有谋等是否实在出力？著刘源灏到滇后逐一详查，据实具奏。参将何有保请记名以总兵用亦觉太优，已革知府夏家畴赴夷寨设措经费尤属支离，徐之铭有无瞻徇情弊？并著该督秉公确查，详细具奏，毋许徇隐。原折片四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45　17—18页）

又谕：克兴阿奏朝阳匪徒有二三十人，内杂回民，潜赴热河探听虚实，俱穿深蓝布棉袄，内衬蓝绸汗衫，背负小包，扮作乡民人样；其顶中辫发剪去一绺以为暗记，至今尚未回去等语。著春佑、成保拣派员弁严密查拿务获，并著饬令承德府严查保甲，缉拿奸宄，该都统等仍严禁兵役藉端骚扰。

（卷345 19—20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癸卯（1861.4.24）

谕内阁：克兴阿等奏剿匪获胜、克复朝阳一折。贼匪占踞朝阳，经克兴阿等带兵进攻，贼向东北逃窜，官军奋勇追剿，该匪争渡浮桥，落水溺毙者甚多。适盛京、黑龙江官兵同时赶到，贼向山中奔窜，我兵擒斩贼目蒋大全一名，杀贼一百余名，救出难民二百余名，夺获旗械多件，当将朝阳克复，所办尚属妥速。即著克兴阿等督饬将士探明路径迅速进攻，毋令他窜，以致滋蔓。在事出力员弁著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

（卷346 9—10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张亮基奏参徐之铭纵令兵练将就抚之回民轰退，逼令马椿龄自尽，谋杀招抚委员孙钧及请托贿赂各款，当经谕令刘源灏迅速赴任将徐之铭撤任查办。嗣因徐之铭奏克复富民等处四城，请将申有谋等奖励，恐有捏饰铺张及保举不实等情弊，复谕令刘源灏秉公查明具奏。本日据徐之铭奏“澄江回匪假名求抚骤扑省城，经何自清督带兵练进攻江右馆，将徐元吉杀毙，连破各营，攻克呈贡县城，毙贼数千人；请将何自清等鼓励”等语，与张亮基前奏情形迥不相符，难保非杀降冒功，捏情入奏。著刘源灏于驰抵滇省后严密访查，据实具奏，毋稍瞻徇。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46 10—11页）

以候补总兵官刘义方为云南腾越镇总兵官。

补铸云南提督印信。从前署总督徐之铭请也。

予云南宾川、禄丰、缅宣等处阵亡署提督褚克昌、副将魁昌、守备谭嘉禄、把总何怀清、外委王玺、知府张同登、汪堃等十一员祭葬、世职，并予张同登于死事地方及原籍建立专祠，妻施氏附祀，汪堃家属贡生鲁士醇等旌恤如例。

（卷346 12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乙巳（1861.4.26）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绵性奏请将私征钱文改充公用等情，当交常清等查明有无流弊，据实具奏。兹据常清等奏遵旨拟将改征回赋事宜拣员赴阿克苏查访明确，再行核议等语。绵性私设盐课并向安集延外夷收要盐钱，经英蕴奏参，曾谕令常清等查明参奏，该将军等以绵性所奏碍难悬揣，派贵文前往会商。不知国家抚驭回疆，轻徭薄赋，裁禁陋规，所以安回众之心，若以军饷不足辄欲更张成法，将私征改为公用，实不足以示大方。常清等于此事未能确有把握，何得派员与绵性会商，致有迁就含混之弊？著仍遵前旨将私征改为公用有无流弊据实奏闻，并将英蕴所参绵性各款逐一详查具奏，不得稍有徇隐。将此谕令知之。

（卷346 17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丁未（1861.4.28）

谕军机大臣等：克兴阿等奏剿匪获胜并生擒匪首正法各折片。匪首李沨滢被获正法，并据供匪首刘猪业于桃花图接仗时受伤身死，其余党与当不难即时扑灭。惟既据供称有与义州官军接仗，伤过官兵数十名之语，深恐其意图窜逸，复致蔓延，著克兴阿、成明督率将士迅攻凤凰山老巢，务将要路堵截，尽歼

丑类，并知照盛京官兵于山东面一带合力夹击，勿令乘间逃窜。其蒙古地方，并著克兴阿等知照该盟长一体严密堵剿，搜捕余匪，毋令一名漏网。另片奏兵饷不敷，请饬拨解等语，已谕知春佑于热河道库内拨银二万两派员解往应用矣。官军连获胜仗，生擒首匪，贼势已蹙，该副都统等亟宜乘胜进攻，迅速蔵事以节经费。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克兴阿等奏报擒获朝阳滋事匪首李沉淦伏法。得旨：在事出力员弁准归克复朝阳案内核实保奏。

（卷346 19—20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戊申（1861.4.29）

谕军机大臣等：克兴阿等奏进攻贼巢并追剿情形一折。官兵进攻凤凰山贼巢，该匪已由南天门山口逃窜，贼众尚有五六百人，若不赶紧兜捕，恐其四路逃散，致留余孽。况贼首李沉淦虽已拿获，尚有才宝善、刘名得未经就擒，尤恐乘间逃往锦州一带复图啸聚，著克兴阿、成明督兵迅速追捕，并知会奉天官兵协同截剿，务将匪徒悉数歼擒，毋令逃逸。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4 20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癸丑（1861.5.4）

谕军机大臣等：成明奏追剿贼匪获胜，并拟令热河等兵暂住朝阳，请饬福厚接济军饷各等语。贼匪窜至广宁县大牛圈地方，经成明督队追剿获胜，盛京协领书明额等带马步队九百名赶到，业经会合前进。惟贼匪东窜，恐扰及盛京各属，本日已谕知玉明严饬所派官兵合剿。克兴阿现在行抵何处？著即与成明督饬各军实力剿捕，毋任再有窜逸。热河步兵三百名、西安步兵五百名既据成明请令暂扎朝阳候调，著即照议办理。前因克兴阿等请拨饷需，谕令春佑于热河道库拨银二万两解往，据

成明奏称现在官兵口分有欠致十数日者，著传谕福厚赶紧放给，并飞速拨送前途追贼官兵以资接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克兴阿、成明，并传谕福厚知之。

又谕：成明奏追剿贼匪获胜情形一折。据称朝阳贼匪由凤凰山向东北逃逸，经成明督兵追至奉天广宁县属之大牛圈地方连夜进攻，毙贼二百余名，余匪乘夜逃窜；成明现追至赵家屯地方，盛京协领书明额等管带马步队业经赶到，该总兵已派常升及书明额等督兵先行跟追，并咨玉明预行筹防等语。玉明前经续派步队五百名驰赴锦宁、广义一带堵剿，现在贼匪东窜，著玉明严饬前派官兵扼要堵截，如兵力不敷，即速行派调官兵会同克兴阿、成明所派官兵前后夹击。其东南一带并著迅饬牛庄防守尉、海城县知县等协力堵御，务期聚而歼旃，毋令一名漏网。特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47 7—9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甲寅（1861.5.5）

又谕：据玉明等奏盗匪沿边滋扰，添调官兵截剿，并请饬蒙古各旗一体协剿各等语。该将军等现将原调步队五百名发给马匹，派协领恩合会同管带，并添调开原城马队二百余名交佐领杨得富前往剿办，统计所调马步官军不下二千名，兵力不为不厚。惟匪众窜至广宁所属地方，业已深入奉境，虽经成明等剿办获胜，深恐完善地方被匪蹂躏，著玉明、倭仁、景霖饬令恩合等统带各马步队会合克兴阿等官军务将此股盗匪四面兜围，歼除净尽，毋任再有窜逸。仍遵前旨饬令牛庄防守尉、海城县知县等一体堵截。至清河边、朝阳寺等处之匪是否悉窜广宁？偿尚有余匪屯踞，即饬带兵各员探明搜剿，悉数歼除。副都统侍顺应否亲行督剿？并著该将军等酌度缓急办理。其蒙古各王旗，已谕知理藩院传谕各该蒙古一体协剿矣。将此由五百

里谕令知之。

（卷347　9—10页）

又谕：本日据玉明等奏请饬蒙古各王旗派兵协助朝阳贼匪等语。官军攻破凤凰山贼巢，该匪窜至奉天广宁县属之大牛圈地方，被官兵打败逃窜，现在西、南两面均有兵窜截，惟东北一带与蒙古各王旗部落相连，恐该匪窜入，著理藩院传谕蒙古各王旗一体派兵协同堵剿，毋令逃窜，并将属下人等严加约束，毋得窝藏容留及勾结为匪，以期尽歼丑类，一律肃清。将此谕令知之。

（卷347　10—11页）

咸丰十一年三月丙辰（1861.5.7）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徐之铭奏滇省军务紧要，请留张亮基在任调理，当经谕令张亮基暂留本任督办云南军务，并谕令妥议抚回事宜。兹据张亮基奏病难速痊，恳俟调理就愈即行赴滇等语。滇省回务因徐之铭办理乖方致难藏事，前已谕令新任云南总督刘源灏迅速赴滇查明办理。张亮基现在患病，著准其在湖北宜昌一带就医，俟调理稍愈即行驰回滇省帮同刘源灏办理安抚回众事宜。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乐斌奏撤匪滋事，请饬山西、陕西迅拨欠饷等语。近年甘肃协饷各省欠解过多，该省设法筹凑已属支绌，现在西宁府属撤回滋事，兵饷更难延缓，著常绩、瑛棨速饬各该藩司将欠解甘饷先行各筹拨银十万两，解赴甘肃以资接济。其余欠解银两仍著陆续筹拨，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7　14—15页）

咸丰十一年四月己未（1861.5.10）

又谕：据克兴阿等奏追剿窜匪、斩杀净尽一折。朝阳匪众自窜至广宁县大牛圈子被击败遁，复窜至罗家台地方意图抗

拒，官军奋勇进攻，立毙贼匪七八十名，匪势不支，乘夜狂奔，成明等督兵截击，歼毙数十名，夺获枪炮旗械多件；余匪欲由白土厂门向边外逃逸，克兴阿随后赶到合兵兜剿，副都统侍顺复带领马队沿边搜捕，经官兵并乡社人等获贼百余名立时正法，擒获匪众家属七口，骡马车辆多件；克兴阿等复出边追剿至新里屯地方，并派协领常升至兵马路一带搜捕匪众，业已擒斩殆尽，剿办尚属迅速。所有在事出力人员准其汇入克复朝阳案内择尤保奏，候朕施恩。

谕军机大臣等：克兴阿等奏朝阳窜匪业经官兵迭次攻剿擒斩殆尽，据称已将舒明额所带盛京马队四百名交候补协领恩合统带在沿边一带搜拿余匪，自不难净绝根株。惟匪首才宝善、刘名得、徐洛红均未搜获，未便任其窜匿致令复图啸聚，著玉明、倭仁、景霖、侍顺饬令恩合等会同各该地方文武实力搜拿，务须悉数擒获。倘查知该匪等或已毙命，亦须搜获尸身，确凿有据，毋许空言塞责。才宝善籍隶永平，难保不逃往直隶境内，并著文煜饬属一体严缉，毋任漏网。所有前调官兵除盛京、热河等处马步队已谕令克兴阿撤回归伍外，其黑龙江兵一千名驻扎建昌，西安兵一千名仍扎古北口，应领口粮均著由古北口粮台给发。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据克兴阿等奏追剿窜匪斩杀净尽，请将马步官兵分别派赴古北口及归伍等语。此股贼匪搜捕净尽，惟首匪才宝善等尚未就获，本日已谕知玉明等派员设法严拿。其由古北口调往炮位，均著解至热河交春佑收存，护炮弁兵并著归伍。克兴阿俟派拨事毕即来热河行在。成明已赏假十五日准其就近省墓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48 4—6页）

咸丰十一年四月戊寅（1861.5.29）

谕军机大臣等：据瑛棨奏川省军务督臣专顾川东，逆匪李短搭搭等乘虚分窜川北，探闻自梓潼至广元一带全无兵练防守，陕西汉中府与蜀界毗连，虽调派官兵出境严防，惟贼众兵单，恐川兵追贼北窜，逼入陕境；请饬福济酌带官兵由剑州、梓潼驰往迎剿等语。前因粤逆窜入黔省毕节县境，距川省甚近，曾谕令崇实严饬地方文武实力堵剿，并谕骆秉章抵川后或亲往南路，或分兵助剿。现在李逆又扰及川北梓潼、广元一带，必须严密设防以遏北窜，福济著暂缓来京，即由剑州、梓潼驰往防剿。该将军并未带有兵勇，著崇实迅拨官兵交福济统带。骆秉章计已入川，如兵勇可以分拨，并著酌量调派以防川北一路。福济到防后，著即督饬官军迎头截击，将李逆一股迅速扫除，毋任窜入陕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据瑛棨奏四川贼匪窜陷江油之中坝场，派兵防堵阳平关、大安镇，并已饬署汉中镇出境堵御等语。四川贼匪李短搭搭窜扑梓潼县，据瑛棨另折奏称已令署汉中镇总兵万福挑兵一千名酌量情形前赴朝天关扼扎，并咨会经文岱派兵一千名候调。现在该匪既窜至中坝场，去阳平关、大安镇较近，汉中情形吃紧，所派防堵之凉州等营兵五百名是否足敷分布？著瑛棨、张芾妥为筹酌，并饬令万福统带官兵克日前往朝天关会合川省兵勇实力堵剿。其川、陕毗连各要隘，亦即严饬该地方文武督率兵练实力防守，毋令匪踪阑入，并著经文岱将备调官兵一千名配齐军装器械认真操练，如果情形比前较紧，即行派委妥员管带驰往堵剿。河南捻匪时图西窜，潼关、商洛一带仍须认真防堵，毋得顾此失彼。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9 30—32页）

咸丰十一年四月癸未（1861.6.4）

又谕：前因田兴恕奏粤匪窜扰毕节，距川较近，当经谕令

该大臣饬令派出官军绕出贼前迎头拦截，毋得徒事尾追。本日据崇实奏粤匪扑扰毕节县城，已饬叙永文武严密防堵，惟川、黔以赤水河为界，沿河处处可通，并叙州府交界处所上下数百里均须防范，兵力不敷分布；请饬田兴恕多派援兵前往叙永，并由川省接济军糈，以期将此股贼匪翦除净尽等语。四川省蓝、李二逆尚未殄除，川南现复告警，兵勇不敷分布，系属实在情形。田兴恕已派都司田兴发带楚勇五百人往助川防，所有总兵杨岩宝等仍著遵照前旨催令督兵前进，务于毕节地方将匪众悉数歼除，毋任他窜。倘兵力尚单，并著该大臣添拨劲旅星驰前往，会合叙永官兵痛加剿洗，勿令深入川省。其官军应需口粮等项，一俟行抵川境即由川省接济，该大臣务当不分畛域悉心筹办，毋稍贻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50 17—18页）

又谕：前因粤匪窜及毕节，距川省较近，谕令骆秉章于入川后或亲赴南路督剿，或分兵剿办，斟酌情形办理。本日据崇实奏叙永防兵不敷分布，请饬田兴恕拨兵助剿，并因李、蓝二逆四处纷窜，松潘番匪、越巂夷匪复行滋事，倘粤匪复行阑入，更难收拾；请饬骆秉章速行赴蜀会同筹办等语。粤匪窜扰毕节，本日已谕令田兴恕饬令都司田兴发等带兵会同川兵剿办。骆秉章由沙市启程，计已早抵川境，著即兼程前进，与崇实将各路军务会同筹商，分别缓急派兵剿办，以期各匪次第荡平，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50 18—19页）

咸丰十一年四月丁亥（1861.6.7）

谕军机大臣等：据玉明等奏搜捕余匪追至吉林边界一折。据称协领恩合带兵严搜匪首才宝善、刘名得、徐洛红等，四月初五日跟踪追至八面城地方，沿途杀毙贼匪十五名，生擒九

名；该匪出边后，其分窜各股又复合聚土匪约有二三百名，到处抢马更换逃窜，现已过八面城等语。朝阳余匪逃过八面城，该处东北即系吉林边境，必须迅速堵截，以免该匪纷窜。景淳现已启程查勘地界，著麟瑞严饬弁兵伺贼所向迎头截击，与协领恩合所带官兵前后夹攻，务令悉数擒获，尽法惩治，毋任漏网。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50 31—32页）

咸丰十一年五月戊子（1861.6.8）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四川省各路军务吃紧，谕令骆秉章兼程前进与崇实会商剿办。本日据崇实奏称川省官兵不能得力，湖南湘果各营不敷分布，骆秉章驻扎重庆，恐军心日懈，且川西贼势既张，恐川东亦难扼守；请饬该抚速赴上游督率川楚兵勇兜剿，藏事后再行规划东南；其饷项即督同藩司悉心筹划等语。四川蓝、李二逆前据崇实奏称于简州、射洪等属四处纷窜，官军剿办虽尚得手，究未能速为扑灭。骆秉章若驻扎重庆，深恐川西糜烂，即川东不能独完，自属实在情形。著骆秉章遵照前旨督率黄淳熙等所部官军兼程前进，克日驰赴省城，会同崇实将川省军务通盘筹划，妥为办理，毋得专顾川东一路。其所带兵勇应需饷项，即著崇实宽为筹备，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1 1—2页）

咸丰十一年五月乙未（1861.6.15）

以协同攻克云南富民县城，复已革知县年占职。

（卷351 28页）

咸丰十一年五月丁酉（1861.6.17）

又谕：张亮基奏请饬发捐照作为募练经费一折。据称近日滇省回练俱形猖獗，拟在川楚募练数千名带赴云南，请颁发捐

照五千张作为募勇经费，并将官职虚衔各数开单咨部等语。本日已谕令户部将捐照如数颁发，并解往鹤峰州交张亮基收领矣。此项捐照一经解到，著即于楚蜀一带照云南省奏定捐米新章办理捐务，即将捐项作为募勇经费。俟练勇募齐，即日统带启程前往云南，遵照前旨帮同刘源灏将回务妥为办理，并将澄江等处滋事之练分别剿抚，毋任延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51 28—29页）

咸丰十一年五月庚子（1861.6.20）

又谕：前据玉明等奏朝阳余匪窜至吉林边界，因景淳已报启程，当经谕令麟瑞督饬弁兵与盛京追剿官军合力夹击。近闻匪首才宝善等纠添伙党复至三四千人，势甚猖獗，扰及昌图厅并科尔沁蒙古地方，若不速为剿除，恐该匪愈集愈多，肆行延蔓。著玉明严饬协领恩合探贼所向，如该匪已在蒙古界内，即行实力追剿，并著麟瑞将派出吉林官兵统交恩合管带，务将匪众悉数歼除，并将匪首才宝善、刘名得、徐洛红等按名搜获，勿任漏网，一面知照蒙古各盟长会同兜拿，以期全行剿灭。黑龙江马队官兵向称得力，著特普钦、那敷德择其年力精壮、技艺娴熟者挑选一千名，配齐军械马匹派赴朝阳驻扎。倘不足数，即于余丁内挑选足额。其带兵将领，据副都统明庆将该省总管、佐领等开单进呈，即发交特普钦等于单开各员内拣派得力之员，统带挑出官军克日启程，即由吉林经过。如恩合剿匪尚未竣事，即将此项官军暂留助剿，一俟剿捕事毕即令驰赴朝阳，毋稍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2 10—11页）

咸丰十一年五月壬寅（1861.6.22）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滇匪扰及川北梓潼、广元一带，当谕崇实拨兵交福济统带由剑州、梓潼驰往防剿，并著骆秉章酌量分

拨兵勇以防川北。兹据福济奏遵旨驰往川北，请筹调官兵等语。蓝逆大股围攻绵州甚为吃紧，并分股在潼川各场肆行滋扰；潼川之贼又欲分股由太和镇下窜保宁、顺庆，由葫芦溪、刘家垄直扑绵州；现在北路德阳、罗江、绵州、绵竹、安县、小北路乐至、蓝亭、遂宁、太和镇地方处处有贼，非厚集兵力痛加剿洗，不足遏其凶锋。福济现须赶紧赴防，所调陕西分扎宁羌驻守之甘肃官兵五百名带赴川北，尚觉兵力不敷剿办，该将军现已分咨崇实、骆秉章各拨兵勇二千名驰往援剿。现在川北情形吃紧，各路兵勇如可匀拨，即著崇实如数派赴福济军营，与所调满洲官兵一千协力防剿，以清川北一路，兼保陕西完善地方。毋任将备等藉词延宕，致有贻误。骆秉章计已抵川，所带兵勇数本无多，仍著酌量川东、川北缓急情形设法兼顾，不可稍涉拘泥。福济到防后，先就现有兵力节节布置，实力堵剿，力保陕西、川北地方，毋任贼匪窜扰。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3 13—14页）

咸丰十一年六月辛酉（1861.7.11）

又谕：前据福济奏驰往川北剿办滇匪，计此时该将军已带兵由剑州、梓潼进剿矣。本日据崇实奏布置川北防剿情形，贼情似难北窜，毋须重兵防守，並陕兵入川，请仍由陕省动拨军饷等语。四川由江油赴陕小径地势险阻，大路自梓潼即入栈道，民皆贫苦，无粮可掠，剑关一带皆属天险，但能据险遏截，布置周密，即可无虞。驻防宁羌官兵入川不过数站，福济业已调往，著即至剑州一带扼要堵剿。其署川北镇赓良所调官兵及剑关防剿兵团均归福济调遣，总以力保陕西南路为要。所需军饷，据崇实奏川省库款支出，万难支应，福济此次赴防已由琐棨筹银一万两应用，所有福济入川应需军饷一切即由陕西动

拨，庶使饷项有著。瑛棨务须妥为筹拨，毋得推诿，事竣即由陕西报销，以免牵混。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4 8—9页）

咸丰十一年六月壬申（1861.7.22）

谕内阁：前因绵性奏请将私征回户钱文改充公用，当经谕令常清、景廉查明有无流弊，据实具奏。复据英蕴奏参绵性私设盐课向安集延人收要盐钱，並谕常清等查明参奏。本日据绵性奏办理改征回赋事宜，常清、英蕴意存回护，领队大臣贵文自抵阿克苏后授意招告，按日索要米面羊只等项，请钦派大臣查办等语。绵性因伊犁领队大臣贵文前赴阿克苏查办回户事件，辄称常清等有意阻挠，煽惑回众，显系意存反噬。著派景廉驰赴阿克苏将改征回赋有无流弊、并绵性有无私设盐课征收安集延人盐钱情事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所称并无征收帐簿，虚实亦应彻底根究。贵文在阿克苏有无需索情弊，一并严密确查，毋许含混。绵性不候查办辄敢哓哓置辩，并欲将呈告回民治罪，实属谬妄，著退出乾清门，即行撤任听候查办。绵性另片奏英蕴派署粮饷章京乌仁泰向阿奇木伯克乌舒尔索派夫马，并将官仓扁额任意摘取各情，著景廉一并查明具奏。

（卷354 22—23页）

谕军机大臣等：叠据奎英等奏贼匪窜扰回城，剿捕获胜；并据英蕴奏咨催喀什噶尔换防官兵速行驰往，请饬陕甘总督筹解饷银各等语。喀什噶尔突有贼匪入卡滋扰，据奎英等奏共有二百数十人，福珠凌阿带兵往剿已击毙七八十人，生擒十五人。此次贼匪系在回城内抑在回城外滋扰？奎英等并未详细具奏。余匪现窜何处，亦未声叙明晰。其起衅缘由，仅据拿获贼犯供词，亦难凭信。著英蕴就近查明据实具奏。该匪人数无多，即著福珠凌阿督率马步官兵实力搜剿，迅速歼除，不得迁

延贻误，并著奎英督饬各员弁认真经理城守事宜，并安抚回众，勿为贼匪煽惑勾结。其喀什噶尔换防满洲营兵丁，即著常清、景廉催令迅由冰岭前往，毋许迟误，并著确探情形，如贼势猖獗，即著英蕴酌带官兵驰往剿办。所请催解饷银，本日已谕知乐斌筹拨解赴叶尔羌以备支放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据奎英、福珠凌河奏贼匪入卡滋事，剿捕获胜；并据英蕴奏现催喀什噶尔换防满兵速行驰往，并咨令乌什、阿克苏、英吉沙尔等城严行防范；惟各城官兵盐菜积欠过多，请饬陕甘总督那银十余万两解往各等语。喀什噶尔回城被贼滋扰，虽经官军搜捕获胜，尚须厚集兵力速为剿洗。惟各城兵饷积欠过多，自应亟筹接济，著乐斌即筹银十余万两，派委妥员解赴叶尔羌应用。如一时无此巨款，务即设法先筹银数万两迅速解往以备支放，毋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54 23—24页）

咸丰十一年六月丙子（1861.7.26）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绵性于私收盐钱不候查办哓哓置辩，降旨将该员撤任，派令景廉前往阿克苏将有无私设盐课情事查明具奏，并因奎英等奏喀什噶尔有贼匪入卡滋事，谕令常清等将该城换班官兵催令前进。兹据绵性奏称喀什噶尔回城被匪滋扰，阿克苏库内并无闲款，如由伊犁、乌鲁木齐咨调援兵，供支一切必须早为预备；已派回子郡王爱玛特、伯克斯、玛伊尔等将供支应用各项设法预备，并将城垣修筑，壕沟挑挖，建修栅门，添盖堆铺，以资捍卫等语。阿克苏为南路咽喉，防堵事宜自应预为筹备。惟绵性遽派爱玛特等筹备支用各项及修建城栅等事，深恐任用非人，藉端苛敛，于防务并无裨益，而回众受其扰累，恐生意外之虞，殊为可虑。著常清、景廉严密访查，

如绵性现办诸务未能妥协，即著据实参奏。所有防堵事宜，即著景廉于驰抵该城后妥为经理。将此谕令知之。

（卷355 7—8页）

咸丰十一年六月丁丑（1861.7.27）

又谕：骆秉章奏请饬刘岳昭赴蜀援剿等语。据称蓝逆巨股窜踞川北绵州、龙安一带，李逆巨股蔓延川南眉州、嘉定一带，各号十余万，零匪所在啸聚；黄淳熙现已阵亡；请饬刘岳昭兵勇仍行赴川等语。川省匪势鸱张，兵力未厚，官军统领乏人，刘岳昭现带兵勇围攻随州，著官文等体察情形，如楚北兵力足敷调遣，即饬令刘岳昭管带所部兵勇迅速启程赴川听候骆秉章调遣，毋稍迟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55 9—10页）

咸丰十一年六月己卯（1861.7.29）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奏驰抵阳平催调川省兵勇，请派帮办军务，筹拨饷需，并据瑛棨奏陕兵未能悉数赴川，并遵筹福济军饷各等语。本日已谕令崇实将卢又熊等勇丁催令迅速前进，听候福济调遣矣。滇匪窜扰中坝，窥伺陕省，福济兵力尚单，自以力保陕西南路为重。该将军现已行抵阳平关，著即于该处严密设防，暂缓带兵赴剑关一带。其黄坝驿等要隘，即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卢又熊等勇丁应于何处屯扎以扼滇匪窥陕之路，并著妥为调度，俟此项勇丁到时，福济再行统带前进。福济所调陕西官兵五百名应需军饷，著瑛棨遵照前旨于该省动拨支应。其四川派出兵勇，饷糈均由川省供给，以免辏辖。前任提督孔广顺著准其调赴防所，帮同该将军办理防剿事务。经文岱控制阶文各路，未能前赴宁羌，所有备调官兵八百名，著瑛棨、张芾饬令迅速赴防，即交孔广顺统带，无庸另行派员。福济所调副将哈连升等，已寄谕乐斌饬令该员等迅速前往矣。将

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崇实奏川北剑关一带皆属天险，贼难北窜，毋须重兵防守，当谕福济将驻防宁羌官兵带至剑州一带堵剿，署川北镇赓良所调官兵及剑关防兵均归调遣。本日据福济奏蓝逆伙党踞守中坝，窥伺陕境，其间路径纷歧，可以绕出昭化、广元后路；而由雁门坝一带直达阳平，尤为坦夷无阻；设将宁羌防兵全带赴川，万一贼匪乘虚直捣阳平，再由大道分进牵掣我师，深恐首尾不能相顾等语。福济现已驰抵阳平关居中调度，本日已谕令于阳平严密设防，暂缓带兵赴剑关一带。该将军调已革副将卢又熊、尽先都司张万魁带乡勇三千名速赴广元，须俟此项乡勇到齐再行前进。著崇实即饬卢又熊等迅速挑募乡勇，即赴广元听候福济调遣，毋许迟误。福济所带宁羌官兵五百名口粮，本日已谕令瑛棨由陕西给发。其川省兵勇口粮，仍著崇实由四川给发，以免缪辖。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饬陕甘靖边协副将哈连升、略阳营游击莫青云赴福济行营差遣。

（卷355 13—15页）

咸丰十一年七月戊戌（1861.8.17）

予四川白杨坪阵亡照磨高其相祭葬、世职。

予四川崇庆州阵亡侍卫昭勇侯杨炘祭葬、世职，并于死事地方建立专祠，谥“威肃”；县丞杨光垣等四员祭葬、世职。

（卷356 15页）

咸丰十一年七月庚子（1861.8.19）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福济奏请调兵勇，筹拨饷需并请派帮办军务，当经谕令福济俟卢又熊等勇丁到后统带前进，陕兵军饷由陕支应，川勇饷粮由川给发，以免缪辖，前任提督孔广顺准

其调防帮办，固原备调兵八百名由瑛荣等催令赴防交孔广顺管带。兹据福济奏川省贼匪窜至剑州、元山场等处，咨调固原兵一千名及各镇兵一千名请派经文岱统带赴宁羌设防，即将宁羌、大安镇等处防兵调赴广元等处，并咨调成都满洲营兵助剿；陕军粮台请派陕西粮道移居宁羌管理，川省兵饷即归川北道就近支放各等语。川匪窜扰剑州，陕省边防愈形吃重，宁羌各要隘防兵自未便调动，致令贼匪得以乘虚窥伺。所有固原备调兵八百名，著瑛荣等迅饬赴防，交孔广顺管带听候福济调遣。经文岱仍遵前旨无庸前赴宁羌。其福济请调之各镇兵一千名能否调拨？著瑛荣、张芾斟酌办理。卢又熊等勇丁三千名现在行抵何处？仍著崇实严饬赴广元，毋许迟误。福济俟此项勇丁到后再由阳平前进，相机堵剿。至成都满洲营余丁闲散，昨据全亮奏称该营兵力单薄，难于调派，现在应否仍行咨调？并著福济酌办。其陕西、四川兵勇饷糈前已谕令各归各省支发，福济所请派陕西粮道前赴宁羌总理陕军粮台，著瑛荣等酌度派办。川省兵饷即著崇实饬令川北道就近管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6 16—18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中卷
作者=马塞北主编
页数=861
SS号=10306242
出版日期=